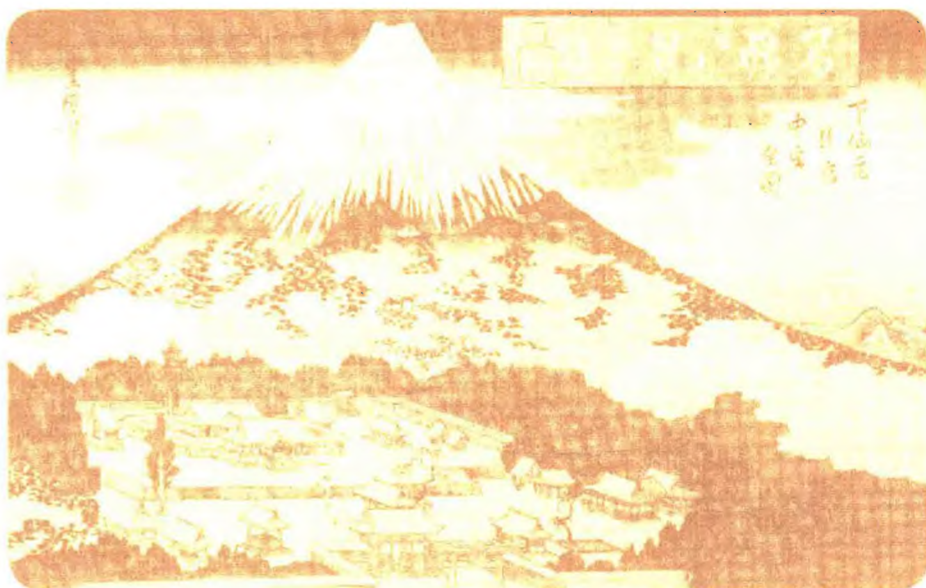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十八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2輯，編年體 / 孫錦泉，周斌，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0689－6

Ⅰ. ①日… Ⅱ. ①孫… ②周…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編年體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8668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408 字數:2816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0689－6/K311－55
定價:35700.00 圓(全四十二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靜

第二輯目録

第七冊目録（總第26冊）

第八冊目録（總第27冊）

第九冊目録（總第28冊）

第十冊目録（總第29冊）

第十一冊目録（總第30冊）

第十二冊目録（總第31冊）

第十三冊目録（總第32冊）

第十四冊目録（總第33冊）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4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4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4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4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50册）

第三十二册目録（總第51册）

第三十三冊目録（總第52冊）

第三十四冊目録（總第53冊）

第三十五冊目録（總第54冊）

第三十六冊目録（總第五十五冊）

第三十七冊目録（總第五十六冊）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37册）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藤冬平、關白藤内經、太政大臣源通雄、左大臣藤實泰、藤基嗣右大臣藤家定、源長通、内大臣源有房、源通[illegible]

覺海夫人招僧疎石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五十

春齋林恕　撰
嫡孫林　昇　挍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醍醐天皇

諱尊治、後宇多帝第二子、母談天門院、藤原氏、内大臣師繼養女、在位二十一年、改元八、曰元應、元亨、正中、嘉曆、元德、元弘、建武、延元、崩于吉野行宮、壽五十二、葬吉野山麓、藏王堂、

己未、元應元年、三月、天皇即位于太政官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立皇姪邦良親王為皇太子、法皇後宇多帝聽政院中○夏四月、丙戌朔、甲辰、法皇勅前權大納言藤為世撰續千載倭歌集、總二十卷、歌二千百二十首、為世嘗憤藤為兼為放流之身、撰玉葉集、至此再奉撰集之事、而慰欝陶、以増鏡前後所記考之、則伏見皇統嘗作則為世用矣、皇統二亂既不睦、故為世為兼嫡庶相忌、其餘廷臣亦樹黨、可類知焉、是月、北條高時母覺海夫人招僧疎石、石勢州人、宇多源氏之裔也、幼而誦佛經、十八歲為僧、號夢窓、來住京師鎌倉、而師佛國禪師日高峯、得印可、傳佛光衣、既而至濃州卓菴古溪、去年覺海夫人聞石之名、欲招之、石逃於土佐五臺山、今年覺海遣使上佐、逼石令起、固屬使者云、若師不起、則汝莫歸、石聞而潜身於

内大臣源有房薨

立藤禧子為中宮

實兼中宮父

天皇多内寵、九皇子、皇女三十餘人

海嶋、使者戸曉家諭、曰、若有匿疎石者坐罪、石東廻西避、而不可得、遂赴鎌倉、覺海厚禮相待、假館勝榮寺、道友相訪、杜門不接、疎石年譜、覺海不記其氏、然為高時母、則秋田氏也○秋七月、甲寅朔、日蝕、是日法皇枉駕、問内大臣源有房病、有房既危急、不能起、臥拜龍顏、乃辭官職、而祝髮、翌日薨、年六十九、有房才識倭漢、且達翰墨、為法皇被委任、為時被重、號六條内府、其子有忠、光忠、共仕朝顯達○八月、癸丑朔、己未、立女御藤禧子為中宮、權大納言藤實衡兼大夫、權中納言藤師賢兼權大夫、前相國藤實兼謂老晚之榮、何以加之、太平記謂、天皇以西園寺世世與武家昵、故立禧子為后、納於徽殿、然之殊無寵、時安野中將藤公廉女廉子、隨禧子入宮、一日帝見之、有顧眄之色、恩寵日厚、遂為准后、世人皆敬憚之、如皇后元妃、天皇自在坊、多內寵、權大納言藤為世女為子、生中務卿尊良親王、為子能倭歌、天皇在坊時、為子既逝、及即位、追悼贈從三位、妙法院尊澄法親王、參議藤實俊女、生太宰帥世良親王、聖護院靜尊法親王、大納言藤師親女民部卿局、生尊雲法親王、為天台座主、號大塔宮、後脫僧衣、改名護良、藤隆資女少納言内侍、生僧尊真、號醍醐宮、少將内侍者、菅原在仲女也、生聖護院聖助法親王、左大臣實泰女、從二位守子、生一乘院玄圓法親王、廉子生恒良親王、

足利高氏支分族屬

法皇幸南禪寺問佛法於住持德儉

先皇龜山帝

成良親王義良親王唯中宮禧子不產皇子而誕皇女惟子凡皇子皇女三十餘人或有不詳其母者或有闕其名者○冬十月源高氏敘從五位下任治部大輔高氏足利判官義康八代之裔清和源氏一流之冑也義康子義兼以來義氏泰氏賴氏世在鎌倉與北條氏爲婚世祿家昌爲武林之豪賴氏子家時號足利太郎任伊豫守家時子貞氏稱足利三郎任讚岐守乃是高氏父也貞氏有三男長曰高義任右馬頭早世高氏其仲也季曰直義此時貞氏既致仕高氏繼家爲一族之帥足利多支族義兼庶兄義清

號矢田判官代（死於水島戰見壽永紀）其子義實號廣澤判官代義實有三男兄曰實國是仁木氏之祖也次曰義季是細川氏之祖也季曰義宗是荒川戶崎之祖也義兼傍出有畠山桃井義氏傍出有吉良今川泰氏傍出有斯波澁川一色石堂上野等而支分族屬猶多高氏母曰藤清子上杉賴重女也故上杉一流亦屬之高師直（本高階氏也然省階字唯曰高）累世之家令也其支族亦多丁丑法皇幸南禪寺見住持德儉入室問法法皇曰是叢林盛典朕深敬悅法皇聽政之暇在大覺寺專信密宗然以先皇歸依故時時談禪法須年延

元應二年

藤爲世撰續千載和歌集

僧德儉寂於南禪寺賜佛燈國師號

法皇所賜墓誌

儉辭世偈

慶上皇（花園帝號萩原院）亦好禪召大德寺妙超超奏請着袈裟與上皇對坐上皇許之而勅問曰佛法不思議與王法對坐超對曰王法不思議與佛法對坐上皇驚其放言天皇亦頗好禪遣使召超超病使弟子惠玄入對屢賜宸筆於超

庚申二年夏四月庚戌朔戊辰前權大納言藤原爲世奏覽續千載倭歌集二十卷爲世以再奉撰集之事自謂此道眉目也乃催玉津島歌合公卿以下有志於倭歌者皆無不應焉羣詠既成爲世攜諸男諸孫先詣住吉社而至玉津島開會筵（玉津島在紀州祭衣通姬古來倭歌者流所崇信也）爲世昔撰新後撰集出一人之意至續千

載則其子權中納言爲藤預議之或增或減父子意不相合者亦有之云南禪寺德儉病奏請歸鎌倉法皇使前權中納言源有忠諭留之至此病革法皇自臨問之而勅有忠就其臥處賜佛燈國師號儉起而奉謝曰生膺國師署者本朝未之有也某豈敢當有忠曰法皇以非常之禮待非常之人勿辭而可也○五月己卯朔丁酉德儉寂於南禪寺（壽七十六）法皇賜宸筆十字於其墓曰特賜佛燈國師無相之塔且賜御製像贊儉辭世偈曰七十六年不生不死雲散長空

（德倹塔銘）（篆額）（僧圓旨元光共入元）（元亨元年）（元僧梵僊來朝帝接紫宸殿）

月行萬里倹名聞元國倹没後二十餘年其弟子元壽入元請杭州官僧本無作倹塔銘奉議大夫趙雍子子昻書參知政事王都中篆額（額曰大日本特賜佛燈國師約翁和尚無相之塔）是年僧圓旨元光共入元旨越州平氏子號別源又稱從牲在元歷見茂古林本中峰芝靈石等光作州高田人號寂室傳稱小野宮左府藤實賴之裔也在元歷見誠絶學觀無見義斷崖等

辛酉元亨元年三月乙亥朔甲午元僧梵僊來朝僊道號明極帝遙聞其名遣使厚禮招之至是僊來帝接之於紫宸殿侍三公九卿整其粧衛門兵衛嚴其

備夜參半傳蠟燭僊拈香祝萬歲既而僊退翌日帝使右少將藤實世賜禪師號於僊僊謂實世曰帝雖有元龍之悔有再即位之相〇夏四月甲辰朔己酉正三位藤公有辭參議藏人頭藤資朝任參議（右兵衛督）（文章博士如故）從三位藤經康叙正三位正四位下藤光業文章博士菅在仲子左輔共叙從三位（資朝日野權大納言俊光子也少而繼家業嗜文學且有大志好偏僻曾見大納言藤爲兼坐事被捕曰此人可羨也大夫於榮則遺辱耳一日西大寺靜然上人入省中腰眉白出闈寺權大納言實衡見之曰最可敬仰之形貌也資朝曰是唯年之老耳從見猶犬老而毛禿乃牽之贈實衡曰此老犬亦是可敬仰之形貌也又偶遇雨于東寺門見乞兒勾人手足屈曲顛倒五體不備者而謂是亦非常之物可以爲珍玩暫留熟視而興忽盡矣僕

（藤具範逝）（内管領長崎高資驕茂其主）（元亨二年）

曰非常之物不可久玩爲唯常而不異者實可愛之即歸宅見砌除假山樹木之曲折倨蹇而拔去之白此非常而異者也其餘所行類焉天皇奇其志量太被寵遇）是年從二位藤具範逝北條高時家令長崎圓喜老而讓内管領職於嫡子高資高資驕茂其主而振逆威高時懦而不能制之且耽酒色衆皆危之而心不安也天皇傳聞之密有圖東之志

壬戌二年春正月己巳朔〇三月盡倭歌御遊陸奥國士安藤五郎與同族又太郎相訟違其旨於鎌倉請斷決甲乙共納賂於長崎高資高資所令皆有私兩家部屬互怒不用高資令而相鬪爭高資告高時

（陸奥國安藤氏始違北條氏之令）（法皇辭朝務閑居大覺寺）

貞顯等下守邦親王教書於安藤兩族制止之不聽承久以來百餘年闔國無違北條氏之令者至此安藤兩家始叛昔義時令安藤某居奥州津輕以治奥夷其子孫連綿分爲兩流以至五郎又太郎高資怒其不用令遣兵攻安藤不能克焉〇四月法皇遣權大納言藤定房於鎌倉請曰今上齡壯而英敏宜親萬機在朕則唯欲極佛道耳高時等報曰任叡慮而可也定房復命法皇乃避浴閑居大覺寺天皇親政天皇即位既超而立然依先例而朝務多是決於法皇法皇老而漸倦廷臣受天皇眷遇者亦憚厭法皇

僧智侃寂

故及定房發京皆勞慮關東復命如何而待其歸至
此皆大悅謂得時也僧智侃寂侃字直翁源姓上州
人也曾入宋歸朝後嗣法於圓爾諡佛印禪師有一
散人不稱名氏不知何許人乘破車在四衢道道傍
之小豎隨其所欲推之輓之里人名之曰車僧或語
以數百歲事而曰自歷試因茲亦呼七百歲焉慕鳥
窠之風一夏棲筑之筥崎松樹上而坐禪夏了時來
謁智侃侃問今夏樹上修禪是也无車云是侃云如
何是樹上禪車云上也下也時檻上蟻行上下侃指
云這箇亦能坐禪車頷之侃便趕出於是剃髮為僧

東福寺僧師錬上元亨釋書表文

諱正虎字深山結庵於山階之山中皆謂散聖之應
化乎(　)八月辛巳東福寺僧師錬上元亨釋書三十
卷表曰臣僧師錬言竊以聖明之代必有著述其來
者尚矣昔者漢武之雄略也子長纂史記焉宋仁之
寬厚也永叔修唐書焉二作之高出諸史之上者無
乃二主文思之化乎我金仙氏之道雖方外塵表之
詮至有撰編者靡不繇揃矣嘉祥之創梁也逢高祖
之仁裕矣函明之續唐也遭太宗之辯瀝矣及天壽
之成端拱也皆泰平之標幟矣伏惟皇帝陛下道出
震德重離稟上聖之姿膺中興之運街談衢話復延

天之至和祖業宗勳受唐虞之淳化師錬生無為之
清世屬空門之斐文僧史才疎耻刪手於照點宗記
氣懦謝透爪於永安寔緇田稗稊禪林之樸樕者也
陛下邁五君之德而鍾五君之譽老禪乏五子之才
而成五子之事熟念明時時繁矣昌世々多然當聖
代而茲書出焉豈不我君文思之化而太平之餘標
乎今夫隋珠趙璧照乘夜光久棄損于路傍矣有一
夫掇拾磨拭緗籍襲藏主若有知寧不怡哉其夫不
自珍捧獻于　一人其人久雖威重豈無動喜容乎蓋
諸師之高德不當珠璧七百餘年不有通傳可謂棄

金澤貞顯討奧州安藤氏

捐矣師錬匹夫之頑器也視斯散容弗能無掇襲如
是至寶不敢私蓄敬上陛下弗為僭越耳林下蔬筍
餡餕雕蟲乞降中書得受官扶若有可采入大藏行
天下於戲璵璠之玩弄王者之事也匹夫唯漸貢而
已然則此書流播陛下之任也觸撼兢讟伏待斧鑕
師錬誠惶誠惶頓首頓首謹言（師錬紀年録曰元亨二年八月元亨釋書三十卷更三草而成乃以其十有六日表聞帝先覽表大嘉歎指謂異日集碩儒爲才技識眞贋爲无疵而後入大藏大行天下不然貽譏後世而未果兵革起而臺評寢錄時四十五歲）鎌倉遣兵
於奧州討安藤氏平之安藤屢破鎌倉兵金澤貞顯
率大軍攻之時河內人楠正氏代其兄正成在鎌倉

天皇密議東征之事

元亨三年清原良枝七代侍讀

從行、焉安藤氏以兵二萬競進、而戰貞顯不能破之、正氏言曰、聞諸臣凡曰、臨軍如此、則撰精於射者、而可射之、貞顯從之、選擇善射者一千人、而先進、諸軍繼之、安藤大敗、天皇與近臣密議東征之事、然秘則無聞焉、自今春稱中宮娠、而修平産之法、然終年無降誕之驗、武臣稍疑之、當此之時、攝州渡邊氏、紀州安田氏、和州越智氏等皆叛、不用鎌倉號令、舉世皆謂北條氏危亡之兆也、

癸亥、三年〇二月、癸亥朔、丁亥、正四位下大膳大夫清原良枝聽內昇殿、依七代侍讀之賞也、良枝者、頼業玄孫、良

南都北嶺僧應密旨

季子也、歴仕亀山帝、後宇多帝、伏見帝、後伏見帝、後二條帝、花園帝、後醍醐帝七朝、當時七旬耆老、蒙口授六經之說、古今未曾有焉、因聽昇殿、〇五月、丙申、參議藤冬定罷朝參、依關東之事有街說也、天皇東征之志既決、然憚事漏、而不咨詢大臣老卿、唯與近臣密議之、日野參議藤資朝、并日野藏人右少辨藤俊基專主其事、權中納言藤師賢、藏人頭藤隆資、右少將藤實世、平成輔、及伊達三位房遊雅、聖護院廳法眼玄基亦預聽其密謀、資朝等受密詔、潜招武士、河內人錦織判官代某、參河人足助重範、美濃人土岐頼貞、多治見國長等、及南都北嶺僧數輩應之、運其籌策也、恐人知

無禮講

之、而每其會席放達無禮、獻酬之席不論上下、男脫帽放髻、僧不着袈裟、而艶女二十餘人、年十七八許、身被單衣、以行酒、肌膚透徹驚人、會者十餘輩、遊戲於其間、號無禮講、猶慮人之怪焉、而託事於文談、招法印玄惠、講韓昌黎文集、佯爲聽之者、而頻膝挑籍屬耳、私語陰議東夷征討之事、俊基者近侍之臣也、日々多務、不遑運密謀、一日延暦寺横川僧徒捧款狀、俊基讀之、偽誤讀楞嚴院爲慢嚴院、滿座嘲笑、俊基顏色赧然、佯稱蒙大恥、而不朝參半年、變形於修練者、與資朝弊衣破笠、微服間行、或托事於往湯泉、或

資朝俊基微服間行相地察人形勢

往關東、或赴鎮西、或巡大和河內紀伊之間、相可爲城郭之攸、又窺國之風俗、又察人形勢、然宮中猶稱中宮姙身、使僧徒修法、而咒詛北條氏、屬時人皆怪中宮姙身累年無驗也〇六月、辛酉朔、乙亥、勅使參議藤資朝赴鎌倉、資朝繼家業、頗有文才、且有家志、故隱謀之事、以爲己任、今奉對東方、亦選其人乎〇十一月、己丑朔、日蝕、癸巳、參議藤資朝辭揄非使別當、資朝與俊基等密策多端、玄惠亦知其託事、約曰、相會講昌黎集、而至於潮州之段、聽者皆忌嫌之、以爲凶例、曰、此非急務、不如講孫呉韜略、而講筵廢、按、日野家譜、資朝、俊基、出自中納言實光、而資朝爲嫡、俊基爲庶

正中元年

前關白藤家平薨

甲子正中元年五月丙戌朔己亥、近衛前關白從一位藤家平薨。歳四十三。號岡本關白。家平有三男。其嫡是右大臣經忠也、其次僧覺實、為興福寺別當、季僧慈忠在叡山、任僧正。家平比及壯、不近婦人、常好男色、而與少童同擁衾。初左衛門督忠朝被寵七八年、從五位下成定代之、榮顯一時。頃年隱岐守賴基專寵。及其病、賴基不離側。及其落飾、賴基亦剃髮。至此病革、招忠省侯。家平進賴基顧視曰、若與汝同逝、悲中之喜也。言畢息絶。此後未幾、賴基病死矣。諺語作如對尊者之唯而逝。○六月乙卯朔庚午、天皇行幸大覺寺。法皇大悅。二品法親王性圓者、天皇母弟也。法皇太愛之、常謂以大覺寺讓性圓、以准仁和寺。至此請天皇寄附莊園若干。然猶顧性圓曰、噫、予不能見汝為法主居焉。天皇曰、朕在焉。莫憂後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　後醍醐　十一　　何不成舍藏

後宇多法皇崩於大覺寺

事。車駕留寺七日。及丙子還宮。東宮邦良行啓大覺寺。法皇喜而懇告治世之術。東宮聞顧命而退、止宿。及夜聞法皇困睡而驚覺、問曰、東宮何時還東宮。對曰、邦良在斯。法皇曰、猶未去乎。其顏色聲音、祖孫天性之親自顯。侍側者無不垂涙。己卯、法皇崩於大覺寺。春秋五十八。奉號後宇多院天皇、又號大覺寺殿。法皇專好佛學、傾心於密宗。故大覺寺傳真言法。然不發先皇龜山帝之志。時時參禪、且嗜文學。其多才自延久帝以後未有焉。落飾之後、法諱稱金剛性、性圓。繼密宗、住大覺寺、准仁和寺、而有御門跡之號。大覺

綾小路源信有逝

撿吏俗曰之奉行

土岐賴員泄隱謀密詔

謂此寺嵯峨天皇故宮之跡、而恒寂法親王傳領之。其後荒廢、至後宇多法皇再興。○九月甲申朔丁亥、僧聖尋補醍醐寺座主。癸巳、綾小路前權中納言源信有逝。歳六十七。信有資子、兼家業、傳郢曲本譜等。伏見上皇曾學郢曲於信有、賜院宣曰、樂催馬樂之業、為一流之家督。癸丑晦、洛中騷動。頃年土岐賴貞・多治見國長應資朝等勸、奉密詔、圖東征、而待其時。然賴貞國長混在京華士、屢候六波羅。無知其隱謀者。賴貞同族賴員亦應之。賴員者六波羅撿吏齋藤利行壻、而夫妻相睦。賴員懦而無斷、自謂既應詔預聞東征之事、則其戰死必矣。一夜密告其妻、悲永訣在近、而相泣。且戒之曰、必勿泄言。其妻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　後醍醐　十二　　何不成舍藏

山本時綱襲土岐賴貞、賴貞自殺

夙興、以為皇軍有利則吾父被誅、若無利則吾夫死矣。不如全父與夫。乃往語利行。利行大驚、召賴員曰、竊聞此事、信否。方今之世、企如此之事者、是抱石入淵也。何成之有。若他人告之於六波羅、則我與吾子被并誅焉。吾為吾子告之於六波羅、共免其咎。賴員曰、是依同族賴貞・多治見國長之勸也。唯請吾命之無恙。利行往告之於六波羅。範貞乃馳使下鎌倉、以告之。而聚京中洛外之武士於六波羅。時攝津葛葉有地下人叛代官之事。六波羅征伐之因、託事於此矣。為使賴貞國長無逃亡也。故賴貞國長各懈怠而

國長家僕小笠原孫六勇戰死

在其宅明日將加六波羅兵赴葛葉於是味爽範貞使山本時綱攻頼貞小串範行攻國長時綱留羣兵於三條河原率步卒二人密往頼貞之宅自門而入乃往屋後見之則無匿空時綱喜而入屋中開其戶時頼貞睡既覺而理髮乍見時綱即取刀與時綱挑戰時綱意在欲虜之故稍退頼貞見三千兵士成列於其後而恐其被捕即歸臥內自殺其從者皆與敵戰而死時綱歸六波羅小串範行攻國長國長家僕小笠原孫六力戰射殺二十餘人而已劍斂鋒倒隮於門下貫亢而死既而國長等二十二人帶甲冑立

小串範行攻多治見國長國長自殺

始建藤澤道場

庭上鎖門而待之各分必死六波羅兵畏之不敢入伊藤某父子兄弟四人先進入門皆被殺國長開門嘲曰大兵何不攻入乎我一快戰六波羅先隊五百人入庭中國長奮戰破之二陣繼入又破之範行未能克既而佐々木判官時信家士千餘人自屋後來攻之國長自殺從者皆死據源氏譜則頼貞當作頼兼頼員當作頼春太平記俗本以土岐多治見死為元德元年之事誤也増鑑保曆間記及古本太平記皆以為正中元年九月十九日之事薩州本太平記亦同但下九日作九月盡今從之増鑑曰土岐多治見蒙密詔匿洛中以待其時事顯而六波羅遣兵撃之與太平記謂預葛葉之役不同未知孰是○十二月始建藤澤道場自一遍唱時宗歷四代建道場於藤澤住焉世稱遊行上人而巡諸國畢事歸藤澤其徒皆稱其阿弥陀佛為通例

正中二年

長崎泰光等以藤資朝藤俊基到鎌倉

乙巳二年五月辛酉東使長崎泰光南條宗直入洛到六波羅與北條範貞等議事京師驚懼戊辰泰光宗直捕前權中納言藤資朝右少辨藤俊基初頼貞國長死時其從悉死無生擒者故朝廷謂密謀不可發覺至此大變俄起叡心不安丙子泰光宗直以資朝俊基到鎌倉高時憤其為隱謀之最欲速殺之然以為朝廷近臣故不忍鞫責而禁錮於長崎家薩州本太平記曰向時令工藤高景詰責資朝俊基曰抑武家有何罪賜誅伐之宣於土岐多治見等哉資朝黙而不答俊基答曰軍旅之事非我輩所知無由陳謝焉高景詰曰催無禮講何等俊基曰我輩世業之學故聞玄惠卓識每服其會謂之文禮或其此事擾無禮講者我不知焉乃其讒人亂之真欲陥國家者乎高景謂其或然乎乃復命高時不再詰而囚於長崎家以經月及○六月前權大納言藤俊光赴關東其事不聞然以時勢推之則俊光者資朝父也為解武家怒自東行乎或自鎌倉喚之而欲併按問乎或其奉密詔和解武家歟○秋七月己酉朔乙卯七夕天皇御寢殿叡心不樂公卿夜直不獻詩歌伶人候焉不催絲竹宮中寂々夜闌燈幽詔曰簾外何誰侍焉前權中納言藤冬房對曰冬房在焉一本冬房作冬方時冬方為參議詔曰來前冬房進出天皇前帝曰資朝俊基就囚東風不靜朕太危之彼之驕横致何等之沙

天皇夜聞前藤冬房議時事

藤宣房持告文赴鎌倉

汰乎、不可量也、不知何以暫解東夷之疑、冬房曰、近臣為囚、然守節不自首、則武臣亦不可知隱謀之所出、何犯帝座哉、然不虞之變可懼、可戒、臣想若從正應之例、忝賜告文誓詞於高時、則彼憤解、而朝廷安矣、（正應之例、謂淺原之變、龜山上皇賜誓言於貞時也）詔曰、可也、卿其草之、冬房乃把筆、立成奏之、天皇讀之、反袂拭涙、侍臣皆泣、即擇萬里小路權大納言藤宣房、為專對使、賜告文、赴鎌倉、高時令秋田城介藤時顯迎接宣房、而受告文、以示高時、高時欲展讀之、二階堂藤道蘊（本名貞藤、號出羽入道、）堅諫曰、未聞詔書直賜武臣之例、何為容易披

藤宣房懇陳和解高時圓喜

之哉、唯宜不啓封而還進焉、高時不聽、使齋藤利行讀之、至叡心不偽任天照覽文、滿座驚懼、利行忽眩瞀而不能讀而退、時長崎圓喜等議曰、資朝俊基隱謀素出叡慮、今忝告文、不可信焉、不若遷帝座於遠方以安國家、宣房陳解再三、事未決焉、利行喉下生瘡、不出七日、歐血而死、高時懼惑、乃對宣房曰、陛下治世宜如初、武臣何妨之、圓喜亦和解、宣房悅而反命、天皇感賞其堪專對、於是朝廷安堵、（增鏡及古本太平記曰、宣房為勸修寺庶流、而門地不高、其父資道初叙三位、宣房早任納言、然依此行之賞、任大納言、而興其家云云、然按公卿補任、則先是高時赦資朝死罪、流於宣房既任[illegible]

嘉曆元年

北條高時依病避執權職

東宮邦良薨

佐渡國、而赦俊基歸洛、

丙寅、嘉曆元年、三月、丙午朔、戊午、相模守北條高時依病避執權職、（二十四歲）剃髮號宗鑑、欲以其弟左近大夫將監泰家代之、然內管領長崎高資不聽、而止、北條貞顯獨執權、高資專横、泰家母秋田氏憤之、然不能制貞顯高資、而使泰家剃髮改名惠性、群士皆嘲侮其懦弱、而為家臣被抑止也、（高時自正和五年執權、至此十一年、）乙丑、東宮邦良薨、歲二十四、初後二條帝崩時、後宇多法皇欲立邦良為儲君、然以今上齡長、且被愛寵、故謀關東、以為東宮、及今上即位、而以邦良擬今上

子、而為皇嗣、邦良有鶴膝病、法皇慮其不長世、而告今上曰、邦良强健、則必傳神器、若其早世、則今上皇子可兼天日嗣、故雖法皇崩後、儲立不動、天皇多子、故於邦良外面無他、然中心不穩、邦良亦意有恨、而不形於色、天性溫和、侍臣皆懷其德、中御門大納言藤經繼、六條中納言源有忠、右衛門督藤教定、左衛門佐藤俊顯等、皆東宮寵臣也、常憐其升進之滯、曰、卿等暫待孤之治世也、王是不豫、其乳母對君不離其傍、及其屬纊、對君哭泣曰、何棄此老嫗而去乎、尊容不可得而見之、唯願為老嫗、一發玉音、侍坐者皆

嘉曆二年

憐之、永嘉門院瑞子、曾依故法皇（後宇多帝）命、養邦良爲子、而依頼之、故悲慕特甚、宮中宮外皆悼哭、前大納言藤經繼、四條二位藤隆久、山井少將敦季、五辻少將長俊、少將俊顯等凡男女三十餘人皆剃髮、前權中納言藤有忠爲東宮使在關東、聞訃歸洛剃髮、既而移轜車於北白河院、天皇驚歎、而命群臣議贈院號、然依其遺命、而邦良娶祺子內親王（後宇多帝女、後號崇明門院）無子、其餘妃嬪生康仁邦世等五皇子、四皇女、

丁卯二年十二月、乙未朔庚子、無品親王法守（後伏見帝子）直敘二品、尊雲法親王直敘三品（尊雲、今上帝第二皇子也、天皇太愛之、且以其器量穎悟、欲立爲儲君、然武臣不肯之、故不及元服、入梨本室、爲兼領法親王弟子、學天台法流、號大塔宮、）

嘉曆三年

大塔宮圖東督僧徒

元德元年

僧友梅歸自元、作偈免囚獄

戊辰三年十二月、己丑朔甲午、三品法親王尊雲爲天台座主、尊雲以不爲儲君爲遺恨、而切齒於北條氏、王此爲一山貫首、督三千僧徒、密挾圖東之志、天皇亦悅其稱歡慮、

己巳元德元年、是年、僧友梅歸自元、初梅入元、元主以本朝不修聘、故因梅於雪川之獄、鞫勘萬端、而刑吏加白刃、梅俄誦佛光劫兵一偈云、乾坤無地卓孤節、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

友梅獄中述作四偈

春風、刑吏奇之、由是得免、時年二十四（傳稱、元人不知爲佛光偈、時入元僧圓月知之、告元人知梅非自作、）梅猶在獄中、析佛光四句述作、其一曰、乾坤無地卓孤笻、可是藏身處沒蹤、半夜木人騎石馬、鐵圍撞倒百千重、其二曰、且喜人空法亦空、大千任是一樊籠、罪忘心滅三禪樂、誰道提婆在獄中、其三曰、珍重大元三尺劍、寒霜萬里光焰々、髑髏乾盡眼重開、白壁連城本無玷、其四曰、電光影裡斬春風、寂若多神血濺紅、驚得須彌盧倒卓、潛身跳入藕絲中、又和曰、百城烟水一枝笻、觸目無非是幻空、童子曾參無厭足、鑊湯爐炭起清風、既而看在長

友梅讀南華每紙一覽抛水中

安、後又朝議遠竄入於西蜀、一日在峽、手披小本南華眞經、每紙一覽、抛却水中、人怪而問之、梅笑曰、已讀之、反古唯胡爲、聞者卷舌、梅在元凡二十三年、其間天下名山古迹、南衡北恒、東岱西華、巴閬嘉渝、瞿塘灔澦、瀟湘洞庭、廬山之瀑布、金山、壬山、嵩山、少室、濟水、呉雪、楚花、皆得周覽、至是泛大洋東歸、時年四十、自博多赴相模、道過由比之濵、時梅所乘馬蹄、一蹶陷於泥淖之中、聊入道傍之繩樞、洗其泥衣、舍有一老嫗出而泣焉、梅問其由、嫗曰、我有二子、皆入空門、一子遠遊不歸、我與其季俟已久矣、若有感激者、

僧友梅開居梅屋之詩

元德二年

梅稍迫而祭之、則老親也。母子相見、悲喜茫然。是歳同居侍養守。歳曾遊蜀、而梅甚愛岷峨山、歸朝之後想像焉、名其集號岷峨集。明年到鎌倉、入建長寺、追慕先師一山。（後遊信州諏訪、住慈雲寺。慈郡主金刺一丁揖也。又創德雲寺。神氏為檀越也。翌年依右衛門尉小串範秀請、而入洛住西禪寺。又遊豐後國、三年而歸洛、開居梅屋。來問者多。梅作詩曰、豈料山茶共添客、白雲遊還馬蹄塵。栂尾茶為洛外名產、故云爾。）庚申二年、三月、天皇行幸叡山、請日吉社供養大講堂。内大臣藤公賢監事。僧徒大悦、稽首拜迎。妙法院法親王尊澄（天皇子）為導師、座主大塔尊雲法親王為咒願師。事畢還宮。天皇東征之志日切。然謂北條氏

大塔宮以東征為己任

盜殺中原章房

執兵馬權既百餘年、闔國武士皆服其指揮、則不可輙應詔。故俄促春日日吉之幸、而懷南北僧徒、欲假其力以征鎌倉也。尊雲尊澄兩親王專預其事。尊雲天性雄偉、多力輕捷。於是擲經卷、唯習武藝、以東征為己任。天皇奇之、乃進一階、叙二品。○夏四月壬午朔、盜殺中原章房於清水寺。章房傳世業、而精明法道、仕四代之朝、得一家之譽。天皇厚遇焉。屢預顧問、能斷獄訟、補於政務。皆推之為碩儒。天皇密召之問東征之事。章房諫曰、兼久以來、東風久競。今以朝廷之微力、制彼強大之勢、恐其不能成功。且正中之變、密謀早顯、而近臣囚流、然帝座不動、可謂幸也。今彼怒未解、再聞密謀、則朝廷忽陷塗炭、小臣太危之。唯願陛下深思焉、深慮焉。天皇不悦、然眷遇如初。至此章房詣清水寺、而歸到西大門、遙拜石清水八幡宮。時雨降、忽見着簑笠者過其後、而拔刀斬章房、其首落前。乃挾刀於脇而去、其疾如飛鳥。章房從僕四五輩逐之不及、舁骸涕泣而歸。聞之者太驚、太怪章房。子章兼、章信欲復其讐、萬方搜索、未得其實。踰月或告曰、東山雲居寺南門巽岸有一舍、瀨尾兵衛太郎鄉房者居焉。當世惡黨之魁也。殺章房者、彼等也。章

中原章信殺父讐瀨尾鄉房

兼有病而臥。章信催族類奴僕數十人、馳往圍彼家、寂而無聲。破戶而入、更無一人在焉。章信欲歸而猶怪焉。一奴仰見天井之間、有衣之裔。乃以長刀突破天井、時一男拔刀躍下。章信大悦、從者競集亂擊、彼多力奮戰而死。奴彥武得其首。章信屠其屋舍、而抃躍歸家。洛人皆感嘆焉。（或曰、天皇慮隱謀而密勅前參議平成輔圖滅其口。成輔乃予祿物於瀨尾狙章房、遂及此。其事秘之、然倚聞者亦有焉。攢眉嘆曰、章房遇不虞之難、豈唯一人之惜哉。諫臣既死、天下之變可翹踵而待焉。悲哉、萬民無所措手足而已。）而　天皇常謂後嵯峨上皇顧命、唯附龜山皇胤耳。故龜山圓禪兄皇（後宇多帝）兼祚、而無異論。然兩分皇統、出於北條氏私謀。龜

山不幸、遇正應之流言（謂淺原之變）而忍恥賜誓詞於北條僅免其難、乃變玉體混禪徒、亦是含憤於北條之所爲也、朕今膺丕圖、遠雪兼久之恥、近解祖皇帝（龜山）之恨、不然在位何益之有、叡慮如斯、故東征之事遂不輟○五月、是日、東使二人（二階堂、長井）到六波羅、遣雜賀隼人佐、捕法勝寺圓觀上人、小野文觀僧正、淨土寺忠圓僧正、又捕南都知教、教圓、詰問咒詛鎌倉之罪、忠圓雖不與咒詛之事、以咫尺龍顏故及此、又捕二條中將藤爲明、以爲近臣故、欲問密謀也、爲明被縛到六波羅、範貞貞將及東使列座、責問知密謀之

趣否、時見庭際則熾炭於地、破青竹以置於其上、猛火吐炎、於其下欲使爲明步竹上、爲明詠倭歌、其詞有不問詠歌問世情之趣、範貞及二階堂、長井感之、乃赦之、東宮近臣欲其傳位之速、而詳告朝廷隱謀、及尊雲專習武事、曰、若不早圖則大變不日而起、高時聚族類家臣而評議、長崎高資進曰、往年土岐、多治見死時不改帝位、故今又此事再起、撥亂致治者、武之一德也、當速遷帝於遠邦、流尊雲於不得歸之絕島、可殺資朝、俊基已下、預密計之廷臣、何猶豫哉、二階堂出羽入道道蘊諫曰、武家執權既百六十餘

年、（謂賴朝以來也）威聲動四海、榮貴耀累世、是無他、唯在忠貞事君、而仁慈撫民而已、而今捕廷臣及龍顏咫尺之高僧、既是武臣之暴惡也、況又遷帝居於遠邦、流天台座主於絕島、則非獨皇天嫉其驕奢、而叡山何不含憤乎、君雖不君、不可臣以不臣、帝縱雖企密計、而武威盛則人何應朝命哉、武臣彌重帝命而無敢違乖、則帝何不發東征之事乎、然則國家之太平、武運之長久、豈不在於斯乎、高資勃然怒曰、文武揆一也、然用捨異矣、世平則以文治之、世亂則以武治之、故戰國之時、孔孟不足用、兼平之世、兵木無及、今事

已急、宜以武治之、古賢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事若遲滯、而賜誅罰武臣之紫詔於諸國、則是噬臍之謂也、評議既定矣、先遣使於佐渡守護本間山城入道、命可殺資朝之事、庚辰、前中納言從三位藤資朝害於佐渡國、資朝子阿新、歲十三、資朝被捕之後、潛居仁和寺邊、至此風聞資朝可被害、曰、童兒命何惜焉、不若與父共其死也、告別於其母、母屢止之曰、佐渡者杳遠之島、而人行稀矣、汝之稚也、何得行乎、且汝棄我而行、則吾何得須臾保身乎、阿新曰、我若不得再拜父顏、則沒身於深淵耳、母不得

一奚如一僕即奚奴也

日野中納言資朝辭世頌

已而許使之赴佐渡副以一奚歷日到佐渡阿新自到本間之宅躊躇于門外有一桑門怪而問之阿新答曰我是日野中納言資朝子也父死在近欲一相見而自洛到此桑門詣本間本間聞而憐之迎接而入待之頗渥阿新書請見資朝本間憚高時後聞而不許資朝亦憐阿新来欲見之本間又不許踰日本間使其族三郎殺資朝資朝臨死神色不變作頌曰五蘊假成形四六今歸空持首當白刄截斷一陣風一僧火葬之授其骨於阿新阿新悲泣使一奚齎骨赴洛示母而納高野山阿新稱病數日留滯謂父爲

資朝子阿新剌殺父讐本間三郎

因子猶稚縱雖許相見豈有他變乎本間太無情也我雖稚弱不可不復讐然不形於色故守者不悟阿新每夜深潜出以伺其便一夕暴風淋雨阿新潜到本間臥內本間不在又到一處本間三郎臥焉阿新謂是亦一時之仇殺之而足乃欲往剌之而燈燭熒々忽會飛蟲亂飛滅火阿新大喜到其枕上直執佩刀剌其胷又貫其元三郎死焉阿新逃於竹叢裡既而數十人追來阿新進退惟谷而欲自害又翻思曰既報父仇則寧與徒死不若全命事君若達父之素意則忠孝兼備乎乃攅竹趯塹藏身于麻麥之間逢

以圓觀文觀忠圓歸鎌倉乃詰問以水火

高時流僧文觀忠圓圓觀

一修錬者負阿新於肩背乘船而逃時風急追者不及幸到越後之府遂得歸洛阿新幸免歸洛見母且悲且喜阿新成長號邦光天皇龍幸之後從車駕蒙塵候吉野南朝按阿新和訓久麻和加或曰安爾以一說曰白樂天子曰阿新見其文集資朝有文才故慕白氏取其字名其子阿新當如字音讀○六月戊子二階堂下野判官長井遠江守以圓觀文觀忠圓歸鎌倉圓觀則佐介越前守有時護之乃以水火而詰問三僧先詰責文觀文觀心衰身疲詳演應詔呪咀高時之由忠圓心臆未逢詰問而欵尊雲之行事及俊基之謀計二僧既自首故圓觀不及詰問而止○七月流文觀於硫黃島忠圓于越後國而減圓觀罪一

等逮奥州白河令結城道忠守之乙巳俊基到鎌倉高時令諏訪氏守之以爲密謀之魁故欲速殺之俊基懇曰我曾誓願自誦法華六百部既畢四百而其二百未畢冀待其遂成而就戮而已諏訪許之○八月高時命工藤氏殺右少辨藤俊基俊基家僕有後藤助光者俊基被執之後赴鎌倉欲通事於俊基而無便歷日聞京隨俊基妻蟄居嵯峨既而助光持其家書問囚人令將被害助光駭而窺之見工藤護俊基過假粧坂張幕於葛原岡坐俊基於其中助光悲泣謁後藤告事故工藤許之助光入幕捧家書俊基

藤俊基臨被斬作頌與後藤助光　長崎高資驕奢貪放

讀之落涙乃剪髪裹之尺素加一筆而授助光既而俊基作頌曰古來一句無死無生萬里雲盡長江水清（資朝俊基共說禪故皆有辭世頌）工藤遂斬俊基助光火葬之拾其骨歸洛而報之俊基寡婦悲慕落飾助光亦薙髪入高野山時人感其志之切○九月長崎高資驕奢貪放輕侮高時高時密令長崎高頼圖之未發事覺高資大怒高時懼而佯言是高頼所為也我不知之乃貶高頼於奥州逐其黨高資彌專也天皇聞鎌倉內亂而大悅謂武臣危士叡運可開之時也○十二月皇子無品法親王尊澄任天台座主頃間座主屢

元弘元年　下密詔於畿內近國武士

易然昔在叡山尊雲營圓融房（有梨本梶井二號當時准稱大塔宮）桓守號禪定房稱寶乘院慈嚴號善法院稱曼殊院（曼殊院別號曰竹內）尊澄號妙法院（梶井妙法青蓮號叡山三門跡曼殊稱門跡其餘院房雖座主不能預門跡之列）

辛未元弘元年秋七月下密詔於畿內近國武士曰可以八月下旬討六波羅然則應詔者豫成其備可潜來京師而待其期也權中納言源具行專掌其事○八月癸丑改元德三年爲元弘元年正三位菅在登勘文曰藝文類聚曰老人星體色光明嘉占元吉弘無量之祐隆克昌之祚普天同慶率土合歡（一書外

東使率大兵入洛　大塔尊雲法親王以使密啓事已急迫

記注進改元之事於關東有記無改元記故不用新曆猶用元德曆）乙丑東使二人率三千騎入洛都下騷動天皇謂待齋宮禊畢攻六波羅未發東使競來太勞叡心丁卯天皇御記祿所聽雜務終日畢事入燕寢今夜大塔尊雲法親王獻使密啓曰竊聞今般東使來洛欲移皇居於遠邦嘗尊雲於大刑也賊兵將逼禁闕事已急切乘夜可先幸南都然城郭未成兵士未聚賊知行在所而襲之則王師或敗續願使近臣一人佯假尊號登此叡山臣尊雲保護之則山僧同心然則雖賊兵來侵而何不破之乎一戰得利則大和河內伊勢伊賀等官兵

天子蒙塵　藤房季房扈從

競集而討賊則必勝矣國家安危唯在此一舉帝聞而茫然大納言藤師賢中納言藤藤房其弟參議季房宿直帝召議之藤房進曰逆臣犯君之時暫避其難而保國家者自古所在也速出宮中而可也夜將深矣乃出鳳輿藏三種神器於其中而帝微服出自陽明門監門武士怪問藤房季房對曰中宮乘輿行啓比叡山而出既過三條河原中納言源具行按察使大納言藤公敏少將源忠顯馳來而後帝乘監輿大膳大夫重康伶人豐原兼秋隨身秦久武等負荷之諸卿皆解衣冠潜行中宮竊行啓野宮傍（增鏡曰藤季房

藤師賢蒙勅乗鳳輦佯為天子

僧豪譽告変於六波羅

侯馬尊良親王開天皇出宮、鞭馬馳及之、天皇到九條下、與改御衣乗馬、増鏡曰、藤隆資亦奔從之、與太平記不同、未知孰是、殊勅諭大納言藤師賢著袞龍御衣、乗鳳輦、佯稱行幸、登叡山、四條中納言藤隆資、二條中將藤為明、中院左中將源定平、皆整衣冠從焉、以西塔釋迦堂為皇居、宣諭曰、天子蒙塵、倚頼山徒、於是山上、阪本及大津、拾本、戸津、比叡辻、郷木、縄河、和仁、堅田士民悉馳萃、然仲時、時益未知之、與東使二人議、欲擁帝入六波羅、叡山僧豪譽素通志於武家、聞變而馳伻於六波羅曰、今夜帝臨幸于山門、三千衆從皆奉附之、而議待

東軍捕藤宣房公明實世平成輔等掩問之

近江越前兵来以攻六波羅、遂催軍士攻叡山、則豪譽可為内應、兩六波羅大驚、遣常陸前司佐々木時信、先往宮見之、唯衆女悲泣而已、乃分遣兵上捕大納言藤宣房、中納言藤公明、權中納言藤實世、前参議平成輔等、而皆至六波羅掩問之、然不得其實、於是召洛中洛外近國兵、按太平記、謂此時常葉範貞猶在洛、管両六波羅、然鎌倉執権記載範貞既東帰、時益代之、自将辞職、仲時入洛、共年月分明也、太平記傳聞之誤乎、今從執権記、此下亦可准而知焉、戊辰黎明、天皇憩於木津、而到南都、東南院僧正聖尋獻輿奉迎之、乃幸其房、聖尋秘臨幸、而密窺衆徒之心、西室僧正顯實者、高時之族也、衆徒

天皇構皇居于笠置

錦織俊繼足助重範等先来候馬

仲時時益攻叡山

恐其威、不應詔旨、己巳、天皇以南都僧有貳心、潜行避之、入和東鷲峯山、庚午、天皇以鷲峯山深、里遠、不便於營事、運籌而潜幸山城國笠置石室、南都僧徒寄志於官軍者奉從焉、笠置僧徒無貳心、保護之、乃斬山木構壘、為皇居、召畿内兵、河内國士飛騨守錦織俊繼、其子判官代義古先来候焉、参河國士足助重範等、素應詔者皆至、然兵勢未競、辛未、仲時、時益催群士攻叡山、洛中四十八箇所武士率五畿兵向赤山下松、佐々木時信、海東廣房、長井宗衛、筑後前司貞知、波多野宣道、常陸前司時朝率美濃、尾張、丹

山僧快實與海東廣房接戦斬之

波、但馬兵、經大津松本、到唐崎、天台座主尊澄、前座主尊雲曁八王子山擧旗、正護院僧都祐全、妙光房阿闍梨玄尊等臻萃、既及六千人、聞六波羅兵既到戸津、而山僧等三百人出于唐崎濱、海東廣房見之、諭士卒曰、敵寡、我撃破之、從我者皆進矣、乃拔刀而進、斬敵三人、山僧快實揮長刀與廣房接戦、斬廣房、取其首詢曰、始戰得敵冠、快哉、廣房子曰幸若丸、年十五六、先是欲從軍、廣房止之、幸若密往臨戰場、至是見廣房之死、進欲斬快實、快實見其年若而不忍殺之、不顧而行、幸若急追之、於是快實欲抱之時、有

廣房子幸若丸中矢死

讃岐直源戰死

東軍大敗佐々木時信僅免

能矢中幸若肩而死、廣房從者三十六人共進當快實、快實大呼奮擊却之、佐々木時信兵伊庭目賀多木村馬淵三百人競進、山僧惡讃岐小相模定快直源振双相戰、讃岐直源戰死、後拒僧徒五十餘人又突進、尊澄尊雲率兵向今路、本院僧徒下三宮林而進、和仁堅田兵乘小舟赴大津以遮敵後、六波羅兵大亂敗走、眞野氏平井氏以下致死者尤多、佐々木時信馬中矢、山僧追之、時信僕從防之而死、時信僅免、洛中大驚、唐崎之戰叡山僧徒得勝而大悦、以東塔本院爲皇居、僧徒列參、欲拜龍顏、時山風吹揚御

豪譽捕尊雲執事澄俊遣六波羅僧祐全降東軍

帝使藤房召楠正成

正成奏議

簾、僧徒窺之、則師賢著袞衣也、僧徒或驚或怒、散矢四方、於是師賢隆資爲明逃往笠置、豪譽乃捕尊雲執事法印澄俊遣之六波羅、正護院僧祐全山徒之魁也、率其徒降六波羅、其餘僧徒或降或逃、留在山者黠僧僅三四人而已、時尊澄尊雲猶在八王子峯、見山中之擾亂、乃揚烽火於八王子、欲處爲使人不知兵士之減也、乃乘廟舟出自戸津濱、共赴石山、從僧纔及三百人也、尊澄行歩不快、從故皆留石、恐而後越笠置、尊雲欲往十津河而先向南都、帝在笠置、聞河内人楠正成武名、使藤房召之、正成謂武門之榮莫過于此、乃偕往笠置、帝使藤房問討賊之事、正成跪對曰、頃年東夷大逆、是天降災之時也、方今以皇威征

正成少時設制矢尾別當侵奪

討之、則何難矣、然兵之道、在武勇與智謀而已、若以勢而論之、則諺曰、六十餘州難敵關東八州、八州亦難對武藏相模之兵、東夷之強以之也、然若以謀而論之、則東夷之勇、唯推利破堅耳、是易欺而不足畏焉、且夫兵戰之事、不可以一時之勝敗必勞叡心也、正成未死、則帝德重輝者必矣、天皇悦焉、既而正成歸河内、正成者左大臣橘諸兄之後裔也、父正玄三十一歳而無子、與妻戮之禱于志貴毘沙門堂而生正成、故小名曰多聞、幼而穎異、辨説明析、大戯與十二三歳之童相撲而勝之、七歳有膂力、正玄一嘗與矢尾別當持隣相戰、時正成十二歳、自斬敵一人、年已長、好學論兵、正玄又與矢尾別當爭地相戰、累年、或正玄取之、或矢尾取之、至正成比及十六歳、終取其地、而不被奪焉、時人僉曰、於西国則楠正成、

帝在笠置假寢夢楠氏

於東国則宇都宮公綱、此二人者日本無雙將士也、正成父祖之領二千餘貫、至正成時、有三千七百餘貫、紀伊安田莊司曾叛、高時使正成平之、高時以安田領三千貫加與正成、正成受鎌倉六波羅之命、擊渡邊右衛門、又與越智四郎相戰、皆有戰功、又與筒井淨繼有隙、屢攻戰無不克、焉武名稍顯、正成曾候鎌倉、見高時驕暴暗弱淫於酒色、素知其將滅、故至此應詔勵成功之志、帝在笠置、假寢夢紫宸殿前大樹下衆人多成行列、如天街槐、其南指枝茂葉蔓、樹間南嚮、敷重筵席、帝以爲有誰在此席哉、傍有雙鬟童曰、欲避畔臣之逆、則

楠氏菊水旗始于此

幸有南木下之御座在焉、此爲陛下設也、請快安寢、言已而二童升天、帝覺自以爲吉、而語藤房、藤房曰、吉夢也、帝曰、夫文南木爲楠、此處有姓楠氏者乎、一僧奏曰、臣聞河内州金剛山之下、楠兵衛正成者有之、世在民間也年久矣、至正成其爲人素好奇計、故以軍謀密策有名於邊、於是勅藤房遣使召正成云々、或曰、帝素聞正成有武名、欲委軍事也、慮衆心不服、而託瑞夢名之、一說曰、天皇賜御盞於正成、御手自把菊花泛盞、詔曰、菊保遐齡、以此祝其成功、正成拜戴之、飲三盃而退、以菊爲旗紋、所謂楠氏菊水旗

仲時遣佐々木時信備於山徒

糟谷宗秋隅田某至宇治裒兵

始於此、橘氏系圖曰、諸兄八代至大納言好古、好古生爲政、爲政冷泉帝侍讀、叙從四位下、官歷右中辨、大和守、爲政子曰行資、行資子曰成經、共至從四品、成經生兼遠、叙從五位下、兼遠生掃部助盛仲、盛仲生正遠、正遠叙從五位上、有三男、長田俊親、次則正成也、季曰正氏、後改正季、稱和田、楠氏系圖異本曰、諸兄十代至遠保、乃是天慶之役、擒純友者也、遠保十二代曰正俊、領河内国金剛山麓七郷、其館迎多楠樹、里民稱之曰楠殿、正俊子曰正康、乃是正成父也、仲時時益聞天皇幸笠置而近國群士競集、且慮叡山僧徒襲京、先遣佐々木時信率近江國兵屯大津備之、時信辭兵寡不能敵山門、乃加丹波國十ヶ下長澤兵八百〇九月甲戌朔、仲時時益遣其兩撿斷糟谷宗秋隅田某至宇治平等院裒兵、諸國軍士無晝無夜來會、號十萬

撿斷糟谷隅田分諸軍遶金剛山而進

餘騎期約明日乙亥攻笠置山、高橋氏拔群先期向笠置、小早川氏繼至、比及山麓官兵出防之、高橋敗走、小早川亦敗、其兵士溺木津川多死、乙亥糟谷隅田分諸軍爲四隊、五畿内兵七千六百餘騎繞光明山後而進、謂之搦手、東海道兵二万五千餘騎遶金剛山而進、謂之東手、山陰道兵一万二千餘騎環市野邊山而進、謂之北手、又曰追手、山陽道兵三万二千餘騎並木津川攀險路而進、謂之西手、丙子詰旦悉會圍笠置山環攻之、四隊兵總七萬餘、皆飛矢石發鯨波、然城中靜而不動、六波羅兵到城邊仰見、則旗旌映日、兵士三千被甲

官軍足助重範射殺荒尾兄弟

南都僧本性房拋散大石斃敵

櫻山四郎起兵應官軍

冑揮弓矢、其勢傑然、不得敢攻、參河人足助重範自城上飛矢、荒尾氏兄弟皆被射殺、南都般若寺僧本性房甚有勇力、來于笠置、輕提大石、信手拋散、敵兵觸之者皆被打殺、困之、六波羅兵恐而不妄攻之、唯圍城之四方而已、癸未楠正成起義兵經略國中、率從兵五百騎築城於赤坂山、以示援笠置之勢、丙戌備後國士櫻山四郎起兵應官軍、築城於州之一宮、其從兵七百人、勢呑國中、仲時時益議曰、笠置城堅未拔、楠櫻競起、猶豫則大變不可圖也、乃馳使於鎌倉告急、高時大驚、乃催氏族群士進發大軍、以陸奥守北條

貞直時房後号大佛、貞冬朝時後号名越、基時業時孫号普恩寺、仲時父也。

東使秋田城介高景等入洛議踐祚之事

東国八軍發鎌倉

貞直、遠江守北條貞冬、相摸守北條基時、武藏守北條貞時、鹽田越前守、櫻田參河守、赤橋尾張守、江馬越前守、絲田左馬頭、印具兵庫助、佐介上総介、名越右馬助、遠江左京大夫、將監北條治時、足利治部大輔源高氏為督將、三浦、武田、椎名、結城、小山氏家、佐竹、長沼、土屋、那須、梶原、岩城、佐野、木村、相馬、南部、毛利、那波、一宮、善士肥、宇都宮、葛西、寒河、上野、大内、長井、岩崎、伊達、田村、入江、蒲原、横山、猪股等、諸士群從、馬、号二十万七千六百騎。○東使秋田城介高景、二階堂道蘊入洛、與西園寺權大納言藤公宗議踐祚之事。癸巳、東呂量仁自六波羅移土御門殿、有踐祚之儀。正安上皇、延慶上皇移常盤井殿。是日東軍發鎌倉。壬寅、小盡、鎌倉前軍到美濃尾張、後軍到參河遠江。今夜備中人陶山義高、小見山某應東命、在笠置城下、開關

陶山、小見山舍死、冒天險而進。

東大軍既到近江、聚其族及從者言曰、頃日之戰、觸石中矢而死者、不可校計。然骸骨未乾、其名早消。死則等、不如快一戰、以傳名于千載。今大軍攻此城、殆二旬、而不得陷之。而我輩單兵得拔之、則武勇偉功、焯乎古今之際、屹然萬人之上者也。今夜幸是風雨、竄入城中、可驚天下之耳目。汝等以謂何。親族從者五十餘人、皆從其議、相誓書曼陀羅而纏腰、進出其志以萬死一生期焉。又持二繩、其長十丈許、每尺結之、挾熊手於其旁。其徒五十餘人、皆負刀劍、自城北之石壁而攀躋焉。此山天險也、岩石之聳數百丈、羊

腸之路十八町、陶山、小見山、以長繩繫熊手、懸木枝、蹋躋巉巖、一顛一倒、力攀蘿葛、緣苔蘚、遂到城壁之下。時有巡夜者、陶山、小見山尾之、見城之體、散步四方、而尋皇居之所在。有人呵曰、夜闌跫音之多者、何為哉。義高應聲對曰、是大和國兵也。甚雨烈風、恐敵來襲、故繞城巡警。不虞也、無怪之者。遂到本堂、覬之、則數處炳明燭、振鈴之聲轉幽、衣冠整飾者三四人候焉。乃知是皇居也。即登峯放火於一寺、大呼揚言、六波羅兵七萬餘聞之。謂城中有內應者、即競走到城、鯨波之聲、如雷霆之轟、城兵大亂、棄甲捨弓逃散。

官兵錦織義繼父子戰死

笠置山城陷、唯藤房、季房從帝

天皇逃至有王山麓、不食到三日

顛倒於堀塹之中。錦織義繼、其子義古奮激怒曰、汝等固有飄蓬心、應官軍討強賊者、何不畏敵兵之多而戰乎。乃馳入敵軍、亂戰矢盡刀折、父子僕從十三人死之。餘史既燎於皇居、帝逃出山中、皇子卿相雲客皆徒步、周繞帝之前後。時風雨烈猛、鬨聲響耳、卿相雲客悉離散於四方、唯藤房、季房二人從帝而已。乙巳、天皇逃到山城國多賀有王山麓。藤房、季房挹御手奉從之、不食既三日、足不能進、君臣兄弟共匿幽谷、枕岩石而臥。天皇詠歌以悲、藤房抑淚答歌。自笠置陷、六波羅分兵士尋求皇居、搜捉亡人、無所不

北條貞直護帝入南都

仲時時益馳至請付賜神器帝使藤房述敕旨

至、山城國人深須太郎、松井藏人、深索山中既逼帝不得逃焉、乃顧彼曰汝等若有志則保護朕而開私運、二人嚌嚌會敵將北條貞直率大兵至帝曰嗚呼天運極矣、自直奉輿護帝入南都、內山具行、藤房、及少將源忠顯皆被捕、師賢後焉、寺田鄉史野邊若熊擒之、既而貞直擁帝入宇治平等院、告六波羅仲時時益馳到平等院、與貞直奏曰、可賜三種神器、奉之於持明院新帝也、帝使藤藤房述敕旨曰、夫三種神器者、自古繼體之君、受禪之時自授之例也、逆臣肆雖振威于天下、而未有專擅三種神器也、且夫寶鏡者、棄置於笠置本堂、既爲灰燼亦不可知也、神璽者、懸山中木枝、則遂爲吾國之守衞明矣、寶劔者、武夫不顧神罰、若有觸犯、則自欲貫於其刄、故更不離朕身、三師皆無言而退、乃欲迎皇駕於六波羅、帝有命曰、非從前臨幸之行粧、則不敢矣、於是不得已調鳳輦、繕袞衣、奉迎焉、先是新帝踐祚、時遙尊天皇奉太上天皇尊號、天皇在笠置不知之、至此武臣雖奏其趣、請傳神器、天皇不肯、尊良親王在赤坂、聞車駕陷賊中、而嘆曰、至尊既被困於賊、我爲誰居此哉、乃赴洛、就囚、妙法院法親王尊澄、峯僧正春雅、東南院僧

笠置城陷

正聖尋、大納言藤宣房、中納言藤公明、權中納言藤實世、參議平成輔、左衞門督藤爲明、左中將藤行房、左少將源忠顯、少將源能定、少將藤隆兼等、以下北面諸家士、及足助重範、宮內丞能行、大河原有重、奈良叡山僧徒在笠置者、悉皆被擒、或被乘於筝車、或被傳於驛馬、白晝入京、其親族友朋刻于街衢見之泣悲焉、六波羅兩檢斷高橋刑部、左衞門糟谷宗秋、分檢所執之人、親王尊良則佐々木時信守之、法親王尊澄則長井高廣守之、源具行則筑後前司貞知守之、關東大軍未入洛、笠置陷、衆皆以遠征空歸而

關東大軍攻赤坂城

爲遺念、故欲陷赤坂城以立功、乃分兵而進、或從伊賀伊勢、或經宇治醍醐、向赤坂城、既過石河川原、遙見楠氏城形、則所遽築而壘隍不深、塗壁一重耳、東兵見而侮之曰、此城不足攻之、彼若一日不拔則我輩一戰以受恩祿矣、乃進到城下、前隊四方馳入堀塹中、正成置善射者二百人於城中、屬三百人於其弟正氏（正氏或作正季）外姪和田正遠、隱之於他山、而東兵不知之、唯欲一舉拔城、正成放矢頻射之、東兵死傷者不少、於是皆謂此城非一日二日之可能拔、而各歸陣營、脫甲胄、解馬鞍、正氏正遠出其不意、分兵進擊、

正季正遠出敵不意東兵亂走

短兵相接東兵亂走正成出城共擊之東兵逃到石河川原而止焉數十町之間兵器棄置于路頭者不可校計近里人民暴富者亦多自後東兵畏而不敢攻之斯時本間氏澁谷氏有失親喪子者爲散其恨再進攻城東兵相繼城中不防之更如無人東兵懲前日之敗遣兵於他山備之以餘兵攻城欲附壁而入正成素重壁爲保至此見敵之蟻附而一切其外

正成重壁爲保見敵之蟻附倒側之

壁之繩壁乃倒側東兵披壁死者數百人中木石而傷死者亦不知其數翌日東兵以革當盾而爭攻進欲趣壁然恐復有重壁而不敢近各立隍中欲以熊

正成斟熱湯于敵兵

手傾倒牆壁正成以長柄杓盛熱湯灑之東軍焦爛者數百人棄楯及熊手而逃歸或灼手足或損身體病臥者亦夥東兵大懼自此爲遠攻之計欲絕城中之糧既而城中糧乏正成謂諸卒曰頃日之戰殺敵屠冠者蔑可校量然敵大兵也不減寵焉今城中食盡且無援兵則難立功於此我爲君先天下之人而欲立大功則命不足惜焉然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臨事而懼好謀成者也今也死則暴虎馮河而已夫不謀則無成不懼必敗今也不死則臨事好謀者也故我今竊出此城而後大功可期方今

正成令敵疲奔命之策

正成詐爲自害東兵以爲正成死則退彼退則正成又出彼進則正成又入若此而四五回令東兵疲奔命則東兵不可不勞是即全身亡敵之計也不知汝曹爲何乎衆皆然之乃於城中穿坎深廣各二丈收敵兵骼骴于其中積薪柴於其上以待風雨之夜一夕飄風卷沙亂雨覆盆正成留人於城而言曰我及兵士出城比及十數町乃可燒城於是或三人或五人相別而出城正成過長崎氏陣前敵問曰何者哉正成遽對曰軍將之從者誤遂迷道也言了遽行問者曰是眞可怪其爲盜馬者乎急飛一箭中正成臂

勝多直幸和田宗景田原正忠生地爲祐放火于城逃

櫻山四郎誤聞正成亡自殺

而不死遂深隱於金剛山其留於城者勝多直幸和田宗景田原正忠生地爲祐四人也各有勇名料正成行之既遠而放火于城各手提首馳出呼曰敵猶在城東兵爭進皷譟乘城見坎中骸曰正成亦在此中者必矣可憐可惜彼眞勇士也衆皆流涙四人遂到金剛山正成大賞之畀佩刀櫻山四郎既徇備後之太半而謂攻備中耶襲安藝耶其心未決聞笠置既破正成亦自害而從者散走四方櫻山曰吁事不成命也乃詣州之一宮先殺其妻子放火于社祠而後自殺親族從者二十三人皆死櫻山素崇敬一宮

法印良忠密謀拔帝于囚中

北朝立康仁王為皇太子

悲廟宇之頽敗、欲修造之、而其力不足、是度擧兵者、
非不思之、臨死猶謂、社若回祿則官家耶、武家耶、何
不經營之乎、吾縦雖死、而此造修事成則一願足矣、
故燒社、而自裁、初法印良忠出空置聚兵之時、叡山僧徒近邦武士多應之、及笠置敗亡、良忠逃隱於叡山横川、聞帝囚于六波羅、而密謀移帝座、再擧義兵、光與叡山正護院法印議、而突身佯為修錬者、潜到六波羅、見皇居之様、察周衛之備、而畫圖之、到處往々聚兵、大和十市元政族類、山城淀引田氏、八瀬僧徒等應之、足助重範下有久野五郎、顧得勇名、良忠謂重範為賊被執、彼何有二心乎、聊談斯事久野、久野應之、翻然曰、不如告此事於六波羅、得重範采地、即往六波羅而訴之、良忠聞變逃匿、索之不獲焉、良忠未嘗同謀者於久野、故逮罪者少、○十一月己卯、武臣等
擧請新帝、且白正安延慶兩上皇、而立皇孫康仁王、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　後醍醐　三十九　何不成舍藏

新帝即光嚴天皇、後伏見天皇子也

為皇太子、康仁後二條帝孫、前坊邦良親王子也、母
權大納言藤定教女也、初正應以來、皇胤兩統相代、自
登極至此、皆謂先帝不利於武家、而新帝踐祚則自
是皇統可歸於伏見一流、然武臣等相議、謂先帝不
良而雖易位、龜山皇統亦不可絶也、乃定策而康仁
立坊、中外皆驚於是、尊康仁嫡母禖子内親王、後宇多帝女
稱崇明門院、○十二月、初笠置城破、赤坂兵火、後
尊雲法親王匿南都般若寺、猶謀待時再擧、一乘院
候人按察法眼好專、率五百餘騎襲般若寺、圍之時
尊雲傍無從者一人可以防之、既欲自刎、翻思曰、不

尊雲法親王匿身於經櫃逸難

法親王赴十津川、光林房玄尊、赤松則祐、木寺相模、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等從焉

如暫逃以待後擧、乃見佛殿有大般若三箧、其二則
未開蓋、其一則開蓋、尊雲縮身於開蓋之箧中、散梵
書於其上、兵士既亂入寺中搜求之、而不得、乃發未
開蓋之箧、散梵書而求之、遂不得之、其開蓋之箧不
及見而去、尊雲慮兵士又歸而尋之、即移竄於未開
蓋之箧中、兵士果又來尋之、見其不在而去、尊雲幸
免、而微服赴熊野、光林房玄尊、赤松律師則祐、木寺
相模、岡本三河房、武藏房、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矢田
彦七、平賀三郎等從焉、皆假形於修錬者、所過諸社
奉幣不怠、遂到切目王子祠、時聞熊野別當定遍無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　後醍醐　四十　何不成舍藏

光林房玄尊佯為修驗者、親王加持戶野八郎之妻

貳于高時者也、故不赴熊野、而嘗險阻艱難十三日、
而到十津河、先入一堂、揚言于鄉中曰、熊野巡詣之
修錬者、迷道而來、此鄉氏憐之、餽粟飯橡粥以救其
飢、玄尊到一宅、問曰、主人為誰乎、家童應曰、竹原八
郎入道之甥、戶野兵衛者也、玄尊曾知彼有武名、然
無由依賴之、乃入門内窺之、佇立稍久、偶聞家奴相
語則言、修錬者若來則可使祈此病者、玄尊喜而大
言曰、某等是浸于三重瀧七日、浸于那知瀧千日三
十三所巡禮之修錬者也、不幸迷路到此里、枉於憐
情、一婢出言曰、宅主之妻臥床蓐有日、請可祈之、玄

尊雲親王加持戶野之妻疾病

尊曰我是賤者也我先達師休足在堂是修驗第一之人也所請實功則我徃導之既而尊雲及從者皆入戶野宅尊雲到病者前加持之其病漸愈戶野大悦曰何以謝之唯冀滯留旬餘可助累日之疲困我聞不告別而急遠去者修錬者之癖也乃取其背笈以爲質其後一夜燒薪談話世事戶野曰仄聞尊雲親王逃入熊野別當定遍武臣之黨也嗚呼危哉若來此則地雖窄狹然四方皆嶮難也且人心不僞武事超世固是避難之地也尊雲聞之有喜色曰若然則吾子保衛之乎曰然吾一人專心則鹿瀨燕坂湯

尊雲法親王私竹原八郎女

淺阿瀨川小原芋瀨中津河吉野十八鄉皆無敢違乖者於是尊雲曰木寺相模相模私言戶野曰今何可隱於卿哉座首之人是親王尊雲也戶野猶疑之既而熟見從者皆非真修錬者或結髮或月額至是始知爲尊雲而戶野暫額至地禮敬甚愼俄構一宅守衛尊雲又立關防梗遏路乃告之於叔舅竹原八郎竹原迎尊雲於私宅奉之以無二尊雲大歡在此而累月竹原女嘗洗尊雲之垢衣而近侍其傍有同寢之私從者皆駭曰世若承平則可再爲山門座主而有此事者何哉木寺相模曰汝何言之過也朝敵

楠正成潜金剛山成守禦

亡滅王道歸一則此君可爲武家棟梁爲君爲世爲我輩相共善矣何求區々之天台座主乎不若告竹原以顯其事彼若聞諸他人則疑我輩乎即使赤松則祐謂竹原曰今此君若長髮則朝敵亡而後爲武家元帥必矣若猶依舊而爲天台座主則我輩及吾子何恩祿之有不如使此君畜髮也竹原從之與則祐相議納其女于尊雲尊雲遂還俗改名護良楠正成潜金剛山邊而密成構壘守禦之備又保觀心寺以爲巢穴其地險隘非鄉人則不能得其路故外人無知正成猶存者

元弘二年 北朝執政關白藤冬教太政大臣藤兼季左大臣藤兼基嗣右大臣源長通內大臣源通顯

後醍醐天皇 南朝

光嚴天皇 北朝

壬申二年北朝正慶元年二月東使長井高冬入洛到六波羅諭先帝遠狩之事高冬年猶壯然累世顯達於鎌倉故當大事專對之選高冬承關東旨遣侍臣奏先帝曰在今則不可及重祚宜落飾爲太上法皇乃獻法衣帝拋法衣不聽帝在六波羅既雖越年不肯脱袞服每朝洒掃御座准石灰壇遙拜大神宮其餘行事皆如在位之時武臣等憚之不平乃決遠狩之議時第九皇子懽八歲左中辨藤宣明守之在洛中謂宣明曰朕帝在白河汝濟伴我而行乎宣明託以言曰皇居若近

六波羅館隣白河游、故皇子云爾

中宮禧子發別悲慕太切

後醍醐帝幸隱岐國

則吾何不奉從而行乎、然白河者去都數百里、君不聞乎、誰因法師詠歌所謂春發京洛秋到白河之愚乎、宜以是可知其行程杳遠、皇子聞而同呼游言佯也、能因所謂白河者非洛邊渭水而陸奥白河関也、今今帝之所在若、爲洛之白河決矣、王城與白河接隣可殊、步而至今游言如此者、爲不伴我也、不如蓄思而不言也、○三月、庚午朔乙亥、中宮禧子、密到六波羅、見先帝、此時議定隨承久之例、可遷先帝於隱岐國、故中宮悲慕太切、是以武臣許其相見、帝恨中宮獨泣幽閨之燈、中宮悲龍駕泛遠嶋之波、終夜垂涙、天明而別出、丙子、先帝發六波羅、幸隱岐國、藏人頭藤行房、少將源忠顯、及内侍三位大納言局、小宰相局奉從、千葉常胤、小山秀與、佐々木道譽、率中士五百騎警衞嚴重、（道譽氏信曾孫、初名高氏、與高時同時剃髮、佐々木氏多房、時信、道譽、各一派之長）洛中男女老少、僧尼相混、滿街悲泣、武士等亦墮涙濕袖、既而停鸞輿於東寺、而宿鳥羽殿、丁丑、中務卿親王尊良向土佐國、中將藤爲明從之、尊良自去冬囚於佐々木時信家、而今又護送尊良、折花添倭歌賜時信、以報奉護之厚情、（增鏡曰、尊良常遊外祖藤爲世家、乃納爲世季女爲妃、號典侍、進一女、又娶今出川右大臣公顯女、爲御息所、號御匣殿、産一男、御匣早世、典侍號聽、至此相互涕別、）是日妙法院尊澄法親王赴讚岐國、長井高廣護送之、先帝發鳥羽、過櫻井、遙拜石清水、而到攝州、宿昆陽野、詠歌述懷、戊寅、先帝歷武庫川、神崎、難波、住

尊良親王出囚遠幸、詠歌以謝時信奉護之厚

尊澄法親王赴讚岐國

先帝眺望明石浦、追懷帝都詠歌

吉、停輦拜廣田宮、覽葦屋、抬原、雀森、布引瀑、宿湊川、今夜尊良在昆陽野、贈獻倭歌於帝、幸旅寓之在近、翌日尊良自福原乘舟、歷日至土佐之畑、國士有井氏構室護之、己卯、先帝歷須磨關、到播磨路、庚辰、過大藏谷、眺望明石浦、舟而野中清水、高砂、抬皆入叡覽、嘆曰、不遇此播遷、則豈得面視此名跡哉、時瞻高山花簇、如白雲之連、詠倭歌、追懷帝都昔遊、辛巳、是日先帝宿賀古川、尊澄法親王過此、隔川奏請拜謁、帝亦欲相見、護士拒詔、故尊澄不遂志而去、帝贈陶謂、是等一事、亦不任意命哉、尊澄自備前兒島乘舟、到讚岐託間謫所、丙戌、先帝到美作國、不豫、留驛二三日、庚寅、先帝進駕入雲清寺、覽花、源忠顯奏倭歌謂、花色不異、思都彌切、御製答謂、色香雖不異、恨看都外花、又使忠顯折花賜護士武田五郎、忠顯詠歌寄花謝武田情、於是君臣共嘆行旅累日、帝都彌遠、初帝在笠置時、備前國士兒嶋（兒小訓通）高德（佐々木三郎盛綱後）舉勤王之師、其事未成、而城陷、至是聞播遷於隱岐、聚同心族從、胥議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爲仁、見義不爲無勇也、請要於道擊劫、護送兵士、而奉乘輿、擧大事、若不成、則守死善道而已、族從皆

源忠顯奉和歌

備後三郎高德欲取、潛行要乘輿於道

熊野別當定遍賞以捕護良皇子

可其議乃撟其徒到播磨備前之界舟坂山設伏兵而待焉歷日車駕不至乃馳人窺之則警衛武士不經山陽道自播磨今宿進皇駕於山陰道高徳又馳到美作杉坂皇駕既入院庄其事不遂族衆皆散高徳憤悲期而不得志然欲達此趣於叡聞乃微服潜行遂到院庄以伺其便削庭上櫻樹書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警衛武士雖怪之而不解其義先帝見之悟高徳所爲莞爾而悦于心歷日車駕到出雲國見尾湊待順風滯留踰月皇子護良在十津河竹原八野抱忠赤之心近郷人民馳集者不少熊野別

芋瀬庄司遮拒護良親王之行

當定遍聞而驚曰縱雖有數萬之兵而難攻十津河不如以貨財誑郷民乃標短札於路頭曰鎌倉賜教書其言曰若捕護良皇子則不擇卑賤賞之以伊勢車間莊且定遍先速與六萬貫錢若殺其從者則可與五百貫錢乞降之輩則與三百貫錢郷民見之忽變其心多叛護良者護良懼焉將往吉野竹原曰何傷之有堅留之會竹原子五郎背父命欲弑皇子於是護良潜出十津河先欲入芋瀬莊司之宅芋瀬莊司招護良於一堂白曰三山別當定遍含武臣之命曰有密謀同意者則告之于鎌倉今不拒皇子之行

赤松則祐平賀三郎村上義光共從皇子歷芋瀬之難

則從罪難謝然欲拒之則天罰可畏也願賜從者一二人歟若之賜錦旗歟以是爲防戰之證則不遮皇子而其罪亦免若不許之則要戰而已護良猶豫未決赤松則祐進曰士見危致命紀信誑楚周苛就烹皆非爲君致命乎吾往彼宅致命以助皇子之危者何又辭焉平賀三郎曰今從君於艱難之中者皆是股肱耳目之臣也夫棄兵器於戰場誘敵人取不必爲大耻也賜錦旗於彼亦何妨焉即賜錦旗以金銀繪日月時村上義光後道逢芋瀬莊司見其隷者持錦旗怪問之隷告之故義光驚怒曰皇子征討朝敵清道之

護良歎我有三傑赤松之忠平賀之智村上之勇

時汝輩无道凡夫觸犯者何哉乃奪其旗且提隷首拔之四五丈芋瀬恐其勇力無言而去義光跪於護良前捧御旗而告事故護良喜曰則祐之忠守孟施舍之義平賀之智得陳曲逆之謀義光之勇凌北宮黝之勢我有三傑盍治天下哉明日赴小原有樵夫跪曰前路有玉置莊司者武臣之黨也彼若不通志則君赴小原難矣卑賤之言雖有恐懼而使人先問彼心志則可矣護良曰詢于芻蕘此之謂也汝之所言固有其理即遣片岡八郎矢田彦七於玉置莊司之所曰護良皇子來於此宜奉迎焉玉置聞之無言

片岡八郎矢田彥七拒玉置莊司兵

而入命僕奴五六十人追及之片岡矢田出自拾陰斬其先驅一人其餘僕奴恐而不近之遠射之雙箭中片岡片岡謂矢田我其死矣吾子可往復命早爲其備矢田欲共死翻思曰捨同僚者雖可耻之然不往告之則是不忠也乃走告護良護良及從者皆無驚怖之色曰運之窮塞不足數焉將趨中津川山玉置兵五百人陣于前峯護良莞爾曰汝輩勿恐敵吾未死則汝輩莫敢死吾已死則劉面剥耳及鼻而可捨之何者則知我既死則朝敵彌得利王師大失力矣良將雖死遺威名于世死孔明走生仲達是也既

野長瀨六郎敗玉置庄司兵

而敵兵五百人列楯爭進護良從者三十二人拔刀大呼防戰乍見赤旗飄于松嵐其兵殆六七百騎其先驅者呼曰此是紀伊國野長瀨六郎及弟七郎率兵迎護良皇子也而今列楯引弓者非玉置莊司乎汝等隨將滅之武臣而對捍開運之皇子則天下何地容身乎即競進攻戰玉置兵破潰散失四方野長瀨兄弟逡跪拜護良名之曰汝等幸不期而來不番誰告之野長瀨對曰仄聞皇子避難臣謂玉置者武人之黨也必遮皇子於中津川故今曉出鄕不息兵馬奔馳到此以退賊微臣之大幸也護良大悅親握

後醍醐帝遷隱岐國佐々木淸高警衛之

御製和歌

楠正成復赤坂城

野長瀨手曰朝敵若滅則必厚賞汝矣○夏四月庚子朔千葉貞胤小山秀政佐々木道譽奉先帝泛舟到隱岐國以州之國分寺爲皇居隱岐判官佐々木清高奉警衛之（或曰清高豫造黑木御所奉待焉）貞胤秀政道譽皆辭歸帝詠歌謂比來懶看武夫粧豈意爲彼今惜別帝在謫居懷承久之昔詣後鳥羽帝陵或恨或悲且默禱曰帝魂若有精靈在須得令朕再復位島人無知唯畏武家之威而疎遠於皇居故行在所寂々渉旬草深苔厚壬寅楠正成陷赤阪城去歲正成退赤阪六波羅以爲正成實死令紀伊國士湯淺定佛守

野長瀨兄弟應正成

恩地滿一爲間者窺赤阪城中

赤阪城治河內國而謂畿內無所懼也正成隱金剛山密分兵五百人散處於大和河內紀伊三州山中而窺時變紀州人野長瀨氏兄弟應正成運供晨昏之費不知之而不設備若有人說正成不死則定佛變色不喜聞正成實死則大喜至此正成聞護良築城于吉野而聚其臣從評議軍事先欲攻赤坂城赤坂者正成食邑其城亦正成所築能知形狀且鄕民皆通心正成潛遣間者窺城中其人歸曰城其易拔粮乏矢少人家六十八兵士五百人許也正成又使恩地滿一見之滿一處人知之使舞猿者先行而尾

和田正遠恩地滿一奪定佛之運粮

之盛黑米於一器而自荷負之、判其鬚著敗衣戴朽笠白晝入城中、鉾揺處々而詳見城中之形體、兵士之分數而歸語正成、乃發自觀心寺到赤坂攻之、定佛欲戰而恐正成之勇而不出、正成慮利於防戰而退屯於野中高處、正成豫分其兵混城兵而潛居、至此出城來言曰、城中糧匱故遣人於紀伊阿瀨川以運米穀、正成使和田正遠恩地滿一安間某高安某等及兵三百人往紀見峠而待焉、定佛歩卒三百人果運粮米、或歩而持之、或馬而負之、越紀見峠、正遠滿一率百人馳進、定佛兵士驚擾捨馬棄粮而逃走、

湯淺定佛降正成

新帝改元正慶

正遠滿一等悉奪其粮、正成入兵器於其俵副以二三百人使入城、正成兵佯追擊之、定佛不覺其謀而以爲運粮者、與正成相戰也、即出城兵率之共退、主客相雜入城、客兵被俵中之甲冑、發鯨波、正成亦自城外而急攻之、定佛不得禦而遂降、正成入城併領湯淺兵而勢氣稍振、和泉河内兩國望風靡服、丁卯、新帝改元正慶、（式部大輔菅長員勘進之）諸國屬先帝者用元弘之號、矢尾顯幸屬楠正成、初正成在觀心寺時、奏護良皇子曰、矢尾別當顯幸有武譽者也、彼若不屬王師、則河内寧謐其難矣乎、正成與彼結私怨累年攻

護良親王賜矢尾別當顯幸官位令忠於

戰、我若赴赤坂則鴻命縱雖達降而彼遂不屬王師、其爲人也、智淺而直常欲得官位、今纔令旨賜權僧正之號、且有天下安全之後、忠賞可隨其望之旨、則彼必屬王軍、護良然之、即賜令旨顯幸大喜曰、賜權僧正之號何面目如之哉、然楠正成或曰存或曰亡、若猶存勸王、則吾不應命、護良識之於正成、正成代護良之旨使人言曰、正成存亡不可知焉、若不死則何不來於此乎、縱雖不死至今不到吉野、則何忠之有、於是顯幸悦、既過十日、正成出于赤坂、顯幸遣使于護良曰、正成出于赤坂、知之否、護良答曰、不知也、

正成遣价於顯幸説之以公義

顯幸報正成詭言

正成拔赤坂之後、遣价於顯幸曰、吾以眇少之身欲成一大事、似不知其量也、然重帝命棄生輕死而已、而今以與足下有怨、故護良皇子之疑我多端、夫以私忘公者人之所不爲也、自今以後可捨往日之私怨、傳達正成丹心於護良、則亡父祖之恥、乞降于足下、足下若不諾則私怨也、朝敵征罰之蔀障也、先可與足下戰耳、顯幸謂我應護良之命事已達于洛、今又與正成戰則吾無利、且其所言尤有理、良將之乞降亦非我身之榮乎、乃應之曰、護良之疑吾子也、吾請計之、與吾子同心盡忠矣、遂率百五十騎來于赤

矢尾顯幸屬正成

正成發赤阪欲侵京

坂、屬正成、自此顯幸與正成屢談兵法、顯幸遂服、請曰、養足下族類一人以嗣吾采地、正成即授和田正遠三男滿仁王丸、時年十一、和田新發意源秀是也、而後顯幸屬正成、抽軍忠而無異心○五月乙酉、楠正成發赤坂、催和泉河內兵數千騎、進到住吉天王寺邊、屯于渡部橋南、和泉河內馳使於六波羅曰、正成欲侵京、京中動亂、武夫兵卒馳集六波羅而待正成襲來、然正成不妄入京、戊子、仲時時益遣隅田氏、高橋氏將兵士五千餘騎赴天王寺、屯於尼崎、神崎、柱松邊、己丑、正成分二千餘騎、而令三百騎陣于渡部

東軍隅田氏高橋氏拒之渡邊橋

橋南、其餘皆隱於住吉天王寺、隅田、高橋見橋南之敵曰、纔可二三百騎也、且皆乘瘦馬、吾常侮和泉河內兵、今果然、可悉斬其首、而蒙兩六波羅之感賞、即進渉河、五千餘騎繼進、皆到岸上、正成兵不相戰而佯退、隅田高橋乘勝大進、到天王寺北、士馬甚疲、正成分其兵為三列、一則出自天王寺東、一則出西門石華表為魚鱗陣、一則出自住吉松陰、為鶴翼陣、隅田高橋見之諭曰、此地滑而馬足艱矣、少退陣于廣地而可決勝敗、五千餘騎恐敵掩其後、逃退于渡部、正成三列之兵大進、隅田高橋令曰、斯時若不戰則

正成與隅田高橋戰渡部川大勝

北條仲時鞫問法印良忠

良忠答言

大河擁後、危哉、須向馬首、然五千餘騎不及向戰爭競適走、浸沒渡部河者不知其數、生還者少、時人謠曰、渡部之水浩々滔天、既沒我橋、遂及我田（見沒橋、曰及田）（暗刺高橋隅田也）世中喧傳、故隅田高橋羞蟄居、小串秀信捕法印良忠、致於六波羅、北條仲時使齋藤氏詰良忠曰、比日帝欲東征、而事不成、況如吾子欲成此事者、可謂眞率輕遽矣、且繪畫六波羅形地而欲奪帝舉兵者、可謂武敵之最也、罪科無雙、讓責有餘、請聞密謀之次序、良忠答曰、普天之下、無非王土、率土之濱無非王臣、欲盡忠於帝室者、何憚武臣之恣乎、受

密詔而欲脫至尊之厄、為誅無道而運密謀、皆是忠也、何謂之眞率輕遽乎、嚮者徃笠置者亦是忠也、其後赴洛聚兵之間、城郭不固、官軍失利矣、於是與源具行相議馳紫詔於諸國、皆是非僞也、謀計之次第如是而已、仲時時益聞之、評議多端、二階堂行珍曰、彼罪責既定、當速殺之、然尋其同謀之人而可重達于關東、長井高冬曰、此議最可、乃使加賀前司鞫之、良忠謂、我不速死者、不亦悅乎、重舉大兵為帝致忠則善矣、然門關緊密、吏卒堅守、無可以逃、於是良忠稱病臥四五日、穀食不入口、其後俄發狂妄之言、歎

良忠佯病逃走、属護良皇子

食如常、且狂且躍、露其臂曰、朝敵可食之、其音甚大、既過十日、開口不言、尿屎於衣帯之中、腰足不快、五體即痿、口常流涎、舌根不通、飲食飽餐、多於平明、然不與之則不乞之、守吏相語曰、是欲逃出而佯爲之乎、既及一月、皆曰、是真大病也、最可憐焉、以山徒之身、脅武家、恣悪、非其道也、是故皇天降此禍、自此守吏怠解、無意於守之、既而東使欲擁良忠到鎌倉、乃延之、一夜甚雨烈風、良忠潜出而逃、到大和十市、属護良皇子、守吏皆被誅、加賀前司亦削其釆邑○六月、仲時時益

仲時使人護送源具行平成輔于鎌倉

源具行辭世頌

令佐々木道誉護前権中納言源具行、河越圓重擁参議平成輔東行、具行過逢坂関、渡勢多橋、詠倭歌、哀不可再帰、既而到柏原駅、鎌倉単使来、促其死、増鏡謂、道誉留滞柏原、遣使於鎌倉而請其貞、歴旬日、使帰曰、可速殺之、云々、道誉告具行曰、君之罪重、然待萬一之赦、然東使來而事彌决矣、無如之何、嗚呼死生有命、君其思之、具行曰、誠然、頃日汝之於我、其情難忘、臨刑之事、則萬乘之君、既遷居遠嶋、其餘何足言乎、言畢、自書贈其内之遺状、請道誉達之、具行妻、先帝勾当内侍也、曾生皇子、而後賜具行、而後作辭世頌曰、道遠生死四十二年、山河一革、天地洞然、投筆就死

平成輔被殺于鎌倉途中

宇都宮公綱欲撃楠氏雪隅高敗北之恥

地、道誉憐之、営葬事、圓重護成輔、到相模早川尻、不及入鎌倉而被殺、初先帝爲師宮、時具行近侍、及即位、賞其舊勞、恩寵抜群、昇進不滞、資朝俊基東行之後、具行與成輔専預密謀、故武臣以爲重罪、處之死刑、是月高時令宇都宮公綱赴洛、爲六波羅援○秋七月丁亥、北條仲時使宇都宮公綱撃楠正成、先是仲時恥隅田高橋之敗、欲再發兵而會、公綱來洛、素知其有武勇之名、故太喜、乃召公綱曰、夫軍旅之事、依時運也、或勝或敗、然是度隅高敗北者、在兵將謀拙士卒拙弱耳、天下嘲哢唯在於斯、而今賊雖聚敗

和田孫三郎與正成議防禦

卒、以攻之、然其不勝矣、想吾子上京、爲平凶徒也、天下大事在於今時、吾子可往乎、公綱曰、大軍已不利而還、吾今以寡兵攻之、可謂萬死一生、然出關東之時、欲逢大事而輕死、非所可以辭也、乃不歸其宅、直赴天王寺、僅十四五騎、兵自洛繼來者七百騎、公綱駐往生、桂松河内人和田孫三郎聞之、謂楠正成曰、六波羅怒隅田高橋之敗、今又使公綱來、其兵不過六七百、向者隅田高橋五千輙破之、況公綱乎、且我乘勝而大兵也、彼喪氣而小兵也、公綱縦有武勇、何足畏哉、今夜往撃之而可也、如何、正成曰、凡戦之

正成為奇計、不戰而詘公綱

嬴輸其勢無在大、亦無在小、惟在士卒之同心與離心耳、向者大敵敗北、公綱不徼若時、獨以寡兵來欲攻我、乃是忘死者也、彼坂東無雙勇士也、且其黨紀氏清氏臨軍捨身輕於蓬塊、其士卒七百同心而擊我、我必也危、天下之事、何是行而已哉、而今奮戰、我兵多死、則他日之戰誰人勠力乎、不如不戰而詘之之善也、正成暫去此、則公綱必來、正成有奇計、必詘之、夜已遲明、敵可漸到、可早去此、乃與和田正遠、湯淺定佛等共退、戊子、質明、公綱率七百騎攻天王寺、放火於古宇都、進入寺中、然正成既去、無敵一人、公

綱為不戰而勝之思、乃遣使于六波羅以告之、仲時、時益皆喜、公綱欲進攻之、而小兵故不得、欲歸京洛、然未與正成接戰、故進退猶豫、既過四五日、正成與矢尾顯幸等相議、驅集和泉河内鄉士三千餘人、置步卒三百餘人於其後、揚烽于秋篠外山、里、生駒嶽、志城津浦住吉難波等凡大和河内紀伊處處之山山浦浦皆莫不揚火、夜夜如之、每一夜增其火、公綱兵見之欲戰、正成兵遠射之而退、公綱以寡兵故、不長追而退、正成兵又射之、忽發鬨聲于不意、頻揚烽火、公綱及紀氏清氏整甲鞴馬而待、然正成不來、其

正成使間諜燒公綱之陣營

後正成不揚火、率千騎發鯨波於天王寺、東或使間諜燒公綱之陣營、或使步卒放矢于不意、惱之如此、遂不接戰、又增烽燧於處處、於是公綱及紀氏清氏相議曰、敵兵日增、我小兵遂難敵乎、不如以一退敵、不失勇名而班師、乙未、公綱歸京、丙申、正成復入天王寺、正成雖逞勇威、而不勞人民、不侮士卒、故遐邇聞其風而馳華者不尠、是月、播磨國士赤松次郎入道圓心起義兵、圓心為村上源氏之裔、具平親王九世季房其子曰源大夫季則、季則子賴則、敘從五位上、任播磨守、其子則景、復任播磨守、遂住焉、則景子

護良親王馳令旨於赤松圓心、起勤王之師

卯

左衛門尉久範、始號赤松氏、久範生茂範、茂範生則村、為一州之豪士、剃髮改圓心、圓心好講武事、說兵法、其為人潤如不欲立於人之下、風有顯名立功起家之志、圓心多子、長曰範資、稱信濃守、次曰貞範、稱山城守、又號雅樂助、其次曰則祐、曾登叡山從尊雲法親王、任律師、季曰氏範、稱彈正少弼、頃間則祐隨護良備嘗艱難、入吉野城、至此護良歸則祐於播州、賜令旨於圓心、起勤王之師、且示十七條則約、行賞之信、圓心大悅、曰、一家之榮何過此哉、即築城於州之佐用莊苔繩山以聚兵、國中群士馳至者千餘騎、其威既動近國、於是立關防於杉坂山里兩處、以塞山陽山陰之路、

正成假託廐戸皇子未來記作說文示兵士厲之

○八月庚子、正成詣天王寺、見廐戸太子未來記、正成謂良將之用兵、無如勵其勇、宜運籌以奮激群士之勇、想夫吾往天王寺、稱見廐戸太子未來記、製記文示其士、則兵士其必大勇矣、是亦可爲良計乎、乃詣住吉獻馬三匹、而納白鞍馬白綾甲于天王寺、潛與僧徒共入寶藏、其僧持金軸之書而來、正成繕書之、假託其詞曰、當人王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呑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箇日、西鳥來食東魚、其後海內歸一、正成畀佩刀於其僧、既出寶藏、使其姪和田孫三郎見之、又使老兵八人

高時下令大名軍士

齋戒三日、諸兵皆齋戒、或二日、或三日、而後見之、皆大悅曰、太子識文如此、則先帝重祚決矣、官軍戰必有利耳、於是其持兩端者、皆歸服于正成、雖不通志者、亦聞而曰、武臣之亡滅不遠、爭歸于正成、此事達于京、六波羅兵彌失氣矣、仲時時益馳驛、請援兵於鎌倉、高時下令大名軍士、擒正成、固築金剛山千劔破城、備機變之巧、修守禦之具、項間護良皇子遣使於正成勸攻六波羅、正成報曰、關東大兵可必來洛、不如先深根固蔕、而待時也、且和泉河內兵士不過一萬、以是滅六波羅難矣、況其東兵來則彌難勝焉、

林光勝官軍間者之最也

暫先在河內之間可也、若無上城之防、敵則官兵不利必矣、請君暫在吉野城、賜令旨于諸國、正成亦構一城于河內、既而正成間士歸自鎌倉言曰、鎌倉稱令曰、近日東國軍兵、以六十爲老兵、以十七爲丁年、皆可到京也、山陰山陽南海西海皆然、東國兵士今年出國、驛中可逢新正、而及春到洛、年中到京者大忠也、及春出國者不忠也、正成聞之、自往吉野告護良、彌爲拒守之計、而歸河內、正成間者在鎌倉者二十餘人、皆變形於行商、林光勝、野崎常宗等爲之長、故知高時之行事、鎌倉之時勢也、正成謂防大兵

正成以千劔破峰爲五德相應之地說言

者、莫若傍山築城、於是歷覽大和河內之諸山、得千劔破峰以爲五得相應之地、因城焉、五得相應云者、一曰水多、二曰山嶮、敵難得登、三曰麓滑嶺峻、若夫嶺麓共峻、則敵有利于鑿陞、又城邊四町無別峯、亦可也、城邊有峯、則敵兵放矢于城中、拒守者之所嫌也、此地無此患、四曰城岸皆岩石、則敵難登、五曰山深地僻、利于鄕導窺敵營、又有一得、此城之高也、不過二町、甚高則害于軍兵之出入、故正成以爲五得相應之地也、正成相城之廣狹、周廻五尺之杖四百餘也、東柴高築之四尺、柴下去土三尺而堀之、横柱

其長二間、立二柱于三所、有四尺之間隙、架矢棚于
其間、土底有二、緯木、柴間有緯木壁之高五尺、矢棚
又在其上、二柱間之矢棚者或六寸、或六寸五分、或
五寸六分也、試之立三尺五寸木偶人於岸上射之、
而隨其恰好而搆矢棚、其高低隨宜、其上下又有緯
木或四寸、或二寸五分、壁柱之周廻、其小則一尺八寸、
其大則二尺餘也、有二緯木、立小柱于其間、周廻八
寸、以四寸五分之木爲壁骨、內外皆同、實之以瑣石、
堅之以塊土、乾之六日、內外又塗土、矢棚架于處々、
壁內多種樹木、松栢繁茂、中有屋宅倉庫、壁外之樹

千早城貯蓄軍粮部署諸將

木者皆芟除之、米穀三萬餘石、鹽五百餘石、大豆二
千餘石、其餘膏油、脯脩、海草、乾菜等不知其數、又有
一箱、周回三間、深廣二間、實之以稻穗、又有一倉、縱
五間橫四間、盛之以矢、又蓄鐵三萬斤、冶者六人鍛
鐵、或賣寳器以調之、又掘土二間、埋之以炭、凡三千
餘駄也、其兵二千餘騎、選八百六十餘人、而置於城
中、殘兵千餘、及兵士之婦妻者、遣之於賀名生、與觀
心寺、楠正氏、和田三郎、恩地左衛門、志貴右衛門、澤
邊五郎等、亦在彼所、爲塞敵之通路、知敵之謀計也、
又使平野將監入道居赤坂城、兵士二百八十二人、

正成試計五所泌水

平野者、矢尾顯幸甥也、正成爲養子之約、置之於赤
坂、曾與顯幸所爭之地皆還之、正成謂守城之法、以
水穀爲第一、故其築此城之時、先求水之所在、峯頭
有水、跡五所秘水、大旱不涸、正成塞其滴瀝而不漏、
之自朝暾之外、至翌日曜靈之初、出井中挾竹、待水
之滿汲之、凡及十石、一升之水者、一人一日之用也、
洗米之濁水、則使僕隷洗其足、而不妄捨之、有馬者、
則飲之、無馬者、則湛之於槽、而爲消火箭之備、又爲
大槽三百、以水實之、又每檐掛筧、納雨滴于槽中、又
穀米九合者、一人一日之用也、朝晝暮共二合也、其

三合者備不時之需也、若或夜戰之時不食、則兵士
皆疲、故以三合當之、又鹽一合是一日之用也、鹽豉
二合者、十人之用也、其給粮于兵士、必以三日之料、
者、酒者、雖欲造酒、而以其粮少、故不多造之、其粮盡
則又給之、正成或召兵士、同飯、使飲清酒僅一盃耳、
濁酒則二盃也、正成往從者之宅、必著小鎧、其所雅
言者、戎經叙論之事耳、或又撥米於臣從僕隷、或斗、
或升、以是爲酒費、屢撥米則或與札方、以充其用、米
多則爲飽食嗜酒之端、故不多與之、又城中每士一
馬、其餘皆遣之於處々、爲害于秣盡也、又或煮諸果、

東国大軍發鎌倉大佛貞直武蔵左近將監伊具陸奥右馬助高直為大將

爲油或蒸嫩葉爲食凡城之修造用物無一所闕千似破或作子磐然○九月丁亥東國大軍發鎌倉阿曾彈正少弼治時遠江守晴時子名越遠江入道宗教朝時孫教時子大佛前陸奥守貞直武藏左近將監伊具右近大夫將監陸奥右馬助高直爲大將以上皆北條氏族諸將則千葉大介宇都宮參河守小山判官武田伊豆三郎小笠原彦五郎土岐伯耆入道葦名判官三浦若狹五郎城太宰大貳入道佐々木備中守結城七郎左衛門小田常陸前司長崎四郎左衛門長崎九郎左衛門長沼駿河守逆谷遠江守河越三河入道工藤高景狩野

七郎左衛門伊東常陸前司安藤藤内左衛門宇佐美攝津前司二階堂道蘊及其族下野判官常陸介安保左衛門尉入道南部次郎山城四郎左衛門尉等各率其部屬總號三十萬七千五百餘騎○冬十月丁酉朔甲辰東軍先鋒入洛群隊逐次海道絡繹每驛屯陣而其最末者猶在足柄箱根甲斐信濃源氏七千餘騎自東山道向京先是六波羅傳鎌倉令群國至此河野九郎率南海之兵自尻崎厚東入道大内介熊谷氏率安藝周防長門之兵自兵庫江馬越前守淡河右京亮率北陸之兵自東坂本共會京

東軍諸將部属之兵總號三十萬騎

先鋒所率之兵總號八十萬騎

師凡諸國之兵總號八十萬騎諸將相議期明春分攻吉野千劒破赤坂其間洛中不能容之白河醍醐小栗栖日野勸修寺嵯峨仁和寺太秦西山北山賀茂北野葦屋河崎清水六角堂皆爲軍士之舍洛人歌曰誰謂日本爲小國鐵馬帶甲十萬億大元天竺及高麗爭及此軍逞勢力庚子前大納言藤師賢逝於下總謫所追先帝重祚追賞師賢忠義贈大臣謚文貞公自閑院公季謚仁義公之後建臣有謚號者文貞公而已僧圓月自元歸朝月在元八年歷參茂古林欽空岩芝石等諸老禪盧山僧悟心寄詩曰遠渉波濤汗漫遊三十利海一毫頭何須特地求玄祥秋貴臨機身放狀日入出扶桑千里夢風生紙樹萬山秋莖城門戶如天遠一臣身心放下休諸名山甲利到

藤師賢逝於謫所

僧圓月自元帰朝

元僧悟山寄圓月之詩

處顯名今年四月歸朝暫休筑紫及秋東歸鄉里路見獻鎌倉犬而作胡爲乎賦其序曰壬申夏四月予歸自江南時罹病息于博多秋八月病愈遂跋故里東海渺漫途倫無有爲援者而止借榻神山門房而臥有客來問曰嚮見行有與犬喝道而東者曰某人使江南所獲獒犬獻於關東其州某官鼎之而進道傍過者辟而遠望不敢近視广亦江南而來非爲利于國不若之犬也哉呂東萊以蕭氏餒至臺城故斥佛者爲衞君之鶴今子之不遇或由之乎且夫之犬所幸者獨以非土性耳子也畸適他今從他來實非

僧圓月見獻犬於鎌倉作賦其序文

異土所産故不見貴乎予聞之愀然不答客退予竊惟韓愈感二鳥賦固然然不訓致命遂志之理故有感激怨讟之詞知道之士必不取爾予作胡為乎賦云々（據此文則高時暗昏不憂軍国之事以玩犬為業者可以謂為）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五十　終

元弘二年、二階堂道蘊將二萬七千騎向吉野城、阿曾時治將八萬騎向赤坂城、大佛貞直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五十一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醍醐天皇二　南朝

光嚴天皇附　北朝

癸酉二年、北朝正慶二年春正月、先帝在隱岐國。丙寅朔、甲午、關東諸將會六波羅、議軍事。二階堂道蘊將二萬七千騎向吉野城。阿曾時治將八萬騎向赤坂城。大佛陸奧守貞直、名越氏實、武藏左近將監為大將、謂之追手。陸奧右馬助貞宗為別將、謂之搦手、率二十萬騎共向

名越氏實、武藏左近將監為大將、率二十萬騎向千早城、

人見恩阿、本間資貞、決死先登、果死、

千劔破城。長崎高貞、號惡四郎左衛門尉、為騎長、後于諸將一日而發途。其私從戎馬、軍容鮮麗、驚人耳目。部屬十萬餘騎、其餘諸國羣士每隊或五千、或三千、濟々歷々、更日而出洛。旬有三日而各到千劔破城下。○二月、乙未朔、阿曾時治整兵馬於天王寺、令曰、有拔羣獨進者、則可處罪也。時武藏人人見恩阿語本間資貞曰、大兵攻城、城陷也必矣。然北條氏執權已久矣。天道虧盈、其理無所逃。且為臣廢君、積惡之家、豈不招殃乎。吾雖不肖、曾蒙武恩、年已七十餘。何徒長生忍見武運之傾廢乎。明日之戰、吾獨進而死矣。資貞心好之、而佯應之曰、獨進而死、何益矣。我唯若而人耳。恩阿怫然而去。丙申黎明、恩阿獨進往天王寺本堂、資貞怪而使人窺之。恩阿書一筆於石華表、資貞謂此人明日必死矣。即出其宅、向東條、及至石河原、見武夫向赤坂、資貞馳馬往見之、則恩阿也。於是二人交轡到城下、呼曰、武藏人人見四郎入道恩阿、年七十三、相摸人本間九郎資貞、年三十七、自出鎌倉、欲曝死於此城下。故超羣先登。城兵見而曰、彼羨熊谷直實、平山季重一谷之魁者也。我輩與彼相戰亡身、何為哉。城中靜而不動。恩阿瞋曰、夜晨到此、而不發

有一僧持恩阿資貞之首、送資貞子資忠、

一矢者、抑侮我輩乎、果怯弱之甚乎。乃下馬、渡隍上小橋。城兵驚而發矢如雨。恩阿資貞共死。一僧持二人之首、皈于天王寺、語事於資貞子資忠。資忠見父首、即著甲胄將出。其僧曰、資貞若欲施其名於天下、而先登、則何不携子乎。然彼志則不然。既奉其命於高時、使子孫受其恩賞、是彼之志也。而今子亦死、則其家跡恩賞誰受之乎。資忠拭涙脫甲。其僧大悦、裹資貞首于衣帛、往野邊而葬之。資忠悦無人之留己、乃先到天王寺、過石華表、見恩阿之倭歌、資忠亦嚙右手小指、血書倭歌而赴赤坂、謂城兵曰、此是本間

本間資忠拔衆奮戰死
阿曾時治率大兵來攻

九郎資貞子源內兵衛資忠者也、父既死矣、黃泉之路獨遊無聊、吾欲往從焉、願開城戶、城兵感而許之、資忠馳馬入城、奮戰遂死、年僅十八、既而阿曾時治率大兵來、攻沒隍傅壁、城兵大射之、東兵屢攻、死傷者多、旬餘不克、戊申、播磨國士吉河八郎招城邊一僧言曰、此城水多者如何、僧曰、水其不盡矣、以覓取水于南山、山水由地中、吉河然之、謂時治曰、此城其可難拔乎、何者楠正成近年領和泉河內、納穀惟多、且地僻山遠、不知何處有水、然放火箭則彈水滅之、近日雨不降而其水之多者、恐是遙引山水也耶、時治

時治塞覓路城中苦渴
平野將監降時治既而被斬

可之、乃遣步卒於城邊之山而鑿之、果然、即塞其覓路、自此城中水之口渴、難忍、或忘渴于草露、或置身於濕地、待雨、而雨不降、東兵得利、頻飛火箭、城兵皆曰、我輩力已疲、不如入敵陣快戰而死、將奮出焉、城主平野將監入道制之曰、今氣衰力羸、則其戰不快矣、若為步卒所虜、則大耻也、夫吉野、千劒破勝敗未決、西國兵亂未止、今縱乞降附、而其不殺矣、吾暫乞降全身以待時變者也、城兵咸從其議、翌日戰半之時、平野登高櫓呼曰、有告於敵將之事、時治則以澁谷一郎問之、平野曰、楠正成方服從和泉河內、吾輩

正成與平野將監議水之用守城為最

為逃一時之難、不得已而屬彼、既而欲往謝六波羅、而會大兵既來攻、我苟以干戈為業、故暫防戰而已、若宥斯罪、則可降于麾下、若不爾則力戰而死矣、時治大喜、乃約界舊領安堵之教書、且有忠功、別加恩祿、於是平野以下城兵凡二百八十二人皆降、長崎九郎左衛門受命捕之、悉奪其器仗而遣之六波羅、降者悔之、既而皆斬之於六條河原、吉野千劒破城兵聞之、無乞降之心也、初平野將監居赤坂城、楠正成謂曰、夫居城防敵、其用以水為第一、莫汲之於城外、凡事唯我獨知者、猶或有泄、況於步卒知之乎、且其相待之間、我兵豈為敵不見執乎、既為囚人、則為免其死、或語城中之事、又或有為內應者、不亦危哉、唯於城中鑿井、源廣、是可

二階堂道蘊攻吉野城不能拔

也已、平野曰、敵是關東武夫、此國形地豈能知乎、且何有皆累世之主、頗東國之將者乎、正成掉頭曰、敵兵甚數、安知不有其智謀勝于正成者也、無則赤坂不陷、若有之則危哉、平野遂不聽、故及赤坂既陷、時治率軍千劒破會、庚戌、道蘊圍吉野城、攻之、既連日、東兵不知地形、每日為城兵被擊殺、自壬子至戊午、攻戰不止、東兵死者八百、城兵死者三百、然城固兵健、東軍稍屈、吉野執行岩菊丸素通志于東兵、而謂我是鄉導也、道蘊定可談軍事、吾抽戰功受恩祿、而施及從者矣、然道蘊遇之疎遠、岩菊丸恨之、其從者亦有不平之色、岩菊丸耻前言之相戾、謂我若有二千兵、則夜潛襲道蘊之陣、然又翻思曰、縱吾功雖成而今執

吉野執行岩菊丸使人密往城背伺兵之虚實

行善仲丸通志於護良皇子我與彼相惡護良何棄善仲而責我乎道蘊之跳我匪無理也恨小事而城不陷者是我大耻也乃聚從者言曰聞赤坂城既陷而吾為鄉導此城不陷者可受萬人之譏乎即使岸六郎密往城背隔谷窺之則金峯山上多竪旌旗時兎狸恐足音而走入金峯山又見羣鳥宿于樹梢六郎謂旗之多者乃張疑兵乎若有軍士則狸兎何奔入乎羣鳥何宿乎遂密到金峯山果無兵士因入愛染寶塔持一香爐而皈曰欲取旌旗而敵見之則恐此謀難成故持香爐而皈以是為窺城之證耳岩菊

岩菊丸與道蘊剋時放火城背

護良親王進冒敵陣被數創不拭其血而傾盃

丸大悦與銀劒一箇白銀三十兩於岸六郎其夜潛遣兵士百五十人於金峯山及曉岩菊丸往道蘊陣而告之道蘊大喜相共剋時既而城面萬餘軍士争攻吉野僧徒五百人防戰城兵東兵相持争挑時岩菊丸兵百五十人自城背放火於其邊鄉里而揚鬨聲吉野僧徒進退惟谷或自盡入火或與敵共刃而死城背之兵進自勝手明神之前到藏王堂護良在城常蒙甲冑挾長刀勇兵百餘人列坐于其側終食之間遂不脱兜鍪且下令於諸兵屢矣至此見敵之到藏王堂更不恐怖揷長刀率勇兵二十餘人直進

木寺相摸貫敵首於刀來舞親王

村上義光中矢不拔來謁

入敵陣東撃西進左翺右暑敵兵敗走護良張幕于藏王堂庭上而設宴護良被二創七矢中其鎧然不拔之不拭其血傾大杯三次時木寺相摸貫敵首於刀來于護良之前起舞曰戈鋋劒戟如電光磐石岩飛同春雨雖然不犯天帝身修羅為彼得破村上義光受十六矢於鎧不拔之而馳來告護良曰城面第一戸敵兵輙破之故於第二戸防戰良久依聞酒醼聲彩而來此敵既競登官軍疲罷令於此城立功難矣君共逃之吾賜君甲冑犯君之諱死之護良曰我與汝欲共死生汝死則我何獨生乎義光曰君之言

村上義光自盡令親王逃走

過矣紀信誑楚漢高許之今君之胸量如此之狹而欲成天下之大事奈何即進解錦帶護良泣曰吾若不死則可弔汝乃自勝手明神之前南逃義光子兵衛藏人義隆年十八欲共死義光諭曰汝可往從皇子義隆不得已而往義光登高櫓遙望之護良行之既遠於是義光露其身向敵揚大聲曰皇子護良為逆臣被滅而欲報恨于泉下故今自裁汝輩武運頓盡自刎則以是為規即脱甲投之於櫓下遂貫刃而死之東兵聞義光稱護良皆護良實謂自害乃解圍唱凱歌護良逃到天河岩菊兵追及之事甚急義隆

村上義光殿、奮撃遂死

楠正成議築吉野城之得失

殿。獨與敵兵五百餘騎相戰。半時。奮撃遂死之。護良幸免。入高野山。此役也。微村上父子。則護良殆危。道蘊取義光首。遣之六波羅。以其非眞。故棄之。道蘊進攻高野。高野衆徒固備護良。故道蘊不能獲之。而引兵往千劒破。護良又入觀心寺也。初護良之築吉野城。楠正成往吉野言曰。此城之形勢。敵難攻。而我利于防禦。然如今之制。城兵則大功難成乎。何者大兵之所向。不避嶮難。且城兵不過二千。而陣于處處之山嶺。何有單利乎。人良將能覆敵。聞城兵以為敵不能知地形。或自負嶮而懈其備。如此而敵窺其間則城不利守矣。危哉吉野。曾徒或信之。或猜之。木寺相模曰。正成之言吾信焉。請聞其計。正成曰。金峯山北有一峯。吾昨日使人見之。水在峯頂。定不少矣。宜構城郭于彼峯。而撰兵守之。或八百騎。或六百騎。其殘兵者置之於山中。可為拒守之謀。如此而糧不盡則城其不没。至若城亡。自謀

善仲丸異論、廢正成之策議

大佛貞直名越氏實帥大軍攻千劒破城

長崎氏命執馘者十二人書死傷者數三日不聞筆

逆者。非吾所知也。護良可之。時吉野執行善仲丸怒曰。此城者將士評議而所定也。今何以正成一人之言改之乎。且將士之智。皆劣於正成一人則正成是人而其餘是騃癡之獸畜乎。夫運命在天。非人力所能也。道順天則勝。道逆天則敗。唯在此城運遷則朝敵均不亦何難矣。乃不用正成之議。至此果敗焉。況一之後。護良不賞善仲丸者為此也。大佛貞直。名越氏實等。帥諸國兵二十四萬六千餘騎。以攻千劒破城。赤坂吉野之東兵皆會。乃圍城數十重。旌旗蔽野。刀劒射日。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東兵爭進。欲登壁。楠正成發大石。放積弩。東兵多摧兜鍪。斷頭顱。圍城三日。死傷者不知幾千萬。長崎基資命執馘者十二人。書其數。三日不閣筆。於是大佛貞直下令曰。諸軍士不聽號令而戰。

阿曾時治使潮兵待城兵出汲溪水

正成使湯淺六郎襲東軍汲水路兵

則抵罪。因茲各列營數百。不妄攻之。阿曾時治謂貞直曰。赤坂之降也。非士卒之功。依絶其水道。而城兵皆渇也。是以推之。則正成亦每夜汲東麓澗溪之水者也耶。請窺見之。乃使名越越前守率三千餘騎。陣于水邊。以待之。然以城中水多。故不敢汲之。名越以為正成不汲此水也。累日士卒皆怠懈。正成察之。遣諜於名越陣七日。每日遣別諜。而辨其言之同異。定隱語。撰兵士。經符印。故敵不悟其為間諜。正成見名越陣去城五町餘。而去敵陣。或九町。或十六七町。即分三百騎為三列。先列則湯淺六郎率百餘人。使襲

正成授策諸將擊名越氏實

水邊之敵也。二列則北辻宗持率百餘人。使待名越陣擾而進入也。又密遣兵士十六人於名越陣。名越若驚出。則斬之也。三列則楠正澄率百餘人。屯于城下小塚。使湯淺北辻進也。既而諜來曰。名越在軍中。夜夜唯是圍碁雙陸酒燕而已。於是正成出城。其餘兵士五百人。置於城中。各着甲登高櫓。敵若來則欲拒之也。正成率三十人到城下。坂令士卒曰。我於此所三擊鼓。鼓一鳴而湯淺北辻可退。縱雖捕名越而可捨之。名越雖死而敵不及失氣。汝曹若死則吾如失左右手而已。鼓再鳴而正澄可退。湯淺北辻縱雖

約約束約命命軍令也

不退而鼓再鳴則正澄退矣、憶湯淺北辻謹聽之鼓一鳴而不速退則吾與正澄入城若敵馳追則捨汝耳、捨汝者小損也、欲助汝而開城戶敵馳入而城陷則天下之大損也、鼓未鳴則敵兵雖萬萬而防戰勿退及其退則可速入城正成在其後則勿勞汝心鼓三鳴而正成亦可退約命既定即悉斬殺水邊之敵二十餘人直進入名越陣名越不能防之而退走正成之兵奪名越旗幕時見敵陣喚叫正成擊鼓湯淺北辻退來速入城正成感賞之又擊鼓正澄退來時敵軍數萬馳到名越陣正成又擊鼓名越軍兵以為

正成設奇策誘擊名越氏賓

正成轉圓木自壁上壓敵軍

正成又來顛沛逃走正成見而莞爾皈城其日城中靜而不動正成感兵士之功召正澄湯淺北辻問兵士戰功賞之有差宗持問曰何不建名越旗於城上而笑之乎正成答曰今日敵軍之騷亂極甚縱雖建旗而敵或不見之若或誤謂名越入城中則數萬敵兵馳到城下其勢最可難敵暫待焉翌日竪名越旗於陴上而大笑之東兵亦莫不笑名越名越聞而恚之向私從者言曰汝等胡為不遂死死則死此我將先死登壘而能戰衆亦皆進欲入焉壘堅壁高不能上正成於是發大圓木轉自壁上東兵或倒焉或躓

正成自警諸營夜睡

焉或壓焉或死焉是以大騷城兵又多射之如向標的是日也東兵死者數千人諸人愈嘲名越正成屢遣諜於敵陣其諜者自觀心寺來往分處凡百餘人或為賣酒餅者或為陰陽師或為舞猿者潛入敵中以其所聞之事告於正成又達於正氏其密計出奇者數矣正氏聚浪徒障塞東兵往還之路正成謂敵若無謀而攻則雖并亞西亞全州之兵而城其不陷矣唯所憂者夜戰也即定巡夜之兵二百人分刻為二番自酉而子而至卯鳴鐘執炬而不須臾怠也風雨之夜愈戒嚴正成亦往往自巡視以警諸營賞罰

不脱小鎧

足利高氏通言早瀨吉太誤敗軍

正成須久間細川義貫死之

皆當正成卧不安席身著小鎧秉兵器而睡城兵皆效之門戶之出入能察其人正成下令曰敵兵以貨欲誑城兵則愼勿聽以其數示正成采地云金帛云吾賞倍之故城兵無叛正成者也足利高氏在敵陣密通言於正成從者早瀨吉太曰汝可入東兵於汝營然則與二千貫之領副以大佛貞直手札光賞之以黃金五百兩早瀨言於正成正成即密倍其數賞之佯為不知其密謀者敵不知之既而與早瀨定夜戰之日東兵請早瀨之質早瀨問正成正成使彼言之曰親族皆不居城中妻子有南都邊請奉誓書東

細川義貫戰死

東軍爲持久之計待城中糧盡

正成用偶人誘引敵兵乱發大石殺之

兵皆曰、可也、既及其日、東兵三百人侵夜進焉、細川義貫爲之將、正成投大石拒之、東兵散亂、正成揚松明、乘其光射之、義貫及兵士多死、東兵彌震、〔正成與恩地滿一議、佯乞降於金澤右馬助、而誘金澤兵若干納城中悉殺之云、〕東兵自是不敢攻城、列營數百、唯待城中糧盡焉、羣營寂閑、或吟連歌者、而催萬句之會、詠褒貶之歌、或試百服之茶、或有爲圍碁雙六之戲、城兵爲之反困屈、逾日正成以芥爲偶人二三十、着甲帶劒、夜中置之於城麓、兵士五百人列於其後、遲明均發鬨聲、東兵聞之皆曰、敵兵之出城也、此是正成命盡之秋也、乃並馳擊之、城兵皆

正成翻案古歌標敵陣前以嘲哢之

名越遠江守與其姪兵庫助爭雙陸共刃而死

退皈、唯殘偶人於樹陰耳、東兵望偶人爲眞兵、爭進欲斬之、於是正成自城上大石亂發、東兵中觸而死傷者八百餘人、既而見樹陰之兵則芻靈也、東兵大恥怒、其後彌輟戰、唯睨城徙居而已、楠正氏在觀心寺聞之、翻案古歌、標之于敵陣前、以嘲哢之、謂葛城山峯鬱、唯望楠樹、遂東兵皆懲焉、然不能攻城、唯招集江口神崎妓女、雜戲雜遊以費日夜、一日名越遠江入道與其姪兵庫助雙陸於妓女之前、叱梟爭通、相互怒罵、叔姪忿共刃而死、其從者二百餘人互鬪皆死、城兵見而笑曰、獲罪於萬乘之君、皇天降譴、汝

新田義貞退千劒破城下皈國

義貞召船田義昌謀得護良親王令旨

身自招禍、武運傾廢在近焉耳、新田義貞密賜護良皇子令旨、退千劒破城下、皈上野國、〔義貞、清和源氏之冑、新田大炊助義重裔也、義重多子、其三男義兼繼新田家爲嫡流、義兼生義房、義房生政義、政義生政氏、政氏生基氏、基氏生朝氏、乃是義貞父也、其門地與足利雖同出自然足利與北條氏世婚、爵祿顯達、新田歷世式微、唯在上野國、來往鎌倉而已、然氏族多房、彌蔓於上野越後之間、義貞繼家稱新田小太郎、常有大志、欲高其門戶、然時未至、力亦不足而止、至此混東軍、在千劒破城下、熟見時勢、察北條氏可敗亡而圖之、〕一日召其家長船田義昌曰、自古源平兩家共仕朝廷、平氏起亂、則源氏征之、源氏構虐、則平氏討之、義貞慭爲一家門楣、傳累代弓箭之業、而今高時虐行太甚、滅亡其不遠矣、我皈上野、舉義兵、欲使帝德重

義昌捕小瀬川兵衞意多持次郎計事

明也、然不蒙勅命、則事不成、吾欲得護良皇子令旨、如何、義昌曰、護良皇子潛在近山、吾請運謀以得令旨、乃皈、已舍翌日、以從者三十餘人、變形於浪徒、夜中使登葛城峯、義昌佯爲東兵逃散者而行、與三十餘人相遇、宇多内郡浪徒見之、以爲吾黨、即自外峯而相近、義昌捕之、凡十一人、八人者屬護良、執事法印良忠三人皆屬正成、從者小瀬川兵衞、良忠之屬者、意多持大夫次郎、亦在其中、勇氣勝人、精鍊於盜掠、其名炳乎大和河内、而號稻妻者也、〔國俗訓電、字曰稻妻、〕義昌悉解其縛、密言曰、今捕汝等、非敢誅之也、我君新

意多持太次郎捧令旨來與義昌

田義貞欲舉王師、發無令旨、而爲知護良之所在、故及此吾附一价於汝、汝伴之以到護良所在、若不諾則悉誅之、浪徒等大悅曰、斯事最易、於是留十人爲質、意多持獨往、而陽曰、捧護良令旨來、義貞與義昌披而見之、則其書擬綸旨也、其詞云、被綸言稱、敎化理萬國者、明君之德也、撥亂鎭四海者、武臣之節也、頃年之際、高時法師一類、蔑如朝憲、恣振逆威、積惡之至也、天誅已顯焉、爰爲休累年之叡襟、將起一擧之義兵、叡感尤深、抽賞何淺、早運關東征罰之策、可致天下靜謐之功、義貞大歡、明日遂稱病、皈上野新

赤松圓心子貞範起王師

伊東貞祐免擒感恩爲王師

田莊〇千劔破城堅、而京洛兵以六波羅召山陰山陽之兵、赤松圓心聞之出苔縄城、其兵一千六百人、塞山陽山陰之路、陣於山里梨原、時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兵士、隨六波羅命上京、凡八千餘騎、聞赤松在山里、欲擊破之、先聚兵於三石、圓心子筑前守貞範遣人于三石、見敵陣、其人皈曰、軍兵尤多、峯也谷也、皆芟舍焉、貞範謂、敵若來擊則我無利矣、乃衆夜往襲之、擒敵將六人、伊東貞祐其一也、貞祐三石人也、圓心不殺之、撫之以深情、而結同擧義兵之約、五人、與其約、貞祐感其恩、築城于三石山、即登熊山、遂應王師、加治長氏者、佐々木盛綱亂孫也、爲備前守護、而通志於高時、聞貞祐擧兵於熊山、即率一千餘兵攻熊

加治長氏攻貞祐於熊山不勝

赤松圓心拔高田氏守城、築城于攝州

河野通治土居二郎、得能彌三郎起王師

山、自閣者至熊山行程六里、長氏不息馬而進、貞祐察其從勢、分八百兵爲二列、前列者張魚鱗陣、後列者去前列二町而進、斫刃亂擊、直入長氏陣、長氏兵大潰、死傷者最衆、貞祐乘勝大進、使前列追長氏、後列整軍、攻入國府、長氏逃入兒嶋、西州大亂、圓心使伊東貞祐塞西國往還之路、而圓心攻高田兵庫助所守之城、拔之、即進入山陽道、其兵士既及七千餘騎、圓心謂、以此兵破六波羅最易矣、然軍若不利、則不可無所保守、乃築一城於攝州摩耶寺、摩耶在兵庫之北〇伊豫國士河野通治在京師、屬武家、其族土居二郎、得能彌三郎在國起王師、國中兵士馳集、即率四千餘騎、將平土佐、而併安藝六郎兵、長門探題北條時直聞之率

足利源貞氏卒、高氏退千早城而皈

兵一萬、往攻之、出於星岡、土居得能夜往行程六里、黎明亂入時直陣、陣中大擾、不得取弓矢、諸陣兵皆欲會于時直營、土居得能伏兵擊之、敵陣擾亂、土居得能急擊之、時直軍兵逃散四方、時直父子僅免、藏身於山林、自今張浦乘小舟、到備後而皈長門、從者僅六人耳、自是土居得能武威動近國、南海兵士馳屬者多、既及六千餘騎、乃整戰艑、於宇多津、今張湊護良皇子命左少將藤言恒、賜令旨於伯耆大山寺、僧徒徵兵、又諭羣國起義軍、足利讃岐守源貞氏卒、其子治部大輔高氏退千劔破城而皈東、按系譜謂、貞氏卒元

東

北條仲時時益發軍士攻摩耶城

弘元年九月也、然其時高氏在笠置軍、想夫以父没之月、不可遽征、今年三月、高氏自言遭父喪、未過三月、則貞氏卒、可在此月也、○閏月、乙丑朔、己巳、仲時時益發軍士向播州攻摩耶、常陸前司時知〔知或作朝〕為先鋒、洛中四十八所護士屬之、總三千騎、佐々木時信率兵二千、為二陣、諸國羣士及園城寺僧、總二千人、乙亥、進到摩耶城、南麓求塚八幡林邊、赤松圓心先使步卒百餘人遠射之而退、登城、先陣兵欲同進擊之、時知制之、使步卒二百人追、赤松步卒于時山城藏人光秀不聞時知令、率三十騎進追之、於是先陣兵皆進、時知不得已、率私徒二百騎同進、時信馳价曰、城其

赤松則祐飽間光泰等敗東軍先鋒時知時信等

後醍醐帝潛出隱岐

可遽拔乎、何為深進乎、時知曰、以兵士皆進、故不得已耳、時信亦率兵自後而登山嶮、而難進、赤松則祐、飽間光泰等百餘人、自山南連射之、六波羅兵騷亂、將退、赤松範資、赤松貞範、佐用氏、上月氏、小寺氏、頓宮氏等五百餘人、交刀亂擊、六波羅兵敗走、陷泥濘衝荊棘、三陣三井寺僧徒者、不見敵而亂走、自城下至武庫河西畔、道路三里之間、人馬仆死者、不知其數、狼狽而入洛、兩六波羅大驚、然以赤松勢猶微、有輕侮之色、既而備前國士卒屬赤松、由是六波羅議再攻摩耶、以徵兵、丁亥、先帝潛出隱岐國、先是隱岐

國

富士名義綱私語官女奏密謀

判官佐々木清高慮諸國勤王兵起、有不虞之變、而承六波羅令、招近國士而更護皇居、戒嚴不懈、先帝一夕夢後宇多法皇有勅諭之趣、覺而驚有所感焉、是月、佐々木富士名判官義綱宿直警衛、而竊謂還帝座、舉義兵、欲奏之而無便、一夜官女承詔賜天盃於義綱、義綱私語官女、密奏曰、聖上未知之乎、楠正成城千劒破、東兵攻之而不克、伊東貞祐起於備前、赤松圓心築城于摩耶、加之土居得能揚旗於伊豫、四國之兵多屬彼、而皆是舉勤王之師、帝運之可開、事已決矣、時已至矣、方今義綱警守之間、潛出行在

帝賜官女義綱

義綱與塩谷高貞名和長年議奉迎皇駕

高貞欺隱岐判官清高謀遷皇駕

所、泛龍駕於名波湊、依賴近國顯名之士、可以待時也、義綱亦奉適從耳、官女達之、帝猶疑焉、為試其中心、乃賜官女於義綱、義綱拜帝命之辱、且喜得良婦、彌勵勤王之志、既而詔遣義綱往出雲、聚兵而迎車駕、義綱赴出雲、議事於塩冶高貞、高貞領之、然未形於色、而遣使於伯耆國與名和長年相議、長年素與義綱有親好也、高貞義綱、采地無要害、可為皇居者、故豫約以長年采地船上為行在所、而將率兵迎車駕、清高怪義綱赴出雲而即馳使曰、聞高貞與義綱謀叛、信否、高貞佯對曰、高貞何叛武家哉、義綱之事

朝山六郎與堀谷高貞兵藤九郎謀擁帝

吾未知也、紿止之而已、因拘義綱不還之、清高不知其僞而大悦、其後高貞與近國武夫相議、欲奉迎皇駕、密遣舸艦於隠岐皇居、然門關牢緊、不得輙通、故遣勇兵十二三騎、及良馬於皇居、潜置於藪際、伺時便者屢矣、一夕朝山六郎爲皇居警守、乃悟高貞密謀、而語高貞兵藤九郎曰、我警衛之夜、汝必可擁帝、我佯爲追之者、而必可屬王師、我悉聚舟而載、行則隠岐州中可無舟也、清高何得速追乎、我非詐汝也、即裁誓書以示之、藤九郎悦曰、唯從卿之所言、且雖然我何計而得擁帝、我未能、朝山曰、我入白之、乃逢

朝山彼源忠顕告啓謀於帝

名和悪四郎泰長富士名義綱請帝所定遂辛之約

千種少將源忠顕而告之、忠顕奏之、帝大悦、潜到藪際、藤九郎扶舁帝於良馬、騰于十波湊、時二十三日丁亥也、一書曰、初先帝還隠岐、三位局及官女一人、行房、忠顕、及浪士成田小三郎、奴僕若干從焉、入國分寺之後、無他方之信、故世事不嘗知之、是年閏二月、成田急國分寺僧、達護士名和悪四郎泰長聞京師之事、泰長具告正成赤松等舉義兵、且曰、河野之族破長門探題軍、將議來於此、移帝座、今夜泰長幸護皇居、若王趾潜出、則奉冀戴、舉義兵、臣元伯耆國士、長高有大志、其所領之輸上山者、要害之地、何不成大事哉、然懐出雲國士、不誅清高、則難遂事也、或田入奏之、帝大悦、密詔泰長曰、汝宜早計之、泰長乃與護長富士名義綱議、義綱曰、是我素志也、泰長乃携義綱詣國分寺、乃賜天盃定其約、於是泰長欲赴伯耆、先過出雲、語鹽冶高貞、高貞惲時勢不納之、泰長欲逃、伯耆杵築國造重武、命隆泰長來而捕之、帝不知之、賜官女於義綱、悦其意、義綱遂泰長不頗、而自竊出護所、到出雲、逢高貞議事、高貞拘留

浪士成田小三郎擁帝從出雲忠顕金若從焉

之、成田與行房議曰、泰長可赴伯耆、則其遷不可怪焉、義綱自出雲可歸于此、然何畏也、可怪焉、事濟則悔何益、乃佯稱三位局產期近、可避居於民室、而勸酒於護士等、皆醉、成田戴帝及三位於同輿、而置三位於民屋、令行房留此、擁帝從焉、潜進、忠顕、金若、及義綱家僕三四輩從焉、郷民隨其後而倚焉、献帝自具、忠顕到千波湊而載舟、着出雲國嶋根郡那波湊、時二十五日卯刻也、至是乞酒於民家、献之而到出雲杵築浦、繋舟於此、令金若及義綱家僕往民家、警御聴、國造部爲巡浦造、怪而巻捕之、忠顕乃命舟子、同神急向伯州、追着果至御船、既隨、幸免、二十六日、御船着伯耆大坂湊、成田求水献之、曰、此距長高館二里餘、成田走到其館、逢長高、述勅曰、主上脱隠岐之囚、依賴汝、汝應詔則速奉迎之、若不然則告鎌倉、而議高、朕縦雖崩于此、不可再皈隠岐、長高拝伏而感詔、奉食於成田、而長高自率十餘騎先驅奉迎之、能願從、然長重運新藁於精、負帝到船上、叢而献輿、而升山頂、乃設帝座、於是長高次男基長、三男高光、及支族三十輩馳來、以駄大山別當深盛、長高弟率具從來、於是献御聴、自出隠岐至此、初下御簀、長高

名和長重運新藁負帝到船上黄

長年襲糟谷氏館攻小鴨忠長克之泰長不能脱因自殺

令基長燒己館、移妻孥於船上、昇錢於郷民、運穀於山、今夜行除目、長高任左衛門尉、詔曰、高字可避御諱、尊高訓通、且長而高者危、可識焉、乃改賜長年、翌日、清高等襲來、長年擊破之、而進兵、隨守護代糟谷氏館、又攻小鴨忠長、克之、國中軍士皆來屬官軍、行房以三位局自隠岐到船上、既而高貞携義綱而至、自此近國諸士日日馳至、泰長不能脱國造之囚、自殺、聞者憐之、長年嫡男義高、依六波羅令在千劒破、長年馳使召之、戊子、漂泊于海上、己丑、到伯耆名和浦、因遣使于名和長年、以告之、時長年聚親族而飲食、長年往日既與富士名義綱通謀、然遽聞詔命、猶豫未決、弟長重進曰、自古迄今人民之所望者、在名利之二、而已、我輩奉詔起軍、曝屍於戰場、則是義死也、命不可惜焉、不如速奉迎之也、長年等親族二十餘人皆

名和長重奉負帝登船上山

名和七郎設策張疑兵

可之、長重曰、卿等宜速運軍籌我先往奉迎之、乃被甲冑與族類五人同往、事起倉卒而無乘輿、故長重奉負之入船上山、長年遣人于近里言曰、我有所思、故運粮粟于船上山、有運我倉内之米穀者、則每一擔畀青蚨五百、由是役吏五六千人競運之、一日之中納穀五千餘石于船上、其後長年分施財布於民人、而後燒其第宅、率百五十騎到船上山、構城以守之、長年族名和七郎有兵畧者也、剪截白布五百端、以爲旗旌、燒松葉熏之、書近邦武士之家紋列于峯頭以張疑兵、朝山六郎佯驚帝之不在、翌日乘清高

佐々木清高佐々木道譽等率兵攻船上

佐々木彈正左衛門貫眼立死

道譽降

所蓄之戰艦十七艘、先到名和浦、滯檣四五日、不皈其舟於隱岐、爲使清高不速來也、朝山陣于伯耆會坂、其兵可三百騎、歴日佐々木清高及佐々木彈正左衛門、佐々木道譽率兵三千渡伯耆、攻船上、此山北接大山、東南西地僻峯峙、以城郭俄成、故未掘一隍、未塗一壁、或橫大木、或毀室舍、以爲柵、清高兵攀蹐長坂、至半塗、望之見旌旗數百、以爲近國兵士已悉來從、而不得進焉、城兵爲不使敵知士卒多少、伏陰處而放矢、彈正左衛門爲流矢貫右眼立死、佐々木道譽以其兵八百餘騎降焉、清高不知之猶進攻

朝山六郎塩谷富士名共襲清高克之

諸国勤王士起

之、日已欲暮、而暴雨疾風、清高兵士避之亂、羣名和長年、及其弟長重、子長生、列射者於左右、放矢而進擊、時朝山、塩冶、富士名共襲清高後陣、清高力戰、不克、遂敗、其兵千餘騎陷澗底、而歿者不知其數、清高僅免、乘小船逃皈隱岐、而國人畔拒之、不能入、漂泊至越前敦賀、自是諸國勤王者甚多、出雲高貞、義綱、從兵共千餘人朝山從兵八百餘人金持氏從兵三百餘人大山衆徒、出雲伯耆因幡羣士七百餘人麕至、其餘石見澤氏、三角氏、安藝熊谷氏、小早川氏、美作菅家、江見氏、芳賀氏、澁谷氏等、備後江田氏、廣澤氏、宮氏、三吉氏、備中新見氏、

成合氏、那須氏、三村氏、小坂氏、河村氏、莊氏、眞壁氏、備前今木氏、大富幸範、和田範長、知間親經、藤井氏、射越範貞、十嶋氏、中吉氏、和氣季經、石生氏等皆悉從焉、此外南海西海兵士羣集、充牣船上山、其麓四方二三里之間、樹陰草際、無處不有兵、傳稱長年村上源氏之裔也、右大臣顯房孫、忠房住伊勢國、生子啞而不言、從於但馬國郷小野房、其子惡七郎入伊勢鈴鹿山爲盜、平氏士伊藤景綱捕之、又流但馬國、其子以行勝、行勝子曰行秋、改稱櫻田氏、承久之役爲官軍、爲義時被故逐、其子行盛爲台徒、稱但馬禪師、初來伯耆國住長田邑、生行高、稱村上禪師太郎、元德元年、行高歿、年七十二、長年其嫡子也、云、增鏡曰、先帝潜出隱岐、護士等假設漁船奉載之、時閏二月二十四日夜中、時到出雲國暫休、而翌日到伯耆國綱津浦、遣使召名和長年、長年率五百騎奉迎之、此國有賀

六波羅遣兵向摩耶城

茂社。帝往拜之。遂懷王城。既而幸船上寺、以定皇居。賜宣旨於諸國、且遣使於叡山、以起勤王之師。壬辰、六波羅遣兵一萬、向摩耶城。赤松圓心出城屯於久久知酒部。○三月、甲午朔。丙申上巳。先帝在伯耆國船上山、開曲水宴、召和義高王。自千劒破奏京畿軍事。先帝快然、敕正五位下源忠顯敍從四位下、而以名和長年任伯耆守。是日、隱岐國單使到鎌倉、告先帝潛幸伯州。高時大驚。丁酉、鎌倉驛使到千劒破城下、譴責東軍懈於攻城。諸將胥議、懸高梯於隍塹、而直升入城。乃召洛中工匠五百餘人、伐大木造之。廣一丈五尺、長二十餘丈。夜以繼日、斧斤之聲不絕。

東軍懸高梯於隍塹。正成彈之油、投松明燒之

數日而成。乃直立其梯、繫大繩二三千、倒曳之、橫懸城隍、而欲一舉入城。城兵有懼色。正成自若、諭衆曰、汝輩勿懼。梯之廣一丈五尺、則其上可使坐二十五人。然則接戰亦不難。且以梯為的、而射之、則矢必中也。鏖敵者必矣。既而東兵懸梯于岸上、而爭登。正成傳火於松明、而投于橋上、如束新柴也。而彈油以灑之。橋板既燃、溪風吹炎、少焉橋燒而落谷底。東兵被燒死者、不知限量。然（東兵初當修梯、以為城中可無竹。正成潛遣人於城外伐竹、以為彈水之用。又蓄大壺小壺若干、皆盛之以油二百三十石也。是故東兵雖懸梯、不能升城而敗。）○補　正成使兵五百餘人隱於山嶺、塞東兵往來之路。和

宇都宮公綱圍千劒破城

田三郎為之將。又吉野、戶津河、宇多、內部之浪徒、受護良之命、而相集七千餘人、以二十人三十人為一隊、各有其長也。共遮糧道、東兵食乏、人疲不堪。在陣或百騎、或二百騎、潛皈其國。浪徒烏合、而要於道殺之。偶有免死、則或捨馬棄兵器、或被奪衣服、而為赤骨力、或破蓑纏身、或草葉覆腰、迯散四方者、每日無數矣。自是東兵日減、勢氣衰歇。仲時、時益聞之、使宇都宮公綱率千餘騎、遣於千劒破。公綱到大佛貞直營相議、使諸兵圍千劒破、夜夜揚鯨波、分步卒鑿隍前、舉土高築之。公綱等皆陣於其陰、城中投松明、

公綱鑿孤山下、欲覆倒一城

正成鑿穴於敵營後、而沃熱湯、死亡多

多矣。然入隍而止焉。夜已明、則諸將及公綱、面隍而列陣。及夜則又鑿隍。初東兵未鑿隍、故城兵投木石、則死傷者多。隍掘既成、城兵之木石皆入隍中。故東兵無死傷者。僉謂公綱善謀也。如此者十日、既至城下、破虎落一重。然城岸難登、東兵死傷。公綱令曰、鑿山則城自倒。乃使數萬匹夫掘城下。時城與敵陣無間地。故城謀不得窺敵之形勢。正成未知鑿城之計。未幾一櫓倒落。東兵欲進入。正成投木石、東兵不得入。其後正成鑿穴於諸營後、而沃熱湯、轉鉅石。東兵又死亡。自是後雖鑿山、而不成其功。正氏、正遠在觀

楠正氏正遠夜襲東軍諸營

心寺、聞一櫓倒落以驚兵士皆曰、我輩與生見正成傾滅、不如先死、請乘夜襲敵軍、縱吾輩死城若固、則於正成何傷乎、幼童呆女亦悉曰、正成之大事在於斯時、我輩苟生亦何益矣、由是正氏正遠交議、一夕風雨狂暴、正氏率五百餘騎到千劒破、以十人二十人為一隊、遣之於東軍、諸營正氏率百五十騎、潛居於公綱陣後、正遠率八百人、密入大佛貞直陣、燒其營、分二百人亂入陣中、分其殘兵為三張、伏於處處、時正氏兵士揚言、曰誰某通志于正成、乃交鋒亂入、敵軍驚騷、正氏繼攻入公綱陣、東軍散走、然正成不

正氏正遠勝敵還、正成不開門、

出一人、正氏到城門告之、守兵欲開門、正氏叱曰、無大將之命、而欲妄開門、是大過也、正成平安否、曰平安、正氏曰、汝傳語於正成、我為東兵攻城之急、故今襲敵軍、正成聞曰、正氏過矣、為大將者戰半而去場、來於此、我恐不得一狀戰而早退矣、處處諸隊之兵、果驚正氏之不在而散退、正遠曰、正氏為逢正成、故赴城乎、可謂過也、乃率從者潛於山際、時正氏率七十騎而來、正遠迎之、相共登嶺豎旗、於是散兵復集、全師皈觀心寺、今夜東軍諸陣皆遽騷、唯二階堂道蘊、長崎基資、高橋九郎左衛門、赤橋入道、千葉貞胤、

赤松圓心與小笠原氏戰不利

入江入道等、陣營皆自若、正成悅正氏能用奇兵自是城堅、而東兵屈、日日離散、然猶圍城屯山麓者、號十萬騎、既而貞直東皈、時治等諸將留圍城、癸卯、六波羅諸軍進至瀬河、赤松圓心屯酒部、持而以明日為戰期、時暴雨、圓心率親兵五十騎、避而休於民家、其部屬三千陣於昆陽野、時阿波國士小笠原氏率三千兵、欲會京軍而過酒部、見圓心兵甚少、急攻之、圓心與小笠原力戰、然衆寡不敵、圓心兵四十餘人皆死、唯父子六騎耳、皆捨旌旗混亂敵中、既而幸免、復入昆陽陣營、翌日甲辰、圓心師三千兵向瀬河窺

圓心貞範等大勝

敵陣、兵士可二三萬也、衆寡不敵、圓心勵氣挑戰、赤松貞範、佐用範家、宇野國頼、中山光能、飽間光泰、自竹陰登南山大射之、六波羅兵驚亂、平野伊勢前司、佐用、上月、田中、小寺、八木、衣笠等七百騎、大呼奮擊、六波羅兵散走、圓心欲皈摩耶城、則祐進曰、夫軍利者、以乘勝追奔為先、是行也、敵將者京兵之尤也、而擧衆來彼倦、今日之敗軍、而人馬共勞罷、若乘此弊而攻之、則何不誅、仲時時益於一戰之間乎、衆悉可其議、乃出宿川原、放火於處處、乙巳、圓心前鋒既到洛邊、追敵而進、仲時時益未嘗知之、下見淀、赤井、山

崎西岡邊兵烟怪之既而京中騷擾皆曰圓心既攻京仲時時益大駭鳴地藏堂之鐘而聚兵然摩耶敗卒者未知其所在於是以隅田高橋爲將在京武士二萬屬焉向今在家作道西朱雀西八條邊以欲隔桂河而拒戰圓心分三千餘騎爲二自久我繩手西七條而進兩陣相持未挑戰則祐自楯際放矢而見機跳馬欲渡桂河圓心遥見之馳騁制之曰昔者足利忠綱渡宇治河佐々木盛綱渡藤戸是依有導引也而今河上雪消水漲且不知此河之淵瀨深淺豈得輙渡乎縱雖得渡而汝獨入大兵之中則何不死

赤松則祐抜羣渉桂川

飽間光泰、伊東太輔等五騎繼渉敵避易逃散

乎天下之安否不必在今日暫全微命可待吾君太平之日汝何無此心乎則祐回馬收刀言曰我兵與敵相侔則吾豈獨辛苦乎然今衆寡不對敵若察我兵之不多則雖挑戰而吾安得有利乎不如急戰也太公兵法曰兵勝之術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疾擊其不意非以吾困兵破敵強陣之勢乎乃策馬凌流飽間光泰、伊東太輔、河原林次郎、木寺相模、宇野國頼五騎繼渉伊東宇野馬強而不溺木寺依盤渦水急而馬離然先人到洲上六波羅兵見之驚其武勇八馬辟易於是赤松範資、貞範馳進佐用、上月等

新帝逃闕移六波羅

三千騎亦進共着岸上輕死競馳六波羅兵不戰而逃去路委兵器者不爲不少高倉右衛門佐及小寺衣笠既亂入京中大宮、猪熊、堀川、油小路邊五十餘所皆燒洛中大亂權大納言藤資名、權中納言藤資明共往省中四門鎖矣資名資明跪奏新帝曰官兵戰弱敵人既侵京洛唯恐亂入省中速載三種神器幸六波羅則可也帝乃乘瑤輿自二條河原入六波羅堀河大納言源具親、三條大納言藤實忠等月卿雲客二十餘人追及扈從正安延慶兩上皇、梶井二品親王尊胤及諸宮妃嬪悉入六波羅仲時時益儀

河野通治、陶山義高、選兵衝擊赤松陣

避六波羅北方爲皇居仙院而仲時時益將軍臨七條河原待敵兵之來圓心見其大兵而不敢進仲時時益謂敵寡兵也故猶豫卿等可往破之乃使隅田高橋率三千餘騎向八條河野通治、陶山義高率二千餘騎向蓮華王院義高謂通治曰怯弱之兵多而無用唯可爲障礙耳請置屬兵於八條河原我輩擇私從兵自蓮華王院東而進然則進退號令隨我意也通治然之乃分遣屬兵二千於塩小路道場通治私從三百義高私從百五十到蓮華王院既而六波羅兵大叫圓心兵欲相當時義高通治四百騎亂入

小寺、高倉、衣笠夾擊、隅田高田敗之

赤松陣短兵急接、馳驅頻斬、圓心兵大敗、高倉、小寺、衣笠、向七條、邉拒隅田高橋、小寺曰、敵兵定多乎、彼來戰則不可、有利往襲之則可也、高倉、衣笠曰、以小兵擊大兵、何有利乎、小寺强之、高倉、衣笠、遂不闘而處横路、使射者登民家、上而待焉、隅田高橋來攻時自民家上飛矢亂發、小寺進擊之、隅田高橋回轡相戰、高倉、衣笠自横路夾擊之、隅田高橋進退惟谷、義高通治相謂曰、蓮華王院之軍吾既得利、然西七條邉之軍安否如何、吾心無安也、乃進兵到七條大宮、望朱雀邉、則隅田高橋軍挫將退、通治欲往救之、義

義高、通治、尾擊赤松、貞範則祐竄之

高曰、暫待焉、此戰勝敗未決、吾輩雖合力、而彼等必爲已武術而已、既而隅田高橋軍大敗、義高通治合兵入敵中、摧堅應變、高倉、小寺、衣笠遂敗北退於寺戸、貞範則祐初渡桂河、追敵而進、僅率四騎、臨六條河原、將入六波羅、至是諸軍皆爲義高通治被破、貞範則祐欲混於敵人、皆有一處、隅田高橋令曰、赤松兵其在陣中乎、彼渉河而來、鎧其可濕矣、就其濕者而可斬之、貞範則祐等六騎交轡入敵中、戰於此叫於彼、六波羅兵不知其寡少、而陣中大擾、然赤松徒騎皆死、貞範被隔於敵陣、則祐單身逃行、印具尾張

義高、通治、以首級七十三還新帝感賞

守兵八騎、追之問其姓名、則祐曰、縱雖稱姓名、而子其不知之、唯可取我首見於人耳、即返擊之、敵止則行、與敵八騎同行、既二十餘町、信濃守範資三百騎屯於羅城門前、則祐見之、進馬馳入、少馬敗卒復集、圓心分其兵自東西而進於七條、邉揚鬨聲、六波羅兵七千餘拒之、雌雄未定、通治義高兵五百餘、復擊其後、圓心大敗、死亡者夥矣、通治義高乘勝追之、見赤松欲回馬、而乃還、以生口二十人、首級七十三、列六波羅、帝捲御簾而叡覽、仲時時益撿之、謂曰、義高通治之武名素聞之、然今日之戰、卿曹若不努力、則

隅田等聚京中死傷者首梟之

菊池寂阿攻北條英時不利死

安得勝乎、感之再三、其夜詔以通治號對馬守、賜御劔、以義高號備中守、賜寮馬、聞者或羡焉、或猜焉、翌日圓心退屯山崎、聚敗軍、其勢又振、隅田高橋巡視京中、聚死傷者之首梟之于六條河原、其數八百七十三、就中稱赤松圓心首者五人、皆嘲笑之、此役敵死者非如此之多、然六波羅兵士等貪功枉殺洛外民、誣而捧其首來、以爲敵人首也、丙午、先帝在船上、行除目、左少將源忠顯任左中將、兼藏人頭、賜震筆倭歌於名和長年、寓抑狂瀾迎御船之意、且勅諭之、畫掛帆之船、於長年旗以爲家紋、是日肥後國士菊池寂阿起義兵攻鎮西、探題北條英時不克死之、寂阿與太宰少貳藤妙惠豊後國士大友具簡共九

菊池寂阿謀妙恵大友具簡恵于高時之起本

州之巨室累世以武揚名妙恵初名貞経具簡初名貞宗寂阿初名武時共剃髪改名先是高時奪妙恵太宰府職并領地具簡比年憑英時而求薩摩日向守護職於高時高時不許之故共懐憤恨寂阿素有大志常語親族曰方今武家政刑紊是邪也鎌倉傾敗其不遠矣夫本朝者神國也王者遂行政教乎抑又一時豪傑并吞天下乎我不得料知也一日傳見楠正成所製天王寺讖文大信之頃間妙恵聞先帝到船上喜曰若王者有天下則我當領太宰府及九國二嶋之管轄然今欲撃英時而無黨與則事難成夫西州武人無菊池嶋津若

寂阿妙恵具簡降乃賜綸旨

妙恵翻思斬寂阿使八幡宗安

然嶋津路遠菊池隣邦也乃欲與寂阿結謀時具簡遣使于妙恵告擧勤王之兵妙恵報曰寂阿不戮力則不可也然我與彼有微怨不睦卿其圖之具簡又遣使于寂阿以告諭利害為妙恵解怨且使同謀寂阿亦以曾信讖文乃許之妙恵聞而喜焉寂阿具簡赴太宰府先至英時館議時事而徑赴妙恵家密謀而皈獻使於船上請屬王師因賜綸旨於三人既而英時聞妙恵具簡叛欲使菊池松浦嶋津誅之故召寂阿於博多時寂阿使八幡宗安赴妙恵家議事妙恵斬宗安遣使于博多告英時曰寂阿屬王師彼令其家僕八幡宗安來使我同力然我不從斬宗安而乃送其首英時大驚曰我聞少貳大友逆謀未知菊池起兵也見其首則菊池家僕宗安也英時茫然寂

北條英時與菊池寂阿戰博多

英時將齊藤日向八郎戰死

阿聞妙恵反覆而大怒曰彼縱雖為敵而亦何懼乎想夫英時兵不過三千也克之不可疑焉即率兵二千而發肥後向博多英時聚兵四千許陣千海邊分為七列寂阿見之分其兵為三隊而相持未戰寂阿使其中隊佯退英時兵競追之寂阿前隊亦退敵兵彌進寂阿後隊整旅鳴鼓而進中隊前隊皆還撃英時兵大敗軍將齊藤日向八郎隕命英時聚兵六百

菊池武重訣別其父寂阿歸國

餘守城而不出寂阿進兵焼鳥飼邑喜而言曰英時兵寡固拙果如吾言拔府城而見英時首在頃刻耳妙恵疑時運之未定即督萬兵救英時以屯于住吉或曰妙恵具簡率六千兵共救英時寂阿單騎馳出見之知妙恵救英時也於是寂阿軍擾亂寂阿召嫡子肥後守武重曰我其死之汝皈肥後完城郭聚人民起勤王之師且以報我恨而可也武重曰事既如此之迫而我何棄去乎唯同死生而已言至再三寂阿不聽曰我令汝皈國者為天下也乃作鄉書詠倭歌而附武重而別武重不得已揮涙皈肥後其後寂阿與次男肥後三

菊池寂阿次子肥後三郎攻入英時舘死

隆或作高隆直被殺事見文治紀

先帝納寶劍於出雲社祈王道

郎等率兵數百攻入英時舘奮戰皆死人皆莫不笑姒惠之非夫也少貳大友武藤秀郷胤也秀郷玄孫曰相模守公光其子曰景頼始號大友景頼有二男曰能成曰頼平能成子曰能直所謂大友左近將監者也頼朝時爲鎮西奉行任豊後國頼平曾仕朝廷假武者所由之以武藤爲氏其子資頼壯頼朝仕筑前守爲鎮西守護或稱小貳或稱少貳其子資能繼爲太宰少貳於蒙古有功者也資能子曰經資其子曰盛經是姒惠父也自資頼至姒惠五代世號少貳具簡能直六世孫也世依鎌倉之命列鎮西率行故二家爲九州武士之魁菊池之先出前中納言藤隆家隆家曾孫則隆始赴筑紫生肥後國歸爲迎則隆玄孫隆直爲源義經被殺其子孫猶在肥後世爲武士隆直七世至寂阿丁未先帝勅使納寶劍於出雲杵築大社祈王道興復新帝使諸僧修法新帝謂方今四海靡沸兵戈不休不如以佛法拂滅之即命諸寺

興復

新帝使諸僧修法祈四海安寧

法印良忠受護良親

諸社行大法秘法梶井宮親王尊胤行佛眼法於省中裏辻慈什僧正行藥師法於仙院仲時時益加授食米於南都園城寺而祈四海之人安戊申仲時時益發兵攻八幡山崎赤松圓心前日敗軍之後到山崎而聚散卒既得八百餘時中院中將源定平潛居于岩倉欲與圓心戮力時有訛言曰西國賊兵多至定平與章率五百餘兵而逃出忽逢圓心於日向明神祠前圓心大悅乃奉定平爲主佯稱聖護院皇子陳於山崎翌日圓心見兵士二千揭旗于八幡山而怪問之則護良皇子執事法印良忠受護良之命來

王之餘援赤松圓心

九條仲時令兵向赤松之軍

則祐以小敵大以進擊爲利圓心以全命待時爲則之關論

助也則祐相見流涙感護良之惠圓心亦大喜復將攻京仲時時益聞赤松兵威復振大怒謂洛中爲彼懊惱吾曹固所切齒也即使四十八箇所兵士並在洛者五千人聚兵于五條河原而向山崎圓心聞之欲待而戰則祐曰六波羅之於我大敵也我於六波羅小敵也敵若越久我繩手則我兵其不克以小向大則以萬死一生爲本而可也圓心曰臨戰以勇爲先則有不虞之敗萬死一生是危計也不如全命待時也夫萬死一生云者當我兵日衰而無援敵兵日昌而多助而用之者也圓心之所學如此顧範資貞

範曰汝等謂何項之貞範曰則祐須述其所思其勿秘焉則祐曰萬死一生固如大人之言然今不用之則何時爲之乎何則我兵三千而敵倍之敵若越久我繩手陣于山崎邊而戰則我兵雖銳而豈得勝乎是可敗之一也夫良將之對嶮岨而陣者爲破敵於此也而今使敵越久我繩手則可謂失計是可敗之二也其衆寡相倍則雖非危策而無害矣以小當大難乎其勝也敵以我爲小兵而侮易之不可疑焉而我兵俄發進擊則顯大捷于目前也明矣此非擊不意乎而今不如此而待敵來則敗衂決矣是可敗之

六波羅兵果敗北、則祐之策得當

先帝使中將源忠顯、藉赤松名和義高副之

三也、唯願父兄熟察之、若可之則留兵八百于山崎、分二千餘爲三列、向深田而陣、以防之、則我兵其勝矣、範資貞範皆信用之、開心大歡、流涙曰、語曰、子者、人之良寶也、其愚也猶然、我有三子、皆良將也、我雖就本而一家之事、豈介於心乎、戰得可勝、而不得勝、則萬人之嘲笑、豈不恥乎、寔汝則祐等今日之戰、全以委焉、既而六波羅兵五千餘分爲二列而進、謂久我繩手、路尤滑、進退甚不快、即起八幡、渉桂河、經河嶋、自物集女大原野而來攻、赤松分其兵爲三列、一列者擇能射者五百人、使登小塩山、一列者使騎歩

千餘人居狐河邊、一列者兵士八百隱于日向明神祠後之松陰、六波羅兵不知之、縱火于寺戸而深進、時赤松射兵五百人、自小塩山麓亂射之、六波羅兵欲擊之、山嶮不得登、而不顧之將、到山崎、坊城左衛門尉平五十騎急擊之、六波羅兵侮其寡兵而圍之、赤松使田中氏、小寺氏、八木氏、神澤氏等援之、或魚鱗張陣、或鶴翼整列、狐河千兵見之、擁道以塞敵後、六波羅兵見其不可勝而逃走、兵器散棄于溝塹者不可勝計、洛中皆曰、若令陶山義高、河野通治督兵、則豈有此敗乎、庚戌、先帝聞赤松攻京不利、自修金

忠顯家邸六條、又稱千種、故呼之曰千種殿

但馬守護大田氏奉皇子成良會於丹波

叡山應護良皇子命

輪法、而勅頭中將源忠顯督舩上、官兵千餘騎發遣京師、名和義高副之、伯耆國兵悉屬之、出雲因幡美作但馬義士、逐日來加、丹後丹波若狹諸士、亦望風順服、如雲如霞、揚言號二十萬七千騎、但馬守護大田氏奉先帝第四皇子成良、會忠顯於丹波國篠村、忠顯大悅、尊皇子稱上將軍、揚錦旗、賜令旨於諸國、徵兵、其勢壓京師、東宮康仁行啓六波羅、大夫源通顯侯車中、新帝及兩上皇既在六波羅故也、時蓋又奉迎康仁、而六波羅以諸軍競起、請上皇詔、令公卿雲客等課軍事、已亦、叡山僧徒懲護良皇子、命會大講堂、謀起勤王之師、衆議曰、夫吾山者、七社應化之靈地、而爲百王鎭護之

起王師之謀議

藩離、高祖大師占開基之始、止觀窓前、雖弄天眞獨朗之夜月、慈惠僧正爲貫頂之後、忍辱衣上、忽帶魔障降伏之秋霜、爾來妖孽見天則振法威而攘之、逆暴亂國則借神力而退之、肆神號山王、須有非三非一之深理矣、山言比叡所以佛法王法之相比焉、而今四海方亂、一人不安、武臣積惡之餘、果天將下誅、其先兆非無、賢愚所共知也、王事毋監、釋門假使雖爲出塵之徒、此時奈何無盡報國之忠、早翻武家合體之前非、宜專朝廷扶危之忠膽、三千皆頷而羣議決矣、於是山上坂下、競集如稻麻、已及數萬人、辛酉、

山徒大舉與仲時時益戰不利

東塔豪鑑豪仙奮戰死

大舉向洛山徒皆謂我兵之多如此六波羅聞之則望風而逃耳故不與赤松等約期或自今路或自西坂相分而進仲時時益聞而議曰山徒縱雖多兵其不有騎兵何足懼焉即分兵七千爲七隊陣三條河原山徒不知之咸集于法勝寺曰今日無六波羅也前陣既進時六波羅兵自三方相進連射急擊之山徒大驚先陣棄兵器而逃走其中千人許留而力戰而被騎兵惱不進六波羅兵衆勝大射之丹波人佐治孫五郎揮長鈇所殺尤多山徒大敗周章逃于叡山時東塔善智房弟子豪鑑豪仙素有勇膽相語曰

六波羅略于山僧聽兵

仲時馳使於鎌倉告危急以請濟師

夫軍旅之法勝敗其常也不可恥焉然今日之戰山門之大辱在此耳我輩戰死雪山門之恥則不亦可乎即共還奮戰殺敵較多遂二人推刃相死見者壯之前陣既敗故後陣不見敵而退山徒揚燧於大嶽集兵於坂本欲再攻六波羅仲時時益寄附大莊十三箇所於山門又託事於祈禱特贈便宜之地於衆徒以携其心自是衆徒多通心於六波羅者不及再舉仲時時益馳使於鎌倉曰諸國奉先帝之命而攻京師事已危急請加援勢高時驚懼乃以北條高家號名越爲大將促足利高氏等二十人而議入洛分

足利高氏叉心兆于此

兵攻船上且衞京師時高氏宅父憂且病雖辭之而屢被驅遣心深銜之謂彼時政之末孫而爲人臣年尚矣我源家之嫡流也今縱雖隨時勢而何不存其禮乎若復我則擧家入洛而戮力官軍以攻六波羅然口不言之故人無知者高時又遣工藤某促入洛一日及兩回高氏乃欲擧家而啟裝長崎圓喜聞而疑之以告高時請留高氏妻子於鎌倉且使呈誓書高時然之遣使於高氏曰關西雖亂關東猶平寧可以安頓內室稚子我與足下有通家之好加之今又與赤橋相州守時爲婚姻（高氏妻守時妹也故云爾）彼此雖無嫌疑

足利高氏呈誓書於高時發鎌倉

奈外人所思何請示誓書高氏猶豫不答召其弟兵部大輔直義議之直義曰今圖大事非營私家欲誅無道興復皇位則縱佯約誓言神何咎焉留室家於此赤橋相州在焉則可免難也若有變則留後者保護稚子何懼有焉大行不顧細謹今不順彼言而生疑端則大事不成矣大兄熟思之高氏從焉乃留夫人赤橋氏嗣子千壽王於鎌倉以爲質而呈誓書於高時高時及圓喜悅而不疑於是招高氏大張治具而以錦袋襲白旗授高氏曰是源家累葉之重器傳至賴朝而後二位禪尼藏之以有北條氏雖爲希世

高氏發途爲三月廿七日。高氏生時之奇瑞。藤清子、高氏直義之母也。源忠顯奉皇子成良屯于西山峰堂。親光時在京。法印良忠、赤松圓心、先進攻京。

之珍、於他家何益矣、今以爲行色、唯期舉此旗而滅凶徒、且以白鞍馬十匹、白幅輪鎧十領、金飾太刀一握副之、於是高時以高家爲元帥、高氏爲副帥、既而高氏發鎌倉、直義及其族吉良氏、仁木氏、細川氏、今河氏、荒河氏、外家上杉氏等三十二人、其家長高師直等、族類部屬四十三人、其兵都三千餘騎、後二日、而高家督一萬騎發鎌倉、今川家傳說曰、昔源義國有遺狀曰、我再生於七世之孫爲天下之主、義康、義兼、義氏、泰氏、賴氏、相繼至三世家時、當七世之數、然家時不得志、發憤曰、我後三世可有天下、此誓願不必遂也、言畢自殺、其子貞氏亦不得時、然高氏生時、雙鳩來入浴室、其一止高氏肩、其一止湯杓之柄、直義生時、雙鳩復來居楯杓之間、以爲奇瑞、貞氏有起兵之志、不果、唯其妻藤清子知之、語其兄上杉憲房、然則足利家有興家之志、尚矣、世俗謂名越高家死後、有起兵之志者誤矣、○夏四月甲子朔、乙丑、千種中將源忠顯奉皇子成良、發丹波篠村、入浴屯于西山峯堂、從兵凡二萬充滿谷堂、葉室、衣笠、萬石、大路、松尾、桂里、法印良忠陣八幡、赤松圓心陣山崎、下野國士結城判官親光屬官軍、與赤松圓心通好、丙寅、圓心先進攻京中、院源定平、法印良忠帥伊東、松田、頓宮、富田等及眞木、葛葉浪士三千餘騎、而縱火於伏見木幡、自鳥羽、竹田進、圓心帥宇野、柏原、佐用、眞嶋、得平、衣笠、菅家兵三千五百餘騎、縱火於河嶋、桂里、自西七條進、六波羅兵衆氣盛、整兵於六條河原、

六波羅使佐々木時信、常陸前司時朝、長井秀正向糺河原。河野通治、名和義高、合兵急擊良忠、定平敗走。圓心屬士頓宮父子、田中兄弟、勇戰皆死。

遣佐々木時信、常陸前司時朝、長井秀正、而率三千餘騎、向糺河原、壓山門、雖有衆徒通志於武家者、猶備不虞之變、而使河野通治、陶山義高、向法性寺大路、以兵五千騎配之、富樫、林及島津、安藝前司資久、小早川率私兵、向八條東寺、以兵六千餘配之、厚東、加治、隅田、高橋、糟谷、土屋、小笠原向西七條、以兵七千餘騎配之、畱置兵千餘騎於六波羅、以爲遊兵、既而通治等自三方進擊圓心等大戰、及日暮、通治、義高合兵急擊良忠、定平、破之、良忠定平犇、宇治路通治、義高不追之、馳出作道、欲圍敵在東寺者、敵兵充物作道者、爲之辟易、走寺戶、小早川、嶋津乃欲擊圓心、而出于西朱雀、以馳進六波羅、兵爲之得勢、自三面進合、時圓心屬士備中人頓宮父子、田中盛兼、其弟盛泰、勇力絕人、共進當六波羅、衆兵六波羅、兵被奪氣而小退、嶋津資久謂其子音久及從士曰、我素聞彼等有膂力、而西州無出其右者、我思挫之之術、以寡可殪之衆而不可也、汝等宜無來助、而與他敵戰、彼等雖多力、而矢豈不徹哉、雖能走、而不得及馬、我多年習射騎者、其用在斯時耳、乃父子二人向頓宮等、田中盛兼提鐵棒而進、欲擒之、嶋津即射之中

官軍有元佐弘、其弟佐光、佐吉、與武田二郎、其弟七郎戰、兩雄皆死、

盛兼輔車、以貫于冑、盛兼被重傷、目眩、不得進、盛泰即拔其矢、又進曰、君敵者六波羅也、兄讎者卿也、我即時報兄讎也、頓宮父子亦踴躍、繼進、嶋津能騎能射、進退惱之、然雌雄未決、嶋津矢盡、以短兵欲戰、小早川寀嶋津危、而以兵二百餘騎馳助之、官兵在田中後者皆潰退、頓宮父子、田中兄弟皆被害、美作人菅氏族兵三百餘騎、進入四條猪熊、與武田、糟谷、高橋兵千餘騎合戰、移時遂敗、有元佐弘、其弟佐光、佐吉猶不退、與武田二郎、其弟七郎戰、七郎斬佐弘、佐光斬二郎、佐吉與武田從士共刃死、佐光七郎相謂

福光佐長、殖月重佐、原田佐秀、鷹取種佐、皆死、

曰、兄死、弟生何爲、因共刺同死、福光佐長、殖月重佐、原田佐秀、鷹取種佐、見之皆還戰死、播磨人妻鹿長宗者、薩摩氏長之後也、氏長古之相撲魁、膂力絶倫、勇猛拔羣、年十餘歲而好相撲、遂無與之敵者、至是屬圓心軍、其一族十七人相從、皆勇力非常人之比、長宗與其一族先進、至六條坊門大宮、時會六波羅兵三千餘騎、自東寺竹田歸者、而爲之被圍、一族十七人皆死、唯長宗獨存、因謂、我適者何貪生乎、爲君耳、印具氏兵五十餘騎追之、就中有一甲士、單進欲收長宗、印具兵欲救之、急追之、長

妻鹿長宗馬上提甲士、投之深田、

源忠顯欲立獨功、先期入京、

宗顧眄曰、汝等以我一騎而勿侮、以殞命、乃提所捉之甲士、以投昇之、越六騎之前、而没深田泥裏、追者懼慄而退去、此後圓心等又大敗、而八百餘騎戰死、氣疲勢窮、退于八幡山崎、辛未、源忠顯特其從軍之多、欲立獨力之功、不與圓心等約期、督諸軍入京、乃裁白絹、每絹一尺而書風字、附諸兵著其鎧、取諸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之義、六波羅塗壁堞、設闘樓於大宮、自三條至九條、置彀者待之、又分置兵於街路、各千餘騎、以欲魚鱗進、鶴翼而圍、忠顯至神祇官前、整兵而每街路分遣千餘騎擊

官軍但馬守護太田氏死、

官軍金持三郎被重創被虜、

之、戰、勝敗未決、但馬丹波兵先潛於京中、至是放火、時風烈、火熾、六波羅兵爲之退、六波羅聞之、乃遣佐々木時信、隅田、高橋、南部、下山、河野、陶山、富樫、小早川等援之、率五千餘騎、向一條二條、擊官兵破之、但馬守護太田氏死、丹波人荻野朝忠、足立三郎、以五百餘騎入四條油小路、與備前人藥師寺八郎、中吉十郎、武州丹兒玉黨兵七百餘騎相當、而聞太田敗死、共引兵退、金持三郎以七百餘騎入七條東洞院、而被重創、不得退、播磨人肥塚氏虜之、丹波神池衆徒以八十餘騎入五條西洞院、與備中人莊三郎、

官兵神池殷從兵衛三郎、眞壁四郎戰歿

官軍名和義高、小島高德、與陶山河野決戰、

眞壁四郎戰皆歿。於是忠顯羣隊悉敗、奔桂河。然名和義高、小島高德勢氣不撓、與陶山、河野戰。小嶋者河野之族也。名和元與陶山相知。故互恥而不退、殊力戰未決。忠顯逃在内野、聞名和等猶支戰於一條、而還至神祇官前、遣使召名和等、而使旋師。名和等乃謂陶山、河野曰、日已暮矣、再戰在後日而已。各東西退去。忠顯歸于峯堂、聞太田金持並其族數百人皆歿、其餘死傷者七千餘人、而召小島高德謂曰、敗卒力疲難再戰、陣都下而不可也。先宜移陣於他境、以圖再擧於他日。高德曰、勝負者時運也、非將之所

源忠顯群隊悉敗、遁赴八幡、

恥。唯不可退而退、可進而不進者恥也。是故圓心近日屢敗、而猶留在八幡山崎、可以取法於彼。今我殘兵猶倍于敵、且此營也險山在後、大河在前、足以拒敵。請必勿去此陣。然敵衆我寡、而有夜襲來者、亦不可量。則僕往陣于七條楠畔以備之。別可使親近士守梅津法輪渡口。乃率三百餘騎至七條。忠顯愧高德之言、暫在峯堂。然性怯弱而畏敵、夜襲來而不得留。及夜半奉皇子遁赴八幡。高德望見峯堂燎火漸滅而怪之、馳赴峯堂。路過淨住寺、遇荻野朝忠。朝忠告忠顯既遁去。高德大怒、獨至峯堂、見忠顯遺錦旗

京兵侵掠民屋而縱火。

足利高氏入京、納款於船上。

而益怒、乃拾收之、下峯。不得已而遁赴洛外。朝忠在篠村稗田聚散兵、得三千餘騎、據丹波高山寺城。翌日壬申、京兵入谷堂、峯堂、淨住寺、松尾、萬石、大路、葉室、衣笠、侵掠民屋而縱火。淨住寺、最福寺、葉室、衣笠、二尊院堂舍及民屋悉燒亡。己卯、足利治部大輔高氏入京。（名越尾張守高家入京、與兩六波羅及高氏議軍事。）乃密獻使於船上、奏起義兵。兩上皇賜院宣於足利高氏曰、可帥師攻船上。高氏承宣不果。兩六波羅未知高氏密謀、故如此。庚寅、官軍等聞東軍京軍欲攻八幡山崎、各僉議要敵於險路而拒之。源忠顯將五百餘騎屯赤井河、

官軍佐用範家殪名越高家

結城親光將三百餘騎向狐河。遠赤松圓心將三千餘騎出張淀、古河、久我畷南北三處。少將藤雅忠驅催寺戸、西岡浪徒五六百人、向岩藏邊。是高氏雖有内應之約、然備不虞之變也。是日昧爽、高氏發京向丹波。高家恚其後于彼、馳馬於久我畷深泥中急進。其意氣揚々、軍粧甚盛美。官兵見者推知其爲元帥、而競擊之。高家奮戰、人馬爲之辟易。時赤松族佐用範家能射有勇、乃脱甲冑爲步兵、潛伏陰處伺射之。高家中矢忽殪。範家大呼曰、範家以一箭射殪大將高家。官軍賴之勇、進擊之。高家兵士敗走、京軍遁歸。

足利高氏揚義旗於篠村

久下時重建一文字符旗、先諸士謁高氏

死傷太衆。高氏在桂河設宴移時、聞高家敗死、馳馬自丹波路赴篠村。（時備前人中吉氏、摂津人奴可氏、隨六波羅令、為高氏在麾下、覺有其異心、而自大江山共遁、馳馬而告諸六波羅、六波羅聞之驚哀。）高氏陣篠村、揚義旗、聚兵、丹波人久下時重率兵二百五十騎、先于諸士馳來、旗章笠符皆書一番一字、高氏怪之、召家令高師直問之、師直對曰、彼祖先武藏人久下重光、當頼朝聚兵於土肥杉山之時、第一番來從焉、頼朝感悦曰、我若他後執兵馬之權、則賞功宜以汝為一番、乃自書一番一字畀重光、自來以為家紋、高氏喜為源家吉例、甚賞時重、既而長澤氏、志宇知氏、山内氏、葦

田氏、餘田氏、酒井氏、波賀野氏、小山氏、波波伯部氏等悉皆來從、先是足立氏、荻野氏、小島氏、和田氏、位田氏、本莊氏、平莊氏等據高山寺城、嫌立人之下、故不屬高氏、直欲自丹波過若狹而攻洛、六波羅聞之、危懼胥議曰、師若敗績、則奉車駕赴鎌倉、再起大軍以討賊徒、天皇兩上皇猶行在六波羅、至此公卿以下及侍女等皆競赴六波羅、洛中肅然、仲時時益謂今般群寇約期大舉、則平地挑戰不可得利、乃南北館外四面方七八町堀隍、引鴨川以湛水、高築土塀而列闘樓於其上、側横柱於其下、以為要害、為敵進

里見修理來自越後請謁義貞

則出戰、退則休兵馬也、是月止日吉賀茂祭、依兵革也、新田義貞既賜綸旨、歸上野國、欲待時變起義兵、然無知之者、有里見修理者、新田之族、而住越後、偶到上野、請謁義貞、義貞怪之曰、此人家蹇、今何為來此乎、義貞家令舟田義昌來告曰、里見之來也、固可怪焉、彼素與高時有恨、其挾討賊之志乎、既而里見先入義昌宅、談當世之事、義昌戲問曰、方今明主用良將、則兵革之戢也決矣、楠正成之外、良將其尠乎、里見答曰、良將雖多、人不用之、且本朝之風俗、非古昔名將之後胄、則不登庸焉、是以湮沒耳、今時東國

修理抒誓言于義貞圖高時

西國之間、源平之族、為良將者、豈不多乎、義昌請問其目、里見屈指數之、其後義昌携里見到義貞館、義貞饗之、里見擎跪曲奉、其禮逾於常、夜已闌、里見屏人耳語、義貞曰、高時虎烈、不可盡於筆、公若起兵謀帝運之恢復、則我必以堅信從之、則越後國内之親族誰不屬從乎、然則含恨於高時者、四方靡至、而軍兵豈其乏乎、即抒誓言、示其非僞也、義貞召義昌、談此事、然後又與弟脇屋義助、及其族山名、大館、江田、堀口、岩松、桃井等胥議、乃使里見歸越後、江田、大館到甲斐、信濃、山名赴下野、堀口往相模、而各聚兵士、

鎌倉留守紀五攜千壽王潛出晦跡

高氏男竹若途逢諏訪長崎被害

凡三浦稻毛大串等諸家通志者三十七人軍士可五六萬也然深秘之則無敢知者（里見說義貞為三月來事然今記於此為來月起兵之張本）○五月癸巳朔甲午足利高氏鎌倉留守紀五左衛門攜千壽王潛出晦跡高時遣長崎勘解由左衛門基氏諏訪木工左衛門眞性於京師欲審知軍中事實也兩使既發途而過駿河高橋會六波羅馳使告高家戰死高氏叛長崎諏訪聞之謂世事如此則憂在蕭墻之內亦不可知焉即歸鎌倉（初高氏男竹若居伊豆山至是竹若與外甥僧良遍及從者十三人微服假修驗者形而赴洛逢諏訪長崎于浮島原諏訪長崎欲捕之良遍覺之而於馬上自殺長崎剌殺竹若與從者于浮島原）高時聞京

長崎基氏與高時弟惠性議時事

師之變議遣其弟惠性（初名泰家號四郎左近大夫入道）於京而催武藏相模安房上總常陸下野之兵十萬課軍用於近國莊園長崎基氏曰國家之安危繫於此時雖辭奔命哉然頃歲兵革連年群士貧困難勤遠征不若命在千劔破之東兵護主上上皇奉移於鎌倉暫成割據之勢而先帝入洛圖東方則守箱根關而可決勝敗於天也鹽田陸奥前司道淨曰基氏議是也然伊豆以西既為敵則箱根以東亦難守乎奉行頭人評定衆累年所貯之私財悉分施遠征之士充軍用而可也鎌倉有變則各為敵被奪不如今散之以報

陸奥前司道淨以私財分施遠征之士

公恩也道淨先供白銀二千兩黃金七百兩米二千石不可敢惜焉惠性曰此議恰好其令當軍將之任至若私從三萬騎則自營之分其餘財施同行之士其數可准道淨所出也請先可開相摸入道府庫以厚施分附諸軍士也長崎圓喜變色曰副帥頃歲奢淫支度不足資用既盡何以分施哉惠性驚曰祖先累世置不動倉而備不時之費今不開之則何時開之圓喜曰不動倉亦已動而空虛惠性默然不平乃知圓喜專權而私費盡不動之財穀也於是滿坐寂而不言長崎高資（圓喜子）曰衆議皆非例之事也唯宜

圓喜使出雲介親連黑沼四郎等掠奪新田氏户義貞怒刑之

任先例徵臨時之課役道淨猶欲言圓喜曰諸君勿多言老夫其圖之於是遂令近國充課役且令曰上野國新田莊世良田莊多富祐者則五日之間可出錢六萬貫乃以出雲介親連黑沼彥四郎為兩使到新田掠責民户義貞大怒捕出雲介斬黑沼梟首於世良田邑中高時聞之大怒曰近年遠邦違令猶可憎之況在藩籬之間戮辱使介其罪太重不可不懲焉乃下令於武藏上野兩國曰速誅義貞可解我悒己亥官軍約期欲攻六波羅源忠顯赤松圓心等前軍先期而赴敵燒火燎於梅津桂里竹田伏見處々

高氏獻書于叢祠述祈願匹壇妙玄草之

是日黎明、足利高氏將兵二萬五千、發篠村、路有叢祠、高氏問曰、是何神也、里民答曰、八幡宮也、高氏悅、曰、是源家所崇也、乃獻書述祈願、事書生匹壇妙玄（仁壇作繪田）一草、其詞曰、夫以八幡大神者、聖代前烈之宗廟、源家中興之靈神也、本地内證之月、高懸于十萬億土之天、垂跡外融之光、明冠於七千餘座之上、觸縁雖分、化幸未享、非禮之奠、垂慈雖利生、偏期宿正直之頭、偉哉為其德、擧世所以盡誠也、爰承久以來、當棘累祖之家臣、平氏末裔之邊鄙、恣執四海之權柄、横振九代之猛威、剰今遷聖主於西海之浪、困貫

頂於南山之雲、惡逆之甚、前代未聞也、是為朝敵之最、為臣之道、不致命乎、又為神敵之先、為天之理、不下誅乎、高氏苟見彼積惡、未遑顧匪躬、將以魚肉之、非偏當刀俎之利、義卒勠力、張旅於西南之日、上將軍鳩嶺下、臣軍篠村、共在于瑞籬之影、同出乎擁護之懷、函蓋相應、誅戮何疑、所仰百王鎮護之神約也、懸勇於石馬之汗、所憑累代歸依之家運也、寄奇於金鼠之咀、神將與義戰、耀靈威、德風加草、而靡敵於千里之外、神光代劍、而得勝於一戰之中、丹精有誠、玄鑒莫誤矣、讀畢、高氏直義共以一鏑矢副之、納於

高氏兵設樂資網與齋藤玄基相擊共死

寶殿、一色右馬助義直、今川中務少輔範氏役之、於是吉良石塔仁木細河今河荒河高上杉等各獻一矢、壇上積如丘、既而超大江山、（或曰、雙鳩飛翔白旗之上云）經内野、赴神祇官、敵兵降者居多、其兵殆五萬餘、六波羅聞諸軍競來、分兵六萬餘、為三列、拒忠顯於竹田伏見、高氏於神祇官、赤松於東寺、而三處倶接戰、馬塵漲南北、鯨波響天地、特遣陶山義高河野通治、於内野、以精兵二萬餘副之、高氏使高師直將三千餘兵為先驅、高氏兵設樂資網拔群、與齋藤玄基相擊共死、大高重成奮呼曰、聞陶山義高河野通治在此、可

大高重成斬菊池通遠通治奮怒突馳

自出而接戰、時義高以東寺敵勁、故俄赴八條、唯通治在焉、其為人也、輕率好勇、乃急馳、欲與重成接、通治子通遠年十六、進馳而攝其間、以抱重成、重成攫通遠、總角提之曰、吁、汝小子也、吾豈決勝負乎、面見其笠符、有河野家紋、慮為通治之姪、即斬殺之、通治奮怒突馳、欲擊重成、通治從兵三百餘人見之、競進、官軍一千餘人亦救重成、左翦右屠、官軍不利、高氏族細川浦氏年僅十七、指揮進軍擊敵、却之、大波羅兵亦敗北、通治等勵軍力戰、官軍又失利、清氏請高氏進旌旗、大奮擊、敵兵遂敗績、退于六波羅、亦松圓

妻鹿長宗探量隍水淺深先渡

心將三千餘騎向東寺其構壘也西自羅城門東迄八條河原邊塗屏堅留其前連結楷柱遥隍寬可三丈湛流水而徹橋亦松範資命左右使破城戶毀攢柱宇野柏原佐用眞島等諸士三百餘騎競進而無由欲渡焉時妻鹿長宗以弓探量隍水淺深慮其身不沒而抵冑渡之水不到胸武部七郎長纔五尺許見長宗不沒以爲水淺繼涉焉水過其頂於是縋長宗而乘其肩登岸上長宗攀壁柱頻搖之積土與壁共崩城隍爲之塡塞六波羅兵見之自櫓三百餘所放矢如雨六波羅兵陣于東寺西八條西唐橋者萬

六波羅兵不利

陶山義高先歸六波羅列陣使敗卒得逃入城

餘騎聞其戰急而來救之佐用氏得平氏別所氏見之急進擊之圓心範資貞範則祐及眞島上月管家衣笠等兵三千餘亦進戰六波羅兵不利退于七條河原於是竹田木幡伏見之軍亦皆敗績于六波羅陶山義高先歸六波羅分三千騎爲六隊陣于門外故敗卒得逃入城官軍乘勝追北自五條橋至七條河原築重圍攻之而解其一方以開走路源忠顯謂士卒曰若等勠力同心可速拔此城若不然則恐東兵在千劔破者捨彼援此乎於是出雲伯耆兵連結車二三百兩而毀民屋以高積諸車上推寄櫓下燒

六波羅勢蹙氣屈奉天皇上皇向東關

破城戶一方是時六波羅兵猶五萬餘騎然勢蹙氣屈雖剛士精兵皆無意欲戰且天皇上皇女院妃嬪至月卿雲客及侍女等驚懼悲泣時益仲時喪氣惘然入夜兵士開城戶越柵亡者甚多餘兵僅不充千騎糟谷宗秋言於仲時時益曰今以小兵難防大敵敵猶未圍東一方速奉天皇上皇潛出北鰐到鎌倉而後擧大兵討賊徒則其滅之必矣方今佐佐木時信守勢多橋彼若奉從則近江無敵乎若美濃尾張參河遠江則未聞有敵然則行路定可無事竊想此城平易不險若猶豫而使匹夫鋒侵帝座則噬臍無

北條時益中流矢死

糟谷七郎埋首田中而自殺

流矢中帝左肱

益耳仲時時益使小串某奏之促行幸時益爲先驅仲時與妻子惜別移時被時益誚而出宅既而兩六波羅館罹兵火苦集滅道邊浪徒蜂起雨射流矢貫時益頭骨墮馬忽沒其臣糟谷七郎下馬拔其矢裹首於錦直垂袖深藏道傍田中而自殺車駕過四條河原浪徒放矢如雨皆謂今已如此則前途亦未可圖焉乃自東宮至卿相雲客散之四方唯大納言藤資名中納言藤經顯中納言源重資參議源有光奉從焉帝暫休馬於樹陰時流矢中帝左肱陶山義高急下馬拔矢吸疵流血涤膚義高謂未聞萬乘之主

中吉氏於捕浪徒、乃欺之而免

傷匹夫之鐵、嗚呼痛哉、不覺涙之下、既而進御駕、夜漸向明、庚子黎明、仲時擁鳳輦而東、望看北山、則浪徒數百人、持楯張弓、遮擁前路、護從者進退維谷、有備前人中吉彌八者、進馬言曰、方今天王狩關東、狼藉當路何者乎、可速偃弓脫冑而避去、不然則悉逮捕汝輩以刎首、浪徒等大笑曰、縱雖至尊、天運既盡、則不能啓行、然得馬鐙則足矣、中吉怒、乃奮戰、浪徒逃散、中吉追之、浪徒回戰、中吉捕其魁一人、欲殺之、不能而爲彼被執、殆危、中吉耳語欺之曰、我携汝等到六波羅燒跡、可告其曾埋金之地、浪徒喜而共往、

新田義貞起義兵

脇屋義助建議、族士皆決可之

焉、既至、中吉指其地、使浪徒鑿之、不得金、中吉曰、他人既鑿之、汝等不幸也、大笑而去、由是行路不塞、此夕帝駐蹕於篠原宿、以籃輿代鳳輦、步兵等舁之、内大臣源通顯・從二位藤俊兼在洛、剃髮尊胤親王處、行路多難、而與其徒二人越鈴鹿山、赴伊勢、（尊胤後歸京師、潛居白毫院二四年、）是日新田義貞起義兵、義貞聞高時令下、乃聚其族黨議事、或曰、據沼田莊爲要害、以利根河當前而逆戰、或曰、越津張郡、塞上田山道、而待越後族類兵來加焉、義助建議曰、北條氏恣振權威、百六十餘年于今、闔國皆重其命、縱隔利根河拒之、而運

義貞揚義旗於生品神社前

盡、則何益之有、又雖待越後族士、而人意不和、則難保久、且事若不利、則潦倒于四方、然則世人必嘲曰、新田某斬鎌倉使、而其罪難免、逃于他國、爲彼被殺、則可辱先祖之名、吾甚慙焉、夫重名輕死者、武夫之義也、況綸旨既賜、則速起義兵、決勝敗於國中、若兵來附、則宜陷鎌倉、不然則共同死於鎌倉耳、何猶豫哉、族士三千餘人悉皆可其議、至是揚義旗於生品神社前、拜披綸旨三回而出、陣于笠懸野、其族大館宗氏・其子幸氏・氏明・氏兼・堀口貞滿・岩松經家・里見義胤・江田行義・桃井尚義等、僅百五十騎相從、及

越後族士里見、鳥山、田中、大井田、羽川等、及甲斐信濃源氏來會、

賊黨等奉先帝皇子爲大將、擧錦旗、

暮、越後族士里見氏・鳥山氏・田中氏・大井田氏・羽川氏等來會、義貞豫使其族大江田某異母弟修錬者告謀計、故不違期、此外越後族士・甲斐信濃源氏五千餘騎、各揚旌旗馳至、義貞・義助大驩、辛丑昧爽、仲時奉車駕發篠原而進、安宅・篠原・日夏・愛智河・小野・四十九院・摺針・柏原及伊吹山之麓・鈴鹿河之邊、賊黨浪徒等一夜之中烏合蜂起、時先帝第五皇子潛居伊吹麓、賊黨等奉之爲大將、擧錦旗、登番馬驛東小山峰、夾岸下小徑而聚居焉、此東山道第一之險也、仲時從兵裁七百許騎、佐々木時信爲殿、防襲來

糟谷宗秋與賊徒戰番馬峯人疲矢盡氣屈

者、糟谷宗秋為先驅除塞路者、既欲赴番馬峰、時賊徒數千、連楯引弓、夾道崛起、宗秋率兵三十六騎、馳進、賊徒先鋒五百餘人退走、別有兵五六千人、揚錦旗據要害、宗秋氣屈、欲破之、則人馬共疲、而路嶮難也、欲放矢、則矢盡而敵多也、宗秋進退惟谷、乃進兵登中西山、戰而不利、入山麓小堂、待後隊兵、神時聞前路有合戰、而馳馬急來、宗秋言於仲時曰、豈唯此處有敵而已哉、土岐氏曾為謀叛、張本則想夫拒於美濃乎、仄聞吉良氏不應徵、而構城於參河、若與彼等戰、則雖萬騎豈不難乎、然則不得到鎌倉、不如與

北條仲時自殺糟谷宗秋執其刀以自戕從諸名族皆自盡其

時信議、而還兵於近江、據城以待關東援勢、仲時乃收兵待時信、時信率兵三百餘、後于諸軍一里許、聞有人傳說仲時等遇浪徒于番馬嶽、悉皆戰死、而自愛智河歸京師、降官軍、仲時不知之、恠時信移時不來、以為彼亦為敵、謂諸兵曰、卿等雖知武運漸傾、我輩可亡、而不失義名、不忘舊好、從來于此、其志可嘉焉、然今一家運盡、何以報之、我先于卿等自盡、以報恩于死後而已、我雖不肖、忝列平族、源氏定是購我頭邑萬戶、吾為卿等施福、即自殺、宗秋亦執仲時刀以自裁、佐々木清高及其子三人、高橋氏五人、隅田氏十一人、安藤氏十人、中布利氏、石見氏、武田氏二人、下條氏、閑屋氏二人、黑田氏二人、竹井氏二人、安藤氏、皆川氏二人、小屋木氏、塩屋氏二人、岩切氏三人、浦上氏、岡田氏三人、吉井氏二人、壹岐氏、窪氏、糟谷氏八人、櫛橋氏、南和氏二人、原宗氏五人、御器所氏、好備屋氏、西郡氏、秋月氏、半田氏、平塚氏、每田氏、花房氏、宮崎氏二人、山木氏六人、足立三河氏、廣田氏、伊佐氏四人、片山氏、木村氏、一附堂氏、石井氏三人、海老名氏二人、弘田氏、醍井氏、石川氏二人、進藤氏二人、備後氏二人、加賀氏二人、三島氏二人、為王野氏、池守氏五人、備藤氏五人、筑前氏二人、田村氏三人、信濃氏、真上氏二人、陶山氏二人、小見山氏三人、高堀氏、塩谷氏、荘氏、藤田氏二人、金子氏、真壁氏、江馬氏、近部氏、能登氏、新野氏、佐海氏、藤里氏、愛多義氏二人、其餘諸士都合四百三十二人、同時自殺、

餘黨士四百餘名

第五王子軍士奪三種神器奉王子

既而第五王子軍士等、擁天皇兩上皇入長光寺、奪三種神器、并玄象下濃等重器、奉王子、權大納言藤資名、帝之寵臣也、恐禍及、而與權中納言藤俊

新田義貞進兵入武藏因千壽王來屬

實前權中納言藤賴定共剃髮、卿相雲客等盡逃散、唯藤經顯源有光奉從焉、既而車駕還京、傳稱仲時及從者數百人、臨死皆詠歌、今猶不失、而在番馬驛中寺、是日、新田義貞進兵入武藏國、高氏留守紀五左衛門奉千壽王、率二百騎來屬焉、其餘上野下野上總常陸武藏群士不速而來、不期而聚、武藏野為之狹隘、揚言號二十萬七千騎、事聞鎌倉、高時大驚、閣京都援兵、議擊義貞、然岩民猶言、蒙古西域襲來、則不可量乎、在我域內謀威鎌倉、所謂蝗娘遮車、精衛塡海者乎、識者謂畿內西海未靜、大變生肘腋之間、乃是瘡痏未愈、腹心病生、危哉

六波羅陷、千劔破之圍解、

高時令金澤貞將、櫻田貞國率兵防源軍

岌岌乎、壬寅、千劔破東兵、聞六波羅陷、車駕蒙塵於關東、而十萬餘騎解圍、奔南都、浪徒塞前路、正成出兵尾擊之、東兵皆失度、至父子兄弟離散亡逃、或途窮自裁、或陷深谷碎骨、不知幾千萬、殘兵生還者、亦放馬捨兵器、然諸將幸免、及夜半到南都、是日高時令金澤貞將（隨武藏守）將五萬餘騎至下河邊、是爲扼上總下總兵、而攻敵後也、櫻田貞國（一作貞光）及長崎高重（圓喜嫡孫）加治某將武藏上野兩國兵六萬餘騎向入間河、是爲以水澤當前敵、兵渡則擊之也、癸卯、貞國高重到武藏小手差原、望見敵兵夥、扣馬不得進、義貞

入間河戰、平軍敗、

急渡入間河、揚鬨聲放鏑矢、平軍亦揚鬨聲而進馳、兩軍頻放矢、少焉以短兵接戰三十餘度、源軍死者三百餘騎、平軍死者五百餘騎、日已暮、人馬疲罷、共以明日爲師期、源軍陣于入間河、平軍陣于久米河、各距戰場三里（今以六町爲一里）、終夜設火燎相持、甲辰昧爽、義貞進兵渡久米河、鎌倉軍逆戰、主客互馳奮戰、貞國高重兵敗退、分陪河邊、義貞勒兵、次久米河休士馬、欲待明日而攻擊焉、高時聞櫻田貞國等敗績、以其弟慧性爲大將、鹽田道淨、安保道堪、秋田有時、長崎時光、佐藤某、安東高貞、横溝某、南部某、新開某、

北陸兵起、擊殺右京亮時治

先帝在船上、議還京

三浦氏明副之、其兵十萬餘騎發鎌倉、（是日北陸兵起擊殺越前牛原地頭淡河右京亮時治、時治北條氏族也、京師亂時、率兵屬六波羅、既而仲時時益令時治戍越前國、居大野郡牛原、備兵士、而鎮撫北國、及六波羅亡、國人歸附時治者皆畔去、私從者自殺二十餘人、平泉寺衆徒乘間引七十餘騎來攻牛原、越猶度登後山、時治沈其二子於鎌倉河淵、而自殺、其妻亦投淵同死）初、六波羅既陷、源忠顯、足利高氏、赤松圓心等、驛使連發奏捷、今日達船上、先帝召侍臣議還京之事、勘解由次官光守奏曰、六波羅雖滅、千劍破東兵猶滿畿內、狙京師、況其鎌倉本根猶固、則何容易回翠華哉、不如暫駐蹕於此、而待東國之變、嘗聞承久誅伊賀光季雖容易、無奈東軍襲來、陛下熟察之、帝心

北條惠性率大軍救貞國、源軍大敗、

不決、乃以周易筮之、遇師上六、其詞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帝大懽、還京議決、丙午、北條惠性率大軍到分陪河原、貞國高重等大悅、勵再戰之勢、義貞未知之、丁未未明、進兵到分陪、鎌倉兵使毅者放矢如雨、義貞兵不利而退、鎌倉兵圍義貞、欲擊而鏖之、義貞督兵奮戰、雖潰圍而突出、遂敗走、退于堀金、死傷者不可勝數、於是慧性等諸將驕惰、以爲敵不足懼焉、義貞既敗走、則武藏上野兵士可殺而獻者必矣、故不追窮之、義貞勢屈、不知所爲、此夕三浦大多和義勝與相模人松田、河村、土肥、土屋、本間、澁

六名和義勝等率兵來屬義貞

義勝請爲先鋒、以拔東八平氏、武藏七黨軍進、

介等率六千餘騎歸附義貞、義貞大悅、共謀軍事、兵勢復振、義勝（三浦義村之曾孫也、父曰義繩、義村曾在奥州平泉生一子、既而義村歸鎌倉、母卑而不得告之、義村亦不務之、側陋在民間二世、泰村滅亡、後平時頼憑義村功、欲立其後、二階堂某告曰、義村曾孫猶在奥州、名曰義繩、於是徴而仕之、時宗賜大多和郷、至貞時加増采邑、義繩卒、義勝相繼仕高時、金澤貞將奪其采地、義勝訴之、然不識斷、義勝不平、至此屬義貞、）義勝言於義貞曰、昨日潛遣諜者、於敵軍覘之、則將驕卒惰、其敗必矣、明日之戰、義勝願承一方之先鋒、義貞許之、卽以軍事委焉、戊申昧爽、義勝率兵四萬餘騎先進、向分陪河原、義貞亦將十萬餘騎、爲三隊繼進、慧性及諸將輕侮義貞、不知義勝爲敵、而不設備、而變起、

北條慧性敗殆危、橫溝某死之、

安保道堪父子、及藤澤清次、浦賀政實等皆戰死、

金澤貞將敗歸

義勝以江戸、豐嶋、葛西、河越、坂東八平氏、武藏七黨、軍爲七隊、連戰、慧性敗走、退鎌倉、死傷者不知其數、義貞兵追及慧性於關戸、慧性殆危、從兵橫溝某拒敵、射殺二十三騎、遂死之、安保道堪與其子及藤澤清次、浦賀政實、橫山某、山崎等皆戰死、慧性僅得免、逃山内、此夕金澤貞將與小山秀政、千葉貞胤戰于下河邊、敗歸鎌倉、高時驚懼、長崎高重（或作基資）使奴隷携久米河合戰所獲之首十三級謁高時、祖父圓喜感悅其勇、曰、我以汝爲不良、豈想勵軍功至於此、而今以後彌盡力退敵、可以報君恩、努力、時有告六波

越中守護名越時有、與其弟姪、六波羅共亡、

羅陷、仲時等皆自盡於近江番馬、鎌倉諸將胥議曰、方今義貞大兵在前、而復聞此敗亡之報、則不可不發軍於京、然不討義貞、則根本不固、故專謀拒義貞、屢戰大捷、進到關戸、暫留一日、東國兵士歸附者不可勝計、號六十萬七千餘騎、鎌倉亦分配諸將、議守禦之事、（初、出羽越後官兵、無北陸道、而欲攻京師、越中守護名越時有、弟有公、姪貞持二人、越中二將拒之、能登越中兵士來從者、聞六波羅已亡、且東國亦兵起、而攻鎌倉、乃退于放生津、既而官兵來攻、時有、有公、貞持、沈其妻子於海底、共自殺、）詔從一位藤道平還任左大臣、爲氏長者、總管朝政、不置關白職、以前關白藤經忠爲右大臣、辭而不就、大納言藤宣房、權大納

高氏忠顯良忠爭權有郤、

良忠捕高師直家僕梟之、

言藤師基、藤實忠、中納言藤藤房、權中納言藤實尹、源通冬、藤爲定、藤良基、藤隆資、藤公清、藤實世、參議藤實治、藤實秀、藤基成、藤公春、藤光顯皆還任、此時車駕未還、洛中無主、足利高氏以源家將種故、有統御之勢、群士皆重之、然殿法印良忠八幡謂、撥亂之首功在護良皇子、我代皇子來此、則洛中之權不在我而誰哉、源忠顯亦謂、我奉勅於船上、承斧鉞之任、則誰倍吾之命乎、於是忠顯、良忠與高氏有郤、高氏臣高師直、家僕有故而率數十人、以橫行良忠宅邊、良忠怒、乃遣兵捕誅十二人、梟其首、且書

高氏捕良忠家僕梟之

建武再乱之張本

其罪於牓而立其側曰高氏即從依爲強盜乃誅之高氏聞之怒欲擊良忠直義諫之乃止未幾良忠家僕等侵掠民家高氏捕之梟一十餘人首於六條河原又書於牓曰大塔宮候人良忠奴僕白晝爲盜依法令罰之良忠聞之告諸護良護良怒曰書卑賤之罪而加我名於其上且不奉勅命自行刑今其驕恣甚矣方今諸國兵士多重彼而從者則其心不可圖焉不可不征之乃欲聚兵而討之楠正成聞之赴賀名生諫之乃止自是良忠屢譖高氏於護良媒孽其短庚戌新田義貞發大軍自關戶向鎌倉號兵六十

義貞向鎌倉大館宗氏爲左將軍江田行義爲右將軍堀口貞滿爲上將軍大島守久爲將軍

高時分遣諸將拒之

萬義貞分爲三軍其一方大館次郎宗氏爲左將軍江田三郎行義爲右將軍十萬餘騎屬之向極樂寺切通其一方堀口美濃守貞滿爲上將軍大嶋讃岐守守久爲裨將軍十萬餘騎屬之向巨福呂坂義貞義助統諸軍向假粧坂山名岩松大井田桃井里見鳥山額田一井羽川等諸族及八州之兵悉從之乃放火於村岡藤澤片瀨腰越十間坂等自三方攻入鎌倉高時先分遣北條高成（號相模左馬助）城景氏（號式部大輔）北條時守（號丹波將監）而拒之又分三軍使金澤越後守有時督安房上總下總上野下野兵二萬餘騎向假

赤橋守時奮擊六十五度遂自殺騎長南條高直殉死

粧坂大佛陸奥守貞直將甲斐信濃伊豆駿河兵五萬餘騎守極樂寺切通赤橋前相模守守時督武藏相模出羽陸奥兵六萬餘騎守巨福呂坂而留十萬騎於鎌倉備不意之變三軍主客相戰三日各數十回互有勝負赤橋守時奮擊六十五度士卒或死或逃纔殘者三百餘騎守時謂騎長南條高直曰夫戰者以百勝不爲利以終勝爲利故漢楚七十餘戰項羽雖未嘗敗北然終死於東城方今敵兵雖乘勝北條氏豈必滅亡於今日哉然今日我先死矣何則我與高氏有姻戚之好乃知高時及家族疑我甚愧於

本間某獻大館宗氏首於大佛貞直報恩以自殺

義貞放火於由比濱進軍

心今何面目引兵而歸于嫌疑之中乎即自殺高直及諸士九十餘人皆繼死故巨福呂坂軍破而義貞兵入山内（初本間某仕大佛貞直頗蒙恩顧有故蟄居至此欲立首功以贖罪快死而乃率私從者百餘人赴極樂寺與大館宗氏兵三萬餘騎戰本間力戰宗氏兵披靡退于腰越本間急追之宗氏遂與本間兵共及而死本間大悅携宗氏首以獻貞直曰以此報多年恩乃自殺貞直憐之）癸丑義貞聞宗氏敗死率兵過片瀨腰越向極樂坂山高路嶮武備嚴密而不可攻入焉偶會稻村崎潮涸三十餘町平沙渺渺見者奇之義貞悅指揮進兵馳下斥鹵入鎌倉敵兵不得拒之進退迷亂義貞兵放火於由比濱稻瀨河民屋風烈火熾黑烟蔽空平軍潰

高時近侍、曽我時久不欲降、群士失望、

高時避火、入東勝寺、

亂奔走、源軍追擊之、或斬之、或刺之、或射之、或捕之、或倒于火中、或陷於埴底、曽我奥太郎時久、多力之士也、長崎圍喜善遇之傍、若無人、以近侍高時、至此高時召時久、自把杓進酒者三、投盃中第一良馬號白浪以勵一戰、時久乘馬而進、意氣揚揚、見者皆謂一以當千之壯士也、義貞使其力士粟生氏、篠塚氏、畑時能等當之、時久乍下馬脱冑而降、衆皆笑之、由是鎌倉群士降附者、不可枚擧、義貞頻勝、兵火如飛、既近高時第、高時僅率十餘騎避火、赴葛西谷、入東勝寺、是北條氏世世墳墓所在也、故爲自盡之地、

長崎爲基勇猛絶倫

大佛貞直戰死

金澤貞將身被七創、歸謁高時、見任探題職、出戰死、

敗軍諸將皆集于此、長崎思元、及其子爲基、在極樂寺、見鎌倉第宅燒亡、留鎮兵七千餘騎於極樂寺、率私從兵六百餘騎向小町口、義貞兵圍擊之、思元爲基力戰、敵兵披靡、至此思元赴東勝寺、爲基軍騎再三由此濱、奮擊數回、勇猛絶倫、所當無敵、爲基伴爲傷者而卧、紀五左衛門率五十騎進欲斬其首、爲基起而追之、紀氏五十騎皆辟易而逃、諸軍不能害之、後遂不知所往、大佛貞直軍敗、餘兵三百餘騎、敵又要其後、從士三十餘人、先于貞直自裁、貞直慍其太早計而空死、自率二百餘騎、奮戰兩回、遂死、金澤貞將與敵兵戰于山内、身被七創、歸東勝寺、高時感悦勇猛、而有忠、乃請守邦親王、授教書、而任探題職、號相摸守、貞將矐而以爲此職爲氏族之榮、今我多年之望塞矣、一家之滅亡、

鹽田道淨自殺、其僮狩野重光盜家財逃

北條基時自殺、從騎皆自及而殉

雖不可過、今日我猶開眉於地下乎、即大書其裏曰、棄我百年命、報公一日恩、而挾諸鎧而再出戰死、鹽田道淨、子俊時先于父而自裁、道淨亦欲同死焉、然平素有信佛之志、故讀了法華經、而後欲自殺、讀未了、其僮狩野重光佯告曰、寇已迫、道淨伏以重光盜軍器家財、潜居于圓覺寺、所田義昌惡其不義、捕誅之、前相摸守北條基時入道號普恩寺信忍聞其子仲時死於番馬、不耐悲泣、然與諸族拒敵於假粧坂、戰敗、家僕死亡、僅存二十餘騎、基時携之歸家、詠歌謂嗚呼我子暫待我、我亦同逝、語淨世吟了、而自殺、從騎

鹽飽聖遠、其子忠頼倶自盡

皆自及而殉、鹽飽聖遠呼其子忠頼曰、聞諸方之兵皆敗走、而北條氏大半自盡、我亦遂死、而顯其無貳心、汝未蒙公恩、則縱雖不死、人何識之、我冀汝爲桑門而斷送一生、忠頼聞之涙下、頃間對曰、忠頼雖身不受公恩、然一家迯生者、豈非洪庇乎、況僕世列武門、豈倍恩棄義而入桑門乎、僕先自盡、而可爲地下之先客、即潜抽及、以刺腹、跪座而死、聖遠及其季子、皆倶自盡、安東聖秀一作吕賢率三千餘騎、拒於稻瀨河、世良田某自稻村崎攻其後、聖秀敗走、又與由良氏、長濱氏戰、死者甚多、餘兵纔百餘騎、身自被創、歸私

安東聖秀自盡其子松龜丸降義貞

第而欲到高時第自盡大廈高堂悉皆爲焦土聖秀
淚下惆然聖秀姪女者義貞妻也至此寄書曰若來
降則妾白義貞宥其死聖秀大怒罵責其不義即自
盡聖秀家臣等潛伴聖秀子松龜丸（十一歲）率兵五百餘
騎降義貞（聖秀祖重佐時政外族也治承之役爲大庭景親因賴朝於石橋賴朝得志重佐跼蹐既而免死仕時政承久之役從泰時有戰功於是復惣領皆斯地爾来世仕北條氏加祿家富高時昏弱閔喜削聖秀領地聖秀不平判髮及義貞起其家僕許勸内應聖秀不聽曰先祖重佐依時政之憐免死罪以来世業彼家恩豈以小怨忘大義哉況今雖削地猶多於昔所領何抱貳心哉家僕等恵一家之絶泰拾龜爲義貞聖秀大怒馘誓詞於高時示其不變志高時爲之啼泣）五大院右衛門
尉宗繁者高時寵士也且其妹嬖於高時生長子邦

高時附長子邦時於五大院宗繁

諏訪盛高抱龜壽逃匿信州龜壽後號相模次郎時行

時（小字萬壽）至此高時召宗繁附邦時曰汝匿此兒可待
時再舉慰我亡魂宗繁曰謹保護之宗繁乃降義貞
免死而匿邦時於其家（或曰恵性令宗繁匿邦時云々）北條恵性名
諏訪盛高曰我家之亡既在今日乃是高時無道之
所致也然祖先之餘慶猶未盡則豈無再興之時哉
汝其匿高時次男龜壽則勝從我而死時龜壽隨母
在扇谷盛高馳到告母曰萬壽君（邦時）不得匿而爲敵
被殺故大殿（高時）欲手及龜壽君而自裁使臣盛高迎
之母悲泣盛高不聽遂抱龜壽而去母以爲龜壽死
由是人無知龜壽猶存於是盛高密護龜壽逃到信

北條恵性潛逃赴奥州

長崎高重每戰先登晝夜八十餘戰

濃依諏訪祝某恵性亦謀逃出乃與家臣佯爲義貞
兵死傷歸其鄉者臥籠輿潛出赴奥州南部伊達爲
聊導此到武州留後家臣放火於第宅皆燒死不令
屍骨故皆以爲恵性實死（恵性到奥州長髮改名時與亀寿到信濃密元服號）
（相模次郎時行）甲寅（二十二日）義貞軍漸迫東勝寺先是長崎高
重（或作基資）晝夜八十餘戰每戰先登潰圍殺敵不可勝
數勇氣揭然至此馳到東勝寺白高時曰高重雖力
戰然諸軍既敗臣今一快戰而歸勸君之自裁而乃
不著笠符不揚旌旗雜隊伍之中深入疾馳其志專
在欲近義貞而決雌雄既而與義貞相隔僅半町許

高重斬横山重真提庄爲久拋之如礫

也由良某覺之大呼進兵遮之武藏七黨三千餘騎
圍高重擊之高重勒兵百五十騎奮戰死者甚多纔
餘七騎猶欲與義貞義助接群士環而擊之高重斬
横山重真提莊爲久拋之如礫其餘殺傷猶多高重
既知爲敵被悟不能近義貞遂其志於是自呼曰我
是長崎入道圓喜嫡孫高重也復進而馳家僕等曰
君其狂乎冠既入東勝寺忘與大殿所約乎高重莞
爾曰固然乃回轡從者僅八騎兜玉黨追之高重擊
而卻之自山内至葛西十七戰矢中鎧二十三然猶
不死而到東勝寺勸高時自裁而先飲酒三盃把刀

高重割腹搜腸置攝津道準前而死、
道準及諏訪眞性繼死、
高重弟某刺祖父圓喜而同死、
高時自殺、
從死者都二百八十二人、

割腹、搜腸、置攝津道準前、而死、道準曰、壯哉、亦欲酒而自殺、諏訪眞性繼死、高重弟歳十五、把刃刺祖父圓喜、而同死、於是高時自裁、(歳三十一、)城圓明亦繼死、其餘金澤崇顯、佐介宗直、甘名宇宗顯、其子時顯、小町朝實、常葉範貞、名越時元、伊具宗有、城師顯、秋田師時、城有時、南部茂時、陸奥家時、相模高基、武藏時名、陸奥時英、櫻田貞國、江馬公篤、苅田篤時、遠江顯勝、備前政雄、阪上貞朝、陸奥高朝、城介高量、顯高、高茂、明石忍阿、長崎思元、隅田某、攝津高親、親貞等、都二百八十三人、皆自殺、東勝寺、(一說曰、高時柔懦、見高重敗歸、悵然失色、圓喜

長崎高重自害於高時前、
高重弟歳十五刺高時而共死、
圓喜隨高時而自殺、
將軍守邦親王剃髮、
北條茂時自殺於幕府、

耳語高重曰、暫奉大殿、欲晦跡待時、汝以謂何、高重曰、不能、何則、大殿參修政事、唯耽酒色、我伯父高資專政、驕奢淫泆、皆怨之、諸國之亂、高資爲之階、今則欲逃難、然非我族、本獲則大殿不能晦跡、我族從厄、則衆之所惡、何之、亦不能納焉、大殿家逆甚矣、我族積忠於危、苟欲脫身、而竊匹夫之及、則恥辱之甚、何以加忍、若天不棄泰時時頼餘慶、則二幼君既逃、再興可期也、乃自害於高時前、高時臆不能把刃、圓喜泣而猶豫、高重弟新右衞門、歳十五、把刃而進、泣跪曰、大其救之、衆其救之、乃刺高時、三而共死、圓喜隨高時自殺、)而將軍守邦親王雖不預事、聞高時等死、而剃髮、時歳三十三、(自延慶二年至此、在職二十五年、)右馬權頭北條茂時、以執權當職、故自殺於幕府、北條氏滅、關東悉屬新田義貞指揮、乃奏捷於船上、(自治承四年、頼朝開鎌倉、至守邦將軍九代、而執權自時政至高時、北條嫡宗八代、自時房至茂時、連署執權十六人、總百五十四年、)乙卯、

天皇發船上、
小貳妙惠大友具簡攻殺筑紫探題北條英時、
長岡某察賴尚反謀欲手刃之不能而死、

天皇發船上、藤行房・藤光守、著衣冠、扈從、勅鹽冶高貞先車駕一日、率千餘騎、清道、金持大和守捧錦旗、候車駕左、名和伯耆守長年帶劍、而爲右、其餘戎衣圍繞扶道、如雲、朝山太郎後車駕一日、率五百餘騎、爲殿、丙辰、無位照王(雅明親王之曾孫、)叙從三位、丁巳、少貳妙惠・大友具簡攻殺筑紫探題北條英時、初妙惠具簡屬英時、殺菊池寂阿、既而聞六波羅敗、欲殺英時、贖罪、乃請菊池武重合力、武重不從、既而英時粗疑之、而遣長岡氏、往詰妙惠、妙惠稱病不見、其子賴尚出逢焉、長岡察其反謀、而欲手刃賴尚、不能、而長岡死、

長門探題北條時直降官陣、

於是妙惠具簡合兵、率七千餘騎、攻英時館、九州群士背英時、而屬小貳、英時拒之、不克、自殺、其族類家僕三百餘人皆死、九州平、(一書曰、大友具簡少貳出兵、發豐後、赴太宰府、會馬、戶次、臼杵、緒方、新海、竹猫等諸族屬之、其兵三千餘騎、三原、原田、味坂、高木、小田、然代等屬少貳、其兵七千餘騎、宗像大宮司及山鹿、秋月、草野、下松浦、上松浦等從英時、其兵一萬七千餘騎、英時出戰、拒小貳、隔河而陣、小貳屬宗十郎涉河先登、小貳繼進、松浦草野兼約內應、遂自後襲英時、英時敗走、入府、縱其兵半離散、宗像山鹿共降小貳、英時日謂不免、乃放火於館而自殺、)戊午、長門探題北條時直降官軍、初時直催山陽山陰兵、乘戰艦百餘艘、欲救六波羅、而向洛、至阿波鳴渡、聞六波羅既敗、欲回船、到筑紫、至赤間關、聞昨日英時亡、於是從兵

義貞捕高時長子邦時殺之

皆散、僅五十餘人、猶不去、時直漂泊柳浦、遣使於少貳及島津、請降官軍、少貳燐之迎、置己宅、而依峯僧正俊雅乞赦、俊雅者帝之外戚、笠置之變謫筑前、至此九州群士推戴之、每事就取其決、時直執謁、稽首謝罪、此後俊雅奏請赦時直、賜小邑、衆皆嘲笑、未幾時直病死、己未、車駕到播州、行幸書寫山、御覽堂院、寄附當國安志鄕、庚申、行幸法華山、是日、新田義貞捕高時長子邦時、殺之、五大院宗繁匿邦時、數日、恐事顯而不免罪、然不忍手害邦時、而欺邦時使之逃伊豆山曰、君先獨間行、我亦不日而往從、邦時如其

赤松圓心父子奉迎車駕于兵庫

其言、而出、宗繁自赴船田義昌舍、而告邦時所逃、請爲卿導、義昌乃使兵士從宗繁窺之、邦時徒涉相模河、宗繁指示曰、是也、船田兵士捕之、到鎌倉、乃殺之、宗繁謂可得賞、然義貞憎其不義、欲誅之、宗繁懼而逃去、雖舊知者惡之、不許一夜之宿、不敢畀一飯、宗繁無所容身、而餓死、壬戌、車駕到兵庫、以福嚴寺爲行在所、赤松圓心、及其男範資、貞範、則祐、帥五百餘騎、奉迎、詔褒其功勲、而警衛禁門、乃議入洛之行粧、定鹵簿之行隊、撿還幸之儀式、此夕義貞驛使至、奏高時伏誅、東關悉平、龍顏殊快、上下大驩、詔曰、其賞

楠正成奉迎車駕

車駕入洛在京群士羅拜

車駕移富小路內裏勲勞之諸將咸扈從行粧嚴也

宜任汝所請、先賞使者三人、○六月癸亥朔、甲子、車駕發兵庫、楠正成帥三千餘騎、奉迎、詔曰、國家恢復偏汝之功也、正成對曰、若不依聖文神武之德、則微臣爭以尺寸之謀、出強敵之圍乎、乃使正成爲前驅、勅畿內群士屬正成、總七千餘騎、啓行向洛、丁卯、車駕入洛、先留東寺、二條左大臣藤道平率百官拜謁、足利高氏及在京群士悉來羅拜、車駕成市、遠近改觀、戊辰、車駕自東寺移二條富小路內裏、千種中將源忠顯率帶刀兵士五百人、一行徒步、爲前驅、百官悉奉從、足利高氏率甲士五千餘騎、爲後乘、其次宇都宮

勅許足利高氏昇殿

公綱（公綱賜宣旨來屬官軍）、次佐佐木時信、次土居、得能、次正成、長年、圓心、及結城親光、長沼、鹽冶等、各率甲士奉從、行粧嚴重、車駕入宮、勅諭群臣謂、朕未嘗離劍璽一日、不避帝位、則不及行重祚之禮、乃勅天下廢正慶曆、用元弘曆、勅藤禧子罷禮成門院號、復中宮職、廢東宮康仁爲親王、任中務卿、保元平治以來、王道陵夷百七十餘年、至此天下再爲公家一統、無貴無賤、欣欣然共仰泰平之化、是日勅許足利高氏昇殿、（太平記曰、是日高氏自治部大輔轉治部卿、直叙任左馬頭、一說曰、高氏是日任鎭守府將軍、按先例不任赴奧州任鎭守府者、未聞之、則高氏在洛而鎭府之任爲希例、）己巳、少貳大友筑紫

少貳大友筑紫捷奏至

中院中將源定平奉勅討千劍破東軍

尊良親王尊澄親王及藤藤房僧圓觀文觀忠圓皆

捷奏至此時勅太宰帥藤師基欲向筑紫平九州依此奏而止庚午始行公家一統之政議定諸務勅中院中將源定平帥五萬餘騎赴南都討千劍破東士楠正成別率二萬騎自河内路向南都此時東士殘兵猶五萬然聞官軍至不及挑戰或降或散於是東將阿曾彈正少弼時治大佛右馬助貞宗江馬遠江守佐介安藝守貞俊等北條氏族十三人長崎高貞二階堂道蘊等士長五十餘人皆剃髮於般若寺著緇衣提鉢自首乞降定平悉縛之拘於軍中送京師○尊澄法親王至自讚岐藤藤房及僧圓觀文觀忠

至自謫所

護良皇子在大和志貴聚兵繕修器械

圓等各自謫居歸京唯藤季房逝於貶所（増鏡曰鎌倉亂季房爲叛士被害）尊良親王至自土佐戊子正安上皇落飾（法諱理覺）前天台座主慈道法親王爲戒師○秋七月壬辰朔甲午護良皇子自大和國志貴到八幡天皇復位既踰月護良猶在大和國志貴聚諸國兵繕修器械帝怪之遣參議藤清忠於志貴説護良曰方今天下一統而聚兵動干戈何故乎且嚮者雖避賊而變形今兵革已息盍速剃髮染衣乎護良對曰四海無事萬民安堵乃是陛下休明之德然微臣亦非無籌策之功今足利高氏僅以一戰之功欲逞其威若猶豫

敕護良親王賜征夷大將軍宣旨

則又生一高時也不早圖之於萌芽則難除之於滋蔓乎故徵兵似罪非罪又恐平氏藤子匿逃而伺隙乎當斯時上無威嚴之重則下必生暴慢之心文事武事不可偏廢然則軍將之任捨臣其誰乎故不剃髮願枉蒙勅許抑我栖台嶺幽溪纔守一門跡與居幕府上將遠鎮一天下爲國家孰爲之用宜在聖斷清忠反命詔曰居大樹位全武備守者似爲朝家忘人嘲若欲誅高氏則彼不忠不義朕未聞之無罪而行罰則諸將軍士豈安其心哉可必止其議而詔護良賜征夷大將軍宣旨任兵部卿於是護良散慍開

刷具也

誅降將阿曾時治大佛貞宗江馬某長崎高貞等

護良親王入洛行粧儼壯扈從騎二十萬

眉乃發志貴到八幡滯留七日刷入洛之儀庚子誅降將阿曾時治大佛貞宗江馬某長崎高貞等十五人阿彌陀峯流佐介貞俊於阿波國赦二階堂道蘊道蘊雖朝敵之魁然頗有才能故及此癸卯改中宮禧子爲皇后改中宮大夫藤實忠權大夫藤公清遷皇后宮職甲辰征夷大將軍兵部卿親王護良入洛赤松圓心率千餘騎前驅其次殿法印良忠七百餘騎次四條中納言藤隆資（並匿後隆資剃髮及恢復長髮）五百餘騎次中院中將定平八百餘騎次護良刷戎衣乘駿馬精士五百人環衞千種中將源忠顯帥千餘騎爲

誅二階堂道蘊、佐介貞俊

後乘、其次甲士三千騎、湯淺權大夫、山本忠行、伊藤行高、加藤光直爲後陣、其餘畿内近國群士皆來從、成隊成列、號二十萬七千餘騎、三日之間絡繹洛中、爲無雙壯觀、足利高氏直義聞護良惡己、且畏其權威、密賂准后藤廉子、以爲自全之謀、廉子素與護良母民部卿局不睦、故與高氏通好、廉子恩寵日加、由是天皇厚遇高氏、稍疏護良。○九月、誅二階堂道蘊、佐介貞俊、初道蘊赦而賜食邑、然風聞狹叉心、而梟首、於是廷議曰、關東諸士欲暫逃死而雖出降、然其中心不可測焉、不如悉誅之、由是召貞俊於阿波、乃誅之、初貞俊以爲北條族、故頗自負其才、謂可列將帥、然高時不厚遇、故不平、強從在千劍破、由是早降官軍、減死一等、放流至此、就死、(貞俊臨死、憑一僧寄其衣及倭歌於其妻、而死、僧傳達之、其妻不耐哀慕、而詠歌自盡云、)

義貞沙汰群士戰功

新田義貞在鎌倉、沙汰群士戰功、然事務多、未入洛、一日詣鶴岡八幡宮、開寶殿見歷代所納兵器、其中有二引兩旗、傳稱源義家所納也、義貞曰、是源家奇珍也、然二引兩者、足利家旗也、非吾家中黑旗、則不足以重之、千壽王部屬聞之、請義貞求之、義貞不許焉、由是新田足利不睦、尊氏在京威權稍振、乃奏曰、義貞奉我男千壽王以起義兵、故東國諸士皆從焉、不然則彼豈以微小之身立大功哉、天皇以爲然也、故尊氏頻登庸、列卿位、事聞於東國、八州群士欲憑尊氏早奏戰功、以得賞祿、而大半分屬千壽王麾下、義貞不悅、然未能奏達、遂與尊氏有隙交惡。○冬十月辛酉朔、日食。是日賜勅額於肥前國春日山高城寺、加護國二字、以爲官寺。

勅源顯家奉皇子義良赴任鎮奥州、使結城道忠監国中軍事、以藤藤房爲上卿沙汰行賞之事

勅陸奧守源顯家奉皇子義良(母藤廉子)赴任鎮東塞、以義良猶幼、顯家猶弱(時十六歲)、詔前大納言親房(顯家父)雖爲致仕之身、同往視事、而白河結城道忠監國中軍事、罷權中納言藤實世、以中納言藤藤房爲上卿、沙汰

菊池武重奏父戰功、而訴少貳抱貳心

軍士行賞之事、實世行事累月、耽賄賂、有功者抑而不奏、無功者早賜爵祿、由是實世暴富、事覺而欲處流罪、然准后廉子亦取諸士賂、故唯改上卿而已、傳稱、(東国群士各陳戰功、取義貞決、義貞副状以爲之證、遣上卿而不贈賄賂、故實世不奏之、如此類多、而得賄賂則雖無顯證、早奏之、而浴恩賜、又曰、菊池武重入洛、詳奏其父寂阿戰功、而訴少貳大友抱貳心、少貳大友聞之甚懼、陳謝曰、與寂阿有舊怨、故殺彼而已、非敢貳於王事、乃獻金銀、虎皮、沉香、麝香、彩絹於准后廉子、又賂實世、且自大臣別當以下諸傳奏者、乃至女官雜色等、無不贈遺、故衆皆左袒少貳大友、於是實世奏曰、少貳大友罪輕而功重、諸卿得彼賂者皆以爲然、藤房獨謂武重所訴實當、少貳大友反覆姦臣也、其罪不可逃焉、天皇召尊氏、義貞、正成、長年與廷臣交議、尊氏得准后旨、以少貳爲無罪、義貞曰、討賊者武臣之事、讃賞者朝廷之政、非微臣可決、長年曰、臣之心亦與義貞同、正成曰、文武同揆、至議

藤房諫不行稱病罷朝參

功罪、則文道武法非宜、在廷議、何問武臣而決焉、但少貳須間贈臣以金帛若干、臣與彼無舊緣、故附使者而返之、想夫諸卿亦可受彼物、然返之則其議為公、若受之則其議牽於私而已、無故而附物若可疑之微、臣唯同藤房卿議而已、諸卿愛色曰、正成誇功併廷臣、其言甚無禮也、既而少貳果兇罪、然與論皆以實世為有私、故罷以卿以藤房代之、藤房既代實世、其所議正而無偏、糺明虛實、然無功者、亦憑准后、不歷上卿議、多得封地者、藤房屢諫之、女謁猶行、而所奏疑滯、藤房稱病罷朝參、勑前權中納言藤光經代之、為上卿、詔以高時所領之地、悉為供御料、賜惠性所領於將軍護良、大佛貞直所領於准后廉子、其餘衛府諸司女官、官僧及妓女伎藝者、皆至得封、光經唯有行賞上卿

以成良親王為關東鎮以直義為執權

之名、不能奏決之、傳稱舞妓龜才素侍准后、彼若遇、去年春兵乱起、准后潜居小野、遠龜才不辭路遠、常徒步往訪之、及准后從隱岐之京、龜才屢寄風朝之信、勞問焉、准后感其志、答書曰、車駕若復初、則厚賞汝也、至此龜才屢來謁准后、奏之天皇、召龜才、見其舞、聞其曲、乃依准后問請、賜赤橋守時領地之半、凡百三十四所、其所納之穀等財四萬七千餘貫也、龜才昔赴鎌倉、出入守時家、豫知其領地常脚、故望請而得之、其餘公家政道之不正、可准知焉 ○十一月、辛卯朔、癸巳、皇子𫝆、其諱不傳、丁酉、冊珣子內親王、為中宮、珣子後伏見帝女也、配天皇生皇女、權大納言藤公宗兼大夫、參議藤實尹兼權大夫、戊子、勑成良親王、天皇第四子、為關東鎮、赴鎌倉、以左馬頭足利直義為執權、兼相模守、二階堂山城入道等奉從、以二階堂美作入道舊館為御所、而二階堂參河入道行證為政所執事、按太平記、義貞入洛月日不詳、蓋貞時亡後、關東無鎮、故義貞留滯、及成良直義東行、而後義貞入洛乎、又按以成良為關東鎮、而以直義副之、猶前世北條氏副宗尊久明之類、足利家權威由是而強大也、想夫尊氏所奏行、而分護良之勢、抑義貞之成者乎、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一 終

建武元年
命諸國地頭諸士營大内裏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五十二　自建武元年至延元元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醍醐天皇三　皇朝

甲戌建武元年、春正月庚子、諸卿議奏曰、帝王之業、萬機事繁、百官列參位班有差、方今鳳闕方四町、狹隘而難整儀狀、請廣方一町、建殿造宮、詔曰可也、於是重議其制、猶狹而不足行大禮、乃勅營大内裏、以安藝周防兩國充其費料、命諸國地頭諸士課各領

貞觀殿、一名御匣殿、校書殿、一名弓場殿、昭陽舎、一名梨壺、淑景舎、一名桐壺、飛香舎、一名藤壺、凝花舎、一名梅壺、襲芳舎、一名雷鳴坪、

二十分之一、大内裏之經營、桓武定都於平安城之時、草創之、至嵯峨帝仁明帝而制度備、而極華美、村上帝天徳年中罹火災、其後歴朝回祿數矣、白河帝以來多是造里内裏、不營大内、保元年中興復之、安元之火災以來、宮殿傾廢、不再興焉、今上天皇一統天下、而成大營也、考大内古制、則南北三十六町、東西二十町之外、置龍尾壇、立十二門、東則陽明、待賢、郁芳、南則美福、朱雀、皇嘉、西則談天、藻壁、殷富、北則安嘉、偉鑒、達智、又立上東、上西二門、凡毎門嚴武備、其宮殿則紫宸殿南面、其東西立清涼殿、溫明殿、北立常寧殿、貞觀殿、南立校書殿、又立昭陽舎、淑景舎、飛香舎、凝花舎、襲芳舎、其餘藏人戸陣座、瀧口、戸部、曹司、綾綺殿、兵衛陣、其左右立宣陽門、陰明門、西日華、月華兩門相對、且陣座左右、則大極殿、小安殿、蒼龍樓、白虎樓、豐樂院、清暑堂相並、此外弘徽殿、中和院、内教坊、眞言院、神嘉殿、式徳殿、朝堂院、及神祇官、太政官、八省六府、諸家諸司、官外諸院、諸門等猶多、乙卯、詔元國僧楚俊爲南禪寺住持、特陞南禪爲五山第一、初俊來朝參

元國僧楚俊相龍顔奏言有驗

勅左大臣藤道平議改元之事

内之時、相龍顔曰、雖有亢龍之悔、可再復帝位、天皇信之、故笠置之變不落飾、不讓劍璽、復位之後、奇俊之前言、俊時在建長寺、乃召之、而榮寵及此、俊上堂唱曰、南禪不比舊、南禪超越建長圓覺、先是戊午、勅左大臣藤道平爲上卿議改元之事、諭曰、不依本文之善惡、唯以異朝之例協當時之義、可勘進之、民部卿藤藤範、式部大輔菅長員、前左大辨菅在登、式部權大輔藤行氏、博士菅在淳、菅在成、各獻勘文、道平擇之、執建武、大武、武功三號奏之、詔曰、昔光武帝誅王莽中興漢室、立元號建武、朕今滅賊臣再造皇家、與

北條餘類規矩高政、反於筑紫、山鹿政貞、弓削清常等屬之、糸田貞義叛、黒木氏、草野氏等屬之、佐々目僧正憲法起亂、法或作實

光武之武功相比、宜改元弘四年爲建武元年、○二月、北條餘類規矩高政、一作書久時秋糸田貞義、一作頼時反於筑紫、高政故探題英時姪也、英時亡後、逃匿筑前山鹿莊屋、而密集殘黨、得三千騎、乃據筑前帆柱城、山鹿政貞、弓削清常、宗直、盛佐、杉近忠、原定公、府著久直等皆屬之、貞義亦英時族也、匿筑後國三池郡、聚黨、黒木氏、草野氏、星野氏等屬之、據州之堀口城、大和國凶徒奉佐々目僧正憲法起亂、法、高時從弟也、去年千劔破城降將、皆被誅、其部屬僕從等皆悔恐、其中大佛貞宗部下藤太光正謂其徒曰、方今公家驕

赤橋種時作亂聚黨

奮武士卑屈中心有慕前代者若有統御之人則來從者如雲必矣僧正憲法在南都是北條之親族也請奉之為大將催敗軍士衆僉曰可也於是使憲法還俗改號佐介左衛門佐時光密招近國之士紀州玉置莊司和州筒井淨春等二十三人應之北條氏餘類逐日來屬既而得一萬八千餘兵據大和國平群城靡國中進到河内國登飯盛山築城郭時楠正成在洛然留後兵士衛護嚴備故賊徒不能奪河内赤橋種時（守時子、號相模太郎）逃在伊豫國作亂城立烏帽子峰聚黨侵郡邑東國本間氏澁谷氏作亂窺鎌倉朝

本間澁谷率兵入鎌倉澁川義季拒戰

勅僧正慈嚴行天下安鎮之法

廷聞諸國之變驚駭○三月丁酉本間澁谷率兵亂入鎌倉成良親王令澁河義季拒之大戰於聖福寺政所執事二階堂行證出奔亡跡義季大破本間澁谷或殺之擒之（義季足利族也、此時直義在鎌倉、令義季破賊乎、但直義在洛、義季留守鎌倉立戰功歟、而今無以可考證焉）勅名竹内僧正慈嚴於宮中行天下安鎮之法依舊例擇武臣衛門庭乃勅楠河内守正成名和伯耆守長年結城左衛門尉親光鹽冶判官高貞護四門千葉大介貞胤三浦介某護南庭左右正成就二條左大臣道平奏曰河内國臣所護也今聞賊徒蜂起願令他人護禁門而臣速歸河内討

楠正成發途先令恩地滿一説憲法

賊不然則宜擇良將誅賊徒賊蔓則難掃也賊在畿内窺王城不可不早誅焉道平奏之天皇猶豫不果歷日詔曰護門事畢而可往討之正成不得已留京先令部屬等歸河内堅戒守禦故賊不得侵奪郡邑既而行安鎮之法及期千葉嫌為三浦之對三浦亦不欲為千葉之右相互不平共稱疾不勤事俄以他士代之法會既畢正成即發途赴河内先令恩地滿一説憲法曰為與先祖之跡起兵良有以也正成奏征討之命其勝敗可依時運唯掠奪鄉邑則黎民所告也無治世安民之志者雖勝不久不可不思之乃

誑欺詒也、成平也、

宗像大宮司攻帆柱城規矩高政與長野貞安挾擊之

大友貝簡攻絲田貞義城陷貞義死、

贈穀酒若干歷日又遣使曰方今公家一統與妄起兵不若和睦而公家武家共並立也若隨我言則某執奏而成事勿誑焉時光未答正成亦未出兵兩陣使介相通正成令間諜悉知形勢滿一亦混其中具察陣衛之虛實宗像大宮司率部兵一千五百騎攻帆柱城規矩高政出城拒之破其先鋒宗像整後陣再戰高政敗走入城長野貞安率兵三千救高政高政出城挾擊之宗像敗歸其城大友貝簡率豐後兵攻絲田貞義圍堀口城三旬而城陷貞義死筑後國賊平○夏四月宗像大宮司與少貳妙惠合兵攻帆

杣杜城陷　長野貞安降、高政死、筑紫賊平、

正成嫡男多門丸十歲、率兵會軍、

正成陷飯盛城

杜城、城遂陷、長野貞安降、而高政死、蜂起以來、六旬而滅、筑紫賊悉平、楠正成退飯盛、歸千劍破、整兵一夜潛發兵襲平群壘、是時光黨十市某所據也、事出不意、十市周章、死傷太多、時正成嫡男多門丸、（時十歲、後號正行）與家僕志貴某率二千餘騎、會正成之軍、正成奇之、乃携正行歸千劍破、歷日正成發兵六千攻飯盛、而自將三千居經講寺、又匿伏兵三千於城下、而連日出兵互戰、正成屢勝、然城未陷、一夜正成佯爲失火者、燒其屯處、延及正成營、飯盛兵乘機擧衆來攻之、正成窺其隙、整兵入城、遂拔之、殺時光、大和

土居氏、得能氏攻立帽子城

梟高政、貞義、時光、種時首于京師河原

賜賞諸將、以尊氏爲功第一、

河内皆平、土居氏、得能氏、催兵一萬、攻立烏帽子城、赤橋種時聞筑紫河内皆平、不安心、城兵多離散、金子某爲内應、納土居兵於城中、種時勢屈、自殺、伊豫賊從皆平、高政、貞義、時光、種時首到京師、乃梟之於河原、天皇不稱將士之功、唯言安鎭法力之所致也、

○五月新田左馬助義貞、其弟脇屋兵庫助義助、率部屬七千餘騎入洛、少貳妙惠、大友具簡、菊池武重自筑紫、土居得能自伊豫、其餘群國武士皆入洛、充滿洛中白河邊、而王城豐贍、輿馬絡繹、詔曰、先賞大功者、而後可施諸軍士、乃以尊氏爲功第一、賜武藏

藤宣房與諸卿議諸將之軍功輕重

常陸下總三箇國、且以遠江國賜直義、而賜上野播磨二箇國於義貞、越後國於其嫡男義顯、駿河國於義助、而賜攝津河内兩國於楠正成、因幡伯耆於名和長年、唯以赤松圓心爲無功、僅賜佐用一莊、罷其播磨國守護、圓心憤曰、我戰功豈在諸將之下哉、自是含怨於朝廷、初帝將行功賞、與諸卿議其輕重、藤宣房曰、推忠義之根、則正成爲第一、論戰功之顯著、則義貞也、何則天下久厭北條之苛政、然畏其威而不隨王化、正成以孑立之身、始起義兵、東軍百萬攻之不陷、由是諸國勤王之師起、可謂忠根也、義貞一

准后廉子受尊氏賂、内奏譖護良親王

義貞部屬恚賜賞不當

軍勃起、平服八州、不踰月、摧八代強大之勢、誅戮賊魁、可謂顯功也、其次圓心、長年不易輕重、長年奉迎龍駕、其功親切也、圓心力戰數回、其勇拔群也、尊氏唯是一戰之功而已、帝不平、而入准后廉子受尊氏賂、内奏曰、圓心攻六波羅不克、尊氏一戰滅之、千劍破東兵亦畏尊氏威勢、而解圍退散、微尊氏、則正成圓心存亡不可知焉、帝以爲然、故以尊氏爲功第一、（義貞部屬等怨曰、尊氏僅誅仲時、仲時既如籠鳥、我軍誅高時、如縛猛虎、豈同年之談哉、不報歟、慮謂何、而如此、義貞曰、我無不義則是矣、功賞之輕重在後世顯耳、又曰、義貞初賜上野播磨耳、歷日部屬等所怨遠叡聞、而賜越後於義顯、以慰其憤懣、又曰、正成部屬和田、志貴、恩地等議曰、曽有勅約曰、戰功成則）

賞賜之差、多憑准后廉子之牝辰、宜哉復祚不長

賜攝津河內和泉紀伊四箇国、可授將軍、雖今何其賞薄、而尊氏一戰之勞哉、正成諫曰、尊氏家世、顯名、而有大將之量、其封国之多、固宜也、如我家微祿論賞、賜河內一国足矣、況加攝津哉、恩地曰、實如高論、授正氏猶有不平之色、正成抑止之、而分攝津之半授正氏、事達叡聞、乃特賜和泉国於正氏、正成謂和泉国小狹、於攝之半、故以攝津一国全附正氏、而以和泉国與和田、其身唯領河內一国、兼河內判官、賜備前周防尾張於源忠顯、若狹美作於僧良忠、備前新田莊於兒島高德、特賜安藝長門於權大納言藤師基、日向於僧俊雅、越前於忠圓、長門於圓觀、出雲於文觀、其餘智教、教圓等亦賜封有差、忠圓、圓觀以沙門不可有國辭、而不受、凡此賞賜之差、多憑准后廉子之牝晨、人皆恨其不正、忠顯以三國之租入富

楠正成慮王政不正、賞罰多私、諫說于藤藤房

奢踰僭、養士卒甚衆、酒肉之費、一日萬錢、猶不足、廐有肥馬數十匹、或獵內野北山、遊則從士數百騎、其行粧盡美、僧文觀亦驕奢、不勤作業、專好武事、號其從士者、樹黨奮臂、於洛中者、殆數百人、或當參內之時、數百騎士圍繞前後、人皆無不識疾之、其餘公家輩皆誇恩賜、輕侮武人、武人等怨朝廷、皆耦語曰、若有武將起事、則誰不適從哉、楠正成慮王政不公、賞罰多私、而竊謁藤藤房說曰、昔平泰時執政、時有言曰、不量國之大小、不論忠之淺深、而賞祿妄過者、亂之端也、今國家始一統、以尋常之政治之、則不能致

太平、臣正成先罷攝津國、唯守河內一國、而廷臣及尊氏義貞長年等武臣、皆削數國之封、各唯領一國、減其勢而可也、古者人心猶直也、然猶有反逆者、況於今之濁世乎、想夫率土皆王臣也、賴朝以來、立守護地頭之名、有公家武家之差、今武臣等領數國、兵士盛多、一旦變起、則武士等皆背朝廷必矣、請先遣勅使於諸國、授官位於武人等、施恩得衆、則天下武士等皆尊朝廷、而不慕前代鎌倉之武政也、且主上位尊而下情不通、願讓位於皇太子、而移居仙洞、直聽下情、則訴論不滯、賞罰不私、然則國家太平、萬民

直義為致播磨於義貞、恚赤松圓心而來於己之奸

歡樂、其上卿之任、閣下其人也、若有武臣強暴者、亦聞國皆戴朝恩、則不日而平夷耳、方今君王放逸、廷臣驕奢、女謁行、而賞罰不正、下情不通、士民皆怨危哉、藤房曰、卿匪啻有武才、實是治國之良臣也、我必奏之、既而藤房納諫言、天皇不聽、護良皇子初約赤松圓心可授播磨備前而国、至此護良奏請如約、詔曰、播備上国也、不可妄與之、既而議賜播磨於尊氏、其事將決、直義聞之、就准后廉子奏曰、護良欲授播於圓心、然無勅許而賜尊氏、則皇子憤尊氏彌甚、而恐大變起乎、不如賜義貞、則皇子之怒亦不發、而為国家之幸甚、准后奏曰、直義為国家辞上国、可謂忠也、帝悅、乃以常陸加尊氏、以播磨賜義貞也、直義謂播磨者、圓心所可領也、然他人領之、則彼不悅、而国中難安全、今義貞領播磨、則與赤松必不和、然則赤松印服尊氏、是其密計也、帝則不悟、憑准后之言、果陷直義之奸、且武藏

計

怪鳥見紫宸殿上

隱岐廣有應詔射怪鳥

下總常陸三州連接、太便於用事、播磨與上野越後境域隔、不便於用事、是亦直義抑義貞之素志也、又曰、正成說義貞曰、明持播磨國、深慮而可也、後少有悔、不若讓之、義貞絕隙家、今由良氏謂播磨近津、若夫正成有併領之望云爾乎、故義貞遂領播磨、圖心果不平、此時帝特賜美作國三大莊於尊氏、爲在京之料、直義勸尊氏以此三莊全發赤松、赤松大悅、遂睦於尊氏、○秋七月、怪鳥見于紫宸殿上、其飛時、黑雲一道、簇大內山上、鳴叫頻聞之、則似唱何期、口吻吐炎、閃爍射御簾、○八月、壬中夜、詔使左大臣藤道平家臣隱岐廣有射怪鳥、帝臨南殿觀之、公卿以下群聚、廣有認帝聲射中之、落如磐石、轉自仁壽殿軒上、止于竹臺前、其形人頭蛇身、鈎觜鋸齒、兩足生長距、利如劍戟、翼長一丈有六

出雲國守護鹽冶判官高貞獻良馬

尺、帝感其發中、授五位於廣有、特賜因幡國大莊二所、此時怪鳥踰月猶鳴、故議倣源賴政射鵺之例、擇武臣能射者、然無應詔者、廣有素精射藝、既老雖爲剃髮之身、號弘寂、然應撰著名、藤氏譜曰、中納言藤長良十三世、高祐任隱岐守、乃以隱岐爲氏、其子廣義、其子廣有、皆任隱岐守云云、廣有累世仕二條家、今二條家士有隱岐氏、天皇屢幸馬場殿、催歌舞蹴鞠騎弓競馬之遊、頃間出雲國守護鹽冶判官高貞獻良馬、其相異常、聳骨高筋少脂肉、難頸而長鬣、龍背而連毛、耳似削竹、瞳如夾鏡、蓋是龍馬也云、卯時發出雲國富田、酉時至洛、其道殆四百有五六十里、帝悅、乃詔馬寮善養之、

使本間氏試乘天馬

試令本間氏乘、本間以爲攢四蹄、則可令在雙六之盤、著一鞭、則可令越十丈之溝、自非天馬、豈能如此哉、帝益悅、一日宴群臣於馬場殿、帝因問內大臣藤公賢曰、屈產之乘、頂羽之騅、有一日千里之名也、於本朝未聞之、而今此馬出來、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公賢對曰、古者周穆王得八駿、巡行天下、遠遊之樂莫樂焉、故在位五十五年、有年一百五年、今因八駿圖見之、則其狀相類焉、然則陛下與穆王何有優劣乎、若夫屈乘楚騅、則異日之談也、誠是所以天之感於聖德乎、帝愈悅、衆皆莫不稱之、中納言藤藤房未至、

藤藤房答勅、陳述却天馬之說

帝又問、藤房對曰、天馬之出于本朝、其吉凶難勘、雖然退而推之、其不吉也乎、臣謹按漢書、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於是還馬、與道里費、又光武帝時、異國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且夫周之方衰也、房星之精隕爲八駿、穆王乘之、四荒八極莫不周遍、王肆其心、而久不返、因此七廟之祭祀廢、而明堂之朝宗缺矣、於是徐夷大亂、周室初壞、所以漢帝之却之而興、所以周王之愛之而衰、一吉一凶的然在焉、臣伏以

由來尤凶也雖然天未棄君故降此妖災而示戒也幸陛下監之今也承兵革之餘民罹人困天下未安而上之耽樂故執政無吐哺握人之禮下之阿旨故諍臣無上疏正主之諫故男女之訟有不得見者有下情不上通者幾多人也是則以上之所行者逸豫而下之所從者舒緩故也是以記錄所决斷所寂如無人然群臣咸以爲虞芮質成必使無訟之謂也悲乎其爲惑也元弘大亂之始天下之士雲萃響應更無他此皆欲以一戰之功受數郡之封也太平之後望之者不可勝計而恩賜未遍愁訴忽熾者何也見

忠功之不立政道之不正而共黙止者也當此時營大内其課甚多其耗不知幾千萬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蒼生莫如之何夫爲人上者豈可不思之乎且天運曆圖逆徒雖凶然定天下安陛下者尊氏義貞正成圓心長年也譬諸漢功臣則蕭何曹參陳平張良周勃之流乎比於唐賢佐則魏徴玄齡馬周世南如晦之儔歟其當節向義立忠思君豈可云長短計校于其間乎然圓心一人陛下不及何也賞中其功則有忠者進罰當其罪則有咎者退嗚呼今政道非啻弗中抽賞之功復有似反

綸言之掌今若有平氏凶國之燼爲木兵竿旗之事者則天下之士卒荷糧枝戈而不速而至者必矣抑又臣案天馬之所用不足以爲用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豈用天馬也今也兵革之后承平之世愛此奇物此又非所以武王之歸馬于華山也書曰玩物喪志珍禽奇獸弗育于國犬馬非其土性弗畜是名公所以用訓武王也若又於有所用之則大亂之用而非太平之用也然則吉乎不吉也願陛下明監穆王之所衰文帝光武之所興又永惟武王所以歸之名公所以訓之也然則是所以隨天意

也若隨天意則禍害速消福祥畢臻故天所以見災者是天未棄君也逢災而不改則天永棄之故未有天時人和而不興者也天棄人畔而不凶者未之有也房星之精下爲此馬而君愛之此所以蕩君心也所以天見災也唯幸陛下弗貴異物而貴善人弗行逸豫而行仁政是則所以隨天意也然則天下幸甚帝聞而作色諸臣皆黙然罷宴而歸其後藤房又諫帝不聽逸遊彌荒大營不止藤房又諫不聽藤房歎曰我既盡爲臣之道吁已矣乎愚臣身退之時乎○

九月己亥正三位源尊氏任參議左兵衛督如元 太平

藤房意決、一夜月明、招正成以語時事

記評判曰、藤房有憂世之意、一夕月明、招楠正成、述其哀曲曰、天皇惑准后廉子、其言無不聽、故政令不正、人皆厭之、不耐大息、天下竟有逆亂者、尊氏直義黠智、倚賴廉子、廉子亦爲彼傾心、故尊氏頻昇進、義貞其恨陛下乎、尊氏直義其先問鼎乎、義貞倚角之變、漸見其勝敗未可知焉、政道之不良哉、屢諫犯顏而不見納焉、義以可去矣、卿者武林之翹楚也、若有變則宜戰死、正成聞而慨然曰、顧世事皆如公言、然公在而救君之非、則人皆倚賴之、若避世、則事已去矣、我爲武夫、唯一死耳、共嘆息、告別而去、○冬

藤房將避世、咫尺龍顏奏言

十月庚申、正二位中納言兼右衞門督檢非違使別當藤藤房避世、歲三十九、藤房致仕之心既決、然猶悲不再拜龍顏、而先入朝、咫尺御前、從容奏曰、龍逢比干之諫死、死而不悔、伯夷叔齊之餓死、死而不怨、陛下亦思之乎、帝遂不寤、於是藤房謂爲臣之道如

藤房所遺其寓居之和歌

斯而已乎、乃辭而出禁門、歸車於其家、携家士一人避到北山岩藏、脫衣冠、逢僧不二房、剃其髮、猶謂此地亦近帝都、乃信脚晦跡、終不知其所往、天皇聞而大驚、翌日召父宣房、諭曰、尋求藤房而可使彼再補朝政之闕、宣房抑淚到岩藏、尋之、藤房既去、宣房入藤房寓舍、見遺墨痕、其倭歌謂、世人若問山人跡、唯認庭松嵐外聲、宣房泣而歸、擧世無不感惜焉、○十

天皇納讒禁錮護良親王

一月己亥、禁錮征夷大將軍兵部卿親王護良、護良素忌尊氏直義、然天皇以尊氏爲功第一、封三國、且官階頻進、直義亦執關東之權、護良彌不平、時時奏

法印良忠勸護良親王讖圖尊氏

曰、尊氏兄弟遂爲國家之巨害、宜速誅之以安天下、天皇不聽、護良黙而踰年、法印良忠白護良曰、尊氏叛心既兆、天下之亂在近也、護良曰、其故奈何、良忠曰、元弘之亂、勤王者、或功多賞少、或有漏賞者、且造大內之費、課役甚重、故多含恨者、尊氏悉察其中心親之懷之、就中赤松圓心父子、專依賴尊氏、圓心勇士也、彼屬尊氏則掃之不容易、且聞阿波之小笠原、讚岐之安富、加河、十川、土佐之由理、畑、伊豫之土肥、村上、紀州之王置、湯川、中津川、安田等、淡州之嶋田、藤田、納古川之類、通志於尊氏者、不爲不多、加之少

貳大友既通尊氏、則松浦黨亦可屬之、以是推之、則東國北國之士、豈欲拜趨公家之庭哉、尊氏爲變、則其應如影響、主上不寤、以尊氏爲忠臣、君居上將之任、不能警不義而坐待其張大、所以微臣切齒也、護良曰、無勅許、則不能擅征之、且我在焉、則新田、楠、名和、結城、何背朝廷通逆臣哉、龍虎將帥無異心、則彼蜂蟻之徒、不足畏焉、一戰鏖之而已、良忠頻勸不已、護良曰、然則雖無勅許、可除國難、乃密下朝敵征伐令旨於諸國、以徵兵士、尊氏懼而就准后、譏護良於帝曰、欲圖不軌、准后素與護良母民部卿局交惡、故

大森盛長携護良親王令旨入洛示尊氏

天皇拘繫護良皇子

達尊氏所奏於帝、帝未信之、既而伊豫國士大森彦七盛長、携護良所賜令旨、入洛示尊氏、尊氏納其令旨、厚賞盛長、歸之少焉自讃州及東國、亦示護良令旨於尊氏、尊氏與直義胥議、呈其令旨於准后、奏曰、當世無朝敵、唯是爲奪王位託言而徴兵士乎、尊氏無貳於朝廷、故深忌尊氏、尊氏不在則王位易奪、皇子久挾叛心、故先欲除尊氏者必矣、准后悦而備奏、天皇大怒、託事於中殿會、徴護良、不知有變而入朝、名和長年、結城親光、豫奉勅待護良於鈴間、而捕之、拘繫于馬場殿、禁錮甚嚴、不妄納一人、護良嘆曰、嗚

建武二年

護良親王訴冤罪書

呼我不幸也、元弘則爲武臣蹈踏、今則爲讒臣困厄、然虚名不久立、豈無震雷之霽哉、擧世皆悲其冤、護良逢勅責、據太平記則可在來春乎、然其月日不詳、唯閱城書陰書、定爲今年十一月之事、乃知今年被捕、而經來春至夏赴鎌倉者也、

乙亥二年三月戊子、護良親王寄書於前左大臣藤基嗣、奏無罪、逢勅責其書曰、夫以勅勘之身、欲奏無罪之由、涙落心暗、愁結言短、只以一令、察萬加詞、被憐悲者、臣愚生前之望云足而已、夫承久以來、武家把權、朝廷棄政、年尚矣、臣苟不忍見之、一解慈悲忍辱之法衣、忽被怨敵降伏之堅甲、内恐破戒之罪、外受無慙之譏、雖然爲君依忘身、爲敵不顧死、當斯時、國家雖多忠臣孝子、或不勵志、或徒待運、臣獨無尺鐵之資、搖義兵、隱嶮隘之中、窺敵軍、肆逆徒、專以我爲張本、四海下法、萬戸以購誅、是命雖在天、奈何身無措處、晝終日臥深山幽谷、枕岩敷苔、夜通宵出荒村遠里、跣足踏霜、撫龍鬚消魂、踐虎尾冷胸、幾千萬乎矣、遂運策於帷幄之中、亡敵於鈇鉞之下、龍駕方還都、鳳曆永則、天恐非微臣之忠功、其爲誰人之勳勞乎、而今戰功未立、罪責忽來、風聞其科條、一事非吾所犯、虚說所起、惟悲不被尋究、仰而將訴天、日月

法印良忠請赦皇子之囚、天皇逆鱗殺良忠

不照、不孝者、俯而將哭地、山川無載、無禮臣父子義絶、乾坤共棄、何愁如之乎、自今以後、勳業爲孰策、行藏於世輕、綸宣儻被優死刑、永削竹園之名、速爲桑門之客、君不見乎、申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事起于小禍、皆逮大乾、臨何不以古而鑒今、不堪懇欵之至、伏仰奏達、誠惶誠恐謹言、基嗣與傳奏葦議之、懼天皇之怒、憚准后之聽、不能達叡覽而止、法印良忠等詣闕、奏護良無罪、請赦其囚、天皇逆鱗殊甚、乃捕良忠等三十餘人、殺之、斷護良罪、定處流刑、良忠臨死招千種參議源忠顯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有一

良忠臨死招源忠顯語以後事又傳語正成

以成良親王任征夷將軍

言其背心聽之護良親王素無奪帝位之志唯欲誅尊氏除國害故下令徵兵然非必出於親王之心臣良忠所謀也尊氏兄弟奸謀既顯宸聰塞龍頭之捧而殊知之而已非啻不誅彼而捕護良賜我死命哉君見不出三年主上必為尊氏被困遁而不及嗚呼痛哉憫十年之心滅北條氏復公家一統而終變為尊氏被廢叛逆戮死不足惜焉若其與正成長年及菊池武重結城親光等同心盡忠發乱反正則幸甚天皇惑准后猶果王於西旌我其為伍子胥約君及尊氏專世而以我言為未諫則奏請數勅勘我快一笑於泉下言畢又使人傳語正成曰國家之乱在近然足下在則尊氏之徒不足敵乎但王道不正則諸国群士自屬尊氏而已尊氏兄弟既陷護良此次必誅新田與足下天皇晤惑准后一言則新田及足下亦不能全身新田亡而微足下則國家悉為尊氏之有而已既而良忠與其徒皆就死刑勅鎌倉

成良親王任征夷將軍時人稱之曰將軍宮天皇之心在加重任於成良而鎭關東然兵權悉在足利直義掌握尊

勅定鎌倉執權之人

足利直義奉勅囚護良親王於二階堂獄

氏在京恩寵日加而直義威歷東國於是諸國群士皆望其風塵一說曰時勅議鎌倉執權之人或奏曰滅高時定鎌倉者義貞也今聞親王執關東權者非義貞誰乎天皇將許之義貞聞而悅尊氏就准后奏曰元弘之役東國諸士合力於義貞以稍勝然義貞獨以為己功而得大賞故東士皆含恨彼若鎭鎌倉則東方不靜且義貞素與護良相睦敵恵熟思之天皇不能違准后之言而寢直義執權如初義貞失望不平○五月甲申勅流護良親王於鎌倉使相模守足利直義護之直義素在宿怨以騎兵固警衛而到鎌倉因護良於二階堂獄唯侍女一人號南御方從之獄中暗昧不見日月光護良哀嘆謂逆鱗未及如此乃知直義憚我怨我而錮囚之酷也楠正成密奏曰護良親王叛心恐其無

藤公宗謀逆發覺被執

實尊氏兄弟素與親王交惡今以其所奏不及糺斷且使直義護之則親王縱無罪然憑誰辨明之不如令他人暫護之而彌正其實否天皇亦以為然尊氏憑准后密奏曰護良匪直也人若衛護緩則其所謀不可知焉天皇領之遂命直義堅禁錮之○六月癸酉天皇將幸西園寺權大納言藤公宗北山第公宗謀逆發覺回駕還宮捕公宗初承久以來西園寺家累世與北條氏相睦及高時亡族公宗憐之高時亡時北條惠性竊逃奧州而長髮改名時興閒行來洛依賴公宗公宗匿之西園寺與橋本中將藤俊季及

三善文衡與公宗語謀叛之事件

三善文衡入道密謀興復北條氏謂我與北條氏有通家之好且使彼再掌兵馬之權則我亦為國家執政而握四海於掌內於是共運逆謀及藤房去文衡謂公宗曰大凡知國興亡則不如見政善惡知政善惡則不如見賢臣用捨微子去而殷亡范增死而楚滅今廷臣唯一藤房耳而遁去則天下危亡可知焉當此時舉兵則前代餘類群起于四方以覆天下不可回踵公宗乃使時興為京師大將促畿內兵遣使於信濃以北條時行高時子幼名龜壽為關東大將催甲斐信濃武藏相模兵使名越時兼為北國大將聚越中

使中將源定平捕公宗文衡而禁錮公宗誅文衡

能登加賀兵相共約期使起師而公宗請帝臨幸于北山松第新造浴室設穽於其中縣植劍戟欲使帝誤陷于此既及臨幸之前夜帝夢有一女子來進曰前有虎狼怒後有熊羆猛戒之戒之必勿行幸寤而怪之然臨期而行暫駐蹕於神泉苑時西園寺工匠遠變心趨告竹林院權中納言藤公重（公宗弟）公重馳來神泉苑奏公宗密謀天皇大驚回駕還宮先召楠正成問之正成奏曰臣奉勅往捕之不足爲難焉天皇以爲近臣阿黨亦不可知也乃勅正成警衛禁門而令中院中將源定平爲詔使以伯耆守名和長年

結城親光副之率二千騎圍北山第第中周章京師騷動尊氏義貞帥兵馳參內在京群士麕至殆一萬騎正成立禁門諭尊氏義貞曰臣正成承詔衛禁門有勅曰不可妄入兵士公等唯獨入焉分兵士護宮外備變而可也尊氏義貞等皆從其言既而定平等捕公宗及文衡等歸俊季早逃求之不獲乃拘置公宗於定平家而囚文衡於親光宅乙亥官吏鞫問文衡文衡不服吏曰西園寺工匠既告奸謀之事汝何隱不言縱雖閉口何益之有文衡乃詳自首而陳款狀丙子詔群卿議公宗罪狀僉曰謀反之罪既不輕

北條時行反諏訪盛高及大多和葦名那和清久工藤等應之

時行將師向上野國

況欲行弑逆宜當大辟議既決矣天皇入寢准后廉子昔侍故皇后禧子出自西園寺家由是奏請減死罪一等定爲流刑而禁錮於定平宅使伯耆守名和長年護之而誅文衡於六條河原○秋七月己丑北條時行反於信濃國諏訪盛高催國中兵應之三浦大多和義勝葦名盛員其子高盛那和某清久某鹽谷某工藤某等五十餘人并伊豆駿河武藏相模甲斐信濃兵士響應（義勝嘗屬義貞討高時有功義貞奏其軍功然不行賞義勝怒屢勸義貞起兵義貞不聽故率其黨屬時行其餘衆士從義貞有戰功者多漏賞者至此皆應時行）時行帥七千餘騎向上野國誇言號五萬餘騎木曾源七

石堂義房與足利直義議防禦時行

率寡兵討時行不克而退時行既入上野事聞鎌倉直義催兵士會鎌倉者三萬六千餘騎石堂義房謂直義曰速出鎌倉可遮時行來路討之若座待彼到鎌倉則敵勢逐日強大直義曰義貞族類在上野不睦於我家則其反覆不可測也且東士未來鎌倉者抱貳心亦不可知焉將軍（成良親王）猶幼我不可妄去也義房曰可進而不進則失時機失機座敗將之恥也今不速出則八州悉爲時行之有噬臍無益上杉重能曰將軍未習事奉之臨軍則將士之心不安若留於鎌倉則不可不置衛護然則出軍者不多不如唯

澁川義季、小山秀朝將師向上野、

新田四郎義繁屯於利根川、

三浦義勝襲擊義季秀朝破之、

不散群士待敵而戰也、畠山忠直亦曰、副帥所議實是也、於是直義令澁川義季及小山秀朝師一萬餘騎發鎌倉向上野、時義貞族四郎義繁留守上野、遣使於鎌倉曰、副帥早出旆於上野、某亦屬麾下快一戰、直義答曰、卿之言不可信焉、若無貳心則獻質子於鎌倉、義繁怒曰、族宗義貞在洛、何夫求質子哉、臆弱之將不足相謀、而集上野下野兵而到武藏也、於利根川、壬寅、時行在上野安中、先遣三浦義勝於武州、此夕義勝聞義季秀朝到河越、遽率兵襲擊之、戰於女影原、鎌倉兵驚其不意、不能戰而敗走、義季

時行以大佛貞元爲先鋒擊義繁、

自率私兵六十人力戰皆死、時歲三十二、秀朝亦被害、（義季足利泰氏玄孫澁川義顯曾孫也、義顯生義春、義春生貞賴、貞賴生義季、義季叙從五位下任刑部少輔、其妹嫁直義、義季有二男、曰直賴、曰時直、孤女二人、其一後爲義詮夫人、其一嫁吉良滿貞、）時行自率八千騎擊新田義繁、以大佛貞元金澤五郎爲先鋒、義繁要之、不及放一矢、自打鼓急擊之、時行敗走、義繁分兵逐之、多得首級、義繁登高指揮之、時三浦義勝自河越歸、見時行敗、而率突騎急擊義繁、義繁不能克而逃到上野、入沼田城、由是近國兵悉屬時行、號六萬餘騎、分爲三軍、向鎌倉、頃聞名越時兼匿在越中國野尻高知家、聞時行起、催國中兵

名越時兼起越中、能登長氏越前島津倉光屬之、

直義使淵邊氏弑護良皇子、

入杉本城、能登長氏加賀行聞本莊族越前嶋津倉光黨皆屬之、進到越中、攻推名氏於魚津城、越後大江田早川姬川等率三千騎救魚津、時兼要之於嶮岨、迎擊大破之、於是從者甚多、其勢振北國、丙午、直義聞時行勢強而將攻鎌倉曰、當時府兵不多、若戰而失利則彼勢彌大、不如暫避其來銳、乃奉成良親王逃出鎌倉、大江時古抱成良、間行而向京師、直義過山內、召家僕淵邊氏曰、今暫避時行之難、然再從大軍攻之則彼之亡無日矣、不足患矣、唯遂爲我家之巨害者護良皇子也、汝爲我往弑之、淵邊乃赴二

皇子侍女南御方爲尼赴洛、

時行入鎌倉指揮八州、

階堂谷獄（或作藥師堂谷、或作東光寺、）護良見淵邊至驚起曰、我早悟汝之所以來、而趨抱淵邊、欲奪其力、淵邊奮力打之、護良仆、淵邊抑伏之、欲犯之、護良縮首嚙折其鋒、淵邊遂害之、見其首則鋒猶在口中、眼睛如生、淵邊棄諸竹叢中而馳追及而告直義、一僧聞變而來葬護良、其侍女南御方泣而爲尼赴洛、直義既避鎌倉、時行率兵而入、指揮八州、（鎌倉俗稱時政至高時曰前代、稱時行曰中前代、故太平記亦云爾、）天皇聞東國變、議發征討使、諸卿僉曰、任元弘吉例、宜發遣義貞、事既決矣、准后廉子密奏曰、東國士不快於義貞、且直義在東、義貞爲征討使則

天皇聞准后廉子密奏、勅尊氏為征討使

尊氏緣勅、受頤許管領関八州

東福寺僧師錬直奏、陳述五山次第

兩將必不和而爭、然則軍或不有利乎、不如遣尊氏、然則直義晉議、而東士皆歸服、而軍功成者必矣、天皇領之、乃勅尊氏爲征討使、而命義貞曰、汝宜守護京師、尊氏對勅使曰、凡爲將者、自不決賞罰、則士卒不勵力、願許管領東八箇國、而不經奏達、立行賞罰、則戰功速成矣、若經奏達、則東西往還費時日、而士卒之心不服、武將之威且征夷將軍之任、古來武臣之所望、請而爲家門之榮也、臣往歲立大功、成今日之一統、今亦應征討之擧、則征夷之任所深望也、若此兩條無勅許、則謹辭征討之命、宜任他將也、勅使

反命、詔曰、東八箇國管領依請、便宜行事、如征夷將軍、則可待其成功、而許之而已、尊氏大悅、乃促軍裝、是時直義逃到駿河国、主入江春倫家、待京師援兵、春倫與頼房議曰、北條家再興時至、速殺直義可降平將、春倫不聽而止之、由是直義得全、先使士護成良親王直帰洛　是月、或奏曰、東福寺者、藤道家墳寺也、可除五山之列、若不然、則其位可在最末、詔曰、可、東福寺僧師錬詣闕、請直奏、天皇御安福殿、錬進奏曰、伏承東福爲墳寺、宜下五刹或第其李、恐奏者未之思乎、故藤丞相道家創寺之日、奏爲國刹、非墳寺也、彼相之圓覺實爲副元帥平氏之墳寺、而主盟託十方、以之驗此、惠嶠亦國刹、與鹿阜、豈有甲乙哉、大較禪刹之五大精舍、必將不出三科、三科者、一禮位、二巨構、三久創、不知今之五山、三之中、以爲何科乎、若言久創則建仁、或著一巨構則東福、其甲也、禮位則南禪亦爲之最、夫南禪者、龜山上皇之勅寺也、東福乃光明丞相之鈞刹也、龍山既爲一則惠日爲其次、若以久創建仁爲首、則東福其次也、五等之間、未可降三四乎云云、詔曰、平章未晩也、乃謂錬曰、朕欲常常而見、必當源源而來也、此後東福爲墳寺之議暫止。○八月辛亥、勅伯耆守名和長年流逆臣藤公宗於伯耆國、公宗妻請源定平曰、

藤公宗將行配所、附琵琶秘曲譜於其妻

藤氏光黨公宗事覺伏誅

氏光資名子

楠正成使名和長年誅戮公宗

願一見而長別、定平許之、而夫妻相見、時妻有身、公宗泣而附琵琶秘曲譜一帖曰、若生而爲男子、則可以此書授之、入夜長年來促其行、公宗被縛而出、欲乘輿、定平謂長年曰、期既至乎、長年乃進摑公宗髮、抑伏之而斬其首、其妻在側哭慟、於是沒收西園寺家、收其第宅財寶、悉賜竹林院公重、且以一大莊賜告事工匠左衛門權佐藤氏光、黨公宗書院宣施行群國、其事覺、至此氏光伏誅、一說曰、公宗既決流刑、時論皆謂、公宗逆誅當伏誅、楠正成亦謂、如此之大逆、誅止其身、猶輕寛其家、滅之而赤其族、然決流罪、是亦准后之所奏、主上惑焉、乃謂長年曰、見哉、不爲無勇也、国危則臣死、如公宗不誅之、則誰可誅也、卿其爲上圖之、若有勅

藤孝重聽公宗音曲豫知其逆戮

征討使尊氏發途正成有放虎於山之歎

責則我爲卿解陳之逆議猶不止則卿死之爲君除巨害而自死勇士之素志也長年亦謂安置此逆臣除於伯州若猶不改而企逆謀則禍及我家不如早除之乃從正成言與定平密議而伴爲卒爾之誤戮之（也和公宗謀叛未發時諭北野社僧琵琶工頭藤孝重在側聽其彈謂公宗曰今夜一曲有所禱願乎其事不必遂焉有亡国之首有報伐之音公宗黙然至此感孝重遍音曲）壬子征東使參議正三位源尊氏率五百騎（百當作千）發途吉良滿貞前驅楠正成謂弟正氏曰放虎於山兵亂在近汝設東行之備正氏笑曰東國猶遠矣播磨亦有敵（謂赤松惡尊氏）我唯促隣國之行正成爲之大息是日北條時行在鎌倉使名越式部大輔帥三萬餘騎發鎌倉今夜大風吹撤陣營軍士避入大佛閣中時梁棟倒落壓死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二　後醍醐三　廿五　何不成舍藏

名越時兼陷大聖寺城京師戒嚴

桃井直常奉勅北發正成授七計以遣之

五百人衆皆忌之然不及留滯而進發北國驛使頻至告名越時兼既平越中加賀能登陷大聖寺城據之號三萬騎將侵京都由是朝議欲使新田義貞北征義貞憤漏征東之撰辭曰臣不知北陸之嚮導且有疾不能出軍乃重議詔諭楠正成時准后廉子密奏曰正成智勇兼備之士也若平北陸則勢強威壯不易制之天皇以爲然擇勇士可爲將者衆皆擧桃井直常乃勅直常北發且諭曰戰勝則賜越中國直常素耿介也大悅而應詔正成素與直常不善然感其勇而乃赴直常宅懇諭軍事而授七計且惠資用

直義會尊氏于三河矢矧

東軍先鋒三浦義勝那和左近等擊直義

若干品以勵之以慰之遣焉直常僅率六百餘騎而出洛向北人皆壯之（桃井足利族也其先出自義兼義兼次男義助義久之後戰死于宇治川其子義胤始號桃井義胤子賴氏其子賴直其子貞頼貞頼有三男曰直信曰直常曰貞弘）乙卯尊氏到遠江國府自出洛近江美濃參河兵日加直義亦發駿河而西會尊氏于參河矢矧其兵既及五萬而進入遠州是日名越式部大輔率兵陣於橋本（橋本遠州地名）丙辰尊氏聞敵兵既近令士卒曰敵經長途來可急擊之是大公之法也乃使直義帥二萬餘騎先進尊氏帥三萬餘騎爲後繼三浦義勝那和左近爲東軍先鋒名越式部及金澤陳于菊河兩軍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二　後醍醐二　廿六　何不成舍藏

義勝與高師直相當尊氏直義進軍衆軍不支而却

相會三浦那和衆直義先鋒半登而急擊之直義敗走那和追之三浦制之不聽既而尊氏進來那和敗走三浦遣使於菊河名後陣金澤諏訪論事不果其間三浦與尊氏執事高師直（時稱右衛門尉）其弟師泰相當數回尊氏直義帥大軍而進三浦遂敗而退名越式部不能再戰率敗卒退陣于佐夜中山詰明日軍事諏訪盛高謂三浦義勝曰今日足下勞矣明日我爲先鋒足下爲二陣金澤曰大井河在後明日若敗則我軍皆死不如今夜退陣于河東三浦怒曰何聽之甚哉金澤慙而望請爲先鋒諏訪許之而其身爲二

尊氏與北條時行師戰佐夜中山

陣。丁巳、尊氏進登佐夜中山。仁木、細川、上杉等為先鋒。高師直率其族繼之。名越式部登北峯指揮諸將。金澤與仁木戰不克而退。諏訪擊仁木破之。師直與諏訪戰。今川了俊難太平記曰、此役尊氏以今川範國為海道將而擊時行、將名越氏於今川佐夜中山。又勝行相川湯本之險。範國率手兵攻破之、而渡相模川時中矢而死云云。今川氏出自吉良長氏二男國氏。國氏生基氏。基氏生範國。此時直義自間道向式部本營。東軍驚騷。諏訪遂為師直被破。三浦與細川戰而勝。然式部不能拒。直義退涉大井河。直義以大軍逆之。三浦諏訪揚言曰、直義臆將也。雖兵多如小鳥之群、我兵雖寡如鷹隼。而乃勵殘卒亂入直義陣奮戰

三浦諏訪不克退而出筥根尊氏率大軍追之

而出圍。於是諏訪從式部陣于大井河東。三浦直赴筥根。尊氏亦為休兵馬歸遠江國府。東兵皆欲到筥根。然聞尊氏退留滯于駿河名二浦。三浦亦歸會此。戊午、尊氏軍至。式部迎之戰於高橋。師直及上杉等競進。三浦諏訪力戰不克。東軍悉逃屯于筥根。尊氏欲追之。直義曰、窮寇勿追。且我兵既疲。尊氏退陣於駿府。此夕大雨三日不止。尊氏不能進。故敗卒等聚會筥根之陣者一萬三千餘人。屯水飲峯頂、據嶮以待敵。壬戌、尊氏帥大軍到筥根。兩軍相對四日。東兵特嶮而謂西軍不能容易登戰、而猶豫。丙寅、赤松貞

赤松貞範奮進擒平時清久某

平軍華名盛貞其子高盛鬭死

範冒嶮而登急進奮擊。平軍又走于大崩。清久某引兵還戰而被擒。從兵皆鬭死。平軍退隔相模河拒之。秋潦漲流、河水拍岸、以難徒涉。平軍少懈弛休士馬。收敗卒。丁卯、尊氏進陣于相模川西。入夜高師泰、赤松貞範、佐佐木道譽、長井某抵冒上下瀨、出于平軍後、共揚鬨聲。名越等不及接戰走歸鎌倉。官軍尾擊之。已到腰越。平軍還戰。華名盛貞及其子高盛鬭歿。凡遠江駿河伊豆相模之間十七戰。名越兵三萬餘騎或傷或死、裁有三百餘騎。時行潛逃匿晦跡。諏訪盛高等四十三人自殺於勝長壽院內。皆剝面皮。其

時行逃匿諏訪盛高等四十三人皆自殺

梟三浦義勝于京師

新田義貞攻入鎌倉時行防戰始末

屍相積。故皆以為時行亦死在其中。三浦義勝逃到尾張。熱田大宮司藤昌能逮之送于京師。乃斬之梟于六條河原。東國悉平。太平記評判曰、時行聞名越式部敗於佐夜中山大怒、自帥二萬餘騎出鎌倉、欲到駿河待尊氏而一戰。時新田義貞率兵一萬發上野赴武州陣于入間河。時行驚而還軍先擊義貞。義貞迎擊大破之。時行逃歸鎌倉。義貞進到藤澤將入鎌倉。故名越式部雖陳於相模川、引兵歸鎌倉。義貞攻入鎌倉。午瀨、腰越、十間坂、極樂寺切通等合戰數回。義貞皆勝而殺名越式部、名越九郎、金澤五郎、諏訪祝部、華名判官等賊帥五十七人。時行在極樂寺切通猶自相戰。諏訪盛高來告曰、諸軍皆敗、將士皆死。尊氏亦可來。君宜斬逃以謀再舉。乃勸時行與十餘人閒行匿奧州。盛高使殘卒四十餘人入勝長壽院自殺。而盛高恐切其耳鼻剝面皮、而身亦自殺。故不辨其人、而不知時行逃去。此時尊氏先鋒高師直先入鎌倉。尊氏直義繼至。義貞不屈。尊氏不及執謁。收其兵歸上野。故尊氏不奏

桃井直常討伐名越時兼於越前

義貞戰功義繁馳使於京師告戰功於義貞義貞謂非尊氏奏則天皇不可信焉不如默而不言故無知義繁力戰者時行滅亡悉爲尊氏之功既而三浦義勝爲熱田大宮司被捕到京勅令楠正成禁錮之義勝詳語義繁軍勞正成始知之謂義貞曰何不奏之哉義貞曰我所奏難達天聽唯任尊氏所奏而已正成不悅正成聞敗卒刺而死曰時行共逃矣時人不信焉後果如其言桃井直常到越前國國中官軍數池氏上木氏山岸氏瓜生氏深町氏等爲名越時兼被破退保府中聞楠正成北征翹頭日夜待之然正成不至而直常至州士大失望且直常兵寡故無歸服之心直常察之諭衆曰正成奉北征之詔然有疾遲滯故先使直常聚兵正成疾愈則來在近而已州士皆悅曰楠氏來則勝敵者必矣

直常密誘長氏角田氏等令泥時兼

國中隣邦來會者不日而得八千餘騎直常謂衆曰兵士不乏徒待正成而敵起嶮則悔而無及乎乃率八千餘騎涉足羽河然時兼未至復進到細呂木直常使加州人山岸氏遣若干間諜窺時兼大聖寺城詳知其形勢而每日出兵相戰直常佯作正成書示衆曰適日將發衆皆勵精力直常令上木氏深町氏密諭時兼部屬長氏角田氏神部氏曰北條氏運既盡而天下悉從王化者舉世所知也時兼頗能用兵然不可敵尊氏義貞正成長年圓心等良將且時行既爲尊氏被破矣正成適日來則卿等夷滅者必矣

大聖寺城陷名越時兼刎死

奥州夷賊起

尊氏在鎌倉行軍士賞而悉奪義貞部屬食邑

不如早飜心爲官軍內應也然後直常夜帥一萬餘騎襲時兼城自前後急擊之時兼驚駭而拒之長氏神部氏堀田氏果內應而挾擊時兼時兼力戰而中矢傷足乃自刎而死大聖寺城陷兵士亡散北國悉平直常乃報捷於京師勅賜越中國於直常奥州夷賊起國司源顯家率伊達行朝等討平之己卯勅拔從二位於正三位源尊氏賞討時行之功也時尊氏在鎌倉追授之也○九月尊氏在鎌倉與直義議行軍士賞高師直謂我君既家東八州管領之勅許則關東皆我家之有也何煩奏達待宣旨哉乃放逐義貞部屬在八

尊氏自稱征夷大將軍

新田足利至是爲寇讐

州中者而悉奪其食邑以分畀群士關東悉靡服兵權強大也於是群下相議曰勅約有言曰此役功成則可任將軍也今大勝而塵敵平定關東則不可及待宣下也乃推戴尊氏稱征夷大將軍傚賴朝之舊式新田義貞在京聞尊氏直義恣逐新田部屬而大怒點檢其所領上野越後駿河播磨域內有足利部屬采邑在其中則悉抑取之以分附其家僕由是足利新田忘同姓之親互爲寇讐而天下亂將起直義素有奪國家之志矯作尊氏教書分遣於群國託擊義貞招聚同黨且約會軍起兵然朝廷未知焉○冬

帝詔諸卿圖尊氏

尊氏上書劾奏義貞

十月、帝聞尊氏有陰謀、大怒、欲誅之、詔諸卿會議、源親房（親房往年赴奥州、未詳何時歸京）藤公明曰、尊氏謀叛未審其眞僞、則何妄討之乎、乃遣法勝寺僧慧鎭於鎌倉、綜覈其事、慧鎭奉勅將發途、尊氏使細河和氏上書、劾奏義貞曰、參議從二位兼武藏守源朝臣尊氏誠恐誠惶謹言、請早誅罰義貞朝臣一類、致天下泰平狀、右謹考往代列聖德、一天四海無不當顯其忠、罰當其罪、若其道違、則縱雖建草創、遂不得守文、肆君子所愼、庸愚所輕也、當元弘之初、東藩武臣恣振逆威、頻無朝憲、禍亂起于茲、國家不獲安、爰尊氏以不肖

之身、麾同志之師、自是定死於一途之士、運倒戈之志、卜勝於兩端之輩、有與義之誠、幸振臂致一戰之日、得勝於瞬目之中、攘敵於京畿之外、此時義貞朝臣有忩鷄肋之貪心、戮鳥使之急課、其罪大而無據、適身不獲止、軍起不慮、開尊氏於洛陽、退逆徒而履虎尾、就魚麗、義貞始以誅朝敵爲名、其實在窮鼠却嚙猫、鬪雀不辟人、斯日義貞戰不得勝、屈而欲守城深壁、尊氏長男義詮幼稚而爲大將、起下野國、其威動遠、義卒不招馳加、義貞囊沙背水之謀一成、而大得破敵、乃是戰雖有他功、隱在我、而義貞掠上聞、貪

義貞上書訴尊氏奸曲

抽賞、忘下愚、望大宮、乃是世之殘賊、國之蠧害也、不可不誡之、今尊氏再爲鎭先亡之餘殃、又若東征之喧煩、然佞臣在朝、讒口亂眞、是偏生於義貞阿黨、豈非趙高謀內、章邯降楚之謂乎、大逆之基莫甚焉、兆前撥亂、武將所全備也、乾臨早被下勅許、誅伐彼逆類、將致海內之安靜、不堪懇款之至、尊氏誠惶誠恐謹言、尊氏狀未經內覽、義貞早知之、（或曰、船將中將藤爲宗、二條中將藤爲冬告之）上書訴尊氏奸曲、曰、從四位上行左兵衛督兼播磨守源朝臣義貞誠惶誠恐謹言、請早誅伐逆臣尊氏直義等、徇天下狀、右謹案、當今聖主經緯天

義貞曰鷸蚌相持

地德光古今、化益三五、所以神武帝振鋒端、聖文帝定宇宙也、爰有源家末流之昆弟尊氏直義、不恥散木之陋質、並蹈青雲之高官、傍聽其所、功堪拍掌一咲、凡太平初、山川震動、略地拉敵、南有正成、西有圓心、加之四夷蜂起、六軍虎窺、此時尊氏隨東夷命、盡族上洛、潛看官軍乘勝、有意免死、然猶不決心於一偏、相窺運於兩端、名越高家於戰場殞命之後、始興義卒、軍丹州、天誅革命之日、忽乘鷸蚌之弊、決爲狼狽之行、若夫非義旗約京、高家致死、則尊氏獨把鈇鉞、當強敵乎、退而憶之、渠儂忠非匀、須羞愧亡卒之

遺敗、今以功微爵多、頻猜義貞忠義、剰暢讒口之舌、巧吐浸潤之譖、其愬無不一入、邪路、義貞賜朝敵征罰綸旨、初起于上野者、五月八日也、尊氏附官軍、後攻六波羅、同月七日也、都鄙相去八百餘里、豈一日中得傳言哉、而義貞聞京洛敵軍敗擧旌之由、載于上奏、誣言亂眞、豈不禁之乎、其罪一也、尊氏長男義詮纔卒百餘騎兵攻入鎌倉者、六月三日也、義貞隨百萬騎士、立亡凶黨者、五月二十二日也、而義詮爲幼稚大將致合戰之由、掠上聞、雲泥萬里之差違、何足言、其罪二也、仲時時益等敗亡之後、尊氏未被勅

許、自專京都法禁、誅親王卒伍、非司行法之咎、太以不淺、其罪三也、兵革後、蠻夷未心服、本枝猶不堅根之間、奉下竹苑於東關、已令若柳營于塞外、時尊氏誇超涯皇澤、欲與立脩上無禮之過、無據適其罪四也、前亡餘黨纔存、揚螳蜋忿之日、尊氏乞賜東八箇國管領、更不叙用、以往勅裁、養成堅恩澤、害民事利欲、違勅恃政之逆行、無甚焉、其罪五也、天運循環、雖無往不復、成敗歸一統、大化傳萬葉、偏出于兵部卿親王智謀、而尊氏構種種讒、遂奉陷流刑、讒臣亂國、暴逆誹不惡之、其罪六也、親王贖刑事、爲抑佞歸正

而已、古放大甲於桐宮、豈非此謂乎、而尊氏奸假宿意於公議外、奉若尊體於囹圄中、人面獸心之猜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乎、其罪七也、直義朝臣刼于相模次郎時行軍旅、不戰而退鎌倉之時、竊遣使者奉害兵部卿親王、其意偏在將傾國家、此事隱雖未達叡聞、世之所知、過界何藏、大逆無道之甚、千古未聞、此類、其罪八也、斯八逆者、乾坤所暫不容其身也、若刑措不用者、四維方絶、八柱再傾、可無益噬臍、抑義貞一擧大軍、百戰被堅、萬卒不顧死、而退逆徒於干戈下、得靜謐於尺寸中、而尊氏附驥尾、超險雲控彈

勅公卿議
新田足利
兩家奏狀

丸、殺籠鳥、大功所建、孰與綸言、所最矣、尊氏爲漸奪天威、發義士、在朝請誅義貞、而義貞傾忠心盡正義、爲朝家輕命、先勾萠奏罰尊氏、國家用捨、孰與理世安民之政矣、望請乾臨明照中正、加斷割於昆吾、斂可令誅罰尊氏直義以下逆黨等之由、下賜宣旨、忽拂浮雲之擁蔽、將耀白日之餘光、義貞誠惶誠恐謹言、兩家奏狀、併入天覽、乃召公卿議之、右大臣藤公賢議曰、尊氏反計未顯、暫糺其實否、而可也、坊門參議藤清忠曰、義貞所奏尊氏八逆、其罪不輕、就中恣害兵部卿親王事、若實則惡逆無道、不可不誅之、公

賢曰、七罪猶輕、至弑親王則清忠所言無異論、土御門大納言源具親曰、尊氏罪既定、然片言以難折獄、請遣僧慧鎮於鎌倉、聽尊氏所陳、而後可有聖斷乎、於是召楠正成問之、正成奏曰、是國家之大變也、抑公家一統之後、天下武士皆厭王政、望武家再興、則不論尊氏義貞、既得朝敵之名、則武士等皆從之者必矣、在今則不如召尊氏直義於京師勅諭之、與義貞和解、而各返附其所侵奪於部屬等、暫止兩家之爭、則國家暫無爲、而尊氏反心實否自顯矣、清忠曰、罪重罰輕、則王威不立、況其弑親王者、天誅何猶豫

勅尊良親王爲關東管領
以新田義貞爲大將軍討尊氏直義
東使新田左兵衛督源義貞發途

哉、天皇以爲然也、既而義良侍女南御方漸至京師、具陳直義弑逆之趣、且諸國奉尊氏徴兵之狀、於是東征之事決矣、乃勅中務卿尊良親王爲關東管領、以新田義貞爲大將軍、召群國將士、殊賜詔書於參議兼陸奥守源顯家曰、宜率奥州兵會官軍挾鎌倉、以討尊氏直義、〇十一月己酉朔丁卯、是日征東使新田左兵衛督源義貞率部屬三千餘騎入朝、勅内辨外辨八座八省列階下、行節會賜節度於義貞、其儀倣天慶藤忠文征東之例、義貞受節度而出、控馬於二條河原、遣其家長船田義昌於尊氏二條高倉

中務卿親王尊良出陣俄風烈月日紋破裂

之館、三揚鬨聲、三放鏑矢、斬中門柱、是倣平正盛討源義親之例也、中務卿親王尊良率五百餘騎出陣于三條河原、揚錦旗、俄風烈、而金銀飾裝之月日紋破裂落地、人忌憚之、亭午義貞發途、脇屋義助、其子義治、堀口貞滿、錦織氏、里見時成、里見義宗、桃井氏、鳥山經盛、鳥山家成、細屋氏、大井田氏、大島氏、岩松經家、龍守澤氏、額田氏、金谷經家、世良田氏、羽川氏、一井氏、堤氏、田井氏等族類部下七千餘騎、其餘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菊池武重、鹽冶判官高貞、大友左近將監氏泰、厚東氏、大内氏、愛曾氏、遠山氏、加治氏、熱田大宮司昌能、武田氏、小笠原氏、河越氏、兒玉黨、庄氏、杉原氏、高田義遠、藤田氏、難波氏、葛貫氏、由井氏、及船田義昌、其子長門守經政、由良氏、長濱氏、山上氏、波多野氏、高梨氏、小國氏、池田氏、風間氏、台徒道場房祐覺等諸族、及私從士三百廿人皆從焉、其兵總六萬七千餘騎、爲正兵、謂之

勅新田義顯爲京師官軍督
以大智院皇子彈正尹皇子爲奇兵將向鎌倉
江田行義大館氏義爲騎長

追手、向東海道、尊良親王亦發進、二條中將藤爲冬等從焉、勅義貞嫡子越後守義顯爲京師官軍督、與楠河内判官正成、名和伯耆守長年、結城判官親光等留護京師、庚午、殊以大智院皇子彈正尹皇子兩皇名闕爲奇兵將、謂之搦手、自東山道向鎌倉、洞院左衛門督藤實世、持明院左兵衛督入道藤道應、園中將藤基隆、二條少將藤爲次副之、江田修理亮行義、大館左京大夫氏義二人義貞族爲騎長、島津上總介貞久、島津筑後前司、及饗庭氏、石谷氏、猿子氏、落合氏、仁科氏、伊木氏、津志氏、中村氏、村上氏、纐纈氏、高梨氏、志賀氏、

足利直義發鎌倉拒官軍

尊氏知恩悔非

眞壁氏美濃權介助重等屬之總六千餘騎欲與義貞約期入鎌倉辛未足利直義代尊氏發鎌倉初細川和氏歸鎌倉告朝議可討尊氏直義之趣既而聞義貞發洛衆皆驚焉直義等謂尊氏曰聞義貞統諸將自東海東山兩道馳來若越險難則無利拒之請急赴薩埵山矢矧河之際待彼而戰則可得勝也何爲猶豫尊氏黙然少焉曰夫源平兩氏互掌武事自承久以來源氏專屬平氏指揮吾輩忍羞積怨歷世渉年幸滅北條氏職任征夷將軍位進二品興廢繼絶者雖依吾軍功然非帝之厚恩則何至此乎戴恩

上杉道勤佐々木道譽促直義發兵上言

而忘恩人之所不爲也在余則何犯王師哉汝曹各可任其心方今被勅責者在害護良親王與驅促諸國兵而已是卿等所爲而非我所知也宜陳謝之猶不蒙恩貸則剃髮染衣而示無黒心而已即起座而入諸將爲之喪氣既聞官軍將到參河遠江上杉道勤（初名憲房、尊氏直義之外舅也）細河和氏佐佐木道譽言於直義曰卿將軍所言雖似有理然政刑壹自天子出則天下武夫唯可與奴隸走卒同伍是所以諸國士常痛心憤歎而延屬武家棟梁者也今若起事則誰不來從乎一家創大業闔國所庶幾唯此時爲然不可失

心省初名範國

義貞義助挾矢矧川與直義對陣

焉遲滯曠日而官軍越險難則噬臍何及唯留將軍於鎌倉君其速進焉則吾儕亦可從行以拒戰於伊豆駿河直義大悦乃發鎌倉其兵總二十萬七千餘騎晨夜兼行（吉良滿義、石堂義房、其子賴房、桃井直信、其弟直常、上杉重能、上杉憲顯、細河賴春、清氏、畠山國清、足利高經、其弟家兼、仁木賴宜、其弟義長、今河心省、岩松賴有、執事高師直、師泰、師重、及南部宗継、師章、重茂、大高重成、其餘小山判官、佐々木道譽、三浦因幡守、土岐賴遠、宇都宮遠江守、佐竹義敦、狩野介、高坂氏、土岐氏、土屋氏、河村氏、丹、兒玉、猪股、横山等七黨、及坂東八平氏皆從焉）乙亥義貞義助等帥諸軍到矢矧河西與直義相對義貞臨河呼長濱某曰窺此河可渉之處來長濱行乃反告曰三處可渉然所向岸高如屛主客無利渉

東將吉良滿義土岐賴遠佐々木道譽高師直師泰渉河戰不利

義貞兵栗生篠塚名張奮戰東軍辟易

乎若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待彼半濟而後擊之則可破焉義貞從之乃出兵於洲上射之於是吉良滿義土岐賴遠佐々木道譽率六千餘騎渡上瀨擊義貞左部堀口桃井山名里見官軍亦進兵五千餘騎合戰吉良等不利而退又高師直師泰以兵二萬餘騎渡橋之下瀨擊義貞右部大嶋額田籠津岩松亦不利仁木細川今河石堂進兵一萬餘騎渡下瀨當中軍與義貞戰義貞兵栗生篠塚名張勇猛膂力絶人先進奮戰敵兵爲之辟易時義貞義助進兵七千餘騎大擊破之今夜東軍潛引兵而退河西官軍未知

宇都宮公綱請為先鋒

焉、時宇都宮公綱、熱田大宮司、愛曾伊勢守後到義貞陣、公綱請義貞曰、今日戰我不放一矢、甚為遺念、願元帥許我明日先登、由良氏卒爾罵曰、偏裨之將、何先元帥之兵士哉、義貞叱由良曰、汝避之、乃謂公綱曰、我軍今日疲矣、明日之事足下為最、然足下兵不過千騎、任其所請加援兵、公綱答曰、不拒先鋒之求、實武人面目也、仁科、愛曾、熱田輩亦其所望、與我相同、請許攜彼等、然則可得三千人、破敵先鋒二萬者必矣、元帥勿勞心、義貞曰、足下勇名顯東國者、衆之所知也、明日之事宜竭力、此是王事、非義貞之私

公綱疾馳入遠州、襲擊直義走

也、丙子、義貞出兵於河邊、宇都宮公綱及熱田、愛曾、仁科、率三千餘騎先涉河、到敵營則更無一人在焉、公綱遣使告之義貞、帥諸軍涉而欲暫休兵馬、公綱請曰、敵北未遠、追則及之、及則易破、敵若擇要地而陣、則難破焉、願許我追之、而大旆繼至、義貞曰、壯哉言也、足下其先、我為後繼、乃自擊鼓吹螺貝而進、公綱為先鋒、疾馳十六里、入遠江國、及暮至天龍河、義貞到濱名、公綱至此聞敵陣鷺坂、丑刻涉天龍、及寅到鷺坂、不及放矢、襲敵陣急擊而縱火、直義及師直等驚騷敗走、黎明義貞至、而甚賞公綱之勇武、直義

信濃國司藤光繼會官軍陷大井城

義貞與直義挾手越川相持

再敗、將歸鎌倉、路到伊豆府、會鎌倉兵本間、村上、川越、豐嶋、率二萬餘騎來、直義又得力、還軍陣駿河國手越河原、此時東山道官軍六千餘騎既到信濃、國司堀川前參議藤光繼率三千餘騎會焉、乃攻大井城陷之、○十二月己卯朔、癸未、新田義貞併矢矧、鷺坂降兵總八萬餘騎、進到手越河西、與直義東軍挾河相持、高師直令諸軍曰、前日矢矧之戰、我先涉而敗矣、於今則待彼涉而擊之則勝矣、衆皆以為然、今川、荒川、吉良、石堂為先鋒、兵一萬 本間、村上、河越、豐島為二陣、兵二萬 高家一族為三陣、兵一萬五千 細川、仁木、上杉為四陣、兵一萬三千 直義統兵一萬為五陣、赤松貞

新田義貞部下使士十六騎黨

範及武藏橫山黨為六陣、兵三千 佐佐木道譽、土岐賴遠、兵二千六百 為別將、陣一方、義貞令宇都宮公綱為先鋒、兵八百 千葉介貞胤次之、兵四千 脇屋義助次之、兵六千 義貞督諸軍陣其後、荏原氏、高田義遠、葦堀氏、藤田氏、川波氏兄弟、栗生氏、篠塚氏、難波氏、河越氏、長濱氏、高山氏、園田氏、青木氏兄弟、山上氏在其側、謂之十六騎黨、使士也 公綱進涉河、岸嶮不能上、東軍放矢如雨、公綱退、敵追戰於河中、公綱自斬首八級、而歸其陣、義助及貞胤繼進、相戰十七回、然官軍不能超河、而兩陣互休、入夜、義貞召里民問土地形狀、然曰不知之

由良某船田經政潛渉川襲擊土岐佐々木道譽降

細川義俊名兒耶三郎平盛經塩瀨資忠戰死

直義殆危淵邊氏獨留戰歿

上杉重能運計止尊氏將剃髮

直義僞作綸旨以示尊氏

義貞分兵巡見河邊果得可渉之瀨乃令由良某船田經政潛兵啣枚以布卷轡渡川義貞自率輕兵監之既而由良自間道廻土岐賴遠佐佐木道譽營後出于不意兩射敵兵驚亂由良進兵逐北道譽被創乃降未幾復屬尊氏船田亦進兵頻射直義營後諸軍狼狽於是義貞帥八萬餘騎渡河共擊之東軍大敗直義殆危細川義俊及名兒耶三郎肥前守平盛經鹽瀨資忠戰死細川覺義察其不免而勸直義死直義從士淵邊氏獨留戰歿今川心省諫直義曰此非大將所死而自引直義馬而走心省反留以待敵然無來

追者直義幸免入夜心省從直義於奧津驛義貞進陣于伊豆府降者不可勝計義貞連戰頻克目中既無鎌倉而休兵馬且待東山道官軍來會而滯留七日直義逃歸鎌倉赴尊氏館四門空鎖無人唯須賀某出迎曰將軍已入建長寺欲薙染吾儕等諫止之然已自切髻未剃髮直義等驚憂殊甚敗衂軍士聞之益失氣上杉重能謀曰將軍縱雖剃髮而知帝怒猶不解則何不飜思乎請試僞造綸旨呈之以激其意直義曰諾即使能書者贋作綸旨十餘紙而佯稱右中辨光守奉其詞曰足利宰相尊氏同左馬頭直

尊氏帥大軍陣竹下直義陣筥根山

脇屋義助奉尊良親王向竹下

菊池武重攻細川及吉良克之

義以下一類等誇武威輕朝憲之間所被征罰也彼縱爲降參隱遁身不可寬刑罰深搜尋在所不日可令誅戮於有戰功者可被抽賞云云直義懷之到建長寺示尊氏曰得之於矢矧手越敵兵戰死者懷中綸言既如此則縱謝罪然義貞不可奏之奏之亦可無勅許也將軍何顧細謹亡身弃家族哉尊氏不覺其爲贋書惕然曰如此則知不免夫吾亦執弓矢可與義貞共死乃起著甲冑於是兵氣大振來附者甚多浹日其兵至三十萬騎己丑尊氏自帥十八萬餘騎陣竹下直義帥六萬騎陣筥根山義貞亦發伊豆

府自帥七萬餘騎赴筥根其氏族二十餘輩千葉介貞胤宇都宮公綱大友千代松菊池肥後守武重及松浦黨等諸國豪士三十餘輩屬之別令脇屋義助奉尊良親王向竹下卿相雲客十六人及細屋右馬助堤律師大友左近將監氏泰鹽冶判官高貞從之總七千人以明日爲戰期今夜足利高經其弟家兼三浦因幡守土岐賴遠其弟道謙佐佐木道譽赤松貞範拔群出鎌倉馳到竹下待官軍來直義使吉良細川帥三千餘騎爲先陣菊池武重不及放一矢先擊細川破之又攻吉良陣克之宇都宮公綱在二陣

直義部下村上信定勇悍、却官軍。

勞武重曰、卿其暫休、我代之、武重退、而公網進而破
敵三回、其次千葉、高坂、愛曾、熱田等、連戰不止、（杵台従佑覺摠兒童十人、各挾剪截紅梅、於肯而進、東軍射殺、童八人、被覺大怒、率從僧三十餘人、奮戰、殺却之、）
義貞登高處、指揮諸軍、十六健士放矢、射敵、敵辟易、
不進、船田義昌馳馬、巡見千葉、宇都宮、菊池、松浦黨、
諸隊、競進不撓、東軍敗走、旌旗半減、義貞乘勝而登、
時直義部下村上信定、率同族私從五百餘騎、防義
貞於嶮所、其勢氣奮發、難當、官軍不能登而退、直義
大悅、即時自把筆、授信濃國鹽田莊、尊氏帥大軍到
竹下、義助整陣待之、尊良馬前、朝士五百餘騎、不待、

義治歲十三、困於敵兵、義助奮進拔之。

義助號令而揚錦旌、倉卒馳進、足利高經、土岐賴遠、
弟道謙、三浦因幡守、佐佐木道譽、赤松貞範在先陣、
察其軍形狀、曰、是朝士之懦弱、非慣武事者、可一舉
破之、乃進兵三百餘騎、以短兵自高處馳下、官軍不
及接戰而敗走、賴遠道譽進擊之、殺虜甚多、仁木、細
河、高上杉等勇進、逼尊良本屯、義助恚其輕進破敗、
而損我軍勢、乃帥七千餘騎、橫擊却之、既而兩軍各
退、時義助子義治年纔十三、與從兵三騎、留圍於敵
兵中、義治幼而機警、乃裂破笠符、亂髮掩面、不使人
知己、義助悲義治不在、曰、武夫臨戰場而盡力致命、

大友氏泰、鹽谷高貞降尊氏、二條中將藤爲久被害。

官軍敗績、義助僅免。

亦爲其子孫也、若不知彼生死、則我生而何爲乎、即
單騎馳入敵陣、義助從兵三百餘騎繼進、敵爲之敗
走、義助追北、馳擊之、義治見義助進馬、欲馳加敵兵
二騎、以爲我兵、返戰、時之、相共進出、義治急馳入義
助軍、而目從者、從者即斬二騎兵、義助見義治、大悅、
乃暫休士馬、令大友左近將監氏泰、鹽冶判官高貞、
拒戰、氏泰高貞佯爲放矢不戰、忽降尊氏、反攻官軍、
官軍逃退佐野原、欲與義貞合、仁木、細川、今川、荒川、
高上杉等、率兵三萬餘、追要之、二條中將藤爲久被
害、義助兵三百騎轉鬪數度、諸軍不顧、遂大敗而西

義貞却下筥根。

逃、義助僅免、（尊氏感赤松貞範計策戰功、即授播磨丹波兩國內數邑、）義貞未知
竹下敗、欲待天明再戰、破直義、徑陷鎌倉、入夜竹下
敗聞於筥根、義貞下令、禁軍中騷動、然及夜闌人定、
而諸隊分散、官軍勢微、辛卯遲明、船田義昌到義貞
軍營告曰、敵軍頻呼竹下官軍敗、臣巡視諸隊、則兵
士皆散、唯殘帷幕、乃覺在此則不能戰也、義貞曰、果
然則可暫退聚散卒而再戰、乃携義昌等百騎、下筥
根、十六健士馳加、少焉熱田大宮司昌能自北峯來
會、行數里、菊池武重率三百騎而至、曰、聞元帥既下
筥根、故先在此、然似捨元帥、不自慙之哉、時有一

一條某欲尋刺義貞
篠塚出其間拒斬之
小山氏要官軍于黄瀨川

償過而疏義昌馬前曰聊暮腸屋君竹下軍敗而將軍勢氣甚壯督八十萬騎屯伊豆府恐以寡兵難行乎義貞曰我兵滿萬則可襲而破之太爲遺念栗生氏篠塚氏回顧同僚曰我兵五百騎一以當千雖八十萬騎可對揚焉吾儕先啓行汝等繼來即馳突入敵軍一條某率三千餘騎要之欲近義貞刺之篠塚出其間而提一條抛擲二丈許一條倒而欲起篠塚遂斬之一條兵群來欲殺篠塚篠塚蹴倒之斬首九級敵兵爲之披靡由是義貞得過伊豆府官軍逃亡者復來聚爲二千許騎已到黄瀨川擊小山氏軍却

甲斐源氏下山加加美迎降義貞
官軍架浮橋于天龍川
栗生氏救舍人溺水兩手提人馬着岸

之而過浮島原甲斐源氏下山加加美等屯于此素與義貞睦見其來而下馬迎降乃動先陣又遇武田氏小笠原氏於今井見付義貞欲擊之然以高山義遠之謀圍之開東一方武田小笠原逃走自是而後無遮路者壬辰之暮到天龍川河上雨降波漲浸天人馬倦罷不得徒渉故適設浮橋數萬士卒皆濟而後義貞及舟田義昌欲渡之時浮橋中斷舍人引馬誤陷共沒栗生氏跳入水中以左右手提人馬著前岸義貞義昌共手輕捷飛超兵士二千餘人欲渡不得焉名張某手提甲士投越之殆二十人而兩手挾

名張某兩手投甲士容易渡
下山加加美武田土屋諸族進署勸義貞自立

二人容易渡之人皆嘆曰大將之量如此士卒之勇如此輕捷云多力云誰人可敵然不幸而敗績吁奈何散兵漸聚殆及二萬癸巳次矢矧留滯一日兵士又散翌旦宇都宮公綱説義貞曰官軍減小難拒大敵於此請暫退近京師而張陣則可也義貞曰善乃發矢矧留尾張國或説云下山氏加加美氏説義貞曰今東士皆公屬尊氏者非疏公而左相尊氏唯是公家驕恣而視武士如土芥之故也公若有自立之謀則誰不適從乎往日我輩屬尊氏亦非素志不得已爾矣公其起事則衆不得大利而與朝廷及尊氏可鼎足而立乎時不可失焉義貞曰我賜節鉞征尊氏不執師無利而退吾猶愧之況圖不義乎夫君不以為君而臣不可以不為臣汝曹勿復言焉下山加加美又與武田氏土屋氏宇佐美氏小山氏佐竹氏桃井遠常石堂氏小笠原氏三

尊氏發鎌倉追義貞向洛
諸国士蜂起應援足利氏
正成上言戮力於義貞以討伐尊氏

浦氏土岐氏川越氏狩野氏松田氏河村氏武藏七黨等二十八人連署書誓詞告舟田義昌堀口貞滿以協自立之事舟田堀口告義貞義竟不許之加加美下山留書逃去尊氏直義率軍發鎌倉追義貞向洛留嫡男千壽王於鎌倉頃間加賀富樫氏越前足利高經家僕等伊豫河野氏長門厚東氏安藝熊谷氏周防大内氏備後江田氏弘澤氏宮氏三善氏出雲富田氏伯耆波多野氏因幡矢部氏小幡氏其餘諸國賊徒悉蜂起驛使日至告急天皇警懼朝議欲召還義貞於京師楠正成上言曰臣請馳到尾張勠力於義貞以討平尊氏則西國賊徒可自歸服帝不聽曰正成不在則誰護衛皇居乎

正成獻宜出師拒尊氏之謀藤公賢不奏焉遂失軍機

正成又言曰、義貞若退尾張、則近江以東勤王者、亦翻爲賊、而尊氏自東進、黨與者自西進、而侵偪帝都皇居、其危也、正成縱不在帝都、新田義顯、結城親光、名和長年等在、則何懼之有、帝遂不允焉、正成又言於右大臣藤公賢曰、僕部衆有一萬八千餘騎、分萬餘騎討賊、使其餘八千許騎授弟正氏、以恩地和田副之、居京師、而留賤息多門次郎於公之邸爲質、縱西賊擧衆來、然義顯等在、則不足憂焉、且尊氏不薄京師、則西賊亦不來、僕赴尾州、奪賊釆邑、與諸士招之、則自來從、而使先鋒屯于矢矧、討之、則尊氏敗走、

躡貞祝也

勅遣匹他九郎乘龍馬徵義貞

楠正成築城於攝河泉處々

在數日之內、聞源顯家能鎭撫東奥、彼率州兵、與新田族在上野者、合兵躡於後、僕與義貞進於前、犄角則尊氏可殲矣、然則西賊亦自亡耳、是計之上者也、若不然、則危不可測焉、公賢以京中兵減、不肯奏焉、正成雖屢獻謀、不見用、然猶欲盡力以安王室、丁酉、勅遣匹他九郎乘龍馬（去年出雲国所獻）徵義貞、辰發京、及午到近江國愛智河驛、而龍馬斃死、匹他乘他馬而馳、每驛更馬、而不限晝夜、既而到尾張、告詔旨於義貞、義貞曰、唯命、己亥、楠正成赴河內、築城於攝津河內和泉處處、以固京師合戰之本根、而置諸士妻子

義貞敗而歸洛奏會戰始末

參議藤忠清奏莫令准后預事帝始悟而

於千劔破爲質、正成使和田某守之、多田義玄不肯納質、正成欲問其事、率衆向多田、即納質、（先是正成自到近江欲使群氏出國中米數千艘以運于坂本東兵來者之擾且我軍無利則移皇居於叡山也）壬寅、義貞帥殘兵二萬歸洛、癸卯、義貞入朝、奏東國會戰始末、而謂參議藤清忠曰、此役之敗、自謂武運盡矣、然原其本、則由王政有私、諸士抱恨也、非尊氏之善戰、而義貞之謀拙、乃示下山加加美鄕自立之狀、且曰、臣雖一敗、猶竭精力拒尊氏、則必成興復之功、唯願自今以後、政教正平、賞罰無私、而莫令准后預事、清忠奏之、帝亦始悟、而譴責廉子曰、汝其褒姒

譴責廉子

正成與敵先鋒細川定禪赤松圓心則祐等戰于生田大克則祐傷而走

之再生也、甲辰、正成欲歸京、到山崎、乙巳、正成聞細川定禪以赤松圓心爲先鋒、陣須磨、而自將六千餘騎向攝州、丙午、圓心屯生田昆陽野、放火於民屋、將據麻耶、或人告曰、正成來、圓心慮國兵皆屬正成、佯答曰、正成既歸京、胡爲又來哉、乃進兵、則祐率八百餘騎伏于雀松原、既而正成至、敵望見菊水旗而驚騷、正成先鋒志貴氏、矢尾氏馳突而擊之、圓心先鋒稍退、正成鼓譟攻之、圓心敗走、則祐起伏兵撗當、正成擊破之、則祐傷而走、正成追北可一里、得首四百餘級、日暮而退、今夜入尼崎城、丁未、正成令千餘兵

尊氏遣使
正成說分
領天下

守尼崎城、而向京、遇尊氏使者於瀨河、正成問曰、何者、答曰、細川阿波守和氏家僕也、帶將軍教書、且携和氏書而來也、正成使譽田氏受其書、未開之、而令譽田言曰、使者先口述其趣、使者曰、可除傍人而直諭、和田恩地輩、正成曰、二人不在焉、密諭譽田而可也、使者曰、將軍令曰、尊氏素無奪世之志、然義貞開讒口、而以尊氏爲朝敵、欲詣闕自陳、然義貞帥師塞路、乃及挑戰而至此、東士悉屬尊氏、既到美濃、將入京討義貞除國害、願足下勠力於尊氏共誅義貞也、若從我言、則以足下爲五畿內管領、併督南海六州、

正成進覽
尊氏密諭
狀

且加近江伊勢伊賀三州守護、朝廷而尊氏居鎌倉、治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令直義掌山陰山陽西海三道之事、然則天下安全、萬民歸太平之德也、正成莞爾笑曰、尊氏反心、三年之前我推知之、朝家不悟而至此、我何爲賊臣被欺哉、使者不可不誅之、然暫忍而赦之、速歸而告汝主、言之縱授日本國及支那天竺於我、不變志、唯守義而已、不義而富貴所不取也、乃放逐使者、使者二人、曰伊木氏、曰元澤氏、戊申晦、正成朝參奏破赤松事、且進覽尊氏狀、天皇感賞之、詔曰、朕亦可許汝管領四國九州、正成退朝、入義貞館、議軍事、義貞

正成上策
義貞不悟

陸奧國司
源顯家奉
義良親王
發鎭守府

曰、我欲赴近江國、登摺針嶺、拒賊於險、請足下亦同往、正成曰、是奇計也、然既遲矣、在今則奉鳳輿、幸叡山、令寇入洛中、而見機挑戰則勝矣、微臣亦從元帥登山謀事、而令舍弟正氏塞川尻、絕粮道、則賊自困潰、是上策也、若夫待賊於京師、分兵於諸路、則官軍彌寡、彼此難相救、而欲守不能、欲戰不利、是下策也、義貞曰、善哉言也、然不一戰而避洛、則不免怯弱之嘲、而兵士彌散、而增敵勢也、遂不聽之、正成不悅曰、官軍又敗者必矣、元帥不悟吁、初義貞東征、時陸奧國司源顯家、欲催軍士挾攻鎌倉、然雪深而遠者難

顯家攻足
利郡擊尊
氏族類

顯家攻鎌
倉留守千
壽王拒之
不剋

至、顯家奉義良親王、先率近隣之軍三千餘騎、發鎭守府、時十一月二十一日己巳也、二十八日丙子、冒雪到叢崎、時相馬常陸兵加爲八千餘騎、進到三箇原、佐竹氏黨尊氏、率四千餘騎屯古澤野而遮之、顯家先鋒相馬氏南部氏擊破之、佐竹敗走、顯家聞義貞既敗、尊氏向洛、而入下野國、攻足利郡、擊尊氏族類、斬首八百餘級、於是伊達信夫金澤由利鳥海大山最上等奧羽兵士悉來從顯家、併其兵攻鎌倉、尊氏嫡男千壽王處守、今川荒川大高都筑紀氏帥二萬騎拒之、顯家會戰二日、斬首一千餘級、顯家曰、王

城安否不可知、不可徒留於此。十二月二十八日丙午、發鎌倉、義貞族類分在越後上野常陸下野間者、及千葉宇都宮私從者追從屬之、顯家悉統之督五萬餘騎、進向京師。東山道官軍大智院彈正尹、而皇子等後期不會筥根竹下軍、然催甲斐信濃上野下野兵二萬騎、經日到鎌倉、聞義貞敗而尊氏進、乃復尾尊氏後向洛。顯家發府之後、奥州乱、半屬官軍、半黨尊氏。是月二十三日辛丑、官軍相馬胤平昆弟與敵戰于高野郡、二十六日甲辰又戰於行方郡、胤平不利、據城而守。或説曰、尊氏以其族斯波家長為奥州管領、以懐国士、故国中分而相戰。
丙子、延元元年、春正月乙卯、義貞參朝、奉勅諭諸將、

義貞奉勅部署諸將

名和長年面折源忠顯

曰、名和長年可帥出雲伯耆因幡三州士二千騎陣勢多、楠判官正成可帥大和河内和泉紀伊四州士五千騎陣宇治、脇屋義助可帥七千騎陣山崎、義貞欲帥一萬餘騎守大渡。新田氏族及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菊池武重、結城親光等屬義貞、洞院前權大納言藤長隆、小野僧正文觀及大友千代松、宇都宮泰藤、海老名氏、長氏等屬義助。一説曰、義貞諭諸將曰、尊氏定到勢多、義貞可拒之、宇治要地也、正成可守之、千種参議源忠顯及名和長年可守大渡、脇屋義助可守山崎云云。長年卒爾謂義貞曰、蒙官恩而拒朝敵者、何限義貞一人哉。麾下為征東使、既為尊氏被破、則不可再當。微臣可守勢多、防尊氏。如源参議、則口説武意太膽、與若人同陣、不可取耻。且此人身領三州、不假他力

長年言奮、介義貞守勢多

守一方、而可也。微臣決不可立人之下風。義貞不悦曰、此非私令、實是勅諭之趣也。長年曰、果其勅諭、則可蒙直諭也。正成曰、長年失禮、義貞兼勅為元帥、則誰違其言哉。唯是元帥之命、長年不屈。義貞曰、尊氏大軍也。長年兵寡、故奏請所定如此。長年曰、此軍不勝、皆必矣。敵縱雖百萬、長年未死、則勢多不可被破。我不論衆寡、唯一死耳、不可假元帥援兵、為我勿勞慮也。義貞知其執拗不解、而任其所請、以勢多附長年、自向大渡。正成分私兵五百、増長年軍。長年曰、唯足下援兵、則我亦不辭焉。正成又耳語義貞曰、長年堅執而不辨是非、其性之癖也。元帥其莫憤之。勢多亦要地也、敵若不來大渡、則君其來宇治、我赴勢多、勢力於長年也。義貞喜曰、善哉。可見機變而如卿之言。
長年到勢多、横巨材數千於河中、立攙柱、以大繩繫之、而擁人馬之渡也。正成到宇治、而徹橋板四五間、積土高築、東岸如屏。投大石於河中、以立攙柱。由是河水中分、白浪漲滿、又

義貞以弓矢拒于大渡

藤師基屯西山峯堂、久下時重等襲之

尊氏帥大軍到近江、台役成願房拒之

放火於橋、小嶋・槇嶋・平等院・佛閣寶藏及民戸廬舍悉燒、爲使東兵不得立營也。義助到山崎、自寶寺至河畔、塗壁掘隍、構闘樓三百餘處。義貞到大渡、徹橋板三間、列楯構櫓、立攙柱、備精兵於其後、留江田行義義貞一族之魁守洛中。二條前大納言藤師基屯西山峯堂、率五千餘騎、備丹波賊徒。丹波、師基所領也。久下時重、波波伯部爲光、酒井貞信共丹波国士、屬尊氏者聞之、催國中及但馬丹後黨類六千騎、襲峯堂。師基部屬拒之、不克而敗走、死者百餘人、師基中矢被瘡。時重等登大江山而窺洛中。尊氏帥大軍到近江國伊岐洲、號八十

江田行義襲大江山、久下長重等走
尊氏陷伊岐洲城

萬騎、台徒成願房蹊構城於此遮之、尊氏大軍圍攻、之勅、建榜於決斷所、曰、今般有戰功、則不日而可行賞、爲勵兵士之心也、然衆皆不信之、而投匿名書於榜下、謂昔綸言如汗、今王言欺人、丙辰昧爽、江田行義率三千騎、襲大江山、急討之、久下時重等驚、其不意狼狽、敗走、時重弟長重死、行義收兵而歸、尊氏陷伊岐洲城、佐佐木道譽、土岐賴遠等有戰功、尊氏分遣使者於國中、求糧不得之、召里民問之、里民曰、舊臘楠正成點撿國中運糧於坂本、不悉遺焉、尊氏嘆、曰、我於正成無宿怨、何爲無情而困我兵哉、尊氏欲

直向勢多、然聞橋西有掛帆旗・菊水旗、而無中黑旗、乃知義貞不在此、欲向宇治、然謂見橋西旗、則正成長年在此也、不備、則正成襲我後乎、留仁木・桃井・土岐・武田・小笠原・紫川等數萬騎、諭曰、彼出則拒之、彼不出則勿進戰也、既而尊氏經伊賀路、欲向宇治、而到八幡山下、初聞義貞在大渡、正成在宇治、而以足利高經爲別將、佐佐木道譽・佐竹義敦副之、帥數萬騎向宇治、備正成、軍諭曰、勿妄作戰、而尊氏自帥大軍向大渡、細川定禪率南陽山陽兵二萬三千騎到攝州芥河、赤松範資僞爲正成被破而匿在山中、聞定禪至、催殘兵會於定禪軍、則託病創不能出馬、定禪謂範資曰、明日可到山崎、足下任元

東兵涉大渡、擊橫杜、桴解悉溺死
高師直兵野木賴玄多力奮進

弘例爲先登、範資喜、丁巳、尊氏督數十萬、到大渡、逼橋西、然以官軍守禦堅固、故不得進濟、官兵挑之、曰、聞昔足利忠綱・佐佐木高綱渡宇治河、揚武名、此川淺於宇治、流亦不急、盍速渡來乎、武藏相模國兵聞之愧、忿、二千餘騎欲共進馬、高師直慮其險危、制止之、乃毀民屋、連結之、以爲桴、兵士擧衆乘之、到中流、桴擊橫杜、不得進退、桴亦漸解、分散、兵士悉溺死、既而官兵又挑之、曰、昔筒井淨明矢切、但馬渡橋桁、如大路、今東兵何不渡而怯乎、高師直兵野木賴玄勇力絕人、獨步進橋上、官兵雨射、賴玄克避之、東兵二人又繼進

東軍溺水、攻戰術盡

焉、賴玄已偪櫓下、攀搖其柱、而櫓欲倒、官兵數十人下櫓而退、東兵千餘人競進、群集橋上、橋柱忽折、千餘人悉陷水溺死、唯賴玄免歸、東軍攻戰術盡、且懼糧食之絕、時赤松範資使趨來告貞範曰、我欲歸播磨起兵、路遇定禪、約爲先鋒、昨夜宿芥河、明朝可陷山崎、貞範乃告尊氏、尊氏大悅、戊午曉、楠正成遣使於義貞曰、某使間諜窺敵軍、知其形勢、今日之間、官軍不敗、則夜中發宇治、襲討尊氏大軍、想夫敵不能輙破大渡、聞定禪向山崎、唯恐官軍不能守之、請分遣宇都宮公綱・菊池武重等於山崎、義貞曰、夜襲之

細川定禪赤松貞範範資攻山崎

脇屋義助宇都宮泰藤出城大戰遂不利

密策太可也、山崎難守、則我自往拒之、正成聽之曰、山崎之軍、公家弱士混、則不能守焉、義貞自往、則尊氏可輙渡河、且臨期分兵、則彼此狼狽、嗚呼官軍其敗乎、及辰而定禪發芥河、出櫻井邑東、範資傍河而進、貞範在大渡、隔河見範資旗、乘舟往會、昆弟怡怡、既而範資爲先鋒而進、時播磨紀氏兵三百餘騎、先衆而攻山崎、官軍見其兵寡、出五百餘騎相戰、紀氏無利亡走、四國坂東坂西兵二千餘騎、自櫻井攻來、脇屋義助併率宇都宮泰藤・紀清兩黨二千餘騎、出城大戰、雌雄未決、定禪帥二萬餘騎、範資率二千

藤長隆部兵及僧文觀部衆皆降東軍

大友千代松宇都宮公綱共降東軍

具簡一作愚鑑

餘騎競進、官兵不能克、退入城、定禪等乘勝超隍徹柵進攻之、城兵射之、死者盈隍、然敵不撓而進、城兵屈而變色、於是但馬人長某先降、大納言藤長隆部兵及僧文觀手下、衆皆降官軍、棄城走赴赤井、欲與大渡軍合、義貞慮山崎軍破、而賊兵犯帝都、乃去大渡歸洛、欲使皇輿幸山門、大友千代松・宇都宮公綱共降敵軍、評判曰、大友具簡有二男、而千代松其嫡孫也、左近將監氏泰爲千代松叔父、初叔姪發其國、時具簡詩曰、一人屬官軍、一人屬尊氏、而勝者立功、而救敗者罪、然則彼此共全、故氏泰早屬尊氏、千代松在官軍、至此叔姪共爲朝敵、千代松時歲十六、元服稱氏時、義貞義助合軍、過淀邊、定禪率六萬餘騎追逼之、義顯爲殿、不告義

定禪追逼義貞義助

義顯爲殿突馳奮戰

帝捧神器幸於叡山

三上皇及儲君同行

貞而引、三千餘騎揚旌而還、陣於相撲辻、放矢拒之、既而義顯料義貞比及參朝、而分三千餘騎爲二隊、突馳奮戰、氏時公綱兵識義顯面、圍擊之、義顯潰圍、奮擊七八回、鎧袖冑錣摧落、身被數創、歸洛、帝聞官軍敗績、不待義貞至、而捧三種神器、促翠華於叡山、武夫候前後衣冠者唯三四人而已、正安延慶兩法皇、正慶上皇、及儲君諸親王同行、前內大臣藤定房馳車參內、拾重器之遺而登山、然猶忘玄象收馬等、少焉義貞義助義顯率江田氏・大館氏・堀口氏・里見氏・大井氏・田中氏・龍澤氏等二十人、其餘千葉貞胤、

信濃人勅使河原重直悃失天王所在父子共自殺

菊池武重・宇都宮泰藤・仁科氏・高梨氏等八十餘人、從兵總二萬餘騎、後于皇輿、進馬於東坂本、信濃人勅使河原重直、以天王蒙塵、不知其行在何處、謂吾豈從不義之逆臣乎、即自三條河原到鳥羽、作道羅城門邊、父子共自殺、重直武州丹黨之族也、元弘之役在勤王之勞、頗蒙朝恩、常患王政之不正、嘆曰、治承以來、國家之權在鎌倉、而武士侮朝廷、然則王政雖正、猶恐失之、況於邪曲哉、公家不悟、以極驕奢、尊氏反心既萌、義貞圓心、中心亦不可測焉、天下復爲武家之有者不久矣、死亦有近也、廷臣或惡之、或笑之、此役重直與其子二人從義貞於大渡有戰功、及敗軍屬義顯、率六十人與宇都宮公綱力戰數回、從卒皆死、重直父子共被瘡、難於行步、故不能從行幸、而自殺、長年在勢多、聞山崎陣敗、主上幸叡山、謂直登山則甚易、然身

長年聞主上幸叡山、馳歸京、潰圍十七回

不到省中、唯聞人之傳說、而直赴坂本、則似無勇、我愧之、即率兵三百餘騎、馳歸京、日既簿暮、尊氏未入京、然諸國兵士充滿、見長年旗紋、而塞路遮之、長年擊却之、潰圍十七度、從兵鬪死者過半、遂到宮門下馬、脫冑、竟座南庭、落淚感嘆、惆悵良久、聞閧聲太近、而騎馬、於陽明門外、赴東坂本、楠正成聞山崎挑戰、自率十二騎、馳見軍勢、到鳥羽秋山、則山崎既敗、而義貞退大渡、正成馳歸宇治、諭其軍中、分二千人、守八幡城、一千人守飯盛、擁川尻、絕敵之粮道、而自率二千五百騎、整列赴叡山、比到木幡山、敵兵或五十

正成班軍、路會桃井仁木、正成遣使、期再會

騎、或百騎、鈔掠民家者、見菊水旗紋、畏正成武威、皆不戰亡走、而無塞路者、然正成堅其備、進到醍醐山科邊、會桃井直常、仁木義長、尾官兵追擊之、正成遣使曰、我今赴皇居、若與卿等相戰於此、則事出倉卒、徒殺兵士耳、欲期再會快戰、加何、直常義長答曰、兵士互勞罷、且我輩受足下厚情、有日、則豈遽無賴哉、即引兵而去、正成向東坂本、尊氏忌憚凶日、猶在洛外、然定禪部屬亂入京中、放火燒義貞等官軍第宅、餘焰延及大內、宮殿悉罹災、諸院離宮皆焦土、王城爲墟、○車駕幸東坂本、行在大宮彼岸所、藤本房僧

帝親書願書、祈捷軍于大宮神

都英憲先至、帝召、問其名、而使彼奉硯、親書願書、祈大宮神、英憲承詔、使右方權禰宜行親、納諸社內、既而圓宗院法印定宗、率其徒五百餘人來、詔感之、定宗奏、已無貳心、而點檢諸房舍、以分配軍士爲居所、又南岸坊僧都道場坊祐覺、率其徒千許人來而登、十禪師與大衆會議、告旨趣於諸寺院、三千衆徒悉脫僧衣、著鐵衣馳來、且出錢貨六萬貫、米穀七千石、爲軍用、祐覺奉行之、分與兵士、諸將皆喜、入夜、楠正成至、點檢舊臘所豫藏之軍粮、且益聚國中穀、互積萬餘石、義貞等以下、無不感正成前定之智謀、已未

尊氏直義入洛、京師無主、且憂且慮

結城親光欲狙擊尊氏、斬大友氏泰、自殺

尊氏直義入洛、從軍將士總號八十萬騎、尊氏豫謂、立新帝、免朝敵之名、然持明院皇族皆赴叡山、自欲踐帝位、則憖僭號之譏、且憂且慮、中心不安、結城判官親光、厚蒙朝恩、與正成長年同列、至此竊抱狙擊尊氏之志、故不從皇輿、憑一僧僞乞降、尊氏疑親光懷貳心、先遣大友氏泰審問之、而遇親光於揚梅東洞院、氏泰率爾謂曰、吾受將軍之命來、可早脫甲冑、是降士之法也、親光知尊氏覺其志、即拔刀立斬氏泰、氏泰墜馬而死、氏泰兵士三百餘騎、圍擊親光、親光從兵十七騎、其志素分必死、故不及鬪戰、與親光

> 尊氏館三井寺僧徒降之
> 義清義兼子
> 顯家所率宇都宮紀清兩黨兵聞公綱

共入敵隊相殺悉死之衆皆壯之無不惜焉尊氏聞山門官軍待奥州兵來加欲衆其兵勢未強而襲取之使細川定禪及賴春顯氏將六萬餘騎遣三井寺乃與書於衆徒曰此行若有軍功則宜盡力成戒壇造營事三井寺素與叡山交惡故衆僧皆悦從之（系按譜仁木細川兩族共出自足利義清義清孫實国初稱仁木實国弟義季初稱細川義季多男分為數房其弟八男曰俊氏俊氏有二男其一曰公頼其一曰頼貞公頼生和氏頼春師氏是一流也頼貞生定禪顯氏直俊氏之是一流也仁木亦多房實国玄孫義勝有三男長曰頼章次曰義長次曰頼勝為足利多族然立其家稱者仁木細川為最初）○庚申陸奥國司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率兵五萬餘騎到近江愛智川遣大館幸氏攻

> 已屬尊氏皆翻志附武軍
> 宮軍將攻三井寺源顯家與義貞爭先鋒

佐佐木氏賴（時信子時猶弱）所據之觀音寺城拔之獲首級五百許辛酉獻捷於行在所壬戌使僧祐覺艤舩七百餘艘迎之自志那濱赴東坂本宇都宮紀清兩黨兵五百餘（宇都宮部屬有紀氏清氏分左右隊稱之曰兩黨）雖從顯家來聞公綱已屬尊氏自志那濱飜經芋洗到京顯家運觀音寺城所在之糧於坂本癸亥顯家到坂本義貞正成等會諸將議軍事顯家曰欲暫休息人馬而後攻三井寺大館氏明曰若一日休則馬蹄血瘀而不可中用焉且尊氏縱聞奥兵來而未及加兵於三井寺凡軍貴赴于不意今夜向志賀唐崎未明攻三井寺

則賊可破也義貞正成等可其議顯家請為先鋒義貞謂我統諸將則雖顯家而何不指揮之乃謂顯家曰足下士馬疲弊于長途宜在後陣我欲使大館額田羽川為先鋒顯家復請之義貞猶難之顯家内雖懐不平而外任義貞意結城道忠伊達正弘信夫盛平等勸顯家曰前日途中之戰所向皆克兵勢非不強且士卒亦不少則此行前陣有誰爭乎必勿後於人於是義貞不悦欲縱師期正成和解之曰兩虎相爭而勿為下莊子取焉師若不速而尊氏援兵來三井寺則計之大失也義助曰正成言是也義貞心解

> 定禪請濟兵于京師尊氏不聽

乃以顯家為前陣顯家屬士千葉新介氏胤先于諸軍衆夜率千餘騎陣于志賀里義貞先鋒大館額田羽川率六千餘騎夜半發坂本陣于唐崎濱戸津比叡辻欲起氏胤陣氏胤曰不可透之相互嗷嗷正成聞之單騎馳諭解之山僧謂正成曰吾曹所向唯任足下令正成乃諭之令山徒二萬餘人徒進經如意越為奇兵而和爾堅田里民乘小舟七百艘浮于湖中共約軍期（細川定禪聞奥軍加叡山遣使於京請援兵尊氏曰奥軍胡可來哉乃是宇都宮私兵乎縱誤到坂本知公綱在京則不速而來耳何可增兵哉定禪頻請之然遂不聽定禪不悦曰援兵不來無奇計則難得勝焉乃自三井寺至湖畔構柵堅繳留兵六千騎守之而身自督軍分處大津松

官軍進向三井寺千葉氏胤爲先鋒戰不利

氏胤鬭死

顯貞代顯家進戰

本群嶺以待官軍來甲子昧爽官軍進向三井寺千葉氏胤爲先鋒結城道忠伊達正弘信夫盛平兵繼之顯家爲之總督其次義貞率其部屬而進楠正成名和長年源忠顯爲後拒守次陣志賀唐崎濱氏胤率千餘騎放火于大津西浦松本揚鬨聲破垣欲入三井寺僧下南院坂雨射定禪遮其後率四國兵六千餘騎圍擊之氏胤鬭死從兵死者百五十騎顯家帥兵二萬餘騎繼進一戰而退道忠正弘盛平率兵五千餘騎代顯家攻之赤松範資貞範橫擊之與軍不利而退定禪等乘勝分其兵六萬餘騎爲三隊出于濱上義

定禪軍敗入城門拒戰

貞合三萬餘騎爲一呼曰官軍勝矣自擊鼓馳進定禪雖欲與之戰然北爲大津放火被礙東爲湖水被阻欲由小徑而進和爾堅田兵自舟中橫射之於是進退不自由義貞急進擊之與軍亦還戰凡斬敵五百餘騎定禪不利退于三井寺額田堀口江田大館率七百餘騎追北已欲入城三井寺衆徒五百餘人據城門力戰拒之官軍爲之死者百餘人敵閉城戶而徹橋官軍不能進義助大呼曰栗生篠塚何在畑亘理不在此乎盡破城門進入乎栗生篠塚即索得率都婆二枚廣三尺許長五六丈提之橫隍爲橋畑

畑時能亘理某先登僧徒不敵而逃城陷

正成警義貞顯家莫亂軍列

時能亘理某乃渡之除隍上攢柱而薄城下守兵以長槍長刀突之亘理奪之十六握畑擧右脚蹈城戶二三回門扉與壁共倒守兵五百餘人皆走逃義貞進兵三萬餘騎入城擧烽山門大衆二萬餘人自如意越馳下放火堂舍佛閣悉燒三井寺衆徒及四國西國兵士死者不可勝數定禪等大敗三井寺城陷此行半日之戰殺敵兵於大津松本三井寺凡七千三百餘人正成在後陣遣使於顯家義貞曰兵火見於洛中則尊氏大軍來救乎我軍莫亂列顯家曰諾義貞曰尊氏見煙則可戰慄而不及來若來則卿擊

船田經政扣義貞尾敵擊敗兵

破之顯家謂義貞曰城陷敵走請歸坂本休兵馬經日可攻京都而整其軍歸義貞亦欲班軍船田經政叩馬曰凡軍以乘勝追北爲善謀方今尾敵擊敗兵而入洛則尊氏士卒驚駭失度者必矣然則竊分我兵混敵中而不使知其衆寡或放火或揚鬨聲左剪右屠則尊氏直義其可獲也敗兵其去未遠可追及焉義貞曰善哉乃其族五十餘人帥兵三萬餘騎馳進遂及於山階邊由良長濱吉江高橋先進每逢山路狹隘馳下急擊之敵狼狽遂不得還戰杉原國經等死傷者甚多尊氏見黑煙滿天以爲三井寺軍敗

欲發援兵而整軍於三條河原時敗兵四五萬騎自粟田口來悉被創中失少焉義貞到洛外分兵二萬餘爲三以發遣於將軍塚眞如堂二條河原身自登花頂山臨見敵兵夥令將士曰我兵較彼衆寡不敵非奇計則不能挫之乃簡精鋭者二千餘騎而相互識其面各以五十騎爲一隊卷旗藏笠符佯爲三井寺敗兵潜在敵兵中因豫定約曰將軍塚兵始戰則我亦進兵以揚烽爲期汝等突起擧旗於前後左右恍惚使不知其所在則可不辨主客矣是挫敵之術也慎勿懈弛焉、評判曰義貞進馬追敵遣使於顯家曰足下亦爲後繼顯家不從而歸楠

高師泰向脇屋義助堀口貞滿等陣義助横射之東兵辟易

正成在後陣驚義貞輕進遣使抑留義貞義貞曰我直入京卿亦進旗正成謂長年曰以寡擊衆危哉然義貞良將也若出奇計或其克乎元帥既發不可坐在此況於勝敗未可知哉乃諭忠顯屯逢坂而正成長年共陣粟田口而正成[illegible]率二十人潜到義貞軍義貞相見而喜指示尊氏大軍曰彼軍之勢如此然不知所以指揮我令奇兵混彼軍可見機擊破之正成曰元帥謀善哉汝其勝矣勝則早歸坂本不可暫留焉我心無憂屯山科而待敵旋既而正成經過義助及由良長濵陣而揚菊水旗而歸其陣敵望見其旗謂正成亦來變色而懼尊氏謂諸將曰義貞平素好戰於平地而今背山不出則知其兵寡先擊却將軍塚敵而可也遣高師泰率武藏相模兵二萬餘騎爲二隊向脇屋義助堀口貞滿大館氏明結城道忠等所陣之雙林寺中靈山義助等遣彀者六百餘人於小松陰處射

師泰大敗杉原曽我共戰死

義貞奇兵悴起奮戰尊氏敗犇殆危

之矢下如雨敵軍之辟易於是義助等進兵急擊之師泰大敗引兵退五條河原杉原氏曽我氏戰死義助等爲不使敵知其寡兵故不及長驅義貞揚烽於花頂山官軍二萬餘騎疾進與尊氏兵八十萬騎大戰師直與義貞相當官兵雖寡而勠力同心進退尊氏兵雖衆而不一其心故自午至酉相戰大小六十餘度官兵屢乘勝於是官兵豫潜居敵中者揚中黑旗悴起奮戰尊氏及吉良滿義石堂義房高師直上杉重能等以爲有内應者皆驚噪敗犇重能師直等赴山崎尊氏及滿義義房仁木頼章細川顯氏等赴

正成先知此役有利而曰勝則速歸坂下義貞不聽果取敗

丹波義助率官軍追躡之尊氏至梅津失馬欲自殺都筑某獻所騎之馬自執轡而共逃已至桂川官兵又追逼之尊氏勢窮殆危細川清氏力戰拒却之會日已暮官兵引還尊氏幸免休兵於松尾葉室時楠正成使來告義貞曰尊氏退走則早收兵而歸義貞義助在一條邊揚旗集士卒來會麾下者僅有八十許騎其餘散之四方縱掠人家爭奪資財細川定禪謂其部屬曰夫勝敗雖不可豫期焉而今日之敗衄事起于三井寺吾甚愧於心想終日之戰義貞兵勞罷而不可中用且貪洛中財寶不可集居又聞赤松

細川定禪與貞範合兵擊義貞拔之

大館左近由良三郎高田七郎皆戰死

貞範以寡兵屯于下松不可不救之速往與彼合勢擊義貞則可破矣諸士皆許諾定禪乃擢用伊豫讃岐國兵三百餘騎自北野後經上賀茂潛過北白河到糺前與貞範合放火于下松數里靜原松崎中賀茂處處而揚鬨聲於一條二條急擊義貞義助義貞自督八十騎力戰殆危然猶不退摘使者木澤氏下馬諫曰此非大將戰死之地乃牽義貞馬而走到三條河原定禪貞範追急大館左近由良三郎高田七郎等戰死貞範先進定禪後繼揚聲曰退者義貞也不殺彼則不敢歸船田義昌爲殿拒敵數回到粟田

船田義昌戰死

正成長年拒追兵定禪貞範敗走赤松七郎等被殺

口義昌戰死十六健士勵力奮戰義貞義助幸免正成長年聞官軍敗發山科遇長濱某於粟田口正成問曰元帥何在長濱曰我亦不知之乃屬正成而進既而見義貞義助率殘兵二十騎自拒追者於是長年以精兵三百騎競擊貞範正成整五百騎馳向定禪共大破之定禪貞範敗走赤松七郎等數輩被殺義貞又欲回馬追敵正成諫留之義貞中矢九處義助被瘡數處然建旗於粟田口聚殘卒正成長年進兵追定禪殺傷甚多長年欲還正成勸之共入洛中各竪旌旗官軍離散者望見而來屬之正成携之整

兩親王屬兵二萬餘新來會于東坂下官軍復振

軍夜闌到粟田口則義貞兵爲四千騎於是義貞與正成長年共歸東坂本定禪貞範率二百餘騎屯東寺待正成來戰然聞其歸坂本遣使於丹波告洛中無敵於是尊氏復入洛其餘敗軍將士皆歸集戊辰大智院親王某彈正尹親王某及左衛門督藤實世右衛門督藤基藤前參議藤元繼中將藤基隆少將藤爲次幷嶋津貞久大友時常猿子落合相場石谷纐纈伊木津志中村村上仁科高梨志賀真壁等凡兵二萬餘騎來于東坂本官軍勢氣彌熾復欲攻京師然以日相續且親王士馬經長途倦勞約數日之後以爲師期辛未官軍議攻京師義貞曰我爲先陣藤實世

官軍欲攻京探鬮各定所向

官軍發叡山向京師

曰兩親王屬兵新至先登固當顯家曰奥軍亦豈可後於人哉正成諭解不聽乃奏之請叡斷詔曰正成熟謀之正成與道場房祐覺議說三將曰自叡山入洛有三道曰大津曰赤山曰今道又有鹿谷一路各探鬮而進諸將皆諾探鬮則顯家得大津實世得赤山義貞得今道正成長年結城九郎及山徒可經鹿谷攻神樂岡宇都宮公綱屬尊氏構壘於神樂岡守之議既決矣以乙亥爲期今夜亥刻官軍發叡山正成長年結城九郎下西坂屯下松源忠顯爲後繼源顯家經大津屯山科藤實世屯赤山山徒廻龍花越屯鹿谷義貞義助屯

山徒拔群攻神樂岡公綱紀清兩黨固守僧全林勇猛單進

北白河、凡兵十萬三千餘騎、共整兵馬、待明、然不揚燎、爲令洛兵不知之也、乙亥昧爽、山徒欲先武夫立功、而拔群進攻神樂岡、宇都宮公綱、并紀清兩黨築城固守之、故不得進、僧祐覺徒三百餘人先登、附城戶戰、城兵自櫓上頻轉投大石、祐覺徒爲之退、僧定宗徒五百餘人代攻之、守兵多精銳、能射、無不穿甲冑、山徒皆負彭排、蔽身、有妙觀院僧全林者、勇名冠三塔、腋挾長刀、背負大矢、其鏃如鑿、而不持弓、以此矢手刺人故也、已進到城下、突刺櫓間甲士、立殺之、敵兵見之震懼、禪智房聖護院僧徒千餘人、以短兵

正成造浮楯代城壁以拒戰尤上杉重能

接戰、公綱敗走、尊氏遣今河氏・細川氏等、以兵三萬餘騎、爲神樂岡援、勢未至、城已陷、今河等引兵歸、正成長年結城九郎、帥三千餘騎、自紀道進、而放火於出雲路邊、尊氏以爲山徒等自神樂岡出來、遣上杉重能、畠山直顯、足利高經、帥八千餘騎、擊之、正成豫造楯數百枚、長四尺、連結之則張而如城壁、可以拒敵、分解之則輕、而一夫可以提行、便於進退也、至是張楯拒之、自罅隙射之、敵不得進、而漸退、正成使精銳五百餘騎、齊馳擊之、重能等敗走、退于五條河原、正成整列不追之、顯家帥二萬餘騎、放火於東大路

顯家與尊氏接戰尊氏軍亂

而進、尊氏望見曰、此是北畠卿乎、我自當乃帥大軍而出、大戰於四條五條河原、接戰數回、主客勢疲、互休士馬、尊氏軍列亂不整、正成遣使勸顯家戰、顯家曰、待義貞至、正成再勸之曰、時不可失也、敵若整列則義貞雖至亦難克、顯家不從、正成欲自當尊氏、時義貞・義助及堀口貞滿・大館氏明、分三萬騎爲三隊、自雙林寺・將軍塚・法勝寺進、橫截二條河原、敵中正成見中黑旗、遣使於義貞曰、時至、早擊之、義貞應聲答曰、不及待卿之言、而直進突尊氏陣、鴨河白河洛中敵兵擾亂、上杉憲房及其子憲藤重行戰死於四

上杉憲房其子憲藤伊賀光泰其子光長皆戰死

里見鳥山追躡尊氏不利皆沒

條河原、伊賀光泰、其子光長等死者太多、馬斃屍重、義貞單騎入敵中、欲狙擊尊氏、然遂不得焉、諸軍分散逃走、不知尊氏所逃、義貞乃分兵於四方、追北而進、里見・鳥山見二三萬騎向丹波逃行、以爲尊氏、總率二十六騎追躡於桂河西、大兵引還而戰、里見等皆歿於是、諸追兵不長驅、日已暮、正成言義貞曰、今日之役、以寡兵挫衆士者幸也、然猶未得焉、且不知尊氏逃在何處、今長駐於京師、則恐士卒貪財分散、而雖令不從、敵若還戰、我兵失利、可如前日、而敵乘機則有妨於後、且之戰乎、不如歸坂本而經一二日、

天皇賞義貞戰功賜官女勾當內侍

楠正成密策使尊氏分追兵於諸道以懈戒備

擊却之於遠方義貞曰善乃旋師官軍皆歸山尊氏
逃至寺戸邊聞義貞等去而復入洛其餘敗兵自八
幡山崎宇治勢多嵯峨仁和寺鞍馬路悉歸來自怪
自慙曰我衆彼寡然再爲彼被破抑其爲朝敵故乎
或其台徒兇詛我乎(頃聞天皇賞義貞戰功賜官女勾當內侍藤氏以慰其軍勞內侍藏人頭行房女也建武之初義貞宿直省中偶聞內侍秉月彈箏而竊伺見之不耐戀情帝聞之曰彼荒夷亦不免好色之癖乎至此降詔以內侍授義貞義貞甚愛之而稍忘軍事)丙子正成說
義貞曰我有密策元帥許我則試爲之事遂則破敵
者必矣義貞問其趣正成耳語之義貞曰善哉正成
曾養一男性能爲泣聲傍人聞之自不覺催悲垂涙
號曰泣男義貞既許正成正成乃告諸將而歸已家
諭泣男件件而後召一律僧告密策律僧不肯正成
慮其漏言乃拘之不歸然後遣其部屬矢尾別當顯
幸於和爾里佯謂一律僧曰昨日之戰楠正成中矢
而沒欲求其屍葬之願勞僧脚僧曰諾於是與其徒
二十人赴洛泣男剃髮導之到戰場往往求屍人怪
問之泣男流涙曰昨日之戰義貞正成及諸將皆歿
爲覓其屍而來僧徒皆被泣男催而悲嘆見於面相
逢者不知其爲僞而相語相傳或喜之或憐之尊氏
直義聞之謂昨日敵戰克而歸山者乃以諸將死乎

官軍發叡山攻京師尊氏奔丹波直義奔攝津

於是分遣使者於洛中洛外物色而求其屍遂不得
其實強覓其顏色較似而或稱義貞或號正成梟其
首於市然能識義貞正成者不信之泣男歸告之正
成曰事成矣日既暮比及夜半正成使步卒燃炬二
三千而往小原鞍馬京兵以爲官軍諸將戰歿故山
門士卒亡逃於是尊氏遣兵三千餘騎於鞍馬路五
千餘騎於小原口一萬餘騎於勢多三千餘騎於宇
治乃至嵯峨仁和寺洛外處處悉分兵塞道而要之
由是京兵減大半而解弛不戒備丁丑卯刻官軍發
叡山源忠顯名和長年結城九郎爲先陣(兵千五百人)顯
家爲二陣(兵七千人)實世爲三陣(兵一萬)義貞爲四陣(兵一萬)
正成爲五陣(兵三千五百人)相約曰勿揚鬨聲勿放火而出
其不意擊敵本營可擒尊氏直義也然忠顯宿醒不
解而忘約誤放火尊氏直義驚起周章官軍自八瀨
藪里鷺森下松分進而會二條河原直義曰昨日僞
謀者正成所爲乎今日兵寡戰則殆危早逃而可也
尊氏奔丹波直義奔攝津諸軍分散死傷甚多官軍
乘勝義貞欲追之正成曰忠顯失約尊氏直義既逃
我兵不可分散若有如定禪者亦不可測焉義貞整
兵陣將軍塚正成陣三條河原正成切齒曰非忠顯

官軍未曾有之大捷

正成說義貞以追尊氏直義

失計則今日可擒尊氏直義甚爲遺念既而追者自處處各携首級歸京義貞點撿之則凡七千三百餘級生口二百人衆皆謂如此之大捷古來未聞之生口者曰尊氏逃丹波正成說義貞曰明日元帥與顯家分兵於丹州攝州追尊氏直義則可生獲焉正成爲先鋒義貞心雖不欲之而不得敢不肯焉大江田氏里見氏曰我輩躬非金鐵則氣骨皆疲四五日不休則不能戰焉義貞亦曰糧乏正成曰身爲元帥不携三日糧乎里見氏等曰足下采邑在近我輩鄉遠而糧乏正成見其無追志而又勸顯家顯家曰義貞

義貞不同正成謀而終追尊氏

爲征討使我爲朝家援兵則義貞先發而可也正成不喜而率私兵進到山崎此夕義貞留將士於洛中潛歸坂本然無知之者偶知之者悟其惑内變而不同正成謀也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二終

宇都宮公綱、武田式部大輔、共降官軍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三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醍醐天皇四

丙子、延元元年、二月、戊寅朔、尊氏逃丹州、經篠村到曾地、主内藤道勝家、宇都宮公綱、武田式部大輔、共降官軍、到楠正成山崎陣、初正成構一城於八幡、令恩池満一率千餘騎守之、尊氏使武田及小笠原、下條、一條等、六千餘騎攻之、一旬不克、既而和田正遠

直義細川清氏到湊川、迎尊氏于丹波

率三千餘騎救恩池及正成到山崎、遣使説武田曰、尊氏既敗逃去、足下為誰攻城哉、既而正成張救恩地之勢、武田等勢屈、来降公綱、亦建降旗至正成副使者於公綱、入洛到義貞陣、義貞既歸坂本、正成聞之曰、彼人惑色而怠吁、大事不成矣、（正成分兵於海陸、遮敵兵、散亾者、直義總率百騎、逃到麻耶、楠兵不知為直義、故不逼焉、細川清氏帥五百騎、欲一戰、然楠家隊長不在其所、故不戰而去、直義及清氏共到湊河、散兵相聚、為二百騎、清氏曰、將軍在丹波、官軍若襲之則危乎、請迎於此而一快戰、以雪前日之耻、乃遣脚力招之、）己卯、尊氏發曾地、廻播州、而赴湊河、從騎八千餘、比及三草山、眺望明石浦、詠歌述懷、時有侍童藥師丸者、在其中、尊氏謂藥師丸

尊氏使藥師丸憑日野氏、請賜持明院皇家院宣、

尊氏會直義于湊河、正成告急於京師

曰、我衆敵寡、然屢至敗北、想夫以為朝敵故乎、聞汝與日野參議資明有好縁、自此間行、赴京、憑資明、請賜持明院皇家院宣、然則二帝爭位之戰、而我免朝敵之名、是我所願也、藥師丸承旨而入京、（藥師丸、後號熊野法橋道有、）翌日、夜、尊氏到湊河、會直義、高師直、細川清氏請曰、明日進兵入京、尊氏不聽、（時正成在山崎、遣使於京師坂本、曰、尊氏到湊河、散兵漸聚、議使京師、官軍諸將早進馬而可也、勿懈、）車駕自叡山還京師、居花山院、長貞帥諸軍、警衛之、諸宮諸院、公卿百官皆從焉、諸敗軍悉聚湊河、號二十萬騎、正成告急頻繁、然義貞猶豫、顯家帥二萬五千餘騎、先發到山崎、

顯家義貞向攝州、正成以其不利諫之、

會正成、曰、今夜進兵於攝州、正成曰、二三日以前足下與義貞分向丹州攝州、則尊氏直義可擒也、今彼兄弟相會、兵士既衆、不可輙勝焉、不知待彼於此運策而戰、顯家從之、屯山崎、壬午、義貞帥諸軍發京到山崎、正成曰、請留此待敵、到芥河邊而夜襲之、則必勝焉、義貞不聽、曰、速進兵而敵至、則戰其處而破之、何坐待到此哉、正成曰、若然則勝敗未可知焉、弃全勝之謀、挑兩端之戰、非我所好、義貞遂不聽、尊氏留湊河、使直義率十六萬騎、向京師、癸未、顯家義貞帥十萬騎、發山崎、到攝州芥河、（評判曰、義貞卯刻發山崎、其兵二萬、辰刻顯家）

顯家義貞遇直義於豐島河原

奥陣為義長被破、公綱與細川清氏戰不利

進發、正成憤義貞不用其謀、而發馬時不相見而招船田經政曰、元帥有敗亡之相、卿知否、經政驚問其故、正成曰、惑女色急軍期、雖欲不敗、其可得哉、卿為家長、何不諫我、經政曰、諫諍頭家、義貞既發、正成不發、至亭午、正季促之、曰、家兄誠義貞猶豫、而身自何後也、正成笑曰、我為汝悲、乃率六千餘騎而發恩地滿一為先鋒、和田正遠、八尾別當頭幸繼之、正成在中軍、正季為殿、顯家、義貞遇直義於豐島河原、奥軍與義貞部兵爭先、義貞令曰、大敵在前、胡為私爭哉、由是顯家率奥軍為先鋒、直義張五陣拒之、仁木、細川、畠山在先、兵四千、高、上杉為二陣、兵六千、今川、荒川、石堂、赤松為三陣、兵七千、桃井、佐佐木、山名為四陣、兵五千、直義為五陣、兵八千、奥陣再戰、為仁木義長被破而退、宇都宮公綱代而進、細川清氏代義長而拒之、公綱不利而退、官軍死傷者多、高師直勸清氏曰、急擊破之、義長曰、奥軍失利、新田在後、不可妄馳、於是義貞整兵而進、脇屋義助及江田、大館等力戰數回、輸贏未決、時楠正成後至、路聞官軍難勝、而見軍機、廻神崎、自濱南進、義貞、顯家望見其旌招之、正成曰、我為諸君破敵者必矣、乃出敵後而奮擊直義本陣、正成自擊鼓先馳、兵士精鋭、直義敗走、前軍四隊皆散亂、義貞指揮諸軍急擊大勝、斬首六百三十餘級、衆皆曰、正成用兵如神、直義聚敗卒歸湊河、官軍追到西宮、然豐嶋之戰、死者多、而官軍稍

正成後至、出于敵不意、直義敗走、義貞急擊大勝

正成諫義貞惑色懈討敵

減、今夜正成請義貞營、義貞曰、尊氏屢敗、不及再戰而自潰亡乎、正成曰、元帥有歸京之志而云爾乎、大將惑色者、敗軍之端也、先是後期不誅尊氏而至此、今不殺彼而歸京、則賊軍復奮、足下元是良將也、然頃間怠惰、皆依惑色也、方今國家安危、合戰勝敗、懸一人之身、負此重任、為一女子被惑、若不誡慎、則非啻亡身而已、汚祖先之名、遺後世之嘲、足下以為他人未知乎、人皆有智而知之、唯憚元帥之威、不能言耳、正成為君為世大息不止、故不隱所思、仰冀元帥納我言、而勿懈討賊、義貞有慙色、而謝正成曰、卿之言深切也、不誅尊氏、則不敢歸、甲申、伊豫土居氏、得能道益、乘戰艦三百艘到西宮、屬官軍、豐後大友具簡、周防大内氏、長門厚東氏、連艨艟二百艘著兵庫、屬尊氏、兩軍氣勢共振、土居、得能素無貳於官軍、然去歳為細川定禪被逼屈、而不能入洛、及三井寺戰聞於遠近、伊豫國人半屬官軍、故土居、得能催聚之來會于此、大友等素通志於尊氏者也、土居、得能謂義貞、請為先鋒、義貞曰、數日舟中之勞可推知之、少休而列三陣、二人皆曰、舟者我輩之家也、所不更勞也、願枉許先登、義貞曰、然則可任其意、時正成至曰、

土居、得能以軍艦屬官軍、大友、大内、厚東以軍艦屬尊氏、

小清水戰土居得能破大友等陣

昨日之戰我後今日為先鋒元帥其許之義貞曰既約土居得能也正成曰固當然則我為二陣義貞曰善尊氏在兵庫出兵於小清水大友大內厚東為先鋒直義陣於打出宿正成望見之曰敵出兵於生田森則難破不然而陣小清水今日亦官軍勝也既而土居得能進而與大友大內厚東戰破之正成呼曰某在後勿顧後而可也土居得能勵氣直擊直義陣呼曰千騎為一莫退莫退其勢太疾直義不能防而赴兵庫官軍追此殺傷甚多大友具簡勸尊氏曰某舟幸在願速赴筑紫少貳妙恵無貳於將軍則九州

今川心省勸直義自裁而留武名細川覺義曰不可由是西逃事決矣

可乎今川心省勸直義曰漂泊於九州兵勢不可振且人心反覆難測不如自裁而留武名也細川覺義曰此非將軍可死之地早任大友言而可乘舟由是尊氏直義西逃事決矣一說曰尊氏謂諸將曰我軍雖屢敗然衆猶數萬遂逃西海則聽拙之甚也敵亦戰疲不可遂至我暫避于播州以赤松兵來則何不決一戰歟衆皆曰小清水戰唯土居得能可疲而已北畠新田楠氏敵軍雖健陸路而逃則敵必追及之殆危由是乘舟浮海而正成勸義貞邀來見尊氏直義來得而歸　乙酉尊氏直義乘大友舟族類部屬七千人各連舟而西敗軍士猶數萬欲同逃然人多舟少相競爭舟先乘者奮兵刃拒後乘者舟中指可掬也大船一艘乍沉覆其兵皆溺死其餘水陸

正成說義貞欲追之尊氏義貞不聽遂失軍機

死者不可勝算也殘兵不能乘舟而或離散四方或迷塗狼狽義貞顯家亂入兵庫悉斬之獲之逃水路者正成戍兵邀獲之正成說義貞曰尊氏漂海然未知其所止請使北畠卿凱旋奏捷而元帥進兵於備前備中正成為鄉導其粮食亦自河內攝津運濟之然則中國九州悉屬官軍而二旬之間朝敵可殲也義貞曰尊氏既如浮萍阿誰屬彼暫歸而休士卒正成曰王政不正天下皆厭之尊氏海路無恙到筑紫則九州悉為朝敵且元帥亦歸洛則出馬猶豫元帥若不聽我言則願許我獨行正成先往而鎮之待九

尊氏到備前兒島使諸將還國以懷國士

州之征討義貞曰我出軍不過一旬卿亦先暫歸正成不得止而與義貞凱旋諸將振旅歸洛降士一萬皆改著義貞家紋中黑笠符宮中洛中皆喜是日尊氏到備前兒島遣佐竹刑部大輔義敦於東國諭曰我漂西海想夫關左不靜汝速歸鄉里為我黨之援遣仁木左京大夫賴章於丹波以懷國士留石橋左衛門佐和義或作尾張左衛門佐氏賴氏賴高經子也和義亦高經族也於三石統田井氏飽浦氏內藤氏松田氏等國士以備官軍遣細川卿律師定禪細川刑部大輔賴春於讚岐國諭曰可聚四國兵襲京師遣上杉民部大輔憲顯於石見國以聚山陰兵而山陽山

赤松円心致書正成請賜兩國守護職再屬官軍

陰、群士各告暇歸國、至此氏族家僕及東國士唯從尊氏纔不滿五百、各浮海向筑紫。丁亥、天皇感賞義貞軍功、改左兵衛督、轉左近衛中將、義助任右衛門佐。評判曰、尊氏西走、國國望義貞下風。赤松圓心致書於正成曰、元弘之役、微臣戰功不可劣於足下、長年然漏賞蒙恥、故屬朝敵、然棄朝家之周行、屬尊氏之麾下、非臣素志。熟思則漏賞亦非出於敵心、皆准后所為也。然則於朝家非可含恨也。往事不咎、今賜備前播磨兩國守護職、則再屬官軍之後而暴屍於朝敵之陣。足下須達此趣於新田元帥、而經奏聞。承敕斷則為幸。正成見書、乃留其使、自請義貞第。義貞懇諫其好色、不遂者三。正成曰、我來非私事、而國家之事也。縱雖有障、可出面也。義貞驚而見正成。示圓心狀、義貞亦謂彼所言有謂也。乃替正成入朝、就傳奏而白之。詔曰、彼屬朝敵、請免死罪則猶可也、豈可揚朕不狀而望國郡哉。其罪可准尊氏、不足議哉。正成謂傳奏曰、今不可激逆鱗。臣與義貞議而暫慰

尊氏欲憑少貳妙惠徇筑紫

多々良濱戰尊氏軍不利

彼心、他日伺龍顏重奏、被許彼所請、則可為太平之一助。而出作答書、謂兩國恩補帯朝議不可滯、然使範資貞範則祐幼息各一人質於新田元帥、則可請綸言授之。且請義貞副同趣之狀、而返其使。經日、正成又說右府藤公賢、勸成其事。公賢不肯曰、朝敵受則奈官軍有功者何哉。正成曰、叡慮不許、則今可乘其無備、遠討成之。彼叛則山陰山陽悉可屬官軍、時不可失也。公賢曰善、乃奏之。詔曰、播磨者義貞所領也、可令義貞討之。勅使亦諭義貞、義貞應諾、猶豫數日、不果。正成攢眉長吁。既而圓心悟叡慮不許、而後通尊氏。

庚寅、尊氏到筑前國多多良濱、兵寡氣屈、武器亦乏、無所依憑。宗像大宮司遣使者迎之。尊氏直義悅而入宗像館。翌日遣南宗繼豐田光顯於少貳妙惠館、請借其力徇筑紫。妙惠諾、乃使其嫡子賴尚率三百騎遣尊氏館。時菊池武俊為兄武重居守在肥

菊池武俊攻妙惠有智山城妙惠父子自殺

宗應聖福寺住持也

三郎者往年與寂阿共攻英時依妙惠貳心而與寂

後國。聞賴尚屬尊氏、而率三千騎到水木渡。賴尚既濟河、其徒畝籠氏等猶未涉。武俊競擊悉殺之。賴尚無舟不能救、切齒而到尊氏館。武俊直進兵攻妙惠有智山城。妙惠兵寡、然城險不陷數日。城中有內應者、俄揚中黑旗呼曰、我輩既屬官軍、翁其如何。妙惠答曰、我與苟生寧死、而自殺。其家僕百餘人皆死。妙惠子僧宗應破部戶為薪、火葬妙惠、而投火死。太平記評判曰、少貳既屬尊氏、故九州群士皆應尊氏。唯無貳於官軍者、菊池島津兩氏也。由是尊氏以仁木義長為將、少貳賴尚為副、催九州兵一萬騎向肥後國擊菊池。菊池武俊者、寂阿孫三郎子也。伯父武重在京、其子武光猶幼、故以留守之事屬武俊。至此武俊聞尊氏兵向而笑曰、為漂泊之身、豈可畏我家哉。乃留

阿戰死者也

義長賴尚與武俊戰高良山畝籠三原原田皆死

妙惠部屬卷氏宗氏內應菊池導敵入城妙惠自殺

武光於其城、率三千餘騎進到筑後、陣高良山。義長賴尚欲擊之、涉水待渡。畝籠三原原田三隊為先鋒濟河。義長賴尚猶未涉、時大雨水漲。武俊急擊先鋒三隊、大破之。畝籠三原原田皆死。義長賴尚隔河而不能救之。武俊收兵歸高良山。今夜秋月氏內應於菊池。翌旦武俊襲義長賴尚陣、破之。武俊乘勝催筑後肥前肥後兵、督一萬三千餘騎、攻少貳妙惠城。妙惠部屬卷氏宗氏等應菊池、納其兵於城、逼妙惠令自殺。武俊獲妙惠首、大悅曰、祖之讎也、父之讎也、快哉。武俊進兵攻多多良濱。

尊氏登香推宮、望見菊池陣、則其兵數萬騎。顧直義曰、我兵纔數百、難敵彼、不如自殺也。直義曰、戰之勝敗不必由多寡、我試一戰也。乃率義長細川顯氏高師重高師冬大高重成南宗繼上杉重能山名時氏畠山國清、并大友氏時島津時久土岐賴清曾我氏

菊池武俊所向無敵、進攻多多良濱為直義所敗

宇都木氏、白石氏、八木岡氏、相庭氏等、發香推宮、與武俊接、大高重成曰、兵士從將軍者甚寡、而引還、直義罵曰、何不初留而至此而歸、大高非大刕、可謂臆也、汝所帶五尺六寸、切其五尺、可為剃刀也、既而武俊率五千餘騎、自西濱來逼、曾我白石八木岡先登、白石獲甲首一人、曾我八木岡得其馬及鎧、而其突馳入敵、義長顯氏繼進奮擊之、義長刀戰殺傷千餘騎、山名時氏、肉戸氏、岡部氏、宗像大宮司等繼進、義長得力、益競、武俊衆潰、遙退于斤岡、松浦神田兵降於直義、武俊遂敗退歸于肥後、尊氏謂諸將曰、人心

武俊被創途沒城亦陥

阿蘇大宮司自殺

秋月與其族二十人戰沒大宰府

險於山水、少貳一旗忘多年之恩、顧應敵叛主、以是推之、則松浦神田雖降、而何賴乎、高駿河守曰、夫人厚貌深心、雖不可測之、為大將者不置人於腹心間、則上下生嫌疑、而大功難成乎、尊氏感悅之、菊池既敗、九州半叛、於是遣一色道猷、仁木義長等追擊之、武俊初被創、未入菊池城、而道歿、城亦陥、從士奉武重子武光九歲時逃隱於山中、道猷等進兵攻內河某、拔八代城、阿蘇大宮司惟直被創於多多良濱、遂自殺於肥前小杵山、秋月氏與其族二十餘人戰歿於大宰府、義長又陥九州處處之城、以平之、西海悉服、

初、尊氏浮海時、備前之今木氏、大富氏、中吉氏、備中之莊氏、新見、成相、高橋、石川族、備後之杉原、山內、在地、和知、宮氏、安藝之熊谷、志地、兒玉、小早川、石見之澤氏、益田氏、三角氏、出雲之多賀氏等、及南海四國群士、皆喪氣、謂武家不能起、暫從王化、可以待時、而皆憑紹价屬義貞麾下、稱其狀、號新田殿御教書、以待其西征、然義貞惑色、發途稍滯、及尊氏勢復振、山陰山陽南海諸士、皆變志望風悉應尊氏、然義貞不知之、猶謂已西征、則到處可多服從者、評判曰、多多良濱之戰、菊池兵一萬六千、尊氏兵二萬八千、尚師直為先陣、尊氏謂諸將曰、今日敗北、則何地可逃、唯自裁而已、實

多多良濱戰、菊池武俊敗、姒其將城氏赤星氏皆死、

諸國賊徒蜂起屬尊氏

是十死一生之秋也、直義及師直皆曰、家可決必死之志、既而師直與菊池武俊一戰、不克、直義代而戰、亦不勝、直義不敢退、仁木、細川、畠山、高、上杉、輩三百餘騎、勵氣而進、菊池敗而退、松浦、神田降直義、而反擊菊池、由是菊池大敗、而被創、其將城氏、赤星氏等三十八人皆死、此戰直義自拔刀奮擊、鎧中九矢、二嘗覬敗而歸、尊氏感之、當之傳聞者、皆謂直義一生勇力在斯戰也、

罷賀茂基久神主職、以貞久代之、初、基久有女、容色絕倫、帝為皇子時、詠倭歌聘之、基久以為帝不可為皇嗣、故不從、而納於持明院宮中、故持明院皇胤在祚、則基久任職、帝在祚、則罷者數矣、至此基久剃髮適世、諸國賊徒蜂起、丹波人久下、長澤、荻野、波波伯部、諸氏、以仁木賴章為將、據高山寺城、而窺京師、赤松圓心城于白旗、

美作備前備中因士築城諸要害地據之而塞官軍西征之路

勅令源顯家還奥州再興大軍賜源義貞征西將軍之綸旨

峯據之、而塞官軍西征之路、美作人菅、江見、弘戸諸士城于奈義能仙菩提寺據之、鈔掠國中、備前人田井、飽浦、内藤、頓宮、松田、福林寺諸士、以石橋和義為將、築甲斐河、三石二城據之、備中人庄真壁陶山、成合、新見、多地部塞勢山路、自是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并南海西海悉應尊氏、勅召諸將、令源顯家還奥州再興大軍、以義貞為山陽山陰十六州總督、賜征討尊氏直義之宣旨、義貞奏曰、尊氏雖再舉戴天威討之、則可不日而平、勿勞叡慮、顯家奏曰、西賊若蔓、則可催奥羽大兵加力於官軍、申命藤忠顯新田義顯、

楠正成名和長年曰、可警衛京師、正成就參議藤清忠曰、方今東方風靜、尊氏既平九州、則兵勢可壯乎、不如留顯家與義貞分道西征、則朝敵可早平也、忠顯長年守京師、則無不虞之懼、臣正成雖不肖從義貞麾下而可討賊、是所願也、清忠曰、所請良有以也、然聖斷已決矣、不能復奏、正成不喜而退、義貞稱病延征西之事、顯家猶不赴東、楠正成到顯家第語曰、義貞速西則勝、然託病遲留、此度恐官軍不利、車駕亦可幸台山、閣下其帥東軍可撥亂、如我則暴屍於京師、顯家驚曰、卿之言何及此哉、正成耳語顯家曰、

楠正成先知西征軍事必敗因設奇策令顯家密奏惜哉不聽

義貞元是良將也、然今惑内嬖、暗於時機、為尊氏被破者必矣、王政有私、闔國仰望武風、則尊氏若滅、亦義貞不必為無貳、正成深思之、則終夜不能寢、今有一奇策、顯家曰、如何、正成曰、懇降勅諭、召尊氏與義貞和睦、暫止干戈則可乎、二人元是同出自、至勅命重、則不能拒焉、且尊氏懲前度之敗軍、其官職領國如初、則不違詔乎、義貞若拒詔不和、則正成速可討平之、尊氏若拒詔、則可欺而刺殺之、不殪此兩雄、則兵革不止、顯家曰、尊氏勢大、縱不違詔、其詰闕不容易乎、正成曰、某為勅使赴筑紫、以嫡男多門丸為質

子、則彼亦不可疑焉、顯家嘆曰、嗚呼真忠臣也、事君致死者、勇士之道也、未聞弃愛子而致忠義也、正成曰、閣下以我不為狂、則密奏之、有勅許則臣試圖之、顯家入朝、咫尺龍顏、直奏之、詔曰、正成言奇也、壯也、忠也、然朕懲請和於逆臣、則不能然焉、顯家退告正成、曰、陛下若聽臣言、則大平之端也、臣言不聽、則國家必為尊氏之有也、我不幸生今之世、徒勞肺肝、勞而無益、不如倣藤房卿、然本朝武夫之習俗可死而不死為無勇、則我唯一快戰死而已、閣下東歸在近、我不再見焉、前度數回之戰、動與義貞爭先遅私、則

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率兵向播磨次書写山

奥州官軍

閣下亦非忠臣忠顕長年亦執拗不屈台徒亦嗷嗷我死之後閣下再来援官軍則唯重公忘私而可也我既決心於死故為閣下吐露中情吁顕家流涙而相別○三月戊甲朔己酉改元延元式部大輔菅長貞勘進之〈拠梁書自答延元元文〉叡慮謂建武者有建立武家之義不利於公家統一之政故有改元之義是日殊賞参議源顕家軍労任権中納言辛亥義貞病未愈先遣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率二千余騎発京向播磨国癸丑到書写山坂本乙卯奥州官軍広橋経泰及相馬胤平率霊山兵攻朝敵相馬光胤小三保河

広橋経泰等攻朝敵相馬光胤

赤松円心陣室山行義氏明夜襲撃走之

眼城光胤敗走結城道忠家僕中村氏出兵於宇多荘熊野党与光胤戦光胤退入小高城権中納言兼鎮守府将軍源顕家辞右衛門督検非違使別当奉義良親王帰奥州勅参議藤経顕後兼右衛門督検非違使別当庚申赤松円心催備前播磨兵一万余騎陣室山議以壬戌攻書写坂本行義氏明聞之黄昏発坂本夜襲室山行義率八百騎先進氏明以千五百騎為後継円心軍驚其不意行義直突則祐営放火急撃之円心敗走貞範被瘡則祐殆危行義卒森沢氏親之則祐顧曰汝為坂東声我豈可欺哉而

源義貞発途到播州宇都宮菊池等来会

赤松円心慮城郭未完佯降官軍

急逃去行義氏明報捷於義貞曰西国可容易而平元帥勿労意矣征討使左近衛中将新田義貞病愈督五万余騎発京師到播州賀古川待後軍宇都宮公綱菊池武季〈武重叔父〉并摂津播磨丹波丹後兵馳来官兵凡六万余騎進到斑鳩欲攻円心白旗城円心慮城郭未完乃遣小寺某佯告義貞曰初元弘之役臣功雖大其賞甚小故懐怨恨而至此然臣曾被護良親王眷遇甚渥今不忘於心若賜綸旨被許播州守護職副以元帥教書則可属官軍励戦功義貞謂如其所言則何難之有乃馳使奏之勅許不滞然使

菊池武敏攻殺吉弘氏復菊池城

者往還已経十余日其間円心密繕修城郭義貞奉綸旨授之円心還之嘲曰此州守護職我已受将軍之命則夫綸旨如反覆手者受之何為哉義貞大怒曰縦雖彼懐恨謀叛而何至欺皇命哉我今不抜彼城則歴数日不可去乃将六万余騎囲攻之然四方険難不得攀躋而守兵皆精鋭毎日官軍傷死甚多己巳奥士広橋経泰相馬胤平攻小高城三日不克頃間菊池武重在京潜令其族武敏帰肥後国初武俊敗死武光匿山中尊氏使吉弘日向守衛菊池城武敏帰国催其残兵攻吉弘殺之復菊池城守之尊

武重自帰国攻城吉弘而抜八代城恭後肥後

新田義繁與千壽王將戰于久米川克之

氏遣兵攻之不克。一説曰武重聞武伐光而武光進匿奏請帰国復其地勅許之武重使其叔父武李領兵五百而属義貞留京師従其西征武重乗船帰国時尊氏令少弐頼尚為肥後国守謀而吉弘氏居菊池城武重集国兵即時撃破頼尚攻殺吉弘而攻島津氏於八代抜其城進攻肥後國尊氏遣兵攻之不克九州不静。壬申、尊氏自筑紫遣使於攝州多田院源滿仲廟祈勝軍之事。佐竹義敦到東國、然東士無應之者。且新田義繁新任上野介、聚一萬騎、欲襲鎌倉千壽王。令細川某作定禅者誤也將八千餘騎拒之於久米川、不克而死。由是關東屬官軍。○夏四月丁丑朔、戊寅、勅皇女惟子内親王天皇女母藤禧子賜宣政門院號、賜章德門院號於横子内親王正安法皇女。壬午、正安

後伏見天皇崩善論墨遠和歌

奥州葡田荘賊徒發相馬胤平不克常陸小田氏應尊氏廣橋経泰

法皇崩於持明院殿、春秋四十九。法皇昔退位時、歳未滿成童、延慶治世閒預聽政務。今上臨祚以来閑居、正慶復聽政。厄於番馬之難、今上復辟、而又謝政。今春尊氏西走時、密請賜院宣興皇胤。法皇喜而密賜院宣於尊氏、使三寶院僧正賢俊携之赴筑紫。未發晏駕。法皇善翰墨、受伏見帝之風、且達倭歌。奉號後伏見院從三位藤寧子追慕法皇剃髪。是日、奥州葡田荘三箱湯本堀坂口石河等賊徒襲官軍、相馬胤平不克而退。乙酉、常陸國士小田氏應尊氏聚賊徒。廣橋經泰相馬胤平等攻而走之。義貞圍白旗城、未能克焉。義助

義助説義貞以解白旗城圍而向九州

戍成之誤歟

菊池武季宇都宮公綱向舟坂山

言於義貞曰、久委大兵於一小城而徒送日、則恐軍中糧乏、而城兵乗機乎。往歳正成守金剛山城、東軍以衆兵攻之、不能克。遂招天下之禍。前車之覆轍、不可不戒焉。且聞尊氏悉平筑紫九國、引大軍来。速解圍而及尊氏未近来、而先分兵破船坂山、敗兵自山陽道而進、撃平備前備中、諭招安藝周防長門兵、而後可向筑紫。是計之得者也。義貞乃使菊池武季宇都宮公綱率兵二萬餘騎向舟坂山、以伊東氏須宮氏為郷導。此山險艱、雙峯峩峩、中有小徑、登羊腸數里、雲霧常窈溟。賊徒等特鑿空岩石、設小橋、倒大木、

兒島高徳起兵熊山奪船坂兵氣

為撐柱以拒之。故官軍在麓不得進、徒移日。兒島高徳素無貳於官軍、去年與細川定禪戰於備前備中、兵敗竄身於山林。至是聞官軍不得越舟坂、潜遣使於義貞曰、臣起兵於州之熊山、則船坂守兵定可捨彼来。公窺其釁而分兵為二、其一為攻船坂之勢、其一潜自三石山南樵徑出、則賊徒受敵於前後、可以一度於是。臣擧國兵破船坂、則西海兵士悉可来從。因告約期。義貞大悦許諾焉。癸巳、兒島高徳欲乗曉登熊山揚義旗、為令敵不知己兵之寡也。然誤期、夜既明。高德俄放火於己館、與其父和田範長等二十五

三石舟坂敵攻熊山、兒島兵潜下山突舟坂虛城陷

騎馳赴熊山、事起於倉卒、故其部屬等在遠方者不知之、近者若今木、大富、和田、射越原、松崎、馳来者二百餘騎、高徳率之而登熊山、甲午、三石、舟坂敵聞之、分兵三千騎攻之、此山有七路、高徳分兵拒之、終日相戰、入夜今木大富等率二百騎攀縁凌險、漸出三石宿西城、兵不知之、於是揚旗放火於東西城中、兵寡不得拒之、殆欲陷、舟坂守兵亦為之周章失度、匍匐上山、官軍合兵追擊之、殺虜甚多、舟坂陷、江田行義引三千餘騎入美作、圍攻奈義能仙菩提寺三城、敵兵出城逃之上山、脇屋義助帥五千餘騎攻三石

赤松圓心勸義貞入洛

赤松則祐議決義貞入洛

城、大江田氏經帥二千餘騎入備中、據福山城、赤松圓心為義貞被圍、既三旬、西國兵士来加官軍者日多、殆至十萬騎、圓心潜遣其子則祐及得平秀光於筑紫、勸其入洛、尊氏與諸將議、直義曰、今春敗軍依根之也、今亦不貯軍粮、縱入洛亦難久保乎、且菊池乘虛侵奪九州、則欲退亦不可得也、況東國北國共從王化、則一戰雖破新田、猶有楠氏在洛、則難輙克之、久持則糧盡、不如全九州而待時變也、則祐曰、不然、今雖敵軍充滿備中備前播磨美作、而攻諸城不得援之、皆氣疲糧盡、於此時聞將軍發大兵来、則不

尊氏帥大軍發太宰府

戰而逃退乎、若不者、白旗城為彼被陷、而其餘城亦皆為敵有矣、然則雖擁幾百萬騎、恐不能入洛、將軍之興廢在此一擧、如菊池則蕞爾之事、不足慮焉、正成有智謀、然一箇髯男、何必憚焉、且公家不用其言、又與義貞不睦、則不必可懼乎、猶豫不決、則官軍日壯、而筑紫之變亦不可測也、高師直曰、善哉、唯速發途而可決十死一生之戰者必矣、衆勿多言、尊氏謂固然、乃催軍裝、庚子、顯家奉義良到奥州開鎮守府、壬寅、尊氏帥大軍發太宰府、令仁木義長留守筑紫、以少貳賴尚、大友氏時副之、甲辰、尊氏整軍船浮海、

三寶院僧正授持明法皇院宣于尊氏

尊氏帥水軍、直義率陸軍發嚴島、總兵號二十萬騎

○五月、丙午朔、尊氏繫舟於安藝國、詣嚴島社、奉幣、留滯三日、戊申、三寶院僧正賢俊来此、授故正安法皇後伏見帝院宣、尊氏盥漱拜讀悅曰、我既免朝敵之名、自今而後、奉院宣與義貞戰、則豈不克哉、庚戌、尊氏發嚴島、伊豫讃岐安藝周防長門兵船五百餘艘其兵五千來屬、壬子、到備後國鞆浦、備後備中出雲石見伯耆兵六千餘騎来從、其餘國兵不期而来、不攻而降、絡繹不絶、於是部分將士、令直義帥陸軍進到備中草壁、號二十萬騎、尊氏帥水軍而進、族四十餘人、上杉等外族三十九人、師直一族五十餘人、諸國將士

福山守將大江田氏經盛言勵兵氣

百六十人、皆連船從之、號七千五百餘艘、其中樓船三十餘艘、飾蓬萊島構須彌山、而隨風解纜到備前吹上濱、福山城兵、聞直義等大軍來、言於其帥大江田氏經曰、此城未及繕修、且守兵亦寡、加何得拒之、氏經曰、夫戰之勝敗、雖依時運、以寡兵難拒衆兵、如卿等之言、然受命趣國、來拒敵於此、聞大軍而逃去者、我豈肯為之乎、只分必死而已、卿等亦戰死、而宜遺芳於子孫也、城兵許諾、庚申、直義帥二十萬騎、超勢山、向福山、山麓四五里、燎炬相連、遲明到城下、備中備前軍三千餘騎、自淺原峰上進、城中潛兵待之、敵以為兵已亾逃、欲徑進入城、先揚鬨聲、料其有無、於是城兵亦鼓譟揚鬨聲、敵不輕進、自四面合圍之、城兵自陰處射之、弓矢雨注、一無

直義陷福山、大江田氏經奮戰、逃到三石、會脇屋義助軍、

不中焉、既而氏經留步兵五百餘人於城中、自率騎兵五千餘人出城奮擊之、敵兵陷谷死者甚多、氏經見有敵軍中揚二引兩紋旌旗者、以為直義捨此赴彼、力戰移時、而知非直義、又馳出敵中、而兵過半戰歿、此間敵遂入城放火、氏經不及歸城、欲歸備前而與播磨兵攻三石者合、敵追躡、於扳倉橋而塞道、氏經奮戰、自坂倉川至唐皮、轉鬬十餘度而免、直義陷福山、獲首千三百五十餘級、而暫留唐皮一日、獻願書於吉備津宮、翌日發唐皮、癸亥、大江田氏經到三石、會脇屋義助軍、義助告福山之戰、及尊氏直義大

義助引軍歸三石、城兵塞道射之、菊池從士原源五、源六力戰却敵、

軍水陸並進於義貞、義貞報曰、白旗三石、菩提寺諸城未陷、尊氏直義水陸兩軍競來、官軍若拒敵於陸路、則恐敵自水道進襲帝都、我當退兵於攝津、卿等亦宜引軍會於彼而共拒水陸兵於一處、且告江田行義亦以此也、使者反命、夜半義助引軍歸三石、城兵乘機出于船坂山、塞道射之、飛矢雨下、菊池武季為殿、其從士原氏兄弟兄曰源五、弟曰源六勇猛絕人、還拒之、或射或戰、呼曰、有黨與者還來、菊池兵聞之、共拒戰、追兵為之不得進、宇都宮公綱田攣力戰却敵、由是官軍數萬全歸、義助幸免、甲子、和田範長、其子高德、

和田範長認義助跡、而馳、為赤松兵所遮、奮戰死、

為拒佐佐木氏、屯于西川尻、及聞福山城陷、而引兵赴三石、至則義助已去赴播磨、範長慮舟坂路塞、而自間道經三石、南山徑出于佐古志陣、高德創痛不能騎馬、故留之於僧房、而範長纔引八十三騎、認義助跡而馳行、赤松圓心聞亾兵自此經過、而遣宇重氏帥三百餘騎、遮於那波邊、重氏兵大呼曰、逃行者誰、我弛弓脫胄而早降、來範長笑曰、尊氏寄書招之亦不降、而況於汝輩乎、乃馳馬奮戰、敵辟易不得進、範長潰圍突馳、浪徒者處處遮要之、自郡波至阿彌陀宿、轉戰十八度、遂與從兵共自殺、少焉重氏來嘆、

諸士嘲義助棄範長而逃
正成悼範長曰噫一義士死

曰暗夜不辨為誰某若早知為範長則救之嗟惜切乃葬之範長者佐佐木盛綱後也世在備前兒島元弘之役範長與高德共有勤王之勞勅約曰可授備前國守護職然一統之後僅賜兒島一莊高德曰是先祖之傳領耳勅加取鳥莊高德猶以為不足範長諭之不敢恨朝家此後尊氏遣使曰若降我則以備前一國賞之範長曰縱漏朝恩豈忘忠義哉父子共不抱貳心以及此（評判曰義貞聞範長死惜之曰是義助之過也諸士皆嘲義助棄範長早逃曰新田伯叔兄弟膽同家同肚天地義貞白黑摘正成亦為範長垂涙曰噫一義士死）退白旗在賀古川西待義助氏經行義滞留二月而

義貞馳使奏請濟師

發兵欲濟川時雨降水潦方盛諸卒咸曰恐追兵来乎大將并裨將等宜先乘舟而濟焉義貞不許曰當我不濟而敵来則背水輕死反便于戰乎先令諸軍濟而我後則何痛之於是諸兵悉濟畢而義貞為殿既而水退義助等来六萬餘騎同時皆渡義貞不能陷白旗而退尊氏既競来官軍日減及至兵庫不過二萬騎義貞馳使奏曰聞尊氏直義率大軍来為拒之於要害地故退于兵庫帝大驚詔遣楠正成助義貞正成奏曰尊氏率西海兵来其大軍可知焉顧我軍兵寡氣疲謀不出於奇則不可當彼大敵於今則

正成奏請俟敵入京而絶糧道攻撃之謀忠唯為不可

召還義貞再促皇輿於山門而臣亦歸河内以畿内兵塞河尻路敵入京師則出兵屢攻之則後拒之兵疲而可離散逃亡當此時義貞自山門来討之臣亦自河内出則尊氏可殪焉是計之得者也義貞亦念茲在茲乎然猶留兵庫者彼愧奉征討使未與賊合而退則為世人被嘲也但軍以終勝為善審察之諸卿僉謂軍旅之事宜任彼等唯参議藤清忠以為不可且曰尊氏縱催西海兵不如今春東國大軍凡每戰以寡兵挫大敵不必在籌策之善是以聖運齊國也加之一歳之間翠華再避金闕亦似帝位輕則只

楠正成奏言九條

可征賊於帝都外詔曰清忠議可也正成不平而退朝（評判詳載正成奏言曰義貞發洛時臣請同行為勵彼懈也凡賊軍再舉皆出於彼懈何則今春不聽其言不追賊而自兵庫[illegible]是也赤松所部下能強奏又不與早討而遂屬朝敵而塞要害是二也義貞早西征則山陰山陽悉服王化此郡懐帝[illegible]又非慕義貞仁情唯畏今春大捷之勇猛而已然[illegible]挑而出軍遅故中國叛乱是三也西征之初為円心被欺不悟彼構堅城而至降綸詔是四也義貞為元帥徒屈於小城之下労士卒損兵威而使尊氏坐大於鎮西是五也當其分兵則義貞自率大軍到備前備中而令義助率五六千兵備白旗城亦足矣寇賊聞義貞自至則中國望風而靡三石城早降福山城可守然則直義雖大軍不能敵義貞而尊氏亦退筑紫乎不察之身留白旗遣義助不勝敵福山陥是六也聞尊氏競来則留兵守播州而身自進到備中則猶可足防之不然而召還義助添敵勢是七也凡軍以進為勇以退為拙此役不能進兵退於兵庫損官軍威是八也[illegible]則以寡兵當之亦[illegible]克然[illegible]拒

正成罵清忠

海陸之敗於一處者謂拙而敗軍之兆也是九也事既如此幽蹕則臣雖到兵庫不能克焉在今則召還義貞於帝都車駕後幸山門臣正成帰河内塞粮道賊軍必疲士卒減竄者必矣當其時義貞與正成約期挾攻之則有可勝之利而已臣不知其他然帝用清忠議正成退謂清忠曰足下所議多端抑國家之乱足下往年以少貳為無罪而不賞菊池功以少貳助賊菊池勤王且返顕家於奥州不受赤松滌服皆是足下奏議也定知今可悔也此度正成所太宗謂足下沮之君王惑焉我必死之死則國家為尊氏被奪也熟原國家動乱之本則在后為之而足下其次也朝敵非他而足下也我欲手刃足下以散鬱陶然時論不詳事之顛末則以我為狂悖不忠之名故強而忍耳我常思尊氏雖強大然我在則國家不可奪於彼也然君王不用我言而群卿沮我且元帥溢感與我不合今遣我於死地我戦死事猶不忘忠義遺訓幼兒可謀恢復足下長生見之我所言不可違也我今奔命而西不可再朝流涙而退藤経顕源忠顕在傍聞之感其精忠翌日寄奏之帝亦悔焉然不及改議而止正成率六千餘騎發

正成會子正行于櫻井宿告行此役以必死且留遺訓

京遣人於河内召嫡男正行（幼名多聞丸）正行率八百餘騎會櫻井宿正成語正行曰我聞獅子生子三日投之萬仞石壁其子備奮迅之機則中間飜身不死汝歳十一果為我子則留我遺訓於耳根我今所以召汝於此為有必死之志也頃間官軍氣勢蹉跌非可克敵君王不悟我籌策棄忠臣於必敗之地我既知國家為賊被奪則必戦死以旌無貳之志我死則尊氏有天下而或發兵欲屠我家乎然則率殘兵守金剛山城可盡力拒之或縱購重禄招之必其勿降而忍恥可死而守義我為汝留若干勇士則見時察機

事老母盡孝然勿以軍事預議之正成遺訓之一

運討賊之籌令君王行一統之政則我開眉於泉下汝不違我遺訓則君王之忠臣而我家之孝子也重諭曰愛憐幼弟如左右手眷遇部属成水魚情汝未長之間宜以和田恩地矢尾准視我每事咨詢事老母盡孝然勿以軍事預議之及志學之年則可窺文字辨道義也且自記治國之要十五條授之正行曰大人自訣必死童子豈獨歸哉願執鞭騈首於馬前正成罵曰我留汝遺言者非必愛汝唯是為國為君也汝何愚哉正行垂涙曰大人言無餘蘊童子亦悟唯命之従正成大悦乃傳累代名刀於是召和田正

正成召和田正遠等属正行

正遠恩地満一諫止正成赴兵庫

遠恩池満一矢尾顯幸湯淺孫六等曰此行我率五百騎而足矣其餘數千騎則汝等率之從正行歸千劔破可待時而再擧義兵我知尊氏直義為人其威量不如頼朝則天下不必久服汝等其勿懈我元是在民間今以微功受大恩縦雖没後為子孫部属者豈忘君恩屈凶賊哉汝等念茲若事不成則擧族死國難遺名於萬世正遠諫曰今傳檄徴兵則河内和泉攝津紀伊四州士不日而聚可及二萬何不克敵哉若不然則臣正遠雖不肖假裨将之名而分兵往從義貞竭力一戰君其託病歸千劔破城而運帷籌

君王智淺、政昏、令正成決必死、惜乎、

察時機、與義貞約期、則五旬之間、尊氏可破矣、滿一曰、正遠言是也、名將容易輕死、似薄忠義乎、且君豫作大船、與義貞分兵、雖拒海陸之敵、何難之有、滿一請先率舟師發行、正成曰、二子之言皆善、我亦猶運謀、則有不可死之道、有可破敵之術、然我今決必死者、非一端之事、慮始終而為之、君王智淺、政昏既不懲前轍、而許義貞管領十六箇國、且約正成管領九國、則戰勝而後、以何地何邑賞他將士哉、不賞則諸士必抱恨作亂、當其時正成可辭九國管領、義貞必不辭之、不辭則其勢強、而群士皆從焉、然則後生一

滿一請從行、正成答以從我同死者太易、奉正行謀再擧者為難、

尊氏、而其威量不可劣賴朝、然則我然不免者必矣、我死亦時至則尊氏猶可破之、我生亦令義貞如尊氏、則可難破之、以是計輕重、則與暫延命不如死於今、君王不用我言、而及此、他後亦不可聽我諫、然則生而無益、唯速死旌忠、而足矣、正遠滿一言塞而淚下、滿一曰、某蒙恩超群、請從行、不許、顯幸曰、我齡既老、難期後擧、請同行焉、正成曰、從我同死者、太易、奉正行謀再擧者為難、汝等為我捨兵易取其難則可謂真忠也、於是衆皆言屈、正成再見正行、告訣而相別、一軍嗚咽、無不感服、於是正行率七千六百騎歸

正成到兵庫、會義貞告詔旨、

河內、從正成留者五百騎、皆決必死之志、歸者謂留者曰、[illegible]鄉妻孥託我、勿勞遺念、正季擇其兵二千騎中尤者二百騎、從正成發途、而其餘皆歸鄉、丙寅、正成到兵庫、與義貞對語、告詔旨并上言之趣、義貞曰、我心亦如卿所思、豈以敗軍之寡、可當大敵之鋭哉、然去年關東之役、我兵敗北、敵追来而遂以不得拒於路、不免人嘲、此行也、又聞大軍来、不戰還都者、我甚恥之、唯拒敵於此、以一戰耳、何圖勝敗乎、正成曰、曾聞衆愚之愕愕、不如一賢之唯唯、則何必憂之、唯察可進而進焉、察可退而退焉、可謂良將也、且元弘

義貞勸酒、正成謝西征無功、

之役、磧高時累世之威於一時、此春退尊氏大軍之猛於西海、是在元帥之善謀與勇武、誰人何容喙於其間哉、義貞亦意解、設宴至夜闌、評判曰、義貞擁恩、正成来則可明此、皮之失機、然此無一言之譏、義貞詩之問正成曰、卿兄弟所帥何、然我正成曰、私兵分守所領諸城而備朝敵之在諸將故從於此者不多、義貞曰、風聞君王故道義貞進退共又合卿意、故挑戰死之志可謂忠義之至也、然卿死則官軍喪氣、賊徒乘勝、然方今君王以卿與我為左右手、若夫隻手則大敵可難抑也、卿以死欲盡忠、然不免不忠之名乎、卿其深察之、先是義貞動還卿言、恐有[illegible]也、自今而後、軍事悉任卿指揮而已、正成曰、今搬之戰者、國家之安危也、故不示戰死之志於衆、則士卒難勵氣、故云爾、豈必徒死哉、義貞猶疑之曰、今度西征無寸功、深為卿愁之、正成曰、從前之軍務、誰可比肩於元帥、然唯於此度則可惜失時機也、義貞曰、[illegible]之、無益、他後卿其勿聽言、我兵不進、乃勸酒、添興[illegible]宴、正成時嘗諫義貞素

出羽國亂殺國司源顯家陷小高城

正成決必死之志不預議軍謀帝悔悟之

（尊氏急而及艱難故欲假我力成中興尊氏也彼中心我早悟之我為彼竭力城尊氏亦國家逆非朝廷之有我何從心哉唯不死耳）出羽國亂殺國司正三位前參議藤光顯已源顯家陷小高城殺城守相馬光胤其弟長胤胤治成胤胤俊宮內卿藤實忠還任治部卿權大納言藤公泰兼宮內卿中納言藤公明任權大納言侍從（如元）權中納言藤實世兼尾張守罷春宮權大夫藤公重代兼之前參議藤光繼任權中納言（信濃守如元）參議藤實治兼大判事藤經顯兼左京大夫藤宗兼兼侍從是日洛中傳說正成遺言正行之事義貞亦密奏正成決必死之志不預議軍謀帝大驚俄發遣勅

尊氏海陸大軍繞來

使曰翠華可幸台山義貞正成可班師歸洛時大雨薄暮勅使到兵庫諭告詔旨於義貞及正成義貞曰宜任叡慮今夜班師正成曰元帥早可入洛然冒雨夜遁亦不容易但非向敵陣則不為難乎於正成則暫留此察賊徒兵勢而可歸洛故延及明日庚午雨晴義貞欲發兵庫時尊氏兵船數千艘浮海競來直義陸軍數萬騎自須磨野進馳義貞謂正成曰不見敵旗則歸洛而可也既見敵則一戰而試勝敗也正成曰善哉義貞乃部分將士正成曰不論海陸其一方則正成拒之義貞曰御兵寡矣可加宇都宮公綱

正成陣湊川以當直義軍

義助陣於經島氏明陣於燈籠堂南濱義貞陣于和田崎以指揮諸將

千葉貞胤菊池武季也正成曰其欲兵之多則可携私兵何借他兵哉我與正季七百騎而足矣敵縱雖大軍可一快戰乃陣湊川西以當直義陸軍菊池武季馳至曰足下兵寡難當大軍我私兵多於足下兵請在此備員也正成莞爾曰卿之志不淺淺然直義烏合蜂聚之兵雖多易破而已乃謝而還之曰能從元帥破尊氏武季回顧而去義貞令義助率五千騎陣於經島大館氏明率三千騎陣於燈籠堂南濱義貞自帥二萬五千騎陣于和田崎張帷幕以指揮諸將既而海陸之敵近進而大呼官軍揚聲而應焉其

本間重氏射定禪姪七郎殺之

聲轟天地兩軍未接時細川定禪姪七郎乘小船指揮南海士卒義貞屬士本間重氏（重或作資）遙射之洞胸立死（或云時有雎鳩含魚飛揚重氏射落之於尊氏船）尊氏驚其精工使小早川七郎遙問其姓名重氏乃剡姓名於箭又射之而請射反其箭尊氏選衆擧佐佐木顯信（顯信一作顯胤）顯信承命欲發矢時有一輕卒先射一箭其箭勢弱半途而落官軍大笑之顯信亦不及發而止敵軍欲雪其恥而二百餘人乘舟向經島著岸齊進義助兵五百餘騎掩擊而鏖之細川定禪恚無後繼故先單戰殁而令其姪賴尚（尚一作兄）七郎帥水軍七百餘艘欲到紺部

正成前後受敵、先破前者、直義走、

濵傍岸而上、官軍欲拒之、隨舟而東、雖未挑戰、自有官軍退、舟軍追之勢、於是義貞與正成、其陣懸隔、兵庫島無守兵、尊氏伺其釁、寄戰艦於和田御崎、而悉登陸、正成望見曰、嗚呼官軍可敗、直義陸軍競進、與舟軍共圍官軍、遮其前後、正成謂正季曰、敵今遮我軍前後、而我無援勢、是授命之秋也、先破其前者、而撃其後者、乃帥七百餘騎、突馳大戰、直義兵二十萬騎披靡、退于須磨上野、直義馬瘡、為敵被追而殆危、藥師寺公義斬追者數騎、直義幸免、尊氏見直義敗走、而進大軍助之、出于湊川東、遮其後、正成引兵奮

正成戰疲、退入民屋、尊氏遣使、勧歸河内、

撃、騎戰十數合、敵軍又敗、正成戰疲、被創十餘處、退入民屋、時尊氏使須賀氏來、請見正成、正成不見、令平井氏問其趣、須賀曰、將軍令臣言曰、義貞引兵東靡、足下以寡破衆者數矣、其勇武無比、可以感歎之、將軍與足下舊知、而互無恨、則不可及逼焉、足下亦非可降之人、今為足下、扣兵馬、足下其歸河内、直義傳言亦同焉、正成笑曰、我欲生則破堅陣者不難、何待尊氏告我、然使价之恵、不為薄矣、今一僮歸鄉、乃諭竹童丸曰、汝歸語此軍、採竹童請死於此、不許而遣之、正成謂弟正季曰、勤王之力窮於此矣、生不能

正成、正季、及橋本正貞、宇佐美正安、神宮寺正師、和田正隆、皆自殺、

平敵命也乎、死以報之、汝謂何、正季曰、豈不同志乎、即兄弟相共自裁、遂死之、其族士橋本正貞、宇佐美正安、神宮寺正師、和田正隆等自盡、菊池武季、弟武朝、受兄命、到須磨、巡察軍事、會正成自裁、而不忍生還、共自殺、正成平素用兵善謀、而精其術、御下無私、士卒樂為之用、臨軍輕死、一以當千、奉上無貳、不失忠義之志、正成歳四十三、正季歳三十二、聞其死者、無不嘆惜焉、

評判曰、正成張三陣、志貴右衛門在前、正成在中、正季在後、直義憚其勇、而相持不進、及舟軍登陸、義貞東靡、而以正成為孤軍、而進撲於須磨上野、赤松貞範、則祐率三千騎為先登、志貴撃却之、正成正季絶而進、撃之二陣細川、三陣島津、皆敗走、諸軍分散、直義退陣、高師泰、師直善

菊池武朝衝敵重圍、問正成安否、會正成為自裁、共死、

楠正成軍

識志貴力戰、正成率騎、正季率歩、競撃師直、退仁木細川、陸亦分散、正成勢氣漸疲、息湊河民家、直義又帥一萬餘騎撃之、正成復戰、凡自辰至未、相當十六回、七百精兵漸盡、存者纔七十三人、半皆被創、正成退入民家、菊池武季在義貞麾下、請迎正成、義貞曰、敵自諸浦進來、一戰時至、武季乃令其弟武朝率兵二百、問正成安否、武朝為敵被遮、到處數戰、兵半死、衛到湊河、會正成為自裁、武朝曰、何不破一方、會元帥、正成曰、往會元帥者太易、然今日之死、我素志也、且從軍皆守約先死、我何偷生哉、武朝曰、壯哉、我亦同死、正成曰、不可也、早帰矣、武朝曰、我為迎足下而來、豈見足下死、而忍獨生、我乃令一人帰報武季、而武朝先自殺、正成正季並挑而自裁、残兵皆殉死、遺言橋本八郎正貞、和田五郎正隆、遺正成正季首於尊氏陣、高師重受之、於是正貞正隆放火焼樹散、而共投火而死、武朝從士八十餘人、或馳入敵陣、或自殺、皆死、竹童丸帰河内、詳語正成正季及志貴等力戰之赴、而後自殺、河内摂津和泉及紀伊大和人民、聞正成死、無不哀慕焉、

正成軍務之外、專施安民之政、或掘池、

施安民之政

正成治竊馬者還串

闢田以增戶口又捨空地植桑柳栗等以為民產之助有病者憐恤之有貧者則詳問其故而如養親財乏多子多僕不幸失財則施之贍之且教作業之術若無故窮乏不勤作業者識之稱國賊而放逐之去春正成自京歸國時路逢捕盜而來者正成問曰河州平岡民盜馬者也正成問因曰何故盜馬因曰老母臥疾醫曰得粟二石則治之相約受藥漸愈醫請粟然家貧無粟不能畀之醫怒不授藥請親友者借一石以遣之醫曰不得二石則不可療之故盜馬賣之得粟一石乃贈一石於醫受得母之藥返一石於

之米責郡司宇佐美氏怠於治民

借者既而為馬主被捜索而就縛云云正成按捨其事則如其言於是又糺其所以至貧窮則被脚疾半年不能耕耨而窮乏也正成乃以馬返本主且加粟一石償之以穀五石畀買馬者赦囚罪而感其孝畀米十石而令曰汝為母盜物故我裁斷如此然盜竊之罪不可不懲我為法可燒壞汝小舍汝其以我所畀之米新求田宅可養老母也以醫為違仁術放逐於他邦而責平岡郡司宇佐美氏曰汝怠於治民不救貧者不憐病者其弊至於此然非汝之怠而正成之怠也其餘勞心於國務屢施仁惠故士民懷其仁

時論云本朝古來武將兼備智仁勇者正成其庶幾乎

得其利故論者曰本朝古來武將兼備智仁勇者正成其庶幾乎　義貞在西宮欲得正成至挑戰然不至軍中或曰正成既死義貞訝之曰正成非輕死者見機而進退輒非為敵追殺者徇正成死者敵之詭言而驚官軍也少焉菊池武朝使歸具告其實義貞大驚曰正成平生不欺我然不變必死之志者所以嘆朝政不善而激義貞怠慢也嗚呼良將捨我而死我獨生而何面目之有乃先軍騎進呼曰我亦決死同志者繼至由良氏長濱氏下馬趨而扣義貞馬曰大將狂乎欲立天下之大功而何顧一副將之死哉

義貞陣湊河拒足利海陸軍

大館江田先當仁木細川等

目憐正成則以克敵為要而可也倉卒輕死而何益之有義貞曰善哉汝等之言於是下令整列督四萬騎赴湊河陣尊氏直義合海陸軍號八萬騎競進仁木細川為先鋒（兵八千）高上杉為二陣（兵一萬）直義及吉良石堂為三陣（兵一萬六千）尊氏為最末其麾下兵三萬六千餘騎四國九州戰艦數百艘猶在海上義貞初見四國九州之舟以為尊氏而欲拒之自和田崎到西宮其間尊氏既到和田崎正成死之義貞班師到湊河見尊氏直義旗揚言曰是我所願快戰也既而兩軍相接大館氏明江田行義率三千餘騎先當仁

源定平及新田氏族撃高上杉陣

義助公綱武季土居得能等突師直陣而進撃直義

定禪帥四國兵競来官軍敗

義貞自突尊氏陣大戦不利而退

義貞立求塚揮劔避飛矢

木細川等、戦疲互退、中院中将源定平及新田氏族、率五千餘騎、撃高上杉陣、奮戦數回、師直令曰、捕既死、無可懼者、且我衆敵寡、進而勿退、官軍急撃之、仁木細川上杉陣敗、師直不退、官軍疲而退、義助率宇都宮公綱、菊池武季、土居得能等、一萬騎、突師直陣、而進撃直義陣、破之、師直又率陶山高橋吉見澤小早川等三千餘騎、進而直義亦継之、義助公綱力戦數回、時細川定禪帥四國兵二萬騎、自西宮放火而競来、官軍敗走、義貞曰、是我自戦之秋也、乃令船田由良長濱等、當定禪而自進撃直義陣、大破之、而直馳入尊氏陣大戦、此間船田由良等、撃定禪先軍而却之、阿波小笠原氏三千騎奮戦甚鋭、官軍疲退、尊氏勢氣彌熾、義貞進馬呼曰、義貞戦死時至、力士畑時能、亘理氏、熊谷某等、挽留義貞馬、馬不能動、軍士等擁義貞而退、官軍敗績、義貞率残兵三千騎、出生田森、東向丹波路、大敵追急、義貞十六健士、其三人死於此、然義貞為令諸軍早逃、自為後拒、其馬中矢而殪、義貞獨立求塚上、待他馬之救、追兵連射之、飛矢雨注、義貞著堅甲金薄帶利劔三握号鬼切丸、自多田滿仲傳来、而源氏之家寶也、且其為人輕捷、或跳或以劔斬之、能避其

小山田高家代義貞危急留戦没

尊氏進兵向洛

天皇携三種神器而幸叡山

矢、然敗軍群士無来救者、時小山田高家適見之、載馳来、以已馬獻之、以身扞追兵、乃戦没、義貞幸免、向丹波路、初義貞西征、到播磨、兵多糧乏、義貞懸諸寺洛撫氏家、漫刈苗麥而下令禁之、高家於敵営進地、刈青麥而帰、長濱其営士衛以其犯令欲罪之、義貞聞之謂、彼豈以青麥代其命乎、是誤以為敵地者也、不然則糧盡不得已者乎、乃遣人於彼営捨察之、兵器儀飾而果無糧食、使者反命、義貞有愧色曰、彼為戦怠法令、軍無見糧、而兵有飢色、則將之罪也、於是昇玄服於麥主以贖之、而[illegible]穀十石於高家以謝之、高家感荷其厚情、至是報其恩、辛未、義貞率敗卒六千騎帰洛、乃参朝謝敗軍之罪、勧山門之幸、且語侍臣曰、此度捨正成而獨帰、不耐汗顔、　尊氏直義進兵向洛、陣山崎寶寺、壬申、天皇携三種神器而幸叡山、左大臣藤経忠、右大臣藤公賢、前内大臣藤定房等、御相雲客悉扈從、義貞帥氏族部属、警衛鳳輦、名和伯耆守長年、其子長生、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綱、泰藤宇都宮西流、公綱為嫡、泰藤為庶、狩野貞綱、河野通治、得能通益、武田、小笠原政道、武田小笠原多種類、或為官軍、或属武家、仁科氏重、春日部時賢、土居左近將監、今木範家、頓宮忠氏等、総六萬餘騎、充満叡山坂本、其餘慣今春之勝、進從者甚多、山中旅舎不足、粮食亦乏、勅遣洞院権大納言藤公泰、於持明院殿、催延慶法皇、正慶上皇、及其皇族、同遷山門、両上皇以故法皇後伏見帝賜密詔於尊氏、故暫

尊氏分兵攻降攝河

雖猶豫勅使頻促之遂發駕太田判官全職率兵護送之比到河原上皇俄稱不豫而停駕於法勝寺前時兵火漸見鬨聲既聞全職留兵士曰可待玉體稍快而發御駕而全職先登山既而尊氏使者馳至奉迎両上皇入六條殿以長講堂為行宮而嚴兵衛前權大納言藤資名中將藤實繼等候焉癸酉正二位前權大納言藤長隆剃髮從三位平範高平行高共剃髮高師直說尊氏曰今春在洛之間粮道不運依正成構若于處城於攝州河州也不屠之則又為妨也尊氏乃分兵攻之藤井七郎以神南城降其餘六

諸城獨尼崎不降

尊氏贈正成首於其子多聞丸

城皆屬尊氏唯尼崎城不降矢尾顯幸族平野氏水谷氏及紀州湯淺氏守之尊氏令細川二郎攻圍之不能克之直義遣使說之曰多聞丸正行不敵武家則和泉河內所領可如故於攝州城則有妨於西國之運漕早避退而可也顯幸荅其使曰正成死而正行幼然和田正遠等部屬猶存則不敢退城若大軍臨此則所願一戰也直義曰此等小事不可勞兵馬乃解尼崎圍甲戌尊氏入洛以東寺為本營六月乙亥朔尊氏遣世瀬川祐憐贈摘正成首於故鄉先是梟之於六條河原以示洛中見者皆哀憐之直義謂

尊氏發大軍攻叡山高師重敗却

尊氏曰贈首於故鄉且催感情且添良慕而彼部屬家僕等勇氣衰弱是亦一謀也尊氏從之示諭祐憐曰尊氏欲與正成盡忠於朝廷然依義貞讒而及此我於正成素睦而無怨且本朝無雙之義士也故贈其級宜營葬事自今而後多聞可速攻叡山乃發大軍吉良石堂上杉畠山將十五萬餘騎為正兵向志賀唐崎仁木細川今川荒河將八萬餘騎為奇兵向無動寺人令高師重高師秋大高重成南宗繼岩松氏桃井氏等六將師二十萬騎向西坂本師重欲一舉而陷山門是日義貞等諸將皆在東坂本唯廷臣

赤松等攻恩地滿一於八幡城不克

山徒在西坂本時朝霧大漲咫尺路暗不辨到寨故師重等兵不得進山徒奮擊之斬三百許人敵皆屯水飲樹陰山徒亦不進兩軍相持正兵奇兵聞西坂鬨聲亦齊進到東坂本西穴生前官軍守禦嚴固義貞陣無動寺千葉宇都宮土居得能陣無動寺麓白鳥西國北國東海道兵艤舟於湖上共威勢氣敵雖大軍而為之失度不得進屯於大津唐崎志賀尊氏令赤松及松田頼宮等率八千餘騎攻恩地滿一於八幡城滿一携六百餘騎固守之赤松等兵多死丁丑尊氏護廷慶法皇正慶上皇豐仁親王幸八幡行

宮依洛中可為戰場也、是日、僧賢俊任醍醐寺座主、尊氏推擧之、庚辰、東坂本之京軍遣使於西坂本告高師重等諸將曰、此處義貞等諸將皆在、想其西坂憑阻嶮而唯遣廷臣山徒也、若進兵則敵可破也、敵敗則擧烽於大講堂文殊樓、遠而可也見火氣瀉、而吾儕亦競進、東西同時攻擊、則官軍可殲焉、乃以明日為師期、諸將許諾、師重令群下曰、諸軍攻山門之約已定、若臨戰而一步退、則縱曾有拔群之功而罪之、一步進而擊敵破陣、則卒者可登為士、士者可速賞之、然或獨貪功、勿單身而進、或妬人有功、而勿

高師重次山門、源忠顯、藤正忠拒之死

名和長年罵詈藤清忠

不扶危、只勠力一心、進到山上、燒堂舍佛閣、斬三千衆徒、而梟首於大講堂庭上、快哉、勿怠焉、將士聞之、皆揚氣勢、辛巳昧爽、師重帥二十萬騎、自三石松尾水飲進、千種參議源忠顯坊門少將藤正忠率八百騎拒之、敵自前後擊之、忠顯正忠及從兵皆戰歿、忠顯頃年誇恩撫、驕然傲、為義貞正成被誡、慙悔之心崩、至正成死、不耐嘆息曰、嗚呼皇運危迫矣、我屢受朝恩、不忍見帝座之虛、不如先死事而報恩也、正忠清忠子也、湊河敗以來、洛中無貴賤皆曰、清忠一言殺正成也、正忠懟之、及車駕登山、清忠雖從稱病不朝、正忠往行宮、明日名和長年大言曰、正成死而官軍敗、車駕蒙塵、皆是清忠為之、尊氏得志則可先賞清忠、衆皆默然、正忠赧然而退、謂其從者曰、我一戰快死、以雪父之恥、至此忠顯正忠同志、可戰大敵、競擊不敢退、忠顯多力、敵為之被殺傷者若干、正忠

江田泰氏與山僧定範合抱、共墮岩谷而死

義貞公綱奮戰、陷師重兵于水飲谷

亦得首數級、共馳入敵軍戰死、忠顯年四十六、正忠年十八、官軍山徒皆憐之、師重等乘勝而進、山徒七千人拒之、不克而退、敵追之到大嶽山中、學侶勵北者、而挑戰、三位房慶澄為先登、北者皆還戰、滿山衆徒相聚為群、登四郎谷著塚上、竭力拒之、敵亦不能進焉、備後人江田泰氏誇多力拔群、獨登山、僧定範相當相挑、合抱共墮於巖谷而死、時撞大講堂鐘告事急、於是宇都宮公綱率五百餘騎、自橫川馳來于西谷口、義貞附諸軍於義助、留于東坂、自率精兵三百騎赴西坂、追從者六千餘騎、來登四相上、義貞進軍與公綱共馳下擊之、敵兵敗走、陷于

高師重、吉良、石堂、仁木、細川等分大軍攻叡山

水飲南北谷、死者不可勝算、公綱謂義貞曰、元帥進馬而追之、某為先陣、敵既失利、見元帥旗則逃于洛中、進擊則大克、義貞直下遠望則敵軍自山下至洛中連續不絕、謂公綱曰、衆寡不敵、戰則必危矣、乃整軍陣大嶽、師重等退屯水飲下、相持相挑、壬午、高師重不耐敗軍之怒、遣使於大津諸將曰、昨日我自西坂競進、然其軍不攻東坂、故我軍蹉跌、今義貞在大嶽、則乘間攻東坂本、則官軍可破、而縱火於山上、則我亦自西坂進、可以屠叡山、吉良、石堂、仁木、細川等皆曰、昨我勸彼、今彼勸我、何不勵力哉、乃分十八萬

義助堀口江田大舘土居名和拒戰敵不利而退

尊氏短義貞不安心於正行

騎自三方進登作土豚填隍積枯柴而欲焚閣樓脇屋義助在城進殼者兩射死傷者五千人敵辟易而退義助及堀口江田大舘等率六千餘騎出城奮擊土居得能仁科名和長年等率二千騎自白鳥横合湖上水軍亦著戰艦於唐崎邊射之敵無利而還本屯自是兩軍相守不接戰尊氏直義聞山門軍陣失利相議軍事直義以義貞勇猛超人其氏族亦則兵且名和長年菊池宇都宮土居得能皆為驍帥我軍其不克子高師直曰不然今春之敗非義貞勇而正成所謀也正成既死何懼之有且在我軍則大高重成桃井直常細川清氏土岐頼遠山名師氏武田一條等用兵豈劣義貞部屬我麾下武運之盛可不終年而期焉尊氏曰然我不憚新田彼素無智謀嘗濟鎌倉假三浦義勝力其餘戰略皆出於船田義昌今春之戰依正成策也今無

恩地滿一率輕兵襲赤松陣殺小寺氏等

尊氏立豊仁親王為嗣王復建武三年號

舊正成部下熊野八莊司加師重陣

謀主而彼獨斷則為我擒者必矣唯不安心者河内餘孽而已直義曰正成既死則彼不及出兵漸々懷招之則自屈麾下耳乙酉恩地滿一率輕兵二百人夜襲赤松松田陣擊殺小寺氏等百餘人赤松松田引兵歸京和田正遠遣使於八幡曰其城距千劔破遠矣還兵而可也滿一曰故判官所築也沒後不滿二旬而去則似独乎猶守城自若戊子尊氏奉迎延慶法皇正慶上皇豊仁親王於東寺以灌頂堂為皇居立豊仁為嗣王復建武三年號但官軍用延元號如初庚寅熊野八莊司率五百餘騎加高師重陣師重悦問攻山之事湯川莊司先進答曰紀州山連到處嶮岨我

義貞部下善彀曰本

輩常放鷹馳馬如歩平地若叡山則自我見之則小崔嵬也一擧而可陷且我輩之鎧雖為朝箭不能透焉義貞縱有勇名可隻手而捕之其言傍若無人師重壯之八莊司元是屬楠正成部下其中玉置莊司昔曾因護良皇子元弘一統之時既欲伏誅正成奏請而逢赦正成令正季指揮八莊司正季執法嚴猛不赦小罪由是八莊司皆恨正季然正成存時未挟貳心至此欲立功得重祿屬尊氏也高師重帥二十萬騎攀山而進熊野八莊司五百騎先登義貞部下有精發中者四人曰本間重氏曰相馬忠重曰綿貫

間重氏曰相馬重忠

某曰池田某時綿貫池田在東坂重氏忠重在西坂望見八莊司登自松尾坂曰今日之戰不勞衆之力我二人而破之湯川從士二人長八尺許勇力絶人先諸卒進重氏忠重並射皆殪之八莊司群卒辟易不能進又不能退重氏忠重佯為不見之者而遥謂官兵在前者曰賊徒來進我欲射之先可試我射請設的官兵即以畫月紅扇揭之二人相約曰射月者天之畏唯以兩端可為鵠也而二人共射中之不違所志既而二人自稱其姓名而兩射敵畏其勢不戰而退京軍漸疲山徒金輪院律師光澄潜遣僧隆賢

山徒隆賢潛登四明山欲襲義貞陣而敗擒

隆武作澄於師重陣曰新田元帥屯四明山下是嶮艱之地也雖大軍難輙陷焉願以精兵四五百人副隆賢潛匿無動寺傍夜襲義貞陣則光澄為內應而頃刻之間可得勝也師重大悅擇山陽兵狎夜戰者五百人副隆賢而遣之壬辰夜隆賢率之潛登四明山迷途彷徨夜既明矣宇都宮紀清兩黨悟之闘擊而擒隆賢其徒百餘人驚騷陷谷而死隆賢就縛到義貞營義貞遣之於其族今川範顯曰任汝意沙汰之範顯乃斬其首於使者前徇之評判曰光隆嘗有旧好恃明院殿故企此奸謀光澄不學婆娑生子此後光澄為其子所殺癸巳山徒風聞越前守護足

足利高經欲襲横川徵兵北陸

利高經催北陸道兵欲襲横川而為之備時為修傳教廟財若干巨材然依兵革不果故僧徒等取其巨材欲立櫓構攢柱於是山僧揚言曰日吉神託童子惜此巨林不欲充他用且託言曰明日必破敵軍聞者疑信相半評判曰北陸初從王化尊氏投越前守護職於足利高經是月六日高經發京赴越前北陸群士多從之唯越前之氣比大宮司瓜生氏川島氏城江氏本荘氏今荘氏加賀之敷地上木山岸深町淺井津葉氏等猶為官軍高經欲平國中而襲山門先攻瓜生川島城不克而滞留然山門應其不意來而為之備也甲午叡山群猿撞生源寺鐘其響聞東西兩塔先是官軍相約西坂有戰則撞本院鐘東坂有戰則撞生源寺鐘至是諸方官軍聽生源寺鐘各

官軍大捷

船田從卒捕師重山徒請斬之梟於唐崎濱

諸將嘲義貞失戰期

馳集其陣東西京軍窺見之周章狼狽義貞及官軍縱十萬騎見機下山竟進宇都宮公綱力戰拔群敵軍引退脇屋義助率五千餘騎到志賀闘魔堂放火於敵陣燒五百餘營京軍數十萬騎大敗而逃走人馬相重陷谷而死骸積成堆師重被瘡從兵皆散船田經政從卒池尻平太郎捕師重反接之至義貞馬前山徒請曰此奴揚言稱滅我山願准平重衡例義貞許之山徒乃斬師重梟於唐崎濱其餘諸將僅免歸京尊氏大驚懼評判曰兩軍相持已及二旬義貞衆諸將謀曰我等唯以守山為要則尊氏振威於諸國官軍日被逮一戰破大津敵則西坂山徒自退諸將以謂何長年曰既晩然今敵陣

義貞陣西坂而夜潛歸東坂當昔數矣長年察其慾色怠於事故云爾

公綱還密策大克敵

堅以寡兵襲之不利前日衆敵敗而攀之則勝者必矣戰登時勸之元帥忽之予公綱曰實如長年之言元帥偶失之然不戰則期何日乎遲寄衆而決十死一生之戰而可也菊池武季曰諸將同謀而進擊則克矣遂可決之長年曰必死之戰可成也唯赤興元帥何我唯為正成見賛早死而己義貞變色曰為將士者諸可不為必死之戰我武季藏曰大事在前遊戲何事義助在側莞爾公綱亦平生好色故自解曰遊戲又男子之事好者為之在今則我唯破敵快一笑也船田經政曰戰論無益唯議出軍之可否義貞曰大敵在前不可久屈遠一戰我進焉則烏合之衆敢敵者必矣長年曰進退失機我則不為之故群識不決而止公綱退而謂長年武季嘲元帥好色然我亦不免此罪則不可默焉下破以敵則難解設等之嘲乃密遣使於敵將乞降而覓陣營之形勢使者歸曰敵甚懼官軍機襲而每夜驚駭公綱曰幸成時不可失也乃諸義貞營定寄策而分士卒俄撞木院生源寺鐘而称將猿讒之乃是神之所為也見敵形勢敵渠閑策公綱乃進兵義貞義助自東西坂並出大克之云公綱請義貞曰直進攻

義貞不聽諸将議、而失軍機。

京則尊氏可破也、義貞曰、今春疾馳、焚船田義昌延期、明日及暮、長年公綱詣義貞營曰、明曉襲京則必破敵、義貞曰、軍士疲矣、延及明之明而可也、長年曰、明日甚當其期、然及明後日亦不為遲、若過明後日、則敗軍又聚、不能克焉、元帥勿懈、既而義貞部屬稱慰軍勞而催舟遊、義貞曰、尊氏直義拙軍事、不足懼焉、攻京不為遲、遊覽湖浦數日、長年怒曰、今之義貞非昔之義貞、為牝狐被惑、魂魄被奪、彼為元帥、則官軍不競、公綱嘆曰、我厭王政之不振、而前日暫屬尊氏、尊氏亦非統御之量、故以義貞善戰、屬其麾下、今

義貞出師向京師、不利。

其怠慢如此、我誰適從、土居得能仁科高梨等亦不服義貞、既而義貞召諸将議攻京、長年曰、既晚、攻之不克、何則敗兵既聚、京軍又壯也、且聞正成所築尼崎城陷、恩地亦退八幡城而歸河內、故西國運漕路開、粮食亦不乏、官軍在山漸久、鋭氣既疲、何以得勝、我在、今則出兵東征、招聚東海道兵、而帥大兵攻京、則克矣、公綱及千葉貞胤曰、長年之言善、我義貞不從曰、我揚一鞭、則尊氏膽寒、破之不難也、諸将不服、甲辰晦、義貞督諸軍三萬騎、自西坂本向京師、宇都宮土居得能不屬義貞麾下、分兵六千、自今道進焉、

毛利元就者時親後也、

尊氏聞之、曰、今春之敗、依軍列散亂無部隊也、乃出誘騎於河原而整列、匿精兵數萬於東寺、得能通益為官軍先登、仁木細川吉良石堂率八千騎、擊土居得能、破之、千葉宇都宮代戰、仁木細川等佯敗而退、官軍乘勝亂入洛中、尊氏發所匿之精兵、而分出街衢、縱横擊之、前後圍之、官軍大敗逃走、高師泰追北到河原、宇都宮泰藤率三百餘騎還戰、却之、師泰收兵而歸、此軍長年及菊池武季慮官軍無利、留山中、

毛利家傳曰、毛利時親者、大江廣元曾孫、毛利季光入道西阿孫、左近將監經光子也、時親剃髮改名了禪、從尊氏有軍功、領安藝國吉田鄉、是月甲辰晦、戰畢、就高師泰請致仕、歸藝州、住吉田鄉、子孫因家焉、

加賀國司藤師基來朝叡山皇居。

脇屋義助請師基諭義貞與長年公綱等令和解。

○秋七月乙巳朔、天皇在叡山、源尊氏挾新主（豊仁皇子）在東寺、己酉、加賀國司前權大納言藤師基來朝叡山皇居、師基在國與越前守護足利高經挑戰、及京軍敗山門、而高經退入府城、師基留兵備高經、而帥敷地上木山岸瓜生河島深町等國士三千騎來加官軍、天皇大喜官軍得力、然義貞與諸将不睦、故不出軍、徒送數月、己未、脇屋右衛門佐義助潛詣師基館曰、官軍諸将嗷嗷不睦、故軍議難成、如此則縱戰難克、閣下帥北兵新至、和解諸将、則為朝家幸甚、師基曰、金吾之言、良有以也、大事在前、諸将何矛盾哉、

官軍請将各設攻京之策議之

乃招義貞論之、義貞有慙色曰、唯従亞相之言耳、於是召長年、公綱、武季等告之、皆無異論、乃共議攻京之事、公綱曰、自山経京到東寺、則路遠兵疲、為敵圍、繋是先日之失計也、不如元師扣馬於白河辺、休軍士運策而戦則克、義助曰、分官軍為二隊、一隊自内野、一隊自河原並進、放火於洛中、有利乎、武季曰、二策共非固根之事、如愚意則遣使於河内、令楠氏塞川尻絶敵粮道、則三旬之中京軍衰弊、其兵半減、敵若来則防之、乗間直襲東寺則必勝之策也、公綱曰、然則敵糧未盡而官軍粮盡、恐不能過三旬、長年曰、

官軍攻京、藤師基為一軍總督、名和、千葉、宇都宮、菊池、仁科、高梨属之、義貞義助帥諸群士向内野

京冠難輙克、若近江美濃之間、有應賊徒者、則可難拒前後之寇、先宜為之備、群議紛紛不決、義貞曰、我従義助之言、諸将皆諾、約出軍之日、尊氏聞官軍謀、而乃為拒撃之備、評判曰、義貞先是臨軍、終夜不寝、深思而謀勝敗、猶難獨断、則召老士挑能者、決之、不令諸将知其密策、故其事不泄、而發勝大敵、頃間怠事、不深思、且威権稍減、諸将效々、故其事漏、衆咸知之、而遂達敵軍、或曰、大江田部下高岸氏、密應尊氏、告秘計、壬戌、官軍攻京、藤師基為一軍總督、名和長年、千葉、宇都宮、菊池、仁科、高梨、及台徒属之、總一萬餘騎、分為八隊、菊池向河原、義貞義助帥其部属及諸群士、向内野、號五萬騎、尊氏遣高師直及上杉、細川、吉良

尊氏遣高師直、上杉、細川、吉良、畠山、仁木、拒義貞、令石堂、桃井、山名、仁木以當師基

等三万六千騎於舟岡山、拒義貞、又加畠山仁木族八千騎、令石堂桃井山名仁木族帥一万餘騎、陣七條河原、以當師基、而留精兵四萬騎於東寺、既而両軍相挑於河原、菊池先破山名兵、石堂桃井破菊池陣、武季殆危、宇都宮公綱代之力戦、大破京軍、師基繼進、尊氏令直義帥一萬騎拒之、其勢甚鋭、官軍戦疲敗乱、師基纔率千騎奮戦、自獲首級、赤松則祐急撃之、師基殆危、武季公綱救之、却則祐兵、而讓師基班師、直義追之、公綱武季還戦数回、直義不遠追、故師基得免、師基生攝籙家、師基二條関白道平弟、不慣軍事、故

官軍不利

敵侮之、見其勇猛而大驚、師基鎧中九矢、聚殘兵五千騎、歸坂本、義貞先鋒江田行義破仁木畠山前軍、義貞義助見機而進、顧後則敵軍三萬出於不意競来、義貞令曰、先破後軍、里見船田為殿、時河原軍数萬群来圍義貞、義貞既知師基敗、而令曰、勿當後軍、可破前軍、而全兵歸叡山、乃奮撃破師直陣、却之、而義貞登舟岡山、令群卒先歸、而後自率一千騎而退、江田大舘率六千騎為殿、京軍畏其兵威、不能追焉、義貞全軍歸坂本、此戦京軍雖克、死者多於官軍、衆皆嘆義貞長於用兵、而譽公綱武季善戦云、官軍再失利、勢蹙氣疲、帝慮山徒有謀反逆者、

叡山衆徒會大講堂庭議事贈興福寺牒

詔以大莊各二三所寄附七社及九院且賜詔書使山門長管領近江國又山徒八百餘人會早尾掌軍糧之事乃以近江某地三百餘所賜彼等而慰撫山徒辛未叡山三塔三千衆徒會大講堂庭僉議曰夫吾山者當王城之鬼門為神德之靈地是以保百王之寶祚依一山之懇誠鎮四夷之擾亂唯任七社之擁護爰有源家餘裔尊氏直義者將傾王化亡佛法誘大逆於異國祿山比不堪尋積惡於本朝守屋却可淺抑普天之下無不王土縱為釋門之徒此時盡盡致命之忠義故北嶺天子本命之伽藍也仍運朝

廷輔危之計略南都博陸股肱之氏寺也須救藤氏類家之淹屈然早牒送東大興福兩寺可被結義戰戮力之一諾於是牒興福寺曰佛法得吾邦兮七百餘歲祝皇統益蒼生者法相圓頓之秘賾最勝神明靈驗異他是以先者淡海公建興福寺以瑩八識五蘊推跡兮七千餘座鎮寶祚耀威光者四所三聖之重之明鏡後者桓武帝開比叡山以挑四教三觀之法燈以降南都北嶺相共掌護國護王之精祈天台法相互窮權教實教之奧旨寔是以佛法守王法濫觴以王法弘佛法根源也因玆當山有愁之時通白

疏而談懇情朝家有故之日同用心而祈安靜五六年以來天下大亂民間不靜就中尊氏直義等起自邊鄙之酋長飽浴超涯之皇澤未知君臣之道忽有豺狼之心樹黨而誘引戎虜矯詔而賊害藩籬倩思王業再興之聖運更非尊氏一人之武功企叛逆無其辭以義貞稱其敵貪天功而為己力咎犯之所耻也假朝錯而舉逆謀劉濞之所亡也為臣犯君忘恩背義開闢以来未聞其跡遂乃孟春之初猛火甚於燎原九重之城闕成灰燼暴風扇于區宇無辜之黎民墮塗炭論其積惡誰不歎息且為避當時之災孽

且為仰和光之神助廻仙蹕於七社之瑞籬祈安全於四明之懇府衆徒之心此時豈敢乎爰三千一揆忘自命扶義兵老少同心代冥威伏異賊王道未衰神感潜通之故逆黨卷旗而奔西凶徒倒戈而敗北命猶紅爐之消雪相似團石之壓卵昔晉之祈八公也早覆苻堅之兵唐之感四王也乍却吐蕃之陣蓋乃斯謂歟遂使儀鸞輿之威儀促鳳城之還幸天掃攙搶上下同見慶雲之色海剪鯨鯢遠近盡歌逆浪之聲併是學侶教侶之精誠也豈非醫王山王之加護哉而今賊黨再窺覦帝城官軍暫彷徨征途仍慣

興福寺衆徒決合力於叡山答牒

先度之朝儀重、及當社臨幸山上山下、興廢只在此時、佛法王法盛衰、豈非今日乎、天台之教法、七社之靈鑒、偏共安危於朝廷、法相之讃持、四所之冥應、盍加只須於國家、貴寺若存報國之忠貞者、衆徒須運輔君之計略矣、滿山之愁訴猶通音問而成合體、一朝之治亂、何隨群議而無與力、仍勒事由、牒送如件、敢勿猶豫、興福寺六方衆徒見叡山牒、相議決合力之事、乃贈答牒曰、夫觀行五品之尼勝位也、學圓頓於河淮之流、等覺無垢之上果也、敷了義於印度之境、是以隋高祖之崇女之玉泉水清、唐文皇之奮神

藻、瑤花風芳、遂使一夏敷揚之奥賾、遙傳于叡山、三千國相承之真宗、獨留于吾寺、以降及于千祀、執秉百王、寔是弘佛法之宏規、護皇基之洪緒者也、彼尊氏直義等、遠蠻之亡虜、東夷之降卒也、雖非鷹犬之才、屢忝爪牙之任、乍忘朝奬、還挿野心、討楊氏兮為辭、在潘溪兮作逆、劫略州縣、掠虜吏民、帝都悉燒殘、佛閣多磨滅、軼赤眉入咸陽、起黄巾冠河北、濫次之甚、自古未聞、天誅之所覃、冥譴何得遁、因茲去春之初、鋤耰棘矜一摧關中、匹馬倚輪纔遁海西矣、今聚其敗軍、擁彼餘衆、不恐雷霆之威、重待斧鉞之罪、六軍排徊、群凶益振、是則孟津再駕之後、獨夫所亡也、城濮三舍之謀、得臣攸敗也、夫違天者有大咎、失道者其助寡、積暴之勢、豈又能久乎、方今廻皇輿於花洛之外、張軍幕於標溪之邊、三千群侶、定合懇祈之掌、七社靈神、鎮廻擁護之眸者歟、彼代宗之在長安也、觀師於香積寺之中、勾踐之在會稽也、陣兵於天台山之北、事叶先蹤、寧非佳模乎、爰當寺衆徒等、自萃花之北、幸抽丹棘於中庭、專祈寳祚之長久、只期妖孽之滅亡、精誠無貳、冥助豈空乎、就中寺邊之若輩、國中之勇士、頻有加官軍之志、屢廻退凶賊之策、然

源顯家攻石川松山城降之

而南北境阻、風馬之蹄不及、山川地殊、雲鳥之勢難接矣、矧亦賊徒構謀、冠迫松壖之下、人心未和、禍在蕭墻之中、前對燕然之虜、後有宛城之軍、攻守之間、進退失度、但綸命屢降、牒送難默、止速率銳師早征凶黨、○八月甲戌朔、戊寅、奥州國司源顯家遣相馬胤平等、攻凶黨石川松山城、降之、幾內近國群士疑兩軍勝敗、而首鼠兩端者、聞南都應北嶺多決志於官軍者、然隔敵境、不能至、坂本潜獻使請得大將、起兵攻京師、勅遣四條中納言藤隆資於八幡、由是真木、葛葉、禁野、片野、宇殿、賀島、神崎、天王寺、賀茂、鷹原、

隆資以降附兵屯大渡
中将源定平屯橋小島崎
皇子恒性守丹波路額田為縄副之
西塔山徒塞鞍馬路

諸士屬之總三千餘騎隆資以其兵屯于大渡橋西
塞川尻路遣中院中将源定平於宇治宇治田原醍
醐小栗栖木津梨間市野邊山城國士来從定平以
其一千餘騎屯橋小島崎徹宇治橋板二三間又遣
皇子恒性（号大覚寺宮）於北丹波路額田左馬助為縄副
之率騎三百餘而過京蹲長坂嵯峨仁和寺高雄栂
尾志宇知山内芋毛村雲士来從總千餘騎屯京見
嶺嵐山高雄栂尾其餘西塔山徒塞鞍馬路愛智信
樂士民塞勢多故洛外七道唯唐櫃越纔得通於是
洛中軍糧殫竭士卒阻飢侵掠民家奪其飲食京兵

阿波小笠原屬官軍

氣疲諸國兵士来東坂本屬官軍者絡繹不絶阿波
小笠原氏及阿間志宇治等率三千餘騎屬官軍勅
遣之於東山阿彌陀峯每夜燒燎以畏京軍小笠原
請義貞曰元帥張陣於北白河令先鋒屯将軍塚我
軍在阿彌陀峯窺機覆京是困敵之上策也義助等
以為然義貞曰在今則一快戰以決勝敗而已何必
軍以勞群士哉遂不聽（評判曰阿波小笠原去年以来屬細川定禪有戰功領阿波一國守護然無故罷其職以赤松貞範代之故含怨於尊氏屬官軍援源氏諸小笠原長清素領信濃守護以義久之軍功併兼阿波守護長清子長經有二男曰長忠曰長房長忠子孫在信濃長房子孫在阿波分為兩流在阿波者後改称三好氏）乙酉義貞令諸方官軍以明日

義貞朝行宮奏出軍之事
官軍之将三木一草之稱謂

已剋為攻京之期天皇御手裂紅袴賜軍士各三寸
勵其力戰衆皆拜戴之着笠符示死以報恩之志丙
戌義貞帥氏族四千三人朝行宮白出軍之事龍顔
快然勅諭曰今日之戰殊竭忠義義貞對曰勝敗依
時運則難逆覩也然通東寺而不放一箭則臣無生
還焉乃帥諸軍進馬於白鳥前諸将從之名和長年
後馳兒童婦女群見如堵或曰頃年世諺稱結城伯
耆楠木千種為三木一草（城訓書音與木相通故曰三木種與草訓同故曰一草）共誇朝恩今三人既死一人存焉長年偶聞之謂
世人以我死為遲乎今日若官軍失利則我可必死

尊氏部署諸将以備諸路
隆資先期進兵走高直
土岐悪源太助師直撃却隆資

也尊氏聞官軍競来分配諸軍令高師直陣羅城門
（兵八千）備八幡敵令細川定禪（兵六千）備阿彌陀峯敵仁
木頼章（兵四千）向丹波路而以直義統山名一色土岐
佐佐木等六十餘隊（總兵五万）當敵山官軍而留兵一萬
於東寺義貞等軍関山令路待師期時敵為誤官軍
期放火于北白河隆資兵望見以為義貞等既入京
而放火先期而進至四塚羅城門高師直率兵拒之
隆資兵雨射師直敗走隆資益追到東寺陥一櫓土
岐存孝（土岐諸伯耆守頼貞剃髪号存孝）在尊氏側呼其子悪源太
某使拒之悪源太多力善射意氣揚揚而發馬尊氏

義貞以諸將向大宮

名和長年等自猪熊進

以所帶之太刀賜惡源太。惡源太單騎而進、先射殺若干人、即突馳擊之。隆資兵辟易、師直亦引兵還戰、共擊却之。隆資敗走、歸八幡。評判曰、楠氏士卒二百在飯盛者、來加隆資軍。此等族押戰攻故、破師直、帥而勧隆資還兵、待義貞。至隆資不聽、欲獨立功而進、到東寺城下。土岐孫源太宰三百騎奮戰、隆資敗走云云。太平記謂惡源太單騎破隆資軍者、誇説也。楠氏士卒以為隆資襲其兵事、各帰河内、其餘烏合之兵離散、隆資軍潰、進帰坂本。義貞不知八幡軍敗、而及期部分諸將而進。義貞、義助、千葉貞胤、宇都宮公網、泰藤、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等向大宮。兵一万 名和長年、仁科氏重、高梨某、土居某、得能通益、春日部時賢、自猪熊進。兵五千三百 前權大納言藤師基、權中納言藤

小笠原、額田等諸方放火鼓譟

義貞與尊氏獨身相當、以為決雌雄

實世、屯四條東。兵五千 阿波小笠原等自阿彌陀峯馳下屯長坂、舉烽於泉涌寺前。今熊野邊。兵一千 額田爲縄、兵放火於嵯峨仁和寺邊。兵八百 既而兩軍挑戰六條大宮。義貞督二萬餘騎、奮戰激勵、無相敵者。仁木、細川、今川、荒川、土岐、佐々木、逸見、武田、小早川等皆敗散。義貞直進到東寺門前、揚鬨聲而睨城大呼曰、尊氏在否。在則聽吾言。夫頃歳兵革不已、士民徒苦、天下洶洶者、雖繫皇運兩統之事、然非我與尊氏爭勝敗之故哉。僅爲立一身之功、久困群國之人。願我與尊氏獨身相當、速決雌雄。乃自彎弓、放一箭。其箭

京軍土岐頼遠襲擊師基實世走之

起高樓、入尊氏帷幕、而中本堂艮柱。尊氏曰、我素非叛逆之身。起此軍者、唯爲逢義貞散鬱懷也。今彼請獨戰、我亦所願也。令曰、開門。乃起欲出。上杉重能引袖諫曰、嗚呼是何事哉。彼輕進深入、而不能退、術盡而至此。豈以上將之身、自當彼窮寇乎。尊氏抑怒而止。此間土岐頼遠陣上賀茂、望見五條大宮軍旗曰、此是公家華所率也。可一擧而破之。乃率精兵三百騎、而襲擊之。師基實世敗走。評判曰、師基部兵羨義貞頻克、而大半屬義貞而進。敵至東寺、故師基旗下將八百騎、然與頼遠一戰而勝、再戰而敗。京兵來聚、頼遠彌得力、而競擊。師基自力戰、中矢被創、僅率一騎幸免、得帰叡山。頼遠唱凱歌。京軍大悦、競會

義貞奮戰突百千重圍而出

長年血戰、殺兵悉死

頼遠、併其兵數千騎、襲義貞後。仁木、細川、吉良、石堂催敗兵二萬騎、還到西八條。大友、厚東、大内等西海南海中國兵三萬騎、遮義貞、圍之百千重。義貞呼曰、是義貞戰死秋也。乃督二萬騎、馳驅八條九條之間、奮擊甚捷。敵辟易而解圍。義貞至三條河原。則長年及千葉、宇都宮亦為敵破、互隔不知其所在。仁科、高梨、丹、兒玉等三千騎、解圍得出鷺森、戰死者三百騎。長年從兵多死、纔存者二百。到六條大宮、而還兵自鎖門閫、入大敵中、悉死之。於是諸方軍數萬騎、號三十万騎、自前自後、自左自右、繞圍義貞。義貞決必死之志、

尊氏奉豊仁親王加元服

不敢退焉。時昨日恩賜御衣者二千騎、見義貞危、来會、競擊大敵、却之。義貞義助等率殘卒七千騎、歸坂本。滿山皆嘆義貞勇猛、而惜不幸而敗軍也。天皇嘆息曰、令楠正成在、則何以至此哉。細川定禪攻阿彌陀峯、仁木頼章攻丹波、小笠原勢屈而還。額田挑戰、而不能敵衆、奉恒性歸坂本。京軍大競、山上衰弱。戊子、尊氏奉豊仁親王、自東寺移二條。權大納言藤良基押小路烏丸第、加元服。（春秋十六）行踐祚禮。近衛左大臣藤經忠為関白。正三位源道冬、正四位下藤宗兼共罷参議。正三位藤資明還任参議。乙未、新帝復入

小笠原貞宗停湖上糧船、苦山門衆徒

東寺。尊氏奉讓之常陸國佐竹義敦侯奥州源顯家遣相馬胤平拒克之、殺敵黨二階堂五郎。辛丑、大覺寺火。尊氏寄莊園數箇所於東大寺、興福寺、招誘之、令兩寺變山門之約而附於尊氏。備前兒島氏、今本氏、大富氏、備中那須氏、備後櫻山氏、奏廠山行宮曰、通日可整戰艦、會坂本。伊勢愛曾氏亦奏平國冦而至。近江國可以為義貞援兵。○九月、甲辰朔、頃間、足利高經塞北國行路、小笠原貞宗屯野路篠原、停湖上運船。山門糧盡、兵士飢窮。（評判曰、貞宗為應尊氏、發信濃向洛。其兵二千、過參河遠江時、吉良部屬、勝間田、吉川、舟越相加、同壘一萬千餘騎、陣野路篠原。山徒要軌多、而不納之。敗貞

山徒祐覺擊小笠原貞宗、不克

為江田、大館入京之張本

宗等塞湖舟運漕）庚申、義貞議擊近江敵、却之、以開美濃尾張之路。而遣山徒祐覺等率五千許人擊小笠原貞宗。貞宗逆戰、破之、殺二百餘人。義貞復議遣山徒大館氏明、江田行義。説義貞曰、小笠原若再克、則官軍隕威。願元帥自往平之。不然、擇良將擊之。義貞曰、彼小敵也。遣山徒而足矣。如良猛士、則為攻京都。不欲勞之。行義退而嘆曰、元帥憐矣。家運殆危。不如早戰死。氏明曰、斯人不能成事也。從斯人而族類悉滅、則先祖之祀絶。不如生而存家胤也。尊氏令土岐頼春催山城國兵、乃授錦袴勞之。（此時尊氏在京、再以令頼春催山城兵、不詳為

山僧再擊貞宗、大敗

佐佐木道譽僞降官軍

何故也。系図或誤美濃為山城守乎。）丙寅、義貞擇山僧驍勇者五百人、各率其徒屬二萬人、連舟攻小笠原貞宗。貞宗兵聞山徒大軍而逃去。其留者纔三百騎。山僧聞其寡、玩敵猶豫。貞宗突戰、競擊大破之。殺傷三千餘人。山徒走退於堅田。義貞大怒、欲自發而不果。時佐佐木道譽自京都潛廻若狹路、來于東坂本、僞乞降曰、臣家累世領近江。而今小笠原貞宗以有兩度之戰功、輙管領之。臣何面目與於尊氏哉。若赦臣罪、被許此國守護職、則攻陷貞宗、洛平國中者、尅日可待焉。帝及義貞信之、任其所請、且別賜數十所之地。道譽至近

脇屋義助擊道譽于

江告貞宗曰尊氏授我以守護職貞宗即去赴京道譽作攻坂本之勢於是官兵並山徒之族在國中者皆逃去評判曰道譽與尊氏究密策而令貞家僕濫妨洛中尊氏佯怒欲誅其家僕道譽不從尊氏謂衆曰道譽犯法侮我可待兵革止而誅之道譽又請求近江守護職尊氏不聽於是道譽揚言稱在恨於尊氏而夜中發京然伊賀大和路者捕氏兵遁之北近江路者山徒領之故自若狹至坂本乞降義貞欲許之江田行義諫曰彼去年於東國降官軍不幾後附尊氏其罪不可赦也彼遂志則其禍大於小笠原者降矣義貞曰宇都宮公綱屬尊氏今復降官軍盡軍忠彼亦往誅小笠原則一助也行義曰公綱勇而直也彼奸佞也不如斬其首梟之市小笠原則遣行義亦擊平之何借彼力哉義貞領而未斷道譽賂於近臣而蒙勅許代小笠原為官軍之妨近江國素屬佐々木家者多故皆聚從道譽果如行義言義貞忿為道譽被欺乃遣脇屋義助率舟師二千

近江敗歸

尊氏運密策惑叡心

餘騎渡志那擊道譽道譽率騎三千餘當其未上陸擊之義助大敗退歸于坂本道譽擅威於國中奪山徒之地刧掠鄉民自是官軍糧絕愈益窮困軍士逐日離散義貞議自往討道譽然部屬偏將不睦而不果公家武士或出山降京都或通志於尊氏尊氏直義說降者曰聞官軍疲勞則發大軍攻之山門可拔也然我素無恨於君故待義貞逃去而欲奉迎於京師上上皇尊歸耳皆深蒙榮寵在今亦可忘舊恩哉事聞於行宮天皇雖未信之叡心稍惑頃間楠氏兵屢襲洛南故京師亦糧乏兵減是以尊氏直義不能

高師直率兵侵掠河內和田正遠等擊之師直殆危

攻山門欲運密策而間義貞於天皇而破叡山評判曰先是高師直慮京師粮乏師數万騎向河內國圍皷威城掠田園而歸和田正遠恩地滿一憤之八月二十六日率千騎赴攝津國刈取田園載舟歸河內時備中士成相高橋備後士三吉山口等二千騎欲赴京在兵庫見楠氏侵奪而發兵襲之滿一擊破之斬首二百級師直聞之翌日發二万騎赴攝州宿芥河二十八日向河內和田恩地矢尾率六千餘騎迎戰於安部野大克之師直逃走楠氏兵追到渡部橋殺傷甚多師直殆危歸京於是楠氏築城於尼崎塞西海之運漕尊氏令赤松圓心及丹波久下氏荻野氏等率六千騎屯八幡以為之備至此直義遣使於恩池滿一曰正成沒時相約互不可矛盾然前日加援兵於隆資又侵掠攝州何違約我滿一答曰前日蒙闕下懲論故我退八幡然聞下誅招熊野八莊司以攻山門師直掠河州惕人民我輩為被領地之民乃合戰而已尊氏直義憚楠氏不意襲京師故運離明山門君臣之策楠氏亦慮領地有貳心者不及襲京初正成遺言有云尊氏義貞相抗之間唯守領地兵無動戰此則尊氏逆克克則將佐共驕君臣相爭當其時可起義兵圖恢復也正遠滿一等進退專守以言也

尊氏密奏請旋皇輿於華洛帝潛許之

○冬十月癸酉朔庚辰天皇旋洛之議決矣天皇跓蹕於山門既及十旬公家武家兵馬及從者奴隸殆二十萬山僧資用既盡群臣皆有歸京之志高師泰部下有岸下孫七者素被識於山門御相尊氏以岸下為先容潛遣使者於山門密奏曰臣尊氏曾依輩小之讒而蒙朝敵之名義貞義助乘其間起兵外託事於王師內報讎於私怨故臣不得已而舉兵此非有黑心唯在誅義貞耳伏願垂察憐宥臣之罪而旋皇輿於華洛復帝座於紫闈以再親萬機者臣之

江田行義・大館氏明悟義貞不成事而變心、

堀口貞滿激奏、停還輿之事

志也、若其扈從來降者、悉復官領可如故、且以誓書副之、示其無偽、憑淨土寺僧忠圓進呈焉、帝見以為信、不洽詔于諸卿、潜被許之、尊氏大悦、於是欲出陣者往往赴今路西坂本、待鳳輦出、壬午黎明、江田行義・大館氏明稱詣根本中堂、發東坂本、登山、二人新田一族之魁也、然悟義貞不成事、而相議曰、暫降尊氏待時變而及此、義貞猶未知而在東坂本營、洞院左衛門督實世與義貞睦、故雖不預帝之密策、然竊知之而馳使告變於義貞、義貞未信之、堀口貞滿在側驚曰、行義・氏明今曉無故登山、非無疑、我往察之、

帝諭解義貞・義助之不滿

乃急馳登到行宮、則鳳輦既欲出、貞滿脫冑徑進奏曰、還幸之事、街說雖觸耳、義貞成市虎之思、故使臣來、而今知事已實、抑夫義貞有何不義而至此乎、伏思義貞元弘之亂、建武之後、脫汗馬之勞、顯蓋代之功、出諸將之上、然頃間官軍屢失利、全非戰之咎、而帝德之所闕乎、而今捨此忠臣、倚彼凶賊、義士之所甚惑也、聖心若不悛、則只須召義貞等氏族五十餘輩、悉斬其首、然後催還幸而可也、帝不能荅焉、既而義貞・義顯・義助率兵三千騎參內、帝召義貞・義助、詔曰、尊氏忘恩亂國、汝等雖為同族、以義換親、奮戰討

春宮恒良受禪

賊、朕知汝等盡忠效命、故平賊之後、欲委汝以軍國之政、然時運未至、兵勢已窮、暫許尊氏乞和、而待勢漸成、欲徐更圖之、朕臨其期、欲告汝等、故不豫議之、及聞貞滿之言、而知朕之過、然無可奈何焉、今讓位於春宮、以托汝、汝能輔養之、事無大小、汝可議之、先是遣河島維頼於越前、催國兵、聞氣比社神官等築壘敦賀津應之、汝等奉春宮赴北國、養鋭蓄力而可再起大軍、以誅尊氏、往欽哉、義貞等拜命之辱、乃奏請行讓位之儀、於是春宮恒良受禪、授偽作三種神器、義貞解怒、評判曰、天皇聽貞滿奏、與諸卿議之、諸卿皆失色、乃召菊池武季・宇都宮公綱、問之、二士曰、義貞以部屬遮行幸、則臣等兵寡不能却之、時義貞既入朝、以藤實世奏曰、陛下陷尊氏奸計、還車駕於洛、義貞有忠無罪、既得朝敵之名、則生而何益之有、陛下若賴臣、則自殺於輦下、以顯無貳心、天皇勅諭曰、朕知汝不忠、然頃間官軍屢失利、故暫歸京、欲止兵革也、汝在北征、備兵謀再舉、朕若治國治民、業汝多年之忠勲、義貞曰、車駕入洛、則即日指義貞為朝敵者必矣、今讓位於東宮、奉授神器、為討尊氏行幸北國、徵官兵、則臣可奉調護之、不然則臣未死之間、不要還京之車駕而已、天皇不得已而任其所請云々、

帝還幸于京師、氏明・行義・公綱等參從焉

是夜義貞潜詣日吉社、默禱曰、神願加鎮護之力、使我再舉討賊、若事不成、殞命則使我子孫遂此志、然則永為擅越而耀靈光、乃納家藏之寶刀、号鬼切・鬼丸、

壬午、帝出山、自今路西轅、還幸于京師、公卿數輩、及大館氏明・江田行義・宇都宮公綱・菊池武季・仁科

義貞奉嗣王恒良徃北國

重貞、春日部家繩、南部為重、伊達家貞、江戶景氏、本間重氏、山徒祐覺等、率兵七百餘騎奉從焉、義貞奉嗣王恒良、恒良既有踐祚之儀、則不可稱東宮、故曰嗣王、往北國、中務卿親王尊良、權中納言藤實世、少將藤定世、藤為次、侍從藤泰季、頭大夫藤行房、其子少將行尹、及義貞義顯、脇屋義助、其子義治、堀口貞滿、一井義將、額田為繩、里見義益、大江田義政、鳥山義俊、桃井義繁、山名忠家、千葉貞胤、宇都宮泰藤、泰氏、河野通治、通綱、土岐賴直、一條為治、其餘山徒若干相從、總七千餘騎、時論曰、義貞長於東國、而八州皆知其勇略、北陸非其

一品親王尊澄逃赴遠江阿蘇親王晦跡於吉野

所素知、唯通越後氏族而已、然不如東國之多利也、此度不東而北、亦失策也、評判曰、公綱武李不滿于義貞、故從車駕赴洛、公綱從弟泰藤勸公綱北征、不聽、故泰藤分兵從義貞、土居得能之族、無好於義貞、自悟尊氏欺君、從北征、大館氏明勸之曰、北征亦可無益也、與我同志入洛則察時機、赴河內、借楠氏船、渡南海入伊豫、催鄉等族、與備前兒島輩合謀舉兵、任運於天而可也、土居得能曰、臨危捨元帥者、勇士所不為也、而遂北行、千葉貞胤者、素下總國大族也、然元弘之亂、平尊氏為國司、屢凌辱千葉、故建武之後、一心屬義貞、此行亦從焉、一品親王尊澄乘舟逃赴遠江、還俗改名宗良、遠州大族某奉之為主將、駿州信州多通志者、後南朝授征夷將軍、宣阿蘇親王變形為修驗者、晦跡於吉野山中、權中納言藤隆資赴紀伊、中將源定平赴河

直義幽帝於花山院

內、此輩不信尊氏言、又以義貞為不足成事、故不從車駕、不從北征、各隨意離散、叡山坂本寂寥、阿蘇親王亦天皇子也、皇胤譜闕其名、蓋其菊池奉迎以称征西將軍宮者、此皇子乎、自吉野赴肥後、故称阿蘇宮乎、或曰征西將軍諱懷良、車駕到法勝寺、遣左馬頭足利直義奉迎之、納帝於花山院、直義諭公綱武季等武士曰、卿等宜赴東寺謁尊氏、衆皆從其言而往、於是直義堅鎖花山院四門、令衛卒嚴守之、天皇初悟其被欺、噬臍無益、直義奏請讓三種神器於新王、天皇又作偽器授之、直義既拘帝、得志、乃黜從幸廷臣、而禁錮公綱武季等武臣、令諸將議之、至是皆悔不從北征尊氏

足利高經扼義貞于險路

千葉貞胤誤陷敵中、遂降高經

義貞到越前氣比大宮司氏治奉迎嗣王、

遣小笠原貞宗於叡山坂本守之、癸未、義貞至塩津海津、聞足利高經以大兵塞七里半險路、而從間道越木芽嶺、大雪、士馬多凍死、土居、得能率三百騎、為後拒、迷道、與義貞失、與佐佐木氏、熊谷氏戰于塩津北、皆殲、千葉貞胤率五百騎、誤出于敵陣邊、進退失度、既欲自殺、高經招降之、評判曰、貞胤與高經素有宿怨、交惡至是、貞胤迷路入高經陣、部屬等害曰、此天之所與也、可鑒之以慰籍、陷高經曰、不然、今殺彼則下總一族永為將軍若助彼則下總一國可為靜謐、不如恕以憐之、故慈懇勞之慰之、貞胤不得已而降高經、高經告其趣於尊氏、尊氏乃從其請、令貞胤復其舊領、下總部屬聞之為屬武家、甲申、義貞到越前敦賀津、氣比大宮司氏治率三百餘騎、奉迎嗣王、入

入金崎城

義助義顕到杣山城瓜生保迎之於鯖江

金崎城尊良親王及義貞義助義顕共入城其餘群士皆分居津之人家乙酉義貞令義助率千餘騎赴越州之杣山城瓜生判官保所守也令義顕率二千騎同赴杣山曰直入越後可催北陸一道兵而為金崎後援義貞留金崎丙戌義助義顕率三千餘騎向杣山瓜生保及重照設酒肴迎之於鯖江邑匹夫五六百人擔粮従之義助義顕悦而依頼之義助酌酒授盃於保保飲之三盞義助畀一鎧保拜謝而歸杣山贈綿衣二十襲於義助義顕而以結三千匹綿三百屯為士率衣服料俄裁縫之足利高經聞之矯作詔

義助託其子義治於義鑑

書授保保見之則可誅義貞族類之趣也保智淺而信之謂我為朝敵豈可盡忠哉乃閉城門堅守之保弟僧義鑑悟保被欺而密到鯖江告義助曰保信高經偽謀而變志謀逆速避之可也然保亦遂可悟彼偽謀然則後屬官軍者必矣若有賢息則暫託臣僧深匿之可待時舉兵救金崎義助子義治年十四従軍義助察義鑑貞心形於色乃以義治託義鑑曰評判義治容顔美麗在山門時尊澄法親王及山徒為之無不悩心及来鯖江義鑑窺悦之不堪勝思而謂奉斯人起義兵而戦死則我所願也故及此義助留呈見伊賀守及藤沼其保護義治而附義鑑義鑑悦而運擁藏之謀足利高經催北陸道兵三萬騎圍金崎城十重

義助義顕聞保之變師金崎令荘浄慶責之於途

丁亥義助義顕發鯖江従兵聞瓜生保之變大半離散殘者纔二百五十義顕謂難經敵境到越後故與義助共欲歸金崎州士今荘浄慶聚兵要之於途義助曰往日今荘久經在坂本屬官軍若夫其族則或其不忘舊好乎乃令由良光氏以實告之光氏獨騎馳呼曰脇屋公為議軍事自杣山赴金崎欲遮之者誰哉若漫放一矢則其罪不可免也早偃兵跪路傍可避之浄慶聞之乃下馬答曰某父久經曾屬麾下豈忘舊恩乎然我今屬高經指揮故不如此則後必被譴責請得従士一兩輩以為會戰之申證光氏反

由良光氏諭説今荘浄慶令退兵開路

命言之義助默然義顕曰彼所言有以也然今此従兵義等骨肉寧我為彼殞命豈忍使彼代我哉汝光氏再往諭之若猶不解則我與士卒共戰同死耳光氏含命告浄慶浄慶心猶未解光氏察其機曰軍將猶欲為士卒殞命況為其家僕者為將帥惜命乎我義當死卿捕我首為證而開大將之前路即欲自殺浄慶見之感其忠義遽諭止之乃退兵開路義助義顕畀金裝大刀於浄慶賞之曰他後我輩遂志則厚報汝也此間従兵漸逃亡哉有十六騎義助義顕至深山寺邊聞大軍圍金崎城不知所為或曰經東山

義助義顯欲銳兵向途出城高一旦解圍走

道潜至越後、或曰、共皆自裁、乘生某曰、兩事皆未可也、今夜匿居山中、及明大呼、稱杣山城兵救金崎、而急進擊敵、彼披靡退、則入城、若遠路、則力戰而死、諸士僉可其議、乃解頭帶（俗曰鉢卷）腰帶、以擬旌旗、懸樹上竹竿、以張疑兵、遲明義助等與十六騎揚聲曰、瓜生、富樫、野尻、井口、及豐原、平泉寺、劔白山衆徒、以二萬餘騎、為金崎之繼援也、城兵出見之、武田氏奮木刀、先進、乘生氏杖樫棒、繼之奮擊、敵望見旌旗之飄、以為大兵至、而辟易、城兵亦乘機出戰、敵兵解圍、敗奔、悉歸國、義助義顯入城、（此時義助義顯有兵三万五千騎、然世稱十六騎者、誇說武戚也、實義助義顯等、騎兵十六人也、各會杣山寺、相謀、義顯曰、是所謂十死一生之秋也、今夜匿兵、明曉我馳入高經陣、可聞死也、衆從之、翌日未明、義顯率二百餘騎先進、突入高經陣中、大驚、義助率二百三十騎繼馳、諸軍振、高經不進、衆馬城中八百餘騎、同出追之、敵悉解圍、雖散、高經逃至若州、）壬辰、義貞以金崎圍解、催舟遊、奉慰嗣王、王及尊良彈琵琶、藤實世彈箏、義貞横笛、義助吹笙、河島維頼擊鼓、以奏獲合香、萬壽樂、雪後晴景殊添逸興、絲竹相和、水聲交響、時魚跳入御船、實世祝之、而祭天、以准孟津之白魚、各酌酒、數巡、尊氏聞金崎圍解、而大怒、分配諸將遣之、令足利高經率北陸道騎五千餘、自燕木、仁木頼章率丹波美作騎千餘、自塩津、今川頼貞

尊氏分配諸將令攻金崎

冬房改名圖藏

菊池武季逃達肥後宇都宮公綱剃髮隕勇名

率但馬若狹騎七百餘、自小濱、荒川頼清率丹後騎八百餘、自匹壇、細川頼春率四國騎二萬餘、自東近江、高師泰率美濃尾張遠江騎六千餘、自荒血中山、小笠原貞宗率信濃騎五千餘、自新道、塩冶高貞率出雲伯耆水軍三千餘、浮海、共進向金崎、前權中納言正二位藤冬房、從三位藤實廉、皆剃髮、菊池武季逃歸肥後國、宇都宮公綱剃髮、（武季禁錮於御館、宅武季家僕六百餘人、離散京中者、相聚相約、一夕襲御館、奪武季逃、至河內、和田正遠迎之、備舟艤、送達肥後國、武重在國、兵勢漸強、喜武季全身而歸、公綱拘於荒川治部大輔宅、其僕從等欲害之、然衛護甚嚴、故不得脫、尊氏亦不被責之、公綱不乞降、又不願屬官、單坐送倨、請洛人嘲之、公綱或稱病辱、或欲飲毒酒、而先送判騶、衆皆笑其、有勇名、而其心不定於一、）○十一月、癸卯朔、甲辰、三種神器入東寺、（將此神器、天皇所附直義之偽物也、而至此入東寺、蓋傳新帝乎、）是日、新帝尊天皇、強上大上天皇號、乙巳、直義賞安藝國士吉川氏克國中敵、授感書、己酉、尊氏定式目十七條、正三位文章博士前民部卿藤藤範及太宰少貳藤頼尚、太田氏布施氏明石氏直惠法印玄慧是圓、預議其事、（俗謂之建武式目、）此時議開幕府於鎌倉否、是圓曰、鎌倉者文治右幕下始構武館、承久義時朝臣并吞天下、於武家尤可謂吉士也、然祿多權重、極驕恣欲、積惡不改、果令滅亡、則縱雖為他所、不改近代覆車之

三種神器入東寺

尊氏定武式目建武式目是也

足利諸軍會金崎環攻之

轍者傾危可有何疑乎、夫周秦共宅崤函也、秦二世而滅、周聞八百之祚、隋唐同居長安也、隋二代而亡、唐興三百之業矣、然則居處之興廢可於政道之善惡、是人凶也、非宅凶之謂也、丙辰、新帝以內大臣藤經親為皇太子傳、權大納言藤公泰兼春宮太夫、權中納言藤公清兼春宮權大夫、（按此時無皇太子、正安上皇子興仁）蓋諸軍悉會金崎、環攻之、城兵雖寡、然三方傍海而岸高、不可輙攻之、故京軍每日死傷太多、小笠原貞宗帥精兵八百人、自東山麓斜至巽方進攻之、城兵三百餘人出戰、主客以短兵接之、栗生氏振八角棒力

野中貞國冒危扶中村氏而歸

戰、敵為之辟易、氣比宮司氏治等繼進急擊之、貞宗失利、退于本屯、今川賴貞謂、貞宗之敗以陸軍故也、自水路攻之、則可有利也、乃以戰艦後進而攻之、城兵馳下擊之、賴貞敗奔、競而乘舟、其後雖屢攻、而城兵克戰克防、故徒相持曠日、（此時中村某被創而後、欲喚舟、舟衆不擔之、播磨人野中貞國謂、見危不救者、似無義、自反棹獨下船助之、追兵十許人欲斬中村、貞國擊走之、遂扶中村而歸、人服其勇）丁卯、新帝勅前參議源尊氏任權大納言、（不經中納言）前權中納言平惟繼罷太宰權帥、前權大納言藤公秀代之、權中納言藤長定兼左兵衛督、從三位藤隆蔭還任參議、正三位菅在登罷勘解由長官、資繼

帝潜出花山院遷幸吉野

刑部大輔景繁密奏以帝衆可後帝許之

王罷神祇伯、庚午、帝潜出花山院、遷幸吉野、初尊氏置守監、使諸臣不得到花山院、唯許刑部大輔景繁屢參候焉、昨日景繁密奏曰、聞尊氏兵攻義貞於越前金崎、而每戰敗走、且加賀敘白山衆徒拔富樫氏所據之那多城、以為金崎之援兵、菊池武重等在肥後國舉兵、方今潜幸吉野、下綸旨於諸國、援義貞之勢、則帝業可復也、帝聞之大悅、詔許之、約以明夜、及期、景繁率寮馬、待東門邊、帝微服出院、侍女奉三種神器相從、景繁扶帝上馬、自負戴神器、而到大和賀名生、其後景繁赴吉野、諭說吉水院僧宗信、宗信

吉水院僧宗信奉迎帝于吉野

楠正行、和田正遠、恩地滿一等來集

自是稱吉野為南朝

菊池武季振後帝業之始

與滿山衆徒、會藏王堂、議迎帝于吉野、既而楠正行、和田二郎正遠、真木定親、三輪西阿、恩地、桂川、志貴、湯淺等、或三百騎、或五百騎來聚、護鳳輿入吉野宮、近國武夫、及諸寺諸社、衆徒神宮等聞之悉來、唯根來大衆不來、以帝常尊崇高野山、而根來與彼有宿怨也、自是稱吉野為南朝、（評判曰、菊池武季寓河內時、謂和田正遠恩地滿一等曰、今般官軍之敗、因義貞與佗也、我歸國欲與偏宗武重移兵破少貳大友島津雪恥平九州、不可過一月也、卿等運策脫君王之囚、移御座於大和河內之間、賜綸旨於諸國、則從王化者可多也、勿懈勿懈、和田恩地等頷而曰、九國之事、足下其熟圖之、於大移帝室、則我等之任也、既而武季歸肥後、正遠滿一等與桂川、志貴、湯淺、矢尾等相會謀之、先遣謀者窺北山院形勢、而遣一伴為浪士與從者、公人微服入）

亘理氏著綸旨於髻

京得遂景繁述寄許而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半論景繁移帝座於吉野與賀名生經大和路而潛行捕正行和田正遠說吉野僧徒衆迎之滿一路留亦翌曉假整行幸之裝滿一率甲士五百扈從向河內路入飯盛城夜明尊氏聞之欲遣兵士於大和路追之洛人曰今曉有兵士護乘輿向河內路者尊氏令師直師大軍追之到淀則橋既燒落師直過八幡山下時滿一既入飯盛師直慮其設奇計而引兵而歸故大和路無追者而乘輿安穩尊氏欲發兵攻楠氏然諸將畏正成遺烈不顧往也尊氏亦不能強而寢北山院宿直士春崎平次津浦源藏人懼禍及而逃歸其鄉屬官軍帝既至賀名生正遠扶正行率六千餘騎候行宮帝召正行流涕曰朕不用汝父之言而播遷於此汝雖幼繼父遺風全二代之忠正行平伏歸泣正遠等隊長列伏流涕駐蹕二日車駕入吉野扈從兵八千餘騎既而滿一及矢尾別當顯幸至行宮熊野八莊司亦來屬尊氏懼楠氏黨帝而增兵於八幡城固守之○十二月癸酉朔甲戊亘理氏含吉野詔命著綸旨於髮涂擲川到金崎

泳擲川

瓜生保後應官軍

保結親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

授義貞義貞始知帝脫幽囚幸吉野而大悅庚辰瓜生保後應官軍保從高經在金崎城中及聞帝幸吉野也始知前日為高經被欺且其弟重照義鑑在杣山議奉義治起兵保亦欲逃歸杣山與群弟同謀然未得其隙此時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初屬義貞至此共降屬高經高經及師泰待之無禮二士不平一夕群士晤語一人進曰二引兩（尊氏旗章）中黑（義貞旗章）孰愈泰藤答曰北條氏以三鱗形為旗紋彼亾而二引兩旗靡四海代之而治世者一引兩也（即中黑也）政貞曰一者無敵之義也以是為旗紋者可謂吉兆也保聞之

共逃歸杣山

保削判版改書欺關吏到杣山

知二士亦有畔背之志密與結交堅約高師泰慮軍士逃去置吏於深山寺建關門不持師泰押判者不得往還保往請曰可遣匹夫百五十人於杣山運芻豆於陣中師泰許之畀判板保削之改書三百人而與泰藤政貞共率匹夫示師泰判於關吏而得到杣山乃與其二弟奉義治為大將舉中黑旗於飽和社前官軍敗士匿山林者悉來屬得千餘騎保乃分遣五百餘騎置關於鯖江湯尾以塞北國路且構壘於山上以藏軍糧七千餘石又放火於新道今莊桑原宅良三尾河內唯不焚湯尾民屋為使敵聚於一處

足利大軍攻杣山

杣山將義鑑泰藤夜襲大克

瓜生保襲足利高經于新善寺城高經敗

也壬午新帝自東寺移內大臣藤經道一條室町第乙未金崎諸將議軍事師泰曰先不陷杣山則斂白山僧徒成黨事大乎乃發能登加賀越中三州士六千餘騎攻杣山至湯尾村日既暮矣此村距杣山五十町有大河故以明日為軍期兵士皆休保乃與義鑑及泰藤等議乘夜遣浪徒三千人於後山自率步七百餘人襲湯尾左右疾馳敵兵驚騷泰藤等急擊之敵擾亂陷深雪手足寒凍不能動而殺虜甚多殘兵亾走庚子足利高經慮瓜生勢大而退金崎率三千騎歸越前府入新善光寺城辛丑瓜生保率三千

走、

尊氏斬僧祐覺殺本間重氏

帝在吉野書遣高野山願專祈天下平治

騎襲新善光寺城。高經亦出城陣大塩村。瓜生照先登不利而退。泰藤代擊之。義鑑繼進。高經敗走入城。合圍攻之。夜半高經出城逃去。瓜生獲首二百餘級。擒百三十人。梟其首於帆山河原。由是義治勢振近國。是日尊氏命吏斬台徒道場房祐覺於阿彌陀峯。殺本間重氏於六條河原。重氏初為尊氏部下。以善乘馬故。嘗徵於朝廷帳馬場殿。及建武亂起。從義貞兵庫之軍雲母坂之戰。共顯射藝。故尊氏殊惡之。祐覺者兩度臨幸專掌軍務魁也。故併處斬罪。衆皆以殺祐覺為快。而惜重氏騎射之藝。帝在吉野密遣願書於高野山。其趣曰。及天下平治之時。可以興密宗。寄寺領。其書尾曰。天子尊治敬白。是月新帝勅削正二

新帝黜陟諸臣

位權中納言藤隆資。藤實世。從二位權中納言源顯家。藤元繼官職。補前參議藤宗兼。罷大中臣蔭直祭主職。依內應吉野也。以神祇權大副大中臣親忠代之。正三位前參議藤俊氏。正三位藤宗緒皆剃髮。尊氏授伊豫國舊領於河野通盛。是通信以來所傳領也。按河野族廣。有屬官軍者。有屬尊氏者。至此併其為敵者之地附通盛乎。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五十三　終

延元二年
脇屋義治憂君父困於金崎城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四 自延元二年至四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醍醐天皇五 南朝
光明天皇附 北朝

丁丑、延元二年、北朝建武四年春正月、帝在吉野、嗣王恒良在越前金崎城、尊氏奉新帝在京師、己酉、杣山官軍設椀飯饗脇屋義治、義治有憂色、義鑑房進曰、舊臘再戰皆克近境、群士日日來謁獻物、郎君何無喜色、

義鑑感義治言急出師以欲救金崎

義治抑淚曰、我幸爲群士被崇、然嗣王及我家族皆困於金崎、我豈獨樂哉、卿其察我中曲、義鑑嘆曰、郎君幼而其言如成人、誰不感動、頃日雪深、難通人馬、可待晴而敗金崎、君其勿勞心、宇都宮泰藤、及小野寺氏、隔牆聞之曰、嗚呼斯人眞丈夫也、義鑑退促出軍之事、衆僉曰、此僧狂乎、冒深雪、嘗八里之艱、以寡擊衆、何以得克哉、暫待時變而可也、義鑑曰、衆各任其意、如此僧、則承郎君旨、而不能安坐、雖一騎往而戰死、以報郎君恩耳、保不得止、而招群僚議之、天野政貞曰、今救金崎、無可克之利、唯願運密策、奉迎新田元帥、於此催兵、則加賀越中越後群士、不日而來、其間自水路運糧於金崎、則城可支、我軍亦衆矣、不如延軍期、義鑑不聽曰、幼君想像金崎、而憂心忡忡、我不忍徒送日、唯速一戰、而勝則遂郎君之志、敗則死以立義而已、泰藤曰、今戰而死則無益、暫延期運可克之謀、何不顧利害哉、一戰而敗則敵得勢、而金崎彌困、不可不思之、義鑑曰、與臆者議則事不遂、我獨進而死耳、泰藤怒曰、僧以我爲臆乎、請看及戰之日、先登破敵一隊者必矣、義鑑笑曰、我素知足下勇、故勵之以決軍之出而已、足下其爲先登、我爲二陣、

奧州亂顯家使結城源秀擊之

杣山官軍冒雪出救金崎

由是衆議定矣、以待雪晴、於是保義鑑與重照僧源琳三弟相議、我兄弟五人、同志起義、欲共全生則事不成、共死則郎君可無賴也、戰若危難則半死以勵勇、半生以輔郎君、乃約守此言也、庚戌、奧州亂、國司顯家奉義良親王、陣伊達郡藤口靈山、結城源秀屯能野堂、以討山徒、癸丑雪晴、杣山官軍以里見伊賀守爲大將、瓜生兄弟等、宇都宮、天野、小野寺等、總五千餘騎、被蓑笠、獲樏而出、欲救金崎、進到敦賀桑原、高師泰豫使今川賴貞帥二萬騎、陣敦賀之東要害、待之、師泰亦率七千餘騎、陣深山寺、而留六千餘騎、

高師泰今川頼貞拒杣山軍

杣山軍敗績里見保義鑑留戰共死

於金崎城下備之甲寅今川頼貞進兵攻桑原官軍拒之宇都宮泰藤先登義鑑房爲二陣天野齋藤小野寺爲三陣瓜生保爲四陣里見爲五陣泰藤先戰今川先鋒敗走而放箭如雨泰藤進瓜生天野齋藤小野寺繼進急擊破今川軍師泰以精兵代擊之官軍戰疲而退里見令曰拙哉何不還戰敵察其爲將帥圍擊之保義鑑見將之危單騎還救之重照源琳共回轡義鑑睨之曰何忘契約哉二弟收兵而歸里見保義鑑留戰共死師泰凱旋敗軍之士進退迷渡途中死殺者多重照歸杣山在杣山者悲父子兄弟

南朝召正行正遠詔攻京師

戰沒哭聲滿巷唯保母不然言於義治曰此度里見獨死保等戀遺則妾何面目而來見哉二人死事重照源琳等生還再奉公盡忠謀再擧者不幸之幸也武夫見危授命者其所也妾何傷保等死哉乃自酌勸酒於義治且勞殘卒聞者感激以慰其悲杣山軍敗金崎援兵絶城中粮乏敵軍乘勝衆皆以義鑑輕忽爲失計也己未吉野行宮召楠正行和田正遠等詔曰京軍圍金崎兵士可減汝等乘其虛攻京師則克否正遠及恩地滿一矢尾顯幸對曰今盡官軍發不過二萬騎無奇策則何以得克哉尊氏直義起大

尊氏殺藤宗兼捕藤公景源親光

佐竹義敦攻小田治久克之

軍來則臣等運策竭力却之皇居其可安堵如攻京師則暫待時變而可也帝謂嗚呼正成在則令朕豈勞心哉尊氏亦欲攻吉野然慮楠氏有奇策而止由是南北兩朝並立不能一統（是日奥州亂官軍結城連忠與相馬松鶴丸戰於熊野堂互有勝負）右大臣藤公賢前權大納言藤師基前中納言藤實任皆赴吉野〇二月壬申尊氏殺前參議藤宗兼壬辰尊氏捕前參議藤公景源親光以通志於南朝也乙未常陸國佐竹義敦聞同州小田治久（小田八田一家兩稱通用頼朝在時知家之後胤也）常陸大掾平某黨源顯家發兵攻之戰於富岡山丁酉治久等夜襲佐竹陣不

義貞義助潛出金崎入杣山城

克庚子小田軍潰足利高經帥加州兵攻杣山瓜生重照迎戰敗而入城高經率四千騎入新善光寺城屢出兵過杣山瓜生勢衰從金崎城兵糧盡疲弊（金崎糧盡城兵或釣魚拾海藻以助飢連日衰城不能戰於是殺馬食之每日二三匹馬亦漸盡敵軍稍悟議一擧而陷之城兵説義貞曰此城難支十日唯願元帥兄弟潛逃杣山可催兵救此城）〇三月壬寅朔丙午夜半義貞義助與藤實世潛出金崎從者七人河島惟頼爲嚮導義顯留守城義貞等入杣山瓜生重照及宇都宮泰藤喜迎之議再救金崎時聞攻者多加及十萬點撿杣山城兵則纔五百慮力不敵而止丁未參議右兵衛督源具雅補撿非違使

高經・師泰攻金崎城、兵飢羸不能彎弓

河野通治及從兵皆戰死、一井貞政父子亦沒

尊良親王・及義顯・藤行房・里見時義・武田・氣比大宮司・太田帥法眼等皆自盡

氣比太郎載嗣王自泳挐之

由良長濱防戰吮創食尸以支飢渴

別當丁卯、足利高經・高師泰等察金崎城兵飢乏而合諸軍十萬騎攻城、城兵欲出拒之、然氣疲無力、不能彎弓、不能奮刀、敵軍競進、破城戶、大呼曰、可一擧而拔之、由良長濱言於義顯曰、士卒疲困、不能戰、事已急、先使嗣王避害、而後各可自殺、其間吾儕可往禦之、乃與兵二十許人、倚城門而力戰、河野通治率兵三十餘人防敵、皆戰死、一井貞政・其子政家亦沒、義顯言於尊良親王曰、城已欲陷、我爲武夫、則可必死、若大王則縱雖逃出、何害之有、尊良不聽、曰、帝曾以我爲元首將、以卿爲股肱、臣豈有股肱斃而元首存者乎、然自裁之事、吾未知焉、爲之如何、義顯即自殺、以其刀置尊良前、尊良亦伏劍、於是頭大夫藤行房・里見時義〈義一作氏〉・武田某・氣比大宮司氏治・太田帥法眼某等同死、其餘兵士三百餘人皆自盡、氣比太郎膂力絕人、而能游水、載嗣王於小舩、自泳挐之、至蕪木浦、而謂城兵皆死、而獨貪生、則我愧之、乃匿嗣王於民家、語彼曰、是日本國王也、宜奉送入於杣山城、而後歸金崎自殺、舩田經政諭土岐氏・栗生氏・矢嶋氏曰、元師兄弟猶在杣山、吾儕何敢死、因出城匿巖窟得免、由良長濱猶防戰、渴則吮創飲其血、飢則

金崎城陷

足利高經謁嗣王、問義貞・義助之存亡

割尸食其肉、既而安門氏馳來告尊良・義顯等自裁、由良長濱與兵五十餘人出戰、皆死、城遂陷、城兵十二人出降、戊辰、蕪木村民告嗣王在此、師泰等遣島津忠治奉迎之、師泰點撿金崎城兵首、八百五十一級、無義貞・義助首、師泰怪而謂、沒海乎、乃聚蜑子入水搜索、不得之、師泰召降卒十二人詰問之、皆曰、三日以前、元帥兄弟自殺、大葬之、足利高經謁嗣王、問之、嗣王察彼遣兵於杣山、佯答曰、一昨夕、義貞・義助自盡、從卒燒其骸、師泰聞之曰、然則不得首骸者、不可疑之、義貞既死、則天下兵革自此而止、各唱萬歲、高經曰、風聞義貞・義助潛逃在杣山、請進兵屠杣山、師泰曰、嗣王之言、及降卒之所款、何疑之、如瓜生則適日降服、去歲以來、諸國群士苦於軍務、不如早凱旋以休兵馬也、高經曰、卿等爲攻金崎而來、既畢事、則欲歸者宜也、我爲此國守護、則猶留於此、卿等歸而後瓜生・河島蜂起、則我力不得輙克乎、唯諸軍一擧破杣山、滅瓜生、而可也、萬一義貞昆弟匿存、則鏖之而可絕亂根也、諸將皆有早歸之志、曰、義貞死、不可疑之、何聞可脫出哉、師泰遂不用高經言、既而越前官軍所守八城皆陷、殘兵入杣山、加賀越中應義

尊氏梟義顯首葬尊良親王幽嗣王及成良親王

貞者皆離散唯金崎降卒十二人皆逃赴杣山師泰以嗣王率諸軍歸洛齎尊良及義顯首獻尊氏尊氏悦而徇義顯首於市而梟獄門令禪林寺僧疎石葬尊良親王首而拘嗣王於幽處前將軍成良親王亦被囚與嗣王同居是月前權中納言平惟繼前參議藤清忠正三位照王前大藏卿管在氏共赴吉野尊氏憚叡山盡力於兩度臨幸猶通志於諸國官軍然爲抑其蜂起加采邑慰之至此金崎已陷武威注大故與直義及師直議或曰可以山門隷三井寺或曰沒倒堂院放逐衆徒以若干封戸畀戰功之士北小

尊氏奏請教詔書於楠正行欲幽閉先帝

路法師玄慧諫止之故山門得全○夏四月諸國聞金崎陷不知義貞義助猶存悉望風降服尊氏然楠氏族類保護吉野行宮如初且東則有源顯家謀再起兵西則有菊池武重勢振九州且新田氏族在上野越後以待時變宗良親王徘徊伊勢遠江之間而催官軍土居得能餘類在南海挾勤王之志其餘皆兵威微弱不足敵武家尊氏請新帝授詔書於楠正行謂可幽閉先帝尊氏副教書曰從詔書則可兼補紀伊大和河内攝津和泉五州守護職若猶不變志則可發大兵赤汝族也和田正遠恩地滿一等答曰

和田正遠等郤詔書

謹拜詔書并教書之柔正行孺子求辨東西未亡人唯守故判官之遺言不知其他故我輩不知所以奉對也然我王駐蹕於此何不保護哉楠氏素與將軍無怨然大旆臨此則某等挾正行暴屍於轅門耳尊氏聞之曰正成寡婦死則彼等來降而已直義曰不然彼託言於寡婦守遺訓而欲延我兵至也彼遂不降今發兵難輙克之待時而可也初源顯家東歸時源義詮在鎌倉出兵邀之顯家擊破之遂入鎌倉義詮奔安房既而山門官軍不利義貞北逃帝因於花山院顯家兵威稍衰然猶鎮鎌倉上杉憲顯細川和

源顯家東歸義詮代之不利走安房

氏等奉義詮催兵自安房到三浦千葉介族聞貞胤既降武家而陰附助憲顯等憲顯率騎萬餘人向金澤顯家率二萬騎逆戰憲顯和氏等失利歸三浦顯家欲休兵攻三浦憲顯等衆敗亡餘卒啣枚遽襲之顯家兵以其出於不意狼狽敗走退于鎌倉憲顯等追擊之顯家逃至武藏由是義詮勢大熾顯家復收士卒芳賀禪可以公綱子加賀壽丸爲將起兵於宇都宮應義詮塞奥州路遮顯家時聞金崎城陷顯家從士皆離散故潜逃歸奥州入伊達郡靈山自是東國皆屬義詮憲顯和氏乘勢擊新田向上野已至武

尊氏遣書招降菊池武重不從

少貳大友島津等攻菊池不利

藏河越新田義繁奉義興（義貞二男、幼名德壽丸）遲明逆擊破之義興年十六爲人矯捷膂力絶人欲進入鎌倉義繁諭止之義興曰聞家君義貞既死金崎則我何獨生哉唯速襲鎌倉討義詮快死耳義繁曰不如全身聚兵報父之讎也義興切齒歸上野尊氏遣書於肥後國招降菊池武重不從報書罵辱尊氏○五月尊氏命少貳大友島津等責菊池武重無禮而擊之由是島津貞久率千餘騎至肥後國攻八代城大友氏時率一萬騎向筑後少貳頼尚帥二萬餘騎向肥前國武重聞之率五千騎救八代與島津戰八回遂破之

新田義貞再起兵於越前

斬首千三百級菊池亦喪兵四百餘人故引兵歸肥後氏時亦懼菊池兵威歸豊後頼尚歸太宰府阽贊淵嶽武重暫休又略肥前筑後地降附者稍多由是菊池勢振鎭西○六月尊氏慮源顯家再起兵命桃井直常曰汝赴鎌倉催東國兵而可平奥州乃授教書於直常○秋七月新田義貞再起兵於越前國義貞匿杣山城百餘日其間潜遣畑時能於加賀能登越中越後催兵應招來屬者既三千餘騎至此屢出兵徇越前國中足利高經大驚告京師時京師兵寡尊氏先使高經弟家兼（號伊豫守）率三千餘騎赴越前高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四　後醍醐五　九　何不成舍藏

桃井直常率兵向奥州路陷岩城氏之伏大敗

經併其兵六千餘騎以杣山嶮故不能攻之義貞亦以兵寡不及向府城相互出士卒挑戰於大監松崎邊杣山兵稍乘勝高經又請援兵於京師尊氏自欲北發然慮楠氏襲京師而不果欲徵西國兵則懼菊池之競欲召東國兵則顯家亦不可備焉百慮千般不決而止桃井直常至鎌倉與高大和守帥兵一萬向奥州過常陸國佐竹義敦及小田族皆屬之千葉介貞胤來加焉直常併其兵三萬餘騎進到岩城岩城氏相馬氏等素通顯家故伏兵一萬二千於小栗野直常不知之伏兵俄起競擊之岩城及藤岡村田藤

畑時能拔大聖寺城

平泉寺僧實尊爲官軍構壘於三峯

田等突馳直常陣直常諸軍大敗逃去由是顯家勢又熾時聞義貞起越前奥州群士半屬顯家顯家移檄於諸郡議大擧入京白河結城道忠等以下皆應之畑時能以加賀國士數地氏山岸氏上木氏構壘於加賀越前境細呂木而攻津葉氏所據之大聖寺城拔之加賀國大半屬官軍平泉寺僧實尊與瓜生有舊縁屢來杣山一見義治美色傾心惱情爲之欲立功而請見義貞義貞許之晤語實尊乃説平泉寺衆徒屬官軍群僧或從之或不從之實尊率其同志一者構壘於三峯據之實尊又勸其姪伊自良氏從義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四　後醍醐五　十　何不成舍藏

大館氏明逃至伊豫起兵
江田行義至丹波據高山寺城

貞伊自良辭而不肯實尊怒曰卿幼而孤我爲卿來往京師鎌倉令卿繼家者非老僧力哉我齡已六旬爲義治欲隕命卿何忘我恩而猶豫哉伊自良不得止而率部下三百餘騎入三峯壘國兵攻之不克皆燒其營逃入府城會高經陣實尊請得大將守壘察敵機攻府城義貞令義助率兵五百遣之○八月己巳諸方官軍聞顯家義貞起東北得勢舉兵大館氏明逃至伊豫與土居得能餘類合起兵徇四國江田行義至丹波與足立氏本莊氏新莊氏余田等共據高山寺城金谷經氏新田族起兵於播磨東條招吉川

金谷經氏起兵於播磨
北條時行獻書於吉野
南朝賜詔書於時行許討尊氏

高田築壘於丹生山下塞山陰中道遠江井介奉親王宗良據奥山北條時行頃年跼蹐山林至此獻密使於吉野曰臣父高時愚昧觸逆鱗罪當天誅臣豈遺恨於陛下乎義貞之滅鎌倉尊氏之破六波羅皆承詔旨則不以往事爲纖介然若尊氏者倚賴臣家福祿是保而忘其恩顧終爲寇讎是臣之家族所以切齒焦心於彼也今又謀反逆蔑天威則不義之甚何加之乎伏冀臣蒙恩貸則舉勤王之師從義軍之後以討賊徒是臣之所欲也故沒死自陳帝宥之以賜詔書許舉兵討尊氏宇都宮公綱自去年猶囚於

宇都宮公綱脱囚降附吉野
公綱叙位任官以超楠氏楠氏從士不平

京師其僕從等分散洛外至此聞官軍起於群國一夕僕從等數百人到其囚所呼曰公綱入道在此否公綱應聲曰在此乃奮刀而出入僕從之中擊彼戍兵而到河内憑楠氏朝吉野帝感其不忘舊恩而敘四位任少將聽昇殿楠氏僕從等怒曰故判官竭忠死節今正行幼而護行在所然敘位任官不及公綱如公綱降敵就囚窮困來謁何故預榮賞哉爲此昏主勞而無益和田正遠恩地滿一諭曰王政中道則尊氏不及故判官不死判官臨終之遺言卿等忘之哉君之不善今始何驚若我輩恨君則吉野一日不

可立焉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卿等雖有怨然吉野破則奈故判官遺言何然猶嗷嗷不靜正行時十二歲聞誡之曰汝等不聞故判官常談哉我家素貧判官以元弘之功食數國養數千士皆君王之恩顧也豈有超渥之望哉我雖幼童守遺訓謹盡寸丹汝等猶貪恩榮則欲降尊氏乎我則不然汝等怨君捨我則我獨入吉野朝自殺以報亡父之志而已衆皆懼而閉口然猶遇公綱不睦而粮食不贍此時吉野朝公家武家兵楠氏所給養也帝亦聞而悔之乃密諭公綱曰汝在此則與楠氏不睦東歸揚兵可應官軍公綱率其兵七百

畑時能立細谷右馬助爲帥、來會義貞

芳賀禪可應尊氏據城、不納公綱

騎赴下野國○九月、畑時能立細屋右馬助爲帥、以數地、上水、山岸、深町等三千餘騎、自加賀國來越前、國會義貞軍、義貞漸漸逼府城、足利高經留三千餘騎於城、而分三千餘騎於國中山峰、構壘三千餘處、以爲守城挑戰之援、源顯家至下野國、招東國兵宇都宮公綱欲歸入城、其旗頭芳賀禪可奉公綱子加賀壽丸爲主、應尊氏、據宇都宮城、不納公綱、公綱退屯於武藏府中、赤松圓心建寺、迎僧友梅於播磨、爲開山、梅名其寺曰法雲昌國、扁山號曰金華、（友梅傳曰、暦應二年冬至日、賜宸筆金華山法雲昌國寺額、爲山陽第一禪刹、）○十一月丁酉朔、辛

源顯家與鎌倉諸將戰于利根川、大克、

亥、尊氏納倭歌二首於長門國神功皇后社、去年尊氏自筑紫向洛時、路詣此社、禱勝軍、以爲有驗、而報賽之也○十二月丁卯朔、庚午、權中納言藤經顯兼按察使、前參議藤實守任權中納言、正四位下藤實夏、藤公忠（實忠子、）源通相（長通子、）共敘從三位、丁丑、源顯家與鎌倉諸將隔利根河對陣、時水漲浪高、故相持一日、己卯、顯家部下長井、齋藤別當實永（實盛之裔、武州人也、）告顯家曰、吾聞振古兩軍隔河、先濟者必勝、請先敵而濟、顯家許之、實永喜、欲馳馬、長井氏高木氏見之、先渡、呼曰、今日先登若有論者、則問於河伯水神、實

齋藤別當實永兄弟爭濟溺死、

源顯家爲公綱攻降禪可、

永及其弟恚彼早著鞭、恥從其後、不測淺深、自他岸進馬而濟、浪勢盛、兄弟共溺死、顯家大軍相繼齊進、義詮兵亦濟、欲會戰于中流、其先鋒三十餘騎、被水勢阻、溺而浮沈、後繼兵見之、還退于平野、顯家兵進破之、敵軍敗走、歸鎌倉、顯家乘勝欲攻鎌倉、然聞鎌倉兵猶多、而暫留武藏府、而陰候鎌倉、宇都宮公綱率紀清兩黨千餘騎、會顯家陣、然芳賀禪可猶不來、從顯家遣伊達信夫兵二萬餘騎攻之、三日而拔之、禪可降、未幾復屬尊氏、北條時行起兵於伊豆、北條大佛氏、二階堂氏、及前代遺孽等來聚、得兵五千、乃

北條時行起兵伊豆、上杉憲顯擊之不克、

進陣足柄筥根、上杉憲顯率五千騎擊之、時行迎破之、憲顯歸鎌倉、時行追之、到相模河、而收兵又屯筥根、而遣使於武藏府、告攻鎌倉之期於顯家、新田義興發世良田城、聚上野武藏兵一萬、陣小手差原、（或曰入間河、）告顯家曰、奥軍若猶豫、則我先陷鎌倉、鎌倉諸將上杉憲顯、憲藤、斯波家長、桃井直常、高重茂、閑宮軍競來而相議曰、利根河敗亡之後、我失氣、彼乘勢、雖戰何得利乎、宜退于安房上總、而察東國之變、以再起兵、義詮聞之曰、諸將之謀在於持牢、我雖幼偶在鎌倉、今爲敵兵衆而不戰捨去者、我恥於心、敵攻

大德寺開山妙惠寂、

來則分在戰死耳、而後若有可去之方、則潰圍以赴安房上總、亦不遲、而待敵之向洛、追躡之、於宇治勢多與京兵夾擊之、則顕家可破、必矣、諸將感之、於是勒兵一萬餘騎守鎌倉、（評判曰、義詮近習藤内兵衛行清負義詮竊耳語曰、諸將議、不見敵而逃、然則幼君長遭恥也、義詮見諸將唯從一言曰、卿等欲聞逃予、由是諸將決守禦之心、太平記修飾而詳言之也、）戊子、大德寺開山妙超寂、歳五十六、後諡大燈國師、（超多弟子、關山惠玄為長、然與超有隙、逃入美濃山中、故以大德寺附徹翁義亨、此後延慶法皇招惠玄、歸依之、捨花園仙院為禪刹、以惠玄為開山、號正法山妙心寺、由是超派分為二、大德妙心二寺、論嗣法而不睦、法皇又構仙院於妙心寺側、移居、號萩原院、）庚寅、從二位藤公清、藤公重、共叙正二位、從三位藤隆蔭、藤公蔭、

大中臣蔭直逝、

新帝行即位之禮、

源顕家及義興時行、公綱攻入鎌倉、

鎌倉將斯波家長死、

延元三年

共叙正三位、從二位大中臣蔭直逝、甲午、新帝行即位之禮、尊氏經營之、此時延慶法皇、正慶上皇並存、然朝務無大小、皆決於尊氏直義、是日、源顕家及新田義興、北條時行、宇都宮公綱、率十萬騎、自三方攻入鎌倉、鎌倉諸將力戰、一日、斯波家長戰死於杉下、一軍忽敗、諸軍皆走、死傷甚多、上杉憲顯、桃井直常、高重茂等奉義詮、奔安房國、顕家帥諸軍入鎌倉、關東悉屬官軍、

戊寅、三年、（北朝暦應元年、）春正月、鎮守府將軍兼陸奥守從二位前權中納言源顕家、奉義良親王、發鎌倉、向京

源顕家奉義良親王、發奥、與公綱北條時行等拔[illegible]、

顕家到遠江、宗良親王來會、

直常、上杉憲顯等諸將會鎌倉、謀尾擊顕家、

師、新田義興、北條時行、左少將藤公綱、及白河結城道忠等、奥州關東群士、各率兵從之、號二十萬騎、（或曰、實十萬騎、）驛路絡繹、五日程、如雲如林、奥夷無狀、神社佛閣、及人家民舍、皆罹兵燹、顕家至伊豆國、以州之安久郷、寄附三島社、經日到遠江國、宗良親王會顕家、陣先鋒到尾張國熱田、大宮司藤源雄、率五百餘騎來屬焉、堀口美濃守貞滿、自州之根尾徳山、率千餘騎來屬、義興事聞京都、公家武家大驚、為之戒嚴、桃井直常自筥根山、上杉憲顯、憲藤自相模、高重茂自安房、各會鎌倉、謀尾顕家、向洛與京軍挾擊之、相

芳賀禪可率清黨屬直常軍、

今川心省、高尾張守、土岐頼遠等相謀、追奥軍于赤坂、

州三浦介、鎌倉黨（梶原、長尾等、部屬、謂之鎌倉黨、）武州江戸、葛西、坂東八平氏、武藏七黨等、屬心於尊氏、不從顕家者、皆來鎌倉、總三萬騎、芳賀禪可稱病不從、公綱留在宇都宮、至此、率清黨千餘騎屬之、（宇都宮部屬、有紀清兩黨、益戸氏為紀黨長、禪可為清黨長、）其餘群聚者不少、直常憲顯併其兵、將五萬餘騎、追顕家、而西至遠江國、守護今河心省、率二千騎加焉、到參河、則守護高尾張守、率六千騎加焉、至美濃洲股、則土岐頼遠、以七百餘騎來屬焉、諸將相議、奥軍入京、則京軍相挑於宇治勢多、奥軍不能超河、而送數日乎、可乘其弊、自後擊之、必克焉、頼遠

顯家還軍與東軍戰于自貴渡

東將小笠原貞宗芳賀禪可敗退

高重茂進北條時行迎擊破之

今川心省等與結城道忠戰又敗

曰奥軍猶在垂井赤坂距洲股纔二三里不可不一戰豈待他日之弊哉衆皆同之乃帥八萬騎而進顯家聞之曰不平後敵則難入京師而還軍禦之兩軍充滿美濃尾張間東將各探鬮定前後小笠原貞宗芳賀禪可先率二千騎與伊達信夫輩三千騎戰於自貴渡貞宗禪可敗退多被殺傷其次高重茂率三千騎渉洲股河北條時行迎擊破之得首三百級次今川心省三浦介以孤軍與結城道忠南部下山等一萬騎戰於阿字賀今川三浦寡不能敵衆而退憲顯憲藤帥一萬騎向青野原新田義興及宇都宮公

上杉憲顯與義興公綱戰于青野原又敗

直常賴遠與顯家選兵奮戰共被創

綱督三萬餘騎大戰數回憲顯等不克而走東軍每戰失利桃井直常土岐賴遠擇其軍中率精兵二千騎復出青野原突馳顯家大軍奮戰縱橫受三百騎出圍而再以殘兵競擊少將顯信陣（顯家弟號春日少將軍中稱之）奥軍圍之直常賴遠力戰三十餘回賴遠面被創與餘卒二十三人逃入長森城直常亦被瘡携餘兵七十六人退會日暮而兩軍共疲而休東軍猶競奥軍不能再戰（今川了俊記曰此軍桃井芳賀將一闘心省三浦介得其二吉良高刑部得其三心省軍功投尊氏投駿河國以賞之然大平記紋心省事不許唯以直常賴遠為首功不知心省之勞云）尊氏聞青野原戰顯家不勝召諸將議拒奥

尊氏使師泰師冬等出兵却奥軍于畿外

高師泰發洛屯黒地河

軍於宇治勢多或曰大軍不可當焉不如避洛至西海催兵待奥軍疲而擊之高師泰曰皆非也古來洛軍拒東兵於宇治勢多數矣未聞得克者不如出兵於近江美濃邀却敵於畿外尊氏曰善哉壯哉乃以師泰為督副之以其姪師冬及細川賴春佐々木氏賴（號大角之系）一道饗其子秀綱等五十三士催兵一萬直義遣書於諸國士曰宜會師泰師冬以擊奥軍○二月丁卯朔庚午高師泰等帥一萬騎發洛壬申至黒地河（或作礼瀬）頃日顯家經歷美濃尾張索搜後軍東士聞師泰進兵又陣垂井赤坂師泰欲決必死之戰屯

顯家與諸將議避京軍之鋭

義貞經年與高經相持于越前

關藤河黒地河之間乃傚韓信背水之法置兵於死地而待之且揚言號兵五六萬顯家懼其鋭氣不能擊之與諸將議曰我軍既疲不能破彼堅軍為之如何或曰遣義興於北近江入越前招義貞自東北挾攻之則可陷京師者必矣顯家忌其戰功歸義貞而不從結城道忠曰楠正成嘗言敵遮要害則可自他道擊之今日之事因當不如經伊勢路朝吉野而以楠氏和田等為鄉導攻京師則何難之有顯家曰善衆咸同之義貞經年與足利高經相持于越前國至此宿雪漸消餘寒稍散將構砦於要地攻府城先令

義助相也判鯖江高經御將兵要路擊之敗退

義助相戰。義助自三峯纔率百數十騎到鯖江。高經遣其裨將細川某、鹿草某率五百餘騎自三方擊之。義助謂必死之時、乃以高木社爲後、以瓜生畔爲左右、大射之而後奮戰七八合。細川氏、鹿草氏敗走、自鯖江鄉濟河引去。結城氏、河野氏、熊谷氏、伊東氏、足立氏、小島氏、中野氏、瓜生氏八人追之赴水。義助制之曰、以寡勝衆者偶然耳。逐敵向險、若失利則敵還乘之。今日之事起於不意、我兵在遠方者未知之。乃使篠塚某放火於高木、瓜生、眞柄、北村民屋、擧烽。於是宇都宮泰藤、天野政貞自鯖江、少將藤行實子行房

義貞出師救義助高經率兵援細川等大戰

河島惟頼放火府中高經敗走府城陷

自飽和、瓜生重照自妙法寺城、平泉寺山徒自大鹽城、河島惟頼自三峯城、義貞自杣山悉皆馳來。高經聞之、與其弟家兼率三千騎出國分寺北、以救細川氏等。兩軍隔河。時雪浪大漲。船田經政士卒葛某先登渡之、官兵皆競進。葛先群可百步、敵兵六人共擊之。葛殆危、泰藤卒清爲直急進、斬二人、傷三人、遂助葛。義貞率兵上陸、與高經兵大戰。主客勢匀、勝敗不決。惟頼及平泉寺徒引兵廻敵陣之後、放火於府中。高經慮敵兵入新善光寺城、引兵歸府中。義貞追北急擊之。高經等不得入城。家兼引千餘騎逃行若狹。

顯家奉義良親王與吉野兵戰亦敗焉

高經歷織田大蟲、以二千餘騎入足羽黑丸城。是日、國中敵壘七十三所聞府城陷、皆降義貞。顯家奉義良、帥大軍自青野原向伊勢路。新田義興曰、我可率部下三萬直入越前、爲義貞之援。顯家曰、救父之難、可謂孝也。然我欲朝吉野、足下獨背皇朝而北征、不可謂忠臣乎。乃強勸之。義興曰、我弱也、豈違鎭將之言哉。乃同塗而赴勢州。北條時行等諸軍皆從行。勢州處處有備、尊氏遮路者、顯家皆擊破之、而遂入南都。高師泰不戰而却、顯家遂振旅歸京。桃井直常等東軍以道路既開、皆會京師。壬午、顯家欲自南都朝吉野。諸士相語曰、鎭將怯也。畏黑地之

結城道忠說顯家令攻京師

堅陣不能破、而勞諸卒到吉野。自今而後、對敵亦可如黑地也。結城道忠說顯家曰、自發奧州以來、東國數戰無不克焉。唯青野原役不能鏖敵、而兵勢疲衰、不破黑地陣、非無遺念。今賊魁在京、不討之而徒朝吉野、則何面目之有。不如自此襲破京師、若不克則並枕死輦下耳。顯家曰、可也。乃議攻京之事。以伊達、信夫爲先鋒、新田義興及宇都宮公綱離南都人家、暴露元興寺之野外、固陣營。癸巳、尊氏召諸將議曰、誰要顯家於路。衆皆難之。高師直曰、桃井直常拒之與兵於青野原、彼畏其勇氣。以直信己直常、副直常遣之、

直信直常襲奥軍于南都顯家殆危義興得勝

則可克尊氏乃令師直諭之直常曰向者我欲以奇兵破奥軍然大敵難克而取敗喪兵遺恨不散今亦帥衆以正兵當之則不利願不交他隊其兄弟以奇兵往襲而雪青野原之耻尊氏許之直常與直信率二千騎赴南都甲午夜半直信直常俄襲伊達信夫般若坂陣放火競撃之奥軍驚騷直常率精兵千五百騎直突顯家本營大呼曰新田義興應尊氏也諸軍狼狽紛散顯家殆危在原氏力戰斬敵三人而顯家幸免直常乘勝襲義興陣義興豫備而拒之直常敗走義興追之夜既明宇都宮公綱率千騎來與兵

直常與尊氏与師直有隙之始末

稍聚直常還戰却與兵與公綱挑戰桃井力疲率殘兵歸京顯家勢威撓兵士或散失或東歸不能攻京洛人皆以桃井爲有功其身亦自負然尊氏賞之僅以二邑直信直常不悦而待時變（評判曰尊氏以師直統家務衆皆畏服直常不屈師直恨之此役尊氏欲以能登越後兩國賞直常功師直曰不可也彼雖敗破顯家然爲義興公綱救而逃歸得失相掩然以二國賞之則有全勝功者以幾國封之哉尊氏以爲然僅授能登國内二邑由是直常懟尊氏與師直有隙）結城道忠説顯家曰我輩不知畿内地形故不悟直常俄襲而至狼狽失利想夫京師亦不備我輩令急攻之則必克顯家曰善乃欲發軍伊達信夫等曰不得鄉道則又爲敵被誘破乎請

諸將議攻洛之事以正成爲先鋒正遠公綱副之

朝吉野奏之以楠氏兵爲鄉導攻京則必勝之策也諸將皆從之顯家乃奉義良親王帥諸將朝吉野凡十萬騎官軍大振皆曰一擧而可亡尊氏也乃勅楠正行令和田恩地等分充軍粮七千餘石既而帝賞顯家軍勞轉大納言兼大將召義興曰汝真義貞子宜興家者也乃加元服改德壽丸號義興任佐兵衛佐召北條時行任相模守賜伊豆相模兩國自號相模守（北條家先例以受領爲家號故時行以相模爲稱號）於是諸將議攻洛之事衆皆擧正行爲先鋒和田恩地曰正行雖幼不讓衆也詔曰正行出軍則皇居誰護之和田正遠可帥

其私兵爲先而宇都宮公綱副之既而顯信以宇都宮和田爲鄉導以二萬餘騎陳八幡山義興以二萬餘騎陣飯盛山時行率五千騎陣遠里小野顯家留五萬騎陣和泉界且矢尾別當顯幸率五百餘騎據尼崎城以掠洛邊尊氏驚懼又聞義貞強梁於北國有入京之勢不安其心○三月丙申朔尊氏召諸將議曰義貞留滯於北國之間速破南方之敵而可也誰可爲將帥乃擇桃井直常直常辭曰前日多喪兵士不能再戰諸將皆謂直常功大賞小吾曹勞而何爲哉高師直悟直常恨已不應命而揚言曰徹直常

高師直帥兵向八幡山、師泰為先鋒、清氏道譽憲顯次之

顯信防戰、正遠公綱為先鋒、結城道忠伊達信夫繼之

則不可戰乎、臣舉族往、鏖敵耳、諸將聞之、多請從軍者、於是師直氏族二十三人、諸國群士三十六隊、催軍裝、癸卯、師直帥三萬騎向八幡山下、諸軍從之、各分隊張陣、如稻麻竹葦、師泰率八萬騎為先鋒、其次細川清氏率清兵八百、其次佐佐木道譽七千騎、其次上杉憲顯三千騎、師直在第五陣、武田小笠原仁科等在後軍、顯信拒之、和田正遠（其兵三千）宇都宮公綱（其兵一千）為先鋒、結城道忠（其兵三千）繼之、顯信率一萬五千騎統諸軍而在後、師直望見之曰、顯家義興在河內未來、可乘其微速破此軍、師泰先與正遠戰不利而

師直大敗殆危

桃井直常急馳突顯信本營

退、清氏代之而進、正遠擊走之、收兵而退、公綱曰、何不進哉、正遠曰、若逢大敵失利、則敵乘勝而與軍不能拒之、道譽欲進、公綱欲當之、師直察機曰、備兵勿亂、故不戰而止、甲辰、師直麾擊公綱陣、公綱佯走、伊達引兵登山、師直乘利追之、和田擇精工者、發矢如雨、師直辟易、顯信率諸軍急進擊之、師直大敗、殆危、從騎三人力戰而死、師直僅免、退陳鳥羽、京軍死者千五百餘人、師直聚敗軍不歸京、桃井直常聞師直敗曰、我所恨為私、軍之勝敗為公、我豈安坐哉、想夫南軍戰勝不設備、往擊之、則必克焉、乃與直信率千

桃井塚

尊氏進毒弒嗣王恒良

餘騎發洛、急馳五里、及暮至八幡、俄擊伊達信夫陣、破之、直馳顯信本營、公綱道忠防之、不利、營既欲破、和田正遠自後襲直常、直常戰疲而退、洛人甚感直常勇、師直大慙之、此戰直信直常登高處指揮士卒、其進退適宜、時人號其地曰桃井塚、（公卿補任曰、前中納言藤光經於南都戰死、不詳其由、按光經嘗為信濃國司、建武三年正月、屬東山道軍、則此後亦與顯家預軍事、拒敵於南都、殞其命乎）、是月、新帝幸三條坊門萬里小路第、（直義所居）即日還土御門東洞院皇居、尊氏以葛西某安藤某為陸奧國守護、○夏四月丙寅朔、戊寅、尊氏直義進毒弒嗣王恒良、（恒良自去年囚於京都、其兄前將軍成良親王同居、至此直義謂尊

一箇直義弒四王子

氏曰、防金崎時、知義貞義助在於杣山、則可速屠之、為嗣王被欺而不誅、彼而今再起北國、海內無恙、此王長生則為我家禍、不如早除之、尊氏頷之、直義令粟飯原氏光問起居而進藥一裹、氏光既僞成良曰、疾漸蘇而進藥、恐是毒也、請莫飲之、而欲棄之、恒良曰、尊氏直義等黑心、則雖不飲之、其變不可測、若又毒、則飲之早斃亦幸也、即飲之、成良曰、我獨存而果受何為哉、不如與王同死、而共飲之、不日而嗣王薨、後廿日而成良薨、時人竊嘆曰、一箇直義弒四皇子、天道昭昭、直義其不免乎）、是月、叡山僧徒潛通志於義貞、部屬等勸義貞曰、請速登叡山、催兵襲京師、則尊氏直義必敗、義貞曰、可也、然足利高經猶在足羽黑丸城、不屠之而入洛、則非無遺恨、衆皆謂滯於小事、怠于大事、功共難成乎、高師直陣山崎、與師泰分兵攻八幡、南軍源顯信等構城相待、挑戰、

義貞父之刃城

互有勝負、厚東氏、大平氏等、與南軍相當、多被殺傷、顯家義興以粮乏留滯和泉河内、不能會八幡、○五月乙未朔、丙申、義貞自師六千餘騎、到越前府、而分遣五千餘騎於波羅蜜、安居、河合、春近、江守、攻足羽城、少將藤行實與敵戰於黑龍（或作九頭龍）明神前、失利、而退、総田經政自安居渡、進兵細川氏、俟其半濟、自高岸上大射之、經政兵死者居多、引還、細屋氏開次藤虎城、攀堞、欲入、鹿草氏自後擊之、細屋受敵於前後、而敗走、乙卯、師直在山崎、聞顯家義興大軍會八幡、在近、曰、若迎大敵而破、則爲直常被笑、然生而何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四　後醍醐五　二五　何不成舍藏

高師直擊顯家于安部野

爲哉、可設奇策而快戰也、乃令師泰統三萬騎留山崎、備八幡敵、而自督一萬八千騎、欲赴和泉界襲顯家、冒夜而行、逮曉至天王寺、少休、丙辰、師直分軍爲三隊、自將八千騎、陣於安部野、令三千騎屯遠里小野、遣七千餘騎向泉界、顯家不知之、令曰、諸軍可會天王寺而整列、分隊至八幡、諸將皆約期、未會、顯家欲先期到天王寺、待諸將而自率左右近士三千騎而發、到安部野、師直以三軍要之、而合圍之、顯家謂是北條時行謀叛乎、從兵驚騷、師直競擊、或殺之、或擒之、顯家欲逃赴吉野、從者纔三十七騎、師直縱横

源顯家主從一十八騎皆死

武藤政清獲顯家首

村岡家定共見信於

追之、顯家知不免、而還戰、武州人越生氏抱顯家、顯家殪、越生時丹後人武藤政清救越生、而顯家遂死之、政清併得其首及鎧刀、二十七騎皆戰死、師直大悅、義興時行等不能戰、歸吉野、官軍皆離散、師直曰、不意斬敵魁、得大捷、然長留則爲楠氏和田所襲乎、乃詣住吉社、詠倭歌、振旅而歸、八幡獻顯家首於尊氏、徇洛中、梟獄門、顯信勢盡、避八幡歸吉野、帝哀悼顯家、贈從一位、（顯家生於縉紳家、掌兵馬職、再起大軍、盡勤王之力、不幸殞命、時歲二十一、聞者皆哀惜之、諸国官軍、且驚且惜焉、）壬戌、源顯信新田義興裹敗卒入八幡城、高師直帥大軍攻圍之、（一書曰、是月二十八日、源持定、源家房等向八幡張陣、合力於顯信義興、評判曰、初義貞憤顯家獨欲立功、且以越前一国兵不滿萬、故延入洛之事、又遣使貞義興曰、汝屬顯家、直詣吉野、不顧我勞軍務定、知有不假我力滅尊氏之勇、汝若此實不治京師、則兵起父子之義、及顯家死、義興遠使謝義貞、請至越前、義貞不許之、故欲乘敗軍士裝京解、義貞怒然、部屬皆謂此郎君違父之心、則雖竭戰功、不適羽林之意、乃離散帰国、留者僅八百騎、義興欲入京、潜竄蒋氏自剃之、同死家令等以爲危計、而勸義興守八幡城、顯信聞之曰、我永訣大兄、無所依也、我與以寡兵入孤城、我何坐見其敗亡哉、聚結城道忠等三千騎入八幡、其餘與兵悉離散、）○六月、高師直圍八幡、每日挑戰、城兵固守、屢得利、斬京兵溝杭家兼、○秋七月、義貞族類大井田氏、中條氏、鳥山氏、風間氏、禰津氏、太田氏、瀧口氏等、二萬騎發越後國、而入越中國、此國者桃井直常所封也、其部

師直圍八幡城、再往、家兼死之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四　後醍醐五　二六　何不成舍藏

闍普門俊清出兵於境拒之、失利逃入松倉城、大井田等到加賀、與富樫戰於阿多賀篠原、遂破之、富樫敗入那多城、大井田等已欲到越前、然慮其前路多年經兵革、而民疲糧乏、暫留於今湊、聚糧十餘日、其間兵士侵掠、斂白山等神社佛閣及民家、奪取財貨、鄉民厭之、經旬、大井田等到越前河合、義貞勢益熾、義助勸義貞曰、以此兵速登叡山、併率山徒攻京師、則八幡城不可陷、南方官軍來會、而尊氏可破矣、義貞不快於義與、故不聽、令諸軍曰、可以二十一日甲寅攻屠黑丸城、而後入京、評判、詳載越後兵與越中加賀敵挑戰之事、然其月日錯亂不詳、俟考、

楠正成奏請救八幡城、帝不許

南朝詔義貞令援八幡城、

楠正行等奏吉野朝曰、八幡城危、臣等往救之、詔曰、汝等去此、則誰護皇居、朝敵今衆勝、若分軍襲來、則誰拒之、和田正遠恩地滿一奏曰、括撿大和河內和泉紀伊四州、則可得兵二萬、令正行以一萬護皇居、臣等二人率一萬救八幡、則或其克乎、帝未許之、會河內國疫疾、而恩地滿一、矢尾顯幸、相繼而死、滿一歲三十九、顯幸歲六十七、故不能救八幡、唯備京軍之來襲耳、宸筆勅書賜義貞曰、義與顯信以敗軍士守八幡城、洛中凶徒圍之十重、兵疲食乏、唯憑北軍入洛在近耳、若猶豫、則八幡城陷、國家安危在斯一舉、速

罷境內之戰、可促入洛之裝也、義貞盥漱拜讀曰、源平兩氏竭忠立功者、不為不多、然未聞賜宸筆之例、令不輕命、則期何時哉、乃止攻足羽、而促入京之舉、評判曰、此時殊勳謫、義貞曰、義與從頭家、言而來吉野、義貞譏責之、良有以也、然勇猛拔群、有將帥之量、且義顯既沒、義興稍長、不如許為父子親愛如故也、義貞拜命之辱、而和睦云々、義興者婢妾之所生也、義貞聞之、故義顯沒後、以李子義宗為嫡嗣、然猶幼、在上野新田、時兒島高德自備前來越前、侍義貞幕下、說義貞曰、往歲山門之敗、依粮道絕也、今倉卒入京、而高經又塞粮道、則縱雖陣山門、難久持乎、僕想今分留精兵於越前如賀諸城、而元帥陣山門、令軍將師六七千騎、日逼京師、則深

兒島高德獻拔八幡官軍策于義貞、

高德自草遣叡山牒狀、

根固蔕之謀、而自為援八幡、殪凶賊之道也、然元帥以寡兵登山、則山徒或其變心乎、不如遣牒狀以試山徒之向背、義貞曰、善、高德自把筆草之曰、正四位上行左近衛中將兼播磨守源朝臣義貞牒延曆寺衙、請早得山門鼎眉一諸誅罰逆臣尊氏直義以下黨類狀、我竊覩素昔渺聞玄風、桓武天皇常下詔專基叡山者、以聖化期昌顯密兩宗、於億載傳教大師上表、凡鎮王城者、以法威為護國家太平於無疆之故也、然則閱山門衰微悼之、見朝廷傾廢悲之、不九五之聖位、三千之衆徒為孰乎、去元弘之始、一天革

命四海歸風之後、有源家餘裔尊氏直義無忠貪大祿、不材登高官、自誇超涯之皇澤、不顧鈇盈之天眞、忽棄君臣之義、猥懷豺狼之心、聿害流于烝民、禍溢于八極、公議不獲止、將行天誅之日、煙塵暗侵九重、月翠華再掃四明之雲、此時貴寺忽輔危、庸臣謀退暴、雖然守死於善道者寡、求黨於利門者多、因茲官軍戰破、而聖主忝遭羑里之囚、匱城食竭、而君王自臥戰場之刄、自爾以降、逆徒彌恣意、嬌刑濫行、罰山戾殘賊、無不惡而極、自疑天維云絕、日月無所懸、地軸既摧、山川不得載、側耳奪目、尚不忍待時、呑炭含刄、

徑欲計退敵之處、欻聽鸞輿幸南山、衆星拱北極、於是蘇思發、思徹憤啓憤、起自嶮隘之中、纔得郡縣之衆、然則驅金牛開路、飛火雞劫城、其戰未半、決勝於一擧、退敵於四方、訖疇昔范蠡闘黄池破吳三萬之旅、周郞挑赤壁虜魏十萬之軍、把來何足比、如今擧國量、誅朝敵、天慮以臣爲爪牙之任、肆不遑卜否泰、振臂將發京師、貴山儻若不捐故舊、拉大敵於隻手中必矣、傳聞當山之護持、亘古亘今、卓犖于乾坤、承和修大威德之法、次君乃坐玉宸、承平安四天王之像、將門遂傷鐵身、是以賴佳運於七社之冥應、復雋

叡山回牒
源義貞

規於一山之懇祈、熟思量之、凡惡在彼、與義在我、孰與天下之治亂、山上之安危、早開一諸之群議、以遠令虎竹速靡、三軍之卒伍、向遍搖龍旗、狀至山門、山徒素欲王化再興、誇恩賞之榮、故衆議一同、遣回牒、曰、夫鎭四夷之擾亂、而致國家之太平者、武將所不失節、祈百王之寶祚、而鎖天地之妖孽者、吾山所不讓他、途殊歸同、豈其際措一線纔乎、夫尊氏直義等暴惡千古未聞其類、是匪啻佛法王法之怨敵、兼又爲害國害民之殘賊、孟軻有言、出於己者、歸己矣、渠若今不亡、以何待之、雖然逆臣益振威、義士恒有困、

何乎、取類看之、夫差幷越之威、遂爲勾踐所擒、項羽拔山之力、却爲沛公見獲、是則所以吳無義而猛、漢有仁而正也、安危所據、無若天命矣、是以山門內重武侯之忠烈、期往運外、忝聖主之尊崇、祈皇猷上下庶幾貪聽之處、儻投青鳥見竭丹心、一山之欣悅、底事如之、七社之靈鑒、此時露顯、倩把往昔量吉凶、當山若棄則擧世起、而不立、治承之亂、高倉宮幸沒外都之塵、吾寺事與則合衆禦、而不得、元曆之初、源義仲忽攀中夏之月、是人情起神慮捨彼取此之故也、滿山之群議今如斯、凶徒之誅戮何有疑、時節已到、

義助所大軍發越前向叡山

堀口貞滿應官軍

尊氏聞山門合官軍戒儆

暫勿遲疑義貞令義助帥二萬騎發越前向叡山義貞自督三千騎留越前與高經相持義助進至敦賀評判曰越前官軍等相議曰元帥潛於出軍被勒書催促軍勢高德門義貞心動謀山門貴往還之日且義貞留而義助向京亦高德所說也素聞彼遠武事有達志今何失計之至此哉細思右馬助曰衆議皆不可也向者顯家與尊氏挑戰在其時則義貞出軍以速爲要在今則顯家沒而八幡孤城不足敵尊氏也義貞輕發則敵分兵攻八幡而大軍會京則義貞雖入京其克不可測也故令義助登山而臨京所義貞留而回根本可謂有遠慮無危敗之懼也高德可謂老於戎事者也堀口美濃守貞滿在國應官軍土岐賴遠及遠山氏等攻之挑戰互有勝負尊氏聞義助欲與山門合入洛馳騎告師直速歸可共拒之師直謂去則城兵襲其後留則北兵

八幡陷義助歸越前

乘其間不知所爲一夜風雨甚師直密使人入八幡山放火焚神社城兵以事起於不意狼狽潰亂京兵進攻之城三面嶮峻而一面平夷顯信部衆守之已欲敗走有高木氏松山氏高木心剛而力弱松山力剛而心懦松山懼其危股栗失次高木嗔眼按劔曰敵四合而城陷則無一人生者汝今不盡力而拒之則我共汝而死松山強起提大石擲之十餘箇敵中之死者萬數由是城幸未陷義助在敦賀望見八幡兵火以爲城陷滯留數日審其事顯信義興爲兵燹被燒糧不能支久潛出城行河内義助聞之曰合兵

義貞義助議攻黑丸城高經固守禦

平泉寺叛義貞應高經

速發者爲救八幡也城已陷不如悉平北越與義貞同入京乃歸越前府義貞義助會諸軍於河合莊其兵總三萬騎議攻黑丸城之事以來月二日爲軍期高經以爲我兵纔三百騎與彼三萬餘騎戰則決而無勝之利也且敵塞諸方道則逃走亦不可得焉唯守城戰死耳於是設七砦深田湛水掘路作穽浚湟徹橋以固守禦平泉寺衆徒密遣使於高經曰藤島莊多年與山門相爭之地也若今以寄附於平泉寺則衆徒等可屬指揮高經大喜許之贈書爲證自是衆徒叛義貞或構城於藤嶋以勵兵勢或修法呪詛

義貞夢化龍高經駭而逃走

義貞會諸軍議拔敵之七砦

義貞義貞夢與高經對陣于足羽邊數日未戰義貞忽然化龍長可三十丈臥地上高經見駭棄兵甲逃走數十里而止寤怪而語之衆皆賀曰龍乘雲雨動天地者也吉兆何以加焉齋藤道猷聞之以爲不祥之兆人問其故道猷曰義貞有孔明臥龍之勢偶與死孔明走生仲達之事相似其功終不成乎按太平記并評判是月之事書其日次第錯亂首尾不合故今唯記事叙次第不書下文○閏月癸亥朔甲子義貞會諸軍於河合莊義助及山名大館里見鳥山一井細屋中條大井桃井等一族三十餘人宇都宮泰藤福津風間敷地上木山岸瓜生河嶋大田

官軍攻藤島砦、高經部下細川、鹿草等救之、

金子、伊自良、江戸、紀清兩黨等、守次屈膝列居、軍禮整肅、威儀堂堂、既而義貞騎大馬、欲出、馬忽勢盛騰躍蹴倒、執轡者二人、及濟足羽河、持義貞旌者之馬俄陷水而斃者倒矣、衆皆以爲凶兆、義貞到燈明寺、前分三萬餘騎爲七隊、而築壘對敵之七砦、相約壘成而後可漸拔諸砦、時平泉寺衆徒守藤嶋砦、者見大軍而有逃走之勢、義貞兵見之爭進薄壁、衆徒盡力防戰移時、官軍不能拔之、日將暮、義貞不堪奮激改其甲冑、佯爲隊長、纔率五十餘騎、從間道進助之、高經令細川氏鹿草氏率三百餘騎、出黑丸、救藤島、

義貞中流矢自刎、結城、中野、金持等自殺于義貞敵前、

逮與義貞遇諸塗、而大射之、中野某諫義貞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元帥其引還、義貞不聽之、先士卒馳進、其馬忽殪、義貞欲起、流矢中眉間、乃知其不可生、遂自刎、時年三十七、結城、中野、金持等見之、跪其骸前、皆自殺、其餘兵自潰散、主敵未知其爲義貞也、高經屬士氏家重國渡畔、收拾其首并兜鍪太刀及佩囊歸黑丸城、以示高經、曰重國斬敵得首、其爲體也、非尋常之士、恐是新田氏族爲將者也、高經見之喜、曰其顏似義貞、若然則左眉上可有創痕、洗滌其面見之、果然、又見其所帶之太刀、則源氏累代家

河島維賴拔三峯城、瓜生保守杣山城、畑時能留湊城、義助義治歸越前府、

藏、而義貞傳之所號鬼丸者也、且佩囊有南帝手詔、於是決知爲義貞、仍送其屍於往生院葬之、函首送京師、重國監守之、義助歸河合石丸城、知義貞沒、欲赴黑丸戰死、然從兵茫然失氣、又有內應高經者、放火於石丸城、終夜及三度、齋藤季基道猷者、義貞近士也、而先人逃去、世人惡之、其餘士或剃髮或降、義助兵殘留者、纔二千騎、故不能再戰、乃使河嶋維賴據三峯城、瓜生氏守杣山城、畑時能留湊城、翌日義助義治與禰津、風間、江戸、宇都宮等、引七百餘騎歸越前府、評判曰、義貞諸隊皆攻藤島、故敵諸壘不及守、而鹿草等救藤島、遇義貞於塗、時義貞輕

義貞近士齋藤季基道猷及上木氏皆降高經、

裝、左右無使士、故不意致死、結城、中野、金持、杉村、二十二人皆死之、齋藤季基道猷者、義貞近士也、然面見義貞死而逃走、且呼曰大將退軍、故義助及諸軍、以爲義貞令而皆引還、船田經政爲殿、義助歸河合、驚義貞不在、而問齋藤兄弟、答曰、不知之、既而中野奴來曰、大將有事、中野致死、齋藤在其側、可能知之、齋藤兄弟慙而速去、降高經、船田曰、悔早不斬齋藤、翌日上木氏降高經、其餘越前加賀群士、往往棄義助赴黑丸、唯越後二萬餘騎從義助、義助留船田於河合、而歸國府、高經既得四千騎、兵、然以義助兵猶衆、不能攻府、義助哀悼義貞、不能

勾當内侍不及義貞死

凡例高經不滿於尊氏由于此

義貞沒後南帝憂憫不樂結城道忠奏後圖

出兵相互對持北國兵革暫止義助懃義貞軍中撥婦人而速送歸前勾當内侍於京云云太平記曰義貞使人迎勾當内侍於坂本義貞沒之明日内侍至所生照遇於塗慟而迎於杣山勞之經日送於京云云與評判異也未知孰是義貞首至京師尊氏喜曰是朝家之最武敵之雄也乃徇于大路梟於獄門諸將皆曰天下既定矣尊氏語高經曰何不獻鬼丸劍哉高經惜而不獻之曰此劍失於火災尊氏察其僞故其功雖重其賞輕矣由是高經不滿於尊氏勾當内侍歸京往獄門之側見義貞首不堪哀悼薙髮爲尼閑居於往生院而終義貞戰死聞吉野帝憫悼不安叡慮結城道忠一作源宗參朝奏曰故國司顯家三年之間再起大軍竭勤王之力奧羽二

州皆懷恩化隔年則衆心可變今速奉親王歸國徵兵賞有功罰不忠則兩國平均在近統領兩國則可得四五十萬騎微臣雖老挾親王再入洛討賊雪敗軍之耻成前司之功者不可過一年也帝大悅又以義良親王爲奧州都督以源顯信任陸奧守叙從二位以道忠爲衛尉殊勅新田左兵衛佐義與相模左馬權頭北條時行及宇都宮公綱曰汝等東歸經歷武藏相模間可聚兵會奧羽軍以討賊也帝以顯信猶弱令其父前大納言一品親房時剃髮號宗玄同行輔佐親王且以親房三男顯能任伊勢國司叙從四位上

源親房顯信結城道忠等奉義良親王赴奧州

又以少將藤有資子隆資任伊豫守義良初赴奧州太平記則此時然保暦間記及結城家記櫻雲記等皆謂義良赴奧州爲元弘三年高時滅後之事既從之記於前又按太平記曰義良今年七歲結城家記曰十一歲蓋太平記以十一誤爲七乎縱雖爲十一歲在元弘三年則纔七歲則其適投之而在京十順家撰筆而今按有發塗之事乎太平記古本俗本共不載親房赴奧州有事唯薩州本載之與結城家記及櫻雲記合今從之結城家記近年出於白河民間道忠子孫衰廢在民間寛永年中源忠次爲白河城主時聞彼民爲道忠裔披露其家得結城系圖及舊記數葉并親房遣関城書於古堆中傳稱昔有稱南方記者詳記吉野朝事南方記今不傳爲櫻雲記拾其斷簡而形他記增補者也丁亥前大納言一品源親房奧州國司源顯信及結城道忠等奉義良親王發吉野赴勢州宗良親王懷良親王號牧宮蓋與阿蘇宮同人乎及花園親王號宇津峯宮

新帝勅源尊氏補征夷大將軍

高師直師泰兄弟與直義爭權有郤

故尊良親王第一子也皆會此○八月癸巳朔癸卯新帝勅從二位源尊氏叙正二位補征夷大將軍從四位下源直義叙正四位上任左兵衛督征伐新田義貞之賞也太平記曰今年十一月尊氏自參議越上首十一人叙正三位任大納言補征夷將軍今按先是尊氏既任大納言叙二位公卿補任及足利家官位記倫奕太平記皆誤如征夷將軍則其自稱既久然無後醍醐帝勅許故今新帝更宜下之也又曰直義此時任參議兼副將軍宜下其無他書可據則可爲誤但如副將軍或其自稱乎尊氏身自尊大委政務於直義以武藏守高師直爲執事職越後守師泰副之昆弟驕恣專權勢齊武將與直義爭威有郤己酉吉野官軍慮東海東山兩道歷敵境而自伊勢浦整戰

吉野官軍、遠州洋値暴風漂泊諸浦、結城道忠罹疾而死

匹馬、或作白羽

船若干艘浮海而東向奧州、庚申、尊氏奏請改建武五年為歷應元年、從三位勘解由長官菅公時勘進之、(勘文曰、帝王代紀曰、光時有草夾階而生、王者以是占曆、和而生、)○九月壬戌朔壬申、吉野官軍過遠江國天龍灘、暴風俄至、逆浪漲天、檣楫摧折、群船分散、漂泊伊豆大嶋・女良湊・龜河三浦、由居湊、義良親王・顯信及道忠船到伊勢神風濱、及安野津、親房船著常陸國東條浦、宗良親王・宇津峯王及北條時行船著遠江國匹馬浦、花園親王・懷良親王船漂著南海四國、新田義興以下群船不知其所泊、道忠至安野津、欲整義良船再艤、而道忠

結城道忠臨死遺言

罹疾而死、臨終遺言從者曰、我齡七旬、今死其常也、然以不滅凶賊為遺恨、我死後勿作佛事、勿施僧徒、唯斬賊首祭墓前而足矣、汝等歸國宜傳此趣於我子大藏少輔親朝等、言畢而瞑、(道忠、朝光曾孫朝廣孫、祐廣子也、初名宗廣、剃髮改道忠、一名源秀、)吉野聞義良安穩在伊勢篠嶋、遣日野僧正賴意迎之、太神宮禰宜等曰、此度群船或破摧或漂泊、唯御船無恙而著此浦、乃知太神之冥助也、賴意以為然、詠歌納神宮、而奉義良歸吉野、顯信從之、源親房聚常陸國士屬官軍者、構城於伊佐大寶而守之、遠江守護今川心省在洛、留守者聞宗良親

今川心省之留守者、擊官軍漂泊繫舟、時行拒之

懷良親王為征西將軍

王等繫舟、以寡兵襲之、北條時行擊破之、乃奉宗良及宇津峯王、入井介藤高顯城、(評判曰、時行歸伊豆國、欲復起兵、尊氏遣使諭曰、前代累世之好不可忘之、可投伊豆以為兄、則罷兵、時行從之相和、子孫永領豆州、未知然否、)新田義興歸上野國、與其餘族守新田城、以待時變、懷良親王應菊池武重招、赴肥後國、蒙吉野詔號征西將軍○十二月、從一位前右大臣藤兼季剃髮、(改名覺尊、)兼季西園寺相國實兼第三子也、兄左大臣公衡・右大臣公顯共先實兼薨、公衡子實衡繼西園寺家、公顯號今出川、公顯薨、兼季領其家、號今出川、兼季姊璋子(永福門院)為伏見帝妃、瑛子(昭訓門院)為龜山法皇妃、

妹禧子元應立后、故為皇胤兩統之外戚、然元弘之亂、左祖正慶帝、任太政大臣、及北條滅、正慶帝避位、兼季降為右大臣、而蟄居、及新帝即位、復顯、兼季愛菊植於庭、故今出川有菊庭別號、後改庭為亭、此後子孫榮顯、列清華一流、(職原抄曰、清華三流、曰閑院、曰中院、曰花山院、而閑院分為三、三條・西園寺・德大寺是也、中院則久我也、花山院與大炊御門同祖、兼季出自西園寺、立今出川家、故三流分為清華七家、大臣大將拜任亞攝家、唯不為攝關而已、)是月、新帝遣日野中納言藤資明於尊氏直義第、諭罷武家奪公家領、先是、尊氏直義奏曰、承久以來、諸國公家傳領之地非武家可妨、宜復北條氏執權之例、但武家置各國

源尊氏行賞於諸士、献書

守護職、則公家置國司、爲無益也、詔許之、由是尊氏行賞於諸士、其獻書曰、恩補國司守護并闕所領、然猶暫憚朝敵名、各有戒慎之心、及顯家義貞戰死、武臣驕恣無所憚、爲細川和氏補阿波讃岐守護職、悉押領公家相傳之地、師直聞之、曰、和氏有才、其所爲應時便宜者也、我亦倣之、而點撿己所領、數國悉沒收公家領、以自取之、諸國武士傳聞之、曰、執事所行、誰不倣之哉、皆以劫奪爲事、至此公卿以下、皆自詣師直宅、訴之、然師直諾而不戒之、洛中武士等出行、則飾綾羅、鏤金銀、稱之曰時勢粧、（俗曰婆娑羅）見公家之

延元四年

元僧正澄寂於南禪寺、勅謚大鑑禪師

徒、則嘲笑指之、稱所領乞食、公家少年等態之、其衣色烏帽刀囊等、倣武士様、佯爲坂東聲、欲混武士也、武士日富強、而公家日貧窮、不能務職、故朝儀殆絶、帝憂之、令資明勅諭武將兄弟、尊氏直義即命師直沙汰之、返其所侵奪、然纔十之一二而已、武士等耽酒好色、營作大宅、遊宴送日、無治世安民之心、故衆唯畏其威、不服其化、

己卯四年、（北朝暦應二年）春正月、僧正澄寂於南禪寺、歳六十六、號清拙、以嘉暦二年、（元泰定四年）投化、初入鎌倉、移住建長圓覺、後來京、居建仁、又移南禪、土岐存孝小

土岐賴貞入道存孝卒

笠原貞宗等開禪爲弟子、道價籍甚、至此寂、勅謚大鑑禪師、賜宸翰詔詞、曰、昆崙無留佛家之川、高種衆流不畏法原之水、常澄禪宗妙法、蓋以如斯、爰正澄和尚、遠辭漢朝、從來日域、以降年紀迭十五年之運、轉今春忽告大滅度之圓寂、大塊之噫氣也、遠近無不嗟傷、四海之清風也、眞俗無不哀慟、思其遺德、盍加褒章、諡曰大鑑禪師、（傳燈錄、後醍醐帝宸翰也、然澄寂于暦應二年、則可爲光嚴法皇、〔正慶〕上皇未詳、）〇三月庚申朔辛巳、前伯耆守土岐賴貞入道存孝卒、歳六十九、土岐之先出自源賴光、賴光玄孫出羽守光信、（賴国曾孫）初號土岐判官、其孫光衡初住

源顯能與高師秋戰

美濃國、子孫世居焉、種類繁多、賴貞爲之宗、元弘之亂、挾勤王之意、及公家一統、任伯耆守、既而剃髮、改存孝、建武之亂、率氏族屬尊氏竭功、有十男、曰賴直、曰高賴、曰道謙、曰賴衡、曰賴清、曰賴遠、曰賴仲、曰賴基、曰賴兼、曰賴明、（後號周濟房、或作濟）賴遠尤有戰功、然賴清繼家、子孫繁榮、與佐佐木氏比肩、賴貞膂力絶人、妙於騎射、既老好禪、臨終作偈、詠歌、投筆而瞑、子孫圖其像、傳於家、（僧村庵靈彦作賴貞像賛并序、見靈彦集）今春、吉野詔、以大館氏明爲伊豫國守護職、江田行義守丹波國、高山寺城、兵勢稍振、伊勢國司源顯能與尊氏所置、

和田正遠卒

宗良親王欲襲京戰敗朝吉野

尊氏流佐々木道譽其子秀綱

守護高師秋與挑戰互有勝負和田和泉守正遠卒宗良
楠正行歳十五初統家務以掌吉野警衛之事宗良
親王催遠州兵欲襲京戰敗朝吉野宗良嗜倭歌大
納言藤爲定素爲吟友故潛寄倭歌宗良答歌寓思
京之情○夏四月甲寅流佐佐木道譽及其子秀綱
於上總國山邊郡道譽自建武之亂以來屬尊氏有
功勞故驕暴殊甚尊氏直義不禁之去秋道譽一族
家臣等放鷹於西郊東山歸路過妙法院門前見南
庭紅葉遣奴折枝門主亮性見之使人禁之其奴不
聽猶折大枝時叡山衆徒等候院惡彼狼藉大撻之

道譽暴行

叡山衆徒訴之尊氏

推出於門外道譽聞之怒曰門主何者哉辱我家奴
至此乃及夜與其子秀綱率三百餘騎赴妙法院放
火風烈黑煙覆天火延及建仁寺輪藏開山塔并塔
頭瑞光庵皆焚亮性逃入光堂中秀綱捷法嗣亮仁
其餘僧徒等逃走武夫在京者因聞聲火光而騷動
漸久而定山門衆徒聞之胥議奏可處道譽秀綱於
死罪又訴之尊氏然尊氏直義救道譽而不果道譽
奢侈彌恣山徒怒移大宮八王子神輿於中堂欲奉
之入闕尊氏不得已而宥死罪一等處道譽父子於
流剃於是神輿歸座道譽秀綱已赴謫所其私從三

常陸大掾國繁以下迎顯信將于靈山城

白河結城親朝背父道遺言寄志於武家

百餘騎設酒肴送之到近江國分寺行粧怪異非尋
常流人之比是月從三位源顯信發吉野赴奥州途
至常陸國鹿島常陸大掾平國繁素與佐竹義敦交
惡義敦久屬尊氏故國繁喜顯信來而率三千餘騎
迎之入府城國繁遣使於磐前郡司磐前右京權大
夫率二千餘騎來而與國繁奉顯信入信夫郡靈山
城國士不忘舊好者相聚爲七千騎宇都峯自遠
州赴奥州吉野詔授一品號奥州宮又勅白河結城
大藏少輔親朝子道忠任修理大夫親朝雖聞道忠遺
言然慮時運寄志於武家○六月去年以來脇屋義

義助守湊城高經令井口富樫攻之畑時能等拒

快舜惡八郎勇剛無双惡八郎奮棒打殺敵將井口

菊池氏重兵威復振西海島津從屢敗戰

助與足利高經相持越前國畑時能勇猛拔群義助
以爲隊將守湊城健士二十三人從之高經令井口
富樫等率三千餘騎攻之時能以二十三騎突入井
口先鋒三百騎中時能姪快舜夫所厚蒼頭惡八郎或悪
作鬼膂力絕人勇剛無雙敵不能當而敗走井口以三
千騎留戰惡八郎提鐵棒打殺七八人又打井口馬
足馬斃井口步立八郎奮棒殺之富樫辟易而退時
能勸義助大戰然高經兵一萬義助兵不滿三千故
不進焉高經亦不及發兵國中若干城壘主客相半
菊池氏重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兵威頗强肥後國

源顯信發兵到常陸佐竹義敦拒之
南帝遺詔

中無敵、筑前筑後日向等國士亦多通志者、唯薩州島津決志武家、屢與菊池挑戰、新田氏族名和長年子長生等、及官軍敗散者、皆往依菊池。○秋七月戊午朔、庚辰、源顯信自奧州發兵、至常陸國小田治久籠之、佐竹義敦及吉原義政防之、不克、顯信有大擧之志、然其勢未振、國中未靜、而止。宗良親王承詔發吉野、赴伊勢、欲乘船至東國、逢暴風、退歸遠州、復入井介城。○八月丁亥朔、辛丑、吉野帝大漸、遺詔侍臣曰、朕百歲之後、如秦穆公之殉三良、始皇之埋寶玉、朕所不取也、唯以不能滅朝敵爲遺恨、則縱雖埋骨

後醍醐天皇崩義良親王踐祚
南帝遺詔

於南山之苔、魂魄可登北闕之天、宜厚棺槨、而衣冠如平素、北首葬之（平安城在吉野北、故云爾）今讓帝位於義良親王、卿等可同心輔翼之、而義助及義貞子孫非不義、則令彼等爲爪牙、而謀滅凶賊、若背朕言、則嗣王爲不孝、卿等爲不忠而已、謹聽之、勿忽諸、是日、義良親王踐祚、翌日壬寅、帝左手握法華經、右手按劍而崩、春秋五十二、葬於吉野山麓藏王堂艮隅、塔尾以靈劍（菊王）殉之、女御藤榮子（二條道平女）剃髮、青蓮院慈道爲戒師、遺詔曰、山陽山陰兩道、義助及義貞子宜管領之、東國令源顯信管領之、以畿內及南海四國附

楠正行衛護吉野

楠正行、筑紫國委征西將軍懷良、宜菊池武重輔之云云、吉野凶聞達京師、洛中或喜、或悼、或曰、先帝崩遲三年、若三年前晏駕、則多少英雄不可死（按倭漢合運以後醍醐崩爲延元三年戊寅之事、蓋因太平記而誤、太平記次第錯亂、誤月日者不少、今據帝王系圖及結城家記・大能造營記、以爲今年己卯之事、乃是延元四年而北朝曆應二年也、如此而前後記事相合、且帝以正應元年生、至延元四年而五十二歲、齡筭亦合、運不辨太平記誤、以爲三之事、妄縮一年、一字之繆、差之千里、不可不正焉）楠正行馳來吉野、衛護嚴重也、從者千七百騎、其餘留守千劍破城、既而和田高家（正遠子、時十四歲）率二百騎來加焉、召正行等、告遺勅旨、且賜討賊之綸旨、正行拜戴惟謹、先帝既崩、南朝公卿以下、失

吉水法師宗信諭行宮諸卿止去心

望、屈氣、且慮正行高家幼弱、不堪拒敵、而有離散之心、吉野執行吉水法印宗信聞之、先語正行、正行曰、遺詔丁寧、我輩志如金石、山中何懼之有、遠方官軍、豈不輕命討賊哉、法印其諭止之、宗信朝行宮、告諸卿曰、先帝大漸之際、公等親受顧命、太子既踐祚、宜運竭力討賊之謀、遺詔在耳、何欲遽離散哉、宗信在則山中無他、況楠氏來護乎、且勤王無貳者、諸國猶多、東山道有新田義興及根尾氏、東海道有新田義宗（義貞三男、義顯沒後、立爲嫡嗣）及熱田大宮司井介、北陸道有義助、義治、及小國、池、風間、禰津、太田、西海有菊池、松浦

尊氏修先帝佛事慰怨靈

草野、山鹿、土肥、赤星、南海有土居、得能、江田、羽床、阿間、志知、湯淺、山本、井遠、賀藤、山陰有三角、成合、那和、山陽有有井、櫻山、今木、大富、和田、兒島、吉河、畿內有和田、橋本、福塚、三輪、西阿、眞木、皆楠氏黨、又有新田族江田、大館、里見、鳥山、田中、羽河、山名、桃井、額田、一井、金谷、堤、青龍寺、音聲氏、小守澤等、分散於諸國、總四百餘人、敵山有南岸、圓宗院、其餘不可勝算也、請早告遺勅於諸國、徵之、諸卿皆從之、乃告諭義助、顯信、武重等諸官軍、由是山中無事、甲辰、尊氏聞先帝崩、議修佛事、報舊恩、慰怨靈、命武藏守高師直、阿波

上皇光嚴大旨

尊氏奉勅以龜山殿爲佛閣薦後醍醐帝冥福

守細川和氏、及對馬守後藤行重、安藤性意、諏訪圓忠監之、乙卯、帝詔前權中納言藤爲定、復任民部卿、（先是、稱新帝、以吉野先帝在也、此後唯書帝、而吉野書南帝南朝、以別兩統、）南朝群臣諡先帝、奉號後醍醐院天皇、（或曰、十一月奉諡號、）○九月、上皇勅尊氏直義曰、洛西龜山殿者、祖皇仙跡、先院（後醍醐帝）管領之地、殿舍傾危、既欲顚倒、宜改造以爲佛閣、薦先院冥福、此地小倉擁左、洪川導右、洛下無雙之靈場也、昔爲寛元之皇居、後爲龜山之潛邸、且夫當弘仁之聖世、而皇居建精舍於斯地、以號檀林、本朝首唱禪宗、權輿于茲矣、然則今以夢窻國師疎石、爲開山、

高師泰攻吉野楠正行邀擊大敗之

可弘通禪法、尊氏應詔、命疎石、石辭之、不許、（太平記曰、疎石說直義曰、吉野先帝臨終、頗發怒言、其靈不可不鎮歟、不然則其靈魂必作祟、臣惜夢先帝駕鳳輦入龜山行宮、又夢駕金龍、通遠於大井河、請追檀林之跡、造蘭若於龜山、以慰彼幽魂、則幸甚、直義領之、乃告尊氏、奏上皇、營天龍寺云云、與天龍造營記稍異、）大和國士密告武家曰、頃年和田正遠、恩地滿一、矢尾顯幸皆死、正行猶幼、今乘先帝之喪、襲吉野、則可一擧而陷之、某等爲內應也、尊氏聞之、令高師泰帥一萬餘騎屯八幡、以窺之、待內應、期、正行聞之、竊部分諸隊、而應廷臣亦有通志者、而不及奏請、率六千餘騎、卿枚潛行、俄突師泰陣、師泰狼狽大敗、正行戰克、斬首千三百六十餘級、以

正行常放遣間諜於洛中

南帝尊藤廉子稱新待賢門院

生口百餘人、而守飯盛城、師泰不及再戰、而逃歸京、正行朝吉野、奏之、諸卿感嘆曰、眞正成子也、自是正行常遣間諜於洛中、或假形於商賈、或爲狙戲俳優、首匿街衢、而每事無不聞達焉、（太平記曰、北畠大納言源親房、此時預南朝萬機、賞罰除目則之、然親房猶在常陸經年、未來南朝、則太平記傳聞之誤乎、又按藤氏系圖、則經忠師基、記云、南朝興櫻宮記令、今從之、）南帝尊其母准后藤廉子、號新待賢門院、遣使於越前、勅脇屋右衛門佐義助、任刑部卿、叙正四位下、且諭曰、任故左中將義貞例、可沙汰官軍群士戰功、執奏之、義助承詔、不堪感謝、勵壯志、期快戰、部下推之曰、總大將如義貞故事、（太平記以爲十二月之事、）

（恐二字衍也、）庚寅、上皇遣權中納言藤經顯於龜山開舊基詔諭、疎石曰、龜山殿事、爲資後醍醐院冥福、以仙居改佛閣、早爲開山、致管領、殊專佛法之弘通、可祈先院之證果、又詔右衛門少尉藤資直與武臣掃部頭親秀議封四至之界疆、南隣法輪、北連栖霞、起大井河、而至嵐山東、限安堵橋、以臨太秦、其地寬曠、甲于洛西、尊氏以安藝周防兩國、充造營料、師直和氏總裁土木之事、宗良親王欲自遠州朝吉野、會先帝喪、然阻敵境、不能往、寄哀歌於藤資次、既而遠州人叛宗良、宗良避亂至參河、足助重春迎之、猶不安

宗良親王寄駿河狩野介貞長、興良王亦來匿于此、

源親房作神皇正統記、獻南朝、

先帝謂後醍醐帝、

心而赴駿河、國國士狩野介貞長、及入江蒲原等屬之、其子興良王亦來匿貞長宅、宗良觀富士山於斯、不堪吟玩、曰、洛人以不見此山爲遺念、乃畫之附便風副倭歌而遣二條藤爲定、爲定答歌以想像之、宗良欲赴信州、據嶮起兵、貞長止之、故猶豫留駿、源親房在常陸國、聞南帝即位、作神皇正統記五卷、獻南朝、其心謂皇統紹運至後嵯峨帝、而後深草帝雖爲兄、然後嵯峨帝之叡慮、以龜山爲繼體之君、武臣分之兩統、先帝爲龜山之皇胤、則帝運之正統昭昭矣、（正統記簡約而易見、今存而行于世、）○十一月丙辰朔、戊午、脇屋義助

脇屋義助屠金津長崎等十二壘、

官軍由良氏光拔和田江守等六壘留兵守之、

官軍堀口氏政拔香下鶴澤等十一壘、

以先帝中陰既過、（國俗沒後五十日、曰中陰、）故令越前國中官軍曰、再合諸城兵、以陷黑丸城、由是畑時能率三百餘騎出湊城、攻破金津、長崎、河合、河口等十二壘、斬首八百級、至婦女幼兒悉鏖之、（評判曰、金津城守鹿草兵庫助逃入黑丸城、）庚申、由良光氏率五百餘騎發西方寺城、拔和田、江守、波羅密、深町、安居等六壘、留兵守之、（評判曰、光氏父死於金崎城、義貞沒後、部屬多歸上野越後、光氏屬義助、善用兵而有戰功、時歲二十一、）堀口氏政（評判曰、貞滿、或作一井氏政、）率五百餘騎出居山城、拔香下、鶴澤、穴間、河北等十一壘、率降兵千餘人到河合莊、義助將補津、風間、瓜生、川島、宇都宮、江戶、波多野兵三千

又攻拔織田田中等十七壘、虜七將、

義助統諸軍、逼黑丸城、畑時能爲鄕導、

餘騎發國府、分兵攻拔織田、田中、荒神峯、安居、渡等十七壘、虜七將、殺五百餘人、到河合莊、諸軍相聚、總六千騎、（按、義助之起、太平記以爲七月三日之事、然曰以待先帝中陰過、則非來年七月之事若明矣、蓋誤寫十二以爲七、若爲來年七月之事、則塩冶高貞事之始末等亦不合、）辛未、義助統諸軍、向黑丸城、自三方挾攻之、河合種經等以兵百餘降、畑時能以爲鄕導、夜登黑丸乾方小山逼之、欲待明陷之、上木家滿時在城、謂高經曰、先年守此城、幸得勝者、以敵不知地形、或陷深田、或渡濠溝、義貞中流矢也、今我兵多屬敵、且畑時能以必死攻此城、想我兵不可與彼勇猛敵、加之外無援、至內兵寡、

高經不戰出黒丸城而走

大友氏時陷明見城

菊池武重復之進至豐後拔七城

尊氏遣高師治土岐賴遠等四將向越前

恐不得守之速出城赴加賀可得京師援兵再擊之細川鹿草朝倉齋藤皆可之高經乃縱火燒五城乘其光出城犇加賀富樫城（評判曰、時藤島高木西畳、據黒丸城、高經先去、朝倉某以十七人留黒丸、齋藤某以八人留藤島、織田某各以十二人留高木、而比及高經過可一里、三人共焚城墨而追至加州、據由是見之、則朝倉織田爲斯波家僕既久矣）菊池武重爲先帝修佛事大友刑部大輔氏時窺其隙向筑後國陷明見城陣三網山高良山武重聞之乃帶甲冑而出新田餘族名和長生等奉征西將軍請出軍武重曰國忌猶近皇子不可輕發如大友則武重足以征之乃令國中曰我欲與大友共死以報先帝於地下國兵

競進從之至筑後國則得兵一萬大友聞之歸豐後武重登高良山攻明見城復之斬首六百級進至豐後拔七城而示兵威歸肥後（評判曰、武重出國五旬而歸、然則此戰起於九月八月之間乎）○十二月乙酉朔是月尊氏聞黒丸城陷遣諸將向越前國令曰高上野介師治可率加賀能登越中兵經加州進自宮腰土岐彈正少弼賴遠可率美濃尾張兵經穴間郡上進自大野郡佐佐木判官氏賴可率江州兵越木目嶺進自敦賀津鹽冶判官高貞可率出雲伯耆兵整戰艦進自水路四將各承命促軍裝約來春各發京都　是年群國建安國寺

夢窓國師疎石遣舟於元國求造寺之材弘安以來與元國絶故無官舩往來然商舶交易互通以是石私發遣之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四終

北朝執政　關白藤經忠、藤基嗣、藤經通、藤道教、藤師平、藤良基、太政大臣源長通、藤公賢、右大臣藤經教、内大臣源具親、藤實忠、藤冬信、藤公清、藤道嗣、暦應三年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五 自暦應三年至觀應元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光明天皇 北朝

後村上天皇附 南朝

按後醍醐帝延元元年、遷幸吉野、自是有南朝南帝之稱、然後醍醐帝無讓位之儀、光明帝為尊氏被立、則終後醍醐帝之世、乃帝統之正、可在吉野、至後村上帝則不可無都鄙之辨、況北朝帝運傳至今日、哉、故至此以北朝為正、附南朝於其間

庚辰、暦應三年、南朝興国元年、春正月、乙卯朔、二月、甲申朔、

源親房作職原抄

源親房殺宇都宮綱世

鹽冶判官高貞奔出雲

源親房在常陸小田城、作職原抄二卷、親房自跋曰、或人請、聞官位昇進之次第、欲傳口實、可似臆說、欲貽手澤、有愁來者、予從出俗塵、已移十年之寒暑、況在逆旅、不蓄一卷之文書、每事莽忽、恰如蒙盆、上章執徐之春、夾鐘候錄之日、強而染翰、聊以終卷、見引餘習、不顧從朝耳、其為書也、本于官位職員令、然以神祇為首、太政官八省等、諸國、諸衛外武等、逐次為篇、引例而詳、至簡而易見、人皆取用之、是月、宇都宮綱世公綱弟叛官軍、源親房遣小田兵士殺之、○三月、甲寅朔、庚辰、鹽冶判官高貞奔出雲國、初後醍醐帝以外戚官女、賜高貞為妻、國色絶倫、頃間高師直病、家僕等設宴慰之、一夕琵琶法師眞都覺都、調平家物語、源頼政射鵺賜菖蒲女之段、在座者曰、賜美女不如賜采地、師直曰、我若

高師直戀慕高貞妻而生事

得如菖蒲者、則不換國郡、有老女侍從者、笑曰、執事公於菖蒲云爾、則若見鹽冶判官宜人、則可以日本國換之乎、我少出入禁闈、見彼人、其候椒房、傍無顏色、雖李夫人楊貴妃、不可及焉、譬諸花木、則移梅香於櫻花而開柳枝者乎、然不幸賜高貞、降西夷之家、猶昭君嫁胡國乎、適日往判官家、見宜人、其玉色不減昔時、豈菖蒲同日之談哉、師直歆枕、聞之不堪戀戀、厚賞侍從、請為媒价、侍從挑之、女不聽、師直徵服、以侍從為先客、潛自垣外見之、而彌增戀情、屢通艷書、不答、師直欝陶、謂可殺高貞而奪之、乃譖高貞於

尊氏使時氏直常等追擊高貞、高貞族宗村刺殺高貞妻子共死

尊氏曰、高貞圖不軌、尊氏不信之、猶豫、時高師治、土岐頼遠、佐佐木氏頼、既發京、北征、高貞亦欲出軍、聞師直讒、已自知不能遂免、佯為放鷹者、自山崎經播磨路、而奔出雲、別令其族宗村、家僕八幡氏、攜妻兒、自丹波路歸國、高貞弟經貞馳告師直、師直詣幕府曰、高貞叛、若得至國起兵、則為大變、追殺之於塗、尊氏驚、乃擇追者、而令山名時氏向播磨路、桃井直常、大平義尚向丹波路追之、三將共不及、歸家、直發途、其兵士尾而從之、直常義尚已追及高貞妻子、于播磨陰山、宗村刺殺高貞妻兒共死、其餘從士、或力戰

盬冶重貞拒山名時氏而死

或自裁赴火死、八幡氏以高貞男三歲兒、憑僧某匿之、此兒逃至河内、養於楠氏、後号盬冶出雲守、直常義尚以爲高貞、亦死而歸洛、時氏追之、已到山崎寶寺、時有自後呼之者、曰、師直使也、時氏暫止、彼到則曰、我高貞之士也、即戰死、時氏爲彼被欺、而與高貞懸隔、倍道兼行、到湊川止宿、休馬、時氏子師氏時年十四、與其士小林等十二騎急馳追及於賀久河、自後呼之、高貞弟重貞、與騎士六人還戰死、其際高貞去已遠、時氏慮不能躡於道、緩追之、評判曰、高貞請出軍之事、尊氏曰未遑、高貞悟師直讒已、而先憑楠氏請降南朝、南帝許之、賜綸旨、志貴氏、湯淺氏曰、出雲路遠、不如先納妻兒於飯盛城而待時以歸国、高貞不

重貞前戰死高貞滅絶其家

高貞勢窮自盡於馬上家僕木村源三殉死

從、又曰、經貞、高貞異腹弟也、甚相親愛、賞祿分半、授之、有今市政近者、以勇稱於高貞、政近殺經貞僕從、經貞欲殺政近、高貞左祖之、故經貞食怨、告變於師直云云、重貞素不過於高貞、重貞頗嗜文字、高貞嘲之、或稱賢人、或稱僧徒、建武之亂、高貞降尊氏、重貞悔之曰、兄不忠不義、我家絶於斯人也、至此高貞聞妻兒死、欲死同處、重貞勸之歸国、已留戰死云云、癸未晦、高貞至出雲國◯夏四月、甲申朔、山名時氏其子師氏、率三百餘騎追高貞、至出雲國屋杉莊、令國中曰、高貞叛逆既顯、追討使到此、早斬高貞降者厚賞之、由是國中皆搜索高貞、高貞無所容身、登佐佐市山、欲挑一戰、時一騎馳至、詳語其妻兒死、高貞不堪哀哭、且勢既窮、從士皆散、高貞嘆曰、我長爲師直怨敵、散憤於泉下、自盡

南朝改元興國

山名家初大

下總駒城陷

於馬上、家僕木村源三、匿其首於泥中、身亦伏、及而死、時氏搜得高貞首、贈於師直、聞者皆寃之、憐焉、師直彌振威、不論貴賤、劫奪婦女、或有不應之者、則其父其夫被陰中、多得罪者、辛亥、南朝改延元五年、爲興國元年、山名時氏以速殺高貞爲大功、然師直以不得其妻、不有喜色、故時氏留出雲不歸、初冨士名貞綱、淺山氏、金持氏、福富氏等、欲應高貞、然以高貞早死、故皆屬時氏指揮、時氏遂領出雲國、其威漸振、伯耆備後美作群士、皆立其下風、山名家初大◯五月、癸丑朔己卯、下總國駒城陷、其始末不聞、蓋奥軍與武家輩挑戰乎、

義助出師拒京軍於木芽嶽畑時能有功

僧踈石表開山儀

北征諸將到越前國、義助初謂可拒京軍於木目嶽、而率六千餘騎、既出軍、然慮難敵大兵、而歸越府、築五十六壘於國中、分兵守之、京軍亦構壘相持挑戰、互有勝負、唯畑時能所守鷹巢城最強、而攻者屢失利、時能窺機竊出城中、夜襲數壘、無不克焉、京軍憚其勇◯秋七月、壬子朔、甲子、曳曆應寺地、尊氏直義自往見之、踈石手納撮土於竹籠、置堂前、表開山儀、尊氏直義盛沙於錦嚢、手覆一簣、高師直、師泰、細川和氏、大高重成等、士林十四輩、各荷土一擔、臨川寺長老志玄等、老禪亦然、踈石行佛事、尊氏謂此寺造

宇津峯王入常陸小田城
奥州官軍攻殺稗貫氏
僧友梅詠月詩

營、遠倣東大之例、近追南禪之規、故嚴重其儀、癸酉、勅、改曆應寺、爲天龍寺、靈龜山號、及添資聖二字、如初、（又傳、稱今夏直義夢金龍昇此地、故奏請改号云）○八月壬午朔、宇津峯王、自奥州入常陸小田城、中將源顯時（時房孫、持定子、親房族姪也）少將源具信、唐橋經泰、刑部大輔秀仲等從之、奥州伊達、石橋、田村、南部、滴石等、應南朝起兵、攻斯波岩手兩郡、殺稗貫氏、○九月辛亥朔、癸亥、（十三日）僧友梅在播州法雲寺、新造大龍庵、眺望山水、詠吟夜月、曰、九月今宵正十三、清光照徹照龍庵、嫦娥應咲唐人癖、只把中秋作話談、戊辰、北征諸將頻攻圍

脇屋義助勢盡走據美濃根尾城
杣山城及五十餘壘皆被陥
足利高經圍畑時能所守鷹巢城不能陥
土岐頼遠攻根尾城義助自滿敗之

脇屋義助、義助勢盡、出城而走、諸軍追之、義助殆危、船田經政刀戰拒之、義助幸免、奔美濃國、會堀口美濃守貞滿據根尾城、由是瓜生氏杣山城、及官軍五十餘壘悉爲京軍被陥、唯畑時能所守鷹巢城猶堅、健士二十七騎、從卒三百人、勇猛無敵、京軍攻之屢失利、一井氏政潜匿平泉寺、欲謀再擧、然無應之者、乃入鷹巢城、北越既平、足利高經、高師治議曰、氏政機分、時能勇力雖微、不可侮之、乃率北陸七國兵七千餘騎、圍鷹巢城十重、然不能陥之、乃築三千餘壘、環攻之、（土岐頼遠、聞義助在美濃、乃自越前還、率兵三千餘騎、攻根尾城、義助自滿、以二千餘騎

宗良親王赴信濃主香坂高宗家
脇屋義助潜襲敵隊以脱圍
義助欲朝吉野到伊勢国守源顯能詰軍將謀殊

出城、挑戰、得利、競追、時頼遠同族、明智、且遠山氏、自間道、迎義助陣後、自山上馳下、擊大破之、義助、貞滿走入城、士卒或戰死、或逃匿、城中存者、纔八百餘騎、頼遠勢益熾、義助守城相持、然無來救者）○冬十月、宗良親王、自駿河赴信濃、至大河原、主香坂高宗家、聞北陸猶有通志於南朝者、潜赴越中國、主石黑氏家、到處詠歌、以述懷、○十一月、庚戌朔、戊辰、脇屋義助以孤城難久守、故俄出襲敵隊、高家夜巡警頼遠諸陣、驚其不意而狼狽分散、義助脱圍、僅率十餘人、（或曰、七十三人）逃至尾張國波津崎城、依熱田大宮司、（賀此二句）○十二月、庚辰朔、義助在熱田、催敗軍士、得五百餘人、欲歸上野、謀再擧、然慮兵寡難經敵境、而議

朝吉野、與楠氏合、乃每五十人爲一隊、佯爲詣大神宮、異塗更日而至伊勢、入長野城、密催國中官軍、南朝所置國司源顯能、嫌義助在此、則京軍競至、乃遣使者、詰義助曰、其敗軍將不再預事、足下久在越前、不成寸功、纔陥黑丸城、激大敵之怒、可謂無勇也、以寡敵衆、不能死戰、構壘送日、遂至敗走、可謂聽也、守越前一國累年、不招越後上野兵、無援而久持、可謂無謀也、美濃者土岐所領、且頼遠抑武、不量之、而入根尾城、再至敗衄、可謂無智也、越後上野者、足下鄉土也、自尾張而東、則猶有慕舊功者、不然、欲朝吉野、

滯留於此、可謂無才也、頃年敗軍之恥、闔國皆知之、何地何人納足下哉、抑其何面目而欲朝吉野哉、我承吉野詔、守勢州、與敵屢戰、而幸不失利、京師聞足下在此、則大兵必來攻之、足下又敗、則我亦有唇亡齒寒之患、我不能置足下於此、可早避他鄉也、義助且慙且不悅、乃率五百餘騎、出長野城、經伊賀路而赴吉野、評判曰、七條大納言經宗、時爲伊勢國司、請義助云、爾經宗守勢州之間、佐佐木道譽上洛孫、遠率美濃尾張近江三州兵攻之、不能克而退、勢州士皆服從經宗、自謂有將帥量、故不請義助、詰責如此云云、今按、此時不聞大納言經宗爲伊勢國司、先是北畠顯能任伊勢國司、此後亦屢有軍功、則評判所謂經宗、疑當作顯能乎、

曆應四年
勝屋義助朝吉野、帝勞慰加位一等
藤實世嘲義助而比平維盛
備前飽浦信胤等起兵應南朝

辛巳、四年、南朝興国二年、春正月己酉朔、勝屋義助朝吉野、南帝召之、勞慰曰、久困北征、無恙來拜、實是君臣水魚之合也、其忠勳不可不賞焉、乃加位一等、或曰、從二位、其部屬從兵賜爵祿、各有差、中納言藤實世嘲之曰、義助比國敗亡之後、無地置身而來、帝反賞之、與治承之役、平維盛不戰而受賞、可并按焉、藤隆資解之曰、先帝不以閫外委彼、故將輕士弛、王師無利、彼豈有罪乎、今帝賞之也、恐是悔前非、而至此乎、何與維盛比哉、實世默止、○二月己卯朔、庚子、備前國士佐佐木飽浦信胤起兵應南朝、渡小豆嶋、與武家黨相

高師秋以惑實尹侍女妓惑飽浦信胤信胤城降南朝
足利高經攻鷹巢城
畑時能有驍犬能窺知敵虚實

戰、信胤素屬細川定禪、有戰功、尊氏厚賞之、頃間菊亭大納言藤實尹侍女有美色、高師秋私通之、久矣、信胤在京、又結苍島之好、師秋不知之、定伊勢任、欲娶彼女、一夜以輿迎之、女厭之、欺一老尼乘其輿、而進之、其身潛匿信胤宅、師秋未知之、至歿多橋場、輿篇見老尼、大怒、捨尼於橋邊而歸洛、聞菊亭棄搜、棄之不揭、彼女既而聞其寄心於信胤、大怒、議殺信胤、信胤逃歸備前、叛武家、降南朝、乙巳、足利高經前隊上木家滿攻鷹巢城、不克、自去年高經屢攻城、畑時能及其姪大夫房快舜、苔頭惡八郎拒而敗之、時能有駿犬、號犬獅子、時能每暗夜、携快舜惡八郎、牽犬獅子、潛窺敵壘、察其機、犬前導而敵不懈、則一吠而出、解嚴熟睡、則向主掉尾、時能等踰堞入壘、縱横亂擊、殺傷甚多、頻陷數壘、諸士憂之、愁之、

上木家滿與畑時能有舊、或人榜書曰、欲打畑、則先斬上木

或密修交、或贈賄賂、請免夜襲、上木家滿與時能有舊好、雖屬高經、密納粮數百石、爲守城之助、故時能彌强猛、或人知之、立榜於高經營前、大書曰、欲打畑則先斬上木、畑国字、田之義也、高經疑家滿抱貳心、家滿且懼且慙、欲攻城以謝罪、至此唯率其部屬二百餘人、俄攻鷹巢城、諸兵見之齊進、已迫城壁、時能及快舜惡八、源藏人、其鶴澤長尾兒玉等大呼出戰、敵驚亂、惡八投大木轉大石、中之死者多、時能等乘其利而刀戰、殺戮不可勝數、自是高經避城下隔山河而陣、○三月戊申朔、南帝議以勝屋義助爲畿内大將、然

南帝憑土居得能之請勅義助為南海西海元帥

義助為軍將發吉野到伊豫

楠氏部屬不重之時伊豫國土居得能族等獻使請得良將勵軍忠乃勅義助為南海西海元帥然以兵寡隔敵境未輙發焉佐々木信胤使來請將南朝喜南海路開促義助行義助雖待遠境部屬不能俄來故先為軍装○夏四月戊寅朔脇屋義助率五百餘騎發吉野先詣高野山而至田邊驛暫留而整舟熊野新宮別當湛譽湯淺定佛山本氏東氏西氏等贈馬及器械軍糧以為資用又艤戰艦三百餘艘義助到淡路武嶋安間志知小笠原送之備前兒島佐々木信胤梶原某以戰艦送之於伊豫己亥義助至伊

南海四國仰南朝者得元帥弥勵氣勢

脇屋義助卒于伊豫國府

豫國今張浦國司藤有資守護大館氏明及國士土居得能土肥河田武市日吉等多年仰南朝者皆得元帥彌勵勢氣南海四國及備前備後安藝周防皆靡威風伊豫國中武家黨與共避壘逃去者十餘處尊氏以細川頼春為四國管領遣之於阿波然未能敵義助（義助在伊豫國指揮阿波讃岐土佐其威振西海武家皆謂兵革之重事又萌）○五月丁丑朔庚辰刑部卿脇屋義助卧疾於伊豫國府丁亥遂卒部屬等皆患而竊葬之暫秘喪然事泄細川頼春聞之曰時不可失也乃催四國兵七千餘騎欲悉平敵先攻土肥氏於伊豫之疆界河江城土居

細川頼春攻土肥氏河江城備後周防兵皆應焉

大館氏明家士岡部某遷乘敵艦格闘死

金谷經氏陥備後鞆城

得能合田二宮日吉多田三木羽床三宅高市（高戒作武）等推義助族金谷經氏為帥率舟師五百餘艘救土肥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兵皆應頼春引大船千餘艘向河江城與經氏會戰海上大館氏明家士岡部某率戰艦十七艘遷乘宮兼信所率四十餘艘皆與敵共刄而死及夜海上俄風經氏船西走赴伊豫闘更風定從士皆欲歸國待時而再起兵經氏曰義助已沒我合有死何遑計運之通塞軍之吉凶哉即乘夜襲擊備後鞆城守兵裁三十餘人皆戰死城陷經氏乃據大可嶋城待武嶋小豆嶋黨助者來山陽道

土居得能以經氏為將擊細川頼春不利

兵屬尊氏者來陣于小松寺攻之經十餘日河江城陷時土居得能等聞河江城陷而頼春向氏明所據之世田城謂與其死他方寧死吾國乃去歸伊豫簡精鋭三百騎以經氏為將擊頼春頼春率七十餘騎出千町原見敵兵少而察其為精兵令士卒曰此皆必死之士也不可急拉之彼進則避其鋒待其疲而可擊之是鏖敵之術也乃自進在前軍經氏等擊之頼春兵左右分避之經氏等不知頼春在此突馳而進三木坂西坂東兵敗走又進與託間香西橘家小笠原等兵二千餘騎接經氏以為敵將在此皆盡力

細川氏領四國始于此
高師秋拔勢州田丸城

死戰、斬敵多矣、從兵亦略盡、裁有經氏、河野通郷、得能、日吉、杉原、富田、高市、土居、淺海等十七騎、相謂曰、今不知將之形狀、則認何者為賴春哉、與其為士卒殉命、不如引去、即突破敵兵七千餘騎、而赴備後、人皆嘆其勇猛、賴春喪其兵七百餘人、而得敵首二百餘級、乃唱凱歌、尊氏以賴春任讚岐守、為四國總管、〇八月丙午朔、癸酉、南朝屬士據勢州田丸城、伊勢守高師秋攻拔之、是月、細川賴春帥一萬騎、攻大館氏明與田城、或作世田城氏明以三百騎守之、賴春構壘、日夜攻之、三旬、城未陷、然兵士日減、〇九月乙亥朔、丁

賴春攻大館氏明與田城、氏明自殺城陷、篠塚伊賀提鐵棒從敵去
河野得能等攻拔河江城

丑、大館氏明率銃卒十七人、出城奮擊、破賴春前隊、而自殺、殘兵皆死、城陷、此際篠塚氏佯為降人、出城、提鐵棒、帶大刀、自稱曰、我是畠山重忠後、新田左中将家一人當千之士也、何不敢殺我須貴哉、乃潰圍、而殺敵、遂其中敵二百餘人、追之、然畏彼勇猛、不敢近、頻射之、篠塚不屑之、遂到今張浦、而奪敵空船、乘之、自拔大碇、自建大檣、使發船、高枕於舟中、睡鼾如雷、權郎畏其勢力、送於隱岐島賴春以伊豫國司藤有資勢微、謂不足攻之、且久勞於軍旅、故引兵歸休於阿波、金谷經氏及武市氏等歸伊豫、屬有資、河野通卿、得能彈正等攻拔河江城、由是賴春未能平定南海也、丁酉、中将源顯時與小田治久徇常陸國、吉原義政防之、敗北、〇冬十月乙巳朔、乙丑、畑時能在鷹

畑時能與高經大戰伊地山

巢城、謂一井氏政等曰、守此城既二年、每戰退敵、自上木家滿敗後、敵不及來攻、然徒在孤城、糧盡氣衰、則不能快戰、乃留氏政及十一人於城、而時能自率十六騎、出城登豐原、北伊地山、俄舉中黑旗、以示戰勢、丙寅、高經率三千餘騎、攻伊地山、高經初謂豐原平泉寺僧徒黨時能、故不輒進、既而知敵寡、競擊之、時能見敵之近、刷戎衣、乘駿馬、帶利劔、揮長力、率十六騎踴躍而出、自誇言曰、畑將軍在此、尾張守何在哉、高經領越前、兼管尾張、故号尾張守、其家号斯波、又号尾張乃馳入三千騎中、縱橫擊之、力戰數回、相當者無不斬之、敵皆辟易、高

大夫房快舜及時能被創死、金谷氏政逃鷹巢、美濃北陸皆屬武家
氏長古相撲強力者

經令曰、時能縱為鬼神、以衆圍之、則盡擒之哉、諸士勵氣又進、自左自右自前自後圍擊之、時能十六人、膚不撓、目不逃、奮馳以一當千、殺傷太多、高經兵皆散亂而退、時能亦戰勞、入幕中、從者五人戰死、大夫房快舜及八人皆被傷、時能亦中矢、乃拔之、鏃留不出、及暮快舜死、時能痛疵甚、困三日而死、氏政避鷹巢、奔美濃、由是北陸悉平、皆屬武家、時能武州產也、生而腕筋強、骨肉厚、歲十六而好相撲、多力無雙、坂東八州無對敵者、故皆謂薩摩氏長不及此、既而移信濃國、以漁為業、能騎馬馳岩坂、如平地、又能射雞飛鳥走獸、無不中之、且能游水、手捕鯨鰐、元弘之役、仕義貞、有斬獲之功、其後動犯法盜竊、其罪當誅者數矣、義貞惜其勇猛、赦之、而使船田義昌教諭之、時能感悔而為

高經使人說降時能、時能不可。

直義與疎石議更遣商船於元。

善士爲十六騎士之魁、建武北元、東西洛中每戰勇功拔群、及赴北越、衆爲隊將、義貞敗前再擧、時將能戰謀許多、義助沒後、不變其志、爲義助陷黑危殘其功業一、及京師大軍至、義助敗北、諸城皆陷、時獨守鷹巣、自若、高經使人說之曰、義助已死、杣山既陷、請氏生族滅、汝爲誰獨守哉、若降武家、則其賞可依厚也、時能掉頭曰、我本強盜、依左中將推擧、至此其以恩不可忘焉、豈屈膝於怨敵尊氏哉、且尾張守以我爲無賴、我食乏則夜襲敵壘奪財、如手中物、雖守不城累數年無飢渴困窮之患、足下莫再言也、故雖無援兵、守孤城、經二年、○十二月、甲辰朔、直義與疎石議、遣商船於元國、弘安以來、朝廷武家與元國絕、不通官船、然商船交易或有之、元弘以來、海內騷亂、商船亦不通、且依兵革處處回祿、諸器皆爲燼、天龍寺無什物、故更遣商船、求良材及諸器、此船遣元國、載若干器物、歸此後每年爲例、世稱之曰天龍寺船、

僧圓月修日本紀。

康永元年洛中天變地妖、人患疱瘡。

是年僧圓月在鎌倉藤谷、修日本紀、

壬午康永元年、南朝興国二年、春、正月、癸酉、洛中天變地妖、人患疱瘡、且訛言有光物自吉野飛入京師、皆是後醍醐帝怨靈爲崇、評判曰、京中及群国疫死太多、直義憂之、日記、洛中死者或八百人、或十餘人、皆謂前代未曾有焉、勅神宮僧徒祈之、街說曰、後醍醐帝崇來二條內裏、或有面見龍顏者、直義懼曰、若先帝爲崇、則我亦不免、招僧徒懇祈之、○二月、癸卯朔、丁未、直義疾、評判曰、直義夢先帝御馬場殿、見直義有怒色、物名楠正成曰、可速縛彼、而覺驚、遍身汗流、翌日附病惱乱如狂、尊氏命僧徒祈直義病愈、洛人皆曰、將軍喪此人、則猶清盛喪重盛乎、武運其危哉、上皇亦憂之、遣勘解由長官菅公時、於石清水、納願書於神殿、祈

尊氏祈直義病愈願文、

其平復、其詞云、神靈之著明德也、安民理國、爲本王者之施政化也、賞功責賢、爲先、爰左兵衛督源直義朝臣、者匪啻爪牙之良將、已爲股肱之賢輔、四海之安危、偏嬰此人之力、巨川之濟渉、久決朕身之心、義爲君臣、恩如父子、而近日之間、宿霧相侵、藥石失驗、驚遽無聊、若非幽陵之擁護、爭得病源之平愈乎、仍心中有所念、廟前將奉禱請、神靈縱有忿怒之心、朕身已抛祈謝之誠、懇悃忽酬、病源速消、則點七日之光陰、課彌天之碩才、令講讃妙法偈、可勤修尊勝供、伏乞尊神哀納敬願、不忘大治撥亂之昔、合體早

尊氏寄書于白川結城親朝令降之。

法勝寺塔、花頂山塔、醍醐寺塔皆災、

施經綸安全之令、靈驗春秋鎮、盛華夏純熙、直義病愈、公家業皆悅曰、此人若亡、則師直弥恣擅朝政、而公家凌鑠、幸得平復者、萬人之慶也、是月石塔秀慶招白川結城親朝其子顯朝、尊氏亦寄書、令降之、親朝顯朝未從、太平記曰、道忠死、而親朝降武家、未知孰是、蓋或既降、又叛、叛而又降歟、以後來之事見之、則親朝持兩端見時變者也、○三月、壬申朔、辛卯、法勝寺塔火、諸堂鐘樓經藏總社寺門八十六間回廊皆燒、上皇幸二條河原悲之、尊氏自至寺門控馬、令群卒防火、不能滅之、是日花頂山五重塔醍醐寺七重塔皆災、洛人訛言曰、天狗現空中、手持松明吹火、相手大笑而群散、宿大嶽金峯山、庚子、佐竹義敦、結城直朝、相馬氏攻常陸關城、又小田城、

佐竹義敦、結城直朝等攻常陸關城、南朝中將源顯時拒之、

直朝戰死、義敦解圍而退、

高師冬催兵向關城小田城、

南朝中將源顯時、少將源具信、小田治久拒之、是春、伊豫國人大森盛長、獻名刀於尊氏、（據大平記所記、然怪虛誕不足取焉、評判謂盛長狂病被犯邪氣、頓生此諸妄之言、自稱楠正成怨靈來現、欲奪我刀、以獻尊氏、此刀者阿波小笠原氏所貴寄藏、長而傳稱惡七兵衛景清所帶也、）○夏四月、壬寅朔、癸卯、結城直朝、及佐竹族百餘人、戰死於關城下、丙午、源顯時、出伏兵、絕敵之糧道、義敦解圍而去、壬申、改曆應五年、爲康永元年、依天變地妖也、文章博士紀行親勘進年號之字、（據漢書、海內康平、永保國家、）○五月、辛未朔、壬辰、鎌倉執事高師冬催兵、向關城小田城、時師冬與上杉憲顯輔義詮、在鎌倉、而號兩執事、（或曰、兩管領、）關佐

小田城兵破師冬陣、

奥軍陷飯沼館、而襲師冬營燒之、

上皇爲正安法皇修佛事、

竹兵破而師冬出軍、○六月、辛丑朔、甲寅、師冬到穗莊、乙卯、進到小田、陣三村山、癸亥、城兵破師冬陣、殺千餘人、○秋七月、庚午朔、壬午、奥軍與師冬戰於常州新城小田、族肉戶氏、田野氏、（屬奥軍者、）戰死、師冬退於下野國河內郡、乙未、師冬又發兵襲奥軍、不克、既而奥軍燒八町目、垣木、鷲宮、善光寺、四壘陷、飯沼館、而夜襲師冬營、燒之、師冬敗走、○九月、庚午朔、壬申、上皇幸伏見殿、修正安法皇忌日佛事、入夜而還、是日土岐賴遠、二階堂行春、試射笠懸於今比叡馬場、泥醉而歸、逢車駕於樋口東洞院街路、前驅叱辟曰、院、

上皇入夜還幸、途上土岐賴遠圍車輿忿射之、

直義流行春、囚賴遠、

衙長俗曰侍所、

之幸也、行春下馬拜伏、賴遠乘馬發言曰、院何哉、犬乎、（院與犬、其音訓近、）隨身等馳向叱之、賴遠嘲笑而圍車輿、忿射之、狼藉殊甚、上皇泣於車中、中納言藤公重知不能禁之、令從翠華避之、還幸、此時直義代尊氏掌政務、聞之大驚曰、前代未聞之惡行也、不可不誅焉、賴遠行春懼、逃歸國、直義議追討之、行春來洛、自首陳謝、直義考掄之、以罪輕、流於讚岐、賴遠知其罪重、以美濃叛、直義贈書於其姪賴康及族士諭之、賴遠失援、竊入洛、憑僧疎石謝其罪、直義不聽、附之於衙長細川顯氏禁錮之、○冬十月、己亥朔、常陸國小田

小田治久與高冬講和、

師冬攻關城、

顯信守中郡、西明寺兩城、四保氏降師冬、

治久以城與高師冬講和、奥軍喪氣、源顯信奉守津峯王、避小田城、移下妻城、親房、顯時、具信、秀仲移關城、又請援兵白川親朝、諾而不果、是月、高師冬率佐竹義敦、小田治久等、攻關城、分兵斷關下妻兩城之路、且令三戶七郎（師冬族、）率兵數千騎、攻下妻城、（一名大寶城、）源顯信等出城擊破之、此時伊達行朝守伊佐城、法超入道守真壁城、共屬奥軍、顯信又分兵守中郡城、西明寺城、四保氏守田村城、然以孤城隔於敵軍、與其妻剃髮謝罪、使其子降師冬、師冬令彼領其地如故、師冬兵氣日盛、關下妻兩城勢蹙、○十二月、己

直義誅土岐賴遠，赦其弟賴明而歸國。

尊氏大夫人藤清子逝。

憲房清子之兄。

康永二年。

亥朔，直義誅土岐賴遠於六條河原，其弟賴明陳無罪剃髮，號周濟房，赦而歸國。賴遠戰功拔群，然以無禮於上皇伏誅，自是武士頗加禮於公家，公家感嘆直義政務之無私。辛酉，尊氏大夫人從二位藤清子逝。号果證院，上杉賴重女也。贈正二位。今川了俊記曰，清子嫁貞氏生尊氏直義，貞氏繼其父家時素志，有滅北條氏之心，然不發於言，故清子唯獨知之，以語上杉憲房，故憲房勸尊氏直義起事云云。鎌倉五山記曰，貞氏号淨妙寺，贈一品貞山，然其贈位不詳年月。高師冬解關城圍，歸小田城。

癸未，二年，南朝興國四年。春正月戊辰朔，源顯時自關城移下妻城，援宇津峯王，親房猶在關城，師冬分兵攻圍

源親房在關城，遣狀結城親朝，令援討，親朝不從。

禁中有詩歌合。

山家春興御製二首。

關下妻兩城，僅支之。○六月，源親房在關城，遣狀於白川結城親朝及其子顯朝，說宜出師戮力援討足利之由，親朝不報，遂降師冬屬武家。○九月甲子朔，是月，禁中有詩歌合五十四番，以山家春興、幽思不窮、海邊眺望爲三題，帝及參議藤隆職、沙彌貞乘、藏人頭藤國俊、右大辨藤藤長、散位藤有範、大學頭紀行親、藏人春宮大進藤俊冬、法印玄惠賦詩，上皇及左大臣藤公賢、權中納言藤公蔭、參議源重資、右中將藤定宗、沙彌兼覺、散位藤親行、藤爲名，并官女十人詠歌。山家春興，御製曰，桃花流水洞中天，不記煙霞

藤隆職詩、沙彌貞乘詩、藤國俊詩、藤藤長詩、藤藤長詩、藤俊冬詩、藤有範詩、紀行親詩、法印玄惠詩、幽思不窮御製二首。

多少年，滿目風光塵世外，等閑逢著是神仙。又曰，人蹤不到滿溪雪，巖下草盧自掩門，誰識梅邊一段意，水清山遠月黄昏。藤隆職詩曰，藜杖芒鞋清晝長，歸來猶見不斜陽，更憑机上讀周易，蔵扉，樓小供一瓣香。貞乘詩曰，竹外午雞鬪夢回，孤筇獨出暮尋幽，風時載幽香過，似報前山花已開。藤國俊詩曰，幽處曾無浮世事，浩歌日日到花間，遊目百尺鶴天外，不及山翁心緒閑。藤藤長詩曰，此地風流別有人，烟霞深鎖絶紅塵，不關藤俗一暖花柳形容物外春。藤俊冬詩曰，幽處元來竹徑深，年頭山色碧千尋，浮花浪蘂未曾發，春到梅邊先立。藤有範詩曰，山鶯啼破午窓夢，閑掩柴門春晝長，是處有花人不到，知非塵世利名場。紀行親詩曰，有客開金菴內事，笑而不答倚欄干，目前春水春山綠，世以淸作此背。玄惠詩曰，路接桃源傍水濱，一洞霏烟迷絶無隣，淸哉九陌紅塵客，不見山中一段春。幽思不窮，御製曰，滿階梧葉月徘徊，繡戶爲誰終夜開，別

藤隆職詩、沙彌貞乘詩、藤國俊詩、藤藤長詩、藤俊冬詩、藤有範詩、紀行親詩、海邊眺望御製二首。

殿霓裳天未曙，不容雲雨到陽臺。又，終夜思聞宮漏遲，朝來慵畫翠蛾眉，鏡中縱有玉顔在，惟是君恩非舊時。藤隆職詩曰，炯柳陰陰鎖畫樓，幽閑數盡五更籌，等閑相對臺頭鏡，不是愁容只寫愁。貞乘詩曰，日昏鐘聲絶碧雲合，空鎖長門獨坐時，庭樹消風羅帳月，悄然自數曉籌移。藤國俊詩曰，花落鳥啼深掩門，睡餘寂寞亦黄昏，恩情空去絃歌絶，獨對春風枕淚痕。藤藤長詩曰，瀟湘陰陰白日長，羅裙猶自有幽香，直饒滴盡江湖水，若比淚痕未識量。藤俊冬詩曰，淚眼曾看閑曉鏡，玉顔自笑比寒鴉，眉光有恨無人見，空對深宮落月斜。藤有範詩曰，銷瘦愁顔慵對日，高強起押蛾眉，傍人但見淚痕濕，不識中心是恨誰。紀行親詩曰，花落黄昏金鎖合，春風不管太無情，當初宮裏玉顔色，爲一日恩誤一生。玄惠詩曰，深殿無人燕影斜，等閑把撥弄琵琶，不堪半夜曉鴉月，亦是空庭寂寞花。海邊眺望，御製曰，天涯地角只蒼茫，便是漁翁自得場，堪咲靈骨千古，

藤隆蔵詩、泓弥自東詩、藤因俊詩、藤藤長詩、藤有範詩、紀行親詩、法印玄恵詩、光嚴上皇親製上梁文

恨銀溯捲起浸斜陽又無限長江天外流行雲盡處水悠悠箇中不覺身漂泊萬頃煙波一葉舟、藤隆蔵詩曰、數聲漁笛遠相聞、水洗長天絶片雲、烟景無邊數執管、畫工騷客自平分、自東詩曰、淑甫潮生浸碧空、花欄倚遍夕陽中、漁翁唱入蘆花去、鷺起暮天沙上鴻、藤因俊詩曰、海門落日探平沙、鷗浦炊烟一両家、江上晩來風浪急、白鷗驚起入蘆花、藤藤長詩曰、日曉漁舟一葉輕、沙平草冷雁縱横、風波不起江人前、何處羅歌一曲聲、藤俊冬詩曰、蘆花紛葉白鷗前、十里流村一抹烟、山在化州青未了、孤雲飛處亦長天、藤有範詩曰、難波孤舟烟寫裏、漁蓑未眺雨俯晴、滿江風景渾堪畫、但不應擯款乃聲、紀行親詩曰、瘦与斜烟露底數峯横、映夕陽中、満船載得無邊景、萬里長江一歯風、玄恵詩曰、沙嘴松低潮満處、海門山近月昇時、幽人相對更愁絶、難寫畫圖難入詩、◯十一月癸亥朔、是月天龍寺山門法堂寮舍廊廡悉成、光嚴上皇親製上梁文曰、

康永三年

藤公賢上表辭官

今華故嵯峨離宮、以建精舍、伏冀諸障併消、頓超昇陛之區域、洪慈恭爲後醍醐聖廟、資倍善根、均被普化忽親之品彙、太上天皇量仁謹書、上揭之間、疎石又書曰、暦應庚辰孟夏、表其權輿、恭願皇基鞏固、龜龍呈瑞於無窮、康永癸未仲秋、成此寶殿、法運紹興、魔外歸眞而不擾、開山夢窓疎石敬白、疎石爲公家武家被崇依、及天龍寺成、國主郡守各多所挽入其禁華冠諸寺、或僧難之曰、人死無再來之理、疎石託夢先帝怨靈、誑惑將軍、見夢建大伽藍、諸國苦其工役、依夢而得寺、宜以夢窓稱夢想、豈其國師哉、誠是國賊之魁也、甲申、三年、南朝興國五年、二月壬午、左大臣藤公賢上表辭官、其詞曰、臣公賢言、商丘無用之木、何比肩檝之材、

燕岱有疵之石、豈混瑚璉之器、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臣公賢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大臣者、協賛惟幄、儀刑簪纓、以翼以弼、鼎司當鹽梅之任、爲衡爲鈞、棟宇叶社稷之臣、是以高祖之興隆漢也、施皇明於蕭曹之功、太宗之弘巨唐也、得王佐於房杜、擧國之匡輔、寔因賢良者歟、如臣者、岳降謝精淵博隔、智唯稟家門之茂績、多歷文武之清要、愧李功疎、三薦三遷之運過分、短村位高、一喜一懼之心相半、於戯、魏公二百餘事、有進而退之詞、周老八十一章、有盈而止之訓、就中三合之愼、當千年虛受之責、在

直義新寫寶積經納高野山

于天、云彼云是、不可不謙、且毎思淳朴之道、彌欲謝伐檀之詠、方今陛下寶業布化矣、文思垂風矣、祁姓姚姓之主、任庸碩者、可贖厥名焉、五龍六龍之臣、預躬迎者、何隱厥鱗矣、微而榮進、徳廣所及也、明字九伏羨乾慈曲、廻曆名、然則妄擇之譏難遁、縱解鵲印於槐庭之月、報國之忠未忘、猶仰鴻化於蓮閣之雲、將避傍人之嘲、忝馴明君之恩、不勝方寸悚迫之至、謹奉表陳乞以聞、不聽、◯冬十月丁巳朔、是月、直義新寫寶積經、而演南無釋迦佛全身舍利九字、以爲倭字十四、而各冠其句上、詠倭歌百二十首、納諸高野

直義跋寶
積經要品

金剛三昧院、其作者不必限公家武家官爵貴賤、而
尊氏為首、直義第二、其次重茂（高大和守）、為明（二條民部卿）、顯
氏（細川陸奥守）、有範（文章博士）、廣秀（長井氏）、師直、行珍（二階堂信濃入道）、
頼春（細川讃岐守）、兼秀、行春（二階堂下野判官）、知氏、道恵、源貞頼、
慶運（隠士）、實性、兼明、為秀（冷泉家為相子）、蓮智、和氏（細川阿波守）、兼
好（隠士）、頓阿（隠士）、清胤、光政（栗飯原下総守）、土岐氏、高範、季行等也、
別令醍醐僧正賢俊詠倭歌一首、以為一軸、直義跋
巻末曰、夫寶積經要品者、奉供養如來之眞理、著空
寂自往之本元、寔是修行大乘之直路、證得菩提之
通門也、是以新書一軸、奉納高野山金剛三昧院、以

頓阿慶運
兼好淨辨、
當時称和
歌四天王、
有小傳

為常住持經矣、是中迦葉會分始、則余自書之、其次
夢窓國師書之、優婆離分則征夷大將軍書之、抑先
年因或人感靈夢、以南無釋迦佛全身舍利之數字、
各冠倭歌之首句、以詠之、既而成軸矣、為令彼詠歌
之衆悉結良縁、寫眞文於其紙背者也、伏冀三十一
字之綺語、契當三族菩薩二十餘輩之歌人、成就二
世願樂、兼施餘薫、普及三界、敬白、（傳稱頓阿慶運兼好與淨辨共為隠士、當時号倭歌四天王、頓阿初名泰尋、遁世改頓阿、又名感空、其先出北野宮、大納言藤能實、能實京極關白師實子也、倭歌者流曰、能實傳歌道於金春、而歷仁春仁尋仁譽、至頓阿、頓阿詠歌載在續千載以下撰集、其家集曰草庵集、人皆習誦行于世、兼好吉田社職卜部兼顯子也、初仕後宇多法皇候北面任左兵衛佐、法皇崩、兼好切髪遁世、寓出入高師直家、倩於師直書艶簡遺塩冶高貞妻、不答、由是師直疎兼好、兼好遁世居親孤燈讀書友古、尤長倭歌作徒然草二卷、為世被習誦、其為人也、頗有文才、雖宛儒言、然帰佛老而徒然草倣章大概、嘖世俗、觀生死感時序、擬風景説、人情、抒私見者也、其歌載風雅集新千載新拾遺新後拾遺新續古今集、有家集二卷、行於世、曾經歷木曾路、不詳其年月、又不知其所終）

左大臣藤
公賢再上
表辞官、

○十二月、丁巳朔、甲戌、左大臣藤公賢上表、辭官、其
詞曰、公賢言、去二月二十二日、中使正四位下行右
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公世、出自中禁、返臣上疏、天
高聽卑、徒謝榮路、於鶴唳年老力微、何負恩山於龜
背、臣公賢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臣以
君為心、君以臣為體、上雖有陶唐、臣非四嶽之一嶽

貞和元年

者、爭馭至德、上雖有商湯、臣非三鼎之一鼎者、安説
滋味、臣倩顧鈍劣之質、更無採用之道、所謂採燕雀
之巣者、不得鳳凰之卵、入枳棘之林者、未見梁柱之
材之義也、設其位者、英傳可受、求其人者、器識可歸、
如臣者、庸祿取已、以榮為憂焉、恩祿有餘、自不知所
裁矣、晨兢夕惕、暑往寒來、方今我君昔稽古道、經緯
天地、明德廣被、再披大明、於大雅中、賢才無隠、誰秘
遺賢於遺民、聞伏望、宸鑑早垂允容、不耐懇款懇懼
之謹、重抗表陳讓以聞、不聽之、
乙酉、貞和元年（南朝興国六年）春、正月、上皇不豫、典藥頭和

兒島高德密招新田義治為大將謀襲京

山名時氏圍高山寺城

氣仲成獻御藥。（圖太曆曰、是月二十九日、越中國合戰、不記其處、蓋越中桃井直常所領之也、石黒氏等適志於南朝、相戰乎、若夫新田餘族自越後入越中、與直常戰乎。）○夏四月、初、兒嶋高德從脇屋義助赴伊豫。義助沒後、高德歸備前、改號三宅氏、匿兒嶋、密招義治（義助子、號左衛門佐。）於上野國、推之為大將、聞丹波國士秋野朝忠有恨於尊氏、遣使相約、謀刻日襲京、事漏、尊氏遣山名時氏於丹波、率三千餘騎、環圍高山寺城、設屏於四面、以令屈其勢、朝忠氣疲糧盡、遂降。又以備前備中備後兵五千餘騎擊高德、高德度事不成、乃與義治經水路入京、欲掩襲尊氏直義等。然以兵少故、催黨助者、歷日

高德与義治奔信濃

松田十郎佯與高德、告密謀於細川清氏

稍集家千餘人、於是分附二百餘騎於義治、居東坂本、置三百餘騎於宇治、醍醐、真木、葛葉、使精兵三百人居京白河邊處處、而決夜襲之謀、以待其期。○五月甲申朔、辛卯、京所司代都筑氏聞夜討鄉導者匿士生地藏堂、速率二百餘騎往搜之、而悉擊殺之。江州人亦捕三四輩獻之、由是高德不能遂志、而與義治奔信濃、黨與或被捕、或離散。（按、武家置侍所、司掌總訟捕盜事、所司代蓋侍所司之副屬也。評判曰、據朝忠嘗攻擊江田行義有功、尊氏約補丹波國守護職、行義亡跡後、師泰補丹波守護職、朝忠恚之、同高德之謀、松田十郎亦悵尊氏、故高德告密謀、松田佯諾、而遣使於細川清氏、以告高德朝忠密謀、尊氏以吉岡莊賞松田、由是高德謀泄、既而高德與義治入京、謀夜襲之事、義治

上皇納告文於根本中堂

流磯部濱方於安藝國

謂可往河内、與楠氏相議約期、高德曰、正行幼弱、不足與謀之、正行遣使於京、感高德之謀、約期襲京、高德曰、諭氏出兵於飯盛八幡、則京兵向彼、而尊氏駐第、可易襲也、然我兵少、不可用多也、故謝正行、不假其兵、既而分配其兵、約夜襲之期、衆多從、有抱貳心者、告變於師直、因是事不遂、而敗奔。）壬子、上皇納告文於根本中堂、依常燈滅而懼國家有變也。座主承胤携告文登山、路遇凶徒、被侵掠、既而聞山僧黨凶徒、搜索之。○六月癸丑朔、丁卯、前權大納言藤經顯傳院宣於源尊氏、以寄附封戸於六條新八幡宮。丙子、流罪人磯部濱方於安藝國、下太政官符於國司、使左衛門少忠藤井安長送之。丁丑、興福寺寄狀於藤氏公卿、曰、通日可奉神木入洛、藤氏公卿任

叡山群僧蜂起、議奏停止天龍寺敕會供養

先例可奉迎之、勿怠慢。（神木欲入洛事、其故不詳、然以前後推之、則訴天龍寺供養乎。）○秋七月癸未朔、關白師平及尊氏使者到宇治、諭南僧停神木入洛之事、不聽、重遣敕使諭之、雖未應詔、暫猶豫。乙酉、尊氏奏造營内裏、請圖樣。丙戌、彗星見。庚寅、叡山群僧蜂起、議停天龍寺敕會供養、曰、夫王道之盛衰者、依佛法之邪正、國家之安全者、在山門之護持、所謂桓武皇帝建平安城也、契將來於五山、傳教大師闢比叡山也、致鎮守於帝城、自爾以來、釋氏化導之正宗、天子本命之道場、偏在真言止觀之繁興、被專聖代明時之尊崇者也、爰頃年禪法

青蓮院叡山二門跡

之興行宣於世如無顯密弘通亡國之先兆法滅之表事誰人不思之吾山殊所驚嘆也訪例於異國宋朝幼帝尊崇禪宗奪世於蒙古引證於吾朝武臣相州貴重此法傾家於當今覆轍不遠後車盍誡而今大龍寺供養之儀既整勅願之軌則可及臨幸之壯觀云云事如風聞者奉驚天聽遠流疎石法師而於天龍寺以大神人可令破却裁許若及猶豫者早項戴七社之神輿可奉振九重之帝闕僉議既決三法親王（梶井梁胤法親王、妙法院亮性法親王、青蓮院尊圓法親王）登山諭之不聽惡僧等叛之皆畏而歸洛於是群僧詣禁廷嗷訴停

天龍寺勅供養放疎石法師於遠島而置顯密兩宗於天龍寺其詞曰謹考案內直路諸宗之最頂快護百王之躬唯天台顯密之法而已仰之彌高讃攀一實圓頂之月鑽之彌堅曷折四曼相卽之花是以累代之德化泰比叡運於當山諸刹之興基多寄稱號於末寺若夫順則不妨建仁之儀在前逆則不得嘉元之例在後今如疎石法師行跡者食柱蠧害射人含沙也亡國之先兆大教之陵夷莫甚於此何以道諸纔叩其端略擧西來之宗旨漫破東漸之佛法守之者蒙龕向壁信之者緘石爲金其愚心皆如斯矣加

之移皇居之遺基爲人處之栖界何不傷哉三朝禮儀之明堂棄捨爲野狐爭尸之地八宗論談之梵席永絕替鬼神暢古之聲笑問彼行藏何所似譬猶謂違群叛而落邪路提羅貪供而開利門嗚呼人家軒爲寺古賢悲而戒之矧於皇居哉聞說岩栖磵飲大忘人世道人之幽趣也疎石獨背之山節藻梲自安居所俗士之奢移也疎石尚過之韜光掩門何異喩牆之人垂手入廓宛同執鞭之士天下言之漱口山上聞之洗耳處剗今儀臨幸之粧將刷供養之儀因茲三千學侶忽爲雷同一紙表奏累奉驚天聽於是

有勅答云天龍寺供養事非嚴重勅願寺供養准據當寺奉爲後醍醐天皇菩提被建立訖而追善佛事武家申行之間爲聽聞密密可有臨幸歟之由所有其沙汰也山門訴申何篇哉云云就綸宣訪往事捨元務末非明王之至德輕正重邪豈佛意所歸乎而今九院荒廢而舊蹟補侵露之隙五堂回祿而昨木未運成風之斧吾君何閣天子本命之道場被興犢牛前身之僧界偉哉世在淳朴四花敷台嶺痛乎時及澆薄五業爲叢林正法邪法興廢粲然而可覩之倩看佛法滅盡經文曰我滅盡期五濁惡世魔作

藤經顯議奏

藤資明議奏

沙門壊亂吾道但貪財物積集不散誠哉斯言今疎石是也望請天裁急斷葛藤於大龍寺者須令削勅願之號停止勅會之儀流刑疎石徹却彼寺若然者法性常住之燈長挑而耀後五百歳之闇皇化照耀之日自暖而麗春二三月之天不耐懇款之至矣上皇覽叡山訴狀大驚召公卿議之前權大納言藤經顯曰中華則梁武帝好禅我朝則北條氏傾心於此宗則今公家武家同心建禅刹何妨之有且夢窓既為三朝國師歸依已久台徒過言無禮不可不罪之中納言藤資明曰延暦寺為王城鎮護由來久矣故

源通冬議奏

關白師平議奏

後宇多法皇為僧紹明欲建嘉元寺然依叡山之訴停之其例不遠且土御門帝元久年中源空唱專修念佛宗山門訴而破却之若其建仁寺則榮西請准宋寺故山門不及強訴之又聞平清盛遷都亦依山門固請得復舊都況夫今禅宗違其祖師之旨媚權貴諛檀越非所以可信之則台徒所訴非無謂也權大納言源通冬曰宗論之例倭漢共有之則召台徒與疎石論辨而決之關白師平曰衆議皆似有謂乎然今朝政無巨細任武家之心則是亦下彼訴狀於武家可決之諸卿皆曰博陸之議是也詔曰可也乃

尊氏奏言

僧疎石作頌答山門謗禅法

僧師錬作續正法輪

貞和二年

賜訴狀於武家尊氏直義奏曰今創天龍寺也不妨山門不煩衆徒且建寺尊僧者緇徒之所共欲也何為憤之若奉神輿入洛則以兵防之何痛之有但宜行勅供養由是山徒訴狀不遂志而止山僧不平而歸（疎石聞山門謗禅法作頌明之曰法弱魔強供養戎狸那外讀出常情亀山背上天竜嘶猿但三千吽不驚僧師錬又作續正法輪曰錬伏以禅法者則為諸佛之管轄而擬轉正法輪矣又為諸祖之咽喉而乜飽禅悦食也論其法体則為三十五祖之骨髄矣論其法才則為十二部経之眼目也凡吾箇宗門有十勝論不違了備懸只以一偶示而已便是其乾之正續也云云）○八月壬子朔賀佳節各互贈物（園太暦曰康永二年癸未始有八朔之贈物）

丙戌二年（南朝正平元年）二月天龍寺疎石蒙龜山造塔以

疎石擇北山勝品題十境

名龜頂而擇北山勝品題十境其一普明閣詩曰寅大慈光照世間善財當面隔重關眼皮横蓋虚空界彈指開開匹似閑其二絶唱谿詩曰灘聲激出廣長舌莫謂深談在口邊日夜流傳八萬偈灼然一字未嘗宣其三靈庇廟詩曰精藍分地建靈宮專藉神風助祖風莫恠庭前松屈曲天真正直在其中其四曹源池詩曰曹源不涸直臻今一滴流通廣且深曲岸回墻休著眼夜闌有月落波心其五拈花嶺詩曰靈山拈起一枝萼分作千株在此峯只今聯芳至今日不知劫外幾春風其六度月橋詩曰虹勢截流横雨

元僧東陵永嶼題十境詩後

前權中納言源有光作十境和歌序

岸一條活路透清波、度驢度馬未爲足、玉兔三更推轂過、其七、三級巖詩曰、分危布險作三重、水激雲遮路不通、無限金鱗遭點額、誰知徧界起腥風、其八、萬松洞詩曰、萬株松下一乾坤、翠靄氤氳鎖洞門、仙境由來屬仙客、莫言此地匪桃源、其九、龍門亭詩曰、不借巨靈分破拳、兩山放出一洪川、三更夜半無來客、數片歸雲宿檻前、其十、龜頂塔詩曰、松生背上綠毛長、頂戴浮圖萬劫祥、戸牖恢開不藏六、重重法界目前彰、右又探嶋嶼之勝、而築巖島之宮、發林丘之秘、而封小督之墓云云、當時文字禪和十境韻者不少、

元僧東陵永嶼亦來朝、在西芳寺、題其後曰、普門閣上華嚴界、絶唱溪邊圓覺場、靈庇廟神導法化、曹源池水衍流長、對枯華嶺人微笑、過度月橋誰共行、三級巖高魚變化、萬松洞暖鶴翱翔、龍門上客來亭下、龜嶺游僧禮塔傍、此是大人眞境界、妙莊嚴城露堂堂、前權中納言源有光賦十境倭歌各二首、且作序、曰、當鳳城之西畔、有龜上之甲區、昨是寛元聖主後嵯峨帝創業之芝砌也、雕墻綠櫨之華構、星霜既舊、今亦開山國師經始之蘭若也、紺閣金殿之奇功、土木惟新、方改冠珮禮儀之鄕、更爲苾蒭禪坐之場、倩顧昨、

尊氏譴責上杉重能預政事

僧師錬寂、号虎關、少時人呼号文殊童子、

荒廢、雖免荊棘庭面、見今修營、獅子窟擬檀林者哉、山名靈龜寺、號天龍、觀夫普明閣上普門之圓通、宛儼然、絶唱溪邊絶境之景趣甚幽奇、於戲枯華嶺芬自發、迦葉微笑之唇、度月橋横河、假魯般締構之力、萬株之松調琴也、洞庭之眞籟送響、三級之浪碎玉也、岩泉之迅流高迸、或窺曹源池、遊龍門亭、或拜靈庇廟、今禮龜頂塔、一一壯觀區區韶美、宜謂壺中之天地、象外之風流、爰題十境之佳致、各和十絶之尊偈、猥摸彼德業游場之頌、愍綴此諷詠永言之歌、只愧欲托其根於心地、其詞花少、欲發其花於詞林、

其心根淺、蓋以爝火繼火陽云爾、有光六條内大臣有房孫、權中納言有忠子也、三世有文才、有元好禪、自号禪林半隱、○夏四月、尊氏譴責上杉伊豆守重能、止預政事、頃年尊氏以政務悉委直義、上杉畠山石室等專候直義家、振威、高師直師泰不悦、按重能譴責之事、因太暦載之、不記其趣、然以後事推之、則爲師直被訴若乎、益其高上杉交惡、尊氏直義不和、亦萌於此乎、○六月、戊申、庚子、東福寺海藏院師錬寂、錬姓藤氏、洛陽人也、幼頴悟、時人呼之號文殊童子、雖多病、嗜讀書、十歲爲禪僧、師湛照、稍長周覽佛經及經史詩集百家書、且好作詩文、號虎關、取諸天有九關、虎豹守之也、錬住東福寺、永仁三年、乙未、上皇有御製牡丹頌、錬奉和之、建治帝幸龍山、有禪御製、錬奉和之、明年建樓伽寺於城北伯野、正安元年欲入元、母

師錬著和漢編年文于合国元亨釈書等

内大臣藤公清上表辞右大臣

留之、不果。徳治二年、赴鎌倉、謁一山。正和二年、帰洛、寓於嵯峨。三年、立寺於白川之北、扁曰済北庵。五年、赴勢州之本覚寺。建武二年、勅蹴石欽黄天下僧照石心未断、與錬識之。錬曰、烏用黄、無以則青黒乎。是佛衣軽賤之適製彩、近世衲緇之自元国還者、咸称大元擇服、以拖易甚。其言必曰、彼国主上黄、黄中也。是命之也。蓋尊僧也。然以黄代緇者、元主之心也。安至使乱我常服哉。由是黄服不行。其後暫住南禅寺、退老于海蔵院。院有竹渓、風清月白、因自称風月主人。至此歿、歳六十九。追義贈賜。錬好著述、其所編倭漢編年、文于合国、元亨釈書、聚分韻略、禅戒軌、文応帝外紀、禅儀外文集、佛語心論、十勝論、正修論、稀儀論。其詩文号済北集。弟子令済作録年譜、曰海蔵和尚紀年録。○冬十月乙亥朔庚寅、内大臣藤公清上表、辞右大将。曰、臣公清言、去康永二年三月十九日、任右近大将。興和二年二月十八日、任内大臣。謬無允文允武之一藝、猥居山東山

西之重任。雖喜榮晋之太昇、那謝悚越之最深。就中近衛大将者、材寄於三略、義秘於六韜。非其人者不授之。非其器者不受之。如臣者、苟稟累門之餘慶、剰兼維岳之崇班、傳将相以六代。恐超舊史氏三代之誡、掌戎政以數廻。徐双劉将軍八廻之勤。是以左臂文犄、霜伏之節自疲。一夢松影、台階之恩彌重。虚受之責、震惶無聊。彼諸葛孔明之誇茂績也、居相位以宣皇威。大樹馮異之彰鋭氣也、拝司徒則解将印。伏冀陛下時賜仁恕、曲垂允容。然則軍政難理、縦辞月弓於警衛之夜、焉聖思未断、猶守台鉉於有虞之朝

法皇撰畢風雅和歌

御製自序

矣。不勝懇款屏営之至。謹修状以聞。日野藤行光草之、世尊寺藤行尹清書。行光俊基弟、行尹経尹子也。詔許之。○十一月乙巳朔癸丑、法皇撰畢風雅倭歌集二十巻。御製自序曰、夫倭歌者、氣象充塞乾坤、意想範圍宇宙。渾沌未剖、其理自存、人物既生、其製遂著。風雲草木之起於機感也、萬彙入雅興之端。思慮哀楽之發於景趣也、一心為諷諭之本。吟詠性情、美刺政教、難波津之什者、天子之徳也。聖人之風始被一朝。浅香山之辭者、采女之戯也。賢者之化已及四方。倩憶吾朝之元由、自諳二南之餘裕者乎。而世迨醲醨、人赴浮華、不知倭歌之實義。

偏以為好色之媒。近代之弊、至於益巧益密、唯以多彫刻為事、竊古語、假艶詞、修飾而成之、還暗乎大本。或以部俚庸俗之詞、直述拙意、不知風體所在、並以不足観者也。浮風質朴、情理之本。孰不據此而暗於態度、而猥取之者、非述作之意。閑情巧辭、華麗之美、何以加旃。而牽於興味而苟好之者、失雅正之體。又風采傚高古、難兼含蓄之情。句法欲精微、易入細砕之失。勁直則成怒張之氣、妖艶亦有懦弱之病。論其體裁、不遑毛擧。乃如文質互備、意句共到、宜忘言得旨、豈假筆舌盡乎。總而謂之、不違其本源者、多弱

彼末流焉只須深志於古風不可假步於邪徑哲耶
三代集以後得其意者僅不過數輩其或有昇堂不
入室況頃年以來哉歎息有餘為救此頽風迫溫元
久故事適合風雅者撰集而成編天下無可棄之言
故博采備訪自上古至當世集而錄之命曰風雅倭
歌集惣惟握圖自推運數脫屣不為神仙猶雖有萬
機游諮詢既而得三漏多閒暇幻復煙氣早收春馬
徒逸華山之風霜刑不用秋荼空朽草野之露衆功
已與庶績方熙雖片善而必擧傷一物之失所故嗟
此道久廢俗流不分涇渭所以有此撰非偏採華詞

建仁寺友梅寂

法皇行竟宴作和歌倭歌遊

麗藻兮壯一時之觀專欲擧正風雅馴兮遐追千載
之美者也于時貞和二年十二月九日概立警策因
記大綱云爾又作倭字序（漢序倭序共有叢院御圓淨書之）是日法
皇召關白藤良基及公卿行竟宴催倭歌管絃遊前
左大臣藤公賢預議其事追元久文永例行竟宴儀
（本朝撰集行竟宴都至此三度）公賢嘆曰法皇秀於漢才巧於倭語
可謂卓躒於古例也法皇初以正風欲為之名以正
字吳音與傷同恐人誤之改名風雅集（宗良親王在遠州聞撰集
成而嘆曰身在邊鄙不能列其中然二條藤為定亦不能預撰者則倭歌之道亦與王法共衰哉）○
十二月乙亥朔丙子建仁寺友梅寂梅先是自播州

元文宗帝賜友梅寶覺真空禪師號

吉良貞家畠山高國為奧州兩管領

入京住萬壽寺去年春依詔董建仁寺居清住庵與
東福寺師鍊相互交談亦松圓心為梅移大龍庵於
建仁寺至此寂梅久在中華名振兩朝為人嚴重圓
心嘆曰我馳百萬軍中不怖之只老師面前片刻跪
對威稜逼人直義嘗設齋為梅進覆梅不辭之見者
寒心其所著岷峨集等行于世梅在元時文宗賜寶
覺真空禪師號梅歸朝後不誇榮輝藏諸篋笥不發
沒後經七年其徒以聞之因詔以為謚號頃年尊氏
以吉良貞家畠山高國為奧州兩管領與源顯信
等挑戰（貞家足利義氏玄孫義繼曾孫長氏共稱吉良經氏經家至貞家高國義純玄

貞和三年

直義代尊氏專政務自是石堂上杉畠山與師直兄弟交惡

孫畠山義綱曾孫泰國孫時國子也高國弟曰貞國是國清義深等祖父也）
丁亥三年（南朝正平二年）二月直義夫人從三位澁川氏（貞頼
女義季孫）姙身着帶直義自二十二歲持化犯戒唯一妻
而無妾然無子尊氏常謂直義曰我執天下皆卿力
也故國家之政皆委任之卿無子以義詮准卿子而
待其成長讓國政直義乃代尊氏專政務石堂上杉
畠山之輩或屬直義振威唯高師直不屈而罵曰彼
等暫雖得時及義詮成長則如槿花榮耳由是交惡
石堂上杉畠山譖師直兄弟於直義師直譖彼等於
尊氏然尊氏不咎之事無大小任直義處分辨國諸

和氣嗣成指直義夫人姙身、而將高孫
奥州管領吉良貞家攻南朝諸屬城、源親房逃吉野

士皆無不繫馬於三條第門、衆皆曰、副將軍勢威繁富天下無倫、唯所恨無玉胤而已、夫人澁川氏恒憂無子、時有志一上人者、自言外法成就之人也、所願之事無不遂焉、夫人聞之、招請修求子法、齊物如山、然深秘而無知之、昔、志一寓於施藥院使和氣嗣成家、故密告嗣成、嗣成亦不令漏之、既而直義夫人病、召諸醫診之、其外指不同、唯嗣成曰、姙身之始也、諸醫皆謂妄也、或曰、婦人齡逾四十、豈有產子哉、嗣成阿諛之甚也、遂月胎成、至此生男、寵嗣成、得若干祿而暴富、是年、春夏之交、奥州管領吉良貞家、畠山高國、率白川結成顯朝、及相馬氏伊賀氏等、攻南朝屬城藤口、靈山、田村、宇津嶺等諸壘、悉陷之、自是奥州大半爲武家之有、源親房竊逃、至吉野、顯信猶保奥州、親房至南朝、帝感賞其勤勞、委任政務、而納其女爲后妃、○秋、七

延慶法皇不豫、賜宸翰於妙心寺惠玄

月、壬戌、延慶法皇不豫、是日、賜宸翰於妙心寺惠玄曰、往年在先師大燈國師所、於此一段事、得休歇時、傳持衣鉢之後、報恩謝得之思、興隆佛法之志、寤寐無忘、而心事依違于今未遂其願、頃年病痾纏牽、旦夕難期、空塡溝壑者、永劫之恨、何事加之、仍一流再興、并妙心寺造營以下、事申置仙洞之子細在之、縱過一瞬、必可滿平生之志、門徒中、其任不在它、迴遠慮、可被果興隆之願、故遺鳥跡、述蓄懷者也、丁卯、南朝中納言藤公行判歿、公行者、實世子、公賢孫也、此時、洞院一家分在兩朝、公賢及子實世在京師、公賢既辭左府、以博識耆老、故朝議屢被咨詢、實世在南朝、登台位、專預政務、公行

楠正行起義兵、而向攝津國

亦至納言、乃以判歿、不詳其由、○八月、楠正行起義兵、而發河內向攝津國、先年兒嶋高德欲襲京師、事不成而走信州、楠正行謂家士等曰、我在畿內、與朝敵接隣、未曾擧兵、高德以爲拙、而不與我相議而起大兵、其不成者天也、我豈不恥高德哉、且夫君父之讐在近隣、不可徒送歲也、速襲京、可決一戰、衆以爲如何、和田新發意源秀源秀或作賢秀曰、君其擧一鞭、則和泉河內、群士誰不應指揮哉、安間了願曰、故判官公遺訓曰、待二十年之後擧兵、今見尊氏政務、非統御之才、然君臣未相併、聞君起事、則彼諸將欲領和泉河內、猶勵戰功

正行召家士等議之

乎、然則戰敗家滅、故判官忠義不能立矣、請暫待之、經數年、則尊氏昆弟、及諸族高上杉爭權相屠、當其時攻京師、則必勝、而故判官忠義愈顯矣、正行曰、卿之言是也、然我多病也、若早世、則可爲遺恨也、了願曰、壽夭不可測也、然群弟在焉、則與不量時而亡、寧量時而事成、興家全忠也、正行乃止、至此正行又召家士等議曰、數年之間察時勢、則尊氏諸族家臣既不睦、直義生男子、則兄弟叔姪相爭之兆既生、故判官之言如指掌也、然南朝公卿政務亦不善、偶有就我請降者、諸卿惜地不與之、然則縱雖成功天下半、

正行與家小瀬出軍為約盟書

赤松範資擊正行陣不利

爲山中公卿之領半爲新田氏族舊勞者之有而新參者可無恩賜之地果然則天下又反覆者必矣且我逐年多病則不能待二十年是年我二十三歲過先考十二回忌而冥福既修畢則我可死之時至矣不如早入尊氏堅陣隕命以顯忠孝也弟正之一作正時時歲二十一進曰兄之言盡矣誰擬議哉源秀曰唯速發兵而可也南朝公卿不足相議至起事則便宜行賞罰可也正行曰然則我亦一尊氏也了願曰先試出兵於攝州待京軍一戰而見其機而奏聞則公卿等何可沮哉正行曰善志貴氏曰然則各成約誓一志

而可出軍乃作狀曰凡捨身報恩人倫之法也見危致命忠臣之節也故先主判官正成輕死於戰場遺言於子孫扶亡朝護嗣王方今孝子正行守爲臣之道揚勇爲之旗身輕鴻毛義等金石況爲家僕皆何不感志勵功哉榮衰存亡宜與正行相共也若其違此誓則神明其罰之所不敢辭也連判者百四十三人其陪臣下品者八百九十二人又別書誓詞加判誓約既成正行先率五百餘騎經略攝州餘兵皆留河内爲示微勢誘京軍也辛卯攝津國守護赤松範資率八百餘騎擊正行陣正行以和田源秀爲先鋒

尊氏以細川顯氏為大將攻正行

自爲中軍恩地湯淺爲後軍臨河而陣源秀先馳範資防而不利正行競進範資大敗殆危正行斬首二百餘級退陣天王寺是夜範資兵三千人自播州來會壬辰範資率攝播二州兵到正行陣聞既退天王寺嘆曰嗚呼正成有此子也然我亦不可空歸乃進攻天王寺正行亦增精兵奮擊而大勝之斬首二百級範資又敗僅免源秀請追之正行止之整軍歸千劍破城衆皆謂正行雖少能知進退之機範資馳使告京都尊氏直義大驚直義曰可遣敎書於河内招諭正行則止兵乎尊氏曰我爲招彼不加兵者十餘

年今爲彼被誘則不可修和乘其勢微而可擊平之即以細川顯氏爲大將宇都宮參河入道佐佐木六角崇永赤松範資貞範松田盛信及長氏村田氏奈良崎氏坂西坂東菅家族黨凡一萬三千騎各刷軍裝○九月細川顯氏率兵到河内國藤井寺初正行聞京軍至曰敵兵不過二萬不足畏之誘彼於國内而可鏖之乃令和田高家守岸和田城令源秀守矢尾城恩地早瀨守赤坂城而身自歸千劍破城其意謂敵分兵攻三城則顯氏軍減兵我見其機襲之則必勝矣一軍破則三城之京軍必走當其時追則敵

一川顯氏向千劔破正行使人佯爲降卒急攻之

陷渡邊川而悉亡也、既而顯氏等到渡邊川、怪正行
不防於此、歷日聞其構三城與諸將議而令宇都宮、
六角長氏等率四千餘騎攻矢尾城諭曰、矢尾陷可
攻赤坂、赤松兄弟率二千六百餘騎陣河内花田以
歷和田、而顯氏自率三千餘騎、或曰、七千騎向千劔破、是
日到藤井寺、自此距千劔破七里、皆謂正行不可急
來、休士馬懈弛、正行聞之潜兵到譽田、而佯令三百
餘人爲降卒、到顯氏陣說曰、千劔破兵寡不足謀也、
大軍至則我輩爲鄉導、城兵皆降、不經日而陷者必
矣、顯氏彌喜不設備、丙辰、楠正行帥七百餘騎襲藤

井寺、先馳人告顯氏陣曰、矢尾城守和田源秀降顯
氏軍中唱萬歲、正行到寺邊揚菊水旗大呼競進、顯
氏不遑著鎧、村田氏六騎力戰而死、其間顯氏僅免、
朝家之大慶也、然妄奏之則庶疑紛紛、乃令兼員納
劔於平野社、歷日直義夢伊勢獻寶劔事聞洛中、資
明以爲明證也、即奏上皇、上皇大悅、獻之於禁中、以
圓成任僧都、賜河内葛葉一邑、勸修寺大納言藤經
顯妬資明執奏、而議曰、寶劔沈海百六十餘年、豈當
今亂世而可再出哉、何以直義之夢足證之哉、資明
所奏兼員阿黨共是妄也、以是爲寶劔則必有神祟、

可畏之甚也、且葛葉興福寺舊領也、今與圓城則南
僧嗷訴在近也、上皇驚而以葛葉邑返興福寺、以劔
附兼員納平野社、○冬十月、癸酉、僧士曇住南禪寺、
曇筑前國博多人也、以弘安八年生、幼穎悟、見書過
目成誦、十四歲爲僧、號士曇、又稱少曇、號乾峯、其後
赴洛到鎌倉建武四年住東福寺、至此住南禪、至康
安元年而寂、歲七十七、諡廣智國師、曇遠宗旨自稱嘗賀茂神来参禪授衣且妙翰墨人皆求之為珍又稱夢北野神送雙華索書覺則筆在案上傳稱乾峰性好竊物故拾之者陳設若干物峰必竊一物去主人佯爲不知者峰喜而出若無隙物則有不平之色曾憩或人拾取鍋鉄懐之而出鉄長露於袖外峰不悟人見之欣已然過市覩者知其癖不咎之其餘如此者數矣、

楠正行破京軍於攝州池田城

尊氏令仁木細川等出軍

丑、楠正行破京軍於攝州池田城藤井寺、敗後尊氏
遣軍擊正行者四度、京軍皆不利、由是攝州多屬正
行者、正行營十三城於攝州、每城兵或二百或三百、
赤松範資亦築二十三城、挑戰無止、範資馳使於京、
曰、不速平之則楠氏勢可强大、然師通稱病不往、正
行欲攻京、然病屢起不能、既而尊氏以高師秋爲大
將、發二萬餘騎、正行聞之率三千餘騎陣八幡和田
源秀率千六百騎陣尼崎、南帝令四條中納言藤隆
資率六千餘騎陣天王寺、既而尊氏命仁木、細川、吉
良、上杉、山名、一色、上岐、佐佐木等各出軍、總二萬七

正行議襲尊氏直義第、尊氏殆死。

千餘騎、不知正行在八幡而直進、先陣到芥河、後陣在山崎。正行興家士等議、安間了願曰、先破山崎敵可而入京。正行曰、不可也。唯速襲京師、則尊氏直義可擒也。衆皆從之。一夜正行俄率四千餘騎、馳到京師、分兵襲尊氏直義第（尊氏第在七條朱雀、直義第在西三條。）放火急攻。事出不意、尊氏近侍者二十餘人皆戰死。尊氏欲自殺、津津木新五止之、微服而逃出。從者僅七人。正行兵追之、從者五人戰死。津津木與入江某扶尊氏、斯得到桂河。夜既明、入天龍寺。尊氏第燒死者八百餘人。夫人赤橋氏亦不免災云。直義多智、豫慮有不虞

直義自地道逃入近江觀音寺城。

北朝帝及上皇潛幸近江武佐寺。

之變、作地道匿空、故令左右者拒敵、而佯稱自殺、密携妻兒自匿空逃出、到其所懇遇之洛民田邊寂正家、而間行入近江觀音寺城。師直師泰聞變、率兵救兩將第。然兩第既罹火、故共逃到近江。或曰、尊氏直義不知楠氏襲京、謂師直師泰叛逆也。師直師泰謂尊氏直義討己驕僭也。故相互疑慮、共至敗走。正行收兵退京、陣鳥羽。尊氏出天龍寺、入丹波高山寺城。芥河山崎之京軍聞大變、自潰而走。楠氏兵遂擊之、殺獲大多。攝州敵城悉陷。北朝帝及上皇潛幸近江武佐寺。南帝大喜、詔正行參軍事、曰、可悉平畿內敵、

南帝詔正行參軍事。

足利高經使來就正行請降。桃井直常赤松圓心亦來請降、不[illegible]

其軍士賞罰任汝意行之。於是正行率三千餘騎、向丹波國。尊氏兵未滿三百、慮不可敵、逃赴武佐寺、護皇居。直義及師直皆來會。此時足利高經使來就正行請降、曰、我挈義貞、有大功、然尊氏不施新恩、且爲師直被讒、含恨歷年。若被恩補越前尾張兩國守護職、則屬官軍。桃井直常亦請正行曰、我功重、然領越中一國。若加賜能登加賀二州、則屬官軍。赤松圓心亦就正行請曰、元弘之亂、我功重漏賞。故建武之亂爲朝敵。其後就故判官請屬官軍、無勅許。今若以攝津播磨備前分賜範資貞範、則祐則再勵軍忠。正行

奏之。南朝公卿議曰、尾張國約藤隆資、加賀國約中院源定常、備前國約兒島高德、播磨國以義貞舊領故約新田義興、是等皆有舊勞待天下一統可分與之。今違約授新降者、所難許也。唯攝津一國汝所指揮也、可任其意云云。正行含憤謂、如此則雖勵戰功、皇運不可復者必矣。不若早死之愈也。既而高經直常知事之不遂、皆引兵會武佐寺。諸國群士逐日競集。尊氏率七萬餘騎入洛。正行率六千餘騎陣鳥羽、正行鬱陶爲病、退陣八幡、高師直陣山崎。正行起居逐日不快、故令正之留八幡、而身歸千劍破療養、而

山名時氏、細川顯氏再擊楠正行、

令恩地、安間等、築城於寶寺、與京軍挑戰、〇十一月辛酉、尊氏以山名時氏、細川顯氏、爲兩將、率六千餘騎、到住吉天王寺、再擊楠正行、時氏陣住吉、顯氏陣天王寺、顯氏謂其部屬曰、我先度既破、今又失利、則衆嘲咲咲、汝等可輕命而雪恥也、若不克則不生還焉、評判曰、洛中訛言、楠正行病急、或曰既死、尊氏令師直、師泰陣山崎、使仁木、細川等徇攝州、攻陥中島等、三城、而使時氏顯氏進到住吉天王寺各營城部、以爲來春大舉之形勢、而尊氏與義自陣東寺備不虞之突、癸亥、楠正行在千劍破、聞時氏顯氏進來、曰、我雖病、欲待明春一戰死於洛中、然敵既陥中島、將攻矢尾、且敵築城於住吉天王寺、則不易破也、不可暫

正行與時氏顯氏戰、時氏被七創、

南軍和田源秀、安間了願奮戰、

猶豫之時也、乃率五百餘騎、出千劍破、甲子之夜、到河内府中、和田、湯淺、恩地、安間等三千騎來會、乙丑、正行令曰、先破住吉、敵則天王寺軍不戰而退耳、乃進軍而焚石津民屋、自瓜生野北進擊時氏、時氏部分、諸將使赤松貞範陣住吉南浦、土岐周濟、明智某、佐佐木秀春陣安部野東西、顯氏併率四國兵五千餘騎、在本屯爲遊兵、既而時氏、其弟兼義、原氏、率千餘騎馳進出瓜生野東、正行知敵在數處、勒兵爲一以擊時氏、會戰移時、主客死傷者多、時氏被七創、時和田源秀提長刀、安間了願持長鎗、二人馳進、右屠

山名時氏被傷、弟兼義、原氏、及大舘氏皆戰死、

京軍多溺水、

左剪、殺敵三十六騎、兼義見源秀了願勇猛、知獲身難敵、率百數十騎橫擊而圍之、正行見之曰、無令源秀了願死、急進奮戰、時氏被傷、左右者控其馬而退、走天王寺、正行乘勝追之、兼義及原氏兄弟二人、犬飼氏三人皆戰死、土岐周濟、佐佐木秀重、率三百餘騎、出安部野、南拒之、正行擊破之、斬三十餘級、顯氏不及戰而退走、正行進追到渡邊橋、時氏事急、已欲自殺、河村某殺傷追兵數騎、安田某馳來諭時氏、而扶負之過渡邊橋、而免、敗軍兵士墮河溺水死者不知其數、兼義家士小松原氏、聞其主死、而獨還戰死、

京軍陥八幡城、守將早瀬氏死、

尊氏謀使八幡社僧爲内應、

焉、此役京兵大敗而歸、正行救溺河者五百餘人、或畀衣服、或療其疵、懇加慰恤、皆感其情、半屬正行、麾下、評判所記與太平記大同小異、然其綱概不差、故不及枚舉、〇十二月己巳朔、甲戌、京軍陥八幡城、楠氏守將早瀬氏死之、時氏敗軍之後、攝州諸城又屬楠氏、丹波但馬及南海亦有通正行者、赤松範資家士東條弘教等退於幡州、尊氏驚、召諸將議、直義謂、拔八幡城、使我兵據之、則爲護帝都、攻南方之便、乃與師直謀、使八幡社僧諭招城守早瀬氏部屬本宮氏、湯淺族木澤氏、爲内應、募約重賞、二人許之、至此師直遣神保吉重、松井山城守、

楠正行決戰死屬以幼兒爲正之

率二千餘騎夜襲八幡城本宮在城放火敵急擊之早瀬率其徒百人力戰而皆死翌朝京軍一萬騎來守八幡恩地安間在飯盛見八幡火而率五百餘騎來救之至則京軍如雲故不及戰而歸正行聞八幡陷嘆曰早瀬可惜也乃謂諸將曰我熟察時勢南朝皇運不可復也適日一擧而死而已謂正之曰我多病故決戰死汝其留可待時與聖運我有三歳幼兒若有器量則擧之爲一士若爲不能則可爲僧也家族部屬等皆垂涙正行乃運粮於飯盛城以備明春合戰之用尊氏以本宮木澤爲有忠授重賞且問南

伊賀人板持其反間盡忠正行

征之事本宮曰以報擊寡何可不克哉且我輩久屬楠氏能知地形而察彼家軍謀之趣幕下其勿勞心本宮又告楠氏間諜匿居洛中尊氏乃命師直索捜之果得河州商賈者若干斬之然皆非其實多横死者實爲間諜者早知之逃歸河内其中有板持某僞稱伊賀國人而妄殺三人曰是河州間者也乃添正行狀并押判示師直師直賞板持曰猶可捕間者不疑之由是板持經回洛中告事於正行正行感其忠謀木澤氏得尊氏教書及師直狀以招降其族長湯淺定賢定賢不從捕其使以送千劔破尊氏命師直

高師直師泰爲南征大將

師直師泰率大軍向千劔破

師泰爲南征大將催南海山陽山陰東山東海二十餘州兵壬午師泰率私兵三千餘騎到淀武田信武逸見時氏長井厚東宇都宮時綱小早川貞平赤松範資副之其兵總二萬餘騎充滿淀鳥羽赤井大渡丙戌十八師直率私兵七千餘騎到八幡細川清氏仁木頼章佐佐木道譽六角氏頼今川範國武田信宗高師兼師冬千葉貞胤宇都宮貞泰黑田宗滿松田盛信南部須須木宇津木曾我長氏及多田院陪從源氏二十三人（攝州源氏累世護滿仲廟者稱多田院御家人）其餘諸國群士四百三十六隊副之總六萬餘騎充滿八幡山

正行正之參吉野朝告訣別天顔

崎眞木葛葉鹿島神崎櫻井水無瀬紛及明春大擧攻河内（太平記以師直發京爲二十五日之事評判謂師直有所頓挫出軍遲緩後師泰旬餘云今從園太曆爲十八日出軍）乙未正行留其季弟正儀於千劔破而與正之及一族等先參吉野朝就四條中納言藤隆資奏曰亡父正成臨死令臣歸河内遺言曰必滅朝敵而翼戴王室其貽臣年雖不及成童不忘於心而已過弱冠今聞師直師泰大擧來寇乃是臣及正之盡死力之秋也臣常恐多病徒死而不能討賊爲不忠之身不免不孝之罪也幸生而當大敵則此行以必死決雌雄然則不可再拜天顔故來謁隆資流

正行正之與和田・安閒・關地等、詣後醍醐帝廟、固以死之志、

涙以聞。帝召正行、詔曰、前日兩度之戰、破軍挫敵、朕感汝有累代之武功。今度大敵來進、則天下之大事、而不可不盡力。然可進而進者、爲不失時也。可退而退、苟爲全後也。朕常以汝爲股肱。何必敢死乎。往欽哉。正行退、與正之及和田源秀・和田高家・楠正忠・安間了願・關地良圓等百四十三人、詣後醍醐帝廟、各記名於如意輪堂壁、相誓固必死之志、即日向師直陣。評判曰、正行聞師直大軍到八幡、召諸士曰、彼衆我寡、遠馳決一死一生之戰。和田高家・安間了願曰、大敵續來、守城五旬、則彼必疲矣、乘其疲弊之可克。何遠征哉。正行曰、敵雖衆、運謀戰、則有可克之利也。然南朝公卿及著勞將士、各約其賞、則新立功者無可賞之地。然則誰與我共哉。故判官身死、

貞和四年

留我者、當昨不悟、今既悟之。畢竟皇運不可開也。然則我亦死、而顯忠義於君父、而留正之正儀、可以護君上而待時變。若愁生而病死、則非我志也。衆皆不肯重言。正行再諭曰、我家士爲我者三百八十人、誰不欲從我戰死哉。然我有所思、故既定從我者百人、各書其姓名。其餘二百八十六人、從正之正儀留守千劍破城。是我死後之遺忠也。衆皆曰、唯命也。正之曰、存於衰運之朝、何爲哉。我必從大兄死。此言不變。春日大神照鑑。正行聞其誓言、向正儀曰、汝不留、則爲父不孝、而爲兄不悌。我言不易。八幡大神鑑之。察正儀無淚不吝而留焉。魁士二百八十六人從之。於是正行率魁士百人、而發千劍破。正之率士二十八人、和田源秀率士三十二人、其弟高家率士二十人從之。其餘部屬隊伍總三千五百餘人、共誓約曰、臨大敵快戰、一步不可退。誓畢、朝吉野、式容暨暨、勢氣桓桓。

戊子四年南朝正平三年、己亥、楠正行發吉野、到河內往生院。高師泰發淀、率二萬餘騎到和泉堺、與子高師直

楠正行發吉野、高師泰發和泉堺、

師直張烏雲之陣、

率六萬餘騎發八幡、到四條畷。或作繩手。師直令曰、深進則正行可拒於險乎。張陣於此、固備待彼來而戰也。縣其爲小旗隊長、率五千騎屯飯盛山・河津・高橋。師直兩家令也。爲大旗隊長、率三千餘騎屯秋篠・外山・峯。武田信宗率千餘騎屯四條畷。佐佐木道譽率三千餘騎陣伊駒南山。師直擁二萬餘騎、於前後左右以陣諸軍。後初師直・師泰出京時、尊氏以楠氏降士本宮氏爲卿導、悉委軍事。故本宮勸師直・師泰分兩道挾攻、而入河內。本宮在師直旗下、藏張陣之形勢。如此、所謂烏雲之陣法也。南朝公卿議、以正行・正之分爲

南朝以藤隆資爲總大將、

藤隆資率大軍發吉野、

兩道之將。然正之奏曰、微臣此役不可與正行索居。故以藤隆資爲總大將。詔曰、正行與師直挑戰之間、師泰若襲吉野、攻千劍破、如何。正行曰、臣爲先登破師直、則師泰不戰而退。隆資卿率和州・紀州兵、傍飯盛城張陣、則敵攻之。臣察其機、馳突師直陣。如和泉・河內諸城、臣殘留精兵、則不足患之。至若師泰襲皇居、則不可測也。然坐護皇居、待敵而戰、則似勢屈。而遂發吉野、向師直陣、唯擇所兼約之三千五百餘騎、以自率之。其餘大和・紀伊及吉野十八鄉二萬三千騎、悉以附隆資。安間了願謂其子餘一曰、左金吾含恨於朝、共不運籌策、而向大敵、決必

南方援藤隆資向飯盛山

正行率精兵向四條畷

秋山大草氏戰死縣某被創奔

矣我率決之不疑敵衆我寡此軍可敗我亦彼金吾而死汝靖能仕正儀勿有貳心縱雖不善遇必其勿懷恨餘一曰從死若小子之願也然高諭不可以追弔講守遺訓勵忠義乃相別歸千劔破壬寅南方將權中納言藤隆資欲使正行向四條畷而率和泉紀伊浪徒二萬餘人向飯盛山誘致縣河津高橋縣等不覺其謀進兵下坂以待于嶮正行正之和田高家源秀率精兵三千餘騎向四條畷直進欲與師直接戰縣遙見之急馳赴之下馬分置兵於東西以遮之正行進擊之射秋山大草氏殺之居野氏等繼進亦中矢源秀斬其首縣兵大半戰死縣亦被五創奔師直窘武田信宗代之而進戰死傷互多小旗隊

正行隊將平岡丹下力戰死

衆長崎資宗松田重明須須木高行河匂氏高橋氏青砥氏有元氏廣戸氏等四十八人塞正行兵之疲馳下擊之正行兵爲之被遮不得進佐佐木道譽來其弊進掩擊之正行兵失利而退隆資望見之引陣敗走正行隊將平岡丹下力戰信宗道譽退走平岡死之既而正行源秀等與先誓同死者百四十三人勒兵猶留在一處欲狙擊師直細川清氏仁木賴章千葉貞胤宇都宮時綱自挺乘機相更攻擊之正行等轉戰頻破之其兵亦百餘騎戰死馬皆中矢故悉徒步據田畔而就食助氣京兵以爲彼兵雖寡皆取

正行必死欲與師直決雌雄

和田源秀擊殺松田盛信南某先登戰沒

死者也若圍擊之則我兵亦死者多乎不如開道使彼逃之而數萬騎即聚在一所正行等不敢退大呼而進欲與師直決雌雄細川賴春今河範國高師兼高師冬佐佐木氏賴黑田宗滿土岐周濟明智某救野朝忠南氏長氏松田氏宇津木氏曾我氏等遮之師直從兵七千餘騎亦競進南某先登戰沒源秀擊松田盛信斬之其餘殺傷敵兵二百五十餘騎師直兵敗走或有過淀八幡逃歸京者然師直不敢退大呼曰敵寡盡還戰乎且師直在茲卿等捨我而歸則有何面目見將軍哉瞋目切齒指揮進之兵士爲之

南軍將土岐周濟戰沒

上山某代師直戰死

歸來者多周濟被創引退師直辱罵之曰卿常負勇今何怯哉周濟乃還戰遂死正行與師直相距僅三十步正行喜遂其志時上山某馳進自稱師直乃戰死師直退而幸免（初上山到師直營正行遠攻於事出不意而不遑顧我貪取師直鎧著之師直家士制止之師直叱其制者又奇上山而爲曰彼人其代我而死者也何惜一鎧哉上山感其情至是果死）正行獲上山首而見其鎧有師直家紋大喜正之請之貫諸於鋒擧之或人見之曰是上山而非師直也正行大怒然感其勇曰汝是無雙勇士也在我則可惜也乃裁片袖以裹首置諸岸上鼻田某遙望師直立旗擁七八十騎而欲追之和田高家止彼

須々木某射正行、正之被創、共自殺

和田源秀欲狙刺師直、本宮氏自後斬之

騎也、我步也、追之何及、宜佯爲逃者、引致彼兵而狙
師直撃之、乃退而誘之、師直覺其謀、不追、高師冬見
而率三百餘騎追之、正行等奮戰、師冬兵敗走、死者
五十餘人、師直與正行相隔六十步、從兵才七八十
騎、本宮・木澤謂師直曰、正行必可競來、擇射士待之、
少焉正行即率和田源秀・及野田・關地・良圓・河邊石
搠競進、太急、師直亦既欲退、比須須木氏能射、與兩
注正行、正之共中矢、正行曰、我志至此而足矣、乃與
正之自殺、從兵三十餘人皆死之、和田源秀潛入敵
中、欲刺師直、降士本宮知之、自後斬之、而欲刎其頸、

南將大塚氏戰死、

和田高家中矢死、

楠氏和田兄弟又一族皆死、

源秀瞋眼睨之、遂死、自是本宮罹病、俯仰之間、源秀
怒眼如在其前、經七日物故、（一說曰、源秀突入敵陣、刎本宮、衆相集救之、圍源秀、或扼左右手、或把左右處、源秀不能斬本宮、而嚙其喉、衆遂殺源秀、而本宮得免、然唯疵不愈、三日而死、）大塚氏被創逃去、聞正行等死、而還戰歿、和田高家（高家或作正朝、）欲奏事於吉野、徒步逃行、于東條安保忠實
單騎追之、高家還戰、忠實回轡而退、高家逃行、則又
追之、如此者數合、會日暮、青木氏・長崎氏見之、射殪
高家、忠實獲其首、凡一日之戰、楠兄弟・和田兄弟・一
族二十三人、從兵百四十三人皆死之、不達其誓、京
軍死傷殆萬餘人、（評判曰、正行臨死、令三宅・味澤二氏歸于千劍破、曰、我戰死、所感期也、將八、汝能歸當報千劍破中也、正儀等宜守城、可待時變、謀再舉、二士請同死、不許而遣之、又有大塚氏者、爲隆資敗走、路聞正行猶戰、而歸到正行陣、請引其徒五人至、則正行欲自殺之時也、大塚等馳入師直軍戰死、正行娶攝州野瀨在内藤滿幸女、產男卿、名閑丸、今年三歲、又有遺腹子、未生、及正行死、而滿幸歸師直、正儀終而孀寡嫁於滿幸家、滿幸嫁之於池田教依、而產男子於池田家、實正行子也、其兒長歸池田教正、後屬細川賴之、號武均、子孫世構池田云云、多聞丸四歲而卒、）

大塚氏戰死

南帝聞正行死、將棄玉體

癸卯、隆資歸
吉野、奏正行戰死、帝驚、詔隆資曰、正行死、朕誰依與
爲敵、被囚不如早死、乃御手把寶劔、隆資等强止之、
奏曰、敗軍之士聚此者、猶及一萬、臣率彼等一戰而
遮敵之襲來、不可倉卒棄玉體也、詔曰、卿其圖之、隆
資乃出庭上、記群士之名、則隊長五十六人、從卒一

南朝移皇居於賀名生

萬三千人也、隆資述詔旨、紀州湯川・芋瀨・兩莊司・和
州大富氏等奏曰、有良將則足亦戰拒敵、如隆資爲
臆將則不足特焉、臣等熟思之、賀名生者要害之地、
故判官正成元弘守城時、所以爲巣穴也、敵雖大軍、
不能輒至、今暫移皇居於賀名生而待敗變、則楠正
儀其必有所謀也、詔曰、可也、少焉正儀使來奏曰、臣
欲速駈護皇居、然敵可定來於此、故成守拒之備、請
早移乘輿於賀名生也、臣正儀不從正行、乃爲陛下
存、則勿必勞叡慮也、帝及公卿大悅、乃携三種神器、
避吉野、入賀名生、構黒木造行宮、（高師泰率六千餘騎赴河内、攝城於）

師直燒吉野行宮。

石河河原、張攻千劔破之形勢。辛亥、師直率三萬餘騎到吉野、頻發
閧聲然、行宮既空、無守兵之在。師直命諸卒放火燒
之。行宮及公卿屋舍爲焦土、餘煙延及山中、神社佛
閣悉回祿。師直唱凱歌、詣住吉社、詠倭歌、意氣揚揚
歸京。○二月戊辰朔癸酉、高師泰攻楠正儀、戰於春
木谷、不克、歸石河河原陣。評判曰、紀州湯淺九郎、湯川庄司、自吉野欲歸國。湯淺曰、此度之敗、我族木宮讃武心深、欲而告楠氏、密策於師直之故也。我私之、欲必死於軍中、然不幸爲施得隆資以攻敗也。我久紫楠以斎過其書好不可忘也。想夫正儀孤弱難守乎。我往救之、卿歸國告我志於妻兒等。湯川流涕感曰、我於楠家亦何爲於卿哉。卿所言固當、我亦可同志、而二人率其兵六百騎入千劔破城。由是大和河内敗軍士悉聚、會路六千餘騎、正儀喜而分其兵守千劔破、而身自到赤坂城。

師泰與正儀戰於寺田、佐保田、高岡等。

安間餘一擊殺高師茂、師茂從士斬餘一。

餘一、戌二十一。

既而師泰率二萬餘騎襲來、正儀率兵千餘騎籠内、爲兵五千餘騎待之。師泰驚曰、正行既死、壮士皆没。不意正儀殘兵之多至如此。乃歸石河河原城、張相持之勢、無急攻之心。○三月壬子、
師泰出兵、與正儀戰於寺田。乙卯、又戰於山田。丙辰、
復戰於佐保田。○夏四月戊子、是日、師泰正儀戰於
日野高岡。○五月丁酉朔壬子、楠正儀部下安間餘
一、擊殺高大和守師茂於石河河原。評判曰、安間餘一、承父之願遺訓、任正儀、在赤坂、毎夜到石河河原中烈師泰、然不得其便。高師茂者、師泰弟也、副師泰、爲一隊將。此夕赴師泰營議事、遇雨而宿、及晩雨晴、師茂歸已營。餘一在險所窺之、謂是亦隊將也、共死而足、乃拔刀走進、斬師茂而抱之、刺三刀。師茂死、從者斬殺餘一。癸丑、紀伊國群士屬南朝、
半護賀名生行宮、半據其城、爲正儀援勢。師泰在石

高師泰驕奢、情軍敗。

源直冬爲紀州征討使。

僧梵仙寂。

河城、累月與正儀戰、未得利。徒對陣送月、聚遊女白
拍子等、日夜遊宴、且掠神社佛閣、侵奪民屋田畝。故
國中慕楠氏、無悪師泰者。甲子、大雨洪水。是日、右兵
衛佐源直冬、爲紀州征討使、率兵而南。尊氏微時、於鎌倉通外婦、一夕有身、踰月生男、即是直冬也。尊氏不信其爲己子、故入東勝寺爲僧。及尊氏盛紫、而直冬還俗入洛、或告之尊氏、猶疑之。直冬就法印玄恵學問、頗有度量、長出知人、而告直義。直義召之於其第試之、一兩年、直冬敬直義猶父、直義亦親之猶子。至此直義説尊氏推擧之、尊氏始許爲父子、而任右兵衛佐。○秋七月丙申朔辛亥、僧梵仙寂。仙元徳二年來朝、歴京都鎌倉、至此寂於鎌倉、歳五十七。浄智寺楞伽院者、仙所開也。直冬、自紀州歸洛、頗
有戰功、時時詣幕府、尊氏稍親之。然其位次猶與仁

師泰與楠正儀戰河内、不利。

正儀呼諸隊長議軍事。

木、細川等爲伍。○九月乙未朔丁酉、師泰出兵、與楠
正儀戰於河内國宮里、風森、處處不克。師泰陣石河
既久、不以軍務爲事、日夜群飲遊戲、且恣掠天王寺
領。又依或人之勸、取留塔銅輪鑄之、爲鑵子、煮茶以
爲奇玩。從軍群士皆倣之、競奪和泉河内塔婆鑄鑵
子。由是二州堂社塔、不有一基之全。僧徒皆謂守屋
復出也。加之私領近邊、佯稱軍用、以爲遊戲之助。國
中及近國、皆惡其驕暴、悉通志於楠正儀。故毎戰師
泰失利。楠氏軍士勸正儀曰、見機襲師泰陣、則可克。
正儀呼諸隊長議之。或曰、速擊破而可也。或曰、一戰

延慶法皇崩於萩原離宮
新帝、崇光天皇、光帝、光明天皇
師直營私宅、其富豪擬幕府

雖克京軍、繼至則難拒之、不如弛兵相持、以待時變、群議不決而寢、○十一月庚午朔、甲辰、延慶法皇崩於萩原離宮、歳五十二、法皇兼修漢才、又通台教、有法華品釋七箇宸筆曰、好禪法、以花園仙院附僧惠玄、爲禪刹、妙心寺是也、奉號花園院、又號萩原院、戊午、新帝奉太上天皇尊號於先帝、時稱光嚴上皇曰本院、光明上皇曰新院、時歳二十八、是年、師直造大宅於一條今出川、故護良院王母、民部卿局舊跡也、四面立大門、梁棟高構、而釣殿渡殿泉殿等、經營盡美、佳木名花奇石、無不聚貯、其富榮擬幕府、僭應以來、執權年久、自克正行以來、彌強大奢侈、輕侮尊

師直自好色之癖
上杉重能、畠山直宗、忌高氏權威、屢譖訴

氏直義、闔國武士、無不畏服、攝籙公卿、爲之屈膝、取媚、師直常戲曰、我是武臣之魁、唯爲將軍兄弟盡禮而足矣、然本朝習俗、有禁中上皇等極尊尸位漫食國郡、以我威亦過宮門則不能不下馬、可謂無用之甚也、若無以公則以木偶人代之而可也、以禁中仙院之領分授武士、則有益於軍國而已、其不忌憚者如此、師直壯年在鎌倉、有好色之癖、及執國權、家有寵妾若干、且無閑月卿雲客女有美色、求娶通書、無不冒辱、至若其暗戀、則雖皇女公主、或匿於其宅、或窺其隙、宵及妊身者、嘗過故二條関白道平妹、生子、以其姓貴故、立其子爲嫡嗣、所謂武藏五郎師夏是也、上杉伊豆守藤重能、畠山大藏太輔源直宗、忌師直師泰權威、屢譖愬之於尊氏直義、然以軍功赦罪、而其勢威强、故不能黜之、

貞和五年
尊氏直義自仰於此
直義傾心於禪宗、太敬夢想

己丑、五年、南朝正平四年、頃年、直義傾心於禪宗、敬夢窓太厚、夢窓弟子侍者妙吉有黠智、夢窓漸老、故令吉代己、屢往直義第、談禪、直義善遇之、其言無不聽焉、上杉重能、畠山直宗、與妙吉修交、師直輕侮妙吉、吉銜之、既而直義爲吉建寺於一條堀川村雲、及橋弘禪宗於洛中、公家武家爲媚直義、敬吉施物如山、唯師直自若、不通一价、吉怨之、重能直宗乃憑吉説師直師泰驕暴、吉一夕謂直義曰、秦委任趙高、而胡亥被弑、國亦尋滅、今師直師泰專權過趙高、不早制之、則恐有望夷之變、公盍思之哉、不如討彼兄弟、以重能

直義推擧直冬爲山陰山陽管領

直宗代之、而以國家授公之幼息、則西海又安、直義領之、爲始有奪嫡之志、而密與重能直宗謀滅師直族、尊氏不悟之、與直義相睦如初、師直專執欲翼戴義詮、而與直義有郤、由是仁木細川等睦師直、而上杉畠山石堂桃井等屬直義、互爲阿黨、然未形於色、○夏四月、辛酉朔、辛未、直義推擧以直冬爲山陰山陽兩道管領、擬西國探題、直義以直冬敬己如父、故以西國附授之、以爲己助、而欲待其威長而發討師直之事也、時直冬在長門國、而治備後之兩城、施政令、以審賞罰、由是師直師泰多年私恣之惡顯、而不能掩焉、直冬上書於尊氏曰、臣到任之後、檢察西海

[illegible]
尊氏勧師直師泰
高師直自尊氏而讒直義

山陽山陰之事師直師泰所施行邪曲不少乃放樂
告之尊氏曰今罷彼執事職則兵革忽起故不及聞
之師直密自尊氏曰左武衛公直義逆歲專政今有幼
息必其不傳國於左典廐公義詮其機既顯大君熟謀
之我言若偽則神佛共罰之尊氏曰直義豈有黒心
哉縱其有之尊氏存而卿在焉則何懼之存卿其勿
復言焉師直不安心直義憂請尊氏改執事職不聽
之師直聞懼潜為之備頃聞田樂滿洛中貴賤共好
之田樂有本座新座兩部相互爭能殆至鬭爭尊氏
亦屢徵兩部而并見之直義欲諫政而詣幕府為田

僧妙吉有天狗和尚稱
新上皇觀田樂

樂被妨而空歸者數矣直義諫曰為天下武將好雜
戲妨政務前代高時之鑑不遠不可不慎焉尊氏曰
我既以天下附足下則事無大小與師直議而決之
何勞我哉我既近半百以遊戲慰餘命而已直義曰
然則定日觀田樂以慰心月而時時聞大政而可也
細少之事小弟竭力勤之尊氏領之每月三日以見
田樂為式直義不會其席唯與妙吉密語時人稱吉
曰天狗和尚○六月辛酉朔乙丑新上皇見田樂辛
未年數僧為造四條河橋構假閣催田樂洛中貴賤
界錢悉往觀之梶井尊胤法親王一條關白藤良基

田樂旅行假閣顛倒人多壓死
直義密図師直

亦微行尊氏聞之密往觀焉秘之忽洩在洛群士悉
從之唯直義不往田樂遊戲顛狂各盡其能及其半
假閣二百四十九間忽顛倒壓死者多矣見者周章
驚逃田樂等或被鬼面或擬猿形者不及脫之逆散
街衢尊氏等貴客皆草草而歸（洛人訛言曰假閣倒天狗為之叡山僧長講被誘一修驗者不意至尊氏假閣及田楽闘而修驗者推一杜少昌假閣皆倒云云又曰出羽同羽黑修山修驗者其名雲景來洛迴見堂杜一日詣至天龍寺路遇一老僧為之被誘登愛岩山見群天狗列座或稱崇徳院或稱鎮西八郎為朝或稱後鳥羽院或稱敝敵天皇相取亂天下云雷果非記群天狗可言始末副誓狀奏之云云）○閏月庚寅朔辛卯直義密與重能直
宗及大高重成粟飯原清胤齋藤實持等謀誅師直

高師泰帥兵向洛直義遣使[illegible]

以重成等刀絶人練習于事約搦師直以完戸朝重
心剛副之又伏精兵百餘人以備不虞而召師直師
直不悟而行獨座客殿清胤初以為直義懲師直然
悟其有奪嫡之志至是忽變約而目師直師直悟密
出逃歸入夜清胤與實持到師直館詳告直義密謀
師直悦厚賞二人而且約曰猶有變則可密告之師
直乃戒嚴而招聚一族等稱病不出遣使於河内石
河河原以召師泰洛中不静○八月己丑朔甲午師
泰招紀伊國守護畠山清國（或作国清）守石川城而師泰
師兵向洛直義聞之遣飯尾氏説師泰曰武藏守師

直淺智短慮、故罷執事職、然吾家執事、累世不混他族、師泰早歸洛、代師直執事、宜專清廉、師泰對曰、我才不勝師直、况兄罷職、弟執事、則何面目而見人哉、高諭雖可喜、然非折枝斷根之謂哉、師泰雖不肖、既悟之、飯尾復命、直義驚、丁酉、師泰戎衣、率三千餘騎、步卒七千餘人、白晝入京、直入師直宅、亦挑戰之勢、楠氏一族等請追擊師泰、正儀不聽、己亥、赤松圓心、其子則祐、氏範率兵七百餘騎、到師直館、師直佯謂圓心曰、三條殿（直義）無故而欲滅我一家、事已危急、蓋其心在欲奪將軍天下、我愬訴將軍、將軍曰、可速諭

赤松圓心爲師直謀、請塞拒直冬至自備後、

直義絕讒者、直義若不聽、則我可與汝共安危、將軍之命既如此、則三條殿兵來、則欲放一矢也、今在京武夫、與於我者猶多、唯恐右兵衛佐殿（直冬）率中國兵、發備後來、冀吾子今夜急赴播磨、塞山陽山陰二道、拒諸杉坂舟坂之嶮、乃勸酒、以太刀（號懷）畀圓心曰、傳稱、是藤保昌所帶而傳我家、爲累世之寶器也、圓心悅馳歸播磨、分三千餘騎爲二、斷杉坂舟坂兩路、時直冬率軍、欲救直義、然爲之被遮、庚子、直義師直挑戰之機既顯、今夜洛中武夫相分、各爲黨、（吉良滿義、石堂賴房、桃井直常、石橋和義、足利高經、荒河詮賴、細川賴春、畠山直宗、上杉重能、長井廣光、和田宣茂、岩松

苑或作苅、

心省、元名範國、

季直、或作清季、

直國、吉見氏賴、高師秋、千秋惟範、大高重成、宍戶朝重、二階堂行通、佐佐木顯清、里見義宗、勝田助清、苑田宗清、波多野宣直、遠貞、椋津行貞、饗庭命鶴丸、斉藤利康、須賀清秀、秋山光政等來屬直義、山名時氏、今川心省、吉良貞經、大島盛真、仁木賴章、桃井義盛、畠山國賴、細川清氏、土岐賴康、明智賴兼、佐佐木道譽、高秀、氏綱、六角氏賴、大原時親、千葉貞胤、宇都宮時綱、武田信武、小笠原政長、逸見信茂、長井廣秀、攝津時親、佐竹師義、三浦行連、大友賴時、土肥高興、土屋範遠、匹田成宣、伴野長房、海老名季直、大下義尚、粟飯原清氏、二階堂行重等悉來屬師直、）尊氏聞變、使於直義曰、師直師泰奢恣亂君臣之禮、既及干戈、其勢不便拒彼、早來此、我亦與卿共安否、直義率其屬士至近衛東洞院幕府、屬士等見師直勢熾、大半叛直義屬師直、故幕府兵不滿千、辛丑、黎明、師直其子師夏率大軍出

高師直率大軍圍幕府、

法成寺河原、分兵爲二、圍幕府東北三揚鬨聲、師泰率七千餘騎、斷西南經路、爲奇兵揚言曰、可放火焚幕府、洛中騷動、車駕俄幸持明院殿、避其難、攝籙大臣以下至官女、皆周章逃走、洛氏狼狽迷衢、師直兵勢雖熾、不忍攻幕府、唯環圍移時、尊氏使須賀清秀謂師直曰、汝累世爲我家僕、而未曾懷不臣之心、今以一朝之忿、忘數世之恩、催大軍來、何免天之譴、若有所訴、則盍退而言之、但託事於讒者、而欲覆國家、則賀我命於白刃而見汝運于黃泉、師直對曰、臣豈謀反哉、唯欲謝無罪耳、在今則得讒人首惡、則足矣、

尊氏衆迫義職何辭約直畠山直宗處流刑直義辭政

師直遣使捕妙吉侍者

師直稱尊氏旨流上杉重能畠山直宗

言畢乃指揮群兵而進責曰速待高論尊氏怒謂與其爲家臣被逼而謝之不如戰死而免世人之嘲卿被甲袖小欲出直義諫曰我欲懲彼衆惡彼還致不軌然彼心在怨直義只宜被任其所請尊氏領之而諭師直而約使直義辭執政上杉重能畠山直宗處流刑師直喜即解圍而退（直義徙細川兵部大輔顯氏錦小路堀川宅）壬寅師直遣使捕妙吉侍者既逃去不知所往時人咸曰妙吉元是天狗既構成天下亂而亡跡壬子師直稱尊氏旨流上杉重能畠山直宗於越前國江守莊重能直宗以免死爲幸携妻孥同行既至謫所守護

師直遣人襲直冬於鞆館

師直請招義詮於鎌倉聽天下政務

基氏鎮鎌倉

代細川光勝監護之是日備後士杉原氏受師直旨俄率一百餘騎襲直冬於鞆館（初直冬聞京師變募山陽山陰西海兵一爲八千欲入京救直義然以赤松圓心據備前杉坂故不能上道既而京師兵屬諸國群士皆歸依杉原時其兵寡急攻之直冬以浮出於不意不能拒之殆危磯部氏家僕等盡力射敵殺傷三十許騎杉原不得進直冬乘河尻幸俊船遁赴肥後因同志者衆小舟追從將纜十二夜直冬貫月疵僕數以傷從士之艱苦人皆霑巾既而入幸俊館）直義既蟄居師直請尊氏曰招左典廐公（義詮）於鎌倉聽天下政務尊氏許之遣使於鎌倉諭義詮曰以關東附基氏（尊氏男）而可入洛代直義○冬十月戊子朔辛卯從四位下左馬頭源義詮發鎌倉向洛河越氏高坂氏東國群士悉送之（義詮時二十一、基

源直義剃髮改名惠源

氏留鎮鎌倉（時九歲）高師冬上杉憲顯爲兩家令義詮入洛高師直率在京群士迎之於勢多送者迎者成群競粧觀者如堵入夜義詮入尊氏幕府上皇遣勸修寺大納言藤經顯賀之癸丑義詮移三條坊門高倉第（舊直義第）初行政務事無巨細決於師直於是仁木細川土岐佐佐木等阿黨振威石堂桃井及上杉畠山族類門前設雀羅○十二月甲午前左兵衛督從三位源直義剃髮改名惠源師直師泰既雖廢直義猶慮其爲後患而謀弑之直義爲解其疑及此徙去細川顯氏錦小路宅卜其傍小池閑居邃閑以謝來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五　光明　六十三

何不成舍藏

直冬受直義命密圖討師直

九州分爲三有鼎足之勢

師直遣人殺上杉重能畠山直宗於其配所

客衆皆憚師直無訪之者唯獨清軒法印玄惠得師直許而屢至談往事耳直義密遣使於筑紫諭直冬曰將軍面視師直雖無他中心惡之如討卿之教書皆是師直所爲也然則不憚教書可速催九州兵討師直赤松族爲我寇恥爲將軍擬寇直冬乃諭九州士太宰少貳藤賴尚密招直冬於己第約以女妻之通志者稍多由是九州分爲三或通志於師直或附屬直冬或從菊池以應南朝有鼎足之勢己酉師直命越前守護代八木光勝殺上杉重能畠山直宗於其配所光勝初屬重能指揮者也而爲師直被啗此

日之夕、赴江守莊、謂重能曰、疇昔富樫定信率大軍、到國府、問其事、則曰、圖卿等死也、及其未來、今夜宜微行、遁去、而避其難、以詐將軍、然則師直邪謀顯、而卿等罪輕乎、重能直宗不覺其詐、乃與妻孥及奴婢五十許人、徒步倉卒赴加賀、光勝豫告近隣曰、重能直宗逃去、則可遮殺之、至是江守、淺生水、八代莊、安居、波羅密、士民鳴鼓撞鐘群集、要之、重能直宗周章、逃走、而到足羽渡口、則既徹橋、足羽藤島人民張楯、于前岸、以待之、重能等不得渡川、欲復歸江守、憑光勝、而淺生水橋亦徹去、於是進退失度、不知所爲、從

重能妻薙染爲尼、

士十三人、知其還、皆自殺、以勸主死、直宗即自裁、以其刀、置重能前、重能與其妻惜別惆悵、移時、光勝步卒擒殺之、其妻悲哀不堪、欲投深淵、有平素所知之僧、諭止之、而入往生院、薙染爲尼、是年、師泰退石川、後楠正儀悉復河内地、迎南帝於賀名生、而再入吉野行宮、

觀應元年

石見国三角氏起兵應直氏

庚寅、觀應元年、南朝正平九年、二月、丙寅、石見國士三角氏、起兵、應直冬、初直冬在備後時、三角氏懷直冬惠、同州人佐和氏、益田氏、福屋氏、吉見氏等、皆與彼同心、然直冬倉卒赴筑紫、三角等以爲遺念、及此直冬遣

南帝母后藤廉子詣後醍醐帝陵、懷舊詠和歌

師泰殺參議菅在登

書、於三角、促起兵、三角悦、與佐和、益田、吉見等築城、掠國中、而以討師直爲名、以招他境兵、是春、南帝母后藤廉子、詣後醍醐帝塔尾陵、慕戀懷舊、見堂宇罹兵燹、而櫻花依舊、感慨不堪、詠倭歌、以追贈親王宗良、宗良亦詠答之、廉子自誓栽櫻樹千株於陵邊、經年滿其數、粟田久盛詠倭歌感之、〇五月、乙卯朔、庚午、高師泰殺參議正三位菅在登、自直義蟄居、師直師泰驕暴殊甚、師泰欲營別墅、相攸於東山板橋、聞其地爲菅氏累世領、遣使於在登、求之、在登答曰、此地有祖宗墳墓、暫待之、移於他處、而後可任來意、

師泰暴逆、辱大藏少輔重藤吉見源左衛門事、紀伊湯川氏等攻畠山清國湊城、

師泰怒曰、彼借之云爾乎、乃使丁夫數百人崩山伐木、以平地、壞墳墓、而造屋宅、或人榜匿名落書嘲之、師泰曰、是菅三位所爲也、不可不報、聞大覺寺法親王寛尊侍童吾護多力、啗之以賂、而託事於宗論、刺殺在登、擧世憐之寃之、此時四條權大納言藤隆蔭家僕大藏少輔重藤吉見源左衛門偶過板橋、見匠夫甚苦、猶被譴責、而嗟曰、彼亦人也、何苦之至此哉、師泰家奴告之、師泰怒曰、彼憐匠夫實切、則可代其勞也、乃拒捕重藤及吉見、奪脱其烏帽衣裳、以匠夫敝服着之、終日運土石、責辱而歸之、其暴逆類如此、是月、紀伊國芋瀨莊司屬南朝、與湯川氏、安田氏、攻湊城、時城主畠山清國在河内石川、與楠氏對陣、其家長遊佐氏留守、野長瀨莊司屬遊佐、

楠正儀攻陷富田林丹下兩城
正儀襲擊清國大破之

在城、為敵內應、遊佐戰死、紀州悉屬南朝、楠正儀乘機發赤坂、率兵攻陷富田林、丹下兩城、清國留野尻氏瀧本氏於石川、自將救丹下、正儀設伏兵於路、襲擊大破之、清國卒殘兵逃歸石川城、師直聞紀州河州變、而止向石州之事、請尊氏以師泰代己為石州征討使、且遣細川顯氏仁木義長、率一萬騎向河內、正儀守城不戰、京軍亦不能攻、相持踰月、高師泰發京、向不見、尊氏令曰、所過之群士、可從師泰出軍、戊寅、美濃尾張群士、起兵屬南朝、尊氏發在京兵擊之、庚辰、勅賜寮馬於源義詮、及高師直、翌日、義詮發京、

高師泰向不見、三角氏佐和氏防拒之、

至江州、為擊美濃尾張敵也、高師泰至石見國、其兵二萬騎臨江河、三角氏與佐和氏等、構數城待之、佐和營三城、使其子菊壽守青杉城、其弟守丸屋城、自守敵崎城、大河繞城下、城兵誘敵請渡之、師泰兵以洪流滔天而不得進、皆議曰、入夜則宜使能泳水者求其淺處而渡之、時森氏高橋氏在先隊、謂敵守禦此所、則以有可渡之瀨也、乃知其瀨不深也、何待明日哉、二人先進、其從兵三百餘騎、并三吉族士二百餘騎繼馳、皆上前岸、佐和兵拒戰敗走、入城、森等追之、欲入城、三城兵皆出戰、森等兵被創、百餘人不得

師泰陷敵崎城

進、師泰指揮士卒進之、於是山口氏及赤旗小旗大旗三隊凡千餘騎力戰、佐和兵失利入城、師泰兵進圍之、然險峻而不能攻之、○八月甲申朔、丙申、直冬出太宰府、赴肥後國、在川尻幸俊家、催兵、戊申、高師泰陷敵崎城、師泰攻城累月、猶未拔、先鋒三吉氏屬士相議曰、此城未陷、若有中國應直冬者、而襲我軍後、則敵得力、我糧盡難成功者必矣、請擇精兵夜襲而破之、乃告師泰、就六千騎中、擇勇猛絕人者二十七人、（足立氏、杉田氏、後藤兼則、兼助、熊井政成、山口氏、城所氏、村上氏、神田氏、奴可氏、小原氏、織田氏、井上氏、以仕氏、富田氏、大庭氏、山田氏、嶋氏、那珂氏、）相謀乘夜侵嶮竊登城、

師泰圍三隅城、
小笠原貞宗於嶺弓[illegible]

山中所伏之猪熊、皆驚出過城前、城兵始疑敵襲來、相共戒嚴、漸知熊走、擧衆欲射獲之、追其跡下麓、城中纔有五十餘人、遲明足立氏等二十七人、徑進入城、佐和氏及從兵三人力戰拒之、佐和氏被創、即歸營放火自殺、從兵三人亦同死、其餘四十餘人皆奔青杉城、逐熊者三百餘人、皆逃亡離散、青杉丸屋二城亦陷、師泰併率國兵急進、於是國中諸城兵士未戰而皆出城走、唯三角氏所據之三隅城存耳、師泰以此城山嶮守嚴而不可輒攻之、故築長圍相持、城兵氣盛、小笠原信濃守貞宗卒、貞宗傳先祖源義光

貞宗精射術賜王字家紋

貞宗上狀不服犬追物禁制

以來家業專精弓馬有絶藝之名且熟其禮式爲世所宗後醍醐帝屢召之覽其射御遇之以師範之禮應詔奉授鳴弦矢叫秘術詔曰弓馬之禮宜以汝家法爲天下定式乃賜王字爲家紋貞宗憚之不顯王字以松皮菱爲家紋以其菱形似王字也元弘之亂屬源義貞攻鎌倉有功建武一統之時勅禁犬追物以其殺生故也貞宗上狀其略曰犬追物禁制之法德罩禽獸雖知政化之仁恕彎弓箭之人歎武藝之廢絶所以何者步射之營雖非無其德騎射之勤猶堪禦其敵於犬追物者射馭之簡要驅逐之妙術也不

犬目安

肥後宅磨守直附直冬与川尻幸俊攻拔宇都宮氏城

可禁焉爲私不申之爲公申之爲家不申之爲道申之云云、俗稱之曰犬目安帝覽之止犬追物之禁貞家屬尊氏戰功許多、加悛領邑貞宗平生好禅參淸拙頗得法要卒時歳五十七勅彈正官爲監識其葬且令畫工圖其像置洛東山長淸寺迄今學射御者做其遺法且冠是晉等孔式亦有小笠原一派長子政長繼其家月肥後人宅磨守直附直冬驅催國兵與川尻幸俊合兵攻拔宇都宮氏城兵勢益熾又擊鹿子木氏少貳賴尚部屬宗利催兵救鹿子木先是賴尚既與直冬約婚然秘之故宗利未知之而出軍時賴尚使者來告故宗利驚以其兵屬直冬鹿子木亦降由是九州士多從直冬〇九月癸丑朔丁丑奧州白河結城

少貳朝常与北畠顯信擊石堂秀慶

肥後國告直冬橫行筑紫

入道惠源亡跡依越智氏

朝常叛兄顯朝屬南朝從北畠顯信擊石堂秀慶辛巳肥後國告直冬橫行筑紫於京師尊氏驚召師直問曰可遣誰討彼乎師直對曰他賊蜂起則如仁木細川及臣師直可輙平之如武衛直冬則實幕下之子也故群士多附之臣等往擊之衆猶可疑若大旆自臨則誰屬不孝之子哉師直從大旆輕死則縱雖九國悉爲敵平之容易而已尊氏曰善乃決自征之事己酉重義入道惠源聞師直將害己潛攜石堂賴房出錦小路幽居微服奔大和國依越智氏仁木細川等到師直宅識曰惠源亡跡暫延西征之事而

尊氏西征發途詣石淸水八幡宮祈勝軍

不索搜則難將至矣師直自若曰彼人不足畏焉近則吉野十津川遠則鬼界高麗何山何島雖匿身師直存則誰可容之乎過日見其首者必矣將軍西征既與西士約期何爲延焉是日尊氏使佐佐木道譽奏上皇曰明日西海發途以路中留守之事委義詮辛亥尊氏到波詣石淸水八幡宮祈勝軍尊氏稽留兵庫馳使示諭義詮曰京師若有危急之事則宜奉帝上皇而駐蹕於一所以監護之街衢流言敵衆夜襲京東宮大夫藤實夏奉詔使頭辨頭中將藏人辨藏人次官等宿直省中備其不虞也庚申筑紫群士馳使於尊氏陣營請附屬庚午尊氏及師直到備前

上皇賜院宣於直義補領守府將軍
師直捕直義謀伏

國福岡召南海山陰山陽士然海路波暴陸路雪積無來會者故議越年赴筑紫（洛中源宮直義降南朝畿內兵入八幡）是日直義密奏上皇有所請上皇不能沮之勅前權中納言藤國俊賜院宣曰班鳩宮之誅守屋朱雀院之殺將門是豈非捨惡持善之聖猷哉爰誅罰凶徒欲息父叔兩將之讐念叡感甚不少仍補鎮守府將軍被任左兵衛督早率九國二嶋并五畿七道之軍勢企上洛可令守護天下（父叔當作伯叔字若曰父叔則此院宣直義爲自令所奏請乎不然則文義不合）庚辰直義謀使佯爲僧形欲到筑紫過備前福岡師直捕之○十二月壬午朔乙酉近江國士應南朝蜂起競到勢多戊子南朝群士構八幡城據之義詮奏構城於東寺移帝座警衛之庚寅南軍議自宇治襲京直義既得院宣催畿內兵然少應之者越智氏說直義曰大和河內和泉攝津久爲楠氏指揮仰南朝王化以京師院宣招之則不敢應不如降南朝得大將之印然則畿內悉來屬遂忘戰敵者在近矣直義曰南朝公卿含憤於我年久今豈受我降哉既而聞南軍將討直義又聞楠正儀攻石川城與畠山清國挑戰直義懼禍及己而無所措身越智又勸直義降南朝直義領之就四條大納言藤隆資

直義獻狀於吉野請降
藤實世奏議宜時直義降誅之

獻狀於吉野曰元弘初先朝爲逆臣被遷皇居於西海時應勅命雖有起義兵輩或敵被圍或戰負屈機空忘惠源苟勸尊氏卿企上洛應勅決戰蹴天下於一統皇化乾臨定被綰叡感歟其後依義貞等讒無罪成勅勘之身君臣空隔故越之地一類悉殘朝敵之名歎而有餘臣罪雖誠重天恩不咎往懺來以被免其罪則蒙勅免綸言靜四海之逆亂可戴聖朝之安泰書奏南帝召公卿議之左大將藤實世曰惠源所言太僞彼今爲家奴師直被逼出都無地容身欲假天威遂私怨嗚呼乘輿播蕩諸臣艱苦二十四年

關白藤師基奏議宜許直義降中新恩
源親房奏議許直義降

于今者依彼姦謀也今幸請降乘時不誅之則後必噬臍關白藤師基曰推惠施恩者軍志之所善也彼已謝罪赦之受降則感恩無貳乎唯可思元弘之舊功而垂庇蔭之新恩是轉禍爲福者也源親房引漢楚割鴻溝之例曰先暫約和使彼翼而後彼拖不軌則圖之可易諸卿皆同之乃勅左京權大夫正雄賜宣旨曰溫故知新者明哲之所好也撥亂復正者良將之所先也而不忘元弘之舊功奉歸皇天之景命叡感之至尤足褒賞早揚義兵可運天下靜謐之策直義既得南朝赦蒙大將之任由是楠正儀及和田

畠山国清去石川城、會惠源、
上杉朝房降南朝、
桃井直常應直義、富樫介防之、

氏等、大和河内和泉紀伊南軍悉屬焉、畠山清國去石川城、率千餘騎會惠源、庚子、京軍與南軍戰于大渡、壬寅、上杉朝房率東兵二百降南朝、陣八幡、桃井直常應直義、發越中、到加賀國、富樫介率三千餘騎登倶利迦羅嶽防之、時大雪、直常命士卒八千人各著樏冒雪夜襲富樫、大破之、由是能登越中加賀兵不入越前、足利高經素含怨於尊氏、與師直不善、故不及要直常、督兵二萬進向京、義詮大驚、馳使於備前福岡、以告變於尊氏、丁未、義詮密與直義相和、直義佯許之、馳使於石見國、召高師泰、曰、早罷其國戰、可

上杉憲英應直義、武藏七黨坂東八平氏皆從焉、
師冬奉基氏逃鎌倉、
奥州畠山高国應直義起兵、

率兵會京師、上杉憲英起兵於上野國、應直義、憲英憲顯養子也、代父監上野國事、憲顯與高師冬輔基氏在鎌倉、聞憲英叛曰、我自往誅之、乃到上野、與憲英合、率兵向武藏、武藏七黨、坂東八平氏悉屬上杉、應直義、師冬驚、稱基氏命、召八州之兵、然無一騎之至、師冬奉基氏僅率兵五百發鎌倉、赴上野、其屬兵忽抱貳心、劫奪基氏、且傷三戸七郎（師冬族、而基氏近侍也、）師冬勢屈逃走、上杉能憲（重能養子、）追擊之、師冬僅免、到甲斐國、據栖澤城、奥州畠山高國、及其子國氏應直義起兵、據岩切城、吉良貞家率軍攻、（貞家、高国為奥州両管領、既見敗至、）

西鄙人入高麗戰

（與相合、為敵、）是年、當元至正十年、（高麗忠定王二年、）二月、我西鄙人入高麗固城竹林巨濟等、與合浦千戸崔禪等戰、夏、四月、西鄙人百餘艘入順天府、掠南原求禮靈光長興府漕船、六月、又率二十艘入合浦、焚其營、又入固城會源長興府、（頃年本邦兵革不息、無一統之政、故西鄙人私相結、以入高麗、自是侵掠者連連不絶、）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五十五　終

執政　関白藤良基、太政大臣藤公賢、左大臣藤經教、右大臣藤道嗣、内大臣藤公直、藤長定

觀応二年、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五十六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渡邊約郎刪定

崇光天皇二　北朝

後村上天皇附　南朝

辛卯、觀應二年、南朝正平六年、春、正月、辛亥朔、省減歲初朝儀、依畿內不靜也、甲寅、洛中訛言、敵自叡山坂下入洛、義詮發兵於河原、依其無實而歸、是日、桃井直常率甲士七千、步卒二萬、到叡山東坂下、以窺京師、乙

赤松範資与南軍戰大渡

直常直義舉燧相応

卯、止敘位、依兵革也、丁巳、直義率南軍一萬屯八幡、楠正儀留守吉野、戊午、義詮點撿洛中兵、有三萬騎、己未、減三分之二、庚申、又減五分之四、僅有二千騎、義詮曰、是京軍畏直義而逃去也、乃置關於旋、赤井、今路、關山、要之守者共離散、赤松範資與南軍戰於大渡、壬戌、直義變和議、與尊氏義詮等絕、圖太曆曰、辛酉、尊氏到山崎、壬戌、議以之八幡、然不詳其趣、與太平記不合、義詮點撿洛中兵、不滿五百騎、癸亥、直常舉燧於坂下、直義亦舉火於八幡山、南北相應、而勢呑京師、甲子、仁木、細川族勸義詮曰、敵在南北、兵勢太熾、以寡兵戰、則必敗矣、早避京而

直常入洛、放火燒高師泰宅

義詮與尊氏師直合兵入洛

可也、想夫將軍既可到攝州、相會於路、而兩軍共入洛、則勝者必矣、義詮領焉、圖太曆曰、癸亥、桃井先鋒下雲母坂、甲子、亂入洛中、須臾攻清秀宅、是日、行幸仙洞、避洛中亂、乙丑、昧爽、義詮逃出洛中、渡桂川、過向明神社、而南、庚午、桃井直常率兵入洛、放火於洛中、燒高師泰宅、義詮到物集女、前西岡、逢尊氏及師直率兵二萬入洛、而互相悅、乃返兵入京、到桂川、分軍爲三隊、師直爲一軍長、仁木賴章及其弟義長、細川清氏、今川範國等屬之、其兵總五千餘騎、向四條、佐佐木道譽率手兵七百餘騎、屯今比叡邊、議曰、待兩軍接戰而可出於敵後以擊、不

直常為赤旗、扇、鈴付、三隊与師直戰、勇猛揭焉

直常与仁木細川大戰、

意、因潛兵藏幟旗、登東山、尊氏義詮將一萬餘騎、經大宮、向法勝寺、議曰、直常受師直道譽等兵於前後、而失度、則察其機、可出北白河以遮後也、既而師直等進兵於四條河原、直常後東山、前鴨川、而分其兵二千餘騎爲三隊、一號赤旗一揆、扇一揆、鈴付一揆、置諸三所、兩軍未接、時直常兵秋山光政單騎進挑戰、敵兵無當之者、師直屬士阿保忠實獨馳與之戰、雖互無雌雄、而勇猛揭焉、故時人圖之以爲玩、直常與仁木細川縱橫相戰七八合、互死傷者多、主客氣屈、暫休、道譽察其機、經中靈山而出直常陣後、擊其不意、直常分兵拒

直常与兄直信決死奮戰遂失利去洛

之然受敵於西南其兵欲敗走於是直常與兄直信下馬坐而令士卒曰死生有命一步不可走唯宜戰歿耳奮戰移時日既向暮然八幡兵不來救直常戰屈且孤軍無援欲引兵登東山會尊氏兵出于二條東遶之遂失利去洛中然猶不歸坂下而屯關山許判曰直義在八幡望見尊氏率大軍向山崎而有懼色楠氏部下和州萬歲氏請設伏兵於前路襲擊之直義曰危計也萬歲曰不戰則何以決勝負直義猶豫尊氏既過山崎萬歲與其徒笑曰我輩常恐正儀不及正成而劣正行今見直義臨戰太挫則正儀亦勇將也正儀令在此則豈使尊氏輕入京哉又曰尊氏過義詮相議暫屯桂川仁木義長曰不可也義詮公避洛挑井軍士掠洛中貨財宝未知將軍云此大軍急擊之則彼必狼狽而敗矣師直清氏皆曰可也尊氏從之果如義長言而得克及挑井敗走義長清氏

直常有楠正成遺風

小笠原政長降南朝

追之到粟田口見其堅陣屯關山義長嘆曰直常可謂得楠正成遺風者也是夜洛中群士叛尊氏赴八幡歸直義者過半丙寅尊氏欲構城於東寺然以甲兵少命諸將議曰南有直義東有直常以寡兵拒大敵則不能克暫避洛中逃西國催山陽山陰兵與東國群士約期而攻京則必克之師直曰今洛兵雖寡猶有二萬敵不足畏何則南朝兵士唯楠氏可力戰者也然守吉野不來八幡其餘屬直義者共烏合之衆而已臣勒兵一擧破之直義破則直常雖勇不戰而歸國乎尊氏不從是日小笠原政長自燒洛宅降南朝其餘群士多屬直義丁卯尊氏

尊氏避洛而走直常復入洛

上杉能憲等攻陷高師冬於栖澤城師冬諏訪盛世皆自殺

避洛西走命義詮携仁木賴章義長留於丹波井原石龕尊氏赴播磨挑井直常復入洛許判曰尊氏密欲与直義約和然憚師直不形於色故不決戰於洛中而父子亦居且仁木義長勇而与師直善故留義長於丹波損師直勢而身自携師直向播磨其意在見機誅師直也是日上杉能憲及諏訪祝部等攻殺高師冬於甲斐栖澤城先是能憲聞師冬在甲州率兵往攻之諏訪祝部催國中兵六千餘騎屬之攻城三日三夜城將陷八代某戰死諏訪盛世曾與師冬約父子之義見其急告別於祝部入城爲師冬拒敵既而城陷師冬與盛世相互執手自殺從士六十餘人皆死關東悉屬直義受上杉憲顯指揮

上杉憲顯擁基氏入鎌倉

尊氏師直入書寫山

憲顯擁基氏入鎌倉兵勢大振許判曰基氏素患師直驕暴故密與憲顯約定策逐師冬遂誅之然基氏年僅十一未可預寄策唯爲憲顯被劫挾而已戊辰丹波國士荻野波波伯部久下長澤等來井原屬義詮義詮登石龕寄附小川莊僧都雲曉修勝軍法此山四方嶮峻有便築城且以山僧一心群士警衛故義詮聊得安堵己巳尊氏及師直到播磨入書寫山師直再遣使石見告師泰曰攝津播磨之際事已急也可速罷其軍來會應敵要路乃遣男師夏於備前聚國兵待之歷日師泰留兵攻三角自率三千騎發石見赴播磨直義聞之遣上杉朝房自舟路到備後鞆遮師

師泰師夏上道、上杉朝房尾擊之、
陶山高直弟師高共戰死、

泰備後備中安藝周防兵悉屬朝房、癸酉、師泰會師夏於備後岩崎而上道、上杉朝房聞之、率兵二千餘騎發草井尾、擊之、師泰不知之、既過勢山、小旗隊士、川澤氏明、高橋英光、陶山高直等後、猶未越龍山、朝房前驅五百餘騎、進擊高直、後拒兵、高直還戰、被三創死、高直弟師高、與土屋某相抱而既欲斬首、道口氏馳來助土屋、遂斬師高、陶山一族從兵皆闘歿、宮兼信士卒有七千騎、聞陶山死悉逃去、餘兵纔六騎、兼信即與彼等還進、氏明、英光亦率五百餘騎繼至、朝房兵自後潰走、兼信等乘便追擊之、殺傷太多、朝

尊氏攻石堂賴直於光明寺、

房被創大敗、矢代某、江邉某戰死、朝房得免、師泰師夏進向前路、美作人芳賀、角田、聚兵七百餘騎、塞杉坂道遮之、氏明、英光進擊之、芳賀等兵被逼、皆陷洞底、多死者、自是師泰前路無敵、時直義以石堂賴直為將、愛曽氏、矢野氏副之、率五千餘騎向播州○二月、辛巳朔、師直師夏帥師到書寫山、石堂賴直不能攻、書寫山屯光明寺、遣使於八幡、請援兵於直義、癸未、尊氏率兵一萬發書寫山、圍光明寺、賴直堅守、尊氏屯引尾、師直屯泣尾、人惡其引泣之為凶兆、甲申、尊氏兵自高倉尾攻光明寺、愛曽防戰於二王堂前、破卻之、光明寺城兵每日乘勝尊氏師直軍士皆離心無鬪

赤松則祐來助泣尾

色、尊氏外睦師直、內惡之、欲殺師直、與直義和、然以師直勢強而不得其便、故徒送數日、不謀軍事、師直未悟之、赤松則祐率七百餘騎來助泣尾、而察城兵寡、進攻之、浦上行景、景嗣、吉田盛清、長田資真、菅野景文等攀嶮進逼堞、師直兵以為此城勢蹙、經日則不攻而自陷、何勞力乎、故不敢進、行景等以無援且城兵能射、皆退歸本屯、賴直等雖屢勝、而以尊氏擁大兵、而我營壘不全、故不自安、時愛曽童佯發狂、曰、伊勢神託于我、此城雖以幾萬兵攻之、我在則何陷之有、師直師泰惡逆、其罪貫盈、可數日而滅之、乃飛入閼伽井水中、城兵皆恍以為有神助、則祐聞之、氣屈、又則祐子朝範假寐、夢尊氏兵一萬餘騎并進、薄光明寺城、望放火、

則祐畏怪異、歸白旗城、
細川顯氏應直義、襲擊尊氏、
奥州吉良貞家陷岩切城、
赤松範資馳使於尊氏獻策、

時山鳩數千、自八幡山金峰山飛來、沒翼於水中、而赴火撲滅之、寤語之、則祐意益無賴、時聞美作兵起向赤松則祐、則祐詐事、即帥白旗城師直兵為之先勢、一日又有貼反古二三十紙者、自空中翩翩而降落、師直帷幕中、裹西書倭歌兩首、其旨趣皆為師直不祥之兆、師夏亦夢、師直等為神兵被射殺、諸軍共忌之、己丑、細川顯氏應直義、襲尊氏於書寫山、相戰破之、尊氏逃入法華寺、壬辰、奥州吉良貞家陷岩切城、城主畠山高國、及其子國氏、家士遊佐氏等、百餘人皆死、傳稱高国子孫為二本松城主、赤松範資馳使告尊氏曰、直義遣石堂賴房、畠山國清、初名清国、上杉重藤、以七千餘騎為光明寺繼援、既發八幡、到攝州播州之際、方今前有堅城、後有強敵、其危不可度焉、但旋師而迎戰、

尊氏携師直師泰發光明寺、

河津氏明高橋英光與國清戰、氏明死、

於頼房等于神尾、十林寺、小清水邊、則可破之、鏖敵在此一擧、不可失焉、癸巳、尊氏携師直師泰、發光明寺、向湊川、畠山國清陣播磨東條、聞之曰、我所願唯欲與師直師泰決戰、則到彼所在耳、乃越湯山陣于打出、北小山、頼房重藤會之、頼直亦出光明寺來加焉、丁卯、尊氏分兵二萬爲二、向御影濱、而令曰、一軍戰半、則一軍進圍之、乃刻師期、藥師寺公義謂、此行也、恐我軍恃大兵失利乎、即更旗幟、以識別其兵、屯雀松原、樹陰而待戰、河津氏明、高橋英光及期、率六千餘騎、當國清陣、國清潜兵於陰所、射之、殺數百人、

石堂頼直迎擊藥師寺公義、

梶原彈正戰死、孫六斬敵逃、

餘兵爲之不得進、氏明指揮曰、勿以射、可以短兵接之、自登高欲突馳敵、大射之、氏明中矢、馬亦斃、國清兵大呼馳下、氏明、英光兵敗走、石堂頼直望見公義勒兵於打出濱、未辨主客、原義實單進察其爲敵、即招頼直進兵、頼直、朝房率七百餘騎擊之、師直、師泰兵在公義後者、未戰而皆走、唯梶原孫六、梶原彈正還戰、孫六斬敵三騎而逃、到西宮、入夜乘舟赴尊氏陣、彈正力戰七八合、遂爲藤田氏、猪股氏被圍戰死、人未知誰某、見插梅花一枝於箙上、而知爲梶原景季末孫也、師直等兵皆既走、然公義不顧之、督其兵

藥師寺自打出濱至御影濱轉戰十六度、

師直狼狽、入松岡城、

二百五十騎擊頼直朝房等、破之、而以無繼援故引兵去、頼直等又進兵追擊之、公義有敵當之、遮前則齊進突之、自打出濱至御影濱、轉戰十六度、其兵或戰死、或離散、唯藥師寺義冬、義治等五人從、而少時息馬、時見松田某爲敵七人被圍、公義與義冬等五人擊却之、助松田、既而公義兵離散者復來聚、殆及百騎、頼直等亦不長追之、公義遂到湊川、敗軍士失色戰慄、尊氏及師直狼狽、入松岡城、敗卒二萬、欲同入城、師直慮城狹、唯納隊將及顯者、而其餘皆追出之、關鎖城門、由是衆皆離散逃亡、評曰、此

越後將監、師泰子、

河津高橋、師直家令、

尊氏遣饗場命鶴於畠山國清、納和議、

役師直與仁木細川等議軍事、尊氏黙而不言、時風聞尊氏通志於直義、欲誅師直師泰、師直疑之、故聚其徒六千餘騎護尊氏營、尊氏近臣不過千騎、君臣相疑、共不向戰場、師直以越後將監爲大將、使細川族、及河津高橋等七千餘騎爲之、爲一隊、又以藥師寺公義爲一隊先鋒、加赤松範資、及山陽山陰兵、總八千餘騎、兩軍共發、與畠山石堂上杉等會戰、而敗北、畠山雖戰勝、以師直旗不見陣中、故不追之、庚子、松岡城兵彌減、夜聞尊氏密召寵童饗場命鶴十八歳曰、我愛汝如子、定知悟我中情、今夜爲降敵者、而到畠山國清陣、納和議、和議成而我入洛、則可誅師直師泰於途也、事若猶豫、師直師泰悟我密謀、則我死於此城、汝速往欽哉、命鶴曰、是安危大事也、願賜親筆狀、尊氏乃染一筆授之、命鶴纔携家僕三人出、

尊氏召師直師泰伴議事欲図之

城其中有關五郎者詰曰郎君蒙將軍之恩高於山深於海今臨急何出城哉我不與不義而切髻而去命鶴率二人赴國清陣辛丑義詮議自丹波發兵救尊氏及師直事聞八幡直義令上杉某飾軍備之是日命鶴間行降畠山國清亦尊氏狀告密策國清曰我欲速攻松岡城誅師直師泰然懼將軍有不意之變故猶豫直義所慮唯此一事耳今聞將軍密諭而我心初安乃遣命鶴於八幡而和議成今夜尊氏在松岡城聞兵士甚寡召師直師泰佯告曰諸士不戰而逃亡離散者何哉然若命鶴高橋海老名者定知

其猶未逃如何師直對曰已逃矣曰長井佐竹者如何曰已逃矣曰士卒有幾多乎曰幕下之士并赤松範資兵與臣家奴都合裁可五百騎尊氏曰我命在今夜乎汝等亦可思之即脱甲將自裁而移時實緩期待命鶴歸也師直師夏師泰師世（師泰子）等及諸將二十三人皆欲與尊氏共死赤松範資并其一族亦皆然矣先酌酒告別範資次子直頼十三從在焉範資召之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遺訓汝勿忘焉幕下若自裁則我亦可死汝年猶幼也縱雖不等死而人何嘲之則祐曾約養汝而爲

子宜歸赤松而事則祐其禍福任時運若不爾則爲僧宜爲我追福必慎戒勿辱汝祖直頼對曰小子年既近成童偶在座見大人自盡何面目獨生還鄕大人不在則又何期後榮假令爲僧不免人之嘲笑我分在同死耳即酌飲勸之糟谷保連保連飲而勸之糟谷伊朝伊朝飲而遂次勸之師直見尊氏決自裁而垂涙稽首請曰將軍臨難不棄微臣而及此然倉卒終貴體於此似軍謀之拙暫遷御座於播州赤松則臣師直赴南海依細川族催四國兵快戰是所願也尊氏謂彼與赤松睦故云爾其心欲因我而已乃

佯答曰聞細川顯氏屬直義則汝何得赴四國哉南朝兵塞湯山越則我亦難至播州與其死道路寧死此城耳師直抑涙而退惘然夜闌有鎖城門者衆怪而誰問答曰饗場命鶴也速開門命鶴揚聲曰和議成矣勿妄自裁既而命鶴入佯告師直曰我昨夜出城衆定爲降敵乎不然我見城兵寡而不可克焉故密到國清陣議和事既成矣直義曰將軍與我有父子之約豈以小忿忘骨肉之親哉執事兄弟罪重然累代君臣之好不可發則何必可誅戮哉唯暫止執事職則足矣由是城中皆喜呼萬歲既而師直與其黨

公義薙髮入高野山、師直師泰皆剃髮、
尊氏直義和議成、

議曰、惠源縱雖與幕下和、何不遺恨於師直哉、剃髮而出謝其罪乎、不然則叔幕下入赤松城、而師直赴四國、以再擧兵、藥師寺公義曰、二事皆不可也、假令薙髮何逃其罪乎、聞細川賴氏應惠源率兵到三石、然則幕下爲彼被遮、欲入赤松城亦何可得乎、且今無船則執事亦何得到四國乎、唯宜共盡死力而一戰耳、師直不聽、公義怒曰、嗚呼豎子不足俱計、我共死亦何益矣、即薙髮遁入高野山、師直師泰皆剃髮、（師直改名道常、師泰改名道勝、）壬寅、足利氏土御門高倉第火、癸卯、尊氏直義和議彌成、尊氏出松岡城、（是日、甲斐國僧到師直陣告師

島山國清等擊殺高師直師泰師夏、
尊氏直義共入洛、

冬死、師直拍手嘆曰、我戰既敗、筑紫屬直冬、四國屬顯氏、和議若破、則欲東依師冬、彼亦死、嗚呼我運極矣、）丙午、尊氏向洛、師直師泰率殘兵六七百從之、其心欲不離將軍、然島山國清豫分軍士遮隔其間、比及武庫川、師直後既五十町、其兵士離散、師直蒙笠覆頭渡河登堤、三浦氏見之罵曰、何若哉、可脫笠、乃奪笠、知其爲師直、而是所願之敵也、揮長刀擊之、師直落馬、三浦得其首、師泰少後矣、吉江氏以鑓撞殺之、高豐前五郎越後將監等族、及家僕山口氏彥部氏梶原氏兄弟鹿目氏河津氏等、皆爲士卒所殺、西氏生捕師夏而斬之、其黨幸免者亡跡、戊申、尊氏直

北畠顯能襲京、
吉良貞家與北畠顯信戰勝之、
直義再掌政務、

義共入洛、（評判曰、直義遣使於南朝曰、臣有故與尊氏和、入洛後、可奉迎鳳駕、且諭南方群士曰、卿等先歸、可護鳳駕而入洛、至此南軍知其詐謀、而悔不早殺之、）己酉、勅使賀直義歸洛、師直師泰首至京、葬等持寺、○三月、庚戌朔、壬子、直義奏請行群士賞、伊勢國司北畠顯能謀襲京、尊氏直義爲之備、顯氏於丹波迎義詮、己未、義詮歸洛、庚申、直義令僧疎石詣持明院殿、奏上皇議南朝和睦之事、不果、癸酉、吉良貞家與北畠顯信戰於奧州、顯信敗走入宇江嶺城、○夏四月、庚辰朔、甲辰、直義移高倉新第、直義再掌政務、義詮不悅、桃井直常、石堂賴房、上杉朝房、島山國清等、屬直義振威、仁木

南朝和睦、
尊氏義詮與直義相疑不睦、

賴章、義長、細川賴春、清氏、赤松圓心父子、佐佐木道譽、土岐賴康等、嘗與師直爲黨者皆不平、謀奉義詮起亂、○五月、己酉朔、丙寅、南朝和睦、先是直義令僧惠鎭僧增仁議南北之和、至此楠正儀使來和議暫成、○六月、戊寅朔、尊氏義詮與直義相疑不睦、初和議成、而直義歸洛與尊氏相見、直義曰、爲誅奸臣暫敵尊長、在今則汗顏、尊氏問曰、何不塞南朝兵士哉、直義曰、楠氏在吉野從我、來八幡者殺之無益耳、尊氏不悅、直義退後、仁木義長細川清氏謂尊氏曰、直義與南朝和、非啻誅高家、實在欲迎南帝、令楠氏兵而奪

足利尊氏直義相互生嫌疑

國家、既而直義不讓政務於義詮、而自決事、上杉、畠山、石堂、桃井爲其黨、與尊氏疑之、然不形於色、義詮頗淫酒色、直義謂非治世之器、有令直冬爲家嫡之心、時有少納言藤有範者、南家儒胤也、頗有文才、屢謁直義談故事、以直義比文王武王、以義詮比殷紂、身自比太公望、直義笑而納其言、欲黜義詮與南朝和、而爲己援、尊氏謂直義既剃髮而不還政於義詮、以自決政事、可怪焉、直義亦不自安、由是兄弟相互生嫌疑、時有街説、兵士或五百騎、或三百騎、入夜則屢集于鹿谷、北白河、阿弥陀峯、紫野寺處處、不知其奚自、尊氏黨與者聞之、意惠源爲之、惠源黨與又意尊氏爲之、又或夜洛中俄騷動、皆言尊氏与

兵乱之兆起于此

赤松則祐迎隆良親王於南朝起於播州

惠源有戰鬪、於是細川賴春、清氏、佐佐木道譽、秀綱、土岐賴康、山名師氏、赤松貞範、仁木賴章、義長等赴尊氏館、石堂賴房、上杉朝房、畠山国清、斯波氏、高經、氏武田氏、今川氏、荒川氏、吉良氏、逸見氏、小笠氏等、急赴惠源、欲互待其來攻、既而惠源遣須賀清秀於尊氏、審其事、以流言無實、諸將皆歸洛、人或曰是天狗之所爲乎、或曰天狗不爲之、近江古狐爲之、近江古狐者爲誰、佐佐木道譽也、道譽嫉上杉、畠山、石堂、桃井、尊威、與仁木義長、細川清氏議、離間直義於尊氏、義詮、而分其步卒徇洛中流言、尊氏直義挑戰、故群士各聚其所宗、然尊氏直義未及挑兵、而無事、此後嫌疑日增、諸將爲黨、兵乱之兆既顯、○秋七月、戊申朔、庚申、赤松則祐迎故護良親王子隆良於南朝、起兵於播州、初赤松氏族與師直殊睦、及尊氏直義和睦、而不安其心、至此聞將軍兄弟相疑、企鼎立之志、就楠正儀降南朝、請立隆良爲主將、南朝

仁木賴章稱病赴有馬温泉、義長、賴春、貞範、道譽、土岐賴康等各逃歸國

公御群議不決、正儀強請之、南帝許之、遣隆良於播州、則祐喜曰、事成則我爲隆良輔佐、執國家權、事不成則擁兵據險而守、然則尊氏昆弟必加懸意招之、是我家高大之奇謀也、乃與父兄起兵、畿内士附之者多、戊辰、直義請止政務、仁木賴章稱病赴有馬温湯、義長潜赴伊勢、細川賴春赴讃岐、赤松貞範與其姪師範、範直歸播磨、佐佐木道譽歸近江、土岐賴康戎衣歸美濃、乙亥、尊氏向江州、丙子、義詮向播州、此二件載園太曆目録、而其記闕、故不知其詳、蓋諸將無故去洛、尊氏進兵乎、不然、洛中多直義黨與、故避其難乎、義詮因則祐屬南朝、而赴播州乎、與太平記異、丁丑、石堂賴房、桃井直

直義倉卒出洛逃北国

常言於直義曰、聞賴章等皆逃歸國、則祐屬南朝、恐奉尊氏義詮之命催兵也、今公兵少、而彼襲不備、則危乎、今夜潜出洛、赴北國、塞木目、荒血山路、而後遣書招東國西國將士、則皆應、是計之得也、若越前斯波高經、或稱足利氏、加賀富樫高家、能登吉見氏賴、信濃諏訪外宮祝某、皆無貳于公、且甲斐越中吾輩所領也、東北諸國豈可不屬從哉、直義領之、倉卒出洛、越篠峰而逃、家臣及諸國屬士、或認其跡追及之、或離散逃去、洛中殆若無人、太平記曰、義詮聞直義逃去、言於尊氏曰、將士逃從惠源者太多、恐還攻洛、不可不備、長尊氏不敢驚曰、命在天也、何備之有、而披讀頃日諸人詠歌、以自卷評判

淡輪助重攻泉州井山城、參州富永高兼与富永直兼戰死之、尊氏遣人於越前詰直義

曰、尊氏義詮聞直義出洛大驚、賺撤營中兵、則僅十騎、以為不能防敵、尊氏率七百騎逃於丹波、義詮率三百餘騎登醍醐山、然直義直趣北国、不攻洛、故義詮帰洛、經日尊氏帰洛、○八月戊寅
朔、己卯、細川顯氏護洛中、庚辰、義詮歸洛、勅使往賀
之、辛巳、淡輪助重武家黨攻泉州井山城、南朝兵所守也、壬午、
尊氏自石山歸洛、參州士富永高兼、直資、直義黨與富
永直兼戰於木野原、高兼直資敗死、直義到越前敦
賀北陸、群士來從、得六萬餘騎、欲還兵攻京、諸將所
議不一而止、癸未、尊氏遣津津木氏於越前、語直義
曰、何故俄去洛而北哉、直義答曰、我退京者、避幕下
怒而存兄弟之禮也、風聞、幕下之意、在使惠源讓政

事於義詮、然則何不與我議之乎、我豈背命哉、何信
讒疑我而令仁木細川等謀我哉、義詮者幕下之嫡
也、我何疏之哉、然彼人無才無量、在鎌倉年久、不滅
新田餘族、唯為家臣被擁而在上而已、入洛之後、為
師直被左右、而不斷一事、今若讓政務、則復為仁木
細川被指揮耳、仁木細川知彼暗弱、欲擅權、故憚惠
源、欲搆讒而除我也、幕下不悟、愛義詮棄我忠者、何
哉、若令義詮聽政、則天下之亂、不可止者必矣、直冬、
基氏、才器非凡、何欲捨此用彼乎、念茲在茲、幕下用
我言、則我身唯命、幕下不聞乎、賴朝不知賴家愚而

尊氏請和睦于南朝、光嚴上皇勅疎石加賜心宗二字、

為北條被奪也、幕下其念茲、乃令須賀清秀副津津
木氏而反命、尊氏怒曰、捨嫡立庶者、禍亂之兆也、我
不為之、惠源實思家運之長久、則在洛之間、盍言之
哉、今託事欲廢義詮、縱雖有前忠、今罪不可免焉、吁
汝清秀歸言之、惠源脫冑降乎、入山為僧乎、不然擧
兵誅之耳、甲申、尊氏遣使於南朝、請和睦、己丑、南朝
使來議和睦之事、壬辰、光嚴上皇幸天龍寺、臨法席、
勅疎石加賜心宗二字、其辭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
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表師資禮、
往年已受褒崇、慕釋氏風、今載又添法號、追思靈山

元僧永璵住天龍寺、尊氏奏請賜討直義之宣旨、直義令石堂畠山桃井登近江八相山與尊氏相持、

遺囑之切、特賜夢窓正覺心宗國師、法會畢、疎石有
病退寺、元僧永璵住天龍寺、乙未、尊氏奏請賜討直
義之宣旨、至近江國陣鏡宿、其兵僅三百騎、既而佐
佐木道譽與其子秀綱、率近江兵三千餘騎、仁木義
長率伊賀伊勢兵四千餘騎、土岐賴康率美濃兵二
千餘騎、皆來、其兵總一萬、丁酉、直義發越前、向近江、
○九月丁未朔、南方屬士與京軍戰于泉州佐野、癸
丑、直義令石堂賴房、畠山國清、桃井直常督兵二萬、
登近江國八相山、與尊氏相持、義詮守京、寄遣使於畠山国清曰、往年尊氏以国政讓惠源、而我與惠源有父子之約、今不幸父子兄弟挑戰、我甚悔之、足下若運和睦之謀而事

義詮追使於畠山国清、運父子和睦計、
桃井直常与佐佐木道誉戰、道誉兵殺秋山光政、

成則国政附惠源、而以足下為帳事、足下甚歸佐小子、是小子所願也、国清大悦、勸直義請和睦、直常等不聽而寢、甲寅、桃井直常與佐佐木道譽挑戰、道譽部兵
多賀氏、擊殺秋山光政、直常部兵直常大怒、乙卯、直常請
直義攻尊氏陣、畠山國清佯告曰、我兵六萬、彼兵一
萬三千、戰則為必克者宜也、然我聞有內應者、恐有
不虞之變、直義疑慮、不進兵、丙辰、直義召諸將議軍
事、群議不合而止、丁巳、畠山國清密告直義曰、罷軍
歸洛、以政務附義詮、閑居終身、則為國為家幸甚、直
義不聽、國清且怒且懼、率其兵七百騎、到鏡宿、屬尊
氏、由是北兵或降尊氏、或抱貳心、直義有懼色、謂桃

夢想国師寂、弟子妙葩建塔、元僧永玙作銘、

井曰、我陣於此、然北兵之心、亦不可測焉、直常曰、在
北州不變心、君其勿憂之、戊午、南朝屬士、起兵於丹
後國、庚申、尊氏直義戰於江州、庚午、直義議與尊氏
和睦、直常不聽、乃以直義退江州、赴越前、而直常頻
勸再進江州、直義猶豫不果、佐佐木道譽請出軍于
越前、尊氏憚直常及足利高經威武、而不諾、猶屯於
鏡宿、丙子、夢窻國師疎石寂、石沒後四年、其弟子妙
葩建塔、投化元僧永璵作銘、詳敘其事跡、沒後二十
六年、弟子等遣使於明國、求塔銘、學士宋濂奉明帝
詔作之、其辭曰、共惟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歷、聲

明宋濂作夢想国師塔銘、

教所被、與如來化境相為遠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
日本國遣使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克勤奏曰、日
本有高行僧夢窻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建塔未
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
因使者而求之、然人臣無外交、非奉勅旨、不敢違從、
所請、拜手稽首、以聞、皇上欣然可其奏、待詔詞臣宋
濂為之、濂按其弟子住持善福寺周信牒云、禪師諱
智曜、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皇九世孫、父某、母某氏、
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呑金色光而孕、歷十有三月
始生、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監教院以居、

授之群書、一覽輒記、暨長、繪死尸九變之相、獨坐觀
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為大僧
禮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彌天
然恐執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
國疎山石頭二刹、一庬眉僧、持達磨像授之曰、爾善
事之、既寤、拊髀歎曰、洞明吾本心者、其惟禪觀乎、遂
更名疎石、字夢窻、謁先隱範公於建仁寺、繼至相州
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緇錫之所萃止、時一山寧
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為侍者、朝夕便於咨
決、俄出遊奥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

亦何礙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部、昭揭一乘之旨、辨才無礙、然終以心地未明、悵悵然若無所歸、荐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遂累而往、備求法之意、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尚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反、師疑悶不自聊、結跏澄坐、視夜如晝、目絶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寺、見佛國高峰日公、叩請如前、高峰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甚悉、高峰勵喝曰、汝何不云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

直義避越前赴関東

吉良貞家相馬親胤与南朝属士伊達行朝戰

辭、歸舊隱常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云云、全文載在宋學士文集、於疎石為之幸○冬十月、丁丑朔、庚辰、尊氏直義議和睦不果、丁亥、尊氏歸洛、壬辰、京軍攻和泉國井山城、自八月至此累戰互有勝負、己亥、義詮聽政、謂之沙汰始是日、直義避越前赴關東、評判曰、畠山国清遣間使於越前、流言曰、足利高經内應尊氏、由是直義驚懼、桃井直常曰、高經無黒心、且直常存則此州不可叛也、唯願再發兵於江州、以可攻京師、直常為先鋒、直義曰、久留此則東国悉為敵、基氏師関東兵来攻、則以北陸兵難當之、不如早至鎌倉服八州、上杉朝房、石堂頼房、扶衆歸之心、皆謂可也、直常不能強留之、而從直義共赴関東吉良貞家、相馬親胤、與南朝屬士伊達行朝及田村莊司、戰於奥州柴田郡倉本川、辛丑、尊氏議南方

尊氏自東征直義

南帝賜和睦綸旨於尊氏

南帝勅尊氏廢天皇及東宮

和睦之事、罷神祇伯資繼王、○十一月、丁未朔、戊申、議南方和睦事於賀茂、庚戌、尊氏奏請令義詮留護京師、身自東征直義、辛亥、南朝使來會義詮于賀茂、南帝賜和睦綸旨於尊氏、尊氏義詮共獻誓約狀於南朝、和議成、太平記曰、尊氏東征、義詮守京、兵士甚寡、懼楠氏和田等乘虚襲京、故佯請和睦於南朝、南朝公卿議曰、直義乞降、遂志未幾違約、今義詮所請亦然、不可信焉、然彼佯請則佯許之、而令鳳輦歸洛、而令楠氏討義詮、令義貞子姪誅尊氏於東国、則天下早歸一統、南帝召楠正儀問之、正儀曰、早許和睦、而後臣輙誅義詮、南帝曰可也、乃許義詮所請、而和睦暫成、然無知其密策者、癸丑、南帝勅尊氏廢天皇崇光及東宮直仁、止觀應曆、用正平年號、甲寅、南帝令前權大納言藤隆資、藤實世、沙汰京

直義入鎌倉指揮八州

尊氏發洛向鎌倉

南帝補任僧正忠雲及僧正頼意

都之事、是日、直義入鎌倉、東國士悉屬之、兵稱五十萬、評判曰、基氏聞直義東行曰、我與直義有叔姪之親、而有父子之約、不忍非之、然屬其麾下則背實父也、不如避之、乃出鎌倉、陟武藏、直義入鎌倉、指揮八州、基氏遣使屢請與尊氏和睦、直義不從庚申、尊氏發洛向鎌倉、義詮留守京師、細川顯氏、畠山國清副之、評判曰、從東征者六十騎、留京者一萬騎乙丑、南帝勅僧正忠雲兼梨本大塔兩門跡、補鎌倉大御堂并天王寺別當職、以日野護持院僧正頼意補東寺長者并醍醐座主、兼仁和寺諸院家、庚午、南帝遣頭中將源具忠於京、勅前太政大臣藤公賢復任左大臣、行一上之事、辛未、二條關白藤良基、近衛右大臣藤道嗣等、月

尊氏陣薩埵山、

直義令桃井長尾等遮宇都宮來路、自陣伊豆府、

御雲客、以下地下、五位六位、乃至僧綱、院家、長老、寺社別當神主、悉詣南朝、壬申、南帝詔許上皇、（光嚴）御領可如初、南帝勅、後二位資繼王、復神祇伯、乙亥、尊氏陣駿河、國薩埵山、仁木頼章、義長、今川心省、武田、千葉、長井、二階堂族屬之、總二萬騎、駿河以東、群士、大半屬直義、不來會、唯宇都宮直義令桃井直常、及長尾氏、率北陸兵一萬、向上野國、遮宇都宮來路、而自帥二十萬騎、向薩埵山、分兵爲二隊、上杉憲顯、自由井蒲原、石堂頼房自宇都部佐、直義陣伊豆府、然以薩埵山嶮、故不能輙攻之、○十二月、丙子朔、壬午、尊

元可、初名公義、

七郎、師直族、

貞經、清黨之長、益戸、紀黨之長、

宇都宮氏綱、藥師寺元可陣天命宿

氏直義議和睦事、不果、上野國士大胡氏、山上氏、立新田族大島某爲將、率五百餘騎、陣笠懸原、欲救薩埵、爲尊氏立功、直義屬士長尾氏、率三百餘騎、俄襲破之、大島亡跡、庚寅、宇都宮氏綱、與藥師寺元可議、立三戸七郎爲將、發宇都宮、陣私市宿、氏家周綱族、元可族、及芳賀貞經、益戸氏、武州猪股氏、安保氏、岡部氏等、總千五百騎、佐野佐貫兩族、率五百騎加焉、三戸七郎俄狂亂、自殺、衆皆忌之、兵半離散、元可曰、是宇都宮神欲令氏綱爲大將也、不可暫猶豫焉、氏綱乃率殘兵七百騎進發、甲午、氏綱、元可、渡利根川、

氏綱、元可、與長尾孫六平二大戰、

長尾兵潰、桃井亦敗、

背桃井長尾陣而至那和莊、直常還軍追之、氏綱分兵爲三隊拒之、氏綱七百騎爲正兵當桃井七千騎、元可五百騎爲奇兵當長尾三千騎、相戰移時、氏家周綱爲遊軍在中、見機競擊之、長尾孫六、長尾平二、五百餘騎、皆下馬徒歩、以短兵當周綱、諸軍同時相戰、長尾兵大潰、多死、桃井亦敗走、死骸滿野、血洒草腥、氏綱元可獲首二千三百餘級、放火焚桃井長尾營、凱歌而西、評判曰、初師直之敗、藥師寺公義不屬直義、登高野剃髮、改名元可、及尊氏直義和睦、而細川頼春、惜元可有文武之才、請尊氏拔元可於讃岐、此役頼春欲從尊氏東征、然聞南海有應直冬者、且京師兵寡、故不能自往、令元可從之、元可説尊氏、獨先赴下野国、至宇都宮、勸氏綱催兵爲

武藏国津山氏、襲吉江氏殺之、

源具忠奉三種神器歸南朝、

薩埵山後援而立功、武藏國士津山氏、及野與黨、襲直義所置守護代吉江氏、殺之、武藏上野悉屬尊氏、從氏綱元可、其兵既及二萬、直義聞之而懼、群士勸憲顯頼房、曰、宇都宮未至之前、請攻破薩埵山、不聽、武藏兒玉黨、三千餘騎、以兩將爲帥、唯以其一隊三千騎、進登山攻之、今川心省、及南部族羽切氏、迎擊破之、兒玉死傷甚多、而退、憲顯朝房笑曰、彼負勇取敗、我衆十倍敵、雖不力戰、可自克焉、戊戌、源具忠奉三種神器、歸南朝、神祇伯資繼至從之、帝以爲是此先帝（後醍醐帝）僞造之物也、即棄璽箱、以神鏡寶劔、賜近臣、壬寅、宇

氏綱、元可、擊破足柄山敵

都宮氏綱、藥師寺元可、率三萬騎破足柄山敵、進陣竹下、小山判官某、分兵於宇都宮、而率七百餘騎陣古宇津、氏綱燒燎數里、直義軍中望見而大驚、先是仁木義長、細川清氏、屢勸尊氏曰、敵雖多然將拙、而軍不精、襲擊則可破、尊氏不聽、二人又說曰、不戰則我軍粮竭自敗、尊氏不聽、至此義長、清氏、望見宇都宮燎、勵氣請曰、我軍所待、唯宇都宮援兵而已、今猶豫、宇津宮爲大敵被破、則何恃哉、師直若在則何猶豫哉、願將軍許二臣一戰、見可克而不戰、取敗者所難堪也、尊氏怒曰、卿等以我爲臆乎、今夜我先登死

義長、清氏、圍清覺進突惠源陣、

義長、清氏、攻敗直義於伊豆府、

光明上皇、法諡眞常惠、

耳、卿等見我剛臆、義長悔其言之過而默然、清氏進曰、某亦力戰、恐不可負公也、言未畢、義長、清氏、及畠山國清督精兵、鳴鐘競進、義長清氏勵士卒曰、我等過言、而遭將軍之怒、今夜不斬惠源、則不生還、軍勢太鋭、憲顯、賴房、諸軍、既畏宇都宮援兵、俄驚、義長、清氏襲來、而狼狽敗北、癸卯、義長、清氏、進攻伊豆府、直義不能戰、逃入山中、上杉憲顯、長尾左衛門、率敗兵二萬而逃、千葉族僅率五百餘騎追之、憲顯還兵鏖之、而走信濃國、是日南帝詔觀應帝爲太上天皇、曆應上皇落飾、(法諱、眞常惠、)泉涌寺了寂上人爲戒師、南帝

直義兵散勢減、降尊氏、

令右大將藤實世、警衛洛中、義詮獻狀於南帝曰、天下之事、宜任聖斷、南帝勅二條左大臣從一位藤師基、關白萬機、從一位源親房入道宗玄准三后、從四位下左京大夫藤宗重任侍從、叙從三位、(親房非攝家、非外祖、然家爲清華末流、且身有勳功、而爲南帝舅、故有准后之宣、世號北畠准后、)乙巳、直義在伊豆山、兵散勢減、雖欲逃去、不得其便、畠山國清、勸尊氏宥其死、尊氏許之、令國清、仁木賴章、義長、迎之、直義遂降、來尊氏陣、尊氏以仁木賴章爲武家執事職、師直敗後初置之、桃井直常逃歸越中、復聚兵欲至上野、挑戰、然以前日之戰被創、故不果、奧州右馬

奧州源清顯、破石堂秀慶軍、

正平七年、

尊氏携直義入鎌倉、

足利義詮、貢獻馬絹沙金南朝、

頭源清顯、(南朝屬士、號五辻少納言、)破石堂秀慶軍、是年、當元至正十一年、(高麗忠定王三年、秋八月、我船一百三十艘、入高麗、侵紫燕三木二島、焚其民舍、殆盡、又焚南陽府雙阜縣、高麗王遣萬戶元穎于西北面、萬戶印璫前、密直李權于西江屯兵以備之、王又命權等入海捕我兵、權還白王曰、臣非將、又不食祿、不敢奉命、固辭不行、冬十一月、我兵又入南海縣、)

壬辰、七年、(北朝無主、觀應既廢、文和未建、故大書南朝年號、)春、正月、丙午朔、辛亥、尊氏携直義入鎌倉、基氏自武藏歸鎌倉、直義養基氏爲子、(今川了俊記曰、尊氏直義相議曰、義詮柔弱、基氏雄偉、故以關東讓基氏、以爲義詮之助、縱雖義詮不保京師、基氏保關東、則家運可相續也、)庚午、義詮獻使於南朝、貢馬三十匹、絹三百匹、沙金五百兩、且贈女院、皇后、三公、九卿、各有差、正義欲返之、然離思謂、得敵財

尊氏鴆殺直義入道惠源

南帝遣使東国起義兵

以贈我軍是亦一謀也悉受之分與家僕衆皆感之曰正儀武勇雖不如父兄其無私欲則不墜家風○二月尊氏鴆殺直義入道惠源或曰患黄疸而病死歳四十六號大休寺（評判曰畠山国清憐惠源幽蟄請尊氏曰彼人雖有罪然同胞之親且有舊功復其所領以魚憐愍尊氏曰我亦憐彼然彼存則必妨我子孫也乃進毒而殺之）○三月南帝密遣中良信阿於東國先至信濃逢宗良親王勅授征夷將軍任上野守兼中務卿而至武藏上野勅諭左少將新田義宗（義貞嫡子）任武藏守且說新田義興脇屋義治曰南帝與尊氏義詮和睦者暫時僞謀也連起義兵可誅尊氏以開聖運義宗義興義

新田義宗義興義治催兵、石堂三浦二階堂等約内應殺尊氏

治大悦乃催東國群士薩埵山役屬直義敗軍者多應之石堂入道義房（頼房父）及三浦介葦名判官二階氏小服氏皆屬直義不遂志降尊氏爲仁木細川等被侮而含幽欝者也聞義宗等密謀而約内應殺尊氏於軍中然不形於色而在鎌倉待期○閏月乙巳朔壬子新田義宗義興脇屋義治奉宗良親王率私兵八百餘騎發上野至武藏國其族江田大館堀田篠塚羽河岩松田中青龍寺小幡大井田一井世良田籠澤及宇都宮天野三浦南木西木酒勾小畑中金松田河村大森葛山暗代蓮沼小磯大磯酒間山

尊氏聞新田出師議避安房義長国清等留之

下板倉玉繩梶原西宮三宮南西高田中村淺羽四方田莊櫻井若兒玉安保加治勅使河原西黨東黨熊谷大田平山私市村山横山猪股等十萬餘騎來會到處放火兵勢太鋭事聞鎌倉尊氏大驚點撿鎌倉不滿千騎仁木細川等說尊氏曰衆寡不敵請暫去鎌倉至安房上總而聚兵快戰尊氏曰不可也我今去鎌倉則武藏相模上野下野悉屬敵也縱爲寡兵速發鎌倉待敵於路以戰耳（評判曰尊氏聞新田族起而驚與衆議避安房上總仁木義長畠山国清諫曰不可也敵雖多不過十萬我兵雖少不減二萬運策而戰則何必不克哉今若去鎌倉則敵彌多我兵彌減而已速發鎌倉待敵而戰則近国士豈不來屬哉且捕氏聞將軍

參議公謂義詮

尊氏出師、畠山仁木岩松大島等從之

去鎌倉則必發京師恐參議公不能拒之国清曰將軍從義長議則臣力戰輕死若欲避安房上總則臣不從而遠歸京師死於參議公麾下今川心省曰將軍發兵赴武藏則軍士日多請早出軍且新田子姪皆少不練軍事雖多不可畏之尊氏乃從諸將議而決出軍之事）庚申尊氏發鎌倉畠山仁木岩松大島石堂今川田中大高大平宇津木肉戸曾我梶原二階堂饗庭和田長井等從之石堂義房三浦小股葦名二階堂以有隱謀率其兵三千餘騎不混他兵繞尊氏前後而從行基氏請尊氏從軍不許留之於鎌倉南京繼傳之辛酉尊氏陣武藏久米川滯留一日河越唐戸江戸高坂豐島土屋土肥二宮曾我澁谷海老名小早川豐田狩野介那

南帝以田中法印房爲皇居

義詮使僧惠鎭奏南帝

尊氏與義宗對陣于武藏野

須、本間、鹿島、島田、淨法寺、高山、小林、尾葺、見田、古尾谷、長峯等來會、其兵都八萬、癸亥、南帝幸八幡、以田中法印房爲皇居、置關於赤井、大渡、而山上山下、甲士充滿、義詮聞而怪之、令法勝寺僧惠鎭到八幡奏南帝曰、聞楠等專設戰備、臣已歸命聖朝、而幸蒙恩貸、則不審何故乎、帝召惠鎭詔曰、天下未靖、不慮之變、不可不備焉、已修和好、則何怖畏之有、答曰、不信流言、而上下同心、則大平從此至矣、惠鎭反命、義詮曰、勅諭既如此、街說紛紛、不足信焉、不爲之備、是日、尊氏與新田義宗等對陣于武藏野、以明日爲軍期、

石堂義房告謀其子義基、義基不從、絶恩父子、存義君臣、

今夜石堂義房、謂三浦曰、頃間與吾子等所密謀、未告賤息義基、我老而企叓、亦欲期榮於子孫也、軍期在明日、則父子之親、難廢不可以不告之、不知吾子謂何、三浦然諾焉、義房即呼義基語之、義基怫然曰、凡志士之爲道也、以有貳心爲大耻、我既爲將軍被知遇、則豈懷不臣之志、以遺臭於千載乎、振古有父子爲敵者、我行我忠矣、今以此謀、必可告將軍而絶恩於父子、存義於君臣、而退去、義房驚乃告三浦、三浦等以謀顯、與義房等俱引兵、自關戶赴武藏野、欲與新田合、義基到尊氏營告之、尊氏曰、可速遣兵誅

尊氏許三浦宥石堂死一等、

新田足利戰武藏小手差原、

足利軍陳四、曰平一揆、白旗一揆、花一揆、御所一揆、

三浦等、但於義房則爲汝宥死一等、義基悦而流涙、尊氏命仁木義長發兵、至則義房三浦等既去、義基請尊氏欲身自殺、以示無貳心、尊氏止之、眷遇如初、評判曰、新田敗軍後、尊氏不殺義房、而擧賞義基、義基分賞養義房、以終其身、甲子、新田義宗將五萬餘騎、義與將二萬餘騎、義治將二萬餘騎、各軍武藏小手差原、宗良親王監總軍、尊氏將十萬餘騎拒之、平一揆三萬餘騎爲先陣、旗璽皆赤、白旗一揆二萬騎爲二陣、饗庭命鶴歲十九、爲三陣將、其兵六千、各挾梅花一枝於冑、號花一揆、尊氏將三萬餘騎在四陣、號御所一揆、仁木賴章、義長、義氏、以三千餘騎各

義宗率兒玉黨破花一揆、

義宗追擊、尊氏殆危、

藏旗幟下、馬養銳、欲待其弊而襲之、既而義與與平一揆戰、死傷各數百而退、義治與白旗一揆戰、死傷又數百而退、流血成渠、積屍如丘、命鶴率花一揆而進、義宗命兒玉黨千餘騎曰、卿等家紋團扇、有含風之象、可吹散花一揆、兒玉黨悦而競馳、花一揆皆少壯之士、輕行單進、爲兒玉被破而大潰、奔本營、尊氏陣驚騷而退走、義宗逐之、呼曰、呼尊氏天下之朝敵、而我家之怨讐也、不斬其首、則我心不平、片時之間、進之四十六里、迫到石濱、尊氏殆危、既欲自殺、近侍士、二十餘騎戰死、尊氏幸涉川而免、敗軍士、三萬騎會

仁木頼章、義長横擊義興義治、破之、

於此、義宗諸軍後而在麾下者、僅五百、日已暮矣、義宗不知瀨之淺深、故不能渉川、嚙齒而歸、小手差原營、義興義治見白旗一隊、二三萬騎北逃、以為尊氏、乃進兵急追之、軍士不能從焉、路為受降者被妨、而與逃者遙隔、旗下纔有三百餘騎、仁木頼章義長察之、以銳兵三千餘騎張鶴翼邀擊之、義興義治等連魚鱗以突之、義長同備不動、欲乘其弊而挫之、義興等前後左右奮擊百合、遂不能破之、氣疲勢衰、且被創、乃引兵東遁、其兵死者百餘騎、其餘被創、太多、義宗歸營、聞義興義治敗走、尋之不相會、而望見曠野、

石堂三浦後至、與新田合兵襲鎌倉、

則皆敵兵也、義宗慮難再戰、而退陣笛吹峠、仁木義長聞尊氏在石濱、馳往報以捷、尊氏悅賞其功、授感書、義興義治與義宗相失、群士皆散、僅二百騎在左右、二將相議曰、兵寡隔敵境、則難歸上野、不如直襲鎌倉與基氏共死而足矣、乃夜半向鎌倉、比過關戶、遇石堂義房三浦介等後期赴武野、相互拍手大悅、乃合其勢五千騎、到神奈河、問鎌倉之事、則聞南宗繼奉基氏、以安房上總兵三千餘騎塞假粧坂巨福呂坂路、固守禦之、義興義治聞之喜曰、可一戰而破之、乙丑、義興義治率石堂三浦葦名二階堂等兵五千餘騎、攻入鎌倉、時南宗繼聞

義興在敵中結馬鞍徐退、

南宗繼奉基氏遁赴石濱、

三浦敵起率兵向之、然為虛說、故歸鎌倉、馬未解鞍、兵未脫甲、見義興等倣襲、而倉卒出拒之、戰於若宮小路、小股氏選率手兵七千餘騎力戰、三浦氏葦名氏、二階堂等亦能知地形狀、故縱横奮擊、義興斬敵三騎、突衆兵而出、馬鞍為敵被切絕、乃自馬上垂手於地、執之欲結、時敵三騎來打其冑上、義興不駭、閑結鞍、敵退、感其勇力、義治與小股合兵、率二百餘騎馳進、南氏敗走、其餘兵亦四方逃亡、義房等兵疲不追之、南氏奉基氏遁赴石濱、義興義治據鎌倉、其衆至七千餘騎、其部下推戴義興義治、稱關東八州兩

義興義治為關東兩管領、義宗奉宗良親王為監軍、上杉憲顯屬焉、

尊氏發石濱向笛吹峠、

管領、是月、新田義宗聚敗卒陣於笛吹峠、奉宗良親王為監軍、上杉憲顯師師來屬焉、大江田、中條、田中、堀口、羽河、荻野、酒句、屋澤、風間、村岡、堀、葉屋、長尾、仁科、高梨、太田、滝口、大倉、藤崎、飯尻、五十嵐、高橋、友野、滋野、祢津、神家族、皆乘會、其兵凡二萬餘騎、千葉、小山田、宇都宮、佐竹、白河結城、長沼、河越、高坂、江戶、戶島、古尾谷、三田、土肥、土屋、下條、二宮、曾我、海老名、本間、渋谷、石濱、坂西、曰洲、天野、狩野、長峯等、皆赴石濱屬尊氏、其兵總八萬餘騎、尊氏在石濱、召諸將議曰、聞義宗及上杉憲顯、以二萬兵屯於笛吹峠、義興義治、以七千餘騎在鎌倉、孰先孰後、衆皆曰、破其多者、其寡者自散、尊氏曰、可也、乃發石濱向笛吹峠、慿於武藏府、甲斐源族武田氏八人、小笠原氏三人、逸見氏三人、板垣氏、一條

南帝襲京

細川顯氏爲正儀所圍、其姪八郎死之、

氏、南部氏、下山氏、其兵二千餘騎來從、辛未、南帝在
八幡、僟發兵襲京、源顯能率三千餘騎自鳥羽出于
東寺、南羅城門、東西擧旗、少將源顯經率五百餘騎、
自丹波路唐櫃越、出西七條、放火、和田、楠、三輪、越智、
眞木、神宮寺、其兵五千餘騎、先渡桂川、至七條大宮、
南北揚鬨聲、義詮大驚、細川顯氏在千本、聞變、欲赴
東寺、義詮率百數十騎、倉卒馳出、而爲楠正儀被圍、其
姪細川八郎戰死、士卒略盡、顯氏與殘兵七騎逃赴
若狹、細川賴春時爲士衛長、欲聚兵於東寺邊、率手
下兵三百許騎、至六條、既見敵旌旗、不及整兵而鬪、

細川賴春與和田楠會戰、賴春戰死、

義詮殆危

進、與和田、楠會戰、楠正儀豫作盾、如拼懸之、氏盧殼
者三百人、升屋上、而直下射之、賴春兵不得進、楠氏
兵五百餘騎、齊進擊之、賴春兵爲之隔、而左右分散、
又欲還戰、時賴春馬驚飛騰、而倒墮、敵三人逼斬之、
賴春臥斬二人、而欲起、和田士卒以鎗刺喉、殪之、和
田即斬其首、義詮不及戰、率百數十騎、逃赴近江、至
勢多、甲賀高嶋源氏豫焚橋、且不置舟、又南帝使大
慈院僧某、自天王寺登叡山、而山徒皆附之、義詮不
知所爲、而謂敵追來、則自殺、乃脫甲、與將士共列立、
于砂上、相摸人曾我氏、潛行水底、至前岸、覓小舟一

南帝遣顯能遷先帝兩上皇東宮于吉野、

艘來、義詮與諸將二十餘人、競乘而濟之、又遣小舟
三艘、載兵士等來、其餘軍資悉皆運漕之、而後獲沈
舟、評判曰、義詮以和議成、不設備、與愛妾夜遊醉臥、僟聞變、而與近侍十人、逃到勢多、不乘馬、不帯刀、列大津、獲野氏獻馬、永原氏獻刀、一說曰、義詮在東寺、聞賴春死、率三百騎、破一方、圍而逃、是夜
顯能承南帝詔、率五百餘騎、圍持明院殿、使武夫等
護諸門、而顯能自入西門、以大納言藤隆蔭奏曰、天
下洶洶、可暫遷皇居於南山、先帝崇光、兩上皇光嚴、光明、東
宮直仁、皆茫然少焉、新上皇曰、依武家推擧、雖居帝位、
然無一事出於意、今聖運既開、如朕等、則願得枉被
寬恕、而可捨身於桑門、以此宜反命、顯能曰、臣已承

自此平安城無主、

尊氏攻笛吹峠、

義宗、憲顯、苦戰敵拒、

詔、則何再乎、即將車二兩、載先帝、兩上皇、東宮、皇后、
太后、而如南山、顯能禁月卿雲客扈從、唯中將藤實
春、典藥頭篤直從行而已、兵士監衛皇輿、經日至賀
名生、以幽閉于故盧、又因天台座主尊胤於金剛山
下、於是平安城無主、爲荒廢之地、是日尊氏率大軍
攻笛吹峠、甲斐源氏三千餘騎爲先登、新田義宗拒
破之、殺逸見氏等、千葉、宇都宮、小山、佐竹、七千餘騎
爲二陣、與上杉憲顯戰、相互死傷多、而退、其後兩軍
相亂、自午至酉、會戰不止、義宗少而壯勇、每戰勵力、
然衆寡不敵、義宗憲顯兵減勢疲、登峠而休、上杉憲

義宗憲顯避足利兵衆赴越後

顯部下長尾氏根津氏共有勇力欲狙撃尊氏佯爲尊氏兵而以二引兩紋（尊氏家紋）爲笠符亂髪混在尊氏軍中事覺而不遂志二人乃奮戰斬敵居多大呼曰足利殿運強而歸本營入夜東國兵多會尊氏陣烽火太熾義宗憲顯兵士半減義宗置關於栽田山并信濃路要遮之義宗謂大敵在前故國在後恐士卒疑我有思歸之心然則戰無利士卒疑將者兵家之所忌也即自卸鞍脱甲以示不歸士卒見之皆懸息然上杉憲顯見尊氏營火炬益熾而慮來從者太多遁赴信濃義宗不得已而赴越後於是武藏上野上

尊氏一統關東義詮降濃勢尾遠勢氣大振

尊氏攻鎌倉

總下總兵皆降尊氏絡繹不絶其衆至八十萬議攻鎌倉慶義興義治（此時義詮逃到近江國四十九院土岐佐佐木及大高重成來會美濃伊勢尾張遠江僻士逐日而聚勢氣大振議與山陽山陰約期攻京都八幡）楠正儀奏請乘義詮之微勢討之詔下諸卿議遂不聽正儀慍謀之不行而語左兵衛督藤康長（号法性寺）康長雖然之而不得爲如何○三月甲戌朔丁丑尊氏欲帥大軍攻鎌倉義興義治聞之謂我輩得尊氏於此以戰死爲志耳松田河村諫曰吾曹采地有山在相模河上深遠堪匿居先去此入彼山而漸聚兵可以圖後擧義興義治乃與石堂小股二階堂葦名三浦率六十餘

義興義治遁匿於國府津山

義詮發近江入京

騎去鎌倉以松田河村酒匂爲郷導晦跡於國府津山尊氏入鎌倉謂諸將曰義興義治雖勢微不早制之有後患乃遣畠山國清仁木義長率今川荒川族及伊豆相模武藏安房兵二萬六千餘騎撃之尊氏亦留鎌倉指揮關東而使細川清氏赴近江援義詮入京甲申義詮帥三萬餘騎發四十九院出於伊祇代三大寺以部分水陸共進入京楠正儀奏請逆撃之南帝詔曰微正儀誰護八幡皇居乃以參議源具忠爲將而率千餘騎拒之於大津然畏義詮大軍不戰而歸八幡正儀又奏曰敵見具忠兵寡而退則彼

義詮陣東寺顯能屯八幡相持赤松則祐復叛南朝

故名和長年族起山名時氏攻之

必追之臣今夜速赴山科出於其後撃不意則義詮可破矣諸卿議曰正儀年少倉卒拒大敵而不克則戰死然則誰可護皇朝哉不如據此地險而拒之戊子義詮入京源顯能退陣於淀赤井（評判曰顯能嘆曰聖運遂不可開我與生而見恥不如死於此然八幡勅使來而召之故顯能率千五百餘騎去京）庚寅義詮出兵陣于東寺顯能退屯於八幡山下此時八幡官軍七千餘騎據山堅守徹赤井橋禁渡舟前河水拒之細川顯氏率南海兵三千騎入京加義詮陣赤松則祐復叛南朝而屬義詮京軍大振正儀屢請襲義詮諸卿以爲危而不許辛卯故名和長年族起兵伯

山名時氏攻殺律師長信
義詮絶河内粮道正儀正兄向之

讚國守舩上山城爲南朝山名時氏率兵攻之拔城兵律師長信丁酉義詮帥諸軍回宇治路濟木津川陣于洞峠以塞河内東條糧道南朝以楠正儀和田正兄爲將配紀伊兵三千餘騎發遣之正儀時年二十三正兄歲十六諸卿皆謂二人共年少而行陣恐無謀慮正兄詣八幡皇居曰我族先是臨戰授命死者居多此役亦公私之大事也吾盡死力而不斬一將則無生還人皆感其勇言既而向荒坂山細川顯氏淸氏土岐賴康其弟賴重以六千餘騎擊之以山路嶮峻皆下馬徒步而上正儀兵大射之細川土岐

土岐賴重勇猛楠正兄斬殺
畠山仁木攻河村城

兵爲之不得進賴重便捷絶人陟險急進正兄當之淸氏家僕關氏傍出擊正兄家奴自松陰射殪之賴重欲扶起之正兄家奴又射中賴重賴重拔棄其矢斬敵數人而左腋挾關退歸躍越片岸土崩而倒正兄進斬賴重幷關入奏之詔感賞其前言之有驗顯氏等又進大軍攻之衆皆謂官軍難克然正儀先是雖屢獻軍謀而以廷臣沮之常慍之此役欲必死而激諸卿故以寡兵出戰二十餘度每却之帝聞之詔頻召之正儀不得已入夜引還八幡顯氏等乃陣于荒坂山主客相持不戰而送數日此時畠山國淸仁木義長攻河村城

南帝遣兒島志純於東國義宗等救八幡

義與義治以五十騎拒之松田河村爲山路鄕導或擊敵於險或夜襲敵營故國淸義長屢失利南帝密遣兒島志純初名高德於東國勅諭宗良親王及新田義宗義興義治等起兵入洛以救八幡志純馳而東宇都宮以將公綱及小山五郎等亦應勅志純又經北陸回東海東山以催官軍桃井直常上杉憲顯吉良滿貞石堂義房及信州神家滋野伴野仁科禰津等皆應之而相約曰義與義治可留東抑尊氏而義宗等刻期可自東北分入京救八幡山名師氏入來悔後期不逮荒坂戰而欲直攻八幡而向淀南朝將左兵衛督藤康長拒之徹橋板三間以待之師氏毀民舍作浮梁欲濟之淀水盛浮梁皆流去既而問淀明神前有淺瀨帥二千餘騎襲冒而渡守兵皆走康長單騎不

奧州源顯信与吉良貞家等爭戰
顯能正儀大戰于更科
義詮兵圍八幡城南軍勢稍衰

捷斬敵三騎而退師氏兵追之康長轉戰十七合遂歸八幡營師氏進陣財園院康長走於谷堂○夏四月辛亥奧州國士源顯信再起兵田村伊達族應之而與武家管領吉良貞家及相馬胤賴國魂隆秀等戰於安積郡戶谷田佐佐河矢柄互有勝負丁卯義詮諸將合勢同時攻八幡顯能率伊賀伊勢兵出于園殿口正儀正兄湯淺氏山本氏率和泉河内兵出于佐羅科共拒戰有内應者放火於高橋盧舍南兵咽風煙失利退于八幡山義詮兵二萬餘騎進至洞峠土岐賴康佐佐木秀綱山名師氏赤松則祐松田氏飽庭氏宮氏分營而陣築長圍守之細川顯

義宗發越後、桃井吉良石堂發駿河、共爲八幡援勢。

藤康長夜襲細川顯氏有利。

氏、清氏廻眞木葛葉而陣于八幡西、如法經塚上、與南兵相距纔隔隍、南軍勢稍蹙已、新田義宗發越後國津張、率七千餘騎到越中放生津、桃井直常率三千餘騎屬之、是日吉良滿貞、石堂義房、發駿河國、得海道兵六千餘騎、宗良親王率信州兵發途、共爲八幡援勢○五月癸酉朔、丙子、南將左兵衛督藤康長、簡精兵八百人、定約束、辭乘夜襲細川顯氏、清氏、其營內狹小、馬風兵駭、不得彎弓拔刀、悉陷澗底、相蹈藉死傷者不可勝筭、然土岐賴康、佐佐木秀綱、山名師氏、赤松則祐等諸陣戒嚴不動、康長不能襲之、

八幡城危急。

引兵而歸、自三月至此、八幡守御既五旬、軍粮稍盡、衆皆謂不能久持、於是相議、歸遣正儀正兄於河內、以催援兵、而潜出城、諭招黨助者、且曰、二士率兵而出、則守者無統御乎、唯留兵於城、二士潜出、催兵可爲後援、正儀奏曰、此役早用臣言、則誅義詮於洛外者必矣、諸卿多言猶豫、令彼勢大而至於此、今臣等出城、則官軍數日之間敗北、而城早陷、况留兵於城、臣等獨身而往、則何以平近國哉、倉卒應詔而出城、早陷、若翠華蒙塵於敵軍、則臣等有何面目哉、在今則臣等在城堅拒、而可待東北官軍之援、萬一遇日

正義正兄謀不行、出八幡城、帶千劍破、正兄途病死。

城陷、則臣護鳳輦前後、而擊退追者、則南山還幸可無恙也、此城幸持數日、則臣運粮道之謀、粮在則城不可輙陷也、然諸卿不許之、正儀正兄不得已而率三千餘騎而出、以其餘兵附恩地氏、志貴氏等守城、正兄半途俄病而死、正儀獨歸千劔破、催畿內兵、僅得二千餘騎、正儀慮兵寡不足爲後援、而遣使於伊豫、招土居得能、而馳驛使於筑紫、請援兵於菊池、且激起源直冬、然海陸路遠、不得其報、八幡城日困窮、城中以正儀爲怠於王事、嘲曰、正儀不似父、不似兄、使我王困孤城、或人曰、堯子不似堯、舜弟不似舜、正儀劣於父兄者、何怪焉、癸未、新田義宗、桃井直常到能登國、吉良

南帝夜出八幡城逃、藤康長、和田、楠等從、細川、赤松兵圍之。

皇子共藤隆資、藤雅賢、藤雅勝皆被害。

石堂到美濃、遙揚燧爲八幡援勢、土居得能整戰艦七百餘艘、以發伊豫、是日伊勢天野氏、熊野湯河莊司、以三百餘騎出八幡城、降義詮、城中議曰、敵既知城之形勢、不早避則不能免厄、入夜南帝乘馬出城而逃、源顯能清道、藤康長及和田、楠部兵爲殿、拒前後之敵、顯能早馳入大和、而帝後矣、故爲敵軍被遮、又被追逼、楠氏兵擊却追者、細川、赤松兵撗遮圍之、皇子一人、四條大納言藤隆資、三條中納言藤雅賢、參議藤實勝等皆被害、帝變服擐甲、騎他馬、混士卒中而逃、康長等二十餘人奉從、爲一宮有種急追之、

恩地元綱因善奉護賜御劍
南帝還幸賀名生、那和長生收拾神鏡獻之

康長顧罵曰、吁賊奴、汝未知我勇乎、即以太刀打其
冑上、有種目眩氣失瞑、而坐帝幸適行、松田氏宮氏
兵二三百餘、又追及於古津川、兩射從者二十許人
皆奔散、康長單進奮擊、力拒之、敵爲之不得敢近、然
左右者皆死、唯康長從之、帝欲自裁、康長止之、時恩
地元綱（摘氏族年十八）時與湯淺丹下天野志貴率百餘騎
急馳來救、擊卻之、宮兵退、康長揚言謂元綱曰、玉體
無恙、汝等善奉護之、帝幸免、至東條、而感賞元綱、任
伊勢守、賜御劍曰、若非天照太神託汝、則朕何以免
哉、翌日正儀師五百騎來迎之、帝還幸賀名生、那和

畠山國詮以屬南軍、吉良貞家擊之屢失、遂宇都嶺城陷、
皇子彌仁踐跡、以尊氏換宝劍、藤良基自當神璽

長生（長年子）收拾神鏡、自負戴之、至賀名生、○秋七月、
壬申朔甲戌、奧州畠山國詮屬南方、吉良貞家擊之、
戰于田村莊久野原、庚辰、戰于矢柄城、國證敗走、國
證高國孫也、貞家陷宇都嶺城、顯信及清顯秀仲顯
時、奉皇孫出奔、亡跡、貞家遣徹於近江國搜索之、○
八月丁巳、皇子彌仁自持明院殿移士御門內裏、先
元服於小御所、而入寢殿、行踐祚之禮、無親王之宣、
無立坊之事、無讓位之宣命、不帶三種神器而登極、
未曾有例也、是日、從一位藤良基復爲關白（傳稱公卿依義
詮推舉議踐祚之事、然以無三種神器故疑難不止、
藤良基曰、遙拜天照大神、可以擬神鏡、而以尊氏義

山名師氏叛義詮歸伯耆
山名師氏降南朝

詮換宝劍、如神璽則良基雖不肖准之、何疑之有、由之議決）丙寅、山名師氏叛義
詮歸伯耆國、初尊氏以若狹今積加授山名時氏、然
未領其地、此役師氏代時氏入洛、陣于八幡、有戰功、
故望請領今積地、未許之、師氏以佐佐木道譽有義
詮態過、故屢到道譽宅、請達於義詮、道譽恃勢驕溢、
或稱連歌會、或稱在茶寮、而不面、至久待空歸、師氏
怒曰、我忝列大樹宗族、彼縱雖得時勢、何不禮之甚
也、我有所請、彼故侮我、不如起亂以懲彼不禮也、乃
冒夜單騎潛出洛、家僕七百餘騎追隨焉、○九月辛
未朔丁酉、山名師氏歸伯耆國、告道譽無禮於時氏、

北朝執政、關白藤良基、太政大臣源通相、關白左大臣藤経通、藤道嗣、藤冬嗣、藤師良、右大臣藤實俊、藤忠基、內大臣藤公秀、藤公忠

時氏大怒、先逐道譽小目代吉田氏（在出雲國）而獻使於
南朝、請降南朝、許之、詔曰、時氏師氏襲京、則摘氏等、
南軍亦可合力也、時氏大悅、乃招誘近國群士、富田
判官伊田氏、波多野氏、矢部氏、小幡氏等、出雲伯耆
隱岐因幡四州悉應之、時氏乃促軍裝、以窺京師、

後光嚴天皇（北朝）

後村上天皇（南朝）

文和元年
義興、義治、守河村城、
土岐頼康入洛、
義興襲畠山国清陣、

壬辰、文和元年、南朝正平七年、冬十月、新田義興、脇屋義治、守河村城、爲大軍被圍、既踰半歳、城中粮乏、且無外援、故義興留守城、義治潜出城、歸上野國、欲催餘族救河村、然皆慮難成功、而無應者、○十二月、辛未朔、癸酉、土岐頼康、率美濃兵入洛、依京師兵寡也、甲戌、楠正儀、與吉良満貞、石堂頼房、併兵襲攝州、義詮遣佐佐木秀綱拒之、己亥、河村城糧盡、義興與三浦氏議、伏兵於林中而潜分兵、入敵營放火、而義興自率八百餘騎、三浦率五百餘騎、俄襲畠山國清陣、國清陣大亂敗走、死者四百餘人、國清殆危、幸免、義興使士

菊池武光与島津講和、
大友降武光、筑紫悉從武光、

卒奪敵粮千餘石、而引兵歸城、仁木義長出兵追之、既不及、自是一方圍解、城中粮道不絶、頃年、菊池武光屢擊薩摩與島津氏戰、三年、互有勝負、島津勢屈、請和、武光歸肥後、擊川尻幸俊破之、而平筑後國、進至筑前國、太宰少貳藤頼尚奉直冬、率三萬餘騎拒之、武光以二萬餘騎擊之、頼尚戰敗、武光斬首千餘級、頼尚不能再戰、而屬武光旗下、直冬漂泊於山陽山陰之間、武光復攻豊後國、大友戰敗、請降、至此筑紫八州悉從菊池、唯日向一國猶屬武家、是年、當元至正十二年、高麗恭愍王元年、高麗王命内府少尹金暉南率戰艦二十五艘禦我至楓島、

文和二年、
千葉佐竹等攻新田義興於河村城、

過我船二十艘、不戰而退、至喬桐、又望見我船甚盛、遂還西江、請濟師、而與我戰、有利、王除暉南左常侍、後我船復大至、金暉南兵少不敵、退次西江、告急、鷹揚軍上將軍金鏞調發諸領兵、婦女攔街哭、都城大駭、又斂百官坊里民戶軍粮及箭、有差、我兵焚喬桐甲山倉、又入全羅道、知益州事金暉等、領舟師擊之、失利、

癸巳、二年、南朝正平八年、春正月、庚午朔、庚辰、尊氏在鎌倉、遣千葉、小山、佐竹等、攻新田義興於河村城、圍之、十日、城強不陷、攻者二千人戰死、千葉等退城下、環圍以絶粮道、乙酉、遠江國士天野氏、捕與良王、宗良親王子、遠州宮、○三月、己巳朔、癸酉、源義詮令土岐頼康率兵向攝州、庚寅、河村城糧盡、新田義興與三浦、介河村

南軍將吉良、石堂襲土岐頼康、不利、
山名時氏發伯耆向京、南軍將藤康長統和田楠等諸將陣嶽、

氏等議、夜中冒雨出城、擊破千葉陣、解其圍、逃歸上野國、關東静謐、然尊氏猶在鎌倉、壬辰、南方將吉良、石塔等出攝津神崎、邊襲土岐頼康營、戰吹田邊、頼康得利、殺虜四十餘人、○夏四月、戊戌朔、己亥、義詮奏請自赴攝州、勅賜寮馬、既而義詮不往、復令土岐頼康進發、丁未、南朝屬士原氏、蜂屋氏起尾州、土岐頼康留守者擊破之、獻首二十級於京、○五月、丁卯朔、癸酉、山名時氏、其子師氏與南朝約期、率三千餘騎、發伯耆國、但馬、丹後兵響應、是日、山名時氏進兵至丹波、勢呑京師、南朝以中納言藤隆俊、左兵衛督

山

正儀諭家臣、止其叛心

藤康長爲都督、統和田、楠、原、蜂屋、湯淺、志貴、藤波、赤松氏範等諸將帥、和泉、河内、紀伊兵、凡三千餘騎、軍淀、鳥羽、赤井、大渡、梅津、桂里、谷堂、峯堂、嵐山。評判曰、南朝公卿議曰、楠正儀守八幡城、不能退敵、且出城不能成後援、而城陥、不可謂良將之子、且聞敗將不可再用也、乃舉藤隆俊、藤康長爲督、統河内、大和、紀伊軍、而令正儀屬其指揮、而令和田將和泉兵、正儀家臣等發憤言於正儀曰、八幡之敗、績由廷臣懦弱、不待援兵來也、明公何咎之有、楠氏世存忠義、而今扎爭於此以奪其兵、代所領之國、足君視臣如土芥也、盍以寇讎待之乎、請早求和於義詮、共計大事、正儀涕泣諭曰、君不爲君、臣不可以不爲臣、我家世存忠勤、不抱貳心、我今敗不義、則匪翅遺與、又何面目見父兄於地下乎、縱雖被奪我領國、而家僕所領不以則君恩非重乎、汝等勿復言焉、恩地等聞之、感其精忠、由是正儀以家僕三百餘騎、屬康長、而不敢怨。乙酉、洛中流言、南朝兵議夜

義詮率清氏、頼康、道譽、陣鹿谷、

吉良、石堂、和田、楠犯義詮軍、山名時氏應之、

襲、義詮、第土岐頼康、佐佐木道譽、勸義詮曰、洛中兵寡、請引兵退近江、而逆擊於勢多、義詮不聽、曰、敵縱雖衆、何不及一戰而去哉。○六月丁酉朔、辛丑、行幸關白藤良基押小路第、而直幸叡山東坂下、避兵亂也、義詮令衞長佐佐木判官秀綱、護車駕。癸卯、義詮率細川清氏、土岐頼康、佐佐木道譽等三千餘騎、陣鹿谷、前待敵於洛川西、公卿朝坂下行宮、以避兵亂、乙巳、吉良、石堂、和田、楠等率兵三千餘騎、放火於八條、九條、以示師期、山名時氏等率五千餘騎、放火於梅津等處處以應之、共入洛。知義詮諸將在鹿谷、神樂岡、而競進、

佐佐木信詮先登、和田、楠迎擊走之、

義詮軍潰、清氏敗走、

此時佐佐木氏頼休官隱居西山、其弟信詮代領近江兵五百餘騎、在先陣、與諸將馳下於真如堂前、扣馬不進、和田、楠使敎者五百人下馬徒歩、稍進以引致之、信詮兵爲之被誘、而揚鬨聲出來、正儀縱横開合、大射敵、猶競進、時氏家令小林氏以七百餘騎急擊破之、信詮奔神樂岡、小林氏乘勝而進、當土岐軍、山名師氏見小林兵疲、揮扇制止之、別簡千餘騎相戰、土岐敗走、細川清氏勇氣猶不撓、與吉良、石堂、原、蜂屋、宇都宮、海東、和田、楠交戰于鴨河西真如堂東、移刻、然義詮軍潰散、無繼援、清氏遂敗、引登四明峯、

義詮兵長山揮大斧、打赤松氏範、

栗飯原、匹田皆戰死、後藤貞重被擒、

赤松氏範勒手兵數十騎追之、義詮兵長山氏膂力絶人、以大斧爲兵器、而遁去、氏範知長山、而呼名挑之、長山還揮大斧打氏範、氏範執斧欲奪之、長山不放之、互爭攀柯折、相分斧在氏範手、長山畏服氏範多力、而奔去、氏範持斧追斬亡兵、不可勝數、此役美濃土岐屬士九十七騎、近江兵伊藤氏、蒲生氏、蜂屋氏、多賀氏、平井氏三十八騎、及栗飯原氏、匹田氏皆戰死、後藤貞重被擒、其餘兵或被創、或矢盡、不能戰。薄暮、義詮逃退于東坂本、唯細川清氏猶在本屯、休士馬、頃之引兵至西坂本、而竢敵、欲決雌雄。丙午、義詮馳使召清氏、而至東坂本、丁未、阿保忠實、荻野朝忠舉高師直庶子武藏將監

足利將武藏將監阿保忠實共自殺

義詮護車駕逃東方法親王尊胤藤實繼等從焉

以爲將驅促丹波丹後但馬三州兵三千餘騎與義詮合而陣于西山吉峯山名兵乃進擊之忠實等不能支兵皆陷澗底死傷太多或棄兵器走忠實朝忠勸將監自殺山名兵欲獲將監首群來沼田氏還戰雖擁之無繼援遂自殺忠實朝忠共免逃去南朝將藤隆俊及山名時氏師氏鎭洛中衆往賀之南帝令大慈院法印鎭叡山義詮慮山徒應南朝而議遷皇居於東方己酉義詮護車駕發東坂下而東梶井二品法親王尊胤三條大納言藤實繼松殿中納言藤忠嗣等卿相雲客扈從細川清氏今河頼貞土岐頼

堀口貞祐遮擊後拒佐佐木秀綱及箕浦寺田今村等皆戰死

義詮擁帝到美濃營頓宮

康熊谷直鎭佐佐木信詮等三千騎警衛之故堀口貞滿子貞祐匿在堅田數歲至是招集亡命者五百餘人以遮擊於眞野潮然憚射門主尊胤而不放弓矢見佐佐木秀綱率三百餘騎爲後拒謂是山門舊冦也殺之而足兵乃自東西進或傍山或隔澤縱射之箕浦氏寺田氏今村氏等爲之死秀綱與高尾氏還戰遂死及夜義詮休皇輿於鹽津居民等慮其有煩于村里而處處鳴鐘揚鬨聲劫之以故不能暫留又發行然無一丁舁皇輿者細川清氏卽下馬與帝徒步越鹽津山既而義詮至美濃以小島爲行在所

本朝通鑑　巻之五十六　後光厳　四十六　何不成舍藏

南帝令藤隆俊執權時氏心不平潛逃歸国

小笠原政長擊香坂氏

守護土岐頼康儀營頓宮爲皇居關白藤良基患疽留京願養於小倉山下中院草庵丁巳南帝令藤宗房入京沙汰洛中事乙丑美濃頓宮發勅使於關東召尊氏山名時氏議攻濃州然無來降者又無應招者且南帝令藤隆俊執洛中權而每事不任時氏心時氏師氏不平潛逃歸國山名勢威稍減○秋七月南帝賜書於前太政大臣藤公賢問去年踐祚時昇進之輩欲削其官位也戊子義詮催東海東山北陸兵自宇治勢多分進向京赤松則祐催山陽兵向洛山名時氏師氏不熟守京逃歸伯耆是月小笠原政長率兵歸信濃擊

基氏爲關東管領山国清爲執事

香坂氏尊氏寄書於政長勞之○八月丙申朔南朝屬士原氏蜂屋氏與土岐頼康兵戰於尾張國原蜂屋兩氏者尾張人而通志於南朝者也壬寅義詮發江州擊不順者丙午尊氏馳使於小島曰過日可到行宮奉車駕入洛庚戌小島頓宮勅良基及侍臣等詠中秋月尊氏發鎌倉以基氏爲關東管領令畠山國清爲鎌倉執事基氏猶少國清振威既而國清剃髮改名道誓庚申小島頓宮勅留京公卿曰不來行宮者可沒采地是日尊氏到尾張車駕自小島移垂井守護土岐頼康豫造行宮奉迎之良基等侍臣奉從垂井行宮訖言原蜂屋欲來襲皇居

北朝帝入京、義詮奉待、尊氏後拒

義詮率細川、土岐、佐佐木、小笠原兵、征播州

天皇周章、欲避之、然無爭而止。○九月乙丑朔、丁卯、尊氏至垂井、小田氏、佐竹氏爲先陣、饗場命鶴候尊氏側、仁木義尹、小山氏爲後拒、凡東士從者絡繹、兵馬競美、尊氏朝頓宮、留從軍於門外、獨步候中門、依頭辨藤俊冬奏、入朝、旨西園寺左衛門督藤實俊奉勅導之、奉拜龍顏而歸其舍、寄途中詠歌於良基、求批點、庚午、義詮發京、至近江鏡宿、癸未、皇輿發垂井、公卿著朝衣扈從、其餘皆戎衣、義詮爲前驅、尊氏爲後拒、此夕駐蹕於敏滿寺、甲申、到武佐寺、遊覽石山、權大納言藤實夏及近衛司雲客、自京來迎之、乙酉、車駕入京、還幸

土御門內裏、義詮先至、陣中坐敷皮奉待焉、尊氏候車駕後、從軍凡二萬。○冬十月、尊氏謂諸將曰、山名父子亂、起於道譽之無禮、然道譽有功、則不及糺其罪、想時氏素有叛心、唯託事於道譽擧兵也、且我居東、義詮守京、彼侮義詮少、而陷京師、其罪不可赦之、我速征伯州、雪義詮之恥、義詮曰、我爲山名被辱、憤恨甚深、願代公西伐、斬時氏、師氏獻之膝下、尊氏喜曰、快哉言也、乃令義詮率細川、土岐、佐佐木、小笠原等、一萬餘騎赴播州、以聚兵。○十一月、山名時氏聞義詮到播州、議曰、不得貴將、則應我者寡、乃擇求其

隱士遊和軒說時氏拒義詮兵不利理由

藤實益爲盜所害

人、此時直冬爲菊池武光被逼逐、漂泊安藝周防之間、時氏遣使迎直冬於伯耆、以稱總大將、既而謂直冬以子敵父、則天責不可逃也、得南帝詔、以與尊氏義詮戰、則以義換恩、而免萬人之嘲乎、衆皆以爲然、於是獻使於南朝、就右大將藤實世請之、南帝許之、以直冬爲總大將、時氏喜而密遣使於越前越中、約足利高經、桃井直常同攻京師、二雄領焉、（隱士遊和軒朴翁難時氏曰、其身以小怨叛尊氏、既爲不忠之臣、又奉不孝之子、以謀大事、誰人應之哉、其功必不成矣、或曰、高經直常共在北越、則其地近上野越後、以敵尊氏、則奉義負子姪以爲大將而可也、二雄闇之、而遠通直冬時氏、失計之甚）○十二月乙未朔、乙巳、前參議從三位藤

文和元年

關白藤良基、左大臣藤經教等上表賀朔旦冬至

實益爲盜被害。

甲午、三年、（南朝正平九年）二月甲午朔、乙未、南帝以能登國總持寺爲勅願所、（初僧道元自宋歸朝、建越前國永平寺、是本朝曹洞宗之始也、其後再傳至峨山開總持寺、其宗門崇之、與永平寺齊、凡洞家僧住永總兩寺者、着紫衣退院、則脫之、其餘寺院不許着紫衣）尊氏遣執事仁木賴章於丹波、而據佐野城、以遮拒山名持氏來路、以細川賴之（賴春子）爲侍所司。○十一月戊子朔、旦冬至、關白藤良基率左大臣藤經教、右大臣藤道嗣、及納言參議二十餘輩上表奉賀之、其詞曰、臣良基等言、玉燭調四時兮、日光雲閑、璇璣正七曜兮、陽長陰消、節序無愆、聖哲復古者也、

時氏奉直冬發伯耆國

臣良基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皇帝陛下仁覆窮昊化洽華夷文和孔昭始協結纓整襟之暦武功既定豈非優華辭軒之時況亦朔旦冬至日次建子逢明世罕得之休徵啓億年延祚之昌運撿之時候則八凱呈才計之緯綱亦百司就列神符靈契開暦瑞臻一陽新鹿鳴同頌同心德達群方聽無勝欣躍之至謹拜表以聞臣良基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式部大輔藤家倫草之右中辨藤時光淨書之○十二月戊午朔庚午山名時氏奉直冬發伯耆國山陰道響應率七千餘騎到但馬國議曰自是經杉原越

尊氏奉帝奔近江

一帝未三年再度蒙塵

到播磨國鵤宿擊義詮軍乎直到丹波攻仁木頼章佐野城乎兩端未決時越中桃井直常越前足利高經使來曰可速攻京師我輩亦率北兵會之時氏悦不向播磨直入丹波國過佐野城下兵勢太精頼章畏之守城不敢出故直冬時氏無遮障者既到大江山辛巳尊氏與諸將議曰我兵多從義詮赴播州洛中兵寡山名父子勇猛超群直常能用兵則可難對捍不如暫避來鋭乃奉帝奔近江國武佐寺洛人曰一帝未三年再度出外邊評判曰尊氏閑守氏直常高經欲扶攻京而閉洛中兵不過七千餘騎尊氏曰西北敵過且擒氏亦約期自南來會乎然聞正儀与南朝諸卿不和解將印削

尊氏遣使正儀來降

正儀責渡邊九郎不忠令自殺

文和四年

領国則令懇詞招之則彼必来服彼降則南帝可擒也諸將僉曰此良謀也尊氏即遣天龍寺僧恵藏主於河内密説渡邊九郎曰正儀来降則補振津河内和泉大和紀伊伊賀六個国守護職九郎乃告丹下氏志貴氏与和田恩地議僉曰聖運逆不可開不如降尊氏全家族也乃密告正儀正儀大怒曰傳聞先考判官遺訓曰苟不可耽重賞降尊氏唯一家盡忠可与朝廷共安危也我幼而侍其側汝等父而聞之以告我也家兄正行復以命我汝等何忘其父之言哉汝等實欲保富貴則先斬正儀首而可也衆皆然而迎捕應藏主献正儀且預議其事者六十餘人皆脱兵器就囚請罪正儀曰汝等企此邪謀乃是我家被亡之端乎然殺汝等則我誰与立功哉誅其首魁懲將来而已乃責渡邊九郎令自殺而献其首及應藏主於吉野朝諸卿嘆曰鳴呼楠氏實累世義士也乃教正儀復河内国守護職而赦應藏主歸於京尊氏聞之曰楠氏於我為宿讐然真武士也既而正儀与時氏等約期欲攻京尊氏避之奔江州

乙未四年南朝正平十年春正月戊子朔天皇在江州尊氏

直冬時氏入洛直常高經同入洛會直冬軍

尊氏率大軍到東坂本

衛護之洛中無主庚子足利直冬山名時氏及師氏率兵入洛桃井播磨守直常足利修理大夫高經率北陸兵三千餘騎入洛會直冬軍尊氏祈軍事於袷尾社仁木義長携土岐佐佐木族類三千餘騎到四十九院加尊氏軍南海西海兵二千騎加義詮鵤軍畠山尾張守義深道哲催關東八州兵會四十九院尊氏兵勢日盛乃議與義詮約期攻京○二月戊午朔辛酉尊氏將三萬餘騎到東坂本義詮將七千餘騎陣山崎西神南北峯癸亥直冬與諸將議欲出兵大津松本而拒尊氏然聞叡山圓城僧徒通於尊氏

直冬、時氏、藤隆俊、藤康長等諸將陣八幡

正儀獻策、山名師氏不可進戰、

分軍於洛中、待敵於東西、直冬爲一方之將、直常、高經屬之、其兵六千、以東寺爲本營、充滿七條九條之際、山名時氏、師氏爲一方之將、其兵五千、陣淀、鳥羽、赤井、大渡之邊、四條中納言藤隆俊、法性寺右衛門督藤康長爲南軍之將、吉良、石堂原、蜂屋、赤松氏範、楠正儀等屬之、總三千餘騎、陣八幡山下、義詮分神南軍爲三隊、赤松則祐、佐佐木道譽族類一千餘騎守西峰、細川賴之族類二千餘騎守南峰、義詮自背三十餘騎守北峰、道譽則祐俟其幕中、甲子、山名時氏遣使於南朝軍曰、神南軍不爲多、可速屠之、王軍其渡川會之、康長率兵會焉、楠正儀曰、望見二方之兵則不過六七千騎、想

道譽隊衆、江見、蓑浦、馬淵皆戰死、

北軍將後藤基明死、

夫義詮近侍、及細川南海兵、赤松播州兵、豈其是而已哉、必其有伏兵乎、倉卒及之則危計也、不如誘彼而出之、察其多寡而戰也、時氏曰、善哉言也、眞正成子也、山名師氏意氣揚揚進曰、義詮愚而聰、不足畏焉、乃令其部屬進攻西峯、播磨人後藤基明、登岩上縱射之、師氏爲之不得進、道譽隊衆、江見氏、蓑浦氏、馬淵氏乘其便先登而戰死、基明與一宮有種、粟飯原氏、海老名氏繼進、師氏指揮士卒競擊之、山名屬兵伊田波多野等踴躍而進、主客力戰、基明等與步卒五十餘人皆死、山名時氏、及小林氏、與楠正儀率衆

時氏、正儀擊細川賴之大克、

北軍將河原重行單進奮死、

河、但、丹、因、五州兵三千餘騎凌嶮擊細川賴之、賴之屬士、秋間氏兄弟三人、生稻氏族十二人、并須須木氏六人、皆戰死、小林乘勝急突賴之兵、大潰、陷谷中死者不可勝算、師氏得利先進、兵皆競從、就中福間氏勵勇力殺敵、居多、義詮西南軍共奔于北峯陣、伊田波多野乘便急追之、赤松師範、直賴、範實謂不支之、則擧軍等死、因大呼曰、諸兵留焉、然皆不聽逃走、唯小國氏、伊勢氏、匹壇氏、魚角氏、佐佐木氏、新谷氏、芦田氏、河勾氏、瓶尻氏、粟生田氏十許人還戰死、河原重行自軍起之初自言、我先河原高直、盛直、元

赤松清範被重傷僅免、

曆之役、先登歿于生田森、方今某國某月某日、與古相同、我必死之、以繼其遺躅、至是單進奮死、赤松朝範恥前敗而潛藏笠符、入敵中、偶與師氏會戰而被擊傷、幸甦而歸、其餘烏合之衆、畏山名之勇銳、皆離走、其殘兵裁有百餘騎、然道譽則祐氣猶不屈、而勵義詮曰、待吾曹死後、可自盡、師氏望見道譽旗而喜曰、本擧兵者、在欲報怨於彼耳、今幸遇于茲者、我願足矣、汝等爲我斬道譽首來、莫忽焉、兵皆競進、則祐見敵近來、進士卒曰、天下之勝敗在此擧、宜致死於軍將前、於是使彀者射撓之、平塚氏、内藤氏、近藤氏、

足利部下內海範秀殺敵奪其馬

今村氏、湯淺氏、大鹽氏、曾禰氏、乘其便力戰殺傷敵三十餘人、山名兵欲退、平井景範、櫻田俊秀、大野氏永、櫛橋氏等大呼勵士卒而進、然遂失利、兵皆走、賴之等潰卒復來集、至千餘騎、師氏麾餘兵猶進、南方官軍千餘騎在後、潰走、師氏矢盡氣疲、引兵退于山崎、敵乘勝、或五百騎、或三百騎、合勢遮路、內海範秀亦追擊、亡兵殺敵居多、刀折馬疲而徒行、見騎士以三引兩紋爲笠符而走者、乃自後並騎、其馬走者以爲黨與者曰、卿被傷乎、宜把持我腰、範秀僞謝、就斬其首奪馬騎之、又追敵、山名兵、伊田氏、波多野氏、多

時氏兵數百皆死

時氏中矢欲自殺河村某馳進代之死

賀谷氏、淺沼氏、藤山氏、土屋氏、福依氏、石原氏、久世氏、竹中氏、足立氏、河村氏、首藤氏、大庭氏、福塚氏、佐野氏、火作氏、歌河氏、澤氏、數美氏、井田氏等八十四人、其族士家僕二百六十三人、還與追兵戰而皆死、小林猶留拒敵、師氏與七騎還戰助之、而中矢貫左腹徹耳眼、目眩塊消、因拔太刀暫納氣、敵雨射、馬亦中矢殪、師氏下馬、欲自殺、河村馳來畀已馬、而扶乘之、使福間氏引其輿而退、自拒敵戰死、師氏流血注目、不能見焉、大呼曰、誰歟在傍者、使我馬至河村死所、我亦可戰歿、福間紿曰、此向敵之方也、乃引馬入

師氏記戰死贈其国作佛事

尊氏、賴章、清氏与挑井直常接戰

于我陣、敵亦不敢追、既而軍散、師氏歸淀、記此役死者之名、以贈因幡岩常谷、作佛事、師氏憐河村代已戰死而乞其首於敵、流涕曰、自我擧大事、汝視我猶父、我視汝猶子、每臨戰永失與汝共死生、今汝死、我生甚恥、背前盟、因請僧葬其首、以馬並太刀爲之䞋、評判曰、師氏乘勝擊義詮本營、楠正儀遣使止之曰、伏兵必出、早退而可也、師氏不聽而競進、細川顯氏自深谷間發兵六千、急擊師氏疲兵、師氏敗之、正儀擊却強敵、全其軍而退、乙丑、是日尊氏率騎三萬餘出比叡山、而軍東山、仁木賴章、率丹波兵三千餘騎、軍嵐山、細川清氏率十餘騎、向四條河原、與挑井直常八百餘騎接戰、終日、及暮互引去、時

二宮兵庫助佯稱直常与清氏挑戰遂被斬

越中人二宮氏單進、佯稱直常、請與清氏獨身挑戰、清氏聞之、單騎還當之、斬其首而歸、告尊氏曰、臣與直常自戰斬之、因呈其首及彼所負之綅、尊氏炳燭見之、其面頗疑似、於是召降士八田氏以示之、八田曰、是二宮也、去月彼到越前敦賀、詣氣比神社誓曰、此行也逢仁木細川、則我稱挑井、挑戰可決雌雄、今果如其言、尊氏見其綅則書曰、越中住人二宮兵庫助、曝尸於戰場、留名於末代、人皆感其忠、時兩軍相對送日、尊氏兵皆陣于西山山崎西岡南方、官兵皆陣于淀、鳥羽、赤井、八幡、其際所在之神社佛閣各毀之以爲陣營之資用、山林竹木悉伐之以爲薪、尊氏爲望見敵兵進來、故悉焚京師廬舍、南軍爲使敵苦而露、故焚

氏頼高経子、兵部大輔、直常従弟。
氏頼等撃幕兵入京掠取兵粮細川清氏等拒之

白河廬舎唯禁苑掖庭内裏三台九棘、第壬申、足利
宅邸存、皆閉門戸、如無人、都下殆為丘墟。
氏頼、若挑兵部大輔、聞尊氏兵入京、掠取兵粮、率五
百餘騎出東寺、馳廻一條二條之間、細川清氏、黒田
高満見之、率七百餘騎、下東山、會氏頼家僕朝倉氏
率五十許騎為後拒、而追之、自六條河原至京、朝倉
勒兵族之、清氏高満雖兵衆、而憚其鋭氣、不輕進、相
距可三十歩而齊馳、朝倉突馳力戰、氏頼以三百餘
騎還助朝倉相戰、七八合、清氏失利引退、清氏屬士
南部氏、勇力絶人、單騎還戰、氏頼兵為之不得進、三
村氏、後藤氏、西塔、金乗坊等、五人、氏頼之勇兵也、共

義長、頼康与直常氏範戦、直常殆死、

進、欲抱持南部、金乗急進抱之、南部提金乗倚土墻
欲壓殺之、所乘之馬、為努力被殪、二人相持而伏地、
三村等四人馳來、斬南部、金乗獲其首、兩軍共退、及
暮、仁木義長、土岐頼康、率三千餘騎、向七條河原、與
挑井直常、赤松氏範、原、蜂屋兵二千餘騎戰、大小二
十餘度、直常兵大半被創、奔于東寺、頼康部下桔梗
一揆百餘騎、追撃之、直常大敗、不得入城、城將陷、氏
範家僕小牧被重創、氏範自馬上携其手、扶來直冬
在高樓遙望之、揚扇指揮、使氏範拒追兵、氏範即單
騎馳還、奮戰斬敵居多、桔梗一揆為之辟易、引退七

楠正儀告謀直冬、

條河原、己卯、楠正儀自八幡遣使於直冬、告謀曰、我
遣諜者覘東山陣、多懈弛者、宜待風雨而夜襲之、然
則以我兵二百人為卿導、別以百人豫匿置於敵營、
約期縦火、内外齊撃之、則破敵必矣、直冬可之、召直
常議、直常曰、我兵有六千餘騎、以二千騎廻自深草、
向阿彌陀嶺、二千騎向嵐山、自以餘兵併率正儀、郷
導兵、經進撃尊氏、使高經等分兵掩撃諸將、如此則
尊氏可斬焉、直冬又召高經告之、高經以直冬先與
直常謀、且令己不當尊氏、故沮之、正儀又言於藤康
長曰、此役也、敵兵日集、我兵日減、若曠日持久則大

楠正儀偽乞降于武家、

事止矣、或乘夜襲義詮、則事可成乎、我已以是雖告
直常等、不肯之、康長曰、高經、直常、師氏皆有良將之
譽、彼等不好之、則我亦非無疑、而不許之、正儀不悦
而歸、志貴、恩地、丹下、早瀬、和田等恨延臣薄楠氏、且
雖納謀不用、而勸正儀降尊氏、正儀曰、卿等勿復言
矣、我家蒙君恩太渥、况又有父兄遺言之在乎、我為
人之臣子、豈存不忠不孝之志乎、卿等勿復言矣、然
我有一謀、可破敵以新南方、愚將耳目而已、乃遣使
於山崎、告赤松範資、偽乞降曰、我世存忠義、而慍于
群小、不被南朝容、若賜攝津河内和泉紀伊淡路、則

東軍、謂尊氏、西軍謂直冬、

正儀掩敵不備、義詮等敗走、

南軍将隆俊康長時氏等會正儀於山崎

憑公而降範資即告細川賴之而言於尊氏義詮尊氏素聞正儀爲南朝被疎因信之大喜寄書許之於是諸將懈而武備弛是日東軍西軍戰於河原○三月丁亥朔辛卯正儀先使兵三百餘人密置於敵營而部分諸士潜兵向諸營乘夜放火内外齊發掩於不備敵狼狽大敗義詮及賴之範資道譽等棄甲留走是日爲楠氏被殺虜者千數百人壬辰南朝兩將隆俊康長率三千餘騎濟河會正儀於寶寺山名時氏破西岡敵斬二百餘騎而來山崎共感正儀奇策諸將各奪敵粮配賦諸軍而各歸本營時氏令其家

令小林民部留屯山崎寶寺正儀遣使於隆俊康長曰、欲克敵則以我一隊亦如此、公等怠焉、康長詰使者曰、何不與諸將約期而獨立功哉、使者荅曰、公等用正儀言、則前日可有此勝、既言不用、故試一戰以激公等而已、唯所恨者此役若諸軍同進、則可擒義詮者必矣、康長汗顏而和焉、尊氏在東山望見神南山崎狼煙曰嗚呼我軍破矣義詮若死則我生無益一戰而死耳仁木義長細川清氏等曰神南破而敵軍競集則快決勝負於此楠正儀請諸將曰義詮存亡未可知焉想夫逃播州乎播州者赤松所久領也過五日則敵軍亦盛矣願諸將擧軍速擊尊氏軍山名時氏曰太善欲急發兵然高經直常不和而其議不決以送數日戊戌義詮

崇永卽氏賴、

義長、清氏等、与高經戰不利、

尊氏属士那須某感母訓、与其弟及一族同奮戰死、

聚兵一萬八千復到山崎陣神南山小林氏部引兵退西國評判曰、義詮爲正儀被敗逃到兵庫、從者僅七人、翌日敗兵漸聚者三百騎、既而細川賴之、赤松則祐、佐佐木道譽、聚兵來會播州南海兵絡繹來至、五六日間爲一萬八千、己亥尊氏聞義詮復出山崎大喜乃發軍仁木義長細川清氏佐佐木崇永佐竹氏武田氏小笠原氏共率七千餘騎向七條西洞院與直冬旗下但馬丹後軍士及足利高經戰而不利尊氏聞敵屢乘勝使那須氏助之先是那須氏方發軍遣人於古郷告別於其母曰此行戰死而遺憂於尊體亦不可知焉我命不足惜唯哀之耳母答書曰夫爲武夫者雖惜別於父母妻子

清氏被創、殆危、崇永奮進助之、

而重名不重命古今如此汝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愼孝之始也此役盡命顯功而揚名於後世全孝之終也必勿以我爲念乃以淺紅縵贈之曰是曩祖宗高八島之役所懸之物也那須得母之訓而勢氣愈鋭至是承尊氏之命即赴敵與其弟二人并一族家僕等三十六騎力戰皆死高經等兵勢猶熾崇永與清氏合兵至七條大宮出敵後東寺兵列盾以設柵於戒光寺前而出大戰清氏被創殆危崇永奮進助之土岐賴康部下桔梗一揆五百餘騎以鋭兵又進高經等兵捨柵少退崇永賴康清氏入柵而列盾南

高經直常相鬩因直冬令不行

向以三千餘騎持之於是東寺城兵不得出洛中之戰數回然仁木賴章在嵐山終不出兵徒望見主客之勝負或喜或懼備中守護飽庭氏與賴章同陣嘲賴章怯弱獨率手下兵屢出戰而已然山陰道爲賴章被塞山陽道爲義詮被遮東北兩道爲尊氏被要而唯河内一路開東寺粮道漸乏而援兵亦不來直冬等諸將不安心且高經直常相鬩直常敗則高經嘲之高經失利直常不援直冬所令亦不從故軍中無所統一是夜直冬俄避東寺奔山名時氏陣唯直常在東寺營大怒曰直冬高經何臆之甚也乃放

桃井直常奮撃將武田加加美黒田遠山等首

直常見正儀誇勝軍

火於諸營自率五千餘騎分爲七隊競撃群敵所向無當者殺傷太多得敵將武田加加美黒田遠山等首直常快然出河原望尊氏東山陣然察其嚴肅不可襲而引兵赴鳥羽夜既明諸將既去群營無人直常陣淀贈敵將首數級於八幡則隆俊康長既去楠正儀獨留勞直常使者感其奇功直常馳到八幡見正儀曰諸將何故如此狼狽哉正儀曰風聞足下爲敵而諸軍皆分散我爲辨其虛實留於此而已直常曰嗚呼臆矣不足共成事也直常正儀兵相合一萬餘騎陣八幡山上山下待京軍襲來然尊氏以清氏

直冬高經時氏直常正儀等會八幡議事遂各歸國以謀後舉

賴康被疵武田黒田等戰死故不能發軍（評判曰直常嘲高經曰彼拙而戒光寺柵被奪於敵也不過三日而我復之乃強撥其兵得五千餘騎密約曰及曉可襲破柵中敵秘之則無知者恐有流言曰直常謀逆欲引敵於城中而投足利高經高經驚密遣家令朝倉氏告直冬曰流言如此其虛實不可知然不可不虞直冬曰直常何叛哉然左右皆畏失色高經亦聚兵嚴戒夜聞直冬惑諸將不知有變不堪恐懼密出東寺奔山名陣高經亦驚逃到八幡攜下南朝兩將及時氏等皆失氣分散住吉天王寺泉堺）癸卯直冬及高經時氏直常楠正儀等會八幡議今猶見有兵五萬餘騎且聞伊賀伊勢和泉紀伊兵亦來則一戰而可破尊氏若不爾則等死耳然諸將意不相愜直冬謂軍決吉凶無神意若因奉幣設奠祈請於八幡神社巫覡稱神託詠倭

車駕自叡山還幸

歌謂神靈何受不孝子之奠哉於是諸國兵士皆謂以直冬爲將而敵尊氏則神明不助戰功難成者必矣不如重擇良將也於是時氏高經直常亦各歸國以圖後舉直冬逃走備後（評判曰直冬高經時氏師氏聞直常破敵在八幡各來會且愧且悔既而諸將與直常相見議一心攻尊氏東山陣直常高經正儀皆謂戰必勝焉唯山名師氏謂待尊氏入京而謀之群議不決而猶豫及聞神託而諸將疎直冬各歸其國直常高經率屬兵經尊氏陣下北歸楠正儀送之到東寺尊氏知收歸因不及出兵故高經直常共入越地正儀歸河内）戊申尊氏義詮歸洛甲寅車駕自叡山還幸關白良基及公卿扈從義詮奉迎於河原入土御門殿○夏四月丁巳朔丙寅南朝屬士石堂賴茂剃髮入洛東靈

小笠原政長与上杉憲顯戰勝之

守親顕信次子

僧周信編貞和集

山正法寺。親曰、頼泼自稱国阿上人。俗傳国阿行路着木屐徒歩、朝出京而夕到伊勢霊山。有国阿像、至今詣伊勢神宮者、先詣国阿像、祈請行路安穩。己卯、仁木義長・細川清氏論事、欲戰。義詮自行、和解而止。小笠原政長與上杉憲顯・禰津氏戰於信濃、破之、馳書告捷於源義詮。義詮授書賞其功。○五月、尊氏授書于近江國金勝寺曰、聞甲賀凶徒蜂起、早構要害致忠節、且可抽請祈。是月、南帝遥以大納言源守親為陸奥國司。○六月、南方軍潰。○秋七月、興福寺訴事。○八月、僧周信赴鎌倉、依源基氏之招也。周信號義堂、為夢窓弟子、善詩文。先是貞和年中、集中華禪僧詩偈、成編、號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六　後光厳　六十一尾

何不成今截

貞和集。是年、當元至正十五年、高麗恭愍王五年。我西鄙人入高麗全羅道、奪漕舩二百餘艘。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六　終

延文元年藤為忠和歌二首

藤良基奏覽菟玖波集有序

據記 本朝通鑑巻第五十七 自延文元年至康安元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光嚴天皇二 北朝

後村上天皇附 南朝

丙申、延文元年、南朝正平十一年、春、正月、南帝在河内天野、二條藤爲忠、自京師獻倭歌二首、其一謂君住峯尾皆人家、縦是深山亦爲都、其一謂出世雖須是添光月影猶隱深山雲、○三月、丁未、關白藤良基、奏覽菟玖波集二十巻、良基好連歌、有救濟法師者、長連歌、良基屢召濟相議、擇古今秀句、號菟玖波集、菟玖二字與筑通用、帝聞之、以准勅撰、或曰、依佐佐木道譽之請也、至此編成而奏覽之、良基自序曰、夫倭歌者、兩儀剖判之後、萬物未成事傳自神世迄于人代、既聯章句、漸整文字、分風賦比興雅頌之六義、呈長短旋頭混本之諸體、是以詞林益著華麗之艷、思泉彌添芳潤之流、然連歌者、其言約其旨遠、義歸周詩、體合倭歌、蓋日本武尊平蝦夷嘆菟玖波之艱難、中納言家持寄言於棹川水業平朝臣停情於逢坂關、天暦御門遣叡旨於滋野内侍

改元延元

足利家兼卒、

北野天神告天御戸漸舊皆是理入幽玄事通神妙者也、中葉爾降、雅詠愈轉、篇什相聯、四時之景象、莫不形容、萬慮之情性、莫不吟詠、匪啻述日域之風俗、剰探漢家故事、然則代代聖主、加之撰集、家家前脩、爲作軌範、或詠花下、或嘯月前之輩、美譽雖垂後世、佳句不傳遺音、嗟呼惜乎、而今華闕風融、京洛依陽和之仁、柳營露遍、邊藩被天均之惠、民美教化、人成孝敬、爰舒幽情、常綴微詞、或爲諷詠之媒、或爲教誡之端、賢愚致誠、尊卑以陳心、無不審詞、無不通旋、以旦讀夕見之暇、感片文隻字之志、述而不作、名曰菟玖波集、不分古今之作、不擇上下之句、其數二千有餘、雖鄙似之詞、貽來哲之嘲、擧手於鄧林、扶攀一枝、高目於崑山、適拾片玉、譬猶窺天以管、測海以蠡、庶幾傳將來、待能者于時文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編輯已畢、尋菟玖波之道、受佐保川之流、云爾、右大臣藤道嗣淨書之、己酉、改文和五年、爲延文元年、文章博士藤忠光勘進之、據漢書延文學儒、○夏、四月、庚辰、細川賴之不告尊氏、出京、赴阿波國、尊氏令細川清氏追還之、洛中不靜、○六月、壬戌、奥州管領從五位下左京大夫足利家兼卒、高經弟、初稱伊豫守、尊氏以其子直持代之、其次子

最上家始于此

延文二年

曆応法皇、光明帝、觀応上皇、崇光帝

兼頼、爲出羽國司、居最上山形城、（最上家始于此）○冬十月、丁未朔、庚午、關東獻馬於源義詮、形勢似牛、義詮愛玩之、後以爲不祥而放之○十一月、丁丑朔、癸未、正慶法皇、（光嚴帝）在天野幽宮、著禪衣、

丁酉二年、（南朝、正平十二年、）二月、丙午朔、壬子、正慶法皇、曆應法皇、觀應上皇、及前東宮直仁、自賀名生歸京師、三帝囚於賀名生累年、南帝憐其幽蟄、且京師既立新帝、則拘留之無益、故脫囚得歸、正慶法皇閑居於嵯峨小倉山麓、曆應法皇、觀應上皇在伏見、南朝右大將藤長親、兼文章博士、長親詠歌歎息之、（按、長親、花山院）

武將誇軍功、極驕奢、公家武家枯榮易地

（家賢子、累世清華族也、非儒業家、且以右大將非可兼文章博士、然南朝乏人、長親博識有文才、故兼之、予、春宮有先例、歎以嘆息之也、）頃年、畿內靜然、足利直冬在備後山名時氏在伯耆、桃井直常、足利高經在北越、各謀再舉、故遠方猶不平、佐佐木道譽等在京、武士各誇軍功、極驕奢、月日交會、其席華美、飲食或賭綵絹、或連粧服、或薰沈麝、或積沙金、或飾鎧刀、或以虎豹皮爲茵、又爲燧袋、以茶味之優劣爲勝負、茶會畢則博奕、以爭輸贏、而輸者費百千金、空手而歸、贏者亦不取賭、即座施與田樂猿樂遊女白拍子等、以爲戲樂、由是押領公家采地、貪取民戶租稅、以爲其料、尊氏不

延文三年

一色直氏爲菊池武光被破、歸京、

能禁之、故公家輩困衰、其甚者、或逃田舍以乞食、或不耐飢渴、倒臥街衢、沈身於淵者亦有之、時人謂、公家武家榮枯易地、（佐佐木崇永、細川賴之、赤松範資、則祐、今川心省、然道譽等所爲而嘲曰、彼等奢侈、又生一師直也、乃不列其會、就中賴之憐其所領國民、無收斂之責、故皆曰、細川右馬頭者、當時良大夫也、如道譽不知身之老、擁諸師與少壯爲群、黷財惱民、乃其爲天狗光狐奪其魂者乎、）

戊戌三年、（南朝、正平十三年、）二月、庚午朔、辛巳、勅贈從二位於故從三位源惠源、（剃髮之人贈位、未曾有其例、）慰其幽魂、筑紫探題一色左京大夫直氏、其弟修理大夫範光、爲菊池武光被破、逃歸京、由是少貳大友島津松浦阿蘇草野等悉屬南朝、唯畠山治部大輔守日向國大笠

征夷大將軍源尊氏殂、

安尊氏木像等持院、

城○夏四月、己巳朔、戊子、尊氏生癰於背、醫師治之、僧徒祈之、共無驗、丁酉、征夷大將軍正二位前權大納言源尊氏殂、歲五十四、自曆應元年備武將、至此二十一年、（太平記曰、二十五年、負建武元年算之也、）尊氏雖在洛、然依追賴朝舊蹤、世稱之曰鎌倉大納言○五月、己亥朔、葬尊氏於衣笠山麓等持院、號等持院殿仁山妙義大居士、鎮龕天龍寺龍山、起龕南禪寺平田、尊茶建仁寺無德、尊湯東福寺鑑翁、下火等持院東陵、其餘禪僧會葬、（等持院始爲數寺、尊氏葺之、爲禪刹、号萬年山、葬其先妣藤淸子於此、施莊園、且遺命以爲世世壽藏之地、此院安尊氏木像、基氏爲尊氏建寺於鎌倉、号長壽寺殿、）庚子、義詮以

細川繁氏為西海九州大將

細川繁氏（頼氏子）任伊豫守兼西海九州大將先赴南
海聚兵拒菊池武光○六月戊辰朔勅贈從一位於
故正二位源尊氏詔書曰德高者餘芳永傳功大者
遺烈遠覃舊史之彝範斯著曩聖之格言聿宣故征
夷大將軍正二位源朝臣信同金石操比松筠扶鴻
化而立賢行久備朝之羽翼掌軍旅而振兵威專為
國之爪牙是以辨三隊殆軼雲臺四七將之舊蹤總
六軍鎮柳營一萬里之風塵思其徽猷盍加褒章故
可贈左大臣從一位麻飾官階之崇號或照泉壤之
幽冥普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左中辨藤忠光

菊池武光為撃畠山入日向

鎌倉執事畠山道誓使竹澤江

奉宣旨以授義詮義詮拜命又辱詠倭歌述情而獻
之忠光反命奏之叡感有餘載其歌於新千載集○
冬十月壬午菊池武光為撃畠山治部大輔發肥後
國新田氏族依菊池者請奉征西將軍懷良同發武
光曰討畠山者武光一力而足矣不可動御座而率
部下六千騎赴日向遣使於大友氏時曰可催豐後
豐前筑後三州兵會日向氏時有叛心然先諾而不
發武光既入日向欲待大友等來而攻六笠城未進
兵於城下戊子鎌倉執事畠山道誓（初名清国）使竹澤氏
江戸氏誘殺新田義興於武藏國矢口渡先是義興

戸二氏誘殺新田義興

義宗義治築城於越後居之國兵半屬指揮武藏上
野士聞尊氏逝而請招義興等一人為將以起兵因
捧誓書示無貳心義宗義治以當時人情之無賴不
許之義興常欲先人而立功故不及遠慮帥從兵百
餘人潛至武藏於是首謀者之外或曾屬義貞者或
令恨道誓者皆密通其款義興勢氣漸萌于上野武
藏之間事聞鎌倉源基氏及畠山道誓聞之大患之
屢遣兵擊焉不能克焉道誓益大懼一夜竊召竹澤
氏曰卿宜熟圖以擊義興昔年武藏野之役卿屬彼
有舊好則非無便于成謀事濟則基氏賞卿之功也

在其所望請竹澤許諾謂曰直冬屬則恐為彼疑而
不得近請佯降狎親而後圖之道誓許之乃結謀退
歸因犯法禁或人告諸道誓道誓偽怒沒收竹澤采
邑逐之竹澤揚言曰為士者不仕基氏則可不能立
身乎乃歸其邑而經日遣使言於義興曰僕父元弘
之役屬故左中將義貞而竭忠僕又武藏野之役屬麾
下其後逢變而不知明公所在故不得已寄身於道
誓以竢時於明公與然道誓見僕之機而託事於罪
科沒收采地而又欲殺僕故今逃於山野若思昔日
之舊好被聽今日之奉公則死之日猶生之月矣義

竹澤氏殺義興寵姫

與乃受降然猶疑其有詐謀不敢親焉竹澤又獻美女求媚義興惑之漸信竹澤竹澤又贈鞍馬兜鍪於義興并其親昵臣等自是上下皆褒稱竹澤有無貳之志故竹澤無不與聞兵密謀及九月十三夜竹澤欲催月夜宴而招義興以圖之乃往告之義興欲行時彼美女寄書曰昨夜妾夢於良人有凶事請今夜勿行義興召家長井氏問之井氏曰豈聞凶而可不愼之乎於是義興稱病不行竹澤恐謀不成而忌美女之漏事而翌夜潛刺殺之以投諸深淵竹澤謀窮乃遣使於道誓曰我能知義興在所然我兵力不足

而不能擊之請使我族江戸氏叔姪來則合力擊之道誓即遣江戸氏而慮義興覺之乃奪江戸氏采地稻毛莊十二郷以與他人江戸氏僞怒率兵赴稻毛擊新領者逐之築壘集族士等五百餘騎而憑竹澤告義興曰我欲報怨於道誓然無軍將則無便聚兵願爲我來狂被寛貸則我族在鎌倉者兵可二三千騎以是略相模徇東八箇國則覆天下亦不可量焉義興信之至是告約武藏上野等所在之黨與者使其從兵先赴鎌倉身自與世良田氏井氏大島氏土肥氏市川氏由良氏南瀨口氏等十三人微服潛行

義興溺沒矢口渡

江戸竹澤相謀豫鑿船底二處假塞其穴以繫之矢口渡而江戸兵三百餘騎屯於渡口前竹澤兵善射者百五十人置於後以俟之義興不知之乃與從士十三人乘船渡矢口至中流船郎拔船底假塞者自泳河逭去水入舟中義興欲溺沒江戸竹澤兵見之揚聞聲欺笑曰拙哉不知密計而及難也既而水溢舟沈井氏抱義興揚於舟中義興知爲彼等被欺而大怒罵拔刀自裁井氏及世良田大島岸良皆自殺土肥南瀨口市川三人潛行水底上前岸與敵三百騎戰殺傷十數人遂死江戸竹澤搜索義興等屍函

江戸氏暴死

矢口村氏建新田祠

其首至基氏入間河營獻之道誓大悅乃使小股氏松田氏河村氏見之僉曰眞也於是基氏賞江戸竹澤之功加賜采地而留竹澤諮詢義興黨與者江戸赴采地已至矢口渡俟舟時俄爾迅雷江戸以爲義興之靈大懼慄回馬逃去眼眩心惑以爲義興自後追之墜馬吐血經七日遂死且道誓夢義興靈魂入基氏營而寤驚又雷震于入間河焚廬舍三百餘宇及堂舍佛閣數十所時人訛言義興靈爲雷如之矢口渡夜夜稱有妖怪人皆懼而謂義興之祟也村民等建叢祠崇其靈稱新田大明神

大友氏時擧兵於豐後高崎敗菊池

大友氏時叛菊池塞帰路阿蘇大宮司亦應大友

武光攻大友大笠城及三股城而陥

而遣戸継氏率肥前兵於筑後而塞菊池帰路阿蘇大宮司亦密應大友約曰懐良親王若発兵於筑後則可躡破其後宇都宮氏吉弘氏應大友而略豊前国懐良親王召薩州島津氏以討筑後敵且召阿蘇大宮司怠不至又命少弐頼尚撃大友然猶豫踰月◯十一月丙申朔甲辰菊池武光聞大友叛曰出兵於遠境受敵於前後然彼等拙也不足懼焉彼等雖不来我豈不克畠山哉乃與其隊将城氏謀督八千餘騎向六笠城乙巳武光攻大笠城自撃大鼓指揮諸卒競撃大破之斬首九百餘級六笠城陥畠山逃入三股城城氏曰陥六笠則足矣請早帰肥後武光不聴進攻三股城畠山待少弐大友阿蘇援兵堅守累日然援兵不至辛酉菊

賜足利義詮征夷大将軍宣旨

池武光陥三股城畠山治部大輔其子民部少輔逃隠山中武光斬首三百級捜索畠山父子不得之乃振旅帰肥後国少弐阿蘇憚武光武威不能挙事外帰服武光内與大友通菊池不悟之遣使於少弐阿蘇謀討大友◯十二月乙丑朔壬午勅使日野左中辨藤時光到参議中将源義詮第賜征夷大将軍宣旨義詮擇佐佐木判官源秀詮受宣旨倣頼朝擇三浦義澄之例也秀詮道誉嫡孫秀綱子也昔元弘之初道誉察北條高時敗亡之機潜勧尊氏起兵尊氏累與其家其後兵革殆三十年将士多抱弐心者唯道誉不変而功労許多族類死事且文和之役秀綱蒙今上播遷戦死於堅田而乗輿免難故義詮謂為公家為武家為功第一選挙秀詮以

以細川清氏任執事職

我田部人入高麗侵掠

延文四年

賞其父祖之忠功癸巳武家執事仁木左京大夫頼章辭職剃髪改名道景義詮以細川相模守清氏任執事職是年當元至正十八年高麗恭愍王七年春三月我西鄙人入高麗角山戍焼舶三百餘艘夏四月高麗王以大将軍崔瑩為楊廣全羅道體覆使仍命不能禦倭者悉以軍法論我又入韓州及諸城倉我兵焚喬桐京城戒厳秋七月我入黔毛浦焚全羅道漕船八月又焚花之梁入仁州

己亥四年南朝正平十四年三月大友氏時密遣使於少弐頼尚阿蘇大宮司勧叛菊池武光武光未知之自率

大友氏時勧少弐頼尚阿蘇大宮司叛菊池

菊池攻阿蘇小国荘少弐欲遮武光後発太宰府

武光拔小国九塁

七千餘騎先到筑後戸継氏等不戦而退於豊後武光欲進向豊後而促少弐来会少弐斬其使而與大友相應阿蘇大宮司亦起兵屯小国荘構九塁菊池城留守相議令赤星氏率三千餘騎撃阿蘇阿蘇守城不戦赤星亦不及攻之少弐聞之発太宰府率三萬餘騎渡筑後河陣高良山欲遮武光後武光謂諸部長曰少弐阿蘇孰先撃之城氏曰先平阿蘇固根本而後撃少弐而可也武光曰善乃引兵帰肥後催大隅薩摩兵併三萬餘騎進到小国競攻之悉屠九塁斬首一千六百級阿蘇大宮司逃隠山中其族皆

菊池宗愚、責其子、武光失軍機、

降武光就其降者中擇一人以繼阿蘇補職而欲直進到太宰府擊少貳而平大友然士卒皆疲城氏赤星氏勸武光休兵馬武光曰今乘機而進則少貳大友可輙擒之若延時日則九州兵士持兩端者多是屬敵耳然卿等所言不可強抑焉引兵歸菊池武光凡每出軍必以語老父宗愚告別而歸則不入己營先往見之至此亦然宗愚見武光不敢言而召城氏赤星氏曰武光用兵勝於我我常喜焉然今般直不攻少貳大友而失軍機我恐功業難成所以者何今進兵則比及七月可平九州九州平則休兵一兩月而

秋季可向京師如斯神速則吉野皇運或其可恢復乎今不可休而休聞卿等勸武光歸陣何其誤哉武光亦不爲良將也曾聞源賴義在奧州九年而成功是士卒懷將之威惠也武光去年擊日向今年向筑後反攻阿蘇未經二年而士卒疲思歸休者要之則由武光不能懷士卒也士卒若深懷武光則豈見可勝之機而勸歸陣哉且怒且戒落淚數行曰吁事不成也武光平生至孝聞老父戒勵赧然而退城氏曰是我與赤星之失也赤星曰剃髮抛弓矢亦不足雪此耻也自殺以明不聰乎然無益也不如他日戰死

藤爲定奏覽新千載和歌集、

關白二條左大臣藤師基剃髮、

少貳大友平豊筑軍勢大振、

以贖罪耳、初武光向筑後時、薩隅兵來從、自阿蘇歸時、薩隅兵歸其国、武光皆欲催兵向太宰府、恐遠境之屬士不輙來、故出軍猶豫累、如宗愚之言、○夏四月前權大納言藤爲定奏覽新千載倭歌集二十卷其男爲遠淨書之○六月戊寅南朝關白二條左大臣藤師基剃髮、号光明臺院入道、其子教基代之是月太宰少貳賴尚大友氏時分兵平豊前筑後兩國長野山鹿原田秋月松浦草野高木藤津熊代等悉屬之少貳大友軍勢大振總八萬餘騎乃議自筑後肥前兩道攻菊池城武光召薩摩大隅日向兵猶未至乃議奉征西將軍擧衆討少貳大友而武光遣使於太宰府曰聞足下兵

日薩軍士來會肥後、

泰懷良親王爲總都督、菊池武光指揮諸府、

縉紳十二名皆累年寄食菊池者、

衆如雲請渡筑後河而西武光以寡迎戰而決輸贏若猶遲滯則我催部屬到宰府相見耳少貳大友畏其勇言不能出軍○秋七月日向大隅薩摩軍士來會肥後國菊池武光與諸將議大擧乃奉征西將軍懷良親王爲總都督洞院權大納言藤實清春日大納言源顯時北畠中納言源信親竹林院三位中將花山院少將土御門少將坊城三位葉室左衛門督日野左少辨高辻三位九條大外記其子主水正等從懷良親王、新田餘族岩松相模守、世良田大膳大夫、田中彈正大弼、桃井左京亮、江田丹後守、山名因幡守、堀口三郎、里見十郎等、皆失其衆、共累年依菊池相食從軍、菊池武光指

少貳賴尚出兵到筑後國大友氏時會兵

押諸軍向太宰府其族則其子次郎武政及姪武信武明赤星武貫(貫或作世)其部下則城氏賀屋氏見參岡氏莊氏國分氏其屬黨則名和長秋(長年次男)長生(長秋子)宇都宮氏千葉氏白石氏鹿島氏大村氏大野氏派氏溝口氏牛糞氏波多野氏河野邊氏稻佐氏谷山氏澁谷氏島津氏齋所氏高山氏伊藤氏絹脇氏土持氏合田氏等總號四萬六千餘騎少貳賴尚聞之各出兵到筑後國陣味坂莊據杜渡口賴尚子新少貳忠資姪賴泰朝井胤信筑後賴信窪泰助戶次泰親太宰賴光山井惟則饗場重高行盛相馬氏木綿氏西河氏草壁氏牛糞氏松浦黨佐志氏田平氏千葉氏草野氏高木氏綾部氏藤木氏幡田氏高田氏三原氏秋月氏島津氏澁谷氏本間氏土屋氏松田氏河尻氏詫間氏鹿子木氏等屬之大友氏時率其部屬來會焉總六萬騎隔筑後河以待菊池之來丙午菊池武光到筑後國陣高良山柳坂水繩山戊申武光率五千餘騎臨筑後河窺瀨之淺深以挑戰少貳堅戒不戰經日武光又率一萬餘騎分之設伏兵於處處少貳懼其夜襲與大友議退陣大原此地四方皆沼便於拒敵武光不知之先率私兵六千餘濟

少貳賴尚爲一色氏所圍殆危武光援之

武光先登夜襲賴尚陣

菊池武政擊殺新少貳忠資朝井胤信筑後賴信窪泰助戶繼泰親還戰

河則少貳既去無人由是懷良親王帥諸軍渡河陣於味坂此地距大原三十餘町武光ヨ日令遷卒挑戰然少貳不敢出兩軍不遠互見旗旂(先年少貳賴尚爲一色氏被圍殆危武光援之解圍賴尚感書誓詞謝武光曰賴尚子孫七代之間不可向菊池葉彎弓若違此言則諸神罰之云云至此武光憤其背誓而捧親王日月旂旗而貼賴尚誓詞於其下以辱賴尚及戰然賴尚守而不戰)○八月武光分軍爲三隊島津氏牛糞氏率薩隅兵八千餘爲東隊長伊藤氏絹脇氏土持氏率日向大隅兵五千五百騎爲一隊名和長生大野氏溝口氏率筑前肥前肥後兵五千五百騎爲一隊而武光率八千餘騎進在先陣新田氏族等率六千餘騎護親王在後陣武光別選兵三百人先自間道進向賴尚陣乘夜襲擊縱橫馳回放矢賴尚兵衆地狹爲之驚騷不辨主客相共戰死者三百餘人丁丑黎明武光督諸軍超沼而進其子次郎武政貼賴尚往年誓詞於旌爲先登破原田秋月三原高木軍武光襲破松浦神田軍少貳軍混亂武政進兵擊殺新少貳忠資忠資戰死朝井胤信筑後賴信窪泰助戶繼泰親引兵百餘騎還戰死菊池武明賀屋氏見參岡氏莊氏宇都宮氏國分氏等皆爲之戰歿自是兩軍逐次相戰菊池武信赤星武貫以十餘騎與太宰賴

菊池武信、赤星武貫、与太宰賴泰戰岡上、氏擒賴泰、而武信武貫遂死

日野坊城等從懷良王者拒戰皆死

泰等二萬餘騎戰、武貫以寡破衆、力戰而死、武信部下岡上氏擒賴泰、而武信亦戰死、菊池軍將敗、懷良親王令曰、武光死則我運極矣、衆皆救之而可也、由是新田一族等與武光合勢、以三千餘騎衝賴尚陣、賴尚兵二萬餘騎兩射、將軍懷良被創、賴尚兵乘勝日野某、坊城某、洞院實清、花山院某、北山某、北畠信親、春日顯時、土御門某、高辻某、葉室某等、及世良田氏、田中氏、岩松氏、桃井氏、堀口氏、江田氏、山名氏等拒戰皆死、武光及其子二郎見之、殊死戰、懷良幸免、武光被堅甲、故強弩不能穿之、突馳擊敵十七度、既

武光斬少貮武藤與尚一族、饗庭父子及諸將士多戰死、

而落冑傷鬢二創、少貮武藤與之抱持、武光斬武藤獲首、凡兩軍接戰自卯至酉、大小三十餘合、賴尚一族并饗庭重高、行盛、山井氏、相馬氏、木綿氏、西川氏、草壁氏等二十三人、及士卒三千六百二十餘人戰死、武光軍死者、廷臣十人、新田族七人、并結城氏、加藤氏、合田氏、熊谷氏、三粟屋氏、松田氏等、及士卒千八百餘人、賴尚戰疲、退于太宰府、據寶萬嶽、武光亦勢減、奉懷良歸肥後、大友氏時亦先逃於太宰府、而歸豐後高良山、僧善信記此役兩軍死者、自將帥至步卒、都一萬八千餘人、皆曰一日之戰死傷如此者

京師流言、動義詮心

甚希、自是少貮大友與菊池勢無強弱、相互守其國、無并呑之志、故其部屬各歸其邑、而休九州兵革暫止、評判曰、懷良親王歸肥後、病瘡而薨、然此後猶有稱征西將軍、稱閑西親王者、或其立懷良子、襲其号乎、抑又迎他皇子乎、未可知之、然中華書有稱日本國王良懷者、蓋其傳聞懷良而誤乎、評判所謂懷良薨於此役者、未可信焉、○九月、京都鎌倉流言、故將軍尊氏棄館之後、天下將危、然基氏屯入間河、不安寢食、恐平不順者、故新田義興及其族在東國者皆被害、故義宗在越後不能起兵、諸國亦畏其威風、故將軍若以斯人爲家督、則天下早定於一也、義詮不然、唯耽酒色、怠武備、而近則楠氏、和田氏、北則直常、高經、西則菊池、

畠山道誓説基氏以南征一統兩朝

動窺京師、若微基氏、則天下蜂起、而武家滅無日矣、義詮聞而忌之、基氏亦謂縦雖爲弟、武事政道不可劣兄也、由是兩雄外睦内疑焉、鎌倉執事畠山道誓謂是立功執權之秋也、説基氏曰、都鄙皆曰連枝不和、臣願假大將印、率東國軍上洛、南征鏖楠氏和田、而擒南帝、以一統兩朝、爲新將軍立功、以解其疑、然則連枝相和、爲東西兩將、而武門長久之基也、基氏領焉、道誓悦而通好於東國群士、以豫約恩賞、而遣使於京都、就細川賴之、以白義詮、義詮曰、擧畿内兵以攻吉野、亦可輙克焉、何必假基氏力哉、賴之勸義

畠山道誓率大軍入洛

仁木頼章入道道崇卒

詮許、道誓所請、義詮曰、然則卿其熟謀之、頼之乃諭
道誓使而歸之、於是道誓受基氏命、以促軍装○冬、
十月辛酉朔戊辰、畠山道誓發入間河、赴洛、其弟畠
山義深、義熙、武田氏、逸見氏、佐竹氏、河越氏、戸島氏、
土屋氏、白鹽氏、長井氏、結城氏、難波氏、小田氏、小山
氏、高根澤氏等、及坂東八平氏、武藏七黨、紀清兩黨、
其餘伊豆駿河參河遠江兵悉來從、都號二十萬七
千餘騎、路程七十餘里之間、絡繹不絶、壬申、仁木頼
章入道道景卒、歳六十一○十一月乙未、畠山道誓率東
軍入洛都下、貴賤觀者如堵、楠正儀和田正武詣南

正儀正武諸南帝行在所天野而奏軍事

帝行在所河内天野而奏曰、聞畠山道誓率大軍入
洛、加之山陽山陰東山南海北陸兵亦集來、然臣想
敵兵雖衆而戰則克之、何者軍有天時地利人和、而
彼皆違之、明年大將軍在西、出兵不可西行、則彼違
天時、我營後連深山、前隔大河、以據要害、則此得地
利、先是凶徒屢犯帝座、皆不得利、以不知地利也、且
道誓藉威於公而貪功於私、仁木、細川、土岐、佐佐木
等娟疾之、則彼失人和、以此言之、則雖百萬之衆、不
足懼耳、然皇居不可不堅固、金剛山中觀心寺者、嶮
要之地也、願宜臨幸焉、臣等以和泉河内兵據千劍

南帝避幸観心寺

破金剛山、日夜出戰於龍山石川、邊湯淺山本恩地
桂河野上等與紀伊守護代鹽治氏合陣于龍門山
最初峰而出、歩卒於紀伊川學文路邊而疾戰、以破
之、則敵氣可屈、因乘其便者、破敵之術也、於是帝如
觀心寺、唯令傳奏上卿奉行職事護持僧衛府官等
十餘輩相從焉、其餘公卿以下皆散之四方、晦跡竄
身、正儀謂守城則為大軍被圍而不能克焉、悉焚營
壘匿山谷間、而不令敵知我所在、而遮於要害出于
不意而戰、則敵疲而粮竭、正武謂、願假我兵數千、一
戰於渡邊破敵先鋒、而後入山中、正儀不聽之、衆謂

北朝使筑紫群士撃懐良親王及菊池武光

畠山道誓仁木義長相抗衡

義詮發京向南方

正儀言焚壘亦不為得焉、正武以寡當衆亦危、正儀
曰、不焚壘而為敵被奪、則無益而招損也、衆不能止
之、皆焚其小壘、且焚人家民屋、為令敵不奪掠也、於
是不預軍旅者悉皆逃往紀州、丙申、賜綸旨於筑紫
群士、撃懐良親王及菊池武光、許判曰道誓入洛威指趙職義詮每事与
被相議仁木義長以軍功高故未与諸将不和故細川土岐佐佐木等与道誓結交憤義長義長不居与道誓抗衡道誓驕強接諸将無禮故奉幾諸将亦不服道誓而有不悦南征者○十二月庚
申朔、戊寅、勅賜御旗御馬於義詮、依南征在近也、己
卯、義詮發京向南方、自帶甲冑、以競戎容、執事細川
清氏、其族家氏、業氏、頼有、滿氏、足利氏頼、挟氏頼者高經子也

（然從此軍、則高經既歸服義詮乎）一色直氏、今川範氏、貞世、土岐善忠、頼世、頼雄、直氏、蜂屋義行、今峯光政、外山頼行、頼世、頼近、佐佐木信詮、六角崇永、赤松貞世、（貞範元名）則祐、光範、直頼、範實、朝倉正景、厚東氏、小宇津氏、高山氏、小里氏、猿子氏、舟木氏、明智氏、河野氏、諏訪氏、禰津氏、長尾氏等、七萬餘騎爲正兵、陣大島、渡邊、尼崎、鳴尾、西宮、癸未、道誓率東軍發洛、爲奇兵、陣八幡山下、眞木、葛葉、赤松光範以守護于攝津而南方、陣營米在其地、故率水陸師先至渡邊、列舟于河上、以備之、乙酉、仁木義長爲後陣、發京、其族頼勝、頼長等從之、

畠山道誓陣天王寺、義長陣西宮相持

延文五年

南征東軍入河内構營正儀據

正三位藤長顯叙從二位、丙戌、畠山道誓等發八幡、濟渡邊河、正兵奇兵相繼超河、陣天王寺、安部、住吉、遠里、小野、京軍皆謂楠和田可迎戰於此、然南兵不守此、故大軍容易渡河、唯義詮未超河、在尼崎固轅門、赤松貞世則祐在大渡備斥候、仁木義長陣西宮、其意謂先軍若敗、則以精兵代之、可立殊功於諸將之上、

庚子、五年、（南朝正平十五年、）春、正月、己丑朔、節會、令衛士警護禁門、依義詮不在洛也、南征京軍東軍入河内、境内張陣構營、未輕進兵、楠正儀初謂置兵於深山幽

金剛山部署諸將拒京軍

義詮陣于天王寺道誓陣于金剛山下

谷、敵進則拒於險、退則追之、乘其弊以決雌雄、然以敵不容易進、正儀、正武猝修赤坂城、以三百餘騎據之、福塚、川邊、佐良階、富本、岩郢、橋本等、以五百餘騎據平石城、眞木野、酒邊、古折、野原、宇野崎、山佐和、秋山等以八百餘騎據八尾城、且令大和河内宇多宇智兩郡兵千餘人設壘於龍泉峰、以爲誘兵、○二月、己未朔、辛未、義詮兵三萬餘騎、陣于住吉天王寺、畠山道誓陣于金剛山乾隅津津山、與敵軍相距纔一里餘、正儀諜者見道誓諸軍不整、歸告之曰、可襲破之、丹下氏、貴志氏曰、時不可失也、正儀不聽、曰、百日

丹下貴志不悟楠氏策而叛降道誓

清氏被創敗走

之間、不勞而克焉、何成危計損我兵哉、丹下貴志謂正儀怯也、不足成事、乃與其黨股野、譽田、酒勾、水速、湯淺等降道誓陣、道誓大悅誇言曰、敵既弱矣、正儀正武降亦可等日而待焉、既而兩軍互出步卒、每日接戰、東兵始雖守道誓號令、後稍懈怠侵掠神社佛閣器物殆盡、細川清氏得鄕導夜襲觀心寺、譽田、湯淺等雖降而猶思楠氏恩、竊告於恩地、恩地信疑半矣、然言於正儀、正儀使恩地安間率步卒以備之、清氏不知之、凌險進兵、恩地安間猝起擊之、敵將六人、士卒二千餘人爲之死、清氏被創、大敗走、道誓又召

義深号尾張守

畠山義深降家祐峰恩地桂川湯淺等攻之

湯淺問夜襲之謀湯淺曰楠氏有家法而號令整而戒嚴堅有降者則速可梟其首○夏四月丁巳朔己未道誓令其弟義深爲將而率白旗一揆平一揆千葉杉原一族諏訪祝部某等兵三萬餘騎向最初峯正儀聞之令恩地桂川湯淺貴志等千八百騎攻之義深先屯和佐山與南軍相對三日不進而構闘障塗壁以爲堅根之謀南方士長鹽谷氏欲誘致之而引兵去最初峯退於龍門山畠山家長遊佐氏見之以爲退去因麾兵倉皇追之遂至龍門山半腹士馬少休時鹽谷使步卒千餘人自東西兩射畠山兵爲

鹽谷其陷澗底遂被殺

畠山義熙今川貞世援義深

之不得進中矢死者太多鹽谷先進野上山東貴志山本恩地桂川志宇津學文路兵二千餘騎馳下擊之畠山兵大敗走鹽谷長驅追之其馬被傷殪共陷澗底遂爲敵被殺是日東兵被殺虜者三百餘人所棄兵器不知其數義詮及道誓聞義深敗衂太懼唯仁木義長以與道誓有郤獨嘲笑之以爲快遊佐氏出東時以黃金百兩裝飾佩刀長三尺八寸耀主客之目及敗走棄之而逃又有祢津氏者多力誇勇是亦棄其刀走丁卯道誓再遣畠山義熙今川貞世細川家氏佐佐木信詮土岐直氏芳賀公頼小原氏土岐桔梗一揆佐佐木黃旗一揆於紀伊而率兵七十餘騎以助

芳賀公頼急進攻龍門山恩地桂川力戰遂死

義深公頼父禪可臨行謂公頼曰前日我軍挫傷而敵勢氣熾則此役亦何容易哉東國武夫雖多而吾黨之勇武人皆許之汝不破敵則不可生還勿再爲仁木義長被笑公頼敬諾藤隆俊聞義熙等率大軍來而聚部下議軍策時熊野湯川莊司某叛將來襲之和州越智氏亦降于芳賀公頼乘勢急進攻龍門山恩地桂河等力戰遂敗隆俊退據阿瀨河城義深等諸將謂雪前敗之耻乃共引兵歸津津山禪可聞公頼之戰功大喜南帝聞隆俊之敗有懼色是月辛巳隆良率氏範等登銀嵩密遣使於義詮及道誓曰

藤隆良誅逆焚賀名生皇居

南帝遣藤師基征隆良

授吉野十八郷於我則擒南帝以降義詮約之曰事成則匪啻吉野而已奉授大和河内兩國隆良大悦乃舉旗悉焚賀名生舊殿及南朝公卿等廬舍其屬兵等大驚馳告隆良叛於南帝皇居甚急壬午南帝以前關白藤師基爲將而率和泉大和宇多宇智郡兵千餘騎征隆良由是吉野十八郷兵知其反皆離散隆良兵纔五十餘騎赤松氏範謂臨其危而去者非武夫之道吾知隆良之反而不去者不得已也唯有死耳乃率二十六騎力戰晝夜三日遂被數創遁歸播磨隆良奔于南都○閏月丁亥朔乙卯細川清

氏赤松範實拔龍泉城初楠正儀等遣大和河內兵千餘人以守龍泉城曠日而敵不攻之由是召還其兵唯置步卒百許人而懸旌旗於樹枝以張疑兵津津山兵見之以爲守兵衆不敢欲攻之土岐桔梗隊中有一老兵一日謂隊衆曰太公兵書云望其壘上飛鳥不驚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今望此城是也只可以此一隊衆而攻拔之衆皆諾至是五百餘騎昧爽潜下津津山至龍泉城戶揚鬨聲細川淸氏赤松範實聞之單騎馳進從士亦繼至淸氏見其執旗者馬傷不得進自取其旗以建岸前大呼曰淸氏先登

淸氏赤松範實陷龍泉城虛城

也範實踰壁入城呼曰範實先登也桔梗隊兵內海光範日吉氏藤田氏見淸氏範實疾進卽毀城戶馳入城兵雖禦之而以衆寡不敵棄城奔赤坂津津山兵十萬餘騎聞之稍稍悉馳赴至則城已陷諸將皆慙曰爲楠氏被欺而令此虛城累月不拔也淸氏範實土岐氏誇其功今川範氏謂佐佐木崇永曰彼等陷虛城以爲立功可捧腹也崇永曰數萬兵不知爲虛城然彼等知之而拔之則非無功也今望見平石城則守兵亦不多請速居之以抑彼等揚言也範氏曰善哉及暮範氏崇永督五百餘騎攻平石城城兵

平石城陷

義詮進督率大兵攻赤坂城

素寡雖暫拒之不克兩將競進攻擊之城兵不能支及夜半奔金剛山八尾城兵聞龍泉平石二城陷皆出奔義詮悅曰敵城皆陷唯赤坂一城存正儀雖運策數日之間陷之必矣天下一統時至矣然諸軍在陣漸半年皆疲困思歸○五月丙辰朔戊午義詮及道誓率諸軍圍赤坂城號二十萬騎諸將各分隊固陣環攻之正儀多謀寡勇和田正武有勇拙謀正儀曰守孤城對大敵則必敗不如暫匿金剛山待敵之疲虛而擊之正武曰不可也以我一家之小對天下之敵而唯令步卒挑之而未自一快戰則爲敵被笑我唯乘夜襲敵一戰而克則却敵不克則退而後入金剛深山耳正儀雖不肯

正武敗歸用家法之約言得敵而殺之

之然不及止之而城守累日癸亥正武簡精兵三百人告約曰唱武則可答武而及夜參半出城擊結城壘諸壘聞鬨聲驚擾唯結城整兵大射之正武先進麾兵踴躍而戰結城兵七百餘人氣屈欲退細川淸氏率五百餘騎以迎敵後呼曰淸氏來助勿退結城部下鹿窪氏富澤氏茂呂氏爲之得勢還力戰正武兵死傷若干失利而退結城兵物部氏等四人勇剛絕人潜尾正武之退而入城欲窺殺正儀正武楠氏家法夜襲敵而歸陣之後令諸兵皆齊起居有相約之言問之而若敵雜居則捜索之正武歸城用其術

正儀焚赤坂城而匿金剛山
正儀令丹下貴志等佯通謀使於敵陣

而探得四人殺之、正儀以敵勢強、而正武一戰無益、故令恩地等退紀州、正武歸和泉、而正儀焚赤坂城、而匿金剛山、謀誘敵於嶮以破之、京軍東軍欲繼攻千劍破、然以士卒疲困、故猶豫超旬、正儀令丹下貴志等佯通謀使於敵陣、曰、將軍若赦正儀多年對捍之罪、則可諭正儀降麾下、義詮始不信焉、然以屢請故許之、曰、正儀若降則可授大和河內和泉紀伊四州、往返累日、丹下貴志等復遣使曰、正儀不從我輩之言、速可以大軍攻之、吾曹爲內應導之、義詮懲前日之事不信之、正儀每夜分兵連炬出城、亦離散之

義詮攻千劍破城陷
正儀謀大破

勢、或佯乞降寺山城不可守也、義詮及道誓信之、議大舉之事、戊寅、京軍東軍十餘萬、競登金剛山、欲一舉屠千劍破城、然無內應者、城中轉大木投巨石、敵兵壓死者大多、骸積如山、畠山義深揚聲曰、丹下貴志所約皆僞也、我兵既多死、以天下之兵不陷此一城、則奈後世之嘲何、自鼓而進、然兵士艱嶮躊躇、正儀豫所伏之士、遮于此出於彼、發自群嶺、一隊退則一隊進、相代競擊之、道誓陣狼狽而敗走、城兵追擊之、正儀不及出城、以寡擊衆、敵不知鄉導陷於巖谷、道誓殆危入津津山、義詮諸軍皆潰、而退入津津山、

義詮凱旋歸京

道譽慮楠氏兵來追、而去津々山而逃於天王寺、諸軍或退于飯盛、或避於八幡、唯細川清氏、佐々木崇永、赤松範實、土岐氏、明智氏、今川氏、澁川氏等三十八隊、兵士六千餘騎、護義詮留津々山、癸未、義詮慮千劍破難攻、與諸將議曰、此役陷赤坂及數城、則不爲不利、正儀既逃入深山、則凱旋休兵馬而可也、乃令細川業氏守和泉國府、杉原存正居譽田城、守河內國、其餘數城皆置戍、唯赤坂、龍門、龍泉附楠氏、而不及置兵、楠氏部屬等請襲義詮陣、正儀以爲危而不許之、部屬等皆謂正儀唯讀家傳兵法、雖達籌策、然勇氣劣父兄、故不悟乘勝之機可惜焉、乙酉、義詮退陣天王寺而

楠氏攻湯川庄司破之
道誓清氏等謀滅義長

率諸軍歸洛、道誓等諸將皆歸京、敕使到義詮第賀其凱旋、○六月、丙戌朔、己丑、楠氏將恩地氏、山本氏到紀州、攻湯川庄司破之、湯川逃至京師、其黨奔南海、畠山道誓、細川清氏、土岐善忠、佐々木道譽等謀滅仁木義長、初貞和之末、道誓時稱清國在紀州、與楠氏戰屢失利、乞援兵於尊氏、尊氏使義長援之、義長辭曰、如正行勇猛、亦師直克之、平其餘寇容易之事也、清國怯而取敗耳、臣恥與怯者合兵、若欲命臣則可召還清國、臣唯以一隊克楠氏而已、遂辭不往、清國聞而不平、其後清國屬直義而降尊氏、義長嘲曰、自

星野行明叛義長爲清氏部下

今反覆佞士宜師清國清國益恨之義長性嗜酒極醉則放言無憚故每逢清國必侮辱之清國曰可手刄義長共死而雪恥也或告義長義長笑曰彼若剛則口不言而可手刄我其發於口者所以爲佞也今般道誓入洛諸將皆推重之唯義長不及一問焉逮南征亦獨陣西宮不會道誓軍嫌諸將重道誓而不謁義詮轅門也參河國者義長所指揮也此役州士星野行明屬細川清氏部下義長怒收行明采地由是與清氏有郤義長曾養故土岐頼遠子氏光以爲假子謀奪土岐善忠所領而授氏光故善忠不悦佐

佐木崇永滅武敵高山氏賜其地義長欲爭之以充累年戰功是以崇永亦恨義長其餘道譽今川範氏等皆厭義長負勇專横道誓聞諸將不滿於義長而稱休南征之疲每日招清氏崇永道譽善忠置酒飲茶晝夜交會而情好欵密一日道譽竊語曰此行我之發兵也匪翅南征其志本在擊仁木義長何者彼之爲人暴惡戾狼蔑如公命動恣私情前日南方之役累日之間義長在西宮終不來謁尼崎幕下且敵失利則反憂得利則反喜不義不忠何如之然徒領數國傍若無人若不罪之則國家不可治焉我今欲

前内大臣藤公清薨

正儀發金剛山東軍[illegible]

爲幕下除害不知諸將謂何清氏等以有舊怨皆附同之謀滅義長然秘未發前内大臣從一位藤公清薨楠正儀和田正武發金剛山到國見焚渡部橋欲攻譽田城驛使頻至義詮大息曰數月之勞一時空矣諸將皆疲誰可奔命乎畠山道誓謂有便擊義長而乃與細川清氏佐佐木崇永及今河範氏貞世赤松光範芳賀禪可武田氏河越氏等三十七隊七千餘騎不待號令佯稱南征以赴天王寺佐佐木道譽與道誓密謀而與吉良氏荒川氏一色氏留京師○秋七月正儀聞京軍至曰此不必擊我想夫諸將爭

正儀知京軍諸將爭鬩而退軍

鬩之端乎我不勞而坐克而已部屬等請戰不許之引軍入金剛山道誓等不追之正儀既退諸將不歸滯留大王寺議擊義長各約軍期其事稍漏聞于京師義長怒乃馳到幕府告曰道誓清氏等欲擊臣而臣無罪恐是託事以圖不軌也不可不戒嚴義詮曰何有此事以告者之過乎若實則我可與汝共謀然則誰與彼乎義長喜而歸分部下七千餘騎使其姪仁木頼夏子頼章率二千餘騎屯四條大宮其弟頼勝率千餘騎陣東寺而焚宅邊廬舍自率精鋭以待敵既而義長慮義詮與同道誓清氏而與頼夏率二百餘

義長叔義詮而奏帝、賜討道誓清氏綸旨
佐佐木道誉使義詮捨義長而遁去

騎至幕府、監護四門、悉逐幕府近侍群士以退之、又
欲声道誓清氏不臣之罪以討之、因叔義詮而奏帝、
乃賜綸旨并教書、自居武家執事職、辛未天王寺諸
將進兵、會山崎分為二軍、清氏率三千餘騎過鵙目
寺戸、自西七條入、道誓善忠崇永率五千餘騎經久
我畷、自東寺入洛中騷動、佐佐木道誉佯為左袒義
長者、共議軍事、義長不疑之、既而道誉自側門入謁
義詮曰、義長強暴、衆之所惡也、道誓清氏與諸將撃
之、明公何不捨彼乎、今夜臣可與義長議軍事、明公
宜乘其間而變形自北小門遁去、臣先設乘馬待之、

義詮許諾焉、道誉出、與義長談、義詮與海老名氏等
三人微服潜出、而騎馬赴西山谷堂、道誉漸度義詮
出去之遠、而辭義長帰其家、而與一色、吉良、荒川至
谷堂、既而義長入幕府、而知義詮不在、大驚而詰問
婦女等、皆曰不知之、義長怒曰、呼老奴道誉之所為
乎、頼夏罵曰、義詮何怯乎、我輩戰克則束手來降乎、
幕府群士聞義詮捨義長、而皆分散附道誓清氏等、
留者纔三百騎、義長勢屈、惘然黎明敵軍漸近、炬火
如晝、義長慮難對捍而使頼勝奔丹後、頼夏奔丹波、
自奔伊勢、甲戌、義詮帰京、道誓清氏諸將皆謂義長

恩地、桂川攻根来衆、後於春日山城悉殺之

勇猛戰克不易、然無事而出奔、各欣然帰洛、南方官軍在大
和河内和泉紀伊者、乗京都内難之弊、焼烽燧以
為攻戰之勢、和泉守護細川業氏不戰而逃、湯浅
氏族棄紀伊城乗舟奔于兵庫、杉原存正棄誉田城
而擁水連城、楠正儀攻戰一晝夜、存正敗走赴南都、
恩地、桂河攻根来衆徒於紀春日山城悉殺之、熊野
湯河庄司某属義詮而陣鹿瀬蕪坂、以欲攻阿瀬河
定佛城、定佛与山本氏、田邊氏率二千餘騎逆戰破
之、斬敵三百三十餘人、梟首於田邊、於是南方兵勢
復振、洛中無貴賤帰罪
於道誓、道誓称病蟄居、○八月、乙酉朔戊子、畠山道
誓東帰、基氏聞京師乱、怒曰、道誓欺我入洛、不能定
南軍、而招義長乱、彼代我假大將號、則天下以彼不
義為我罪乎、嘆息不止、道誓聞而畏、俄東、東士同行
者猶有二萬、路過参河、是州義長所領也、故守護代

道誓東帰、會吉良西郷等遮路、進退失據
山名時氏乗京軍内乱、攻降因作二州

西郷氏以五百餘騎至矢矧遮之、吉良満貞亦應義
長、與西郷合兵、道誓不得過、躑躅曠日、時小川氏應
義長起兵於尾張、於是道誓及佐竹氏、宇都宮氏等
赴關東者、以敵遮前後、進退失據、道誓經信濃木曾
入上野而帰鎌倉、山名時氏發伯耆至因幡美作之
間、初時氏聞東軍征南方、恵道誓佯攻伯州、固壘設
備、既而聞義長出奔楠氏復起、謂是可乘機之秋也、
乃率三千餘騎、分遣於因作二州、攻赤松氏所置之
諸城、奈木、長尾、景石、塔尾、新宮、神楽尾、皆降、○九月、
土岐某、池田某等附於義長、與小河氏構壘於尾張

土岐直氏攻小野莊

仁木義氏与佐佐木崇永會戰

小野莊土岐直氏以兵三千餘騎圍攻之經日城中粮竭小河池田皆降直氏以小河氏有舊怨殺之東池田為土岐氏族赦之而赴州番豆崎城義詮以大島義高為參河守護而赴任西鄉氏吉良滿貞遮戰義高與星野行朋合勢以破之西鄉奔伊勢滿貞乃降石塔頼房以仁木義氏義長弟為將而驅促伊賀伊勢兵以二千餘騎至近江陣于葛木山佐佐木崇永其弟信詮聚州兵陣于飯守岡而相持數日佐佐木高秀道誉次子率兵陣于市原助崇永既而義氏謂士卒曰兩陣相守曠日徒煩吏民耳非我之志且義長

亦謂何今日先當高秀以擊却之使敵不在我後而進可擊崇永乃與頼房及州人大原上野兵伊賀名張一族發向高秀陣崇永見之裁率三百餘騎倉猝馳進時會義長部下祠一揆精甲五百餘騎及伊賀服部河合一揆來助義氏其勢大熾還與崇永當崇永兵雖寡而氣不屈乃使目賀田楢崎武儀平井等據河而陣青地馬淵伊庭等陣于左手河原自帥吉田黑田二部鈴村大原馬杉等而陣于其中央義氏從士長野氏先登與崇永大戰義氏兵敗走于天滿山崇永追斬矢野氏工藤氏宇野部氏後藤氏波多

佐佐木崇永土岐善忠攻義長長野城

僧恵玄寂

野氏佐脇氏高島氏淺香氏荻原氏河合氏服部氏等五十餘人義氏乃降○冬十月乙酉朔崇永送敵首五十餘級於京師梟於六條河原仁木義氏既降服義長部屬分散纔有五百餘騎義詮謂可乘其勢微而平之令佐佐木崇永土岐善忠率七千餘騎向伊勢義長保長野城地嶮故崇永善忠遠圍而不攻之義長兵寡不能戰相持超年○十一月甲寅朔庚午右大臣藤冬通辭左大將權大納言藤實夏兼左大將○十二月甲申正法山妙心寺開山恵玄寂頃年足利高經歸服義詮剃髮號道朝頃間隱士一人

北野通衣物語就

我西鄙人入高麗倭掠

寒士一人老僧一人詣北野社終宵連歌而後談倭漢故事或談神道佛法或述本朝古昔王道或語北條泰時時頼政令諷刺今之王道衰而武政之不振及東方之白或記其所語件件號北野通衣物語一說隱士者北條四郎泰家入道恵性也依其奸時行在伊豆因年久有所祈願寓入洛匿名詣社寒士者故右少辨藤俊基子藏人大夫俊秀也俾南朝嘱皇運不可聞而出吉野寓洛中老僧者南朝僧正日野頼意也三人會於社中通宵相語其後預意匿已名以為所聞之人談而語其凡日野大納言由是亦傳於世云是年當元至正二十年高麗恭愍王九年我西鄙人入高麗泗州角山夏五月又入全羅道會尾泆溝等處并揚廣道平澤牙州新平等縣焚龍城等十餘

康元元年

仁木義長爲崇永善忠被圍、

縣、京城戒嚴、以柳濯爲京畿兵馬都統使、李春富爲東江都兵馬使、我桓祖爲西江兵馬使、閏月、我又入江華、禪源龍藏二寺、殺三百餘人、掠米四萬餘碩、高麗沘甍龍力戰竟死、我又焚喬桐縣、

辛丑、康安元年、（南朝正平十六年、）三月、壬子朔、庚辰、改延文六年、爲康安元年、依旱魃飢饉疫癘也、（勘解由長官菅高嗣勘進、年號字、取唐紀作治康凱安之辭、）是夜、洛中八十六町罹火災、朝議云、改元之夜、洛中大變、不吉之兆也、改年號可也、然武家既施行諸國、故不及再改之、仁木義長爲崇永善忠被圍、且南朝所置伊勢國司源顯能亦張挑戰、

土岐氏光兄弟議所附之利否、二弟光明光行歸土岐忠善、氏光獨擁義長、

之勢、國分爲三、土岐氏光、其弟外山光明、今峯光行、爲其族、被擯久、依義長至此、在長野城、爲義長、施戰勞、善忠等遣使招氏光等曰、早歸美濃、列族籍、以繼父祖之領、氏光謂二弟曰、無後者不孝也、諸族復納我輩、則汝等歸列族籍、然義長累年之厚情不可忘焉、今臨危棄之、則不義也、我留城而死、然則孝義兩全矣、光明曰、一人歸而繼家則足矣、請歸、光行而我與兄共留、光行曰、我何棄二兄獨歸哉、氏光曰、我漸老無子、縱歸亦無益繼家、汝等猶未滿四十、則全身有子孫、則家運永傳不絕、父祖之祀、共諭告深切也、

仁木義長依國司源顯能請降于南朝、

由是二弟出城歸善忠、既而善忠競圍長野城、令光明光行懸招氏光、氏光詠倭歌示其不變志、而在城力戰、主客共感之、義詮傳聞而嘆賞之、城嶮雖不輙陷、然勢氣日減、（據土岐系圖、則氏光、光明、光行共頼遠子也、然評判曰、三人共曾爲頼遠被逐、可疑焉、）○夏四月、辛巳朔、辛丑、仁木義長依國司源顯能請降於南朝曰、義長久屬武家、拒官軍、其罪不可遁也、今依道誓清氏等猜忌、圍於孤城、而勢既極矣、若赦前罪、則屬官軍盡忠戰、顯能遣使於南朝、令中納言藤宗房奏之南帝、下諸卿議之、左兵衞督藤康長曰、往年直義既降、如直冬、時氏等、亦未可信之、

山名時氏攻赤松世貞、

況義長在圍中、爲免其難云爾者必矣、且其爲人也惡逆無道、不足取焉、且仕尊氏義詮、領七箇國、猶以爲不足、則縱成功、亦不領日本國、則不慊於其心、絕之而可也、然群卿僉謂、彼降則伊賀伊勢悉屬官軍、且國司顯能亦有便於守城、乃奏請以賜勅免綸旨、義長大悅、顯能納粮於長野城援義長、且催伊賀大和紀伊三州兵六千餘騎、進發國中、義長欲出城應之、佐佐木崇永、土岐善忠、師一萬餘騎拒之、顯能不能戰而入城、崇永善忠併兵復圍長野城、○秋、七月、庚戌朔、辛酉、山名時氏、其子師氏、時義率因伯雲三

降美作七壘攻屠林野妙見二城

時氏攻倉懸城菊池等出師大友少貳等援時氏

州兵三千餘騎向美作國守護赤松世貞在播磨使其兵士守之名木能仙篠向太可太善提寺小原大野七壘悉降時氏進兵攻屠林野妙見二城唯倉懸一城堅守時氏圍攻之菊池武光奉征西將軍懷良與新田餘族帥五千餘騎發肥後赴筑前博多陣於香椎宮大友氏時少貳冬資宗像大宮司紀井氏二萬五千餘騎爲正兵向香椎上松浦下松浦黨三千餘騎爲奇兵登飯守山遮敵後相持踰月○八月己卯朔甲申菊池武光部將城越前守某率千餘騎襲飯守山擊破松浦陣先是城氏屢遣修驗者僧徒等

少貳大友敗走歸国菊池勢振九州

地大震

於松浦陣佯說曰誰某有貳心誰某爲內應不可不備焉故松浦部兵相疑忌不敢安心城某察其機俄襲之松浦大敗乙酉武光率五千餘騎急擊香椎陣少貳大友聞昨日松浦既敗各抱危懼故憚武光兵勢不及戰而亂走菊池追擊殺傷太多少貳冬資大友氏時共逃歸國由是菊池勢振九州遣商舶於中華度支豐饒華商或有傳聞懷良爲日本國王者辛卯勅青蓮院尊道法親王修法七日乙未大風殿傾壁壞燈明爐火皆消洛中洛外人馬多死衆皆謂修法招禍也尊道被嘲壬寅地大震天王寺及畿內伽

時氏徇播磨国

阿保信禪叛赤松氏而應時氏

禪信祐名忠實

細川清氏請僧志一修吒祇尼天法

藍多倒紀州諸山裂南帝命僧圓海再興天王寺山名時氏徇播磨國其家令小林重長帥二千餘騎攻竹山千草吉野石堂峰四壘赤松世貞則祐氏範光範師範直賴顯範等率二千餘騎陣高倉山爲之援勢山名師氏率八百餘騎相持焉（阿保信禪須年寓赤松家至此俄応時氏到但馬國與長九郎合欲襲播磨赤松氏族防禦兵寡攅數城置戍於要路而請援於讃岐國守護細川賴之發國兵催備前備中備後兵）○九月己酉朔辛亥細川清氏請僧志一修吒祇尼天法志一久住鎌倉畠山道誓信之以爲有外法成就之效至此入洛賣其術清氏記其所願三條以錢一萬貫施志一以祈之其書自

道譽忌清氏威清氏憎道譽奸

筆加判函封則人無知之者頃年清氏爲武家執事威權冠世佐佐木道譽被信於義詮其言無不從忌清氏威清氏亦憎道譽奸遂交相惡加賀國士富樫介建武以來有功於武家補守護職富樫介死其子幼道譽請令己婿足利氏賴補加賀守護清氏不聽遂援義詮教書於富樫介子道譽御之備前福岡莊者初頓宮氏領之其後改賜赤松則祐及清氏爲執事令頓宮復舊領然則祐者道譽婿也故舅婿相議拒頓宮不納之清氏不平攝津國赤松光範久爲守護職然道譽請義詮以其嫡孫秀詮領攝州清氏謂

清氏催歌合會招義詮道譽亦設治具招請義詮赴道譽宅清氏恨之

非義也、屢諫義詮請令光範復之道譽恨之、今秋七夕、義詮約赴清氏宅催七十番歌合、清氏喜豫招歌人等治具之設丁寧也、及期道譽來謁曰、今夜已宅飾七所、調七番曲、積七百種賭、試七十服、本非吝、願柱高駕、義詮曰、歌合者常也、七所之飾者奇遊也、乃違清氏約而遊道譽宅、清氏不悅、自是君臣有隙、清氏有二男、長九歲、次七歲、清氏携之詣石清水社加元服、號八幡六郎、八幡八郎、聞者皆謂驕僭所為也、義詮曰、彼自擬源賴義乎、其無上之志既兆矣、道譽獨笑喜曰、清氏得怨於將軍、可乘間而斃焉、至此阻

道譽奪志一所持之清氏願書而示貞繼

細州、即清氏、畠山道譽以清氏咒咀書見義詮、

清氏請志一有所祈願、招志一強請而求其願書、奪而不返之、直赴伊勢守貞繼（時剃髮號伊勢入道）示願書、貞繼開讀之、則其一曰、清氏管領四海、子孫永可誇榮花事、其二曰、義詮忽受病患可被死去事、其三曰、基氏失武威背人望、可被降我軍門事、貞繼大驚、道譽曰、是清氏自筆自押也、謀逆不可疑焉、可速啓將軍也、道譽既去、貞繼謂、押判真也、其自書未可知也、且道譽奸謀亦不可圖焉、相州久有戰功、其謀叛亦不可信焉、乃秘而不啓之、既而義詮有微恙、道譽入自曰、公見清氏願書乎、義詮曰、未也、道譽曰、其不豫宜哉、

急召貞繼責之、呈願書、義詮見之、謂清氏咒咀不可疑焉、道譽所言不僞也、經日義詮平復、道譽又呈清氏納八幡宮願書、義詮見之、則其趣同前書、乃想志一者道譽所信也、故令彼入洛與清氏通志、欲併奪京鎌倉也、自是義詮與道譽一人密議殺清氏、清氏不悟、（評判曰、清氏願書封函太密也、故無知其實者、或曰、義詮武勇不足、行事多失、清氏患之屢諫不聽、故發兩願、其一曰、神明加衛護之力於義詮、其二曰、清氏被武敵立功名、永為武家執事、遺榮於子孫云云、道譽賂志一及八幡社務改願書詞、摸清氏判形、以成讒言也、）丙辰、詔東大興福叡山三井僧徒修尊星王法、祈止諸國變怪、戊午、細川賴之率兵到備前國、逐國兵士不來應焉、故賴之

京師訛言細川清氏叛義詮驚出營到今熊野

留滯唐河、不能援赤松倉懸城、粮稍盡、已已、細川清氏到天龍寺視營構之事、携兵三百餘騎列於庭上、以備不虞之變、洛中訛言清氏叛、義詮驚曰、彼知道譽密謀乎、然則可急來襲乎、今府兵寡、戰於洛中則難勝乎、不如據要害也、夜半出營、到今熊野、絕橋連盾、構轅門以備焉、今川心省宇都宮等在京武士群至、洛中騷動、清氏自天龍寺馳歸、聞將軍指己爲敵、而遣其弟僧某於今熊野陳請曰、清氏未知罪狀、恐其讒佞之所爲乎、若不加糺斷而決死罪、則爲政道之誤、若欲加糺斷、則自往與讒人對陳、義詮不逢使

義詮若使僧以讒責清氏

僧令人責之曰、清氏叛謀既顯、何待糺斷哉。清氏曰、然則待使者來、而可放一矢而死耳。乃與其弟頼利、家氏、將氏、從弟氏春、及猶子仁木頼夏共着戎衣、部屬家僕。聞變來聚者七百餘騎、多於今熊野兵。故義詮不能發兵討之。辛未、清氏語其徒曰、今熊野使節來、則我可死於此。然相待三日、無來問我罪者。留洛中抗衡者、似不憚武將乎。暫退邊鄙、而可謝罪也。乃出洛赴若狹、留家氏、頼夏於京、以窺時機。清氏家僕等曰、今熊野兵僅五百、何徒逃去哉。清氏曰、若欲敵將軍、則彼聽士等可一戰鏖之。我素無逆心、故避將

今川心省与義詮圖清氏

軍怒、而欲陳無罪耳。我無罪而死、非可惜命。唯恐我死、則讒人彌進、而國家危矣。從士皆落涙。及過千本、至長坂、召將氏、氏春諭曰、卿等不得罪於將軍、可速歸京、續父祖之家、且爲我陳謝。二子請從、然不聽。二子垂涙而別、歸京。壬申、義詮歸營洛中無事。今川家記曰、心省子貞世、素与清氏睦。此時心省在京、貞世在駿河。心省說義詮曰、召貞世問清氏、則清氏必相面。使貞世就席手及清氏、兩死、然則不勞兵而事平耳。差臣為將軍、棄一子不且惜。為義詮感其忠、心省馳使指貞世、未入洛、清氏遁洛云云。評判曰、義詮見清氏願書、大奮、謂伊勢貞繼曰、令誰討彼哉。貞繼曰、率未頭則討之。不眈公誓待之。義詮曰、可也。道誉寧說義詮曰、清氏為執事、故妬貞繼者、皆立其下風。若其拙隙、則見卿直於今日。公其勿与他議之。言濡則変忽起。義詮以為然、而唯与道誉議、且令道誉圖清氏。然道誉畏

楠正儀擊殺佐佐木秀詮

清氏武勇、不受命、而稱病赴有馬温湯。未以嫌清氏及難云云。　丙子、楠正儀擊攝津守護佐佐木秀詮殺之。初尊氏以赤松範資爲攝津守護、範資死、而其子光範繼。去年義詮南方之役、光範調給軍用、而義詮近昵者、私語謂光範之軍用每事不足。佐佐木道譽聞之、密喜、歸洛之後、告義詮而停光範守護職、以其孫秀詮代之。光範恨之。至是楠正儀、和田正武乘其便、以五百餘騎過渡邊橋、陣于天神森。秀詮與其弟率千餘騎向之、而議隔神崎橋、以拒戰。守護代吉田嚴覺曰、敵侵掠我州境、可進鏖之。遲怠而勿爲赤松氏取笑。我盡死力、則從士誰不

秀詮兵白江氏戰死瓜生氏父子兄弟皆

同心乎。即先進渡神崎橋。後軍千餘騎亦繼濟河。嚴覺問敵兵於牧童。答曰、唯見和田、未見楠。其兵亦不過五百騎。嚴覺驕笑曰、舉敵可殲於此、可憐生。但可待楠來而併殺之。乃秣馬少弛。正儀、正武察之、密遣奴僕四五人呼曰、南方敵兵自河西來、宜拒於神崎橋邊。秀詮聞之、以爲敵自後來、因引兵過田間小路、赴橋邊、以欲還戰。正儀使步卒三百人立田畔左右射之。雨注。秀詮兵爲之狼狽。正儀、正武、橋本氏、福塚氏以五百餘騎擊之。秀詮兵白江氏戰死。白旗一揆五百餘騎、捨器械皆逃赴河水。嚴覺先逃、而徹橋板

死。

清氏入小濱城、以生叛心。

命足利氏頼、仁木義氏擊清氏。

去。於是兵三百餘騎皆赴河溺。秀詮亦與其弟逃至橋邊。縣氏見橋絶、而勵秀詮兄弟而共戰死。瓜生氏父子兄弟、見秀詮等沒、欲共死、以赴之、而中矢皆死。秀詮兵二百五十餘人皆溺死、爲敵被害者、裁五六人而已。正儀放生獲者、救溺河者、悉皆歸京。清氏到若狹、入小濱城。城代頓宮氏迎之。城嶮粮多。清氏曰、據之則野戰也、守城也、可支一兩年。乃生叛心。評川曰、頓宮氏元弘之役、爲源忠顯及赤松圓心、而後捉義貞。又降尊氏、在細川定禪部下。一年爲直冬、而又降清氏。尊氏惡其反覆、沒收其采地。清氏憐其勇、而不撓擧遣之。故頓宮爲清氏部下、而在若狹、爲小濱城代。義詮命足利氏頼、仁木義氏擊清氏。○冬十月、氏頼

足利氏頼攻清氏于播獄。頓宮氏叛。清氏敗走、入篠峯。

率北陸道兵三千餘騎、自越前向播獄。義氏率山陰道兵二千餘騎、自丹波向逆谷。清氏聞之、嘲笑曰、彼等不足敵已。唯遣奴僕八人、先向氏頼家令朝倉氏敦賀陣、奴僕縱火、焚濱邊廬舍、揚鬨聲。朝倉以爲清氏率大兵來、與其兵三百餘騎逃奔、歸于越前府。丁未、足利氏頼恥朝倉之敗、率大兵到播獄。清氏聞之曰、此度我自出、可以鏖敵。乃留頓宮氏守小濱城、而與其弟頼利率五百餘騎、向之。主客相持、未戰。先是仁木義氏密諭頓宮曰、降則可加三千貫之地。而授義詮教書。頓宮持兩端。累日、及清氏出城而俄閉門

細川清氏降南朝。仁木頼夏應清氏。

絶清氏、而自城後納義氏兵。清氏受敵於前後、不能進、不能退。從兵皆散。清氏、頼利逃入篠峯。○十一月、戊申朔、辛亥、山名時氏陷倉懸城、兵勢太盛。山陰山陽望風而懼。清氏、頼利、間行入洛、逃匿天王寺、依石堂頼房、請降於南朝。南帝召楠正儀議之。正儀曰、彼武勇超群、降則可爲一方之將也。南帝許之、賜恩免綸旨。清氏乃率百餘騎朝吉野。由是仁木頼夏自洛至伊勢而應清氏。細川氏春至淡路、驅彼州兵、而欲率水軍至和泉堺濱、以助清氏。攝津源氏松山某、與南方結謀、構壘於香下、而塞播磨通路。和田正武率

畠山道誓叛、據伊豆。

兵陣于尼崎、矢尾氏、丹下氏陣于中島、恩地氏據飯守城。楠正儀出于攝津、守護代蓑浦氏等率兵三千餘騎擊之。正儀率一千餘騎戰。蓑浦敗走。丙辰、從一位藤經教辭關白。詔左大臣藤道嗣爲關白、氏長者、聽內覽、乘牛車、賜隨身兵仗。庚申、鎌倉驛使到洛告曰、畠山道誓叛、入伊豆國、據修禪寺城。其弟義深到信濃、與諏訪祝部合兵、爲敵。義詮驚曰、畿內西國騷亂、欲召東兵平之、然東方亦有叛臣、爲之如何。初道誓征南方、在洛之間、從行之東士、多不告暇而歸者、道誓歸鎌倉、收其采地、陳之不聽。由是東士十餘人

基氏請責道誓令去鎌倉

誓約捧狀、許基氏曰、道誓執事、則我輩不仕幕下、基氏怒、遣使責道誓曰、往年入洛、託事於南伐、催大兵、惱士民、其功不成、而令義長為敵、東歸之後、沒收無罪者、使東士恨我者、皆汝奸謀也、其罪既顯、可早避鎌倉、若猶豫、則發兵誅之、道誓不及陳之、率其部屬三百餘騎、去鎌倉、其夜宿小田原、土肥氏聞之曰、敵鎌倉公者、不可不放矢、乃僅帥八騎、襲之、道誓家僕遊佐、神保、齋藤、杉原等擊却之、既而道誓到伊豆、入修禪寺城、評州曰、基氏勇氣度量該備、関東八州悉服、新田氏族殆無遺類、新田義宗、脇屋義治、不能保戢後、亡跡不知其所在、基氏又自到奥州、留滯百餘日、悉平不順者、故累世国司北畠族類皆

細川清氏獻策於南帝

離散、今復叛逆、道誓自行号令而誅嗷訴者二十餘輩、東士皆懼曰、不圖再見賴朝之出、乙亥、神祇權大副大中臣親世、敘從三位、細川清氏憑石堂賴房、奏南帝曰、清氏雖不肖、歸降聖朝之後、南海東海山陰東山皆舉義兵、方今京師兵寡、細川賴之赤松則祐、與山名時氏相持、土岐善忠、佐佐木崇永、與仁木義長會戰、則恐不得來援、是千歲一時也、速令楠正儀等合力、則臣清氏先登破京師、不可過一日、而不待來春、迎翠華於京師、南帝召正儀問之、正儀對曰、先是朝敵軍敗去洛、數度、而官軍不能克、終者、恐以天下士卒猶有未仰皇化也、方今一戰挫破義

南朝諸將會住吉義詮據東寺禦之

詮者、臣力可克之、何藉清氏之手、然彼黨多、我助少、且諸國援兵不日而會、則我軍不能久持、而遂敗耳、然以愚見、不可廢朝議、唯命、南帝乃許清氏所請、○十二月戊寅朔、己卯、義詮聞南軍可襲京、而自到東寺、聚兵、庚辰、南朝諸將二條前關白藤師基、四條中納言藤隆俊、及細川清氏、賴利、石堂賴房、楠正儀、和田正武、湯淺、山本、恩地、桂川等會住吉天王寺、總二千餘騎、細川氏春帥水軍、自淡路至和泉堺濱、赤松範實有故屬南朝、自攝津兵庫、欲挾攻山崎、義詮在東寺、點撿兵士、得四千餘騎、曰、我衆猶倍於敵、可出

清氏勇略、佐佐木高秀、今川貞世不戰而退

禦於都外、乃遣士衞長佐佐木高秀至攝津、攝津者、高秀父道譽所領也、故募州兵、得五百餘騎、以陣于忍常寺、今河貞世率參河遠江兵七百餘騎、陣于山崎、吉良滿貞、宇都宮時綱、黑田氏陣于大渡、其餘兵千餘騎屯淀、鳥羽、伏見、竹田、義詮自領千餘騎、據東寺、甲申、南方諸將進渡河、而議軍事、清氏曰、我諳知京軍兵勢也、願此役許我主其謀、僉曰、可也、清氏令曰、我為後拒、而過山崎、則高秀貞世恐不能出戰、當洛中合戰、則大和河內和泉紀伊兵皆放馬列兵挑、待敵來、以長槍陌刀自縛隊刺馬、則兵皆為之墜而

足利義詮奉帝奔近江国、僧良芳蔽匿春王、

使我兵可進而不可退、則敵逗撓、不得進、登時我與
賴房範實合兵擊義詮、可斬之必矣、諸將善之、即越
中島、向洛、路遇忍常寺、高秀懼清氏勇、擁兵不出、負
世亦不戰、引退鳥羽秋山、其餘兵皆無戰志、敗走、乙
酉、義詮見諸軍不利、奉帝經苦集滅道、奔近江國武
作寺、洛中狼狽、義詮嫡子春王、後義滿、号鹿苑、僅四歲、左右者
抱之入建仁寺、僧良芳蔽匿之、芳号湖州、是夕清氏等南
軍入洛、燒義詮幕府、清氏暫執洛中權、僧良芳處洛中之變、潛護春王、身自不離、與傅晝夜疾行、入播州白旗城、依赤松氏而幸免、南帝豫遣使召諸
國官軍會京都、北則越後新田義宗・義治、越中桃井

菊池与少貳相持、土居得能与細川相戰、直常被逐、足利道朝冨樫介、義長与源顯能合兵擊土岐善忠、

直常西、則肥後菊池武光、周防大內介、南則伊豫土
居氏得能氏等、皆欲應召、然或各國有敵、不能離其
境、或其勢微而爲敵被隔、無來會者、清氏素自負其
勇、謂破京則可多歸降者、然皆慮南朝之賞薄於武
家、無新附者、評判曰、菊池与少貳大友相持、土居得能与細川賴之相戰、故不能向京、桃井直常爲足利道朝冨樫介被逐、大內介与直冬睦、而雖爲武敵、然不必爲南朝換忠義、義宗・義治爲基氏被壓、僅保越後一隅、無入洛之勢、仁木義長聞洛中之變、喜曰、是我
開運之時也、與伊勢國司源顯能合兵、出長野城、擊
土岐善忠、善忠分兵拒之、義長一戰克之、善忠又更
兵進、義長戰疲而退、善忠追之、義長回戰者數矣、復

清氏正儀竟論四策

保長野城、顯能軍亦敗退、楠正儀欲進兵向近江、清
氏曰、暫待之、以寡兵起他境則危計也、先遣仁木賴
夏於丹波招降仁木義氏、則丹州路開、而山名父子
可入洛、然則我軍加多、其後向江州、則必克、正儀曰、
先是我軍破洛、敵逃江州者數矣、然以不乘機攻江
州、故不能遂事、是衆所知也、諸將可任其意於正儀、
則以一軍速攻江州、師基等皆左祖清氏而不用正
儀言、正儀嘆曰、此役亦事不成矣、清氏遂遣賴夏於
丹波、以兵八百副之、陣於篠村、諭義氏招之、義氏佯
和不戰、賴夏不設備、經日、義氏帥千五百餘騎、俄擊

赤松則祐諭其子範實反南軍、氏賴・高秀・善忠・崇永・貞世・時綱皆來會義詮、

其不意、賴夏敗而歸京、赤松則祐密諭範實曰、汝以
不知成敗屬公家、欲立戰功則如楠正成、亦不遂其
志、況其餘哉、且父祖久屬武家、汝何可屬南朝哉、範
實以爲然、率其兵歸播州、足利氏賴率兵三十餘騎、
自越前至近江、武作寺佐佐木高秀及小原氏率兵、
自京至近江、加道譽陣、屯野路篠原、土岐善忠分其
兵半、抑仁木義長、令其半加義詮、其餘佐佐木崇永、
今川貞世、宇都宮時綱、皆率兵來從義詮、合其兵一
萬、議攻京、加之仁木義氏率山陰道兵七百餘騎、自
丹波路、赤松世貞・則祐、率千餘騎、自播磨路、至兵庫、

義詮軍退到勢多、南朝諸將進京、退於住吉。

道誉陣列諸器而遁、敵意良苦。

共欲入洛。赤松氏範率水軍五百餘騎、向和泉堺天王寺、欲侵南帝、而遮楠軍。後辛丑、義詮督諸軍、發武作寺。癸卯、江州先鋒進到勢多、南朝諸將不能保京、唯清氏請留而一戰。正儀曰、在此待敵、則不可也。進到大津待敵、來急擊而入死地、戰則或其克乎。清氏曰、善哉、我爲先鋒、正儀爲後拒。乃欲發軍、師基不聽。曰、若不克、則大和河內亦爲敵被奪、不如先退、牒令諸國而再擧也。乃避京、經宇治、退於住吉天王寺。清氏・正儀亦不得已而退去。初、南朝諸將向洛、義詮赴武作寺、時佐佐木道誉亦去、自謂我宅必矣、想夫南將有名者可居焉、乃餝其宅內、餝諸器、置羲之草書・韓愈文集於棚、懸諸鳥於竿上、煖美酒於大筒、使隱士二人守之。既而楠正儀先來居焉、處守者出迎之、以進美酒、曰、道誉所命也。正儀以爲有情、而感悅之。清氏部下亦思道誉、欲焚其宅、然以正儀居之故、不敢火而止。至此正儀去洛、又設酒肴倍前、且留刀鎧各一、令一士守之、以報道誉。聞者或謂道誉有優情、或謂正儀爲老猾被欺而失刀鎧。甲辰、義詮報捷於武作寺行在所、勸還幸。乙巳、

車駕還幸、義詮歸京

車駕幸叡山東坂本、以洛中宮殿荒壞、故駐蹕於此。踰年。丙午、義詮歸洛。山名時氏・師氏罷美作軍、歸伯耆、休士馬。初、時氏與師氏議、一人留與赤松戰、一人分兵欲入洛、加南軍。未發、聞南軍退、而父子共歸國。頃年兵革不止、諸國皆亂、故僧徒避難寓華域者許多。一僧在海上、說本朝之事、學士宋濂傳聞之、乃賦

學士宋濂賦日東曲十首

日東曲十首、示之。其一曰、伊水西流曲似環、宮園遶映龜龍山。六十六州王一姓、千年猶効漢衣冠。自註曰、日本自古唯二姓、王姓・藤氏、文則云王氏。其二曰、五字闕四家連城甲第競豪華、治書省內多官使、黃蝶紛紜簇五花。自註曰、藤橘源平、国中四大姓。治書省、乃官署名、有尚書侍郎・郎中・主事、及鴻臚卿丞之屬。其印之曰太政官印。其三曰、絕入層雲富士岩、蟠根直歷三州間。六月雪花翻素毛、何處深林覓白鷴。自註曰、富士国中最高山、六月山上有雪、三州謂豆駿相也。其四曰、紅雲起處是蓬瀛、十二樓臺白玉京。不知秦世童男女、還有兒孫跨鶴行。其五曰、天皇文人淺秘寶、八角垂芒貫斗柄、青牛不度大洋海、莫怪無人識道書。自註曰、国中無道士。其六曰、玉環妖血汗裳中、豈有靈祠祝鬼雄、莫是仙山眞縹緲、雪膚花貌主珠宮。自註曰、国有楊貴妃祠。其七曰、佛陀當年談妙法、一道紅光射海東、至今顯密二宗學、長伴扶桑出日紅。自註曰、天台智者在時、有傳教弘法二師、來受顯密二教而去、至今国中盛行。其八曰、竺門三典巧緘題、有氣橫空若彩霓、梵唄動時花氣暖、一齊盡著黑伽黎。自註曰、三典、謂禪教律之文也。国中悉有之。其九曰、無客持刀來厭虎、有僧擎鉢學呼龍、固知異域山川異、秖把鯨波限四封。自註曰、其国無兵、或云亦無羊驢。其十曰、中土圖書盡購刊、一時文物故班班、秖因讀者多顚倒、莫使遺文在不

我西鄙人入高麗掠萊

刪自註曰其国但賜得諸書悉官刊之字与此国同但讀者語言絶異又必侏離為舌讀下復逆讀而上始為句所以文義雖通而為之終不能精暢也今按濂誤聞僧所語故往往有不与国書合者是年秋八月我西鄙人入高麗國焚東萊蔚州奪其漕船又入梁州金海府泗州嶺城郡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五十七　終

貞治元年
細川清氏以無來附者、帥其部下就国、與佐々木道誉為敵也

義詮以義將為執事、是斯波氏執事始也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八 自貞治元年至應安二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光嚴天皇三 北朝

後村上天皇附 南朝

壬寅、貞治元年、南朝正平十七年、春正月、戊申、帝在東坂本、辛酉、細川清氏赴阿波國、清氏自舊臘在河内、然無來從者、清氏謂南海我氏族之所指揮也、且父和氏為阿波守、則猶可有慕舊好者、乃帥其部下來、十七艘而發、赤松氏護春王、自播磨歸洛、春王道過兵庫、琵琶塚、愛其佳境、謂從者曰、汝等宜舁此地輸來於京、衆奇其大言、○二月、丁丑朔、甲申、義詮擇可為執事職者、左右僉曰、足利氏頼可也、是道朝子而佐佐木道誉壻也、義詮將諭之、道朝甚愛其幼子義將、欲其被登庸、而懇氏頼不堪其任於義詮、於是義詮以義將為執事、年少、故道朝代掌事務、氏頼薙髪遁世、從士同時切髻遁者、二百七十人、或書曰、義詮欲以道朝為執事、道朝不肯曰、我祖家氏者、頼氏兄也、頼氏義詮高祖將軍、豈以臣禮可過我哉、我豈降行武家之

剃髪而行政務、倣前代北條之例、自是以後遂為例

道朝有足利、斯波、尾張三號

畠山道誓構城於伊豆、基氏遣人討之

道誓從士遊佐、神保、杉原等攻伊豆府

事哉、義詮曰、以執事之號為卑、則代我管領天下之事、道朝喜而應命、故道朝居職時、不稱執事、曰管領、

評判曰、清氏為敵之後、佐々木道誉謂己子高秀可任執事職、義詮意許之、未發於言、鎌倉基氏使來說義詮曰、執事職不可用他族、唯撰同族之中、故衆皆阿諛道誉、挙其壻足利氏頼、義詮許之、道朝多男、長曰家長、徃年死去、其次助氏頼也、其次氏經也、其後妻之子曰義將、猶幼、氏頼久為家督、有軍功、且其為人正直守義、道朝曾叛尊氏属南朝、氏頼諫之不聽、果敗、其後屢諫之、道朝遂悔罪服義詮、排桃井直常、直常敗走、故併領越中国、東国皆謂道朝全家再榮者、氏頼力也、道朝今年六十二、惑後妻之言、忌氏頼、嘆義將、且謂氏頼年長、執事則已不能預挙、而強挙義將、實欲身自執事也、義詮任道朝意、以義將為執事、從道朝行諸務、故世皆稱道朝曰武家執事、氏頼辭職曰、我無才無功、為父被黜、固宜也、家弟義將猶幼、後来若不堪其器、則我不忍見之、不数剃髪遁世、道朝聞而驚、諭之以分授越中国、氏頼不肯、遂薙髪入高野山、改名心勝、歲三十四、義詮及道誉遣使招之、然不敢出、○三月、源基氏聞畠山道誓、其弟義深等至伊豆、構城於三津、金山、修禪寺、以兵五百餘騎據之、曰、我不忘舊勞、欲彼死、以放逐之、彼不知恩而叛、不可不誅焉、乃遣葛山氏兵三百餘騎、并平氏一隊三百餘騎、討之、而至伊豆府、聚兵粮、驅役夫、時葛山氏與平氏隊衆及闘爭、軍中亂、辛未、從三位藤實文罷彈正大弼、癸酉、道誓從士遊佐、神保、杉原等聞葛山、平氏隊亂、乘其弊、以五百餘騎夜襲伊豆府、葛山氏以為平一隊與道誓結謀叛、攻己、平一隊亦疑葛山、共引兵逃歸鎌倉、基氏大怒

基氏以新田義一等為將、攻道誓

紀其罪、誅葛山并平氏隊兵清原氏、而禁錮平氏隊長長谷氏長瀨氏、乃以新田義一田中道房為將、而率武藏相模伊豆駿河上野下野上總下總八國兵二十萬餘騎、攻討道誓、基氏自軍箱根、評判曰、義六發繫子也、先是基氏擊新田餘族、若彬氏擒一童獻之、歲可十二、二、容顏美麗、基氏憐之、不忍殺之、問曰、汝誰子哉、童答曰、我是新田族、為君之所擒、不能戰死、而為囚、何生其名以辱父祖哉、唯速就死幸也、基氏非之曰、新田本與我同出自、何以絶其後哉、我以恩遇彼、彼亦何可不報恩哉、乃赦之、日夜侍寢、寵幸日加、謝知其為義繁子、及十七八歲、而心剛力強、且接人有和愛、衆皆奇重之、基氏授之義貞本貫、號新田四郎義一、至此擧以為督帥、四萬八千騎討道誓、道房亦新田族也、与其嫡家論爭、為義貞被逐、而屬尊氏、有戰功、基氏用之、以其所論之地授道房、継田中家、義一深感基氏恩、欲立功以報之、遂馳到伊豆国、先是通道

狩野介及佐佐木道誓降義一

誓者、為義一被遮而不得到修禪寺、皆屬義一軍、圍道誓、新田義一分兵於諸峯、烽燧相連、道誓乃燒其子城、而擧衆保修禪寺城、狩野介初通道誓、至此降義一、其餘徒族離散、基氏自箱根率近昵兵五百餘騎、至修禪寺城下、巡見之、召新田義一曰、此城峻險、恐不得攀躋、縱雖攻之、兵徒死、可無益也、必勿進發、然北條時行者、為州人、諳知地形、則宜使諜者入城以察其機、而後以謀攻之、不然則在筴擢竭耳、圈牢者何足汲汲矣、因堅重圍而歸、乃命時行夜襲之、不能克焉、○五月乙巳朔、○六月乙亥朔、丁丑、山名時氏率五千餘騎、自伯耆國出

山名時氏攻掠近邦

高師秀據松山城、秋庭氏兵叛、士赤木父子防戰死

于美作國院莊、分遣兵於近邦、使師義初名昭氏將二千餘騎向備前備中、自陣于備前仁萬堀、國士松田河村福林寺浦上等嬰守不出、時氏又遣多治目某於備中、以楢崎為士衛長、而以千餘騎陣于新見州、守護高師秀據松山城、多貯兵粮、其家僕秋庭叛、而開城入多治目楢崎兵、師秀出奔于德倉城、敵追之、從士赤木氏父子防戰死、師秀、師泰之子也、師泰誅死時、秋庭匿蔽之、以依托細川賴之、其後賴之使之仕義詮、而為備中守護、及長無行、秋庭屢諫不悛、反欲殺秋庭、秋庭懼、至是叛、時氏勢益熾、攻掠國中、皆望風應之、唯陶山氏傍南海而設城以拒守之、富田秀貞屬時氏、而使其子直貞

富田直貞屬時氏、向宮道山城、足利直冬出陣以助直貞之勢

帥兵八百餘騎、自出雲徑至備後、江田廣澤三吉等應之、衆至二千餘騎、因欲攻宮道山城、足利直冬帥兵五百餘騎、自石見至備後、陣于宮内、以助直貞之勢、直冬欲招降宮道山、而遣一僧諭之、道山延使僧入城、設治具而謂曰、若天下無一人屬南朝者、而佐殿亦謂直冬無助、則命之從、方今近國士多屬麾下者、且列陣於國中而召我、則豈奉命乎、唯有死耳、其如此之事、擇武夫而可使之、非僧之所為也、我想僧其為諜者、佯來乎、因命奴僕曰、可導此僧使巡視城内、後遂出之、使僧大懼逃歸、道山慮直冬來攻、而以為

山名師義出師欲擊赤松仁木義尹拒之丹波

先則制人於是使其子氏信率五百餘騎逆擊直冬宮內陣直冬屢戰屢敗與其士衛長森氏皆遁走遂歸石見富田直貞亦聞直冬敗引兵歸于出雲 評判曰頃年直冬在石見府州士三角益田澤吉見鷲周防大內介族安藝熊谷芦戶吉川等皆屬之至此直冬欲揆富田狗浦後名其族兵各国有敵不能會故直冬帥其部下千餘騎出石見到備後路取敵而城各令二百騎許之帥大百餘騎到備後將道山其意謂道山從己則備後可平然道山不應故敗 山名師義與弟氏冬以小林重長為軍長率二千餘騎至但馬而欲經大山向播磨以擊赤松長氏柴安保信禪 初名忠實 以仁木賴勝安良氏構城於國中獨護詮不欲去而赴他邦故不肯從焉重長獨將發兵會赤松

直賴築壘於大山以塞但馬路不得至播磨於是至丹波州守護仁木義尹陣于和久鄉防之禪重長之勇而相持未戰義詮曰丹波逼于京師不可不救義尹乃使若狹守護足利心勝遠江守護今川貞世參河守護大島某援義尹心勝等部兵三千餘騎至丹波篠村於是國兵向背者皆來從之其兵至五千餘騎重長兵裁七百餘騎國遠糧乏而士馬疲罷然勇銳不屈皆分必死故心勝等亦奪氣不得進擊既而重長糧盡引兵歸伯耆心勝等喜而歸洛 評判曰心勝即氏賴也適世在高野山道朝傳馬義詮屢招之心勝避高野以跡逃而義詮聞其在下野国日光山令基氏請

桃井直常出師欲攻富田城

之基氏懇名之心勝不得已而到鎌倉基氏謂心勝曰早可長髮請義詮為執事職心勝辭曰老父扶幼子執政臣既校父之負今又逐父執事則其罪彌重何以行政務哉然公命屢下今復受君之懇諭則固辭終身亦不忠也且老父亦悔焉不傾其懷亦不孝也忠孝共失則難遁世亦所不安也唯願不辭而歸洛侍營下也臣有幼子附外祖佐佐木道譽欲讓補若狹国守護幼子未有治国之量臣暫代之治若州則衣食足矣他国他邑非所望也如此則不許將軍之命可止老父之悔乎基氏感嘆傳告義詮義詮即許之以心勝幼子為若狹守護令心勝行国事道朝亦喜於是心勝入洛故此役出軍云云其子漸長心勝復入高野山閑居終身 桃井直常自信濃至越中招舊好者越中者足利道朝為守護使鹿草氏代掌國務人皆苦其邪政於是野尻井口長澤倉滿等附於直常其衆至千餘騎直常乘勢愁略國中而欲赴加賀攻富

樫氏能登加賀越前士聞之以三千餘騎先至越中而結陣於三處直常察其備未全而擊之越前陣先敗能登加賀二陣自潰走會日暮直常歸本屯休士馬及夜半欲與井口氏議軍事而不告士卒潛赴井口城時能登加賀士三百餘騎共請降直常行事者携之至陣營問直常何在從士皆不知之諸兵聞之驚騷以為直常適去而狼狽離散降者見之反乘其便追擊之殺虜三百餘人直常未至井口城而見我營有火疑之以為內應者引敵致之即歸路遇亡兵始知其故而率殘卒據守井口城降者携生口歸伐

細川清氏与細川賴之戰于讚岐清氏敗死

賴之欺清氏請和其際偸退

其功曰吾曹哉以三百餘騎夜襲直常破之人感其勇後知其實而嘲笑之○秋七月甲辰朔丁卯細川清氏與細川賴之戰于讚岐國白峯城下清氏敗死先是清氏自阿波國到讚岐國細川業氏率淡路兵三百餘騎細川賴有率讚岐兵五百餘騎小笠原氏率阿波兵三百餘騎共來會清氏其衆至五千餘騎時賴之在備中與山名戰聞清氏橫行南海乃率備中備前兵千餘騎赴讚岐爲防禦之勢然謂我與彼衆寡不敵非設奇策則事不成於是佯好辭請和而使老母告清氏曰足下無罪被讒而不得陳謝欲報

怨於讒者賴之知良有以也然故幕下以細川氏與仁木氏爲股肱之臣遺言在耳而今足下降南朝何可以一朝之忿忘多年之功乎足下早悔過來服則賴之言於幕下而蒙寬貸領國可如故我爲告此趣來於此足下不聽則賴之去歸備中耳吾豈棄氏族之好而及戰爭之事乎清氏不知其謀答曰我豈快於敵將軍哉唯爲無所寄身如此將軍察我無罪則歸降耳使者往來問答已經數日其際賴之聚兵修壘於歌津而後遂絕信清氏亦怒其被欺而築壘於白峯據之與歌津相距纔二里相持曠日賴之粮乏

賴之与新開眞行謀攻西長尾城清氏援西長尾城手斬野木柿原首

且會飽浦信胤小笠原氏來助清氏塞海路賴之兵漸逃亡至是賴之謂經日則我兵彌減乃與新開眞行謀而佯稱可攻南朝將中院少將源某所守之西長尾城發兵爲誘分清氏兵也眞行率五百餘騎向西長尾清氏遣弟賴和從弟賴有而將兵千餘騎以援西長尾城眞行俟夜深而多焚燎潛引兵越山直向白峯城賴之率五百餘騎合勢以揚鬨聲城兵赴西長尾留者少矣清氏見敵旌旗倉卒出戰從卒僅三千餘騎清氏急進敵兵千餘騎爲之辟易披靡清氏手斬野木氏柿原氏貫其首於鋒頭誇其勇而踴

伊賀高光刺殺清氏賴之進攻白峯陷之南海四国悉附賴之

躍曰異域遠矣未可知焉於本朝則今古之間誰可對揚清氏哉猶進擊敵所當無前備中人陶山氏備前人伊賀高光經小迴共退清氏追之陶山奴僕自傍刺清氏所騎之馬（号鬼鹿毛）清氏棄之欲奪敵馬佯爲被創者杖刀而立眞壁氏見之馳進欲擊倒之清氏擒眞壁以提之欲騎其馬高光見其勇力絕人以爲清氏馳抱之清氏擲眞壁而倒高光欲斬其首高光自下刺殺清氏遂獲其首從卒不知之唯森氏鈴木行長戰死賴之進攻白峯陷之及明賴和知眞行引兵去以爲攻白峯城與賴有急馳赴之眞行邀之大

楠正儀出師、道譽拒之於神崎橋畔

戰、遂敗、頼和・頼有共至白峯城、路過亡兵等、而知清氏戰死、城亦陷、而收敗卒、奔淡路、然州兵皆叛、於是乘小舟、又奔和泉、西長尾城兵亦自潰、走南海、四國皆附頼之。○八月、楠正儀出師、陣于神崎橋畔、佐佐木道譽乃焚橋、伏彀者於河上、以挨之、（初楠正儀等与細川清氏約期而催兵、欲向攝津、廷臣有悪正儀者曰、正儀叛兵圖不軌、南朝君臣大驚、懼正儀、正儀聞之、以思此奉其無弐心、於是君臣悉解、正儀等為之被妨、不能遂発兵、而會清氏敗死、然悪後止、則敵勢益熾、而諸國多降、去衆者欲一戰克敵、駆諸官軍之氣、而率歩騎七千餘人、陣于神崎橋畔、頃年佐佐木道譽為攝津守護、以自在京、使箕浦氏代己假行守護之事、而以兵百數十騎配之、箕浦聞正儀出兵、而募國兵、併得五百餘騎、乃伐神崎橋、因与伊丹氏・河原林氏・芥河氏、中白一隊、臨河置報者、以候之、敵渡則欲縱射殺之、）

正儀・正武与箕浦合戰

（正儀等欲下引致敵、而出于不意、乃分兵向株瀬・箕浦族、并塩冶氏・多賀氏・木村泰則等五十餘騎赴株瀬守衛之、）己丑夜、正儀・和田多焚篝火、佯為兵士集居者、及夜半、潜引兵、過三國渡、出于小屋野・富松・河原村、而放火進擊、敵未覺之、庚寅、遅明見旌旗菊水紋、而驚騷、欲據要害、乃引兵赴淨光寺、正儀兵既據之、箕浦兵不知所為、中白一隊兵五百餘騎、皆為州人、故諳地形、因先逃去、箕浦唯家奴五十餘騎在耳、然為敵被隔、不得集居、箕浦遂逃走、敵追之、箕浦突馳還戰、伊丹・松山・河原林等被害、芥河免、與箕浦共逃亡、池田教正（楠正行子也、養於池田氏、而曾降義詮、事見前）以兵二十許騎奮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八　後光嚴三　九　何不成舍藏

池田教正奮戰、悉失徒兵、箕浦中矢殪

正儀陷伊丹諸城

戰、身被數創、從兵悉死、截為六騎、乃共遁去、見箕浦徒歩而走、即以從士所騎之馬援之、共歸京、株瀬守兵亦皆狼狽失度、木村泰則勵士卒、還戰於淨光寺前、與石津行泰等先進突馳、敵兵百騎披靡、不當之、進彀者射之、箕浦氏二人中矢殪、行泰・鹽冶氏亦馬傷、而佇立田畔、行泰覓他馬乘之、自馬上携鹽冶手、奔于尼崎、翌日歸京、此役正儀斬首三千七百級、生口百餘人、楠正儀進兵向攝津國府・伊丹等諸城、皆陷、赤松光範・範實等據多田部城、而領兵庫湊河、池田教正以兵七百騎守池田城、楠正儀欲擊之、而以

義詮以足利氏經為筑紫探題

石堂頼房護正儀軍、而攻多田部山路城

兵寡、請救於南朝、○九月、義詮以足利氏經（道朝三男）為筑紫探題、先是少貳・大友為菊池被逐、九州悉屬南朝、義詮聞之、擇氏經遣之、氏經先到兵庫、聚兵、然南海・山陽、亡無來從者、故僅以千百四五十騎、解纜而向西、氏經舟中携美女、以遊戲、士卒每船傚之、見者嘲之曰、此人不可成功也、戊午、南帝令石堂頼房率三千餘騎、會正儀軍、正儀與頼房及和田正武合兵、到兵庫湊河、悉焚廬舍、光範等閉守多田部山路城、族正儀等來、正儀乃引兵去、光範出、步卒遠射之、不長驅、正儀又攻池田城、十餘日、城堅、而不能拔之、退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八　後光嚴三　十　何不成舍藏

足利氏經到豐後、菊池武光出師拒之、

武光与少貳等戰於長者原、大克、

軍于西宮、尼崎、與赤松相持、足利氏經至豐後、居大友氏時館、乙丑、是日菊池武光聞氏經通日既到豐後、先遣其弟武勝及家令城氏前守等五千餘騎於豐後、而自率三千餘騎爲後繼、氏經聞之、以其子松王時年十一爲將、少貳宗像、松浦副之、帥七千餘騎至筑前國長者原、己巳、菊池武勝與少貳等戰於長者原、武勝失利、被瘡、部屬岩野氏、鹿子木氏、下田氏等三百餘騎戰死、城氏以五百餘騎代戰而大克、斬首四百餘級、武光乘機蹴擊之、少貳、大友、松浦、宗像皆敗走、氏經逃守豐後高崎城、少貳據岡城、宗像入棟堅

武幸、武光弟、

足利道朝遣其子義將等擊楠正儀陣、

城、菊池分兵攻三城、經年、長者原之戰、氏經敗走、武光既戰克、奉懷良居太宰府、以兵二萬衛之、而武光帥一萬七千餘騎略豐前国、国士皆降、爲二萬三千騎、進至豐後、氏經不能戰、入高崎、少貳入松岡、松浦宗像入臼杵、武光陣豐後府、令島津族等一萬二千餘騎攻臼杵城、菊池武幸一萬餘騎攻松岡城、令城氏率六千餘騎攻高崎、以武勝被創故、遣太宰府護懷良、而九州士有戰功者、武光申請懷良以行賞、而奪取大友所貯之粮、故不足食、云云、經年氏經逃出高崎歸京、悉其無功、到尼崎利發歲浚諸国、○冬十月、武家執事足利道朝、遣其子義將、及佐佐木道譽、崇永、土岐族二萬餘騎擊楠正儀陣、細川賴之率南海兵六千餘騎、會赤松光範、以與京兵約期、正儀竊遣兵舩到兵庫、焚賴之舍、賴之張兵欲待正儀來而戰、正儀堅持不出、經日又遣間使

畠山道誓、義深乞降於基氏、

再焚賴之舍、賴之粮乏、兵減、道譽、崇永不戰歸洛、唯賴之留兵庫而備焉、正儀聞京軍退而發尼崎、向兵庫挑戰、賴之守而不出、正儀不及攻而又歸尼崎陣、○十一月、壬寅朔、癸卯、畠山道誓、義深乞降、初道誓守修禪寺城、累年、粮盡兵疲、欲戰死時、基氏使來告曰、降則不死、道誓悦而爲禪僧、贖死、義深還補伊豆國守護職、道誓蟄居伊豆府、義深詣箱根陣謁基氏、戊午、稲生氏竊至伊豆府、告畠山道誓曰、鎌倉公受足下之降、是詐謀也、聞明日使价來可賜死也、豊島氏俄換其陣、想夫爲塞去路乎、事急也、今夜可速去、

道誓走京、義深途上自殺、家奴悉爲追兵所殺、

言未終、道誓即日、弟義熙共出遁、投藤澤道場住持、僧乃畀于馬、使二僧從之、道誓義熙鞭馬晨夜兼行、赴洛、人未知之、翌夜或僧告之義深、義深驚欲追去、然彼窮而依于我、義不可捨之、乃蔽匿義深於櫃底、會四方路塞、因抵結城氏、結城以爲匿之者至難矣、若藏鐙者、入夜送諸藤澤道場、義深家僕遊佐性阿、爲使義深遠遁、故不追從之、戯笑自若、佯爲不知之者、既而聞基氏遣兵討道誓等、乃着僧衣、獨步赴京、路過湯本、事顯、自殺、其餘家奴六十餘人雖逃匿、或捕之、或追殺之、甲子、正儀留兵士於攝津國、分守尼

崎、伊丹及攝津國府、而歸河內、賴之請京師撥兵、欲
追正儀、然京兵不來而止。○十二月、頃間山名時氏
陣丹波國和久、而聞楠氏罷攝津軍歸河內、勍時勢
未至、引兵歸因播國。畠山道誓、義熙、潜逃到大和國
宇知郡、遣使於楠正儀、請赦罪降南朝。正儀謂往者
清氏乞降、其心不可信焉、然彼有勇、故奏請受之、然
無功而死、如道誓其勇劣、清氏受而無益、若得志則
可如直義者必矣。不及奏之而寢。道誓、義熙漂例無
所依賴。道誓、義熙漂泊畿內之間、匿南都、沈幾而死、道誓死時歲六十三。畠山義深經年逆赦、仕義詮、補越前國守護職、從為然內罪將大興其家。
是年、當元至正二十二年。

貞治二年 細川賴之說義詮以招降時氏義長清氏

高麗恭愍王十一年。我西鄙人、焚晉州岳陽縣、
癸卯、二年。南朝正平十八年。三月、辛未朔。戊子、細川賴之自
阿波國入洛。賴之憂國之心太切、常想山名時氏、仁
木義長、細川清氏有功無罪、然皆為敵、共是佐佐木
道譽所為也、為君欲撥此賊、則復起兵革、不如選策
致靜謐、乃入洛、密說義詮曰、今諸將多是與敵對陣、
若山名時氏、楠正儀、約期襲洛、則公令誰拒之哉、公
若赦時氏、界其所押領、則山陽山陰自平、又大內介
弘世、頃年屬南朝、赦之、其所領不改、則可以抑菊池
也、公許我言、則臣可漸諭而招降也、且聞楠正儀亦

不滿于南朝、是亦試之。義詮喜曰、太平之基可以開
焉、但赦時氏、則赤松亦叛乎。賴之曰、彼兩家素無宿
怨、唯依為隣境、近年挑戰耳、時氏降則赤松亦可諭
之、令無怨也。義詮曰、卿其熟圖之。賴之曰、愚策勿必
漏之、若事成而彼等請降、則公獨斷而決之、臣亦佯
為不知而賀耳。義詮頷焉。賴之歸阿波、先遣使於山
名、及大內介、太概述其趣而試之。○五月、基氏召上
杉憲顯於越後。初基氏幼時、憲顯有抱負之勞、而執
鎌倉之事。其後憲顯從直義、又屬新田義宗、與尊氏
戰、戰敗而後跼蹐於信濃越後、間十餘年、頃聞憲顯

上杉憲顯芳賀禪可爭職有事

憑新田義一、謝罪請免死。基氏不忘舊勞、赦之、召之
於鎌倉、少焉改芳賀禪可越後國守護職、以憲顯代
之、諭曰、汝諳越後地形、可往平餘冦而撫士庶、憲顯
喜而赴任。禪可雖為宇都宮部屬、然以戰功為國守、
聞憲顯代己、怒曰、我何為降士被奪國哉、以兵防之、
不納之、憲顯相共戰破之、禪可逃歸宇都宮、含憤曰、
我可待時報怨於憲顯也、至此基氏欲以憲顯補執
事職而召之、憲顯促裝、禪可出兵於上野板鼻、欲要
憲顯於路擊之。○六月、己亥朔。甲辰、基氏聞禪可要
上杉、而大怒曰、彼輕我而起兵、不誅之、則何以治關

芳賀禪可与足利基氏曾戰于若林

禪可次子駿河守与新田義一戰、義一及岩崎氏敗死

東哉、乃自率大軍向宇都宮、禪可聞之曰、然則與鎌倉公決戰也、其身留宇都宮、而令嫡子伊賀守高貞、（協名公顯）次男駿河守將三千三百騎、向武藏國、論二子曰、殺基氏、則自管領關東、進哉、勿解、乙卯、基氏到若林野、芳賀兵相逢于此、基氏分陣爲三、新田義一爲先鋒、三浦、山内、河越等一萬七千騎屬之、爲左軍、里見、阿曾、岩崎、高崎、布施、一萬二千餘騎爲右軍、基氏自將二萬騎、在中軍、高貞及駿河守傍谷而陣、義一先進、駿河守訇曰、軍中不聽君命、戰場無兄禮、乃率數百騎、放矢如雨、義一軍失利、駿河守競擊破却之、

基氏斬芳賀高貞、高貞部下木戸兵庫戰死、

大高重成授已馬於基氏、基氏援之、復進、

斬獲太多、基氏諸軍亂走、駿河守追之、高貞繼之、義一及岩崎氏戰死、基氏聚敗卒戒之曰、義一既死、我亦復義一讐而死而已、自爲先登馳、諸軍從之、高貞曰、弟既破大敵、我亦快戰、駿河守再進、當基氏入中軍、基氏自斬駿河守、令從者取首、殘兵皆戰死、高貞垂淚曰、嗚呼弟死、我何獨生哉、奮發力戰、相當數回、木戸兵庫戰死、（基氏寵臣）基氏憐之、先群士而馳、其馬傷殪、基氏放馬而立、敵知爲基氏、皆競進、基氏拳勇絕人、斬殺居多、敵爲之披靡辟易、大高重成見之、疾馳來援、己馬而感其勇猛、曰、雖泉親平、朝比奈義秀不

芳賀兵岡本富高与金井氏共及死

基氏攻宇都宮氏綱

過焉、基氏亦稱重成之志、曰、汝不似盛長捨重衡也、又進、大戰而互退、休士馬、高貞見其子八郎之不在、潸泣、曰、彼年猶幼矣、恐爲敵被擒、今急不戰而有間、則彼必被斬、因與岡本富高等又進戰、富高曰、我既知鎌倉公必其抱持而害之時、基氏從士岩松氏察敵、知基氏、豫與基氏換被其鎧、富高果認其鎧、以岩松氏、兵金井氏進夾其間、與富高共及死、高貞以兵士皆疲、且無繼援、引餘兵三百餘騎、退于宇都宮、基氏兵追擊之、高貞兵死於路者百騎、僅免而歸、八州士悉來會基氏陣、基氏帥大軍、向宇都宮、先休小山

基氏奇芳賀八郎、宥而歸宇都宮、

館、宇都宮氏綱來謝、曰、我不黨于禪可、且令禪可既亡跡、豈至進大旆乎、基氏詰曰、卿果無貳心、則何不制禪可亂哉、然自陳謝罪、則可宥之、但不可歸其城、乃以氏綱及芳賀八郎歸鎌倉、由是關東群士彌畏基氏勇威、無敢嗷訴者、越後出羽奥州望風歸服、基氏憐八郎幼而赦之、欲令近侍、八郎曰、家族半戰死、我雖幼、何仕寇哉、唯速賜死、基氏奇之、令人護之、送宇都宮、（評判曰、八郎時十六歲、基氏賞之、留諸鎌倉一年、歸附宇都宮氏綱、曰、禪可山黨、雖不可道其一種類、然建武以來戰功居多、故念八郎、紹其舊領云、經年禪可、高貞窮困臨飢、憑人請赦、基氏不許、憲顯曰、彼起亂怨憲顯也、非敵君公、債前忠故之、基氏許、令禪可父子居八郎采地、云云、）

○八月、

上杉憲顯為鎌倉執事、自是累世執關東權。

細川賴之招降大內介弘世及山名時氏、二氏依違不應。

貞治三年

基氏、以上杉憲顯為鎌倉執事、上杉氏始盛于鎌倉。自是累世上杉氏執關東權、或稱管領、或稱副帥、按義詮為天下武將、特基氏為關東管領、然上杉謂京都鎌倉為對揚之勢、而以基氏準將軍稱御所、而身自稱管領、其僭上之罪、遂至於此。○十二月、頃間細川賴之遣阿波小笠原氏於周防國、招降大內介弘世、弘世諾而猶豫、又遣使招諭山名時氏、時氏雖未應之、然又無出軍之心。是年當元至正二十三年、高麗恭愍三十二年、我歸送高麗虜人三十餘口、我西鄙船二百十三艘泊喬桐、京城戒嚴、以安遇慶為防禦使、我又入守安

甲辰、三年、南朝正平十九年、三月乙丑朔、庚午、此春大內介

大內介請賜周長豐而降附、義詮許之。

厚東氏恚弘世降、菊池以出師。

弘世獻使於京都、就執事斯波道朝、請曰、賜周防長門豐前三州守護、則降武家、勵戰功、平西海。義詮與諸將議之、佐佐木道譽曰、彼久為敵、今乞降、宥死一等而可也。然義詮以細川賴之告、密策、故許弘世所請曰、彼乞降、乃是西海混一之基也。道譽不能強抑之而止。厚東氏久屬武家、領長門國、與弘世累戰、至此弘世得義詮教書、入長門國、厚東怒、到筑前國、降菊池武光、請復長門、武光乃以其弟武勝為將、率二千騎、副厚東遣之、懷良親王在太宰府、令名和長生、岩松氏等將三千餘騎加焉、弘世先是屢與少貳、太

名和長生、岩松氏與弘世戰小倉、弘世敗而降。

友戰而得利、故揚言曰、筑紫兵士不足畏焉。乃率五千餘騎、赴豐前國、陣河原嶽、阨井氏率五百餘騎應弘世、進兵擊名和、岩松於小倉、破之、武勝與厚東氏合兵、競擊之、弘世敗、入河原嶽、武勝圍之、名和、岩松又還兵擊大內後軍、破之、斬卒長四十六人、步士二千人、生口六百餘人、又取船百餘艘、弘世就名和乞降、贈誓狀、乃就武光識之、武光請懷良赦之、授周防國、如初、令返長門於厚東、弘世歸國、又變約不返長門、武光令武勝長生等率六千餘騎遣長門、弘世逃歸周防、守山口城、武光以長門授厚東而班師、而斬

正慶法皇崩、奉号光嚴天皇。書為僧四方潜行。

紀井氏以徇之、弘世携錢貨數萬貫、華物珍品居多、入洛、賂權家倖臣、謁義詮、耽賂者譽弘世、有志者鄙其反覆。○秋七月癸亥朔、己巳、正慶法皇崩、初法皇自賀名生出、捨身為僧、在伏見里光嚴院、後四方潜行、唯僧順覺奉從焉、先欲至西國、而過攝津難波、題倭歌、詠御津濱松、既而赴高野山、路出于住吉遠里小野、而見海人辛勤拾濱藻、始知調貢之艱苦、又過金剛山城下、感昔日之戰爭、經日至紀伊川、橋危而半渡躊躇、時有武夫七八輩自後來、見上皇佇立于橋上、曰、嗚呼、汝僧何怯矣、渡則可速矣、否則可後矣、

法皇遊行到南都、見南帝、

乃磨突之、上皇墮水中、順覺駭救之而至高野山、誓留二月、有一桑門急來、泣謝曰、先頃在紀伊川橋上、不知其爲尊體、漫奉觸之、罪當拔髮、伏願常隨給仕、以贖其罪之萬一、故至此、上皇不許之、然桑門不違其側、於是上皇遣彼等、曉汲閼伽水、因乘其間、與順覺潛出高野、而至吉野、見南帝、對談一晝夜、南帝問曰、不圖今日枉玉趾、嘗聞退位閑居、有寬平花山之側、今舍尊體於浮萍之水、附歡心於枯木之枝柳、其何故哉、法皇曰、予素不欲居尊、然爲戰士被擁爲一方之主、而元弘之亂則混番馬之骸血、正平之役

光嚴天皇崩、基氏得鄴瓦硯、僧周信作記、

則苦當山之幽閑、何憂加焉、豈可欲居上哉、頃年寄身於閑寂、遣想於雲水、故以爲幸而至此、乃垂涙、南帝亦濡袖、既而辭歸、南帝進寮馬、法皇固辭、著草鞋、徒步而出、南帝送之、到武者所、群臣皆候庭上、法皇經歷途中山館野亭、經日遂歸光嚴院、帝屢遣使問起居、舊臣常來候、法皇厭之、又占閑於丹波山國、至是罹病而崩、遺詔禁舊臣來會、唯曆應上皇及梶井法親王承胤、至山國會葬、而窆於後山、歲五十一、奉號光嚴院天皇、是年、鎌倉基氏得鄴瓦硯、令僧周信作記、周信記曰、昔者魏曹操、字孟德、初事後漢爲丞相、及受魏封、定都於鄴、建安十五年、創作銅雀臺、蓋

我西鄙人率兵船入高麗、

鑄銅爲雀、置臺上、因以爲名焉、或曰、銅雀乃銅鳳凰也、而臺上有屋百二十間、勢凌蒼穹、其上置露盤而令曰、吾妓皆著繡、雀臺月朝十五日、望吾西陵墓、及數亡、臺廢爲礫、有里人掘其地者、往往得其古瓦盛水、爲研、爲世所貴重、由是文人題詠焉、于史籍者多、今是研實其一也、是年、當元至正二十四年、高麗恭愍王十二年、春三月、我西鄙人、乘船二百餘艘、擊高麗河東固城泗州金海密城梁州全羅道、右道兵馬使邊光秀、左道兵馬使李善領潛船、與我兵戰大敗、先是潛船爲我被阻、不得還、高麗王選東北面武士、及喬桐江華東西江戰船八十餘艘、命光秀善分將往護之、光秀船至代島、有内浦兵被虜者逃歸告曰、敵伏兵伊作島、不可輕進、善不聽、

我兵斬判官李芬孫、中郎將李和尚、

鼓噪先進、我兵以二艘迎之、佯退、俄而五十餘艘圍之擊、斬兵馬判官李芬孫、中郎將李和尚等、高麗諸船兵望見喪魂、投海死者十八九、光秀善等觀望不戰而退、戰卒大呼曰、兵馬使何棄士卒而退耶、願小駐爲國家盡力、光秀等終不救、士卒氣沮喪、由是大敗、唯副使朴成龍力戰全船而退、身中數矢、兵馬判官全承遠與判官金鉉、散員李天生殊死戰、我兵追之、不敢近、有船二艘忽從西横擊承遠等、士卒不能支、皆投水、獨承遠力戰、中數槍亦投水、然善泅、故得不死、夜還登船、有一卒中矢亦投水、挾船無力不

貞治四年

斯波道朝與道譽爭不和

能上、承遠引致船中、盡夜手棹三日、得到南陽府、免者、唯光秀善等船才二十艘而已、喬桐江華東西江、哭聲相聞、又全羅道都巡禦使金鋐領漕船與我兵戰大敗云云、冬十二月、我入阻江殺關吏、

乙巳四年、南朝正平二十年二月、源義詮移居三條坊門萬里小路、新第、義詮造此第、命執事斯波道朝令諸將分營一殿一閣、刻日期落成、赤松則祐所造後期、道朝謂犯法之罪不可不懲焉、乃收其一莊、則祐含恨、道朝行政嚴酷也、自北條氏執權以來、武士課役就領地多寡、各限五十分之一、例也、道朝改課二十分

棟別錢

義詮母赤橋氏逝

之一、將士皆不平、道朝與佐佐木道譽爭威不和、義詮改造五條橋、令道譽監之、道譽課洛中人家取棟別錢、每家出錢曰棟別而遲滯、道朝爲勵之、以私財懸橋、其功早成、道譽太慚之、曰、我必報此恨耳、○五月、義詮母赤橋氏逝、葬等持院、號登眞院定海太夫人、義詮辭權大納言、○冬十月、斯波道朝七條東洞院宅火、廐馬焚死、家財悉亡、人皆曰、春日神爲祟也、道朝相假三條高倉新營大厦、俗曰屋形振威自若、輿馬滿門、○十二月、正二位藤實繼辭權大納言、權中納言藤公豊、源具通共任權大納言、是年、細川賴之遣家臣飯

細川賴之遣人諭說山名時氏降武家

田氏於伯耆國、說山名時氏、家令小林重長曰、時氏、師義、定武以來、軍忠舉世所知也、故其賞賜亦起群、然以道譽無禮故、降南朝、困武家、然再陷京師、則於勇名既足矣、豈以同僚一朝之怨、忘累年武恩哉、賴之爲足下所以惜之也、方今武政非爲善、然此南朝歸令、則猶爲勝也、若悔過歸降、則頃年所押領、因幡伯耆丹波丹後備後美作、永爲足下之有也、賴之白武將、至子孫可無違變也、重長乃告之師義、曰、我屬南朝之後、所領起前時、何忘此恩、降武家哉、時氏曰、不然、古人棄利取名、今人棄名取利、取利則名亦在

其中、若滅武家、令南帝一統、則因幡伯耆可賜長年、子孫其餘所領亦分賜舊勞者、然則多年之功、一時空者必矣、不如早降將軍、永領六州也、我既老矣、爲汝等思之、太切也、師義悅領焉、乃答飯田曰、早從來諭、飯田歸告之、賴之又遣使曰、然則聽使者、就道朝白之、時氏答曰、將軍召我則至耳、獻使乞降、則所不屑也、賴之又諭曰、不然則君臣之分不正、而似失禮也、去年大内介之例不遠矣、時氏曰、可也、乃遣河村氏、蓮池氏於京、就道朝謝曰、累年爲敵、乃爲愍道譽無禮也、今赦其罪、所領如元、則歸降麾下、義詮大喜、

任其所請時氏乃放逐其管內所在之南朝吏士而屬武家赤松聞之遣使者浦上氏於京訴曰美作國者故將軍所賜我家之國也今何除之賜山名哉美詮不答赤松怨之賴之聞之遣使者於播州諭赤松曰所恨有以也然暫待焉我入洛則啓之可復故也頃年基氏勇武既治關東則天下遂爲武家一統之世者必矣足下含怨屬南朝亦恩賜不過播磨一國今除美作亦猶領播磨備前則不如不含恨於將軍待他日之益封也赤松以爲然而不強訴而止 或賴之患赤松屢反覆而託事除其一國也賜而山名赤松和平而合兵欲攻楠氏止儀詮前後之敵難拒之乃去攝州降歸河內時氏遣一封書於正儀勸降武家正儀不從之時氏既屬武家楠氏失援菊池亦應海陸道塞而屈入洛之志義詮大賞之故時氏繁榮日盛一家強大

賴之遣使諭說義長降武家

賴之密遣使於伊勢說仁木義長曰足下有忠無罪依佞人之讒而爲敵今謝罪歸降則將軍何咎之哉早就道朝白之義長久爲土岐善忠被圍困於孤城聞賴之告而獻使就道朝謝罪義詮許之以爲伊勢國守護義長悅入洛執謁賴之以密策降服時氏義長以安京師然自以不爲功而爲出於義詮之心故諸將不知其爲賴之忠謀而稍服義詮之威也義長沫幾病死

賴之密策降服時氏義長

賴之又遣隱士頭要齊於楠氏城曰足下累世候南朝盡忠

賴之遣使諭說正儀降武家之理由

義不失君臣之禮恐於本朝不聞可比者主客共所感嘆也然未知時勢想夫南朝聖運遂不可開也建武以來兵革不止萬民陷塗炭者殆三十年按其所由則唯足下一家不降武家之故也仕無道之君苦天下之民知功不可成而滅家絕後而何益有焉三代之勤勞至矣盡矣在今則立家保子孫而可也若從我言則大和河內和泉紀伊之外以我家所領淡路阿波讚岐三州必授附足下家足下其念茲止儀聚家族議之和田恩地等持兩端唯正儀固執不從

治五年

丙午五年 南朝正平二十一年 三月道朝詣府張宴於花下道譽違約不來豫催都下技藝者悉携之遊大原野大會賓客終日賞花其治具器物華麗無所不盡矣洛人皆謂道譽風流歷例幕府遊宴道朝大怒且慚而黜撿道譽課役則有二年之闕乃糺斷之罷攝津國守護職收多田莊道譽大怒謂不除此管領職則我家不安也密與其嫡宗佐佐木崇永其壻赤松則祐議皆曰我輩亦有恨於管領翁其爲首謀則誰不從焉道譽悅與諸將謀諸將皆厭道朝重課役且諂道譽權勢共爲阿黨道譽時時說義詮曰道朝爲管領則諸將不服恐招國家之亂義詮未信焉道譽讒言

道朝張宴於花下道譽亦會客於大原野相互爭榮

道朝惡道譽驕從是相衡

義詮諭道朝就國

日進○秋七月道誉頻讒道朝請撃之義詮不得已而領焉乃命佐佐木崇永召近江國兵○八月江州兵入洛是月戊午道朝詣幕府白義詮曰頃聞可問道朝罪臣不信焉然昨日江州兵装軍容來則無所疑焉臣以短才庸愚而任大任重器職則讒人之進亦宜也幕下不糺明之則命一卒斬臣首何勞徴兵哉義詮默不言道朝欲退義詮曰來前道朝進俟義詮曰時勢毎事不任我意卿暫退至越前宥諸将之怒道朝敬諾而出佐佐木崇永率八百餘騎来護幕府洛中騒動群士或聚幕府或赴道朝宅道朝謂

斯波道朝據杣山城　義將據栗屋城

敵來則放一矢死義詮遣三寶院僧正覺濟懇諭之道朝不得已決北行之事然先令二宮貞家率五百餘騎為殿幕府之勢而道朝自率三百餘騎北逃貞家慮其去可一里而追從焉崇永等率兵追撃之貞家及朝倉氏織田氏（朝倉織田兩氏共斯波家令）勤兵於長坂待敵而揚言謂追兵曰我不戰于都下者非敢怯存禮於幕下也我今死之急來進可以決勝負其勇鋭揭然追兵不得進而歸京貞家等馳行道朝留丹波待自家等共至越前自據杣山城而使子義将據栗屋城且構子城十七所謀徇北國壬戌春日神木歸座

春日神木歸座　高麗人捧元主詔書來朝

道朝既去洛義詮還附越前河口荘於興福寺故南僧喜奉神木歸南曹辨藤嗣房沙汰諸事関白藤良基左大臣藤冬通等公卿皆扈從乙巳高麗國人捧元主詔書來朝自元弘建武以來兵革連續既四十餘年西海邊鄙乘其弊海賊大起乘舟數千艘渡于大元高麗横行明州福州之間抄掠財貨焼亡官廨寺院元主憂之贈詔書於高麗王以制之高麗王令使者金乙等十七人齎元主詔書來朝至出雲拘留而不納之於洛使居天龍寺住持比丘妙葩捧元主詔書參内以進奏之書曰皇帝聖旨　征東行中書

元主詔書

至差云語

省照得日本與本省所轄高麗地境水路相接凡遇貴國飄風人物往往依理護送不期自至正十年庚寅有賊船數多出自貴國地面前來本省合浦等處焼毀官廨騒擾百姓甚至殺害經及一十餘年海船不通邊界居民不能寧處蓋是島嶼居民不懼官法專務貪欲潜地出海劫奪尚慮貴國之廣豈能周知若使發兵勦捕恐非交隣之道除已移文日本國照驗頗為行下概管地面海島嚴加禁治毋使如前出境作耗本省府欽差本職等一同馳驛恭詣國主前咨稟仍守收日本國回元還省閣下仰照驗依上施

諸亂擬等

福州吳元帥自高麗寄本邦詩

義詮遣畠山義深等討攻斯波道朝

行、須議割付者、一實起右割付差云、萬户金乙千户金龍等准之奏覽、後附義詮、義詮議之、義詮謂、是九州海賊之所爲也、非朝廷幕府所沙汰、則無由加刑罰也、然暫留其使者、加資用、此時、福州吳元帥平乙作詩、寄本邦曰、日本狂奴亂浙東、將軍聽變氣如虹、沙頭列陣烽烟暗、夜半鏖兵海水紅、籌筆按歌吹落月、髑髏盛酒飲清風、何時截盡南山竹、細寫當年殺賊功、傳へ見者皆謂、頃年諸国竹多枯、或其祟此詩之兆乎、按、筑紫海賊倭挾高麗事、見東国通鑑者、既寇各年之末、入元国境者、雖不審其實、然自高麗海上、旅轉爲寇、可推知焉、義詮武威不振、且九州多是從菊池指揮、則不可用義詮號令、故託言云尓、熟想九州兵革不止、無統御之人、故海賊等恣掠異域乎、或其菊池輩差遣賊船、奪取財貨、以爲軍用之資、亦不可知焉、是月、義詮遣畠山義深、山名氏冬、佐佐木高秀、土岐氏、氏光一作義行、六

本朝通鑑　巻之五十八　後光嚴三　廿七　何不成舍藏

源義詮子春王、改名義滿

角崇永、崇譽、崇永弟、赤松光範、範顯、帥能登加賀若狹越前美濃近江兵七千餘騎、以討斯波道朝、○十二月、甲寅、源義詮嫡子春王、叙從五位下、改名義滿、帝自染宸筆書其名字以賜之、關白藤良基傳授之、係家與武家睦者、蓋自此時始乎、是年、道朝北去、執事職闕、義詮欲以道譽代之、然慮衆心不服而猶豫、事聞于鎌倉、基氏獻使者諫曰、如累代家僕師直、居此職則驕慢暴逆、況於道譽姦佞哉、且彼非同族、非家僕、若用之則似乏人乎、方今同族之中、有細川賴之在、何棄此用彼哉、義詮以爲然、乃召賴之、賴之謝使者曰、以愚蒙之

基氏怒道譽之所爲

身、豈可堪重職哉、固辭不受、故執事職暫闕、基氏聞道譽所爲、且怒且嘆曰、彼昔失禮而時氏爲敵、頃年黨道譽而義長爲敵、構讒擯清氏致國亂、今又逐道朝報私怨、與善忠則結黨輕侮將軍、可謂天下之亂根也、既而聞欲改赤松光範攝津國守護職、已復代之、而益怒曰、故將軍以攝津附赤松氏、彼動奪之、清氏死、道朝去、而彼無所憚、故欲永領之乎、我入洛爲將軍斬此老奴、以止國亂耳、或告道譽、道譽戰慄殊甚、獻使於鎌倉陳謝之、基氏以義詮善遇彼故忍而猶豫、

本朝通鑑　巻之五十八　後光嚴三　廿八　何不成舍藏

貞治六年

中殿和歌會

丁未、六年、南朝正平二十二年、二月、帝欲行中殿會、先諭關白藤良基、而與群臣議、僉曰、兵革未定、不可輙行、大營且先例亦不必爲善、詔曰、聖人有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且聞治世之者、安而樂、倭歌亦可如此、以先例言之、遠則天喜、應德、中葉則建保、近則元德、皆行之、朕御宇何獨廢之、乃諭義詮、義詮素好倭歌、故應詔、帝悅、重諭曰、建武年中、尊氏陪清涼殿宴、卿亦可追其例、其事遂決、以來月下旬爲期、命良基獻題作序、○三月乙巳、中殿倭歌會、以花多春友爲題、關白藤良基豫出之、藏人左少辨藤仲光爲奉行、

御帳東西立三尺几帳畫御座置劔并硯以階西爲公卿座各設管絃座而參議座前建燈器及期關白率內大臣師良等參候源義詮刷儀參內佐佐木時秀小串詮行伊勢貞行齊藤清永海老名詮季本間義景山城師政粟飯原詮胤山名氏清攝津能直佐佐木高久本鄉詮泰今河貞世土岐直氏山城行光赤松光範佐佐木高信安藝高泰曾我氏助小島詮重朝倉詮繁高繁彥部秀光藤盛時八代師國佐脇明秀葉科家治中島家信後藤氏久下氏荻野氏橫地氏波多野氏濱名氏長氏皆從焉藤爲秀藤行忠

藤良基作中殿和歌序

藤實綱藤爲邦廷臣等降階迎揖義詮既而帝出藤良基使藏人頭左中辨藤嗣房召公卿著座義詮直進候于御前各呈倭歌右大辨藤爲重爲之次第關白藤良基右大臣藤實俊內大臣藤師良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實繼征夷大將軍源義詮權中納言藤時光藤爲秀藤忠光參議藤行忠從三位藤爲遠等倭歌逐次積重懷紙右大臣藤實俊爲讀師藤仲光爲講師藤良基作序別使權中納言藤時光講之序曰夫天之仁者春也地之和者花也則天地悠人之道而施於不仁之仁玩煙霞明媚之景而布大和之和

黃鶯呼友遷萬年之枝粉蝶作舞戲百里之圃錄乎聖德時哉宸宴爰騰歌詠於五雲之間忽興治世之風奏簫韶於九天之上再聞大古之詞況又玉笙之操高引紫鸞之聲焉奎章之巧新賡素鶴之詞矣盛亂之世未必弄雅樂兼之者此時也好文之主未必携和語兼之者我君也一場之偉觀千載之徽猷者聊小臣久奉謁龍顏忝佐萬機之政親奏鳳部聊記一日之遊云云藤仲光披講諸臣倭歌畢特召藤時光講御製十返其後有管絃帝自吹笙大納言藤實繼吹笛參議藤實綱調箏琴正三位藤兼親吹篳篥

鎌倉基氏病篤悉誅反覆之臣且遺言上杉憲顯輔全王

前右衛門督利時奏笙三位藤成方擊拍子公全彈箏宗泰唱郢曲○夏四月丁未朔戊申鎌倉基氏病篤自慮難平復召安東九郎等二十人於府中悉誅之而發兵士各藏其家族諭衆士曰彼等反覆之臣也我死必爲禍故除之既而遺言執事上杉憲顯曰善調護全王但不可違將軍之令將軍若使全王代我領關東則可謹辭之强命之則憲顯父子執事千葉直胤小山朝明副之若管內有叛者則奉全王出軍不絕其亂根則勿歸鎌倉且命結城氏河越氏曰汝亦能輔全王深所依賴也諸醫相代勸藥無驗壬

関東管領左兵衛督源基氏逝

義詮諭上杉以全王為関東管領

中、関東管領左兵衛督源基氏逝於鎌倉、歳二十八、臨終嘆曰、我既平治東國、欲入洛謁将軍、滅南海西海寇、而一統天下、然未見新田義宗脇屋義治首、猶豫至此、嗚呼命也、聞菊池勢強、遺恨在茲、言未終而絶、葬於瑞泉寺、（基氏所建、僧周信住之）憲顕馳使告京師、義詮不堪驚嘆、擧世皆哀惜焉、唯佐佐木道誉、以免責為幸、（或説曰、初尊氏以義詮庸才、而授関東於基氏、為之助、義詮猜疑基氏、於是基氏祈神求死、以解義詮之疑也）○五月、義詮遣使於鎌倉、諭上杉憲顕曰、全王宜繼基氏跡、為関東管領、卿其輔之、且義宗義治雖亡跡、未聞其死、則或其蜂起乎、能為之備、憲顕輔

細川頼之聞基氏之訃有嗟嘆

斯波義将陳請赦道朝罪

幼君、承基氏遺法、以鎮関東、（細川頼之在阿波、聞基氏訃曰、呼、国家一統時未至、天何早奪此人哉、楠正儀、菊池武光、及伊豫土居得能等、聞而開眉）○秋七月、斯波道朝卒於越前杣山城、此時桃井直常欲徇加賀國、與富樫介戰、累月、○八月、斯波義将獻使於京都、陳道朝無罪、請赦、先是細川頼之密諫義詮、且諭諸将、而通使越前、教誨義将、故義詮許其請、而使義将領越前尾張、如故、且加越中守護職、由是富樫介得援、直常不能取加州、○九月、義詮有病、召右馬頭細川頼之、頼之時在讃岐國、聞命馳至、義詮以是為武家執事職、以嫡男義満托之、屬以後事、乃指義満、謂頼

義詮有病遺托後事於細川頼之

頼之善政

征夷大将軍源義詮薨

之曰、為汝與一子、又指頼之、謂義満曰、為汝與一父、頼之對曰、臣盡微力、謹保護之、中外皆謂遺托得其人、斯波義将入洛、謁義詮、○冬十月、細川頼之請義詮曰、近年幕府資用不豊、故道朝充二十分一之課役、而諸将皆怨困、請復舊定為五十分之一、然則将士皆喜、雖何等祈、不過之、義詮曰、善、乃下令於諸國、衆皆感服頼之善政、○十一月、義詮病革、譲國家繁務於義満、（時十歳）頼之行事、○十二月、癸卯朔、己酉、征夷大将軍源義詮殂、歳三十八、（或曰三十九）甲寅、葬於衣笠山麓等持院、鎖龕則東福寺義堂、起龕則建仁寺

太平記絶筆於此

應安元年

武家評定始細川頼之行事

直常被敗義将帰越中

龍湫、奠湯則萬壽寺桂巖、奠茶則真如寺清誾、念誦則天龍寺春屋、下火則南禪寺定山也、追號義詮曰寶篋院瑞山道權居士、（義詮自延文三年至此、在職十年、）太平記絶筆於是年、此後記事多闕、

應安元年、（南朝正平二十三年、）春正月、癸酉朔、戊戌、義満除服、庚子、武家評定始、細川頼之行事、（時称管領）是月、義満令斯波義将歸越前、拒桃井直常、直常老於武事、故屢戰克之、然義将與富樫介共對陣、超月、○二月、源義満沙汰諸山樺徒入院之事、乙丑、桃井直常為斯波義将被敗、避加賀國、歸越中國、由是義将威振于北

分納義詮遺骨於多田院及鎌倉
南帝後村上天皇崩、皇子寛成嗣位
関東亂

方。庚午、頼之遣使於攝州多田院、分納義詮遺骨。○
三月、分贈寶篋院遺骨於鎌倉。二階堂氏・澁谷氏曾
我氏三氏爲使、僧周誐副之。辛巳、南帝義良崩於住吉
行宮。春秋四十三。葬如意輪寺。在位二十九年。奉號
後村上天皇。群臣奉遺詔、立皇子寛成嗣位。藤久賓
爲関白。傳後村上帝守後醍醐帝遺勅、終身於皇位、無禪讓之儀、寛成世曰長慶、又新葉集爲
義良成親王、雖成親王師成親王之子、亦疑是後村上之子乎。右大將藤長親未終父
家賢三年之喪、又遇南帝之崩、悲歎詠倭歌。歌見新葉集。
戊戌、関東亂。上杉憲顯發鎌倉、向上野國。斯波義將
率越前加賀兵、向越中、撃桃井直常。○夏四月、義滿

源義滿元服
華人陸仁歸國、爲僧中津賦詩
義將撃破直常

使島山義深赴越前國、爲義將援勢。是月、乙卯、源義
滿元服。細川頼之加冠、細川業氏理髮、細川滿之持打
亂箱、細川頼元持泔杯。是日頼之任武藏守、獻挽飯、
賜鎧刀馬於頼之。華人陸仁歸國。仁字元良、稱雪蕉
爲蘊州教授。先是避亂來本邦、而漂泊博多津、至是
聞元亡兩浙稍安而歸。陸仁爲僧中津賦詩並序、曰、戊申夏四月、余自博多至高
頼將附海舶歸兩浙西、適與要関上人會于永樂蘭若、遂相共周旋者數日、斯文之誼、雅可尚也、且言相一州
錦屏山水之秀、并索余賦之。因想像其勝、作四韻一首、俾蘭義堂禪師、因發一唱云、日本諸山秀可識、錦
屏光更好峯巒、乾坤一覧無餘界、雲霧相連十八盤、瀑溜岩前明似練、霜飛谷口渥如丹、幾時絶頂探奇
勝、試向危亭共倚欄。○五月、斯波義將撃破桃井直常、直常逃

上杉憲顯遣兵撃武藏平一揆
中都宮氏綱謝罪降
足利鎌倉執事上杉憲顯卒
建武三年憲藤戰死

入松倉城。越中過半屬義將。評判曰、是日直常病死、誤也。○六
月、細川頼之奉源義滿之命、沙汰禁裡仙洞殿下領
并神領寺領之事、而停止武夫濫妨。特誡佐佐木道
譽掠江州寺社領、限日返附之。丁卯、上杉憲顯遣兵
撃破武州叛士平一揆。一揆等逃入河越城、乃報捷
於京師。甲申、鎌倉兵拔河越城。平一揆餘族離散而
奔伊勢國。其後高稱以関氏。又聞宇都宮氏綱有叛心、進兵攻
之、氏綱謝罪而降。○秋七月。○九月、鎌倉執事上杉
民部大輔憲顯卒於上州足利陣。上杉能憲・上杉朝
房爲鎌倉兩執事。能憲、憲顯子、号兵部少輔、朝房、憲藤子、憲顯姪也、号彈正少弼、時人

於渡辺兩上杉之稱始于此
義滿開幕府、始置近習臣
細川頼之輔佐義滿、爲京師又安

稱能憲・朝房、曰兩上杉。○十一月、鎌倉金王元服、請義滿
得其一字、號氏滿。○十二月、勅源義滿任征夷大將
軍。義滿開幕府、分諸士、自一番至五番、日夜相代宿
衛、各置番長、謂之近習臣。頃年大和河内紀伊和泉楠氏部屬等、伊賀伊勢志摩源顯能號之、飛彈信濃宗良親王、上野
越後新田餘族猶存、越中直常居焉、伊豫土居得能在焉、備前石見直冬居焉、
長門厚東居焉、猶有屬南朝者。西海九州大半從菊池指
揮、及義詮逝、擧世謂兵革將起、京師可危。然依頼之
輔佐、京師又安也。頼之屢密遣使於河内、懇諭招楠
正儀。正儀生歸服之志。頼之輔幼君、以天下爲己任、

頼之營中置童坊辱排佞者

頼之爲義滿定制法

出條令禁誇奢用儉約而退佞臣進正人且使有文才者侍義滿左右從容匡導之爲啓沃納諫之媒又撰法師六人蒙異體衣著袴横帶大小刀似俳優者名曰倭坊又曰童坊稱某阿彌讒諂佞媚妄言詭激徘徊營中廛爲諸將士毎被玩侮以爲笑具爲欲使義滿疾佞者也故諸士若有爲讒佞者則呼曰士中童坊人皆恥惡之頼之又定制法誡近昵于義滿者曰勿苟亂善惡以希旨勿誘君於惡事以貪寵勿知可諫而不諫勿巧言構讒以欲報私怨勿外飾言行内懐邪奸勿好遊樂而怠公務勿布私恩以比同朋

義滿幼時賞罰相當

明太祖諭日本詔

勿無忠功而漫貪祿位勿恃寵威而作驕慢若有人爲件件之事則可速告于士衞長賞其告者而罰其犯者頼之又決斷諸士領地訴論之事以尊氏直義義詮之有印章者返與本主如高師直等所私出状則没投之其餘政道能糺彈理非世以稱良傳頼之又陰以善言誨義滿而陽言之故雖幼沖諸臣皆無不畏伏評判曰義滿幼時名頼之曰須賀九郎多言無礼山口兵衛爲其子三郎求領地使而貪頼之譴對曰暫止營參戒之義滿曰速斬首可也仁木義氏侍側警嘆曰此君幼而有大量頼之乃誓義氏歸己家召須賀山口譴責之閉門蟄居歴年須賀塗赦山口宥死被放逐是年當明洪武元年高麗恭愍王十七年皇明通紀載明太祖諭

僧梵盪使高麗

日本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己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按此詔書到筑紫菊池拘之不達京都東國通鑑載日本國遣僧梵盪使高麗先是高麗王恵屢爲倭兵侵擊使金逸往請禁故至是報聘高麗接待失禮梵盪等怒而歸按梵菊池氏自筑紫所遣乎然金逸者乃先年所記金乙也乙至京師曰某報聘則盪亦京師使乎然無所據證

応安二年

頼之奏摘正儀之歸服

後光嚴天皇三 北朝

長慶天皇附 南朝

己酉二年、南朝正平二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勅使左大史小槻兼治、捧征夷大將軍宣旨、到幕府、授源義滿、義滿拜戴之、施祿於兼治、戊戌南朝左兵衛督楠正儀告歸服、頼之請義滿教書授之、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於越後上野、氏滿使上杉朝房、帥千葉宇都宮至武藏、撃之、小山結城發兵於下野、與朝房等合勢、宗良親王爲信濃國士滋野一族香坂高宗等被翊戴、起兵應義宗等、據大川原城、東北兵革鬧、京都義滿

基國義深子

康行、孝忠子、号左馬助

以其弟長壽王爲將、催兵東征、畠山基國副之、○二月、丙寅朔、壬申、義滿下令、告楠正儀歸服於和泉河内兩國、丙子、義滿以土岐康行奉行侍所之事、庚辰畠山基國奉長壽王、到武州本田會上杉朝房陣、楠正儀欲入京謁義滿、然南方群士遮路、而不果、○三月、乙未朔、庚戌、義滿遣赤松光範於河内、壬子、復遣細川頼元援楠正儀、甲寅、正儀冒夜入天王寺、丁巳、正儀自天王寺到榎並、光範自天王寺引兵歸、○夏四月、乙丑朔、丙寅、楠正儀入洛、逢細川頼之、丁卯、正儀詣幕府謁義滿、接、正儀歸服、始未盡、應安略記評判曰、細川頼之

叡山僧徒嗷訴事係南禪寺住妙葩

帥土岐、佐佐木、山名、一色、赤松等二十六人、以攀楠正儀、正儀城守不出、頼之等拔數城、與土岐佐佐木等歸京、唯留山名氏清於河内、與正儀相持、而合戰數年、後正儀病死、其子正勝勢蹙、不能出師、與族屬戮力堅守千劍破城、無一人謀免難者、惟恨南朝期于衰運云云、與應安記異、應安記者二條殿所藏、而希世日記也、其事雖不詳述、然年月日分明也、故以應安記爲正、證以評判、備一說、丙子、斯波義將陷越中松倉城、桃井直常亡跡、甲申、叡山僧徒嗷訴、頃年、南禪寺住持妙葩新建山門、頗犯叡山故地、山僧詣幕府、請毀之、葩語細川頼之曰、南禪乃皇家重崇之場、而禪

褒賞佐々木崇永鎮山徒嗷訴

林第一伽藍也、且大將軍世秉國鈞、素歸佛宗門、然聽教寺之逆訴、非唯吾宗陵替、抑亦皇家武門倶失威福之權必矣、執事深忌之、頼之曰、諾、故山僧屢訴不決之、山徒又訴朝廷、無裁斷、至此山徒大怒、戎容成群、捧日吉神輿四基、入洛、到禁門、時佐佐木崇永爲宿衛、拒山徒、不納之、殺傷數十人、山徒棄神輿於洛中、放火歸山、勅安置神輿於祇園社、乙酉、賜宸筆於佐佐木崇永曰、山徒嗷訴起先例、狼藉之甚、件朝敵、然崇永以一將之力、拒百鬼之災、玉座無變、其功不可不褒焉、前關白藤良基承之、以賜崇永、既而勅

僧妙葩潜居勝光菴自号西潜子

赤松氏範復爲南朝義満討之

土岐善忠攻源顯能於伊勢不利

許山徒所請、武家不及議之、由是南禪僧徒皆振衣而去、妙葩怒與頼之絶交、潜居勝光菴、自號西河潜子。丙戌、義満投河内國内十七箇所於楠正儀。正儀歸國、其部屬等守正成正行遺訓、猶翊戴南帝、不從正儀。既而赤松氏範復屬南朝、舉兵擄掠播州。○九月、癸巳朔、丁未、義満令赤松則祐光範率兵到播州、撃氏範。辛酉、桃井直常復入松倉城、然越中國兵多降斯波義將、故直常兵勢自屈。是月、土岐善忠發美濃國兵向勢州、國司源顯能時南朝内大臣拒之、善忠不利而退、顯能進拔三重郡諸城、新田義宗脇屋義治戰

赤松則祐陷中島城

敗亡、跡（評判曰、義宗於越後國戰死、義治逃匿出羽國）○冬十月、壬戌朔、辛未、赤松則祐光範陷中島城、氏範逃入天王寺。甲戌、長壽王自武州歸京、上杉朝房送之、畠山基國率兵向信濃、圍大川原城、香坂高宗奉宗良親王拒之、堅守。癸未、上杉朝房歸鎌倉（一說曰、朝房與基國同圍大河原城、並歸鎌倉之後往會抑）。○十二月、壬戌朔、信濃國大川原城爲上杉畠山等被圍三月、天寒雪積、鎌倉軍引兵而退。宗良欲赴吉野、朝新主香坂高宗等雖強止之、而不聽、乃留民部卿藤光資守大川原城、而發信濃、高宗猶屬光資。宗良不得至吉野、自中途復歸信濃。是年、細川頼

本邦人入明侵掠諸州

明使趙秩來

之道、使於南朝、告和議曰、皇統兩流可相代即位者如昔日、然則請納神器於今上、而南帝還洛、南朝廷臣武夫爵祿亦如故、以聞雖再三、而南朝不聽之。是年、當明洪武二年、高麗恭愍王十八年。明政統記曰、日本數出沒海島中、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財寶。時大倉守衞指揮翁德率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及其未陣、揮衆衝擊之、殺傷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云云。薛氏日本考略曰、洪武二年、遣使臣趙秩諭日本、來貢、泛海至折木厓、闌者拒秩、以書達（按秩書往還筑紫歷二年）。閱書曰、洪武二年、使行

明帝賜懷良王璽書

人楊載諭日本國王良懷、賜之璽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據之、凡百有心莫不興憤。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朝衰耳。朕本中國舊家、耻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繇。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航、捕絶島徒、直抵王都、主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按良懷即懷良也、頃年菊池領筑紫、屢通商舶、故中華人以懷良爲日本國王、不知京都有帝王、故誤聞懷良爲良懷稱日本國主也、由是推之、則菊池威勢之強、可以察焉）

應安三年

桃井直和叛兵據長澤城、斯波義將斬直和

貞世剃髮號了俊

(唯惜其戰功闕失而不傳也)東國通鑑曰、日本入高麗、奪寧州沔州等漕船。

庚戌、三年(南朝改正平二十五年爲建德元年)三月、庚寅朔、甲午、桃井直和(直常孫、右馬助)蜂起越中國、據長澤城。乙巳、越中國守護斯波義將加賀富樫竹童合兵擊桃井直和、斬之。其餘黨在松倉城者、或逃去、或降義將。○五月、義滿令宇都宮氏綱擊南方。南軍拒破之。氏綱逃到粉川寺。畠山義深救氏綱、與南軍相持。○六月、義滿使細川業氏、山名義理(師義弟)、今川貞世(時剃髮、號了俊)、仁木義尹預議政務。是夏、大明明州象山縣張章避亂來朝。

宇都宮氏綱卒

南帝令和田攻楠正儀壘、細川賴之救正儀

(後入相模圓覺寺爲僧、號大演)○秋、七月、壬辰、宇都宮氏綱卒於南軍。畠山義深引兵而退。○八月、伊勢國司源顯能募兵、伊賀人服部、川上等背武家應之。顯能兵威漸振。○九月、義滿令赤松則祐奉行禪律之事。○冬、十月、丁巳、義滿以今川了俊爲鎭西探題。先是了俊爲遠州守護。召而入洛。○十一月、丙戌朔、南帝命和田某等率其部黨攻楠正儀壘。是日斯波治部大輔義將入洛。依北陸既平也。細川賴之統山名、一色、土岐、佐佐木、赤松等二十六將、率四萬餘騎、救正儀。南軍敗走。賴之使土岐、佐佐木圍飯盛城、使山名赤松等攻

懷良王賓禮明使趙秩

矢尾城及七壘、拔之。既而賴之帥諸將歸洛、而留山名氏清於河内、以兵一萬副之、守諸城、與南軍相挑。此後氏清連年攻略大和河内、合戰不止。南軍氣勢日蹙。氏清、時氏四男也。以武勇鳴。(評判謂此時正儀與東軍攻戰、無降服武家之事)是年當明洪武三年、高麗恭愍三十九年。薛氏日本考略曰、王良懷始延入趙秩。秩諭以詔旨威德、責其不臣。王曰、吾國雖邈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昔蒙古戎狄、蒞華而以小國視我。乃使趙良弼誅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發水軍數千艘、至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

本邦人寇明

應安四年

菊池武政横行筑紫

十年。今使得非蒙古、良弼之雲仍乎、亦將誅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將及之。秩徐曰、聖天子生華帝華、非蒙古比。我非良弼之胤。爾悖殺我、禍不旋踵矣。王氣沮下、廷秩、禮遇有加、具物(按趙秩滯留中路、將到筑紫、而見懷良親王乎、其應對之趣、乃知皆菊池所爲也)圖書編曰、日本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東國通鑑曰、日本入高麗内浦、奪諸州租稅、又寇宣州、西北面元帥楊伯淵邀擊、斬五十餘級。

辛亥、四年(南朝建德二年)春、正月、丙戌朔、菊池武政代父武光、以揚威風、抗征西將軍懷良(或稱西親王)、横行筑紫、居

僧周信勸學於氏滿又呈貞觀政要

鎮西探題今川了俊打筑紫

山名時氏卒

太宰府九州群士不能敵之菊池勢名振中華三韓異域傳稱懷良爲日本國王○二月乙卯朔壬申源氏滿赴瑞泉寺住持僧周信詁次勸學於氏滿曰凡治天下國家無不以文先君專勸文學願繼業以副外護之望氏滿領之周信又呈貞觀政要於氏滿謂曰是唐太宗治天下皆收在此書君亦宜執法於此書（自是後周信屢說示修身治国之要於氏滿者居多）癸酉鎮西探題今川了俊發治而西爲平菊池之猛也義滿特命大内介多多良義弘爲了俊副（義弘弘世子）壬午山名左京大夫時氏入道道靜卒時氏有十一男曰師義曰時義曰義

觀應上皇諭細川賴之欲立榮仁親王不果

理曰氏清曰氏冬曰義數曰義繼曰氏重曰高義曰義治曰氏賴（義繼氏皇早世）諸孫繁蔓各領州郡爲當時之豪就中氏清最强勇也傳稱山名族領十一箇國故俗稱曰六分一殿（六分六十六箇國而有其一之義也）○三月乙酉朔乙巳冊立緒仁爲親王帝有讓位之意故請武家議踐祚之事觀應上皇（崇光）在伏見殿遣日野前中納言藤敎光說細川賴之曰朕是後深草皇統之嫡也依兵革之變而今上即位此次踐祚者榮仁親王（崇光子）固當卿其圖之賴之對曰此非微臣所預宜在聖斷上皇再諭曰承久以來紹運之次決於武家何不預

緒仁親王踐祚稱之後圓融天皇

知之賴之曰勅諭良有以也然今上承統年久讓其皇子則阿誰何擬議之將軍猶以如微臣不可左袒不可右袒唯任叡斷耳由是緒仁踐祚之事定矣上皇初與帝相睦自是互有隙丁未帝讓位於緒仁親王乃行踐祚之儀是日新帝元服先皇聽政於院中○五月癸丑朔庚申細川賴元帥師擊南方辛未細川賴之辭管領職冒夜入西山西芳寺義滿驚而自出追之赤松則祐速馳乃援止之賴之自途中歸洛評判曰賴之執權五年威望太高自謂擢倖人主者所以招禍也不如自損而重將軍之威乃使近習者

義滿賞仲秋賴之進諫其威儀不正

密說義滿曰君於諸將列座之時譴責微臣然則將威尊重矣既而中秋之夜召諸將於營中賞月賜酒義滿威儀不正賴之進諫曰輕遽無狀如此諸將怨國家不治義滿艴然翌日召賴之責曰汝於衆中辱我疑其恃權欲奪世乎我不能見汝面賴之佯驚而退謂人曰我雖不挾私然氏族等漸驕將軍雖少防之履霜托細事譴責我而抑之者也嗚呼眞武將也即閉門蟄居諸將皆謂微武州則誰治國家哉乃爲之請赦義滿不聽諸將皆請令賴元行政義滿許之翌年三月義滿謂諸將曰賴之不肖我怒而猶在洛

京軍攻南方

中速放逐之頼之懼而剃髪改名常久逃隱丹波國山國義滿令曰燒頼之宅諸將雖不能違命然不忍爲之而唯燒其廐云云經年源義滿(十歳)召還頼之曰汝有輔導之功我以小罪責之汝不敢恨而蟄居可謂無雙良臣也速長其髪管領國家之政諸將皆喜(按評判所言其始末有与他記不合者恐有傳聞之謬乎姑記于此以備一説冝考前後之事擇而取之)按一説曰頼之暫寓西芳寺問禪於碧潭建地藏院於衣笠山院有頼之像○六月壬午朔癸卯京軍渡川攻南方細川頼元山名時義山名氏清楠正儀渉上瀨畠山義深一色某佐佐木高秀土岐氏等渉

桃井直常復起越中

中瀨石堂頼房仁木義氏赤松則祐等渉下瀨(頼房久属南朝其降京都年月不詳焉)伊勢國司源顯能撃破世保氏取安濃郡○秋七月辛亥朔壬申桃井直常復起于越中國國士拒之互殺傷數十人直常失利戊寅直常與能登國士戰於越中後位莊○八月辛巳朔丙戌京軍自南方歸戊子桃井直常退越中陣而逃去(按此後桃井不見其盛衰而死乎俗傳桃井部族零落為舞者世号幸若移居越前未知然否)癸巳南朝群士攻楠正儀壘不利戊申細川頼元向南○冬十月庚辰朔義滿將復南禪舊規令頼之起妙葩堅閉不出頼之舍憤而歸葩逃隱丹波雲門寺途中作偈

僧妙葩逃丹波途中作偈

南將湯淺攻河州不克戰死

赤松律師則祐卒

曰一鉢生涯天地寛滿身風雪幾雲山多年苦屈今方述鐵樹也須春上顔又曰放捨萬緣唯得閑乾坤把作一蒲團既無餘債可消遣主文臥雲何處山葩寓雲門數年門徒甚多編其話語往來酬酢曰雲門一曲大明趙秩(字可庸)朱本(字仲本)館周防大内介傳見之作其序跋○十一月庚戌朔甲寅南朝屬士湯淺氏等攻河州宇利和利城不克湯淺等百餘人戰死甲戌義滿令伊勢貞繼爲廐奉行戊寅赤松律師則祐卒歳六十一圓心父子建武以來戰功居多領播磨美作攝津及圓心卒範資領攝貞範領作則祐領

懷良宗良兩親王詠歌贈答以遣志

播故雖爲三男爲一家之魁○十二月庚辰朔懷良親王久在鎭西圖恢復南朝宗良親王亦在信濃累年議起義兵然時未至而猶豫故昆弟東西相思共就便風詠歌贈答以遣其志是年當明洪武四年高麗恭愍王二十年憲章錄曰冬十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率僧徒九人進表貢方物因送致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口(按趙秩往還四年皆是菊池武光所措擢也)孤樹談曰國初時當欲征日本國彼遣使嗜哩嘛哈奉表乞和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嗜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

甕薦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納之、按啼哩嘛哈不知為何人、或其祖来等九僧之中乎、於本朝無可考證焉、又按嘛哈詩與勝木吉上人真寃詩上一二句異其餘差一二字耳、未知孰是、或卓首彼此之間誤傳聞乎、東國通鑑曰、春三月、日本入高麗邊郡、火官廨、虜牧使妻女、秋七月、入檻成江、焚兵船四十餘艘、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五十八　終

執政　太政大臣藤良基、関白左大臣藤師良、藤忠基、藤師嗣、左大臣源義満、右大臣藤兼嗣、内大臣藤公直、藤實時、

應安五年、源義満奉勅流僧實玄等

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九（自應安五年至明德三年）

春齋林恕撰　　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圓融天皇　北朝

長慶天皇附　南朝

壬子、應安五年、（南朝建德三年、改文中元年、）春、正月、庚戌朔、辛未、勅源義満、流一乘院僧實玄於伊豆、大乘院僧教信於土佐、安養院僧賴乘於隱岐、禪光院僧覺成於佐渡、相模都維那師善寛於常陸、藏人寺主僧憲實於

隱士頓阿法師卒、義満定禪院制法二條

安房、僧懷實於周防、（按實玄以下共南都僧也、其罪狀雖不聞、然以時事按之、則去年神木入洛、此僧等所爲歟、然時武政不弛、故奏請誅懲之乎、）○三月、己酉朔、壬子、鎮西探題今川了俊驛書至曰、去月十日、菊池武政陷筑前國兩城、十三日、了俊與武政戰於肥前國小城郡、稍有利、義満責其屢失利多而勝少、是月、伊勢國司源顯能擊破仁木部屬、取朝明郡、是春、隱士頓阿法師卒、○夏四月、戊寅朔、壬辰、義満定禪院制法二條、其一、東西兩班、不經二節者、不可差改之、其二、僧員可爲三百五十人、若多於此、則可停掛塔、令布施昌椿、先命建仁寺、而達五山、○六月、今川了俊寄

今川了俊寄細川賴之書、

了俊諱貞世

書於細川賴之曰、了俊與菊池挑戰累年、家僕戰死、今存者僅三百騎、大村、千葉等黨菊池、氣勢太熾、了俊將爲敵擒也、聞幕下責不成功、唯恐被收本管遠州、願加援兵以平強敵、乃副倭歌一首、以述幽情、賴之憐之、答曰、本管不可有變改、且請義満令大內介義弘救之、義弘率兵到筑紫、合力於了俊、與菊池接戰、互有勝負、（了俊者、國範入道心省次男也、心省以軍功領駿河遠江、其嫡子範氏先卒、故心省以駿遠、併讓了俊、了俊辭駿河、讓範氏子氏家、而了俊領遠江、其後心省卒、氏家亦死、無子、其弟爲僧在建長寺、了俊請賴之、令其僧還俗、号泰範、以相續駿河國、賴之感其厚、嫡家及了俊在鎮西、泰範以其無功爲使而寄告義満曰、叔父了俊有叛心、與菊池通好、其心在欲併領遠州、義満疑了俊、將許泰範所

南軍攻正儀守城

義満始押判吉書

請、了俊風聞其事、大憂懼、故就賴之陳解焉、及義弘至鎮西、又與了俊有郤、）○八月、辛卯、義満以東福寺背禪院法制、故除五山之列、寺僧驚訝之、壬寅、赦之、復始、南軍攻楠正儀城、城兵殆危、義満遣大軍救之、○九月、正儀得繼援、而兵氣漸復、南軍雖力戰、而受敵於前後、失利引退、癸酉、勅加謚玄猷二字於夢窓國師、先是、勅僧周澤（号龍湫、夢窓弟子、）爲國師、周澤就細川賴之固辭、請加夢窓之謚、故及此、○十一月、甲辰朔、辛酉、義満令松田貞秀決諸社神人訴、禁其喧爭、乙丑、義満始押判吉書、（時謂之御判始、時歲十五、）賴之監事、乃評定政務、庚午、義満詣夢窓國師塔受

菊池武光卒

明僧四明宗泐季潭餞僧仲猷、僧無逸使日本詩

禪衣、豫定法名、稱道義、道號稱天山、然不剃髮、〔十二月、甲戌朔、鎌倉管領上杉能憲入洛、主大草氏家、是年、菊池武光卒、武光頃年附軍事於男武政、今年病死、（據太平記評判秘抄、其卒年、其月日闕焉）是年、當明洪武五年、（高麗恭愍王二十一年）薛氏日本考略曰、洪武五年、太祖謂劉基曰、日本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猶蚊虻警寤、自覺不寧、議其俗尚禪教、宜選高僧說其歸順、遂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仲猷、南京瓦官寺僧無逸克勤、往彼促其來貢、將行、天界住持四明宗泐季潭賦詩餞別曰、帝德廣如天、聖化無遠邇、重譯海外國、貢獻日賓委、繼彼日

明太祖賜僧仲猷、無逸使日本餞別詩

本王、獨遣沙門至、寶刀與名馬、用致臣服意、天子全其衷、復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爲使、仲猷知心宗、無逸窮經義、二師當此任、才力有餘地、朝辭闔閭門、夕宿蛟川磧、鉅艦揚孤帆、長風天萬里、如鯨不敢驕、馮夷効驅使、滄茫熊野山、一髮青雲際、王臣聞詔徠、郊迎擧欣喜、時揚帝王命、次乃談佛理、中國師法尊、遠人所崇礼、況茲將命行、孰有重於此、海天渺無涯、相念情何已、去去善自持、願言愼終始、泐持獻于太祖、太祖賜和曰、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日東當往至、於善化

明宋景濂跋文

山人、不負西來意、爾僧使遠方、毋得多生事、入爲佛弟子、出爲我朝使、珍重浦東徑、勿失君臣義、此行非游海、一去萬里地、既辭釋迦門、白日宿海磧、艨艟掛飛帆、天風駕萬里、平心勿憂驚、自然天之使、休問海茫茫、直是尋根際、詣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經之理、入國有齋時、齋畢還施禮、是法皆平等、語言休彼此、盡善凶頑心、了畢總方已、歸來爲拂塵、見終又見始、學士宋濂作跋、其略曰、天寧禪師祖闡、以高行、僧召越京、與無逸李勤使日本、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而行、上壯之、賜以緇器禪衣之屬、令大官

僧一初送無逸之日本詩、無逸号夢觀

進、享於武樓下、再諭其國敬浮屠、喻以善道、設化、宗泐贈詩、聖覽賜和、首言王化無遐、一視同仁、次言善道庶契西來祖意、再言經涉海險、勿忘君臣大義、次言平等法行、無彼此、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丁寧反覆、不亦至哉云云、僧一初亦送無逸行詩曰、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中選僧使、奉詔直往東扶桑、扶桑東去渺煙水、百萬樓臺海中起、珊瑚珠樹赤松西、玉嶂金峰碧雲裏、重城堅壁鐵不如、衣冠禮樂傳中都、樓船謾說嬴氏使、劫灰不動蒼姬書、日河關高玉繩下、天上靈梅移北野、八表神

師解桑龍、十歳小兒知習馬、自從日姓開封疆、履地
不敢稱天王、一君四相費呼吁、李支百世同昝昌、讀
書不貴論王霸、上下唯知尊佛化、尚想兵殘五季餘
全、奉白書復中夏、故人自足吾宗傑、北峰有燈承六
葉、此行豈誇專對才、要播玄風翊王業、飄飄飛錫辭
九重、大颿四月開南風、游龍雙迎浪花白、天雞一叫
東方紅、我詩白雲天萬里、人生有爲當若是、天官閣
上望秋濤、待汝歸來報天子、善隣國寶記曰、二僧五
月二十日、命舟四明、五日至五島、五日而抵博多、然
關西不通之故、久寓筑紫、按關西ハ乃是懷良親王也、是亦菊池武政拘留二僧、

邦人居中夏及高麗

邦人与高麗戰大敗

之椿庭海壽、權中巽伴明使僧府朝

應安六年

僧、不許至京師也、東国通鑑曰、日本侵高麗白州及
順天、長興、耽津、道康等郡、掠鎮溟倉、又入江陵府、及
盈德原寺、高麗軍望風奔潰、又入安邊咸州等處、虜
婦女、掠倉米萬餘碩、倭又入洪州、與高麗兵戰于陽
州、大破之、高麗王親帥五軍、出次昇天府、倭船入陽
州、駐三日、高麗諸將領兵出戰、大敗、高麗王親率五
軍出昇平、遂次能泉寺峰、是歲、椿庭海壽、權中巽伴明使僧祖闡
無逸歸朝、先是椿庭權中入中華、
癸丑、六年、南朝文中二年、二月、義滿命淡路國守護細川氏
春擊南方、○三月、庚午、細川氏春率淡路國兵至尼
崎、與南軍相對、○夏、四月、癸酉朔、己卯、上杉能憲歸
鎌倉、○五月、壬寅朔、壬子、天台座主尊進奏覽明國
使僧狀、且呈義滿、義滿大驚、遣使於鎮西招之、○六

南帝讓位於其弟熙成王授三種神器

佐佐木道譽卒

月、辛未朔、己亥、大明國使僧祖闡無逸入洛、寓嵯峨
向陽庵、建長寺僧相集爲黨、以欲放火、細川賴之諭
上杉能憲、糺明首惡者、○八月、庚午朔、辛未、南帝讓
位於其弟熙成王、授三種神器、而避去吉野、按應安略記然、
其事不詳、聞未知有何故而然、己卯、南軍發河州天野、夜襲京軍、會
戰移刻、南將四條中納言藤隆俊戰死、南軍退走、按山
名氏清等自先年陣河內、細川氏春自今春陣尼崎、其餘京軍備南方者猶多、未知此時誰某爲、甲
午、佐佐木道譽卒、頃歲致仕、不預事、男高秀繼家居
顯職、戊戌、義滿令明國使僧歸國、初闡在洛之間、數
演禪法、聽者聳愕、義滿聞之、欲留之以爲天龍寺住

明国使僧祖闡無逸歸船

或曰、壽、尊氏孳子也

明僧智覚作偈餞海壽歸朝

持、闡辭而不從、請歸、故許之、按兩僧在洛之間、或有下參朝請幕府之事、然闕
而不傳、○九月、明國使僧祖闡、無逸發筑紫歸船、此行
椿庭海壽、權中巽復從闡入明、壽遠州人、姓藤氏、號
木盃道人、初壽從闡發明國時、景德僧智覚作偈餞
之曰、道人初離日本東、浮盃快渡洪濤風、中華駐錫
尋禪宮、衲衣下事惟守中、寥寥天地豈無遇、江月松
風自流注、聲色頭邊存見聞、荊棘叢中拖弊絮、善識
盡也愛河盡、荒田不揀非顢頂、信手拈來總是草、尋
莜摘葉何多端、携李庭陰有遺老、弊箒時常爲人掃、
決志相依亦幾多、礙膺之物都無了、五更伸脚上床

壽与相似故通用

義滿論説細川頼之將平筑紫菊之廢已

揭步步還從實地踏、藏裏摩尼奪目光、臺前寶鏡開塵匣、龍湫師叔霎滿顛、下海母嘗打鉄船、有禪無禪不必論、饑來喫飯困來眠、明朝別我歸故國、休將此話輕流傳云云、壽後復歸朝、住南禪寺、両舟詩語曰、壽上人回自日本、以其國所產梅尾山茶見惠、賦詩、其畧云、幸得梅山信、初嘗日本茶、○冬十月、義滿令關東五山曰、住持職者、自京都可定之、其餘可受源氏滿之沙汰、是年義滿令仁木氏一色氏諭頼之曰、御善輔我、令至成長、群敵半平、四海將一、南軍亦爲山名氏清被摧、則其滅在近乎、唯菊池氏横行筑紫、如少貳大友、爲彼被放逐、非武將之恥哉、我來年

既十七歳、自統諸軍、平筑紫、滅菊池、一統天下、不知卿謂何、頼之嘆曰、嗚呼眞將軍也、乃招仁木義尹、畠山義深、斯波義將、山名師義、及土岐、佐佐木、赤松等、議定其事、乃使仁木義尹、歷源顯能於伊勢、山名氏清、歷南軍於河内、武田義堅、小笠原氏、歷金谷武市村上於伊豫、而東限伊豆、北限越後、悉徵群國兵、而遣使鎌倉曰、來春可征菊池、在軍之間、上杉朝房可入洛警衞朝廷、諸國兵士皆應徵促軍装、既而朝房入洛、氏滿令東國内伊豆相模兵士八千、留鎌倉、其餘皆入洛、可從西征、頃年頼之勤勞政事、寛猛相濟、義滿漸長、武威見遠、流亘今

本邦人入高麗船寄捕京城覓民

之、陪我滿許之、在石見國、如初見色細川清氏于、賜采地於備中、諸將亦止驕、好儉朴、皆顧頼之、可謂追奉時遺風、輕薄少年、或曰、武州政務令人無安樂、然逐年貪昔者以上下安堵、是年、當明洪武六年、高麗恭愍王二十三年、憲章錄曰、廖永忠上言曰、陛下定四海、君萬國、臻太平、而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外、獨東南倭人竄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狼、去如驚鳥、似不易捕、臣請令沿海軍衛漸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人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上善其言、從之、東國通鑑曰、倭寇高麗龜山縣、慶尚道都巡問使洪師禹斬數百級、入擊河東郡、晋州人鄭任德嘗戍是郡、適被疾、子愈擁以父走避、倭兵追及之、愈射殺數人、倭一兵士怒、奮劍突進、判任德頰、愈以身敵之、且斬四人、竟殘禍

應安七年

武家評定始

僧印原寂

麗王拜愈爲宗簿寺丞、倭又入陽川、遂至漢陽府、燒盧舍、殺虜人民數百里、騷然、京城大震、倭又陥喬桐、又入海州、殺牧使金益諴、

甲寅、七年、南朝後龜山帝文中三年、春正月丁卯朔、丙子、武家評定始、細川武藏守頼之時爲執權、佐佐木大膳大夫高秀、攝津掃部頭能直、町野遠江入道眞勝、二階堂中務少輔入道行照、佐佐木備前入道道壽等行事、僧印原寂、原宗古先、俗姓藤氏、相州人也、生有異徵、幼多奇志、八歳歸悟桃花、十三剃度具戒、奮然南遊、歷見觀無見、木中峰、靈虚谷、茂古林、海東嶼、印月江、時以叢林獅子兒稱之、後同澄清拙歸朝、歷住惠林寺等

後光嚴天皇崩
僧通恕賦後光嚴帝挽歌
流赤松範顯性準大乘院敎眞

持寺、萬壽寺、淨智寺、圓覺寺、建長寺等、後退老長壽院、至是寂、年八十、明學士宋濂爲之作碑文并銘、載在其集、乙未、文和上皇崩於柳原仙居、春秋三十七、悲疱闇眼之後落飾、法諱光融、奉號後光嚴天皇、庚申、天皇著喪服、居倚廬、前關白藤良基賦後光嚴帝挽詩、以示斯波義將、僧通恕次韻曰、龍去鼎成當此時、蒼生望衍太平期、荊棘鈞獨有周公旦、同舍何無直不疑、○三月、丁卯朔、壬申、帝還本殿、○五月、辛卯、流赤松範顯於越後、赤松性準於上總、依南都之訴也、○六月、乙未朔、丙午、流大乘院敎眞於土佐國、依南都僧侶訴也、己酉、義滿母潛赴清水寺、欲爲尼、義滿及賴之馳到寺制止之、歸營、按義滿嫡母歟、

菊池武政卒
流僧正光濟僧正宗緣平行知元奇
義滿發兵軍攻菊池武政

河氏、實母紀氏、此未詳爲何母、丁巳、鎭西言、五月二十六日、菊池武政卒、其子武朝嗣家、○十一月、壬戌朔、辛未、流三寶院僧正光濟於播磨、覺王院僧正宗緣於備中、前參議平行知於美濃、元奇於遠江、共依南都之訴也、元奇道病而死、居流僧綱更名、光濟曰磯部浪遠、名宗緣曰原山於、

以上應安略記

評判曰、三月二十三日、義滿發京師、而西山名師義、赤松一族爲先鋒、山陽山陰兩道兵、四萬六千餘騎屬之、踰門司渡、入豐前國、大內介義弘率五千餘騎、爲前導、細川讚岐守詮春率南海四國淡路兵二萬

菊池武勝與島津伊東合戰于長門東軍敗

三千騎、艤於伊豫國、而赴豐後國、細川賴之、賴元、仁木、今川、荒川、斯波、畠山、武田、土岐、佐佐木、逸見、遠山等、三十九隊、總十萬餘騎、皆從義滿、海陸分往、額之載粮五百萬餘石、於五百艘、以爲軍用、四月上旬、義滿到安藝國、菊池武政在太宰府、聞之、遣菊池武勝於豐後島津、伊東黨之總二萬餘騎、屯國府、備之、武政率其部屬及松田、原田、秋月、山鹿等四萬餘騎、踰門司渡、到長門國府、爲守護厚東氏援、懷良親王發太宰府、帥新田餘族、及名和長生等、二萬餘騎、赴豐後、四月二十六日、大戰于長門、菊池武勝得利、大內、

島津伊東懇桌軍挾擊武勝武勝死之
武政奉懷良王歸太宰府

山名、赤松兵敗、退于周防國、京軍死者四千餘、武勝又與細川詮春挑戰、島津、伊東俄應、詮春挾擊武勝、武勝軍大亂離散、武勝選精兵三百騎奮戰、十三回、遂死之、詮春併島津、伊東兵、總六萬騎進向太宰府、菊池武政聞之、携厚東氏去長門來豐前、奉懷良歸太宰府設備待之、義滿到豐前、諸軍向筑前、武政在之原田、秋月、三草、山鹿、諸族皆降義滿、武政遂敗、奉懷良退到筑後、陣高良山、肥前國士降義滿、扱納京軍於國中、武政勢減、僅爲二萬騎、武政曰、吾哉死地也、何退哉、既而詮春六萬騎、平豐後入筑後、陣幾

菊池武政力屈請降

葉山名赤松統降兵六萬騎共入筑後義滿進陣太宰府山名赤松渡筑後河武政逆擊之斬首千餘級京軍溺水敗亂武政與其弟武政号兵庫頭其弟号肥前守率六千餘騎擊破詮春陣斬首二千餘級詮春退入其營菊池家令城氏識夜襲詮春不果而止自是東西兩軍隔河相持累月勝敗未決一書曰京軍先鋒山名赤松雖失利細川斯波畠山六角仁木今川土岐競進武政部屬多降菊池退陣太宰府細川等七隊進攻宰府原田秋月等八十五隊皆降菊池退走筑後義滿入宰府細川六角山名赤松與菊池戰三十三回凡在陣之間義滿每日三發驛使告事於京師上杉朝房乃報之鎌倉氏滿每日修千座祓於鶴岡祈勝果九月武政勢屈請降和睦事成義滿以伊東氏爲日向守護以少

義滿出令三條使尊神勸農桑輸貢賦

貳冬資守內山城援筑前肥前兩國以豐後國返畀大友而賜長門豐前於大內介於是武政令其屬兵各守筑後肥前諸城而奉懷良歸肥後國十月八日義滿歸京行賞於諸將勞上杉朝房十一月朝房歸鎌倉義滿凱旋之後天下悉服武威諸將皆入京拜謁洛中逐年豐贍○十二月己未帝即位於太政官廳踐祚之後春日神木在洛踰三年故即位之禮延而至此義滿出令三條使尊神勸農桑輸貢賦其一曰神之爲神以人之祭禮也人之爲人以神之加護也如在之祭勤行可至無窮其二曰國者以民爲本

宗良親王在東國謀南朝恢復

民者以農爲天各宜就溝洫堰埭之勤以致稻穀細絹之備其三曰諸國之濟物任出之貢賦宜守每年所當以輸致不愆期是年宗良親王自信濃大河原城到吉野朝南帝宗良自延元二年在遠信二州之間經歷上野越後欲謀恢復然不遂志頃間久寓信濃後村上帝屢招之以事務爲己任而不能至而今經三十八年初到吉野既無舊識存感懷殊切詠歌嘆息是年當明洪武七年高麗恭愍王二十三年圖書編曰七年日本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馬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

明太祖製和扇行歌

本邦人入高麗合浦焚軍營兵船

移文責賜武備志曰氏久私貢並却之按島津家譜有氏久其時世相當明太祖御製文集載倭扇行曰滄溟之中有奇句人風俗禮奇尚扇捲舒非矩亦非規列陣健兒首投獻國王無道民爲賊擾害生靈神鬼怨觀天坐井亦何知斷髮斑衣以爲使浮辭嘗云卉服多捕賊覲來王艅艎稱詩龍鬚誠難驗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于天憲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東方必此變按倭扇行倭氏久所貢而作之乎東国通鑑曰日本入高麗安州牧使朴脩敬力戰却之又船三百五十艘入合浦焚軍營兵船高麗士卒死者五千餘人又與西海道萬戶李成副使韓方道崔思正戰于木尾島李成等敗死又繫紫燕島及江陵三陟慶尚二州高麗以倭兵近境都城戒嚴又入安州又入密城火宮闕

永和元年
僧圓月寂

物惊人
乙卯、永和元年、南朝改文中四年為天授元年、春、正
月、僧圓月寂于東山建仁寺妙喜庵、歳七十有六、號
中巖、自元歸朝之後、往還京都鎌倉、歴住浄智寺、壽
福寺、圓覺寺、建長寺、建仁寺、又居鎌倉藤谷殺上州
吉祥寺、及江州仙並龍興寺、月禪詩文共熟、所著有
中正子千篇瑣細集、蒲室集註等、其集曰東海一漚
巻帙成堆、其才名聲價曽與錬虎關相若、又東福寺
月應、文学禪之名亞錬月應號夢巖、好讀孟子、錬作
譬與殺人論、應亦作之、識者謂應為優、應文藁曰早

今川大内介攻菊池不克與山井伊笠原等死之
太宰少貳藤冬資叛武家黨菊池
今川了俊與少貳冬資戰斬之

霖集、弟子周崇作序行于世、月謚佛種恵濟禪師、應
謚大智圓應禪師、月作日本紀見前○二月、菊池武
朝及松浦黨起兵○三月、辛酉朔、癸亥、筑紫探題今
川了俊及大内介義弘合兵、攻菊池武朝於筑前世
振山、不克、了俊家僕與山井伊笠原等戰死、義弘奮
進、復戰、武朝等敗走○秋七月、太宰少貳藤冬資叛
武家黨菊池赴肥後國、今川了俊大内介義弘率兵
撃之○八月、己丑朔、甲寅、今川了俊與少貳冬資戰
于肥後國斬之、和泉土丸城主橋本正勝、叛降南方
義満、義満遣兵士救之迎之、楠正成已歿、正行正儀守遺訓、討賊之志、始然

橋本正勝降武家
山名氏清畠山義深徇紀州
僧周信送菅豊長詩

變心、其遺訓亦可知、然揆評判以正勝為楠正儀子、蓋其傳聞之誤乎、橋本是楠氏族也○九月、
戊午朔、壬申、紀州南軍為京軍被敗、大半逃亡、京軍
山名氏清、畠山義深等徇紀州、入在田郡湯淺等諸
城皆陷○十二月、左兵衛督菅豊長自鎌倉歸洛、僧
周信作詩送豊長行、序曰、武衛之先菅氏也、而世業
儒、本朝所謂四道之儒其一曰紀傳者是也、武衛學
博而弗雜、氣和而弗同、與人交以誠、久而益敬、貞治
間以所業游于関東鎌倉、賢府君源公父子、先後皆
以師道待之、由是東人薫道德炙仁義、率而化者幾
乎十八九矣、咸謂孟軻復生也、永和乙卯歳、武衛之

令適吏部大郷公嗣長榮膺菅家長者之選、是可慶也、
故武衛暫輟講而歸省焉、因是幕府群彦僚佐及諸
生受業者、咸惜其去京以鞍馬酒食之具、餞于郊外
有告余者曰、昔仲尼孟軻以道游諸侯之間、或菜色
于陳蔡、困厄于齊梁、卒皆不合而歸、此後生以道遊
者所以遺恨千歳也、今武衛其道也合、其歸也榮、如
此則常人尚可歌而張之也、況與武衛以儒釋之道
相忘於方外而樂乎、豈可默而不歌乎哉、余雖疾憊
不從事於毫楮、有愧於告者之言、乃勉而為詩、詩八
句、句七言、以代酒食、追而餞之、吁、古有獻白豕於遼

藤經光入高麗寇慶陽縣、每戰克之

東者、人以為笑、今獻詩於武衛、是白豕也、豈不見咲於彼朝廷士大夫也耶、武衛諱豊長、家于京師粟田口、里時人不敢斥、以地稱、實北野神君十四世孫也、其詩曰、翰林風月半凄凉、尚覺菅家奕葉芳、鼻祖有靈存社稷、耳孫無學不文章、手攀桂樹枝枝秀、吟到梅花字字香、好去趨庭稱壽罷、歸來落筆賦靈光、按菅氏譜、菅為長多子、其弟三、曰公良、公良女孫、曰長長嗣、子曰豊長、後叙従三位、乃知斯人少壯之時赴鎌倉、為氏滿師範也、由是推之、則鎌倉主將亦世招京都儒士乎、是年當明洪武八年、高麗辛禑元年、東國通鑑曰、春二月、高麗國羅興儒請行成、日本乃以為通信使遣之、三月、日本寇慶陽縣、揚

廣道都巡問使韓方彦與戰敗績、夏五月、日本藤原經光率衆來投高麗、而處之順天燕岐等、處給資糧、後諭全羅道元帥金光致、誘殺經光、光致大共酒食、欲因餉殺之、謀泄、而識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初日本寇州郡、不殺人、自是激怒、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秋八月、日本寇樂安寶城、人率船大集德積紫燕二島、高麗崔瑩領軍、擺兵東西江以備之、又入寧木三州、崔瑩請往擊之、不許、又日本入瑞州結城、冬十一月、轉入金海府、殺掠民物、焚官廨、而擊破、都巡問使曹敏修大缸縣

永和二年

山名右衛門佐師義卒

僧中津妙佐自大明歸

敏修士卒死者甚多、倭船十艘、又自金海泝黃山江將入密城、敏修邀擊之、按經光未詳為何人也、蓋歟九州兵亂、率其部屬欲投高麗乎、不然、窺彼形勢、欲為侵掠者乎

丙辰永和二年南朝天授二年春三月、山名右衛門佐師義卒、師義有四男、曰義幸、號讃岐守、曰氏幸、幸或作之、號隱岐守、曰義凞、號伊豆守、曰滿幸、號播磨守、叔父氏清為嗣、辛巳、義滿許五句以上者華職、但多病者、雖不及五句、非制限、是年僧中津妙佐自大明歸、津佐在中華九年、寓杭州中天竺、師金室宗泐、號季潭、是年正月、太祖皇帝召津佐、見英武樓、問以法要、奏對稱旨、又召至板房、指日本圖、問海

中津留別懐渭詩

邦道跡熊野古祠、勅賦詩、津詩先成、曰、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太祖一覽、賜御製和曰、熊野峯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衆皆以為奇也、佐復叢律詩未成、太祖賜和、於津佐、赧然手戰、不覺盪茶、太祖賜津以僧伽梨鉢多羅茶褐毯栗杖、并賓鈔若干、詔許還國、津歲三十三、應安元年航溟南遊、今歲四十一、歸朝、津在華之間、屢逢真寂山、竹菴禅師懐渭、洪武六年、津欲遊江東、作五言律詩、留別懐渭、曰、不堪長仰止、渚上寄高蹤、流水寒

懷渭和韻詩並序

豫章僧來復和韻之詩

山路深雲古寺鐘香花嚴法會氷雪老禪容重被霑真藥多幾變此逢懷渭和韻序曰絶海藏主力究木參禪燕之餘間事吟詠吐語輒奇予歸老真寂時枉存慰將遊江東留詩為別有曰流水寒山路深雲古寺鐘氣格音韻居然玄勝當不愧作者予老矣無能爲也不覺有愧後主之歎遂次韻周會誠所謂珠玉在側不自知其形穢也詩曰三韓辭海國五竺訪靈蹤洗盋就河水燒香鷲嶺鐘安居全道力設食長齊容特枉留詩別何時定再逢豫章僧來復號蒲菴亦有和曰東遊呉越寺雲水寄行蹤晴曬花間衲寒吟月

僧仲恕在唐送中津帰詩

學士宋濂跋汝霖佐文稾

下鐘鴻飛辭健翮鶴瘦識清容別去滄洲隔摶桑幾日逢又延陵僧曳簡和曰問道金陵去因求勝地蹤光飛舍利塔聲動景陽鐘燕壘懷王樹鷹巢謁鏡容龍河禪席盛聖代喜遭逢日本僧中恕時在明送中津歸詩曰送君歸故國卧病楚山幽只可相隨去如何獨自留天遥孤雁遠海濶百川收離思與春恨人生欲白頭中恕號如心以詩鳴者也在華年久與津唱和數矣其詩集曰碧雲行于世在華之間詩章若干載在蕉堅稿妙佗或稱良佐號汝霖善詩在華之間見學士宋濂濂跋佐文稾曰日本沙門汝霖所為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

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贍至於遣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豊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頗詢其所以致是若蓋來游中夏者又凢遇文章鉅公悉延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汎緜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祖視五蘊四大猶為土苴況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違矣雖然汝霖徧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時以如幻三昧游戲於翰墨間爾游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為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

本邦人寇高麗全羅道元帥營及榮山焚戰艦

有祖迹而本無祖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二惟二惟一初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汝霖名良佐遠州高園人姓藤氏掌書記於蘇之萬天寺同五山諸大老入鐘山瓶拔毗盧大藏經其同胞皆畏而愛之云洪武九年春三月翰林學士宋濂跋是年當明洪武九年高麗辛禑二年東國通鑑曰日本寇全羅道元帥營及榮山焚戰艦又入羅州縱火剽掠又入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敗績遂陷公州日本又寇石城赴連山縣開泰寺元帥朴仁桂迎戰墜馬被殺日本遂屠開泰寺判三司事

永和三年
佐々道崇卒

崔瑩聞仁桂死、自率崔公哲・朴壽年等、至潙山、倭先據險隘、三面皆絶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瑩身先士卒、盡鋭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中、射瑩中脣、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倒、仍拔矢戰益力、遂大敗之、倭又寇古阜・泰山・興德等郡縣、焚官廨、又入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又陷全州、

丁巳、三年、（南朝天授三年）六月、佐々木大夫判官氏頼入道崇永卒、崇永仕幕府三世、屢有軍功、佐々木多房分為數流、然崇永為嫡宗、其長子義信先卒、次男滿高猶幼、（時號龜壽九）故以家事託其族高經子高秀曰、卿能保

泰綱六角祖、氏信京極祖、共出自定綱子信綱
六角即崇永、京極即道譽
高麗鄭夢周來聘

護我兒、比及十五歳、可還附家領、（北條氏執權時、佐々木泰綱・氏信兩流顯於武林、尊氏以來、道譽有舊勞、崇永有戚功、故六角・京極比肩中分近江國領之、累世傳領焉、崇永武事之暇、好洞家之禪、為僧通幻始建一宇於江州新莊郷柏原、號總寧寺、至天正三年北條氏政遷之於武藏國關宿云々）

○九月、高麗國大司成鄭夢周承國命來聘、且請禁海賊、今川了俊接待太遲、夢周字達可、號圃隱、累世為名儒、仕至大司成、高麗國講四書用朱子註、自夢周始、先是羅興儒使日本、被拘囚、殆致餓死、僅保性命、故此行人皆危之、夢周無難色、到博多、極陳交鄰利害、主將敬服、館待太厚、（按東國通鑑并圃隱集所謂主將者、今川了俊也、了俊為鎮西探題、[illegible][illegible]書稱之曰九州道節度源了俊、又博多作霸家臺、其音聲相通故也、由是見之、則菊池此時征西府在肥後、故了俊居博多指揮九州也、高麗猶不知菊池發海賊、而請了俊禁海賊寇也）

日本攻高麗萬戶孫光裕中矢死

是年、當明洪武十年、（高麗辛耦三年）東國通鑑謂、正月、日本寇高麗會原倉米、二月、又寇新平縣・慶陽・平澤縣、高麗召募良家子弟善射御者、及郡縣吏有膂力者、防之、日本夜入窄梁、焚戰艦五十餘艘、高麗人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矢敗走、京城大震、又入江華府、萬戶金之瑞・府使郭彥龍遁于寧利山、遂大掠、虜之瑞妻而歸、府史惠女三人義不汚、相携赴江而死、高麗王遣判開城府事羅世、及李元諶・姜永・朴壽年・趙思敏、擊和于江華、都統使崔

瑩次昇天府以備之、日本乃棄江華退入、守安通津・童城等縣、所過蕭然、至童城語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慶尚道元帥禹仁烈報、敵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兵分守要衝、然敵勢方張、防拒處多、以一道兵分軍而守、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以備要害、時倭兵在江華者、逼近京都、故彼備禦不暇、又得仁烈之報、罔知所為、四月、倭又入蔚州・雞林、又入梁州、焚掠殆盡、又入彥陽縣・密城郡・靈山縣・餘尖縣、五月、高麗使李成桂等、擊倭於慶尚道、成桂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遂擊破賊、焉金海府使朴蕆擊倭于黃

永和四年

義滿室町第新就

足利家稱室町家是始

上杉能憲卒

山江破之倭又自江華攻陷楊廣通濱海州郡而奪戰艦五十艘以進高麗邏卒望見其戰艦以爲己軍留信之不避死傷不可勝計倭入慶陽及安城郡楊廣道元帥王安德怯懦不戰退次加川驛倭兵百餘騎攻南陽安城宗德等縣又二十艘復攻江華殺府使金仁貴戍卒被虜者以千計又入水原府

戊午四年南朝天授四年三月癸酉朔壬午義滿移室町新第其第內多栽名花故稱花亭世人崇之曰花御所又稱室町殿足利家自是世世稱室町　夏四月癸卯朔己未鎌倉管領上杉能憲卒歲四十六諡敬堂道謙　氏滿以刑部大輔

卒

三浦滿忠勸氏滿圖不軌

放還俘鄭夢周來

鄭夢周有詩

憲春爲管領能憲執事十一年關東靜謐氏滿聞訃哀惜之氏滿有寵士曰三浦滿忠蜜勸氏滿圖不軌氏滿始有窺京之志然無知之者○秋七月今川了俊使高麗鄭夢周還國且遣周孟仁偕往夢周在博多之間有求詩者援筆立就衆集自擔肩輿請觀賞勝及歸放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圃隱集載夢周奉使日本詩若干首其一曰海島千年郡邑開乘桴到此久徘徊山僧每爲求詩至地主時能送酒來却喜人情猶可賴休將物色共相猜殊方孰謂無佳興日借肩輿訪早梅接地主者今川了俊也見此詩則了俊遇夢周可知其二曰弊盡貂裘志未伸羞將寸舌比蘇秦張騫查上天連海徐福祠前草自春眼爲感時垂淚易身因許國遠遊頻故園手種新楊柳應向東風待主人其餘所詠含忠義之心先是有永

南朝將唐橋經泰圖京師

茂上人者欲入明遊五臺山留滯筑紫邂逅夢周惠以石硯夢周作詩謝之云云夢周歸國潤其國良家子弟被擒爲倭奴者勸諸將各出私貲若干以贖歸百餘人先是羅興儒被囚此後李子庸亦使倭被囚唯夢周被善遇國中皆謂夢周堪專對也歷年季成桂廢其主王氏奪高麗國夢周死節筑紫人傳聞嗟惋爲之齋僧薦福○冬十月南朝唐橋經泰催大和紀伊兩國兵欲襲京師義滿令細川氏春擊之不利而退○十一月庚午朔辛未細川氏春到紀州襲南軍破之經泰退據城而守丙子義滿令細川頼元赴

義滿遣諸將攻紀州城陷之

僧周信寄細川頼之詩

紀州爲氏春援且山名義理氏清石堂頼世赤松光範義祐及近江國兵相繼發遣丙戌京軍攻破紀州城南軍敗亡京軍半班師近江攝津播磨備前軍士皆戍紀州○十二月庚子朔壬子今夜細川氏春去紀州歸淡路江攝播備戍兵皆歸其國甲寅紀州南軍復起義滿自將陣東寺頼之頼元及山名赤松諸族從焉南軍構城於男山據守丁巳京軍圍男山城壬戌義滿歸自東寺丙寅義滿令山名時義率兵向南方是月僧周信自鎌倉送六臣註文選於細川頼之且寄詩曰蕭統編成七代文六臣競註謾紛紜老

醫竹田昌慶得自明

我兵入高麗焚掠諸府

僧不敢問妻秘馳獻明公助策飭醫竹田昌慶歸自
明。應安二年、昌慶入明、謁金翁道士學醫、改名明室。
道士授醫家群書、牛黄圓等秘方、并妙訣、且以其一
女妻之、生二子。洪武之間、皇后難産殆危、時昌慶應
勅診脉、投藥有驗、太祖賞其功、賜安國公、封至是得
醫家秘訣及銅人形以歸朝。是年當明洪武十一年。
高麗辛禑四年正月、我西鄙賊攻高麗延安府。二月、
寇安山仁州富平衿州。三月、寇如安郡、又攻南陽、遂
焚掠水原府。府使愼仁道僅以身免。元帥王賓戰敗。
四月、攻德豊合德等縣、火都巡問使營、又大集窄梁、

康曆元年

入昇天府、聲言將攻京城。高麗中外大震、戒嚴、分命
諸帥出屯東西江、兵衛列於闕門、以拒守、城中洶洶。
判三司使崔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乃與李成仁、
楊伯淵戮力以戰。我兵敗退。我又攻西州庇仁縣、及
水原府。六月、九州節度使今川了俊使僧信弘率軍
而往、捕海賊侵掠高麗者。按信弘不詳為何人、或其了俊部屬士剃髮者乎。
十月、寇林州、屠燒全州。高麗使版圖判書李子庸前
司宰令韓國柱來請禁海賊。我兵又入靈光潭陽縣
及益州。
己未、康曆元年、南朝天授五年。春正月、丁亥、正二位藤忠光、藤

藤忠光逝

山名義理略土丸城

上杉憲春爭諫氏滿圖不軌、不聽、辭職歸居。

兼綱共敍從一位。即日忠光逝。忠光勝智安博弘涉經史百家之書、及究
歌鞠二藝、初登一品之班也。既光前烈、撰議定參條記録所未載、奉上卿之宣、世稱云邦家之彦。庚
寅、山名義理、氏清、時義等攻土丸城、破三壘、擧郤南
軍、將橋本氏五十餘人、虜二十人。辛卯、遂陷土丸城。
一說曰、此時楠氏餘族據千劔破、和田氏據土丸城。細川頼之監軍、使山名義理、氏清分兵攻圍兩城拔
盡城危。頼之歸洛、義理、氏清留在紀州。義滿以和泉國授頼之、以紀州賜義理、賞其功、令氏清擊餘兵。自春至秋連戰、互有勝負。
鎌倉氏滿欲催東國兵侵京師。管領上
杉憲春諫曰、京師爲嫡、鎌倉爲庶。今圖不軌者、逆也。
臣以死爭之。願府君順服京師、永鎮關東。氏滿怒曰、
顯祖尊氏知義詮昏弱、難保國家、故以關東附我先

考基氏、中分天下。先考勇威餘平東國。義詮不能平畿
內、屢出奔都外、其幸終於床褥者、諸將以畏先考威
而加援救也。方今義滿驕侈暴猛、諸將面從不心服、
必招敗亡。若爲他族被奪、是家門之恥也。我帥八州
兵進發、則京軍誰可敵哉。卻彼驕暴、以登上將之位、
鎮天下。我家永爲武門之棟梁。然則協顯祖之志、揚
先考之名。我言一出、不可以變也。三浦滿忠彌慫慂
之。東士壯健者亦勸之。憲春屢諫不聽、憲春辭職歸
居。氏滿密遣書於諸國、以招諭軍士。〇二月、甲辰、義
滿令山名滿氏掌侍所。丁未、山名義理、氏清、時義攻

山名義理等陷湯淺城

義滿令斯波義將等討和州十市氏

義滿討土岐善忠

義滿使憲春運東西和平之計

紀州有田郡、陷湯淺城、戊申、進陷石垣城、城南軍敗退、義滿有望始之儀、庚戌、與福寺僧訴和州十市氏罪、義滿令斯波義將率吉見氏一色氏冨樫介赤松光範、及近江美濃兵討之、戊午、氏滿逆謀、聞於京師、洛中驚駭、義滿召還義將等諸軍、庚申、義將及美濃兵不入洛直逃赴其國、此時街說多端、故義將等疑有變於己身、出奔、辛酉、洛中訛言土岐善忠據美濃國叛、故召還其國兵、義滿下教書於諸國討善忠、壬戌、義將到江州、知變在善忠不在己、而率兵歸洛、義滿賜書於上杉憲春曰、可運東西和平之計、○三月、戊

憲春極諫自殺

氏滿使上杉憲方討土岐善忠

改元康曆

辰朔、甲戌、上杉憲春得義滿書、嘆曰、我諫府君再三、然不聽納、而將軍之命亦不可違焉、若復諫之則府君以我為有貳心、不如以死諫之、或其有感悟乎、乃遺極諫之書、閉門自殺、氏滿見諫書大驚、感其忠、而寢京之心忽止、由是都鄙無事、戊寅、氏滿令上杉憲方（憲春弟）帥關東諸軍、討土岐善忠、為京都援、授旌旗於憲方曰、汝其建此旗、代我平逆臣、以安將軍之心、憲方即進發到伊豆三島、乙酉、義滿赦土岐善忠、賜敎書、己丑、改永和五年為康曆元年、上杉憲方引兵歸鎌倉、甲午、土岐善忠獻使於京都、謝赦其罪、到

上杉憲方為鎌倉管領、居山內

義滿譴責細川賴之、褫職

近江國、佐々木高秀要其使不納之、義滿聞而怒、乃遣齋藤氏於江州令曰、既赦善忠、則其使可速入洛、高秀恣拘留之、自專之罪、不可不懲焉、乃下令於國中討高秀、高秀畏服、獻使於二條准后良基、請解將軍之怒、丙申、氏滿以上杉憲方為管領、號安房守（憲方始居鎌倉山內、昔上杉重房從宗尊親王赴鎌倉、其子曰賴重、賴重有二子、曰重顯曰憲房、憲房為尊氏外舅、憲房子孫繁榮至憲方、是為上杉嫡流、重顯苗裔亦多居鎌倉扇谷、由是後來有山內扇谷二流、）○閏四月、庚辰、洛中騷動、在京群士依召帶甲冑、聚室町花御所、義滿遣二階堂中務少輔行照、松田丹後守貞秀於細川賴之宅、聲其罪譴責曰、可罷管領職、

賴之就國、途中詠

蟄居於阿波讚岐之間、其嗣賴元、其族氏春、義之、共被放逐洛中、賴之不及陳謝、不演其舊勞、畏服曰、微臣罪當誅、幸全首領、誠是公恩之厚也、壬午、賴之剃髮改名常久、帥其族出京、自西宮乘舟到淡路、移居阿波、途中賦詩述懷曰、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中、滿室蒼蠅掃難盡、去尋禪榻臥清風、賴之執權十二年、功高名顯、義滿猜忌之、讒口衆隊、故有此行、（按賴之譴責、見康曆略記、其年月日時備矣、然不記其罪狀、蓋義滿威猛、欲自決其然、以賴之有舊勳、故猶有所憚忌、故阿波者有浸潤之譖、至此年氏滿誅戮而有曆安之想乎、義滿不能察其幾乎、邦亦欲奪其權、不及糺斷乎、且義滿責善忠高秀、不殺而赦之、彼等實叛則不可容易赦之、唯是詰審責諸將、）

頼春號光勝院、詮春號實勝院

而顯氏於頼之爲奔、其僧乎、大館宗忠、高秀事洲澂、震怒、滿氏故皆畏懼、然爲頼之陳辭者、而及此年、又按、頼之遺貞之往日、少范歸洛、此後、記按、榮達則此僧亦讒譖之其一手、○九月甲子朔、戊戌、義滿下教書於南海曰、可誅細川常久、其後家常久無罪、賞其舊勲、爲伊豫讚岐阿波淡路四州總轄、按、四國悉屬細川家、始于此、一書曰、頼之父頼春、自建武暦應、既爲南海帥、領阿波國、多子、頼之爲長、非次、頼有、頼元、詮春、滿之、師氏、愛詮、恭爲閑、未遂其志而死、事頼之讓國於詮春、詮春不受、由是葬事遲引、詮春乃主其葬、行事、五自過後退到康子、頼之不得已而爲家嫡、久併領四國、以阿波國分與詮春子義之、○冬十月癸酉、義滿以南禪寺住持妙葩爲僧錄司、統領諸國禪院事、凡寺院東班南班、轉任遷、僧錄司、得武家公帖而入院、永以爲式、僧錄司始于此、○十

葦名直盛赴會津

大内介義弘譖今川了俊、泰範黨之

二月、葦名直盛自鎌倉赴奥州會津、葦名氏、三浦族佐原義連後也、義連六世盛貞屬尊氏、建武二年、八月、拒北條時行、與其子高盛共戰死於片瀨、直盛、高盛弟也、一說曰、義連從頼朝征奥州、以軍功賜會津郡、今其諸子葦名居焉、鶴城、猪城等是也、今川了俊被召入洛、既而復赴鎭西、爲探題如故、了俊在鎭西年久、每歲與菊池挑戰、且依海賊之事、與高麗接對、未遑安慮、大内介義弘屢自周防到鎭西、爲了俊援、義弘恃勇輕了俊、且身自有望探題職之志、故讒諸了俊於義滿、了俊姪泰範欲領遠江國、與義弘内外訟了俊、恒猶頼之當職之間、讒說不行、號

今川了俊殺弘氏、大友義弘訟之

嘗上告、弘氏有罪、了俊殺之、義弘與大友氏時入洛訟之、泰範又告了俊諸子、及部屬在遠州者、附屬鎌倉、義滿驚疑之、召了俊、了俊入洛、義滿詰問、了俊陳解、以免讒責、義滿問曰、大友有何恨、而指卿爲寇讎、了俊曰、臣不會其旨、了俊知大友譖已、在洛之間、不通書信、既而大友歸國、滯留兵庫、了俊亦欲西歸、義弘潛到了俊宅語曰、大友氏特曾得公之縈緣、非啻繼舊封、且得賜新地、聞今度在洛之間、遂不通信、彼無禮之甚、不足言之、只以舊時之好、幸被赦今日之非、則我導彼以可執謁於兵庫、然則向後可納款密

義弘求和、了俊不聽、遂就斯波義將諫了俊

乎、了俊曰、我與氏時素無私怨、然此行也、嘗寄旨、則難私親、以足下之言、告於幕下、而後從其命者也、初義滿使義弘呈誓書、而與氏時不爲結交、故義弘聞了俊之言、懼之、而耳語曰、近世之爲政刑也、勢弱者、其罪雖輕而刑重、勢強者、其罪雖重而不問之、公今雖有忠功、勢弱、則其危不可量焉、於我亦然、氏時九州之右姓也、今我與彼款附于公、則磐石之堅、自安之謀也、我可呈誓書以堅約、了俊不許曰、我平素無北上之意、足下亦莫恃勢以成邪佞、於氏時亦以此言可告之、義弘不平、了俊歸鎭西、視事如初、義弘又

今川了俊使人還送高麗虜民

流管領斯波義將議了俊無勇不堪大任義將欲以
己族澀川滿頼代了俊故間義弘言而有黜頭之心
是年當明洪武十二年高麗辛禑五年從信録曰日本來貢
無表文安置其使僧于陝西東國通鑑謂二月日本
寇順天兆陽等處鄭地與戰敗績又入道康谷城南
原順天府安山郡四月日本侵延安府合浦五月寇
豊州蔚州雞林府六月寇清道郡龍州及蜜城慈仁
彦陽七月寇樂安郡高麗使者李自庭歸國九州節
度使今川了俊還送高麗虜民二百三十餘人日本
入武陵島留半月而歸又留蔚州刈稻禾為粮入機

倭兵攻撃斬金光富
鄭滿逃京兵刧其妻崔氏崔氏守節死
康暦二年
詔僧妙葩賜國師號

張彦陽又攻餘美縣隨郭二州又攻丹溪居昌冶爐
等縣至嘉樹縣撃斬都巡問使金光富又入山陰晉
州戸長鄭滿知京倭兵闌入所居里滿妻崔氏携諸
子避匿山中崔年少且美倭得而欲汚之露刃以脅
崔抱樹拒奮罵曰死等耳與其見汚而生寧死義罵
不絶口遂害之
康暦二年南朝天授六年春正月戊午詔南禪寺僧妙葩賜
國師號中使入山奉詔旨曰天下太平興國南禪寺
住持春屋和尚乃為正覺國師之上足也親受國師
付囑深明心法根源道兼二代徳被萬邪所謂僧中

小山義政與宇都宮基綱相戰
大内義弘撃其弟三郎

之龍法中之王者也朕尊迎内殿受付衣之儀而執
弟子之禮聞法恩大皇天罔極爰加智覺普明國師
之號以旌重天之下一人之上之尊云々◯五月辛
卯朔甲午小山義政與宇都宮基綱論事戰於下野
裳原基綱及芳賀氏岡本氏舟尾氏若島氏市庭氏
那波氏等八十餘人皆戰死義政兵大内氏桑島氏
等二百餘人戰死事聞於鎌倉氏滿自出陣武州令
管領上杉憲方率四千餘騎討小山會戰數旬互有
勝負戊午大内介義弘撃其弟三郎於安藝國斬其
族野頭氏末武氏野田氏藤田氏讃井氏及部下陶

暦應法皇崩
伏見上皇即崇光天皇
詔周信題御扇詩
周信與良基贈答詩

山氏深田氏仁保氏八木氏土肥氏小畠氏曽我氏
野上氏田中氏秋館氏等二百餘人按多多良家譜義弘父弘世以是年十一月死故義弘此時猶稱新介想弘世既老三郎有奪嫡之志故義弘撃之怒斬其黨歟乎
◯六月暦應法皇崩於勝尾寺草菴春秋六十遺詔
曰朕此年號光明院直用此號不可加諡號◯八月
伏見上皇詔僧周信題詩於御扇面曰朧朧暁日出
扶桑海上横雲匹練長想見上公侵早起朝天衣染
御爐香按良基與周信修交屢招而催倭漢聯句且有詩歌贈答信寄良基詩曰幾年林下臥雲霄今ノ那明廓見招東閣華筵披宿霧西園瑛樹戰涼颸座間天近蓬萊閣襟際秋高河漢橋慙我菲才非賦咏援聯句叨獲慈憐良基使菅秀次韻曰老禪昂氣自籠霄甚喜來遊慰我想雅韻驚人欺白雪

山名氏清攻南軍隅田氏陷其城壘及陷紀州生地城
小山義政剃髮改名永堅

其談洪耳起清殿闢河曾陽幾千里雲月今陟宗良第五橋何得過方丈室重聽新句憂琅琊親王自信濃復到南朝宗良在信謀起義兵香坂高宗雖無貳心然來屬者故宗良去謁南帝而閑居河内國山田辛巳山名氏清破南軍殘黨隅田氏及高野山吏等於紀州陷其城壘○九月戊子朔甲午山名氏清陷紀州生地城丙申小山義政剃髮改名永堅著僧衣請降於氏滿氏滿許之然不詣鎌倉氏滿復遣兵攻之一說曰義政到鎌倉佯謝而復歸小山是年當明洪武十三年高麗辛禑六年從信錄曰遣使日域國王不得縱民紛擾葉氏日本志曰十三年日本再貢無表文以其征

明胡惟庸与我使僧如瑤図不軌

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倨甚命錮其使獻後錄右丞相胡惟庸傳曰日本來貢使私見惟庸乃為約其王令舟載精兵千人偽為貢者及期會府中力掩執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就日本於是胡惟庸因偽為第中甘露降請上幸臨上許之會中貴人雲奇走告變上乃登城樓望其第藏兵甚衆即發羽林掩捕惟庸具狀磔於市夷三族而盡誅其僚屬云云薛氏日本考曰林賢謫流日本三年胡惟庸私差廬州人李杜偽齎中書使取回林賢就借其精練田兵百餘名使僧如瑤詐稱朝貢獻巨燭內藏火

我軍討高麗

藥兵器意懷不測比至胡惟庸以不軌事露被誅如瑤瑤若懷良使僧也乃知前池與惟庸通容計然惟庸死時太祖未知日本所約也東國通鑑謂倭軍擊光州及綾州和順二縣遣元帥崔公哲等防之又擊結城洪州及井邑縣西州扶餘定山雲梯高上儒城等縣遂入雞龍山又掠青陽新豊鴻山又入沃州錦州咸悅豊堤等縣及公州又舟五百艘入鎮浦口遂登岸散入州郡而焚掠屍蔽山野轉穀于其舶高麗羅世等至鎮浦始用火炮焚其艘日本失利而赴沃州與登岸者合焚利山永同縣又入黃澗御侮中牟化寧功成青利等縣遂焚尚州日本在尚

州全羅道元帥池湧奇麾下裴儉自募請往視之諸元帥許之及儉至日本欲殺之儉曰天下無殺使之國我國諸將領精兵無算戰則必克然盡殲汝等何益汝等占居一邑若何倭人曰是殆我也汝國誠欲活我豈奪我舟楫耶吾亦計之熟矣飲儉以酒遂以鐵騎護送掠得二三歲女兒剃髮剖腹淨洗兼奠米酒祭天分左右張樂羅拜祭畢擲分其米而哭飲酒三鍾焚其兒槍柄忽折卜者曰吾等留此必敗即引軍趣善州倭侵京山府高麗以李成桂為楊廣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贊成事邊安烈為體察使以副之

阿只抜都驍勇無比与李成桂戦而死

其餘以禹仁烈等六人為元帥皆受成桂節度師出至長湍倭人自鎮浦之敗攻陷郡縣焚肆殺掠勢益熾三道沿海之地蕭然一空自古被患未有如此之比冦乜沙斥乃驛殺元帥朴修敬裴彦及士卒五百餘人遂屠咸陽又攻南原山城不利退焚雲峰縣私引月驛聲言將穀馬于光之金城北上中外大震李成桂擊冦兵于雲峰大敗之敵有一将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驍勇無比乗白馬舞槊馳突所向披靡莫敢當倭軍稱阿只抜都争避之成桂與豆蘭射殺之倭軍氣奪大敗初阿只抜都在其島欲不來衆服其勇鋭欲為主固請而來諸衆首每進見必跪軍中號令皆進退成桂振旅而還崔瑩率百官迎成桂而前執其手揮涙

永徳元年

僧周信詩

曰三韓再造在此一舉微公國将何恃云云

辛酉永徳元年南朝改天授七年為弘和元年三月丁亥朔丁酉行幸義満第先期多大風雨公卿不識所裁鳳輦将出時雲陰乍解日光方升僧通恕曰吾皇洪徳何不變彼雨暘乎其幸生聖朝観此奇瑞寵賦小詩云鶯輿出幸羽林営解事春天亦報晴宿雨已随仙蹕霽太陽還與帝心明○六月己巳源氏満發鎌倉再討小山義政義政據鷲城和之○十一月戊子朔甲午義満詣寳篋院僧周信待焉義満擧伯夷伊尹柳下恵清任和孔子集大成以問之周信畧

詔藤為重撰新後拾遺集

上杉憲方陷鷲城

義満為宝篋院行法華講

宗良親王

答之且勸之曰君有心於學問必有補於政務宜勿怠詔権中納言藤為重撰成新後拾遺倭歌集以為遠繙未終也上杉憲方陷鷲城小山義政替移入祇園城其降者多矣○十二月戊午朔己未義満為寳篋院行法華八講於等持院公卿衣冠束帯着座至甲子而畢此時義満在斎廷擧孟子聖人百世師柳下恵等事問僧周信信以新安倪氏説答之義満喜曰吾疑判然又問以文武治天下如何對曰脩徳為文止戈為武武之要在安天下不必事干戈故武王誅紂戢兵修文書所謂偃武修文是也宗良親王在

奏新葉和歌集

明太祖使禮部尚書問日本國将軍書

南朝奏新葉倭歌集自延元至當時撰成南朝秀詠千四百余首總二十巻以南朝撰故不入二十一代集數後醍醐帝後村上帝長慶帝當今南朝四主然宗良倭字序曰三世可疑焉以長慶帝在位不久故不入世數乎或以後醍醐帝不為南朝業以後村上帝以来而為三世乎

是年當明洪武十四年高麗辛禑七年明太祖使禮部尚書問日本國大将軍書曰

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大将軍二儀判久照萬象於穹壤奠海嶽於洪麗生民盈於寰宇然而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人言異風俗殊書兩間又非一土性命而有也其所主者又何量哉蚩主非一人人非仁人者天奚輔之若非禍首天奚禍之前将軍奉

書我朝亟相其辭可謂坐井觀天者也且往者我朝初復中土彼日本僧俗多至問云使則加禮禮之或云商則聽其去來斯我至尊將以爲義矣必欲深交日本往有克勤仲猷二僧之行及其抵也非仁德於使令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禁毋禮益謂彼來者將軍自云貪商令來者是不信也今年秋如瑶藏主來陳情飾非我軼將軍拳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特我至尊弗允旨云彼若是此即施刑豈不小人無辜況隔滄海之遠福善禍惡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之良民也今彼國以殺元爲長勝以

足利義滿答明書

疆爲大而不可量吾將爾疆用涉人而指視令丹青繪之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里餘陋比元師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狀之吾不知執臣細者耶今彼國遣年以來自誇強盛縱民爲盜賊害隣邦必欲乾勝負決是非者哉辨強弱者哉主意至日將軍審之按此書寄義滿、然書中所述與菊池事相混雜、蓋其未審本朝當時形勢乎將軍義滿答明書曰

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海外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著土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綫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

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且不足常起絕滅之意大發殺機神號鬼哭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卻兵之法臣豈肯跪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儻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爲上罷兵爲強免生靈之痍

吾軍入高麗攻諸州

永德二年

橋本正勝復應南軍

山名氏清擊之不利

正勝與山名義理戰

氏頼闘敗

苦救黎庶之難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取進上載前勝野閑東國通鑑謂倭入高麗焚寧海府又攻江陵道松生蔚珍三陟平海寧海盈德等北逆焚三陟縣又倭在岩古開三面峭絶僅通一人李乙珍以火箭焚之死者太多倭人攻伊山戍及庇仁縣焚永州又攻金海府蔚珍縣固城縣瑞州臨河縣潘南縣保寧縣容城縣

壬戌二年南朝弘和二年春正月是月橋本正勝復應南軍據土丸城和田氏據赤坂城山名氏清聚河內和泉兵擊之正勝屢戰有利氏清以銳兵又進正勝和田棄城敗走既而正勝又起兵於紀伊與山名義理戰山名氏頼義理弟闘沒正勝乘勝追北而入藤代城義

足利氏滿攻小山義政、義政自殺

義滿西芳寺觀紅葉

良基吟倭句、周信以漢句續之

義滿與僧妙葩周信議寺號

理攻之、而無利、因勵士卒奮戰、正勝勢窮、城遂陷、氏清居土丸城、義勝居藤代城、一說曰、正勝正儀子也、然則正儀往年雖既降、武家、正勝猶候南朝歟、◯夏四月壬辰、鎌倉氏滿令諸將圍小山義政於糟尾山、義政自殺、其子若犬丸亡跡◯冬十月丙子朔戊寅、義滿遊西芳寺、觀紅葉、攝政良基及廷臣公卿同行、僧周信妙葩等從焉、良基吟倭句曰、松經緯紅葉錦哉、信以漢句續之曰、秋雨麗如絲、將及半百句時、義滿著道服袈裟、獨赴指東菴坐禪、是日義滿召僧錄妙葩及周信曰、吾新欲建小寺、奏于內裏要兼天氣、今日日吉、號清安寺、葩曰、宜在君

意、義滿曰、吾邪得知其由乎、葩曰、君今位至丞相、爲相國寺如何、信曰、余所趣向與僧錄同、唐土東京有大相國寺、恰好、義滿大喜、信又曰、寺號或有四字者、或有六字者、又奏兼天氣喚作兼天相國寺乎、義滿頷之、丙申、義滿召周信曰、新寺大小安衆或五十人、或百人、要選僧侶共住、吾以道服不時入寺行道、是建寺本意也、信曰、先代時關東造立建長圓覺等寺、安衆幾于一千人、先帝創建南禪天龍、又如是、府君須建大伽藍、勿次事小刹、義滿曰、吾本乏貲財、欲建大伽藍、効須達長者、必見笑於旁觀者矣、信曰、不然、

相國寺法堂上棟

後小松天皇即位

府君但令願力堅固、則何事不成、義滿喜、於是有大營之意、信曰、殿下位極人臣、祿重泰山、所祈壽量也、而今崇建佛寺、尊敬僧法、如此延年之術、莫大焉、殿下一人發心、乃天下之人發心也、凡匹夫之善惡、止於一身而已、殿下所係、可不慎哉◯十一月丙午朔辛未、相國寺法堂上棟、上棟疏云、大日本國山城州京師居住奉三寶弟子、左亞相府右幕府征夷大將軍源義滿、爰選吉日良辰、開基一片靈地、創剏五堂、構御持衣佛殿、立柱法堂上棟、是日義滿令妙葩等赴相國寺視事、◯十二月己亥朔壬寅、帝即位於太政官廳、右大臣藤兼嗣爲內辨、權大納言藤宗實藤通定、權中納言藤公時、藤季顯、參議藤經量、爲外

幼主即位、二條家奉口授之秘事

辨、攝政藤良基候高御座、有奉授之事、二条殿秘傳曰、凡幼主即位之時、有奉口授之秘事、攝家正嫡之外、無知之者、昔近衛基通幼而喪父、不傳之、松殿基房傳之、九条兼實受得之、以至道家、寶治之變、九条一条兩攝家蒙勅勘、唯二条良實傳之、自是此一流之嫡、相傳至良基、他攝家不知之、故光明崇光後光嚴後圓融諸天皇四朝、悉以良基爲師範、此度又良基雖老、奉傳授焉、其所傳授之言、秘則無聞之者、是年當明洪武十五年、高麗辛禑八年、太祖皇明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僞、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又

我軍擊高麗

曹希參以

曰日本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故不與兵致伐著為訓章絶其往來東國通鑑謂二月倭寇林州閏月寇扶余石城三月寇平海三陟尉珍羽溪等縣寧越禮安榮州順興南州安東四月元帥趙仁辟權玄龍斬倭首三十級倭踰竹嶺寇丹陽郡元帥邊安烈韓邦彦等擊破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餘匹五月安烈邦彦擊倭于安東斬三十餘級獲馬六十匹六月倭寇慶山大丘花園雞林等處及通溝縣努太織州郡騷動民皆奔竄山谷而國無紀綱將帥環視不戰守城人曹希參

身蔽母遂所殺

裴仲善女、辛斯藏女、共守節死

扶其母避亂往至洛東江倭賊追及之其母曰吾老且病死無悔矣汝其走馬以免希參曰母在予何往遂與母伏於田間賊欲刃其母希參以身蔽之所害母得以免又京山裴仲善之女負其兒走為倭兵被逼女曰烈女不更二夫雖死不為汝所辱遂被害又靈山人郎將辛斯藏所害其女年十六被執賊勢女下船女曰汝殺我父不共戴天之讐也寧死不汝從遂扼賊吭賊怒遂殺之典法判書趙溪立石記三人節孝十月倭寇南原郡又船五十艘入鎮浦元帥鄭地擊走之

北朝執政、攝政太政大臣藤良基、攝政藤兼嗣關白藤師嗣、兼經嗣太政大臣藤實時、源義滿左大臣藤公直、源善成、右大臣藤實直、藤通定、內大臣藤公豊、源義持永徳三年

後小松天皇

後龜山天皇附

癸亥三年南朝弘和三年春正月乙巳朔戊午勅左大臣源義滿為源氏長者清和源氏業長者宣始于此己未參議藤兼長兼右兵衛督庚申源義滿補淳和奬學兩院別當西院

藤為重奏覧新後拾遺和歌

我軍入高麗陷諸州

別當源氏長者所兼也中葉以來久為村上源氏所管至義滿始併兼之以為家例○六月戊戌義滿蒙准三后之宣源氏滿寵識退居於瑞泉寺義滿聞怪之一說曰氏滿是年入洛賀義滿禁察未知然否○十二月藤為重奏覧新後拾遺倭歌集二十巻是年當明洪武十六年高麗辛禑九年圖書編曰十六年倭寇金郷平陽東國通鑑謂倭賊船百二十艘大至慶尚沿海州郡大震海道元帥鄭地力戰破之先是軍器尹房久用奉使日本歸路為倭兵被獲而鐵頭置船底及此戰罷久用幸免倭又攻慶尚道吉安安康杞溪永州新寧長守義興義城善州等處及丹陽堤州倭寇北原義城

等處副元帥尹可觀戰於安東禮安等處敗績倭人陷居寧長水等處又二百餘騎攻槐州長延縣又兵千餘攻春陽寧越旌善等郡縣而陷沃州報令等縣遂入閑泰寺據雞龍山與公州牧使崔有慶判官栄子浩戰于佐岾子浩敗死倭寇攻江陵府及金化縣又陷淮陽府及平康縣前攻堂南佐時知密直安紹王兼貴王兼寶鄭熙啓郎海閑城君王福命開城府事郭璇等戰于金化縣大敗陷洪川縣都體察使崔公哲至狼川倭兵突出掩擊體覆使鄭兼可於楊廣兼可大敗逃乞眷州倭兵追至眷州陷之遂入加平

至德元年

我軍入高麗与王兼宝戦大克

縣又入據清平山又入安邊府歙谷縣四出虜掠如陷無人之境李乙珍權玄龍郭忠輔擊倭於洄山斬二千餘級獲馬七十二匹

甲子至德元年南朝改弘和四年爲元中元年是年當明洪武十七年高麗辛禑十年圖書編曰如瑤又來貢坐通胡惟庸發雲南守禦按先年如瑤與惟庸約而瑤至時惟庸既死太祖未知其奸詐故如瑤歸朝至此如瑤不知其發而復爲懐良使僧入明故被放流者乎東國通鑑謂倭寇長淵縣西海道上元帥王兼寶與戰敗績又寇咸陽郡同福縣水原海道萬戸尹之哲遇倭于德積島擊走之獲倭船二艘

至德二年

藤爲重爲寇被害

揭虹梁於相國寺佛殿源義滿牌銘

乙丑二年南朝元中二年二月癸巳朔丁未前權中納言從二位藤爲重爲寇被害爲重没後五旬其子所從爲右倩菅秀長作願文曰夫人生易謝夕日落兮曉月傾時序早移紅花衰今紫葉密竊思有待之理不堪無常之悲者矣伏惟先考前黄門尊靈以忠貞爲佩以使華爲恭歷拾遺作納言官路布武而步自朝散及光禄位階職等而發部倭歌者神國遺風吾朝習俗錦繡篇篇假天機而纖出水霜句句持月斧以剪成加敷代勅集之作者多留絶叢蒙一身振奇之綸言幸遂業覺宗于斯道師于然人加之蹤翔者黄帝之所造也尤右國旋之盤太奇翁書者伯英之再生也方圓流峙之狀尤妙然間不嗣俗秋忽失一生命者天也六十一年之世禄已翳時者步也回十九日之光陰云彈云云◯秋八月庚寅朔壬寅揭虹梁於相國寺佛殿義滿牌銘曰伏冀佛恩海深萬境清真源之水祖教春布群萌啟覺苑之花大檀那准三

住持妙葩銘

義滿召菅秀長藤俊任孝論議經義

后從一位行左大臣征夷大將軍源義滿興建揭之住持妙葩銘曰恭願君臣道合民歸父母之仁文武才全國服慈威之德至德二年乙丑八月十三日特賜智覺普明國師春屋妙葩敬白揭之◯十一月巳未朔頃聞義滿召從三位菅秀長藤俊任清原良賢論議問者曰孝經誰所作哉答者曰孔子自作也難云曾子行孝既有重名適陪大聖閑居聞孝之終始遂集而録之經初章云仲尼閑居若孔子自作則何得自稱字耶答者曰春秋緯云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叙六經題目不同指意

明要地增戍備我寇來
我軍侵高麗諸道

殊別、恐斯道離散、後世莫知其根源所生、故作孝經、以總會之、然則大聖自所說、豈出乎曾子筆耶、曾子於弟子之中、得孝名、故假曾子問說之云云、攝政藤良基來聽之、僧周信亦候焉、是年、當明洪武十八年、高麗辛禑十一年、從信錄曰、上面諭信國公湯和曰、日本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以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東國通鑑謂、倭寇交州道及端州、東北面上元帥沈德符與戰敗績、又攻甕津麒麟島、及平海府、又百五十艘攻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嶺北諸將皆敗先逃、既而李成桂率李豆蘭等出防之、倭兵遂失利、

至德三年
源義持生

丙寅、三年、南朝元中三年、二月丙申、義滿赴鹿苑院、召僧周信曰、欲列相國寺於五山、信曰、可也、義滿曰、然則除萬壽爲五乎、不然、則加相國爲六乎、信曰、萬壽不可除焉、六山亦無例、不如以南禪列五山之上、而加相國爲五、而可也、義滿曰、善、戊戌、義滿嫡子義持生、◯秋七月乙卯朔甲子、義滿授公帖於周信、曰、南禪寺座位事、可爲天下第一五山之上、而以相國寺次天龍爲第二、又諭周信曰、南禪寺者、爲勅願皇居、故冠五山之上、仍於長老耆舊之位者、可爲天龍建長之上、至自餘五山者、隨京都鎌倉之所在、相互可爲賓

嘉慶元年
僧得勝寂

主禮、南禪既爲五山之上、而天龍第一、建長配之、相國第二、圓覺配之、建仁第三、壽福配之、東福第四、淨智配之、萬壽第五、淨妙配之、所謂賓主之禮是也、南禪長老着深紫、天龍着淺紫、建長相國以下着黄衣、京鎌倉五山共非長老、則不能住持、至十刹則西堂爲住持、凡五山十刹長老西堂共依僧錄得武家公帖、許住持職例也、

丁卯、嘉慶元年、南朝元中四年、二月辛丑、甲州塩山開山得勝寂、勝號拔隊、相州中村縣人也、俗姓藤氏、母娠夢鬼子生、而怨欲棄、母不堪悕、長而高聲叫賓、告人辭、父聞之問什麼、母即語夢中事、然後不久既產、以夢中之鬼、畏心未忘、捨之荒野、從女密取之養育、

得勝著和泥合水

既長、在戰場佩漁問、一日悟人生如露、忽剃髮、初遇僧得瓊、談生死之事、瓊居服勝、常間坐忘饑寒、不覺風雨之侵、或坐樹上、或坐林下、不知日、甚免睡眠、里人憐之、結草菴授之、其後到鎌倉、逢僧肯山、聽禪歷年、經歷常陸奧州、而後赴雲州、見孤峯得其法、又到加賀國、見峨山、聽曹洞宗、又或赴江州、寓駿河、留遠州、遊豆州相州、晚開居甲州、州主武田氏以塩山授勝、居焉、勝乃造房住焉、境對富士山、因號向岳菴、南帝詔爲勅願寺、至此歲六十一、所著有和泥合水三卷、倂其餘著述以爲九卷、◯九月、小山氏叛、擾常陸、內戶男體城、氏滿遣

小山氏叛上杉朝宗攻之

明城沿海備我寇

嘉慶二年

南禪寺住持僧周信寂

上杉朝宗討之。（朝宗、朝房弟、憲顯子、中務少輔、禪助。）○冬十一月、丁丑朔、日食。庚子、上杉朝宗攻男體城、與小山氏戰、城未陷、相持踰年。是年、當明洪武二十年、（高皇帝…福建築城。信錄曰、置而瀕防倭、所命工部侍郎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圖書編曰、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築城、籍民人為戍兵。）

戊辰、二年、（南朝元中五年。）夏四月、乙巳朔、戊申、僧周信寂於南禪寺慈氏院、歲六十四。號義堂、土佐國人、姓平氏、母藤氏、祈州之五臺山、而娠、在胎十三月而生、八歲始讀臨濟錄、而熟諳玉篇廣韻、逐年讀書不怠、十四歲剃髮、十五登叡山受戒、十七歲見夢窓於臨川寺、

周信編聯芳集

受衣、十八歲欲入大明、有病不果、十九歲到天龍寺、師事夢窓、二十三歲、据撫宋元禪徒詩偈數千首、號貞和類聚祖苑聯芳集、行于世、信博覧佛書禪錄、且涉經史百家、善屬詩文、好聯句、曾與法兄妙葩等唱和、押紅中空蟲、作律詩、諸徒或五首十首、或二三十首、信疊和四十首、其餘同押相疊者數矣、皆服其博贍、延文四年、依基氏之招、到鎌倉、在圓覺寺、屢謁基氏、論政道、作詩賦、移住瑞泉寺、氏滿常與管領上杉氏執交、談政務、上杉問政之要、信曰、先賞後罰、使人無怨則可也、暇日與建長圓覺僧徒唱和贈酬、押同

關東詩戰

僧中巖空華集序

字者至二十餘首者數矣、謂之關東詩戰、又為諸徒講周易三體詩、在鎌倉二十二年、至康暦二年、義滿召之歸京、歷住等持建仁、升南禪位、而退、今春有病、浴有馬溫湯、踰月而歸、病革不起、遂下世、中巖空華集序曰、友人信義堂、禪文偕熟、餘力學詩風騷、以後作者高參而究之、最於老杜老坡二集、讀之捻焉、而醞釀於胸中、既久矣、時或感物興發、而作則雄壯健峻幽遠、有淡衆體具矣、若夫高之如山嶽、深之如河海、明之如日月、實之如鬼神、其變化如風雲雷電、其珍奇如珠貝金璧、以至其縱逸橫放、則如貔虎豹熊

周信著空華集、松泾漫錄等

羆之猛、然角之掎之、其力不得暫假焉、紫燕之喧、黃鴨之嫩、其聲於是無恥乎、既然不以己所能之功為自伐也、非惟不自伐、爾視之如空華、翳於病目、故曰乃集曰空華、吾先覺為淵才雅思文中之王、其梵音妙唱、令人樂聞、猶如空華亂起亂滅、不即不離、義堂設心在焉、自非禪文偕熟者、安能如斯之為耶、延文己亥春、中正叟圓月走筆、以為空華集之序云、（信多著述、號空華集、而其詩文為外集、中巖圓月作序、跋之傳、送中宗渤李渾作空華集、歌又日記四十八卷、號日三集、其禁餘古今雜集若干卷、禪儀外文抄十二卷、又捻收諸友書贖貽等、故紙并先輩招崖浸跡題錄、涉二卷、曰、義堂家資、欲以他時有補於僧文也、凡叢林屬詩文者、以義堂絕海為宗依之。）○六月、二

太政大臣藤良基薨

僧録普明國師妙葩寂

條攝政從一位前太政大臣藤良基薨、歲六十九、號後普光園院、普或作福良基好倭歌、精故典、頗有文才、善知本朝禮則、與尊氏義詮交厚、及義滿治世、弥睦、故公家武家相共依頼之、家素多舊記、良基假武家之勢、悉借寫諸家所秘、以藏於文庫、故朝廷之儀式、武家之事業、皆自二條家辨之、且師輔以來累世攝家日記、皆在其家、所謂二條殿日次記是也、中葉闕失、今存者猶二百餘卷、頗長兼賓日記最詳、其餘希世舊記不可枚擧、秘之、則無見之者、良基撰著小冊不少、百寮訓要鈔、神業日記、小島筆占、貞治御鞠記、諒闇記、大嘗會記、雲井御法、及白鷹記、魚鳥平家等也、又有伊勢物語愚問賸註、近來風體、莬玖波集、連歌式目、小夜寢覺之類、其所居多境致、各命其名、曰龍躍池、有龍躍而降之變曰御榻閣、帝座在焉曰洗暑亭、曰聽松亭、曰藏春閣、曰緑楊橋、曰政平水、僧田月所名也曰觀魚臺、曰古靈泉、曰梅香軒、曰水明樓、先皇賜名所曰染宸翰也良基嫡子師良既任關白、有病而免、次男師嗣繼家、其餘五子爲僧、共榮顯　○八月、壬寅、朔甲寅、僧録普明國師妙葩寂於寶幢寺鹿王院、歲七十八、號春屋、又曰芥室、又称不軽子、甲州人、姓平氏、母源氏、夢窓甥也、三歲爲夢窓弟子、七歲誦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九　後小松　四十七　何不成舍藏

妙葩著西山夜話

我軍入高麗逆戰斬晋州牧使季斌

康應元年

義滿遊西

經、時人謂之神童、稍長、都鄙之間從夢窓、夢窓既老、以天龍寺事附葩、成敗葩以其所親聞於師者、編曰西山夜話、天龍寺再罹災、葩盡力、復舊、其後歷住等持、天龍、南禪、東福、光明寺等、諸寺、西山景德寺、海雲山天寧寺、阿州補陀寺、豫州安國寺、羽州宗禪寺、大福田寶幢寺、皆以葩爲開山、寶幢寺中有鹿王院、義滿自書其額、應安以來事實、既見各年下、門徒葬葩於鹿王之塔、分其爪髮於南禪之龍華、相國之大智、建長之龍興、葩前後所度弟子凡八千五百餘人、是年、當明洪武二十一年、高麗辛禑十四年、東國通鑑謂、倭入椒島、又倭船八十餘艘來泊鎭浦、寇旁近州、又陷光州、揚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鄭地等、擊倭兵於南原、大敗之、時倭寇三道、自夏及秋、屠燒州郡、晋州牧使季斌戰死、倭人自咸陽踰雲峯八羅峴、至南原、與督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行拒戰、元帥金伯興陳元瑞等、横擊大敗之、斬五十八級、獲馬六十餘匹、敵夜遁、又朴感擊倭于高靈縣、斬三十五級、己巳、康應元年、南朝元中六年、二月、辛丑朔己酉、改嘉慶三年、爲康應元年、正三位菅秀長勘進之、據文選武康神應文義滿下令、曰我將遊西海、詣嚴島、過讃岐歌津、問細川

本朝通鑑　卷之五十九　後小松　四十八　何不成舍藏

義満問細川常久起居

將軍義満發途西海

常久起居、而歴覧筑紫、常久聞之大喜、獻船百餘艘、且辨備行旅之資用、義満命從士曰、各宜袴帯用赤色脛巾用寺表標服而佩三尺金飾刀、衆或以為行恠、然不能違令。○三月庚午朔、癸酉、義満發途、到兵庫乘船、修理太夫山名義理、右京太夫細川頼元、日野左少辨藤資國、左近將監畠山貞清、畠山七郎、今川修理亮真下氏、古山氏候船中、畠山右衛門佐基國、山名播磨守満幸、細川淡路守氏春、土岐伊豫守満貞、鎮西探題今川了俊（時在京）、其弟氏兼、（入道）號越後、今川右衛門佐仲秋（了俊子）、今川中務大輔頼春（氏兼子）、伊

義満到讃岐歌津細川常久居奉待嫌疑盡解

勢入道、曽我入道、朝日因幡守、若王寺別當、及古山珠阿（同朋）也、松壽丸、坂士佛（醫師）等各乘別船從焉、豫令私從者不過五六人、赤松千菊丸奉迎於兵庫饗之、既而過和田崎明石、到淡路、（坂士佛清和源氏裔也、其祖九佛始學醫、九佛子曰士佛、精醫術、且好倭歌、仕尊氏、診脈嘗藥、叙民部卿法印、士佛嗣健叟、醫術倭歌共繼父業、義満名之曰士佛、士之為字、從十從一、以亞十佛之義也、且教奏賜上池院號、又叙民部卿法印）甲戌、風雨、義満泊舟於海上、乙亥、過備前牛轉、今夜到讃岐歌津、乃是細川常久所居也、豫構假館、奉待焉、治具鄭重也、君臣之間嫌疑解、頗水魚情合、欣欣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賜名刀於常久、丙子、留滯歌津、丁丑、

今川了俊同從往詠歌

義満詣嚴島社

義満發船、常久同從焉、戊寅、過備後國尾道、歴覧鞆島、鞆崎等、望伊豫三島、繫舟安藝國高崎、己卯、發船所過洲浦入一覧、洲士高谷氏來謁、義満曰、大内義弘來何晩、或超穏渡瀬流急如瀑、（傳稱古海中有山、運潜路絶、平清盛鑿山、初開水路、然峡間峻隘、舟不能並行）今川了俊舟中眺望作詠歌、入夜到嚴嶋、豫構旅館、庚辰、義満拜嚴島社、巫覡内侍舞袖、（内侍著白衣、見之謂似鷗鷺）了俊既發船過尾形號、（瀧川）大是藝防之界也、指北則岩國室困見于此、顧南則八代島、伊豫道前山連於彼、辛巳、過大畠嶋戸、島嶼環曲、群船分而會於末、而經藍浦室積、巖高峯聳、松栢茂、

義満到周防高濱大内義弘有享

秀、傍其東濱松林、泊管松、大内左京大夫義弘奉迎、獻行廚、壬午、到周防國府之南高濱、義弘構旅館於此經營之、（濱有松林、傳稱昔祭市杵姫於此、而後移嚴島）癸未、發船向筑紫、西風烈吹、停船於向島、甲申、發船到赤崎浦、暴風起不得進、回棹泊巖屋、終夜風雨雷鳴、逆浪撼船、俄方船為橋、義満移入田島漁家、義弘從焉、其餘皆留舟中、乙酉、義満召常久了俊等曰、我欲周覧筑紫、然風波如此、俾止我行、抑不如歸洛、而他時自陸路而發、卿等以為何、常久曰、實如高諭、而可也、了俊先慮謂常久促、豪龜然、以欲官船、再過歌津也、九州者我所

管、然旅、從御遊、則在欲遂私願而已、御松自此回棹、則衆其以我爲房乎、然凌風浪、赴大洋、爲公所不安也、不顧公、求私願者、似不忠、我不爲之也、國家安危繫一人之身、則洛府不可久曠也、乃自日雨日風浪、恐其海神爲祟乎、請早催歸裝、義滿曰、善、乃揭歸帆、泊高洲、丙戌、滯高洲、令今川氏兼隨行、歸筑紫、賜名刀、且諭了俊、告教令數件於九州羣士、了俊乃附氏兼遣之、其身又從歸船、是日山名時熙自備後來謁、其父時義罹病、故時熙代之、請歷覽尾道、濱、丁亥、到釜戶關、大內氏族及伊豫河野族來見、（河野族久屬南朝、至此初歸服、）戊子、經周防、諸浦群島、泊安藝國蒲刈、（一名黑島、）己丑、風雨不進、舟、義滿宿海邊茅屋、風定雨休、後發船、庚寅、風烈、折檣、既而到尾道、備舟粱上陸、宿天永寺、遊覽勝地、時熙接待之、辛卯、經蚋戶、嚴島、繞山、過鞆浦、到讚岐國屋島、漸近歌津、常久先歸、獻馬、奉迎焉、然義滿傍汀徒步、凌山路、入歌津、眺望松山白峯、壬辰、齊留歌津、召常久、對話、他人不得侍焉、移時、常久出矣、感刻懇諭、雙眼涕淚、（義滿常久對話、人不知其爲何事、識其或感賞舊勲功、或自愧其譴責乎、其發議諸將賞罰乎、或）癸巳、發歌津、望屋島、到備前國蓮島、宿牛轉、赤松滿則設治具、今夜亦風雷雨雹、

將軍義滿歸洛府、了俊作和字日記

義滿討土岐康行

群船各下鐵錨、護之、義滿入一寺、避之、甲午、到播磨室津、赤松義則豫懸浮橋、義滿上陸、入寺休焉、諸將羣士皆宿民家、義則獻酒食、令贈諸將、常久賜暇歸讚岐、自是陸行、候官船者、皆騎馬從焉、赤松義則及僧中津亦在其中、此夕宿常住寺、乙未、朝發、到兵庫進、勝此日歸洛府、此夕今川了俊、大內義弘、細川氏春、山名滿幸等舟行、達兵庫、翌日各歸京、（今川了俊此行往還作倭字日記、其所詠倭歌併載之、）○夏四月、義滿遣兵於美濃國、討土岐康行、初康行在國、而令其弟滿貞歸（舊伊豫守）代、侍幕府、滿貞有奪嫡之志、先讒其從弟光名、（號宮內少輔）光名失其領地、光名、康行婿也、康行憤彼無罪而被責、滿貞告康行黨光名、故京軍往攻圍之、○

山名時義卒

五月己巳朔、癸酉、山名伊豫守時義卒、時義代兄師義、自謂爲一族長、驕奢超群、動背武命、義滿欲制之、會其卒而止、其子時熙繼家、義滿憎之、是年當明洪武二十三年、（高麗恭讓王元年、東國通鑑謂、慶尚道元帥朴葳、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元帥金宗衍等繼至、捜被虜民百餘以還、或以五賊但燒虜舍、舟掠實無俘獲、）秋七月、倭船（二十艘、來泊海州、又寇楊廣道、也、吊都體察使王安德與戰、大敗、）

明德元年

土岐城陷

庚午、明德元年、（南朝元中七年）○三月乙丑朔、甲申、土岐城陷、京軍圍城踰年、土岐光名謂康行曰、若有罪蒙公

改元明德

責、則雖死無恨。唯依滿貞讒而失地、且婦翁亦及難、不堪辯懐。若逢滿貞一戰而散慾、則足矣。會滿貞補尾張國守護而赴任、光名要滿貞於黒田撃破之。自是連戰、滿貞屢敗走、衆皆嘲之。既而涼軍顯來攻之、城遂陷。康行盤居。（山名氏清聞土岐敗、而嘲曰、彼怯而取敗。幕府告讒責我、則不容易敗也。此役及氏清叛、而康行蒙赦入洛、有軍功。滿貞亦稱得首級、然或謂其不實。故康行從領[illegible]、且不被奪嫡家。）

庚寅、改元。勅左大臣藤實時爲上卿、改康應二年爲明德元年。前權大納言藤資康勘進之。（禮記、明明德、在新民。）詔、感祥瑞開元、聖人之制也。依咎徵而建號、王者之常也。前鑒不遠、古來率由。朕以庸瑣、辛兼鴻

休、居尊兮九年、仁化未洽、於遐邇慎微、分幾日、政務偏任于股肱、於焉乾象示變、星躔犯常、何況兵革方起、疾疫未休、德之惟薄、不知所裁、須改聖曆以易民聽。其改康應二年、爲明德元年。又仁解却妖、禍即轉福。大赦天下。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皆赦除。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限。又復天下今年半傜、老人及僧尼年百歳以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庶在機衡以輝三辰、永戢干戈以理萬國、普告中外。

義滿使山名氏清等撃楠和田餘族

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大內記菅長遠草之、使少內記奏聞之、而後加御畫。）是春、義滿令山名氏淸畠山基國帥大兵赴河內國、撃楠氏和田餘族、力戰數四、南軍一克、遂敗走、城壘僅存。是年、山名時熙其從弟氏幸驕惰、屢違教令。義滿怒曰、時義暴慢、欲糺其罪、未而病死。時熙不改父惡、氏幸成黨、不可不懲焉。乃令其族氏淸滿幸討之。（氏清者時熙伯父、滿幸者氏幸舅也。）氏淸白曰、彼輩蒙責、乃是一家之罪也。然公命不可辭之。但彼輩若謝罪、束手來幕下、則有恩省乎。然則臣馳使諭之、可令入洛。若其不可赦、則速往討之。義滿曰、彼等有罪、既征伐之、則憑誰陳

義滿令山名氏清討山名氏幸時熙

本邦人侵高麗

解之、果不可赦焉。氏淸即日發兵赴丹波國（或作但馬）、討時熙。滿幸赴伯耆國討氏幸。其餘黨在備後國、細川常久催南海兵討之。或曰、時熙與氏淸伯姪不睦。氏幸稱病在國、令滿幸代己侍京師。氏淸以女妻滿幸、舅婿相睦。故氏淸欲討時熙、併其所領、令滿幸得氏幸所領、而奏義滿憎時熙氏幸、而加讒毀、以暴白其罪、而激義滿之怒。（爲明年氏淸滿幸謀叛之張本。）是年、當明洪武二十三年、高麗恭讓王二年。東國通鑑謂、倭寇楊廣道、至陰竹陰城安城竹州槐州、遣尹師德捕之、遇賊于寧州道高山下、斬賊百餘級、取所虜男女以歸。

山名氏清撃丹波　満幸克氏幸於伯耆
細川常久平備後
山名満幸放逐横田荘官吏齋藤氏奪其荘

辛未、二年、（南朝元中八年）是春、山名氏清撃丹波國、（丹波或作但馬）放逐時熈、乃併補其國守護職、満幸克氏幸於伯耆、乃補伯耆隠岐兩國守護職、氏清満幸併從前所領、而勢氣強大、細川常久平備後、而歸讃岐、義満令細川頼元代斯波義将任管領職、而召常久入洛、參謀軍國重事、（一說曰、常久再任管領職、義満令大館氏信告常之曰、天下之政務悉讓附御云云、按細川系譜、常久不再任、而頼元初任職、蓋常久既老、且兼剃髮之衆、故義満以頼元統顕職、而洛嗣常久以決之也、此以後倣此者多）○秋、七月、山名満幸放逐出雲國横田荘官吏齋藤氏、此荘上皇御領也、満幸任守護職、厭妨之、義満下教書責之、満幸欲拒之、家僕等

本朝通鑑　巻之五十九　後小松　五十五　何不成舍藏

義満因氏清請約観宇治紅葉

諫曰、身為四州守護、何惜一荘、違厳命哉、満幸應命、故上皇勅日野中納言資教遣齋藤氏、納其税、満幸放逐之、齋藤逃歸京、訴之、義満怒曰、彼背教書放官吏、不可不罰之、乃削出雲守護職、召満幸責之、蟄居丹後國、満幸含憤待時變、山名氏清在和泉界、獻使者於京曰、聞宇治橋畔紅葉欒盛、願台旆來臨、催一日之遊、臣薦行厨奉拜謁、義満以為逸興、約以來月十一日為期、山名時熈氏幸聞行至洛、潜居清水寺、容悲近臣、白曰、臣等素無黒心、唯以多病故闕宿衛、氏清満幸等搆讒、假公命放逐臣等、以併取領地、臣

山名時熈氏幸至洛、解陳無辜、義満憐之
山名満幸使氏清背宇治會盟

等濟倒假為僧徒、若加糺斷、則解陳無罪、義満憐之、然未赦之、曰、來月逢氏清於宇治、則面諭議之、満幸在丹後、聞之、曰、我勸奥州（氏清）必起大事、以散憤、○冬、十月、甲寅朔、壬戌、山名氏清發和泉界、癸亥、到淀、令部屬曰、明曉可到宇治、奉待台駕、此夕満幸潜發丹後、馳到淀、耳語氏清曰、聞明日将軍而諭岳丈、（岳丈婦翁）也、指議赦時熈氏幸、然則岳丈何得沮之哉、不如稱病避之、氏清曰、去年癸成契約、而後欲赦之乎、是輕侮我輩也、然則勤勞公事、亦無益耳、叛心初萌、甲子、義満聞、起到宇治、氏清未來、少焉、以家僕蓮池氏謝、

本朝通鑑　巻之五十九　後小松　五十六　何不成舍藏

曰、臣氏清俄有風疾、不能拜趨、陳解無辭、仰請優恕、左右皆曰、台駕既臨、縱雖重病、何自來不謝之哉、驕慢無禮、何以加焉、義満不平、怪疑之、然顔色自若、曰、會主不來、則賓客何遅留於此哉、乃起座空歸、洛人愕然、氏清歸和泉、己巳、地大震、陰陽頭正三位安倍有世到幕府、啓曰、逆臣窺國之兆也、不出七十五日、而大亂起矣、然不緩日而逆臣伏誅耳、洛中大驚、○十一月、山名満幸、潜赴和泉、謂氏清曰、熟察将軍之意、唯欲赤我一族耳、所以者何、則去年令岳丈及我逐豫州時義族、而今将赦時熈氏幸、必共令彼等討我

義滿赦山名時熙氏幸復旧領

葦而已、缶丈何不思之哉、方今我族結黨而分道攻京、則宿衛諸將不足畏也、一戰而得克、則天下破竹之勢耳、土岐冨樫葦皆含怨於當時、則彼等先從必矣、然則遠近誰不應之哉、請先不稱叛幕府、而稱有怨於武州、縱企一戰、乘時機圖大事、氏清素質勇智淺、乃領之相約以十二月二十七日、爲出軍之期、曰御其歸丹後、催山陰兵而會我於洛中、滿幸喜歸丹後、義滿聞滿幸侮京軍、慣氏清挫武威而赦時熙氏幸、復舊領而與細川常久議討氏清、氏清聞而謂、謀未决、既爲武敵、則事不成、乃獻誓書、謝罪稱無異心、

氏清勸兄義理叛同已、義理背之

氏清獻使請爲大將帝許之

義滿宥恕之、不設武備、氏清潜赴紀州、説其兄義理告密謀勸其同已、義理止之曰、忘恩謀逆不義之至也、且戰亦不必勝矣、我不與焉、卿其止焉、氏清不悦而歸、經日氏清復赴紀州、頻勸之、義理不得已而嘆曰、弟所請甚切、我亦爲汝共生死耳、氏清喜歸和泉、而叛心决矣、獻使於帝朝、請爲大將、乃許之○十二月、癸丑朔、丹後國北古山滿藤馳驛於京都告曰、頃間山名滿幸放逐官吏、掠寺社領、徴聚其所領丹後出雲伯耆隠岐四州、及近隣國兵而促軍裝、河内國守護代遊佐國長亦告曰、山名陸奥守在和泉國、既

有出軍之勢、然比過河州、臣國長必可決一戰也、畠山基國兼河内守護在京國長代之在國乙亥、山名中務大輔氏家去京逃赴八幡、氏家氏清姪也、氏家父氏冬早世氏家近侍幕府、常曰、縦雖氏族圖變、我必候幕府、至此出奔、衆皆驚、洛中騒動、山名氏清發和泉至八幡、義理發紀州陣天王寺、然其後軍爲遊佐國長被遮殺而不到八幡者、山名滿幸率數千騎發丹後到丹波、其家臣土屋氏等諫止叛心、然不聽、土屋一族五十餘人相誓曰、吾君起不義之軍、諫之不用、臨危而去則非人也、唯戰死耳、其餘家僕亦諫之、皆不聽焉、丙子、義滿賜親

義滿招集諸將議討氏清

筆書於山名義理曰、聞氏族謀叛、卿爲一門之老、何不教誡之哉、若氏清猶不改之、則卿亦爲敵乎、守義屬我軍乎、不持兩端、决於一而可白之、義理獻答書曰、陸奥守氏清播磨守滿幸逆罪既顯矣、老夫不能抑之、在今則臣獨離族、亦何有益于幕下哉、義滿曰、氏家亦爲敵、則義理必不來從、乃絶之不及再諭、丁丑、義滿入古山滿藤館、召諸將、先來候者細川常久細川頼元細川滿春畠山基国子滿家今川泰範今川仲秋一色詮範斯波義重大内義弘赤松義則佐佐木高詮等也曰、諸將早至、乃知其不黨山名也、共議軍事、或曰、暫裁誹彼所訴而止兵革、而可矣、義滿曰、不可也、彼等托事

義満部署諸将

於詐而欲傾國家則叛心不止今討之他日討之唯有遲速之異而已且聞彼等稱京軍不足畏焉諸将何不恥之哉彼想京軍據東山也叡山待敵乎我不爲之我自陣東寺令諸将分張両朱雀而待之然則彼必突出襲来我軍悉聚於一處挾撃之則勝敗之機在一時耳諸将皆曰唯命也一色詮範進曰如高諭則上将在前諸将在後不便於挑戦乎唯願杜台駕於臣蔽廬而諸将悉陣于内野待之則敵必羣來諸将縱横撃之則擒首魁者必矣但遣一隊於東寺而敵襲内野則自其後挾撃而可鏖之義満曰善諸

将恭服於是先遣今川泰範佐佐木滿高於東寺其兵八百、擯櫓護而門戊寅義満移一色詮範中御門堀河宅爲討家僕故未著戎衣既而分諸将各陣内野細川常久頼元満春率二千餘騎當山名満幸赤松義則七百餘騎當山名義數及小林氏大内義弘率五百餘騎當山名氏清而畠山基國八百餘騎陣土御門邉一色詮範三百餘騎陣春日猪熊斯波義重五百餘騎陣中御門油小路佐佐木高詮七百餘騎陣大掌會畠山備敵之變化其餘兵士皆候幕府以爲遊兵都三千騎氏清豫以二十七日爲軍期然爲遊佐氏被遮而後軍未聚故延之以正月二日爲

氏清卜軍期

期山名満幸超大江山進至峯堂兵士一千餘目中無京師己卯八幡峯堂烏合衆畏京軍稍有逃去者氏清欲縮軍期試召陰陽師問曰年内明春合戦孰利陰陽師占曰公爲水性時是冬而水旺今年戦則必克氏清喜俄以晦日爲軍期陰陽師退告小林修理亮氏清家老曰占文雖吉然以愚意推之則時冬既逼近孟春水自北而南流者陽道之順也自南而北流者陰道之逆也然則北進入京者爲不利乎不如留此待京軍而戦也小林曰人欲戦則必謀悪逆此戦之敗我既知之何待占文哉辛巳山名氏清在八幡

召其老小林氏曰我頃年崇尊八幡社遂詣賀茂社者豈徒敬神而已以有所思也曾聞我族宗新田義貞曾奉元應帝之勅以居征夷将軍之職我今爲其氏族則此擧大事也非無謂乎且先年南朝賜錦旗猶藏之今随義貞之例可擧此旗以臨軍事成則以汝爲執事可乎小林抑涙曰此擧也臣雖欲諫而以不與謀故徒憂而止耳伏惟昔年先君時氏悔過入京之後一族併守十一州其餘所領以萬計繁榮無可比焉故家僕等驕恣屢致暴逆世人歸罪於君君不懲彼而反謀逆何其事之戻乎神明豈歆非義莫

> 小林修理亮先知不利而決死
> 氏清到淀部分諸將

乎、且縱雖事成、而天下之英雄、豈去幕下就麾下乎、然則上無神明之助、下無英雄之援、大事去矣、非徒無益、亦必招禍而已、臣欲退則倍奉公之義、欲進則蒙不義之名、不如戰死而兩全也、乃退出、氏清默然、人皆感其言、既而氏清召其弟義數曰、小林必死者也、卿與彼同軍、以制之、勿令漫死、義數亦雖欲與小林同死、然不形於色、曰、謹聽命、而與小林共出陣、向京、此夕氏清發八幡、到淀、部分諸隊、山名氏家及入澤氏率因幡兵、過鳥羽秋山、向河原、氏清發淀進向大宮、滿幸下峯堂、濟梅津、以大足氏為先鋒、氏家所

> 荻野重定共弟重國降京軍

率皆西州之士、不知地形、遂塗陷水田、且誤聞畠山基國師大兵在淀、而不能進、而退走、混後陣中、衆皆以為凶兆、山名時熙氏幸聚部屬、私議軍事、塩屋氏曰、此戰者起於兩郎君、如我輩死戰以報上恩、滑良氏曰、然、我亦同死耳、時熙曰、壯哉二士、我衆皆可入氏清滿幸兩陣死焉、乃發兵馬、壬午、曉未明、滿幸渡桂河、丹波人荻野重定、其弟重國、久下某、長澤某、拔羣馳降京軍、詣細川常久陣、告敵既近、至義滿勞之曰、豆屬常久勵軍功也、於是畠山基國受命告諸陣曰、戰在今日、諸將共戒嚴、義滿亦著戎衣、進旗到堀

> 山名義數小林氏與大內義弘會戰、義數小林氏共戰死

河、縱門、卯刻、山名義數、小林氏進到四條大宮、徇曰、今日先鋒山名上總介、小林修理亮來、此諸將之中誰守此哉、大內義弘勵其兵曰、我在筑紫、大小百戰、顯名於世、然京師之戰始于今日、進哉、勿退、乃率三百餘騎、與義數小林相當、數回、相互殺傷二百餘人、義數謂小林曰、昨日之言不忘哉、小林曰、時至、乃欲突馳入義滿陣、義弘大言曰、大內介不死、則不可令卿輩近幕下、而縱橫遮擊之、義弘與小林自挑而把、長刀鏦倒小林、遂得其首、其從者圍義弘、義弘自斬五人、脫圍而出、身自被瘡、甲胄破裂、此間義數進近

> 山名滿幸向內野、細川常久、畠山基國拒之

幕下、攝津能宜、富永將監等近臣拒之、義數馬傷而斃、富永斬義數、（此戰自卯至巳、義數小林兵百八十騎戰死、義弘兵死者六十餘人、）山名滿幸向內野、細川常久、畠山基國陣於雀森拒之、以勵士卒、義滿自帥三千餘騎、出張中御門大宮、令曰、不論東西、敵衆勝則進我旗、若見氏清滿幸、則自斬之、快我心、以一色詮範今川仲秋奉行幕下軍事、衆皆義勢奮揚、大內義弘就幕下揚言曰、臣力戰破敵、自斬其魁、聞氏清就求義弘、盡力當之、義弘若死、則未知幕下有如我勇者否、請加援兵、然則破敵容易耳、衆皆為誇言之過也、義滿自勞之、賜所帶之副

滿幸與基國常久戰

滿幸兵土屋氏戰死

基國殆危、遊佐神保齋藤皆戰死

刀、以赤松義則爲援軍遣之、且諭曰、勉哉義弘、若敵乘勝則我自進旗平之、義弘携義則歸其本陣、滿幸進到内野、擧閧聲與基國常久戰、基國使其子滿家滿則、及遊佐神保等、横擊之、滿幸力戰、雌雄未決、時佐佐木高詮自大嘗會畠進出大宮、滿幸兵土屋氏進當之、高詮奮擊、土屋敗、高詮短兵急接、土屋與小鷲氏等五十三人皆戰死、諸隊敗亂、滿幸率三十騎、揚旗乜豊縄口、亡兵後來集、爲二百餘騎、滿幸勵士卒、再馳突常久基國陣、基國兵披靡、基國亦殆危、家僕遊佐神保齋藤等爲之戰死、義滿遥望見曰、是我

滿幸屬士五百餘人戰死、京軍赤松屬士百七十人殞命、將則則祐子、義則弟

自戰之秋也、乃令進旗、自抜佩刀馳曰、誅彼逆臣、以懲不義者、諸將競進、或曰、此時羣鳩飛舞、衆皆謂八幡神助也、滿幸逃走、羣卒多死、到桂河、時滿幸既危、松田氏還戰而死、滿幸、幸免到丹波、此戰屬滿幸者、五百七十三人戰死、京軍赤松右馬助將則富樫氏富田氏等百七十餘人殞命、氏清渡桂河下瀬、至西七條、初聞義數及小林死、嘆曰、二子非容易可死者、然諫我謀叛、以我不聽故先死乎、彼早悟事不遂、我太慚之、在今則我亦同死於彼死處、以謝於泉下耳、乃進馬疾馳、逢池氏曰、可進而進、可退而退、良將之法也、戰者以終勝爲要、不如暫扣馬於此察敵之機而後進焉、若不

京軍山名時熈屬士垣屋氏滑良氏戰死

勝則退陣西山、待西作山名義理修理大夫號及諸國援兵、再戰而可也、既而聞滿幸亦敗、氏清曰、早戰而若勝則滿幸亦還兵、不勝則死耳、自爲先鋒而進、從卒稍亡去、氏清率一千餘騎至三條坊門大宮、衝大内義弘陣、赤松義則曰、義弘今朝既竭力、則此戰我分也、乃設備待之、山名氏家率五百餘騎、先與義則相當、數日未決勝敗、氏清横擊之、義則部屬死者五十餘人、義則戰屈而退、然守其陣不去、山名時熈率五十餘騎、競擊氏清陣、氏清曰、彼我族而首敵也、可悉鏖之、時熈戰疲而退、氏清兵圍之、時熈殆危、垣屋氏、滑良

氏清歸其子時清滿氏于丹波、令謀後擧

氏力戰而死、時熈幸免、入義弘陣而請幕下、告垣屋滑良死、而垂涙、義滿憐之、義弘義則合兵拒氏清、氏清自當七八戰、互多死傷、義弘義則馳使請援者數矣、義滿曰、細川、畠山、佐佐木既破滿幸而疲、令誰往哉、一色詮範曰、兵雖不多、臣往一戰、義滿曰、速往、詮範率三百餘騎而發、義滿又遣斯波義重、義重率五百餘騎爲後繼、氏清慮不能勝、而自决必死、謂其子時清滿氏曰、今事危、汝等至丹波聚兵、而與伯父義理約期、可謀再擧、二子乞共死、氏清不許而強遣之、二子不得已逃去、氏清兵大半亡、而留從者僅五十

一色詮範与氏清接戰、斯波義重、赤松義則、与山名氏家相當、氏家死傷多

餘騎、山名熈氏氏清姪也、父氏頼死後、氏清養之爲子、此役從軍、氏清使熈氏與時清等共逃、熈氏不肯之曰、大人有事、而小子等無一人殉死、則人不知其從高諭、而反謂怯懦逃去、是武夫之瑕瑾、而甚可恥者也、且小子喪父之後、撫育之恩無涯、今以有涯之生、報無涯之恩、是我素願也、氏清許之、熈氏遣使於鄕、告母以故、而不離氏清馬側、少焉一色詮範、共子満範、與氏清接戰、義重義則與山名氏家相當、氏家部下山口氏、家喜氏、森下氏、楳津氏、志賀野氏、小鴨氏、渡部氏等、三十八人戰死、氏家敗走、義満見氏

詮範満範並進斬氏清、山口彈正死之、

熈氏抱氏清骸而泣、遂被殺

清未敗、而自進大旆、左馬頭満詮、及諸將近臣悉從焉、總三千餘騎、到神祇官西二條、而三揚鬨聲、氏清部將相山、高山、守屋、蓮池等、望見大旆、而着鞭逃走、唯氏清及熈氏、山口彈正十七騎猶不退、氏清曰、速張帷幕、我可自裁、詮範見之、率三十騎進來、氏清曰、衆敵不足屑、與詮範戰死則足矣、乃相挑兩四、氏清被創倚鞍而休、詮範奮刀提力打氏清冑、氏清墮馬而欲起、満範拔刀突倒之、氏清臥而不能起、詮範又把刀刺殺之、氏清時歳四十八、山口彈正戰死、熈氏抱氏清骸而泣、詮範部下河崎氏殺之、時十六歳、詮範獻氏清首、

正範法師請氏清骸

満幸逃走、其家士末廣氏追之罵辱、

義満曰、彼不誅時、而叛逆、在今則可憐焉、彼若有靈、則悔恥於泉下乎、於是諸將唱凱歌、義満自大宮陣歸、詮範館、諸將猶陣、街路警衛不弛、此夕一僧獅善惢寺正範法師望請葬氏清等骸、義満許之、僧拾其骨、開氏清母匿嵯峨、自往授之、母曰、幕下恩厚、彼不量分而至此、在今則氏家蒙赦則足矣、此戰幕府將士死者百六十餘人、山名部屬從卒死者八百七十九人、氏清有四十餘子、然皆分散、唯熈氏同死、部屬誇勇勠叛者太多、然至此同死者、山口彈正等十餘人而已、満幸戰敗逃、到大江山、家士末弘氏追及之、罵曰、不聽我諫而謀逆、臨戰棄士卒而逃、何不恥之哉、速還戰死、満幸不顧而亡、末弘入大原爲僧、

山名時氏常先見子孫之難

明德三年

義満分賜山名領國於諸將、以賞功

亡跡、今川了俊記曰、初山名時氏常談曰、我少在上野国山市邑、而家貧窮之、及壯強在軍旅、嘗艱難、故知今日之安樂、皆是公恩也、我児輩等生於安樂、不知貧窮、故不量其分、不知公恩之重也、我沒後子孫等必因不軌乎、常以是戒子孫、至此人皆嘆時氏前見不違也

壬申、三年、南朝元中九年春正月、癸未朔丙戌、義満分賜山名族領國於諸將、加封賞功、授山城郡邑于畠山基國、丹波于細川頼元、丹後于一色満範、美作于赤松義則、和泉紀伊于大内義弘、出雲隱岐于佐佐木高詮、但馬于山名時熈、伯耆于山名氏幸、又賜若狹今富莊于一色詮範、然諭諸將、各封其國、餘寇殊賞、一色父子戰功、而満範封國之外、擇大莊爲詮範食邑、

有馬氏之妻哀良人死輿中自殺

山名滿幸自丹波至丹後欲據木津畑覺城國人皆畔滿幸逃赴伯耆從兵大半離散山名時清滿氏在丹波欲據咽城國民畔志内山内村雲等以有舊怨于氏清欲來攻之時清滿氏潛出城逃至攝津有馬氏之妻聞氏清死不堪哀慕將自害侍女與留守者謀而扶之乘輿而逃出到日根野忽聞輿中有聲開戶見之則把懷中刃自裁未絕衆擁之匿紀州根來寺療養之然不飮湯藥待其絕息時清滿氏間行過此遂而潛入根來寺依侍女請相見侍女喜而告之母聞眼掉頭曰彼踰弱冠赴戰場面見其父戰死而

山名氏家乞降義滿許之

山名義理乞降不許

身不能死貪生逃去可太恥焉養息縣氏共死而况彼兄弟者乎今聞矣欲死而求天下豈有母重於父之理乎如此輩妾不得子之遂不相見因絕漿粒而沒時清滿氏慚悔剃髮赴藤代城請見伯父義理義理罵曰戰場捨父偸生我瀨見其面而不納之二子逃去匿熊野山名氏家逃至因幡國謝罪曰臣久近侍幕下常思守義報恩然不忍捨骨肉之親誤屬逆賊若蒙恩宥則何幸加焉義滿憐而許之山名義理獻使請赦義滿曰向者以書招之汝不從則罪准氏清而不許之◯二月癸丑朔佐佐木高詮發遣其家

鹽冶氏恨忠孝不兩全而自殺

僕隱岐氏於出雲以徇郡縣山名滿幸部屬鹽冶氏據州冨田城防之國兵悉附隱岐城中唯有鹽冶一族三十餘人鹽冶父上卿入道曾屬京極氏有京極佐佐木其子鹽冶臨冶辭見故隱岐遣使諭招之上卿謀之前曰大人曾爲京極氏屬士則今雖爲降從人豈心爲不義乎我屬滿幸掌國務者年久矣此城險峻而糧食亦足我暫守之待滿幸之安否耳上卿乃出所鹽冶送父出城即入寺自殺上卿驚歸問其故寺僧曰鹽冶臨死有遺言曰據城戰則有舞父之嫌棄城亡則有殺君之名不如自殺上卿聞之益悲歎於是出

富田城陷

大内義弘攻山名義理

滿幸剃髮亡跡

雲平城兵逃至伯耆以告滿幸滿幸畏敵來逼而逃赴因幡青屋莊欲依山名氏家既而聞氏家降京欲要擊之氏家聞之曰既蒙恩赦則欲速入洛然延數日與滿幸一戰則報恩之一謝乎乃率七百餘騎而發甲子大内義弘到和泉界徵聚周防長門戰艦百餘艘身自率正兵千餘騎陸行赴紀州而載奇兵於舟向弱浦吹上濱玉津島山名義理據大野城而遣其弟旌山義治於雨山土丸兩城以養作國兵七百餘騎副之以張防戰之勢庚午山名氏家欲攻青屋莊滿幸不能戰而剃髮僅率五人逃於筑紫亡跡

赤松義弘攻雨山土丸城義治捨城而走

赤松義則率備前播磨兵三千餘騎入紀伊國國兵之在雨山土丸者驚懼降義弘及義則由是義治捨城而走與義理共入藤代城紀州半平義弘勢熾進逼藤代城兵僅百騎義理恐不能守而議上和佐山嶺作敵一戰義治曰我兵氣疲不能戰也不如浮海逃熊野潜罪請恩免若無恩許則待時變謀再舉義理頷然丁丑義理與其子山名氏親山名時理草山義治高山氏葉賀氏桑原氏陰山氏箕浦氏入澤氏六十三人乗船潜行到由良湊又議曰自是循島探浦到鎌倉憑左武衛滿氏謝罪請赦乎不然則赴備後

山名義理敗亡佐々木滿高陰資用

山名氏家入洛謝罪

細川頼之入道常久卒

誘多治部氏而襲取其國乎舟子聞之曰我舟不能遠行義理不得已而上陸詣由良寺剃髪（歳六十六）其子氏親等二十七人皆爲僧相別散亡紀州悉平義理間行詣伊勢太神宮而匿身於海浦佐佐木滿高聞而憐之竊贈資用戊寅山名氏家入洛義滿曰經赦之則可相見氏家喜而執謁罰淚而退侍坐者曰戒惡則堅赦則憐寛猛相併將軍政也◯三月壬午朔癸未前管領從四位下武藏守細川頼之入道常久卒（年六十四）臨終遺其嗣頼元於幕府白曰頃年山名氏清負勇方命老臣竊憫其志彼自招禍取滅老臣

頼之家臣三島外記感其主恩遇而殉死

幸得面見之在今則老臣雖死無遺念殿下英武果比倫天下無不從令乃知祖考闕失於泉下訖想頼元短慮蒙昧難堪大任老臣所深懼臣死則管領職擇其人而可也言畢而瞑義滿聞計且驚且哀時依賊徒早平欲賽石清水而齋社參行列之事然依常久喪乃止其營既而葬於嵯峨野義滿不堪追慕自送其柩且在鹿苑院毎日修佛事自寫法華以擬追善常久家臣三島外記常侍左右眷遇殊深至此自殺以殉焉（常久好禪號拙齋居士其院號永泰暇日讀杜少陵集能記憶之曾遊讃岐時舟中吟少陵句曰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時人語其不忘君憂其氏之切自尊氏開基義詮繼諸

賜相國寺住持明應空谷國師號詔詞

相國供養鹵簿儀式

同共輩每歳蠭起萬民不安者義滿幼稚時戰爭致混一之功者頼之輔佐之力職此之由此後歷世之管領未有出肩於頼之者從讒頼之曰安紀元初人謂微管以俗變明徳戰亂後天奪子房又何述）義滿命僧徒寫經行施餓鬼轉讀萬部於內野弔山名氏清以下亡靈◯秋八月丙子勅使日野中納言藤資教到相國寺賜宸翰明應授國師號其詞曰萬年山相國承天禪寺住持空谷和尚迺正覺（窓夢）嫡孫佛慈（無極）親子能使心德即耀四衆具瞻猶日光照四萬國同照朕延請內殿受衣盂於是特賜佛日常光之號以旌天下師表之尊云丁丑相國寺供養侍所畠山基國令家士數百人戎衣護寺門上卿藤實

直早至見事佛殿莊嚴如式已剋、義滿将出隨兵等列階下、令斯波義将召之階上、觀其粧、既而扈從廷臣列立庭上、義滿既出、正三位安倍有世候反閇、右大辨藤重光曳義滿裾、且執沓、右大将藤通定揚車簾、於是侍所畠山基國携其子滿家前驅、家士三十騎行從之、其次先陣隨兵武田信在、小笠原長秀爲一番、武田滿信、佐野長信爲二番、東師氏、粟飯原将胤爲三番、佐佐木高光、佐佐木高數爲四番、今川貞秋、今川氏秋爲五番、今川俊氏高師英爲六番、（每番各有從士、多少有差、基國以下皆着甲冑、帶大刀騎馬、其粧具麗華美、）次前駈四人、（惟宗行敏、

高階敏經、大江俊重、惟宗行宗、共四位五位官人也、）帶刀二十番、（二行步儀、）其次上将義滿車進行、番頭八人、車副六人、牛飼三人、退紅仕丁一人、持笠者一人、其次衛府長下毛野武音、（騎馬着狩衣、）衛府士一人副之、其次後陣隨兵斯波義重、斯波滿種、（義種子、）爲一番、一色滿範、一色範貞、（滿範弟、）爲二番、佐佐木滿高、佐佐木義綱爲三番、赤松義祐、赤松時則爲四番、土岐頼益、土岐光兼爲五番、（其儀同先陣、）次左大将藤實直、右大将藤通定、（左大将前駈二人、番長一人、近衛五人、右大将前駈一人、其餘同左、）萬里小路大納言藤嗣房、（前駈二人、）日野中納言藤資教、（前駈一人、）左衛門督藤親雅、（前駈一人、）中納言中将

藤良嗣、（前駈二人、番長一人、小隨身四人、）撿非違使別當藤資衡、（判官一人、）扈從、（各乘車、）次雲客九人、亦乘車從之、（以上廷臣皆束帶、）次管領細川右京大夫頼元、（着戎衣騎馬、）携家士二十三騎在最末、街衢縱横觀者如市、義滿入寺門下車、諸卿雲客等相從列立左右、隨兵護門、樂行事中将藤滿親率伶人參向、既而義滿入山門、左大臣藤實時、右大臣源具道豫来執謁、導師常光國師空谷、明應迎義滿、南禪周佐號叟德、天龍德俊號英伯、建仁清瑜號中蘊、東福祖濟號岩昔、萬壽令篮號之器、及等持中諦號中觀、真如以雄號山獨、安國祥登號高季、臨川昌立號成季、寶幢周

濃號巖翠、列立、義滿揖明應、既而十僧先入堂、而導師入堂、道鋪筵、侍僧六人從之、持幡童二人、大内記菅長遠執蓋、内藏頭藤敎興、中将源資忠執綱、於是義滿及公卿禮佛、頭辨藤資藤、藤重光加諸卿末、同拜、既而義滿入佛殿着座、公卿逐次着座、伶人奏樂、先有獅子舞、於是修掛額法事、南禪周佐勤之、而後明應陞座、唱法語、其次讀經、奏舞樂、先振鐸、（左右六人、）次萬歲樂、（左、）地久、（右、）次陵王、荒序、（左、）狛俊葛舞之、豊原量秋吹笙、大神景繼吹笛、舞畢、召俊葛賜祿、加一階、量秋景繼亦各加一階、次納蘇利、（右、）次散手、（左、）貴德、（右、）於

是布施衆僧、藏人長賴執錦被而進、權中納言藤親雅傳之、義滿自持之授明應、右大臣源具通等遂次取之、置明應前、凡被物十一襲、錦一襲、色五襲、綾五襲、右府及月卿授之、但左大臣實時、有病早退不預之、褁物三、參議及兩頭授之、次五山長老五人、各被物三襲、褁物二、被物納言授之、褁物雲客勤之、十刹五人、被物二襲、褁物一、被襲月卿授之、其餘雲客勤之、而劍一會訖、衆僧半退、導師出、既而義滿還營、諸卿從焉、戊寅、義滿遣使賜鵝眼三千匹、沙金百兩、銀盤載、銀鞍馬十匹、金裝劍二柄、衣服五領於明應、賜鵝眼萬匹、馬一匹於南禪周佐、其餘四山十刹、各鵝眼五千匹、馬一匹、明應不私其施物、而納寺中、且辭國師號、讓其師無極云云、義滿命參議菅秀長作供養記、秀長記曰、相國寺中所營、排門、總門、山門、佛殿、土地堂、祖師堂、法堂、庫院、僧堂、方丈、浴室、東司、講堂、鐘樓、塔頭等也、◯冬、十月、癸亥、南北兩朝和睦、初山名氏清叛死之後、大內義弘領和泉國、義滿諭義弘曰、汝父弘世久屬南朝、非無舊好、今汝所居隣南朝、宜運和平之籌、義弘受義滿密旨、諭南朝近臣曰、車駕入洛、附授三種神器於北朝、則上尊號、以皇子為儲君、而兩統相代禪繼、可如北條氏執權時之例、南帝畏武威之盛、且慮境内日蹙、諸國官軍勢弱、而乃許義弘所請、遂約和親、◯閏月己卯、南帝發吉野、

大內義弘受義滿令、与南朝行和平之籌

入洛、公卿扈從、武臣衛護、如行幸之儀、入嵯峨大覺寺、義滿奏曰、南帝入洛之粧、儀仗過制、不合降主之禮、乃遣勅使詰之、南帝遇勅使曰、三種神器之真物朕帶之、則帝王正統非朕誰哉、北帝所傳之神器、皆僞物也、此度約和、則朕以今帝為子、帝以朕為父、則傳真神器而已、未傳神器、則何怪朕行幸之盛儀哉、義滿不悦、佐佐木滿高諫曰、南帝之詔固當、唯加崇敬、以成讓繼之事、義滿從焉、乃遣滿高於嵯峨和解之、既南勅使到嵯峨、上太上天皇尊號、南帝悦、南神器授受之事決焉、或說曰、滿高者、義滿母弟也、養於佐佐木六角判官崇永千千、三種神器自嵯峨入洛、南朝公卿六人送之、京都公卿二十一人迎之、義滿令佐佐木滿高率兵士警衛之、或曰、滿高此時叙從四位上、洛中觀者如堵、此日奉安三種神器於禁中、自延元二年、後醍醐帝入吉野、至此、四主總五十六年、而南北一統、◯十一月、戊申朔、辛亥、嵯峨太上皇入洛、幸禁中、留十餘日、遊宴和樂、而還嵯峨、義滿獻封戶、且南朝公卿各受食邑、君臣共喜、上皇落飾、號金剛心、世人稱之曰小倉殿、小倉山在嵯峨、故云爾、南方武士餘類、猶存者未屬武家、或隱山據嶮、侵掠隣保、議再興後醍醐後村上遺蹤、然無主帥者、勢氣微弱、故楠氏餘族殘類、亦或降大內

義滿詰南帝行幸儀仗過制

南北一統于此

高麗国使僧覚鎚来朝

義満使僧中津復書於高麗

義弘、武属畠山基國、為武家悟臣、（時義弘領和泉紀伊、基国領河内、且摂津大和山城亦多食邑、而勢振畿内）南朝右大将藤長親（花山院師賢孫、宗賢子）従駕帰洛、閑居洛邊白河、薙髪稱明魏、號耕雲老人、博通倭漢、尤精歌道、所著有千首倭歌及倭歌諺方、作源氏物語抄、且毎帖作賛詞、以擬史記索隠述賛、高麗國使僧覺鎚來朝、呈其國相寄義満書、以請修隣好、○十二月丁丑朔、義満命相國寺中津、作答高麗國書曰、日本國相國承天禪寺住持沙門某端肅、奉復高麗國門下府諸相國閣下、仲冬初、貴國僧覺鎚來、将諸相國命、達書于我征夷大将軍府、諭以

畠山基国陥千早城楠正勝漂没弟正元狙義満而死

海寇未息、両國主生釁、此事誠如來言、海隅民敗壊、教化寔我君臣之所恥也、今将申命鎮西守臣、禁遏賊船、放還俘虜、必當修両國之鄰好、永結二夫之歓心、寔所願也、然而我國将臣自古無疆外通問之事、是以不克直答來教、仍命釋氏某代書致敬、非慢禮也、今遣臣僧壽允、細陳情實、乞僉察焉、不宜、是年畠山基國陥千劔破城、楠氏部属或降服、或離散、河州成平、（太平記評判曰、山名氏清滅後、畠山領河内國、與楠正勝戰、遂陥千劔破城、正勝漂没于不知所、正勝弟正元潜入京、狙義満、發覺被殺）是年當明洪武二十五年、高麗恭讓王四年、東國通鑑謂、倭寇慶尚道仇羅島萬户

高麗号朝鮮始于此

明徳四年両統混一

後円融天皇崩

源義満詣伊勢神宮

李興仁撃破之、水軍萬户車俊獲倭船一艘、（按東国通鑑終于今年、明年高麗大臣李成桂、廢恭讓王、簒其國自立為王、其後恭請大明国、改高麗国號朝鮮国）癸酉四年、両統混一、天下皆用明徳年號、夏四月丙子朔、辛丑、永和太上皇崩、春秋三十六、奉號後圓融院天皇、葬於泉涌寺、義満自送靈柩、○九月癸卯朔、己未、義満辭左大臣、為詣伊勢大神宮也、庚申、義満發京、管領斯波義将、畠山基國、佐佐木族、赤松族從焉、細川頼元留守京都、今夕義満宿江州石部、（曰、佐書佐木六角満高傳受神道、義満崇神拝法於満高）丙寅、義満到山田館、丁卯、拜両大神宮、戊辰、賜祭主長官及両宮禰宜等禄、或

北畠源顕泰帰服武家

白鍬、或衣服、有差、而後召郡吏、沙汰神領之事、寄進七千貫地、為奉幣使料、己巳、詣朝熊山、見廟社荒廢、命敗造之事、而巡覧二見浦、歸山田館、庚午、伊勢國司北畠大納言源顕泰初請歸服、來謁義満、義満優恕之、令其所領如舊、且令其弟親能、其姪俊泰叙爵、而授満字於親能、改稱満泰、既而伊賀伊勢志摩武臣皆來拜、伊勢守平貞行啓達之、（按北畠家譜、親房有三男、長顕家、次顕信、共為奥州国司、三男顕能為伊勢国司、為南朝擁首十餘年、顕能有三男、曰顕俊、曰顕泰、曰満泰、俊泰即顕俊子也、顕泰養之為子、顕泰継顕能家、為伊勢国司、南朝在国年久、至此始服武家、自是累世為国司、雖列廷臣、振武威、国人稱之曰御所、尚泰亦列廷臣、属嫡家国司、然立別稱木造、而僭稱

坂田御所○冬十月、癸酉朔、義満發山田館、赴美濃国、覧養老瀑、依守護土岐康行望請也、丁丑、義満回駕、詣江州多賀社、而入觀音寺城、城主佐佐木満高迎接鄭重、庚辰、向洛、洛人到草津奉迎之、到勢多、則公卿諸門跡、使者迎賀、到大津、則勅使来労之、今夕還室町第、甲申、義満参内、謝勅使、己丑、分施米萬斛於洛中、諸國將士皆獻使賀參宮之事、是年、當明洪武二十六年、薛氏日本考畧曰、倭船七隻寇小尖亭、按項年菊池勢氣日減、且南帝入洛和睦、則菊池自不能對悍武家、故賊船寇掠異域亦微乎、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五十九 終

應永元年

源義滿詣日吉社

續記　本朝通鑑卷第六十　至應永元年十九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渡渡邊約郎　刪定

後小松天皇二

甲戌、應永元年、秋七月、己亥朔、癸卯、改明德五年爲應永元年。○九月、戊戌朔、戊申、義滿詣日吉社。近江國守護佐佐木滿高先驅。梶井青蓮院、聖護院、三門跡、廷臣飛鳥井雅縁、庭田經有、岩倉其勸修寺經量、五辻重仲、綾小路信俊、裏松資方等、諸家從之。眺望

源義持元服、義滿奏請讓其職

湖上、詠歌、叡山衆徒奉迎、修法華八講。召日吉社司樹下氏、賜祿。庚戌、加日吉社領。辛亥、泛舟於戸津、投網於堅田浦、捕魚、傍志賀浦、到大津、而入洛。傳稱今春義滿參日吉社、白猿集營中而舞儀○十二月、丙寅朔、壬午、義滿嫡子義持元服。時九歲敍正五位下、任左中將、聽禁色外殿。是日、義滿奏請讓征夷大將軍於義持。斯波義將管領如故。勅使來室町第、宣詔、授從五位下於義持、任左馬頭。義滿不喜曰、凡敍爵從五位下通例也。然華族敍從五位上、攝家敍正五位下、是亦例也。夫攝家雖貴顯、爲人臣之裔。我是清和帝後也。雖中微、然王孫

源義持任左中將、聽禁色昇殿

也。種類不卑。且家任武將三世、而身既至一上、而掌握四海。何令我嫡子敍爵與凡人同等哉。勅使畏、反命。帝下公卿議之。或曰、輒許其所奏請、則自今以後、武家彌恣、而朝憲益廢、永遺嘲於後世也。二條前關白師嗣曰、義滿含怒、則朝廷忽危。不如託辨官之誤書、而改位記、宣旨詔曰、可也。乃直敍正五位下、任左中將、聽禁色昇殿、悉准攝家之例。時人嘆曰、義滿強奢、不奪皇位則不饜。從一位源義滿任太政大臣、殊加、賜兵仗。一書曰、義滿奏請曰、我解將軍之印、則補太政大臣之闕。朝議謂、以威權強任相國者、往昔則

有道鏡、中葉則有清盛、共爲凶例。且源氏長者未有武臣兼之例。義滿既帶之、則可謂極榮也。相國之望爲太過也。輒難勅許之。義滿怒曰、我守君臣之禮而奏請之。既無勅許、則我自爲之耳。乃議遷帝座於隱岐國、而自稱國王、以斯波、細川、畠山准攝家、上杉、仁木、山名、一色、佐佐木、赤松、土岐、武田、大內准清華、而擇諸士糺其所出而立菅江橘清中等家。且以鎌倉氏滿任將軍、而擇陪臣顯名者、勤武士之役、則於治國家、何難之有。既而議曰、官位者朝廷之所立。我不強任之。土地、我所有也。先可削奪公家所領。朝廷大

応永二年
源義満任相国

驚畏而勅関白藤経嗣召佐佐木満高議和解之事、満高曰、前将軍不昇則闕之官、則朝廷之危不可測也、義満遂任相国朝廷幸無事、由是諸公弥畏義満成君臣之禮

乙亥二年、春正月、壬寅、源義満入朝拝賀任相国、在京諸将羣士悉従行、蓋厳重也、献太刀、(銘国光)綾百巻、銀一千両、虎皮十張於禁中、且贈摂家親王諸廷臣銀綾有差、群国武臣皆入洛献物賀之、今夜白馬節会如例、義満勤内弁◯六月、壬午、義満落飾(歳三十八)称天山道義居士(或曰、先称道有而改道義)准三后之儀如初◯十

山名播磨守伏誅

応永三年

氏満討小山若犬丸

道義開相国寺基、大内介拒之、道義喚之

二月、山名播磨守満幸伏誅、(満幸、明徳敗亡之後、自因幡赴筑紫、其後不知在處、又不詳其伏誅之地、氏清満行被誅戮、義理亡、跡九箇国除、然山名時熈領但馬、氏家領因幡、且氏幸猶領伯耆、三流子孫連綿)

丙子、三年、二月、辛丑、小山若犬丸再入小山城、丙午、氏満発鎌倉陣石河討之、若犬丸戦敗奔奥州依田村荘司◯六月、丁亥朔、氏満到日河、討若犬丸及田村荘司破之、逆徒亡跡、乙巳、氏満班師、己酉、道義開相国寺基、先建三世如来殿、道義命吏斟其料、吏曰、可費二十八萬貫、道義召諸将分課土木之役、唯大内介義弘辞曰、吾士以弓矢為業、不能役于土木、道

道義出入殿准太上法皇御行

公方之称始于此

小御所号始

義銜之、先是義弘領周防国、拠大内山居山口城、以筑紫戦功加賜長門豊前、以拒山名之労加領和泉紀伊両国、其勢強大也、且頃歳業接対朝鮮国之事、又通船於大明国而大富貨財、故有無上之心、違道義之命、其叛心萌於此◯九月、丙辰朔、壬申、道義登叡山、公卿扈従、其儀准太上法皇御幸、武家有公方之称始于此、(凡称公家者、禁中也、道義為武家棟梁、至此其儀准上皇、故称公方、不称公家、避禁中也、流俗伝襲、漫称簪紳徒総曰公家、弓馬士総曰武家、既為流例、然不可不差別其所由来)傳称道義参内、有仮休之所、時人称之曰小御所、一日道義議事不協於意、怒色未解而参内、入門叱人、

下庭蹲踞礼式始于此

斯波義将与今川泰範譖了俊

月卿雲客畏而下庭蹲踞、遂以為礼式、毎参内無不然焉、永為通例、道義択廷臣睦已者、號昵近衆、是亦為各家之例、源道義召還今川了俊於鎮西、以澁川満頼為九州探題、了俊久在鎮西、其子仲秋候幕府、管遠江国、今川泰範欲領遠州、屢譖了俊、事既見前、大内義弘欲為探題、与管領斯波義将同心、訴了俊之短、連年不止、道義召了俊、了俊稍遅滞、至此来謁、乃罷探題職、而以満頼代之、満頼者、澁川義季曾孫、而道義外家之族也、義将亦有姻家之好、故被擢用任重職、然九州之事、多是為義弘沙汰、了俊失職蟄居、嘆

小山若犬丸自殺

応永四年

曰、我盡筋骨二十餘年、漸平九州、大敵不賞其功、無罪罷職、以乳臭兒輩代之、管領所私不足言焉、武將之政、至於如此、嗚呼、（按了俊自應安之初補探題、既近三十年、或說謂了俊傳鎮西十三年、誤矣、或說曰、先年了俊為義將被讒、以細川頼之陳解、故幸免、至此頼之没、而義將再任管領、義滿亦蓄宿怨、故了俊被罪失職、其事粗見了俊記、及今川家記、然不詳其始末、故恐取其大略、）小山若犬丸蜂起於奥州會津郡、主葦名直盛擊破之、若犬自殺、其幼兒二人（兄七歲、弟五歲、）為擒、直盛携之到鎌倉、氏滿沉二兒於六浦淵、

丁丑四年、夏四月、癸未朔、北山新第成、道義讓室町幕府於義持、而移北山、號曰鹿苑寺、其營構交用中

義滿營構金閣寺

前管領細川頼元卒

太宰少貳宗聞叛武家

華良材、雕刻畫工、黄金鏤飾極美、時人稱之曰金閣、築山開池、馴養鳥魚、並植花草、貯奇石怪松、且聚古今珍具圖國奇物、自謂可傳後世、以為壯觀、義持未預政務、天下之事無大小、悉取道義之決、冠蓋響至、車馬絡繹、世稱之曰北山殿、○五月、壬子朔、戊午、前管領細川頼元卒、（年五十五、）其子滿元嗣、是年鎮西亂、太宰少貳宗聞叛武家、菊池千葉大村等為黨蜂起、大內介義弘在周防國、道義遣使命義弘曰、可速平筑紫亂、義弘辭之、強命之、至于再至于三、義弘乃令其弟弘勝（號伊豫守、）盛見（號六郎、）率五千餘騎赴筑紫、與少貳

応永五年

崇光天皇崩

菊池等會戰數回、弘勝死、而敵得利、義弘聞之、自帥師到筑紫、相戰破之、菊池少貳敗走、時軍中訛言、道義忌義弘勇而勢強、欲諭少貳菊池等討之、義弘嫌疑而不安心、既而道義遣使召義弘、將議九州之事、然義弘不入洛、而生叛心、

戊寅五年、春正月、辛酉、觀應法皇崩、春秋六十五、奉號崇光院天皇、法皇雖為皇統之嫡、依兵亂在位不久、而閑居伏見院、應安禪繼榮仁親王（法皇子、）亦不能踐祚、故鬱鬱送年、然猶有傳領封戸、法皇崩後、其封戸大半減損、以為禁裏御領、榮仁唯領伏見院資用

朝鮮國使朴敦之來聘

權近送朴敦之序

不饒、○三月、戊申朔、道義授其諱字於二條攝大納言藤道忠、（師嗣子、）改號滿基、初良基與道義相睦、師嗣亦為道義被眷遇、故有此儀、此以後二條家世受將軍諱字、永以為例、故武家毎有禮式、自二條家勘記其次第、亦為例、○秋七月、朝鮮國使秘書監朴敦之來朝、請修好、大內義弘迎接之、留寓周防國山口、告其趣於京師、朝鮮權近陽村文集、載送容陽朴先生敦之奉使日本序、其畧謂、日本氏在海中、與我相望、使聘往來自古、而通高麗氏之季、叢爾邊島之民、敢為剽竊、來寇我疆、垂五十年、我聖上欲廣文德、不即

道義命義弘諭朝鮮書

用兵、越今年秋日本遣使來聘、且諭賛職上心、嘉之、優禮以待、將還、擇朝士之有文學才辨可專對者、以報其聘、秘書監容陽朴先生實膺是命、以行云云、按（是日本遣使於朝鮮、未聞之、蓋其義弘所私遣乎、或先其明德三年中津書中所言僧壽允乎、據攤北序文見之、則數之者世族之曾早勉進士、曾奉使於大明、乃朝鮮頭首也、）◯八月、道義賜書於義弘、諭朝鮮曰、告諭大内左京大夫、朝鮮國使者遠啣國命、逾海來聘、幣甚厚、而禮甚至、尤可嘉尚焉、令將歸國反命、附往不腆土物、小答盛意焉、以爲好也、此者九州遣命之小醜、既伏其罪、次當遣偏師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舩、而結兩國歡心也、爾其

畠山任管領始于此

又置三管領及四職所司代

勉之、大藏經版、此方頃年刊之、孔數而未克全備、彼方現刊者、摹刻極精爲之、不能無希求、今大允我所求、蓋法寶東漸有時也、甚感甚感、銅鐘巨者、藥物良者、附舶寄來、否法器侍幽冥苦、而人濟仁壽、城則皆彼方之賜也、已上件件、大夫能傳此意、愼勿失墜、（僧中津章之、）道義以畠山基國代斯波義將任管領職、（或曰基國既剃髮改名德元、）畠山氏任管領、始于此、道義定令曰、自今斯波、細川、畠山、相代任管領、可執武家之政、世稱之曰三管領職、（此後斯波氏任右兵衛督、故稱斯波家曰武衞也、）又定山名、一色、佐佐木、（京極、）赤松、相代任侍所司、曰四職、（其部屬相代聽

源氏滿卒

洛中訟者、曰所司代、）而營中細務、則伊勢守平貞行掌之、◯十一月、癸酉朔、丙子、鎌倉左兵衛督源氏滿卒、歲四十二、（自貞治六年至此、治鎌倉三十二年、）號永安寺、（足利家譜曰、氏滿叙從三位、然不見公卿補任、）氏滿有五男、長曰滿兼、爲嫡嗣、次曰滿直、曰滿隆、曰滿貞、曰滿秀、及道義授陸奥出羽於氏滿、而令滿直滿貞分管之、（滿直號稻田御所、滿貞號篠川御所、）滿隆滿秀在鎌倉、（滿隆號新御堂、滿秀號大御堂、）管領上杉禪助輔佐滿兼、告訃於京師、道義遣使弔之、且諭滿兼及禪助、鎭關東、依舊八州及奥羽悉屬指揮、滿兼自負強大、潛有窺京師之心、而遂與大内介義弘通好、約入洛之期、深祕則無

鎌倉滿兼自負強大、竊生叛心

應永六年

左大臣藤公定薨

知之者、一書曰、上杉禪助與關東諸將議曰、我君鎭鎌倉、既三世、中分天下、何必守道義令哉、乃借號滿兼曰將軍、而上杉准細川斯波畠山、稱管領、以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或曰八田）宇都宮那須、號八家、以擬山名一色佐佐木赤松等、凡政務先令八家議之、而取決於上杉云云、（或除那須加常陸大掾於八家之中、擧上杉管領號、自基氏時既有之、未知八家始於此時否、）

己卯、六年、六月、庚子朔、甲寅、洞院前左大臣從一位藤公定薨、（法諱元貞、）歲六十、公定中園相國藤公賢孫、内大臣實夏子也、號後中園左府、頗以博識聞、能知諸

公定編本朝系譜

相國寺七重塔成

家嫡庶、泒流、乃編纂本朝尊卑分脉系譜數十卷、行於世、便於考證、勅納官庫、故稱官本系圖、公定編系圖特為正二位大納言故標題曰特進亜三台藤公定撰。○秋七月己巳朔、丙中、源滿貞發鎌倉、巡撿陸奥出羽兩國、按源氏譜、畠山高國國氏國詮滿泰四世相繼為奥州探題、高國觀應年中戰死、而國詮與滿貞同時也、蓋其滿貞常在鎌倉、遥管奥羽、而時時徙在篠川、國人崇之稱御所、而國詮稱探題、代滿貞在國者未、國詮以傳滿泰、而子孫連綿在二本松城。○八月、相國寺七重塔成、高三百六十尺、道義議行供養、以来月十五日為期、或記曰、相國寺再營既成、隆樓傑閣、畫棟雕梁、東西南北、碁布星羅、且今加七重層塔寺、西南有護摩堂、東有懺法堂、其東有一殿、

擬紫宸、其東有公卿列座、大厦、號公卿間謂太上開又有舍利殿、其北有天鏡閣、複道相通、閣北有泉殿、又東北、山上有看雷亭、其境致則祝鷲堂、輪藏護國廟、鎮守八幡圖通閣、山門無畏堂、功德池、蓮池大寶塔、洪音樓、鐘樓天界橋、蓮池龍淵水、前川般若林、總門前瓔其費殆百萬貫。○九月、從二位刑部卿兼陰陽頭安陪有世奏曰、昨夜客星、以管見則之、則太白與熒惑合、交九十日間、大兵起、會戰流血、大將軍一年中易地、不可不慎焉、無貴無賤、皆懼不安心、勅奉幣於諸社、公卿僉議、勸道義延相國寺塔供養、道義曰、今年我先考寶篋院三十三回

忌也、我造塔為其追善也、況既准勅會、定勤役公卿及僧綱、而儀狀既備矣、洛中貴賤屈指待期、鎌倉筑紫遠人為結縁來聚、何俄停大營哉、公卿不能重言之、先是二條禪閣師嗣作供養次第、關白剃髮稱禪閣左大臣藤實冬作式、既賜准勅會之宣旨、頭左大辨藤兼宣、右中辨藤經豐奉行職事、四位史小槻兼治、大外記清原頼季、施行兩局之事、藥師寺別當僧正長雅、奉堂塔莊嚴之事、皆勘先例、有所據而從時宜損益之、庚辰、大雨烈風、皆謂違天變不延供養之祟也、入夜天晴月明、乃十三夜也。○冬十月戊戌朔、庚戌、大内左

大内介義弘率兵到和泉啓事於上將

道義令僧中津詰問義弘

京、權大夫義弘率西海山陽兵五千餘騎、到和泉界、令家僕平井氏啓事於道義、義持而不入洛、畿內羣士馳驛曰、義弘有恨於上而謀叛、道義命青蓮院門跡尊道、令其房官伊豫法眼和解之、而入洛、義弘曰、我有所思、不肯入洛、道義且誘且怒、甲子、道義以相國寺中津為使、到泉界詰問義弘所以不入洛、義弘聞津至、聚部下議曰、絕海中津絕海歸面述台諭、則應之如何、嫡子新介持盛曰、我家世在周防、未全領一國、至大人既領六州、周防長門安藝豐前和泉紀伊皆是公恩也、何以違上命哉、絕海僧中魁也、今含嚴旨而至、速謝罪入

義弘答辨僧中津

洛而可也平井氏曰上之所令縱雖暴慢爲下者何不陳解之哉況懇諭宥恕高僧枉駕速可從嚴命若猶對悍謀逆則家門之滅不日矣義弘不聽杉氏曰往者以軍功益封國頃聞欲除和泉紀伊不知其故乃是欲滅多々良家而已大夫發國至此在欲解讒恨也其事既發覺令信一旦甘言而容易入洛乍爲幽囚之身則噬臍無益耳不如舉大事而任天運也義弘曰善哉我心決矣乃見中津津曰大夫留滯於此入洛日遲府公疑焉令臣僧問其故大夫何信浮言拒嚴責哉縱雖抱危懼之慮詣幕下自陳謝則

雲霧乍撤上下路開而已豈以一朝之忿捨多年之勞哉大夫其慮之義弘曰高論深切可畏可謝然老夫亦述所思也義弘蒙君恩高於山深於海是以臣亦爲君輕死如塵如毛往年西海亂起有入中國狙京師之勢今川了俊雖奉征討使勢微難敵其時臣歲僅十六催大兵救了俊赴筑紫破強敵爾來二十餘年之間大戰二十八度小戰不可勝筭遂平東九州加之明德之亂臣偶在京士卒不多然奮戰被創斬賊先鋒小林氏等百餘騎由是氏清勢盡敗死臣以軍功賜泉紀二州其明年運南北和平之策而令

三種神器歸納王城舉世所知也乃知諸将無比臣勲功者頃歲又討少貳菊池叛亂而家弟伊豫守戰死臣再戰而遂得克之然幕下不憐伊豫守死而賞不及其子且聞容諭菊池少貳可殺臣於軍中又聞議除泉紀二州而頻催臣入洛是臣所以抱疑慮也不知臣有何罪而捨三十年來之勞哉臣既蒙譴責則待罪於此地耳中津曰大夫功勞甚大故重賞超羣如容諭少貳則彼流言以惑九州之人也既命大夫討彼幕下何抱兩端容諭彼哉泉紀可除之事若實則老僧亦聞之恐是虛誕之街說乎未出削除之

義滿命細川滿元佐佐木高詮等討義弘

令又無新任之人大夫何惑哉至若豫州之子無賞則大夫入洛遲滯故未沙汰之也萬一台諭有私則爲桑門身何奉欺人之使哉大夫所恨雖似良有以也然今不入洛則前忠忽空爲不忠之身若猶不改則犯上之罪不可逃焉天其罰之神其殛之佛亦不可加護焉大夫其熟慮之義弘曰臣既與鎌倉約欲諫戒幕府之逆政則不可先期獨發可待鎌倉告報而同日入洛言畢起坐而入中津速去乙丑中津歸洛復命道義怒曰義弘戰功皆假我武威彼自以爲其勇之所致乎是亦山名氏清之流亞而已謀叛既

道義出師、畠山基國斯波義將爲先鋒

顯何猶豫哉、彼既爲武敵、則誰從彼哉、可一戰而戮之、乃先命細川右京大夫滿元、佐佐木治部少輔高詮、赤松上總介義則、率六十餘騎、經淀山崎、向和泉國、○十一月、丁卯朔、甲戌、道義自率麾下兵二千餘騎、發北山、而陣東寺、管領畠山基國、其子滿家、前管領斯波義將、其子義重、及吉良氏、石堂氏、吉見氏、澁河氏、一色氏、今川氏、土岐氏、佐佐木氏、武田氏、小笠原氏、富樫氏、河野氏等、在京將士悉從焉、總三萬餘騎、庚辰、道義發東寺、陣八幡山下、以基國義將爲先鋒、帥諸軍向和泉國、義弘聞之、單騎到石津、逆向八

義弘与諸將議軍事

幡、北面拜禮、禮畢曰、君臣之禮自是而絕、乃歸泉界議軍事、持盛先是屢諫義弘謀叛、至此知其逆意既決、嘆曰、父子之親豈可捨絕哉、乃出其席議曰、先攻河內國、擊高山氏、而據東條土丸、而領和泉紀伊、則泉堺清水船路通、而我兵不可窮、是計之得者也、杉氏曰、我聞先則制人、今若佯爲退泉堺者、而乘船至尼崎、徑突八幡陣、可以決雌雄、平井氏深慮而謂、此戰非義、不可勝者必矣、不如不掠他境、以爲他日贖罪之便、乃議曰、二策皆非也、動兵於他國、則我兵亦多殞命、無益耳、若夫水路則恐風波難測、且去泉堺

義弘軍中催百首和歌設酒宴

則和泉紀伊兵皆可屬京師、此處素撫之地、西國人未可畔、且兵粮材木不少、不如築壘於要害、可以防守、義弘從之、即聚工匠、構關樓四十八、櫓二千七百所、四方各十六町、不日而成、義弘巡視曰、我鋭兵五千據此城、則雖以百萬攻之、不可輒陷、既而竊思曰、我忘大恩而謀不義、則天罰不免乎、然今悔之無益、唯戰死耳、乃遣使於周防國、告訣於老母、且諭其弟盛見曰、我必死此、周防國累世所領也、汝固守之、部屬等皆寄書於鄉親、以相誓決戰死之心、義弘催百首倭歌、千句連歌會、且令士卒等日設酒宴曰、生

鎌倉滿兼出師爲義弘援勢

憲定憲方子、憲孝弟

京軍攻泉界城、畠山基國先登

義弘自拒戰

涯不久、遊慰消日、待城之陷、時丁亥、鎌倉滿兼自率兵陣武州府中、成救京之勢、實待義弘之告、欲會入京之期、上杉安房守憲定諫之、不聽、乙未、京軍三萬騎進圍泉界城、城兵五千拒之、京軍分兵自四面攻之、畠山基國等自北、細川滿元、赤松義則等自南、京極高詮等自東、淡路戰艦自西、先是義弘令杉九郎守森口城、拒今川氏、結城氏、又令杉備中守鵰山、至此皆召還之、一合諸部、自指揮力戰、基國先以二十餘騎攻入北戶、城兵雨射、殺傷數百人、畠山家令遊佐國長被創不退、基國滿家自馳救之、主客大戰數

伊勢國司源顯泰子滿泰戰死
土岐詮直應義弘擧兵于美濃
土岐頼益擊之池田死之

田、自卯至戌、山名時熈等率氏族五百餘騎、代基國戰、義弘以二百餘騎出擊之、時熈殆危、伊勢國司源顯泰、其子滿泰率兵援時熈、而滿泰戰死、其部兵馳告顯泰、顯泰曰、愛子也好子也、不死則何可成功哉、不顧而彌進、細川赤松攻南戸、佐佐木六角滿高京極高詮攻東戸、持盛拒之、終日相當、及夜半諸軍戰疲各退本屯、骸積如山。〇十二月丁酉朔、京軍各圍泉界城、或相持或相挑戰、有勝負、土岐詮直應義弘、擧兵于美濃、池田氏附之、土岐頼益自和泉引兵歸、擊之池田、戰死、詮直退、據攝州長森城、頼益報捷於道

山名時淸應義弘擧兵于丹波
大館氏等迎擊之
京極五郎擧兵應義弘入三井寺
衆徒邀之殺傷多

義、山名氏清子宮田時清擧兵于丹波、應義弘而欲入洛、大館氏等以荻野氏爲先陣、邀之大戰、京兵上野氏遠州人奈古屋氏勝間田氏奮戰、得首級而破、時清人馬疲罷、歸丹波、京極五郎擧兵應義弘、自近江欲入京、而出于森山、三井寺衆徒等徼、殺多、橋待之、五郎不得進、京極高詮自和泉引兵歸擊之、五郎欲與土岐詮直合而赴美濃、甾井民人蜂起圍擊五郎、五郎大敗、幾免、不知所之、道義寄手書於信濃小笠原長秀曰、先日告卿可與京極高詮同赴近江、而泉界軍強、宜向泉界與管領基國相議、以爲之繼援、

杉備中守戰而死
義弘與斯波義重格鬪

丁巳、京軍揚大烽、依烈風縱火於泉界、而四面競攻之、火羅城樓半倒、義弘猶勵力拒之、杉備中謂今日我大夫可戰死、我先之、乃當山名陣、縱横馳驅、斬首十餘級、聞義弘既被創而入敵陣、又得三級、傷五人而死、富田氏來告義弘曰、諸士大半戰亡、杉備中既死、事已危、乘船遁去、以謀再擧、義弘曰、事至此者天之亡我也、我無渡烏江而可謝江東父老、唯快戰而死耳、乃進奮戰、所當無前、斯波義重與其叔父義種望見曰、彼非義弘乎、乃麾其兵擊之、義弘率二十餘人相戰、甲斐氏兄弟斯波家令與義弘接、刄突其口鼻、義

義弘與畠山滿家大戰
森氏援義弘死之

弘猶不撓屈、時野上氏陶山氏來扶義弘、擊追者而退、有一降卒、到基國陣、告義弘所在、滿家喜、率二百餘騎急擊之、義弘以三十騎拒之、後陣石見國兵二百餘騎俄降基國、義弘大怒、單身追之、降兵狼狽而走、義弘猶進、欲斬滿家、滿家亦進兵、殊死戰、義弘兵或戰死、或被創、唯森氏相從不離左右、敵來則拒之、義弘亦見森氏危、則自救之、少焉森氏馳出、義弘援其手、共進戰、森氏斬首三級而死、義弘猶力戰、其心欲近滿家手刄之、滿家亦欲得其首、義弘精力漸盡、且被重創、自揚聲大言曰、我是天下無雙勇將、大内

義弘戰死
杉豊後守基国降而死
義弘嗣子持盛降

左京權大夫義弘入道有禁也、（義弘往年剌髪、改名稱有繋、）何斬我不獻首於幕府哉、遂入滿家陣戰死、滿家獻其首於八幡陣營、杉豊後守聞義弘死、馳入基國陣、而奮戰斬首若干而死、細川滿元、赤松義則急攻南戸、嚴島神主守此戰屈而降、持盛猶守東戸拒之、一色詮範、今川泰範及杉生圓明等攻擊、死傷互多、持盛聞義弘既死而欲自殺、平井氏曰、不可也、先考若惡義戰而死、則郎君欲生、亦臣勸其死、忘恩謀叛、其也自取之、然前忠可以贖罪、不如乞降以全家也、自脱持盛冑而擁之降、服殘兵皆從之、此役楠氏族亦屬義弘、

楠氏菊池肥前等及義弘軍敗出城去

至此見持盛降而曰、昨日爲敵、今日降我、恥之、乃與其徒二百餘人指和州而去、菊池肥前亦屬義弘、在城、及軍敗而不死不降、亡跡而去、樓櫓悉燒、餘焔延及永界人家一萬餘宇悉焦土、道義自八幡歸北山、諸軍凱旋、以紀伊國賜畠山滿家、其餘賞諸將有差、畠山徃者領河內、今又得紀州、且山城大和攝津亦有食邑數萬石、家族強大也、道義赦持盛領周防長門豊前如故、（按多多良家譜、義弘死後、其弟盛見攝國事、既而讓持盛、持盛亦讓其弟持世、持世猶幼、家臣鷲頭八專成而奪、因盛見起兵討鷲頭而平之、然以持世猶小、盛見遂繼大內家、盛見有子、自謂我子長則與持世爭國乎、一日自抱其子臨細河邊、佯爲誤落者、而沈其子於水中、就其死之流

応永七年
源滿兼謀叛、上杉憲定諫
滿兼奉幣三島社謝其罪

止殿、建寺、號妙芳、然後悉以國事讓附持世、持世養持盛子教弘爲繼嗣、）征夷大將軍源義持以下野國足利莊附與鎌倉滿兼、

庚辰七年、三月、丙寅朔、庚午、源滿兼聞義弘戰死、退武府陣歸鎌倉、然猶有圖京之志、上杉憲定諫之、不聽、○五月乙丑朔、己丑、上杉安房守憲定患滿兼不聽己諫、託詣三島社、而去鎌倉、徑奔上野國、○六月、乙未朔、戊戌、滿兼悔過、令其次男持仲赴上州迎上杉憲定、憲定歸鎌倉、滿兼圖京之心至此而止、己酉、滿兼奉幣三島社、納願書、其趣謂、滿兼誤以小量、欲起大軍、然輔佐者切諫而止、今思運命之通塞、須由

宇都宮氏公等作亂
詮持、家兼孫、貞持子、
今川了俊示滿兼所

冥助之淺深、若違冥慮者、爭達微望、若有神助者、自開福運、非人力之所可求、故從彼諫以截異志、因改其過、而謝其罪、敬白之、且祈都鄙無事、家門久榮、（中書）（所謂輔佐者、上杉憲定也、按此時上杉禪助猶爲管領、蓋与憲定爲兩管領乎、然諫滿兼者、唯憲定而已、則禪助与滿兼同志乎、）○秋九月、癸亥朔、辛未、宇都宮氏廣、其子氏公、及島氏等蜂起奧州、謀作亂、斯波左京大夫詮持（或作持詮）擊平之、送其首於鎌倉、是年、今川了俊致仕、初、道義信大內義弘讒、罷了俊鎭西探題、了俊閑居京師、及滿兼圖京、遣書於了俊、勸其相應、了俊呈其書於道義、旌無貳心、既而義弘叛死、道義謂了俊

寄之歟書
于道義

今川了俊
以滿兼故
被疏義持

曰、我曾疑卿在鎭西有私、不意卿無他、而義弘叛、今我爲卿耻之、然遇了俊猶疏且疑其黨鎌倉、而令了俊復赴鎭西、諭曰、宜盡忠義、而無再任探題之命、了俊謂倉卒而西、則恐爲遷謫之身、乃固辭乞致仕、而赴遠江國、寓其子(子或作弟)仲秋領地、而竊謂京都鎌倉共是同宗連枝也、彼此何擇焉、唯就行善政之人、而寄身耳、時聞京軍向遠州、了俊乃東入藤澤道場、蟄居、謂身既投老、避讒責於子孫等、則京鎌倉之間無哀憐、則幸甚、少焉都鄙和睦、上杉憲定容諭了俊曰、藤澤近鎌倉京都、若疑足下勸滿兼叛、則恐復生鬩

了俊著難
太平記及
和歌言塵
抄、又作九
州合戰記

墻之變乎、不如歸遠州、了俊乃去藤澤歸遠州、未幾鎌倉使來曰、了俊若得罪於京都、則鎌倉亦可討之、了俊危懼殊甚、道義召了俊、曰入洛則宥其罪、了俊又入洛、道義遇之彌疏、且罷仲秋遠江守護職、令其從兄泰範所領駿河遠江兩國、了俊鬱陶見玄惠大平記、考其異同、訂其訛謬、號難太平記、其初述足利先祖由來、中陳尊氏直義與家末記已功勞、而嘆其沉淪、以刺道義驕慢無道也、了俊少好倭歌、師冷泉中納言藤爲秀、受其秘奥、又受連歌於二條攝政良基、而得其許可、後圓融帝賜御製褒了俊達倭歌時人謂文武兼備之人也、暇日撰倭歌言塵抄、行于世、又作九州合戰記、併其餘所著而不傳矣、其後賜遠州堀越莊、退休而作遺訓示子孫、號今川草子、經年而卒、葬於見付海藏寺、其子孫移居駿河瀨名、(按難太平記、應永九年二月所作也、然了俊卒年未詳、故併記於此、以終了俊之事)

應永八年

辛巳、八年三月、庚寅朔、甲午、道義陞相國寺爲天下第一刹、住持中諦謝恩上堂說法、道義臨席、(中諦號觀中、阿州人、日本氏子也、入京爲夢窓弟子、屬工詩、所著有碧岩抄、三體詩抄等、晚年應細川滿元招而歸阿州、任補陀寺)

源道義遣
大明國書

(　)五月、己丑朔、辛丑、道義初遣進貢船於大明國、其書曰、日本國准三后源道義上書大明皇帝

遣明使僧
肥富祖阿
中正發船

中正号仲

陛下、日本國開闢以來、無不通聘問於上邦、道義幸秉國鈞、海內無虞、特遵往古之規法、而使肥富副祖阿通好、獻貢物、金千兩、馬十匹、薄樣千帖、扇百本、屏風三雙、鎧一領、筒丸一領、劔十腰、刀一柄、硯筥一合、同文臺一箇、搜尋海島漂寄者幾許人還之焉、道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參議菅秀長草之、前宮內卿藤行俊清書之、(行俊者、行尹孫、行忠子、出自行成累世能書、所謂世尊寺家流也)

(　)八月、丁巳朔、辛酉、發遣明船、肥富爲信使、祖阿副之、中正藏主從焉、初中正師曇仲、後遊絕海之門、能作詩、最精書法、爲當時第一、真草兼備、自成一家、永

僧中正書永樂通宝銭文

応永九年

其書者戸外常満矣凡佛廬官舎殿榜柱題盡出於其手道義聞其名徴而見之至此應撰南遊明年到大明及永樂紀元而明帝以其善於筆札命之書永樂通寳四字鑄之銅銭且書相國兼天禪寺六字勅之法被以贈我國云云中正歴仕義持義教而至義政時猶存絶口不言出世西宇義政命之爲而堂辭而不就時歳七十九一書曰相國寺置蔭凉軒自中正蔵主始蔭凉者鹿苑之副而預僧録司之事者也

是年當明建文三年憲章録曰九月倭寇浙東

壬午九年三月甲申朔辛卯僧周崇住相國寺崇者夢窓

僧周崇著翰苑遺芳

上杉氏憲討伊達政宗

前左大臣源善成薨曽作源氏物語抄

法孫黙翁妙誡弟子也號大岳又號全愚道人幼而博學洛中所在之書悉周覧之歳十九而註東坡詩集號翰苑遺芳癸卯源満貞在鎌倉遣上杉氏憲於奥州討伊達政宗圍赤館城政宗世住伊達且併領長井荘違満貞令故氏憲率兵攻之氏憲者管領禪助子也

○九月辛巳朔癸未前左大臣従一位源善成薨年七十七善成者順徳帝曽孫義統親王孫號四辻宮尊雅王子也善成賜源姓列人臣以至台司致仕剃髪號常勝善成博識最長倭歌嘗作源氏物語抄號河海多援舊記便於考證世號松巌寺大臣乙酉道義迎接大明使僧道彝一如於北山殿儀仗甚盛彝等執

明主賜源道義詔書

諭捧明帝書其書曰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覆載之間土地之廣不可以數計古聖人疆而理之於出貢賦力役知禮義達於君臣父子大倫者號曰中國而中國之外有能慕義而來王者未嘗不予而進之非有他也所以率天下同歸于善道也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献者以十百計苟非戻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茲爾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懐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歸逋流人貢寳刀駿馬甲冑紙硯副以良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稱詩書國常在朕心第軍國事殷未暇存問今王能慕禮義且欲爲國敵

大明使僧道彝時作

愾非篤於君臣之道疇克臻茲今遣使者道彝一如班示大統暦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至可領也嗚呼天無常心惟敬是懐君無常好惟忠是綏朕都於江東於海外國惟王爲最近王其悉朕心盡乃心思恭思順以篤大倫毋容逋逃毋縱姦宄俾天下以日本爲忠義之邦則可名于永世矣王其敬之以貽子孫之福故茲詔諭宜體眷懐是日道義令武士警衛街衢北山拜禮畢後道彝一如到相國寺訪中津於鹿苑院津呈往年太祖所賜御製和章幷和之幷序曰鹿苑絶海和尚曩遊中華阜錫于龍河時當大明

道彝賦詩、中津和韻

上杉氏憲陷赤館城

洪武九年之春也、太祖高皇帝召見英武樓、顧問海邦遺跡熊野古祠、勅令賦詩、欣蒙賜和、未幾東還、實藏珍蔵積有年矣、壬午秋、余使日本國、一見萬年山中津、以舊遊為懷、數相詢悃、一日捧示御製詩軸、幸獲欽覧、既而徴次嚴韻、執筆未敢、固辭弗容、謹拜頓首、書其末云、採藥秦人舊有祠、春風幾見木苗肥、老禪曾到中華國、御筆題詩賜遠歸、中津和曰、掛錫龍河古佛祠、一生高潔厭輕肥、賦詩召入金鑾殿、携得天香滿袖歸、丁酉、上杉氏憲陷赤館城、伊達政宗乞和而降、

応永十年、

源道義上明主書

癸未十年、二月、大明使僧道彝一如歸國、道義上表於明帝曰、日本國王臣源道義表、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霑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嚮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弊亂、甚於建瓴、整頓乾坤、易於返掌、啓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濱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觀清光、伏獻方物、生馬貳拾匹、硫磺壹萬斤、馬腦大小三十二塊、計二百斤、金屏風三副、槍一千柄、太刀一佰把、鎧一領、匣硯一面、并

匣扇一佰把、為此謹具表聞、按此表末不記年號、蓋此時表乎、又不知此表何人製之、訢笑雲曰、天龍寺永育書記堅中弟子、嘗謂人曰、我師三通使命於大明、其表皆我師所作也、予謂此說必然、堅中壯年遊大明、能通方言、歸朝後屢通使命、如其應永年中隨天倫一庵行、則謝建文帝來使之意也、然及至彼國、永樂帝新即位、天倫一庵為前帝使纔入國耳、不得反命、於是堅中號賀新生之使、仍通此表也、彼國以吾國將相為王、蓋推尊之義、不必厭之、今表中自稱王、

則此用彼國之封也、無乃不可乎、又用臣字非也、不得已則日本國之下、如常當書官位、其下氏與諱之間、書朝臣二字可乎、蓋此方公卿恒例、則臣字屬於吾皇而已、可以避臣於外國之嫌也、又近時遣大明表末、書彼國年號、或非乎、吾國年號、多載于唐書玉海等、書彼方博物君子、當知此國自中古別存年號、然則義當用此國年號、不然、捴不書年號、惟書甲子乎、此兩國上古無年號時之例也、凡兩國通好之義、非林下可得而識者、若國主通信、則書當出於朝廷代言之乎、近者大將軍為利國、故竊通書信、大抵以

鎌倉滿兼捕腋屋義隆殺之　絶海蕉堅稿傳大明　固在斯時　僧道衍作之序

僧爲使其書亦出於僧中爾。（傳稱道義掌握因攜藏、視朝廷而文字之事亦不欲倩朝廷儒家、故異域贈答書簡、令叢林禪徒作之、自是禪徒專以詩文爲業、而秀逸者不少、爾來朝廷文學彌衰）○三月、征夷大將軍源義持初詣石清水八幡宮。○夏四月、鎌倉滿兼聞腋屋義治子義隆（号新田相摸守）匿在相摸木賀氏家、遣安藤氏捕諸底倉殺之。是年當明成祖（太祖子）永樂元年、絶海蕉堅稿、斯時傳大明、僧道衍作之序曰、詩之去道不遠也、蓋其繋風俗、關教化、興亡治亂足以有徴、勸善懲惡足以有識、故閭巷思婦之賦、田埜小子之作、其言出於性情之正者、而孔子亦取焉、况夫郊廟朝廷會盟燕享贊頌

功德被之於絲歌奏之於金石者哉、以斯論之、詩者其可以末技少之而已耶、故漢魏六朝之下、至唐宋大夫士之尚於詩者特盛、然有一以風雲月露之吟、華竹五園之詠、留連光景、取快於一時、无補於世教、是亦玩物之一端也、吾浮圖氏之於詩、尚之者猶衆、晉之湯休、唐之靈徹・皎然・道標・齊己、宋之惠懃・道潜、皆尚之而善鳴者也、然其處山林草澤之間、烟霞泉石之上、幽閑夷曠、以道樂、故其言也、出乎性情之正、而不墜於庸俗、誦之使人清耳目、而暢心志也、蓋亦可羨矣、日本絶海禪師、於詩亦善鳴者也、自壯歳挾

嚢乘般泛滄溟、來中國、客于杭之千歳嵓、依全室翁以求道、暇則講乎詩文、故禪師得詩之體裁、清婉峭雅、出於性情之正、雖晉唐休徹之輩、亦弗能過之也、禪師平生所爲詩、凡若干篇、其徒等聞裒爲一帙、題曰蕉堅藁、來求余序其卷首、余謂、禪師三住名刹、據大座、以直指之道、開示學者、望重於海内、禪師之眎於詩、猶土苴耳、况夫以蕉堅擬之矣、肯沈泥於吟詠者哉、無非游戲三昧而已也、噫爲禪師之後有尚於詩者、當以禪師爲法、愼毋効留連光景取快於一時、則去道遠矣、去道遠矣、無非玩物喪志、亦何益之有

天竺寺如蘭作蕉堅集跋

哉、故余序于篇端、使學者觀之、蓋亦有所警焉、永樂元年、倉龍癸未十一月、既望、僧錄司左善世道衍序、（道衍者、成祖舊知之僧、長髮号姚廣孝、預政務）也、天竺寺如蘭作跋曰、余聞薩室以文章振世、其所傳皆以文字禪、廣第一義、至於廣智、一變山林蔬筍之氣、而爲館閣、其學之普遍達寰宇、及全室則遭遇明時、其道愈顯、眞教門之木鐸也、今觀蕉堅集、迺知絶海得益於全室爲多、其遊於中州也、觀山川之壯麗、人物之繁盛、登高俯深、感今懷古、及與碩師唱和、一寓於詩、雖吾中州之士、老於文學者、不是過也、且無日東語言氣習、而深得全

應永十一年

室之所傳也、信矣其疏語絶類蒲室之體製、其文縝密簡淨、尤得一家之所傳、誠爲海東之魁、想无出其右者、況其自叙曰、時逢山水奇勝之處、披衣散策、而陶冶於猿鳥雲樹之趣、悠然如遊乎物化之元、此皆樂道之至言、豈可與詩人留連光景、玩物喪志、比擬哉、蘭也嘗與全室往來乎錢塘金陵之都會、相知頗久、若宿契然、今觀絶海之著作、則舊遊風景、俱在目前、其徒等聞上人又爲之請、敍贅語於卷末云、（續傳燈錄）

（曰、北澗居簡号蘊室、笑隱大訢号曰廣智云、全室乃是季潭宗泐也、絶海在明師全室、）

甲申、十一年、五月、大明使入京、（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渡海）告新帝

明成祖帝即位之書

（成祖）即位、其書曰、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天地之中、華夷一體、帝王之道、遠邇同仁、昔者虞德誕敷、外薄四海、咸建主長、周室方興、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不能外於範圍、咸得蒙其福澤也、咨爾日本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義、朕登大寶、即來朝貢、歸嚮之速、有足褒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眷茲海甸、密邇東郊、素稱文物、慕尚詩書、朕今命爾、惟謙勤可以進學、惟戒懼可以治心、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可以撫衆、惟信可以睦鄰、惟忠順可以事上、惟德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於戲、朕守帝王之道、仰承天地之仁、堅事大之心、亦

最上寺了庵寂

有無窮之福、永惟念哉、毋替朕命、（此四簡不傳）○九月、源滿兼命管領上杉禪助、禁江戸氏蒲田氏、抹下總國慈恩寺領、初氏滿以武藏國六鄕、保内、大森、永富、寄附慈恩寺、江戸蒲田等押領之、是年琉球舟漂來武藏六浦、（六浦即金澤也）相模國最上寺了庵寂、（最上寺ハ曹洞宗顯於關東）

是年、當明永樂二年、薛氏日本考略曰、四月十八日、倭船一十八隻、寇攻穿山所、復應招來貢、又曰、是年太宗文皇帝命太監鄭和等、兵船十萬、征四夷、諸番招撫入朝、日本先百番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人二十餘名、就命來使、治以其國之法、於鄞寺界鄕蕭

應永十二年

源義持到天龍寺見僧明志問禪

皐窽築竈、令一人執炊、一人上甑、盡行蒸殺、使歸勸奨甚、隆給與勘合百通、以次爲序、定爲十年一貢、正副使等人毋過二百、如或定限過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違例越貢、並以寇論、從信錄曰、日本人屢寇海濱郡縣、是旺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于是遣通政趙居位賜日本主冠服之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通、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薛氏考略與從信錄互有同異、故併載於此）

乙酉、十二年、是春征夷大將軍源義持到天龍寺雲

大明使趙居任來、與部書於源道義

居庵、見僧明應、問禪、且請書顯山二字、應作偈獻之、（顯山、義持道號也、）○五月、大明使趙居任來、道義延見於北山殿、贈王者冠服於道義、且有勅諭、書曰、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使臣回言、王修德樂善、忠良恭謹、朕深爲嘉、又能遵奉朝命、禁止壹岐對馬諸島之人、不爲海濱之害、用心勤至、尤爲可嘉、自今王更宜戒飭其民、使皆就農樂業、王亦有無窮之令名、故勅、（從林讀）（信錄以趙居任來爲永樂二年之事、善隣国寶記以此勅書爲永樂二年十二月二日之事、而書中曰使臣回、則先是道義所遣使僧歸朝、居任同船而來、蓋守一書曰、今年五月朔、大明使來、乃知去年臘月岸海至此、來京師者也、）○九月、鎌倉管領上杉朝宗入道禪助辭

細川滿之卒、頼元弟也、細川家稱屋形號

職、○冬十月、癸亥朔、庚午、滿兼以上杉安房守憲定爲管領、○十二月、癸亥朔、丁丑、前阿波守細川滿之卒、頼元既繼頼之家、在京任管領職、其部屬稱之曰上屋形、頼元卒、滿元繼而爲嫡家、頼元弟詮春、詮春子義之在阿波國、稱之曰下屋形、滿之雖爲末弟、嘗任阿波守、而退、義之又移任讃岐守、而退、滿之子持常代任讃岐守、凡頼春頼之以來、爲南海四國總管、故其子孫相代任國守、然在庶流、稱屋形者、詮春一流耳、（屋形者、其居所之頭稱也、不得武將恩許、則不能稱之、）是年斯波右衞佐義重代畠山基國爲管領職、其父從四位上左衞門

大友親世與菊池累年爭戰、終亡菊池、爲九州探題

督義將預聽軍國重事、義將三居管領職、而義重又居職、由是斯波家威權大振、（按、義重任右兵衞佐、故初有武衞號、家譜曰、義重初名義教、准道義養子、又按、細川滿元畠山滿家共賜義滿諱下字、唯斯波家皆賜諱上字、自是世々遂爲例、義將義重共以勘解由小路爲家號、就其居所在之地稱之也、）頃年、大友親世破菊池氏軍、振威於鎭西、親世與菊池戰爭累年、菊池勢强、大友屢敗、親世謂、彼據險守之、我攻之、故不利、誘致彼而擊之、則必勝乎、既而親世稱病、經日佯死、部屬等乃行葬、而修佛事、國人亦不知其爲僞也、於是親世剃髮改名、祖高、而擇鋭士百餘人、佯爲修驗者、潛分之、巡視肥後國中、菊池悅親世死、而懈於

武備、日夜以遊宴爲事、修驗者等處處縱火、菊池驚而出城、拒之、親世豫與修驗者約期、潛兵到菊池城下、見其俄出、而襲擊大破之、菊池戰死、親世乘機略肥後國、九州二島、長其威風、悉屬麾下、勅以親世爲九州探題職、子孫相續任職、（大友家記曰、親世左近將監能直八代孫也、能直生親秀、親秀生頼泰、頼泰生親言、及貞親、貞親生貞宗、貞宗生氏泰、氏泰生氏時、氏時生氏繼、及親世、親世幼而有大志、自稱我服有七十二黒子、我長則可號高祖、氏時奇之、氏繼早世、親世繼家、按源氏系圖、斯波滿頼其子義俊爲鎭西探題、蓋其今川了俊罷職之後、道義令滿頼義俊任探題者也、然則親世任探題、乃在義俊之後乎、大友記闕其年月、則彼此先後不能校讎焉、唯以氏時當義詮時、故暫載於此、彼家記不言道義命之、而稱請朝廷任探題、則其事實可疑焉、或其菊池先是爲了俊義弘被破、而勢減、）

應永十三年
源道義招諸老禪參福祿壽星
明主冊源道義封国王

或據城守之、或乞降屬義弘、既而了俊放屬義弘叛、死滿頼義俊勢威不振、親世御振武威以興家者乎、如以号探題、則後世子孫私為而追稱、親世得勅許為探題、而為其家之業者乎、

是年、當明永樂三年、明政統宗曰、四月命僉都御史兪士吉使日本、封其酋為國王、蓋酋者酋長之首、指道義也、

丙戌、十三年、春正月、源道義招諸老禪於北山殿、以福祿壽星像授周伸、其餘所授有差、僧録司周崇作詩賛伸乃賜壽星像、其後人人寫其像、流傳于世、

是年、當明永樂四年、薛氏日本考略曰、命僉都御史兪士吉、字用自、象山人、使日本、賜金印錦誥冊、封國王、及詔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御製勒石、按壽安鎮国不詳指何山、

壽安鎮国山
明主勅諭源道義書

或以為富士山、或以為北叡山、若其為道義所請、則萬年山乎、未可知焉、善隣國寶記載今年正月十六日書曰、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惟天生萬物、覆育無不周、君統萬方、仁恩無不被、古之帝王體天之德、順物之情、以為治、而天下之民咸得其所者、率由是道、朕荷上天眷命、皇考聖靈福延朕躬、君主天下、凡海内海外、皆朕赤子、咸欲其安寧、以遂其生、即位之初、遣詔諭王、明示朕意、王克欽承、效順識達朕心、報使之來、懇欵誠至、朕念王稟資淳懿、賦性聰明、德行超乎國人之上、信義著乎遠迩之間、非惟朕心所悦、實乃天心所鑑、膺賜印章、申之以誥命、重之以褒錫、此歳及今屢遣朝貢、誠意益至、敬謹愈加、寔能恭順上天、下福爾土、真可謂賢達矣、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嘗夢見朕皇考、蓋以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屆、王心寝寐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為禎夢、朕皇考示夢於王、即所以監臨於王也、皇考之監臨、即天之鑒臨也、豈惟王一身之慶、將見王之子孫國人、皆有無窮之慶、且以王之感格于朕皇考之心、與上天之心者言之、若對馬壹岐等遠島海寇出没、劫掠海濱、朕命王除之、王即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檝、擒其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

應永十四年
右大將源義持兼馬寮

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海東之國、從古賢達、未如王者、朕心喜懌、深用褒嘉、自今海上居民無刼掠之虞者、王之功也、如此豈不可以上合天心、與朕皇考之心乎、王之令名、自茲永著、先照青史、傳於不磨、豈惟王一身有無窮之譽、雖王之子孫、世濟其美、亦永有無窮之譽矣、今遣使諭朕茲意、加以寵錫、王其益懋厥德、以副朕懐、按此書不見中華書、然與佗信録所載其事併見、可以相表裏、

丁亥、十四年、春正月、右大將源義持兼馬寮御監、正三位藤宗氏、藤實富、藤公敦、皆叙従三位、従三位源

東衛監
明主勅諭源道義之書

俊康、藤満数、藤隆直、藤宜俊、藤数冬、皆叙正三位。○五月、明使浮海、明帝書曰、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誕撫萬方、愛養黎庶、一視同仁、無間彼此、咸欲其無寇攘災沴之虞、無飢寒疾疢之苦、老者得養、幼者得息、暨鳥獣魚鼈、飛走蠕動蚑行喙息之類、咸欲其生遂、此上天之道、仁政之大也、故四方萬國之來庭者、諄々誨諭、欲其上順天心、保邺生靈、惟王資性温淳、敦厚周慎、惠和睿敏、恭儉慈仁、聰明特達、而賢聲素彰、律己愛民、而善道益著、奉藩守職、欽承無違、昔者海寇攘竊、肆虐邊隅、彼此爲梗、民罹其殃、朕命

王殄滅之、以除蠹蟲、王即發兵掩捕、破其舟艦、戮其黨與、擒其首賊、遣人繫送來京、而渠魁遠竄海島、偷息鯨波魚蝦出没、莫適其鄉、舟楫猝不能及、鋒鏑猝不能加、施之以德、不能以懷、畏之以威、不能使畏、王乃晝夜謀思、至忘寢食、四出追襲、百計以擒之、茲烏遣使上表、獻俘于庭、詞意懇悃、哀情溢見、朕覧讀再三、甚深慰悦、嘉歎不已、王之忠誠、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允合天心、式慰朕望、自今海隅肅清、居民無警、得以安其所樂、雞豚狗彘、孳得其寧者、皆王之功也、眷茲偉績、寤寐不忘、臨風顧懐、良功于中、夫治天

下國家者、能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災除患、使天下國家大安、萬民熈皡、功莫大焉、則天心悦豫、使享有無窮之福、子々孫々、不替益盛、此爲善之報、理固然也、王之修身、體國樂善不倦、昭令德於東島、播芳馨於中國、垂光青史、與天地悠久、誠所謂賢人君子有志丈夫哉、日本自有國以來、如王之賢達者、蓋未之有也、自古賢者無不好善、而好善者無不蒙福、若王之好善、則必享有福禄、永々無窮矣、茲遣人以勅諭王、申以寵賚、用致朕嘉奨之意、王懋齊隆替、眷體朕至懐、故諭、此書不詳其来達在何時。○六月、甲辰、道義開相國寺山

鎌倉府災
應永十五年
將軍道義少子義嗣聽童殿上

門、閣。○八月、鎌倉満兼府災、移居宍戸氏宅、令上杉氏憲作新第、頃年洛人專好連歌、小倉法皇、及其舊臣共得秀逸之名。

戊子、十五年、二月、庚辰朔、丙午、道義少子義嗣聽童殿上、道義有七男、長子義持既居室町幕府、其餘爲僧、義圓入青蓮院室、法尊爲仁和寺御室、空助弟子、非皇子而領仁和寺御室者、光明峯寺關白道家子法助之外、唯法尊而已、義昭入大覺寺室、永隆爲相國寺僧、義嗣亦有梶井入室之約、然其母寵於道義、故以其弟義承代之、而愛義嗣超諸子、殆有奪嫡之兆、俗傳義嗣母者某人之妻也、道義殺其夫奪之、甚寵之、生義嗣、先是

道義僣行幸北山第

北山行幸儀式

義持雖居職然政務悉決於道義又義嗣被愛
而紫大世尊之曰若公義持及武臣等不安心道義
僣行幸北山第以來月八日爲期豫造新殿其儀制
嚴重也謂之御所備其事既定道義諭義持曰北山在洛
外鳳駕臨幸之間汝其警衛王城其心專令義嗣掌
行幸之事示其顯榮於上下也○三月丁巳關白藤
經嗣早參朝召職事奉行僣行幸之事左大將藤公
俊爲上卿公卿雲客悉聚六衛府皆帶弓箭勅大炊
御門中納言藤宗氏四條參議藤隆直及左少辨藤
清房爲留守既而御南殿關白把御裾勾當内侍紀
伊内侍捧劔璽陰陽頭賀茂在方候反閇而後御鳳

輦德大寺左大將藤公俊西園寺大納言藤實永三
條大納言藤公宣洞院大納言藤實信花山院大納
言藤忠定日野大納言藤資藤權中納言藤兼宣今
出川中納言藤實富北畠中納言源俊恭勸修寺中
納言藤經豐四條參議藤隆直中山參議藤滿親五
條參議藤公雅今小路參議藤滿冬撿非違使別當
藤豐房各著涂裝束所謂日晴一騎馬先行其次少納言
菅長方成田左中辨藤家俊其次左右次將十一人
次衛門兵衛次職事五人陰陽頭賀茂在方等守次
而進其餘扈從於鳳輦後武士等護街路男女構閒

道義北山第供張

奉拜之關白先往北山奉待焉大納言藤資藤權中
納言藤爲尹及左大辨藤豐光內藏頭藤教興藤資
高右大辨藤隆光左中將藤雅清候儲御所其寢殿
南七間母屋簾卷廂簾階間修理職儲御輿寄掃
部寮敷莚道中門南廊儲御輿宿南庭儲左右樂屋
又構臺盤所掛河圖洛書以涂綃綴造之龍馬龜負一書曰新造殿八棟之制
每簾造金旂而西北庭並雅標花其間鋪五色沙而散金銀之花凡殿宇以中華材造之以金銀瑠璃
瑚琥珀雜飾之而設錦茵以爲御座其四隅張金網蕓銀燈其餘便殿及官女局閨等悉盡華美車
駕既到北山道義著香涂法服掛金襴袈裟把水晶
念珠立四足門義嗣著鮮服在其側藤資藤等從焉

關白亦來此奉待焉車駕到四足門神祇官獻大麻
諸卿入門列立伶人發韶聲道義奉迎蹲踞詔關白
曰到中門則可下駕道義聞之畏而固辭故到南階
而下駕左大將公俊發警蹕諸將應之玉趾登階而
立關白把裾劔璽從焉道義奉導入寢殿日既暮矣
公卿暫休此間改飾殿內鋪繧繝緣疊而加錦茵爲
御座其簀子設道義義嗣及公卿座入夜帝御寢殿
關白候簾中道義義嗣及公卿著座中山參議藤滿
親獻衝重且配道義等前雲客等勤之其後左大將
公俊獻御膳以紫檀造之以螺鈿飾之懸盤大脚於是參議捧御盃公

俊把而獻之參議捧銚子公俊把之進盛酒於御盃
帝目義嗣殊注酒於天盃以賜義嗣義嗣進而拜戴
而退藏人頭藤宗量把土器而出義嗣移天盃酒於
土器返天盃於宗量而飲御酒此時諸卿皆下庭關
白亦起座義嗣降階向御前舞踏而升階復初座把
土器飲酒藏人藤家俊把銚子義嗣盃傳關白而諸
卿逐次飲御瀝而退帝入便殿道義獻破子或飾蓬
萊山或刻松鶴島龜而内宴夜闌癸亥御覽童舞豫
命南都一乘院大乘院召左右舞童及期帝御寢殿
關白及公卿皆集會道義義嗣座簀子内藏頭藤教

興右中將藤經良爲左右樂行事既而左右舞童參
入（一乘院童爲左大乘院童爲右）南都僧徒千人（左右各五百人）裹頭吹螺
貝護從而群居中門舞童入樂屋振桙如例左奏萬
歳樂右奏地久次左青海波舞童二人出左右兩部
共從之雲客加垣代大輪小輪平立等皆如例（雲客十四
人童子二十人爲垣代共是道義諸門跡侍童也各着鮮服競華美）少將藤教豐次
笙侍從藤兼英吹篳篥少將藤教高吹笛（謂之吹度）右馬
頭藤孝長掛琵琶（非達藝則不觸掛時人皆以爲奇觀）之唱詠舞畢次
右古鳥蘇次左賀殿殘樂天皇御笙治部卿藤教遠
笛參議藤滿冬篳篥伏見榮仁親王琵琶栂尾法親

王義仁中將藤實秀少將藤季俊侍從藤季保及簾
中官女二人共彈箏次右長保樂殘樂從三位源信
俊笛兵部卿藤兼邦篳篥右大臣藤公行琵琶（事同賀殿）
次左太平樂殘樂天皇御箏義嗣笙藤教遠笛藤兼
邦篳篥榮仁親王琵琶其餘同前次右柏桙次左陵
王龜石童舞之義嗣進到簾下把御衣降階半而召
龜石童纏頭童奏一曲而退次右落蹲花若永王兩
童舞之右大臣公行把御衣授兩童如前於是舞樂
畢而天皇入便殿今夜道義獻破子假造陵王落蹲
童形立於其上（榮仁親王頃間爲道義被疏網居嵯峨既雖落飾以能琵琶殊招之構別）

道義陳設諸將家藏珍器而供御覽

（座於御簾之側義仁法親王以能彈箏故與榮仁同席山科中納言藤教言藤教言入道雖致仕之身以爲先達名工故被召焉子孫九人扶而來會）甲子道義奏請移御座於高
閑御覽園花而陳設諸將家藏寄物珍品於床頭其
武器則飲見甲冑（自義家傳至道義云）篠作力（道義家藏）繩切劍龍
尾刀（佐佐木家共傳之）清丸劍（島山家傳之）虎骨劍（一色家傳之）青海
劍（傳稱平教經所帶）小長刀（銀工宗近作之義經妾靜所持）玩器則月岡石
（細川家藏）士峰石（佐佐木滿高所藏）雲山臺（島山家藏）等各載金盆帝
殊愛士峰石寀宸筆曰扶桑至寶士峯石人間奇觀
甚如之侍臣亦和奉之（俗傳自是盆石之玩盛于世）入夜行幸崇
賢門院道義獻破子數品且催猿樂之戲縱觀者滿

僧周麟記文、依觀世信光之需作之

音樂興起濫觴

庭如堵、僧周麟記曰、推古女主之時、豊聰太子監國、祭祀天地神祇、以布安國利民之政、因作六十六番之面、命秦河勝、假貌眞、遂於橘内裡紫宸殿前令作此伎、太子以爲其神樂、折神字、名之曰申樂、說文云、申亦神也、太歲在申、以猿配之、故後世稱之曰猿樂、至村上天皇、命河勝遠孫秦氏安、重興此伎、又有紀氏某、爲氏安女弟之聟、故二人共倶起之、氏安二十九世之孫、號金春、住大和國、家傳河勝鬼面、又伊賀國服部氏有男、依春日神託、移和州、掌申樂、更其姓氏、號結崎、嘗稱長谷寺佛之告、而名觀世、和州有

猿樂四座、曰外山、號保生座、曰結崎、號觀世座、曰坂戸、號金剛座、曰圓滿井、號金春座、共奉春日神事、又河内有新座、丹波有本座、攝津有法成寺、此三座、奉賀茂住吉神事、伊勢有和屋、勝田、主同、此三座、奉太神宮神事、云結崎有好男、所謂世阿彌者也、鹿苑相公愛幸之、世阿年八十一、至普廣相公之時、其伎朝野稱焉、世阿弟曰四郎太夫、其子曰音阿、世阿之伎至音阿而太興、以故繼世阿之後云、世阿歲十五未冠、後花園帝召之上殿、御手賜扇、時慈照相公侍前、加手以拜其賜、世阿多子、其長子傳其伎、第七男信光、以擊鼓鳴世、所謂

三船御遊　御題池臺花照宴

關白經嗣詩

入道祐高詩

藤兼宣詩

藤經豊詩

觀世小次郎也、已已、道義催三船御遊、關白經嗣、坊城一位藤俊任、入道祐高、權中納言藤兼宣、藤經豊、式部大輔菅秀長、參議藤豊房、少納言菅長方、右中辨藤家俊、左兵衛佐藤俊長、大内記菅長賴、右兵衛權佐藤時房乘詩船、以池臺花照宴爲題、各押春字、經嗣詩曰、池上樓臺宸宴新、花移玉座喜津津、千紅萬紫皆榮色、駐得天顏不老春、祐高詩曰、歌臺影水玉池新、花擁千官絃管頻、龍鷁忽浮天樂處、恩光餘看霧中春、兼宣詩曰、池移大液水無塵、佳境風流可萬春、宸宴初開臺閣上、花明玉座德馨新、經豊詩曰、

菅秀長詩

藤豊房詩

菅長方詩

藤家俊詩

藤俊長詩

菅長賴詩

花擁高臺御宴新、混同四海一池春、方舟雅頌得其所、頻奏德音樂兆民、秀長詩曰、玉樹遶臺花照人、天臨海鏡寵光新、任他積翠池邊景、日月長留仙城春、豊房詩曰、池上賞花陪御宴、臺前迎月照朝紳、彩龍載曲笙歌沸、正是蓬瀛不老春、長方詩曰、仙臺池上瑞光新、波暖風和花發辰、宸宴熙然多盛事、方舟遊奏太平春、家俊詩曰、日日宸遊開宴新、百花榮色太平辰、臺池水暖恩波潤、寫得瀛洲蓬島春、俊長詩曰、池上玉臺相映新、花明御宴照芳辰、彩舟載得太平曲、初見蓬萊萬歲春、長賴詩曰、層臺綠閣映池新、花

藤時房詩

照宸遊際會辰、此地更移仙境景、管絃高奏萬年春、時房詩曰、觀臺始見開天闕、池景移來三島春、花吐德香明玉座、聖遊從是萬年新、倭歌船則前太政大臣藤實冬入道常忠、右大臣藤公行、內大臣藤滿基、左大將藤公俊、權大納言藤重光、藤忠定、藤資藤、中納言入道宗雅、權中納言藤實尹、前參議藤永行、入道常永、左大辨藤豐光、藏人頭藤宗量、左中將藤雅清等也、以池邊鶴為題、管絃船則御笙、道義、義嗣、權大納言藤忠定、內藏頭藤教興、右中將源經良、少將藤教豐共吹之、篳篥則兵部卿藤兼邦、笛則治部卿

北山連歌　御游道義唱首句御製賡之

藤敦遠、少將藤敦高、琵琶則右大臣藤公行、箏則義仁親王也、伶工豐原定秋在中島擊大鼓、庚午、北山再催連歌御遊、道義唱首句、謂千代期花行幸初、御製賡曰、傍松櫻花春無限、其次義嗣、藤滿基、藤季尹、入道冷泉、入道藤尹賢、藤基親、藤豐房、元喜法師、菅長賴、逐次而連之、至百句、壬申、北山倭歌會、以花契萬春為題、權中納言藤為尹獻之、癸酉、車駕還自北山、時人皆謂古來行幸之宴遊、未有盛於此、一書曰、北山駐蹕之間、武臣斯波、細川、畠山等與大納言同扈、道義曰、自今永以為式、○五月、己酉朔、甲寅、前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從一位准三后源道義殂於北

前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源道義殂

山、鹿苑寺、歲五十一、號鹿苑院天山大居士、丁巳、勅使赴北山、殊贈太上天皇尊號於道義、嫡子征夷大將軍義持固辭不受之、戊午、葬道義於等持院、喪主、則等持院萬宗、念誦則南禪玉海、鎖龕則壽德庵無求、掛真則壽寧院益叟、起龕則雲居庵中山、奠湯則相國寺東啓、奠茶則崇壽院在中、下火則鹿苑院大嶽、擧經則誠中、起骨則大明寺月庭也、道義在職二十六年、讓職十五年、治世總四十一年、自應安元年至今年、賴朝以來武將之貴、未有如此之盛、臨其終欲以天下讓義嗣、然慮諸將之不從而不及發言、唯以北山第

源義持義嗣殆如二君

應永十六年

朝鮮國使來朝

讓義嗣、捐館之後、諸將有屬心於義嗣者、殆如二君、然前管領左衛門督斯波義將、一心翼戴義持、且其子義重為當管領、諸將憚父子威權、故義嗣不能爭、而義持入北山第、得居武將職、義重為管領如初、義將秉國柄、義將既剃髮號道將、○十一月、義持沙汰諸國闕所之事、且命管領斯波右兵衛督義重、賜印章於諸將、各繼其舊領、飯尾常康奉行之、

己丑、十六年、三月、僧正良順故關白師良子任天台座主、座主記謂、元德二年曼殊院慈嚴任座主以來、至良順為貫首者四度、曼殊院乃竹內也、云云、梶井、妙法、青蓮、號叡山三門跡、如曼殊院之名室任座主者、謂之脈門跡、甲子、朝鮮國使持其國

源道義小祥忌、菅秀長作願文

相書來朝、（書文不傳、按朝鮮代高麗以來、初通書信）○五月、癸酉朔、戊寅、道義小祥忌、義持命僧周商（周号大）就于鹿苑院陞座、僧周伸就于北山陞座、又新寫法華經、召南都北嶺僧綱供養之、使菅秀長作願文（參議中將藤實秋淨書）曰、夫法華經者諸教帳袂、五部轄轄、講論決擇幽微之理窟、感通稱揚開延、源淑之義門、洞達追修之善、莫軼於斯、伏惟先考禪定准三宮大相國、尊靈數萬行、堅固之德、策一人扶翼之功、言現世之榮、則極人位而准三宮、掖積當生之善、亦崇佛法而與大伽藍、如來附屬之金言不虛、文佛不顧之諸業無恥、四夷應化而

前管領斯波道將弟義持命還答書於朝鮮

治、海外萬國依仁而集、府中惜乎僅餘五旬、而遷代傷矣、既轉四序而值忌景、象如昨、而弗違尊顏於今而難拜、悼悵不已、嗚呼哀哉、先于陸開明之殂化兮二年、同于趙王眸之薨逝兮五月、每聞先事、彌添新悲、弟子宅心以仁、遵路以義、續家門長沐官階、恩頃月有不例、而獲康寧斯時、勵追善而感冥助、暗知靈睠之護、我可謂芬心之通神者云云○六月、壬寅朔、己未、前管領斯波道將承義持命、贈答書於朝鮮執政者、曰、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復朝鮮國議政府左右政丞兩相公閣下、今年三月、貴朝專使至、所贈之

物如數收之、既進達禮意之厚、不可勝言也、茲者本邦不天、去歲五月初、大先君即世、新主御哀、百務暫廢、故修報頗緩、令將命者濡滯、加之久歉種不土、公府窘窶、實館蕩氷冷、僕當是時、叨執樞府之事、何啻泚顙而已哉、雖然嗣君仁儉、海內無事、兩邦通好、不可與前時異、先是西鄙島夷無賴之徒、泛海為賊、且有擾貴國之邊者、今已申命州牧、固制之、若有犯者、罪當族誅、勿為慮焉、抑亦其方之民、流落吾土、而不能歸、被虜略而為奴婢者、自今以後、必能撿視而護送之、不肯食言也、爰有一件、僕頃創構小刹、佛宇僧

源滿兼卒　上杉禪助不堪哀慕避世閑居

房略備、而法寶闕焉、伏聞貴朝一大藏教鋟板流布、儻憐陋邦之乏少、賜以七千軸全備之藏、則恩其德、何日而忘之、特遣周護書記、德林藏主專達此意、庶恕貪求之罪、以附利濟之心、亦柔遠之一端也、如吾土所產、或有所欲、亦所不辭也、遠冒威嚴、請容焉、季夏極熱、萬冀為國保重、不宣、（僧周業之）璽○秋七月、辛未朔、壬午、從四位下左兵衛督源滿兼卒於鎌倉、歲三十四、號勝光寺、（自應永六年至此、治關東十一年）管領上杉憲定輔滿兼、嫡子持氏立之為嗣、（時歲十二、号幸王）前管領上杉禪助哀慕滿兼、送其葬而不及歸家、避世閑居上總國

勅謚僧中津為佛智廣照國師

鎮西探題澁川滿頼遣使於朝鮮

長柄山。時年七十。義持遣使於鎌倉弔之。○九月庚午朔、癸未、勅謚僧中津為佛智廣照國師、賜宸翰於相國寺勝定院曰、勅尊其道、樂其德、必建稱號、以示天下後世、是古今通規、而國家盛典也、朕聞、前住相國、後住南禅絶海和尚、紹圓照之緒、承正覺之宗、德溢寰區、澤被殊域、所謂儀範佛祖、師表人天也、其謚可曰佛智廣照國師、是年、左兵衛佐斯波義淳代其父義重為管領職、按管領相代居職例也、父子相繼為管領例、蓋以義将有翼戴功、故其委任超二家、鎮西探題澁川滿頼遣使於朝鮮、時滿頼剃髮、稱道鎮、朝鮮兵、中叔舟海東諸國紀曰、應永十六年、源道鎮遣使来朝、舊稱九州府探題、或稱鎮西節度使、或稱九州伯、

明主使周全渝予道義併呈詔書祭文

或稱九州都督、或稱九州都元帥右武衛、或稱九州都督探題、或只稱武衛、或稱九州總管領、前後所稱不一、明國使周全渝来呈予道義詔書祭文、其書曰、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祇膺大命、統御萬方、體天地之仁、行生民之福、若有賢哲材智、敦敬天事大之德、重保土恤民之心、則恩寵之隆、昭于無極、斯帝王旌勸之大公也、故日本源道義慈惠恭和、聰明特達、持身有礼、處事有義、好善惡惡、始終一志、敬天事上、表裡一誠、負弘偉之度、懷卓犖之才、仁厚洽於國人、賢德昭于遠邇、自朕御極以來、忠敬之心愈隆、職貢之礼有加無替、遵奉朝命、斯須不替、竭力殫心、惟恐不及、

殄冦盗於海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鷄犬得寧、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皎如日星、堅若金石、上逼於天地、幽徹於鬼神、跡其有國以來、未有如王之盛、何告終之奄及、諒悼德之難忘、瞀行易名、宜隆恤典、今特賜謚曰恭獻、於戲人、以德貴、因謚顯、國家之寵命、人生之至榮、王之生也、賢固於身、昭於上下、歿也美名揚於世、流於無窮、豈非先明俊偉傑然丈夫哉、靈若有知、服茲嘉命、其祭文曰、維永樂六年、歲次戊子十二月、甲戌朔、越二十一日、甲午、皇帝遣内官周全渝、祭于故日本國王源道義之靈曰、惟

王慈惠温淑、聰明特達、持身有礼、處事有義、好善惡惡、始終一心、敬天事上、表裡一誠、負弘偉之度、懷卓犖之才、仁厚洽于國人、賢德昭于遠邇、自朕御極、傾心歸向、益處職貢之礼、有隆無替、恭承朝命、斯須不替、竭力殫心、唯恐弗及、用是殄冦盗於海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雖大得寧、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皎如中星、堅若金石、上逼於天地、幽徹鬼神、自日本有國以來、其士賢明、未有如王盛者矣、正當永享於安榮、何意奄然而遽没、訃音之至、實切悼傷、耿賢德之難忘、悵中心其曷已、雖然有生者、

明主貽源義持書

応永十七年

必有死陰陽晝夜皆理之常也王今歿於天年而賢德之著騰於東蕃揚於朝廷勒之青史垂之後世殆與天地相爲無窮王又何憾焉茲特遣人賜祭九原有靈庶克享之且贈書於義持曰勅日本國世子源義持近國王源道義薨逝訃音來聞朕深惻悼茲特遣使賜賻想世子父子至親益難爲懷并賜勅慰問其世子其節哀順變勉力喪事以副國人之望故勅以絹五百匹麻布五百匹爲賻（按此書祭文傳達不詳其月日故載於此且回翰明而不傳蓋以後年之事見之則義持不欲與大明通信故不及回謝乎）

庚寅十七年六月義持以畠山尾張守滿家爲管領

鎌倉侍所千葉氏捕新田貞方

我軍陷廉州殺教授王翰

応永十八年

代斯波義淳○秋七月丙寅朔丁亥鎌倉侍所千葉氏捕新田貞方於七里濱殺之（或曰貞方義宗子也）

是年當明永樂八年廣東志曰十二月倭寇陷廉州教授王翰死之翰河東人任廉州府學教授倭賊陷城民皆逃匿翰整衣冠端坐明倫堂賊至欲執之罵詈不屈遂遇害

辛卯十八年正月戊寅鎌倉管領上杉憲定辭職既薙髮號長基上杉同族相代執政然憲方憲定在職之間衆皆懷之○二月壬辰朔庚子上杉右衛門佐氏憲爲鎌倉管領剃髮號禪秀（禪助子也）○八月庚寅朔

菅秀長逝

博識鳴世

其家乘曰迎陽記

佐々木高數繫飛驒國司

前管領上杉憲定入道長基卒

僧得嵓作棠陰堂記

乙未前參議正二位式部大輔菅秀長逝（歳七十四）秀長繼儒業不隕家聲以博識鳴世爲圓融帝及當今二朝侍讀其家乘曰迎陽記○九月己未朔丙戌義持使佐佐木高數（數或作員）擊飛驒國司藤尹纜燒小島城○十二月甲戌鎌倉前管領上杉憲定入道長基卒子安房守憲基嗣初憲方造一堂扁棠陰二字至憲基時請僧得巖作之記其略曰關東副帥房州藤公以棠陰堂記大見徵蓋乃祖先房州天授（憲方號天授或作）樹居此任鎭凶暴恤孤寡治法征誅尤復遺策封内熙熙人無異心夫姬周之興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

敎化或舍甘棠之下遺愛及其樹詩人詠歌以美之編于國風三章是矣相人敬慕天授之化猶如南國之於召伯堂扁之義擬以號焉今房州公恢復祖業政事悉仍舊貫文雅殆過之敬其人則愛其樹況若人而處長嫡孫行者乎國人所以敬之愛之志夫如何也吾朝效李唐制分六十餘州以置七道州各有刺史各有連帥而幅員廣大兵馬殷富莫如關東天下安否所存建武以來藤氏一家世任副帥至于房州二公教化大行家聲益張豈啻一道蒙福天下特以安焉棠陰所庇非廣且遠者耶騷人墨客播之歌

僧龍派等題詠化松石、義持怒處流、龍琛在謫所賦詩

詠贊揚、以壽其傳、若予衰朽伸思荒落、復奚所能、雖然少壯有東行之役、霸府繁雄、江山勝絶、目擊而心領、于今耿耿、弗忘、然不得一登此堂、暢快心目、以爲它日佳招、張本、上杉家譜曰、憲方憲定執權之間、不用于戈二十年、與得巖記合、然譜又曰、憲定嗜酒、一日沈醉、發病、即日卒、歳三十八、是年建仁寺詩僧龍派・真玄・龍惺・龍琛・龍攀・器重等題詠化松石、義持覽其詩卷大怒曰、彼等何犯夢窓國師諱哉、石、字夢窓、諱也、悉配流之、龍琛在謫所、以人生識字憂患初、爲題作絶句曰、蚌割龜焦憂更憂、結繩上世寄身不、扁舟莫棹巴江月、聞説春波學字流、一作、老杜五州蘇八州、何人世上不多憂、夜船莫泛巴江月、聞説春

僧器重會友詩

當時叢林四絶、得巖文、龍派詩、真玄騈儷、清播講説

波學字流、歷十年各赦歸寺、器重會友詩曰、金蘭籌上舊交朋、浮蛾中間生愛憎、今夜風簾官燭下、十年心事釋如氷、龍派住建仁寺靈泉院、號江西、號木蛇、又號續翠、又號豩庵、豩與頑同、派以詩鳴世、有續翠集・木蛇集、其全篇不傳、僧靈彦曰、蕉雪、惟肖、既亡、謂吾徒無詩、然有續翠不減於蕉雪云云、派作東坡詩抄、號天馬玉沫、又曾纂抄唐宋金元絶句千餘首、號新選集、以便於初學者、行于世、當時以得巖、号惟肖、文、龍派詩、真玄、号大白、騈儷、清播、号心田、講説、稱叢林四絶、玄播共住建仁寺、播亦工詩、其集曰聽雨、聚其騈儷曰焦尾帚、玄曾呈

僧龍派編新選集、弟龍攀編新編集

僧龍澤編錦繡段、壽桂集續錦繡段

其所作之疏於絶海、海跋曰、六博之得梟、百發而中鵠、尤爲警絶、龍惺號蟬闇、又號瑞岩、能詩、嗜文、有蟬闇集、又有疏稿、僧靈彦曰、蟬闇詩不減於續翠云云、龍琛號九淵、又號葵齋、以詩顯名、有遺稿、器重號九鼎、是亦能詩、龍攀號慕哲、龍派弟、位止藏主、是亦有詩名、博看唐宋金元詩集、除龍派新選所載、而又聚千餘首、號新編集、或曰、新編集者成於蟬闇慕哲二人也、自是禪徒學詩者、皆讀新選新編二集、後來建仁龍澤就二集抄出、爲小冊、所謂錦繡段是也、壽桂除錦繡段所載、而自選編二集纂抄者、號續錦繡段、澤号黙雲、又号大隱、桂号月舟、又号幻雲、

我軍入明殺千戸王偉

應永十九年

是年、當明永樂九年、廣東志曰、三月倭寇攻陷昌化、殺千戸王偉、軍士死亡甚衆、城中人口・倉糧・軍器皆被劫掠、命副總兵指揮李珪等討之、

壬辰十九年、二月庚午、信濃守小笠原長秀讓家於弟政康、而避世、先是長秀受武將之命、與今川氏・伊勢氏相議、糾弓馬禮節、以爲冊子、號三義一統、冬十月癸丑朔、義持以細川滿元代畠山滿家、爲管領職、十二月壬子朔戊寅、鎌倉滿隆、持氏叔父、造新第移居、養持仲、持氏弟、爲子、其勢與持氏如二君、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終

…大臣藤公俊、左大臣藤公行、右大臣藤冬家、藤實永、藤公光、藤兼良、內大臣源義持、藤宗氏

藤重光逝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一

春齋林恕撰　曾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稱光天皇

諱實仁、初名躬仁、後小松帝長子、母光範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日野資國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一、曰正長、崩壽二十七、葬泉涌寺、

癸巳、應永二十年、三月、庚辰朔、壬辰、僧周靈仕相國寺、靈號嚴中、妙葩弟子也、頗屬詩文、曾入明、與乙未、講三體詩、與諸徒有異義、自稱受華人之說、大納言從一位藤重光逝、以外戚之親、爲院執權、且依武家之姻興其家門、號裏松亞相、後小松上皇后資子、道義大人康子、義持夫人榮子、共重光姊妹、○五月、己卯朔、丙午、常陸小栗氏叛鎌倉、持氏令上杉憲基討之、○六月、戊申朔、是月、義持詣石清水、月卿雲客扈從、○秋七月、戊寅朔、庚寅、義持祖母從一位紀良子逝、道義母、善法寺通清女、號洪恩院月海禪尼、○十一月、奥州伊達松犬丸叛鎌倉、縣田氏應之、據大佛城、其志在欲起南朝、持氏令畠山國詮擊之、○十二月、丙午朔、丙寅、國詮拔大佛城、松犬丸亡跡、

常陸小栗氏叛鎌倉

義持祖母紀良子逝

奥州伊達松犬丸叛鎌倉

應永廿一年

甲午、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正四位上曆博士賀茂在方、撰曆林問答三卷、其序曰、蓋曆數也、包天地陰陽之事、故帝王之政、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至姚舜輔造紀元曆、十有三家也、但上古之曆、僅極幽明、知微妙也耳、然大唐長慶壬寅朔、新用經、遂集而錄之、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星辰伏見、日月盈虧、雷動虹出、蟲鳥獸魚之變化、稼穡採桑之時候、毫髮無差、於是世世曆經雖來朝、莫能得者、貞觀之初、大春日眞野麻呂、又天德之末、吾祖司曆博士賀茂保憲博考大成、而所獻之曆、天數不違、取傳莫不規摸然、歲歲時時、愚師野巫之僻說多、起正理錯亂矣、故今剪截煩浮之辭、採樞要之說、號曰曆林問答、庶求詰補其闕焉、按、保憲以來、賀茂氏傳曆道、此時諸家業雖衰微、在方有此書、其所由來猶存者可知、○八月、辛未朔、庚辰、僧俊兼住相國寺、兼號西胤、絕海弟子、頗能詩、乙未、鎌倉前管領上杉禪助卒於上總長柄山、幽居、是年伊勢國司源滿雅、擁小倉皇子、不受禪而謀起兵再興南朝、乃催國中士關氏、一黨、神氏、峯國府、鹿伏兔等、及大和伊賀志摩舊好者、應與者不少、唯權中納言俊泰雖北畠族、傾心於武家、與滿雅絕、傳称伊勢關氏、平資盛之後也、資盛在勢州生子、曰盛国、平族亡時、頼朝赦之、報重盛之恩、盛国屬北條時政部下、盛国有二男、長子實忠、賜勢州鈴鹿關、故號關氏、次男盛綱爲北條

曆博士賀茂在方撰曆林問答

鎌倉管領上杉禪助卒

伊勢國司源滿雅謀起兵再興南朝、關氏一黨属心、

應永廿二年
源滿雅攻坂田城

叅時家令、世世相繼、於內管領、所謂長尾氏是也、元弘之後、北條氏亡、實忠六世孫、逃鎌倉、來住鈴鹿谷邏山、鄕人迎之、為領主、及尊氏治世、関氏屬其守護部下、其族分為五流、在龜山者為嫡、其一居神戸、其一居鹿伏兎、其一居峯、總合五家兵、則五千人云云、

乙未、二十二年、三月、己亥朔、癸卯、鎌倉持氏始親政務、是春伊勢國司源滿雅攻坂田城、城主源俊恭在京、留守者不能防之、城陷、於是滿雅自居阿井賀城、使弟雅俊守木造城、其子顯雅守大河內城、其餘多族、坂內田丸秆野等諸城、遣兵士守之、關氏族守北伊勢諸城、義持乃使中納言源俊恭及土岐持益、世保康政、仁木滿長往擊之、持益攻拔秆野城、俊恭

上杉禪秀
捷滿雅持
氏軍失利

等攻木造城、雅俊防戰而殺京兵數人、然遂敗奔于坂內城、俊恭即據木造城 ○夏四月、戊辰朔、壬午、義持令多田院領依舊為寺家之沙汰、壬辰、持氏奴常陸國士越幡氏采地、管領上杉禪秀諫曰、彼無罪、請宥之、持氏不聽、禪秀不平、翌日稱病蟄居、京軍合勢圍攻阿井賀城、滿雅克防克戰、屢得勝利、滿雅別遣兵士於岩田河雲出河、擊破京兵、多獲首級、又分遣兵士於今德榊原八田天花寺曾原船江波瀨岩內大淀田元等諸城、共據險要而乘夜襲刼京軍、氣屈勢蹙、由是諸將相謀、遣兵護送城中水道、城兵水之

禪秀辭職、
憲基代焉、
至此交惡

苦渴、滿雅謀而置馬於城中高所、飼精白米、洗之宛如瀉水、京兵遙望見、以為水多、因解守水之兵、於是水道如初、城兵免渴而守防益固、世人自是謂阿井賀城以白米城、貽滿雅之謀 ○五月、丁酉朔、戊戌、上杉禪秀稱病辭職、甲寅、持氏以上杉憲基為管領職、代禪秀、禪秀素無辭職之意、以持氏不聽己言而為示不平之意也、持氏與禪秀不快、故幸其辭職而許之、以憲基代焉、而管領累世爭權不睦、至此交惡 ○秋、七月、丙申朔、丙午、義持詣日吉社、鎌倉流言兵革將起、近國兵士麕至、然無實而退皈、禪秀叛心既兆、故有此變也 ○八月、丙寅朔、甲戌、

日蓮黨僧
犯婦女被
殺

上杉禪秀稱病愈、詣府謁持氏而解衆疑、乙酉、洛中日蓮黨僧犯婦女、其夫追打殺之、又盜入人家、主拒而殺之、僕奴黨盜奪掠家財逃去、已及、義持携其夫人藤榮子詣春日社、管領細川滿元等武臣從焉、廣橋大納言藤兼宣、裏松頭辨藤義資、飛鳥井中將藤雅清、山科中將藤教豐、白河中將源資雅、勸修寺右小辨藤經興、廣橋延尉佐藤宣光、先期而行、為參社扈從也 ○九月、乙未朔、丁酉、義持至自春日、滯留南都之間、覽延年後樂田樂等、一書曰、南朝舊臣小倉皇子不受禪而謀起兵、義持聞之、訖事於春日詣、而自至南都鎮撫之、沮、論曰、他後可使彼皇子踐祚、故南臣意解兵歟 ○

応永廿三年

上杉禅秀密謀廢持氏立中満隆上

府君即持氏

瑞泉基氏永安氏満

十一月乙未朔庚子、多田院満仲廟鳴動。○十二月乙丑朔戊寅、僧性智住天龍寺、上堂大雪、乃獻一偈於義持曰、一片飛來六合明、不知何処不清平、三軍可酔玉盃酒、塞外今無懸衆城。智獅大愚國亦泳也

丙申二十三年、秋八月庚申朔、上杉禅秀憤失威權、欝陶不止、密謀廢持氏、立満隆、而教憲基已獨專威。是月、潜到新御堂、第勸満隆曰、府君耽酒色、憲基執政、有私、羣下離心、亂臣窺隙、危哉、閣下齢壯、諸將屬意、豈坐見宗家之覆哉、與令他人領關東、寧自取之、然則瑞泉永安必毀聖鑑、且閣下忘往年遺流言而

安房守憲基也

勞心乎、乃是故安房守憲定讒訴之所致也、閣下何不解舊怨於今安房守哉、若納臣之言、則盡微力翼戴、則關東入掌、其在近而已、満隆曰、諾、我亦既思之、然我養持仲為子、卿其奉之、以為満兼嗣、則事順人應、而成功其速矣、禅秀曰、珍重、乃退招集其家僕、在采地者、伴稱運粮食、而納兵器、或馱之、或負之、每日入鎌倉、然無悟之者、既而禅秀得満隆書、且副已狀、分遣使者誘招關東羣士。○九月己丑朔己亥、義持詣春日社、千葉新介、新田岩松治部少輔、澁河左馬助、舞木太郎、大類、倉賀野、武藏丹黨、荏原、蓮沼、別府、

禅秀遣使於奥州勸満貞

禅秀使郎属帥師襲持氏府

玉井、瀬山、甕尾、甲斐武田入道、小笠原一族、伊豆狩野一類、相州曽我、中村、土肥、土屋、常陸名越一黨、上總入道、佐竹一家、小田太郎、平沼氏、常陸大掾、行方、小栗、下野那須、越後入道、宇都宮左衛門尉等皆應禅秀、禅秀大喜、又遣使於奥州篠川勸満貞、満貞許之、命芦名、白河、田村、石河、南部、葛西、海道四郡士、以為援兵、持氏近臣木戸内匠助、二階堂某、佐々木某亦密應禅秀。○冬十月己未朔庚申、満隆時仲潜出其第、自西門入寶壽院、禅秀令家僕家部垣谷率步卒、鑿陴構柵、騈楯揚旗譟之、禅秀自犬懸宅大懸禅秀所居

之地、時人稱犬懸入道、帥師直襲持氏府、持氏酔臥不知之、木戸將監馳來告變、持氏不信曰、禅秀臥病、男憲盛今朝謁見、何俄叛哉、將監曰、禅秀佯病、君信之乎、賊臣既逼、府營狹而不便拒戰、請早避之、持氏驚乘馬而出、過小坪到前濱、入憲基佐介館、一色兵部大輔、左馬助、左京亮、掃部助、龍崎尾張守、伊勢守、品河左京亮、下總守、梶原兄弟、印東次郎、新田、族田中、木戸將監、那波掃部助、島崎大炊助、海上筑後守、信濃守、江戸遠江守、三浦備前守、高山信濃守、今川參河守、修理亮、板倉式部丞、香川修理亮、畠山伊豆守、筑波源

乙御所持仲也

上杉憲基部署諸将

八薬師寺常陸介佐野左馬助二階堂小瀧内戸大炊小田宮内少輔高瀧次郎等五百餘騎従之上杉修理亮満朝長尾出雲守大石源左衛門羽継修理亮安保丹後惟助五郎長井藤内及木部寺尾小幡白倉鹿沼金子金田刀石等来會佐介宅一説曰憲基不知禅秀容謀聚衆遊宴満朝率三十騎馳来曰犬懸入道奉乙御所起乱今既襲来管領何遊楽哉憲基笑曰満隆先年有罪依我先人之優恕而免何忘恩党賊臣哉禅秀往年在奥州軍旅屢失利奥羽兵士知其拙何慮彼拙哉不足驚焉其言未畢上杉蔵人憲長馳来叩門曰兵馬既満前濱何猶豫哉憲基乃着戎叔長尾等部属家僕七百餘騎列立庭上憲基曰汝等速到御所可迎府君我士等将発時持氏逃来憲基喜乃議軍事壬戌憲基遣長尾出雲寺於濱面法界門佐

満隆帥師屯若宮小路

竹左馬助義憲於荏柄小路結城弾正氏朝於薬師堂邊上杉憲長於無量寺三浦介並相模兵於氣生坂而令上杉氏定其子持定進向扇谷義憲者憲基弟也佐竹義盛無男請上杉憲定養義憲為子以女妻之以継佐竹家初名義人改人為仁又改義憲号佐竹左馬助後称右京大夫義盛弟上総入道憤他姓継家不従義憲屢及闘戦然不能勝義憲遂継佐竹家領常陸国故此役上総入道属禅秀或曰義憲在鎌倉居名越宅故有名越別号満隆発實壽院率一千餘騎屯若宮小路千葉相馬大須賀原圓城寺等屯米町佐竹上総

禅秀与上杉氏定會戦

岩松治部二階堂氏進戦大勝

江戸遠江守畠山伊豆守皆戦死持氏及

入道帥其子弟部属屯濱花表邊極楽寺畔禅秀発犬懸率氏族家僕二千五百餘騎屯花表前東西甲子禅秀率岩松澁河等進攻六本松上杉氏定自扇谷出拒之氏定被創家僕上田氏定田氏戦死禅秀鋭進岩松治部到氣生坂持氏近士迎戦梶原氏推澤氏為岩松被撃殺飯田氏海上氏圓田氏猶防敵於無量寺二階堂氏率駿河下総兵進焉上杉憲長當之其家僕大庭氏等戦死持氏諸軍悉敗岩松澁河放火於園清寺諸軍咽煙江戸遠江守畠山伊豆守皆戦死禅秀党焼佐介館持氏及憲基義憲等逃

憲基義憲走小田原一色兵部今川参河守共死之

禅秀立持仲為鎌倉主

狩野介攻持氏木村将監拒之死

入極楽寺潜経片瀬腰越到相州小田原土肥氏土屋氏来攻之一色兵部左馬助今川参河守共死之禅秀立持仲為鎌倉主使満隆掌事自称管領指揮諸軍乙丑持氏入管根山憑別当僧匿豆州名越寺戊辰狩野介率伊豆兵及走湯山僧徒攻名越寺憲基僅以二百餘人拒之不克狩野等放火木戸将監等二十餘人力戦自殺持氏憲基義憲間行到駿河入大森氏家而憑國主今川泰範潜居瀬名安楽寺憲基義憲辭持氏而逃奔越後國告難京都請援兵且容遣使於關東令同意者起兵戊寅京師流言摧

榮仁親王薨

武州平一揆等応持氏起兵憲盛扶持仲

撃之義持為持氏起東國兵

大納言義嗣懐怨望、圖不軌、義持疑而欲糺彈之、義嗣剃髪而逃、索捜之而幽於相國寺林光院。○十一月、己丑朔、戊申、榮仁親王薨於伏見殿。榮仁雖為皇統之嫡、沈淪年久、且舊領亦被削除、不堪嘆息、歴朝珍藏之柯亭笛傳在伏見殿、及榮仁病、献之上皇、上皇且感且憐、遂附其舊領。榮仁喜而終身、葬大光明寺、謚大道院。長男治仁為繼嗣、次男貞成被養於菊亭左府藤公行、而有為聖護院弟子之約、然未入室、己酉、武州平一揆江戸、豊嶋及二階堂下総入道應、持氏起兵、禪秀使其嫡子憲盛扶持仲、往撃之。禪秀

輔満隆、而在鎌倉、義持令東國北國士為持氏憲基發援兵、由是救持仲禪秀者稍多。○十二月、戊午朔、壬申、上杉憲基令佐竹義憲率越後兵催東國軍、乙亥、到上野國、越雄井坂、禪秀發兵拒之、義憲撃破之、丙子、再戰而勝、己卯、後戰鎌倉、兵敗走、義憲競進、到所無不勝之。壬午、憲盛開鎌倉、兵屢為義憲被破、而奉持仲退武州、而皈鎌倉、是月、勅、加謚佛智廣照國師絶海。詔曰、朕聞昔在曆應康永之間、發大願力、痛救末法之弊、具大辯才、普應十方、而無凝者、夢窓正覺國師而已、升其堂、入其奥、親獲本有清淨之心印、

伊豆大嶋焼

応永二十四年

上杉禪秀

而定萬像於方寸、陰翊四海同文之聖治、乃佛智廣照國師也、茲恨生晩、不及瞻其光儀矣、昨迎慈像於内殿、頂戴衣盂於真前、自非特立稱號、以表示天下、無以昭慕道欽德之意、先是己丑歳、上皇既賜大謚、今加徽號、宜曰淨印翊聖國師、自四月至是月、伊豆大島漸焼、不息、其聲如鼓、

是年、當明永樂十四年、從信録曰、七月、遣將練兵海上、防倭、按道義没後、義持不通貢船、故西鄙屢寇掠、故明帝成邊防之備、

丁酉、二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朔、上杉禪秀挾滿隆持仲、發鎌倉、向武藏、壬辰、禪秀撃江戸氏、豊島氏於世

上杉憲基佐竹義憲戰武藏野不利

滿隆持仲禪秀父子四人皆自殺

谷原、勝之、岩松治部誇軍功、驕諸士、故軍中不和、多降於憲基者、丙申、上杉憲基佐竹義憲等與上杉禪秀戰於武藏野、大破之、禪秀奉滿隆持仲逃入鎌倉、丁酉、憲基進入鎌倉、滿隆持仲及禪秀其嫡男憲盛、五男憲春、鶴岡別當快尊、僧禪瑾、禪秀子、皆到雪下自殺、家僕長尾氏春等五十七人皆伏刄而死、禪秀次男持房候京都幕府、至此三男憲秋、四男教朝潜逃奔京、其餘禪秀男女子可四十人共被殺、其黨皆今散、一書曰、義持令佐佐信高帥一萬八千兵東征、討禪秀、遣吉良氏帶教書、諭東國諸士、以發持氏援兵、持氏令小山三郎往越後、与憲基約軍期、以向關東、禪秀遂敗死、戊戌、持氏自駿河

義持使明

向鎌倉、先遣使、以憲基復管領職、甲辰、持氏入鎌倉居淨智寺、○十二月、壬午朔、義持嫡子義量元服、時歳十、義持加冠、是日敍正五位下、任右中將、聽禁色、義量母從一位藤榮子、故權大納言資康女也、諱大納言藤公量改名公光、前權中納言藤宗量改宗宣、皆避義量諱字也、是年、當明永樂十五年、薛氏日本考畧曰、正月、倭船三隻泛沙圖所、又船八十四隻泛松門衛、又泛金卿平陽岐山、侵掠海口民家、擄載資擄去、東西洋考曰、戍兵戰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群臣請誅之、上釋歸、下璽書義持曰、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爾先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國、罪在必討、朕所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熟計之、

応永二十五年

鎌倉管領上杉憲基卒

義持殺弟義嗣

僧靈彥贊林光院孝山贊

戊戌、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子朔、乙卯、鎌倉管領安房守上杉憲基卒、號海印、其子憲實繼任安房守、憲實者憲英孫、房方子、在越後、憲基無子、故迎而為嗣、憲英者憲方弟也、乙亥、義持殺其弟前權大納言義嗣於相國寺林光院、歳二十五、稱孝山居士、號圓修寺、又曰林光院、僧靈彥贊林光院孝山像曰、羽嘉鳳凰種族非常、其文彩也、必為瑞為祥、侯王將相氣體有養、其雍容也、必可瞻可仰、若我亞相公飫鍾鼎之味、襲珪組之貴、可謂是有養之氣也、天山皇考鍾愛之、寵顯山元凡友于之重、可謂是非常之種也、然而忠如周旦、而處嫌疑之地、賢如思王、而當奪嫡之忌、烏乎遭世罔

前管領斯波義重逝

僧得嵓敍事跡

極而隕厥身、古與今不翅我公一人而已、若夫昭昭之靈、豈為雨露日星乎、將奮為神明乎、人徒見其觸藩之羸、而未見其天定之時也、奉仁祠而有孝嗣、著甲令而有廟祀、亦無憾者、良以此耳、○秋七月、己酉朔、乙亥、侍從藤爲盛任右衛門督、僧方秀自東福寺住天龍寺、○八月、甲午、前管領從三位左兵衛督斯波義重逝、僧得巖敍義重事曰、泒出天源、名高武族、入其門、則亞夫棨戟森然、闚其庭、則魏絳金石鏗爾、何其貴戚堅侯也、望餘光、則古書名畫填滿几格、清泉茂樹、掩映階除、風調清閑、思慮冲澹、何其神仙中

明公使呂淵歸朝

応永二十六年

僧得嵓詩序

人物外高士也、四十八年、與功名富貴相始終、是年、當明永樂十六年、憲章錄曰、四月、行人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持遣使奉表謝罪、按、呂淵來日本、不可在去年冬今年春之間、然不得考證、倭漢合運以呂淵來為來年事、誤矣、

己亥、二十六年、春正月、丙午朔、立春、山名時熙作元日立春詩二首、寄僧得巖、巖和其韻、且令其徒賡之、得巖作序、其畧曰、本朝倭歌之道盛行于世、士太夫賦詩者、幾乎絶矣、獨吾徒所辭造句、唯以為務、世亦以詩學專門、命焉、風俗異習、如斯、源金吾巨川大居士、時熙任右衛門督、好禪、號巨川居士、累葉武門、現擁大藩、天資嗜詩、

釋奠

性不學而能之、凡佳辰令節、花晨月夕、以至讌會歡娛、閑暇無聊不平、靡一不寓於斯者、居衆人皆棄之間、振千載既絕之緒、豈淺嘗大夫之所能也哉、已亥元日立春兩篇、學蒙披寄、益過聽以予為同嗜乎、誼寔吾徒末事也、然禪誦有暇、陶冶性情、排遣塵習、或似可尚已、此年此風陵夷、以攻文辭為忌、竄其外不謬不立文字之蹄、察其內華衣玉饌、遊譚元報耳、何其不韻之甚、然則巨川之作也、非唯有補於世教、亦足以警吾徒不韻之弊云云、○二月甲申、權大納言藤持基兼左大將、丁亥、釋奠、權中納言藤家俊為上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一　稱光　十三　何不成舍藏

韃人与朝鮮謀來寇
澁河滿頼
宗貞茂等拒戰

卿、文章博士菅長政、權右少辨藤盛光、助教中原師世、大外記中原師種、左大史小槻為緒、權大外記中原師御等行事、依月讀宮災、止宴座穩座、中原康富記曰、以太政官正廳准廟堂、先聖西像在西、先師顏子在東、九哲今祀於東西、先聖先師饗膳用高坏、九哲則用豆、始於未刻、至曉而罷矣、○五月癸巳、韃人與朝鮮合謀、以戰艦五百餘艘來寇對馬島、九州探題澁河滿頼頼或作範及少貳藤某、宗貞茂等率兵拒戰、時天地震動、大風大雷、敵大敗而歸、宗氏家傳曰、昔平知盛沒西海時、以強褓兒託乳父惟宗氏、而幸免、其兒長繼惟宗氏、其子孫寬元四年、初為對馬島主、以宗為氏、弘安蒙古、

明公使來寄書

從宗助國戰死於對馬佐須濱、國人建社祭之、其子經茂住大宰府、經茂子曰頼茂、屬尊氏有戰功、食豐前筑前肥前數邑、其子曰尚茂、尚茂生貞茂、號讚岐守、應永六年、韃賊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八人寇對馬與良鄉阿佐尾浦、貞茂自大宰府馳往擊破之、至此再破韃人、定住對州、○秋七月甲辰朔、丙辰、明使者徐千戸郭千戸通事周肇來、且寄書曰、使臣呂淵去歲奉国命、齎勅書、就帶倭人來日本国公幹、令人通報國王、命古幢長老到海濱、未曾審詳來意、長老旋車後、一向信息不聞、以此齎捧勅書回京師、續有本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一　稱光　十四　何不成舍藏

將軍義持諭明使書

國日向州人、駕舩一隻、裝硫黄馬疋進貢、因無國王文書不領、今復蒙遣齎捧勅書、就帶進貢番人一十六名、同先來八名重來、今有忠信之言、將為賢大夫告、恐重譯弗詳、故筆諸書、付賢大夫、王左右幸詳説之、萬一、按此書載国宝記、不見於中華、書其禮或非明帝書、蓋其海防守將所私寄九州探題乎、倭濱合運以呂淵來為此時之事誤矣、古幢諱周勝、其赴中葉不詳為何月也、日向使人亦其九州探題所私遣乎、癸亥、義持諭大明使者曰、征夷大將軍某告元容西堂、今有大明國使臣來、說兩國往來之利、然而有大不可者、本國開闢以來、百皆聽諸神、神所不許、雖云細事、而不敢自施行也、頃年我先君惑於左右、

不詳、肥宮口辨之愆、假通外國舩信之問、自後神人不知兩賜失序、先君尋亦殂落、其易簀之際、以冊書誓諸神、永絶外國之通問、孰辜、先君告命而犯諸神憲章哉、去歳既命古幢長老、往諭此意、今有使而至、蓋前諭之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寡我所不知也、今倘云止之、則前亦知而令之也、豈有人主而教民為不善者乎、何不思之甚矣、雖然遁逃亡命、或竄身於夐絶之海島、時時出害邊民者、恐有之、當命沿海之吏、制焉、西堂宜以此件件數數說之、以上周靈草之、又諭曰、夫與隣國通好、商賈往來、安邊利民、非

所欲乎、然而余之所以不肯接明朝使臣者、其亦有說、先君之得病、卜云、諸神為崇、故以奔走精禱、當是時也、靈神託人謂曰、我國自古不向外邦稱臣、比者變前聖王之為、受曆受印而不却之、是乃所以招病也、於是先君大懼、誓乎明神、令後無受外國使命、因垂誡子孫、固守毋墜、其後僧使堅中與明朝行人偕來、余欲不接之、以其未知以上事、諭使臣亦為弔先君來故、違誓而迎之、及乎使臣之歸、令堅中為諭此意、不知未詳通乎、去歳使舩重來、亦使等持長老重傳此趣、使臣歸到本國、胡不以此意達爾主耶、余之

所以不接使臣、亦不遣一介者、非敢恃險阻、不服也、順明神之意、奉先君之命、以行事耳、昔元兵再來、舟師百萬、皆無功而溺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實神兵陰助、以防禦也、遠聞、是事必為怪誕、古來吾國之神靈驗赫赫、可不恐乎、事詳國史、今開將以使者不通為辭、用兵來我地、除路而迎之而已、至夫寇掠邊圉、則逋逃之徒、竄海島之間者之所為也、欲討竄滅蹤迹、師還則烏合蟻聚、而不受我命者也、捕而戮之可也、奚必帶而來哉、來書亦云、使臣至中國、或拘留或殺戮、聽爾所為、是何謂哉、吾不欲拘殺使臣、只要

我軍寇明、不利

彼不來此、不往各、保封疆、莊子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若此之時、則至已、不休、西堂以此意諭明朝行人、速回舟楫、幸甚、以上亦周靈所草、或曰、周崇作、按中華書、或稱義持貢獻、曰罪以此二論見之、則華人傳聞之誤乎、不然則西海武士等欲得交易之利、佯稱義持使者、而遣貢舩乎、或其徒邊防守將為說明帝之心、佯稱者歟、是年、當明永樂十七年、從信錄曰、十七年、夏、鎮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封江為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為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寇將至、江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

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棄海艄、直逼堝下、作蛇陣以進、一賊貌甚醜惡、揮兵而前、江令猜師秣馬略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戸姜隆帥壯士潜燒賊舩、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被髮作真武狀、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縱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奔櫻桃園空堡内、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剿殺、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令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潜脱而走艄者、又為隆所縛、无一人得脱、事聞上勅、賜褒美封江廣寧伯、食

應永二十七年

義持以為醫師高天藤俊經行使狐術、流之讃岐

祿二千石、子孫世襲、將士在功者陞階有差、自是倭寇不敢出没海上、屏息數十年、圖書編、劉江作劉榮、續藏書曰、劉榮改名江、後復名榮、續善古録曰、明帝命僧録司道成往日本闡揚佛化、及歸、陞左善世云云、道成號蘭峯、稱雪軒禅師、

庚子、二十七年、春正月、○九月丙子、幕府流言義持病、狐魅之所致、是醫師高天所為也、夫人藤原榮子信之、令僧加持之、時兩狐自寢所逃出、乃縛而折殺之、皆謂藤俊經與高天得使妖狐之術咒咀義持、義持大怒、流俊經高天於讃岐、陰陽助定棟亦連坐被

河内獻綠毛龜於義持、僧徒作頌、得岩作序、

收閑是冬、河内國獻綠毛龜於義持、命畜之於池禅林、僧徒等作綠毛龜頌以賀之、義持使僧得岩作序、序曰、保安、河内古刹、俗曰龜井寺、井今為池、風日暄和、則龜累累出、睎昂然而仰、頹然伏、陵如坻如、其中有異者、翠毛填于背、長踰二寸、飄如色絲、委如螺髮、游息有姿、最可把玩、而深居間出、若自珍然、不啻毛質非常、其智又絶于類、寺童行百方捕之、莫獲焉久矣、庚子冬、一旦偃然就捕、便獻之督府、督府上于大人相公、時賓愛之、以畜於池館、禅苑諸師雜然頌而美焉、桼命于微僧得岩、叙諸篇端、岩雖不文、弗容巽

牀、乃進之曰、傳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又云、王者嘉瑞也、夫麟也鳳也、為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偶有以為靈為瑞、宜也、龜則溪澗沼沚、班班見之、居四者列何也、龜舊也、千歲乃遊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行無道引至神、如此所謂曰靈曰瑞有取乎此歟、凡物壽則象變、龜已靈矣、是復靈之又靈者哉、雖然鳳儀虞廷、簫韶之應也、麟遊魯郊、春秋之應也、黄龍見于成紀、孝文恭儉之應也、今何所應、伏惟吾相即政有年于此、治成制定、内外無他、而茲秋俄困無恙、共務彌留、朝野駿奔、醫卜禱禳靡不宜其

九州探題渋川義俊与朝鮮通好

勞、竭其伎倆、三月灑然康復、則衆又喜躍歡騰、各呑慶賀、蟄戸之禽、春雷也、昬衢之掲白日也、此亀珍秘久之、適當斯時、以出蓋衆心、至誠也、天以壽考之徴示之、昭昭不可誣而已、其應莫大焉、抑保安嘉名也、河内郷識也、其所自來、不復偶然、吁、自今以降、白算加延、永保泰山之安、沛恩澄滿、廣敷河海之潤、餓莩以蘇、疲癃以起、擧一世躋之於仁壽域、祥符瑞物、四方争獻、朝多文人、援筆大書、特書屢書者、儘從此而始、儻句不僉歟、九州探題澁河滿頼入道道鎭讓職於其子義俊、與朝鮮國通好、朝鮮申叔舟海東諸國

本朝通鑑　卷六十二　續記　十九

応永二十八年　応永二十九年　源義持遣朝鮮書

紀曰、道鎭以年老委政其子義俊、自稱前都元帥、義俊稱九州都督左近大夫將監、自此父子倶遣使不絶、其所進方物甚豊、報賜亦厚、

辛丑二十八年、

壬寅二十九年、五月、義持遣書於朝鮮曰、日本國源義持拜復朝鮮國王殿下、海路迢迢久、不嗣音、維時梅雨弄晴、槐風吹爽、共惟神衛森嚴、尊候納億萬之福、先是需釋氏藏經、皆得如願、無勝銘佩之至、今復有不盡之求、重請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於現當也、苟與其善、須以七千卷全備之典、則雖以刹寶見

常陸小栗滿重叛　憑節之始　将軍義持詣伊勢

付、未足為比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惟希亟略閲係式符眞詮、不宣、僧周璵草之◯六月、常陸國士小栗滿重叛、持氏使上杉重方、弟憲實伐之、而畀書於小山滿泰同封之◯八月、乙酉朔、廷臣門跡武夫等皆獻物、義持、毎年八朔有此、俗曰憑節◯九月、義持詣伊勢宮、管領畠山道端、前管領斯波義淳、細川道觀、畠山道祐、山名常熈、元名時熈、一色義範、赤松滿祐、畠山持國、子道端祐順、元名滿熈、細川滿久、義之子、細川持之、滿元子、細川持春、滿元姪、赤松滿政、頼則子、而則祐孫也、赤松持貞、顯則子、而貞範孫也、赤松持祐、滿則祐子、而則祐孫也、伊勢貞經及醫師允能、佳阿彌、主阿彌、久阿

本朝通鑑　卷六十二　續記　二十

上杉憲榮入道道久卒

彌、和阿彌、皆相從、佐佐木、六角持綱、掌草津貢休之事、京極持高、掌皆口旅館之事、皆口作水口、冷入勢州、則關持盛、長野滿高經營之、勢州長野氏者、傳稱工藤祐經後也、元弘元年、工藤高景始領州之安濃郡長野城、因住焉、氏族眷属蔓延、兵士總五十云云、關氏事見上、両家之外、千草、後藤、赤堀、柚氏、緒生、南部、加用、梅津、富田、濱田、上木、白瀨、高松、持福、木股等、總四十八家、共在北伊勢、共所領或千、或五百、或數百、有差、国司北畠家、赤分為數流、共嫡滿雅、曰多藝御所、領南伊勢五郡、及大和國宇多郡、其兵一萬五千、其庶流或曰木造御所、或日坂内御所、或曰大河内御所、或曰田丸御所、木造領兵一千、其餘皆五百、共屬嫡家、此外部屬猶多、故南朝雖絶、北畠家猶盛、庚戌、上杉左近將監憲榮入道道久卒、初憲將有一子、爲僧、故以越後國讓憲榮、然有遁世之志、歲十八、棄國而去、義滿強

持氏令上杉房憲討佐竹常元

召之、故在京仕幕府、領越後國、衛十年、固請避世、義満許之、憲榮喜而為禪僧、稱道久、赴但馬、在月潭會下參禪法、後到伊豆國大見郷山本、建如意輪寺住焉、手自汲水、撤柴、以供晨畜、晝讀楞嚴維摩、夜修安盤三昧、焼香禮佛無怠、有來訪者、無貴賤、無緇素、一視而不多言也、座間所有、唯三衣一鉢而已、至此無病而終、歳七十三、號大遠居士、（上杉家傳曰、憲榮者憲顯季子也、憲顯多子、長男憲持為越後守護、而與次男憲賢共先卒、故三男能憲代憲顯為鎌倉管領、四男憲春、五男憲方相繼掌領職、六男憲英為上野守護、共七男則憲榮也、）○閏月、丁卯、持氏令上杉房憲（憲實姪）討佐竹上總入道常元於比企谷、常元

上杉憲秋催兵東行、大勝持氏兵

與其子及部屬十三人、入法華堂、自殺、常元憤其兄義盛要已而養上杉義憲而屬禪秀、禪秀滅後、猶欲遂素志、許於持氏在鎌倉、持氏疑有叛心、故及此、一說（曰、常元子猶不從義憲、在常陸國、累世矛盾四十餘年、然義憲子孫相繼領佐竹家、諺所謂木接竹者、上杉從佐之緒也、）竹、是年、上杉憲秋（禪秀子）在京、望請擊鎌倉、快復讎之志、義持不禁之、憲秋催兵東行、持氏令兵拒之、憲秋與東兵戰於駿州沼津千本松原、進到伊豆三嶋、到處戰勝、而殺豆相戍兵、而歸大内、介盛見遣使於朝鮮國奉正大夫與乙齊朝奉大夫鄭旅求修好、其後大内良公足下兼書從審體履康吉、深以為

応永三十年

喜、然自古人臣、義無私交、所惠物件、似難容受、祇緣足下恭事我朝、誠意愈篤、茲用謹稟堂上、啓聞納訖、仍將土宜綿布貳十四匹、付回价、惟照領、餘涼冀多愛不宜、（良公畧多、良氏者也）多

是年、當明永樂二十年、

癸卯、三十年、夏四月、辛亥朔、乙亥、義持詣北野社、直入等持院、祝髮改名道詮、號顯山居士、管領畠山道端、細川道觀、山名常熙、畠山道祐往賀之、是日、正二位權中納言藤豐光薙髮、（偈得一巖作顯山頌曰、不掛煙雲一縷絲、勃跳斗擻鐵坤、熱蒼生百萬皇恩霈、雷在下方吹小兒、）○五月、持氏發鎌倉、自征小栗

朝鮮國寄贈一切經

滿重、到下總結城、○秋七月、朝鮮國寄贈一切經、道詮答謝曰、日本國道詮、再拜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專使回、所需藏經與回禮使同到、喜慰可言哉、外又祗領珍貺、感愧無量、茲從使者之所請、搜索被窮人處處以歸之、今重遣專使籌知客副使齡藏主、別有所陳、此事雖似得隴望蜀、要修隣好、寧可秘惜、聽貴國藏板非一、正要請一藏板安之、此方使信心輩任意印施、若能運平等之慈、忘自他之別、領法寶以博其利、則豈非深福源增壽岳之一端耶、苟得如所請、永以為好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庶領為幸、敢某茂迎川

持氏誅桃井下野入道佐々木隱岐入道
僧恭朝題李白觀瀑図詩
応永三十一年

王之祥、即膺天錫之祉、（僧周鼎草之）○八月、己酉朔、庚戌、持氏陷小栗城、滿重敗走、宇都宮持綱欲應滿重、聞其敗而逃、持氏令鹽谷氏追擊、乙卯、持氏誅滿重黨桃井下野入道、佐佐木隱岐入道、眞壁氏、癸亥、持氏自結城引軍還武府、○九月、己卯朔、乙巳、僧恭朝住相國寺、（朝號海門、傳稱南朝後村上帝子也、以詩被稱、嘗題李白觀瀑圖曰、何人觀瀑鬢皤然、知是能詩李謫仙、一斗百篇天欲試、而觸餘瀑尺三千、以為寄作）是年、持氏忤道詮之意、由是京軍進發到駿河、然不及挑戰而班師、

甲辰、三十一年、二月、丁未朔、辛亥、京都鎌倉和睦成矣、諸將皆賀之、道詮遣照西堂於鎌倉固其約、○夏

後龜山天皇崩
朝鮮国使来貢方物、源道詮復朝鮮国之書

四月、丙午朔、丁巳、小倉法皇崩、謚後龜山院、（出吉野入洛以来、至此三十二年）南朝舊臣存者、剃髮悲慕、○五月、乙亥朔、甲申、照西堂歸自鎌倉、而都鄙和議成、○八月、朝鮮國使來貢方物、然不贈大藏經板、道詮不悅、又寄書曰、日本國道詮拜復朝鮮國王殿下、圭籌知客與回禮使偕至、奉答書幷別幅件件、嘉貺不勝銘感、然雅意所需者、即大藏之板也、其餘珍貨積如山岳、又何用哉、故初唯留法寶、餘皆不欲留之、於是使臣屢以違禮絕信為辭、不欲齎去、所以不能回納而領之、自今以後、行李往來、不要以土宜為禮、唯修隣好而已、

互省國費、不亦可哉、次將發專使中兌西堂、再諭委曲、若能使大藏板流傳我國、何賜若此哉、秋暑未艾、伏冀為國自珍、（僧周鼎草之）是年、當明永樂二十二年、朝鮮莊憲王六年、廣東志曰、祭庸衛倭戎士也、永樂中、年二十餘、於萬全獨洲洋為賊所俘、後至日本、披其國僧祝髮為浮屠、久之、衆聞泣言母老在堂、僧惻然、白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名萬里一歸人卷以贈之、及歸母尚無恙、而庸年已七十餘矣、鄉里莫不嘆異、海東諸國紀曰、應永三十一年、甲辰、澁川道鎭書云、應永不意有訟事入京、去其後在其王城、只有道

本朝通鑑

応永三十二年
畠山持国詣幕府献椀飯

鎭、猶遣使求乞、至永享元年、己酉、以後無使、（按道鎭去九州、不知為誰人被訟、然来年九州亂、則盖少弐大友菊池頻與道鎭有所相爭乎、）

乙巳、三十二年、春、正月、壬申朔、畠山持國詣幕府獻椀飯、（着直垂大帷、持六骨白扇、騎栗糟毛馬、其數共黑馬者、去冬道詮所賜也、家僕五騎從焉歟）義量召於寢殿、（立烏帽、持衣）賜酒、三巡、持國獻銀劍、義量亦賜劍、畠山持純大館持房陪膳、事畢、義量覲道詮第子、既而道詮參朝參院、管領畠山道端及諸將詣幕府賀歲初、癸酉、義量遊道端家、攡中納言藤義資持劍同車、道端獻刀鎧弓矢及馬、持國及畠山義忠從之、（義忠道端姪、滿則子也、滿則或作滿慶、一作俊、既剃髮稱道然、義忠一名義雙）慶禮畢、

征夷大將軍源義量殂

義量還營、猿樂唱謡、謂之松拍子。事畢、道詮・業子赴道端家、有一獻之儀。乙亥、道詮過赤松持貞宅、（持貞範資孫、號越後守、道詮寵臣也）而過伊勢守貞經宅、入浴室、直造道端家、而還。義量復遊道端家、入浴室、行酒數巡、而命蜷川永信唱發句。（蜷川氏先出自宮道氏）己卯、節分、伊勢昭心因幡入道（或作聯）在幕府、打撒栗。（蓋以國俗打豆例代之也）○二月、己未、義量病、道詮修五壇法祈之。癸亥、道詮分遣近臣三十五人於洛中寺社、祈義量平復、又令赤松持貞造八萬四千小塔於東寺。（塔高自義量肘後至中指、以為寸法）戊辰、征夷大將軍正四位下參議右中將源義量殂、歳十九、

朝鮮國使來、復書於道詮

號長得院華山道基居士。○夏四月、丙辰、勅伏見皇孫貞成蒙無品親王宣。上皇將修法華八講、而令諸親王諸門跡新寫法華經、貞成亦預其選。貞成奏曰、無官無位而寫勅供養經、則非無畏憚。上皇以為然、故雖為皇孫、被准親王。貞成太喜。○五月、朝鮮國使來、復書於道詮曰、朝鮮國王李裪奉復日本國殿下、使至、惠書獲審動止康裕、仍兼嘉貺、欣感殊深。所需大藏經板、只是一本、且予祖宗所傳、不可從命。前書已盡、惟照察之。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時候向熱、冀順序多福、不宜。○六月、天皇不悅貞成蒙親王宣、以忌

持氏令上杉房實討武田信長

其有窺皇位之志也。貞成太懼。○七月、壬戌、天皇不豫、道詮屢朝、奉問之。帝無皇子、舉世皆謂帝若不諱、則伏見貞成親王可繼皇統。帝聞大怒曰、貞成不敏、則朕可避位。道詮強奏宥之。上皇且憂之且憐之、密諭貞成。貞成乃落飾、改名道欽、示無榮望。由是逆鱗稍解。（傳稱帝崇愛岩山、常修魔法、專禁肉食、不近女色、故無皇子云）○八月、壬午、持氏拔旗於上杉房實（子東方）、赴甲州討武田信長。今秋鎭西亂、叛臣三隊欲入周防國、大內盛見在京聞之、單舸急馳督兵、擊破郤之、多得首級獻捷。道詮厚賞之。（此一件據得岩文記之、其事不詳聞）

應永三十三年

武田信長降

前管領細川滿元卒

細川家稱管領曰[illegible]職

丙午、三十三年、六月、癸亥朔、丙戌、持氏令一色刑部少輔率兵向甲州、討武田信長。○八月、壬戌朔、武州白旗一揆、受持氏命赴甲州、加一色陣。丙戌、武田信長勢屈、降一色氏陣、而信長到鎌倉謝罪。○冬、十月、辛酉朔、丙寅、前管領從四位下右京大夫細川滿元入道道觀卒。（觀一作歡）歳四十九。滿元應永在職九年。滿元頗嗜倭歌、又好禪、剃髮而號悅道居士、稱岩栖院。（細川初元、小名曰聰明三郎、滿元又曰聰明五郎、故滿元長子持元、小名曰聰明五郎、次男持之號聰明九郎、自是細川嫡宗家以小名皆冠聰明為家例）僧得岩贊岩栖院悅道居士像曰、定見安行、似兆京兆、元賴神謀智筭、如叔武州之賴云。

亦岩又賛其畫像曰、眼高千古、氣蓋九州、傳呼有光、金張歷朝冨貴、歌咏無累王謝、一揮風流、指揮群雄、手握天下、砥石涵育萬姓、身當萬問、庇蔴遊隅無一戎之役、里巷閑五袴之謳、端委廟堂、有威有德、角巾私第、以遨以遊、衷衷洞如水鏡、公私限甚鴻潚、至若譚禪、以呵黑山鬼窟之迷蕩、顯異以付小果敗根之謬悠、稻土淨名、未可多讓、商霖無盡、是其匹儔、嗚乎源高而派流遠、根固而條葉稠、諸父祖曾、大紫其基、開國以降、數千百歲、寧馨孫子、不忝我後、克聞之聲、益卜千秋、抑又天啓不唯人謀、與彼逢迎、巧宦談笑

僧禪岩作道號以名鶴鳴軒記

封候、斷潢絕港、盈洞彈指、浮花浪蘂、謝轉頭、大哉徑庭、齎襪不伴、南禪寺僧靈彥、少而有才名、滿元稱歎之、造一軒於岩栖院下、居之、扁軒曰鶴鳴、得岩記其事、曰、鶴鳴乃京兆公爲希世閑士（靈彥字希世、號村菴）設焉、在岩栖、其地最下、而自外望之、崒乎聳於木杪、公之來遊也、必盤桓於斯、信宿於斯、始、前澗上有石焉、若異獸臥、而露脊尾、清泉匯焉、公過而愛之、此岩栖之所擅興也、神京雄據之勢、粲然前陳、其外西北諸峯、堵列屏圍、彌望無限、井河鴨川、一碧縈帶、繫爲我有、寔宇宙絕勝也、以地清淨、置以仁祠、限以關鍵、塵紛不接、禪誦自居、則公之遐思遠矣、加之攀援、而陟則雲表有焉、高爽軒豁、手捫九霄、目矩千里、俯伏、而降、則招涼振鷺有焉、陰森悄寂、林巒蓊于亭午、瀑雪飄于暑天、皆拂級回復覆之、以脩廊扳歷、一松一石、起伏傾勢、一軒一窓、啓閤隨宜、曲盡其妙、非人力也、云云、滿元沒、後三年、靈彥除數百笲、立一亭、名曰竹間、請得岩作記、岩先叙岩栖鶴鳴、而及竹間之事、大内盛見印理趣分一千卷、每卷副百錢、以施諸國貧僧、盛見每歲造佛、或百軀、或千軀、又印佛經神咒、或百卷、或千卷、

應永三十四年赤松義則入道性松卒

是年、當明宣德元年、

丁未、三十四年、九月、乙巳、大膳大夫赤松義則入道性松卒、初尊氏以赤松氏族多軍功、故分授攝津因幡備前播磨美作五國守護職、於範資貞範則祐、而範資貞範沒後、則祐久存、且仕義詮有功勞、由是領播磨、爲一族之長、則祐沒、義則嗣封、明德内野之役、應永泉堺之戰、亦有功、而一族皆宗之、義則子曰滿祐、嗣領播州、赤松持貞與滿祐有郤、持貞者貞範孫也、貞範子曰顯則、其長男曰滿貞、滿貞子曰貞村、是一流之嫡也、持貞者顯則第七男也、雖爲庶流少罷

道詮令持貞自殺持元持凞班師

正長元年

於道詮、長而眷遇厚、領三州、頗振威權、而驕恣、誅將皆嫉之、至此持貞幸義則卒、而欲奪播磨國、屢請望之、道詮領而未降令、壬戌、赤松滿祐聞道詮左袒持貞、而放火於其家、奔歸播州、道詮怒、遣細川持元、山名持凞撃之、諸將皆與持貞不善、故各相議訴持貞之惡、而請赦滿祐之罪、○十二月、諸將訴持貞、而不已、道詮亦察之、令持貞自殺、而持元、持凞、班師、滿祐赦而歸洛、持凞改持豐、

戊申、正長元年正月、己亥、管領畠山左衞門督滿家入道道端謂諸將曰、府君道詮無繼嗣、若不起、則如國

道圓後光嚴帝子

英文號蕉

文

征夷大將軍源義持入道道詮殂

家何、令弟仁和寺御室法尊、青蓮院准后義圓、大覺寺准后義昭、梶井門跡義承、共雖入釋門、擇之而可也、諸將所言、未決、庚子、畠山道端詣石清水社、為義圓義昭等、取四鬮、而義圓當之、道端決策、歸府告諸將、乃迎義圓於府中、衆皆無異論、唯義昭不悦、義圓幼而入青蓮院室、為道圓親王弟子、自尊圓以來入此室、則以翰墨為家務、故義圓亦嗜筆法、院近南禪寺、寺僧英文屢來見、情好相睦、辛丑、前征夷大將軍內大臣從一位源義持入道道詮殂、歲四十三、義持以應永元年任將軍、自十五年執國柄、至三十年辭職剃髮、而五年、凡在職三十年、治世二十年、總三十五年、葬道詮於等

道端為左衞門督執云督殿

源義宣復朝鮮國王書

持院、以加州有松鄉、為追善領、安牌於相國寺勝定院、此院絶海所曾居也、道詮師絶海參禪、故豫以此為置牌所、由是追號勝定院殿顯山大居士、道端輔翼義圓、務室町第、以為喪主、時歲三十五、義圓要須見諸將、以圖項、故蓄髮之間如此、僧得巖叙道端事、畧曰、顯山指繪間、治命不及繼嗣、人心危懼、蒿目睽睽、督殿大感士從容如平時、擬立今相、受定大寶、羅澤重明、神人率院、閑基太平、無窮盛事、相野象其賜、可謂臨大節處大事、不動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亦偉哉、乙巳、勅贈太政大臣於故內大臣源義持、是月、義宣寄書於朝鮮國王李祹曰、日本國義宣拜復朝鮮國王殿下、海路迢遞、久阻音耗、想神物扶衞、慶源川增、茲者叨効

舊恩、輙有禀請、吾州伊豆州泰籠山東福教寺者、東方之靈區也、故事以二月十六日、修大法事、號曰藏經會、隣近數州之民、皆奔走之、雖然往古以來、未能安置經本、只設其會而已、方今主寺務者、號澄寶法印、思其缺典、發大願心、要求法寶於貴國、乃以其事聞之於東方元帥、元帥咨之於余、余感其丹悃、故發專使、願送七千全備之經、鎮此靈區、則千秋萬歲、利濟一方之民者也、豈非王者以仁治天下之一端乎、苟能允許、何賜如之、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敢乞茂迎五福、式副懇祈、不宣、僧周鑑草之、按國室記、以是為道詮書、誤矣、或其道詮存時命

改元正長

之。○夏四月、己酉、改應永三十五年、爲正長元年。式部大輔菅在直勘進之。按、大化建元以來、一號之久、無及三十餘年、唯應永之年。○六月、天皇不豫。日厚、貴賤共知其不平。復或謳歌皇統可屬伏見殿。或曰、當歸小倉皇子。南山陰者設龜共名久。○秋七月、辛亥朔、壬戌、義宣諭三寶院准后義賢叔父。義宣遣宮內卿藤行豐於伏見殿、告入道道欽曰、可令彥仁王子道欽、明日入京。先到東山若王寺、而待車駕之迎。道欽大驚大悅。小倉皇子逃出嵯峨、亡跡。諡彥仁可受禪也。義宣憑關白藤持基、告迎彥仁王支於上皇。丁卯、義宣令隊頭等獻車、迎彥仁王於若王

稱光天皇崩御

彥仁王踐祚

源義昭出奔亡跡

伊勢國司源滿雅挾小倉皇子起兵

寺、經良、重有、奉從兵士數百人護之、入上皇宮。上皇養彥仁爲子。時十歲。庚午、帝崩於土御門內裏。春秋二十八。奉號稱光院天皇。元和皇統至此而絕。小倉皇子到伊勢國、憑國司北畠滿雅、謀後南朝皇統。戊寅、彥仁王移公光第而踐祚。假稱曰新內裏。從一位藤持基再任左大臣、改關白而攝政。○十二月、大覺寺義昭出奔亡跡。憤義宣俄爲武將也。鎌倉持氏亦不悅曰、我是尊氏之曾、領關東四世。且與義持有父子之約。則天下武將捨我而誰哉。豈屈膝於青蓮院僧哉。伊勢國司源滿雅挾小倉皇子起兵。大和國越智氏、十市氏

滿雅戰死

天下大饑

久世氏等應之。自吉野發兵、畠山持國帥師、向大和國。會戰不克。仁木持長、一色義貫、率兵向伊勢。北畠族類拒之。京軍敗走。土岐氏族世保持賴、世保或作與安。率美濃兵與北畠軍戰于岩田、大破之。滿雅戰死。持賴獻其首於義宣。滿雅子顯雅以小倉皇子入洛乞降。義宣令皇子剃髮爲萬壽寺僧、號聖理。其皇子之子亦爲僧、入勸修寺門跡之室。或以爲永享元年事、今從椿葉記、載於此。是年大饑、鎌倉餓死者殆二萬人、諸國准之。

執政　攝政關白藤持基、藤兼良、太政大臣藤房嗣、源清通、左大臣源義教、藤實熙、右大臣藤教基、源通尚

永享二年

後花園天皇

諱彥仁、後伏見帝五世孫、北朝崇光帝曾孫、父曰貞成親王、母敷政門院源氏、贈左大臣經有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八、曰永享、嘉吉、文安、寶德、享德、康正、長祿、寬正。禪位皇太子、後六年崩。壽五十二、葬泉涌寺。

己酉、永享元年、九月、乙巳朔、己酉、改正長二年、爲永享元年。文章博士菅在豐勘進之。按、後漢書、傳子孫永享無窮之文。庚戌、二年、冬十月、甲午、帝自宮司行幸河原、修御禊。右大將源義教奉從。其儀嚴重。入道親王道欽不堪欣躍曰、天皇出自隱淪之家、入受大寶。可謂膺天人感應之運也。自非此時、則何日輒拜龍顏哉。乃密請

北畠顯雅降武家
永享二年

義教得其許、而發伏見、到勸修寺中納言藤經成第、待行幸之期、繫車於二條油小路、竊觀行粧、窺宸儀、而留經成第、兩三日、詣室町殿、謁義教、既而義教遣經成、贈若干品、道欽極歡、歸伏見、義教奏上皇、悉還附伏見殿舊領、道欽累年鬱懷至此而解、是年、勢州和州南朝殘黨乞降、義教許之、令北畠顯雅 滿雅子 為伊勢國司、如舊、其餘諸士皆復舊領、

辛亥、三年、春正月、丁卯朔、壬申、從二位藤隆光叙正二位、是日、隆光改名俊宗、又權中納言藤實光改實雅、藤行光改忠秀、藤盛光改國盛、藤秀光改家秀、藤

大内介盛世与少貳戰死
僧得巖跋文

親光改兼郷、藤藤光改資廣、參議源光清改具定、按諸卿皆改光字、不詳其故、或其光與滿倭訓通用、乃憚義教之嚴而避義滿諱訓乎、○六月、辛酉、大内介盛世 初名盛見 與少貳戰筑前而死、其姪持世繼家、又與少貳戰、盛世歷仕義滿義持、管長門周防豐前筑前四州、仕左京大夫、叙從四位下、剃髮改名德雄、號大先、盛世以武勇鳴西海、屢入洛候幕府、好禪、與僧得巖通交、曾令詩僧等題其防州碧山別墅、得巖跋其軸末、其畧曰、防之州治曰大内、山環水潄、最為勝絕、五馬之選、多多良氏一姓、蟬聯祖孫相望、以生於斯、老於斯、有年於斯、故稱大内公、則不問

得巖作大先居士贊

名氏、人知其家、猶唐人稱曲江焉、今太守大先居士、智勇超其父兄、聲稱藉甚、朝石隱然一外屏也、而雅抱清高、神恬澹漠活、城旁占要規地、以置碧山別墅、公衛僅罷、便携山僧野客、以禪以燕、若塵務不經于心者、京城禪苑元老碩師聞而歎之曰、方功名昇來而脩然從事方外之樂、非識見出常人、則何以臻茲云云、巖又作大先居士贊曰、精神滿肚、義勇忘身、寛緩呵苛、猿臂寔為兇變士、喑嗚叱叱、重瞳足以敵萬人、聲名 缺 父兄之右、出入存臣子大倫、事三朝而夷險一節、鎮九土以德威、俱伸賜履、攸及褰帷、以巡禪

園神社、革故鼎新、邊情無恒、強為龍蛇、弱為赤子、幄算有敵、震以霹靂、煦以陽春、苟其結纓之仗正、何必易簀以歸真、嗚乎、登透國清禪關、拔針鉢水、直提沓積祖域、轉土陶輪、傾誠三寶、誓為檀度、應世萬方、不昧正因、然則富貴功名、空中卜劫、戰響成敗、隙裡遊塵、野衲曽謂凝香三生半面、尊儀倏瞻、畫幀一點千譸、惟若人有後嗣、信天道無私、親濟濟烏衣王家、比准水源流不竭、桓桓寶樹謝氏見合、泌捷奏交臻、○八月、庚戌、鎌倉始用永享年號、持氏初不服義教、至此以其武威漸盛、故如此、然中心猶有抗衡之意、

永享四年
源義教遣進貢船於明國表文

是年當明宣德六年、武備志曰、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
壬子、四年、八月、義教遣進貢船於大明國、其表曰、天啓大明、萬邦悉被光、貢海無驚浪、中國旋占泰平、九任翠濵、孰不惟賴、欽惟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人安、勛華繼體、從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圖復覩、貢節不入、因緣弊邑多虞、行李往來、願復治朝舊典、是以謹使某人、仰觀國光、伏獻方物、爲是謹具表、倩得巖草之表、中不載使者名、然後事見之、則倩道渊也、以船發時、義教自到兵庫、觀其裝、而直遊須磨明石而歸○九月、丁己朔、丙寅、源義教爲見富士山、發京都、飛鳥井權中納言藤雅世、

永享五年

三條參議藤實雅、當光院法印尭孝、及下野守細川持春、右馬頭細川持賢、山名蘭真居士、及中務大輔熙貴、左京大夫一色持信等奉從、癸酉、義教到駿河藤枝鬼岩寺、國主今川範政子泰範奉迎之、豫構高亭、且每舍備旅資、甲戌、或傳輿馬、或登高亭覧富士、義教贈倭歌於範政、範政獻答歌、公武群僚各有倭歌、唱連歌、又遊清見關、有倭詠、歸時於遠州潮見坂、亦有倭詠、乙酉、還洛、倩稱義教有欲誡鎌倉之志、故此行記書富士一覧以窺關東、俗說曰、義教振帷幕於海濵松林而遊宴、從者既醉、同聲繼曰、濵松之音颯颯颯、
癸丑、五年二月、道欽撰椿葉記一卷、初演伏見皇統

道欽撰椿葉記

興廢中、訊天皇繼絶踐祚之慶、末述身崇尊號之願、且勸帝學問、及不廢倭歌管絃之藝○三月、乙卯朔、武田信長出鎌倉、歸甲州、源持氏使村山某追之、辛巳、義教始開倭歌會、以花萬春友爲題、令少納言菅爲清作序、曰、夫可樂者治世也、方遭八紘艾安之時、可賞者部景也、既當三月芳菲之候、我左相府尊閣、序源流之正孫、備王室之高藩、武略兼人、草木自靡於威風、仁聲蓋代、夏夷皆浴於德澤、令屬政機之餘暇、則催雅席之歡遊、博陸台階之賓、各旋華軒而臨清宴、棘路蓬室之客、數述錦心、而應恩招、盛集之儀

明主答源義教書

叵得而稱者、乎觀夫花柳共榮而結萬春友生之約、臺沼新成而興庶民子來之功、物叶歡情、地鍾神秀、在座之伴、相顧曰、永德之昔、先公弄夜月千秋之輝、永享之今、尊閣伴春花萬歲之色、緬憶嘉躅、自似合符、爲清雖乏材、用而纔蹈於儒林之塵、忝兼綸命而留名、於數島之什、不耐抃悅之志、謹綴諷詠之文○六月、大明皇帝宣宗寄答書於源義教、其詞曰、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朕祇奉天命、嗣祖宗大位、以主兆姓、臨御以來、夙夜孜孜、惟祖宗之心休、而行之、綏撫天下、一視同仁、是以海内海外、凡日月所照臨、

之處慕義歸化悉順悉臣今者王遣使道淵奉表來朝并獻方物敬天事大具悉至誠甚嘉之惟王日本表來禮義我國家肇造區宇恭脩職貢未嘗或息逮爾文王道義事我皇祖太宗文皇帝恭謹之誠貫于金石是以皇祖天恩游加亦超越夷等載在國史永永光華爾父既沒使命不通蓋亦有年王今嗣主國事獨能持忠孝之志脩繼述之功所謂卓然聰明特達者也雖古賢王何以過哉夫有厚悳者天必鍾之以厚福王繼今務德益勤弗懈將福祿之臻豈可量哉茲遣正使內官雷春副使內使裴寬正甫原鴻臚

寺少卿潘錫行人高遷齎勅往諭并賜王絲幣等物以示嘉悅之意王其勉之欽之用副朕懷故諭其別幅曰皇帝頒賜日本國王白金二百兩粧花絨綿四匹四季寶相花藍一匹細花綠一匹細花紅二匹紵絲二十匹羅二十匹紗二十匹彩絹二十匹又賜王妃白金一百兩粧花絨綿二匹細花紅一匹四季寶相花藍一匹紵絲十匹羅八匹彩絹十匹（按王妃即義教夫人藤重子也）又賜國王金轎坐褥踏褥金交椅金交床金掊桐葉傘及渾織金紵絲金羅金紗各十匹絲絹三百匹銀盂等器貳拾什綉圈金花鏡袋拾箇并青廣信

（主勅諭道淵書）

紙五百張兎毫筆三百枝金龍香墨二十挺虵皮虎皮各伍拾張熊皮豹皮各三十張猿皮一百張苓香拾箱五百鷓哥二十箇其餘若干品（善隣国寶記詳載其目今叙其大綱於此）又勅諭使僧道淵曰皇帝勅諭日本國使道淵爾寔通佛氏之旨曉達君臣之義在彼境內超於群倫比者以其國王之命遠涉海波來脩朝貢達其王敬天之懇敷其王事大之心言調有章進止有禮從容恭謹朕甚嘉之今特授僧錄司右覺義之職俾歸本國任持天龍寺爾其益精善道闡宗風益堅至誠用副嘉獎欽哉故諭○冬十月庚戌朔己巳今上法

（後小松天皇崩）（真如寺澄昕作法皇挽詩）

皇崩於洞院仙居春秋五十七法皇在位三十年讓位而二十一年聽政遺詔謚後小松院天皇（光孝天皇別號小松天皇故有此諡號）光範門院藤資子先是既爲尼至此著黑衣丙子葬法皇於泉涌寺公卿議天下可爲諒闇否義教謂今上雖准法皇子然實父猶存則不必爲諒闇乎然一條前攝政藤兼良三寶院准后義賢哀法皇無胤而固請義教遂決之行諒闇儀真如寺澄昕（號來嵩）作法皇挽詩呈前攝政藤兼良曰息風化雨洽堪輿人樂外乎四紀餘晏駕俄驚滄日馭登僊誰復引霞裾暮天雲慘蒼梧野長夜雪漫黃竹墟賴有

藤兼良和登昕挽歌

僧性智和挽歌

僧明篤和韻作挽詩

嗣皇朝萬國千秋宗廟薦嘉蒸、兼良和之曰、恢興王業、繼攄輿、俄頃墜弓哀有餘、同軌方令截素服、應門無復曳長裾、重華絲斷薰風殿、姫滿歌殘白雪樓、自註曰、上皇善鼓筭、又工倭語、不啻纖牲、嚴祭奠、齋僧供佛飯、圓蔬新良時歳三十三、自書詩尾、稱曲阜老人藤良云云、僧性智題、大和曰、登遐何地駐鑾輿、有感叢臨已月餘、曰照龍顔臨綺席、香薰鳳質襲華裾、仙遊暫問且茨道、世態空哀翁仲墟、莫怪吾徒懷舊徳、慮其土又食其蔬、僧明篤和曰、先皇登陟御仙輿、弓劔長留攀慕餘、天樂夜傳鳴鳳管、王衣晨舉袞龍裾、蒼梧日瘦雲

僧一慶和韻作挽詩

前管領斯波義淳卒

迷樹、金粟風悲秋入墟、黍稷馨香元在徳、神明不拒野人蔬、僧一慶和曰、鼎湖龍去服金輿、下土茫茫慟哭餘、玉洞松陰留翠蓋、丹墀草色見青裾、月殘一夢蓬宮曉、雲護三靈泉漢墟、今有周公兼赤舃、吾徒亦可薦蘋蘩、○十二月庚戌朔辛亥、前管領左兵衛佐斯波義淳卒、按系譜、義淳子治部大輔義豊早世、而嫡流絶、義淳弟義郷繼家、或曰、義郷實左衛門佐滿種子也、滿種者高經孫、義種子也、然則義淳与義郷再從兄弟也、自是斯波家稍衰、是月義教奉寄長講堂領法金剛院領於禁中、此兩領歴世謙治世之君、然久爲法皇領、故還獻之、又伏見舊領近年附法皇者、悉還附道欽、道欽書其趣於椿

勅藤雅世撰新續古今集

再興大和國達磨寺

葉記尾、以奏、曰、依陛下之光寵、家門再興、然願崇尊號之志彌切也、若幸得遂素願、則陛下雖膺天運、然不忘所生之孝、昭昭於萬世而已、道欽又爲帝母源幸子、請加階、乃勅許之、道欽詠歌述懷、謂月枝花開老木待春云云、按後小松法皇既崩、道欽奏尊號之事大切、然無勅許、累年、蓋義教不領之、是年、勅飛鳥井權中納言藤雅世、撰新續古今倭歌集、昔藤定家藤雅經同時以歌鞠鳴、而共列新古今撰者、然新和歌以來、歴代定家子孫相繼奏撰集之事、至此飛鳥井家始爲倭歌撰者、頃年再興大和國片岡達磨寺、昔聖徳太子見餓者於片岡、賜衣食、詠歌問答事、見日本紀推古帝二十一年、後世好事者曰、此餓者乃

是文殊化身也云云、及禪法之行、而其徒指彼餓者爲達磨、謂太子葬餓者地、築墳號達磨墳、且營寺院、師練作釋書、載達磨傳於卷首、以揚摧之、其後興福寺僧徒怒禪法之盛、毀其寺、發堀其墳、然其徒猶守舊跡、掛太子達磨二像、寥寥經年、殆欲廢絶、山名時熈好禪、參黒川月菴、曽詣達磨墳、跡有再興之志、然不遑營構、鹿苑相公曽詣南都、時熈從駕、以地不遠、告暇再詣彼地、捨百緡、屬守僧設藩垣、禁樵牧、前柴一宇、以爲東者焚脩之地、相公下令、以嚴防衛、勝定相公依時熈勸、施置莊産、擇僧居焉、欲建堂舍、未果

永享六年
義教遣僧中誓於明

義教治世之初、東大興福僧徒、不喜禪法之蔓於近隣、而群來破盪室爐、毀撤達磨像、占莊田以爲己有、守僧逃藏、義教聞之大怒、譴責其首惡者、而復其莊田、守僧皆歸住焉、乃新造達磨像、而建堂舍、時煕與僧祖能歸南以爲住持、永享元年起事、歷五六歲而寺成、僧得巖時歲七十六、依南峯之請、且以與時煕交睦、故作達磨寺中興記、（巖記大繁、今採其要、巖記謂起於永享元年、歷五六春秋而成、故載于此、）

甲寅六年、是年義教遣僧中誓於大明、上表曰、寶隣脩好、所愧乘韋惟先、溟量包荒、何唯雜佩以報乎、覲

使者光來、則知宮儀中興、阡陌殊睽、山川增重、恭惟皇帝陛下、奉天紹運、濟世安民、眷惟僻居於遐方、孰不興起於盛際、事大誠仍舊貫、權宜要在更張、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刎替斯言、克昌厥後、（僧得巖作之、）貢獻馬二十匹、撒金鞘太刀二把、硫黃一萬斤、馬腦大小二十塊、金屛風三副、鎗一百柄、黑漆鞘柄太刀一百把、長刀一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并涅扇一百把、

是年當明宣德九年、李氏續藏書曰、魁祥字景德、其先永平人、永樂初侍父百戶亮、調任金山、年十四、爲島夷所虜、轉商日本、其王知其中國人、召見之、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得力學、遂爲士官、畜妻子、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入貢、宣德中、與使臣抵京上疏陳情、臣夙遭虜掠、衆痛心、死生路梗、流離困頓、辛苦萬狀、生還中國、夫豈由人、伏乞歸省侍、上意在柔遠、不欲遲留之、令還國、給資糧、暫詣金山、獨其母存耳、母曰、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然、抱持慟哭、悲動隣里、未幾、重違上命、別去、祥至日本、啓以聖意、蕃王允之、仍令入貢、申前請、詔許襲職歸養、祥母子相失二十載、又有華夷之限、得遂其養難矣、祥事

永享七年
山名時煕入道常煕卒
時煕時氏孫時義子

母備極甘旨、聞言及父事、輒哽咽不已、後母寢疾三載、朝夕扶持、不離左右、及卒、哀毀骨立、喪葬皆以禮、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善吟咏、年八十餘、以壽終、

乙卯七年、秋七月辛未朔、丙戌、前右衛門佐山名時煕入道常煕卒、子持豐嗣、領但馬因幡伯耆等數國、時煕歷仕義滿義持義教、而有武功、好倭歌、頗嗜文字、嘗參禪月潭、號巨川居士、與僧得巖殊睦、扁之曰鳳軒、家煕家藏司馬溫公畫像、方暑徹恙、假寐於像側、忽得異夢、起坐脫然、不知病之去體、由是彌寶秘之、請得巖作贊、其末句曰、千歲之追慕何因、然而如

僧得巖題巨川壽像贊

春在花月在水邀騎箕尾或降神云云又求得諸葛
武侯畫像而令巖作賛巖又題巨川壽像曰長於撥
亂者短於治民悟心為先者遊藝為後夫並舉以并
能抑絶無而僅有若我鳳軒公豈其人乎参幕謀以
無二數奏克敵之功興家業於不倚奄馳張軍之譽
將置之韓張耿鄧之科耶則三府嚴明之鑑偷卻屏
蹤數州寛大之牒鍛寡得處夙薫般若種密剔大祖
機雖掄諸方參遍不奈薰面一揮亦將班之裴相龐
翁之際耶則竺偈倭歌肆口迅筆春容寂寥多多益
出吁有餘于彼有欠于茲儻舉其二才點其一足得

永享八年

諸唱食禁着綺織服

而言之哉譬諸水也江河淮濟名稱無窮匯為大海
萬派混同其大同乎觀夫凛凛儀度宜安大同室中
雖無紀功慶德之語捜索可識為鳳軒公我願春秋
之筭石護其固福祿之資山加其崇永永護持大法
豈啻鎮此禅宮○九月己巳朔甲午大和國越智氏
叛誅興南朝
是年當明宣德十年
丙辰八年春正月癸巳義教令五山曰諸唱食可着
一色衣不可着紅色且禁綺織服（禅徒童形垂髪者曰喝食）○五
月丙寅朔庚戌朝倉貞景卒（朝倉氏與甲斐氏織田氏世為斯波家老斯波

遣明使僧中誓歸朝

明主詔義教書

家漸衰三氏専事而准幕府之士）○秋七月己未朔丙申遣明使僧
中誓踊懋歸獻明帝詔書及別幅於幕府書曰皇帝
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我國家統有天下薄海内外
罔不臣服列聖相繼無間遠近一視同仁爾日本爲
國東藩世脩職貢益永益虔我皇考宣宗皇帝臨御
之日恩眷尤厚今遣使中誓等奉表來朝并獻方物
禮意勤至朕嗣兼祖宗大寶期與四海羣生同樂雍
熙矧王篤於事大良可嘉尚使者還賜王及王妃白
金綵幣以荅王意王其欽崇天道仁恤有民永保東
邦以副朕望故諭云云頒賜國王銀二百兩粧花絨

信濃國守小笠原政康与村上中務大輔相戰

綿細花紅毯紋花青毯紋花紅及紵絲紗羅各若干
匹賜王妃銀一百兩粧花絨綿如意葵花緑毯紋寳
相花青及紵絲紗羅若干匹義教納方物於蔭涼軒
（李環以目録預之）是年信濃國守小笠原政康與同國村上
中務大輔不和相戰村上素通志於持氏故請援兵
於鎌倉持氏以桃井左衛門佐為將以那波上總介
高山修理亮等為副欲使到信濃其管領安房守上
杉憲實諫曰信州者屬京都而非鎌倉之所統君何
以關之哉且政康在信州為守護則村上敵之無理
故桃井等雖出師不越境而越年持氏素不服義教

僧慧鳳博学、赴明遊西湖、着書有竹居清事

永享九年

持氏謀討上杉憲實、鎌倉騷乱

動有自専之志、憲實常揣之、故君臣相互嫌疑、東福寺僧慧鳳赴大明、遊西湖、觀蘇仙柳林逋梅賦詩、作文遺與、慧鳳號翱之、師不二庵方秀、在東福寺、位止藏主、世稱慧鳳藏主、博識嗜詩文、然不留草稿、及晩年纂編號竹居清事、世傳慧鳳周鳳共丹波人、又有一人諱鳳、而同州號丹陽、三鳳而翱之最勝、故謂慧鳳為大鳳云、然慧鳳不登首座、周鳳逐年榮顯

丁巳九年、夏四月、持氏令上杉憲直一色直兼督兵、託於向信濃、而謀討上杉憲實、事覺、憲實家士自上野越後馳來鎌倉、其餘近國武士瞥至者多、鎌倉騷亂、持氏止信州之軍、憲實罷府參、為之備○六月、庚申朔丙寅、持氏自到憲實宅和解、曰我與卿無遺恨、

是憲直等所構讒、而憲重等啓亂端也、憲實無異言、由是鎌倉無事、憲直畏難及己、而逃入藤澤寺○秋七月己丑朔癸卯、憲實慮持氏含憤、而潛遣其子憲忠時七歳於上野國、而避不虞之難、一色直兼亦不自安而退赴三浦、持氏告曰、憲直直兼讒人也、故放逐之、卿亦可令憲重景仲歸國、以絶亂根也、二子聞之、告憲實曰、臣等歸國、而君臣之際睦則可歸、若猶不睦則雖歸無益、憲實亦悟其不睦、而不使歸國、由是君臣又不和○八月、辛未、持氏自赴憲實宅、諭告幾初、而復管領職、憲實固辭不聽、遂隨其命、然有施行

義教寵貞村

佐竹義憲白石中務丞等攻鳥渡呂宇城

之事、不及押判○九月、戊子朔乙巳、義教賜七條袈裟於赤松滿祐入道性具、滿祐嘗不悦於義持、然依諸將之救、持貞賜死、滿祐得領播磨、然義持猶含餘憤、滿祐不安心、既而義持薨、義教立、滿祐以為幸、而宿衛竭力、義教厚遇之、加增采地、頃年赤松伊豆守貞村有美色、寵於義教、義教謂持貞者庶孽也、義持立之為私、故諸將不服、良有以也、貞村者貞範嫡曾孫也、為一家之長、誰以為非義哉、乃有以貞村代滿祐之志云○冬十月、戊午朔甲子、持氏使佐竹義憲、白石中務丞等攻常州鳥渡呂宇城、戊寅、行幸左大

永享十年

持氏欲行賢王丸冠礼於鶴岡八幡宮、憲實以為不可、自是交惡

臣源義教室町第、勅催和歌會、以鶴有遐齡為題、有御製、閑、

戊午十年、春正月○三月、鎌倉持氏謂管領上杉憲實曰、我嫡男賢王丸齡既十三、且隨曩祖義家之例、於鶴岡八幡宮行冠禮、卿謂何、憲實諫曰、不可也、所以者何、則先主永安府君滿氏、勝光府君滿兼、及君公皆受京都幕府諱字、而元服例也、頃年都鄙不睦、臣常憂之、今願令如君入洛、請將軍諱字、加冠則東西和親、而珍重萬福、不然則遣一専使於京都、請得諱字、而行嘉禮、則先例不變而足矣、何新行非禮哉、若之。

南朝臣僚起應越智氏

使節、則家弟重方可充之、持氏曰、今於天下不知可
為我子之冠親者、勃然變色而入、近臣皆阿諛曰、如
君若入洛元服、則於禁裏乎、於伏見殿乎、若夫義教
何足當哉、憲實抱貳心云爾乎、持氏莞爾曰、請皇諱
字、亦容易也、然我與義教不和、則無向京之望、唯於
鶴岡行冠禮、以仰靈威而已、憲實同執屢諫、持氏不
聽、君臣交惡○五月、和州高島城未陷、南朝舊好國
士羣起、應越智氏、義教令左京大夫一色義貫、刑部
太夫世保持頼、武田信榮及勢州長野工藤氏等、發
內近國兵、進發和州○六月、丙寅、持氏携嫡男賢王

持氏將納和憲實使尊仲拒之

丸、元服於鶴岡神前、而號義久、乃降令於關東八州
曰、可各來賀冠禮、涓吉為期、一色直兼、上杉憲直赦
而歸鎌倉、時有流言曰、羣賀之日、上杉憲實入府、則
有不意之變、憲實稱病、令重方代賀之、持氏應其密
計、漸着而議、令義久為質於憲實、結和親、鶴岡社務
尊仲曰、不可也、持氏乃止、鎌倉不靜、戰機既顯○秋
八月、癸丑朔、甲子、憲實家老長尾芳傳、牒諸府謁持
氏、請曰、元帥枉駕而論憲實、則鎌倉無為、君臣疑解、
是陪臣等所願也、持氏不聽、芳傳又誘上杉持朝、千
葉介胤直、再詣而固請之、持氏遂不聽、乃潛與近臣

憲實奔上州

議曰、鶴岡放生會畢、則可攻山內、誅憲實、事泄、憲實
曰、既見旌旗出、則我似抱叛心、不若先死、顯無黑心、
乃欲把刀自盡、家僕等擁而止之、少焉長尾實景、大
石重仲等說憲實曰、今沒于此、則曝屍於堀藪而同
死、於步卒何益之有、先去山內、到相州河村館、漸陳
解、則其直心自著乎、君若不用我言、則君雖伏、及我
輩率部下侵元帥府、快戰耳、憲實曰、如汝等言、則我
沒後、猶不免犯上之罪、非所欲也、河村者近伊豆、我
累世之領也、猶似招兵革、不如避之他邦、丙寅、憲實
奔上州上杉持朝、上杉性順、小山、那須、長井、族黨追

上杉憲實避持氏兵奔上州居白井莊

及、從焉、諺說曰、憲實出門、時有靈光、如燈籠、照憲實
馬頭、乃知氏祖春日大明神之靈所衛護也、聞之來
從者不少、武州士豫參持氏、密言在雷坂見憲實至、
欲圍之、憲實部屬欲擊之、憲實曰、彼攻則可擊之、彼不
攻則不可擊之、部屬曰、眼前之敵豈不擊之哉、憲實
又曰、此行唯為去鎌倉也、何好戰乎哉、少焉雷坂士
卒退去、持氏聞憲實出奔、命一色直兼、一色時家曰、
汝二人催兵、可追誅之、乃授旌旗、為雨濟然、不能俄
發、憲實馳到上州、蟄居白井莊、丁卯、鶴岡放生會畢、
直兼時家夜發鎌倉、向上州、持氏欲自進焉、召三浦

持氏發鎌倉向上州
藤雅世奏覽新續古今和歌集
藤兼良古今和歌序

介時高爲鎌倉留守時高辭曰兵寡家乏我力不堪之持氏曰累世先例不可變焉時高不得已而從之戊辰持氏發鎌倉陣武州高安寺憲實馳使於京都告變乙亥權中納言藤雅世奏覽新續古今倭歌集二十卷或曰先奏四季部前攝政藤兼良作序曰天成地定人靈之文斯明古往今來衆製之體屢改若夫長歌短歌之異曲五字七字之同工旋頭之有餘混本之不足雖以似分於步驟皆莫不發諸性情然而聲成文於五音土寄旺於四序彼句數之有合實物理之自然是以出雲表之於前難波繼之於後美君德則有富緒川之什和王怨則有淺香山之篇或歌北藤於版築之中或頌南橘於氏姓之始蓋三十一字之作所以尊盛而永傳也平城天子詔侍臣撰萬葉集已來集更二十祀逾六百雲箋霞翰則卷歷汗牛之書繡句繪章則光奪祇鵲之玉譬猶孫陽執策群空冀北郢匠提斤材盡山中雖然言泉流於筆端酌而不竭思風發於胸次仰則彌高賸馥遺芳方知霑被後世青藍寒氷豈不潤色前修古曰人丸既沒倭歌不在於茲乎信哉斯言今國家膺中興之運同上古之風時有所尚焉羣莫不趨者無貴無賤要免牆面之識一唱一和思繼賡載之美征夷大將軍源亟相稟左文右武之資懋南征北伐之績不啻股肱于元首父母於黎民又能回筆海之倒瀾擧藝苑之墜緒爰奏于朝言夫撰集者文思之標幟而今不作者已久矣寧非明時之缺典乎由是遂擇禁內便宜之殿爲倭歌編撰之所延喜命四臣於芸閣天曆置五人於梨壺又元久於鳥羽離宮文永於龜山仙洞已若合符節焉不資準的耶仍詔權中納言藤原朝臣雅世專掌其事論思獻納夙夜在公出入古今取捨美惡縱非青天之窺管果得無滄海之遺珠凡歷六年

義教奏持氏罪狀請賜詔書

甫就一集春夏秋冬之變風雲草木之興可以怨可以羣可以養可以刺藻麗者蕭散者汗餘者推而廣之不可詳悉上把三代之餘風下貽千歲之偉觀故名曰新續古今倭歌集兼良又獻倭字序自古今集至此集總二十一代此後撰集不聞焉　庚辰義教奏持氏罪狀請賜詔書討之制曰可也其詔書曰從三位源持氏累年窮驕近項興兵匪啻失節制於東關且又致邪謀於上國天誅不可逭帝命何又容早起虎豹之兵可驅豺狼之賊義教以詔書附使者馳授憲實且副教書曰從三位持氏累年積惡今達天聽關東武士等隨從憲實不

高鳥城陷越智氏奔

義教以上杉持房為大將令向鎌倉

日可令誅伐持氏也且授御旗於憲實賜御製倭歌以激勵之義教特諭三浦時高應官軍是日一色義貫世保持頼等破和州南軍進焼多武峯斬敵若干級由是高鳥城陷越智氏出奔京軍半凱旋義貫持頼猶留陣多武峯三輪而捜索残黨義教授旌旗於上杉持房（禅秀長子）為大將以今川範忠為假副將軍與小笠原政康武田信重及東海東山兵士東征向鎌倉又使上杉教朝（持房弟）為別將自北陸道進發〇九月癸未朔乙酉三浦時高應義教命去鎌倉歸三浦起兵叛持氏由是關東諸士多從詔書教書而屬憲

鎌倉勢拒京軍於箱根

三浦時高襲鎌倉

上杉憲直与京軍戰於早川不利

實壬辰京軍進到箱根遠州人横地氏勝間田氏為先登伊豆守護代寺尾氏導之大森氏及箱根別當拒之於水飲峠横地戰死寺尾被創後軍繼進如雲持氏遣上杉憲直率二階堂宍戸海老名黨及安房國兵到箱根與京軍挑戰己亥三浦時高率兵襲鎌倉放火焼大藏犬懸人家數千宇處守二階堂一族降時高己酉憲直與京軍戰於相摸早川尻京軍勢疾憲直家僕戰死多而遂敗走辛亥持氏移陣於相州海老名道場先是千葉胤直説持氏曰憲實素無叛心宜修和議若召之則必至然讒臣在側則恐抱

千葉胤直議不行怒而去

三浦時高

疑慮君若許臣則臣奉義久君而赴上州迎憲實然則憲實從幼君來麾下者必矣安全之謀何以加之持氏從焉召義久於武州鶴岡別當尊仲在鎌倉聞之令梁田氏抑止之持氏即止和議胤直怒率其族而去陣下總市河持氏令使召胤直然不至〇冬十月壬子朔癸丑京軍既踰箱根山持氏令木戸持季拒之北相州八幡林上杉持房率京軍陣相州高麗寺乙卯一色直兼時家部屬皆叛而從憲實直兼時家逃歸海老名麾下丁巳憲實發上州庚午憲實陣武州分陪來從者及數萬〇十一月壬午朔三浦時

攻持氏營梁田名塚河津等拒之死

高率二階堂族扇谷上杉持朝部屬再襲鎌倉攻持氏營梁田氏名塚氏河津氏等戰死義久及満貞（持氏叔父）逃去匿扇谷鎌倉寺社多罹兵燹士卒狼籍時高令其家士佐保田氏鎮鎌倉是日憲實家老長尾芳傳發分陪赴鎌倉癸未芳傳遇持氏於相州葛原持氏從卒皆曰戰死時至持氏令一色時家諭芳傳曰君臣素無遺恨禍起於直兼憲直之讒今噬臍無如之何唯請以直兼憲直授與憲實而彼生死可任其意芳傳下馬拜謁持氏授劔於芳傳芳傳亦捧劔於持氏而佯約和議而擁持氏赴鎌倉欲入永安寺佐

持氏軍敗剃髮

長尾芳傳攻殺一色直兼等讒臣直兼自殺捕尊仲

保田氏罵芳傳曰、卿降持氏乎、我守此、則不可納焉、既欲援兵及持氏、則馬向淨智寺、芳傳示諭佐保田、佐保田開路而避之、芳傳挾持氏入永安寺護之、乙酉、持氏移金澤稱名寺剃髮、改名道繼、號楊山、稱長春院、戊子、長尾芳傳攻擊一色直兼、及其子二人、上杉憲直、及其子二人、并淺羽下總守、海老名尾張入道、三戶治部少輔、海老名上野介等、讒臣直兼家僕草壁氏等力戰而死、直兼自殺、其餘或戰死、或自殺、二階堂信濃守早逃亡、蹤跡鶴岡社務尊仲出奔、追捕之、獻京都、梟其首、壬辰、憲實促持氏於永安寺、而令上杉持朝、千

永享十一年

京軍入鎌倉憲實來會焉

憲實納五經註疏於足利學校

葉介胤直、大石憲儀、捐更護之、

己未十一年、春正月、上杉持房、今川範政、小笠原政康、武田信重、朝倉教景等、京軍入鎌倉、上杉憲實率東士會焉、憲實遣使於京都、請宥持氏死、義教不聽、○閏月、憲實納五經註疏於下野國足利學校、足利學校者、小野篁家塾也、中葉以來、僧徒任焉、然不稱長老和尚、而稱先生、以教授兒童、且有求者、則講五經及三略六韜等、或曰、尊氏曾祈勝軍之事於足利、學校稱有驗、而招京師儒官管之、其人依水土之變、而不幾早世、自是儒官厭東行、而不來、故禪徒竊文

上杉憲實作足利學校條目

字者領之、聖像及河內公、像及華人蔣龍溪所書匾額、今猶傳存焉、傳稱河內公者子路也、又有憲實所筆條目一通、其一曰、收畜之時、固其扃鑰緘縢、勿浪借與人、若有志於披閱者、就舍內看一冊、畢可輙送還、不許歸出閭外、其二曰、主事者進退時、新舊兩人相對撿定、每部卷數、而後可交代、其三曰、借讀者勿以丹墨加妄句、勿令紙背生毛、勿觸沾汗手、其四曰、夏月梅雨濕蒸、則至風涼、可曝乾之、勿中屋瓦之漏濕、至冬月則可嚴火禁之備、其五曰、或質于庫、或鬻于市、或為穿窬所獲、則罪莫大焉、○二月、己卯朔、戊子、京軍

京軍圍永安寺上杉持房先登持氏滿貞近臣皆死

持氏滿貞共自殺

圍永安寺、憲實遣千葉介胤直勸持氏及滿貞自殺、上杉持房指揮軍卒而進、木戶伊豆入道、冷泉民部少輔、小笠原山城守、平子因幡守、印東伊豆入道、武田因幡、牙賀島駿河守、曾我越中守、設樂遠江守、沼田丹後守、木內伊勢入道、神崎周防守、中村壹岐守、共持氏近臣南山上總入道、同左馬助、里見治部少輔、今河左近、藏人、二階堂、伊勢入道、同民部少輔、下條左京亮、逸見甲斐入道、石川民部少輔、新宮十郎、岩淵修理亮、泉田掃部助、共滿貞近臣等皆戰死、於是持氏自殺、歲四十二、金子入道獲其首、滿貞亦伏、及原氏兄弟援

持氏夫人入永安寺放火死

持氏二子春王安王扶乳父匿二荒山

義久被誅

其首持氏夫人入永安寺塔侍女從之放火燒塔皆死唯持氏次男春王三男安王爲乳父被扶護而逃到下野國匿二荒山上杉持房送持氏消貞首於京師義教賞金子原氏賜采地憲實葬持氏骸於永安寺新建一字號長春院（持氏自應永十七年至此領關東三十年昔基氏初任鎌倉比及觀應既爲關東主以來歷氏滿滿兼至持氏四世總九十年）丙午諸將受義教旨圍義久於報國寺義久神色不變曰我切爲因不能報父讎若死而有靈則爲雷神以成祟於上杉家而滅其族言畢自殺衆皆憐之京里凱旋上杉憲實居鎌倉統東國之事憲實嘆曰我依讒得罪幸雖成

憲實讓職其弟清方剃髮號長棟庵

勢摩士氏叛其守護一色義貫

功然殺君之罪不可逃焉在今則避職剃髮以謝天下而已乃遣使於越後國召其弟兵庫頭清方讓其職○六月丁丑朔甲辰上杉憲實讓關東管領於兵庫頭清方而剃髮號高岳長棟庵主乃詣長春院拜持氏影像流涕曰臣素無叛心不意亂起犯弑逆之罪今死而以謝泉下冀垂昭鑑而把刀欲死從者高山氏那波氏抱之奪刀保護歸山内齋養之不日而創愈○冬十月丙子朔伊勢志摩土氏叛其守護一色義貫時義貫在和州三輪陣留守石川九郎發兵擊之○十一月丙午朔乙卯上杉長棟潛出山内

朝鮮使高得宗尹仁甫來獻國書及方物

宅入藤澤道場○十二月乙亥朔庚辰長棟以藤澤猶近鎌倉爲難避世務而隱伊豆國清寺庚子朝鮮使高得宗尹仁甫入京詣幕府立南面楹中三拜獻國書及方物於義教其書曰朝鮮國王李祹奉書日本國殿下孟秋猶熱想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隣於貴國世敦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大護軍尹仁甫聊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今年七月發日）今春持氏滅後春王安王匿二荒山或人知之發覺小笠原政康受命捜之乳

我軍寇明

永享十二年

母長尾氏健而有智與其夫某容抱二兒逃亡跡匿其寺某院以待時變是年當明正統四年從信録曰四月倭寇浙東大嵩入桃渚宮庚氏舍焚刼一空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防守海上寇盜稍消亡

庚申十二年春正月乙巳朔丁巳一色伊豫守潛去

一色伊豫守出奔

長尾芳傳誘殺舞木持廣

春王安王據結城氏朝圖復讎

鎌倉出奔相州今泉、持氏近侍諸士降上杉者、密相謀欲應一色事漏矣、上杉清方遣長尾憲景、太田資光於今泉撃之、未至内應者告變、一色亡跡、丙寅、長尾芳傳聞舞木持廣黨一色而遣使誘之曰、謁新管領清則全舊領持廣信之、到芳傳宅請寛容、芳傳勸酒而發伏兵撃殺持廣、其屬赤井氏戰死、春王安王潛遣使於結城氏朝請假其力復讎以興持氏遺業、氏朝感勵之、答曰、謹應命無二心、可盡忠義、乃令其子光久迎之而聚家屬等議之、水谷伊勢守、梁修理亮、同將監、黒田民部丞僉曰、去年既應京師鈞命屬

結城氏朝援春王安王據結城

上杉而未幾反覆則不可也、言未畢、光久護春王安王而來入、四人大驚曰、此是一家大事、安危係焉、豫不令義輩知之、以我爲非夫也、乃剃髪而去、水谷龜思曰、臨危去則士之所恥也、我唯死耳、三人遂去、氏朝率其子弟原光義朝、挾山川氏、多化井氏、玉澤氏、澤田氏等以下千五百餘騎、奉春王安王入結城、城據嶮堅守、且令野田氏、矢部氏修古河城守之、今川式部丞、木戸左近將監、宇都宮伊豫守、小山大膳大夫、及其氏族桃井刑部大輔、及其氏族里見修理亮、一宮六郎、寺岡左近將監、内田信濃守、小笠原但馬

朝鮮信使歸国義教答書

守、塚原氏、宮田氏、馬場氏、鹽田氏、其餘慕持氏舊恩者、及亡命浪士等來從如雲、殆及二萬、東國震動、○一月、甲戌朔、壬辰、朝鮮信使歸國、義教遣回簡曰、日本國源義教、奉復朝鮮國王殿下、二使惠然傳書遠至、千里忞忞、實如晤對、況異產多色、荷恩惟重、隔邦世修隣好、恩仰之情、無日無之、然國步多艱、不通安訊者有年矣、方今四邊無事、汔可小康、爰煩慶賀、欣感信恒、非薄方物、見于別錄、聊表謝悃耳、伏希來納、仲春尚寒、若時保嗇、義教賜扇百柄、太刀十握、朱椀一具、奈良酒明樽於信使、上杉清方令其族性順率

新田餘族應結城起兵

武藏兵攻結城城、性順辭曰、兵不足、清方以長尾景仲副之、○三月、癸卯朔、丁巳、性順陣若林、景仲陣入間川、待後軍之至、新田、餘族田中、佐野、高階、桃井、野田、部屬等應結城起兵於足利莊高階鄉、據野田、要害、上野守護代大石憲重率軍往撃之、田中等敗走、憲重得首若干級、義教馳使於關東曰、上杉長棟可速率東軍屠結城、長棟固辭以清方代之、使者乃授附教書及旌旗於清方、清方乃促軍裝、壬戌、清方召三浦介時高爲鎌倉留守、○夏四月、癸酉朔、義教授旌旗於上杉持房、驅海道兵向鎌倉、辛卯、上杉清方、

武田信榮殺一色義貫伊勢長野殺世保持頼弟起義教欲奪義貫妻

上杉持朝發鎌倉武藏上野越後信濃等東北群士、聞而上杉（清方即山内、持朝即扇谷、）既出軍疾馳會焉、號數萬騎、義教令畫工僧周文與奈良新佛工彫刻雲居寺佛、（周文以丹青鳴、文都鄙最工山水花竹、禪徒見其墨竹嘆曰、文上人者本邦文與、）○五月、壬寅朔、丁未、上杉長棟被義教使僧責催、而自伊豆歸鎌倉山内、促結城行裝、壬子、陣于武州神奈河、丙辰義教令武田信榮殺一色義貫於和州冨莊陣、丁已令伊勢長野氏（本姓工藤、）殺世保持頼於三輪陣、義貫持頼共多力勇猛、義教忌之、密諭信榮長野圖之、和州陣中窺其便、三年而未得其時、頃聞義教聞義貫妻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一　後花園　五九　何不成舍藏

美色、留在京師宅、而欲奪之、故遣使於武田陣急促之、信榮懼其遺震怒、而獨赴義貫陣從容曰、足下久勞軍旅、請來我營成半日之遊、義貫諾、信榮固約而歸、設伏兵待之、義貫家僕羽伏苑氏諫曰、勿往、義貫曰、相面而約、何可俄變哉、乃率騎士十一人到武田營、信榮迎之而延焉、義貫及從騎皆著座、信榮拔刀呼曰、我奉公命、卿其不免、義貫曰、聞命乃自殺、從騎十一人與武田交刃皆死、此間細川讃岐守成之襲義貫營、遇守者四十六人戰死、長野聞之、翌日聚兵攻持頼營、持頼自率壯士力戰殺傷若干、既而持頼

義貫妻自殺輿中

一色伊豫守起兵上杉性順長尾景仲往擊之

手把長刀奮擊數四、而自殺、獻義貫持頼及其從者首八十餘級於京師、義教令一色五郎代義貫繼家領、五郎率兵圍其家、義貫兵士拒之、無老壯咸戰死、或投火中、義教令人奪義貫妻、妻乘輿而出、未入府、自刃於輿中、持頼子政康逃匿、蹈跡而待時變、義教爲人、威嚴及持氏滅而彌驕暴也、義貫持頼無罪而死、諸將無安心者、○秋七月、辛丑朔、是日一色伊豫守催聚武州一揆渡利根川、攻須賀入道留守、燒其宅、守兵多死、癸卯、上杉性順長尾景仲聞之往擊之、一色邀戰終日、甲辰、一色兵來、加焉、性順景仲將退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一　後花園　六十　何不成舍藏

両上杉率諸將圍結城

一色乘勝追至村岡河原、其進太急、軍列亂、性順景仲還兵奮擊大破之、一色退陣小江山、戊申、上杉長棟發神奈川到野本、己酉、進入小山莊祇園城、（信濃國士大井持光應結城起兵、將登碓井峠、上杉重方陣國分拒之、大森氏及筥根僧徒議為結城後援、今川範忠軍平塚備之、上杉氏顯陣高麗寺、以鎮相州、）己巳、上杉清方、上杉持朝帥諸軍進到結城城下、見城嶮難陷、聞粮食多、故先成環圍之勢、上州兵士在西、上杉持朝率房州兵在乾方、京軍及宇都宮、土岐、小田、常陸北條氏、上杉政憲在坎艮隅、武田氏及越後信濃群士在震巽、古岩松、小山、千葉及武藏上總下總諸士在南、上杉清方

上杉清方等大軍攻結城城踰年不陷

山内兵部乞降

在坤方指揮諸軍○八月辛未朔清方等諸軍攻結城城累日互有勝負殺傷太多城兵一心力戰攻者倦衆相避無奮勵之志故城兵動得利清方持朝千葉土岐等各搆層樓爲防衛之備山内兵部者氏朝弟也在城深慮謂此城雖比鉄石之堅豈敵日本半之大軍哉若城陷則吾家族滅耳不如早降而併吾家兼先祖之後氏朝不知久兵部乃就長沼氏乞降清方許之而列城下之陣既而清方使太田氏諭諸將曰此城急攻則可陷否宇都宮曰我家之勢如昔時則不借他力而破之頃歲兵減而不能早攻令

諸將議攻城之謀

彼強大可恥之甚大軍一舉則我先登立功若猶豫援軍起於外則可難破之長沼氏曰我曾許持氏肯保小營持氏自進馬桃井岩松攻之七旬不陷日獲首級況其此城大兵多倉卒攻之則唯殺人城不陷不如暫待而得奇策以攻之仙波氏曰去年永安寺之役也春王安王脫圍而逃此城實大今亦避留不能知而童脫出則大變復生於他邦不可圖也然則此戰雖勝無益耳唯速大舉屠之而可也若緩怠有援兵之至前後受敵則難勝不可及也然我他邦之人不知鄉導則唯守號令而已於是諸軍競攻然城

皇子後龜山帝子

大覺寺門主義昭與小倉皇子相約圖義教

險兵精不能克焉城兵亦困重圍而氣勢稍減主客對持累月踰年謂之結城戰場是年義教令北畠中將源顯雅全領伊勢国先是顯雅累世掌伊勢國司然以不服武家故義教令世保持賴爲伊勢守護與國司對持及持賴伏誅悉以其地附授顯雅顯雅乃服武家而築大河内城居焉令其弟少將教具守多藝城其氏族部類各分授采地自是北畠家官位昇進與朝廷諸家不異大覺寺門主義昭與其兄義教不相聽嘗與小倉皇子結交屢相會一日容說皇子曰義教驕慢諸將皆畏其威而不心服今聞東有亂勝敗未決皇子若謀恢復王業則我爲武將催兵然則勢州北畠必不忘旧恩且一色世保餘族含恨於義教則必奉從焉幾内近国亦何有異心哉時不可失速舉大事皇子領之義昭馳容書於筑紫告菊池及大村氏菊池報曰今聞關東兵革東北群士皆疲於戰蔡我深誅催九州兵可及來春進發想夫相應者多矣義昭喜潛招諭大和河内諸士而義昭網禍不出長其鬚髮義教怪之責之容計猶顯義教大怒發兵欲捕之義昭悟而潜逃亡跡坊官大和法眼唯獨從之義教搜索之不得乃使畫工圖其貌遣諸国物色搜之

義教流東益之於周防世稱東野州是也東者下總同地名胤頼領之爲號

義教流下野守東益之於周防國東氏之先出自千葉介平常胤常胤第六男胤頼始稱東氏仕源頼朝姓名籍甚胤頼子重胤仕實朝嗜倭歌爲藤定家弟子重胤子曰胤行彌達歌道師爲家受古今集秘傳所謂東素暹者是也自是累世巧馬倭歌共爲家業素暹子曰行氏其子曰時常共列名於勅撰倭歌集行氏弟曰氏村其子常顯常顯子師氏皆長倭歌常顯仕下野守師氏仕下總守師氏有四男長曰禁村其次二人爲禪僧所謂江西龍派慕哲龍攀是也其次則

本朝通鑑　卷六十一　後花園　六十二　何不成舍藏

益之也、益之元服時、土岐善忠爲之加冠、分授其所領美濃國内折地恭村早世、無子、故師氏以益之爲嗣、歷仕義滿義持、任左衛門佐、兼下野守、益之師小笠原淨元、學騎射、就僧玄心受兵書傳、叙術嘗從軍旅、有戰功、又慕先業、研覃歌道、凡所預會席群詠歸家諳誦、不差一字、又好連歌、常與細川滿元、山名時熈交善、與今川了俊及倭歌所聞、圖尭仁、堯孝、東福寺僧正徹書記等、以倭歌齊名、美濃郡上河水大出、山岳爲之崩矣、村郭爲之失矣、道路爲之没矣、益之勵力、疊山石築陂堤者里許、新鑿溝洫、旧其道路、而遠挽河水於安光郷、愛原野、作水田者凡一萬六十餘歩、歳貢倍前云、永享四年、益之歳五十六、

以病致仕、剃髪慕素還、而號素明、又稱平田、又稱格物居士、又號鉄壁、好聚中華古器、嫌華麗之物、今年遺讒放流於周防國、明年四月三日卒於謫所、歳六十六、益之多子、長曰氏數、任下總守、次曰氏世、任遠江守、共源氏之出也、源氏卒、又娶藤氏、生四男、二人爲僧、宗祐龍朔是也、其次曰常緣、其次曰素德、又娶一女、爲繼室、生二男、共爲僧、曰龍統、曰真超、超早世、氏數繼家、無子、以常緣爲嗣、任下野守、最達倭歌、益揚家聲、所謂世稱東野州者是也、有集行于世、定家倭歌家說、至爲氏爲相、分爲二派、素還所傳、出於爲

家、而在二派未分之前、累傳至常緣、故舉世宗之、自是以來、受古今集秘説者、無不出自常緣也、龍統號正宗、又號蕭菴、以文字揮顯名、爲益之叙其行貫、龍統師龍崟、號瑞岩、龍統弟子曰龍崇、號常菴、常崇乃常緣子也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六十一終

新刊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二 自嘉吉元年 至寛正五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花園天皇二

嘉吉元年、二月、己巳朔、乙酉、改永享十三年、爲嘉吉元年、文章博士菅益長勘進之、（出易孚于嘉吉文）乙未、從四位下畠山持國敍從三位、（武臣載公卿補任爲始例）尋剃髮、改名、德本、○三月、戊戌朔、己酉、義昭匿薩摩國民家、見農具、不知其名、每事問之、農夫等怪之、而見其容貌、則

似去年物色索之者、且言語亦不常、乃殺之、探懷中、則有絢池贈答之書、又有倭歌一首連歌一句、皆曰、果是也、何疑之、翌日羣起圍其舍、義昭詠歌自嘆、農夫等遂殺義昭及大和法眼、送首於京都、○夏四月、丁卯朔、辛巳、上杉清方指結城城、謂諸將曰、古來攻城、超年不陷者、非無其例、然各爲武將、命以日本半國、圍此孤城、既及周年、未能成功、似忽君命于當時、可遺恥辱於後世、諸將何不勵力哉、衆皆曰、實如總督之言、清方曰、然則明日可大舉攻之、諸將曰、唯命、壬午、清方帥諸軍攻之、氏朝勵士卒力戰、其鋒不可

當、爲攻者多死、時有內應者、放火於城中、煙焰熾盛、樓營皆燒、士卒咽煙、進退惟谷、清方及諸將乘勝急攻之、城陷、春王安王變容逃出、長尾因幡守捕得之、其幼弟六歲小山四郎捕之、於是結城氏朝及其族并同志者、奮戰悉死、是日或戰死、或罹火、或陷隍者、總一萬餘人、清方率諸將、欲攻古河城、城守野田氏不戰逃去、矢部氏留而戰死、癸未、清方令長尾因幡守護春王安王、送於京師、令長尾憲景檢視首級、而送氏朝及魁首二十九級於京師、小山大膳自城逃去、是亦爲因幡守被擒、共遣京師、唯氏朝子成朝幸逃、

匿常州持氏季子永壽王、成氏後匿信濃大井持光家、無知之者、（一書曰、今川式部丞首、白倉周防守得之、結城右馬助首、小串六郎得之、大户左近將監首、高山宮内得之、宇都宮伊豆守首、土岐刑部少輔得之、小山九郎首、小山小四郎得之、結城氏朝首、上杉政憲得之、桃井式部大輔首、長尾因幡守得之、桃井和泉守并小山大膳大夫子、其結城駿河守首、千秋民部少輔得之、結城七郎、結城次郎、桃井修理亮首、武田刑部入道得之、里見修理亮首、中條判官得之、一色伊豫六郎首、羽河越中守得之、桃井左京亮首、藥師寺安藝守得之、總斬首百二十餘級、生虜四十餘人、記其姓名、及其得之者、以獻京師、此外步卒撒戚者死亡、總一萬二千四百餘人、）清方歸鎌倉、諸軍各歸國、上杉清方稱厭世務、歸伊豆國、而留幼子龍若於伊豆、携二子遁出、巡歷諸國、（一說曰、長棣潜入洛、而西遊到長門國龍門寺閑居、号留雲齋、歷年多、周防國山口城下）○五月、丁酉

詰問二子、德丹、清識司。

春王安王、及漆崎氏、於美濃垂井被害、乳母長尾氏、嚙舌死。

朔戊戌、義昭及大和法眼、首到京師、首損難辨真偽、義教尋索其昵童問之、曰、亡主缺而齒接、撿之則果然、乃知其實、庚子、結城氏朝等首二十九級到京師、癸卯、梟之六條河原、壬子、長尾因幡守以春王安王到美濃國青野原、時佐佐木某爲義教使者、來諭長尾曰、二童不及入洛、可誅於途中、長尾與佐佐木議、而入二童與於垂井道場金蓮寺、春王安王亦悟其死、近也、長尾請二童入浴室、而後令漆崎氏併害之、（春王歳十三、安王歳十一、）獻首於京師、義教令金蓮寺僧葬之、春王乳母長尾氏、自初逃鎌倉、嘗結城之難、至垂井、臨

源義教暴殂於赤松滿祐館。

終、不小離其側、義教召之、詰持氏子猶在否、且問嘗與者、不答、嚙舌而死、○六月丙寅朔、己丑、征夷大將軍前左大臣從一位源義教、暴殂於大膳大夫赤松滿祐入道性具館、歳四十八、義教天性放惰、輕侮諸將、及滅鎌倉、益驕慢、常憎性具爲人、且嘲其形矮短、性具侍宴、醉舞謠曰、備前播磨美作三國之主、何思其形長大哉、義教彌嫉之、義教養猿、見人則爬其面、每性具入、常放猿數矣、性具怒斬其猿、義教又畜獒犬、見性具至則嗾之、性具怒斬之、義教銜之、性具妹嬖於義教、忽忤旨被殺、性具怨之、義教愛赤松伊豆

義教臨赤松館。

守貞村、而欲褫性具三州守護、以貞村代之、性具聞之、與其子教康、（稱彦次郎、康一作祐、）姪滿康、（稱左馬助、康或作祐之滿、）議曰、吾家累世忠功過人、今有何罪、欲奪三國哉、君既暗、則何守禮哉、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不如速行大事、二子從焉、於是性具託事白義教曰、我家池鳧雛多多、成羣游泳、願入台覽、幸枉高駕、則何喜加焉、義教聽而約其期、性具豫令備前鍛工泰光鑄利刀三百柄、擇勇士、每人授一柄以待之、是日義教遊性具館、陪從者不多、性具設盛膳、催猿樂、酒酣酉刻、放其廐馬、稱抑其喋走、閉門不納衆、而伏兵三百餘人、各持

藤實雅被創。

細川持之、畠山持國、奉義勝爲嗣君。

利刀進出、殺傷陪從者、義教驚曰、何事哉、教康挫其左手、滿康握其右手、曰、今日之事公自取之、家僕安積氏揮刀進、弑之席上、紛亂相擊、不知所爲也、死傷者多、權中納言藤實雅亦在其席、被瘡敗走、斯波義廉、大内持世在其席、慮其力不敵、逾重垣匙出、與管領細川持之、及畠山持國等、奉護義勝爲嗣君、性具聚其族、戎衣欲待征討使來、一戰、然諸將互把嫌疑、各聚部屬自備、不及討性具、夜半蔭涼軒季瓊到性具宅、請受義教骸而入鹿苑院、（先是、幕府訛言妖童現形、成群舞鸚羽猿樂、是日性具館、鸚羽猿樂半時、義教遣告、自是幕府禁忌鸚羽猿樂、持楓義教令磨工木阿彌拭旧木光、）

赤松性具火其邸宅歸本国
赤松氏葬義教首於安国寺

試一刀裝其鞘、是日將出帶此刀、誤拔者三、義教怒、囚磨工、及其有事、而衆皆以為凶兆之見、敵磨工之、本阿彌累世以磨拭刀劔為業、且兼相刄之術、庚寅、移送義教骸於等持院、是日赤松性具焚火於其宅、率其部屬出洛、歸播磨國、浦上宗安前驅、其次赤松彦五郎、其次赤松伊豫守、其次性具衆與、其次安積氏携義教首莞爾而馳、其次教康、其次滿康、其次赤松能登守國祐、其次喜多野氏、其次中村氏、總十隊七百有餘騎、翌日到播磨河合城、葬義教首於安國寺、性具及教康滿康候樞則、甲午、勅贈太政大臣於故左大臣源義教○秋七月乙未朔、管領細川持之兼義勝旨、以讚岐守

細川持之、持常、赤松貞村、武田信賢、山名教清、持豊、教之等討赤松性具

細川持常、伊豆守赤松貞村、大膳太夫武田信賢、為一道之將、右衛門督山名持豊、修理大夫山名教清、相模守山名教之、為一道之將、討赤松性具、其兵總五萬、義勝雖幼、能騎馬、每日詣石清水、懇祈復父讐、戊午、性具聞京軍至、勒其兵、得三千九百七騎、陣書寫坂下、細川持常素與性具善、故不欲戰、身為先鋒、不納他兵於國中、貞村信賢雖促兵、以先鋒擁塞故、不能進焉、山名持豊勇猛超群、勵成功之志、進入播州、性具去書寫陣、據白旗城、而令其族龍門寺某及上原氏率千餘騎守但馬口、令彦五郎率八百餘騎

細川持常攻一谷蟹坂不克
山名持豊破但馬口龍門寺某上原氏敗

守一谷口蟹坂、令能登守國祐率五百餘騎守丹波三草口○八月乙丑朔、丙子、細川持常、赤松貞村、武田信賢、帥二萬三千八百餘騎、攻一谷蟹坂、不克、退陣於明石人麻呂墳畔、性具衆撓、舉國中兵二萬七千餘騎、到蟹坂、議破持常等、直襲京師、持常信賢密使人謂性具曰、此役非以私忿致之、唯若從兼君命而已、何為速決勝敗、且陳降服之言、性具猶豫不進、性具先鋒浦上氏、中村氏等競馳、信賢等拒之、此時山名持豊督三萬騎、破但馬口、龍門寺某、上原氏敗死、性具失援、入白旗城、持豊讚岐守持常等繼至、大

持豊持常圍白旗城
赤松彦五郎及伊豫守降
性具諭其子教康令遁亡而自殺

破性具、諸軍皆退守城、持豊持常圍城十重、每日挑戰、城中勢疲、糧乏○九月乙未朔、甲辰、山名持豊等迫白旗城、赤松彦五郎及伊豫守降、城兵皆謂、親族猶然、況於我輩哉、乃皆離散、性具諭教康曰、京軍甚多、我兵甚少、城陷在今日、我欲自殺、汝赴伊勢、可憑国司北畠家、彼與我同祖、則何拒之哉、若不納、則詣熊野為僧、可待其時也、教康曰、小子縱赴他國以免死、乃翁既歿、則何以安心哉、願同死焉、性具怒曰、不聽我言、則父子之義絶矣、教康不得已而逃出、於是性具問安積氏曰、城未陷乎、安積曰、事急時至、性具自

性具部将安積氏斬山名家吏影安影光而死

殺、歳六十一、其親族六十九人皆死、安積収其屍、焚城自
呼其名、進戦、山名教清家吏影安射安積、不中、安積
自刎。十三人遂斬影安及弟影光、而戦死、満康及浦
上宗安、喜多野氏在子城、為敵被破、而奔筑紫。播州
平、山名持豊獲性具及安積首、帰京師、諸軍皆凱旋、
梟性具首於三條西洞院、新獄暴安積首於其側、命
佐佐木六角京極両家及畿内近国群士、更日守之。
旌其逆罪於天下。教康閒行到伊勢、請見国司、国司欲捕之、教康自殺、歳十九、満康到
筑紫、然松田氏既而渡朝鮮国、頻振兵威、號清源義水将軍。恕其罪帰朝、寓河内国太子山、謀興其家。
勝、賜播磨於持豊、美作於教清、備前於教之。赤松氏

赤松貞村陳請宥恕

滅、其領国悉属山名家、其強勢冠諸将、持豊剃髪改
名宗全。是時赤松貞村陳曰、故将軍欲賜播作備三
州於臣、故性具行大逆、臣於性具不可戴天之讐也、
幸列征討使、励手刄性具之志、然総督細川持常唯
陣須磨明石、不進兵、臣與武田信賢、請先駆、不言聴、
故山名族建殊功、梟賊首、如臣無尺寸之忠、然罪在
総督、不在臣也、仰冀宥恕、時人議曰、貞村嘗寵恩、不
能死於弑逆之席、若其力不敵、則自殺殉死、而足矣、
不能然、而且為持常被擁、不能接刄於凶賊、何以列
幕府武、管領等相議、不加賞、不及罰、唯領旧地、准大

俗称曰出頭大名

少弐嘉頼逃奔対馬

嘉吉二年

小笠原政康卒

小笠原氏部下争立嗣大乱

名列、聴歳禄献椀飯、侍人嘲哂、衆皆指笑、貞村愈恥、
病死。○十一月、自旗役西国、群士或自来、或令兵卒、
会京軍、唯少弐嘉頼不然、至此義勝令大内介教弘
討其罪、嘉頼戦敗、避筑前、奔肥前、義勝賜少弐領地
於教弘、嘉頼欲再復其国、教弘撃破之、嘉頼逃奔対
馬。
壬戌二年八月、已丑朔、丁酉、信濃国守護小笠原政
康卒、有二男、長曰長、次曰宗康、持家臣常葉氏稱遺命、立宗康為
嗣、春日氏等部下五千餘人属之、溝口、上野、坂西等
族属持長、未満二千人、遂戦於善光寺漆田原、六戦

下郷共純針治玉体有験

持長皆敗、至第七回、持長奮撃死戦、手斬宗康、然国
中未平、持長母党為畠山徳本妾、生義就、由是持長
假其勢、而全領信濃、宗康子政秀猶幼、故敵之。○冬
十月戊子朔、庚子、天皇不念、移別殿、壬子、天皇平癒、
康冨記曰、帝患癰、外科久阿弥曰、難治、典薬頭丹波頼豊及醫清阿献御薬、畠山徳本曰、令針医下郷氏参内、諸卿或曰、針治玉體可忌憚焉、下郷既退、中納言藤公有、藤定親及清原業忠奏曰、本朝古来宜針博士、治不治玉體、則何用哉、詔曰、可也、由是下郷療治、剉而有效、至此賜盆一、沙金三十両於下郷、其餘宮醫和氣茂成、保成、丹波季長、盛長、篤忠等、望請診候、然不及勅喚。○十一月戊午朔、
甲子、義勝元服、二條関白藤持基加冠、右中将藤公
綱理髪、勅使蔵人辨藤俊秀赴室町第、賜御衣御直

源義勝元服補征夷大將軍

於所叙正五位下、任左中將、補征夷大將軍、聽禁色昇殿。權大納言藤時房、藤持通、藤實雅、權中納言藤定親、藤宗繼、藤兼卿、參議藤資親、藤持季、三位中將源通尚著座。中將藤雅親呈冠。中將源資益持泔坏。武家冠儀有二式。義滿義教用武家様、而共時管領加冠。義持用公家様、而關白加冠。今般畠山徳本欲用義持例、故請持基。持基造次第行之。乙丑、勅使大内記菅在豊、大外記中原師世、左大史小槻晨照各束帶捧位記宣旨、各納到室町第。義勝令左兵衛佐藤永豊受之、而每管盛沙金千兩、授三使。九條前關白藤滿家、作家或補一條前攝政藤兼良、近衛左大臣藤房嗣、鷹司右大臣藤房平、久我前内大臣源清通、大炊御門前内大臣藤信宗、西園寺前内大臣藤公名、花山院内大臣藤持忠、及月卿雲客・地下諸臣悉皆來賀。

是年當明正統七年。

嘉吉三年

朝鮮國使來朝

癸亥三年、五月、乙卯朔、朝鮮人來朝、到兵庫。時管領畠山徳本謂、朝鮮人託事貢職、然實為商買也。且幕府幼稚、國役之費最無益也。不入於京都、可還於其國。彼國使者言、為奉弔普廣院殿、來朝。不敢為商買來也。徳本許其入洛、而以東山雙林寺側景雲庵為寓館、令斯波義健時齢九歳稱千代徳猶弱、監供給事、課役於諸將。

畠山徳本欲令赤松則重併播磨領、山名宗全怒而發兵

然辭不肯。赤松則重入播磨國、欲略播州。先是赤松貞村死。畠山徳本等謂、滿祐逆罪既伏誅戮、其父祖積累之功、不可絶其家。赤松滿則死於明徳之戰、其子則重不預嘉吉之逆謀。乃令則重紹家、然未及授封國。播州浪士等蜂起、迎則重於播、而欲并播後舊領。山名宗全聞而怒曰、彼逆徒之族、何奪我恩賜之國哉。乃發但馬國、赴播州。○秋七月、甲寅朔、甲戌、征夷大將軍左中將從四位下源義勝殂、齢僅十歳。治世三年、葬於等持院、號慶雲院樂山居士。等持院有童子像、即是義勝也。傳稱雖幼善馭、至此誤墜而夭。建仁寺龍泓哀詞有十歳兒能騎馬之語。丙子、勅贈

征夷大將軍源義勝殂

山名宗全擊則重於播磨、則重自殺

南朝後胤、攝次郎為帥、夜襲禁中

左大臣從一位於義勝。辛巳、山名宗全擊破赤松則重於播州、則重逃到攝州有馬、自殺。宗全復領播磨。是月、吉野十津川・河内・紀伊群士等蜂起、欲再興南朝。日野一品藤有光入道、密為内應。○九月、癸丑朔、乙亥、和州・河州・紀州兵三百人間行入洛、分為二隊。攝次郎為帥、越智氏為監。夜襲禁中、内裏土御門。或入清涼殿、或自局町放火。南兵一人揮長刀逼天皇、眼眩而斃矣。玉體幸免、潜幸近衛左大臣藤房嗣第。南兵奪三種神器。既而武家撥軍競來、南兵逃去。東門衛士佐佐木黑田判官追而取還神鏡、捨寶劍於清水

京軍攻日野一品及入道祐光
對馬守宗貞盛與朝鮮約貿易

坂僧心月扠而獻之、殘黨携神璽登叡山、奉萬壽寺皇子（南朝後龜山帝之子）、請之還俗、尊之號南帝、聚催兵士、招山僧、山僧不應之、天皇移一條東洞院御所、畠山德本遣諸將於叡山攻南兵、山徒亦屬京軍、楠氏越智氏等撫之、己卯、糺內應之罪、誅日野一品藤有光入道祐光、庚辰、有光子參議右大辨資親陳解不黨逆謀、然不赦、梟其首、〇冬十月、京軍及山僧攻破南兵、畢萬壽寺皇子、及首魁者、或戰死、或逃去、京軍得其首若干級、凱旋、未能得神璽、是年、對馬守宗貞盛與朝鮮國約貿易、自是宗氏黨接對之事、凡商船來往

文安元年
內裏爆竹
藤房平首撰革命之事
京商所論酒麴貨買

互無印契、則不許交易、

是年、當明正統八年、

甲子、文安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戊辰、夜內裏爆竹、畠山德本候四足門（五日禁裏及伏見殿十八日共餘為恒例爆竹俗曰三毬打）〇二月、辛巳朔、乙酉、藤房平、及諸卿議定革命之事、於陣座、改嘉吉四年為文安元年、（此採用權中納言藤兼郷所勘尚書文思安安）藤兼良私語中原康富曰、文安、齊梁林王之諡也、又唐順宗諡至德弘道文聖大安、共不為吉例、然既有至德年號、而為嘉例、則文安亦可無妨乎、〇四月、西京人與東京人訴論酒麴貨買事、西京人不堪愁

事
六角久頼為家族被逐
美濃國亂
芳野南軍復起

憤、閉北野社、入居焉、管領德本與京極持清（所司代持為侍所司）相議、遣兵捕彼黨、彼黨鬪諍、放火西京、悉焦土、〇秋七月、戊寅朔、近江國守護佐佐木六角久頼（後改政頼）為其家黨被逐、逃在其族大原氏家、既而復國、丁亥、美濃國亂、先是國主土岐持益殺守護代戶島某、至此戶島族類假近江國兵、襲擊美濃國、燒岳井驛、殺土岐族從四十餘人、南方殘黨奉高福院皇子（南朝皇胤）、捧神璽入吉野山奧、招聚鄉民、興復古宮、號吉野新帝、舊功群輩來崇之、熊野社僧馳使告京都、時人嘆曰、神鏡昔混灰塵、寶劍既沈西海、唯神璽自神代傳來

和泉兵奉圓滿院法親王源勝起兵
叡山里民蜂起攻日嚴院
文安二年

之寶也、今在外都深山、而逆避帝座、可太息之甚也、〇八月、和州泉州紀州兵士、奉圓滿院法親王源勝（南朝皇胤）還俗而起兵、據八幡山以窺京師、畠山德本發兵攻之、不克、死傷者多、細川出羽守師師會畠山軍擊之、不克、畠山細川合兵復攻之、南士戰疲、陣破去、八幡〇十月、叡山里民蜂起、攻日嚴院、訴畠山德本許、改替妙法院門主、（日嚴院兼妙法院、此時住持三條大納言實雅子、與德本不快）故里民訖合、假暴掠如此、乙丑、二年、十二月、源義成以細川勝元代畠山德本任管領、

文安三年僧龍泳寂
龍泳賛林和靖詩
龍泳故宮草色詩
又題梅船詩

丙寅、三年、秋八月、丁酉朔、辛丑、建仁寺僧龍泳寂、東益之子、號江西、以詩文與得巖齊名、然文則巖優、詩則泳優、泳嘗賛林和靖曰、西祀東封混一外、梅花世界鶴乾坤、巖見之曰、佳句也、然混一外、下三連、何不賛歟、推哉、泳曰、無他字優之者、巖暫吟按曰、我亦不能改之、時人以爲詩讖、其故宮草色詩曰、何王宮殿粉墻乾、怨綉東風芳草殘、步輦不來春雨晴、白頭阿監隔簾看、又題梅船曰、横斜輕泛水淙淙、載得黄昏月一窓、猶有離騷遺恨在、風吹不到汨羅江、其餘爲世所稱太多、永享九年、得巖寂、泳獨爲文字禪之首

時人推泳稱桂翠二翁
龍惺祭文、龍驤等泳嗣
南軍起紀州畠山家令遊佐兵庫擊之不利

唱、禪徒推巖泳、稱桂翠二翁、巖號雙桂、泳號續翠、竊比宗門遷同、嘉吉元年、泳住南禪寺、既而退歸建仁、其法嗣龍惺祭文曰、師之名流如行空風、讃風之力、風何其風乎、師之文光似印海月、擧月之明、月何其月乎、吾山七百餘苾蒭、即師之分身也、其土十八灘、波浪即師之辨舌也、龍惺龍驤號九淵龍攀龍統龍崇等共泳之門流也、其徒誇說曰、達磨以十月五日寂、榮西以七月五日寂、龍泳以八月五日寂、異域異時同其日如合符、紀州軍復起、紀州畠山所領、故其家令遊佐兵庫聚兵擊之、德本受義成旨、遣宇都宮祥綱爲援軍、

上杉清方卒、家令長尾昌賢假統領関東
文安四年
細川勝元

南軍挑戰、京軍不進、南軍競擊、宇都宮遊佐敗走、○十二月、壬子、僧錄司周鳳集其徒詣幕府賀曰、伏聞鹿苑相公、戊戌之歲誕生、君子曰、戊戌二字皆從戈、字蓋武成定天下之兆也、果如其言、令幼府君名字義成二字亦皆從戈字、必與鹿苑相公同武德乎、頃年兵庫頭上杉清方卒於鎌倉、或曰、清方入浴而鬪、鄉路自殺於途中、東無統領者、清方家令長尾昌賢假行事務、然八州諸家各成割據之勢、相互爭鬪、是年、當明正統十一年、日本考略曰、六月倭寇海寧、乍浦所、十月倭寇壯士所、丁卯四年、二月、管領細川勝元、前管領畠山德本令

畠山德本等將大軍攻紀南軍
富樫龜童与叔父安高訴訟、畠山德本援龜童、分領半國

宇都宮祥綱、及遊佐兵庫率大軍再向紀州、南軍力戰、遂敗、入湯淺城守、京軍進攻圍之、○五月、戊申、富樫龜童與叔父安高訴論加賀國守護職、管領細川勝元與安高善、前管領畠山德本與龜童善、故使龜童安高分領半國、○六月、辛酉朔、乙亥、罷近衛關白藤房嗣、以太政大臣藤兼良爲關白、補氏長者、而牛車兵仗如故、初、二條持基在職之間、房嗣兼良共競望、持基薨、而房嗣任職、兼良鞅鞅、屢就義成母重子愬訴之、故重子令勝元執奏、然房嗣未上表、鷹司左府房平亦望請、以宮次任職、朝議轇轕、鷹司家兼平以

長尾昌賢迎持氏子永壽王於信濃為關東主

來、冬家不任職、則似中絶乎（冬家父也）房一條家實經以來、藤內實雖不任職、然嘗內覽、宜則不可謂中絶乎、且內經（內實子）以後四世、當職非鷹司之比、或曰、內覽雖不構關、亦有其例、則一條家亦當職中絶之謂也、群議未決、然不能拒武家執奏、而兼良遂其志、○八月、庚申朔、癸亥、長尾昌賢等與關東諸將議、迎持氏季子永壽王於信濃大井持光家、為關東主、先是既告京都、望請此事、義成許之、故其議定、永壽王既出信濃、到上州、是日發上州、戊辰、入鎌倉、居淨智寺、丁亥、僧周嶽自建仁寺移住相國寺、（嶽號東沼、能屬詩文、共集五卷、名曰

成氏朝季子成朝仕成氏密謀復父讐

流水集、行于世）九月、庚寅朔、義成遣今川播磨守於鎌倉、帶綸旨及教書、許令永壽王為鎌倉主、永壽王元服、受義成諱字、稱成氏、關東群士等崇之、稱御所、如持氏時、於是長尾昌賢迎上杉憲實季子龍若於伊豆山、入鎌倉、元服、稱右京亮憲忠、為鎌倉管領、居山內、而娶扇谷上杉持朝女、而兩家相睦、關東稍無事、結城氏朝季子成朝亦得赦、自常陸國來鎌倉、仕成氏、成氏亦為父復讎之志、密與成朝謀、然以鎌倉再興未得衆心、故默而待時、至○冬十一月、己丑朔、乙卯、勅尊巖親伏見入道親王道欽為太上天皇、權大納

上太上天皇尊號詔書

南軍滅城陷、楠次郎戰死、圓滿院及皇子首

言藤公保為上卿、行詔書、其事詔曰、朕以寡德、兼嘉符、膺鳳展、正綱紀、軒丘之就日、未服蒼生之心、皇家之聖風、轟育華夷之俗、抑貴親者禮、睨族者仁、因茲為闢朝章、於爽代、忽獻峻號、於射山洞戶、迎赤、掖英猷、復汾陽疊浪、金石列聲、是則治世之洪猷、達道之原化、粗雖無舊典之準的、今特加新制之崇儀、宜上尊號為太上天皇、普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大內記菅在治草之、而御畫廿七日三字）○十二月、宇都宮祥綱遊佐兵庫攻湯淺城、南軍粮乏、且無外援、城遂陷、楠次郎戰死、圓滿院皇子自盡、祥綱送其首於京師、紀州平、南帝

自盡

文安五年

太上天皇辭詔書

猶帶神璽、保吉野深山、鄉民等僅衛護之、是年、妙心寺宗彝移住大德寺、（大德寺徹翁一派相繼住焉、然以彝為老僧故、亦別勅辭住焉、彝曰、臣堂八十再住山、老僧八十初入寺開、無憂可避、唱一唱、少焉退歸妙心寺、明年寂）戊辰五年、春正月、戊子朔、丁酉、畠山德本獻南方皇子及楠次郎等首於幕府、關白藤兼良及公卿詣室町賀之、甲寅、畠山德本令其家族携南方皇子首赴七條河原、判官坂上明世・大石惟弘奉勅往會而受之、德本請徇大路梟獄門、關白兼良謂、梟皇子首未聞先例、故判官檢察之耳、戊寅、太上天皇答詔書曰、伏見、去年十二月廿日、以詔書尊號為太上天皇

赤松滿康首到京師

着、忽驚歛辭、更想異事、太上者至尊之號也、貴於君、天皇者登極之稱也、大於帝、是聖主之所潜、非人臣之所居、況亦內無遜位之名、外欠傳國之德、唯以爲族之高義、豈拜尊親之憲章、孰與得崇重於當時、避訕於後代、早罷太上之徽號、令遂謙下之懇懷、謹言、(從三位式部權大輔菅右豊草之、世尊寺前左衛門佐藤伊忠淸書之、)菊亭中納言藤教房捧之參內、附藏人頭藤資綱奏之、不待勅答而去、少焉資綱爲勅使、奏院、就左大辨藤俊季演叡旨而歸、(此時前右府藤公冬第爲上皇御所、故与內裏近、)○八月癸亥、山賊赤松滿康首到京師、(滿康事既見前、然不許其終、至此共首到京事見康冨記、而不載其

源義成催詩歌會

南禪英文詩

僧靈村詩

僧等蓮詩

趣、或曰、滿康項年謀與南朝、及紀州城陷、匿身於山林、至此伏誅、或曰、伊勢国司北畠教具捕誅之、獻首於京師、)項年、義成圖四時植物於障子、令禪徒作詩、廷臣及武士等詠歌、前南禪英文、(號景南、)正月梅詩曰、乾坤淸氣百花魁、占得春風第一閑、從此長安二三月、任他桃李稱輿臺、倭歌則飛鳥井祐雅詠之、靈村(號愚極、)二月柳櫻詩曰、鶯梭織柳線纖纖、日暖櫻花雪壓簷、二月門庭春富貴、詩歌宴罷半鈎簾、倭歌則飛鳥井雅永詠之、等蓮(號芝雲、)三月松藤詩曰、凌霄固有矮枝瘦、成立依他不自持、滋蔓貪緣古松頂、閑花占得暮春時、倭歌則冷泉持爲詠之、東福寺明篤(號信仲、)四

東福寺明篤詩

天龍周勝詩

僧周鳳詩

建仁清播詩

月早苗詩曰、農務村村佩犢耕、翠雲萬境寸苗生、誰知會語補王化、微雨渓邊布穀聲、倭歌則飛鳥井雅親詠之、前天龍周勝(號春林、)五月稚竹詩曰、清蔭能教仲夏寒、錦繃玉立幾千竿、何人倚笛江南雨、鳳羽毿毿深未乾、倭歌則細川道賢(右馬頭成賢入道、)詠之、周鳳(號瑞溪、)六月瞿麥詩曰、堂前繡竹小嬋媚、碧黛紅裙日妍、誰記杜陵曾入寺、山庭寂寞麝香眠、倭歌則一色教親詠之、建仁寺清播七月桐上三日月詩曰、桐葉曽知封弟情、爭令雨露共恩榮、高枝涼月蒼蒼好、要聽來儀雙鳳鳴、招月庵正徹倭歌曰、散執猶不見

僧祖默詩

僧龍惺詩

僧周嚴詩

乃鳳毛不宿桐葉今留秋之三日月、(傳稱、時人謂歌諷刺時政、是讃彼貶、諭其後、詠分歌放散而歸、)一慶(號雲章、)八月荻荻詩曰、荻葉荻花同一窩、曉風吹月影婆娑、門前車馬塵如海、野水寒塘興雅多、倭歌則常光院堯孝詠之、祖默(號在川、)九月菊紅葉詩曰、未見題詩對御溝、滿林楓樹曉紅稠、天憐霜葉花無伍、爲駐黃花伴脫秋、倭歌則久我清通詠之、龍惺(號瑞巖、)十月檜落葉詩曰、野水東西岸岸楓、飄零十月捲寒風、誰知雲幕畫屏上、錦樹長留霜後紅、倭歌則畠山持純詠之、周嚴(號東沼、)十一月山雪杉詩曰、律入黄鐘寒尚加、滿山矮木六英花、森森祇

信恵方詩

宝徳元年

洽漢皇叙遠岫横雲走白蛇倭歌則畠山義忠詠之
恵芳（號華岳）十二月梅雪詩曰一樹臘前新吐花瓊瑶
枝重壓横斜晩來莫使了童拂好有寒梅雪裏花倭
歌則正晃詠之（又靈村善草書學子昂筆法好丹青常畫文殊像云）
己巳寶徳元年二月壬子朔丁卯權大納言藤教房
兼左大將此時左大將闕右大將藤實量望請轉
帝欲聴之而令教房兼右大將然兼良固執奏曰攝
家不經右直任左例也若實量轉左則我子教房不願
任右雖大納言而罷朝參耳未聞對當職執柄子爭
轉任例不平殊甚帝曰朕既約實量如何兼良奏中

華本朝改變勅詔之例一巻帝不能抑之教房遂拜
任焉○夏四月辛亥朔庚午鎌倉成氏潜兵至江島
揚旗謀討上杉憲忠憲忠令長尾昌賢追之戰濱畔
鎌倉又亂己卯勅左馬頭源義成補征夷大將軍聴
禁色大外記清原業忠左大史小槻晨照捧宣旨至
室町晨照進將軍宣旨攝津之親受之白義成而授
沙金二裹（両）各十於晨照次業忠進禁色宣旨左衛門
佐藤永繼受之而授沙金一裹（十両）於業忠其次伊勢
守平貞親召外記史生等授禄（各千匹）鵞眼上卿權中納
言藤持季自陣座不改束帯到室町第賀之是月義

若狹白比丘尼入洛

成判始行吉書細川勝元為上首頭人波多野氏二
階堂氏問註所町野氏攝津氏奉行布施氏役者清
貞親齊藤氏候焉先寄納神領於石清水而加判専
畢公卿雲客各到幕府謁義成賀之（康冨記曰義成問判字於清原
業忠業忠對曰竊聞義滿義教両公草書義字是用諱字之例也義持公草書慈字是不待諱字之例也
然如此之事紀傳道所詳知也臣家無勘進之例云云）○五月若狹白比丘尼
入洛若州有一匠生一娘甚愛之毎日倩於人家得
肴菓則不食之裹而歸畀娘常也一日入深山伐木
逢異人得奇菌而歸以其非常之物故藏不畀娘娘
待父之出取食之父歸聞之太悔焉其奇菌蓋芝草

之類也（一説曰入龍宮得人魚肉而歸娘取食之）其娘長壽為尼保齡八
百其色白故稱若狹白比丘尼又稱八百比丘尼云
若州後瀬山邊有洞窟窟前有川白比丘尼自掛橋
往還遺跡今猶在云（月録曰若狹白比丘尼上洛与東國比丘尼偶會相語由是知
其名不啻然康冨記五月聞而其所語之趣不知為何事蓋東國比丘尼亦異常之人俗説稱白比尼
若狹古來京殊諸源平合戰之末又稱面見義經假修驗者之形過此陸道云）○冬十月
勅僧一慶住南禪寺號雲章洛人關白兼良庶兄也
少入東福寺為岐陽方秀弟子評論碧巖録永享七
年應伏見殿（道欽）需講元亨釋書至此住南禪寺十二
月辭印受惟肖講百丈古規跋之作清規要綱又以五

施行冬至恩詔

燈録取捨不一、互有異同、造五燈一覧圖、又喜誦程朱之説、寶徳三年寂、惠鳳藏主作行状○十一月、丙午朔、冬至○十二月、丙子朔己丑、施行冬至恩詔、詔曰、龜策闡先符、則軒皇膺天正之期、鳳暦頒新朔、則漢主享至之禮、威厳叡哲之感、必有受命之体、朕登紫極、雖恭齋巽之尊、聡赤縣、未施滋涼之化、爰有司奏云、十一月朔日冬至、尺竿通測景、寸管記封陽、惠澤波暄、負氷之鱗早浴春徳、蒼穹風軟、蟄雲之翅先知南飛、時應紀而降佳辰、天不言而授延祚、聖臺古猶希値、斯運昧非今、何成自娯、與衆庶同兆祥、為

細川持常卒

一色教親卒

群臣共相賀、自寶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無軽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繋囚見徒、皆以赦除、庶荅章首珍貺之獻、呈乾心資始之瑞、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壬申、讃岐守細川持常卒、歳四十一、為阿波参河両國守護、無子、以姪為嗣、細川系譜、頼之弟満之有二男、長曰持常、次曰頼重、一本頼重兄曰基久、而無持常、蓋其持常基之同人改名者歟、按系圖、則基之子曰頼久、頼重子曰氏久、以康冨記参考、則頼之亦頼重子、而養於持常者乎、是月、左京大夫一色教親卒、教義貫子、義直後、其家、按一色譜、則義貫教親為從兄弟、義貫誅死、教親繼家、而卒無子、故義直代之、一色累世襲左京大夫、為嫡者

寶徳二年

加謚夢窓國師詔書

庚子、二年、六月癸酉朔戊戌、管領畠山徳本請讓惣領職於其男義夏、義成授安堵之判、父子拜禮獻物○八月、壬申朔戊戌、詔使右中辨藤教秀赴天龍寺、加謚夢窓國師、稱佛統國師、詔曰、嫩桂高風傳餘芳於日域、曹溪衆派甚勝流於龍門、寔非絶倫之俊英、爭舉列祖之綱紀、正覺心宗普濟玄猷國師、無準之嫡孫、佛國之真子、奉叡旨於三代、馳徽猷於五朝、此土釋迦濁世彌勒、朕受法衣而慕道化、染宸翰而加褒章、特謚曰佛統國師、前参議菅益長艸之、後醍醐帝建武元年、賜號僧疎石、稱夢窓國師、光明帝貞和二年、謚加正覺二字、光嚴帝觀應二年、加謚心宗、後光嚴帝延文二年、加謚普濟、

六朝國師

寶徳三年

源義成遣僧允澎聘大明國

後圓融帝應安五年、加謚玄猷、至此六度、稱六朝國師、僧景三京花集曰、寶徳二年、庚午王師問罪於鎌倉元帥、関以東為之騒然、九州佛宇僧廬在相之南北者、或為焦土、或為戰場、國人不遑寧處、僧賀上人亦被堅執鋭、霜露蒙之、風雨沐之、捕虜斬首、不知其數云、

辛未、三年、八月、源義成遣僧允澎聘大明國、其書曰、律應東風、懸知好道之君出於中國、木入南斗、具瞻殊常之識驗於當時、是以傾葵藿之至誠、通鴻雁之遠信、伏以大明皇帝陛下、化孚有截、澤洽無垠、南桂海北氷天、西月嵎東日域、同文同軌、相應相求、天戈

僧龍脲龍朔從使僧入明

所釐無不寘順矣、臣源義成欽兼先志、紹知隨邦守、在遐方、專存外衛、屬國多虞、有昝職貢、見恕為幸、焉耳、方今以允澎長老、為專使、以僧芳貞為綱司、奉問皇家之安否、兼貢方物之不腆、願蒙嘉尉、仰荷鴻庥、謹奉表以聞、其信物、則馬二十匹、撒金鞘柄太刀二把、硫黄一萬斤、馬腦二十塊、貼金屏風三副、黒漆鞘柄太刀一百把、槍一百柄、長刀一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匣扇一百把、（書尾記曰、景泰二年歳次辛未秋八月日、日本國王臣源義成）此時建仁寺僧龍脲（号九淵）龍朔（号東）南等、從使僧南遊大明、

○九月、斯波義繼（一名義健、是十代衞也）乃部屬尾張國守護代

斯波義繼部屬有事

義成制箏令清原業忠命其名

織田氏、與其同僚甲斐氏論事、忤義繼旨、而罷其守護代、義成諭義繼及甲斐、令織田如故、然不應命、義成怒議誅甲斐、大夫人重子諭止曰、不可也、恐為亂階乎、義成不聽、重子不悅、乃去洛中、蟄居嵯峨、義成憂之、德本到嵯峨、聞重子所憤、而與細川勝元、細川成之、畠山滿則（德本叔父）、山名宗全、一色義直、京極持清議、令三寶院准后義賢說義成和解之、然重子謂、將軍猶在祖織、則老寡婦不可再入洛、故事未平、義成伐生屋椽前之桐、以制箏、令少納言清原業忠命其名、業忠名之曰衞文、其意謂、詩美衞文公國富民豐有營作之功、是其所取也、且桐者、幕府家紋也、故含衞護文德之義云云、

享德元年

東福寺英文詩

壬申、享德元年、二月乙丑朔、己丑、義成撥書於飛鳥井藤雅親、謚為歷朝鞠道師範、且禁賀茂松下私例、并田舍輩妄着葛袴及沓、（自是武將賜鞠道謚、飛鳥井家為例）

○七月、萬壽寺梵擬請東福寺英文（號景南、時歳八十八）定十境、目曰十地超關、曰大雄寶殿、曰新花更雨、曰枯木回春、曰東軒、曰南院、曰琴臺、曰鏡沼、曰三山神祠、曰千松客逕、（英文作四韻一偈、幷述十境曰、東軒虛豁色含南院、海上三上當處開、夜月無心臨鏡沼、暮雲有意傍琴臺、新花雨逐空談散、枯木春從冷坐回、親禮大雄超十地、千秋夾逕接古來、天龍寺長老等遵作）

改元享德

千葉介惟胤撃上杉憲忠

畠山德本辭職細川勝元代之

德本黜政長以義就為嫡自是一家閧起

[illegible]丙辰、改寶德四年、為享德元年、依世上疱瘡之患也、文章博士菅為賢勘之、（擬尚書世世享德、流俗享作亨誤也）

○九月、鎌倉成氏令千葉介惟胤撃上杉憲忠、戰于七里濱、憲忠退陣相摸國糟谷、關東大亂、

○冬十月、畠山德本依病辭職、細川勝元代之、再任管領、德本久執武家權、族大威強、其家臣等亦專横、德本初無子、以姪政長（持富子）為嗣、既而生義夏、甚愛之、義成賜義字、以為諱、德本遂黜政長、以義夏為嫡、改號義就、任伊豫守、而德本告老、讓其領國於義就、任右衛門佐、初自畠山氏在關東、遊佐氏神保氏共為家老、及其家

斯波義繼卒

義敏、義將嗣

享德二年

禁中催蹴鞠遊

縣屬二氏殆准公臣而遊佐氏爲河内國守護代部屬家僕悉立二氏下風及德本時須佐氏被眷遇預家事而爲義就佐臣神保憲其勢日強而謀奉政長爲家督而已與遊佐專家事由是一家分爲二政長附順細川勝元以假其勢畠山道祐尚滿則名當時老士也故諸家不和則與三寶院准后義賢右馬頭細川成賢相謀諭解之者數矣至此歎一家之鬩盡心和解之然其中心左祖義就家臣等黨神保者亦多德本不能制之而不平德本家門不整勝元爲山名宗全婿而家相睦由是畠山家不振義成聞鎌倉亂遣使者帶綸旨諭解之成氏歸鎌倉憲忠爲管領一如初然君臣嫌疑猶不止○十一月治部大輔斯波義繼卒無子義成擇其族可爲後者衆皆擧大野義敏然斯波家士甲斐氏朝倉氏織田氏等擬議未果按斯波家譜義敏義種曾孫満種孫持種子義繼從弟也或曰義敏賢修理大夫大野義鏡子而澁川族也斯波澁川兩家相睦故持種養之至此繼嫡家

癸酉二年三月戊午朔甲申禁中催蹴鞠遊享德御鞠記曰主上上皇自降庭蹴鞠始於後白河帝刑部卿藤頼輔受鞠道於拾遺亞相藤成通其子宗長雅經傳之立難波飛鳥井兩流後鳥羽上皇尤長此藝以定上八人中八人下八人之式又立鞠神祠令紀行景爲神主其後龜山帝再興鞠道御子左大納言藤爲家得其能之名以爲家業然御子左家絶難波亦衰唯飛鳥井一流爲鞠道之宗云云

享德三年

畠山德本逐政長以義就爲嗣

畠山義就與政長將戰

甲戌三年夏四月前管領畠山德本放逐政長以義就定之爲嗣欲請義政而賜教書誅政長政長潛匿細川勝元家而令其黨居山名宗全家德本不能遂志義政亦不及制之神保氏等彌左祖政長欲招義就黨○秋七月辛亥朔詔左大臣藤房平爲關白補氏長者詔曰朕以瑣薄之身久居黔元之首非股肱之力争致經緯之功爰左大臣藤原朝臣携累葉之跡居左弼之任焉酌繼綸之波登大麓之位矣萬機巨細百官總己先關白然後奏下一如舊例庶施一匡之餘化普聞九衢之洪猷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又賜隨身兵仗詔曰進善施上賞之仁國家之遺美立賢享重任之禮人臣之嘉名左大臣藤原朝臣鼎貴叶政要棟輔昇褒崇仍賜左右近衛府生各一人近衛各四人以爲隨身兵仗分嚴威於霜伏增榮耀於星躔主者施行此二詔見康富記乃知關白之任兵仗之賜每度詔詞可以類推焉○八月庚辰朔戊戌畠山義就與政長欲挑戰清原業忠宅在其近鄰懼有兵火移家藏文書於他所而身携妻兒避寓醫師上池軒近國群士聞變競來今夜義就部黨離散到山名宗全館多屬政長

山名宗全令人放火於畠山德本家
義就奔伊賀

者、毋勝元宗全、左袒政長、且依神保氏誘拐也、庚子、義政召諸將戒嚴、山名教之（相模守）守東門、武田國信守西門、細川勝久（兵部少輔）守北門、其餘羣士競集幕府、但細川勝元、山名宗全不來、廷臣等各朝禁中、分武臣護左衛門陣、今夜山名宗全遣浪士等放火於畠山德本宅、德本竄逃赴叔父道祐宅、義就避難到山名教之宅、不納之、乃去入遊佐河內守國助宅、德本義就部下悉分散、辛丑、洛中不靜、令夜遊佐國助自焼其宅、奉義就奔伊賀國、丁未、畠山德本贅居建仁寺西來院、細川勝元携政長、詣幕府、謁義政、翌日政

細川勝元使政長為畠山家督、誅其臣磯谷氏

長移德本舊第、為畠山家督、○九月、己酉朔、壬戌、義政令細川勝元誅其家臣磯谷氏、初政長遣德本之怒出奔時、磯谷專為之左袒、而作紛亂之階、德本贅居、義就出奔、政長繼家、皆勝元宗全所為、而不出於義政之意、故惡二將之強、雖不能抑之、然中心不平殊甚、勝元察之、以磯谷為首惡、殺之以謝焉、義政亦解怒、此時斯波義敏不能制家臣甲斐織田等之強、畠山家族爭亂、故細川獨立、輕侮義政、且山名宗全以為勝元舅、故威權專横、勢超諸將、義政惡之、（宗全長高面赤、時人稱之曰赤入道）、庚午、畠山政長拜謁義政、述繼家之謝、

畠山家臣西方氏父子共自殺
遣明使僧允澎入洛
明主答書

獻雄劒及鎧鞍五百緡、騎士十人從焉、知其家管領、詣幕府、先例、德本在西來院、憤怒殊甚、政長部下神保氏等議曰、此翁在西來院、則其密謀不可測焉、不若迎之於本第、而政長盡禮敬、則其怒自解也、乃遣畠山阿波守率三百余騎、到西來院、迎之、德本怒欲自殺、其族西方氏勸之、歸德本、乃出阿波守、難之而去、西方氏曰、我不忍與神保等相見、而獨留、自殺、其子亦殉之、畠山道祐駐家門、內亂而運、復義就之謀、○冬十月、己卯朔、遣明使僧允澎入洛、大[illegible][illegible]書曰、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成、惟王聰明賢達、敬天事

大以福一國之人、良用嘉、朕恭承天命、嗣登大寶、主宰華夷、王又差正副使允澎等齎捧表文、并以方物來貢、見王之勤誠、茲因使回、特令齎勅諭王、并賜王及妃銀兩綵幣、王恭體朕至懷、故諭（是年明景泰五年正月發）船、其別幅曰、皇帝給賜日本國王、銀二百兩、絨綿龜勝團花大紅一匹、寶相花大紅一匹、綫紋花深一匹、細花柳黄一匹、其餘紵絲綵絹紗羅各若干品、又賜王妃銀一百兩、絨綿龜勝團花深青一匹、牡丹花丹礬紅一箇、其餘紵絲綵絹紗羅各若干品、又賜古銅大香爐二箇（共重二十二百四十斤）、古銅小香爐二箇（共重七十斤）

金臺僧贊

黄銅方香爐一箇、重二十斤 黄銅花瓶一對、共重四十七斤 黄銅磬一口、重十五斤 銚鈸二雙、共重十三斤 黄銅花龜鶴一對、共重三十一斤 又曰、一百號勘合底簿一扇、付本國差來專使允澎等齎回外、擬合移咨照依勘合底簿、欽定事理、欽遵收掌、書填比對、今後如是進貢方物、毋得違犯、硫黄一聚報作附搭、又數共正貢硫黄、亦不得過三萬斤、及差來人負務要擇其端謹識達大體、執守禮法者、前來仍將宣德年間頒去未填勘合并底簿、順便差人齎繳施行、須至咨者、建仁寺九淵龍睬、南叟龍淵等、亦從允彭歸朝、弟龍統號正宗、又號蕭菴、著詩文、與明撈洗集而南遊、金臺僧贊菴題其集曰、齋居幽樂絕塵氛

蕭菴題龍統集詩、四明衛時用又賦詩稱之

華室扁書蕭菴、子雲最愛高僧才器美、天花落筆吐奇芬、四明衛時用褒之、作詩曰、青年德望冠時髦、志氣凌雲萬丈高、海外共誇騏驥足、斗南爭覩鳳凰毛、詩才李杜邑名匠、文學歐蘇氣象豪、幾度相思欲相見、烟波渺渺夢魂勞云云、由是統名籍甚 ○十一月、戊申朔、己酉、義政令曰、山名宗全驕恣、亂畠山家、皆是彼所為也、今不討之、則必犯上者必矣、乃召諸將、洛中騷動、義政慮兵馬濫入内裏、而催行幸於幕府、天皇既欲駕鳳輦、法皇將幸伏見、共待義政之告、在京群士悉聚幕府、山名教之雖為宗全族、以素不相善、故應幕府召、既義政旌旗既發、諸將待其期、時管領細川勝元忽去幕府、入東山五大堂、由是其部族皆往從之、故暫延軍

山名宗全獻誓書於幕府

鎌倉成氏與結城成朝因上杉憲忠

奥州辨慶石入洛

康正元年

事、庚戌、勝元為宗全謝其罪、宗全獻誓詞、稱無逆心、義政抑怒而罷兵、辛亥、幕府解嚴、山名宗全去洛盤居但馬國、如致仕之儀、而其嫡子伊豫守教豊在京、如初、丁卯、細川勝元諷義政君臣和睦、管領職如元、○十二月、戊寅朔、甲辰、鎌倉成氏與結城成朝、氏朝末子容讒、要管領上杉憲忠入府門而誅之、殺持氏讎上杉部族等大怒、悉叛成氏、關東大亂、或書曰、此時長尾但馬守戰死、不詳其故、蓋上杉部下而先攻成氏、成氏不克而戰死者乎、奥州辨慶石入洛、京極持寺、谷於此、武藏坊辨慶立之石也、今猶在去、乙亥、康正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壬子、上杉部下長尾

長尾昌賢立上杉房顯、與成氏軍戰

憲秋、持秀三男

成氏擊上杉憲秋、々自殺

上杉顯房、小山田藤朝皆戰死

義政令今

昌賢等立憲忠弟兵部少輔房顯、為關東管領、與成氏軍戰於相摸國島河原、或曰、迎房顯於越後以立之、己未、成氏發鎌倉到武藏府聚兵、丁卯、成氏發武府、擊宮内大輔上杉憲秋於池龜、憲秋自殺、是日長尾昌賢率六千餘騎而擊成氏、戊辰、戰於分倍河原、昌賢敗北、庚午、成氏攻彈正少弼上杉顯房持房子及小山田藤朝、上杉扶定顯子於夜瀨、顯房藤朝戰敗皆死、關東驛使頻到京師、告亂、上杉累世雖在鎌倉、通志於京師、往年許誠氏為關東主、憲忠為管領、共是義政所命也、然成氏殺憲忠、是輕京都故也、是以義政令今川範忠催東

川範忠討鎌倉成氏

細川成之望請復赤松家義政許之

畠山持國入道德本逝

海道諸軍以討成氏救上杉○二月讚岐守細川成之以其族持常與赤松氏睦故時山名宗全蟄居望請復赤松家義政許之由是赤松教祐及其從弟則尚得赦賜播磨國教祐者滿祐子也或曰乃是彦次郎教康也嘉吉之亂踊躍而幸免至是而赦常陸國筑波山別當潤朝獻狀於成氏細陳其父玄朝竭忠於持氏及春王安王兩戰功○三月丙午朔辛未前管領從三位左衛門督畠山持國入道德本逝歲五十九謚先孝寺德本再仕管領職權超羣爵祿超父祖曾謂其家令河井氏曰汝子歲幾許對曰既二八曰有能哉曰好射曰知字運筆乎曰否德本曰目

畠山德本能知先務

山名宗全攻赤松則尚教祐共自殺

不知字手不運筆則他能不足成名不足辦事河井聞之退而令其子學習其子果爲善士人皆稱德本能知先務也晚年遭家之內亂以憂憤而終○夏四月今川範忠帶綸旨教書率東海道諸軍到相州赤松教祐則尚復歸播磨國山名宗全在但馬國聞之怒曰我軍功之封國爲賊黨被奪哉則率軍發但馬○五月乙亥朔山名宗全入播磨國陣晋當山其子彈正是豐據室山赤松教祐則尚攻室山而分兵守檀特山宗全先攻檀特山而急救室山教祐則尚敗走檀特山兵自潰則尚逃到備前國而自殺教祐間

今川範忠而上杉亂入鎌倉

行赴伊勢國國司北畠氏不納之教祐失所措而自殺宗全悉平播州自領之而不憚義政而入洛權勢益強諸將無比肩者宗全謂細川成之世與赤松睦動欲復彼家勝元不抑之則勝元亦欲滅我領國自是留蜴猜生嫉疑一說曰宗全令其子教豐請入洛於義政然教豐怨其作亂而不爲之請宗全告勝元勝元乃爲之周旋義政許之宗全入洛甚德勝元勝元未有子養宗全幼子既而勝元有子以宗全子爲僧是宗全以勝元爲仇由○六月乙巳朔庚申今川範忠上杉房顯號山內上杉定正顯房弟號扇谷率海道關東諸軍亂入鎌倉成氏拒之互有勝敗關東國郡會戰不巳○秋七月甲戌朔戊寅倭歌所開闔常光院權大

堯孝法師卒

堯孝夢感

藤兼良讃俊成及定家畫像

僧都堯孝法師卒歲六十五堯孝者頓阿曾孫也頓阿以倭歌顯其嗣經賢其嗣堯尋其嗣乃堯孝也世以倭歌相傳至堯孝增聲價藤兼良稱之曰歌林翹楚永享四年堯孝夢見俊成定家有感於心明年勅撰新續古今集堯孝應撰掌藏室關鑰乃是倭歌所開闔也堯孝以爲前夢之徵而令畫工圖俊成定家像而畫已像於其下請兼良讚兼良奇而許之讚俊成曰家在五條位登三品咳唾洒玉肝腸吐錦賜杖乃光隱而寢遼哉千載聲名藉甚讃定家曰折薪負荷繼乃父業二代勅逢七朝主黄門有蕪拾遺有社同工異曲

堯孝著日本歌話

京軍与成氏軍戰

成氏与上杉戰成氏將里見石堂一色世良田皆戰死

改元康正

名垂千古、（嘉吉元年九月、兼良作此頌、時爲前攝政）堯孝所著有記歌話等、行于世、堯孝無男、有一女、頗受從歌、傳且養清水谷中將藤實久弟、繼家跡、堯憲、憲亦有歌才、當時聞、堯孝許者爲歌道、皆之、（堯孝傳歌傳受出自定家、支流爲一時師範、其徒先憲之外、堯盛、堯惠等傳襲不絶已）己巳、京師與成氏黨戰於下總國千葉原、甲午、成氏與上杉氏戰於武州立河原、乙未、戰於府中、成氏黨里見石堂一色世良田四將戰死、戊戌、改享德四年、爲康正元年、依諸國兵革、武家奏行之、權中納言菅益長勘進年號字、（出尚書平康正直）己亥、石堂一色世良田里見首至自關東、義政自出西門、

畠山義忠与朝鮮通好

康正二年

義政詣石清水八幡宮

斂之、辛丑、畠山義就退大和國、與畠山政長黨戰於片岡、春日社領爲彼等被侵掠、興福寺僧徒訴之、其事不決、南僧怒而議捧神輿入洛、管領細川勝元見有之、且抑之、是年、畠山義就依義政命、入洛與政長和睦、畠山令爲兩家、畠山義忠（子道祐）與朝鮮國通好、（署曰管領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是年、當明景泰六年、

丙午、二年、三月、庚午朔、丙申（二十七日）、義政始詣石清水八幡宮、其儀用永和元年三月二十七日例、（義滿詣石清水之時也）豫命正三位賀茂在貞擇時日、令吉田神主從三位卜部兼名祈神事、聖護院准后滿意加持之、及

朝鮮國使來源義政贈回簡

清水嵩全容惠光使朝鮮

則土御門從三位安倍有季候反閇、卜部兼名獻鼓、右中將藤教國持劔、（略行列）是月、朝鮮國使來、待者不義政令僧永嵩全密惠光副其使而遣之、且贈書簡曰、日本國義政端肅拜復朝鮮國王殿下、聖度如天、堯海斂浪、貫無任欣荷之至、今特差遣使者永嵩兩堂全密兩堂惠光藏主等、聊修隣好、少寓憂悰、伏幸鑒高明之懸、比年以來、使者相繼、音耗靡絶、深瞬瞻仰之私、仍告、吾方有寺曰建仁、蓋國初禪刹、以爲祈福之靈場也、所遣嵩密二兩堂、隷名此寺也久、是以有起廢之志、茲行得使、式告大王、切望特賜矜憐、使獲

上杉黨与成氏徒戰鳥山大井死

赤松遺臣石見氏仕藤實量謀復主家

大王仁化覃遠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收錄惟幸、春煒振季、伏希若時保重萬福、（僧周鳳草之）○八月、戊戌朔、丙寅、太上法皇（道欽）崩、諡後崇光院、法皇嗜倭歌、有御集曰沙玉、（道欽以所生故、雖蒙尊號加諡、然不入正統、而爲伏見一家之祖）○九月、戊辰朔、甲申、上杉房顯黨與成氏徒鳥山氏（新田一族）大井氏（人旨）衆戰於武州岡部原、大克之、鳥山大井皆死、○冬十月、播州群士等以赤松氏爲累世守護、故謀復其家、然以山名宗全強大、不能遂其志、有石見氏者、來洛仕三條前內大臣藤實量、經年、太被眷遇、石見得間、白曰、爲何等事、則赤松家可再興、實量曰、立

中村貞友入南山謀弑南帝

大功以贖嘉吉弑逆之罪則或其事成乎石見曰聞南朝皇胤帶神璽在吉野深山郷民保護之地嶮不知郷導則不能通人馬我輩若弑南帝則可贖前罪乎實量憐而奏之且告義政義政許之令石見擇其人石見薦其舊僚播磨人中村貞友乃賜綸旨教書命弑南帝獻神璽之事貞友曰臣催徒黨入南山輙死則南帝可弑然遂志則郷民等群起臣等不必生歸然則獻神璽則臣等不能應命乃返教書而辭之石見又請實量曰以重賞募之彼等不可辭焉於是義政賜教書曰事成則以加賀國半國河南河北二郡及

中村貞友得教書聚其黨

備前國播磨國雜田莊出雲國宇賀莊伊勢國高宮保授汝等立赤松家石見得其教書潛授舊僚掘兵庫依藤彌三郎以附貞友貞友乃應命而與掘依藤及間島彥太郎上月滿吉等赴吉野搜郷民乞降而窺其便

○十二月丙申朔乙卯中村貞友到大和國宇智郡聚其黨間島彥太郎赤松族祥稱赤松滿康子上月滿吉中村二郎中村五郎中村安禪掘兵庫丹生屋帶刀丹生屋四郎浦上右京小河兵庫小河七郎石地兵庫石地四郎河高治部河高三郎河勾五郎村上三郎畐井次郎木梨三郎阿閉彌太郎阿閉太郎魚住彥四郎

兔倖主誅共赤松家僕及上野小次郎千代松代島居平瀨某間島家僕小谷與次貞友家僕來會乃相約入深山小寺性說留大和越智依藤彌三郎明石修理在京或辨支用或通消息既而貞友等入山中村宗通等有貳心告變南帝令郷民等拒之不納焉貞友令小谷與次剃髮稱忠阿彌潛入山得謁南帝示無邪謀南帝久謂彼等大逆之徒其躅踏者宜也故稍信之許其乞降寄於山中然不許擧衆而入山故或一人或二人漸漸入山窺其便此時吉野有二皇子在吉野奥北山者稱一宮郷民尊之稱南帝又隔大山去七八里在河

斯波家臣甲斐朝倉織田分黨爲三

義政遣朝鮮王書

野郷者稱二宮貞友間島等同志相分來往兩宮險年一說曰間島爲貞友其部屬也 乙丑斯波義敏不能制其家臣甲斐朝倉織田專横其所領越前遠江尾張三州群士分黨爲三越前屬朝倉遠江屬甲斐尾張屬織田義敏避其館入東山東光寺愬訴幕府請假公威擯強臣義政猶豫不能義斷是年關東處處戰爭不止千葉惟胤避下總寓武州義政遣書於朝鮮國王其書曰治國以來帶國印通使命而需大藏經并諸色貨皆捆載以歸無虛歲焉固貴國之惠也不勝感幸今差遣盧圓通事齎不腆之土宜以修隣好萬萬寬恕爰我國行人先

長祿元年
源義政遊東山若王子觀花詠歌

是於大明國事頗不軌、然而皇恩寛宥、特屈刑章、故及歸國、且以加因禁來歲、必聘專使於大明之庭、揚對天之閎休、仰無前之偉續、進貢方物、以謝前特之罪、幸不遐弃焉、伏聞貴國之於大明、疆域連接、聘問交繁、請爲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隣者莫如焉、幸甚、所封進者、具于別幅、僧周鳳草之、

丁丑、長祿元年、三月、乙亥朔、丙子、義政遊東山若王寺、覽花、右馬頭細川成賢陪從、君臣共詠歌、僧蜜彦和成賢、兩後、花、旅行、倭歌二首、庚辰、義政遊畠山道祐宅、終日覽猿樂、寔酣、至夜闌、翌日饗夫人藤冨子、及侍女等、而罷請

義政修尊氏百年忌
太田道灌築江戶城

以義就代政長、爲一家棟梁、義政領焉、道祐喜而稱萬歲、政長雖無異論、然與義就挾矛盾之志、而深依賴細川勝元、○夏四月、義政修尊氏百年忌於等持院、是月、左衛門大夫太田道灌築武州江戶城、及河越岩築兩城、道灌初名持資、或曰資長、太田系譜曰、其先出自源三位賴政、賴政長男仲綱、養其弟廣綱爲子、仕賴朝、任駿河守、有故遁世、隱醍醐山、其子古衛門尉隆綱奉仕禁廷、賜丹波國五箇莊、其子曰國綱、國綱子資國、歸攝津守、住丹波太田鄉、始稱太田氏、文永年中、移相摸國、生資治、資治生資兼、資兼生資

太田資清誡言驕者不久、道灌亦言不驕亦不久、資清怒

房、好倭歌、資房生資清、號備中守、自相州移武州、屬山內上杉、有戰功、永享年中、資清入洛、謁源義教、義教曰、汝亦東夷武夫之雄、資清甲冑騎馬、揮陌刀巡廷中、其勢壯麗、義教奇之、自把小刀刺搭柑投之、資清開口受之、義教爲之快笑、持資資清子也、持資幼而雄偉不羈、資清常誡其言行、曾指障子曰、直則立、曲則不立、汝念茲、持資指屛風曰、是此直則不立、曲則立、大人以爲何哉、資清自書驕者不久四字誡之、持資又書曰、不驕亦不久、資清怒以扇打之、深誡焉、資清好倭歌、持資亦詠吟愈於父、持資漸長、武勇技

義政與杉原賢盛席上聯歌
正二位菅在直逝

群、時人稱之、資清讓家事於持資、而建越生龍穩寺、移爲薙髮、號道眞、持資爲扇谷上杉定正屬、有戰功、部下畏之、先是兩上杉山內強大、扇谷弱小、及持資屬扇谷、而其勢與山內抗衡、持資薙髮、號道灌、其名顯於關東、○冬十月、壬辰朔、辛丑、伊賀守杉原賢盛獻平梅一枝於幕府、義政吟賞、示一句、賢盛應聲賡載之、義政自併書一聯以賜賢盛、賢盛裝潢十襲以爲傳家之寶、平氏譜曰、平正度、貞盛孫、多男、就中季衡者伊勢守平祖也、季衡弟貞衡者大和守宗平祖也、宗平弟光平者杉原祖也、光平八傳至賢盛、賢盛好倭歌、達連歌、後剃髮號宗伊、壬寅、前參議正二位式部大輔菅在直逝、歲八十四、頃間上杉

間嶋彦太郎中村貞友弒南帝

上杉房顯、上杉定正、與源成氏連戰於武藏相模下總之間、成氏勢氣稍減、是月避鎌倉、移下總國古河城、其殘黨推之稱古河御所、(或曰、古河者古之下河邊)上杉部屬推房顯入鎌倉、號關東大將、自是關東彌亂○十一月、辛酉朔、丁卯、從一位前內大臣藤時房薨、(歲六十四、號建聖院)○十二月、辛卯朔、壬辰、間島彦太郎中村貞友分黨爲二、入吉野深山、夜半丹生屋帶刀、其弟四郎、到奥北山弒南帝、獲其首及神璽而走、出鄉民等追之、及伯母谷而丹生屋兄弟爲追者被殺、而神璽復入深山、此間間島及中村貞友、上月滿吉等入河野鄉、

長祿二年

勅許源義政專補家司

窺南帝兄、間島奪其衣殺之、滿吉弒之、貞友獲其首、南朝皇胤於是而絕、鄉民聞變群起追之、擊殺貞友、其餘或埋深雪而寒死、或迷絕嶮而倒僵、間島上月等數輩僅免、然未能獲神璽、故雖獻南帝兄弟首於京師、未行賞、

戊寅二年、春正月、○夏四月、戊午朔、癸酉、勅許源義政補家司、源政知向關東、到伊豆北條堀越邑、義政降教書於東海東山兩道至陸奥出羽曰、宜奉政知而以滅成氏、若猶豫後期則罪之、伊豆駿河甲斐信濃群士來會、上杉房顯上杉定正陽尊崇之、號堀越

義政改制押判、自是用公家様

義政賜加賀半國於赤松政則

御所陰謀、自大之事、且東士猶有通成氏者、故政知不能入鎌倉○六月、庚辰、義政詣相國寺、修普廣院遠忌、肥前守松浦義追慕舊恩、剃髮號一菴、別修逆福、松浦氏之先、出自嵯峨源氏、授孫久始住肥前國松浦、因以爲氏、相傳至與榮、始住平戶城、號肥前守、五傳至義、義曾入洛仕義教、恩賜若干、故不忘其舊恩如此、又建普門寺於平戶、安義教像○八月、甲子、義政改制押判、先是用武家様、自是用公家様○九月、義政遊南禪寺、覽岩棲院紅葉、細川勝元爲伴、義政賜加賀半國於赤松政則、依神璽歸納之功、而不

違納播州諸士之趣、而復赤松家也、政則者滿祐姪也、滿祐弟曰義雅、義雅生性存、嘉吉之變、性存僅九歲、建仁寺僧龍澤(號天隱)匿之、幸免、歷年而生政則、既而性存死、此時赤松無餘類、播州舊僕等求得政則、而憑細川勝元白義政而立之、時政則僅五歲也、山名宗全怒赤松家再興、聞其首謀起於三條實量家士石見氏、令人伺石見夜行殺之○十一月、朝倉敏景發京、赴越前國、(敏景或作孝景、按朝倉家譜曰、其先出自孝德天皇子表米、表米事不見國史、有封異域之功、領但馬國、賜日下部姓、子孫繁蔓爲數流、或稱朝倉、或稱八木、或稱礒部、故云、朝倉廣景自但馬移越前、其子正景仕尊氏、及足利高經領越前、而爲其部屬、累世隸斯波家)

[illegible]元年

義政花亭新殿上棟

[illegible]卯年冬、春正月乙未、與[illegible]定[illegible]戰。道灌始到武州河越城、頃間山内扇谷兩上杉共推戴政知、與成氏黨戰於武藏上野下總間、山内家素強大、上野越後伊豆武藏大半望其風塵、長尾氏為其家令、及太田道灌屬定正、而扇谷家逐年稍強、關東諸將多通志者、故兩上杉漸生嫌疑、唯一色氏梁田氏與兩上杉絕無貳於成氏。○二月甲寅朔、甲戌、義政花亭新殿上棟。己卯、義政令斯波義敏致仕、義敏繼家數年、不能制家臣之強、而甲斐氏織田氏等就伊勢守平貞親訴義敏不堪為一家之長、義政和解之、不肯、故諭義

朝倉敏景封赤松政則克入北莊城

成氏破上杉軍於太田莊、上杉教房及部[illegible]戰死

敏曰、卿讓幼息松王、而退老、則一家之許止矣、義敏應命、既而義政依甲斐織田等請、以澁川義廉擬義敏子、號治部大輔、繼斯波家、義敏失望、奔周防、國依大内介教弘。○五月、朝倉敏景到越前國敦賀、與敵二十一人戰、遂克入北莊城。○九月、赤松政則就加賀之封、冨樫介情感累世之封、而率兵拒之、挑戰數回、政則依伊勢兵庫助貞親訟之、義政諭冨樫介制止之。○十二月、癸亥、成氏破上杉軍於武州太田莊、中務少輔上杉教房及從士戰死、上杉房顯退陣上野平井。于時成氏據古河城、政知猶在伊豆堀越、今川

寛正元年

盧円通事歸自朝鮮國

範忠率駿河伊豆兵守鎌倉。是年、山名宗全遣使於朝鮮國、其書署名曰、但播伯作因備前後藝石九州總太守山名霜臺源朝臣持豊

庚辰、寛正元年、春正月、今川範忠避鎌倉、歸駿河、留伊豆狩野介家士守鎌倉。○二月、朝倉敏景攻阿波賀城。是月、盧圓通事歸自朝鮮國、其答書曰、朝鮮國王李瑈奉復日本國殿下、使至得書、兼承厚貺、為慰殊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時聘問、王乃屢遣信使、践修舊好、非慎重交隣、不能爾也、朝貢上國、事已為殿下奏達、不腆幣産、謹付回价、聊表謝悃、領納為幸、余冀順序保嗇、薩涼日録曰、此行朝鮮船与日本使船共於對馬島海上遇風破損、然倭無恙、朝鮮

上杉房定、房顯告群士戰功於京

源義政賜教書於關東將士

船溺没、故回簡并方物共失、島主宗成職就伊勢守貞親、部屬澁川氏落之云云、又曰、土岐美濃守所望請之大藏經、此時自朝鮮來、達義政以授土岐、土岐獻五千緡謝。○三月、戊寅朔、辛丑、參議源有繼兼播磨權守。甲辰、左少將藤政基任右中將。乙巳、捕楠氏餘族於東寺四塚殺之。是春、上杉房顯、上杉房定、及關東群士等屢與成氏黨戰、上杉房顯上杉房定、使告群士戰功於京師。○夏四月丁未、前中納言菅在豊任權大納言。是月、壬戌、義政遊前權中納言藤雅親第、詠倭歌二十首。乙丑、義政遣書於左馬頭政知、勞千葉介因於累年羈旅。丁卯、義政賜教書於關東將士有差、上杉房顯、上杉房

義政褒上杉教房及羽継海老瀬太田之役戰没者賞之

定、則勞其家僕戰死、且勵成功之速、其授太刀一柄、上杉政藤則賛父教房戰死、感其身奮擊被創、上杉右馬頭、上杉宮内大輔、上杉播磨守、上杉修理亮則其痛、家僕死傷、又賜書於飯沼右衛門、野澤彌六、三瀦帶刀、池田太郎、吉澤小太郎、中山三郎、渡邉次郎、大石九郎、淺羽大炊助、神保太郎、尻高三郎、後閑彌六、大類五郎、伊南太郎、行方幸松、其憐其父戰没於羽繼海老瀬太田之役、又感毛利宮内、色部彌三郎、本莊參河守、長尾新五郎、飯沼彈正、石川遠江守、芳賀右兵衛、二階堂四郎、高垣加賀守、豊島彌三郎、廳

義政賜書於伊達結城、責其怠軍期

南生計助戰功、各賜教書、又賜書於伊達大膳大夫持宗、白川結城修理大夫直朝、二本松、畠山七郎、華名下總守、責其怠軍期、而管領細川勝元、狀副之、甲戌、義政賜書於佐竹實定、及江戸但馬入道、勵其戰功、勝元狀副之、又賞結城七郎功、賜太刀二柄、又感小田讃岐守、常州信太軍功、且悼其子二人戰死、賜太刀柄、其副勝元狀、又賞小山常陸介、羽繼原戰功、憐其部屬死事、而賜太刀、又痛二階堂藤壽父死於羽繼、賜太刀、又賜書於梁備中、長沼修理、結城宮内少輔、結城刑部少輔、而憐其父共死於信太之役、又此役黒田

朝鮮告其使船沈没

民部、真壁入道、子共戰死、賜書憐之、又聞長尾治部少輔死於羽繼原、賜書於其子右衛門尉、且授太刀一柄、勵之、又聞宇都宮等綱病死、而賜書於其親族及部下輩、勵不隕先忠、勝元狀副之、而併諸教書遣於政知陣營、令僧有良西堂、經歷關東諸州、配附之○八月辛酉、朝鮮告其使船一隻沈没、一隻漂流、其書曰、貴國與弊邦、雖阻滄溟、世講隣好、自寡人即位、亟遣信使、益致殷勤、禮宜報聘、肆於前年冬十月、遣命知中樞院事宋處儉大護軍李宗實齎大藏經一部、法華經二部、金剛經二部、金剛經拾漆家解二部、圓覺

經二部、楞嚴經二部、心經二部、地藏經二部、起信論二部、永嘉集二部、證道歌二件、趙學士書證道歌二部、高峰禪要二部、反譯名義二部、成道記二部、并土宜小鍾二事、雲板二隻、銅鈸五部、磬子五事、石燈五事、鞍子一面、諸緑貝黒細麻布二拾匹、白細苧布二拾匹、白細綿紬二拾匹、藍斜皮一拾張、人參一伯觔、豹皮、心虎皮、邊獺皮、裏座子一事、豹皮一拾張、虎皮一拾張、雜彩華席一拾張、滿華席一拾張、滿華方席一拾張、松子四百斤、清蜜五斗、表忱、偕貴使秀彌前去、不幸海上遇颶風、使船未知漂往何處、副使船

朝鮮柳洵送使日本詩

義政譴責畠山義就令速避洛

則沈汝唯貴使松得脫泊對馬島、達其船主與三郎報云、書契與禮物俱失、益用心惻、聊達事由、憐漂船護到貴境、惟望矜恤護還、或其遺屍漂達涯岸、亦令收瘞、且於琉球國地面徧行訪尋、萬一倘存活歸國、為幸、餘冀為國珍畜（朝鮮柳洵光國堂集送李學元奉使日本詩曰、專對從來未易才、遇論仍合在論思、知馬政自達用聖報回、何曾遐險危身到、文瀛波畫鬼眼者張、島日昇時歸、來恩眷應殊異、鳳閣高寄也不疑、又送金投理許孝使日本詩曰、五年書命共遠遠、戢接芳鬱近玉擇、夫周我曾悲失路、辭親君亦念柔危、放心兵鎣身方好、凝迹治冥服、始奇天北天南各努力、願言同保歲寒期）○九月、義政憤畠山義就輕忽法令、遣伊勢兵庫助飯尾下總守譴責之曰、可速避洛中、若遲滯則洪

畠山政長攻義就屋館

罪須重、義就曰、我無犯上之罪、乃忿府君信讒而逐我、然今陳解之、則增震怒乎、不若避讒漸陳解之、而使乃歸、家士須屋氏、甲斐莊氏（傳甲斐莊者、楠氏支族也）請放火於屋館（俗謂屋形）、義就曰、放火則無禮也、且我去則政長代之、本是昆弟之行、何惜一屋哉、壬辰、義就出洛、從士皆我友、譽田氏為先、須屋甲斐莊為殿、令曰、讒者在焉、阿黨不少、可戒勿怠、進到天川、河內守護代遊佐國助來迎焉、乃為先導、宿真木城、翌日入若江城、河內國畠山累世所領也、故國中群士悉屬焉、甲午、義政令畠山政長攻義就屋館、為一家棟梁而命

遊佐國助譽田氏襲龍田陣、豐田越智皆死

譽田遠江守戰死

之討義就、畠山道祐患嫡家紛爭、義就逃都外而救光於大原野來迎院○閏月、畠山政長陣于龍田社、龍拓大和國士、皆稱可應教令、而未來會、故不能攻若江城而踰月○冬十月、畠山義就聞政長兵寡、令遊佐國助譽田氏等發若江城、壬午、俄襲龍田陣、遊佐彈正忠率五百餘騎為先鋒、攻長擊破之、殺豐田氏、遊佐國助率千五百餘騎繼焉、陣于神南山、令立野氏越智氏分兵而進、政長部屬筒井氏與越智職克焉、越智及古市氏木下氏皆死、立野氏陣亦敗、國助既欲自殺、譽田遠江守哉八十力戰死、衆皆壯之

義就部將國助弟左京亮甲斐莊氏部弟右衛門岡村父子等皆戰死

既而神保氏等及和州兵彌衆勝、而神南諸軍悉敗、國助及其弟左京亮、譽田族五人、龍見左衛門、甲斐莊氏部、其弟古衛門、岡部氏族四人、立野大和、岡村氏父子、土師氏、蒔並次郎、酒勾三郎、萩原二郎、仙波三郎、長尾太郎等數百人、其餘遊佐家士四十二人、譽田家士七十二人皆戰死（一說曰、遊佐隊長二人、中村氏、岡部氏、熟練軍事、此時中村從義就留若江城、岡部謂已爲先登、然遊佐令馬場某爲先、岡部太怒、故軍中不和、岡部兄弟超馬場某而拔群戰死、由是諸軍失氣而敗）義就聞遊佐譽田等敗、而發若江城、到高安郡時、一騎馳告國助死、諸軍皆敗、義就逃入西林寺、夜移覓弘寺、而謂是亦非拒敵之

義就遁入嶽山城

要害、乃與殘兵相議入嶽山城、據險固守、癸未、政長自大和入河内、丁亥、入若江城、庚寅、政長移陣譽田古市、招聚近國兵、癸巳、義政遣教書於奥州羽州、責鹽松、松壽二本松、畠山七郎、伊達持宗、小峯下野守、懸田次郎、猪苗代刑部、二階堂次郎、安積左兵衛、國分備前守、石川族、信夫族、蘆名下總守、相馬治部少輔、岩城下總守、岩崎修理、猶葉常陸介、標葉伊豫守、田村族、葛西族、黒川右馬助出軍之緩、而特諭奥州探題足利左衛門佐、出羽探題山方左京太夫、及其伯父修理太夫曰、可速催奥羽群士、誅戮成氏、令伊

義就襲政長陣、殺大方氏花田氏

勢守平貞親加副狀懇陳之、按、尊氏時、足利直持為奥州探題、其弟兼頼為出羽探題、至此、其子孫繼鎮奥羽云、且諭宇都宮四郎、小山下野守、那須越後守、其族大膳大夫、芳賀伊賀守、武田右馬助、佐野伯耆守、而勵其滞事、又責有良兩堂拙於使節、乙未、畠山政長移陣于寛弘寺、○十二月、嶽山城兵餓、襲政長陣、與伊勢、長野氏及河内兵戰、殺大方氏花田氏、共河州兵進、破陣野諸隊、而歸城、是年、畠山義就寄書朝鮮國、署曰、雍河紀越能五州總大守畠山右金吾督源朝臣義就、按、雍者山城也、明徳乱後、畠山基国為山城守、河紀二州為畠山領、見前、越中能登者同族義忠所領也、義就為家嫡、故云、管領斯波義敏亦遣書朝鮮、署曰、左武衛源義敏、按、義敏既被放逐、在周防国、蓋

寛正二年

畠山義就與政長戰

新田治部大輔殺宗家持國父子

須屋左京出嶽山城襲政長陣、擊殺神保次郎等

附大内介、南舶通信于兵

辛巳、二年、春正月、癸卯朔、甲辰、畠山義就士卒出嶽山城、到道明寺、燒掠堂社、糧、政長發伏兵擊之、死傷相當、○夏四月、新田持國密約内應於成氏、同族治部大輔知之、殺持國及其子、上杉房顯馳使告京都、○六月、嶽山城糧乏、須屋左京等六十二人請義就曰、死等、徒與餓死、寧死於敵、請君賜酒、手自酌之、臣等、明日戰死、敵亦一家之同僚也、面視決勝敗、而已、義就壯而許之、須屋等與其徒終夜攀嶮而下、黎明到政長陣川陣、擊殺神保次郎、那下氏、長倉氏、草

畠山滿則入道道祐卒、滿則或作滿慶

賀氏、岸氏、二見氏、山下氏、服部川氏二人、池田氏、藥師寺氏等、政長大驚、捧義政所賜旗、以勵軍士、拒之、嶽山兵敗走、須屋左京其子孫次郎、馬場次郎、長尾三郎、酒匂氏、堀氏、片岡氏、龍泉氏、花田氏、木屋、黨高向氏、余遊氏留而戰死、義就又構金胎寺城、分兵守之、兩城共嶮難、政長環圍、相持而踰年、○八月、己丑、前修理大夫畠山滿則入道道祐卒於大原、閑居道祐者、基國次男、基國分其封國能登越中、讓附道祐、歷仕義持義教義政、少好早歌郢曲、有曰盛阿彌與阿彌者、達此技、道祐就之悉受其秘曲、漸光好倭歌、

僧等揚赴大明国号雪舟

寛正三年

與堯孝正徹等執交既及七旬患嫡家爭亂而難謝世事然屢遣使於嶽山問義就安否遂抱幽憤而終其子義忠孫義統相續受封以祐為庶流一派之祖○九月義政遣書於關東感賞千葉介累世無貳心勵戰功○冬十月戊辰是日義政遣上杉政憲於關東賜書於政知及澁川右兵衛佐上杉房顯上杉房定上杉教朝以議軍事是年僧等揚集商舶赴大明國（等揚不知為誰人子為僧寓相国寺鹿苑院為知客稱揚知賓揚潜心於丹青甚得其妙常倣慕如拙周文後素自号雪舟至此欲見中華名山勝地而催南遊）

壬午三年二月源義政遣使於朝鮮國求營天龍寺

細川勝元為畠山政長發援兵

僧堂之助（政印文曰徳有隣）○二十一日義政聞關東諸將疑上杉教朝入道道朝通於成氏而寄書於政知及上杉房定以和解之且諭道朝勞其多年軍忠而令伊勢守平貞親懇告之是月管領細川勝元請義政為畠山政長發援兵讃岐守細川成之假稱管領代為總督兵部大輔細川勝久淡路守細川成春阿波守細川勝信刑部少輔細川勝吉彈正忠山名是豐大膳大夫武田信賢其弟治部少輔國信鵜飼氏望月氏屬之伊勢國司權中納言源教具亦率關氏長野氏等往會焉勝元家令秋庭氏率攝津丹波兵赴焉河

政長總二十餘州兵圍岳山金胎寺城

山名是豐与義就接戰七勝七敗

內紀伊大和山城越中群士皆聽馳從政長總二十餘州兵圍嶽山及金胎寺城義就以守兵百餘人拒之大破泉州先陣諸軍敗走義就追擊之殺傷甚多山名是豐率備後兵與義就接戰七勝七敗城兵戰疲而退是豐乘機而進曰我是宗全子也不陷城則不已城中勢屈義就揚言曰我其先之汝等其繼焉自拔刀馳突而出是豐曰吁勇士也日既暮矣是豐退而歸屯營主客嘆曰彼亦驍將此亦驍將實是不易優劣也自此政長成之每日環攻之義就曰以寡兵保

義政感賞小田原城主大森實頼軍忠

兩城則無益耳庚辰曉引金胎寺兵入嶽山城以為一軍勵力固守之大軍相代攻之城固不陷且南通紀伊路運粮亦不乏故政長成之陣於山中捲圍三方踰年是月義政聞三浦介及千葉七郎廢弓馬之業遁世晦跡賜教書勸其歸陣且勞千葉介累年盡忠其父及部屬戰死而憐其支用困乏殊諭政知感慰千葉介長尾昌賢築上州平井城昌賢累世為上杉家令此時鎌倉漸荒廢故經營平井城以為房顯本營昌賢族亦半移居○九月義政聞相州小田原城主信濃權守大森實頼致軍忠賜教書感之實頼

源義政日詠百首成

土一揆起、掠洛中

累年屬上杉房顯、雖攻成氏、然頃間有嫌疑之聞、政知撿察之、告其無貳於義政、故及此、且令細川勝元懇諭之、傳按大森氏者、藤伊周之後也、伊周玄孫親家仕源頼朝、初號大森、六世至頼顯、仕基氏、為鎌倉侍所、其孫頼明為小田原城主、其子頼春、頼春子氏頼、相傳居小田原、累世號信濃守、氏頼既老、改號明昇庵、致仕、卒、頼氏頼子也、代父領小田原、號信濃守、辛丑、義政詠倭歌一首、自此每日一首、至十二月二十日、而百首成。○冬十月、壬戌朔、壬午、邊鄙凶徒蜂起、稱土一揆、掠洛中、到七條、義政命畠山中務少輔、令京極武田兩家、赤松政則、警固幕府、乙酉、土一揆掠相國寺、義政命治部大輔斯波義廉、石橋左衛門佐、拒之、丙戌、義政令武田

義政賜大森実頼書

信賢、加斯波石橋、以拒土一揆、丁亥、土一揆逼相國寺、與三將戰、戊子、義政令赤松政則、援相國寺、己丑、政則為先鋒、討破土一揆、斯波武田及伊勢氏繼之、土一揆離散、義政感賞政則功、○十一月壬辰朔、癸巳、土一揆殘黨掠南禪寺東福寺、既而誅其魁蓮田氏於淀、餘衆奔散、洛中靜謐、乙未、雪、義政遊細川勝元宅、是日梟蓮田及其黨首八級於四塚、庚子、治部少輔上杉政憲陳解其父道朝無貳心、獻駿馬於義政、賜答書感賞之、是日義政賜書於大森氏頼曰、雖為致仕之身、可速入洛、面諭平定東方之策、勿厭驛路

寛正四年

畠山政長攻嶽山城

[illegible]就[illegible]之

[illegible]氣屈

之遠、為國家宜盡忠誠、庶幾上途矣。○十二月、辛酉朔、丁卯、義政遣書於左馬頭源政知、悉復上杉道朝舊領、且賜書於道朝、加授武州河越莊、而其部屬采邑亦復舊。

癸未四年、三月、庚寅朔、癸卯、畠山政長令兵於國見山、塞嶽山城南路、義就糧乏氣屈。○夏四月、辛巳、義就登高野山、山僧羣議曰、此山開闢以來、未聞戎衣而登者、義就蒙武將、譴責且賜綸旨於政長、則既為朝敵、今踴躇而至此、我輩何納之哉、一僧曰、不然、義就者德本嫡子、累世領紀州、且此役起一家之爭、則

湯淺次郎代義就戰死

非朝敵、非武敵也、國主避難依賴我山、縱為沙門何背之哉、事未決、政長先鋒競來、義就以山僧為鄉導、自摩尼越間道、襲擊却之、敵將逃到政長本營、謝敗軍之罪、政長曰、一勝一敗者、戰之常也、卿等生而歸、不亦幸乎、衆皆悅服、義就巡覽山中、謂我在此、則政長可重來、兵火之災不可測焉、豈以一人之故、妨百千堂舍哉、乃率殘兵而去。○六月己卯、政長義就戰粉川邊、相當數回、義就以寡不能敵衆、既欲自殺、湯淺次郎自稱義就、着其鎧而代之、戰死、中村將監等三十人皆死、義就僅免、保岡城。○八月、上杉房顯家

左衛門入道長尾昌賢卒

義政悼長尾昌賢死

令左衛門入道昌賢卒、昌賢頗有智謀、房顯部下皆畏服、關東群士亦望其風塵、太田道灌曰、山内家雖強大、所憚者唯昌賢耳、餘士碌碌不足計焉、令關東諸將歸服扇谷家者、在近乎、道灌善戰善謀、諸將皆憚之、部下或諺說曰、諸葛武侯再出也、是月、政長屢攻囲城、義就兵或死傷、或逃赴泉州和州、義就僅率殘兵三十餘人、間行入吉野奥北山、○冬十月、庚寅、義政遣書於上杉房顯、悼長尾昌賢死、且予慰長尾四郎昌賢子源成氏累年守古河城、房顯等諸軍攻之、未陷、羣士屢被義政譴責、然猶有通志於成氏者、故

義政促今川範忠會伊豆政知陣

欲率同志者進發武藏國、○十一月、義政聞成氏軍競虜豆州、兵寡、再促今川範忠自催兵、會政知陣、畠山政長圍吉野山、搜索義就、不能入深嶮之地、乃白其趣於京師、義政令細川勝元等諸將議之、僉曰、聞昔平族殘黨匿吉野山、僅免死而已、近則南帝餘類雖匿此深山、唯暫保身耳、義就雖為勇士、累年戰疲、則豈可再發哉、不足憚焉、政長累年勞心、成功則留兵分守紀伊河内諸壘、而令凱旋則可乎、義政頷焉、乃召政長班師、政長大悦之、○十二月、從三位藤資世・藤教國共辭參議、從三位藤季兼・藏人頭藤益光、

畠山政長歸若江城

山名宗全感義就勇、密通信於義就

[illegible][illegible]、共任參議、季兼尋辭官、戊申、畠山政長罷紀州軍、歸河州若江城、政長義就相爭之時、遊佐屬義就、神保屬政長、至此遊佐族亦屬政長、為家老如初、此後各從其所志、故同族之內分為主客者數矣、紀州諸軍皆凱旋、各歸其國、山名宗全聞義就善戰曰、吁、勇士也、敵二十餘州之兵、守孤城四年、未失首領、吁、勇士也、我族食數州、且一色義直・土岐成頼、皆姻族也、斯波義廉亦約婚、若加義就、則洛中不足圖焉、細川勝元雖為我婿、然與赤松氏睦、則為我敵者勝元也、我黨勝元、逐義就、立政長、勝元政長交如金石、在今則我左袒義就、以報勝元、復赤松家耳、乃密通信於義就、義

寛正五年

青松院法印善成搆假閣、催音阿猿樂

就亦謂在洛諸將敵勝元政長、無如宗全者、故喜其寄好、而深依頼之、庚戌、上杉房顯獻書於義政、辭關東管領職、不聽、且答諭曰、政知猶少、成氏未亡、卿宜輔政知、鎮東方、又投書於佐竹常陸介・江戸但馬入道、勞累年在軍旅、大森實頼獻使、獻物、義政畀答書、且促其父氏頼入洛、

甲申、五年、三月、義政召觀世音阿於幕府、觀猿樂、頃日、有青松院法印善成者、催音阿猿樂、俗謂之勸進能、搆假閣、俗謂之棧敷、於糺河原、以來月上旬為其期、義政欲往觀而營高閣、管領及諸將皆搆假亭、善成乃定其價、

義政觀猿樂於糺河原

使來觀者、無貴賤、無老少、共競聚、待其期○夏四月、
甲申朔、戊子、義政赴糺河原觀猿樂、（觀世音阿、及子三郎舞之、笛小鼓臣鼓太鼓名伎俳優者悉集會焉、）諸將皆從焉、管領細川勝元獻酒、
義政歸路遊勝元宅、勝元設饗應、庚寅、義政復往觀
之、畠山政長開宴、政長假勝元宅、迎義政、而獻饗、癸
巳、義政復往觀之、斯波義廉設宴而迎義政、於其宅
饗之、凡每度義政令侍臣把衣纏頭猿樂、勝元政長
義廉施一萬緡、吉良石橋及京極大內赤松土岐六
角等諸將、脫服而畀之、聚觀者冨榮者、並閣、微賤者
滿庭○五月、義政聞大森實頼遁陣中而隱遁、甚驚

焉、乃賜書於其父氏頼召還之○八月、義政賜書於
小山下野守曰、往者賜綸旨并錦旗、命誅成氏、然猶
豫未會上杉、而黨成氏、其罪太重、速捨邪歸正、以抽
功、則可行勲賞也、且降令於小山部屬水谷氏懇諭
之、且戒之、又譴責佐竹常陸介實定及其部屬江戶
但馬入道、并麼島出羽守出軍之遲、（按自寛正元年以來、義政數書殆及百通、然東士怠於出陣、且黨成氏者猶多、故未成功、乃知政威不及遠方、政知号令不行於關東也、其累年戰爭之趣、今久考證、）○十一月、召觀世音阿於院中、初觀
猿樂十七番○壬戌、右京大夫細川勝元辭管領職、以
尾張守畠山政長代之、頃年斯波畠山家族紛亂、故

義政以兼熟西堂惠鳳藏主爲使、賜書於大內教弘
惠鳳遇雪舟寄詩

勝元久居職、然唯管重事、不預細務、伊勢守平貞親
掌營中之事、威權日振、及政長爲管領、未嫻政務、故
貞親頗專也、自稱我家世作幕府假父、其部屬蜷川
親當、及其子親元、掌教書奉書之事、而侍營中以擬
公臣、義政以兼熟西堂爲使赴豫州、且直向周防國
賜書於大膳大夫大內教弘、細川勝元以惠鳳藏主
爲私使、副兼熟遣之、（鳳到周防、遇雪舟等揚、以敘旧好、寄詩曰、京路曾遊揚客卿、結茆此地要終生、喜君圖格出天下、兒卒亦知雲谷名、雪舟別号雲谷、入作序曰、揚雲谷益集牧溪之爲人、以傳來、居於人之上者也、方今洛下登畫榜者、不過數人、里諱巷輸、兒童走卒、咸知西周有揚知客云云、）
頃年畿內東國雖不靜、京師無事、故義政專耽遊樂、

源義視還俗襲職、細川勝元爲執事

夫人藤富子恃寵而專恣、謁頻行、朝所令、夕則改、故
諸將係不通賂於富子及伊勢守貞親、然如祿重威
強者、則不必服武命、義政既倦政務、而欲以安逸終
身、於是遣使者召其弟淨土寺門主義尋曰、早可還
俗、以天下附汝也、義尋辭之、義政曰、他後我若生子
則不脫襁褓而可爲沙門、弟其勿疑焉、義尋曰、唯命
之從、甲戌、義尋出淨土寺、入前管領細川勝元宅還
俗、改名義視、乙亥、義視移三條第、（今出川殿）以細川勝
元爲執事、武臣等稱義政義視曰兩御所、丁丑、詔左
大臣源義政准三宮、前內大臣源通尚任右大臣、（上皇）

上皇開三席遊宴

将催三席遊、故追先蹤、満佳例、賜准后宜於我政、是月、義政令僧周鳳講法華經於三時知恩院、義政亦臨其席、夫人冨子垂簾而聴之○十二月庚辰朔、辛巳、勅義視叙従五位下、任左馬頭、諸将皆賀之、甲申、上皇開三席遊宴、義政應召参院、詩席則一條大閤藤兼良、（摂家退老、其子亦為関白、則尊其父称大）閤、准后左大臣源義政、前関白藤嗣、関白藤持通、右大臣源通尚、前権大納言藤資家、権大納言藤實遠、藤勝光、藤公数、前権大納言藤冬房、権中納言藤教忠、菅継長、藤親長、前中納言藤教秀、参議菅在治、藤益光、頭辨藤宣胤、及菅頭長、菅長清、藤隆親候焉、上

太田道灌入洛謁義政

皇御簾中、関白侍焉、以八絃帰聖猷為題、（明字為韻）継長作序、通尚為讀師、益光為下讀師、宣胤為講師、関白為御製讀師、在治講之、五遍、詩席事畢、是月、武州太田道灌入洛、謁義政、道灌在洛之間、上皇聞道灌嗜倭歌、以詔使問武州風景、道灌詠歌奉對曰、露不置方毛有利夕立乃空與利廣幾武蔵野乃原、又献一首曰、我庵波松原續幾海近久冨士乃高根於軒端爾曽覧留、叡感之餘、賜御製曰、武蔵野波高萱乃美思比志爾加加留言葉乃花也咲良、士林以為美談、（按、先是義政欲議関東之事、屡召大森氏頼、然不入洛、故聞道灌有知策、是而召之乎、不然則上杉等令灌入洛、有所啓達歟）

義政定諸士之品列

大名之称

国持外様之称始

年、義政定諸将群士品列、右京大夫細川勝元、弾正少弼畠山政長、斯波松王丸、右衛門督入道山名宗全、讃岐守細川成之、左京大夫一色義直、左衛門佐畠山義統、大膳大夫佐佐木持清、謂之大名、又称相伴衆、弾正少弼山名政豊、民部少輔細川教春、刑部少輔細川勝吉、兵部少輔山名政清、弾正忠山名是豊、赤松次郎法師政則、美濃守土岐成頼、佐佐木六角亀寿丸、大膳大夫武田信賢、中務少輔佐佐木京極勝秀、冨樫介、謂之國持外様、北畠左衛門佐、細川中務大輔、（持准国）新田大島左衛門佐、伊勢仁木右馬

頭、山名伊豆守、一色右馬頭、新田岩松兵庫頭、吉見太郎、山名宮田五郎、丹波仁木兵部少輔、四條上杉中務少輔、江見美濃守、佐佐木京極加賀守、土岐民部大輔、赤松新蔵人、赤松中務少輔、佐佐木鞍智氏、摂津掃部頭、（持准国）二階堂大夫判官、町野加賀守、波多野氏、謂之外様衆、細川右馬頭入道道賢、細川下野入道、畠山宮内大輔、一色兵部少輔、山名宮内少輔、細川兵部大輔、細川民部少輔、畠山播磨守、山名七郎、細川讃岐九郎、一色五郎、上野民部大輔、細川淡路守、畠山中務少輔、赤松刑部少輔、武田治部少

供奉衆定于此

輔、冨樫中務大輔、赤松彌次郎、伊勢守貞親、伊勢備中守、伊勢兵庫助、大館氏謂之供奉衆、此外有部屋衆、申次之列、按斯波松王丸者、義敏子也、義敏放逐、在周防国、義廉嗣斯波家、在京、然不載義廉、而載松王、叙細川畠山次、未詳其故、蓋義廉猶未入三職列乎、或曰松王為蔭涼軒真蘂弟子、乃在他年義廉列三職之後乎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六十二終

何求成舎蔵

執政
關白藤原
通藤[illegible]
關白太政
大臣藤政
家大原通博
大大臣源
義政藤拵
光右大臣
源通尚內
大臣源[illegible]
尚

寛正六年
畠山政長
獻椀飯

細川成之
将師擧類
田郡浪士

得川系譜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三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刪定

後土御門天皇

諱成仁、後花園子、母嘉樂門院、藤原氏、內大臣信宗女、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六、曰文正・應仁・文明・長享・延德・明應、崩、壽五十九、葬泉涌寺、

乙酉六年、春正月、己酉朔、朝拜如例、武家管領尾張守畠山政長獻椀飯、乙卯、義政賜親筆書於細川勝元、以伊勢守貞親為使者、凡每歲正月七日、賜書於

管領例也、然以勝元非當職、欲罷之、勝元遣家僕秋田氏於貞親宅、示前職時賜書之例、貞親白義政、而從勝元請、（伊勢守為使者、亦例也、）○五月、丁未朔、壬申、參河國守護細川成之、就伊勢守貞親、告義政曰、額田郡浪士、丸山氏・大庭氏・尾尻氏・高力氏・黑柳氏・片山氏・梁田氏・蘆谷氏、刼掠鄉里、成之守兵討之、然猶未平之、義政命貞親遺書於松平信光、（入道、號和泉、）及十田彈正左衛門討之、（十田、戶田、相通、）且諭曰、若有黨與者、可速誅之、信光者、出自新田大炊助源義重四男得川四郎義季、義季有二男、其一曰賴有、號得川四郎太郎、其一

源賴家也
仕將軍藤
賴嗣、源賴
氏、祉新田
通宗、自是
二氏蔓延
關東

曰賴氏、號世良田四郎、仕將軍藤賴嗣・宗尊親王、與北條時賴同時、曾繼新田嫡宗、敘從五位下、任參河守、（見東鑑、）賴氏有三男、曰有氏、號世良田小次郎、任遠江守、次曰教氏、號世良田次郎、次曰滿氏、號江田三郎、教氏生家時、號又次郎、家時生滿義、號彌次郎、生政義、號右京亮、其弟曰義秋、政義生親季、號修理亮、自親季以來、世住上野國世良田、其墓在長樂寺、親季子曰有親、號左京亮、有親子曰親氏、當此時、鎌倉基氏・氏滿・滿兼三世、共搜索新田餘族、殆無遺類、有親・親氏避難出鄉、薙髮假為遊行僧、有親號長阿

彌、親氏號德阿彌、經歷東海東山、長阿彌卒於路、德阿彌艱難備嘗、到參河國酒井鄉、鄉吏察其非常人、而以女妻之、生男廣親、是為酒井氏、既而松平鄉吏在原氏無男、而有一女、聞親氏非凡種、迎之為婿、讓其家領、由是親氏號松平太郎左衛門尉、生男泰親、異母兄廣親、率其徒屬之、親氏以其年四月二十日卒、號芳樹院俊山德翁、泰親繼松平家、（或曰、號世良田參河守、為代國、）且以其年九月二十三日卒、號良祥院秀岸祐金、泰親有六男、長曰信廣、有病閑居松平鄉、其次則信光也、信光度量超羣、邇和泉鄉、鄉人推之為郡豪、始

多賀高忠任所司代、與其妻議受之

築岩津城居焉、既移安祥、部屬稍多、又移岡崎城、其弟益親号遠江守家久号出雲守家弘号筑前守久親号備中守悉以信光為宗、高大其門、至此信光當討賊之選、其名聞幕府、○六月庚辰、義政令佐佐木持清管侍所、如故、其部屬豐後守多賀高忠為所司代、高忠聞任所司代、辭之、義政強命之、高忠曰、臣歸家與妻議之、義政笑而許之、高忠歸謂其妻曰、我忝重職、然汝多詐、則我不受命、汝何革事、不聞号則汝令耳、妻曰、良人任職於茲為幸、何妄言哉、良人其安心、高忠曰、善、明日高忠試倒肩衣而出、妻起引袖曰、肩衣倒也、可改著之、高忠曰、我知汝不能默、故務諭之、今爾一夜而怠之、况於累日之久哉、婦人多言則術、於聽訟然、汝不可棄也、我唯周辭此職耳、妻恥悔謝曰、他後不可發一言也、高忠乃任所司代、與照門縱之賂也、高忠能訴訟、不妄殺人、皆以為協其職、○秋七月丙午朔、義

源義政發遣明使寄書於明

政發遣明使、寄書於大明國、帝以僧清啓與天與為正使、其書曰、黄河北流一清、以生上聖、白日西照再中、以發皇明、既安億兆之心、孰敢二三其德、恭惟大明皇帝陛下、統接千載、威加四方、皇澤累洽、誕膺昌期、合慶同歡、覃及弊邑、渺茫海角、雖不隷版圖中、咫尺天顔、猶如在輦轂下、茲遣尊使清啓長老、謹捧方物、親趨闕廷、伏望寛容曲賜省察、謹表以聞、僧周鳳草之別幅曰、宣德日字號勘合底簿一扇、本字號勘合八十四道、齋繳還納、書籍銅錢仰之上國、其來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達、以滿所欲、書目見于左方、永樂年間多給

銅錢、近無此舉、故公庫索然、何以利民、欽待周急、敎乘法數全部、三寶感應錄全部、賓退錄全部、九堂書鈔全部、兎園策全部、史韻全部、歌詩押韻全部、誠齋集全部、張浮休畫墁集全部、遯齋閑覽全部、石湖集全部、類說全部、揮麈錄全部、附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錄一卷、百川學海全部、老學菴筆記全部、右咨禮部、按蔭涼日錄、義政催發遣明船、既經數歲、然遝帶及于此項年間、東兵革、京師多事、而用度不贍、故求銅錢也、書籍乃為禪僧好文字者求之、于先是明正統天子陷胡塵、其弟即位、景泰帝是也、頃年先帝復位、改元天順、故書中寫其趣、且返往年勘合簿等、蓋為求新簿乎、○八月丙申、九州探題右衛門佐源教直獻使於京都、望請其子

佔畢齋文集有贈日本西海元帥源教直詩

讃岐土佐兵援河野氏撃賊、新開之實・小笠原道資皆死

三郞受領敎直、澁川滿直子也、滿直敎直父子、為九州探題、海東諸國記曰、九州節度使敎直、納歲遣一二船、書或稱九州都元帥、或稱九州總管、居肥前國其小城、在博多南十五里、民居一千餘戸、正兵二百五十餘、總治九州之兵云云、佔畢齋文集、有贈日本西海元師源敎直使者詩曰、王帳龍泉靜海瀾、名香來進鷓鴣班、無端晤語賢從事、如對將軍萬里顔、○九月辛酉、讃岐土佐二州兵到伊豫、援河野氏、擊賊不克、新開之實及小笠原道資戰死、豫州敵不詳為誰某也、僧靈彦之實畫像贊序曰、之實本香川氏子也、養於新開時實、而継其家、世為細川部下、此行從土佐刺史赴豫

僧灵彦之実画像賛序
道資画像賛

州討賊、豫覺其將拙而不克賊、欲俯而降之、資不屈、而戰死、又道資画像賛曰、小笠原右京亮源道資、其（先食采於肥州下松浦豊永莊、兼久中徙于土州長岡）寛正乙酉歳、讃土二州合兵討豫州之賊、道資之父茂資以光家居、道資少壯勇敢、從新開平之實之軍、而與賊屢戰、身被創、事聞于京師、乃賜書而勞慰之、然而當是時、擁其兵執其柄者、以破賊不爲急、坐觀窮鬪、長其姦計、是以陰與海蠻諸島相結、嘯聚蜂起、而終至不可禦焉、道資等猶守岩川孤城、一以當千、力挽强弓、射賊十數人、徹甲七注、中者盡殪、然城中無水已七日矣、自謂我死在今日、乃截片紙、書己姓名、繫之頭髮、而戰死、繇此

寧樂八景品目

名益著矣、又性好吹笛、至死弄焉、辛未、是日義政在南都、經歴法華寺・尊勝院・東北院、定奈良八景品目、（東大寺鐘、春日野鹿、南圓堂藤、猿澤池月、佐保川螢、雲居坂雨、轟橋旅人、三笠山雪）是秋源成氏發古河城、進兵到武藏大田莊、又分兵屯五十子邑、義政聞之、奏請、賜日月旗、遣於伊豆、授左兵衛督源政知、激關東諸將、速討成氏、且令今川範忠・武田五郎催駿甲兵、爲政知之援、然範忠等不進、政知先令上杉政憲援御旗而進、發越菅根山、駐馬於相摸國、議觀機入武州、上杉教朝亦進軍、○十月、遣明使僧清啓在周防國、致書於伊勢守貞親、謂大內介教

伊豆国士聞將野七郎党成氏陷之

斯波義敏遭赦歸洛

弘物故、不能進船、來春可渡海、宜以造船之事命新介政弘云云、貞親答書、責其懈公事而遲滯、伊豆國士勝田氏・横地氏致書於貞親曰、將野七郎黨成氏、我輩與狩野加賀守合兵攻七郎、翌二日、遂陷之、士卒多死傷、義政令貞親投感書、是月、源成氏勢氣稍振、政知及關東諸將請援於京師、義政遣僧賀東行而催海道諸士、賀稱老病而辭之、不聽、副兵士發之、○十一月乙巳朔、斯波義敏遭赦歸洛、義敏在周防國累年、大內介禮接大厚、且約推擧以爲九州總管、頃年伊勢守貞親有愛妾、（時人稱之曰新造）與義敏妻姉妹

夫人富子以義尚託山名宗全

也、妾屢請貞親令義敏歸洛、貞親諾、乃約義敏子松王丸爲蔭凉軒西堂真蘂弟子、而與蘂頻爲義敏請義政、不止、兵庫助貞宗（貞親前妻所産）諫曰、義敏爲家族被放逐、今若歸洛、則恐爲禍亂之階乎、貞親不從、屢請之、義政遂許之、義敏喜而歸洛、○十二月、夫人富子竊遣侍女於山名宗全曰、將軍既約讓國家於義視、故今雖有子、不食其言、而義視昇進、有飛龍之勢、且勝元翼戴之、則誰攀其鱗哉、妾齡及三十而始得男子、豈忍令之入桑門哉、足下祿重齡高、擧世憚之、諸將誰居其右哉、妾以誕兒附足下、願無辭、愛妾所依

応仁大乱兆於此

賴更無他宗全謂義視為嫡則國權在勝元手政長其黨也勝元忌舅婿之好再與赤松家欲專削我領國我所以切齒也今夫人有此命乃是我家之大幸也奉此幼君號令天下則誰不從我哉勝元政長不足畏焉乃對曰老臣以死保護新誕幼君夫人其安心冨子太喜應仁大乱兆於此已亥壬寅斯波義敏與其父修理大夫入道明巖共謁義政義視於是斯波有二長然義廉勢強義敏微弱部屬甲斐朝倉織田等皆推義廉厭義敏唯貞親欲假公威以義敏代義廉初貞親娶甲斐氏妹為之盡力放逐義敏今又以內嬖

文正元年

正使勧圓

之故左袒義敏國人皆惡之然義政以政務委貞親故專執府中權雖諸將皆惧之

是年當明成化元年

文正元年春正月甲辰朔〇二月義政遣書於朝鮮求造寺之助曰日本國源義政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兩邦千里雖阻溟渤使者進來猶如咫尺尚有所須必賜愉容感幸之懷不可勝言水邦南京有教寺名曰藥師此年隨壞風震雨凌殆泣龍象於是一衆相與謀曰產薄力微無由重興非求助於大邦豈有他術哉遂請以書為介故遣正使勧圓副使宗禮等往

副使宗礼至朝鮮乞造寺之助

諭其意儻得殿下之力百廢一新則豈非成東方一佛界耶所謂淨瑠璃亦善隣之寳也土宜信物具于別幅仲春漸暄惟冀若時保愛僧周佐草之〇夏四月壬寅朔丙辰習大嘗會禮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頃歳東方大亂畿內不靜然義政大將拜賀河原猿樂受禪即位之營花頂山若王寺大原春遊八幡放生會上卿伊勢春日參宮其費無量加以大嘗會國郡困窮諸將不堪臨時課役或責微民戶或強借富家以充之而施德政不返償之四民苦苛政浪士農夫等結黨引類刧掠責米酤酒者抑之奪之上下與謂天下

義政賞小山那須白川等勵戦功

危哉岌岌乎近江國鹽津人熊谷某獻狀諷諫義政曰其所言良有以也然非近侍者納諫刺時其罪不輕乃収其采地放逐之世以為冤〇六月辛丑朔癸卯義政依上杉房顯無子諭其部屬擇房定子為嗣且賜書於房定而告其旨又勞房定久不歸其國越後勤軍事又感上杉教朝久在關東軍中又賞小山常陸介那須太郎白川修理大夫小峯下野守吉良三郎今川五郎勵戰功又喜佐佐木近江守梁田中務少輔信濃入道及其族八郎宇都宮彌三郎廣島出羽守岩松長野遠江守佐野[illegible]次郎那須越後守蘆名

近江郡司率兵掠敏満寺放火

上總介、上杉讃岐守、及其族四郎彌五郎、欲加京軍、又責小山下野守、結城七郎、小田太郎、伊達大膳大夫、二階堂遠江守、田村次郎、蘆名下總守不從教令、而緩於出軍。（按関東之戰既過十年、其始末不聞、唯有義政教書存、以其前後考之、則抑知其頃不須而已）丁未、義政遊侍所佐々木持清京極宅、觀祇園會、是雖為恒例、然持清家貧、不能辨備其事、故欲辭止之、所司代多賀高忠恥家長之窮乏、而以己所貯經營之、祭畢覽猿樂、亦如例。戊辰、近江郡司率兵掠敏満寺、放火燒之、此寺豊聰太子為敏達天皇所建、中葉以來隸叡山、故寺僧等到叡山訴之、頃間伊

斯波義敏憤与義廉両立、補敏党殺之

伊勢守貞親助義敏、左祖義廉

勢守貞親及蔭涼軒真蘂屡請、令義敏為斯波家之長、義政領之。○秋七月乙酉、治部大輔斯波義廉憤左兵衛佐義敏入洛、與己両立、而捕其部屬出入義敏家者、數輩稱浪士殺之、義敏就貞親訴之、義政曰、妄指義敏家士稱浪士者、義廉之失也、貞親喜而頻演義廉之短、真蘂亦白義政曰、是國家之重事也、不可不誡也、幕下宜與日野亜相公（勝光）熟議之、山名宗全聞之曰、義廉既為一家之宗有年、今有何罪為義敏可奪家哉、縱有公命、我必左祖義廉、豈違約婚之好哉、彼伊勢守勤營中之細務而足矣、如三職之家、

琉球使西堂來朝

源義視男義材生

僱預彼豎子、口吻哉、況於蔭涼小僧哉、乃告義廉曰、若義敏為家宗、欲移本館、則拒而勿納之、我必為援兵、義廉喜而乃召越前尾張遠江三州兵、義敏貞親未知之。丁酉、琉球國使西堂芥隠來朝、（琉球王其同來）舅入幕府、候庭下、拜義政、獻方物若干品、禮畢出門、放二砲、蓋其國式也云。己亥、義視男義材生、（母東松贈内大臣藤重政女、義政夫人冨子其姉也、権大納言勝光其兄也、按日野東松烏丸等同宗、故異稱号或通用）是月、叡山僧徒屢到管領及奉行所、而為敏満寺請罪近江郡司、不聽、山徒大怒曰、不聽所訴、則可捧神輿入洛、驚天聽、於是公卿武家臣相議曰、今冬行御禊大

義政容諭山名宗全令与斯波義廉絶婚

嘗會其禮畢、則可任所請、且義政授教書、約以甲良荘永附叡山、由是山徒暫止。○八月庚子朔、壬寅、義政容令日野勝光諭山名宗全曰、可與斯波義廉絶婚、宗全佯諾而退、催兵士、其家臣垣屋氏、太田氏等十三人、連署諫曰、與義廉約婚者私交也、豈以是換君命哉、若夫斯波家孰與孰、任上裁而可也、若不聽我言、則悉薙髪入高野粉川耳、宗全哂曰、汝等所諫我不以為非、然源濁則下流不澄、政亂則民不安、貞親等所為皆幕府暗昏之所致也、赤松氏於幕府不戴天之讐也、嘉吉之役、諸將皆緩於討賊、唯

織田兵庫助令其弟十郎屬義廉

此入道力戰得隣赫首其功誰肯比肩哉故賜播磨
美作備前者不爲過也頃間復大讎之家欲奪我播
磨其暗昏可推知焉今義廉發而義敏興則貞親彌
振逆威而欲黜我家乎我黨義廉放一矢則貞親必
畏之然則諸將不遇讒而國家不亂矣汝等不悟唇
亡齒寒之謂哉今日義廉滅則明日必及我家而已
家臣等不能重諫而罷壬子洛中不靜尾張國守護
代織田兵庫助令其弟十郎率州之兵入洛屬義廉
甲斐氏朝倉氏申守氏二宮氏及越前遠江二州群
士悉來會焉義廉得勢構櫓樓楯堅守斷解由小路

細川勝元山名宗全受義視命將討伊勢

館以張防戰之勢巳未洛中忽劇風聞義視通志於
義廉令宗全作亂義政大怒與義視絕癸亥義視潛
入細川勝元宅一色範直一色親元唯二人從焉避
義政之怒也甲子義政以義敏爲越前尾張遠江三
州總督徙斯波家宗而罷義廉牙參避其本館義廉
不應命義敏廢黜十年不意再榮謂之貞親及眞蘂
之力也貞親眞蘂遂其所願而意氣揚揚義敏聚兵
士新附者稍多然如甲斐朝倉織田素怨於義敏猶
屬義廉自若○九月庚午朔乙亥義視在細川勝元
宅山名宗全往謁時洛中風聞勝元宗全受義視命

守貞親

義政賜自筆誓詞於義視

將討貞親或告貞親貞親太懼眞蘂以昵斯波松王
故屢訴義政而廢義敏與義廉且與赤松政則睦宗
全惱之徹骨髓至此欲併擴之今夜貞親攜其愛妾
與備中守貞藤有馬治部少輔及眞蘂共遁洛中匿
近江丙子義敏不能在京潛逃奔越前戊寅山名宗
全與諸將連署訴義政曰貞親執事邪佞不誅彼則
臣等不可牙參義政不能拒之賜教書於宗全放逐
貞親宗全又請殺眞蘂義政許之宗全發兵欲捕貞
親眞蘂然既逃矣庚辰義政遣日野勝光於勝元宅
賜自筆誓詞於義視曰昆弟素無遺恨貞親既逐早

山名宗全請赦畠山義就歸洛

歸本府而可也義視猶疑之一色範直諫曰既賜誓
書何可方命速催回駕義視從之勝光及勝元共感
範直斷大事於是義視還營勝元以兵護送之義政
亦褒範直一言以定事而爲兄弟如初洛中靜謐經
日義政令義廉爲斯波之宗如元壬午流星自艮方
經坤方其光甚大聲如震雷時人或曰去年今日自
坤向艮隔一年自艮還坤共是天狗星也可怪可畏
焉（俗傳有好事者佯爲天狗落大曰天下大乱既迫）是月山名宗全使其嫪
尼清院妾安就夫人宦子屢請赦畠山義就歸洛義政許之
宗全喜遣使招義就義就乃發熊野深山催兵入河

義就擊破遊佐河內守

內國國人素知義就勇、且有慕舊好者來附稍多。時政長使遊佐長直守河內、在若江城、屬士四五千人、城堅卒多。義就欲攻之。長直謂彼人逆公命時猶拒大敵、今既遵赦、則勢氣可倍於前、其鋒不可當也。乃避城奔大和國、依其舅筒井氏。由是義就入若江城、河州悉服。乃一說曰、義就聞義敏義廉相爭京師不靜、乘其弊而發吉野深山、欲擬河內國。政長令遊佐河內守擊之。義就逆戰破之、遊佐奔大和。義就又平紀伊國、而遣使就日野勝光請赦、且賂營中侍女。然義政不許之。宗全與勝元爭權、以政長睦勝元、故欲令義就入洛、以為己之援、而固請義政、得義就歸洛之命。○冬十月、畠山義就聚河紀二州之士、催入洛之粧。且先遣人於京師、借千本北小路地藏院、以

叡山僧徒捧日吉神輿入洛

爲假館。義政聞冨士兵部祐本謀叛放火神社、遣教書於左兵衛督源政知、以冨士親時補大宮司、以戒懲祐本。項間上杉房顯部下迎房定次男顯定於越後國、以爲關東管領。○十一月癸巳、畠山義就率數千騎到八幡。山名宗全自迎之。其餘諸將輩士往賀之。義就整列入洛。觀者如堵。遂寓地藏院。○十二月癸亥、叡山僧徒捧日吉神輿三基入洛、訴焚敏滿寺者處罪。而且訇曰、遂流佐佐木持清時性觀入道、沈多賀豐後守於湖水。不然則山徒之憤不可解焉。義政召山門奉行及寺官吏諭曰、大業會禮既畢、然歲已暮

勝元左祖政長宗全左祖義就

矣。可待來春而裁斷。如山徒所請。山徒解怒、神輿歸座。明年天下大乱、不遑裁斷。敏滿寺遂滅、僧徒離散。由是守護威強、而山徒不及嗷訴云云。義政聞新田兵庫頭岩松家純子屬京軍、賜書勵討成氏之功。畠山義就既謁義政。然政長爲管領如初。畠山一家有兩宗。政長彌厚交於細川勝元、啓設武備。山名宗全頗左祖義就、欲令義就爲一宗。其意在逐政長、感勝元勢也。時人謂貞親而分斯波家、欲令義敏代義廉。宗全發其罪、逐貞親、黜義敏、自以爲功。然未幾宗全所爲亦如此者何哉。義政畏宗全之勢、且以勝元翼戴義視、故忌憚之、而漸從宗全所請也。

應仁元年

是年當明成化三年。閩書曰、倭寇遂破大嵩諸處。丁亥應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朝賀如恒。幕府椀飯、管領畠山政長獻之如例。己巳、義政變恒例、不如管領宅。政長憤曰、頃年大營相繼、我勤仕無闕、繼無感賞、何改例式哉。知是宗全義就讒所爲也。義就喜曰、政長既蒙譴責、則不能拒我。遠往故逐彼、而移父祖之本館。然家士輩議不決猶豫。政長家令神保長誠曰、我輩欲往義就寓居散怨。然聞義就欲來襲、是所期望也。乃聚其徒屬、來政長宅、嚴衛而待之。政長請細川勝元曰、若事急則救之。勝元諾焉。故義就亦

宗全訴勝元之党政長于幕府

不能進兵、壬午、山名宗全獻梲飯於幕府、而率其一族及同志諸將、訴曰、畠山義就既蒙赦入洛、則宜移住萬里小路本館、然政長不讓避焉、細川勝元阿黨相結、乃是輕上謀亂之端也、請遣上使於勝元、止阿黨之私、義政發使者、諭勝元、勝元不答、使者空歸、洛中騷動、皆曰、勝元政長叛、其部屬等悉競集以待府兵之至、宗全義就徒類、警衛幕府、義就曰、若賜教書、討勝元政長、則我爲先登、宗全揚言曰、不誅勝元政長、則國家不穩、義政未聽、今夜宗全列令出川第、擁義視而來幕府、令義就守北門、令一色義直守總門、

宗全義就周衛幕府

義政令曰、為義就與政長結党則国家大乱、各以一隊挑戦可決輸贏

而令己部屬守東門、斯波義廉土岐成頼等、各以其兵來護焉、癸未、宗全義就等周衛幕府、勝元政長各擁兵待戰、今夜俄止踏歌節會、依無武士可警衛也、甲申、義政令曰、諸將相互結黨、則國家大亂不可止也、唯義就與政長、各以一隊挑戰、可決輸贏、至他家則不可相救焉、宗全曰、臣等在府三日、所望不遂、而不助義就、則有何面目列士林哉、義就曰、善哉台命、與政長挑戰、此所素望也、臣明朝必攻政長、決勝敗於一戰、諸將傍觀彼此之剛臆、義政遣備中守伊勢貞藤、再勉守飯尾爲數、諭勝元曰、諸將既不助義就

義視令教春説勝元與政長絶

則勝元亦不可黨政長、唯可令彼等獨戰也、勝元不答、義視召民部少輔細川教春、諭之曰、勝元與政長不絶、則可爲反逆之臣、教春曰、勝元雖昵政長、豈換君命之重哉、臣兼命往說彼、彼猶不從、則臣不生還、乃語勝元、丁寧反復、右馬頭道賢亦勸之、勝元嘆曰、捨友者非士也、然讃牧頼春死事、武牧頼之輔侁以來、至我六七世、未曾有叛逆之聞、今何背公命哉、教春反命、義就喜促甸裝、今夜神保長誠告政長曰、聞京兆勝元既應公命、不出援兵、然則赤松京極亦不來、敵皆聚在幕府、則混金五義就甸而來者必矣、然則此館不

政長縦火於第宅向御霊社

政長部下竹田氏善射遊佐兵多死

利於拒衆、不如避此據上御靈社戰、則不可輙敗、且近京兆、高擁京兆纔揮公命、彼光安富民部與我交厚、豈可坐見我輩死哉、政長從之、乃率六千餘騎、縱火於第宅、向御靈社、士卒離散、比及社中、不滿二千、乙酉昧爽、義就受院宣、率兵攻御靈社、遊佐長直爲先鋒、政長拒之、有竹田氏者、善射、遊佐兵多死、隅屋氏子歳十三、競進中矢死、衆皆憐之、及午勝敗未決、山名宗全慮勝元發援兵、且懼劫皇居、而白義政、奉迎主上上皇於室町幕府、戒嚴不懈、而令斯波義廉援義就、朝倉敏景捧日旗而進、政長擊却之、山名政

細川道賢諫勝元遷延失期

豊率三十餘騎代戰、政長戰歿、日既暮矣、神保長誠爲激勵勝元、遣使於安富氏、請得一樽酒、以慰渇、安富不畀之、政長悟勝元不遂救、而夜闌放火於社殿、潜入相國寺林中、而離散亡跡、義就分兵追之、不獲見、社內有三骸燒爛、而謂政長既死、而凱旋、宗全義就以爲勝元怯而不足憚焉、此時宗全能類在洛者二萬餘人、皆令歸其鄕里、○二月、以斯波義廉爲管領、職義廉以世職家、雖代政長、然洛中之權屬山名宗全、而畠山義就等黨與皆驕恣宴樂、細川道賢密說勝元曰、重公命、不赦政長、爲不失累葉之勳也、然捨友之恥不可不雪焉、且宗全義就勞氣傲若無人、不可不懲之、勝元曰、是我所切齒也、家臣香川氏內藤氏安富氏藥師寺氏秋庭氏皆勸之、勝元遣書於諸國、招同志者、或告宗全、宗全笑曰、彼不救眼前之戰、今何欲張賊後之弓哉、不足爲之備、○三月、丁卯朔、巳巳、山名宗全率其族詣幕府賀上巳、斯波義廉、畠山義統一色義直土岐成頼佐佐木六角高頼、結黨成羣、鞍馬僕從各極華美、退府各徒步到今出河第、謁義視、然勝元氏族及佐佐木京極族閉門不出、蓋議軍事也、辛未、改文正二年爲應仁元年、依兵革也、

改元應仁

勝元浚隍築壁爲防戰之備

山名細川各督促部屬以爲己援

構中、細吉當縑長勘進奏、僕鶩驟隨、勝元浚隍築壁爲防戰之備、其所領攝津丹波土佐讃岐及諸國部屬等號六萬餘騎、其同族則讃岐守成之、阿波參河兵八千餘騎、備中守兵四千餘騎、淡路守成春兵三千餘騎、和泉守護民部少輔教春兵二千餘騎、下野守兵二千餘騎、右馬頭道賢兵二千餘騎、兵部大輔勝久、中務少輔政國、阿波守勝信、刑部少輔勝吉兵各有差、他族則右兵衛佐斯波義敏兵五百餘騎、左衛門督畠山政長紀伊河內越中兵五千餘騎、大膳大夫京極時清隱岐出雲飛驒近江兵一萬餘騎、赤松政則兵五百餘騎、富樫介兵五百餘騎、大膳大夫武田信賢治部少輔武田國信安藝若狹兵三千餘騎、其餘右兵衛佐吉良義眞、上總介吉良義冨、伊豆守赤松貞祐、赤松道祖、松丸彈正忠山名是豊勝元與有父子約中務少輔佐佐木勝秀、六角政信、富樫鶴童丸、兵部大輔仁木成長、土橋政永等皆應其催、總號十六萬一千五百餘騎、宗全聞之、催其黨與、先記其所領但馬播磨備後三州及諸國散在部屬、號三萬餘騎、同族則相模守教之伯耆備前兵五千餘騎、修理大夫政清因幡美作石見兵三千餘騎、彈正少弼豊

豐、攝津入道永椿、左馬助豐光、五郎宗幸、民部少輔教實、宮内少輔豐之、七郎政之兵各有差。他族則左兵衛佐斯波義廉越前尾張遠江兵一萬餘騎、右衛門佐畠山義就大和河内熊野兵七千餘騎、修理大夫畠山義統能登兵三千餘騎、左京大夫一色義直丹後伊勢土佐兵五千餘騎、土岐成頼美濃兵八千餘騎、六角四郎高頼近江兵五千餘騎、且大内介政弘率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安藝石見六州兵二萬餘騎應之、伊豫河野氏二千餘騎屬之。其餘左京大夫吉良義藤、宮内大輔畠山政光、播磨守畠山教光兵

義視到勝元及宗全陣、諭之以和解。

部少輔一色義遠、五郎政氏、左馬助一色政熙、治部少輔一色政熈、民部少輔吉原親信、刑部大輔下山貫益、刑部少輔下山教長、右馬助仁木教將、赤松千代壽丸、宮内大輔山内政綱、富樫幸千代丸、冨樫次郎家延等、總擁十一萬六千餘騎。宗全勝元舅婿之好年久。故兩家僕從亦相昵、或並軒接隣、或婚姻相約。至此作爲寇讐、杜門絶交。如諸將羣士、亦依平生之親疎、或嫡庶相分、骨肉互隔、各從其志之所之、而張矛楯之勢。駿河信濃以東、海道山道之兵、以關東之戰未決、故不預京師之事。○夏四月己亥、義視憂勝元宗全相能、大亂將作、而自

勝元陣在東、宗全陣在西、分割洛中。

到勝元陣諭之、又入宗全陣和解之。兩將暫徹摒擋、不日而復構柵戒嚴。義政令曰、不論彼此、以始戰者爲返逆之臣。一色義直爲宗全警衛幕府、構櫓浚隍、以待勝元襲來。宗全又分諸將及家士、各列隊張陣。勝元亦部分將士以當之。而以五月下旬爲期、告諸國黨與。勝元陣在東、宗全陣在西。故稱東西兩陣、分割洛中。舉世唯知有細川山名兩家、不知義政義視爲主將也。頃赤松政則率兵入播磨國。國中浪士不忘舊好、附從如雲。山名留守者敗潰、數日之間、播州悉屬政則。進徇備前國、到處皆服。又欲徇美作

勝元黨侵諸州皆得利、宗全奮勵部署諸將。

國。然聞山名掃部頭固守而應援京師、剋期而催播備二州兵向京。世保政康子持頼應勝元侵伊勢國。是一色義直所領也。守護代石川道悟其子親貞防之。政康不能克。然義直急召石川父子、故捨城入洛。政康取勢州之半。斯波義敏部屬離散者、相聚侵遠江國。武田國信入若狹、擊破一色部兵。宗全聞勝元黨處處得利、鬱陶勵其黨與、以勸快戰。勝元部分諸將、令藥師寺與一率攝津大和兵屯大田垣前、香川氏、安富氏率讃岐兵屯實相院、武田信賢及香西氏、長鹽氏、奈良氏、秋庭氏屯舟橋上、細川下野守、赤松貞

一色義直請迎義視於幕府帷中宗全上

祐及丹波守護代內藤貞德、屯舟橋下、三宅氏、吹田氏、茨木氏、芥川氏等屯百百橋、斯波義敏、六角政信、世保政康、及安富民部屯安居院大宮、細川道賢率土佐兵屯花房、宗全分諸將當之、遣垣屋氏族田原氏、持瀨氏等於實相院山名、諸族之部兵副之、總一萬六千餘騎、一色義直以其一軍守太鼓堂、山名政清、山名因幡守、六角高賴守舟橋、太田垣一族守太田垣、畠山義就率大和熊野軍兵等守花房、山名教豐、土岐成瀨佐佐木族守大宮、戊子夜、勝元黨成真院某入一色義直陣內、擄正實房、義直欲擊之、然倉卒始戰、慮遂幕府之令、而潛到宗全陣、議之、成真院則發兵塞其路、義直不能歸其陣、其屬兵離散、己丑、勝元聞義直逃、退馳入幕府、謁義政、強請賜幕府旗、而迎義視於此、分己兵護府門、斥宗全為叛臣、庚寅、

東西兩軍大戰洛中

東西兩軍大戰洛中、細川先鋒擊破大田垣陣、燒諸壘、宗全怒勵諸軍、主客相互死傷、斯波義廉率一萬騎、攻細川備中守、拒細川讚岐守、淡路守、和泉守、合兵救備中守、宗全亦遣山名相模守、及布施左衛門佐、加義廉軍相戰終日、入夜猶挑、翌朝細川戰疲、勝元令京極持清帥一萬騎救之、義廉隊將甲斐氏朝

赤松政則家士依藤氏斬山名常陸介

倉氏、織田氏、及麻野氏、八生氏、逆擊、疏驗、持清軍未及、整列而拒、扨敗走、備中守勢微、殆危、赤松政則率銳卒三百餘、橫突斯波陣、甲斐朝倉等戰疲而走、政則携備中守、入讚岐守桐而休、備中守放火燒己屯、洛中第宅堂社罹餘焰、其餘諸陣互有勝負、戰績如山、血流川、亦勝元自率精兵五千守所四門、義政在其間中不能出、一令勝元揚言、曰、將休而一戰則宗全必逃、宗全憤大田垣陣敗、而召其所領及家族之八州兵○六月、乙未朔、壬寅、赤松政則與山名教之戰於一條大宮、政則家士依藤氏斬山名常陸介、

朝倉敏景自斬敵首五六級

義廉隊長甲斐左京亮為政則兵所射殺

救之、力士片山氏與政則力士明石氏相當、明石斬片山、由是救之軍敗、宗全不悅、斯波義廉從與京極持清挑戰、朝倉敏景自斬敵首五六級、其衆亦斬三十七級、畠山義就偶過其場、感敏景勇、敏景下馬謝之、持清遂敗、宗全悅而授鎧刀及馬於敏景以勞之、細川諸軍攻斯波義廉本館、敏景能拒之、故不能拔之、赤松政則竭力攻之、先鋒間數人進到櫓下、中大石而死、義廉隊長甲斐左京亮等為政則兵所射殺、細川勝久成春勝吉、為山名兵被逼其營、罹火、是日處處放火、士卒掠奪貨財、西至大舍人寮、東至室町、

京洛屋宇三萬悉焦土公卿逃匿諸家舊記皆燒亡

上、至御靈辻下、至二條、屋宇三萬餘悉焦土、公卿雲客及僧徒皆逃匿、洛中洛外庶民扶老携幼離散逃亡、凡諸家舊記藏書、逢此役燒失者不可勝計、於是天下兵勢風靡歸山名細川兩氏矣、丁未、但馬國士垣屋・太田垣・八木氏諸族、因幡國士伊達・波多野・八部・山口氏、伯耆國士小鴨・南條・進藤・村上氏、備後國士江田・和智・山内氏等八州兵應宗全召向洛、先徇丹波國、守護代内藤備前守拒之、不克、其族貞德等戰死、八州兵縱火焚民屋、奪財寶、掠牛馬、會山名陣、是日、赤松家士宇野氏・太田氏、催播州兵襲美作

細川兵頓攻義廉壘

國、山名掃部頭逆擊破之、宇野・太田捨甲而逃、太田恥曰、重戰則我必死、大内介政弘催長門・周防・豐前・筑前、及伊豫河野族、總三萬餘騎、發途向洛、事既聞達、宗全陣大振、勝元遣守護代秋庭元明於攝津國、分赤松兵加之、以備政弘至也、勝元與諸將議、曰、政弘未入洛之間、不屠義廉、勘解由小路室町壘則洛中路塞、往還可滯、乃令細川道賢・下野守・武田信賢・香川氏・安冨氏、交日代攻之、宗全亦分諸將、每日救之、過二旬、壘猶固而不陷、細川黨疲而退、◯秋七月、甲子朔、戊子、細川兵頓攻義廉壘、是日細川家士能

勝元宗全兵大戰東山

武田基綱督軍力戰

義就部下

勢頼弘、其子五郎戰死、大内介政弘到攝州、秋庭元明欲遮之、政弘以大軍擊破之、阿野氏在後、赤松兵擊之、政弘還兵挾攻之、赤松兵敗走、◯八月、甲午朔、勝元宗全兵戰於東山長清寺、罹兵燹、大内政弘入洛、加宗全陣、宗全曰、得此衆則挫勝元、在隻手中、或曰、義政近臣亦有通志於山名者、勝元疑之、畠山義就・畠山義統・大内政弘・土岐成頼・六角高頼・一色義直帥五萬餘騎攻東陣、到三寶院、武田信賢拒之、信賢弟基綱督兵二千力戰、或死傷、或分散、基綱獨留不退、義就部下熊野力士野老源三欲擒基綱、基綱

野老源三與基綱搏鬭冑摧刀折源三倒死

勝元請赦貞親罪復幕府

素多力、揮刀打源三冑、摧刀亦折矣、源三倒死、基綱逃去、然畏其勇、無追之者、義就・政弘等毀實相院、而進攻淨花院、京極持清拒之、敗走、山名軍勢甚熾、伊勢守貞親自去年蟄居鈴鹿關邊、聞洛中騷亂、不得赦命入洛、依細川勝元、勝元以彼有怨於宗全、故請義政赦其罪、候幕府、漸復舊職、由是府中内應宗全者稍發覺、義視素惡貞親、離間兄弟、義政義視故不悅、其再掌營中事、而竊謀逃出洛中、辛亥、勝元率甲士六千騎、圍幕府、禁近臣出入、義政大驚、勝元以細川教春訴曰、或聞近侍之輩、内應西陣、出徒、不誡之則

勝元竝逐義政近臣十二人

變生於肘腋、願懲放逐之、義政令三條中納言藤公躬・吉良左兵衛佐義信召之曰、府中之士不爲少、且廷臣亦相混、不知誰某應敵、若記其姓名、證之則可糺斷贊否。勝元曰謹諾、乃退、猶未解圍。丙辰、勝元記內應者姓名獻幕府、所謂一色式部少輔・佐佐木大原大夫判官・上野刑部少輔・宮下野守・結城下野守・伊勢備中守・荒尾民部少輔・三上三郎・齋藤新兵衛尉・宮若狹守・齋藤藤五郎・同朋等阿彌、總十二人、義政諭十二人曰、勝元所請如此、汝等早避此而出、則一時無爲之誅也、我不以汝等爲不忠也。衆皆稱唯、

義政逐臣决死府中騷亂

而退、揖公躬及義信曰、抑府中之士、寄志於西陣、不隱吾曹也、想夫細川山名勝敗、不係我輩之身、唯持恭上之志耳、然頃間東勝則憂、西勝則喜、人人皆然、蓋其府中皆謂台意亦欲山名勝乎、故以寄志於山名爲微忠而已。然勝元在羣僚中、斥十二人、則謂之不幸乎、謂之士林面目乎。台諭既如此、則臣等何辭、並膝自殺於右京大夫眼前、而顯中心不黨宗全、以散疑耳。乃各歸舍、聚私從者、得八百人、戎衣暨暨、决必死之志。府中周章、義政欲避難往他、然西門悉勝元戎卒固守之、故不能脫出。時聞西陣欲襲小川裏、

勝元以畠山政長奉迎主上上皇行幸幕府

勝元繼而請義政、以尾張守畠山政長假敍三位、戢公卿補任率兵到內裏、奉迎主上上皇、行幸幕府、車出倉卒、不整備伏、廷臣脫衣冠、着戎衣、細川教春爲前驅、吉良義信・赤松貞祐候後陣、而令留吉良・赤松部屬、衛護禁門、車駕既到幕府、然依府中近侍怨言、而不輒開門、而駐蹕於大門外、兩皇共懾、敵心左右衞、敵陣相接、官人宮女號泣伏倒、入夜車駕入幕府、乃假設行在所於是、義政責從十二士曰、可速逃去、十二士憤曰、幕下昨贔屓山名、今乍云爾、無賴之甚、可殊恩也、君臣之情頓絕矣、欲於營中馳刺轅門手、及

公躬義信諭逐臣而鎮事變

勝元而死、則鬱憤可散也。公躬・義信懼大變將生、而懇諭十二士曰、卿等累世君臣之恩義、衆之所知也。今逢時變、何成不忠之擧哉。且夫幕下不必捨卿等、則暫避難、以解京兆之怒、則他後何不有歸榮之期哉。枉從我言、則爲公爲私、珍重。十二士曰、前言過矣、何立私意、輕公義哉、乃間行逃出。勝元羣士欲待其出而殺之、飯尾爲數知之、開間道小門、入相國寺、而離散得免。勝元憎爲數脫十二士、令人暗中刺殺之。勝元既移車駕於幕府、其意謂將軍若捨我入山名陣中、則我奉天子挑戰、誰不歸服哉。今夜義視潛逃

義視潛逃出幕府

出幕府、先是義視不安在府、勝元聞之、請移於已陣營、諾、而不果、義政頻留之、而猶豫、今夜府中騷擾、義視以爲幸、而間行、到北畠中納言源教親陣、而伴教親向叡山坂本、此過冨小路門、守者冨樫氏禦之、誰何、教親答曰、三條前內府實雅卧病於東山、今出川亞相遣使价問之也、冨樫猶疑之、曰、失鑰之所在、不能開門、教親出一鑰於懷試之、則幸開、冨樫不及咎之、既而到坂本、高倉左兵衛佐、教親弟一色伊豫守、畠山式部少輔、及同朋西阿獨從焉、頃之、種村播磨守、一色九郎、一色三郎、矢島氏、那須氏等、催坂本鄉士

宗全放火東陣京洛殆爲原野唯内裏幕府存耳

六百人來、護之、休於石川次郎宅、義視夫人藤氏避難在此、乃相見相喜、○九月、丙子、宗全黨亂入東陣放火、近衛殿、鷹司殿、淨花院、日野第、花山院、廣橋第、西園寺、轉法輪三條第等、公家三十七所、吉良大館、及細川下野守、飯尾肥前守等武士宅、八十餘所皆罹災、由是東陣殆爲原野、唯內裏幕府、及相國寺存焉、辛巳、攝州兵、播州兵三千、爲細川援兵入洛、陣岩倉、寺在南禪辺 宗全令曰、速敗之、大內政弘帥大兵先攻之、攝播兵據嶮、投大石、大內兵多傷而退、山名族代之、進攻不克而退、畠山義就繼至、斯波部屬甲斐、朝

勝元令家老元綱逆西陣

義就大內政弘督數萬兵攻赤松兵於岩倉

倉四日、自如意嶽攻之、勝敗未决、西陣士卒放火、燒南禪寺、花頂山、青蓮院、元應寺、岡崎寺院、洛中人家財貨悉藏於東山者、至此悉爲兵士被奪、奪之者呼商賈、鬻之、由是無挑戰之心、攝播軍大笑、唱凱歌去、岩倉入洛、加勝元陣、勝元慮敵掠相國寺、令家老民部丞安富元綱率三千餘騎守之、伊勢關氏、長野氏、備前勝田氏等副之、赤松家老浦上則宗、聞西陣勢強敵播州兵入洛、又陣岩倉、○冬十月、癸巳朔、畠山義就、大內政弘督數萬兵、攻岩倉、浦上則宗傍林陰放箭如雨、敵辟易、則宗乘機競馳急擊之、敵皆敗走、則

宗全放火燒相國寺安富元綱拒之元綱及弟皆戰死

宗登高直下洛中、則東陣渺茫、不異幕府安否、乃嘆曰、去此無益、不如入京而死、乃馳入御靈社、到柳原遇赤松政則、君臣相顧、共喜幸存、勝元曰、雖鴻門會逢樊噲亦不過之乎、豈唯政則喜哉、我亦得此壯士、何不克敵哉、義政亦感則宗破大敵之勇、乙未、宗全遣一惡僧放火於相國寺、伽藍燒而煙焰飛、畠山義就、義統、大內政弘、一色義直、土岐成頼、六角高頼、羣隊競進、總二三萬騎、環攻幕府、京極武田解高倉烏丸戍而逃去、關氏走、勝田氏死、安富元綱守相國寺總門、拒敵七回、死傷甚多、元綱斃、休、呼其弟某曰、

政則迎戰於蓮池不利敵衆漸迫幕府

事既急、總門破、則京兆陣營必危、汝早自間道入府門、導京兆遁逃丹波、言未畢、大敵急撲元綱及其弟力戰而死、元綱書號善謀、勝元以為爪牙腹心、是日、大內土岐與元綱戰而死者五百人、二將揚言曰、不破此門則不生還、得元綱首而凱旋、拾所得之首載車八兩、而猶有餘棄於隍塹、丙申、義就義統政弘合兵進到相國寺焼痕、赤松政則迎之戰於蓮池邊、赤松兵太田氏等五十三人奮戰而死、敵衆勝漸迫幕府、浦上則宗及安丸氏等兵力拒却之、一色義直自佛殿焼痕競進、六角高頼繼至、赤松貞祐其族道祖

松田次郎賜飲義政馳突死

松丸武田國信拒之、相當數回、互多死傷、此時餘焰及幕府、鯨波驚耳、府中侍女號泣、御夫人冨子逃出於鞍馬貴布禰邊、冨子自若不驚、閑宴飲樂、有松田次郎者進曰、洛中之戰限於今日、願賜御歴而為生涯之榮、義政盛酒於陶器賜之、松田拜戴飲之、乃馳入敵中戰死、有一宮正梅者、自總門馳來、謂勝元曰、安冨兄弟既死、君干戈折矣、赤松家士半亡、君羽翼鎩矣、然我猶存、則可當萬、我死則君自裁焉、乃着堅甲揮大刀、開門扉而立、其勢如金剛力士、細川成之留兵守己營、携其族勝久到幕府、府中謂欲奉幕下

細川成之勵士言勝元未死成之猶存

避難也、成之唯一揖而坐、夫人冨子令老女啓謂成之曰、敵既逼矣、何不移台駕於洛外、成之對曰、勝元未死、成之猶存、何倉卒避去哉、速可却敵、何畏之有、成之謂諸將曰、聚府中何益之有、可盡力拂敵也、成之退到勝元陣曰、敵若取相國寺張陣於焼痕則府中往還路絶、如籠鳥耳、宜擇諸將擊却之、勝元曰、我心亦然、諸將皆疲、強命山名是豊、是豊報曰、頃日陣百百橋晝夜力戰、一歩退則此陣敗、故思而止、秋庭氏曰、敵競鋒鋭方今、推堅得克者非畠山尾牧則不能乎、勝元曰、善、乃令秋庭招政長曰、事急况亦狀

畠山政長神保長誠共進破高頼陣

戰破之、政長曰、諾、然大內一色土岐六角及同族義就帥數萬騎進來、我精兵死於御靈戰者過半、僅存者不滿二千、唯恐力不能敵、請加援兵、成之曰、我亦欲往、然不能虛營、令東條氏分兵從之、政長乃鞭馬而馳、東條繼進、政長揚言曰、敵縱雖為巨萬、豈可不破之哉、若幸戰勝、則此後軍功第一、非我而誰哉、神保長誠曰、敵衆我寡、然千人並枕而死、則何不却敵哉、與政長共進、東條亦突戰、擊破六角高頼陣、斬首六十級、又擊一色義直陣破之、斬石川九郎等六百餘級、政長高聲曰、前日敵得我軍首級、盛車八兩、令

東西兩陣罷戰、共成持久之勢

日我得八百級、抑猶不足乎、果其有餘乎、六角一色既敗、諸軍共退、畠山義就在後陣、望見政長旗曰、彼共尾張守乎、勢氣孩羣、先陣必敗乎、我代之破政長、然大衆狼狽敗北、義就無路於進發、日亦暮矣、而軍與罷、是日、徹政長、則東軍不支、而幕府不保矣、是日、浦上則宗從赤松政則守總門力戰數回、暫休於揃間、秋庭氏來過、則宗嘆之曰、我軍疲矣、何不救而過哉、秋庭氏笑曰、莫輒我名、我往日破敵於播州、敵聞我來救、則亦悔而號耳○十一月、東西兩陣罷戰、限相國寺、掘隍構要害、共成持久之勢、勝元令藥師寺與一向宗全東門對陣、宗全令太田垣土佐守、及備後兵陣於芝藥師、勝元令安富氏保悲田

洛中為戰場、皇居幕府為強臣被擁

寺、能成寺當之、壚治周防守保安居院、讚岐國士上田氏、近江國士今井氏、磯野氏對之、山名政清陣大宮、畠山政長保實相院、當之細川成之、細川勝久當斯波義廉、勘解由小路館、而陣赤松政則守幕府、總門東南、大内政弘、土岐成頼對之、艮隅赤松貞祐守之、畠山義就義統當之、北方則伊勢貞親、細川和泉淡路兵連陣而守、武田信賢守西藏口、山名是豐守賀茂口、丹波國士宇津氏、佐佐井氏構關於長坂、監察往還人、洛中既為戰場、皇居幕府相混、共為強臣被擁、諸國羣士相分屬東西陣、無貴無賤、一日不安

兩上杉攻古河城、與成氏挑戰

應仁二年

心而無所措手足、自延曆定都以來、未有如此者也、諸國各從其主所屬、無不割據、是年上杉顯定（山内上杉）定正（扇谷）合兵攻古河城、與源成氏挑戰不止、東方亦大亂、

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及上皇在室町幕府、細川勝元、山名宗全相挑洛中○三月、辛酉朔、庚辰、細川黨長九郎左衞門、及丹波内藤孫四郎等、攻但馬國、入朝來郡、留守大田垣新兵衞擊却之、長及内藤戰死、宗全聞而悅、授名刀（號御賀丸、義滿所賜山名時熙也）新兵衞、而遣大田垣宗朝以但馬兵、略丹波國、不克而歸但馬○夏

義政及勝元政長政則連署勸義視歸京

四月、辛卯朔、己亥、義政遣書於伊勢丹生館、勸義視歸京、義視諾而猶豫、細川勝元、畠山政長、赤松政則連署示無異心、伊賀伊勢國士奉迎之、義視贈短歌於教具惜別、教具呈答歌○八月、戊子朔、是日東陣西陣戰於相國寺、吉河次郎自突西陣力戰被瘡、義政令勝元授書褒之○九月戊午朔、庚申、勝元部下内藤備前守、催丹波國士久下氏、長澤氏、荻野氏、本莊氏、足立氏、蘆田氏等、超大江山、陣於谷堂峯堂梅津桂河、甲子、山名宗全令宮田教實率軍擊内藤、義廉義就政弘秀兵援之、勝元欲救内藤、然以隔山名

陣思而止故令安富氏香河氏攻安居院又遣山名是豐藥師寺與一浦上則宗成真院其攻舟岡山一色義直山名教之豫守舟岡是時義直往會襲內藤而共營爲則宗被焼故義直不及歸而入宗全陣散之病而在營其部下小鴨氏等五十餘人戰死而陣潰宮田教實到嵯峨競馳內藤戰敗歸丹波構壘於大江山而備敵軍襲來乙丑義視登石山丁卯入園城寺武田信賢細川宮內少輔來迎戊辰義視到北岩倉己巳義視入京聖護院道興從之伊賀仁木氏清道先行公家及武臣扈從行装嚴重也是日寓入

流言勝元欲廢義政立義視義視密議赴宗全陣

江殿東陣大喜勝元聞備後國黨宗全遣山名是豐擊之會戰數四○冬十月丁亥朔庚寅勝元聞吉川次郎屬是豐有戰功自義政授書襃之頃流言勝元欲廢義政立義視府中偶語諄諄諭義政懼而密議去府赴宗全陣或告勝元勝元大驚作運秘策謂令義視入宗全陣幕下不疑我而東陣可安乃與信賢議之信賢從之（按義政約讓國家於義視而無退職之心義尚誕生以來義視不安心義政外睦而內疑先是勝元爲義視輔佐而夫人冐子托義尚於宗全故乱作之後義政爲勝元彼擁然勤員宗全蓋以下凌義視讒義尚之志在之故未疑是此流言出於冐子托畏乎）○十一月丁巳朔己巳大膳大夫武田信賢擁義視冐暴雨入

主將分東西爲兄弟爭國之勢

叡山（一說曰義視懼義政嫌己而密告叡山西塔正教房謀避難而潛入叡山於西塔僧徒憚敵義政而不納之義視移東塔東塔衆議謂亞相依賴此山山僧退之則不免天下之嘲他日若蒙重罪豈汚此山之名哉故義視得留叡山）辛未山名宗全聞義視在叡山大喜令兵士迎之歸路以斯波義廉勘解由小路第爲幕府爲義視居所宗全等阿黨諸將獻劍馬拜謁以爲共主果如勝元所謀於是東西兩陣相挑爲兄弟爭國之勢而義政勝元君臣無猜疑之心壬午義視夫人藤氏自通法寺赴義視居所義視出叡山時托其男義材於武田信賢至此信賢護送於之西陣勝元不咎之○十二月項間義政令細川勝元復爲管領

文明元年　義尚始受廷臣武

職以赤松政則爲侍所司浦上則宗爲所司代勅削源義視正二位權大納言官位而准朝敵上杉顯定元服家臣長尾景信專掌軍事赤松政則播磨國留守諸士自去年屢入美作國與山名掃部頭戰數四播人中村五郎出於微賤頗備勇智常有立功揚名之志故每戰得利然敵據妙見菩提寺和介山數城猶堅固也政則在京分兵副其族廣岡祐貴歸播爲中村等援戰爭無止時

己丑文明元年春正月帝及上皇在室町幕府丙戌朔細川勝元等諸將謁義政如例義尚始受廷臣武

之賀侍五職

勝元使部下伐襲宗全營放火

政國部下天竺四郎與山名黨戰而死

臣之賀侯執貞宗輔之、癸巳、山名宗全率其徒、謁義視、庚子、勝元遣部下兵安冨紀四郎等、伐襲宗全營、放火、宗全雖老猶健、躍出庭上、麾從卒撃却之、殺安冨等十餘人、残兵皆退○夏四月乙卯朔、義政賜丹後國於大膳大夫武田信賢、割其一郡賜細川政國、由是信賢部屬逸見氏・青江氏・貫針氏及政國部下天竺四郎合兵入國、與山名黨戰、垣屋平右衛門尉奮戰撃破逸見天竺等、天竺戰死、政國再遣一宮左京亮、與垣屋連戰累月、壬午、改應仁三年為文

崇永、六角氏、道誉京極氏

大内政弘遣兵攻池田族遠江守、勝元令赤松政則救之

明元年、依兵革也、參議管長清勘進之、以拠易文明健文○五月、多賀高忠率江州兵入洛、陣東山、江介路關東陣得其利、既而聞六角高頼蜂起、引兵歸江州、初佐木崇永道誉以軍功令領近江國八郡屬六角明徳之役京極家令領出雲隠岐及飛騨半而其家強大及此乱起而京極屬細川六角屬山名共欲併領江州勝元令武田信賢築北白河城、通叡山之路、坂本商賈來往洛中、是秋、大内政弘遣兵於攝津國、攻池田筑後守其族遠江守、初政弘入京時、累攝津池田氏降服之、頃間依守護代藥師寺與一之勸、復歸勝元、政弘怒、令兵往攻圍之太急、請援兵、勝元令赤松政則遣其部下安富光綱

權大納言藤政房為攝津乱兵被害

毎日相戰、時山名是豊在備後國、撃宮下野守平之、而歸、到播磨、伴赤松族政秀・宇野則高・小寺則職・明石道祖鶴丸、共到兵庫、陣十林寺・武庫山、以救池田○冬十月辛亥朔、丁卯、從二位權大納言藤政房為攝州亂兵被害、政房、兼良孫、教房子也、為攝津國司、避洛中亂、逃在兵庫、頃間大内赤松等兵充滿兵庫、政房着直衣、端坐、群士等皆知其為貴人、就中有暴士、不憚其縉紳、突入其館、把長槊鏦殺政房、不動身而終、兼良在南都、聞計、悼哭、応仁記誤政房而為教房非也山名是豊自兵庫到山崎、構城於天王山、以窺西陣、宗全令

赤松留守中村氏攻山名彦房、彦房奔、粟井松原共戰死

少貳頼忠略博多宰府地

畠山義就陣西岡勝龍寺、以拒是豊、大内政弘營城狛野、政弘勇而撫民、故邊境懷之、是年赤松留守者中村氏等、自播磨赴美作、與山名掃部頭挑戰、既及三年、是年掃部頭死、中村衆其弊、攻山名彦房掃部頭子於盡期山、克之、彦房奔伯耆、而粟井氏・松原氏戰死于和介山、至此播磨・備前・美作三州悉為赤松之有、其強盛如圓心則祐之時、少貳頼忠時大内政弘在洛、入筑前國、取博多宰府地、筑前國者、少貳累世所領也、然嘉吉之役、少貳嘉頼為大内被破、奔對馬、筑前悉入大内手、嘉頼死、其子教頼欲假對馬兵復舊

備後宮田氏山内氏叛是豐而應宗全

地、為大友被破而死、頃年政弘在京西陣、由是稍強、細川勝元請得義政教書、遣筑紫郡士、許令少貳復舊地、對馬島主宗貞國奉頼忠子教頼、催九州諸士而復舊地、勝元又聞政弘叔父道頓留在周防國、而與赤松政則議、令浦上則宗誘政弘部下二尾氏昆弟三人降服之、乃授教書、令三人間行歸國、奉道頓起亂、備後國宮田氏山内氏又叛山名是豐而應宗全、事聞山崎、是豐欲往討之、而乞守山崎之代、義政命赤松政則以播備作三州兵交代以為山崎戍、遣明船歸朝、然以筑紫兵革路塞、不能入京、使僧漂留九

文明二年　細川山名相挑洛中諸国兵革不止　京極持清破六角高頼　義政遣使

州之間、

是年當明成化五年、海東諸国記曰、山名義安遣使来朝、書稱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備前備中備後八箇州總太守山名弾正少弼源朝臣義安、續父山名左金吾源朝臣宗全之跡、宗全書亦曰、我所領八箇州悉与若安、二年庚寅、宗全又遣使来朝、書稱因伯丹三州太守山名少弼源教豐、擬山名家譜、則若安當作政豐、教豐當作持豐、

庚寅二年、春正月、天皇上皇在室町幕府、細川勝元、山名宗全相挑洛中、諸國悉亂、樹黨戰爭、關東亦兵革不止、○秋七月、京極持清破六角高頼、平江州、高頼保觀音寺城、○八月丁未朔、甲戌、義政遣使价于朝鮮國、賀其王即位、書曰、比年弊邑多難、事于軍旅、

賀朝鮮国王即位　伊勢守政親遣使朝鮮書稱

百邑未復舊貫、是故不遑修隣好、匪慢也、茲兼殿下登奉天休、新践寶祚、不翅恩如封内、矧亦暨及遐方、是以遣釋徒、先以藏主特述馳賀之忱、兼謝闕之罪、仍告舊印失之庫火、故用新刻、莫訝、請今後以此為信、不腆土宜具于別幅、采納惟幸、仲秋稍涼、以時保嗇、僧周鼎草之、是年伊勢守貞親遣書於朝鮮、告國亂、海東諸国記曰、伊勢守政親遣使来朝、書稱国王懐守納政所伊勢守政親、其書略曰、細川与山名私起干戈、京城大乱、余為諸侍止而未止、而人之罪不恣、故扶桑殿下命集諸侯諸軍、将叔大平、欲嘗大国餘九所望綿紬綿布苧布米、其所進方物亦豊、且政親為国王近侍之長、出納麻政、若特給綿布正布各千匹、米五百石、以助軍需、令轉達国王、又於政親別有田興、政親當作貞親、又曰、有源高忠遣使来朝、書稱所

文明三年　葬後花園院於悲田寺　仁或作忍

司代京極多賀豊後州源高忠、或曰京極持清同母兄也、或曰族親之為麾下者也、

辛卯三年、春正月、甲戌朔、丙子、葬後文德院於悲田寺、改號後花園院、自聖壽寺殯、義政着黄履徒歩奉從靈柩之後、細川勝元、赤松政則衛護之、所司代浦上則宗及諸將士卒守衛衢、謂之過国、入寺、義政自引紼、元應寺長老惠仁秉炬下火、修法事、四條院以来、累世奉葬泉涌寺、然泉涌罹兵火、故於悲田寺行之、此時藤兼良寓南都、其子教房在兵庫、孫房家漂於土佐國、其餘公卿避亂離散諸國、會葬者不多、故葬事闕略、近臣記崩葬始末号山殿、貞常親王不能會葬、在大原、招法印頼憲、私修佛事、貞常先皇同胞也、不

貞常親王著山賤記

山名七郎擊但馬余佐氏應之垣屋宗忠攻之余佐氏死七郎走

斯波義廉擊殺逸見等三寶院走

懇悲慕然以附戰場、不能擧入京、唯瞻望而已、在大原寓居、記一小冊、述先皇事、號山賤記、山賤乃自託也。○三月、丙申、山名是豐遣其子七郎、擊但馬國國人余佐氏等應之陣冨邊羅山、垣屋宗忠催其族攻冨邊羅、殺余佐氏等、七郎逃去、三寶院門跡保醍醐山科、勝元遣赤松武田兵援之、胄皮道源請催洛中浪士、厩西陣、勝元許之、與織服及金裝刀、道源乃率其徒陣稻荷山邊、鄉人民多應之、宗全遣其兵及畠山義就士卒、攻稻荷山、道源徒黨皆逃散、道源佯爲女子、駕輿而逃、稻荷社司羽倉氏屬道源、共敗走、斯波義廉令朝倉彈正敏景、攻醍醐山、擊殺逸見氏等、

朝倉敏景與甲斐氏戰

三寶院門跡逃去。○五月、癸酉朔、癸巳、義政以朝倉敏景爲越前國守護、按敏景今年領越前、見朝倉系圖、然敏景爲斯波義廉部下、則山名黨也、義政當作義視乎、不然、敏景此時變志屬細川、而受義政命赴越前乎、可疑、乙未、上杉顯定、上杉定正、連年攻古河城、此日館林城主赤井氏成氏黨降於長尾景信、顯定家宰既而古河城陷、源成氏逃入千葉城、依平康胤。○八月、朝倉敏景時剃髮號英林及其子氏景入越前、與甲斐氏戰於鯖江新莊、破之。○冬十月、己巳朔、癸巳、勅義政召僧周鳳、鳳歲八十一、扶杖而朝、奉授戒法、勅以鳳爲國師、鳳固辭、重勅賜南禪帖、以加紫衣、又辭而不受之、義政奏曰、加諡

賜僧周鳳於夢想国師号

夢窓國師、則鳳可欣悅、制曰可也、乃加賜大圓國師號於夢窓、疎石在後醍醐帝時賜國師號、光明帝時賜夢窓正覺、崇光帝又加賜心宗、後光嚴帝又加普濟、後圓融帝時加玄猷、後花園帝加佛統、至此加大圓、總號七朝國師○十一月、己亥朔、庚戌、六角高賴發觀音寺城、擊殺京極政信、由是江州復分爲二。是年下野守東常緣授古今倭歌集秘說於宗祇法師、自東素暹初名胤行受藤爲家歌說、而子子孫孫相傳十世、至常緣、至此悉傳授宗祇、宗祇又傳常緣子緣數、常緣剃髮、改名素傳、緣數剃髮改名素純、建仁寺龍統者常緣同胞也、故常緣以其一子爲統弟子、號龍崇、崇齡僅十歲、常緣試責其

東常緣龍崇十歲賦詩

未能作詩、崇乃把筆書曰、庭堅生八歲、自此解言詩、今古同中異、莫恨二年遲、常緣及龍統奇之、崇後爲名僧、號常菴。宗祇事見末。大友親常遣使於朝鮮、海東諸國記曰、豐州日田守護親常遣使來覲、其使言、親常、今大友政親之弟也、前大友親重年老、傳之其子政親、政親乃大内政弘妹壻、小貳之從士也、政親欲助大内、父親重以爲王命不可違、遂助小貳、親重或作親繁、小二當作少貳又曰、大友殿、源氏世襲所居、民戶萬餘、見兵二千、在博多東六七日程、兼管博多、與小二分治、初、源持直稱豐筑兩後州太守云云、又有源親重者、

文明四年
僧周瓞寂

稱豐筑兩後州太守、其書稱持直爲伯父、其使言持直與小二殿同時失土、大内殿以親懇代持直爲大友殿、今大内與安藝州相攻、持直小二欲參問後土而未能、又曰、大友異母弟大藏親常稱日田郡守護修理大夫、又曰、大友殿於九州兵強、小二而下皆敬事之、然稱大友者數人、豐後州在九州之東、地最遠、來者稀少、未能辨其眞僞云云、朝鮮申叔舟撰海東諸国記、當明成化七年辛卯、則我文明三年也、叔舟爲此記、曾未親筑紫風土、未詳在何等

壬辰四年、春正月戊戌朔、甲寅、勝元宗全相戰洛中、○二月戊辰朔、己丑、僧周瓞寂、号綿谷、又號松鷗齋、

上杉顯定与成氏戰於小山

爲大渠弟子、與周鳳友善、就竺雲習漢書、就江心聞韓文、就江西聞柳文、又聽田一書記講易、而受杜詩蘇黄集於周鳳、又博見佛經、丁亥之亂、與鳳共隱此岩藏一室、獨坐讀書自樂、至此鳳哀其少於己而先寂、作之行狀、是春義政與勝元議、密招畠山義統、義統乃歸降幕下、由是北陸道開、行旅安穩、運漕於洛汭、不異於平日、東陣得利、西陣稍困、○六月、上杉顯定令長尾景信率師、與成氏戰於小山、成氏軍破退、入總州千葉、○秋七月丙申朔、多田院滿仲廟鳴動、連日不止、丙午、義政遣卜部兼倶於多田廟獻祝詞、

源義政贈告多田御廟文

曰、維文明四年、歳次壬辰七月丙申朔十一日丙午、征夷大將軍准二后從一位源義政、卜吉日、擇良辰、謹告多田御廟曰、恭惟尊靈累葉元祖、垂跡歷土大樹宗氏、施德天下、威名風靡、効驗日新、誠是萬世之守護也、頃間靈廟鳴動連日、凡此廟者、豫告天地之妖怪、永守國家之平康、誰不愼之乎哉、謹致丹祈、苟竭精誠、遣正四位上行神祇權大副兼侍從卜部兼倶獻銀劒龍蹄於廟前、仰冀四海靜穩、八紘安寧、且殘息身無監彭壽同龜鶴、乃別獻靈劒、默禱之、嗚呼遺靈天高淵深、無日無夜、顧盼保護、戊午、朝倉敏景

朝倉敏景与二宮左近將監戰、二宮死
畠山義就夜襲山崎城
勅贈攝州多田院位記

與二宮左近將監及其族駿河守、戰於越前大野井部、克之、二宮二氏戰死、按二宮氏亦累世爲斯波家部下、蓋此時黨甲斐氏、叛其主、与朝倉戰敗死乎、其始末不詳聞、今姑從朝倉家譜記其大槩、○八月乙丑朔、丙寅、畠山義就夜發勝龍寺、襲山崎城、下野守赤松政秀、宇野上野入道、浦上則宗守城、義就勵士競擊之、政秀宇野則宗退、憩於五位川邊、則宗曰、事急、我下山自殺耳、乃携井上氏而自開道而進、則宗授刀於井上井尻以勵之、爲先登、含枚乘曉冒霧、自陣後襲義就、破御之、得若干首級、唱凱歌、義政大感則宗武功、辛巳、勅使藏人大内記菅在數、齎贈位記、赴攝州

義政遣朝鮮国王書

多田院、詔曰、夫贈位者、朝儀之恒式、泉途之追賞、故正四位下行左馬頭源満仲者、清和後裔、大樹首祖、達武略、達倭歌、内存忠義、外示靈威、告不祥、擁護朝廷、拂災難、撫育邦國、去月朔日、彼廟鳴動、叡情恐懼、乃贈従二位、謝靈威、令受朝奬、何莫冥助、想夫妖不勝徳、仁能除災、故大戊以桑穀昌、周公以熒惑壽、然則轉禍作福、變凶為祥、寳祚延長、武運悠久、四海康寧、兆民歡娯者、必頼其保衛、○冬十月、甲子朔、丙寅、義政遣使于朝鮮国王、其書曰、庚寅、歳、弊邑特遣専使、盖賀漸祚、也、於茲八月使還、報書殷勤、嘉貺多多、

上杉政真自殺

勅令行五壇法

無任感荷之至、茲兼前年屬弊邑難虞、彌細川伊勢両氏之使者、發書請救、然而弊邑實不知之、是奸賊矯令所為也、必加因禁、以謝其罪、今後通信幸有新印、以此為驗可也、又兼物色所求、珍禽上國無之、更煩捜索、何賜過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切希采納、不宣、僧景三草之○十二月、癸亥朔、丙戌、修理大夫上杉政真自殺、歳二十二、政真扇谷顕房子、定正姪也、其所以自殺不聞焉、蓋与定正叔姪相疑而然乎、西陣黨多降東陣者、勝元奏請建五大堂於幕府門邊、勅令青蓮院・妙法院・三寳院・聖護院・一乗院、五門跡行五壇法、倣兼平討将門、永享討持氏之例云、是

文明五年

年筑紫亂、多多良氏世居周防州大内縣山口、管周防長門豊前筑前四州之地、兵最強、日本人稱百濟王温祚之後、入日本初泊周防州之多多良浦、因以為氏、至今八百餘年、至持世二十三代、世号大内殿、至持世無子、以姪教弘為嗣、教弘死、子政弘嗣、大内兵強、九州以下、無敢違其令、以系出百濟最親於我、自山名與細川為敵、政弘領兵往助山名、今六年未還、少貳乗間復取博多等舊地、一說、九州節度使源教直初助大内、及小貳侵土、懼棄所居潜投肥後州、

癸巳五年、春正月、癸巳朔、天皇在室町幕府、勝元宗

山名持豊入道宗全卒于西陣

前僧録周鳳寂

周鳳著東坡詩抄録入東記温泉行記等

全相挑、洛中、○三月、庚戌、前右衛門督山名持豊入道宗全卒于西陣、歳五十七、号遠碧院、其子彈正少弼政豊嗣、其黨斯波義廉・畠山義就・大内政弘・一色義直・土岐成頼等擁護義視、猶在西陣、與勝元相挑、○五月、辛卯朔、戊戌、前僧録周鳳寂、鳳姓伴氏、泉堺人、明徳辛未冬生、避亂移丹州、而來京師、十四為僧、入相國寺、為無求弟子、幼而皆誦碧岩集、漸長、師往厳中、號瑞渓、四十餘歳住相國寺、文安康正應仁三住、僧録、至此、歳八十三、帝追慕鳳、勅謚興宗明教禪師、周麟作鳳行狀、鳳好讀東坡詩、作之抄解、号脞説、総二十六巻、鳳博讀羣書、抄纂二百巻、号刻楮集、其著述語録二巻、四六一巻、文集詩集若干巻、入東記、温

善隣国宝記 夢語録 日件録

管領細川勝元卒

二賢子 兄満元 弟満国

生子之子政元

泉行記各一巻、又善隣国寳記三巻、夢語録一巻、日件録六十餘巻、為世所稱、自号臥雲山人、又稱瑞溪、僧号竹郷子、号刻楮子、又号北禪老、景三周麟等皆其徒也。辛丑、管領従四位下前武藏守右京大夫細川勝元卒、歳四十四、法名宗寳、道号仁榮、号龍安寺、寺在洛北、謂妙心寺、乃是往年勝元所建、寺有勝元像。其子政元嗣。其族讃岐守政之、右馬頭政國等、其黨畠山政長、赤松政則、畠山義統、京極持清、武田信賢等、衛護幕府、領東陣如初、西陣逐日疲困、勝元宗全相枕七年、共不得志而卒、然其阿黨等相持兵革不止、天下亂極。頼之、頼元、満元、持之、勝元、稱細川六侯、同寝西像、靈蔭作其賛曰、天満泚細川同源頼春書起重身国存嗣子頼之挙、頻乾坤、擲元為衆、京兆平反、有二賢子、長満元、平天下砥柱、四海名喧、功侔造化、蒼生寄恩、持元持之亦

三求昆、二持相継、勝元厥孫、孫又生子、共彼朝欺故象裔木同、蒂深根茂、伯世襲封、爵惟尊、松蘿亮陽桃李、秋門有観、事無愧賛言。盛。癸卯、義政屡諭諸國、聞勝元卒、有貳心而賜教書、且令右馬頭細川政國懇諭、以勵軍忠。政元猶幼、故政國統軍事。庚戌、兼良發美濃、赴日歸奈良、兼良北行往還詠歌太多、一夜聴雨詩曰、南来北望漢宮天、一夜江邊聴雨眠、白髪更添新白髪、青燈不是旧青燈、又宿伊賀菩提寺詩曰、菩提樹下古猶藍、殿閣微京来、自南暫借藤床、兼瓦枕、鼾鼾一睡味方甘。○六月乙酉、前關白准后藤兼良剃髪、名覚恵、兼良在南都六年、取堀川院百首倭歌題、以吟詠之、稱南都百首。又見蜀山圖、有感於當時、而作賛曰、射虎縦横満闕翔、敍又一別、詠相望紅、通上下、把欲帯山抱西南、蓋

僧良心依朝鮮國之求記細川山名事

飲饌鹽井纏開煙正白、州堂茅破髪彌黄、幾回従此圖中遊、望帝啼時又夕陽。○八月、庚申朔、丁卯、朝倉敏景與甲斐氏戰于一蓮山、初斯波武衛避洛中、而赴越前、甲斐氏弑之、奪國、故朝倉勵復讎之功、以討甲斐。甲斐所弑之武衛者、義廉乎、義敏乎、又按斯波譜曰、義廉、黨之名、其弟左兵衛佐義敏、亦同之、而為幕府之敵、故義政以義敏子義良為斯波、義良、号義寛、是等事未詳、在何年、姑記于此、以為後段之起本。○九月、畠山氏副官人良心到朝鮮國、依彼國執政之求、記細川山名爭亂之大槩、海東諸國記、載良心文曰、凡今原日本國大亂起本矣、細川右京大夫源勝元、山名右衛門督源持豊、國主一姓累代

之大臣、而左輔右弼、執朝家之權柄、喩如趙有廉藺、而家爭威、連年有隙、將及戰鬪、則天下中分、士卒輻湊於京師者、不知其幾千萬之計、國王屡雖下和親之詔、而人多則勝天、遂難圖、遂為亂世矣、於此屬於勝元者、稱東軍、屬持豊者、稱西軍、蓋其所居之北、以在東西也、東西張陳、既在咫尺之間、方出先鋒、欲決雌雄、及此時、勝元不意運奇策於幄中、而急圍宮内之四面、以入我軍營之裏、即深溝高壘、不使鳳輦龍旗出於外、則持豊一黨中流失舟、亦如斯乎、故與持豊地而黨者、今皆弛弓、雖請降於國王之軍、而勝

元稱謀逆之徒、不使受其降、西軍愈怒、會備於勝元者、倍萬於萬日、雖似致不忠於君、不戰而何、其息矣、西軍中心實欲爲敵於君、則縱雖有百萬之師、天誅不可其遁、豈其待歲月後滅沒矣哉、然則西軍其無罪者歟、何其然乎、傳去趙盾不出晉境而有殺君之名、況今彼等軍衆不去京都、日夜戰鬪流血漂杵、鞞鼓之聲動天地者、既及七年、上自王侯、下至士庶人、百辛千苦、國家日疲獘、何其以言語足說之乎、雖然朝陽不侵而螢燐自然熄光、初在西軍者、今降於東軍者、十其六七、未聞在東軍者屬於西軍之黨、是乃

小笠原家長攻陷土岐成頼所搆之數城

九州國主郡長各自與朝鮮通商船

天定勝人之理也、如今所見、則西軍之徒黨、不過於一兩年而亡者歟、神應經曰、宋化九年、癸巳孟春、日本国畠山殿所副官人、信州隱士良八言、我国二百年前有兩名醫、一爲和介氏、一爲丹波氏、此二醫善治癰疽疔癤瘰癧等瘡、定八所灸法、甚有神功、和介當作和氣是年、小笠原家長奉義政命、催信濃國兵赴美濃國、攻土岐成頼所搆之數城、陷之、家長士卒亦多死傷、義政賜感書、項年對馬島主宗貞國、每歲與朝鮮通商船、約五十船、其子貞秀、又別約每歲遣七船、其數外遣船、則謂之特送、朝鮮王每歲贈米豆各二百石於貞國、九州國主郡長亦遣使船、不以其部屬等皆依貞國接待交易不絕、海東諸國記所

海東諸国記終于此

文明六年

載、則肥筑二州太守藤原朝臣菊池爲邦、所管兵二千餘、其部屬藤爲房、八代教信、大橋政重、高瀨郡藤武教也、又日隅薩三州太守源忠國、其部屬、則藤盛久、伊集院、隅州太守藤熙久、藤持久、壹岐島代官藤原忠滿、大藏久重等也、又上松浦源納、族類、下松浦源吉、族類、壹岐太守源義、五島太守源貞茂、及其部屬彼杵清原清男、肥前州太守大村源重俊、肥前州風島太守源信吉等、皆以本邦兵革將令不及、故皆爲私交海東諸国紀終於今年、故記于此、

甲午六年、春正月、丁亥朔、甲辰、朝倉敏景攻甲斐氏

朝倉敏景克甲斐氏

天下有三將

勅僧一休賜紫衣

敏景進攻、逐甲斐氏兄弟十福氏增沢氏皆戰死

於杣山城、獻捷於京師、戊申、征夷大將軍源義尚始學射禮、義尚猶幼、前將軍義政猶決政務、且義視在西陣、爲一方主、洛中有三將、是春、勅僧宗純爲大德寺住持、賜紫衣、號一休、落魄都鄙、不望榮世、然勅命不可辭焉、作詩曰、五十年來簑笠客、愧慙今日紫衣僧、純時歲八十一、住寺不幾而去○五月、乙酉朔、庚寅、朝倉敏景與其子氏景、破甲斐氏於桶口、告捷、義政賜感書於敏景氏景、已亥、敏景進兵於波着國保、甲斐氏兄弟及十福氏、增澤氏戰死、越前國平、義政以敏景爲越前守護、敏景剃髮改名英林、其子氏景相繼世領越前国六月、甲申朔、庚

太田道灌開和歌會
源義政遣使于朝鮮書詞

子、太田道灌開倭歌會於江戶城。（時人感称之。一曰江戶歌合。）〇九月、源義政遣使于朝鮮國王。其書曰、此年兩國往來不絶、交脩隣好、莫勝感戴之至。抑壬辰載所遣使者尚留滯上國、日夜望其歸、安否如何、萬萬不審。仍告先是捧表文具方物、朝貢大明國、且又求新勘合之符信。然弊邑適属軍旅之事、報書并所求勘合、皆為盜賊所奪、不一到於此。况其餘乎。但得使歸國耳。今又以事通信大明、頼有景泰年中勘令、以此為驗。或不諭事者、置我於嫌疑之地耶。竊義上國之於大明也、封城連接、聘問頻煩、請紹介于我、以此事見告則

長尾景春与伯父忠景爭權
人題蜀葵花詩與北國使
文明七年

上國之賜孰加焉。故以士官性春為專使、往達其意。伏冀察我懇求、毋仁來納。李秋霜零、若時添愛。（僧景三草）以之。（按朝鮮答書不傳。然役義所請乎、故有來年遣明使。）〇冬十二月壬午朔甲辰、上杉顯定家令右衛門尉長尾景春、逐武州五十子陣、在鉢塚驛、與其伯父忠景爭權。〇六年、當明成化十年。（堯山堂外記曰、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蜀葵花、不識、問何名。人紿之曰、此一丈紅也。其人以紙狀其花、題云、花於木槿花相似、葉与芙蓉葉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尚留一半与人看。）乙未七年、五月己酉朔壬戌、東陣西陣黨戰于木津川。今夏信濃小笠原氏再襲美濃國、不克。〇八月戊

寅朔乙巳、義政發遣明使、上表。其詞曰、日照天臨、大明式朝萬國、海涵春育、元化爰及四方、華夏蠻貊歸仁、艸木蟲魚遂性。恭惟大明皇帝陛下、神之聖武、睿智慈仁、皇家一統、車書攸同、聲色多虞、鼓角未息、嵩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陬、洛邑天地之中、心馳北闕。茲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謹捧方物、親羨寵光。冀推冊表、曲賜素察。謹表以聞。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謹言。（義政令景三作表。三弟子周興文才、故三令興代己作之。）別幅載其貢物、曰、馬四匹、散金、鞘柄太刀二把、硫黃一萬斤、馬腦大小二十塊、貼金屏風三副、黑漆鞘柄太刀一百

把、搶一百把、長刀一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并匣扇一百把。又曰、成化五年、伏奉副書、特頒令填勘合并底簿等物。聖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感戴。然而弊邑搶攘、所謂給賜等件件皆為盜賊所剽奪、只得使者生還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領未填舊勘合、請以此為照驗也。今後濫行令填勘合者、必賊徒也。罪當誅死。抑銅錢經亂散失、公庫索然、土瘠民貧、何以賑施。永樂年間、多有此賜。記之。又書籍焚于兵火、蓋一春也。弊邑所須二物為急。謹録卷上、伏望俞容。書目列于左。佛祖統記全部、三寶感應録全部、教乘法數全

島津氏入洛謁義政

文明八年、遠江國士

部、法花珠林全部、賓退錄全部、免園策全部、遯齋閑覽全部、類說全部、百川學海全部、北窻書鈔全部、石湖集全部、光學菴筆記全部、右咨禮部、此行相国寺僧喬年、大龍寺用林等從、妙茂入明、景三作詩送之、〇十一月丁未朔、甲子、斯波義寬赴尾張國、此國累世斯波家之封國也、然織田氏久為守護、代振威於國中、故義寬有若無、按越前既朝倉領之、尾張亦織田氏襲之、斯波家式微、或曰、斯波武衛寓亦蟄遠江、因終身之後、斯波家絶、其庶族僅存、是年薩州島津氏入洛、謁義政、未幾而卒于洛、義尚命磨工松田本光鑿砥石於西山、本光子孫以磨刃為業、累世号本阿弥

丙申八年二月、遠江國士横地氏、勝間田氏、家蔭斯

応斯波義寬叛今川義忠撃之義忠會敵于潮見坂中流矢而死子氏親幼国乱其母匿山中

波義寬起兵構壘叛、今川義忠範忠子聞之、發駿河、向遠江、久野氏、與山氏、杉森氏、三浦氏、岡部氏五百餘騎從之、圍横地勝間田壘、七日、二士戰死、其黨皆平、義忠歸國、比及潮見坂、殘黨伏於嶮、待義忠至、俄起襲擊之、義忠中流矢而死、家士等奉柩歸國、義忠時歳二十八、其子氏親猶幼、家臣等爭威、國亂、氏親從其母匿山中、今川家傳曰、義忠範忠子也、範忠屢與上杉兵在關東軍、範忠卒時、義忠猶幼、故預關東之事、而在駿河國中不安、或入洛列幕下、或通成氏、或移遠州、屬斯波家、或到參州、從吉良氏、義忠漸長、恣

本朝通鑑　五十一　國書刊行會藏

平國亂、及應仁亂起、遣使於伊豆、與政知識曰、細川山名未詳孰其為幕府、敵先備兵馬、以待其期、既而聞義政在東陣、率兵入洛、山名宗全發使於途中、請援西陣、義忠曰、我不辨東西陣、唯為幕府一戰而已、既而入洛、勝元悅而迎接之、東陣大競、在洛半歳餘、勝元謂義忠曰、在洛之士、不乏護幕府、唯恐斯波義廉招催尾州參州遠州之兵、願足下歸國、抑彼等、襲來則一方之大功也、義忠乃歸國、其在洛之間、伊勢貞親常為先客、以謁義政、乃共結交、義忠娶貞親族女、此女伊勢新九郎長氏姉也、長氏事見後、携之歸國、生子、乃是氏親也、

僧靈彥奉和御製詩

太田道灌克豐島氏

氏親幼名龍王丸、義忠卒、氏親嗣、然國內亂、母抱氏親入山中、令曰、屬孺子者正、敵孺子者叛也、國士共無叛氏親之心、唯爭威樹黨耳、故氏親母子無恙、國人皆待氏親長、而裁斷也、是月、春雪降、天皇以為瑞、而有御製詩、闕、南禪寺靈彥奉和御製曰、鳷鵲殿前春雪深、瓊瑤為砌玉為林、御莚詩屬豐年喜、寧比騎驢灞上吟、上杉顯定左祖長尾忠景、而疏景春、由是君臣有隙、景春怒還五十子陣、守鉢形之要害、以叛、潛通意於成氏、關東又大亂、〇夏四月、甲戌朔、丙戌、太田道灌與豐島氏戰於平野、克之、時人皆稱其善用兵、豐島

本朝通鑑　五十二　國書刊行會藏

僧龍統紀太田道灌所築江戸城形勢

兵三百餘騎、道灌兵僅五十騎。○秋八月、太田道灌築一亭於江戸城中、扁曰靜勝軒、取諸尉繚子所謂兵以靜勝、當其西櫓見富士山、雪號含雪、又當江畔之東、結宇曰泊船、遣使於京、請五山禪徒作記作詩作跋、且令鎌倉禪侶題詠之、僧龍統紀曰、武州江戸城者、太田左金吾道灌源公所肇築也、自關以東與公比肩者鮮矣、固一世之雄也、威愛相兼、風流籍甚、比年騷亂、以東欽奉王命者、八州内才三州、三州之安危、係于武之一州、武之安危、係于公之一城、可謂二十四郡唯一人、夫城之爲地、海陸之饒、舟中之會、他州異郡蔑以

加焉、壘之高千餘丈、懸崖峭立、周以繚垣者、數十里許、外有巨溝浚塹、咸徹泉脉、潴以鄰碧、架巨材爲之橋、以爲出入之備、而鉄其門、石其墻、磴其道、尤盤右紆、聿升其壘、公之軒峙其中、閣跨其後、直舍翼其側、戍樓保障庫廐廠之屬、爲屋者若干、西望則逾原野、而雪嶺界天、如三萬之白玉屏風者、東視則阻墟落、而瀛海蘸天、如三萬頃碧瑠璃田者、南嚮則浩乎原野寛舒廣衍、平蕪茵布、一日千里、野與海接、海與天連者、是公几案間一物耳、以故軒之南、名靜勝、東名泊船、西名含雪、公息斯、遊斯、則一日早于晩之異、

一年春夏秋之變、千態萬狀、拍扎可翫者、雖互出更呈、而所以出焉者凡三焉、東瀛晨霞之絢如、南野薰風之颯如、西嶺秋月之皎如者、天之所與也、遠而漚波曙兮、島岐分、鴉背曛兮、岡巒紫、近而田旁環陂水常足、其林可樵、其叢可蘇者、他之所獻也、城之東畔有河、其流曲折、而南入海、商旅大小之風帆、溯獵來去之夜篝、隱見出没於竹樹烟雲之際、到高橋下繫纜閣檝、鱗集散合、日成市、則房之米、常之茶、信之銅、越之竹箭、相之旗旄騎卒、泉之珠犀異香、至鹽魚漆枲卮蓄筋膠藥餌衆、無不彙聚區列者、人之所賴

村菴靈彥題靜勝軒詩并詩序

也、於乎不出此室、收天地人以爲吾有、豈哉云云、村菴靈彥作詩曰、傳聞靜勝軒中景、四面窓扉一一開、野潤青丘吞蔕芥、天晴碧海望蓬萊、商帆似自平蕪過、漁火如從遠樹來、吾老無期泊船處、關心西嶺雪成堆、雪樵景茝默雲龍澤補菴景三各賦絶句、彥又作之跋曰、古今壯遊之士、有志於四方者、必以經歷關左山東之地爲先焉、凡遊關左者、必以見富士山過武藏野、渡隅田河、登筑波山、則皆誇四方觀遊之美也、予壯年之時、跂而望之、然今老矣、遂初志者不獲一、以是爲恨、頃聞太田左金吾源公者、關左之豪

英也、守武州江戸城、而有功於國矣、蓋武之為州也、以用武為名、甲兵四十萬、應卒如響、乃山東之名邦也、江戸之城、於是乎在、雄據其要、而堅備其壘、所以一人當險、而萬夫不進、亦乃武州之名城也、矧夫此城最鍾勝景、寔天下所稱也、睥睨之隙、隨地形勢、彼有樓館、此有臺榭、特置一軒、扁曰靜勝之軒、是為其甲也、亭曰泊船、齋曰含雪、各其附庸也、若其憑軒燕座、四瞻四面、則西北有富士山、有武藏野、東面有隅田川、有筑波山、此乃四方之觀、在此一城也、而一城之勝、又在此一軒也、繇是四方不志之士、不欲復遠

僧萬里靜勝軒銘序

遊、但願一登此城、到此軒者、亦其理之當然也、而金吾博雅、攬其容於宇内、西上者、求京師諸人之題詠、而將藻飾其軒楣間之詩板也、得命同題者、及予五人、然此五人之中、東遊躬歷其地者、惟統正宗一人而已、故以序屬正宗、其陳于前告不知者、如往觀焉、於是就予以求后題、不肯拒辭、輙用所聞於正宗之說、而附于篇末、且彼傳諸金吾公、雖予耄矣之後、而跂望之志、尚在焉、建長玉隠、建長竺雲諱等蓮、梅花無盡藏万里諱集九、各賦絶句、萬里又作靜軒銘、其序畧曰、太田左金吾道灌、厥先、迺丹陽人、而五六葉之祖、

始家相州也、公觀武藏豊嶋江戸之地、築成壘、從京師蓮府之命、為其君、而割據康正乙亥、騒眉以來二十有餘霜、高揭帝旗、陳武之五十子、禍自戲下起、公之爺道真、揭將帥屯兵、止陽赤城之蘇河北矣、戲下頗慮和而岐、厥舉不能達焉、遂守忠孝之主道、一怒而岐相分、其一者退憑嶮於武之鉢壘、公在江戸、綏着鞭、自南馳、引將帥渡河而出、同於針原、酣戰鋒鏑疑血、雷霆扶成、公凱旋、未休追而圍鋒壘、求救於東兵、不日其兵鳴鼓而相應矣、公能量彼我之道、息士卒於上陽白井之南、雖不及屓戸之功、四面草木無

太田道灌守城嚴備、及治兵錬磨、

悉非敵兵也、當是時、堅守公之符契、不祖敵軍者、江戸河越二城而已、不幾東兵鼓擊之聲衰、鉢壘亦潰矣、公以不上失可出、白井僅率數百余騎、凌數萬之敵兵、直歸江戸、旌旗增色、而後使將帥建幟於鉢壘、公汗馬之勞、百戰積功、獲萬全者、為天下國家、而不為私、江戸城為是起本也、城中之五六井、雖大旱水無涸、其塁営之為形、曰子城、曰中城、曰外城、凡三重、有二十又五之石門、各掛飛橋、懸崖千万仞、而下臨無地、築弓場、毎旦驅幕下之士百人、試其弓矢、分上中下、有著甲冑踴躍而射者、有袒裼而射者、有跼蹐而射者、及怠則罰金三百金、余有同、貯以為試射之茶資、之中操戈撃鉦、閲士卒再三、同云云、一月公卒、日繫志、輸墨、取法軍旅、和氣藹然、胸有識監、神農氏藥方、軒

僧景三和和歌韻題詩

駿河国乱源政知令上杉政憲遣之上杉定正令太田道灌加之両将到駿諭今川家士伊勢新九郎居間和解之

轅氏兵書史傳小說乘域一十有一代集貯藏數千餘函書而無不涉獵矣其家集十一分類而聚焉號碎玉類題所賦詠膾炙人口○九月義政遊北山見紅葉詠倭歌僧景三和倭歌韻曰山迎台駕雨晴晨楓在松間一樣新紅葉如花池館上九州四海太平春是年源政知在伊豆聞駿河亂令治部少輔上杉政憲將三百騎遣之上杉定正令太田道灌率三百騎加之政憲道灌到駿陣於狐崎八幡山諭今川家士三浦氏岡部氏朝比奈氏庵原氏由比氏等曰國主死而子幼卿等不能輔翼之而樹黨私爭其故如

何我輩兼政知命問之然未知正邪詳聞其始末而討之時氏親外舅伊勢新九郎長氏問其姉氏親安否來駿河乃招政憲道灌於府內曰諸士素不背國主以主幼爭私威而成黨耳今兩將臨此我雖不肖兼兩將旨而和解之若不聽者乃指之為敵加征討而已幸相互和解則迎幼主而我與諸士等輔翼之然則駿河一國無他變也兩將曰善長氏乃說諸士等諸士皆喜而和議成於是詣總社淺間社堅結誓約長氏乃入山中迎氏親及其母而歸入府第國中無事政憲道灌班師長氏留駿河輔氏親諸士皆以

伊勢氏従大德寺僧宗清言興家

長氏得志後三士為家老

文明九年而上杉合兵攻長尾景春

菊池城下孔廟行祭儀

僧桂庵観釈奠礼詩

長氏為有功依賴之長氏漸振威於國中築壘於八幡山居之長氏者伊勢平氏庶族備中國產也久在京師曾從義視赴伊勢及義視歸京留勢州經歲以今川義忠為姻家故赴駿河至則義忠死國中亂長氏立和議之功而顯名興家一說曰長氏在京見武將式微其家族衰欲歸備中經歷兩州曾以叅禪大德寺僧宗清欲往告別宗清曰聞卿与今川為姻家東行依賴之則若其開家運乎不知西行而憑誰也長氏從其言改素志到駿河時彼士松田氏遠山氏大道寺氏等從之是年當明成化十二年

丁酉九年正月庚子朔丁巳上杉顯定上杉定正合兵攻長尾景春於武州五十子陣不克退移上州那

波城○二月己亥朔丁未肥後國菊池城下孔廟行祭儀僧桂菴曰文明丁酉菊城客舍上丁日觀孔廟春祀之盛禮詩曰大平奇集至誠中春奠賓從陪泮宮泗水吹添菊潭碧塞雲添出杏壇紅一家有政九州化萬古斯文四海同絃誦未終花欲暮香烟撲袂畫簾風按古者諸国有學寮行祭儀其制見延喜式然中葉以來未聞其行於諸国況於戰国乎今偶拠桂庵集見此一樂則諸国亦或行之乎但菊池當以通中華故此国獨行之乎桂庵禪徒也本在南禪寺寬正之末從使僧清啓入大明將歸朝當應仁之亂不能歸京留筑紫經豐前筑後而此時寓菊池城下歷年依島津氏招到薩摩國

僧景三餞刑詩
資忠蓋道灌族
両上杉攻景春於鉢形城

島隱漁唱三卷、其所著述也。明人洪常為之序、行於世。是春、義政以右衛門佐甲斐某為遠江國守護。僧景三餞別詩曰、陌上弓刀照帝州、春風折柳話離愁、遠江一國入君手、莫使鼓鼙驚白鷗。按、甲斐氏一派欲奪越前、而既為朝倉所滅、此人又一流而領遠江、以為幕府直臣、而斯波家稍微、而稍衰矣。○夏四月戊戌朔、丁未、太田資忠與天野兵庫助戰於河越勝原。○五月丁卯朔、壬申、太田道灌率兵到上州、迎上杉顯定定正。己卯、顯定定正渡利根川、伐長尾景春於用土原、破之。景春敗入鉢形城。両上杉進攻鉢形城。○六月、長尾景春乞救於源成氏。成氏出兵、陣麥倉。

成氏救景春、挑戰両上杉
東西両軍各帰国、為割拠之勢

○秋七月、成氏陣成田、救景春。両上杉退帰白井城。成氏徇武州上州、連戰有利、復入古河城、令梁田氏守關宿城。○冬十一月乙丑朔、乙亥、源義視奔美濃國、依土岐成頼。山名政豊歸但馬國、畠山義就歸河内國、大内介政弘到宇治、請降於義政、而歸周防國。其餘一色義直等同黨悉離散、而西軍潰、洛中初無事。自応仁元年至此十一年、東西両陣相拠、自古洛中乱無甚於此、各帰国之後、或拠城固守、或外順内叛、而成割分之勢、天下悉成戦場。○十二月甲午朔、癸卯、太田道灌與長尾景春戰於總州堺野原、克之、進向碓氷陣。是年、當明成化十三年。從信録曰、日本入貢。景三京

文明十年
道灌攻陷關東諸城

花集曰、文明丁酉之歳、招慶奉國信使入大明國。于時天子召見奉天殿、奏對稱旨、仍賜金襴僧伽梨。東人榮之。按、招慶者蓋妙茂乎。不然、則慶瑜乎。又曰、龜阜用材、材名、從信使遊大明國、所歴之國三矣。曰日本、曰大明、曰高麗。其間山川都邑之美、俚諺方言之異、隨見記之、簡牘名曰三國甕天録。及歸朝、請景三作跋。

戊戌十年春正月朔、戊辰、太田道灌率逞兵五十餘騎、俄攻相州平塚城、陷之。是日、源成氏退陣武州成田。丁亥、上杉定正自白井城歸河越城。○二月、道灌攻成田氏於小机城。○夏四月、道灌陷小机城。成氏

道灌建日吉神社、荒神祠、菅丞相祠於江戸
賀茂在盛逝
僧景三作在盛像賛

歸古河。是月、薩摩守島津忠昌遊冠岳。昔秦徐福駕船而求藥於蓬萊、先來此、脱衣冠、故有冠岳。踰其巔、有水、清淺雖霖潦不加、其深雖大旱亦不耗云。僧桂庵從忠昌、賦三絶句。○六月、道灌建日吉神祠、荒神祠、菅丞相祠於江戸城中。○八月庚寅朔、戊申、從二位陰陽頭賀茂在盛逝。歳六十八。在盛傳家業、且志諸道、又嗜詩歌、與僧景三交、善唱和。沒後三作其像賛。其中有謂曰、指掌河圖洛書、定吉凶於談笑、衡口倭歌唐體、忘寢食於評論、身仕三朝、永霜耆舊、位登二品、雨露殊恩、春弦夏供、秋浮冬沈、和扁輩再入壽域、朝

道灌建菅廟於湯島

小笠原清宗卒

經暮史書子夜集、孔孟徒又起儒門、刑部之累聽訟棘木陵臺之司、照信鑽纂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親傳國軍兵制、天神七代、地神五代、深究神代宗源、時不告人、不告道所存師、所存去去、是秋、太田道灌建菅丞祠、祠於城北湯島、植梅花數百株、立一亭於傍、扁曰香月、且寄田數十頃、傳稱灌夢拜菅丞祠、翌日偶得其畫像、甚以爲奇、新成營構云。○十二月、戊子朔、乙未、信濃守小笠原清宗卒、時子長朝幼、族父政秀子宗康居伊那城、一日俄來襲長朝館、長朝他適、其母携家傳弓馬書、以逃匿牧島、長朝流浪、政秀暫居信

文明十一年

藤原太夫人伊豫親王母藤吉子、藤太夫廣嗣、橘太夫逸勢、文大夫文室宮田丸

府林館、然以國人不服、故相互和睦、養長朝爲子、去歸伊那、長朝續家如初、家譜曰、清宗一夜如廁、有物撫之、清宗拔劍斬之、乍得狸隻手、少焉狸來求其手、清宗曰、手既斬、求之何爲哉、狸曰、我有靈藥、若幸賜之、則接續之、清宗返其手、明、狸又來、接手如初、清宗奇之、傳其骨藥之方、以秘之云、丁酉、上杉定正攻千葉介孝胤、戰堺野原、得首級若干。

己亥、十一年、六月、丙戌朔、戊子、義尚令飛鳥井榮雅詠一題倭歌、納於八所御靈社、拾芥抄曰、吉備聖靈、崇道天皇、伊豫親王、藤原太夫人、藤太夫、橘太夫、文太夫、火雷天神、号八所御靈、已巳、太田道灌築鵠臺城、鵠或作鴻、作國府臺、戍而俄率輕兵七十五騎、進發下總國、陷雄水城、道灌威權漸振、上杉定正軍務無大小悉委道灌、故千葉小山結城長沼那須宇都宮佐竹小田等、關東巨室、皆望道灌風塵。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三　終

文明十二年　両上杉令太田道灌攻長尾忠景於秩父城城陥景春降　以長尾太田之故両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六十四

春齋林　恕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刪定

後土御門天皇二

庚子十二年、五月、上杉顯定、上杉定正、令長尾忠景、太田道灌攻長尾景春於秩父。○六月庚戌朔癸酉、忠景道灌陷秩父城、景春逃去、遂降服、顯定（過景春善）為對悍道灌也、由是定正不喜、両上杉之怨始於此、屢及鬭爭。○秋七月己卯朔壬寅、相國寺景三獻壽像贊於義政、贊中有帯弓劔鎮

上杉之怨始　相国寺景三獻壽像贊於義政　藤兼良依義尚之需作和字八條

傳桑七十國之語、義政曰、天下洶洶、治少亂多、我豈鎮七十國者哉、此語過實、可改之、景三乃改之、為帯弓劔鎮東海之國（見景三京華集）。三丙午、一條太閤藤兼良依義尚之求、作倭字八條、述治國之事、其一曰、可敬神、二曰、可崇佛法、三曰、諸國守護可擇廉直、四曰、聽訟之輩可擇其人、五曰、可擇近習者、六曰、可停足輕之卒、妄為暴恣、七曰、雖婦人有内助之才、則無黨之政、不可為妨、八曰、武將以威量嚴勇為要（樵談治要是也、取捜夫議王道之美、義尚一覧以為淺、義政曰、冥守此八條以治国家、義尚遣使謝兼良、兼良以為先後之栄、兼良又謂応仁以來洛中騒乱、義尚任職之拔狂城消安、乃作文明一統記、而視義尚）○十一

勅擇和漢人物勝地各三十題　源義尚定諸将士品列

月、勅擇倭漢人物勝地各三十題、又各加十件、令歌人詠中華題、令詩僧賦本朝題、總八十首、御製詠孔子。是年義尚定諸将諸士品列、畠山政長、細川政元、山名政豐、一色義春、細川勝久、赤松政則、斯波義寛、畠山義統、京極政經、大内政弘、為相伴衆（以上或有同者、或有乱後未頒者、然強定其列）、細川政國、山名豐之、畠山三郎、大館政信、武田親信、赤松元祐、伊勢貞隆、細川成春、政春、畠山又次郎、畠播中務大輔、赤松次郎、赤松教貞、伊勢貞宗、為伴衆、大館刑部大輔、畠山刑部少輔、上野民部大輔、伊勢貞成、貞數、貞忠、為申次、後藤佐渡守、

文明十三年　一條太閤藤兼良薨著書頗多

齋藤尤京亮、小串下總守、遠山彦太郎、市新右衛門尉、長下總守、廣戸刑部丞、角田彈正忠、為走衆。

辛丑十三年、夏四月乙巳朔丙午、一條太閤藤兼良薨（剃髪後号覚恵）、歳八十、号後成恩寺、兼良博識多聞、該通倭漢、最熟朝儀、且達神道、善倭歌長連歌、又識佛書、當時推稱無雙廣才、所著有四書童子訓、日本神代記纂疏、令抄、江次第抄、公事根源抄、重編職原抄、源氏花鳥餘情、源氏年立、源語秘决、歌林良材集、連珠合璧集、連歌新式追加、關藤河日記、筆占、伊勢物語愚見抄、樵談治要、文明一統記、東齋随筆、桃華桑葉

僧宗純寂、號一休

集、除官雜例雲井春元亨釋書註、勸修念佛記等兼良自謂吾勝菅丞相等三、彼爲左府、吾爲相國、彼其家門微賤、吾累世攝家也、彼知漢事者、李唐以前而已、知我朝事者、延喜以前而已、吾既知倭漢之故典、加之以李唐以後之事、延喜以後之事、然吾百歲之後世人尊吾不如彼、非無遺恨焉、故時人招請兼良則不能掛菅相影像于床上、若偶見之則怒曰、彼何在吾頭上哉、其自許如此、兼良居所號桃花坊、故人稱桃花老人、或稱桃花野人、又號三閑老人、○冬十一月、壬申朔、壬辰、僧宗純寂、號一休、其母藤氏南朝近臣之女也、南北和睦之後、召入

後小松帝子純之履歷

後小松帝後宮、蒙恩寵有娠、宮女嫉之、譖曰、彼啓袖劔欲爲南帝復讎、帝怒逐之、逃入民家、以應永元年元日生純、無人知之者、純幼經歷安國寺寶幢寺、十三歲入建仁寺、學詩於慕哲、十七歲入西金寺、學關山宗寺、關山妙心寺惠雲也明年源義持過西金寺、亦扱越後守持貞從焉、純見持貞有養色、握其手作聘色、其大膽如此、十九歲慕大德寺佛法、二十二歲赴近江堅田、見宗曇、號花叟、大德寺第四世住持、時寓堅田辛勤九年、得其宗要、曇曰、我死後雖風狂、唯有箇純子、及稱光帝崩、上皇後小松帝召純、曰大寶附誰、純密奏曰、洛天曆數在彥仁

純結庵於薪里終光

王、躬後花園帝詔曰、儲位定矣、及上皇大漸、純辭朝、攝龍顏、勅賜先朝墨痕、純平生不畜一什、唯此墨實貯小篋、攜到處相隨、其後往來京師泉堺、康正三年、純六十三歲、赴洛南薪里、結庵、細川勝元致外護之意、至此歲八十八、平日所作頌古偈贊、號狂雲集、行于世、純爲人等慈建物、貴賤一同視販夫豎不爲賤、遇侍僧門主不爲親故、童稚挽鬚而馴、鳥雀就手而食、濟惠是喜、隨得隨與、嬉笑怒罵、潜鞭密鍊、生平意誓縱得箇半箇、攄某吾以斷絕、況痛惡諸方兇飼羽養之風、而臨學者須辛辣、或有欲參請者、曰吾已老

金子西攜薪里圖、致大明、四明松間道人題詩

矣、然逢其人則百種施設、巧譬旁引、純無出世之望、故終於藏主、然其所作頌偈下自筆曰、天下老和尚、擧世許其爲活僧、其履歷詳年譜、純歿數年後、有金子西者、攜薪里圖、致大明四明松澗道人、題詩曰、京南地可十餘里、環以青山村、曰薪古俗爲圖、多戶數一村一姓勝朱陳、沙階狗吠夜岑寂、無乃羲農上世人、國無州圖賣典錄、不租不稅力田春、樵蘇餘潤流他邑、況近市廛饒野珍、芝芋毋薑賤於土、家收松菌不全貧、鄉雖佛廟社公酒、暇日奉僧修善因、或捨田園或私宅、上方下院欝爲鄰、壞廊苔蝕山扉雨、横岳

文明十四年

藤原雅康剃髮、閑居、号二樂軒

卜部兼倶奏吉貪狼星降

之師、此寫真、伊昔布帆掛鯨海、親參天澤際咸淳盲禅撒世、如麻粟、微雨昔年負我、脱一字隣濟正傳真大法、持還桑域、做渠津寓公、不是青城地、每一念之、垂淚、頻彌水侵、離幽鹿泣、岩頭楓樹欲霜晨、寄言始置宗門事、抛矢漁獵落魄身、

壬寅、十四年、二月、庚子朔、甲辰、前權中納言藤雅康致仕、閑居江州松本、義尚聞欲其剃髮、遣使者止之、雅康獻倭歌謝之、義尚答歌、雅康遂落飾、改名宋世、號二樂軒、○閏七月、戊戌朔、辛酉、從二位卜部兼倶言、北斗一星貪星狼降於吉田宅庭、光芒一二尺、離地僅二三尺、卜部氏世業吉田社職、傳唯一宗源神道、至兼倶欲為世俗被崇重、故交顯密之説、唱両部習合神道、又以當時禪法頻行、与相国寺景三参詰、是夜誇説曰、北斗貪狼星降、与已通言、兼倶以禅誹披之、星曰、幸悟道、乃反景三兼倶説、字改星名曰三倶元辰君、而請周麟記其事、其意謂神佛同源、禅法亦相通、兼倶景三可悟既感、星象可以為帝王武将之師範也、

文明十五年

源義政以鹿苑院長老周瑋為遣明使表文

癸卯、十五年、三月、義政遣表於大明、以鹿苑院長老周瑋為專使、瑋字子璋、号蘭甫元其表曰、日本國王臣義政言、皇天后土、齊歸中華之風、甘露慶雲、爭獻瑞祥、不兼祖宗功業、以致社稷治安、欽惟陛下乃聖乃神、惟文惟武、光輝堯舜二典、度越漢唐中興、顧其弊邑雖荷國恩、憂在蕭墻、有稽朝貢、布大明於天下、遐邇同仁、

望長安於日邊、始終一節、茲遣專使周瑋長老、伏捧萬物、親趨闕庭、仰望聖慈曲察衷素、謹表以聞、別幅曰、馬四匹、撒金鞘柄太刀二把、硫黄一萬斤、碼碯大小二十塊、貼金屏風三幅、黒漆鞘柄太刀一百把、搶一百柄、長刀一百柄、鎧一領、硯一面、并匣、扇一百把、又曰、成化十四年制書、并給賜等物、一一拜納、無堪感荷之至、抑弊邑久兼焚蕩之餘、銅錢拂地而盡、官庫空虚、何以利民、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聖恩廣大、願得一十萬貫、以滿其所求、則賜莫大焉、謹錄奏上、俞容惟望、右啓、禮部、景三草之、此行相国心月、又西堂圭周瑋書記、一初

義政讓政於義尚、退居東山

義政建茶寮東山、大集古書画

統書記、布宗沁藏主、觀甫壽侍者等、從周瑋南遊、五山僧侶餞瑋、贈詩者可三十葉、瑋聚為一軸、請景三作跋、○六月、壬戌朔、戊子、義政讓室町幕府於義尚而退居新造東山慈照寺東求堂、勅賜名東山殿、公卿武臣皆往賀之、此堂鏤銀飾之、時人稱銀閣、東山建立銀閣、以配金閣、而晞尚武威繁栄也、義政既謝政務、管領侍所政所奉行頭人等皆屬義尚、護幕府、唯近臣大館政重、畠山中務少輔、伊勢貞誠、貞遠、貞繼、細川政信等候東山、○八月、義政建茶寮於東求堂邊、使狩野大炊助祐清畫瀟湘八景於障子、擇五岳詩僧各賦一詩、書於其上、屢開茶會、論品味、且蓄中華本朝古器名畫以

道灌陷廳南城
大内政弘討大宰少貳藤政資

翫弄之、而遺世慮、茶壺碾茶壺釜挽及香爐香盒古硯奇石花瓶等、名品悉備、而漢晉唐宋元明畫幅數百軸、分之定上中下三品、殆有茶會、掛於床壁、茶人周光、同朋宗阿彌能阿彌等顧遇咫尺、從此數奇之興盛于世、以爲流俗、祐清者伊豆狩野介苗裔也、關東累年大亂、家族衰微、祐清避冒入京、而仕政以丹青業、因畫工常見周文畫、習其業、慕之、其技益進、雪舟見之曰、我筆無以異焉、由是其名顯于世、乃列画工、剃髮叙法眼、位其子元信、弥揚家声、遂世其業、○冬十月、辛酉朔、乙丑、太田道灌攻武田氏、陷上總廳南城、道灌軍中吟說曰、山鳩飛於灌旗上、以為有神助、東士弥憚灌威名、上杉定正亦忌之、乙酉、義尚命大内政弘、討太宰少貳藤政資、且賜書於探題澁川萬

義尚與成氏和睦
文明十六年
八木宗頼攻播州野口克之堀地得菅丞相像

壽、合力於政弘、○十二月、義尚與成氏和睦、奏請勅免綸旨、以授之、越後上杉房定入道常泰、憂關東兵革連歲不止、而整成東西和睦之事、太田家譜曰、文明年中、道灌入洛、謁義政、時勅使臨問隅田川都鳥之事、灌獻倭歌、奏對之、未詳其年月、蓋依東西和睦之事、東灌入洛乎、按政退居東山、亦恐在和睦之後、和睦之成、不詳其月日、故記于此、甲辰十六年、二月、但馬守八木宗頼攻播州野口、克之、宗頼接戰、箭盡繼以礫、礫盡繼之以土塊、土塊之中、堀出一函、開而視之、得菅丞相束帶像、宗頼大喜、以爲神助、詠倭歌、既援兵俄至、遂得勝、○三月、戊子朔、乙卯、義尚催倭歌會、初義尚夢謁後京極攝政

源義尚夢中歌
文明十七年
僧景三住相國寺義尚賀之

良經、良經示倭歌曰、此一首以爲自讃也、義尚覺寤考之、諸月清集則果有之、春日山都能南志賀首鳥北濃藤波春耳宗邉登和、義尚不堪感嘆、命畫工狩野祐清、圖良經像、令飛鳥井入道榮雅書其歌於色紙、以貼之、是年、當明成化二十年、薛氏日本考略曰、六月倭遣使周瑋等來貢、乙巳十七年、夏四月、辛巳朔、戊申、僧景三住相國寺、義尚隮席賀之、亂後再興入寺之始也、景三周鳳弟子也、應仁之亂、三與端仙周麟等避亂、寓江州、依小倉實澄、亂平而歸京、義政以爲周鳳弟子、故厚遇之、

周鏡号月翁
義政剃髮、傚周興代月翁作東山相公得度記

其壽像贊及外國書、令三草之、其詩文號京花集、景三弟子有周興、字彦龍者、少而達文筆、号半陶子、屢爲已代筆、號其集曰半陶藁、是亦行于世、齡未及四十早世、人皆惜之、周興深仰陶元亮、故称半陶、寓其不忘微賤也、○六月、庚辰朔、甲子、義政剃髮、號喜山道慶居士、命僧周鏡作得度記、周興代月翁作東山相公得度記、曰、文明十七年巳巳六月望、東山相公披剃於三會塔下、因推舊例、自等持相公采鈞軸以來、于今七葉、補袞功成、除鬚髮被法服者、鹿苑勝定二君而已、天山乃請佛日國師於府中、以爲戒師、絶海和尚剃其髮焉、顯山乃得度于北山等持院、院主元伯和尚爲之戒師、而事出

相国寺四衆三錄、源義政入佛門授式

倉卒也、故今大半攀鹿苑相公之例、而於三會院者、
前未之聞、特出鈞命、蓋護教至誠也、其偶領院事、因
以爲戒師、命不可遁、小補橫川老人剃焉、蔭凉龜泉
西堂東雲岱公爲二侍者、先期蔭凉小簡記一會規
式、以具台覽、其言云、十五日戊亥剋、台駕到三會院
山門、頭稅駕、自東廊入昭堂、就本尊前燒香三拜、次
念國王氏神父母、燒香各三拜、或曰、念天照大神與
四方、兩說皆可、可從鈞旨也、次到丈室、戒師在戶外
揖之、禮如恒、入室燒香於影前、三拜、席之前東鄉而
坐、僧拜跪進剃巾盥器、置之座前、藤中納言入而分

髻爲二、結之左右、其時戒師與橫川和尚入室、相公
自解腰劔、置側、於是戒師向影前燒香三拜、侍者取
甲懸相公肩、片紙書左右字、置而邊、以湯灌頂、戒師
取剃刀、唱偈、相公乃合掌、戒師退後斂合掌、橫川取
其刀、剃除鬚髮了、戒師又起唱偈、一刀斷頂髮、相公
又合掌、其後侍者卸巾盥、相公乃就偏堂、脫俗服、着
法服、盥手了、被袈裟、又入室中、影前燒香三拜而出、
戒師又在戶外、送禮如恒、此夕凉月布地、嵐氣浮空、
騎從群僚候于廊下焉、臺諸司衞于門前、一會嚴肅、
四衆歡呼、雖云國師在日、蔑以加焉、遂賜某以金錢

十萬、翌早與門下諸老詣東府謝恩、實一時嘉運也、
昔崔趙公就徑山國一求出家、徑山云、出家大丈夫
事、非相將所能爲也、世以爲美矣、侯王相將、誓爲佛
法金湯者、古今夥多、然而未見圓顱方袍奉禎佛制
者、如宋三相、號菩薩宰相、元趙相稱冠中和尚、皆不
能脫離簪珮、是國一之所以折崔公也、吾相任國家
安危者四十年、歎戡禍亂、終致昇平、今也毀形委身
推誠師門、嗚呼古人之所爲難者、吾相之所爲易、非
秉願輪焉到此、奇哉、外護既如此、所希吾門人人箇
箇內護着力、振祖道於衰暮、以報府恩之萬一也、畧

遣明使僧周璋寂於四明山客舍

織田敏信在清洲城催犬追物講武

僧集九有詩

記、顛末貽諸來者云、○秋七月、遣明使僧周璋寂于
四明山客舍、璋在中華、令工圖壽像、其弟子等請令
華僧作贊、不肯、而曰、虛譽溢美、非我所欲也、歸朝之
後、就一補求之可也、故弟子等携像而歸、告景三、三
乃作長贊、其中有言曰、當其萬里遣使南國、歷諸三
藏求法西天、文明甲辰之夏之仲、大洋發船、擧首中
朝、日月成化乙巳之秋之初、四明瘞骸、望淚絕域山
川、○九月己酉朔丙辰、織田敏信在尾州清洲城、催
犬追物講武、敏信号備後守、鬚髯長、自撿見犬追物、僧集九過此留見之、作詩曰、犬已起、韁箭
各飛、長鬚撿見、有天獻、○十二月太田道灌懸長橋三道於隅

僧龍澤為丙陳祖田作詩序

因川為越下總國攻千葉介孝胤也、薩摩守嶋津忠昌疾病、請良醫於京師、源義尚令竹田定盛往治之、有驗而歸（定盛者昌慶孫也、世業醫、昌慶名昭慶、治義政病、叙法印、頃聞避義政諱改）盛之、僧龍澤為醫陳祖田作杏林亭詩并序、略謂、元之末陳友諒據江州稱帝、其子陳理為明太祖被滅、其族陳順祖仕元為大醫院、不欲仕明、而被化來朝、到筑紫施靈方、普藥治西民之病、時應安年中也、鹿苑相公聞其名而召之、順祖辭之不來洛、應永之初、順祖子大年始入洛、細川滿元厚遇之、與聖濟總錄二百卷、滿元屢飲大年藥有驗、大年遂住京師、曾以

小田原外郎鼻祖陳外郎系譜

文明十八年

上杉定正貽顯定錄

殺太田道灌

在元為貟外郎、故號陳外郎、祖田者大年孫也、時人呼之曰外郎、（按外郎門葉分處諸國、俗所謂透頂香者、家法也、裔孫在相州小田原、家号曰外郎藥舖）龍澤號天隱、頗有文字禪之名、播磨國産、住建仁寺、號默雲老人、其集曰默雲、行于世、僧集九又東遊、途中到處賦詩、到武州江戶城、依太田道灌、屢見上杉定正、集九自武州遊相模、過芳林寺、見李白真、集九以為希世之物、其詩集中有言曰、金澤稱名寺移西湖梅栽之、齋亦分金澤寺栽之江戶城香月、花開爛漫云云、丙午十八年、秋七月、甲辰朔己巳、上杉定正殺其執事左衛門大夫太田持資入道道灌、（持資或作資長、初道灌）與長尾伊玄交惡、（伊玄初名景春）既而伊玄叛、而上杉（顯定定正）

攻之、道灌戰功居多、伊玄敗降、顯定顯定救之、以為隊將、道灌不害、由是顯定定正相互有隙、屢及矛盾、頃間顯定遣使佯說定正曰、兩家同出自、以平治關東、然今不睦、以道灌伊玄相惡也、願足下殺道灌、我亦殺伊玄、以永修同盟、全骨肉之親、然則關東無事之上策也、定正既忌道灌威、故許顯定所請、而招道灌、道灌不悟其容謀、乃自江戶赴定正糟谷館、（在相州）定正饗道灌而入浴室、令壯士數輩以鑓殺道灌於浴中、道灌神色不變、抑其柄詠臨終倭歌而死、（歲五十五、号洞昌院道忠居士）道灌父道真猶存在越生龍穏寺、灌子資康在

源道慶遣書於朝鮮

江戶城、共降屬顯定、顯定聞道灌死、喜曰、定正陷我謀而違約、不殺伊玄、由是山內強而扇谷弱○八月、癸酉朔丙子、道慶遣書於朝鮮國曰、日本國准三宮道慶奉書朝鮮國王殿下、兩國通好、何代無之、而海路艱阻、不克以時聘問、匪慢也、抑大藏經、吾國未得鋟板以行、苟得所欲以求之上國、為賜不小、感荷感荷、仍告吾國越后州安國寺、廼北方致福之地也、以無藏版為缺典矣、掌寺務者、慨然有求藏起版之志、可嘉、故今遣專使等堅首座等、造諭其意、儻得領七千藏以如願、則所謂毘盧法寶、從藏海流出、稇載而

景三草遣朝鮮書
僧文成從使僧赴朝鮮
僧集九遊金沢見西湖梅

歸善隣之寶、莫大於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伏希采納、中秋漸涼、若時保重萬福、此行南禪寺鷲藏主文成等陪從使僧赴朝鮮、景三等作詩餞之、上杉定正令曾我兵庫頭守河越城、曾我豐後守守江戶城、太田資康出奔甲斐國、僧集九應上杉定正招赴鎌倉、先是集九依賴道灌累年、及灌被害、欲歸西、定正亦素識集九、故挽留之、九遂發江戶赴鎌倉、遊歷建長圓覺壽福等古寺、到金澤見西湖梅、登擲筆峰、其餘名跡往往吟題、集九號萬里、自稱梅花無盡藏、漆福與其著述淺俗殆類俳、然博識多聞、作東坡詩集抄號天下白、与大岳翰苑遺芳、江西天馬玉沫、瑞溪胜說並行、抄山谷內集號帳中香、又作三體絕句抄號曉風集、聚詩文號梅花無盡藏、○十

村山武則放火豐受神殿自殺
堯憲歷覽名山勝水

一月、壬申朔、辛卯、伊勢國亂、先是守治山田、兩宮封內神民論事爭、挑山田人村山武則、部號掃部助剛戾、不從國司令、是日國司源政鄉催神領三郡守治湊河崎及朝熊二見諸部攻山田、大破之、癸巳、武則怒入豐受神殿放火自殺、鎮座以來未有如此之變也、乙未、一禰宜度會朝敵容奉遷神體於宮殿、是年僧堯憲歷覽諸國名山勝水、憲今年五月末、凌飛驒山路、六月到越後府中、拜居多社、陸國主上杉房定迎之入旅館、留累月而越三國峠、比及重陽到上野白井城下、上杉定正贈旅資、十三夜催倭歌會、而浴九相津

僧蓮如誘導諸國民

溫湯二七日、而移伊香保溫泉、居一七日、遊原野、登高峯、十月下旬移長野陣、而遇平顯忠長尾修理亮、十一月經歷佐野、望白雲山荒船社、眺淺間嶽、十二月過厩橋、遊武藏野、遥指富士山、而棹隅田川、憩鳥越逢隱士善鏡、宿金光寺而踰年、明春正月下旬、到武野之東忍岡、此岡有社、祭五條天神、而赴油井島今稱湯島、松茂梅薰、拜北野神祠道灌所建、而歸鳥越、二月上旬、善鏡催舟遊隅田川、下旬赴鎌倉、拜鶴岡宮、逍遥三浦、到葦名、磯慇平常知常緣次男、寓居、夏秋之交、歷覽名山勝水、至冬又赴北越、頃年一向宗門兼壽號蓮如親鸞七世孫

信附阿順樹黨蜂起
長享元年
源道慶設豫修會僧景三獻詩
赤松政則拒山名兵入播州

分遣其徒於諸國、誘民惑衆、信附阿順、樹黨蜂起、○丁未、長享元年、二月、准三后源道慶設豫修會於廠苑院、景三獻詩曰、左街僧錄奉台命七七時修香火盟、十丈黄塵門外市、千莖白髮社中英、煮茶烟壓柳條重、洗菜水浮花片清、捲兩喝雷人不會、勝驚天竺老先生、○三月、辛丑朔、庚戌、山名政豐兵入播磨、赤松政則拒之、吉川氏有戰功、政則寄書勞之、○秋七月、巳亥朔、戊午、改文明十九年為長享元年、文章博士菅在數勘進之、享其福撰文選長文、○八月、義尚召江州佐佐木六角高頼、不至、遂叛、義尚議親征、○九月、丁酉

義尚討佐々木高頼
僧壽桂僧彦龍共賦詩献之
壽桂号月舟、又号幻雲
彦龍賦詩、自註曰、時將軍出軍近江、故用鷗字

朔戊申、義尚帥師向江州、討佐佐木高頼、陣坂本、朝倉貞景率越前兵来従焉、其餘近國兵會者不少、僧周麟曰、丁未秋九月十二日、事于江州、討不庭也、丁未、蹀血京師以来、王風委地、將威不振、公慨然有澄清海内之志、而自將伐之、躬被戦袍、樹旗旄、羅弓矢、三軍皆從、觀者塞塗、父老以手加額曰、真大將軍矣、僧壽桂献詩、曰、緑髪將軍盍代功、塞垣草木彌威風、公朝咲向江山説、十歳何頒在職中、僧彦龍賦緑髪將軍領百蠻詩、曰、青油幕下白鷗少、出百蠻師、聞馬翻旋是將軍、凱旋日漢兵一萬洛看花、○十二月丙申朔、丁酉、勅使侍從中納言藤實隆到鈎里、賜御製和歌於義尚、乃獻答歌、義尚在陣累月、退兵則高頼出山、進兵則高頼入山、其閑暇則詠和歌、又令僧侶講孝經、聞大孝揚名顯親、而心誓曰、此行不平賊、則不可歸京、不再復武威於初、則不措焉、又召集記室、講左氏傳、僉曰、文武兼備之主也、

上杉顯定與憲房議欲誅定正

上杉顯定與其子憲房議曰、道灌既死、扇谷不足憚焉、速誅定正、而高大我家、乃召太田資康於甲州、令之催聚八州兵、皆曰、山内累世關東管領也、然頃年崇扇谷者、以道灌在也、今盡歸嫡宗哉、大半屬顯定部下、定正大驚、乃與其子朝長守糟谷城、令曽我氏守河越城、令大森實頼守小田原城、而筭麾下兵、僅可二百騎、慮不難敵大、而獻使於古河曰、顯定欺我、殺道灌、而欲併呑我家、我亡則八州皆為顯定之有耳、然則尊府亦不安焉、願發援兵、成氏以為然、答曰、顯定發軍、則令政氏救扇谷、定正大悦、八州士聞成氏定正合從、而内應者亦有之、長尾伊玄以顯定用資康、故不安其心、乃率其徒而屬定正、定正揚言曰、我延兵二百、雖山内數萬之多、不足畏焉、

僧龍澤作播州石積城記

僧龍澤依赤松政則招、赴播州、龍澤登播州石積城、記其所眺望曰、暇日遊諸營、四顧彷徨、屬視山川之秀、南海際天、帆檣往来、如鳧鷗出没、田疇萬頃、于縱于横、暑耕霜獲者、諸萬也、田遺策也、洪河一道、自北而南、匯城址以入海、數于諸營、逐山勢高低以護大將、油幕其西有敵城、相去者二里、而近也、少陽掛捎、則壁壘粲然可數、一目千里、寔天下壮觀也、山巔有石、作輩作隊、自遠見之、則如鬼如神、故云人名石積也、書多野則綱陣于城北、其地曰勝尾也、勝軍之兆可卜云云、

長享二年
両上杉挑戦于此
伊勢新九郎窺伊豆、政知

戊申二年、二月庚子、上杉顯定其子憲房率一千餘騎、陣相州實蒔原、上杉定正以二百餘騎拒擊破之、自此両上杉相挑不止、○三月、義尚病於鈎里陣、伊勢新九郎長氏、使今川氏親兵窺伊豆國、長氏韓跡

兩上杉會戰武州須賀原

二隊其一號新五郎其一號修理亮

親十年、駿河國中無為、氏親觸成長、賞長氏功、授高國寺城、高或作興長氏有大志、欲併吞隣國、然兵勢猶微、故假駿河兵、以入城、與伊豆國接境、佯崇堀越源政知、政知素聞彼勇智、故善遇之、伊豆國士稍歸服長氏、○六月、癸巳朔日食、庚戌、顯定催八州兵、陣於武州須賀原、定正請援兵於古河、成氏令長尾伊玄救之、朝良子定正先與山内長尾氏二隊戰、而不克、顯定競馳、扇谷軍敗、定正不敢退、登高指揮之、敗軍又還戰、長尾伊玄擊破山内別將藤田氏、而直突顯定本營、顯定敗走、定正追擊之、斬首七百餘級、馬死亦數

松平信光卒於參河国安祥

守家住竹谷

与嗣住三形原

光重替住岡崎

忠景後改元房、房有二男、曰光心住五井、曰忠定住深溝

百匹、定正請成氏自進焉、成氏令政氏赴焉、與定正共陣於高見原、○秋七月、癸亥朔、甲申、前和泉守松平信光卒於參河國安祥、號崇岳院月堂、又號信光明寺、信光多子、曰守家、次曰親忠、是為嫡子、次曰昌龍、次曰与嗣、次曰光重、次曰光美、次曰忠景、後改元房、房有二男、曰光心住五井、曰忠定住深溝、次曰光親住野見、次曰家勝、次曰親正、其餘男女子總四十餘人、松平氏族蕃蔓、多房分居參州邑里、○八月、壬辰朔、乙巳、僧集九出武州江戸、丙午、看中秋月於豊田兵庫宅、上杉定正聞九往他邦、挽留之、不從、去經須賀谷北平澤山、訪太田資康陣、依道灌舊好、九留資康陣累日、而經歴海道而歸京、而加賀國一向宗蜂起、一向宗有三派、曰佛光寺、曰高田

加賀国一向宗蜂起

一向徒攻富樫介城、陷富樫介自殺

被越前堀江景用闘一向徒、僅免歸國

專修寺、曰本願寺、頃年加州有高田本願二派、然本願徒甚熾、國内大半其黨也、高田徒訴之於守護富樫介、介以高田所言為是、抑本願徒、其徒黨等大怒曰、守護為法敵、不可不平之、乃催國中及能登越中徒類、成羣結誓、烏合蝟也、以攻富樫介、介敗入城、本願徒圍城、四面攻之、○九月、己巳、本願徒鬪富樫城甚急、城陷、富樫介自殺、越前國士堀江景用率兵救加賀、未至、富樫死、欲引兵歸、本願徒遮鬪之、景用力戰、互有死傷、景用僅免歸國、山徒横行國中、放逐高田殘黨、全領加賀國、而亂入越中國、侵冦能登國、○冬

顯定攻源政氏於高見原不利

政知以伊勢長氏為韮山城主

十一月、庚申朔、甲戌、上杉顯定率軍到須賀原、攻源政氏於高見原、破扇谷先鋒、定正及長尾伊玄再戰、破山内軍、顯定敗走、自兩上杉相爭、定正屢勝、然兵減日疲、顯定以部屬繁多、雖敗軍、衆勢氣不衰、○十二月、征夷大將軍源義尚改名義熙、參議藤季熙改名季種、避義熙也、是冬、源政知以伊勢長氏為伊豆國韮山城主、長氏慕前代北條氏繁榮、且以北條伊勢同出自平氏、故改伊勢氏、號北條氏、有狙關東之志、初長氏在京時、與浪士荒木氏、山中氏、多目氏、荒河氏、在竹氏、大道寺氏、詣伊勢大神宮、共祈繁榮、相

長氏旧盟六士來集羅山城

僧灵彦寂

誓曰、方今七士為同列、此中先有叢逹者、則六士為其部属、可推戴以開家運、不可離散他方、及長氏入羅山城、六士皆來從焉、六士共勇猛盡力立功、是年僧靈彦寂、字希世、號村庵、六歳初學讀書、過目則誦、僧桂惟肖甚奇之、細川満元遇之如子、義持過満元亭、一見愛撫之、曽携之謁後小松上皇、應製賦小詩、時八歳、自此顯名、惟肖曰、八歳彦童、希世之才、遂字之、及弱齢而江西亦謂善詩也、二十五歳而逢満元喪、終身哀慕不忘其恩、細川持元、持之、及持賢皆遇之、不劣満元、比及三十歳詩文益進、皆謂惟肖江西

僧文擧選禅林絶唱号花上集

延德元年

之亞也、凡天下書無不渉獵、決疑達理、如破竹、初居南禅巖栖院、應仁之亂、避居丹波、文明十五年、移聽松院、在南禅寺一生不望出世、位止侍者、然以德齒並實端居五岳長老上、應將相之招、則扶輳而迎送焉、其著述有村庵集三巻、毎巻為堆、行于世、至此歳八十六、勅諡慧鑑明照禪師、建仁親統作其道行記、及賛、建仁僧文擧撰禅林絶唱各十首、義堂、絶海、大白、仲芳、惟忠、謙岩、惟肖、鄂隱、西胤、玉畹、江西、心田、瑞岩、瑞渓、東沼、九鼎、九淵、南江、中恕、以村庵為最末、大約二十人二百首、號花上集、周興作序、行于世、村庵沒後二禅林詩表此後、目翁、蘭坡、天隱、正宗、了庵、桂林、景徐七僧詩、號北斗集、然不及花上作也

巳酉、延德元年、三月、己未朔、甲申、征夷大將軍從一

征夷大將軍従一位内大臣源義熈殂

上杉定正為朝良作教戒状

修驗者春盛寂歳百七十三

僧景三春盛像賛

位内大臣源義熈殂於江州鈎里陣、歳二十五、江州騒動、訃聞京都、道慶哭慟、遣使迎柩、丙戌、柩入京、戊子、議葬禮之次第、上杉定正患其子朝良無状、而記教戒三十一條以責之、俗曰定正意見状○夏四月、己丑朔、道慶令狩野祐清寫義熈影、辛卯、開柩剃義熈髪、景三為戒師、號常德院悦山道治大居士、義熈自文明十五年至此在職七年是月、修驗者春盛寂、景三作春盛像賛、曰春盛不知何處人也、或云、自言洛人、洛姓二條家子孫、以山伏為宗、攀大峯之嶮、探葛山之奇、來往木履一雙耳、寂精密兼胎金盡兼矣、考其世壽、生于先代文保元

年、七月十五日、以延德初元、四月十一日、終春秋百七十三歳、豈不異乎、等持院殿初來鈎軸以降、代代相公莫不召見、召駕赴駿河國、見冨士、盛於清見寺一見、名筆書和歌為賜、自等持至普廣院殿、冨士和歌皆秘在篋中云、鹿苑院殿内野戰場召若王寺僧正、禁壇祈禱、盛隨僧正、后伺候軍中、時年七十餘歳、慈照院殿命觀世太夫猿樂於河原、以盛為勸進長、准先規也、相公特以青松院召之、國人榮焉、凡天下廢寺壊廟、風吹雨打、於榛棘之中、盛一視之、如身坐於塗炭、袖化疏柄杓、修造一新、絶五載、絶十載、以畢

延徳二年
征夷大将軍源義政入道道慶殂

其願云云、○十一月、従二位卜部兼俱奏、伊勢内宮神寶降於吉田社、齋場及期風雨晦冥、黒雲八道夾光而下至地、如燃矣、天皇奇之、感之、迎歸神輿於禁中、而命秘之、於吉田大元宮、吉田家説曰、兼俱請伊勢太神宮見宗廟廢壊甚哀之、而見祢宜等屋舎繁冨憤、其侮神嘗家事、及帰吉田齋戒懇祈、果有降神之感、而奉崇祭之云云、伊勢神祠既建、都鄙参拝吉田者甚多、時周麟亦拝新祠題詩曰、伊州連歳火于祠、猶有愚民争土宜、衛護皇居去天遠、雲車一夕入京師、

庚戌二年、春正月、甲寅朔、庚申、前征夷大将軍従一位准三宮源義政入道道慶殂於東山第、歳五十六、伊勢守平貞宗、與僧景三等議葬禮之事、號

僧景三作斯波義寛賛

慈照院喜山大居士、癸亥、狩野祐清寫圓頂之真、在職三十年、譲職十八年、治世総四十八年、○六月、壬午朔、辛亥、正三位藤基綱辭参議、従二位源忠富復王氏、任神祇伯、○秋七月、壬子朔、丙辰、従五位下左馬頭源義材叙従四位下、任参議、兼左中将、補征夷大将軍、聴禁色、時歳二十五、義材以畠山政長為管領職、此時舊将皆没、政長獨存、禄位超羣、齢亦漸高、且熟事務、素有武名、故專横軽侮諸将、細川政元、及巨室羣輩皆不悦、是年、僧景三賛斯波義寛、織田敏定、小倉實澄寿像、義寛賛畧曰、胸蟠百萬甲兵、今将軍武

僧景三作織田敏定寿像賛

衛之貴、眼空三千禮樂、古天皇清和之尊、六藝文雄畧、家學七尺劔射斗、塞垣坐柳營而起西漢風、咲灞陵小兒之戯、開玉堂而入東坡界、介王呂新法之言、雲雨與兮蛟龍躍、梧竹秀兮鸞鳳騫、越與遠與尾者、民所服也、治三國以居洛、藤與橘與平者、衆所歸也、論四姓莫過源、威名特靡草木、友愛況及梅䔲、敏定賛畧曰、長劔短刀以起霸業、六韜三略不謬師傳、領大和守、則民歸其心、以安王、益州三刀、原夢同彼、同此築清洲城、則敵射其眼、而落雪萬春、六矢着面、執後執先、跋曰、敏定軍于清洲、為賊所射、一目失之、不抜其箭以攻、以戦賊乞降而退、智名勇

周興作小倉實澄賛并序

功光國、割據并呑、臨邊晝静晝戰、清杳入幕、兵衛里動、文經武緯、克家纘田、　實澄賛并序、周興代景三作之、其序曰、隨縁居士實澄、姓源氏、清和二十五世華冑也、十八代祖正親食邑江州小倉、故族以邑為稱焉、居士法諱正綱、道號文紀、拝悟空塔受衣盂、宗門金湯也、而與余遊方之外、有宿契焉、一日竒軸請賛、視之寿慎也、有行状一卷、出處顛末、粲然星羅、盖在常人則得一二而足者、在居士則不為芥蔕也、且北禪瑞溪作寧説、文斗山也、居士有齋曰松、故亡友桃源作記、有庵曰識盧、余又作記、行事可言者、豈有遺

藴乎居士試壁張數幅中安此像往復讀之傳論贊頌董狐班馬盡美盡善余尚區區何以瀆告乎請而不已有一言以蔽之者標而書之爲贊辭可也北禪字說曰廿四郡有一忠臣以比顏魯公也應仁文明之間天下群雄爭起朝漢暮楚變化難測而江之爲州二龍之野而虎之窟勢所使然也唯居士砥立頹波一日不黨賊守八尾城帷幄決勝領蒲生郡絃歌傳聲故東山相府賜內書而通嘉賞焉嘗避寇往伊見梅花作詩藹然忠義浣花杜甫人皆誦之北禪所謂一忠臣者不誣矣受騎射業入多賀氏之室習蹴

鞠藝升飛鳥井之堂私築架亭楓林裏之榜以昨薄取於定家小倉山之詠也平生所作歌詩成卷軸者曰昨薄殘葉先是寄詩藁求余添削胡批亂判略加管見因題一詩證桃花相公和之附錄焉初余東遊集中載居士詩數首北禪見之曰詩皆好微言皎白可謂華矣加之呵罵黃頭碧眼接待白足赤髭披毳衲入寺解玉帶借床殆無虛日有髮僧也無髮佛也寛夫栢舟二師山林典刑也居士親炙之而祖意教意內學外學所得多矣又桃源爲居士講大慧書數有勵策宋儒宗朱晦翁晚歲篋中所有只大慧語錄

上杉定正驕傲并吞關八州

一編而已是所以居士留意於此也蓋會無功德詳以建寺度僧爲念禪有黃梅教有西齋廢棲沈荊居士無乎扶植輪奐一新其如此則積善衮衮躬致三貴慶流萬世者跂而可待矣唐呂溫著凌烟功臣贊先序二十二人履歷於前而各系一語於後異哉吁房杜不言功吾於居士亦云贊曰鬢髮雪白面顏春紅尋漢人譜大倉倉公分倭歌髓定家家隆文武兼備偉績豊功孫枝子葉松在祝融頃年上杉定正屢克顯定而驕誇武威居鉢形城輕侮古河成氏有并八州之勢相州小田原城主大森實頼素崇古河且

與定正善故贈狀於定正諭之謂夫觀興廢之形勢足下亡家之時至矣所以者則山內累世一家棟梁八州管領其衆二十萬加扇谷則支流之末族兵士不過百騎者舉世所知也然以太田道真道灌勇智謀畧故揚名與家八州歸服諸家率從是以而家殆至抗衡且古河御所合力自救往年之戰顯定屢敗走恐以足下一軍則不能克焉然負勇而驕諸士忘恩而輕御所若不改之則天厭人畔鉢形敗亡在近乎唯願深思遠慮運關東安全之策則八州安堵諸民全家實頼累世與足下結好故不憚所言不遺所

延徳三年

源義視入道道存逝

思云云、定正懐心煩鬱、蟄不出軍、既而剃髪改名範
享、又稱大通、先是定正以虞鈞二字名其齋、令集九萬里題詠之、實頼亦既剃髪、号寄栖庵、
辛亥、三年、春正月、戊寅朔、甲申、幕府太夫人藤冨子、
令僧景三修慈照院小祥忌佛事、是日、惟三宮源義
視入道道存逝、歳五十三、義材爲之建一宇於相國
寺中、號大智院久山大居士、大行法事、勅贈太政大
臣從一位、景三法語曰、去年兄准三宮以人日庚申
薨、金花拍葉吹族云云、○二月、戊申朔、乙丑、義材修
大智院六七日忌、僧周麟法語曰、久山大禪定門、則
故慈照喜山之天倫、今大將軍爲其象賛、而釣軸歸

茶々丸弑其父源政知

乎、可謂天下之貴矣云云、○三月、細川政元養九條
前關白藤政基子以爲嗣、初、勝元無子、祈於愛宕
山而生政元、故政元甚崇愛宕、常齋戒修魔法、而不
近婦人、既踰壯歳、未有子、自悟遂無子、而欲養貴種
以爲家門榮、故請求政基季子、政基亦喜其祿大勢
盛而許之、政元乃名之、號源九郎、僧彦龍城南尋花詩曰、天養得花春
日遲、驚人一樹不無詩、鶯邊迎笑青雲客、只爲城南有此枝、自註曰、時細川京兆養九條相府貴胄爲子、
○夏四月、丁未朔、茶茶丸弑其父從三位左兵衛督
源政知於伊豆國堀越館、政知愛後妻子義遐而爲
嫡嗣、黜前妻子茶茶丸、且稱飲酒有狂疾、構一室錮

北條長氏攻賊茶々丸

之、令兵士守之、有年、茶茶丸甚怨憤之、或人憐其幽
廢、而密贈一小刀、茶茶丸竊守兵之眠、持小刀悉刺
殺之、而出幽室、直入政知館、害其繼母、而聚其黨、俄
襲政知而弑之、時歳十餘五、義遐時歳十三、左右者扶之
而逃、到駿河國、依於今川氏親、北條長氏在韮山、聞
堀越變、而率兵救政知、至則政知既死、茶茶丸入館、
長氏令曰、弑父之賊、不可赦之、群士悉從長氏、長氏
急攻茶茶丸、不能拒之、奔入成就院而自盡、長氏葬
政知於三島寶箧院、號勝幢院九山居士、於是長氏
漸領伊豆國、撫民施恵、國中從服、長氏徇伊豆國而

茶茶家臣戸山某襲長氏于野宿

北條長氏攻狩野介館

野宿、茶茶丸家士戸山某潜窺之、放火攻之、長氏熟
眠不知之、士卒等持火、笠原其扶長氏而出、其左指
皆焦落、如薑、故伊豆士民忌之、不作薑也、一説曰、茶茶丸弑政知、居堀越館、領伊豆、既而信濃救其家臣外山豊前守、秋山藏人、由是國中騒動、伊勢長氏自駿河興國寺、率兵伐襲堀越、関戸播磨守拒之戦死、茶茶丸逃到大森山下自殺、長氏領伊豆、居韮山城、又曰、伊豆國世屬山内上杉、上杉迎政知於洛、以奉豆州、及山内扇谷相爭、而長氏自駿河容通志於扇谷、故襲堀越、逐豆州而滅山内勢、
○六月、丙午朔、北條長氏率兵攻狩野
介館、伊藤氏遣兵救之、長氏請援兵於駿河今川氏
親、令葛山氏、岩本氏等救之、長氏併其兵、擊破狩野
伊藤、兵狩野介逃入國清寺自殺、長氏威風大振、國

源義材討六角高頼之不臣 養父謂義熙

明応元年

中三津松下氏、江梨鈴木氏、井田氏、富永氏、田子山本氏等皆屬焉、長氏遂領伊豆國、而薙髮改名宗瑞、號早雲寺、嫡子氏綱漸長、善用兵、宗瑞潛有并關東之志、○七月、義材繼職之後、近國將士皆入洛賀之、唯佐佐木六角高頼不來、義材令曰、我親討彼不義、可以解養父之遺恨、○八月乙巳朔、辛未、義材率軍赴江州、陣三井寺、以討佐佐木高頼、高頼據觀音寺城防之、

壬子、明應元年、秋七月庚午朔、戊子、改延德四年、爲明應元年、依疾疫天變也、文章博士菅在數勘進之、

發遣明使 正使天澤長老 副使葦洲西堂 景三作詩餞之

按文選文明応乎天色難者曰五臣本雖有応字六臣本應作膺如何然不及改之、○八月、佐佐木高頼復入觀音寺城而叛、○九月、義材征伐江州、陣三井寺、遣兵攻觀音寺城、○十一月戊辰朔、戊子、高頼軍潰、從逃入甲賀山、義材凱旋、○十二月戊戌朔、甲辰、義材豫修義植大祥忌於大智院、庚申、義材令景三住鹿苑院、先是義政以是命三者數矣、然辭之、義視亦強命之、又辭之、至此應命、三時六十四歳、是冬發遣明使、前相國天澤長老爲正使、其弟子景德寺葦洲西堂爲副使、文成鶯藏主等從焉、景三等作詩餞之、按此行、書簡不傳、故不知其所以爲何事、或其求造寺之助乎、不然則爲商賈交易之利歟、

北條宗瑞謀併關東始于此

宗瑞祈神明以試勝敗之驗

雲樵曰、葦洲將赴大明、相公降令以留之、人皆以爲榮云、然則景三贈詩之後、義材留之也、又按葦洲者細川族也、政元屬其遠征、而諷義材及此乎、初雲樵有送古川勤首座赴大明詩、蓋其代葦洲留、而古川發乎、北條宗瑞謂其家士等曰、源平兩氏、一盛一衰、見已往可以知焉、方今成氏式微、政知既滅、是源氏之衰也、上杉者藤氏、非可代源氏者、天其令我開家運、則此平氏之盛也、我起於微細、而領伊豆國、乃其天助乎、上杉兩家骨肉相爭、滅亡之兆也、我欲乘其弊而併關東、汝等以爲如何、衆皆謂壯哉、宗瑞曰、大舉不可遽成也、先祈神明、以試勝敗之驗、乃詣三島社、懇禱之、其意謂、前代北條敬三島神、執四海之權七

明応二年

畠山義豊叛、細川政元、山名、一色、桃井、京極皆応之

八世、我今繼北條家、願假此神之助、而張大武威也、既而皈韮山、傳宗瑞祈三島之明年、正月二日之夜夢平原有兩大杉、忽見一鼠嚙其根、漸漸而兩杉仆、鼠化虎而去、宗瑞覺而大悅曰、兩杉仆者、顯定定正滅亡之兆也、我生於子之年、則鼠是我精神也、化虎者武威之張起之驗也、何吉夢加焉、乃納若干物於三島社而賽之、決併吞關東之志、

癸丑、二年、春正月、畠山義豊義就子在河內國譽田城、許管領畠山政長驕横、據城而叛、細川政元及山名、一色、桃井、京極等皆爲之內應、義材及政長未知之、○二月丁酉朔、辛亥、畠山政長奉義材、帥師進發河內國、陣正覺寺、攻譽田城不克、○三月、政長、義豊壁桃屢戰、義豊請援兵於細川政元、○夏四月乙未朔、

義豊陣河内、一色桃井會之、囲義材政長陣
政長家士遊佐齋藤貴志等拒之
政長殆危、托其子尚順於平三郎、令謀再挙

丁巳、政元及一色、桃井率大軍、會畠山義豊於河内、陣其兵總四萬餘騎、圍義材及政長於正覺寺、政長家士遊佐齋藤杉原貴志等二千餘騎、力戰拒之、然不能當大敵、政長悟其不可免、而潛説義材夜逃赴大和國筒井城、而政長託其子尚順於平三郎曰、我可死於此、汝匿此兒、以謀再擧、平曰、臣亦從君決必死、政長怒曰、汝不知死易立孤難乎、平不能辭之、佯令尚順爲遊妓之姿而已、擔舞衣、且納畠山家傳長刀於竹筒而從尚順出敵、以爲真女子、不怪之、幸免到大和國、政元令義豊及諸軍圍正覺寺、而皈洛、議

畠山政長、藤光忠共自殺、丹下備後守等

立嗣君、九條前關白藤政基、曾與堀越政知有舊緣、故請政元曰、故左兵衛督政知子義遐在天龍寺、未落髮、補將軍闕者、非此子而誰哉、政元以爲然、乃告諸將曰、慈照院殿有養義遐爲子之約、方今將軍義材黨政長、招國亂、宜奉義遐以爲慈照院殿之嗣、諸將無異論、由是廢立事決矣、壬戌、勅授從五位下於源義遐、依細川政元之請也、癸亥、畠山義豊等急圍正覺寺、政長曰、時至矣、將軍脱圍、我子亦免、我無遺念、乃與殘兵行酒、葉室大納言藤光忠、與政長睦而同在陣中、至此猶不去、既而政長自殺、光忠亦伏刃、丹下

二百餘人皆死
刀銘藥研藤四郎故
兵
細川政元捕義材禁錮

備後守等二百餘人、縱火皆死、傳稱、政長持家傳刀、突腹者三、不透、丹下氏拔巳刀、自刺其股而斃、政長曰、此刀快透、政長乃把其刀剣腹十字而死、一説、藤四郎刀有靈、不忍害其主、而突研在傍藥研、故其刀後世称之曰藥研藤四郎、○閏月、細川政元聞義材匿在筒井城、遣兵攻之、捕義材、錮其家臣物部紀伊守家、而禁出入者、唯令一道士侍而供給、物部或作波波伯部、○六月、甲子朔、壬辰、義材逃出物部氏宅、義材幽囚累月、其伯母尼聞而哀之、請物部求相見、以其老尼故許之、而屢入慰諭之、供給、道士勸義材竊與尼同輿而逃出、道士留而朝夕供給不懈、故數日之間、無知之者、○秋七月、物部氏知義材脱出、捕供給道

畠山尚順同木沢氏歸國、聚遊佐杉原齋藤等、襲桃井一色陣殺之

士、鞠責太酷、然不敢言、大怒斬首於河原、義材微服間行、北到越中國、依修理大夫畠山義元、義材近臣畠山政光、從正覺寺筒井之難、及囚於物部、家亡跡、聞其逃越中而往從、義材感其忠、太田資清入道道真卒於武州越生、歳八十三、○九月、畠山尚順匿在大和涤山、其家士木澤氏間行郷里、約富民、求糧食、而竊聚其同僚遊佐氏、杉原氏、齋藤氏、丹下氏、貴志氏、宮崎氏、安見氏等、襲桃井氏、一色氏於河内平野陣、殺之、遂徇河州、奉尚順據高屋城、尚順改名尚慶、慶或作長、又分兵守和州信貴城、越智氏族等、和州士

細川政元攻信貴城、遊佐・平・齋藤・譽田等皆戰死　鈴木日向守・那須氏・阿部氏攻

多屬畠山、事聞京都、細川政元自帥師向和州、令赤澤福王寺某喜島氏和田氏等三百餘騎向河內國。○冬十月壬戌朔、丙寅、細川政元攻信貴城、遊佐九郎・平三郎・齋藤・譽田族等三十四人戰死、然城未陷。政元又攻越智城、累日、越智將烏屋氏子某戰死、歲十六、既而越智避城而去、政元凱旋、獻首級、義遐見烏屋兒首、憐之作哀歌。甲戌、三河國寺部城主鈴木日向守、伊保城主三宅加賀守、衣城主中條出羽守、衣或作挙母八草城主那須宗左衛門、上野城主阿部孫次郎、合兵三千餘人、侵岩津城、城主松平親忠率千

岩津城主松平親忠逆戰大勝　三浦義同與其父時高挑戰

餘騎逆戰於井田、大破之、敵皆敗走、親忠兵威振於國中。是年、三浦義同與其父時高挑戰。時高累世爲相州巨室、壯強未有子、養上杉高政子爲嗣、義同是也。時高晚年生子、欲廢義同、其家臣等諫之、不聽而欲殺義同、義同悟之、逃入相州總世寺爲僧。三浦家士慕之、多赴總世寺者。小田原城主大森實頼者、義同外祖也、或實頼女嫁高生義同箱根別當亦有好緣、共假兵助義同。由是父子張戰爭之勢、時高據新井城以爲之備。按時高自永享持氏亂其名既聞、則至此可八十餘歲、不啻猶存、今暫據舊記。北條宗瑞謂家士等曰、我欲入關東、然大森實頼據小田

明應三年　兩上杉復有郤　小田原城主大森實頼卒

原城守箱根之嶮、左祖扇谷定正、而兵威稍振、不取彼則難遂志、請試通好於扇谷、與實頼厚交、可以待時也。衆皆謂上策也。宗瑞乃遣使於定正、請合力滅山內。定正喜而從之。又厚聘結交於實頼、實頼謂彼無故親我、其心不可測焉。乃修答禮而爲之備。宗瑞亦不妄舉事而踰年。

甲寅三年、秋七月丁亥朔、丁未、上杉顯定・定正再張挑戰之勢、頃年兩家暫無爲、至此復不和相爭○八月丁巳朔、辛未、上杉定正破關戶壘。壬午、小田原城主大森實頼卒、其子藤頼嗣、北條宗瑞拍手喜曰、藤頼弱也、我事成在

上杉定正陷相州手繩壘　三浦義同攻父時高、中村民部罵詈之死、時高自殺　上杉定正・北條宗瑞與上杉顯定會戰

近也。○九月丁亥朔、乙巳、定正陷相州手繩壘、矢野氏戰死。北條宗瑞聞之、遣使於小田原、與大森藤頼約好、而率兵越箱根山。己酉、三浦義同率其徒夜襲其父時高於新井城、事出不意、城中周章、義同入城、中村民部相州梅沢人叱曰、汝向父放箭、天罰何逃、而戰死。時高自殺。義同領三浦地、自稱陸奥守。後剃髮號道寸甲寅、北條宗瑞到久米川陣、初與上杉定正相見。○冬十月丙辰朔、丁巳、上杉定正・北條宗瑞併兵陣高見、上杉顯定隔荒川相對。戊午、定正・宗瑞進渡川、時定正落馬而死、諸軍驚潰。上村朝良聚敗軍、皈河越城、

加賀一向一揆起朝倉貞景擊却之

源義高補征夷大將軍

明応四年

畫師僧等揚授筆法於弟子宗淵

宗瑞皈伊豆丙子、加賀國一向一揆侵越前國入豊原寺國主朝倉貞景擊却之斬數十級○十一月丙戌朔己酉、勅源義遐叙正五位下（元從五位下）任左馬頭改名義高○十二月丙辰朔壬午、源義高補征夷大將軍事無大小決於細川政元

乙卯四年春正月丙戌朔戊申、源義高詠歳初倭歌繋梅枝以賜蔭凉軒蔭凉令禪徒同和之○三月畫師僧等揚授筆法於其弟子宗淵淵號如水相摸國人從等揚學畫至此皈郷授之以文曰相陽宗淵藏主從余學畫有年筆已有典刑遊意於茲藝勉勵尤

等揚書画傳授宗淵

僧彥龍贊雪舟圖畫辭

深今春告皈謂曰願獲翁一圖以欲為我家箕裘青氊數日於余責之雖余眼昏心耄不知所以製遏于其志輙拈禿筆洒淡墨與之曰余曾入大宋國北涉大江經齊魯郊至于洛求畫師雖然揮染清拔之者稀也於茲長有聲并李在二人得時名相隨傳設色之旨兼破墨之法今數年而皈本邦也熟知吾祖如拙周文兩翁製作楷模皆一兼前輩作敢不增損也歷覽支倭之間而彌仰兩翁心識之高妙者乎蓋子之求不顧嘲書焉（雪舟曾圖四時景僧彥龍爲作贊其春景贊語有言宋人而溯詩曰却將錦樣畫花地變作元暉水墨圖元暉何人吾雪舟首座是也雪舟昨入大明幾春金陵之江山皆眼前之物而胸中之有也今也吐胸中墨幻眼前境不亦冝哉雪舟在周防国依大内介故曰西周雪舟）

藤冬良奏覽新菟玖波集

大内介政弘卒於周防国

北條宗瑞設奇策襲取小田原城

○六月癸丑朔壬申、前關白藤冬良奏覽新菟玖波集二十卷准朝撰初兼良欲續良基菟玖波集而擇集近代連歌秀逸者號新玉集雖應仁之災而紛失冬良繼其素志與宗祇法師等撰成之冬良作倭字序述其始末行于世○九月辛巳朔戊戌、從四位上左京大夫大内介政弘卒於周防國山口城（歳五十）其子義興嗣（政弘應仁文明之間陣洛中顯武勇皈國之後領周防長門豊前筑前如故）北條宗瑞遣使於小田原大森藤頼曰我頃日獵鹿於韮山犨峰故鹿悉迯入箱根山願暫許我假箱根山

藤頼部下成田氏戰死

宗瑞自韮山移居小田原城

數日之間獵鹿以慰老懷藤頼不悟其容謀曰是容易之事也宗瑞喜曰孺子陷我謀乃擇逞兵數百人以為獵卒令數百人牽犬以出而伏精兵於石橋湯本邉聚牛千頭於山上及夜各繋松明於牛角諸隊約期放火牛於山下追遣小田原城下宗瑞自吹螺貝而下諸隊揚鬨聲小田原兵望見火牛大驚謂數萬敵軍俄至狼狽不能拒焉成田某勸藤頼逃於岡崎未發宗瑞先軍既到城下成田戰死藤頼逃入實田城宗瑞遂入小田原城自韮山移居焉兵勢大振松田左衛門頼重者古河成氏家士也不屬而上杉

宗瑞遣使於扇谷請和
宗瑞誘土肥氏撃殺之
宗祇法師奉納百首和歌於長門住吉社

在相州西郡、挑戦累年、然其勢不能敵上杉。聞宗瑞入小田原、率部属来従焉。上村朝良憤曰、小田原者属我麾下、豈為宗瑞被奪哉。乃大挙欲攻宗瑞。宗瑞遣使者請和、且依諏訪右馬助（武州寺尾人）以請属扇谷麾下。朝良亦以定正没、而兵勢未競、故与宗瑞連和。宗瑞乃謀滅三浦義同、而併其地。（宗瑞与土肥氏結婚、会於相模片浦云。在其実撃殺土肥、併其地。蓋在入小田原之後乎）○十二月、宗祇法師奉納百首倭歌於長門国住吉社。御製在其中。請権大納言藤実隆記其趣於巻末。曰、長門国住吉社者、最社垂跡之霊地焉、威光倍増之神明也。爰新撰菟玖

明応五年

波集修撰之時、宗祇法師竊凝丹心、以祈素願、遂修彼一集篇什、奉納此百首倭歌、忝交御製之金章、相撰報賽之玉帛。蓋非神助之感応者、豈得吾道之再昌乎。伏希住吉浦之浪鎮、伝万歳之声、筑波山之陰遠、加千秋之恵而已。

是年、当明弘治八年。（薛氏日本考略曰、五月、倭差使臣寿冀等、如数入貢）

丙辰五年閏二月己卯朔丁未、源義高奏請、令赤松政則叙従三位、追賞往年弑南帝献神璽之功也。（武臣叙三位而載公卿補任者、島山持国後初見之。吉良満義、斯波義重、島山政長雖叙三位、公卿補任不載之）○夏四月戊寅朔壬寅、播磨美作備前三州守護

赤松政則逝
石丸利光応前将軍義材命将襲美濃斎藤
石丸利光父子四人皆戦死
明応六年
美濃守土岐成頼卒

従三位赤松政則逝。（四十二歳）其子義村嗣。近江国士石丸利光（号丹波守）応前将軍源義材（時在越中）命、起兵、仮道於伊勢、過尾張津島也、竹鼻、将入美濃国襲斎藤氏。斎藤請援兵越後守護上杉房能。○五月丁未朔丙辰、石丸利光進入美濃旗臨寺（一作堕落）、既而也小山城。壬申、越後兵三千余騎来美濃也。旗随而乃攻小山城、陥之。利光敗走。癸酉、越濃兵進追利光。丙子、利光及其子四人戦死。

丁巳六年夏四月癸酉朔乙亥、美濃守土岐成頼卒。土岐多派、頼清流為嫡。頼清多子、頼康入道善忠為

宸筆和歌賜源資氏　資氏献詩
従四位源成氏卒

嫡。其子康行、康行子康政、康政子持頼相継。持頼別立世保、号為伊勢守護職。永享之末伏誅。（前事見頼康）弟頼忠任美濃守、歴頼益、持益、至成頼、世領美濃、為一流之嫡。成頼家臣有永井氏、斎藤氏、勢威振国中、有奪国之漸。○六月、僧信孝持幹縁疏、巡諸国、勧貴賤男女、修造嵯峨清涼寺。（疏并序、前南禅蘭坡景茝作之。茝時歳八十）○九月己亥朔丁未、御製宸筆倭歌、繋於菊枝、以賜従三位源資氏。資氏献詩一章於侍従大納言藤実隆、以奉謝天恩。乃命僧周麟等曰和奉之。戊辰、従四位下前左馬頭源成氏卒於古河城。（号乾亨院、六十四歳）其子政

明応七年
源義材将諸州兵到叡山
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
明応八年
源義高遣使朝鮮国

氏嗣。○冬十月己巳朔、庚辰、伊勢内宮仮殿遷宮。項公家武家共衰廃、不能行式年遷宮、自寛正間至此三十六年、宮殿朽損、故祢宜等私行之

戊午七年、夏四月、前将軍源義材、催越中能登加賀越前若狭兵、到叡山坂本、山徒属之、将攻京師、細川政元発義高、催大軍、攻叡山、山北軍敗北、叡山中堂僧房悉罹兵火、義材潜跡、是年、多武峯大織冠像破裂、自頭至足。

己未八年、春正月、征夷大将軍源義高遣書朝鮮国王曰、我邦與貴国修隣好也久矣、以故聘問僅隔三両年、則弗克無間闊之情、今遣釋正安首座、以奉使

前将軍義材併細川高国山名政豊等兵攻京都

命、雅況康裕否、境内安泰否、我弊邑比年多虞、不遑寧処、仏寺僧廬殆廃壊矣、繇是常有経蔵之求、聞煩於捜索、且不求焉、方物財布庶允、使者之請、恵及遐方、徳之至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希采納、維時海陬雪消、春声入棹、自愛保重、不宜、僧周麟作之 ○六月、庚寅朔、己酉、賜綸旨於洛本国寺、證其為日蓮宗正派、依住持僧日了望請也。○八月、前将軍義材催摂津国以西兵、以細川高国為管領、併山名政豊及畠山修理大夫・一色式部少輔・上野民部大輔・伊勢氏検等、攻京師、義高令細川政元聚近国兵拒之、会戦数

源義高復遣使朝鮮国

回、互有勝負、洛中騒動、僧侶工商離散四方。按細川系図、以高国擬政元養子、而不詳其実父、然高国出入阿州、則阿波細川之子乎、細川多流、頼元為嫡流、累世京都管領職也、頼元弟詮春一流、号讃岐守、詮春弟満之流、号阿波守、以後事参考之、澄元為詮春裔、則高国可為満之亂乎、系図曰高国実防州息、防当作阿、一説曰、細川満元弟満国、号右馬頭、其子持春、号民部少輔、其子教春、亦号民部少輔、其子政春、号安房守、乃是高国父也、然則系図所謂防州、当作房州

○十二月、源義高又遣書朝鮮国王曰、歳晩無它否、凡我発使修好、必要蔵経、是何謂也、我国伽藍皆安大蔵、為利民安国之宝、以故昔者我先君需印板於貴国、報書曰、経板只是本祖宗所伝、不獲従命、由是允以賜経、為信從来久也、弊邑経丁亥乱、各寺裡所

明応九年
源義材、細川高国奔周防国

安十八九散失矣、国人憮然、今遣正龍首座以需之、当有所聞説、貴境雖阻洋海、造巨舶、通交易者、如駕軽就熟、此乃徳化之使然也、我国多虞、不遑接外賓、聞治朝風、有所慚焉、且又求珍貨、雖出戯謔、思人愛烏常情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冀照領、天寒雪下、順時保重、不宜、僧周麟作之

庚申九年、春正月、義高賦律詩、繋梅朶、以賜少年僧雲浦・五岳、禅徒皆知之。○二月、西軍潰、義材及高国去京、奔河波国、以催南海西国兵。○三月、源義材及細川高国繋舟於阿波鳴門、無来会者、乃棹舟西赴、

二階堂尚行爲寇遺害

周防國先諭州之菅廟内大全房而遣上野民部於山口城求假其力於大内介多多良義興義興乃求旅館謂義材曰臣盡力謀再舉義材喜而依頼之義興修造山口神光寺以迎義材崇之稱御所招近國兵衛護之西海羣士響應義材改名義尹降綸令於西海以撫慰羣士而待時運之至〔西海武士往往有以尹字爲名者皆賜義尹諱也〕○五月甲寅朔己未二階堂行秀〔子〕判官尚行爲寇遺害歳十四行秀唱哀歌僧周麟等老禪皆以詩和之尚行平生勵忠孝之志衆皆謂子可興其家不幸逢變臨死太息曰唯恐使老父母傷悲聞訃者

松平親忠卒爲之徳川氏祖

皆憐之○六月自去年十一月不雨至是月○八月癸未朔壬辰右京亮松平親忠卒於參州岩津城號松安院太胤西忠曾建寺於岡崎號大樹此後百年而大樹名實相應焉〔親忠子長男親長號岩津太郎早世無子次男親乘元號大給源次郎大給或作荻生其子孫世称和泉守三男長親爲嫡嗣初號二郎三郎忠次後改長親称出雲守號藏人其次親房號玄蕃助其次僧超譽爲京都知恩院住持其次親光號刑部其次長家號安城左馬助其次張忠號右京亮〕甲午義尹授書澁川右兵衛佐尹繁以補鎭西探題職澁川先是既爲探題聞義尹到周防遣大保越前守就大内介義興賀之故義尹更降新令而授舊職以爲援勢〔澁川家譜曰應永三年澁川滿頼始爲鎭西探題同十二年八

滿直滿行子滿頼姪也

前南禪寺周鏡寂

周麟祭文

土御門天皇崩

月剃髪號道鎭讓探題於其子義俊同三十二年父子共辭職入洛正長元年澁川滿直爲鎭西探題永享六年正月與少貳戰于肥前而死其子教直以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繼探題職文明十一年卒長子政資早世次男萬壽丸繼職長享元年十二月於岩門龜尾城爲家臣足助森戸奇藤被害尹繁者其弟也明應九年八月十二日補探題職此後子孫衰微〕○九月癸丑朔戊寅前南禪寺周鏡寂號月翁與景三景徐周麟等齊名工詩曾爲義政被厚遇麟祭文起句曰天無雙月地有二翁出萬人上進衆星中識照今古八宗玲瓏云云○庚辰天皇崩於土御門内裏黒戸春秋五十九時公武共衰廢且自去年玉體不豫無讓位之儀○冬十月壬午朔丙午親王勝仁自此對移小御所受劔

璽踐祚大行皇帝靈柩猶在黒戸依乏資用而不能行葬禮也○十一月壬子朔壬戌葬先帝於泉涌寺行佛事於伏見般若三昧院奉號後土御門院天皇〔傳称靈柩在黒戸四十餘日五體腐損而蟲涌出古来未曾有焉〕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四　終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藤尚通、太政大臣藤実淳、藤政長、左大臣藤公興、藤実香、藤公興、右大臣藤公藤、藤經名、内大臣藤実隆、藤

採記 本朝通鑑巻第六十五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刪定

男　渡邊約郎

後柏原天皇

諱勝仁、後土御門帝子、母准后源氏、權大納言長賢女、在位十六年、改元三、曰文亀、永正、大永、崩壽六十三、葬泉涌寺、

辛酉、文亀元年、二月、庚辰朔、戊申、勅右大臣藤尚經、爲行一上之事、奉行辛酉革命事、是日改明應十年爲文亀元年、文章博士菅和長勘進之、亀出爾雅十明之亀五曰文亀

望、源通吉、　文亀元年　義高開大内介義興推戴義尹、命諸將討之、

○閏六月、丁未朔、乙丑、佐佐木治部少輔村宗侵近江北郡、京極中務少輔高清拒戰、同族大膳大夫政經救高清、破村宗、獲若干首級、義高授感書於政經、伊勢守貞宗副奉書遣之、○秋八月丁未朔、丙辰、義高開大内介義興推戴義尹、而命大内太郎、大友親治、號備前守及小早川武田土屋等西海山陰群士二十一人討之、令僧恭甫帶綸旨教書、及細川政元狀而西、然西州畏義興、多屬義尹者、今秋細川政元赴攝津國、發兵於河内大和、擊通志於義尹者、頗有軍功、近國群士遣使於攝州慰勞之、既而歸洛、藥師寺與一元一入道公義

文亀二年　僧周麟和義高山家韻　飯尾宗祇歿

後元可、其弟與次共有武勇、世爲細川家臣、爲攝州守護代、政元令元一居淀城以壓西方、與次在洛掌細川家事、兄弟威權稍振、

壬戌二年、春正月、五山禪侶入幕府賀歲、初義高示其所作山家詩、衆皆和之、周麟和韻曰、蒲輪召老渡安車、初覺山家雨露加、四海九州皆入轂、春明門外不天涯、○秋七月、辛未朔、庚子、連歌宗匠飯尾宗祇歿近江、人或曰紀州人、性好倭歌、最長連歌、開心敬之名、去近江來洛、傳連歌之道、其後赴東關、問倭歌於東常縁、而傳萬葉集古今集、又就卜部氏知神書

一休著勅撰名所集、萬葉初學書、竹林抄等

之趣、素無定居、以逆旅終身、西窮九州、東至奥州、無不遊歷矣、其所著勅撰名所集、萬葉初學書、竹林抄、皆行於世、自稱種玉菴、又號自然齋主、頃年宗祇厭京師不静、而赴越後國、國中學連歌者皆師仰之、留滯數年、去年祇弟子宗長亦避京師、赴駿河、依今川氏親、時遥想宗祇老在遠僻、而往問之、相見相喜、長寢食不離傍、日日連歌、今春有歸京之心、長扶祇而發、經信濃路、浴伊香保温湯、而經武藏野、而到相摸國、是月欲到駿河、登箱根山、今川氏親令輿馬迎之、晦日宿湯本里、而病發、困睡之間夢定家、少焉如睡

僧周麟贊宗祇壽像詞

而波、歳八十二、宗長哀慟不息、護骸越山到駿河國、葬於桃園定輪寺、宗祇多弟子、宗長宗碩其尤也、先是救濟宗砌心敬等以連歌鳴、至宗祇其名藉甚、凡嗜遊歌者、無不推慕之、宗祇没後、宗長請僧周麟贊其壽像曰、天神道始乎本朝、變爲倭歌唱于萬葉之前、行于古今之後、而佛法入乎我國、分作釋氏在於菰蒲之中、滿於大迪之間、共惟宗祇老布衲身、產江東地、名喧天子、寵聞公就卜部氏而傳一書、雞卯天綻咲、我非風雅、僧以談六義、鳥聲畫閙丕兼二條家如花盛洛、所謂八雲立似月、嗡山編竹林抄、題七人

細川政元以養子澄之爲嗣、既而廢之

名、宜于賓主座中、會擬杜氏集著聯抄、透於詩禪向上關、出遊名區、耽吟呻跨驢背、入座燕寢陪皤翁、對鴻班、朝家嘗命關白撰歌新菟玖波集、起日域山野庵、奉勅黄畢事、後土御門院書天顏、六十六州雖兒童亦誦、一句一字爲老手、所刪眼見相州紅櫻心飛士峯白鷗、旅館夢醒八十二、年年墓草露爛煸、

○九月、細川政元令其養子源九郎元服、請義澄諱、字、號澄之、既而政元謂澄之雖爲貴種、然非細川之胤、不如養同族之子而爲嗣也、成之入道道空（成之或作久之、慈雲院號）我族之光也、以其孫六郎可爲養子、乃遣藥

上杉家士長尾入道掠伊勢盛種采地

師寺元一於阿波、與道空議之、道空未肯決焉、元一素不欲澄之繼家、故慫慂之、道空許之、元一歸洛報告、政元大喜、乃授丹波國於澄之、稍疏之、以六郎爲嫡嗣、然六郎猶幼、故在國、（細川家譜曰、六郎後號澄之、道空孫讃岐守之勝子久也、一本道空子、京政元義春、而無之、蓋其一人、前後有兩名乎）○冬十二月、越後守護式部大輔上杉房能家士長尾參河入道、掠伊勢盛種越後采地、盛種自往糺之、義澄賜書於房能、沙汰之、是年、明鄞人朱縞附商船來朝、改姓名號宋素卿、爲兩國往來通事、經歷京師泉堺攝津國、屢出入細川政元家、（素卿在洛之間、到相國寺、逢僧周麟相互唱和七篇、）北條宗瑞

文龜三年
源義澄遣使朝鮮書

與上杉顯定屢戰于相摸國、互有勝負、

癸亥三年、三月、源義澄遣書朝鮮曰、海阪春遍、水生風熟、萬里一帆以寄音耗、想動止佳勝、祝望惟深、仍告、昔甲午之歳、貴國造象牙符十枚、各分一半付我使者、蓋爲往來之信也、爾來當聘問之時、次第授之、獲避嫌疑、不亦悅乎、頃災于府庫、既失牙符、僅存兩三枚、爲之奈何、故差釋周麟首座爲專使、授其所造之一符、往陳性實、願更造新符以付回价、然則折舊符無復用焉、海路遼濶、縱有織僞、未易窮覈、惟符可憑據也、凡我有聘問、屢乞經藏、愈煩索捜、今不求之、

越前朝倉貞景撃殺其族景豊

但方物件件、許使者之所求、幣邑仰恵感愧交集、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希采納、不宣、周麟草之○夏四月、丁酉朔、越前國主朝倉貞景撃殺其族孫四郎景豊於敦賀城、初朝倉敏景多子、以氏景為嫡子、景總者其長庶子也、與氏景不和、景總曾傷氏景於相撲場、敏景大怒逐之、景總逃而入洛、依細川政元、太有威望、改號彈正忠、元景、景豊者、氏景從弟、而元景婿也、及貞景氏景子領國、有叛逆之心、貞景欲討之、未果、至此為豊假元景之威、叛心決矣、朝倉宗滴者、一族之老也、然與貞景不睦、密通景豊、既而翻思、以密計告貞

細川政元好修魔法

永正元年

景、貞景俄催兵、率三萬餘騎、攻景豊於敦賀城、景豊嬰拒而不克、遂自殺、貞景歸府、元景素聞景豊舉事、發京到江州、路及海津、聞景豊死失力、流涙欲入越前戰死、從士等強擁之逃、赴加州、○冬十二月、細川政元令大傳法院僧某等和解畠山尚長長作慶畠山義豊矛盾、頃年細川政元彌修魔法、而言行狂戾、藥師寺元一、赤澤宗益等密議、欲令政元致仕、而迎阿波六郎、以繼家而已、專國柄、

永正元年、二月、癸巳朔、壬戌、勅左大臣藤公興就仗座議甲子改元之事、是日改文龜四年為永正元年、

朝倉元景侵越前国

貞景撃殺元景隊長堀江氏金江氏

式部大輔菅長直勘進之、周易、永正其道○夏四月、辛酉朔、癸未、從二位權中納言藤基綱逃於飛驒國、基綱者、左大臣師尹裔也、累世仕朝、不隕其名、尤達倭歌、與權大納言藤實隆、前權中納言藤政為号下冷泉、為廣流齊名、任飛驒國司、傳其子濟繼、応仁以来、公家零落、餬口諸国武士多不在京者、唯北畠家領伊勢国如故、一條支流在土佐国、姉小路家為飛驒国守○八月、己未朔、甲子、朝倉元景催斯波餘族及甲斐氏、二宮氏殘黨、率一萬八千人、侵越前國、屯坪江鄉、朝倉貞景帥師拒之、甲戌、貞景到長崎、擊殺元景隊長堀江氏、金江氏、己卯、上杉顯定發上戶、陣進到仙波、庚辰、攻

上杉顯定与上杉朝良挑戰

細川政元令藥師寺與次攻淀城

藥師寺與次陷淀城生捕其兄

河越城、上杉朝良拒之、毎日挑戰、藥師寺元一、赤澤宗益恐細川政元知己逆心、而遂叛、元一據淀城、宗益屯伏見竹田、○九月、戊子朔、細川政元令藥師寺與次元一弟率兵攻淀城、與次素知其鄉導、超隍入城、殺傷太多、癸巳、上杉顯定退仙波、向江戶城而陣白子、上杉朝良請援兵於北條宗瑞、且通好於今川氏親、庚子、朝倉貞景破元景陣、元景逃到能登國、匿齊藤氏家、明年四月、元景病死貞景以朝倉宗滴為敦賀郡司、壬寅、北條宗瑞超筥根山、陣稲毛鄉、乙巳、藥師寺與次陷淀城、元一逃匿蘆洲、與次生捕之、以歸政元、誅元

元二八
顯定与朝良及氏親宗瑞戰立河原不利
房能能景會顯定圍河越城

一、赦赤澤宗益、而賞與次無貳殺兄之功、爲攝津國守護代（赤澤名政經、稱左衛門三郎）、威權無比、肩者衆皆憎之、丁未、今川氏親率兵到猶毛郷、會北條宗瑞、而與上杉朝良合、三軍兵也、武州立河原、甲寅、上杉顯定、其子憲房、催八州部屬、與朝良及氏親宗瑞兵戰于立河原、顯定軍敗、死者數千人、顯定召援兵於越後（一說曰、此役宗瑞會）、松田賴重率八十餘騎會朝良、而氏親亦遣兵、共不自至。◯冬十月、越後兵來會顯定、顯定軍競再攻立河原、朝良敗還河越城。◯十一月、越後守護上杉房能、及長尾能景率騎兵二千、步兵一萬來于關東、會上杉顯定、顯定合其兵圍河

朝良斬長尾孫五郎
顯定擒長井八郎、上田朝直戰死
永正二年
顯定朝良和成兵革暫止

越城、分兵攻江戶城、揚言曰、此行殲扇谷家。◯十二月、戊午朔、上杉朝良到上戶陣、斬長尾孫五郎、己未、顯定攻相田壘、擒長井八郎、癸未、顯定遣兵陷實田壘、上田朝直戰死。

乙丑二年、春正月、丁亥朔、庚戌、大友親治、及其族五郎、就細川政元、白義澄曰、大內義興招撫九州士、然我輩不可懷貳心、謹竭忠於幕下、義澄授書賞之、上杉顯定圍河越城。◯三月、丁亥朔、癸巳、河越城將陷、朝良老臣曽我氏、議和睦之事、顯定許之、引兵歸白井城、越後兵悉皆歸國、朝良自河越移江戶城、關東

細川家爭端之兆起
菊池義宗率大軍到豐後、大友

兵革暫止、令復細川政元遣藥師寺與次於阿波國、迎細川六郎道空之勝喜、而發途、令三好之長（號筑前守）、高畠與三等壯士從之入洛、政元以六郎爲嫡嗣、乃元服受義澄諱字、號澄元、而遣九郎澄之於丹波國、澄之不平、既而之長等威望稍振、藥師寺與次等慮其妨於已、而互有隙、識者謂、三管領家全者、唯細川而已、然今爭之端既兆、兵亂不遠矣、之長者、阿波小笠原族胤也、依其所居之地、號三好氏、及細川累世領南海、而遂屬部下、是年、肥後國主菊池義宗發兵五萬、句豐前國、其勢將并豐後國、國主大友義鑑令

義鑑拒之
大友家譜
永正三年
京極高清与六角氏網戰

家臣志賀氏佐伯氏率一萬餘人、拒於豐前國、而到處山浦舉燧、每夜增之、義宗望見謂、豐後兵其多如此、不審幾十萬也、戰則被鏖殺耳、乃引兵而歸（大友家譜）（自能直至親世九代、自親世至義鑑七世、親世事見前、頃年大友兵威稍強、勢振九州、其部屬田原親定、戶次鑑連、立花道雪、佐伯惟貞、日田氏、共世祿將兵、且肥前龍造寺隆信、筑紫惟門、筑前國秋月文種、原田氏、筑後國蒲地氏、溝口氏、草野氏、三池氏、豐前國城井氏、長野氏、肥後國城氏、合志氏、赤星氏、宇土氏、隈部氏、賀井氏、共屬大友指揮云云）

丙寅三年、三月、佐佐木京極高清（中務少輔）與六角氏綱子高賴、戰於近江國、克之、陷北郡、義澄賜感書、美濃齋藤氏、救高清、進兵、義澄賞之。◯六月、加賀國一向宗

加能一向一揆亂入越前因北陸大亂

一揆群起冦越中國國士遊佐神保土肥椎名戰敗到越後國求援於長尾能景一揆等又侵能登國國主畠山義隆避之漂江州余語浦温井氏篭山逃到越前匿堀江氏館於是加賀能登越中悉屬一向宗彌聚諸國黨將入越前國此國亦邪徒多而約刻期蜂起北陸大亂○秋七月己卯朔癸巳加賀能登越中一向一揆亂入越前國國中一揆相應而發放火於邑里而成陣營其兵數萬國中騷動國主朝倉貞景在一乘城以聚兵朝倉宗滴與貞景不睦而蟄居聞之曰我與貞景有隙者私也此是國之大變也何

本朝通鑑　卷六十五　後柏原　九　何不成舍藏

一揆攻黑丸陣山崎祖桂斬賊將財町圖正

可開居哉乃馳入光照根寺一向宗居焉生捕其僧以之到一乘貞景忿怒依然而令宗滴為一隊將率三千餘騎陣中[illegible]朝倉景職將一隊三千三百餘騎陣志比莊又一隊一千八百餘騎陣九頭龍河山崎祖桂一隊二千餘騎陣黑丸村既而一揆賊徒競來祖桂擊破之丁未長尾能景率越後兵與遊佐神保推名等出陣越中國○八月戊申朔己酉越前一揆數萬攻黑丸陣山崎祖桂自戰斬賊將川合八郎祖桂部屬中村五郎斬賊冦財町圖正賊徒稍退越中賊將安養寺瑞泉寺攻九頭龍河陣朝倉部下拒之時一

福岡氏獲賊將法華院首

僧自賊陣進來曰我是甲斐氏族法華院者也我族悉為朝倉被滅我亦決死於今日欲當我勇則來福岡氏進援刄以獲法華院首其餘諸陣挑戰數回朝倉宗滴令曰賊徒之多殆過十萬我軍不滿萬彼若渡河則其勢不可敵也不如早渡河急擊破之時貞景使來促渡河宗滴乃渡而勵諸卒進戰中郡賊敗走諸陣皆北赴加州貞景太賞宗滴功宗滴曰是太守武威之餘也於是壞州之一向寺堂悉放逐邪僧戊辰上杉顯定出師於上州板鼻備北越之變己巳今川氏親選死士與北條宗瑞率駿河遠江伊豆相

本朝通鑑　卷六十五　後柏原　十　何不成舍藏

氏親宗瑞入參河松平長親以寡兵拒之

越前浪徒欲襲豊源寺貞景遣援兵敗浪徒

模兵入參河國吉田吉田城主牧野古白屬之進到矢矧川邊松平長親催率五百餘騎拒之氏親宗瑞不克而退到吉田置東參河制法歸駿河古白守吉田○九月丁丑朔松平長親催數十騎攻牧野古白於吉田城圍之○冬十月丁未朔丙辰越前浪徒與一向一揆欲襲取豊源寺寺僧明王院先登拒之群僧從之朝倉貞景遣援兵浪徒一揆敗奔加賀貞景授河口莊於明王院他日義澄壯明王院勇而賜感書○十一月丙子朔戊寅吉田城粮盡兵士逃去松平長親乘機攻之牧野古白及其親族六十餘人戰

松平長親拔吉田城
牧野古白拒之死

永正四年

和氣利長卒号道三

死連歌者宗長久受古白眷遇不堪哀慕爲古白唱
經文連歌百句以爲追福之薦（連歌者流宗長俊宇記曰駿州諸士半屬）今川氏親光把貳心牧野古白請臺情氏親而陳無二心其事未決氏親大軍攻之城兵離散古白與其子孫六七十人出城力戰而死是冬古河政氏與其子高基不和屢
戰上杉顯定遣長尾伊玄和解之故相互罷戰
丁卯四年春正月乙巳朔己酉從五位下刑部少輔
和氣利長卒和氣茂成（茂成或作明茂）丹波重長子明重
爲子繼和氣家明重精醫術兼和丹兩流號半醒軒
其子不任繼家業故以其弟利長爲嗣利長廣覽醫
書多所纂抄剃髮號道三曾參禪僧宗純○三月正

和氣明親
入明國謁
武宗皇帝
進御藥

二位藤公藤辭右大臣（先是每任大將大臣皆有拜賀之儀唯公藤共不奏慶未曾有其例蓋公家衰之而不能辨資用也）○夏四月甲戌朔頃聞大和河
內丹後有叛細川政元者政元遣赤澤宗益於丹後
又遣攝州諸士於河內遣赤澤福王寺（宗益弟）於大和
以擊之○五月甲辰朔丙辰上杉顯定剃髮改名可
諄去冬政氏高基父子相戰然依顯定諫而和睦至
此又不和鬪爭顯定不平變形以寓感悟彼父子之
意○六月癸酉朔與藥頭和氣明重（子明茂）敘從三位
尋剃髮初明重以弟利長爲嗣利長先卒利長子明
親繼家先是永正年中明親入明國謁武宗皇帝進

藥師寺與
次香西又
六弑其君
政元

御藥與學生梅崖執交明親歸朝勅賜菊花紋自號
蘭軒勅加春字號春蘭軒乙未管領從四位下右京
大夫細川政元爲其下藥師寺與次香西又六被弑（歲四十二號大心院雲關居士）政元專行魔法言行狂放藥師寺與
次與同僚香西又六其弟孫六密議曰管領公行不
能久存澄元繼家則三好等執權如我輩立彼下風
者必矣不若行大事廢澄元逐三好立澄之爲主則
誰與我輩比肩香西昆弟曰事不可緩也乃賂政元
近士福井氏竹田氏筆吏戶倉氏三人許諾此夕政
元爲修魔法齋戒入浴戶倉把刀弑之小臣波波伯

藥師寺香
西襲澄元
三好之長
拒之

部某時浴衣來戶倉打之波波伯部傷而退幸免丙
申藥師寺香西率兵襲澄元宅三好之長等拒之奈
良氏擊殺香西孫六被傷而退終日相戰藥師寺香
西等乘勝入夜之長奉澄元逃入近江國甲賀山依
山中氏政元執洛中權十三年諸務決於一人不意
遭害洛中貴賤無所適從藥師寺香西迎澄之於丹
波國立之號細川殿而二人專洛中權大和河內丹
後軍聞政元遭害赤澤宗益福王寺等隊將皆爲敵
被敗而戰死部兵皆離散○秋七月癸卯朔丁未義
澄慮義尹聞政元死則可窺京師而遣教書於治部

光、澄使毛利興元擊義尹

三好之長奉澄元入洛、畠山義豊應之、藥師寺香西拒戰

香西又六中流矢而死

藥師寺與次、一宮兵庫助皆戰

少輔毛利興元等西國群士曰、速可起軍以擊義尹、其有戰功者厚賞之、副本書（伊勢守貞宗）遣之、藥師寺香西聞澄元率兵入洛、築城於嵯峨嵐山、以為防禦之備、〇八月、壬申朔、三好之長、高島氏、山中氏奉澄元、催近江伊賀兵入洛、畠山義豊率大和河內兵應之、總三千騎、陣洛北、藥師寺香西等遮百百橋拒戰、波波伯部某屬澄元、先登得戶倉頭、以復敵元讐、香西又六踞胡床、檢首級、忽中流矢而死、北軍競進、藥師寺自殺、南軍敗走、時澄之在遊初軒、澄元令之長等急攻之、一宮兵庫助力戰、斬七八級而死、波波伯部紀伊守

死

澄之送和歌其父政基、自殺、波々伯部紀伊守殉死

澄元自負有軍功、使狩野元信図戎客、僧周麟作之贊

知勢窮而入告澄之曰、藥師寺香西及一宮既死、敵環圍之、不能脫出、君其自裁、澄之自筆一書、副倭歌、遣其父九條前關白政基、及其母、告別而伏刃、紀伊守殉之、是日澄元斬首百七十餘級、政基得澄之書與其母相對而泣曰、悔使我子寄於武夫家、甲戌、三好之長等請義澄、以澄元任右京大夫、為管領職、時六十之長執洛中權、澄元自負其未弱冠而有軍功、使畫工狩野元信（俗所謂古法眼是也）圖描其戎客、僧周麟作之贊曰、日照金鞍、倚馬上定天下、光揚寶劍、射斗間出匣中、其提來也、驅使豊城令、其騎出也、喚起隆準公、

亂臣賊子、雖在蕭牆內、霸氣雄心、輒掃敵陣空、虜寞安未忘死生、解道貴介如優曇跋羅、戰場不變神色、笑他大夫求山鞠躬、所聞尊氏甲冑留像、復觀郎君畫圖命工、昔源氏收洛右、與諸將起關東、自賴春至賴之、始稱管領、宋濂之華、近傳明國、從實勝及實光、繼封讃州、蕭何父子、共輔漢官、一門桃李相耀四海車馬混同故京兆、擇彼與子孫賢者、厥家督為之大氏族英宗、匪啻射御、離倫絕類、亦能倭歌、評月品風、養賢如養花、恥觀齊人三千客、在德不有險、下視秦關百二重、所祈茂勝于五百冥靈之城、秀出於十九

越後守護上杉房能討長尾六郎為景、不利而死

越前一向一揆蜂起、朝倉貞景拒戰、一揆長石川玄任死

少年之義、坐令郡國盡作魯恭卓茂、出使朝家再致宋璟姚崇、民間移風易俗、塞外籠矢橐弓于禪于敎、護佛法於內外、為君為臣、誓山河若始終、以規以祝、達于聖聰、戊寅、越後守護民部大輔上杉房能家臣長尾六郎為景不從房能、房能討之、戰于雨溝、房能敗死、為景奪越後國、己亥、越前一向一揆、和田超照寺、加州人石川玄任等群起、朝倉貞景遣軍士拒之、超照寺令其徒曰、一歩進則極樂淨土、一歩退則無間地獄也、皆曰諾、既而朝倉兵競擊之、一揆敗走、玄任戰死、超照寺早逃而歸、玄任妻悲慕、超照寺弔慰、

政元旧臣、惱三好之長起兵

大内介義興奉義尹、發周防、志者多

之妻曰、我夫進而死、必到極楽、唯恐高僧退逃而随地獄、是月、前将軍源義尹与大内介義興議入洛之事、催西海兵、○九月、細川政元旧臣惱三好之長、振威謀起乱、京師則奈良元吉、号修理亮摂津則伊丹元扶、号兵庫助丹波則内藤貞正、号備前守等、素左祖澄之、故欲内応義尹、而立細川高国代澄元、洛中畿内西国不静、○十一月、庚子朔、乙丑、大内介多多良義興奉前将軍源義尹、發周防国、其兵及二万騎、到安芸国府、則武田元繁、及毛利興元、吉川経基、関戸氏、平賀氏、天野氏、小早川氏、熊谷氏、皆来属焉、元繁以下共藝州士也既而

宗祇弟子宗長被遇于今川氏親

石見国士高橋氏、吉見氏、益田氏、三隅氏、佐波氏、福屋氏、小笠原氏来加焉、○十二月、庚午朔、甲申、義澄聞義尹向京師、而賜書於細川高国、謂宜与細川道空、及大内義興、共運和睦之策、義尹到備後鞆浦、養兵馬踰年于此、義興威風振西州、而京師大懼、国士宮氏、三吉氏、杉原氏、山内氏、木梨氏、猶崎氏、備中則石川氏、三浦氏、清水氏、出雲則尼子氏、三沢氏、湯氏、三刀屋氏、浅山氏、宍戸氏、廣田氏、櫻井氏、塩冶氏、伯耆則山名族、小鴨氏、南條氏、行松氏、因幡則武田族、毛利族、吉岡氏、但馬則山名族、美作則斉藤両族、三浦氏、芦田氏、播磨則赤松氏、摂津則伊丹氏、皆応之、筑紫大友、菊池、隆造寺、小田、島津、伊藤、星野、松浦、相良、宗像等諸族、皆納遜、日列大旆後、頃年連歌者流宗長、閑居駿河宇都山、先是経歴駿河遠江、在

宗長著宇都山記

明宋素卿歸國

兵乱之間、太嘗艱難、踰弱冠入京、従宗祇学連歌、四十年、其名播顯、其際巡覧西海北陸、而帰駿河、今川氏親厚遇之、暇日無不連歌、氏親令其家士斎藤安元守宇都山、宗長素愛此山境致、故請安元借地結草菴、氏親自訪之連歌、且国士嗜此芸者、皆供資用、今冬臘月、氏親授尺八一管於宗長、号老年管、宗長素知此管所由来、故改名皆友管、以為閑居一具、於是自記其履歴、以号宇都山記、行于世、此記中、東国兵革之事、相記之、然或其事細小、或年月始末不詳、故不及採載焉、是年、義澄遣明人宋素卿帰国修聘、

永正五年

義澄徴斯波、佐々木、土岐、武田等諸将、以為防禦

戊辰五年、正月、義尹發鞆浦、向京、○二月、己巳朔、戊子、義澄遣書於遠江国近江国、徴斯波左兵衛入道義寛、佐々木政光、曰、聞義尹發途向洛、可速率兵来励戦功、辛卯、義澄遣書於美濃国近江国若狭国但馬国、徴土岐美濃守政房、佐々木高清、武田元信、催其入洛、又諭赤松義村曰、義尹過播磨、則可竭力拒之、且賜書於義村家臣浦上氏、及喜多野氏、別所氏、薬師寺氏、小寺氏、励其軍功、又特遣書於大宰少弐某、大友親治、大内太郎、島津忠昌、菊池義宗、阿蘇大宮司、刑部少輔宗村盛曰、義尹義興向洛、卿等同志

源義澄遣書朝倉貞援京師又賜命小笠原等拒義尹義興

合力可襲取豊前筑前周防長門以破彼巣穴而絶
亂根於有戰功可加重賞又徼越前朝倉貞景辭曰
臣國隣加賀與一向邪徒連戰不止若棄國入援則
爲彼被窺故不能應令○三月己亥朔辛酉義澄徼
佐佐木政光又賜書於朝倉貞景曰可令國兵半備
國難半入援京師又賜書於攝州小笠原氏赤澤氏
等十二人曰可竭力拒義尹義興於境內義澄徼援
兵之書其寀存者今悉載之由是推之則諸國群士
亦可然乎凡二月三月敎書各有細川澄元伊勢貞
宗奉書副之此時義興兵勢太熾遠近響應故無援

何不成舍藏

澄元之長避京師三好長秀到伊勢與北畠政郷戰自殺　將軍義澄奔近江

兵來京者○夏四月戊戌朔丙子奈良元吉伊丹元
扶內藤貞正等爲義尹先鋒聚畿內兵進向京師細
川澄元慮勢不敵而避京奔江州甲賀三好之長及
高畠氏離散之長子長秀逃到伊勢國山田國司北
畠政郷遣兵擊之長秀自殺癸未義澄奔近江國朽
木義澄自明應三年至此在職十五年奈良氏伊丹
氏內藤氏等入洛奉細川高國爲主以待義尹至甲
午大內介義興奉義尹到泉堺畠山尚慶及畿內群
士皆屬之唯攝州池田氏猶爲澄元守城不從義興
高國高國令其族尹賢帥師攻池田城○五月戊戌

細川尹賢陷吉田城城主自殺　源義尹還補征夷大將軍

朔丁未細川尹賢陷池田城池田守城旬餘其族類
出城而降池田勢盡燒城而自殺其徒九十餘人戰
死○六月丁卯朔甲戌前將軍源義尹入洛大內介
義興從焉洛中改觀（按義澄澄元避洛月日及義尹入洛月日見公卿補任及室町家官位記今從之義澄出奔在義尹未入洛之前昭昭舄然西鄙一書記義澄洛中洛外接戰事且曰義澄戰死於舟岡其月日并會戰始末詳矣決是謬傳妄說也今悉除之）○秋七月丁酉
朔勅前參議從四位下源義尹叙從三位任權大納
言還補征夷大將軍罷義澄官職九條政基逢義尹
泣曰君若早入洛則我子不死君願爲我早誅澄元
散遺恨則足矣義尹憫笑義尹擢義興爲武家管領

何不成舍藏

永正六年

盜入幕府義尹手斬盜數人

職賞其功也（多多良氏管領無先例）是月今川氏親獻䭾馬賀
義尹入洛義尹令氏親兼遠江國守護職氏親又獻
䭾馬并鵝眼萬疋謝之（駿河遠江素爲今川氏所領其後斯波氏領之家臣甲斐氏守之項年斯波衰廢甲斐亦於越前族滅然其餘孽猶領遠江之半是後与今川挑戰）
己巳六年越後長尾爲景冦信濃到栗田上杉顯定
入道可諄及其子憲房自將拒之○秋七月辛卯朔
戊午可諄破爲景爲景逃到越中國西濱可諄憲房
入越後討不順者○冬十月己丑朔今夜盜入幕府
宿直士睡不知之盜到寢殿義尹自起拔刀手斬賊
四人蒙九疵盜遂退義尹幸存翌旦諸將入府賀其

細川澄元与之兵間行帰阿波

永正七年

無恙。召諸酋、療養。衆皆謂盗者義澄、澄元所為也。義尹發兵、於江州捜索義澄、澄元於甲賀山。六角氏綱屬義尹、收義澄、逃匿九里氏宅。澄元間行歸阿波國。三好之長從之。○十二月、對馬島主宗義盛使僧宗聞、宗孝入洛獻物。義尹賜義字於義盛。（初名不付）且授屋形號。是年當明正德四年、明政統宗、曰鄰人朱縞入倭、有寵于其王、遂易姓名、充貢使。其族相為耳目、為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中閣劉瑾、賜飛魚服、遣歸。（素卿初朱縞）

庚午七年夏四月、對馬島主義盛令其子盛弘攻朝

宗盛弘攻朝鮮

信濃高梨氏入越後　上杉顕定拒而死

北條宗瑞与為景修

鮮、取二城。朝鮮援兵來聚如雲、圍盛弘。盛弘戰死。歲三十一。（傳稱盛弘靈魂現於州之豊崎郷高寄濱里民建祠祭之）為神。○六月乙酉朔、丙申、信濃人高梨氏應長尾為景、入越後國。國中逆徒烏合而從之。上杉顕定入道可諄拒之、戰於推屋、又戰於長森原、為景敗走。高梨競來、可諄大敗、自殺。其子憲房引兵歸上州。為景又取越後。顕定十四歲為關東管領、至此四十三年而死。時歲五十七。無子、曾養姪憲房為子。然遺言讓管領職於源顕實。（可諄）（政氏弟）憲房歸上州、入白井城。長尾伊玄亦應為景叛憲房、起兵也。沼田莊。北條宗瑞與長尾為景修好、築

好敵上杉

上杉家士志北條出兵神奈川　朝良攻之　氏綱出援軍

相州住吉城、以指憲房為敵。上杉朝良入道建芳、家士應宗瑞出兵、於武州神奈川構城於權現山。憲房進退惟谷。與朝良議曰、方今關東雖大亂、敵軍猶寡於我兵。足下自帥兵擊破神奈川陣、則其餘蜂起何足恐乎。我與顕實共守白川城。朝良曰、諾。北條宗瑞令其子新九郎氏綱守小田原城、而身自帥松田氏、大道寺氏等兵、援高麗寺山、住吉兩城。○秋七月乙卯朔、乙丑、上杉朝良率田島、成田、并江、藤田、矢野、大石等武州群士、圍神奈川城。兵拒之、然寡不能敵衆。田嶋某自搴旗、四麾進、欲入城。諸士彌來、勝進攻之。

上杉憲房獻書京師謝不虔罪以請討長尾為景

帝徵隱士源肖栢於便殿為連歌

癸酉、上田力屈、而燒城潛逃、出奔他方。○八月乙酉朔、丁亥、上杉憲房獻書京師、曰、頃年東北兵革不止、故不虔有年、無所謝罪也。願賜教書、得諸國援兵、討長尾為景、則關東靜寧可計日而待也。且傳語於大內介義興、細川高國、畠山尚慶、修好、請假其力乎治關東。乙未、詔徵隱士源肖栢於便殿。帝一夕夢侍後土御門帝連歌會、肖栢亦奉候焉。乃命以發句。肖栢諷倭歌一首、奏曰、發句宜用此意云云。帝覺而奇之、廼諭前內大臣藤實隆、起肖栢于攝州、召見便殿、遂理前夢、勅作發句。肖栢應命、御製續之、而百句速就

遠江國陸地穿破而為海
尼子經久攻略隣國
南蠻初貢鉄炮
永正八年

御手酌天杯賜之、既而肖栢歸攝州幽居、壬子、遠江國山泉涌出、螺貝抽起、波浪漲溢、陸地穿破而為海、號今切渡、俗謂荒匯也、荒或作新、是日出雲國士尼子經久、號伊豫守起兵、攻安藝國取鏡山、又攻備後國取豊里城、尼子氏出自佐佐木五郎義清、而與塩冶同族也、世在出雲、或屬京極、或屬大內、兵勢漸強、領出雲、近年義興在京、故經久窺其隙、有并隣國之志、是年南蠻初貢鐵炮、一說曰、大永年中、鉄鉋初至自南蠻、其後我國亦倣而制之、其機巧甚精、而傳中華、中華人彌極其奇巧、或曰鳥鉄、或曰火炮、

辛未八年、三月、辛亥朔、乙卯、義澄生男義晴於江州九

前將軍源義澄附托其子於赤松義村
義尹諭六角高頼援
已継嗣定頼入京謁義尹佩木

里氏家、義澄慮江州敵多、無托幼子者、而携兒潛赴播州、依頼赤松義村、附托其兒、又有一男、義維、義澄遣之阿州、托細川澄元、而義澄又歸江州、匿岳山、○夏五月、義尹與細川高國議、遣書六角高頼曰、佐佐木兩家、京極者雖大族也、六角者雖小長也、其小大之異者、以京極道譽竭忠尊氏、而預四職之列故也、應仁以來、卿家不定多年、故戰挑亦有之、是以久不通交、自今而後共忘舊惡、來京師、則我克遇之耳、然則卿高大其門者必矣、高頼大喜、然以身老、立次男定頼為繼嗣、入京師、定頼初入相國寺為僧、號吉侍者、然高

刀
澄元之長發阿波國向京
細川淡路守屬澄元

頼長子氏綱多病柔弱、故使定頼還俗、號彈正少弼、及入京、謁義尹、佩木刀、義尹聞其故、定頼對曰、我從前為僧、故無劍、義尹笑而賜之劍、銘國行、○六月、細川澄元、三好之長起兵發阿州、到攝州、赤松義村應之、以右馬頭細川政賢為先鋒、畠山義英令遊佐河內守加之、到和泉陣深井、細川高國在京聞之、發攝州兵一萬餘騎拒之、屯萬代莊○秋七月、巳酉朔、辛酉、京軍攻深井城、時後軍未至、城兵不多、然政賢等慮其不免、決死力戰、斬三百餘級、京軍敗退、和泉堺阿州兵進到中島、細川淡路守屬澄元、到兵庫、圍河原

攻鷹尾城高国等救之
赤松兵陷鷹尾城進攻伊丹城
前征夷大將軍源義澄殂

林正頼於蓋屋莊鷹尾城、高國遣柳本宗雄波多野氏能、勢氏荒木氏等三十餘隊援正頼、甲戌、柳本宗雄等破淡路兵、斬百餘級而歸洛○八月、巳卯朔、丁亥、赤松播州兵圍鷹尾城、戊子城陷、河原林正頼出奔、播州兵進攻伊丹城、澄元及之長分兵自河州攝州兩道進向洛、義澄欲發近江會澄元等、有病不能往、而留岳山、壬辰、前征夷大將軍參議從三位源義澄殂於江州岳山、歳三十一、後年號法住院旭山清晃居士、勅贈太政大臣從一位、義澄贈官位可考、義晴治世之時、甲午、義尹聞澄元兵競來、與大內義興細川高國等

澄元之長入洛奉添義晴為主

義尹義興高国諸将与澄元之長接戦大捷

奔丹波國居内藤氏宅催兵謀再舉澄元及之長入洛奉義澄子義晴而為主俄築城舟岡山令細川政賢畠山義英及遊佐河内守等一萬餘騎守之三好之長等率其部屬加之澄元在小川第戒嚴辛丑義尹發丹波向洛大内義興細川高國畠山尚慶伊勢貞隆土岐政房及齋藤氏大友親治佐佐木定頼細川畠山諸族遊佐神保小坂長氏朝倉孝景等總三萬餘騎從之壬寅攻舟岡城土岐齋藤佐佐木定頼等為先鋒與畠山義英及細川部下戰不利而退内藤氏河原林氏島村氏等代之破義英軍遊佐河内

遊佐河内守細川政賢等戦死三好敗走

義尹帰洛賞義興定頼功

細川久之入道道空

守等戰死大内義興乘機競進與三好之長接戰佐佐木定頼繼至三好敗走義興定頼急擊之細川政賢戰死京軍潰之長奉澄元奔攝津義興等得首二千三百級義尹高國陣高雄山赤松義村聞舟岡軍敗解伊丹之圍歸播州澄元之長歸阿州洛中平夷

○九月戊申朔義尹歸洛居妙本寺賞義興定頼功共叙從四位下其餘恩賜有差此役大勝且義澄捐館衆皆喜曰天下定於一（一說曰義尹自防州歸洛時細川高國為管領至此義興舟岡戰功大）故代高國任管領己未前讚岐守細川久之入道道空卒久之平生嗜倭歌且工丹青致仕之後巡行諸

孫号慈雲院

六角定頼殺九里氏

國而歸阿波國撫育州民僧景三曽題賛久之畫或麝香榴實或竹下鶴等數幅且嘆曰讃州源府君者今之曹霸韓幹也是月六角定頼殺九里氏九里素與三好善而不從高頼令高頼欲擊之然彼勇猛而兵卒亦多故不輙發且匿義澄數年義尹太憎之至此定頼欲請義尹誅之義尹領焉定頼率兵赴近江稱有武命詣伊勢太神宮入九里宅九里不知密謀聞宴與之飲定頼佯醉枕九里之膝而臥時二階堂種村高麗田中氏等稱蒙義尹命俄圍九里宅發鬨擊定頼陽為驚慄而起自拔劔斬九里因是江州兵

北條宗瑞有併三浦氏之志

遣明使僧桂悟上書明主

士皆服從定頼頃年三浦介義同（號陸奥守）讓新井城於其子義意（號荒次郎）而其身移岡崎城（岡崎四郎義實舊跡）剃髮號道寸岡崎城險而多狼為義意娶上總真里谷氏女以為外援武州相州半屬之然不違兩上杉令北條宗瑞竊有併三浦而統領豆相之志然外示柔弱不與彼相爭僧桂悟（號了菴東福寺僧）往年赴周防國受義興資給而南遊海陸路艱今年達明京詣闕上書曰日本國差來使臣桂悟謹呈悟等從人及高衆歷歲月凌風波遠來直欲拜帝闕之壯麗且得京城貨物也然今起身唯止五十人故悉聚議皆有忿戾悟等取

僧周麟贈了庵入明國詩序

禍之端、願無齒容、從士二百九十二人、同日赴杭州、則得慰衆人之諠譁、否則必致紛靜不虞之事、悟等雖堅制之、彼不肯聽之、則補害不得也、麟察惟幸僧周麟贈了庵入大明國詩序曰、惠日了菴大禪師奉使大明國、柳禪師德望之重、位師表之尊、而齒踰八耋者、三選以充之、蓋旌皇明使命不可忽也、於是乎禪師瞿鑠、示以可用、亦行化之一端也、云云、

是年、當明正德六年、（薛氏日本考畧曰、倭遣素卿為正使、同副使源永春求請祀孔子儀註、廷議曰、中國聖人、不當為異邦褻瀆、不允、鄭氏朱潑首領素卿乃其族姓、因與倭使交通、買賣折本、鎮廷奏聞、其專使容放回、令傳與國王、敕須中華、共享大平無疆之福、）

永正九年
從二位賀茂在通逝
周麟作在通像賛

壬申、春正月、丁未朔、丁巳、從二位賀茂在通逝、歳八十二、僧周麟作在通像贊、其序曰、從二位賀茂氏宮內卿諸陵頭兼陰陽頭曆博士在通公、日本國平安城人也、其先孝靈天皇第三子彥命尊、以功封于備之中州、其后胤吉備公靈龜二年入中華、五經三史陰陽諸藝悉傳而歸朝、於是乎聖武帝進位於右大臣、孝謙帝賜姓於賀茂氏、賀茂氏七世、後胤保憲奉勅造曆、十九世、後胤在弘、學河洛讖緯之書、習卜筮推步之術、柄陰陽之職、每旦修泰山府君天曹地府水界之祭祀、應永二十六年、五月二日、年八十一卒于京、

第、自諸陵頭、再任曆博士、遷陰陽頭、九日月盈昃、曆數休否、莫不該括、其嗣在貞在盛相次進至二位、其餘官悉同于上、在盛長子乃在通公、朝廷歷官次第、又同于父祖、不墜其家業、今茲永正九年、大歲壬申正月、年八十二、騎箕而去矣、其嗣在重公、請余賛像、云云、公有賓子、其容止可視矣、公歸之於釋氏、隷三井教寺、擇從弟在重為之家督、往日在重從相攜入兩州、公之左右將擧賓子、以嗣之、公曰、業已成矣、違之則不祥也、以在重諸子之在此者、為子無何、相攜還維、父子相得而歡、一家和樂如初、人皆美之、云云、

周麟賛舟岡戰狀畫圖

賛曰、冠冕巍然、何以加、卯膽方寸本無邪、乾坤不老梅花曆、八十二年春一家、（按、賀茂氏祖曰吉備麻呂、与吉備大臣為二人、然古來混為一人、周麟亦失於考索、）○三月、丙午朔、壬寅、義尹奏、請授從三位於大內、介多多良義興、賞舟岡山戰功也、（武臣上階）（畠山尚國、赤松政則、加義興、載公卿補任者三、）義興自負舟岡戰功、令畫工圖其戎衣壽像、請僧周麟作贊、其詞曰、時秋之仲、辛未之年、左京兆義興、擁萬騎屯丹陽、弓刀耀日、大將軍義尹率諸侯發碧洛、旌旗亘天、空群者黃毛黑鬛臨場而王勒錦韉上、日合戰得時、凱旋運籌決勝、一以當百、斬首捕虜級其數千、如陵變谷、有山岡曰船岡

神泣、兮雲幕幕寒鴉盡、兮水潺潺、四方兩虎兇中、指三軍、揮白羽、一日五鳳樓下、賀太平、握金鞭、讃記、欹事、具陳其先北極共北辰、初降多多良之氏、西周歸西伯、併按郁郁乎之篇、在昔紀泉二州賞功須宗王、令將相、兩府、伴食當權、香積界喚起維摩居士、國淸寺追陪豐干老禪、奉主致身、澄淸天下、祭神如在、配祀廟前、築山雖有累土、矣觀海者難爲瀾、焉彼法泉出山口、譬瀑布懸廬嶽、蓋夫祖考之美譽係乎子孫之英賢、頻升四位三品、寵越一日九遷、風塵三尺、社稷一戎、威振夷夏、壽考百年、本支百世、化行山川、弊

景長叛上杉顯實攻陷鉢形城

宗瑞攻三浦道寸於岡崎城陷之

何人也、爲無間然○五月、甲戌朔、丁巳、長尾爲景長號但馬守叛上杉顯實、攻鉢形城、已未城陷、顯實僅免、歸古河、景長迎上杉憲房、以爲顯定嗣、稱關東管領○秋八月、壬寅朔、甲寅、北條宗瑞率伊豆相摸兵、攻三浦道寸於岡崎城、道寸拒之、不克、逃入住吉城、宗瑞追攻之、城陷、道寸保三浦城、宗瑞圍三浦城、屢戰、城兵頻失利、是月、參河吉良氏令大河內備中守入遠江、到濱松莊、招聚國中浪士、今川氏親令其將朝比奈泰凞擊之、放火攻之、大河內將戰、先吉良乞和、故駿兵歸國、泰凞累世今川家將也、屢有戰功、此役戰勝、歸國未幾而歿、其子泰能幼、叔父泰以代泰

大河內信濃守入遠州、氏親擊敗之

遣明使僧桂悟復上書

凞掌兵事○九月、壬申朔、大河內信濃守再催參河尾張兵、入遠州、時斯波義尭在國應之、與州士井伊氏屯深嶽山、今川氏親自將到遠州、陣笠井莊、先鋒渡天龍川、朝比奈泰凞進攻破深嶽山、義尭逃入奧山、遠州悉屬今川氏親、三浦道寸出三浦城、張兵於鎌倉、北條宗瑞往擊之、道寸敗北、復入三浦城、宗瑞圍之、絕其粮道、是年、遣明使僧桂悟復上書、曰、日本國差來使臣桂悟等、謹呈爲進貢事、竊恭聖天子之宏恩憐吾國王之孤忠、以成化年例、出給賞賜、則其優待之隆、悟等雖欲粉身、豈堪報乎、既聞聲音、喜忘寢食

今兼諸老爹禮遇欵曲、過於嚮昔、是與所聞若合符節也、曩日俯聽進太刀等減舊例也、與既聞太不相肖、憂愁百結、漿水不能下咽、其可奈何哉、悟等固雖小邦、草芥惟國法刑戮太嚴、是畏、若不得復舊例而歸國、則人可受刑戮也、伏惟老爹惜生靈、垂憐憫、一一照洽、合解倒懸、不勝戴仰也、謹呈條數、開于後、其一曰、附搭太刀、給價今年減之、使臣自進太刀、不蒙收納之事、其二曰、五十人上京事、其三曰、硫黃附搭事、其四曰、歸國失時事、其書尾曰、正德七年、五月二十日、正使桂悟、副使光堯、居座玄衡、光悅、宗設、士官勝康、通事沈運

澗中為對馬島使赴朝鮮

安國寄澗中詩

永正十年

藤澤道場火

是年、當明正德七年、（朝鮮金安國集曰、澗中又以馬島通好來、以安國為宣慰使云云、安國集有答澗中書二篇、其中有言曰、自謂得空門良友、如陶徵君之於惠遠師、蘇內翰之於參寥子云云、又有寄澗中詩曰、話別歸來恨正添、酒醒孤月巧窺蒼、壁雖已落樊籠貴、雖逐西風駕海舶、中屢為對馬島使赴朝鮮、故安國集有贈答對馬島主書十篇、中又為大內人使赴朝鮮、是亦不許其年月中前後、僧東陽宗國到朝鮮、與安國通詩筒、）

癸酉十年春正月辛未朔、庚子、藤澤道場火、一遍弘時宗以來、其末流太多、然稱上人者三、其一則遊行六十六州、故曰遊行、宗其一則在藤澤、化度關東、其一則在京四條、號金蓮寺、頃間金蓮寺有文阿彌者、城外結小屋、為宴息之地、凡草木之有花者有葉者、

義尹改名義植

北條宗瑞與三浦道寸相持

大友義長敎筑後國士星野氏

挿之於大小瓶、若從地而生、無慶賀無哀傷、各入其樣、以故王侯貴戚愛重、而不已、僧周麟名其卷曰綉谷、（事詳翰林葫蘆集、）○三月、庚午朔、戊子、洛中亂、義尹出奔江州、匿甲賀山、○夏五月、己巳朔、辛未、義尹歸洛、改名義植、丙申、上杉朝良破長尾景長軍於菅谷原、是年北條宗瑞圍三浦城、與道寸相持相戰、頃年、豐後國主大友義長（號修理大夫、親晴子也、）敎筑後國士星野氏、初星野屢為大友被厄、書誓詞請和、曰、自今七代不可敵大友氏、既而星野又有叛心、然恥違誓詞、而一日之中七行葬禮、託言曰、七世既過、遂據嶮岨構城壘、以起兵、義長遣其將志賀氏・佐伯氏等攻之、互有勝負、城不陷、義長部下有竹生氏者、其貌短矮、而心剛常佩長刀、曰、有之則何恥短小哉、義長壯之、善遇焉、至此竹生兼義長密旨、佯獲罪譴責、而奔筑後、降星野、星野未信之、義長燒竹生宅、以絶其歸來、星野喜而令竹生近侍、而居二年、竹生窺星野入浴室、拔短刀、刺之者三、而走出城池、游泳而逃、星野死、追者纔及、捕竹生、竹生夜窺守者睡、而泳河凌山、經間道歸豐後、義長感賞之、由是筑後國大半屬大友麾下、肥前國龍造寺藤隆信、兵威稍振、是少貳同族也、故

龍造寺藤隆與菊池挑戰數矣隆政死菊池氏絶嗣

永正十一年

前關白藤冬良薨有增鏡新菟波集書

與菊池政隆、為累世之冠、每年挑戰、菊池屢敗、政隆自秋歲僅十九、無子、嫡家絶矣、庶族赤星某領菊池城、然甚微弱、屬隆信指揮、

是年、當明正德八年、薛氏日本考略曰、倭遣使僧桂悟等、如恒入貢、（按桂悟事與前年所記稍異、蓋留明數年、故中華以為今年乎、或其悟所望請、是年裁斷、次而俗許入朝乎、）

甲戌十一年、三月、甲子朔、庚寅、一條前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冬良薨、（歲五十一、號後妙華寺、）冬良者、兼良子也、繼父風、頗有才調、其所著有增鏡、（記後鳥羽帝以來至曆應、）新菟玖波集及世諺問答等、行于世、○十二月、豐後國主

今川氏親畧甲斐國

永正十二年

參河大河內氏侵遠州

大友義長讓國於其子義鑑項間少貳菊池武徽大內介在京大友兵威熾是年北條宗瑞圍三浦城屢戰道寸拒守今川氏親畧甲斐國遣兵二千人守勝山城然國兵皆以爲累世國主故屬武田氏駿州守兵殆危

乙亥十二年春正月今川氏親遣連歌者宗長於甲州勝山城與州兵議和○三月戊子朔己丑駿甲和睦宗長歸駿參河大河內氏時駿甲之變復到遠州聚浪士誘斯波義堯改名義敦招信州兵押領天龍川邊○八月乙卯朔庚午奧州岩城氏侵下野國向宇都

奧州岩城氏與宇都宮成綱戰

宗瑞圍三浦城上杉朝良援道寸不利

宮宇都宮成綱擊破之岩城敗走是冬今川氏親到遠州懸川城令朝比奈時茂守遠州而歸是年北條宗瑞圍三浦城道寸勢稍盡城殆危扇谷上杉朝良曰宗瑞取三浦則其威彌盛乃是脣亡齒寒之謂也宜卻宗瑞援三浦率大兵陣相州中郡宗瑞聞之曰先則制人不可猶豫速帥師攻中郡會戰數回宗瑞手自被堅碎利大克之朝良敗入江戶城三浦城中大懼宗瑞返兵復圍三浦大森氏佐保田氏謂道寸曰此城被圍三年兵疲粮漸乏唯待朝良後援然彼既敗宗瑞彌競則城陷在近不若暫到上總憑真里

永正十三年

下野小山城陷

上坂城主平景重没

谷氏而謀再舉也道寸掉頭曰不可也曩祖義明以來世在此城未曾一日爲他有者天下皆知之豈避去他邦哉熟思父時高弑持氏我又弑時高弑君弑父二世之惡其罪不可逭乃悟天滅我家雖何往然何免哉唯待城陷而自殺耳乃決必死猶守城日夜設宴與士卒飲樂

丙子十三年春正月○三月壬午朔甲申下野國小山城陷城主藤成長出奔庚寅近江國上坂城主治部太夫平景重没景重者梶原景時之裔也景時次男景高生景信及景信之時始居近江國而依賴佐

佐木京極家歷數世至景家景家生景重景重事京極高清歷試有年且以戰功故超越群輩爲近臣既而高清召景重曰我有諭于汝之言願其莫固辭也景重對曰僕許君以死况其餘細務豈拒之哉高清喜曰方今江北諸士雖屬我麾下然六角擅威于一州而我力難抑彼可謂遺憾汝其代我領江北而可褒威六角家也景重驚曰一家世祿誠是大事也僕有何才德而襲君之封哉且其江北諸士有何好因而立我之下哉高清怒曰我兼知汝可辭之心故豫約之汝何食言哉若其諸士從與不從我其丁寧告

論之耳、景重不得已而領焉、於是高清召諸士曰、我今年老矣、加以多病、故我家事、無巨無細附于景重、汝等其視景重猶我、諸士面從而去矣、高清乃建新館于坂田郡箕上平、館以爲老衰之地、而構城于上坂郡、使景重居焉、諸士不得已皆出入于上坂城、由是景重威望日加、來服者不少、時有同郡淺井新三郎助政者、〔助一作亮〕聞景重威權、請屬其麾下、景重許之、助政者堅政子也、堅政父曰忠政、忠政父曰重政、重政者、前權中納言藤政氏子也、〔一說曰、三條大納言公綱領近江國淺井郡小谷莊、在莊時、得一妾生子、號公雅、時嘉吉二年也、公雅留淺井爲武士、仕佐佐木家、是淺井新三郎祖也、〕

平重政列京極麾下、始以淺井爲姓

政氏忤後花園帝旨、左貶江州、錮于京極之家、時與侍妾通生重政、重政生而三歲、政氏赦而歸京、逾月而逝、侍妾携重政居淺井郡、比及十歲、問其母曰、熟見世人、皆有怙恃、我獨有母而無父者、何哉、母語以其事、重政垂涙而退矣、及成童、有大志、常欲呑江北、聞京極于田往會焉、且請列其麾下、京極曰、卿其權中納言政氏子也、可謂貴介也、何向我北面哉、重政曰、我不幸而孤兒也、無所依賴、故請列麾下、然不詳之、酷失素懷也、願其賜姓、我以爲榮也、京極曰、卿居淺井郡、則以淺井爲姓而可也、重政拜謝而去、乃

景重褒賞功士、以朱黑盤分之

稱淺井新三郎、自是世世以新三郎爲號、助政亦有三子、長曰新三郎、次曰久政、其次曰宮內少輔、助政仕景政太得其心、既而景重與六角戰、助政奮戰手斬高宮氏首、其後景重又與六角戰于佐和山、時六角之黨中原氏出兵於陰所、急擊景重、景重軍殆危、助政高聲自呼其名曰、方今欲代景重之死、汝等可能防之、乃橫行于六角軍、縱擊之、六角力竭而走、景重還師於上坂城、感助政之戰功、且褒諸士、分朱盤黑盤之等、供朱盤於有戰功者、黑盤于無功者、由是無功諸士大慚、然六角兵士猶多、每歲連戰無歇、景

平景重與六角戰佐和山

重告諸士曰、我與六角連戰于佐和山、勝敗不決、是欲彼此欲全命也、我捨生欲大擊彼、若不然則逾何年經何世、贏輸無決、不知其等謂何、皆曰可也、乃聚兵以激勵之、六角聞之、聚兵議軍、時平井氏後藤氏進曰、敵軍欲輕死而襲來也、防拒固難、不如先約和議以待他日、六角頷曰、然則與諸臣可詢和議之事、平井又進曰、麾下有小倉氏者、與景重爲外族、且有舊好、遣彼于景重軍而可也、六角乃使小倉氏定和議、小倉氏乃往景重軍告之、景重不許之、小倉氏不得已、與景重舊臣等、嘆和議之不成、舊臣皆曰、比年

景重與六角和議成限愛智川爲境

連戰、諸士悉勞矣、和議之不成、臣等亦所愁也、小倉大喜、又告景重、且言諸士之勞、景重不得已而同之、相約曰、以愛智川以南爲六角領地、其以北者爲景重領地、由是軍事止矣、景重歸上坂城、而告高清、高清亦喜、既而景重以倦軍事、故欲削髮、乃告高清、高清曰、汝變形而他後、若江南起兵、則有誰其靖之哉、景重曰、方今諸士同心、則縱其江南蜂起、豈其有他後之憂哉、且揀君之諸子、以讓我家、則江北平寧矣、高清喜而從之、景重乃養高清之子、其居上坂城、而讓治部太夫之號、退休今濱城、而薙髮、法諱泰貞、

土岐氏以子請爲景政養子景政約棄己子於河畔

其同族三人同削髮也、既泰貞密謂我太蒙京極之眷遇、故養彼子以繼我家、則頗似報其恩也、方今年老而無子、不知今濱城傳阿誰乎哉、美濃國士土岐氏聞之、馳使告泰貞曰、欲以我子爲卿養子也、泰貞曰、君之名家、擧世所知也、我者碌碌之賤士也、養君之子固過矣、土岐氏頻請不已、泰貞不能固辭、遣使告土岐曰、君可以其子棄于川畔、我巡視之次、抱之以爲養子也、土岐大喜、約期棄之川畔、泰貞見之爲不知、告家隷曰、我多年欲養子而傳今濱城、然未得之、不圖今得此良胤于川之淵之畔、乃名曰淵底、既

左大臣藤實隆書懷詩二首

而淵底元服、號上坂兵庫頭、泰貞乃授今濱城、而築一室于城內、而閑居、永正十二年之冬、泰貞罹病、是年三月病篤、自謂必死矣、乃召治部大夫兵庫頭、及舊臣等曰、我雖死、汝等把護治部大夫、而可使江北靜寧而波、時年五十三、○夏四月、正二位前內大臣藤實隆剃髮於廬山寺、改名堯空、實隆者、三條庶流也、其先出自左大臣實房、實房長子公房、公房爲嫡流、公房弟公氏子孫多房、其中一流傳至實隆、實隆才通倭漢、殊以歌著名、至此有解印、書懷詩曰、三十年來朝市塵、片舟歸去五湖春、平生慚愧無功業、合對白鷗終此身、又曰、葉飛霜隕感榮枯、月照清淡獨伴吾、餘得柳州千古恨、一輪寒影亦

氏親渡大井川大河內拒之而敗

北條宗瑞攻陷三浦城道寸其子義意等皆戰死

如愚、○五月、今川氏親帥師到遠州天龍川、水漲、人馬不通、連船三百餘艘、以巨繩繫之、而爲橋、競渡大河內氏等在河西、放矢如雨、然駿河兵遂渡河而進、敵不能拒而敗、入安部山城、氏親環攻圍之、以踰月、○秋七月辛巳朔辛卯、北條宗瑞急攻三浦城、前陸前守義同入道道寸、其子彈正少弼義意、及家臣大森氏、佐保田氏、三須氏等百餘人、出城破宗瑞先軍、而力戰皆死、宗瑞取三浦城、而築三崎城、以備安房之敵、敵道寸家士等、擇其隊長橫江氏、小林氏、數輩率二百騎守三崎、而歸小田原、於是伊豆相摸二州悉

北條宗瑞與三浦義意戰義意死

今川氏親陷安部山城大河内父子兄弟皆戰死

屬宗瑞一說曰宗瑞與三浦荒次郎義意相戰歷歲未決每年六七月三浦侵小田原其歸時納涼馬生川或游泳或飲馬雖屢如此然宗瑞忍而不出三浦兵不戒嚴翌年三浦又來燒宅取禾宗瑞彌不出故三浦兵遊宴於河邊宗瑞以精兵俄擊之三浦周章捨刀忘弓忽敗亡荒次郎戰死宗瑞見其頭不瞑埋之伊豆修禪寺寺僧唱歌即瞑（道寸頗嗜和歌其墨痕世或傳存之道寸在關東其名猶顯故叙從四位下義意叙從五位下云）○八月庚戌朔戊辰今川氏親圍安部山城城中無水大河内氏父子兄弟巨海氏高橋氏等知難保守而悉戰死氏親縱兵追

斯波義敦降氏親

淺井助政擊其主治部大夫入上坂城

擊北者斬首千餘級斯波義敦入普濟寺剃髮乞降氏親許之送諸尾張國織田氏既領尾州然以累世爲斯波家臣故置義敦於城隅而養之至此遠州悉屬氏親（參河大河内氏者伊豆守源仲綱裔也世爲吉良家老欲併遠州開其境出兵三四回然遂不成而止）壬申淺井助政起兵上坂泰貞沒後治部大夫執國政不善且拒舊臣以酒色爲業助政太憤銜之咨謂治部大夫放佚日倍唯恐後來不用家臣之諫而爲他人被掠江北與其使他人取江北不若我代之自爲江北之主也然以兵不足故告其庶兄新二郎新二郎怒曰吾黨之兵猶未滿百上坂城兵逾

于萬無可敵之利汝何妄言之及于此哉助政曰余今年二十三若保天命則及七八旬亦不可知也然天壽是命也爲士者豈其貪生哉故決必死于此役也其功成與不成亦命也生而與見彼放佚死而垂名于萬年之愈也新二郎不喜而言他助政又往同族三田村大野木宅議其事彼等亦如新三郎之言助政艴然而去既而與大橋氏容議此事大橋感其大志曰治部大夫出政不熟諸士多其不心服可謂能知其時然兵猶寡與三田村大野木等議曰可也助政莞爾曰吾欲與彼等容議此事然不聽且以我

爲狂可謂柔弱之徒也大橋氏乃赴伊部氏宅語以此事伊部乃同之於是大橋伊部會于助政議軍事助政進曰我率兵微行于城邊而遣郷導者窺視城内而出兵也卿等其携我同胞出兵于上坂村外放火而入城中然則城兵恐其辟易也若其能拒之則命也想彼未如之何而已僉曰可也助政乃約期陣于城外大橋伊部亦如約放火而攻之城兵大驚離散助政伺其間率兵直入上坂城時城中兵士多故不能拒之助政分兵守之大橋伊部等亦入城鎮護之治部大夫等不得已奔今濱城癸酉近郡諸士

淺井助政度量之大、使人能服

淺見春向援治部大夫戰助政

二百餘人聞之感助政度量之大來會于助政軍三田村大野木等胥議曰、助政勇猛不可肯言也、然兵猶少、今濵城兵以千數、則一旦雖衆勝、後來難測也、不知赴今濵乎、會助政乎、既而謂、縱我輩赴今濵與助政爲外姻、則上坂不肯信也、乃帥八百餘兵入上坂城、見助政、感蓄大志、且警以小敵大之事、助政謝之曰、我僅以百餘兵取上坂城、方今卿等來會、則我兵十倍、縱後來今濵城兵蟻聚蚋集、拂之何難之有、三田村大野木退而且感且怪、時有淺見春向者、聞變而馳入今濵城、告治部太夫曰、助政勇猛、皆所知

淺見春向擊助政不克

也、江北諸士皆歸心于彼、君之出軍若怠、則彼阿黨猶加、早討之而可也、皆以爲然、甲戌、治部大夫乃率大兵赴上坂城、淺見春向又進曰、我熟察助政之心、捨生輕死、故雖勝不以爲榮、雖屓不以爲辱、唯以輕捷爲事也、彼軍若敗、則彼唐突于君之陣也、君其勿怠、治部太夫乃揀副軍事者、以列麾下、助政見諸兵競至、置其兵于一隊、自登高窺諸軍、而開門、沮鏃突馳、治部太夫軍殆辟易、大橋伊部衆勝追之、淺見春向、上坂掃部頭、口分田氏等留而克拒之、敵兵敗而走、時助政高聲罵諸士、離散者擊之、由是諸士亦旋

師、春向引兵歸今濵、諸士欲追之、助政令曰、我軍亦大勞、彼軍之敗北、諒是幸也、若急追之、則有後患也、乃率兵復入上坂城、治部大夫使春向等聚殘兵遣使召江北諸士、助政聞之、告大橋伊部曰、江北諸士悉會于今濵城、則彼兵不日強大、不如伺其隙急攻之、皆曰、我軍太疲于數日之役、願爲我暫待之、其餘兵士亦羸苦、故不能慫通之、助政慮而止也、治部大夫聚諸士來會者、而與春向議軍事、春向曰、以上坂信濃守爲本陣、君及僕陣其左右也、然則賊兵以信濃守軍爲君之陣隊、而突馳者必矣、時僕與麾下兵

上坂修理亮奮戰走助政

翼而擊之、皆從其言、時有內應者、以其趣告助政、助政曰、春向者、老而精軍事者、不可妄戰也、○九月、巳卯朔、辛巳、治部太夫以上坂修理亮爲先鋒、口分田氏爲副將、而以上坂信濃守爲本陣、躬自與淺見春向陣其左右、助政者知其陣衛、故使三田村大野木等留城中、而爲後拒、與大野伊部等出兵防之、修理亮奮戰不止、口分田亦相會而擊之、助政大敗引軍、口分田競進追之、春向見之遣使曰、助政勇猛過人、雖北非真北也、子其追之、莫被擊于不意、口分田怒曰、見北不逐者、兵家之所辱也、春向不喜、又遣人留

之曰分田不得已而退師大橋伊部見之欲班師攻之助政曰春向有敵軍而能指揮諸兵則難急滅之待時而可也乃集兵入上坂城治部大夫亦歸今濱城治部大夫携春向赴京極高清館告此役始末高清不喜默然少焉曰我授封于上坂而欲靖六角之難豈意比禍之起于蕭牆之內春向曰已往之事雖悔無益唯願尊君出陣以治部大夫為先鋒而討彼賊兵則凱旋築日而待也大津氏亦云爾於是高清召舊臣等議此事時有錦織氏者進曰尊君出兵之事未遲不若先遣書于江北諸士而聚兵士高清領

焉治部太夫等歸今濱城時助政豫與諸士約僅出卒夫於今濱城而見城兵之出則不顧而北如是者至再至三城兵皆謂前日之役定知助政戰死乎或其被創乎若其不然則賊兵豈有如是之恐懼乎哉春向亦歸其本城尾上而休助政聞之告大橋伊部曰方今春向歸其本城則今濱城中無熟武事者我欲伺其間擊之不知謂何皆拊掌感其智謀已夊黎明淺井助政先遣大橋伊部伏兵陰所而分其本陣為二隊早晨到城下發鬨聲城兵辟易然見敵兵之寡喜進競戰助政陽為引軍上坂信濃守等乘勝追

助政智計
棄兩城築壘小谷山

之時伏兵忽起放火城外市店城兵大驚離散信濃守等雖防戰無益助政入今濱城放火時春向見其餘焰愕然遣人問其事使歸曰今濱城已陷春向嘆曰吾悔早歸本城而休時治部大夫率殘兵入尾上壘高清聞之彌不喜欲率兵討之江北諸士五十餘人率兵往會焉助政告其黨曰頃間連戰必勝且拔兩城此非余之力皆卿等之功也然江北諸士來服者不多可謂異也治部大夫雖輸然兵猶多我軍雖贏然兵猶寡則永難保兩城不若擇國中險難之地以居焉皆曰可也乃悉倒兩城之墻壁而築壘于小

山之畔治部大夫聞助政避兩城遣卒夫而修營今濱城春向諫曰君何不思前日之恥妄起土木之事哉治部太夫怒曰方今我無一城則我兵在何處而得休也不如先築城而後破賊兵春向勃然變色曰聞賊兵新築一壘若伺其間擊之則彼族滅在不日也在昔君保兩城而彼不能安一壘然猶為彼所拔而城方今彼築一城君守百城何以得敵乎治部大夫不喜春向乃告高清急促進伐之事高清亦猶豫春向氣守不平歸尾上壘與其家隷嘆其功不成是年大内介義興令其部屬安藝國守護刑部少輔武

武田元繁叛大內介義興

永正十四年

京極高清卒其子高峯嗣部下議討淺井助政之事

田元繁歸國、義興在洛累年、雖執兵權、然慮山陰山陽敵軍窺其虛、故与義植先令元繁歸國鎮護、以備不虞之變、然以元繁曾屬義澄麾下、疑其有異志、故養權大納言藤雅俊女妻元繁、而欲修外姻之好忘舊怨也、元繁佯喜、携新婦歸安藝、忽生叛心、謂方今山陽山陰、群士從義興在京、無敵我者、當此時棄取隣邦、則家門高大者必矣、乃誘熊谷元直、香川氏二人、皆從之、議待來春擧事、元繁去其新婦、與義興絶

十四年、二月、丁未朔、壬戌、佐佐木京極高清卒、其子高峯嗣、江北諸士弔賀計會、延討淺井助政之事、淺見春向慮助政難制、告京極舊臣大津氏、欲攻小谷山城、然其餘舊臣皆曰、助政者碌碌之士也、且其兵至寡、何害之有、春向聞之有憂色、又與大津氏議告高峯、高峯聞而爲然、乃徵諸士于多方、是春、武田元繁率其黨熊谷、香川、飯田、山田、遠藤等三千餘騎攻巳斐氏城、事聞京都、大內義興欲令毛利興元救巳斐、然興元在京、其弟元就在國、故代興元率留後兵救巳斐、大破元繁軍、興元者、毛利西阿後胤也、西阿子經光、其子時親、從尊氏有軍功、領安藝國吉田郷、生男貞親、其子親茂、親茂子師親、仕義詮有戰功、師

武田元繁攻巳斐氏城大內義興救之

西阿大江廣元子

貞親師元春

豐和訓伊年志或作印見相通

京極高峯攻淺井助政於小谷山城

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房生凞元、凞元生豐元、豐元生弘元、弘元生興元、元就等、元就幼而有大志、衆家僕肩屢見端午雛戲、雛者國俗毎歲端午假作兵器、左右相分決輸贏而習兵、然一變則佩弓矢著兜鍪如真戰、元就察其勝負之勢、命僕擇方見之、在左邊則左邊贏焉、在右邊則右邊贏焉、人皆奇之、（弘元多子以興元爲嫡而令元就養於多治比家元就弟元就勝養於相合氏）○五月、丙子朔、丙戌、高峯率八千餘騎發上平城（高峯營也）本向小谷山城、磯野氏、千田氏、東野氏、赤尾氏爲先鋒、井口氏、今村氏、西野氏、阿閉氏、渡邊氏爲二陣、安養寺氏、今村氏、熊谷氏、月瀨氏、小豆氏、中山氏爲三陣、加野氏、勘田氏、眉田氏、下坂氏、新莊氏爲四陣、土肥氏、伊吹氏、百百堀氏、多賀氏、大賀氏、山崎氏、土田氏爲五陣、高峯携老臣等爲六陣、上坂治部太夫爲左翼、淺見春向爲右翼、淺井助政聞之、與其黨大橋伊部議曰、此役我決而無可勝之理、唯欲死而高身後之名而已、乃分兵拒之、時高峯部屬海北氏、村山氏、赤尾氏、阿閉氏晉議曰、熟見助政用兵、能協古之法也、可謂勇將也、我等毎戰遂不能勝彼也、此以謀拙而敵于彼也、今歸彼而擊京極、則或其馳勇名乎、縱此役助政雖

高峯部屬海北村山赤尾等合助政軍

淺見春向、淺井助政、闘智相計

武田元信部下逸見氏叛若狹、令朝倉孝景救若州

敗。聞彼勇將之令、則我等亦何同死於犬馬乎哉、死生長夭者命也、何強求之哉、功名之顯者兵家所取也、欲之而可也、乃會助政軍。助政書謝之、而置伏兵于虎山、及城東隅、躬率五百餘兵、待敵軍來擊。時高峯使春向陳麾下、右邊。春向曰、我今般欲殺助政、若陷麾下、則恐其謀不成、可使我別備一隊。高峯領焉、春向乃遣卒夫於處處近山、而窺伏兵在乎否。時大橋伊部隱虎山、見卒夫之至、冀其容許之不遂、入城中告助政曰、敵軍之令、疑其春向所掌也、然則不落于我謀、唯守城中不出兵而可也、助政同之、城東伏兵等亦怪城兵之不出突出、敵軍而入城中。春向巡視城外、待助政出師。然彼蟄居城中、至數日無一士出。由是高峯兵士皆以爲城兵離散、乃開宴賀之。助政聞之、遣海北氏・赤尾氏于八嶋村、相約曰、卿等以風吹之夜、放火于近村、而發鬨聲、則城兵可競進入敵軍也。若狹守護大膳大夫武田元信、部屬逸見氏叛、招納丹波國士延永源六。源六催兵八十餘人、亂入若州。元信乞援兵於越前朝倉孝景。孝景（孝景者元信婿）○六月乙巳朔、丙午、義植賜書於朝倉孝景、以救若州。孝景令朝倉宗滴將兵發向。丁未、終夜大風、八嶋村兵

上坂播部頭奮戰而死

源義明陷三上城

士以兼約、故放火近村。城兵開門競出。高峯兵士辟易、相擊。助政衆勝擊之、由是諸軍悉離散。春向制之不聽。乃率手兵縱擊助政。助政殆危。大橋伊部等相會救之。春向不得已引軍于尾上。城兵彌進。上坂播部・頭等奮戰而死。高峯知不能拒之、而潛歸上平館。而乃舊臣及春向等議軍事。時有隱岐修理亮者、進曰、助政軍士殆陪從前、以麾下之兵難討之、不如請援兵于彈正少弼六角定頼也。春向曰然。乃遣多賀氏・河瀨氏于江南告事。急定頼與家臣等議此事。皆曰、六角京極雖爲同族、然近歲連戰不已、舊怨不寡。方今京極之衰微、可謂君家之巨幸也、何有救彼之理哉。後藤氏進曰、君於京極爲同根者、擧世所知也。然拘小忿而使彼家至族滅、可謂忘盬親者也。且自上坂恭貞分南北、已降兩家無事、則何爲彼不起兵而拂賊兵哉。定頼感其言、乃同之。多賀河瀨歸上平告之。京極一家大喜。朝倉宗滴到若州、與武田元信擊延永源六、破之。源六逃歸丹波。保倉橋城。元信宗滴進圍之○秋七月乙亥朔、甲申、源義明進發上總國、攻三上壘。丁亥、遂陷之。（義明者、古河氏次男、高基之弟也、與父兄不和、而流浪於奧州。頃年、千葉介部屬原胤業在上總國小弓城、志在於大家門、與國士武田豊三・眞里谷參河守論）

義植令一色左京大夫攻倉橋城

地量戰千葉出兵援亂紫故武田頼政自知其力不度克而容迎義明於與州以奉之爲大將義明勇猛有度量上総下総安房三州之間不決于古河義於上杉者悉皆通志於義明其威稍振先撃不須者附三上杉壘與原氏北戰敗死○八月甲辰朔辛亥義植令一色左京大夫會若狹越前軍兵攻倉橋城且賜書於朝倉孝景促其成功孝景以告宗滴宗滴急攻城延永源六獻城而降宗滴屠之以延永領地附元信而歸越前宗滴勇名聞於京師淺井助政聚其黨開宴賀武功之成且自稱備前守以庶兄新二郎號駿河守政延赤尾其弟爲助號大和守大橋氏號安藝守既而聞高峯請援兵于江南與同族及家臣等議遣赤尾駿河

淺井助政請援兵於朝倉孝景

守于越前國主朝倉孝景請援兵朝倉同族修理亮式部大夫柳之曰助政者上坂家臣而太蒙眷遇者也然彼忘其恩使江北至如此匪啻無其君又使其君不忠于其君也叛逆之太莫過于此若援之則爲天下所笑者必矣時朝倉宗滴進曰否彼初無立錐之地然今擅威江北可謂勇猛也好武者誰不感其志哉以其勇猛之如此猶請援于君此服君之威也君何不救之哉我雖老願爲先登入小谷山城國主許之宗滴揚言曰我不破而佐佐木軍則不生還國衆或壯之或以爲老狂也○九月甲戌朔甲午京極

京極高峯率諸軍向小谷城助政告急於越前

高峯率江北諸軍向小谷城六角定頼令後藤但馬守及平井加賀守三雲新左衛門尉小倉將監等率八千餘騎會之後藤請爲先登淺見春向曰足下其暫見江北輩之戰助政若出兵於他方則足下以江南士塞之後藤曰諾春向等爲先登圍小谷助政能拒之後藤在後陣見形勢助政遣使於越前告急辛丑朝倉宗滴率越前兵一萬三千騎到江北桂坂柳瀨春向告後藤曰我以江北士拒越兵足下其攻小谷後藤曰不可也卿等不可離高峯麾下急攻小谷陷之我抑越兵來春向馳歸告諸隊曰江南無頼卿

朝倉宗滴援助政撃敗京極高峯

武田元繁撃小田信忠有田城

等能守麾下我與磯野氏千田氏可拒越兵未幾宗滴漸進登馬上山下野山後藤等不戰而退江南諸隊悉敗走宗滴乘勝到小谷京極江北兵辟易而走助政出城率二千餘騎追擊之江北士磯野源三郎彎強弓射倒十餘騎越兵不進朝倉掃部揚聲叱之越兵復競春向與磯野氏力戰宗滴勵諸軍急擊之春向等遂敗走助政逐江北兵斬二百三十級高峯僅免入上平城宗滴追擊江南兵得四百八十級而助政宗滴合兵圍上平城城中大懼○冬十月癸卯朔乙巳安藝武田元繁帥師擊小田信忠圍有田城

京極高峯與助政成

助政築新亭享朝倉宗滴

毛利元就聞有田城危、謂其部屬志道廣好曰、元繁若取有田城、則時興元在京、必來襲吉田、不若援有田共破武田也、廣好曰、丁壯者皆從興元在京、留此者太寡、往援亦不克、君其待之、元就不喜而止、京極高峯不能保守上平、乃遣大津氏・河瀨氏於城外、請和助政曰、我與京極君無小忿、然有此役不得已也、自今而後君其視我猶上坂、而其號令委于我、則我尊崇高峯公為君也、高峯及諸士皆大喜、唯春向率兵入高嶋特涉、而設陣衛、助政假築新亭、饗朝倉宗滴、告謝曰、我令般決必死、而防戰然由卿之援救、匪

武田元繁寇吉田城元就救之走熊谷元直斬板垣水落等

趣免其死、高門于江北、其恩惠之深、何日忘之、宗滴亦感其武功而歸越州、既而助政赴上平、謁高峯、行君臣之禮、自是江北悉為淺井氏之有、京極家唯存名而已、助政巡見江北、平不順者、無不服從、唯春向等一兩輩切齒耳、癸亥、武田元繁遣熊谷元直及山中氏・一條氏・板垣氏・小河内氏・粟屋氏等六百餘騎、襲吉田、毛利元就自丹治比馳來救之、不過百四五十騎、元直等侮之、元就歲二十、勇猛自先、突擊元直、而走之、元繁以大軍繼進、元就力戰數回、臨陣斬板垣氏・水落氏・佐佐村氏等七十餘騎、而全軍歸吉田、

宮莊氏得元直首

元繁攻丹治比元就

甲子、相合就勝・吉川國經・桂元澄及福原氏・坂井氏・兒玉氏・赤川氏・粟屋氏・渡部氏等千餘騎來加之、元就令其兵擊武田陣、桂元澄・井上・兒玉等為先登、熊谷元直拒之、令其叔父直綱率驍卒放火如雨、殪甲士十餘輩、元就忿然自入敵軍、志道廣好（好或作良）扣馬止之、元就不聽而馳、井上・粟屋・末田等從之、各得首級、元就與元直相互接刃而戰、吉川國經部屬宮莊氏得元直首、從兵或戰死或離散、武田元繁聞元直死、而留伴繁清・品川信定等七百餘騎攻有田城、自帥八千餘騎攻丹治比、元就率軍拒之、先鋒相接、武

拒之、元繁中矢而死

江北諸士屬助政

田乘勝、丹治比兵欲退、元就指揮而又進、自突元繁、水邑元繁自與元就相當三四、不克而退、元就追之、元繁中矢落馬、井上氏得其首、諸隊敗走、元就軍士得首七百八十餘級、而凱旋、告捷於京師、○閏月、大内介義興聞毛利元就捷功、請義植令毛利興元歸安藝國、而遣上野民部、帶教書・劍馬、感賞元就軍功、元就迎興元於吉田、而謁上野、禮畢而歸丹治比、猿掛城招上野、拜教書、設饗既而上野歸京、自此元就武名顯聞、是月、江北令村氏・井口氏・西野氏・東野氏・尾山氏等屬淺井助政、助政以其族大和守及大橋

淺井助政冒雪到越前謁淺倉孝景謝請援兵

氏、伊部氏留守小谷城、自携其兄赤尾駿河守等冒雪到越前、謝假援兵却大敵、朝倉孝景喜而相見、設饗宴留之三日、贈甑馬等、從茲約交際不渝、若有兩佐佐木侵小谷、則復發援兵耳、助政曰、他後令駿河守相代來謁、孝景諾、助政懇謝朝倉宗滴而歸國、淺見春向欲窺此隙而襲小谷、然無來應者而不果、淺見春向到江南、謁六角定頼曰、方今助政專威于江北、諸士叅服、老臣不堪欝憤、願又借君援兵一戰而平之、定頼曰、我嚮遣援兵于江北、是依不忘其同族也、聞今高峯與助政和睦、而致君臣之禮、悪乎是何

言哉、卿所憂者宜哉、春向曰、否、高峯若不和彼、則殆不全首領、故枉從彼意而已、豈有屬彼之理哉、定頼曰、然、以明春陽和之時、可遣援兵、春向拜謝而去、○十二月、淺井助政諭部下曰、我以明春上旬、可赴上平謁京極君、部下皆曰、不可、聞淺見春向説六角家與京極修好、其必謀滅小谷也、君其備焉、若倉卒到上平、則不虞之變不可測也、助政曰、我既約君臣之禮、何不賀歳初哉、人縱無信、我不可違約、若不幸有變、則天喪予也、我若死於彼、則固守此城、待時攻上平、可鏖敵報讐、六角來救、則汝等請援兵於越前而

永正十五年
助政到上平賀歳初高峯喜春向患

却之事機未發、我不可食言、衆皆壯之、
戊寅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朔、癸卯、淺井助政發小谷到上平、謁京極高峯、賀歳初、高峯大喜、饗之、事畢、助政歸城、衆皆謂、死者復生也、高峯謂諸將曰、彼壯士也、然未知春向謀也、一説曰、高峯家臣等議待助政來上平殺之、事聞小谷、大驚秀元此、助政行、助政稱病、令其弟政信代往上平、高峯家臣等謂政信曰、繼此遇縁助政自來而可也、卿不及謁高峯、可早歸也、政信不貴言而歸、助政乃悟彼寇謀、而促軍裝、議待雪消襲上平、淺見春向到上平、告曰、我與定頼又議兵事、彼領焉、何幸加之哉、高峯曰、助政蔑我太丁寧、故我亦不忍討彼也、春向垂涕曰、滅上坂者、非彼乎、使尊君嘗艱難者亦

助政攻山本磯野兩城不克
淺見春向病死高峯聞訃而哀

彼也、姦逆之最大者也、若其與彼永修君臣之好、則貽笑于萬世者必矣、高峯曰、然、春向乃到江南、與定頼議軍事、而褰江北殘兵、以三月爲出軍之期、春向歸巳城、罹病、春向一作後孝、○二月、辛未朔、丁亥、淺井助政帥師攻山本磯野兩城、不克而歸小谷、淺見春向死、其病太革、自謂必死、乃呼二子遺言曰、余享年既踰華甲、則似終天命、然恨不使助政至其赤族、汝等能保護我君、可勵戰功、莫使辱我名也、高峯聞訃曰、春向之死、是我家之衰也、江北諸士皆哀之、由是出軍稍滯、助政亦嘆其壯勇曰、彼雖爲我敵、各爲其主可

佐佐木定頼攻小谷城、勝敗相當

惜也、且曰、彼既死、我無可畏之敵也、○夏四月、庚午朔、辛未、佐佐木定頼令其將蒲生氏、目賀田氏、馬淵氏、高野瀨氏、山崎氏、大賀氏等率八千餘騎到江北、屯橫山城、江北諸士皆應之、淺見對馬守猪向率五百餘騎屯山本山、磯野氏五百餘騎、千田氏三百餘騎共屯磯野山、安養寺氏三百餘騎屯安養寺村、議約期攻小谷城、淺井助政與部下議、佯示柔弱而運夜襲之策、令間者窺敵軍、庚辰夜半、淺井助政俄襲江南陣、縱火攻之、敵陣狼狽、淺井兵自前後挾擊之、得首數百級、不長追而歸小谷、壬午、助政分軍爲二、

六角定頼進軍於江北、京極高峯會之

攻磯野山本兩城、城中善拒之、磯野源三郎彎強弓中則死、淺井兵不能進、助政力戰數回、不克歸小谷、城兵大喜、贈首級四十餘於六角定頼、定頼曰、江北浪士一勝、淺井膽寒、宜乘其弊屠小谷、乃催諸軍、○五月、己亥朔、己酉、佐佐木六角定頼發石寺城進軍於江北、長原氏、三蜘氏（蜘或作雲）、小河氏爲先鋒、新藤氏爲二陣、三井氏、大塚氏、目賀田氏爲三陣、後藤氏爲四陣、居場氏、山崎氏、平井氏、馬淵氏、高野瀨氏、大賀氏爲五陣、蒲生氏、小倉氏爲六陣、定頼統諸隊爲七陣、到橫山城、京極高峯率千八百騎會之、淺見氏、磯

而佐佐木環攻小谷城

野氏、千田氏爲先鋒、淺井助政與部下議事、大橋氏海北氏、赤尾氏曰、速擊走之、若不克則請援兵於越前、伊部氏曰、敵張七隊、難輙破之、不若固守待敵疲得越前兵併力破之、則江州南北可一舉定之、助政曰、前議謀淺、後議無慮、所以者何、敵七隊整列、欲雪去年恥、則不可必勝乎、一請越兵、似怯、再請則近恥、縱勝亦是朝倉勇、而非我功乎、我唯守而殲耳、乃分諸部爲防禦之備、既而佐佐木到小谷城下、環攻之、擇善射者爲先、而欲待助政出、千箭共發、故城兵不出、敵兵屢攻、然城亦不陷、○六月、己巳朔乙亥、江北

江北磯野源三郎等襲大嵩城、助政戒嚴

軍士磯野源三郎、同族源十郎、千田帶力、同族彌九郎、相議察小谷城兵漸疲、率其徒百五十騎、夜潛襲小谷子城大嵩、放火燒之、攻擊甚急、城兵不能拒之、逃入本城、磯野千田斬首三十八級、告捷於江南江北諸陣、淺見對馬守、磯野右衛門大夫、千田伯耆守、率千騎來守大嵩、助政大驚、召部下曰、明則敵軍大舉而攻本城、是我致死之秋也、卿等其勿貪生遺恥、衆皆曰、諾、丙子、六角定頼、京極高峰併兵攻小谷城、欲一舉陷之、助政防禦甚固、唯憚磯野源三郎發中、越前朝倉宗滴聞小谷城急、請國主孝景欲救之、孝

助政用疑兵長六角定頼

景不聽之諸將亦不肯宗滴切齒而止淺井助政聞之曰越兵不至我有一策事遂則却敵不遂則死衆皆曰奇策如何助政曰試作疑兵號越前援兵以驚敵心而乘機撃之則或其克乎衆皆曰可也乃遣東野氏於横莊懇諭告而發戊寅東野氏聚横莊鄕氏千餘人伴剪紙爲旗畫越兵家紋分立於群峰江南江北諸軍見而驚己卯未明羣峯疑兵揚燧小谷城揚燧應之疑兵吹螺撞鐘小谷之相應敵軍大畏誤見爲數萬軍勢定頼發使於諸陣曰可速班師以謀再舉諸隊驟亂解圍而退走助政望見曰敵陷我謀

助政圍平井擁京極高峯歸小谷

中乃出城追撃之斬首八百七十餘級獻捷而歸小谷淺見氏磯野氏千田氏猶守大嵩怒曰越兵縱來不過七八千筭江南江北兵則殆可三萬何怯之如此哉我輩獨在此死亦無益乃引兵各歸其本營乙酉淺井助政圍上平城京極高峯請和助政許之而擁高峯歸小谷造別館居之且取江北諸士質納城中由是京極舊地悉爲淺井之有高峯雖不預事然助政稍加禮敬助政勢振近隣若挾武田氏誓約結交江南諸士亦通好信佐佐木定頼不悦欲發兵撃小谷然有病不果故助政與定頼抗衡中分江州○

佐々木六角氏綱歿

尼子經久寇大内介義興歸

義植令赤松義村討細川澄元

秋七月巳亥朔丁未佐佐木六角氏綱歿是定頼兄也有病不能繼家故定頼代之父高頼老猶在出雲國尼子經久寇大内介義興累年在京之隙連歲出兵掠領伯耆備後備中與吉川經基修舅甥之好○八月戊辰朔庚寅大内義興告暇於義植辭管領職歸周防國爲備尼子氏之侵掠也一傳稱義興執權十年頃間公家武家共衰弊皆受義興供給故義興國用窮乏不堪在京之營因辭而歸國○十二月丙寅朔戊辰義植聞細川澄元起於阿波而播磨國多内應者遣僧慶西堂於播州帶教書諭兵部少輔赤松義村討之義村應命然與澄元修交與高國不和是

美濃國亂

月美濃國亂國主土岐政房避難於越前國義植賜書於朝倉孝景令政房歸國頃間世祿國主皆被制家臣美濃則土岐家臣齋藤氏近江則京極家臣淺井氏越前尾張則斯波武衛家臣朝倉織田關東則上杉部下長尾氏宇都宮則芳賀氏結城則多賀氏千葉則原氏其餘則細川下有三好島山下有遊佐播磨赤松下有浦上此等類其勢威強於其主而或逐其主或奪其國而陪臣列於公臣

標記本朝通鑑卷六十五　終

永正十六年

義植遣平貞陸諭孝景通加越商船海路

細川澄元修約於義村議入洛

毛利興元卒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六十六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刪定

後柏原天皇二

己卯十六年、夏四月、義植遣伊勢守平貞陸於越前、諭朝倉孝景、通加賀越前商船海路、初貞景（孝景父）自與加州一向一揆挑戰以來、越前兵士堀江氏、宇野氏戍國境、塞海上運漕、洛中畿內商賈甚憂之、義植憐之、及此孝景應命、且諭加賀和睦之事、貞景不肯、○五月、甲午朔、丙辰、義植賜書於赤松義村、捕播州士、通澄元者、○秋七月、細川澄元催南海四國兵、修約於赤松義村、議入洛之事、三好之長掌軍務、攝州人池田三郎五郎請澄元、爲先登、築城於田中、以聚兵、○八月、壬戌朔、丙子、北條長氏入道宗瑞卒於伊豆韮山城、（先是以小田原城讓氏綱、而其身移韮山城）氏綱葬修善寺、爲宗瑞建寺於筥根湯本、號金湯山早雲寺、備中守毛利興元卒安藝吉田城、其子幸松猶幼、叔父丹治比元就輔之、義植聞大和國浪士等應澄元、而命高國討之、○九月、壬辰朔、細川高國令河原林正賴、及

山科本願寺光兼獻黃金若干奉助即位禮

塩川氏等攻池田氏田中城、○冬十月、壬戌朔、辛未、勅前太政大臣藤尚通、准三宮、是日、詔左大臣藤實香、爲上卿、定即位日時、帝踐祚以來二十年、以資用不足、故不能行即位禮、武家亦不能供給、頃間三條前內大臣藤實隆勸山科本願寺光兼、成大禮、光兼爲一向宗長、家甚冨贍、獻黃金一萬貫、（則以金制算之、大金五百枚也）朝廷大喜、初議即位事、感光兼志、賜藤行成所筆三十六人歌仙家集、且聽本願寺累世准門跡、（傳稱、實隆此舉可謂善謀、於朝廷有大功也、或曰、實隆唯成一時之利、不知後世之弊、其與假本願寺助、寧不行即位）禮、癸未、池田氏夜襲正賴等陣、大破之、斬首三十餘

澄元之長率大軍進到兵庫

澄元攻越水城正賴能拒

細川高國爲越水後援與澄元相挑

級、送之阿波、澄元大喜、以攝之豐島郡授池田、既而澄元及三好之長、催四國及淡路播磨兵一萬餘騎、進到兵庫、高國令河原林正賴守越水城、拒之、（越水、或作小清水、倭訓相通）澄元環攻之、每日相戰、城中一宮三郎善射、妙發中、故四國兵不能進、而踰月、高國在京、催聚近國兵、○十一月、辛卯朔、癸巳、義植賜書於赤松義村、以勸與澄元絕、與高國和、令僧嚴西堂（號開花院）懇諭之、辛亥、細川高國率山城丹波攝津兵二萬餘騎、發京師、○十二月、辛酉朔、丙寅、高國到攝州池田、張陣成列、示越水城後援之勢、與澄元軍相挑、是年、關東

三浦義明取小弓城里見義弘屬之

古河高基爲子晴氏請姻於北條氏綱

鐵源義明擊滅原氏取小弓城自移居之上總下總安房響應崇義明稱右兵衛佐號小弓御所安房國士里見義弘素叛兩上杉至此屬義明義明得勢揚言曰我平八州廢古河御所爲關東之主在近耳東士屬古河并兩上杉者皆不安心也古河高基遣使於小田原請北條氏綱曰以卿女配於我子晴氏則兩家長榮氏綱辭曰我是一介武臣君其將軍家之裔而有御所之名也貴賤之異不可同年而論之何結對偶之姻乎高基再請曰頼義於直方頼朝於時政共是源家北條氏之佳例也卿何辭之哉願

氏綱詣走湯山令漁人網白魚跳入船

義興與尼子經久累年挑戰

永正十七年

從我言輔我子以治關東氏綱從之修嫁娶之禮致氏高基大喜既而氏綱詣走湯山歷覽山中而令漁人捕魚浮舟開宴時白魚躍入氏綱舟衆皆引倭漢佳例賀之大内義興與尼子經久挑戰屢矣山陰山陽或屬義興或屬經久連戰累年毛利元就以其嫡姪幸松從義興有戰功

庚辰十七年春正月辛卯朔庚子細川高國督諸軍與澄元戰高國將丹波守護代内藤氏與阿波兵戰不克互有死傷高國令攝州士伊丹國扶攻中村破阿波兵得首五十級雀部氏兄弟自越水城出突入

正頼逃城若槻氏獨留自殺

義植與澄元結和

澄元陣斬田井氏首其身亦被創歸城而死澄元令諸軍相代攻越水城城兵稍疲○二月庚申朔壬戌河原林正頼爲澄元被攻甚急夜潜去城而逃若槻氏號伊豆守獨留曰年既老矣逃亦生涯不久不如死於此乃自殺高國引兵退也尼崎澄元令三好之長進陣難波乙亥澄元率一萬七千騎攻尼崎高國部下香西氏力戰時雨日暮矣兩陣相互退休高國與澄元兵勢強夜潜逃赴京追者急接高國不能入京直奔近江國依佐佐木定頼高國屬城皆降澄元唯伊丹國扶守城與野間氏自殺義植留京斬與澄元和

三好之長入京執洛中權

近江越前美濃諸將來會高國

高國諸軍入京之長逆戰

既而義植竊奔近江國會高國於定頼館乃聚催近江越前美濃兵丙戌三好之長自難波入京執洛中權○三月己丑朔甲辰細川澄元移伊丹城○夏四月近江國京極朽木蒲生多賀三上永原等群士皆聚定頼陣既而朝倉越前兵美濃土岐部下齋藤氏九毛氏等來會總三萬餘人高國大悦白義植以定頼爲先鋒向京師○五月戊子朔庚寅佐佐木定頼先軍入洛到白河細川高國等諸軍數萬繼之三好之長率在洛兵五千餘騎逆戰於二條三條四條高倉不克其部屬香川安富久米川村皆降於高國而

澄元大敗、僅免歸阿波
三好之長降高國
細川彥四郎請殺之長父子

倒戈擊三好軍、壬辰、之長陣敗逃匿曇華院、甲午、細川澄元聞之長敗而避伊丹城、逃赴主瀨河原林正頼在泉界、聞之、駕輕舸追之、澄元近士二百餘人戰死、澄元僅免、到播州而歸阿波、丙申、義植歸洛、佐佐木高頼自送之、義植憐其老、感其志、厚賞之、是日高國遣兵士圍曇華院、三好之長勢屈、請降、高國許之、丁酉、三好之長及其子長光長則謁高國而退居知恩寺（俗稱百萬遍）、細川彥四郎請高國曰、我父成孝去歲死於之長陣、願賜彼於我、我殺之以報父讐也、高國頷焉、彥四郎率兵圍知恩寺、之長自殺（法名長輝、一名希雲）、彥

細川澄元卒
高國催六百番歌合、其子稙國行犬追者

四郎又請殺長光長則、然高國不聽之、彥四郎佯爲不聞者、遣兵攻之、長光長則共自殺、細川澄元與其部下議曰、故法住院（義澄）託其子義維於我、翼戴之以爲主、將再可攻京師、滅高國、以慰三好之長亡魂、事未發、澄元病諸○六月、丁巳朔、丙寅、前右京太夫細川澄元卒於阿波國（歳二十五、號眞乘院、院在天龍寺內）、己巳、源義明爲高基被破、退高柳館、自宇都宮到奥州、細川高國聞澄元沒、大喜曰、我事成矣、洛中自此永安耳、高國素好倭歌、伊勢國司北畠家者、其姻族也、故相議、催六百番歌合、又令其子稙國行犬追物、小笠原氏波

源高基降義明黨真里谷氏
六角定頼卒
義植與高國有郤

波伯部氏、伴氏等預事、畿内近國皆立其下風○秋七月、源高基擊上總國、攻真里谷氏、降之、真里谷者、義明黨也○八月、佐佐木六角定頼告暇歸近江國、未幾卒、義植及細川高國詠百首歌弔之○十二月、頃間義植與細川高國有郤、昔義植爲細川政元被囚、時依一道士之力得脫出、及復職、召彼道士厚賞之、而授畠山氏號式部大夫、頻屢試被登用、漸預政事、至此忌高國權強、欲令式部大夫代高國爲管領、然高國不肯辭職、由是君臣相怨交惡

是年、當明正德十五年（薛氏日本考畧、載日本人詠西湖詩二首、其一曰、一株楊

遣明使遊西湖所題之詩
大永元年
義植避高國怒出奔淡路
細川高國立源義晴爲主將
高橋九郎攻備後青屋城、爲青屋友梅敗

柳一株花、原是唐朝賣酒家、唯有吾邦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其二曰、昔年曾見畫湖圖、不意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猶自欠工夫、克山堂外記、載後一首、曰正德之間、日本使者遊西湖所題也）

辛巳、大永元年、三月、癸丑朔、丁丑、征夷將軍源義植避細川高國、怒出京、遁淡路、武嶋、自永正五年、義植再任職、至此十四年（相國寺記曰、是月戊寅、義植修常德院義尚三十三回忌佛事於相國寺、僧永璉陞座云云、然義植出奔、諸記皆曰二十五日也、蓋其豫命之、而難俄起乎）、高國迎源義晴（義澄長子）於播磨（一說曰、義植養義晴爲子、云云、蓋高國慝逐君之名、播記而言之乎）、是月、高橋九郎率三十餘騎、攻備後青屋城、城主三吉氏拒之、不克、高橋縱兵入城、身自坐胡床、檢首級、在傍者僅十騎、三吉黨青屋友梅窺之、率

三吉氏攻高橋城、元就拒之、友梅降元就

百騎俄進突擊斬高橋父子、高橋從軍悉敗走、毛利元就高橋外孫也、聞變率三百騎馳到高橋城、慰殘卒曰、元就在焉、三吉雖來此城不可輙陥、衆皆喜、以城屬元就、元就併領舊領〇夏四月、癸未朔、壬辰、三吉氏聚其徒率五千餘騎向高橋城、毛利元就率三千餘騎拒之、三吉等不戰而退、青屋友梅爲元就被攻乞降、元就取其城赦友梅、此役元就陳水之以白米洗馬、友梅以爲水多而不能守焉、元就遂併青屋歸丹治比、〇秋七月、辛亥朔、丙辰、源義晴自播州入洛、時十一歳、細川高國立之爲主將、高國自爲管領職、決

本朝通鑑　巻六十六　後柏原二　七　何不成舍藏

改元大永

六角定賴與淺井助政爭江北、助政敗衂殆危

洛中畿內之事、而令從弟右馬頭尹賢（中務少輔春俱子、嗣政賢、）家沙汰西海之事〇八月、庚辰朔、壬寅、改永正十八年爲大永元年、參議菅爲學勘進之、（據杜氏通典基大則以永業文、）是月、佐佐木六角定賴憤淺井助政領江北其勢日強、大舉江南兵自將擊江北、先令進藤氏後藤氏攻佐和山城、分諸隊競進、以平田山爲本營、助政令三田氏以三百騎留守小谷、而護京極高峯、亦率三千騎出陳横山、其部屬來會者亦三千、定賴令永原氏平井氏三雲氏等抑佐和山城、自帥一萬騎陳磨針山、助政屯番馬山、相挑三日、既而兩陣大戰、互有勝

屓、佐佐木義賢（定賴子、）率奇兵千騎、廻助政陣後急擊之、赤尾駿河守（助政兄、）等二百餘人戰死、助政諸軍敗走、江南諸士遮前路、定賴令曰、今不殺助政則期何日哉、自進、助政率殘兵力戰、遂敗、精兵百餘人戰死、助政登高欲自殺、其弟政信強止之、逃奔新莊今村城、從者僅十五人、路過義賢陣、義賢曰、彼皆死兵也、勿追、勿逼、故助政幸免、時是月十二日也、助政登額戸山、樹其旗、殘兵聚者二百人、助政率之歸新莊、議夜襲定賴陣、時又會者四百餘人、及夜半而發、比及地頭山、部下今井氏俄降定賴告之、定賴發諸軍圍

本朝通鑑　巻六十六　後柏原二　八　何不成舍藏

大橋秀元勸井口義氏代助政自殺

地頭山、令曰、敵寡、或岩谷、或林藪、悉搜索而鏖之、助政携殘兵五十餘人匿幽處、悟其不免、欲自殺、大橋秀元曰、暫待之、助政曰、汝圖之、秀元謂其同僚井口彈正義氏曰、卿面似助政、若代助政死、則大忠也、萬一助政免難、則我勸助政厚遇卿子也、義氏曰、我死容易也、代君而死、乃士之常也、何望後倖哉、秀元攀嶮近進藤氏陣、呼曰、我是淺井備前守助政、使大橋秀元也、助政運命極矣、死期逼矣、然憐從士無故而死、若助政自殺而從士五十人全首領、則何惠加焉、進藤到本營告之、定賴與義賢議之、許其所請、命進

京極高峯援助政而與定頼戦於磨針山

藤曰、明日携藏助政面者、往監之、進藤歸告秀元、秀元喜而告義氏、義氏亦喜、黎明進藤率三百騎携新降、上坂治部大夫到地頭山頂、義氏着助政甲冑出見曰、我今可自殺、願見從士五十人脱難而快死、進藤諾、而解四面圍、助政等四十三人被髮覆面逃去、於是義氏自殺、進藤取其首獻定頼、而梟於矢島野、定頼大喜班師、欲攻佐和山城、京極高峯聞助政軍敗、令三田村氏等催兵七百餘騎往救之、會助政於途、且部下不從行者往往來加焉、助政既得一千餘騎、乃還而欲一戰逆定頼於磨針山、而競進撃其先

助政返軍與定頼戦定頼殆危

尼子經久畧取安藝惟元就不從

大永二年

鋒、斬小倉將監高野瀬氏海北氏、定頼後陣大亂、佐和山城兵競出、欲撃之、定頼諸軍悉敗走、助政追急、斬首四百餘級、定頼殆危、蒲生氏進藤氏後藤氏力戰拒敵、定頼幸免而歸觀音寺城、助政入佐和山城、勞士卒而歸小谷、以井口義氏女為其子久政妻、且以大註授義氏子、以報其忠、是年、尼子經久催出雲伯耆兵、屡畧安藝國、取數城、安藝國士皆從屬焉、唯毛利元就通志於大内介義興、然援兵不來、元就勢微、不能敵尼子、遂屬經久指揮、

壬午二年、五月、大内介義興率長門周防豐前筑前、

經久攻鏡山、元就元經為先鋒、藏田日向守内應城主備中守自殺

日向守以不義殺

兵數萬騎赴安藝國、攻取尼子屬城四五所、時聞小田龍造寺竊筑前而築鏡山城、令藏田氏中務備守之、平賀天野阿曾沼竹原皆屬之、義興既取藝州之半、而自向筑前、○六月、尼子經久攻鏡山、毛利元就吉川元經為先鋒、龜井能登守為檢使、元就等進燒城下、藏田氏拒焉、經久繼至、然城堅難拔、元就潛遣使於藏田日向守一族備中守曰、若殺備中而降、則令汝領其地、不然則屠城赤族、日向乃開門納元就兵、備中力戰而附其妻子於元就而自殺、元就赦其子以為家士、經久以藏田所領授元就、賞其功、以日向為不

武田光和以城屬經久

武州淺草寺自錢涌

義而殺之、○秋七月乙巳朔、己酉、尼子經久歸出雲、毛利元就吉川元經各歸其城、武田光和以佐東銀山城屬經久、○九月甲辰朔、辛酉、武州淺草寺畔辨才天堂邊錢涌、時北條氏綱使富永氏聘古河、過此而見奇之、歸告氏綱、氏綱怪而不信、一僧勸氏綱曰、昔北條時政詣江嶋、而子孫繁榮、君今繼北條家、辨才天靈不可不尊信、氏綱以為然、建辨才天社於小田原城中、以為鎮守、祈家運、

是年、當明嘉靖元年、圖書編曰、倭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内義興遣僧宗設、細川高國遣

遣明使僧等争莚席忿鬪

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閲貨、莚席、並以先後為序、時瑞佐後至、素卿行賄市舶大監、以重賓先閲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争、相與讎殺、大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郷鎮、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按義植無道當作義晴幼弱蓋其傳聞之誤乎、明致統宗曰、素卿宗設大忿相仇、殺戕指揮袁璡劉錦、大掠寧波紹興、逼令獻城、閫帥墮馬、守臣棄城、縱賊焚掠四刼、以城門之鎖鑰、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淹留旬日、揚帆而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

明人素卿携在日本生子歸國

大永三年

前将軍源義植殂

仍右素卿、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没其貲、絶貢者十餘年、國俗傳稱、素卿在明生子、來日本又生子、貪而在筑紫筥崎、為人養子、年久在明、時王子來迎素卿、素卿在日本生子惜別、素卿欲相携歸明、主人曰、汝者華人也、宜許歸、汝子者生我國、何欲其歸哉、我不能許之、留以為家奴、素卿曰、歸亦別子、留亦別子、不能兩在、進退惟谷、不若死以絶此念也、乃欲投身於海、主人憐而令倭子同歸、素卿大喜、携倭子乗華子船、而歸明云云、

癸未三年、夏四月、辛丑朔、己酉、前将軍從二位權大納言源義植殂于阿州撫養、歳五十八、號巌山道舜、秘之、世希知焉、義植有子、曰義冬、母細川讃岐守成之女也、義植逝後、在淡路、稱嶋公方、後移阿波國平島、子孫相續、一說曰、義冬移平島時、從者三百六十人、經年資用不給、皆離散、唯三江兵庫富永數宗、結城重正、

毛利幸松夭以元就為嗣

乾定直、荒川珍圖、湯淺兼綱、六人陪從、○秋七月、毛利幸松夭、無子、家士等議嗣、或曰、迎元就於丹治比、或曰、迎就勝、元就弟、於相合、或曰、請尼子經久族、以為嗣、假經久威、以大家門、而不決於一、志道廣良曰、元就勇猛絶人、智謀有餘、為毛利家棟梁、舎此人而誰哉、乃令兒玉氏告元就、元就辭之、廣良與同僚福原廣俊、中村元明、坂廣秀、渡邊勝、粟屋元秀、赤川元助、井上就在、同族元盛、赤川就秀、飯田元親、井上元貞、同族元良、元兼、桂元澄、連署同請之、元就許之、由是令粟屋縫殿假修驗者形、稱詣伊勢神宮而入洛、望請於義晴及細川

松平信忠讓家於子清康

高國、而賜義晴教書、歸安藝、附元就、○八月、己亥朔、戊申、毛利元就自丹治比猿掛城、移吉田城、繼嫡家、號毛利右馬頭、○十二月、丁酉朔、太田資高道灌孫資康子屬上杉朝興、在江戸城、潜通於小田原、約北條氏綱為內應、氏綱乃議、明春發兵、松平信忠讓家於其子清康、閑居於大濱、信忠長親長子也、先是長親既讓家於信忠、然多病不堪營軍務、清康年僅十三、度量絶人、故知其勝己、而退居、信忠多弟、分封邑里、信定號櫻井、義春號東條、親盛號福鎌、利長號藤井、清康幼而繼家、祖父長親老而健強、能正嫡庶之分、故諸

來素卿歸其國伏誅

大永四年

北條氏綱攻江戸城太田資高導敵納城

叔恣、屬清康指揮、

是年、當明嘉靖二年。從信錄曰、六月、叛人宋素卿等伏誅。素卿假充日本貢使、率其黨竄慈谿、縱火大掠、殺指揮劉錦、蹤躡寧紹間。已而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及和人中林望古多羅等、具獄論死。憲章錄曰、嘉靖二年十一月、癸巳、吏科給事中夏言言、頃者倭人入貢、肆行叛逆、且寧波爲倭人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况沿海備倭等衛門則廢乎、可知宜預爲區處。

甲申四年、春正月、丁卯朔、己卯、北條氏綱率伊豆相摸兵、向武州江戸城。上杉朝興聞之、出軍於品川小杉、待爲氏綱自遊谷入。朝興迎戰、太田資高在後陣、

大内義興自陣岩國、令義隆陶道麒攻武田光和於

納小田原兵於江戸。朝興不能拒前後之敵、而走板橋。追者急擊、板橋某戰死。朝興逃保河越城。氏綱入江戸城、撿首級多。來降者、氏綱令一僧讀静勝軒記、而冨永氏・遠山氏・太田資高守江戸城、而修小机城。歸小田原。庚辰、朝興自河越移松山。辛巳、移陣於藤田。上杉憲房欲援朝興、有病不果。是月、尼子經久到伯耆國、與山名氏相戰數回、山名退陣。因幡國經久對挑、未歸出雲。○夏五月、乙丑朔、甲申、大内介義興、其子義隆、率長門周防豊前筑前兵三萬騎、登山口城、陣岩國永興寺、分爲二軍、令義隆及陶道麒率二

銀山城

義隆部下兵迎擊安藝援兵、陷伏兵而敗

萬騎、到安藝國、攻武田光和・佐東銀山城。義興自將一萬騎、攻破草津仁保嶋城、進圍佐伯興藤櫻尾城。毛利元就馳驛使、告急於尼子經久。然經久猶與山名戰、不能援藝州。○六月、乙未朔、壬子、上杉朝興再興河越城。太田美濃入道道可來附。安藝國士熊谷氏・山中氏・香川氏・飯田氏・山縣氏等、以與武田光和有舊好故、欲救之。戊午、義隆部下杉氏・門田氏、聞熊谷等援兵至、而議要路擊之。陶道麒留之不聽。夜遂發、熊谷等據相加坂嶮、設伏兵待之。己未昧爽、杉氏等進、而登坂。熊谷佯北。杉氏等追之。伏兵共起、自前

武田光和出城擊義隆、殺傷相當

尼子經久與元就等合兵攻義隆、不利

後、挾擊之。杉氏等二千騎大敗、逃歸義隆陣。熊谷追斬首百三十級。○秋七月、甲子朔、丙寅、武田光和率三千餘騎、出佐東城、擊大内義隆陣。杉氏・飯田氏等、數千騎拒之。森脇氏爲先登。光和力戰、不克而退。内藤氏等留戰、斬數級。光和亦橫擊之。杉氏等退。陶道麒代之、相戰。武田相當五回、而互退。主客殺傷共數百。辛未、尼子經久催出雲伯耆備中備前兵、救藝州。毛利元就・吉川元經・宍戸平賀三吉小早川熊谷等、四千餘騎會焉。龜井氏・牛尾氏爲先陣、平賀・三吉等爲二陣、元就・元經・小早川・熊谷爲三陣、進攻義隆陣、

叡山僧徒欲排日蓮宗、呈状於細川高國

相互力戰、亀井牛尾為杉氏等被破、平賀為陶道麒被破、元就等與弘中、狩野冷泉秋月等挑戰大内、諸軍乗勝、尼子属兵淺山氏、廣田氏、十六島氏等、七十餘輩戰死、丙戌、叡山僧徒聚會大講堂議曰、頃年日蓮宗邪徒充満洛中、以妨天台正法、不可不排之、乃呈状於武家、管領細川高國、其状曰、夫吾此法華宗者、高扇一乘教風、令揆一天之邪雲、廣湛四分法水、令静四海之逆浪、是則桓武天皇傳教大師、依靈山聯法之芳契、待一乘機縁之純熟、三變地鎮而開九重帝都、七重結界而建九院、佛閣大師釋曰、桓武

聖皇帝發無縁慈悲、建立法華宗矣、以平城山門頻車両輪、比鳥雙翼、若闕一二、倶不可安穏者也、爰頃年日蓮法師、不傳月氏震旦之佛教、起獨立自慢之邪見、恣號法華宗、勸無智迷闇之道俗男女、入誹謗正法之極悪邪道、輕蔑神明佛佗之威光、停止靈佛靈社之参詣、其形雖似剃髪染衣、其志劣自毛羽鱗甲、剃毀真言上乘之教法、名亡國之邪法、嫉持戒律儀之僧侶、號國賊之悪徒、嫌往生極樂之念佛、為無間之修因、既是佛法破滅之悪魔也、寧非正道零落之因縁乎、凡大祖勅曰、易踏邪徑、難入正道云々、世

毛利元就夜襲破大内陣

及澆季人、好邪路、因茲毒氣深入之輩共許之、極悪不善之類同心之、佛敵也、神敵也、不可不誡、仍於今般坂本中、追罸彼黨類、破却此舎宅、誅於残黨與力者、不移時日、可令追放洛中洛外之旨、堅可被加成敗之由、可有意見者也、退散邪執邪類、而興盛佛法王法者、彌武将榮花開萬春、大樹智月送千秋○八月癸巳朔、丁酉、夜雨、元就約雲州軍士曰、今夜我以輕兵襲破大内陣、兵多則難辨主客也、諸君其勿妄發、若我不克、則諸軍其救之、衆皆曰諾、於是元就令藝備之兵、為五隊、冒雨俄襲義隆陣、敵驚辟易相撃、

陶道麒急陷根森城

陶道麟獨警諸士之驚懼、先進大呼曰、敵軍甚少、勿緩兵衛、由是諸士皆相戰相挑、元就命卒夫折松枝擲道路、道麒軍士進者皆蹶、元就軍合鏃射殺之、接又急撃、斬首五百二十餘級、藝備兵死僅三十餘人、元就乗勝發鬨聲而歸陣、戊申、陶道麒懲前夜之敗而謂、我奉義隆始臨戰場、多失軍士、則永為義隆之耻、不若早退會義興陣、乃督兵急陷根森城、無男女悉斬之、二百七十餘人、以是為勝、而不及攻銀山城、奉義隆會義興於二十日市、陣義興不喜曰、我早陷櫻尾城而暫歸周防、令毛利元就属我麾下、則尼子

大内義興攻櫻尾城、道麒陷佐伯興藤城

伶官豐原統秋卒

小田龍造寺侵筑前

可滅者必矣、乃急攻櫻尾城、城堅不陷、道麒察義興有不平之色、奉義隆急攻佐伯興藤館、陷之、斬三十八級、而放火燒之、義興怒稍解、道麒欲乘勝陷櫻尾時、尼子經久救興藤、既到佐東、故道麒不能進、義興曰、尼子來則先可與彼戰、何屑櫻尾哉、壬子、伶官前筑後守豐原統秋沒、統秋受家業、長音樂、殊善吹笙、爲一流之師、奉授三朝天子、（統秋所著體源抄二十巻、行于世、又達倭歌、有千首題詠、屢預叡感、其草號松下集、爲前内府實隆被稱美、與宗長交善、時宗長在駿河、統秋不堪遐想、臨終遣狀宗長、不堪哀慕、）丁巳、大内義興聞小田龍造寺侵筑前、曰、先可治其本而制其末、乃罷二十日市陣、歸周防國、○冬十月、上杉憲房上杉朝興、令軍攻武州毛呂城、陷之、

大永五年

義興隆信對挑

關東管領上杉憲房卒

乙酉五年、三月、庚申朔、丁丑、神祇權大副卜部兼滿、自焚吉田館、出奔、（兼滿以爲卜部嫡流、謂宗源神道、唯授一人而已、傳之、然平野卜部兼永訴其身亦傳之、兼滿怒出奔、既而二人對論、兼永妄言顯然、故兼滿復職、自是吉田平野同族交惡、）大内介義興率三萬餘騎、赴筑前、龍造寺隆信陣於筑後境、對挑、○夏四月、庚寅朔、乙巳、關東管領上杉憲房卒于上野國高山莊平井陣、（歳五十九）其子憲政幼、家臣長尾氏、白倉氏、大石氏、小幡氏等、迎古河高基子憲寬、以繼上杉家、以爲關東管領、獻使於京都、白

義興隆信相戰、星野菊池族屬隆信

六角定頼攻助政、朝倉宗滴救助政

土岐政房卒

上杉朝興攻武藏白子、殺其將伊勢九郎

之、義晴許焉、細川高國今歳四十二、以國俗稱厄年、故剃髮改名道永、而讓管領職於嫡男植國、大内義興與龍造寺隆信戰、筑後星野氏、肥後菊池餘族、共屬隆信、○五月、佐佐木六角定頼擊江北、攻淺井助政、越前朝倉孝景、令朝倉宗滴救淺井、破定頼、宗滴善戰、登高指揮諸軍、江北人名其地曰金吾嵩、（宗滴初名太郎左衛門、故有金吾稱、）○八月、戊子朔、丙申、美濃守土岐政房卒、頃間家臣齋藤氏擅國事、政房有若無、己酉、上杉朝興破小田原軍於武藏白子、殺其將伊勢九郎、獲首八百餘級、細川高國移造三條幕府於上京、稱柳御所、（洛中、其南曰下京、北曰上京、）近江國伊庭氏九里氏叛佐佐木定頼、發兵討之、○九月、丁巳朔、戊午、杉山氏與伊庭九里戰於里橋、破之、定頼賞之、○冬十月、丁亥朔、辛亥、細川植國卒、（歳十八）高國哀歌以悼之、且嘆曰、我今歳當厄、故授家職於彼、除故告新也、不圖彼遇此禍、龍造寺隆信乞和大内義興、義興求隆信及星野菊池質、而許之、隆信歸肥前、星野歸筑後、菊池歸肥後、義興待質子之來、留筑紫踰年、且與豐後大友義鑑構兵、○十二月、乙卯朔、連歌者宗長、自去年歷遊東海、留滯京都、巡行北陸、到處催倭歌連歌會、遇京

細川植國卒

隆信乞和大内義興

連歌者宗長歷遊東海

大永六年
賜佛眼天祐禪師號於僧等貴勅書

都公卿、東北武士等、今年歸駿河宇都山紫屋、時歳
七十八。
丙戌六年、二月、甲寅朔、丁卯、特賜佛眼天祐禪師號
於相國寺前主等貴〈號山〉宗　詔書曰、勅、塵裡聚落境、仰
相國巨刹之盛興、表外規矩、場採臨濟四喝之奧賾、
等貴和尚、仙岩的嗣、佛慈法孫、名高才高、貯經史於
丹府、禪熟詩熟、修禮樂於緇衣、宗門固道根、何人其
得測識、武將補帝業、舉世共致敬尊、時時對玉床、箇
箇談玄要、特賜佛眼天祐禪師、是月、大內義興與大
友義鑑和睦、而歸周防。○三月、大內義興帥師到石

大內介陷尼子氏石見六城
淺井高政卒
朝興攻武州蕨城、救之不及、而城陷
細川道永殺家臣香西氏

見、國陷屬尼子氏之六城、而進圍三隅城、石州士通
於尼子者、馳使告經久、曰、三隅陷、則石州悉為大內
之有、經久驚、而聚兵、促軍發。壬戌、淺井高政卒、高政
助政長子也、勇而善戰、助政書其似我、屢擊養濃國
而有功、至此早世、助政甚悼之、次男久政柔懦不協
助政心、然其妻固請、以為嫡嗣、號下野守。○五月、癸
未朔、上杉朝興攻武州蕨城、安房里見義弘、及真里
谷氏、并上總下總群士、皆屬朝興、北條氏綱為救蕨
城、到高倉。○六月、癸丑朔、戊午、蕨城陷、氏綱引還。○
秋七月、壬午朔、甲午、細川道永殺其家臣香西氏、號四

郎左衛門、香西以累世為細川家令、故頗振威、為丹波國
守護代、且其弟柳本彈正少弼有姿色、寵於道永、長而
受重祿、右馬頭細川尹賢憎香西柳本驕恣、而互有
隙、令春尹賢請高國修其所治之尼崎城、細川部屬
皆預土木之事、香西亦在其中、時香西卒夫與尹賢
卒夫爭事、打瓦礫、將及戰鬪、諸士論而和之、尹賢卒
夫入城、香西卒夫猶擲礫於城中、尹賢大怒、香西不
謝、由是交惡、香西素贊文字、常押判於空紙、而附侍
史矢野宗好、臨事贈答、頃間宗好忤香西、肯而為浪
士、尹賢聞之、密召宗好、懇遇之、搜索香西押判空紙、

義興圍三隅城
多野備前守誘弟柳本彈正共叛細川家

令宗好偽作香西通三好氏之書、而封函以示道永、
道永以為實也、然猶欲自糺之、而召香西、香西入焉、
護士脱其刀、尹賢佯稱道永命、令護士速斬香西、既
而遣彼偽書於柳本彈正、曰、汝兄叛書押判分明也、
故誅戮之、汝無黒心、則眷遇可如初也、柳本謝曰、兄
有罪而伏誅、臣何恨上哉、幸宥連坐之罪、則盡微忠、
可奉仕耳、是月、大內介義興圍三隅城、三隅氏堅守、
待尼子之援。○八月、香西兄波多野氏、號備前守、自丹波
入洛、詳聞香西素無叛心、依細川尹賢讒而死、大怒、
乃誘其弟柳本彈正、共歸丹波、而叛、傳稱波多野、柳〈本說言於嵯峨〉

柳本與高島氏親厚、告別相泣

夜漁而出京、故無知其叛心者、柳本與同僚高島甚九郎有男色之好、故惜別往告密謀、且勸其同意、高島曰、卿不忘舊緣、鄙雖苦別、然君恩不可忘焉、我不白卿事、而令卿到丹波、是為卿存朋友之義也、事顯而臨戰、則我為先鋒射卿、是不忘君恩也、相泣而別、去、波多野柳本到嵯峨、入冨人角藏吉田氏、而飲酒宴樂、角藏悟其為將西起兵、贈甲冑、兄弟喜而出、歸丹波、庚午、義晴赴叡山坂本、避洛中亂也、是月、薩摩國不靜、頃間國主島津勝久無狀、好博奕、無治國之量、國人不附、家運將絕、同族嶋津實久、欲廢勝久代之、勝久憤之、然其力不能制之、同族忠良、有才能、勝久素知之、乃以國事委忠良、授南鄉地曰、卿其為我治國撫民、勿廢先祀、實久不喜、忠良行政累月、國人悅服、按島津家譜曰、自最祖忠久始受封、十一世至忠昌、忠昌有三子、曰忠治、曰忠隆、曰勝久、忠治忠隆相及繼家、共無子、至勝久也、實久忠良共同祖、傍親也、

上杉憲寬陷小澤城

波多野柳本起兵丹波、國士響應

義興攻三隅城、經久救三隅

○九月辛巳朔、己丑、上杉憲寬發上州、到武州、陣入間川、欲與朝興共擊北條氏綱、先攻小澤城陷之、○十月、波多野氏柳本催丹波國兵、國中響應、波多野移矢上城、柳本守神尾寺城、而遣使於阿波國、與三好氏約定期、共攻京師、自三好之長自殺、細川澄元卒去以來、阿波諸士切齒待京都之變、聞波多野柳本之告、而大喜、促軍裝、○十一月庚辰朔、甲申、大內義興急攻三隅城、三隅入道力盡而降、此時尼子經久自將、既近三隅、義興移陳於濱田、待經久、至經

細川道永令尹賢圍矢上城

丹波赤井氏援柳本、與京軍戰大克

久繼到濱田、與義興隔五十餘町相挑、辛卯、細川道永聞丹波蜂起、以細川尹賢為將、率池田氏・長盬氏・奈良氏・藥師寺氏・波波伯部氏・荒木氏等八十八隊、發京師、分軍圍矢上・神尾寺兩城、柳本彈正夜擇輕卒、襲長盬氏陣、斬首二十級、歸城、己酉、丹波赤井五郎催近國兵三千餘人、救柳本城、京軍分十三隊拒之、赤井擊破之、斬首三百餘級、京軍大半逃歸京、唯藥師寺氏・荒木氏返戰、殺赤井兵二百餘人、城中乘勝、細川尹賢解矢上城圍、而歸京、道永怒諸將失利、而賞藥師寺・荒木勞、藥師寺補備前守、荒木補安藝守、是月、上杉

兩上杉與小田原兵戰不利

池田彈正保池田城、應波多野柳本

憲寬・上杉朝興、到相模玉繩、與小田原兵戰、不克、退陳鵠沼、嶋津勝久加授日置郡、嶋津忠良往領之、時勝久在伊集院、忠良來謝、相共歸鹿兒嶋、其儀殆如二君、國政悉決於忠良、未幾、勝久養忠良子貴久為子、以讓國、閑居、嶋津實久叛、起兵大隅、國士邊川昌久應之、○十二月庚戌朔、池田彈正歸攝州、保池田城、應波多野柳本、遽擊丹波敗軍、士歸攝州者、攝州士三宅・吹田、曾掌澄元舊恩、至此、招細川澄堅堅一作賢、於阿波、以為帥起兵、辛酉、攝州伊丹氏・勢州神戶氏、合兵擊三宅・吹田、破之、斬首百餘級、澄堅退赴泉界、

里見義弘小弓義明乱入鎌倉北條氏綱撃之

義興經久戦於濱田

壬戌細川澄堅部属三好元長長基及其族類發阿波到泉堺和泉淡路浪士等悉來會細川澄堅及元長率其兵到攝州中嶋踰年甲子安房里見義弘與小弓義明相謀自率兵船數百艘到鎌倉亂入鶴岡宮中破寶藏其餘佛閣皆刧掠鄉民大驚逃走北條氏綱聞義弘狼藉大怒發大軍馳赴鎌倉環攻之安房將里見左近落馬而死從兵離散義弘乘舩逃走小田原兵駕輕舸追之屢戰於海上房軍多死義弘僅免歸安房皆謂棠鶴岡神罰也是月大内義興尼子經久戰於石州濱田尼子先鋒牛尾氏若林氏進

山名但馬守乱入伯州經久引兵歸國

嶋津忠良撃實久

逼大内陣陶入道拒之陶安房守横擊之牛尾敗走若林不退陶氏部属青景氏仁保氏進擊不克若林自把鎗而破卻之陶氏代之而戰若林力戰而歸陣主客殺傷不少時雲州使來告曰山名但馬守亂入伯州經久驚遣使告義興曰寇侵伯州我將班師可平內寇而與足下再會焉即引兵而罷濱田陣於是石州大半屬義興義興欲進攻雲州然有風疾歲亦暮矣故引軍歸周防嶋津忠良率軍擊實久陷其新城實久猶保本城勝久授伊集院地於忠良丹波攝津敵未至洛中稍靜義晴歸洛是年松平清康攻取

松平清康移居岡崎城

山中城移居岡崎城傳稱松平彈正左衛門昌安兼守岡崎城山中城其威振西参河而窺東三河及清康勅與取山中城昌安懼以其女嫁清康讓岡崎城初信光自岩津移安城又移岡崎而親忠至清康四世居安城親忠弟光重居岡崎城以護其子昌安至此清康自安城移居岡崎

執政　関白太政大臣藤植家、関白藤植通、藤忠房、太政大臣藤實香、左大臣藤實宣、藤公頼、右大臣源通言、藤公條、内大臣藤秀房

柳本彈正陷山崎城藥師寺走

大永七年

後奈良天皇

諱知仁後柏原帝第一子母豊樂門院藤原氏贈左大臣敎秀女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三曰享祿天文弘治崩壽六十二葬泉涌寺

丁亥七年正月細川道永請援兵於若狹越前武田元光乃引兵入洛朝倉孝景諾未果道永議待越前兵討丹波○二月已酉朔辛亥柳本彈正率軍發丹波壬子圍山崎城陷之城主藥師寺備後守奔高槻城其弟與二留戰與柳本有外親之好柳本棄戈進曰與二降矣與二曰汝不知乎忠臣不仕二君唯自殺耳柳本不忍殺之而護送於道永陣芥川太田茨

三好柳本進軍、討武田元光、大克

藤內光、及細川道永先鋒奈良元吉父子皆戰死

阿波先鋒香西元盛戰死

道永元光奉義晴奔叡山

三好左衛門病創死

隱士源肖栢卒、多著書

木安城福井三宅等諸城開、柳本兵威、不戰而避去。柳本陣山崎、告捷於泉界。三好左衛門、三好政長發泉界、會柳本於山崎。巳未、三好柳本向京、庚申、與京軍隔桂川挑戰、辛酉、義晴發幕府、陣六條、先鋒屯鳥羽鴨森、道永陣妙本寺、武田元光陣西七條泉乘寺。三好族渡桂河、與武田戰、大克之、斬首八十餘級、元光敗走、道永令赤松氏防桂河、日野大納言藤內光以下、與道永爲外族、故自臨戰場、奈良元吉、其子三郎先登、殺阿波先鋒赤澤次郎、香西元盛、丹波波多野氏競進、內光及奈良父子皆戰死、道永麾下荒木氏等三百餘人沒于陣、阿兵死者八十餘人、高畠甚九郎奮呼曰、我食言則恥柳本、而力戰數回而退、京軍遂敗、壬戌、道永元光奉義晴奔叡山坂本長光寺。三好柳本入京、而共退。三好陣攝州中島、柳本陣山崎、告捷於阿波、三好左衛門病創死、中島攝州諸城皆降於三好柳本、唯伊丹城爲道永固守之。是月、島津勝久讓鹿兒島城於貴久、而退居於伊作。○夏四月戊申朔、隱士源肖栢卒、肖栢者、具平親王之胤、大納言源通方之後也、弱齡嫌世態、以肖栢爲名、不好儒流、不爲道士、未信佛徒、粗讀中華之書、專嗜歌道、親炙宗祇、受倭歌連歌之學、上自萬葉集下至新

僧龍崇作肖栢遺像贊

續古今、且伊勢物語源氏物語等、及世世歌集能該究焉。曾撰伊勢物語詳、其稿本備後土御門帝之叡覽、又點閱六家詠草、拔其粹者若干篇、以獻後柏原帝、又抄出九代集中之二千餘首、以誨初學、屢遊五岳、就建仁龍統、聞唐宋詩律之趣、故頗解作詩、每遊洛中洛外、以金箔塗牛角、見者皆怪笑之、肖栢恬然不介於意、其聲名大彰、及年漸老、築居於攝州池田、以夢菴爲其號、又自稱牡丹花、取諸南泉指庭前牡丹、謂陸宣公曰、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也、每及花開、攜香酒以賞之、與花併成三愛、其所愛之香者、以沉水爲最、且我國所傳蘭奢待、紅塵中川梅花荷葉新秋等也、其所愛之酒者、中華南蠻之液、且賀州菊花、九州練貫等也、每既醉、長袖舞蹈、以成少年之舊態也、僧龍崇依其請、作三愛記、且系之以詩、曰、酒醺香消花亦塵、更將底物樂餘晨、挑邊一卷古今集、日日燃眉千載人、既而肖栢自作三愛倭字記、其趣曰、曳年來在洛、頃間居攝陽、久玩宮禁之月、屢賞吉野之花、凡所蹈過之國郡不少、常服野服、着葛巾、最不求華美也云云、且避攝陽之亂、徙居泉堺、今茲四月遂卒、年八十五。門生等描摸遺像、請龍崇爲之贊、曰、中院源流、歌道棟梁、通漢明倭、兼風雅頌、系繼

嶋津勝久忠良不睦

二條、受遺三種、野服葛巾、坐詠行諷、韻字瀟洒、才思天縱、鑿宣室、幾羲希世、羅龍渭水、傳岩、冥相伯仲、八旬過五、爲沈鐘動、夢即是覺、覺即是夢、一株牡丹、不盡受用、歲歲年年、春入花承、〇五月、島津昌久與伊地氏起兵、忠良率兵破之、實久告勝久曰、此役、忠良所爲也、忠良悟之、欲刑伊作、而訴無罪、時流言、勝久遣實久攻鹿兒島、貴久聞之、與忠良赴伊作、謝無罪、勝久曰、我聞實久之言、疑心忽生、可謂過也、設宴饗之、交歡如初、實久未服〇秋七月、島津實久潛說勝久、而陽尊之、謀令勝久歸鹿兒島、而已自得伊作地、國中不靜、忠良發兵、夜攸攻伊作城、克之、自此勝久忠良不睦〇八月丙午朔、壬戌、柳本彈正攻河

柳本攻畠山本營河內高屋城

道永後高屋柳本解圍歸山崎

內高屋城、此畠山植長所守也、畠山累世領河內、以高屋爲本營、先是畠山尚長讓高屋城於其子植長、而閑居紀州、號卜山、欲併河州、率兵二千、馳急攻之、城殆危時、卜山聞日野內光婿卜山戰沒、而入洛弔其外孫晴光、直啓義晴於坂本留滯之間、高屋告急義晴、曰、越前朝倉援兵過日可來、彼來則救高屋誅柳本容易耳、卜山曰、朝倉來遲、高屋陷、則雖千萬騎之多無益也、光臣先至、察時機而卻之、乃獨赴河內、到交野、令富民大塚氏、連數千炬、擊太鼓、而進向高屋、柳本望見、以爲近江越前大軍至、而解圍歸山崎、卜

畠山義宣攻朝倉宗滴不利遊佐三好等兵多死

大友義鑑擊殺其部屬佐伯惟治

山設伏兵於處處、城兵亦出、前後擊之、斬首五百餘級〇冬十月、癸亥、畠山義宣義就孫、憑三好、而率遊佐氏等、五百餘騎爲先鋒、朝倉宗滴擊破之、斬遊佐彈正等、百餘人、三好兵繼進、宗滴自爲先登、鏖擊之、諸軍從焉、斬二百餘級、三好敗走、道永授感書於宗滴賞之〇十一月、大友義鑑殺其部屬佐伯惟治、惟治者、諸方惟義後也、義或作榮、或作能、世爲豊後巨族、依大友累世爲國主、屬其部下、惟治居栂牟禮城、其勢超諸士、殆凌國主、衆皆忌憎之、曰、惟治負險有叛心、惟治懼、令深田氏野下氏陳謝之、義鑑不聽、殺其二使、而

享祿元年

以臼杵長景爲帥、率國中兵二萬騎、攻栂牟禮城、城險、踰月不陷、死者甚多、長景以散投隍、而起樓以逼城、然猶不陷、長景遣使說惟治曰、卿雖能守、然城遂陷耳、不如早退城、逃日向國、我爲汝陳解其無罪也、惟治曰、我無罪受圍、則力戰以待死也、長景又諭曰、汝疑我言乎、我必不食言也、乃書誓詞遣之、惟治領焉、於是避城、奔日向、城兵皆降、長景取城、而諭日向諸士、遮惟治於途擊之、惟治自殺、其幼子共死、義鑑令惟治叔父惟常、繼佐伯家、

戊子、享祿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甲午、朝倉宗滴與三

晴元納說而和議破義晴又奔近江

好元長修和議，由是道永晴元解怨，細川兩家罷戰，相互取質。然三好政長不肯，與柳川彈正謀破和議，政長馳歸泉界，宗滴等引兵歸越前，而若狹近江兵各退。○二月，三好政長譖元長於晴元，晴元信之，謂元長有貳心，不利於己也。元長懼，辭道永而歸泉界，陳謝其無罪。晴元不聽。由是和議破，而兵亂復起。攝川藥師寺伊丹各降於晴元。政長再議攻京，京師兵寡。道永奉義晴，又奔近江，匿朽木谷，依佐佐木植綱。三好黨與柳本彈正執洛中之事，然二氏爭威相惡，洛中不安堵。○八月己未，改大永八年為享祿九年。

本朝通鑑　後奈良　二十九

文章博士菅長淳勘進之。據易大畜程傳、居大正享天祿。○十二月戊辰朔，柳本彈正執洛中權，與三好黨有隙，而兵革復起。是年北條氏綱召橫井神助，神助善彎強弓，關東無雙，且知鳴弦秘法。本是尾州人，經歷諸國，以干祿，至此屬氏綱，遂為隊將。頃年播州浦上掃部助以累世為赤松家老，威權震主。赤松義村憎之。浦上起兵弒義村，立其子晴政，而自領播磨備前美作三州之事。雖備前守義村好倭歌，善翰墨，故衆皆惜之，然畏浦上威，皆立其下風。

浦上掃部助弒其主赤松義村

享祿二年

己丑二年，春正月戊戌朔，柳本彈正帥師到攝州，與

長尾八郎害同族景誠

松平清康攻吉田城

牧野傳治傳藏戰死

大窪忠俊有功

伊丹元扶戰於山崎，破之，斬元扶族六人。三好遠江守、鹽田若狹守聞之，發京赴山崎，兵勢精銳，柳本慮其不克，逃入河州枚方道場。辛酉，長尾八郎忌同族長尾景誠振權，竊令矢野氏害之。○五月乙未朔壬戌，松平清康與吉田城主牧野傳次傳藏戰參州御油。清康先鋒稍退，清康自操戈，與叔父信定爭先競馳，再戰于下地，大克之。傳次傳藏及其族新次新藏戰死。清康取吉田城。此役大久保忠俊有戰功。渡邊範戰死，其子氏綱突馳，斬敵，復父讎。大久保氏者，宇都宮泰藤裔也。泰藤從新田義貞、義助在越前，義助退越前之後，泰藤來住參河，其子孫號宇津野氏，至忠俊，改號大久

本朝通鑑　後奈良　三十

保。族類甚多，自信光以來，世事松平家。渡邊氏亦嘗自攝州來參州，世仕松平家，種類多房。癸亥，清康發吉田，攻田原城，城主戶田某不戰降，迎清康歸吉田。國中諸士多來服者。○八月甲子朔癸酉，三好元長憤細川晴元疑己，而去泉界，歸阿波。丁丑，上杉憲寬攻上州安中城，上杉朝興止之，憲寬不聽，而發兵。己卯，柳本彈正悅三好元長歸國，與高畠氏帥師，圍伊丹城。○九月，上杉憲寬部下西氏小幡氏等叛，立故管領憲房子憲政，時稱龍若，繼山內家，而破憲寬安中陣，憲寬移上州程田陣，長野一族從之。○十一月癸巳朔癸丑，柳本彈正陷伊丹城，城主伊丹元扶

清康降田原城

上杉憲寬被攻部下士移上州

柳元陷伊丹城城主

享祿三年

上杉道興陷小澤瀬田谷二城

等三十餘人戰死、柳本振威於畿內。○十二月、松平清康、平參河一國、出兵於尾州、與織田氏戰破之、取科野鄕、授叔父信定、賞其戰功、而追取尾島城、清康兵勢大振、北條氏綱令其將遠山氏畧武州、與上杉道興相挑於吾名蜆坂、

庚寅三年、春正月、壬辰朔、甲午、上杉道興破遠山氏軍於吾名蜆坂、丁酉、進陷小澤瀬田谷兩城、己亥、到江戸城邊、焚氏綱陣營、而速歸河越城。○三月、項間細川常植自越前浮舟濟北海、到出雲國、請假尼子經久軍、以復京師、經久不聽、常植去到備前國、會浦

細川道興到備前、會浦上諸援兵

北條氏康向上杉道興軍、時歲十六

播州士三木別所氏攻同州依藤氏

上氏、請援兵、浦上新奪國、欲求聲譽、而張其家、故許常植、促聚備作播三州兵、常植亦招舊好浪士、先是常植自伊勢歸近江、請援兵於佐佐木定頼、佐佐木高山及淺井助政、皆不聽、常植直赴越前、請假朝倉孝景兵、又不聽。○五月、上杉道興發河越城、到武州府中、難波田彈正、町田藏人以下、壯士五百餘騎從之、北條氏綱聞之、召其嫡子氏康曰、汝往擊却之、氏康歲十六、勇猛超羣、善騎射、聞命而發小田原、乳夫子志水小太郎等從焉、播州士三木別所氏、赤松族、與同州依藤氏有隙、項間別所入洛、欲假柳本力擊之、柳本乃許之、率兵赴播州、攻依藤城。○六月、己未朔、甲戌、北條

播州士三木別所攻同州依藤氏

北條氏康討上杉道興、而克之

柳本彈正為冦被殺

細川常植浦上氏入攝州、細川晴元拒之

氏康帥師到武州、與上杉道興戰於玉川小澤原、氏康揚言曰、今日不斬道興、則不肯歸、其勢甚銳、道興大敗而退、氏康喜曰、我初臨軍、而容易克敵、他後亦如此耳、意氣揚揚歸小田原、戊子、柳本彈正為賊被殺、不知誰人之所為也、陣中大亂、依藤氏出城奮擊、奪柳本首、斬百餘人、浦上氏聞之、分兵攻小寺城、別所城有田城、皆拔之、斬首千餘級、而與常植謀取攝州、入京。○八月、細川常植、浦上氏率播作備三州兵入攝州、陣神呪寺、細川晴元在泉界、聞之、令高畠氏守伊丹城、池田氏守池田城、藥師寺國盛守富松城

藥師寺國盛降于常植、晴元聞之、斬國盛子

松平清康攻參州宇利城、松平親次死之

拒之、戊申、常植出兵攻富松城、陷之、斬首二十餘級、細川晴元自泉界發兵、高畠氏出伊丹城、會之、常植擊破之、數井上新八等三十餘人、泉界兵逃入伊丹城、常植移富松城。○冬十一月、丁亥朔、壬辰、常植攻大物城、城主藥師寺國盛降、山中氏、河原林氏等五十餘人戰死、國盛子七歲、質於晴元、在泉界、晴元聞國盛降、而斬質子、是年、松平清康攻參州宇利城、與熊谷氏戰、以叔父松平信定、從弟松平親次、子親盛、為先鋒、而清康為新兵、在高處、熊谷開城力戰、信定敗走、親次曰、我自誓今日戰不可退一步、臨難豈食言、

小田原城下繁昌　陳外郎來責透頂香

享祿四年

常植浦上

哉留戰而死時歲十八從兵十三人皆死清康擊破一方將入城然望見親次力戰欲馳救之山連路隔不及而止日亦暮矣故班師大叱信定早敗不救親次之死頃年北條氏綱勢威逐年強盛小田原得地利故工商來聚城下富庶氏綱頗有自安之心時召宗長於駿河連歌遊樂諸士亦倣焉洛人陳外郎族亦來責透頂香而稱長生藥以獻氏綱氏綱命之留住焉（上杉道興聞小田原繁昌常切齒謀擊平之然以性日愚敗故不能發擧而過年）辛卯四年春正月丁亥朔細川晴元悔過遣使於阿波招三好元長○三月丙戌朔辛卯常植浦上氏攻

氏陷伊丹城父攻泉界被敗三好元長

山科本願寺光教部下下間筑前守催誘諸國門徒謀提天下

伊丹城陷之阿波兵士二百餘人戰死常植勢強晴元欲奉義維避泉界然以三好元長軍新至故保守自若乙未常植攻泉界先鋒既到住吉三好元長等逆擊而破之斬八十餘級常植聚敗卒陣於中島浦上氏陣野田福島總二萬餘騎泉界人大懼（頃讚岐守細川持隆率南海兵到泉界）（畠山植長部下木澤氏亦屬晴元）是月山科本願寺光教部下下間筑前守其弟民部少輔相議曰方今天下大亂朝廷衰微將軍在都外時不可失也宜勸諸國門徒悉滅武士而我門主爲國主我輩爲將軍令天下悉爲一向宗也既而筑前守赴加賀國催誘僧俗

晴元澄賢元長出師　赤松晴政會之欲復父讐於浦上

有不從者則捕之送於山科且拒之則焚其寺殺其僧劫掠之○五月乙酉朔丁酉細川晴元發兵於泉界右馬頭細川澄賢香川中務陣柴嶋三好元長陣住吉遠里小野久米河村東條七條一宮三好山城守等陣州田堀其兵總一萬五千餘人而留八千餘人於泉界護義維晴元赤松晴政以浦上弑其父故欲復其讐然不得其便至此時浦上在他國佯稱加力於常植而出兵會晴元於泉界議攻常植并討浦上播州羣士聞之大半屬晴政由是浦上屬類離散而兵減○六月癸未朔丙戌三好元長等率南海鐵

浦上掃部助嶌村彈正軍敗戰死

常植大敗細川和泉守伊勢貞能等七十人戰死

浦上内藏助伊勢六郎戰死

内兵攻天王寺細川常植力戰拒之浦上掃部助爲先鋒軍敗戰死元長斬播州兵三百餘騎其中島村彈正有勇氣恥軍敗左右挾敵入水而死（傳稱島村化成蟹）（自是此地有蟹甲似人面俗呼之曰島村蟹）常植諸隊皆敗細川和泉守伊勢貞能伊丹國扶河原林日向守藥師寺國盛波波伯部兵庫頭等七十餘人戰死骸流埋河積而爲塚殘兵逃奔尼崎三好山城守一秀追之浦上内藏助伊勢六郎等自殺赤松晴政喜殺浦上掃部助而歸播磨常植潛匿市人紺屋屋主憐之倒藍甕而令常植入其内追者搜索不得之三好山城守把熱灰

常植被殺
晴元詠歌
就死
播州人民
報常植之
舊恩、催其
類死於此
役

示羣童曰、有告常植所匿則畀之、一童指紺屋曰、此屋中甕下有人匿焉、山城守圍其屋、令人起甕見之、則常植也、山城守喜而生捕之、置廣德寺、以告泉界、庚寅、晴元令山城守殺常植、常植詠歌數首、自書短冊而就死、年四十八、（傳稱常植寓播磨時、聞人麻呂塚在何處、州民唱倭歌指其所、常植感其志、投之劍、則民書而從其類、從常植死於此、軍此常植部下及播磨兵士死者殆萬、戰止合埋其骸、俗所謂馬塚稱塚其跡也、或說曰、常植初與佐佐木定賴藏故、屢假援兵、頃年定賴有以晴元為婿之約、故不救常植而及於難、）細川晴元在泉界、令其部族守京師畿內、兵皆屬之、三好宗三、（號可竹齋）三好政長、近侍晴元、又畠山義宣、家士木澤長政、輕侮義宣、來仕晴元、甚被眷

松平信忠
卒

畠山義宣
攻晴元部
下木澤長
政

加賀一向
一揆攻山
田寺、越前
朝倉宗滴
救之

遇、與宗三政長結黨、忌三好元長功多權強、而屢譖之晴元、由是衆皆不安心、巳卯、松平藏人信忠卒於參河大濱、（號安撫院泰孝道忠、參州人稱之曰侍中、信忠嫡男清康繼家、次男信孝號藏人三十郎、三男康孝號三郎、）細川晴元令木澤左京亮長政守河內國飯盛城、畠山義宣怒彼無禮於巳、而令兵攻之、三好遠江守會之、共圍城、○八月壬午朔、戊戌、加賀一向宗起照寺、能美石河等一揆七千餘人、攻山田寺、寺僧黑瀨覺道圓鏡、（圖鑑餘類）分擊破之、斬七百餘級、圓鏡謂一戰雖克、賊徒甚多、不能遂克焉、乃馳使於越前請援兵、朝倉孝景令朝倉宗滴率八千餘騎救之、辛

晴元救飯
盛城

朝倉宗滴
擊一向一
揆、不利、大
角遊佐神
保三宅等
皆戰死

丑、細川晴元發泉界、帥師救飯盛城、畠山兵解圍而去、追斬百餘級、晴元欲進攻義宣、細川持重諫曰、義宣姻家也、木澤新進之士也、不可不慮焉、晴元歸泉界、持重又諫晴元疏三好、不聽、○九月壬子朔、丙辰、朝倉宗滴進軍到加賀境、能登越中軍士及加賀浪士等聚會、○冬十月辛巳朔、丙午、朝倉宗滴濟今湊、大破一向一揆、斬首八百餘級、退休寺井陣、戊申、宗滴欲再渡今湊、然大雨水漲、神保氏請分兵迴上瀨而渡、宗滴許之、一揆等知之、佯梟首若干級、而書越前隊長名、以捞於塗中、神保氏率能登越中兵至此

見捞大驚、謂越前軍敗、辟易不進、巳酉、一向一揆羣起擊神保氏、能越兵大敗走、一揆追擊之、大角氏、遊佐氏、神保氏、三宅氏、溫井氏、及加州浪士川合氏、洲崎氏等皆戰死、殘兵逃歸國、一揆乘勢縱火、欲攻宗滴陣、宗滴望見火氣曰、此必能越兵敗也、此軍不可猶豫、乃勵諸士、○十一月辛亥朔、癸丑、朝倉宗滴進兵向一揆陣、時越府使馳來曰、國主孝景欲自進馬、宗滴宜陣敷地菅生而待焉、宗滴暫扣馬、時後陣狼狽逃走、宗滴制之不聽、故宗滴不得止而歸越前、加州浪士二千餘人從宗滴屬越前、○十二月、三好元

三好一秀攻殺柳本甚二郎及木島等、三好元長剃髮謝罪

細川持重諫晴元和元長、不聽、怒而歸國

長黨、柳本甚次郎入京、保三條宅、細川晴元令三好一秀、孝三千餘騎擊之、

壬辰天文元年、春正月、辛未、三好一秀攻殺柳本甚次郎、及其黨木島等五千餘人、由是三好元長愈益恐懼、剃髮改名海雲、謝無異心、細川晴元益憎之、元長密結畠山義宣、及丹波波多野氏、大和羣士、為黨、源義晴自近江朽木歸洛、以細川晴元為管領、二月、庚辰朔、細川持重諫晴元曰、元長累世有功無罪、今信讒疏彼、君臣交惡、恐招國亂、大兄其慮之、晴元不聽、持重憤恨、○三月、壬子、持重辭泉堺歸阿波、

畠山義宣攻木澤長政、長政請援於晴元、晴元乞救於本願寺光教

光教援飯盛城、富田氏三好遠江守皆戰死

由是泉堺武士、或屬晴元、或屬元長、各樹黨絕交、是月加賀國浪士川合氏、洲崎氏、土田氏、山本氏、上坂氏等二百餘人、到越前國、勸朝倉孝景、請擊一向一揆、孝景不聽、○夏五月、己酉朔、丁卯、畠山義宣攻木澤長政於飯盛城、三好遠江守、及大和筒井氏等、屬義宣、競擊之、城殆危、長政憑三好宗三、請援兵於晴元、晴元兵寡、乞救於山科本願寺光教、光教從之、即發山科、到攝州大坂、催聚近國門徒、不日得三萬餘人、○六月、戊寅朔、壬辰、光教率門徒等、援飯盛城、畠山義宣、及和州兵悉敗走、富田氏等二百餘人戰死、

義宣自殺

三好宗三、木澤長政、一向一揆、合兵圍三好元長於泉堺

三好遠江守數百人敗死、光教令其徒進攻義宣於高屋城、陷之、光教與木澤合兵、搜索義宣於石川道場、甲午、義宣自殺、畠山植長復入高屋城、（高屋城本植長所守也、頃年義宣奪之、至此復其初、）晴元令木澤長政等攻三好元長、丙申、三好元長慮敵多難克、而密令其妻携其子千熊（後號修理大夫長慶、）乘船歸阿波、以依賴讚岐守細川持重、而待敵至、丁酉、三好宗三、木澤長政、及和泉河內攝津之一向一揆、總十萬餘人、圍元長於泉堺南莊、陣元長令三好一秀、鹽田氏拒之、時源義維寓顯本寺、敵軍羣至、元長兵士多死、元長逃入顯本寺、敵追圍之、

元長一秀、鹽田加地氏皆自殺

改元天文

長政與一向宗徒相戰

元長自殺、一秀亦自盡、鹽田氏、加地氏等二十餘人皆伏、及寇稍不去、義維、近士上杉兵庫等八人自殺、義維既欲自裁、晴元部屬保護之、而得免、○秋七月、乙亥、改享祿五年、為天文元年、依兵革也、文章博士菅長雅勘進之、（據尚書、天文齊七政、）○八月、丁丑朔、庚辰、一向宗徒、與木澤長政僕從論事相戰、長政怒、率兵焚淺香道場一向宗寺院、辛巳、和泉河內大和攝津一向一揆羣起、到泉堺、攻細川晴元館、長政自拒擊卻之、一揆復攻池田城、以無宿怨故、約和而歸、甲申、佐佐木定賴聞一向宗叛晴元曰、我與晴元約婚、此役

佐佐木定頼救晴元而攻山科本願寺日蓮黨援之
叡山僧日蓮黨攻陥本願寺光教掠南都放火焼僧房

可居彼巣穴以救晴元乃催近江國兵水原氏進藤氏馬淵氏横山氏為先登叡山僧應之攻山科本願寺一向宗徒等唱阿彌陀名號皆力戰拒之日蓮黨素與一向宗交惡故本國寺本能寺妙顯寺等洛中二十一箇寺各催其徒屬近江兵攻本願寺丙申加賀浪士黒瀬氏等撃州之一向宗不克而黒瀬氏等死庚子近江兵叡山僧及日蓮黨陥本願寺悉焼堂舍殺僧尼五萬人所貯之貨財悉分散光教在大坂聞之彌催其徒蜂起○冬十月乙亥朔一向一揆掠南都放火焚僧房及焚一揆旅宿○十一月己未大

陶道麒攻降龍造寺
天文元年
薩摩國亂

内介義隆令陶道麒到筑紫與肥前龍造寺戰克之龍造寺乞降○十二月丁酉攝州武士攻一向一揆焼冨田道場池田伊丹亦合兵焼近邊一向道場是月安藝國武田光和部屬熊谷信直與光和有隙屬毛利元就元就勢漸大有并呑安藝一國之志然關戸元源在甲立五龍城世與毛利為寇不皆從元就元就謂抱大望而事小怨不計之善也乃忘宿怨厚禮通好

癸巳二年春正月一向一揆攻尼崎大物浦撃松井氏斬首若干是月薩摩國亂島津勝久與島津忠良

松平清康攻廣瀬城
長政救伊丹城破一向徒

有隙勝久再入鹿島忠良襲取南郷既而又和睦勝久近士皆以邪佞為事末弘氏肝付伯耆守諂仕勝久專擅○三月甲辰朔戊申一向一揆攻伊丹城光尼少女亦在軍中埋城隍皆謂為本願寺死陣則往生極樂故城兵亦為之被困癸亥松平清康帥師到岩津與廣瀬城主三宅氏等部城主鈴木氏戰大破之壬申木澤長政誘勸洛中日蓮黨救伊丹城破一向一揆斬首五百級告捷於淡路國○夏四月甲戌朔己卯細川晴元自淡路歸攝州入池田城壬寅晴元催兵攻泉堺光教退移大坂○五月癸卯朔丁未晴元攻

光教建本願寺於大坂
安房里見義豐殺部屬正木大膳
島津勝久圖忠良事爲及敗

光教於大坂壬戌晴元與光教和班師歸泉堺光教建本願寺於大坂其構營之大殆如城郭○秋七月壬寅朔戊辰安房國里見義豐殺其部屬正木大膳其部下據險防守請援兵於小田原○八月辛未朔辛巳攝州一向一揆復起三好伊賀守撃破之甲申島津勝久謀殺忠良事漏忠良令貴久守南郷城身自遮敵於路撃殺數十人安藝武田光和攻熊谷信直信直令其弟直續拒之於横川破其先鋒光和遂敗歸其城謀再擧雪恥然聞毛利元就欲救熊谷而止不堪鬱陶而罹病豐後國主大友義鑑入洛始謁

一向一揆襲越水城陷之

河上氏擊殺末弘伯耆守勝久逃禰寢

將軍義晴而憑三條權大納言藤公條奏請曰故將軍義澄官位未貴而早世今將軍實其子也願勅許贈官贈位而慰幽魂以顯孝情也義晴聞而喜公條奏之○九月辛丑朔丙午河原林氏及一向一揆夜襲三好黨篠原氏所守之越水城陷之是月島津勝久家臣河上大和守與同僚十六人連署就島津實久請誅佞臣末弘伯耆守勝久不聽河上等相議曰末弘存則禍亂起不若為君為國除之乃擊殺末弘於溪山皇德寺勝久驚懼避麑島奔禰寢（禰寢一作根占）或國人社請勝久歸麑島不聽○十二月美濃尾張諸士

濃尾諸士侵參河清康擊平之

畠山尚長放逐州士湯川直光

天文三年

毛利元就與宍戸元

數千騎侵參河國松平清康邀擊於井田鄉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清康既平參河一國而其威震美濃尾張尾張森山城主某畏服清康通好約曰君其進馬於尾州必為內應是年宍戸元源始屬毛利元就麾下畠山尚長入道卜山頃年讓河內國守護於其子植長而身居紀州廣城州士湯川直光叛卜山卜山大怒放逐直光自領其地（傳稱湯川本甲斐武田氏庶族也久來住紀州所謂熊野八莊司之一也）

甲午三年春正月己亥朔丙辰毛利元就到五龍山詣宍戸元源賀歲初元源欣迎元就止宿談關元就

源約婚

元就攻備後宮氏

畠山卜山令遊佐長

相約曰我屬籍不絕則不可棄卿族卿族不絕則不可負我家也元源莞爾元就就告曰以我女配卿子隆家而彌修奕世之好元源領焉元源族小早川熊谷天野等聞之皆屬元就由是毛利家威強大也○閏月元就率熊谷信直天野隆重香川光景二千餘騎攻備後國宮氏時宮氏罹疾而卒其子若狹守猶如家士丹下氏等守城固拒之○三月紀州野邊氏叛畠山卜山卜山怒欲放逐之野邊催其黨構城守之湯川直光一族直春等屬之卜山遣使召河內兵植長以遊佐長教為將攻野邊時湯川族僧業阿彌

教為將攻野邊氏

卜山斬僧業阿彌

畠山卜山卒于淡路

武田光和卒于佐東城

密入陣中窺卜山卜山令長教歸胡牀指揮諸軍其身着法衣傍觀之業阿彌見長教戎容誤為卜山拔匕首當其肩卜山見之拔劍斬業阿彌此夕湯川族俄襲擊之長教被疵陣中驚走卜山退歸廣城城下寇起卜山兵四十八人戰死卜山出奔淡路長教率殘兵歸河內植長欲再舉平紀州未果卜山卒于淡路故植長居夾不出兵武田光和卒于佐東城部屬無統領者相互鬪爭離散部下三十六人悉附從毛利元就（武田有三流分居甲斐安藝若狹至此安藝一流絕）○秋七月毛利元就攻宮氏城焚廬舍而退丹下氏率其部屬五百餘騎

元就攻宮氏城、斬丹下氏

追之、香川元忠留戰、其兄光景及熊谷亦班師、而相戰、丹下退、香川熊谷亦不追而止、其後丹下屬率輕兵擊元就陣、丹下膂力過人、故敵不肯近、丹下或佯爲死者、或稱被疵、而敵來則擊殺之數矣、既而丹下中矢、而退、其徒不知其實被疵、故不救之、元就軍羣來擊殺之、不日而宮若狹守避城而降、元就凱旋、畠山植長到紀州根來、欲催大和河內兵、討湯川野邊、未發、遊佐長教啓與木澤長政及杉原氏齋藤氏謀、揚言、曰、植長無治國撫民之量、而遂廢植長、立其弟石垣長繼以嗣畠山家、植長無平紀州之力、又不能

陶道麒與大宰少貳戰、大克

平野神主卜部兼永訴吉田神主兼右、已代之

歸河內、流浪根來寺、遂○八月、乙未朔、乙巳、三好伊賀守、及其弟久助與本願寺光教相和、叛細川晴元、攻掠橋城、晴元令伊丹氏攻之、不克○九月、壬午、大內義隆在長門國府、其將陶道麒等於筑後國生葉郡大聖寺與大宰少貳戰、克之、金子氏等有軍功、（大內義隆自長門國府歸周防山口城、陶道麒猶留筑紫、）是月、平野神主正三位神祇大副卜部兼永訴曰、吉田神主兼右者、清原宣賢子也、兼滿養之、繼家、宣賢雖爲兼俱子、然既養於清家、則非傳神職者也、臣兼永雖爲庶子、然卜部之子而且受父兄秘說、悉極神道蘊奧也、兼滿無實子、則

天文四年

掌神職者、非兼永而誰哉、豈令他家子繼家哉、兼右陳辯曰、曩祖兼延以來、嫡子唯受宗源神道、如庶子則不得聞焉、兼右爲兼滿子、悉傳之、非兼永可知焉、其所證分明也、朝議武家共許兼右所言、而禁兼永私傳、

乙未四年、春正月、癸亥朔○二月、陶道麒平少貳餘類、歸周防、大內介累世家門繁昌、至義興聲價彌重、義隆繼家、道麒用事、有軍勞、至此悉併領少貳舊領、義隆以爲自足、縱武事、飲酒詠歌、日耽遊宴、然頗好文學、嗜翰墨、以大明勘合印傳在其家、故每年遣商

攝州中島一向一揆攻西難波陷之

元就攻安藝高野城、高野久意降

舶於中華、貯聚珍器、且茶器諸具、在京中泉堺亦多、求得之、其價太貴、有相良武任者、仕義隆、寵遇無比、其所言無不聽焉、家臣陶氏杉氏內藤氏等、亦爲之側目、○三月、乙酉、大內義隆與大友義鑑和睦、（傳稱義晴遣諏訪信濃守及東福寺龍眠軒僧其於豐後、諭大友與大內成和議云云、然此時義晴柔弱、不能斷畿內之亂、不遑問西海之事、未可疑焉、）丁亥、攝州中島一向一揆、及富田中務起兵、攻西難波陷之、三好伊賀守逃入掠橋城、一揆勢熾、伊丹氏避吹屋城而走、伊賀守不能保掠橋、去到和州信貴城、依木澤長政、毛利元就攻安藝高野城、城主高野久意請救備前浦上氏、浦上諾、不

元就部丁桂元澄善射

今川氏輝卒、二弟相争嗣、義元殺花倉僧及福島氏

果城中粮乏、運道絶、矢屢繫鏑簟於巨網、投谷中、以運粮、元就令桂元澄射之、元澄放矢、綱断、鏑簟落、衆皆奇其發中、元就命諸隊急攻之、久意勢屈、而降、元就進入備後、取七城、歸吉田、○夏四月、駿河國主今川氏輝卒、歳二十四、無子、有弟二人、其歳共十九、其一為花倉律寺僧、母福島氏也、其一為善徳禪寺僧、氏輝同母弟也、其母中御門藤亞相宣胤娘也、今川同族瀬名氏與家臣等相議、立善徳寺僧為嗣、然花倉僧外祖福島氏不從、而保遠州高天神城、駿河諸士攻破之、殺花倉僧及福島、其殘黨奔甲斐國、國主

僧雪齋以立義元之功、被待遇

藤枝遍照光寺、花倉舊跡也

嶋津勝久歸麑嶋、起乱

武田信虎悉滅之、善徳寺僧還俗、改名義元、領駿河遠江、一説曰、義元為兒、在善徳寺、未剃髪、住持雪齋太守愛之、及氏輝卒、侍病者稱遺言曰、善徳寺兒可為嗣、然有属心於花倉兒者、同士岡部朝夫名等持而端各挾已異、不肯、雪齋率其部下僧百餘人、入花倉寺殺彼兒、立已兒、乃是義元也、雪齋建臨濟寺、梅佐以吊祭氏輝、義元以雪齋有功、委附國事、故雪齋根威於國中、且預軍務、國　義晴聽朝倉孝景果塗輿、島津勝久歸麑島、殺先年首謀河上大和守、其連署者十六人、挾島津實久起亂、入麑島、放火、相戰七日、勝久遂敗、奔大隅國帖佐、而謀再舉、不成、乃赴豊後國、依其外舅大友義鑑、歴年而卒、實久領麑嶋、與忠良貴久争國、累年、○八月、庚寅朔、辛丑、大水、壬寅、南禪寺聽松

聽松院光、春芳寂

明梅崖送光春詩

院光春芳寂、光曾遊大明、今春歸朝、明人梅崖其氏不傳、賦雲屛翁送行詩曰、禪林耆宿日東來、筆底雲烟顯異林、可惜尋仙仙未見、放船歸去復徘徊、又書古詩寄之曰、梅花開盡香飄零、楊柳青青春水生、一夜東風吹雁過、江南江北故鄉情、梅崖墨跡流傳本朝、蓋光春所携來也、辛亥、小弓義明與甲州武田信虎兵戰于山中、死者五百人、○十二月、庚寅、世良田清康發岡崎城、向尾州、陣右瀬、先是清康既平參河、有興復新田家之志、故改松平氏稱世良田次郎三郎、辛卯、是日、清康到尾州森山、陣、放火略地、尾州驚懼、清康叔父松平信定挾奪嫡

世良田清康略尾州、信定竊其虛

之志、時清康之他而稱病、避岡崎、據上野城、外結尾州織田彈正忠信秀、而森山城主某信定婿也、内以大給衆正小川水野氏為援大給小川共信定婿也、事聞於森山、從行諸士皆危之、清康自若、曰、叔父勇不足畏焉、然左祖於信定者、父子兄弟相分、赴上野城、阿倍大藏從清康在森山、執事無貳、或人疑大藏亦通信定、流言不止、大藏自書誓詞、而授其子彌七郎曰、我無異心、然讒言頻行、我君紀斷則我陳辯之、若信衆口、不及紀斷而伏誅、則汝獻此誓詞、以顯我無貳、然則我死亦無遺恨耳、壬辰、森山陣馬、風驚隊驚躁、阿倍

大藏弥七郎殺弑其主清康

彌七郎誤以爲大藏被誅也、時清康自出禁戒衆隊之躁、彌七郎自後奉犯之、事生俄頃、諸士周章、植村新六郎拔衆獨進、誅彌七郎、(一説曰、新六郎先進斬弥七郎、弥七郎倒而不死、新六郎帶刀奉職繼至、弥七郎揮刀傷奉職股、奉職抑伏而誅之、)於是諸隊聚卒伍、退森山、歸岡崎、清康度量絶倫、勇猛兼備、遠近皆謂英武之主也、聞其凶變、無不惜焉、奉號善德院年叟道甫居士、春秋二十五、嗣子廣忠僅十歳、信定挾自立之志、然老士等保護廣忠、守岡崎城、尾州織田信秀聞森山之變、欲併參州、率八千餘騎、到大樹寺邊、松平康孝(清康弟)以八百餘騎拒之於伊田郷、力戰

數四、斬首五百餘級、信秀敗走、高力重長及其子安長、林氏某、青山某、植村某等以下、岡崎兵亦多死、故與信秀修和議、共班師、信定假長親之言、(長親、清康祖父、信定父也、時猶存、)光修好於諸親戚、請入岡崎、故羣士亦各生嫌疑、於是老臣酒井忠次(號左衛門尉)、石川清兼(號安藝守)、石川數正(號伯耆守)、阿信、大藏及大久保忠俊等相議、令大藏奉廣忠奔伊勢、寓神戸、正親清兼等留岡崎固守焉、大藏雖其子爲大逆、然諸老知其素無貳、故不疑之、爲幼君傅、其弟定次(號四郎五郎)等六七輩奉從、雖伊勢來往、參州嘗艱難、

天文五年

武田晴信元服、請義晴賜諱字

丙申五年、春正月、岡崎老臣等令幼君廣忠元服、請吉良持廣加冠、持廣遣使今川義元、謀廣忠復入岡崎之事、○三月壬申、岡崎老臣等奉幼主廣忠、自勢州浮舟至遠州關塚、丁丑、到駿府、逢今川義元、請令幼主復入岡崎、義元曰、我既與吉良持廣約、何忽諸、卿等暫待焉、是月、甲斐國主武田信虎長子勝千代元服、(時十六歳)豫憑今川義元、請義晴賜諱字、乃許之、遣近臣上野中務少輔於甲州、授晴字、號晴信、任信濃守、兼大膳大夫、初晴信生時、信虎入駿州、擊福島氏、大克之、故以勝千代名焉、其後信虎生次郎信繁、甚愛

信虎晴信父子不睦始于此

之、欲廢晴信立信繁爲嗣、然未形於言、信虎有良馬、晴信求之、信虎惜之、佯答曰、我將老、及其瞑、累代所傳之新羅三郎義光旗并鎧(號楯無)及君刀悉讓之、晴信曰、我猶少、傳重器不遲、唯賜馬則習馳驅是急務也、信虎素狂戾、大怒曰、汝不欲傳重器、則可授信繁也、汝其去之他國、既違我言、則我可放逐汝、既放逐則雖請束手而歸、我不許之、由是父子不睦、晴信佯爲愚人、而不發其智、故家士亦侮之、晴信姉爲義元妻、故義元爲之先容、得賜將軍諱字、信虎不喜、告晴信曰、汝自今後依頼義元而可也、晴信唯而退、厚禮義

大内義隆以調即位料賞授大宰大貳

多多良問答成於此

吉良持廣卒

元相睦島津忠良攻取伊集院城○六月乙酉朔庚子勅使權中納言藤兼秀赴周防國山口賞大内介義隆調即位料改左京大夫殊授太宰大貳（義隆好歌屢通使前内大臣藤實隆有所請問又有官位昇進之望故就柳原藤資定奏件件問實隆決之勅之為丹不啻官位不審問答而後又令資定再與疑問條條請益實隆詳答之資定筆記之以遣義隆所謂多多良問答是也）吉良持廣卒持廣妻廣忠叔母也故專謀岡崎歸城之事岡崎老臣等聞其訃頗失其助（吉良氏世住參州其家譜曰元祖長氏足利義氏長男生滿氏滿氏生貞義貞義生滿義滿義有二男長曰滿貞是為嫡流居西條弟曰尊義居東條時人稱之曰兩吉良滿貞六傳至義堯尊義七傳至持廣持廣無子養義堯子義安繼東條家義安兄義鄉繼西條家）叡山僧徒羣議曰頃年日蓮黨

叡山僧徒擊殺日蓮党卜部兼永及藤原公右遇害

木澤長政三好長政

以三好族爲其檀越故充滿洛中不懲之則爲台宗之殃也乃牒諸國末山以聚徒衆且與東寺約而催寇宗由是日光山僧徒三百人來會叡山○秋七月甲寅朔丙子叡山僧三千餘人及日光山衆徒等羣起入洛東寺僧亦加焉捕日蓮黨無老弱斬之且放火焚本國寺妙顯寺本能寺等二十一所日蓮黨假檀越武士拒之然台徒衆勝擊殺一千餘人鏖其徒類至庚辰火猶不消洛中半罹餘殃凡僧俗死者六萬餘人正三位卜部兼永從四位上藤公右爲亂兵被殺壬午木澤長政三好政長三好伊賀守等擊大

擊大坂一向宗

義元護送廣忠入參州

信虎攻海野城晴信始臨戰場

坂一向宗戰中島一揆兵皆徒歩爲木澤三好騎士被破而敗死八百人殘類避城離散者多○九月癸亥今川義元護送松平廣忠入參河牟呂城阿部大藏候焉與岡崎舊臣通密謀○十一月壬寅武田信虎發甲州率兵八千攻信濃海野城嫡子晴信始臨戰場平賀源心來救海野且逢大雪信虎不能克○十二月丁丑武田信虎以海野城固且歲既暮故引兵而歸晴信請爲殿信虎笑曰年暮雪深汝知敵不可追而云爾乎晴信固請之信虎許之授兵三百人既而信虎去稍遠晴信後而不進夜中戒嚴翌朝班

武田晴信殿海野返戰大克

元就畧取藝備十餘城井上源五郎死之

師向海野出其不意急襲擊之城中驚亂晴信擊殺源心等七八千人焚陣營而歸甲州信虎不悅曰城中兵爲歲末營皆散在邑里彼幸取空城耳由是父子交惡是年吉良西條義堯與今川義元有郤與織田信秀修好義元帥師徇參河擊吉良破之義堯乞降義元携之歸駿河義堯子義鄉領西條信州小笠原某諏訪某與越後村上氏相戰而輸贏不決毛利元就畧安藝備後取十餘城其部下井上源五郎運策屢有功陷城者六及攻市川城被創而死元就惜之頃年尼子經久以年既老故讓國務軍事於嫡孫

天文六年

松平信定諭大久保忠俊而囚松平廣忠忠俊不肯

晴久、（晴久父名不傳、蓋其早世歟）毛利元就久屬尼子麾下、然須
間元就兵威稍振、及晴久領事漸生嫌疑、
丁酉六年、三月、松平廣忠在牟呂城、踰年、岡崎舊臣
等屢往候焉、松平信定抑之不聽、信定謂大久保忠
俊無貳於廣忠、且家族多房也、劫彼則岡崎自爲我
有者必矣、乃招忠俊共到伊田八幡宮、（伊田或作伊賀）論曰、
卿莫謀令廣忠復入岡崎、忠俊佯諾、信定強求誓詞、
忠俊乃書之、而歸家告其一族曰、彼求誓詞、則雖千
通可書之、我心不可變也、我不死則必令幼君復入
岡崎也、若得背誓詞而棄爵則爲君致死所素願也、

上杉朝興卒

信定又令岡崎諸士書誓詞、而出兵窺牟呂、忠俊亦
從之放矢、拔鏃挾狀、告已無貳而通密謀、○夏四月、
己酉朔、扇谷上杉朝興入道道興卒於河越城、臨終
遺言其子朝定及家臣三田氏、荻谷氏曰、我與北條
氏綱相戰十餘回、然遂未能退彼軍、可謂遺恨也、我
沒後、汝等起兵滅彼、則我雖死猶生之日、是我所願
也、必莫致佛事追善之費也、朝定年十三、與家臣等
謀攻小田原、是月松平信定令松平信孝、松平康信、
（共清康弟）及大久保忠俊、林藤助、成瀨氏、八國氏、大原氏
等守岡崎城、（時忠俊告衆謀廣忠復入之事、衆皆感忠俊之忠、從之、信孝曰、我稱病可赴攝州有馬溫湯、臨期授城門鑰於卿、卿其豫約同志輩以迎幼君、則珍重、忠俊悅而定其期）○五月、
己卯朔、大久保忠俊率其一族守岡崎城門、而令林
藤助及成瀨氏、八國氏迎廣忠於牟呂而入岡崎、及
門時、石川長右衛門昆弟（信定黨）拒之、乃擊殺之、其黨
皆離叛廣忠、遂入城、舊臣皆來賀之、信定亦謝罪而
降、候焉、經日信孝自有馬歸謁廣忠、賀其復城、廣忠
令信孝執事、島津忠良與實久和、而遣使告之曰、以
卿之所領加世田川邊、而地賻我、則我使卿護伊集
院鹿島溪山吉田之地、實久不諾、由是相互搆難、○
六月、上杉朝定築城於武州神大寺、狙小田原北條

石川氏昆弟拒廣忠入而被擊殺

島津忠良與實久搆難

北條氏綱取河越城上杉朝成被擒

氏綱進攻松山

氏綱聞之、促出軍之裝、○秋七月、戊寅朔、戊子、北條
氏綱帥師向河越、陣三木、以井浪氏、橋本氏、多目氏、
荒川氏爲步將、而分五隊、令松田氏、志水氏、朝倉氏、
石卷氏爲之將、以待河越兵來、庚寅、壬辰、上杉朝定
令其叔父朝成及曾我丹波守率武藏上野兵二千
餘騎與北條氏綱會戰、朝成突進、爲擒、從軍敗走、朝
定避城奔松山城、依難波田彈正、氏綱取河越城、（一說
曰朝定死于此戰）難波田彈正議聚兵、襲河越、丁酉、氏綱進
兵攻松山、難波田彈正出城力戰、不克入城、氏綱放
火於城下、斬首三十餘級、歸小田原、○冬十月、丁未

前内大臣藤實隆薨、有雪玉集、源氏物語細流等著

天文七年

武田信虎謀放晴信而立信繁

朔、已酉、正二位前内大臣藤實隆入道堯空薨、年八十三、實隆多才多藝、最長倭歌、其詠草曰雪玉集、又抄源氏物語、曰細流、共行于世、號逍遙院内府、多三條流（實隆家號、稱西三條、以別他流也、其詠歌學古而不爲、自成一體、樂世宗之、敏之）已巳、松平廣忠賞、大久保忠俊、八國氏、成瀨氏、大原氏、林藤助功、加授食祿、

戊戌七年、春正月、乙未、武田信虎令其家臣板垣信形、飯富兵部、告晴信曰、汝赴駿河、留滯一兩年、而依賴今川義元、學習文字、而可也、其心不歸晴信於甲州、而爲立信繁也、晴信早悟之、遣使於駿河、與義元

今川義元、錮留武田信虎、令遂晴信之志

約、密謀、而與板垣飯富二氏、謀篡奪之事、○三月、乙亥朔、癸未、武田信虎發甲州、赴駿州、以信繁爲留守、令晴信居家臣甘利備前宅、而諭曰、我先赴駿河、與義元議而迎汝、汝待我告報而來、我以汝附義元也、辛卯、武田晴信叛於甲州、捕從信虎赴駿者之妻子、爲質、板垣飯富等以下、皆厭信虎狂暴、而悉屬晴信、晴信自領甲州、今川義元謂、信虎爲我舅、則不可屬我指揮、令晴信遂志、則甲州自屬我麾下、故豫與晴信密約、錮留信虎、其從者大半捨信虎、歸甲州從晴信、○六月、信濃國士小笠原長時、諏訪賴茂、聞甲

小笠原長時宗攻甲州

氏綱攻上杉朝定於河越城而取之

晴信與長時戰於韮崎

州之變、催兵九千六百騎、攻甲州、陣韮崎、武田晴信率板垣飯富甘利小山田等諸隊將、統六千餘騎、拒之、○秋七月、壬申朔、丙戌、北條氏綱令其子氏康攻上杉朝定於河越城、上杉憲政救朝定、共爲氏康被破而敗走、氏康取河越城、氏綱令北條綱成守河越城、（綱成本氏福島、屬氏綱、有戰功、氏綱以北條氏爲父子之約、號左衛門大夫、又稱上総介、其旗書八幡二字、故軍中呼曰黄八幡）庚寅、武田晴信與小笠原諏訪兵、戰於韮崎、四合皆克、而相疲、甲州留守原加賀聚府中老弱、得五千人、號（老者限五十以上、弱者限十五以下）着古鎧、剪紙爲旌、以竹爲鎗、而急撃信州兵、敵辟易、晴信乘機而

小弓義明、與古河晴氏、欲爲關東元帥、晴氏請氏綱討之

馳、諸軍從之、斬首二千七百四十餘級、小笠原諏訪大敗而歸國、晴信時歳十八、逐父奪國、以寡勝衆、而自負其勇、驕慢無禮、○八月、壬寅朔、頃間小弓義明兵勢強大、挾廢古河晴氏、自欲爲關東元帥之志、晴氏請北條氏綱討之、氏綱亦不悅義明振威、且以晴氏爲婿、家臣等諫之曰、義明亦爲貴種、且其身勇剛、東士皆畏之、雖戰難克乎、不如暫連和而立之、以爲鎌倉主也、氏綱不從、乃催伊豆相模武藏之兵、○九月、義明聞氏綱發軍、而率上總下總安房及其部屬、到武州國府臺、（或作鴻臺、大田道灌曾築城於此）以其嫡子某、（號小

義明必滅之理有三

孫及其弟基頼、爲先驅、里見義弘副之、義明陣其後、以待小田原兵至、○冬十月辛丑朔、甲辰、北條氏綱既發小田原、到江戸城、來加者稍多、總二萬餘騎、氏綱與諸將議軍事、或曰、敵不寡、且知地形、我軍支而不戰、則彼不忍待而出城、其時挾擊之、則克乎、或曰、聞義明招八州兵猶豫、則衆必倍之、不若早攻而破之也、時根來氏前席曰、想夫義明有必滅之理三也、彼自負勇威、輕侮諸將、其一也、曾與其父高基不善、今欲廢晴氏、則無父無嫡、其二也、殺諫臣眞里谷恕閑、而夷其族、其三也、然則今國府臺城、天所與君也、宜

氏綱義明會戰於鴻臺、義明弟基頼及嫡子戰死

急攻之、氏綱欣然感其言、授飯馬等、以爲先鋒、乙巳、率兵到松戸、義明兵士相議曰、敵兵強大、以小難陸、陽爲退軍、待敵兵入城急擊之也、義明聞之怒曰、兵家勝敗、何拘軍之衆寡哉、唯在諸將之心耳、乃自進指揮諸軍、氏綱兵士並鑣入城、里見義弘、逸見氏等防戰不克、基頼自進挑戰、氏綱使伊東、桑原翼而擊之、基頼及義明嫡子杳擊而死、逸見氏謂義明曰、今日之役、我軍死者不知數、且基頼既死、則縱防之、何以得勝哉、不如先赴他方而待時、雪今日之恥、義明曰、汝等恐敵軍之衆、妄生辟易之心、故每戰必輸、可

三浦横井神助射殺義明

謂碌碌柔弱之士也、我自進鏖殺敵軍、使汝等知我勇猛也、自率二十餘兵、入敵軍、其所騎乘、奥産第一馬也、故所嚮先進而勢鋭、由是氏綱兵士、皆知爲義明、欲擒之、義明自揮陌刀、所至悉擊人、皆戰栗無當、乃陟高岡而暫休、待諸兵之至、三浦城主横井神助見之、自幽處放矢射之、義明乃杖陌刀而倒死、里見義弘、佐佐木氏等聞義明之死、突馳敵軍、欲報其仇、時逸見被創而臥、聞其言、抑之曰、敵兵之多、無所拒之、不如先歸小弓、輔翼義明幼子、以開他後之運、我今被創、則雖生無幾也、可代卿等力戰死、里見佐佐

里見義弘携義明子匿房州

松平信定卒

天文八年

島津貴久擊紫原城、國中多降附

淺井助政令京極高峯歸上平

木等同之、歸小弓、携幼主、潛匿房州、○十一月辛未朔、丁酉、參河櫻井城主內膳正松平信定卒、子清定嗣、

己亥八年、三月、島津貴久擊殺溪山紫原敵、平田氏迎之、入苦辛城、神前城降、忠良亦降高城壘、國中多降附者、○夏五月、淺井助政令京極高峯歸上平、助政慮江北諸士屬心於高峯、而久幽之於小谷城中、然助政威望日強、江北皆服、高峯亦依頼助政、而無異心、故依其請、許歸上平、供給甚厚、既而助政罹病、故讓小谷城於男下野守久政、退老於城隅別館、剃

三好孫次郎與細川晴元有郤

明商入周防、山口繁榮勝京師

髮、號休外。○六月、丁酉朔、己酉、三好孫次郎訴事與細川晴元不和、洛中騷亂、義晴避難奔八瀨邑、（在叡山麓）朽木恒綱從之。○閏月、島津貴久、拔市來城、破敵於大日寺。○秋七月、明商船入周防國、大內義隆求得華物若干品、而設茶飯饗船主、每夜宴樂、其言語皆倣華人、頃日山口城繁榮、超過京師、故明國朝鮮、及西域商賈等、每歲來交易、獻珍器於義隆、其中有鐘、其鳴應晝夜十二時、且協呂律、與絲竹合調、又眼鏡二面、雖老者對之、其眡應如少壯、其餘書畫茶器名品、不可勝計也。○冬十一月、乙未朔、丁未、正二位前、

藤房家逝於土佐

前參議藤隆重逝

晴信樂詩賦、荒武事、板垣信形諫而止之

權大納言藤房家逝於土佐國、（房家、兼良孫、教房子也、教房先兼良薨、兼良以冬良為嗣、故房家在土佐采地多年、至此而逝、其子房冬嗣封、世號土佐一條）癸丑、前參議從三位藤隆重逝、武田晴信自去年破信州敵、酒色放佚、常在奧寢、不辨晝夜、或使艷童養婦歌舞荒飮、或聚禪僧等賦詩聯句、以過日、因是諸士久不相見、皆抱憤怨、殆欲奔他方、板垣信形欲諫之、然以不相近、故不得其間、信形先學作詩、而聞晴信開詩筵、而雖不召、乃赴其席、請題、晴信曰、汝平生以講武為業、未聞作詩、不審何暇學之、信形曰、君專好詩、故我亦學之耳、晴信莞爾召之、居其側、授數題、信形乃賦

源義晴遣使於明国

之、晴信奇之、於是信形諫曰、君新得甲州、而信州來侵、未能平之、而太好酒色、可謂放佚也、且賦詩聯句者、佳則佳也、無益於武事、今闔國割據、非武則何以高大門楣哉、唯願遠酒色、而勿作詩也、晴信默然少焉、携信形入寢、為彼發誓言、而止宴樂、棄筆硯、專議軍務、（晴信詩十餘首、傳聞於京師、禪僧妙安集焉、作序作跋）是年、當明嘉靖十八年、明政統宗曰、倭主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貴不許、乃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卻不受、倭性貪婪、違約如故、而內奸豪往往與為市、不償直、或索逋急則恫喝官府、以縱寇為

天文九年

晴信取信州海尻城、村上義清欲復之、大敗

辭、兵出則陰洩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遂不歸、盤據各島中、而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于貧酷饑寒者、咸相率從之、東山之禍大作、（桉此事不見國史、想夫武將失威、國國相爭、無所統御、故西鄙頑民、與中華梟惡者、相合為劫掠乎）庚子九年、春正月、甲午朔、己酉、武田晴信取信州海尻城、以餘寒甚、引兵而歸、令小山田備中守海尻、村上義清率七千餘騎、向海尻、圍城、環攻之、（義清信濃豪士也）癸亥、晴信救海尻、大破村上義清陣、斬首三百十三級。○二月、辛巳、村上義清部將清野高梨井上隅田率兵三千五百騎、入甲斐、時大雪埋道、故暫縱兵衛

毛利元就与尼子晴久有隙

陶道麒説

晴信家士能知郷導、拂雪以通要路、窺暗夜縦撃而大破之、由是信州兵士稍属晴信、○三月、頃間毛利元就與尼子晴久有隙、元就謂部属曰、往年幸松早世、我家将絶、尼子不憐我喪、而欲令其族併我家、我雖欲報其怨、然慮力不足、而屬彼麾下累年、甚為遺憾也、自経久退休、晴久継家、驕泰無禮、蔑視我輩、我甚慚之、自今而後與尼子絶、可待時一戦、以散累年之憤也、肉戸元源、肉戸隆家、桂元澄、福原廣俊、志道廣良等、皆以為然、○夏四月、陶道麒聞毛利元就與尼子晴久不和、而喜曰、是我君之大幸也、乃告大内

元就令属義隆以圖尼子晴久尼子毛利[illegible]

元就陥尼子所領安藝五城

義隆、遣使於安藝吉田、説元就曰、足下若属義隆部下、則互成水魚之思、然則滅尼子何難之有、元就悦而許之、密召還在雲州富田質人赤川氏光、永氏等二人逃去、尼子兵逐之甚急、光永戦死、赤川幸免帰吉田、○五月、毛利元就攻尼子党在藝州者、陥五城、尼子晴久聞之大怒、召其部属、謀撃元就、先告祖父経久、経久曰、備後石見未平、宜先治二州、深根固塁而後撃元就也、晴久不聴、曰、乃祖耄矣、乃退與諸将専議撃吉田之事、納鎧刀於伯耆大山、祈勝軍也、○六月、辛酉朔、丙寅、織田信秀率尾州兵、到参州、攻安

織田信秀攻安祥城、城主長家及林藤助等戦死

尼子國久攻岩屋城

祥城、城主松平長家、長親、請救於岡崎、廣忠令松平利長、長親三男彦四郎、松平忠次、弥外記、松平康忠、甚六郎、救之、與尾州兵相戦數回、長家、康忠、及林藤助、内藤喜右衛門、近藤與一等數十人戦死、利長、忠次指揮残卒奮撃、不撓、尾州兵退帰、尼子晴久令其族紀伊守國久、下野守式部大輔為藝州先鋒、到備後國三吉陣志和地八幡山、是藝備之境也、隔河有城、曰巌屋、此肉戸元源所領、而其弟深瀬隆兼守之、○秋七月、尼子國久攻巌屋城、深瀬隆兼拒之、尼子兵不能渡河、引兵退入八幡山、而帰雲州、晴久欲自出馬、謂伯州

晴久大軍至安藝陣青野鼻

南條行松未必服、恐待我出而狙雲州、令吉田筑後守、其弟左京亮率二千餘騎、抑伯州、而招聚其所部兵士、○八月、尼子晴久帥其族類、及伯耆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隠岐兵、四萬八千餘騎、發出雲冨田城、○九月、己丑朔、壬辰、晴久大軍到安藝吉田、陣青野鼻、三猪口、湯原氏率三千餘騎為左行、高尾氏吉川典経為右行、先是元就令其家僕若干佯為亡命者、事晴久為間諜者、晴久亦佯怒其近士内別作氏、而逐之、去仕元就、元就悟之、外善遇之、内為之備、及晴久出陣、元就聚家族議曰、晴久若陣曽山、則於我

元就以反間計大克於晴久

晴久令武田信実攻佐藤銀山熊谷信直香川光景當之

為幸、若陣三猪口、則周防路塞、我進退惟谷、內別作氏聞之、出奔告晴久、晴久喜而陣三猪口、元就莞爾曰、彼陷我謀也、彼若陣曽山直下我城、則拒之難支乎、如三猪口則平路也、甚便於防戰、我得勝利必矣、一說曰、元就軍中密計、悉聞於晴久、元就令曰、此必有內應者、可搜索而殺之、既而自謂有一聲者多年侍我、則彼必通晴久也、既佯謂諸士曰、明日率兵欲攻晴久、晴久若登青光井山拔之、則我軍必散、若不然、則我運之開者必矣、聲者果告之晴久、晴久大喜、陣青光井山待元就、元就乃自他方往攻之、晴久辟易不知所為、元就乘勝伐之、得勝利、晴久令武田信實及牛尾氏攻佐藤銀山、元就遣熊谷信直・香川光景當之、肉戶元源令其子陸家為吉田城援、甲午、晴久令兵燒城下民家、乘其勢攻城、城兵擊卻之、得若干首級、湯原氏攻小早川於吉田坂、相戰、時周防援兵杉次郎來救小早川、城兵亦出擊殺湯原、丁酉、晴久部將本莊氏・赤穴氏・遊佐氏等攻城、城兵渡邊通門・田宮氏・天野氏・井上氏・兒玉氏・二宮氏等拒之而退、尼子兵追之、城兵還戰、互多殺傷、庚子、出雲兵橫道氏・牛尾氏・岸氏・高尾氏等四千餘騎攻大田口、城兵粟屋氏・井上氏・福原氏・波多野氏・坪井氏・內藤氏・綿貫氏等拒而破之、追北斬首數千級、辛丑、晴久部下龜井能登守及森脇氏・三刀屋氏・猪山氏移易陣營、城兵中村氏・中

出雲隊將牛尾遠江守戰死

牛尾同朋琢阿弥奮進戰死

吉田筑後守將襲伯州與尼子国久戰

国久子兵部戰死

國久突進武田山城守自殺

武田從士林權平義死

晴久兵攻吉田元就設伏擊戰大克

原氏・井上氏、俄襲擊之、龜井・森脇被創而退、中村等追破之、屠宮崎城、此役每日攻戰、互多殺傷、出雲隊將牛尾遠江守戰死、由是衆隊稍退、牛尾同朋琢阿彌有風疾、不從、聞牛尾死、而後日獨到城下、請戰死、井上與三射殺之、得其首、吉田筑後守馳使告晴久曰、但馬守山名理興・因幡守護武田山城守・伯耆浪士南條氏・山田氏・小森氏相合六千餘騎、將襲伯州、晴久大驚曰、吉田氏兵寡、可難拒敵也、乃分其軍、令尼子國久率三千餘騎赴信州、經日國久到伯州、武田山城守聞之曰、國久兵亦不多、平伯州在掌中、乃與南條宗勝・小森氏等率七千餘騎、分為二軍、與國久及吉田氏相戰、國久子兵部戰死、敵得其首、國久大怒奮擊疾馳、其勢難當、武田敗走、國久追急、武田自殺、南條亦為吉田氏被破、泳水終免、此役武田從士林權平、有罪被放逐、潛從軍中、斬首一級、突出示武田曰、以是赦罪、武田怒叱、權平再入敵陣戰死、衆皆憐之、○冬十月、己未朔、己巳、尼子晴久令其族式部大輔・左衛門大夫率雲伯石三州兵攻吉田、悉焚城下民家、元就率二千餘騎出城、諸將皆諫曰、以小當大、危哉、元就不聽、而遣渡邊通國、其族元武及兒玉氏・粟屋氏率五百餘騎伏於三日市藪陰、又令桂元澄・志道廣良等二百餘騎選巖際茂陰、而令粟屋縫殿

元就兵斷三澤爲幸
士取場大戰
晴久近臣湯原氏被殺

留守城元就自率千餘騎出油繩手尼子兵望見之曰元就自出速可擊殺之而競進挑戰少焉三日市伏兵橫擊尼子陣大破之斬三澤爲幸元就追北大克聚所得首數百級埋之築墳謂之首塚此役緬士取場大戰○十一月甲寅尼子晴久近臣湯原氏說晴久曰近國諸士通心於元就買寵下者甚多臣率兵往搜索之到處悉誅之晴久以爲然授兵五千人湯原率之赴豐島逯元就令栗屋氏小山氏羽仁氏等邀之小早川氏會之共擊湯原殺之得首數十級殘黨皆散○十二月戊午朔庚申周防三將到安藝陣吉田巽山田

僧周良應明帝制作詩
明帝賜周良詩

山元就遣栗屋氏勞之且約軍期三將皆曰歲暮嚴寒可待來春雪氷解而遂快戰也是年僧周良入明國燕京傳稱良應明帝制賦詩云萬里使星朝奉天五雲捧上玉樓前獻君唯以無疆壽我是日東蓬島仙帝賜御製詩曰日東有禮信真緇遠越潮溟明國彝入貢從今應待汝歸來勿忘朕敦儀良即席和奉曰入貢古今無礙緇我邦久仰大明彝三千禮樂珠簾捲紫鳳翩翩舞羽儀良夜遊西湖作詩曰餘杭門外日將晡多景朦朧一景無請得雨奇晴好句暗中摸索識西湖良好聯句至九千句入明時樊之令浙江豐存禮作序

是年當明嘉靖十九年獻徵錄曰王直徐海之徒糾橫雄海上吳其母夢弧矢星入懷而生少任俠多略不俟然諾鄉中有繇從訟事為主辯諸惡少因倚為囊橐嘉靖十九年直等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皆受成事倚辦於直直則招亡命千人徐海陳東葉明為將領王汝賢王敖為腹心偽稱徽王部署官屬據居薩摩州之松浦津閩浙蜂起之徒皆爭往歸附直推許之為帥引倭國寇雙嶼港浸淫蠶食濱海村聚矣

標記本朝通鑑卷六十六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 □=14664040
SS□=14664040